

釋宗金書



禪宗全書

語錄部十三

(48)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禪宗全書 / 藍吉富主編. —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13-2602-9

I. 禪… II. 藍… III. 禪宗—文獻—匯編 IV. 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4) 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 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 許冬麗

ISBN 7-5013-2602-9



9 787501 326020 >

本書原名為《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編，經北京版權代理有限公司代理，授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獨家出版發行。

書名 禪宗全書 (全 101 冊)

著者 藍吉富 主編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傳真),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一、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二、天目明本禪師雜錄

三、古林清茂禪師語錄

四、方山文寶禪師語錄

五、元叟端禪師語錄

六、笑隱訢禪師語錄

七、曇芳守忠禪師語錄

八、即休契了禪師拾遺集

九、石屋清珙禪師語錄



解題

編譯組

一、天目中峰和尚廣錄：三十卷。元·中峰明本撰，慈寂編。元·至元元（一三三五）年原刊，明·洪武二十（一三八七）年重刊。又稱「中峰和尚廣錄」。係高峰原妙法嗣——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中峰明本的語錄。收錄示衆、小參、拈古、法語、山房夜話、信心銘關義解、楞嚴徵心辯見或問、別傳覺心、金剛般若略義、幻住家訓、擬寒山詩、東語西話、偈頌等。卷末附行錄、塔銘、道行碑及「入藏並封號國師表」。

二、天目明本禪師雜錄：三卷。元·中峰明本撰，編者不詳。又稱「中峰和尚雜錄」、集錄「中峰和尚廣錄」所未收載的示衆、法語、偈頌、歌等。

三、古林清茂禪師語錄：五卷。元·古林清茂撰，弟子元浩等編。泰定二（一三二五）年刊行。又稱「扶宗普覺佛覺佛性禪師語錄」。係橫川如珙法嗣——古林清茂的語錄。收錄師住白雲、開元、永福等寺的語錄、拈古、法語、小參、普說、眞讚、自讚、偈頌等。

四、方山文寶禪師語錄：一卷。元·方山文寶撰，清·機雲重編。康熙三十一（一六九二）年序刊。詳稱「台州府瑞巖淨土禪寺方山文寶禪師語錄」。收錄師之上堂、小參、示衆、問答等。

五、元叟端禪師語錄：八卷。元·元叟行端撰，門人法林等編。元·至正元（一三四一）年序刊。

。又稱「徑山元叟端禪師語錄」、「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集錄師在湖州資福寺、杭州中天竺萬壽寺、杭州靈隱寺、杭州徑山萬壽寺的法語、偈頌、題跋、塔銘等。

六、笑隱訢禪師語錄：四卷。元·笑隱大訢撰，廷俊等編。又稱「廣智全悟禪師語錄」。係徑山元熙法嗣大訢的語錄。集錄師在烏回、大報國、中天竺、集慶等四禪寺的語錄，及眞贊、偈頌、銘、序、題跋等。卷末附黃潛所撰「行道記」。

七、曇芳守忠禪師語錄：二卷。元·曇芳守忠撰，繼祖等編。元·至正六（一三四六）年序刊。

係玉山德珍法嗣曇芳守忠的語錄。卷上收錄師在崇因、太平興國、大崇禧萬壽、興聖萬壽等寺的語錄，卷下收錄大龍翔集慶寺語錄及偈頌、佛祖眞讚、自讚、題跋、行業記、塔銘等。

八、即休契了禪師拾遺集：一卷。元·即休契了撰，日人愚中周及編。全名爲「金山即休契了禪師拾遺集」。集錄即休之詩偈、疏、祭文、題跋、記等百餘篇。

九、石屋清珙禪師語錄：二卷。元·石屋清珙撰，至柔等編。明·洪武十五（一三八二）年序刊，天啟七（一六二七）年再刊。又稱「佛慈慧照禪師語錄」。係及庵宗信禪師法嗣石屋清珙的語錄。卷上收錄嘉興府福源禪寺語錄，卷下收錄天湖菴的山居詩、偈贊等，卷末附元旭和尚所撰之塔銘。

目次

解題

壹、天目中峰和尚廣錄

序……………三

原書總目……………五

卷第一之上：示衆……………六

卷第一之下：示衆……………一五

卷第二：小參……………二九

卷第三：拈古……………三二

頌古……………三六

卷第四之上：法語……………三八

卷第四之下：法語……………四九

卷第五之上：法語……………六〇

卷第五之下：法語……………六八

卷第六：書問	七六
卷第七：佛事	八一
卷第八：佛祖讚	八三
卷第九：自讚	九一
卷第十：題跋	九七
卷第十一之上：山房夜話上	一〇一
卷第十一之中：山房夜話中	一一〇
卷第十一之下：山房夜話下	一二〇
卷第十二之上：信心銘闢義解上	一二九
卷第十二之中：信心銘闢義解中	一四一
卷第十二之下：信心銘闢義解下	一五一
卷第十三：楞嚴徵心辯見或問	一六三
卷第十四：別傳覺心	一六九
卷第十五：金剛般若略義	一七三
卷第十六：幻住家訓	一八二
卷第十七：擬寒山詩	一八六
卷第十八之上：東語西話上	一九七
卷第十八之下：東語西話下	二〇六

卷第十九之下：東語西話續集上……………一二二

卷第二十：東語西話續集下……………一二三〇

卷第二十一：賦……………一二三八

卷第二十二：記……………一二三一

卷第二十三：箴銘……………一二三七

卷第二十四：序……………一二四一

卷第二十五：說……………一二四六

卷第二十六：祭文……………一二五三

疏……………一二五四

雜著……………一二五五

卷第二十七之上：偈頌……………一二五八

卷第二十七之下：偈頌……………一二六五

卷第二十八：偈頌……………一二六八

卷第二十九：偈頌……………一二七〇

卷第三十：偈頌……………一二七九

元故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中峯和尚行錄……………一二八二

有元勅賜智覺禪師法雲塔銘……………一二八六

有元普應國師道行碑……………一二八八

謝降賜中峯和尚廣錄入藏並封號國師表

貳、天目明本禪師雜錄

卷上：示徒——松花裏歌

卷中：示正聞禪人——示海東空上人

卷下：示薰禪人——防情復性

天目中峯和尚懷淨土詩

中峯和尚和馮海粟梅花詩百詠

跋

叁、古林清茂禪師語錄

序

原書目次

卷一：初住平江府天平山白雲禪寺語錄

平江府開元禪寺語錄

再住開元禪寺語錄

卷二：饒州永福禪寺語錄

卷三：重拈雪竇舉古一百則

自跋

法語

二九〇

二九一

二九二

三一八

三四二

三五四

三六〇

三六九

三七一

三七三

三七三

三七四

三八六

三八八

三九五

四一八

四四一

四四二

卷四：小參普說	四五〇
卷五：眞讚	四七一
自讚	四七四
頌古	四七五
偈頌	四七七
跋	四九三
刊古林和尚拾遺偈頌緒	四九五
古林和尚偈頌拾遺卷上	四九六
古林和尚拾遺偈頌卷下	五一六
古林和尚行實	五四〇
古林和尚碑	五四四
刊古林和尚拾遺偈頌募緣疏	五四六
肆、方山文寶禪師語錄	五四七
增補	五五九
伍、元叟端禪師語錄	五六一
原書目錄	五六二
序	五六三
卷一：住湖州路翔鳳山資福禪寺語錄	五六五

卷二：住杭州路中天竺萬壽禪寺語錄	五七二
卷三：住杭州路靈隱景德禪寺語錄	五八〇
卷四：住杭州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五八三
卷五：法語	五九一
卷六：偈頌贊	六〇〇
卷七：題跋	六一一
卷八：題跋	六一九
塔銘	六二四
後跋	六二六
陸、笑隱訢禪師語錄	六二七
序	六二九
卷一：住湖州路烏回禪寺語錄	六三二
住杭州路禪宗大報國寺語錄	六三四
住中天竺禪寺語錄	六三六
卷二：住大龍翔集慶寺語錄	六四二
卷三：真讚	六五一
偈頌	六五八
銘	六六三

卷四：序	六六四
題跋	六六六
行道記	六七二
柴、曇芳守忠禪師語錄	六七九
敘	六八〇
原書目次	六八〇
卷上：建康路崇因禪寺語錄	六八一
建康路蔣山太平興國禪寺語錄	六八四
集慶路蔣山大崇禧萬壽寺語錄	六八七
杭州路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六九五
卷下：大龍翔集慶寺語錄	七〇一
偈頌	七〇四
佛祖真讚	七〇八
自讚	七〇九
時賢讀師真附錄	七一—
舍利讚附錄	七—三
題跋	七—三
行業記	七—四

塔銘	七一七
捌、即休契了禪師拾遺集	七二一
釋迦像——佛殿上梁文	七二二
跋	七四七
玖、石屋清瑛禪師語錄	七四九
序	七五〇
卷上：嘉興府福源禪寺語錄	七五一
卷下：山居詩	七六八
偈讚	七八一
塔銘	七八九

大目中峰和尚廣錄

元
·
慈 中
寂 峰
編 明
撰 本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序

元文林郎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臣揭傒斯奉勅撰

元統二年正月庚寅朔十日己亥上御明仁殿大普慶寺僧臣善達密的理以其師杭州天目山故佛慈圓照廣慧智覺禪師臣明本所撰述諸書總題曰天目中峯和尚廣錄三十卷因奎章閣承制學士臣沙剌班奉表以聞願視五代永明智覺禪師延壽所著宗鏡錄宋明教禪師契嵩所著輔教編傳法正宗記得賜入藏制曰可廿有六日乙卯中書平章政事臣撒迪等言昔諸高僧文字語言凡於其教有所裨輔皆得裒粹奏入大藏遂爲故事如本起東南以其道爲海寓倡德業純備紹隆正傳仁宗皇帝始賜號法慧復加佛慈圓照廣慧之號英宗繼御寵賚恩數一如先朝其道臣等槩不足以知之若其爲人則頗聞其畧蓋其所至四衆傾嚮悉成寶坊而本未嘗一留目焉顧尋窮山僻絕洲嶼崖巢浪宿草衣木食以自絕其聲光然而德盛而心卑身遜而名隨及已示寂文宗皇帝勅辭臣製碑禮臣定諡諡曰智覺塔曰法雲恩數至矣逮陛下臨御而其徒以其著書上塵乙覽參會際遇豈偶然哉宜賜其書一如故事編入大藏庶無負國家崇尙佛乘之意臣等謹昧死以聞制曰可其賜號普應國師仍詔臣侯斯序於書之首臣因即其書而窺之見其刊華就實因事明理而其大旨則深惟其教法隆污殊時聲實異致不能自己其言耳故言叢林栽培滋植必以其道苟不以其道而偷安利養貪慾瞋恚是皆叢林斫伐之斧斤殞穫之霜霰耳故言其教自入中國中更元魏唐宋固嘗禁止衰息而其向上諸祖身經百罹道益昌盛譬之人身視若病然而其脈則不病也今則異此識者得不爲之寒心至於推明其法必使之斷言語絕依解無授受參則眞參悟則實悟乃始謂之傳佛心宗其間煅煉之穩密勘辯之明確無假借無回護凜凜然烈日嚴霜可畏也已至若提倡激揚則如四瀆百川千盤萬轉衝山激石鯨吞龍變不歸於海不已也其大機大用見於文字有如此者謹按菩提達磨十一傳至臨濟義玄玄十七傳至仰山祖欽欽傳天目原妙妙傳今明本妙之居天目坐死關影不出關二十年孤冷峭絕目瞻雲漢見者慄然本給侍左右暑寒一草衣不易妙惻然屢令紉浣垢弊不顧也本雖土木骸形而其相好魁碩偉然一代天人師其侍死關晝日作務夜而禪寂剋勵嚴苦脇不沾席者十年師資之間究詰研窮洞法源底乃始親承記莚由是學者輻湊歸之然而深自韜晦

未嘗肯以師道自處也。臣復考其行錄。其大致固已不可彷彿其端倪。若其細行。則雖大山長谷之間。其徒之耄老名德。有卒世窮年不能踐其實之萬分一者。然則本之道。雖非臣所能測識。然卽其行以究其言。則其爲書上肩諸祖並行不悖。陰裨皇圖。光贊佛乘。其於聖教。豈小補哉。豈小補哉。謹序。

重刊中峯和尚廣錄序

昔在大德延祐之間。江之南有大和尚。曰中峯本公。居天目山。發大願力。具大辯才。痛救末法之弊。大機大用。變化翕霍。雷震電走。如大醫王。視一切衆受病已劇。悉皆因其病而藥之。故其所爲書。有曰信心銘闡義解。曰楞嚴徵心辨見。或問曰金剛般若畧義。曰別傳覺心。曰擬寒山詩。曰幻住家訓。曰山房夜話。曰東語西話。曰續集。曰語錄。曰別錄。千言萬語。反覆辨說。無非隨機開示。俾凡參學之士。證上乘也。總名之曰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和尚化去。其徒表請于朝。願如五季永明壽禪師所著宗鏡錄。宋明教嵩禪師所著輔教編。傳法正宗記。得賜入藏。與內典並行。朝廷允之。鏤板於杭之南山大普寧寺。未及廣布。而數遭小劫。板與寺俱燬。有武弁之士曰張子華者。善人也。得其殘編。讀之惕然。有省于中。曰和尚之言。切實明快。因事示理。真對證之良藥。若我之迷鈍。且猶有所警發。而況圓機之士乎。吳山有雲居菴。亦和尚法嗣所築也。子華謀於其菴之上首智嵩慧澤二師。曰。吾願重刊廣錄。以廣流通。吾捐已橐爲之倡。師等皆唱其道者也。幸助我募緣。成之二師。曰。是吾志也。時和尚之慈風被於人者。未泯。樂助者衆。板材既具。擇日命工。以鏤刻焉。逾年而功完。請余爲序。嗚呼。和尚之道大矣。其見於虞文靖公集。宋正獻公本所著塔銘。與道行碑者。備矣。至於廣錄入藏。揭文安公曼碩又奉敕爲之序。顧余何敢追繼三公之後。繼一言之其於和尚之道。猶指虛空而加讚歎。安能得其髣髴哉。嘗試論之言禪。不尚文字。其來尚矣。要之第一義諦。非文字。亦莫能以傳。譬之涉長江大河。非假舟筏之力。未免望洋而退。惡能濟彼岸。故凡傳宗之家。必有語錄者。此也。夫文字者。舟筏之具也。何可廢哉。方元室全盛之日。崇尚佛乘。前古未有。有能續佛慧命。大弘法量。力尸化權。普應十方。而無礙者和尚一人而已。當其住世。王公貴人。學士大夫。以至遐陬裔域之長。攀蘿緣磴。隨千仞之巔。瞻其光儀。聆其警款。得悟於一棒一喝之下。罔無資於文字。及夫

報緣已盡。光儀不可得而見矣。譬歎不可得而聞矣。雖欲承其策勵。邈不可得。猶幸其應世之蹟。見於文字者。可以爲究竟之地。不然。光沈響絕。未有不捨正塗而趨邪道者。此廣錄之書。所以不容廢也。雖然。能仁氏之道。累千萬億言。至於無一言可說。乃爲大徹。嗚呼。是書也。其大徹之門乎。是故廣錄之書完。和尚雖已化去。四衆持誦。常如住世之日。然則張子華氏有功於心宗之傳。豈小補哉。書凡三十卷。字以枚數。凡二十一萬有奇。若其族出之懿。承傳之的。與其純德苦行之詳。則有虞宋二公之碑銘在茲。不著。

洪武二十年歲次丁卯四月佛誕日杭州府儒學教授天台徐一夔序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總目

卷第一之上	示衆	卷第一之下	示衆
卷第二	小參	卷第三	拈古 頌古
卷第四之上	法語	卷第四之下	法語
卷第五之上	法語	卷第五之下	法語
卷第六	書問	卷第七	佛事
卷第八	佛祖贊	卷第九	自贊
卷第十	題跋	卷第十一之上	山房夜話上
卷第十一之中	山房夜話中	卷第十一之下	山房夜話下
卷第十二之上	信心銘闢義解上	卷第十二之中	信心銘闢義解中
卷第十二之下	信心銘闢義解下	卷第十三	楞嚴徵心辯見或問
卷第十四	別傳覺心	卷第十五	金剛般若畧義
卷第十六	幻住家訓	卷第十七	擬寒山詩

卷第十八之上

東語西話上

卷第十九

東語西話續集上

卷第二十一

賦

卷第二十三

箴 銘

卷第二十五

說

卷第二十七之上

偈頌

卷第二十八

偈頌

卷第三十終

偈頌

大元勅賜智覺禪師法雲塔銘

卷第十八之下

東語西話下

卷第二十

東語西話續集下

卷第二十二

記

卷第二十四

序

卷第二十六

文 疏 雜著

卷第二十七之下

偈頌

卷第二十九

偈頌

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中峯和尚行錄
謝降賜中峯和尚廣錄入藏并封號國師表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一之上

示衆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延祐六年九月初六日。駙馬太尉瀋王王璋奏奉聖旨。御香入山謁師於幻住菴。翼日請師就師子正宗禪寺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臣僧明本。薰向寶爐。端爲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歲。陛下恭願至聖至明。如日如月。惟福惟壽。同地同天。次拈香云。此香。胚胎萬象。化育兩儀。仰祝皇太后萬歲。皇后齊年。皇太子千春。恭願天同覆地。同擎海。同涵春。同育。又拈香云。此香。名高列國。價重三韓。奉爲駙馬太尉瀋王廣資福壽。伏願劫外乾坤。榮金枝於帝苑。實中日月。茂玉葉於王庭。又拈香云。此香。般若爲根。株仁政爲枝。葉奉爲行。宣政院使平章相國閩院官僚。同增祿算。伏願以仁以政。漲佛海之波瀾。爲瑞爲祥。壯皇家之柱石。遂斂衣就坐。問答不錄。乃云。大道無爲。大功不宰。大善無跡。大位不居。一切處海印發光。千萬古金枝挺秀。訪圓通大士於潮音洞裏。買石得雲。饒修如惹。輪

期於明慶寺中移華兼蝶至香風奏四天之樂梵音轟大地之雷二千載已現國王五百劫常爲世主一大藏教隨機運轉百千善行任意發揮祝萬歲於九重保三韓於上國此是太尉瀋王海印居士尋常行履處只如今日偕行宣政院使平章相國王子從官高登天目下視人寰且佛法相應一句如何指陳匝地祥雲起無古無今瑞氣騰某道行全虧病衰滿體隈藏巖穴惟待殞亡記六載前伏承太尉瀋王書幣下逮謂得旨南來首謁補陀次登天目今季之夏忽聞王車從至杭繼臨海岸親見十二面滿月慈容於潮音洞裏約山僧見處又却不然其觀世音聖相當數季前最初發一念時而滿月慈容當處與王之兩目如鏡照鏡自爾凡舉一念則一觀音示現舉百念則百圓通現前所現之聖容隨念起處竟莫知幾千萬身豈特王心爲然自車從離京師之日自北而南三千五百里驛程若聞若見俱使知有補陀巖人人心皆具現觀世音菩薩之慈容此又豈數量可知耶如是無刹不現之身皆含裹於王之最初一念而其應現又不止於今日將見亘百千世後傳王之朝詣補陀巖使觀世音自在神通光明世世增長其無作妙用殊勝功德未易以算數知也今乃與宣政院使平章相國及王子宰相尙書侍郎舍人宣使一行官從同時會集尋奉王旨謂一衆俱欲聞向道之說若使一一請問未免詞繁俾陞此座普爲衆說記得先師高峯和尚三十年深居此山每以一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教人默默提起密密客參但不使間斷亦不爲物境之所遷流亦不爲順逆愛憎情妄之所障礙惟以所參話頭蘊之于懷行也如是參坐也如是參到用力不及處留意不得時驚忽打脫方知成佛其來舊矣這一著子是從上佛祖了生脫死之已驗三昧惟貴信得及久遠不退轉更無有不獲其相應者所以古宿有謂但辦肯心決不相賺今日太尉王與宣政平章相國王子從官皆是夙承佛記這種靈根而華茂果圓相逢此際豈非一時慶會千古因緣者哉又記得教中有謂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且淨意如虛空置之不問還識佛境界麼如一香一華一幡一幢非佛境界宮殿樓閣園林浴池非佛境界乃至光明殊勝等俱非佛境界本上座今日忍俊不禁指似去也山高水深是佛境界日上下雲騰鳥飛是佛境界明暗色空壞空成住三塗六趣九有四生鱸炭鑊湯諸惡苦趣是佛境界諸仁者還信得及麼當知佛境界充徧故衆生境界亦復充徧離佛境界外別無衆生境界捨衆生境界外別無佛境界所謂佛境界者極而言之迷則佛境界俱是衆生境界悟則衆生境界俱是佛境界

如楞嚴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此說豈有定體耶。謂海印者。廣周法界。不於印外別容有一法。而得安住。一切諸法皆海印之真光。含攝諸塵。圓裹三際。此印隨佛心量建立。無異無別。不增不減。而衆生界亦復如是。但悟迷之有間也。使我廣說循環莫盡。恐稽王聽不欲詞繁。記得昔日趙王訪趙州和尚。州不下禪床。乃問王曰。會麼。王云。不會。州曰。自小持齋。今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道尊德備。須還趙州。不下禪床。師法有在。無端末後垂示。大似偷心未忘。不妨使人疑著。爭似幻住。以三千六百丈天目山爲禪床。行則與王共行。坐則與王共坐。或有人問其中事。若何聽取。一偈圓通。示現潮音。洞幻住深樓。天日山。至竟不能逃海印。嘉聲千古播人寰。

平江路鴈蕩。幻住禪菴。示衆慧劍單提。日用中天然元不犯磨。磨神號鬼。哭喪魂膽。遍野橫屍。不露鋒。古人與麼說話。已是自傷己命了也。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嗟夫。參學之士。不知此心空寂。本來清淨。於一切法元無取捨。只貴翻身一擲。抹過太虛。脫體無依。隨處自在。更說甚麼生死涅槃。真如煩惱。猶如昨夢。何有於我哉。到這裏却不妨從空放下。更就他尊宿痛鉗鎚。下煅鍊一回。等閑伸出三頭六臂。將從上差別。因緣聲訛公案。縛作一束。拋在他方世界之外。便乃索空雙手。向鬧市門頭孤峯頂上。現神通十八變。使他依門傍戶者。所領有分。所以達磨西來。謂之單傳直指。初無委曲。後來法久成弊。生出異端。或五位君臣。四種料揀。三關九帶。十智同真。各立門庭。互相提唱。雖則一期建立。却不思賺他後代兒孫。一箇箇渾身。隨在參天荆棘中。枝上攀枝。蔓上引蔓。但見葛藤遍地。無有出期。逗到頭白齒黃。忽然命根子於欲斷未斷之際。返思從前。知解毫髮。無靈甘赴死門。悔將奚及。近代叢林。如此參學者。波蕩風靡。十人而九矣。於戲。望他法社之興。叢席之盛。其可得哉。間有真參實悟。底尊宿出興于世。欲拯救此弊。無處發藥。不得已於第二門頭。別開一路。將箇無義味話。頭放在伊人識田中。只待伊奮起根本。無明發大疑情。猛利無間。縱致喪身失命。亦不放捨。久久純熟。自然入法空心境。寂能所忘。情識盡。和箇話頭。一時忘記。警爾向不知不覺處。蹉口一齧。百雜粉碎。轉得身來。信口道信步行。觀體純真。初無揀擇。全生殺於一莖草上。空古今於三寸舌頭。豈與他順朱填墨者。同日而較其得失哉。然則怎麼爲伊。亦是作死馬醫了也。備不更向這裏磨。磨志氣。抖擻精神。一往直前。以求真脫。是自棄也。中間多有一等好兄弟。不能發決定志。因做到不奈何。無下手處。著脚不牢。便生退屈。正此擬議。落地被牽引。向

冊子上論量經教中引喻不待悟明自立知見直饒爾論得諦當喻得明白殊不知正是依他作解障自悟門雜毒入心佛亦難救更有人謂我根器狹劣卒不可到先且發菩提心與普賢願兼修白業以爲由漸者此等謂之孤負己靈埋沒先德又有人謂道無言而不顯體無用而不彰便乃漁獵見聞博求勝解者此等謂之癡狂外邊走又有人謂昏沈散亂似難屏除便乃息慮停機枯心死志坐在蒲團上如一堆朽木相似忽然忘四大虛六情以爲極則者此等謂之解脫深坑死水裏浸又有人認箇昭昭靈靈鑑覺者爲自己法身便謂山河大地不礙眼光明暗色空元非他物一認認定此等謂之喚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又有人向他古人垂手處妄生穿鑿謂一句是半提兩句是全提揣按不行處喚作向上機坐脫立亡喚作末後句中問又將古人語言透漏處從頭註解口耳相傳以爲究竟者此等皆是西天九十六種之數中間差別異端不可枚舉總而言之無他蓋爲當人元無正念不發真心又不曾實爲生死大事兼之又具參學眼目別白邪正師法所以坐在裏許不肯知非遂致紅紫亂朱使他晚學初機難於趣向於是勞他先聖千緒萬端設出方便特不過爲伊解其黏去其縛耳今則我這裏也不敢自出己見更遠引古人入道因緣爲伊證據去也要知一踏到底更無回互者但看僧問古德云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德云我說恐爾不信僧云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德云即汝便是僧云如何保任德云一翳在目空華亂墜僧遂領悟這箇豈不是一踏到底底樣子這僧自非真箇懸崖撒手直下承當安得便恁麼勤絕當時儻存毫髮許心意情識於其間便是百劫千生也無他領悟處諸人還知麼且看從頭註破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合取狗口我說恐爾不信作賊人心虛和尚重言爭敢不信猶自不知非即汝便是將謂有多少奇特如何保任脚跟下好與三十痛棒一翳在目空華亂墜脫賺閻浮多少人僧遂領悟三生六十劫爾諸人還知落處麼也須學這僧向已躬下一踏到底始得要知持經論教談名說相者但看良遂座主見麻谷谷閉門不接遂次日再往谷復閉門遂乃扣門谷問阿誰遂擬應名忽然有省乃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見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乃印可遂歸罷講謂同學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鄉使談經論教可了得則良遂不必扣麻谷之門爾看他末後道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且不知底是何事更爲伊從頭註破良遂見麻谷棄却黃金抱碌輒麻谷閉門不接將謂別有長處遂乃扣門劍去久矣汝方刻舟谷問阿誰拋繯引狗擬應有省已

遲八刻。我若不來見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更參三十年。谷乃印可。胡瓶斯繳。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依舊可憐。這裏豈是懶。循行數墨。依文解義。底道理也。須親見良遂。悟處始得。要知自負。知見下視。諸方者。但看黃龍和尚。請益慈明老人。明問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龍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龍罔措。遂炷香作禮。明復舉趙州勘婆話。詰之。龍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詣見明。詎罵不已。龍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懶作罵會。那龍於言下大悟。呈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讎。明以手指沒字。龍卽易以有字。明頷之。黃龍未見慈明時。領衆行脚。氣吞湖海。後雲峯悅和尚知其未到。一夜激發。令見慈明。所以顯如是之機用也。懶諸人還知麼。更聽從頭註破。有喫棒分。無喫棒分。點火開門。照賊歸。有喫棒分。依舊扶牆摸壁。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合喫棒。拖不入了也。炷香作禮。墮坑落漚。看趙州勘婆話。且作死馬醫。詎罵不已。猶自口切。罵豈慈悲法。施耶。氣急殺人。慈明當時見他。恁麼道。便與索性一頓痛棒。打出不惟正令全提。亦要使他光前絕後。無端便向他道。懶作罵會。那致使黃龍復墮泥水。便道傑出叢林。是趙州少賣弄。老婆勘破沒來由。便是有來由也。只道得一半。而今四海清。如鏡那裏泊行人。莫與路爲讎。猶欠悟在。所以道纖毫不透。如隔鐵圍。自非向他毒惡。錯鎚下。揩磨淨盡。豈有了辦底時節。懶更要知多聞博覽。口耳傳受者。但看香嚴參潯山。山問曰。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嚴茫然無對。屢乞潯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嚴卽焚棄文字。自誓此生作箇長行粥飯僧。乃入山結茅自處。一日因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有省。遂遙禮潯山。讚云。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述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懶看他出詞吐氣處。豈是勉強做得來。又豈是記持學解。口耳傳受得來。今日索性不惜口業。更爲諸人註破。潯山道。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賊無種。相鼓籠。香嚴茫然無對。不欠一絲毫。屢乞說破。胡餅裏討甚麼汁。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將謂將謂元來元來。嚴乃焚棄文字。結茅自處。錯擊竹有省。邪法難扶。遙禮潯山。面皮厚多少。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如何是今日事。一擊忘所知。那裏學得來。更不假修持。遠在動容揚古路。礙塞

殺人不墮悄然機。未敢相許。處處無蹤跡。要眼作麼。聲色外威儀。莫謗他好。諸方達道者。那箇是威言。上上機。承虛接響。所以道向自己胸中流出。蓋天蓋地。回觀見聞。學解者又何翅以十較百。以千較萬矣。乃至聖賢應世。所有遺言。往行。皆歷代之元龜。百世之師法。於此可不發深省哉。是則是矣。須知男兒自有衝天志。不向古人行處行。且作麼生是衝天志。咄。不是知音徒勞側耳。

示衆。瞻在前忽在後。竹鷄晝啼。華鯨夜吼。未了聽一言。如今誰動口。嗟夫。學人將此一等言句。作箇相似底道理。商量把自家一片潔白田地。添這般野狐涎沫。點汙了也。却不思古人開口處。如大火聚。如大風輪。無爾湊泊處。又如吹毛利劍。等閑拈出。直欲要斷人命根。此豈可以心意識十度而爲得哉。若然則阿難不假再修。二祖不勞斷臂。何則。彼阿難二祖聰慧過人。意識明了。如汝所解者。彼豈未聞耶。蓋是心不妙悟。見地不脫。若見地不脫。則動是情意。識輟作一團。在處依草附木。承虛接響。致使上味醍醐。蘊在伊不淨器中。變成毒藥。一切時中。如箇不解脫鬼。相似見人說心說性。便乃扶籬摸壁。湊泊將去。纔見有人舉起。沒巴鼻。振轉面皮。突出牙爪處。未免意識不行。便乃渾命吞棗。如此等人日用一心中。常有二主互相起滅。有時緣般。若則忘世諦。或緣世諦。則忘般若。若自不知是脚跟下。蹉過。却謂我工夫未熟。履踐未純。而然便乃精修白業。作有漏因。以爲資助。又有一等顛頑佛性。儼侗真如者。日用遇一切境界。只作一箇道理。硬自排遣。乃至破律儀。犯禁戒。皆無忌憚。及乎弄到差別境中。排遣不行處。自不知是當面著謾。却謂我力量未充。聞見不廣。而然便乃參求古教。該博見聞。又或忘形死心。停機息念。以資狂慧。如上一二種學者。蓋爲自無正念。況是打頭不曾遇著箇咬豬狗手。脚底宗師與之滌蕩。坐在病中。不自覺知。終日肆口而談。縱舌而辯。總是隔靴抓癢。如此參學。要與生死岸頭一念相應。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也。近世爲人師者。往往不能窮其源底。但欲學人速得知解。暖熱門庭。多將箇瑞巖主人公。臨濟無位真人。卽心是佛。他是阿誰等語。與人打交輟。亦不顧他立脚未穩。生恐他不能領解。又向他道。參底是誰。學底是誰。要見本性底是誰。只欲他便向這裏認箇光影。使其擎拳豎指。進前退後。不離當處。便是西來本意。矧乎學人不識好惡。墮他窠臼。如油入麵。不得出頭。誠可哀憫。良由不知衆生心中圓淨湛然。元無汗染。只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一妄瞥興。萬緣各立。外則妄見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內則妄見四大五蘊。見聞知覺。乃

至八萬四千塵勞及與菩提眞如涅槃佛性等相皆不出此一妄而有。然此妄念若欲去除。直須是工夫純熟脫落根蒂。坐斷聖凡。劃然開悟。不則直饒。偏見超二祖慧過阿難。正是坐在第八識中。以識去識。以妄遣妄。如避身影於日中。滅眼華於空裏。徒自勞神轉成差別。所以從上諸老宿。不奈伊何。拈出一把折柄刀。刺在伊命根上。待伊捱到轉身不得處。奮命一挨。卒地斷爆地折。妄消想滅。見謝執忘。便見森羅萬象。廓爾平沈。聞見覺知。當處解脫。乃至併百千世界融歸一心。自然法法全眞。頭頭顯露。然雖如是。若要向衲僧面前開口吐氣。更須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待伊死骷髏上活眼重開。方有語話分。大都是無量劫中生死根本。今日要與一期和盤翻轉。豈易事哉。如其不爾。偏但以妄想心生妄想。見忽忽草草。認箇目前。鑑覺昭昭。靈靈喫飯著衣。開口動舌底。喚作自己。又妄認山河大地。鵲噪鴉鳴。風動塵起。處喚作法身。却不思命根未斷。見地不脫。坐在六塵緣影裏。不肯知非。有時被人說箇不是。便乃牽引古人談玄說理。處從頭印過。只與麼麻纏紙裏。依稀彷彿。輾過一生。逗到臘月三十日。四山交逼。眞境現前。換却眼睛。從前認底。總皆不是了也。到這裏甘聽處分。噉臍何及。然後招妄談般若。欺罔聖賢之報。百劫千生。受諸苦楚。如此等事。從古至今。賺人多矣。豈不見古人有偈云。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本上座到這裏事不獲已。更爲伊與古人翻款去也。學道之人不識眞。用識作麼。只爲從前認識神。也不較多。生死本卽不問。如何是本來人。喝一喝。切忌錯下註脚。

聖節示衆。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一氣含容。萬有民無。得而名焉。功高列聖之上。德邁群王之先。蕩蕩乎用大。巍巍乎體堅。龍抱九重天上日。眞光垂照。萬斯年大衆還知麼。卽日瑞分刹土。春滿寰區。大毘盧頂分身。優曇鉢華吐。鉢以故。天下稱之爲聖人之佳節也。但生植於天地之間者。莫不被其澤。惟我釋氏之流。乃被其澤之尤者也。何以爲然。蓋孤虛柔弱。而不能自立也。言孤則遠離親族。不營世家。言虛則寄食檀門。栖遲林麓。言柔則潛心空寂。守節循規。言弱則守護性眞。不與物競。自非聖人。不忘佛囑。曲垂外護。則僧園資具。安敢自稱常住。而不遭陵奪於他人之手乎。由是吾儕安居暇食。一時一刻。咸出聖恩。雖天覆地擎。不足云喻。使盡形求法。終身向道。至若忘軀畢命。亦不足以酬其萬分之一。豈容懈怠。懶墮虛延白晝。而更馳情於利欲者乎。茲遇聖節。曲引微忱。以相勉勸。記得後唐莊宗皇帝問興化和尙。

云朕收中原獲得一寶只是無人酬價化曰請陛下寶看帝乃引手舒襟頭脚化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龍吟雲起虎嘯風生則不無莊宗興化若曰酬中原寶價至竟未曾定奪臣僧遙對天庭輟成一偈蓋天蓋地中原寶無古無今塞太虛價重乾坤酬未得佇看皇化越唐虞

清明示衆春溢重山翠欲流子規啼血正綢繆紙錢灰滿千家塚哭到斜陽恨不休大衆這箇是清明時節之卽事也豈止今日爲然去年清明也恁麼前年清明也恁麼又前年清明也恁麼乃至逆數到咸音已前其烏啼綠樹人哭荒丘亦未嘗不恁麼也何則蓋一妄根於自心乃不知生滅去來聚散得失皆由妄現於妄境中祖父孫弟兄夫婦互相酬酢結爲愛見念念攀緣至死不休良可哀憫諸禪德箇箇入門相見時指稱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豈外乎此耶爾但目其感慕之色耳其哀號之聲直下不能混入靈源併歸眞際要脫他無常生死也大難此事須是著實到這田地不涉第二念不見第二人方堪負荷苟非能所脫落身心悟徹底自餘有一等闡提漢趁一時狂見也隨人道無爾無我無生無死說得也相似殊不知脚跟下紅絲線不斷正是益增其識妄耳昔靈雲和尚舉眼見桃花便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香嚴和尚掃地次擊竹有聲便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此二尊宿便是聞聲見色徹見己躬底樣子蓋其多生積世參扣祖意乃驗於此故永嘉謂吾早曾經多劫修不是等閑相誑惑豈似今日不本悟明惟以狂知妄解強陳己見屈辱先哲寧不捫心負媿哉今日事不獲已更說一偈收起葛藤今古清明節禁煙道人住處不如然地爐深撥枯柴火砂罐頻煨野澗泉擊竹見桃心有契化錢酬酒事無偏男兒未具超方眼莫道曾參佛祖禪

重陽示衆大衆俗筵以茱萸飲酒僧舍以茱萸喫茶理無異轍事同一家却笑陶彭澤無錢對菊花林下道人都不顧從他時節自交加諸禪德方嘆九旬夏滿又驚九日秋深流光如射不可把玩已躬下事還作麼生折合古者道參禪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既是休不得且如何說箇休得底道理若要休除非心悟徹凡聖一齊收爾旣未由悟徹此心茱萸茶黃栗粽喫了一頓聽本上座口切切說一上又喚作應箇時節似恁麼喚作抱道衲子燈籠露柱忍笑不禁帶累他佛祖俱成虛設有志丈夫終不肯如此懣懣舉起箇所參話凜凜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政與麼時轉步

不得。要法不得。思算不得。指點不得。乃至種種俱不得。惟有一味拌性命。向前迎敵。更是佛來也。與之一刀兩段。胸中更無一點顧慮。更說甚麼茶黃栗粽。常住辦也。得不辦也得。一念子空。蕩蕩虛寂。寂冷冰冰。氣忿忿。只有箇生死無常。與所參話。未能透脫。安有閑情。妄隨異念。耶。記得汾陽和尚道。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華新。以之頌三玄三要。且今日是重陽九日。滿眼黃華。爾向甚處見臨濟三玄三要。如其未委。則老汾陽不免拔舌犁耕有分。各請歸堂體取。

結夏示衆。護生須是殺。干戈滿地。殺盡始安居。荆棘參天。會得箇中意。猶較些子。鐵船水上浮。遠之遠矣。此四轉語內。有一語是賓。有一語是主。有一語全賓。是主。有一語全主。是賓。這裏縑素得出。便見臨濟大師道。有一無位真人在赤肉團上出入。諸仁者。莫是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是麼。莫是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是麼。莫是全賓。是主。全主是賓。是麼。莫是前賓。後主。前主後賓。是麼。若恁麼會。要見無位真人。更過三生六十劫。亦未敢相許。在衆中忽有箇傍不甘底出來道。靈山密付底。少室單傳底。祕魔擎底。俱抵堅底。雪峯覲底。投子提底。豈不是無位真人。乃至現前大眾兩足踏地。握節當胸。搖麈尾。鼓唇皮。做模打樣。進前退後。底豈不是無位真人。咄。爾這般見解。正是指鹿爲馬。喚奴作郎。莫說無位真人。便是影子也。未夢見在。縱使爾傾懸河之智辯。運掣電之神機。自一句至無數句。從今日說到盡未來際。待伊言窮理盡處。我則輕輕引手夾鼻。向伊道。料掉沒交涉。既然如是。且作麼生。是無位真人。乃屈指數云。今朝十五明朝十六。小盡廿九。大盡三十。數到七月半。却好九十日。爾等諸人討甚麼碗。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一之上。

示衆

師子正宗禪寺示衆所起之因既的所期之果必親所操之志惟真則其所詣之地不期實而實矣。教中謂三世如來咸爲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謂佛知見者。乃破生死根塵之利具也。佛祖諦觀三界諸微塵刹。滿中衆生。無一刹那而不受生。無一刹那而不變滅。浩浩乎不可以數計也。而況妄情起滅。刹那不住。生死之理豈細事哉。由是佛祖哀之於大寂定中。隨其迷妄爲轉法輪。依處依緣多立名字。謂之華嚴法華。謂之楞嚴圓覺。乃至菩提涅槃。眞如般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等。一依此心建立。名常異。面體常同也。名異故方便善權。體同故不離本際。必欲衆生悟本際。越生死情妄而後已。凡學者跨門。靡有不以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而爲辭者。逮扣其所以。或者茫然無所加對。或者謂自出母胎至命光遷謝。其生不知來。死不知去。是生死也。又或指終日竟夜念慮遷流。後念倏生前念。忽滅取捨去來。紛然無緒。寢興變化未嘗暫歇。皆生死也。是說不越分段變易二種生死。極理原之。皆枝葉爾。非根本也。謂根本者。性眞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瞥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教中謂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蓋根乎迷而本乎妄也。楞嚴會上富樓那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此問蓋迷眞起妄。成立生死之因。佛答以大地山河皆如來藏。乃返妄旋眞。破除生死之要旨也。以迷故引妄入心。積集倒見。圓覺喻之。如四方易處。迷妄在眼。不惟所見之色是生死。以至離種種色象。純見於空。空亦是生死。迷妄在耳。不惟所聞之聲是生死。乃至離聲。寂寂當知其湛寂。無聞亦是生死。以至意緣善惡。不惟惡是生死。善亦未嘗不是生死。積爲念慮。非惟動念是生死。至于息念亦是生死。以緣配之不惟染緣是生死。其淨緣亦是生死。以覺論之不惟不覺是生死。其念起即覺亦是生死。仰而觀之。謂天俯而視之。謂地。黃而窺之。謂法界。大而量之。謂虛空。總不出見分。皆生死也。當知此心未即了悟。使其立地成佛。要且亦在生死網中。原夫生死之大。欺凡壓聖。籠古罩今。未有一法不遭其淪溺者。以故目之曰大事因緣。有等闍提漢。聞說箇生死。乃掉頭不顧。遽引經書文字中相似語言。謂法性清淨。猶若虛空。世

界壞時此性不壞。圓滿湛寂。迥絕動搖。聲色全真。見聞不昧。所謂佛身無爲不墮諸數。何處更覓生死去來之跡。有問生從何處來。便道水流元在海。死向何處去。遠謂月落不離天。似此等見解。喚作喫鐵棒。陷鐵圍之張本。爾若不會。向眞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窠臼。豈堪於生死岸畔。立得脚牢。苟或纖毫不盡。未免復爲勝妙境界。惑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古所謂努力今生須了。却莫教永劫受餘殃。又云八十公公入場屋。眞誠不是小兒嬉。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爲己重任者。一切時中。卓卓地單提此事。蘊之方寸。向三根椽下。淹沒三十年二十年。宛同一日。於大方之外。闊跨三千里五千里。不間絲毫。廢寢食忘寒暑。耐寂寞禁熬煉。浪愛憎離順逆。空能所融。是非死盡偷心。方堪湊泊。古人謂參禪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前輩參禪大有樣子。一一皆是竿頭進步。撒手懸崖。豆爆冷灰死中得活。備嘗艱苦。不憚勤勞。挫銳解紛。埋光鏟彩。不肯以小成近効。而生自足之心。蓋知生死根塵大於虛空。廣於法界。況是歷涉多生。熏鍊成熟。纖毫不盡。便是鐵圍。所以立志如敵萬人。一步要跨千里。盡形骸而皮鐵石。窮歲月肝膽冰霜。忘利養於念端。空名位於世表。無念尙虞滯跡。有佛安得肯爲。非效學而能。蓋眞實爲生死者。曾不期然而然矣。今人反是。才跨門來。立脚未穩。以聰明之資。打頭連得箇自性。離生滅眞身。絕去來底。現成說話。以爲本柄。自己脚跟下。未曾卒地折爆地。斷底一條生死命根。置之無事。甲中取性。向佛祖頂額上高揮大抹。自謂禪學理應如是。奈何實地上工夫。未曾親到。不知據廣牀說大話。打圓相。卓烏藤。一一皆與生死根塵交光接影。而況心塵易壅。識馬難調。愛見之習。潛與貪妄之情。默運輪迴未斷。而益熾生死未空。而愈滋叢林衰替。法社荒涼。未有不本於此者。所謂不是說了便休。斯言豈欺人哉。蓋實有如是事也。爾不思爲生死根塵籠絡在塗炭中。一日一夜萬死萬生。形飄劍戟。業墜火湯。改頭換面。備嘗楚毒。這箇都是墮生死惡道底家。常茶飯無量劫來。不是不曾經歷。今日要將此根深蒂固底生死牢關。一回翻轉。豈易事哉。更若顧利害較得失。擇甘辛存取捨。則生死根塵。又將接續去也。或者謂展轉流浪。且置之不問。輪迴生死。不由超悟。還有休息之時節也。無對曰。譬如猛風吹海。欲其波浪自息。豈可得乎。其生死苟有自息之時。則佛祖不須與慈悲運。曲施方便。一至於此也。是故塵沙可數。而生死莫知其數量。滄溟可飲。而生死莫知其邊涯。當知無量劫來。爲生死流轉。至於今身。於苦於樂。以昇以沈。竟莫知其幾矣。以迷妄所蔽。不自覺知。只據

現量較之。却似今日方從頭起。當知未來汨沒浩無邊涯。推其所因。非天降非人與。一由迷妄所致。好趁今日身強力健。提起箇無義味話頭。猛奮精神。一踏到底。恁時說有生死也得。說無生死也得。回古風於剎那。播玄機於當念。如壯士屈臂師子遊行。豈小根劣器者所能擬哉。

示衆。雲門話墮趙州勘婆。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焦尾錦鱗。躍開地網。摩空俊骨。誘過天羅。不動一塵。知落處。二千年事。不爭多。還會麼。如或不然。更爲爾重下註脚。記得雪竇和尚頌爲道日損有偈云。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拆東籬補西障。回地軸轉天關。在雪竇則不無。爭奈此四句。遭人檢點。三分光陰。二早過。向甚處去也。靈臺一點不揩磨。無備下手處。貪生逐日區區去。何處不稱尊。喚不回頭爭奈何。直得分疎不下。高高峯頂行。擡脚不起。深深海底坐。打衣不濕雪竇平地。上把人埋沒。然指二百餘年。今古之下。乏人點檢。幻住也有一偈。還有檢點者麼。須早出來。不然則就與拈出去也。三尺黑坑眠暗室。一雙白鼠嚼枯藤。家山咫尺無行路。有底閑情逐愛憎。

解制示衆。臨濟喝得口破。德山棒得手折。雪峯是甚麼。雲門乾屎橛。千七百箇老骨。過開口重重納敗闕。爭似幻住一夏九十日。無禪可參。無法可說。把箇無義味話。拋在諸人面前。指鹿爲馬。證龜成鼈。逗到今朝。靈驗全無。露柱燈籠。與禪板蒲團。互相歡悅。驚起目捷連尊者。忍俊不禁。鐵錫敲開地獄門。剎那滅卻阿鼻業。諸禪德還知麼。此事且置。九十日内。謂之禁足。謂之護生。謂之安居。謂之聖制。一日鉢盂兩度濕。畢竟爲箇甚麼。古教謂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然悟之則不復與論。既曰未悟。決定是迷。迷之則無常生死。念念開端。塵塵肇始。恒河沙劫。出沒昇沈。卒未有了。日在無常。殺鬼誰管。欄山中坐夏來。莫說與麼坐。一夏。爾若不精勤勇猛。如救頭然。曲徇世情。橫生妄見。披襟閑譚。曳履高心。漁獵古今。虛延歲月。似與麼過得。百千萬億夏。惟長業輪全虧。道用今日九旬。制滿三月。功圓被人問著。水牯牛作麼生。糊孫子作麼生。只與未結夏前。宛爾無異。豈不孤他佛祖垂教。天龍擁護。檀信供給。王臣加被者哉。在今日事不獲已。更與諸人展箇寬限。初發心爲生死入道之日。卽是結制於中。也不論九十九月九十年。但念念不退轉。念念不間斷。念念不休息。念念不棄離。參之究之。決之擇之。直至心空及第。脫畧見聞。打破漆桶之頃。便是解制之日。

也。爾不見古教謂如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這箇說話固是悲願弘深。殊不知綿裏之刺。蜜中之砒。直是惱人懷抱。大丈夫或不趁此一期透脫。自甘流浪。豈理然哉。記得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謾陳一偈。以遣時緣。七斤衫重出青州。老趙州禪觸處周。聖制九旬。今日滿杖藜千里。又驚秋。

歲朝示衆。大衆達磨大師來也。還見麼。見不見。且止。爾道其來所爲何事。乃言。今日年新月新。日新以至森羅萬象。山川草木同時俱新。惟我單傳直指之道。置之熊耳峯畔千餘年。塵堆垢積。草長醴生。直是無人顧著。今日乘此佳節。敢借菴主拂子拄杖。與之震動發揮。也要一回斬新。乘示因告之曰。此道自虛空萬象有無情等。四聖六凡各各本來具足。謂單傳傳箇甚麼。直指所指何事。離此道外莫別有向上事麼。時老達磨不覺含羞而去。雖然事無一向。今日既是應箇時緣。不免因行掉臂去也。以拂子擊拄杖一下云。諸人還見麼。還聞麼。直下塵消垢落。影現光浮。觀面相呈。更無隱覆。如其不薦。切不得將心湊泊。舉意測量。欲得混融別無方便。著諸人猛將舊年所做底窠臼。盡底掀翻。只從今歲朝。斬新提起。所參底無義味話頭。別立生涯。參取於此三十六旬二十四氣之中也。莫問大盡小盡。今朝明。朝綿不休。密密無間。但有片晌精神。亦不得等閑虛棄。直得心無異緣。念空群妄。驚忽於用意不及處。劈面撞著。方知日日。是年朝時。時是歲旦。譙樓畫角。幽幽清響。起孤城。鉅閣華涼。浩浩洪音。鳴梵苑。黑漆桶。望空鐺。跳黃金圈。而地騰驤。毘盧向上。未聞此等風。說威音那邊。安有這箇消息。且道是甚麼消息。座上客驚魂。國夢屋頭春。發少年華。

開爐示衆。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爾還知蒲團上一箇香。不下吐不出底無義味話頭也。闊一丈麼。這裏一肩荷負得去。便可喚火爐作古鏡。喚古鏡作世界。都無異致。如其未爾。火爐與古鏡。世界與話頭。相違不止三千里。何以如此。蓋能所分別。作障礙。觀體如銀山鐵壁之堅。只此便是生死輪迴根本。故楞嚴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若空華。中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這裏無懶動步處。無爾著眼處。昔安楞嚴讀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雖破句讀之。其桶底子當下脫落。直得七穿八穴。洞見老釋迦心肝五臟。直下喚古鏡作火爐。不妨洞照森羅萬象。喚火爐作古鏡。不妨薰炙冰霜面皮。洗盡見塵。絞乾情浪。無第二念。無第二人。喚南作北。敲東擊西。死柴頭上。爛發心華。水底輝騰。赤鉢冷灰堆裏。撥出火種。毛端盤結青煙。一切處和氣藹然。一切處陽春煥若。信手拈來。

安有一毫剩法與人爲知爲解者哉。年來佛法無靈，往往將根塵識妄認作真心，說得宛然了無交涉，記得儒人勸學有詩：謂擊石乃有火，不擊元無煙。人學始知道，不學非自然。此說雖曰訓蒙於禪學分上說得恰好，何以知然？謂石中有火，不以智巧擊之引之，則終於不遇也。今人惟知石中有火，未曾施半錢智巧之力，擊之終日，指此冷石說火之用，說到眼光落地，依前只是塊石頭，要覓一點火爲用了，不可得。此是不肯死心做工夫以求正悟，惟記相似語言而說禪者是也。更有一等闡提人，聞說石中有火，急碎其石，欲取其火，乃至碎抹爲塵，終不得火，却不責不以智巧求之，便乃不肯信石中果有真火，此是不信自心成佛之凡夫也。此說且置，何謂智巧？勉向第二門頭立箇喻子，首以信根爲石，次以無義味話頭爲擊石之手，又以堅固不退轉志願之鐵打箇火刀，乃以精勤勇猛不顧危亡之力，向動靜閑忙中敲之擊之，使不間斷，又必待無量劫中，蒙佛祖授記，般若種性乾草，薰忽相承，是謂智巧也。引起一星子，延燎不已，直教三千世界化爲焦爛，復何難哉？捨此智巧，未見有燒物之火，無緣而自出也。記得百丈令潏山撥火，潏撥之不得，丈躬撥得之，謂潏曰：「爾道無這箇響。」直下還著得智巧也。無聊說一偈：十方世界火爐闊，冷灰堆裏深深撥得。一星兒遠喜歡，今古拈來鬧聒聒。諸禪流，休抹撻，燎却眉毛莫便休，或不如斯遭凍殺。

佛涅槃日示衆，昔佛於娑羅雙樹間，以手摩胸，普告大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毋令後悔。世尊大似羅公照鏡，取笑傍觀。若曰：紫磨金色之身，以至蚊蠅蟻皆無欠少，不使其各各自觀而觀於我耶？」又道：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又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遮裏還許手摩卮字胸得麼？不然，古德有頌：謂彩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直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直饒便向摩胸告衆處，洞見紫磨金色之身，殊不知已是金塵入眼，毒刺投心，會得十成轉增情妄。邈來爲師爲徒，鮮有不墮此途轍。蓋不求正悟，惟貴傍通者也。諸禪德要親見世尊涅槃妙心，且莫忽忽草草，但於三根椽下七尺單前，朝而參暮而究，拌取三二十年，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忽然冷地撞著，於死骷髏上頓開活眼，始知紫磨金色與涅槃妙心，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擬心領荷，早涉途程，如太阿鋒如大火聚，苟非真正體裁，全身涉入，自餘思而知慮而解，且喜沒交涉。大衆即今還有能全身涉入者麼？更聽說偈：紫磨金色涅槃妙心，未由契悟，莫向外尋，提所參話，保護寸陰，萬勿壁立志願，資深冷灰豆爆，握土成金，纔涉意地，即被

魔侵波旬起舞慶喜沾襟妄陳生滅遠背玄旨報諸禪德不用沈吟春風不在華枝上淺碧深紅古到今除夜示衆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只今是甚麼時節臘月二十九既非大盡乃是年窮歲極之時也古人謂生死交接之際是臘月三十喻年盡月盡日時俱盡也且一年三百六十日內還辦得甚麼事來若辦不得未免虛喪此一年豈但虛喪此一年自無量劫來至于今日總是虛喪過了或不便從今日腳跟下做箇立地提起所參話別立生涯猛利做向前去來年雖未過敢保又是虛喪豈但來年或不猛利精勤便百千年亦只是虛喪諸仁者虛喪時緣也不管爾以虛喪故積業愈多道力愈微何有補於出家學道之理哉奉勸諸人以鐵拄杖把殘年許多懶惰自恣昏沈掉舉一劃劃斷向明日大年初一爲始奮起精進勇猛神力做一日便要見一日功程及早討箇倒斷庶不孤出家行脚之志願也如人上山各自努力復云今夜臘月廿九處處迎新送舊惟有衲僧面前動著便成窠臼不如念一道真言消遣殘年不啣喙是大神呪是大明呪試聽五更樓上鐘百千幻法皆成就

湖州弁山幻主禪菴示衆生從何處來崑崙騎象舞三臺這裏見得便見四大已具來實無來四大分離去實不去乃至苦樂逆順是非得失皆是現行三昧山河大地明暗色空總是自己家珍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更有甚麼生死去來之相而可分別者哉雖然如是爾若不會真箇和桶子底打脫一翻開兩眼睛向威音王那畔冷地一觀覷破則未免被他山河大地四大五蘊是非苦樂一罩罩住不得自由便乃捏目生華妄陳異見即此便是生死大海中頭出頭沒不得解脫底種子直饒爾隨人道得箇不來不去底道理爭奈爾目前有箇情見不忘動步生塵觸途成滯者何所以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然而生死習氣大都是無量劫中熏陶成熟不同小小若非真參實悟焉得有徹頭徹尾底時節兄弟家各各帶一箇口款道生死事大既知是一種大事因甚麼只向他禪床角頭故紙堆裏漁獵得一言半句蘊在八識田中見人問著便乃揚眉瞬目做模打樣以爲究竟若謂大事只消恁麼了得拈華微笑斷臂安心只成戲劇耳又安得遺光百世照映叢林諸仁者爾若真實要洞明此一段大事直須發大心立大志將平生見聞情解虛妄覺知之心拈向一壁待他胸次中空牢牢無依倚時驀提起箇崑崙騎象舞三臺是甚麼道理這裏須是把做一件無大極大底一等大事猛著精神與之厮捱晝夜六時不得放捨然參禪要具三種心第一具大信心第二具了生死心第

三具不退轉心信得及則始終不惑生死切則用心必至不退轉則決定成就三心既具則十二時中無虛棄底工夫既不虛棄則念念爾心心爾塵塵爾刹刹爾忽然向用心不及處著力不得時和箇信得及底了生死底不退轉底一時打失當體洞明如十日並照間不容髮說甚麼崑崙騎象舞三臺縱饒一千七百則葛藤不直一笑而冰釋矣卽此便是眞參實悟底時節恁時不妨於山河大地四大五蘊中如香象王擺脫鐵鎖獨步大方遊行自在豈不遑歟是則是矣更須知有祖師門下衲僧面前換轉眼睛突出牙爪一著子猶隔天涯在

結夏示衆大衆踞菩薩乘修寂滅行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此是二千年外老釋迦畫地爲牢與當時衆比丘禁足安居之古制也今朝四月十五適當聖制之辰拈出陳年曆日頭爲諸人因行掉臂去也前面一絡索且置之不論復如何是安居平等性智然性智平等故盡十方刹土更無有不平等者仰觀諸佛俯視衆生是謂性相平等前觀過去後及未來是謂三際平等諸戒定慧及姪怒癡是謂一念平等迷而生死悟而涅槃是謂不動平等大而虛空細而纖芥是謂離相平等乃至見色色平等聞聲聲平等審如是則四月十五結亦平等七月十五解亦平等於中九日日日平等時時平等念念平等政與麼時喚甚麼作結喚甚麼作解喚甚麼作安居不安居黃面老漢到這裏不覺全機敗露雖然事無一向備若不曾真正向平等性智中腳踏實地顚悟一回直饒將平等二字盡虛空充塞始徧無乃益其高下耳此事只恁麼說不過須是硬曝曝地向此九十日於無義味話上橫敲豎敲朝挨暮挨挨到極處敲到盡時如啞子得夢恁時不妨任意指陳喚平等作不平等亦得喚不平等作平等亦得所謂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記得古人有偈謂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上浮莫是殺生與護生一念平等麼恁麼商量瞎人眼目甚非細事更聽說偈各自歸堂九旬禁足意何殊生殺難將古制拘未到身心平等處豈應容易白安居

冬至示衆乾三連坤六斷慈明揭堂上之榜文陽未復陰已消洞山撥座元之果卓兩重公案皎如白晝千年活計瑩若澄潭金毛師子擺脫鐵鎖而奮迅遊行踏碎東西天目玉角麒麟掣斷錦繩而軒昂步驟衝開前後溪山堅冰浮野水而不知春信寄寒梅而未覺夜後燈籠眼活朝來露柱心空共發揮劫外風規同指點寰中節令諸禪德還知麼備

若道年年冬至喫齋歲歲一陽聽法。鐵酸餛鐵蒺藜互相拋擲。牛尾拂牛皮鼓撩亂激揚。任爾鼓兩片唇皮。向曲衆床上說向天也得。說向地也得。說得陰消陽長也得。說得陽消陰長也得。我只管一日鉢盂兩度溼。冬至寒食百單五。是固是矣。爾還知只箇不管底。政是生死根株無常羈鎖。政未曾透脫。在所以道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古今多少靈利人。向一色邊立定主宰。一切處禪將去。禪也禪得是。爾若不親向自己脚根下。卒地斷曝地折一回。殊不知和箇禪底。亦不曾脫他輪迴生死。此事是博地凡夫立地便要向他佛祖頭上坐臥。要於一剎那頃將他積劫根深蒂固底輪迴生死連底一翻翻轉。是謂大事因緣。豈口出耳入而能及之者哉。如果未相應。且不要人別求方便。但只於十二時全身放下。單單靠取箇所參話頭。日亦然夜亦然。行亦然坐亦然。生亦然死亦然。乃至上山入劍林。亦皆然。更不生第二念。只麼純一無雜。挨拶將去。久久純熟。和箇亦然底同時脫畧。心空及第。其在斯焉。正與麼時。喚一陽作六陰也得。喚六陰作一陽也得。喚全消是長。亦得喚全長是消。亦得喚不消不長。即消即長。總得可謂真正衲子本色道流。遇緣即宗。應時納祐。又何一物能拘絆哉。雖然還不喚今日作一陽來復得麼。待別有消息時。却來吐露久立。平江路順心禪菴示衆。洞元道者。從他教來信吾道之心甚篤。遽染疾而亡。守一愚弘古道。亦相繼長往。老幼不勝哀悼。其所以哀者。不哀其早亡。實哀其有志于道而未及與道相應。乃賁志長往。今何所之耶。此一著子在諸人分上了。不相間。須知此三人既往底消息。便是諸人現在底消息。諸人現在底受用。即是三人既往底受用。直下論生不得。論死不得。舉心動念。無死時無生時。記得古人有問云。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這一問最親切。若知得亡僧落處。便是知得自己落處。有等說脫空禪底。見與麼說。便道自性本來不生滅。有甚麼來處與去處。可以指陳。說此話底。喫鐵棒有分。爾每日向蒲團上與昏沈散亂。打作一團。與是非憎愛馳逐無間。與喜怒哀樂起滅不停。與生老病死首尾相續。遇順意事。便乃掀眉。遇違情事。應時蹙額。這裏說得無生死無去來底道理麼。所以黃面老爺於二千年外。便乃大驚小怪。目之爲大事。因緣今日諸人眼眨眨地。親見他三人如是爲道。如是同住。如是受病。如是入滅。即今如是無影跡可見。無行處可尋。既不會與工夫相應。決定未到諸佛祖大涅槃城。既未到涅槃。又不可遽言箇無遷無變底道理。既隨遷變。則即今遷向何法界中。變作甚麼頭面。便從這裏不相知處。奮起一片猛利。決定不退轉身。心向自己躬下提起。

箇所參底話頭。孜孜而參。密密而究。遺寒遺暑。忘寢忘食。胸中念念如撞著鐵壁相似。只與麼一礙礙住。更不要前思後算。今日也與麼。明日也與麼。久久不移。易將見情祛識。謝塵盡。念消不覺。不知驀然撞透。便見他三人於未出母胎時。早行脚了。早參禪了。早成佛了。早如是而往了。直下更教喚誰爲病者。誰爲死者。誰爲迷者。誰爲參禪行脚及了悟者。總是夢言。皆名剩語。由是永嘉謂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審如是能與五百年外老永嘉同時。如是了了見得一回。則永嘉說底。即我所說。永嘉見底。即我所見。永嘉證底。即我所證。是謂前無釋迦。後無彌勒者也。然後亦無如是說者。亦無如是見者。亦無如是證者。此是契理而說法。如是故。如是至理。老幼雖如此說得。要且亦未如是親證。備諸人切不得。便將此話記憶在心。以當參學會。須將箇自己所未了底一段大事。橫在目前。努力參取。所以古人云。參禪一著。要教生死不是。說了便休。今則菴居十餘間。禪衲十餘輩。皆是久參宿學。誠實以此道相從。矧乎檀越雖置身多事。中於供給衆人之心。未嘗少間。或不專心的。向道念上著到。未審何福。何力可以消受。今日眼見他三人受病入滅底現相。尚不肯痛加鞭策。已躬大事。又不知更待甚麼時節。到來操心取辦。好教備知。蹉過今日。身強力健。易於攝取之時。異日老病入身。惟有一箇難字相待。

端午示衆。春秋夏五不書其月。記史之人。乃疑文闕。闕不闕十字街頭石敢當。恣向人前逞妖孽。倒騎艾虎上高樓。背挂神符施妙訣。禁赤口消白舌。收卷門門五色錢。將謂無人能鑑別。忽被無手法師。劈胸擄住。拽向螭螟眼孔中。却把眞機都漏泄。且漏泄底在甚麼處。庭中一樹石榴花。曉日照開如潑血。諸禪德還委這箇消息也。無本色衲子。自合知歸。未解翻身。切忌圖吞棗。有祖已來。凡示一言。句句吹毛劍。如生鐵。如木札。如塗毒鼓。無偏側耳處。無偏下口處。無偏著意處。無偏近傍處。苟非具眼。在生佛已前。跨步在威音之外。狹路相逢。只眨得眼。如風過耳。似鴨聞雷。諸禪德在三衣之下。大衆筵中。於此事別脫不下。莫教打箇不恰好。換了目前境界。那時應是講之不及也。且是二時供給。見成百般受用。便當思塵勞捨了。恩愛割了。僧相具了。話頭聞了。其所欠者。惟未能因地一聲耳。況是今日色力康健。時節太平。處處三根椽。七尺單寬廣嚴淨。雖常住公務有所不辦。且無半點事相干涉。子細思量。欠箇甚麼。一箇所參話提不起。都緣自信不及。更無第二人爲障爲礙。昔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採將來。財云。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備

看他互相酬酢了無剩語。因甚諸人白日青天向蒲團上動被昏沈散亂之所纏繞。直得分疎不下。且道神做禍耶。鬼做禍耶。良久云。屈原已化鯢鯨去。徒使龍舟競汨羅。

中夏示衆。大衆四十五日。前朝昏沈暮散。亂四十五日。後朝散亂暮昏。沈政當今日在四十五日之中。試把昏沈散亂來與老僧看。既無個拈出處。則真如菩提涅槃。解脫亦無個拈出處。莫說個拈不出。便是於大寂定中喚起二千年外釋迦老漢來。敢保其亦無拈出之理。既拈不出。個喚甚麼作昏散。又喚甚麼作寂照。直下聖凡情盡。能所障空。觀體無依。當舊絕待。不見四十五日在前。不見四十五日在後。三際平等。一道虛閑。卽今覓箇中夏。亦不可得。雖然此猶是途路中事。若曰到家消息。猶較西天十萬程。諸禪德。個最初立志。要爲生死大事。不是說了便休。須發起一片不顧生不顧死。底決定志氣也。不管個前四十五後四十五。正當四十五不四十五。硬曝曝地提箇所參話。任個說是說非。論長論短。拍盲舉起拍盲打捱。誰管今生打得徹。打不徹。直饒以熱鐵輪驅入刀山劍樹上。一日走百千萬億。要教把所參話。須臾放下。終不可得有此等志氣。欲超過佛祖爲不難矣。從前做不到古人地位。只是志願不真切。立脚不穩當。所以古人道。過河須用筏。學道須立志。釋迦彌勒初無所長。只是箇能立志。願底凡夫耳。昔僧問古德。一念不起。還有過也無。德云。須彌山且道與趙州青州布衫相去幾何。如其未委。此去四十五日後。却來露箇消息。

丹陽大同禪菴高峯和尚。遠忌拈香臘月初一日。老和尚遠忌新建大同菴。也要効年例。曇華處處開。狹路難回避。如是展家風。曾不離世諦。且如何是物外相看底句。年年燒此一爐香。白雲不在青山外。

二月旦示衆。春入寒巖不可加。枯株朽幹盡萌芽。化工無處藏形跡。紅白都開一樣華。大衆一年歲事已過一月了也。蒲團禪板還知覺也。無鉢盂匙筯還休歇也。無芒屨竹杖還放得下也。無燈籠露柱還忘境智也。無如其未委。個還知前一月如此虛度。若不痛以生死無常爲己重任。精勤勇猛別立生涯。則後一月未免又成虛喪。不消打幾箇瞌睡。十二箇月特不過展轉唐捐。剃髮染衣。超方趣俗。所圖何事。個還知命存呼吸。麼壯色不停猶如奔馬。麼或不趁此呼吸未斷之頃。壯色可玩之時。拌些令提起話頭。與之挨拶。討箇分曉。其落湯螃蟹之喻。各將誰歸。個不見石鞏居馬祖會下。在廚作務。次祖問。子在此作麼。鞏云。牧牛。祖曰。牛作麼生。牧鞏云。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子真牧牛也。看他

前輩於作務之頃。未嘗斯須忘此道。豈似今人。橫草不拈。豎草不踏。二時粥飯。百般受用。指顧如意。聞首座打板聲。厭嫌頓起。嗟訝叢生。不得已走上蒲團。其情猿意馬。馳驟不息。或不昏沈。便成散亂。間有箇不忘出家本志者。強把箇所參話提撕作主。方舉話頭未完。則又被風吹別調矣。似如此喚作參玄上士。不啻鄭州出曹門。較他古德造次不離者。豈止霄壤相間哉。諸禪德。本色道流。面前不容符思。豈許商量。連得便行。玄都觀裏。桃千樹。提得便走。杏華枝上月三。更燕聲尋王謝堂上之巢。馬蹄踏劉阮溪邊之路。無一草不含芳潔。無一華不帶春容。錦雲騰第一義天。玉浪漲真三昧海。且不涉化工底句。如何指陳。驚鷺灘上。翹雙足。蝴蝶園中。叫一聲。

佛成道日。示衆。玄玄絕待。妙妙無依。獨露真常。全彰全體。名不得。狀不得。雪老冰枯。理無礙事。無礙天荒地迥。萬里雲收。午夜四方星燦。長空揭開。威音那畔。腦門圓陀陀。光燦燦。獨睹髑髏背後眼。孔淨。保赤條。勒回三萬劫。風飛雷厲之神機。突出五千軸。海涌雲屯之寐語。大衆釋迦老子來也。卽今在諸人眼睛裏。仰見明星頂額上。成正等覺。爾諸人還覺眉毛動也。無如其未委。各請歸堂。將箇所參底無義味話。拍盲提起。重整精神。默默自看。第一不得祛昏散。第二不得捨妄求真。第三不得愛聖憎凡。第四不得將心待悟。第五不得厭生離死。第六不得樂寂嫌喧。第七不得順己違他。第八不得藏形避影。第九不得揀緣擇境。更有十二箇不得。未易與人說破。直待爾似黃面老漢。夜半洞見明星。一遍如啞子得夢。更不待本上座叨叨也。記得前輩謂古之天地日月。猶今之天地日月。古之萬物情性。猶今之萬物情性。天地日月。固無變也。萬物情性。固無易也。道胡爲而獨變乎。審如其說。二千年外所學之道。卽是今日所學之道。今日所悟之道。卽是二千年外所悟之道。未嘗有毫髮異。爾還知黃面老漢。棄萬乘之尊榮。如棄弊屣。受六年之飢凍。如處宮室。及至四十九年轉法輪時。惟棲身樹下。丐食檀門而已。豈似今日安居暇食。指顧如意。猶自生嫌。要與釋迦同證。同入未知其可也。咄。白日青天。莫寤語好珍重。

吳江州太湖簡村順心禪菴高峯和尚。慙忌拈香。順心菴裏太湖中央。俄然逢慙忌。世相未能忘。大衆高峯老和尚來也。雨蒸苗葉綠。風撼稻花香。

師子巖東岡。幻住菴中秋示衆。天上月。水中月。光漾漾。與誰說。今宵幸遇中秋節。記得靈山話。曹溪指。南泉翫寒山。比

將謂廣寒殿裏別無人。元來總是弄巧翻成拙。竹影篩金瑤塔積雪。盡謂一輪光皎潔。那知今夜圓後夜缺。有箇譬喻。試聽說。三十夜止有一夜圓。此圓時如諸禪德之精勤勇猛也。三百六十夜止有一夜是中秋。此中秋之月如諸禪德於精勤勇猛中打成一片之時也。奈何精勤時少懈怠時多。又奚止於一暴十寒而已哉。雖三百六十夜遇此良宵。其或癡雲驟起。迷霧橫陳。觀體昏昏。依舊沒交涉。無始時來總是恁麼蹉過。昔人有喝火口號。謂日間鬧炒炒。夜間靜悄悄。可惜好光陰。一時都過了。照顧火燭時。聞者多有警省。本上座對此中秋之月。亦有箇口號。勉爲大眾舉。似天上月月二十九夜缺。只有今夜圓。莫教雲霧攝攝不攝。眨得眼來。天又明。寬著程途。且待三生六十劫。

遇雪示衆。一片兩片飛入人間。尋不見三尺五尺積向茅簷難辨的。銀象三千界。靈瑞身光有空皆徧。玉龍八百萬。敗殘鱗甲無地可埋。梅華之恨獨深。漁養之歸未晚。且道與蒲團禪板邊坐堆堆底。人有何交涉。古者道。今日雪下叢林有三種僧。一種向被位頭究明自己。一種向經案上吟咏雪詩。一種向火爐角說喫堂供。此三種僧。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合受不合受置之勿論。諸禪德。爾還知結雨爲雪。凝水爲冰。底道理麼。然結雨爲雪。固是造物變化。宜乎不知。如凝水爲冰。遽以流注之質。頓成堅凝之形。雖金石不可與較其固。請以喻明之。佛性猶水也。以無量劫中迷妄之寒氣。念念凝合。由是結佛性之水爲冰也。且政當冰時。未嘗不具佛性之水。奈何迷妄之寒交結未化。雖全體是水。而不得爲流注灌溉之用耳。或不以智慧之日融之。安有自化之理。如是觀察。向道之念可得而免。諸或謂古人相逢彈指便解知歸。豈必待奮神力下苦工而後然哉。爾殊不知。或不曾奮神力下苦工於曩昔。任爾相逢彈破指頭也。無爾知歸之理。未有一佛一祖不因智慧之日融化迷妄之寒冰。而能復其佛性之水也。今日一箇所參話信得及處。靠得穩時。豈非眞智慧耶。一旦工夫熟時。節至于丈氷山。也是水。萬尋雪嶺。也是水。滔滔然流歸佛性之海。任爾空中積雪。火裏生氷。未聞凍合無邊之海。諸禪德。莫道本上座長於譬喻。蓋法理如是也。更聽一偈。凍雲四合雪漫漫。執解當機作水看。只爲眼中花未瞥。啓窓猶看玉琅玕。

元宵示衆。須彌燈王如來與樂師琉璃光佛。昨夜在十字街頭相遇。乃攜手看熬山燈火。忽撞見箇厖眉雪頂老漢。向百衆人前說四句偈。謂惟心即佛。佛惟心此話相傳古到今。對面不知燈是火。區區徒向外邊尋。時二如來忍俊不禁。

乃厲聲曰。爾說也是。惟欠悟在。只箇卽心是佛。卽佛惟心。說與三歲小兒。悉皆領會。奈何不悟。說食不療飢也。請問悟時消息。乃曰。試以喻明。有人失去徑寸之珠。雖百千兩金。不足與較其價之輕重。使此珠不獲。雖萬死莫酬。其尋求之心。鏤之肺肝。刻之心膂。形之夢寐。貫之見聞。念念不忘。孜孜不捨。一日不獲。則一日之念不休。一年不獲。則一年之心不廢。愈不見愈精。勤益不獲益勇。銳乃至精。消想竭思。苦神窮寒。暑兩忘寢食。俱廢。積年累歲。正於無可捉摸處。遽忽入手。圓陀陀光漾漾。其三十年馳求之心。一時頓息。是謂悟也。其尋覓此珠於心。勘形察之際。豈非參乎。忽頓見此珠於神明意朗之頃。豈非悟乎。苟不因參尋之難。安有此悟獲之喜也。與論至此。忽被箇傍不甘底一喝。喝散。惟見燈自是燈。火自是火。樓臺突兀。車馬交馳。華敷井井。金蓮燄續。條條玉燭。胡張三黑李四。萬人海裏醉扶歸。查沙鬼大齋郎。百戲場中狂未歇。正恁麼時。且不涉悟迷共樂昇平底句。如何舉似琉璃滿腹。藏明月。箇蒼渾身放寶光。

除夜示衆。四時與八節循環。十二月今夜盡。破除禪流。瞥不瞥。若瞥則陳年歷日不用檢尋。不瞥則明日新條也。須甄別東村王老。化紙錢。後巷竹聲俱爆裂。窮神無地可送。福運有天難接。巖前枯木。糝銀華。庭際嫩條。抽玉葉。將謂陽春已發。生子細看來。盡是殘冬雪。諸禪流。還知今夜舊歲去。不去明日新年來。不來底消息麼。如其未委。往往以百年壽終。喚作臘月三十夜。地黑天昏。胡鑽亂撞。正此時也。蒲團上生鐵脊骨。尋常豎立不牢口。唇邊無義味話。平昔提掇不起。况是年窮月盡。日了時空。再欲如之。若何決定。噬臍無及矣。殊不知別有箇轉身路子。直是奇特。爾但守取箇所參話。不得放捨。須信來朝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或謂傳燈錄一千七百單一人。皆是言外知歸。迎刃而解。初不聞有做工夫看話頭之說。在此自年朝至歲暮。其切切不絕口。惟是說看話頭做工夫。不但遠背先宗。無乃以實法綴繫於人乎。爾說得也是一則。老僧不具此驅耕奪食。換斗移星之辣手。其奈諸方不觀人之根性。速於求人。多是鑽腔挿羽。急欲其高飛遠舉。奈何畫虎不成。反類狗也。此事大難。其人謂看話頭做工夫。固是不契。直指單傳之旨。然亦不曾賺人落草。最是立腳穩。當悟處親切。縱使此心不悟。但信心不退。不轉一生兩生。更無不獲開悟者。如傳燈錄中許多言外知歸之士。焉知其不自夙生腳踏實地做來。古者謂未見有天生彌勒者是也。幻人見解止於此爾。若要一超直入。不爲實法所綴。明朝三百六十日。又從頭起。儘有光陰。今夜權且收起。葛藤珍重。

浴佛日示衆。大衆盡十方世界。是無憂樹。悉達太子。即今下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諸人還見麼。乃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諸人還聞麼。如其不見不聞。本上座贏得熱瞞諸人去也。碧芙蕖紅芍藥。結成越樣華亭。黑斑豆赤沙糖。煎就異常香水。鼠尾巴短長。一尊佛相。牛眼睛。大小一柄杓頭。普請諸人。同時灌沐。喚作報德。有德皆報。喚作酬恩。無恩不酬。然報德酬恩。且置之不問。只如二千年外。九龍吐水。所浴底與今日衆手所澆底。是同是別。若道同。孤負釋迦。若道別。孤負自己。且釋迦老子。黃金面具。生鐵心肝。他管爾孤負不孤負。但是爾自己等閑。孤負則未免虛生浪死。極未來際。安有解脫之期。爲諸人這一念子。不能警地。帶累這老漢。捨兜率降王宮。入母胎。示人世。造妖捏怪。大抹高揮。曲盡化儀。老婆心切。豈謂諸人。逗到今日。轉增迷倒。沈酣憎愛。結縛生死。孤負萬端。不可枚舉。爾還知三根椽。七尺單。一鉢香炊。九條田服。盡是這老漢。積劫累世。指天指地。中流出。更不肯奮起一片決定不退轉。正志翻身。跳上破蒲團。猛提起箇無滋味話。一路到底。豈更有別方便耶。今日這箇浴佛之杓柄。即是出生死險道之梯航。斬輪轉根株之劍刃。豈戲劇哉。況是寶爐散蘄蔔之雲。蠟炬吐優曇之穗。梵音宣而雷動。森羅萬象共證圓聞。禪影移而雨傾。塵刹十方同躋正覺。所以云。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直下安有一毫剩法。與人爲知。爲解。涉見涉聞。雖然。只如四月初八日。已前還有這箇消息也。無不因別足曾三獻。那得連城價倍高。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一之下

小參

瞿運使霆發卒哭。藥師道場對靈小參。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只如都運相公。昨自皇慶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捐館。至今年四月初七日。其一百日內。鼓螺互應。金石交宣。豈非聲耶。華果委陳。香燈羅列。豈非色耶。遍演金經。廣宣玉偈。豈非言語耶。且聲色言語觀體全彰。却喚甚麼作大道。若以聲爲大道。聲自是聲。若以色爲大道。色自是色。若以言語爲大道。言語自是言語。與麼分拈將來。古人話似作兩橛。這裏檢點得出。便見我都運相公與藥師如來。握手共遊於一十二重清淨願海。以衆寶光明而作佛事。俾盡大地衆生。不越一念。俱成正覺。到這裏。既無聲色可求。亦何言語可取。總只是箇大光明藏。如其不委。更爲下箇註脚。良久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復舉石頭和尚問龐居士云。子學道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居士呈偈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諸頭頭。非取舍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且如何是日用事。茲向第二門頭。曲爲註脚去也。眼見色是日用事。耳聞聲是日用事。鼻嗅香是日用事。舌噉味是日用事。以至身覺觸。意雜思是日用事。乃至八萬四千諸塵勞應用等。皆是日用事。因甚麼說箇無別底道理。雖則體用互陳。萬塵交接。一一皆是自心成就。自心出生。所以教中謂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又云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以其洞見自心。故雖一剎那頃。泛應群緣。會入一心。曾無異致。所以云無別也。今之學道者。往往向義路上。以聰明之資。一一領會。自謂佛法無多子。殊不知說箇自心。早落情見。於是龐居士謂惟吾自偶諸言。偶諸二字。直是註解不破。穿鑿不入。苟非具金剛正眼。向聲色未彰已前一鑑。鑑破物我未形之際。一拶拶開。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是謂偶諸者也。其或未到這箇時節。和箇偶諸俱成剩語。所以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既到實參實悟之地。則繁興大用。舉必全真。擬眨眼來。劍去久矣。這箇是老龐公棄家財於湘水。跨諸祖門庭。掠得些子汗臭氣。便解如是發揮。惟我都運相公。即再世之龐居士也。雖不效其棄家珍於水底。却能轉爲布施利益。種種救援攝護方便等事。而亦不妨其孜孜在道之心。以至啓手足之際。屏去血味及與玩好諸欲。因

緣惟單單舉箇所參話頭泊然而逝。豈非多生熏習般若培植菩提而有如是操畧耶。既捐館已一百日內。晝夜六時。備陳佛事。由是知相公雖天道人。道皆不能以境緣攝取。何則。道念炳然。豈肯爲功名富貴諸殊勝事業之籠絡。其不至佛地。決知其終不已也。因記得都運相公昔於至元辛卯二月十九登天目叩先師。先師握竹篋問曰。相公爲遊山來。爲佛法來。公答云。爲佛法來。先師擲下竹篋曰。會麼。公云。不會。師曰。不入虎穴爭得虎子。本上座今日因齋慶讚重爲舉揚。爲遊山來。爲佛法來。舌頭拖地。爲佛法來。將謂忘却。擲下竹篋云。會麼。少賣弄。不會。明如果日迅若怒雷。不入虎穴爭得虎子。醉後又添孟更有四句偈。重爲註脚。爲求佛法爲遊山口。縫纔開落二三。一十二重悲願海。藥師燈現古優曇。

爲趙承旨孟頫對靈小參。大道在目前。山是山水是水。玄機超物表。聖非聖凡非凡。一念洞然萬緣廓爾。水精宮秋容淡淡。森羅萬象吞吐明月珠。松雪齋灝氣沈沈。屏几六牕交徹。寶絲網無一物不彰至體。無一事不演真乘。莊周雖蝶。悟枕邊。敢保其當機罔措。子韶固蛙聞月下。未許其覲面施呈。這一著子名不得。狀不得。即其知處已陷情園。事亦然。理亦然。與麼會時。早沈識海。所以道神光獨耀萬古。微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且不存知解底句。如何指陳。玉宇秋高。無界限金園。春事政數腴。共惟翰林學士承旨松雪居士趙公。受知於九重聖主。名聞於萬里黎元。官一品未足謂公之榮。爵萬鍾未足謂公之貴。蓋其道超物表。性徹玄初。空諸見於眼根。了群情於意地者也。某記大德甲辰歲首。蒙公賢夫婦相延於武林官舍。丁未秋訪公於雪城之新第。至大戊申復會于西湖。明年己酉再會於松雪齋。凡一會。聚與夫尺書往復。未嘗不以本來具足之道。未悟未明爲急務。每論到至真切處。悲泣垂涕。不能自己。此蓋出自真情。遠從多劫熏鍊。純熟必期徹證。不肯與泛泛者恃其辯聰漁獵。聞見便以爲得也。自佛法流布東土。士大夫咨參扣問。敲唱激揚。莫盛於唐宋。而尤盛於皇元。往往滯於情解。昧於識度。求其真參實究者。不曰無之。窮其所因。最初被箇本來具足。不假外求之說。一印印定。次以聰明之資。直下領過。自以爲易。不復究明。不覺置之無事。甲裏殊不知本來具足之說。如麵在麥中。飯居穀內。或不加春炊馨磨之勞。徒知具足之虛談。終莫能得止飢之實效。猶儒家論仁義。亦豈心外之物。故孟子謂我固有之矣。非從外得也。然不有真履實踐之功。顛沛造次。孳孳不忘。則亦徒有仁義之本心耳。故吾

佛祖謂本來具足猶古鏡之有光。奈何失於護念。其愛憎塵習不覺蒙蔽。況是積生累劫未經磨治。徒稱具足之有光。終於鑑照之無補。一箇所參話。即是磨鏡之良具。政當磨時。只知朝也磨。暮也磨。不必問鏡上之塵。何日破除。鏡內之光。何時發現。苟存此等待之心。則愈障矣。學佛之要。惟憑一念。但信得及。處譬之磨鏡。未有磨極而塵不消。塵消而光不現者。故我相公與魏國夫人。雖身抱冠世之奇才。而不爲其所惑。雖身嬰畢世之塵累。而不爲其所障。每於眞參正念。孜孜然兀兀然。猶林下老衲。寂爾忘緣。未嘗少棄。當知此箇正念。不由教導。不依勸請。不因造作。不屬方便。乃是無量劫中於諸佛所深種菩提種子。雖百千塵勞百千生死。同時現前。終莫能昧也。此念既堅。則其成佛作祖。超生越死。如壯士屈臂。豈假他力。人徒見公英聲茂實。振耀古今。而不知公六十九年。凡施爲舉措。莫不以積劫之事。繫于眞情。自餘皆借路經過。遊戲設施爾。既啓手足。後人皆謂公之亡。我獨見公精操正念。獨抱天真。於大寂滅大解脫法中。與佛祖聖賢混合於一切智智清淨之表。曾何古今彼此而有間隔。此皆公深信本來具足。不假外求之道。其靈驗若此。記得華嚴經偈有謂。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謂佛境界者。即是本來具足。不假外求之道。是也。原夫意根欲淨。妄想欲離。却不成本來具足矣。但是所參之正念。操之既精。守之既密。則其意根不待淨而自淨。妄想不待離而自離。至一切處。不爲一切法之所留礙。其佛境界與松雪齋。不卽不離。無異無別。古所謂千山勢到巖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者是也。又圓覺淨諸業障章中。極言四相。其四相之因。首惟執我相。我相既忘。如樹根斷。則枝葉不除而自凋矣。故經云。彼修道者。不除我相。是故不能入清淨覺。還知我相麼。佛境界是我相淨。意根是我相。乃至坐寶蓮華。成正覺。入微塵裏。轉大法輪。是我相。自有宗乘以來。分科列段。指性說心。敲繩牀搖塵拂。縱橫放肆。演唱激揚。以至玉轉珠回。神出鬼沒。總不出這箇我相。苟能除此我相之外。安有所參之話。所守之念。所存之因。所至之果。直下如火聚大風輪。雖佛祖到來。亦須退縮。有分到這裏。無位眞人。倒跨洞庭山。遊戲三萬六千頃太湖。直上兜率天。與彌勒大士。指白雪爲青松。荷葉團團。似鏡配青松。爲白雪。菱角尖尖。似錐。混融物我以無痕。超越死生而無作。此說且置。茲蒙大孝仲穆舍人以書入山。謂先君問道二十年。不料嬰此大變。擬卒哭日。內安厝東衡。臨壙一語。乞爲舉似。某以老病退臥巖穴。惟我相公於湛寂光中。自能照了。今事不獲已。勉爲對衆引些葛藤。

以慰孝誠。記得唐陸巨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片石。也曾坐也曾臥。還鐫作佛得麼。泉云。得。巨云。莫不得麼。泉云。不得。不得大衆。陸巨大夫問處。放去何處。南泉和尚答時。收來太儉。須知問在答處。答在問處。狹路相逢了。無回互。雖然如是。只如今日相公家。中有一片石。也不會坐也不會臥。亦不要鐫作佛。只要移置東衡原上。蓋覆相公棺槨。得與不得。二俱屏除。且道與陸巨大夫所見相去幾何。良久云。幻住忍俊不禁。向無音韻中。聊伸一偈。南泉陸巨舌無筋。因覺華嚴語未真。何似東衡原上月。照空群象最相親。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三

拈古

公案畧舉詳見諸錄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梁武帝問達磨云。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又問。對朕者誰。磨云。不識。

師拈云。缺齒老僧。手攜泥彈子。要與東震旦人鬪。當可謂不知量矣。被梁王指出。照乘明珠。問之情。知伊道箇不識。馬祖見野鴨。問百丈云。是什麼丈。云。野鴨子。須臾不見。祖云。野鴨。百丈云。飛去也。祖扭丈鼻。負痛失聲。祖云。又道飛去也。丈於言下有省。

師拈云。設錦筵以陷獸。垂香餌以釣魚。惟善作者能之。馬師擬獲一禽。深入荒草。費盡腕力。打破半邊鐵網。豈善作者哉。

石鞏凡見僧張弓架箭示之一日。三平至鞏云。看箭。平壁曾對之云。這是殺人箭。那箇是活人箭。鞏彈弦三下。平作禮。鞏云。我三十年架一張弓。兩隻箭。只接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

師拈云。穿百步楊透九重鼓。固是眼親手便。其如半箇聖人有隱身之術。石鞏之技窮矣。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云。我不入這保社。化曰。爾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賓云。總不與麼。化便打。

來日白衆曰。夜來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饋飯一堂。不得喫飯。即便出院。

師拈云。有令不行。有事不斷。天下之公患也。興化既行矣。又斷矣。未免旁觀者哂。

六祖一日見二僧論風旛義。祖云。非風動。非旛動。仁者心動。

師拈云。嘗鼎一臠。具知衆味。非風動。非旛動。仁者心動。可謂鼎之一臠矣。使人不覺惡嘔吐。

大覺謂興化曰。我聞爾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是否。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明日覺召化曰。我直下疑爾這兩喝。化又喝。覺又打。化又喝。覺又打。化曰。某甲學得箇賓主句。總被折倒了也。覺曰。這瞎漢脫下衲衣。痛與一頓。化於言下大悟。

師拈云。二虎之下。獸不容蹄。兩刃之間。人不容足。當大覺興化棒喝交馳之際。豈容心思意解於其間哉。雖然。只如大覺云。脫下衲衣。痛與一頓。興化言下大悟。又悟箇甚麼道理。這裏見得。許爾作臨濟半箇兒孫。

僧問夾山。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山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山休去。明日普請掘一坑。召僧至曰。老僧二十年只說無義語。便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中。上座不然。自著打殺埋此坑中。始得其僧束裝潛去。

師拈云。這僧始則攪旗奪鼓。終則詐敗佯輸。夾山雖有添兵減寇之謀。爭奈脚跟下泥深三尺。

臨濟三遭黃檗痛棒。後向大愚肋下築拳。次歸見黃檗云云。

師拈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大愚肋下更合喫拳。這風顛漢敢來這裏捋虎鬚。黃檗面門猶欠掌在。致使尿牀鬼子邪見勃興。賺他後代兒孫一箇箇鼓粥飯氣。

潞山因劉鐵磨來云。老牛牛爾來也。磨云。來日臺山會有齋和尚還去麼。潞山作臥勢。磨便出去。

師拈云。潞山被鐵磨一拶。拶倒要起。起不得。鐵磨被潞山一推。推轉要住。住不得。本上座與麼批判。多少人在背後。

敲斷拇指。

月氏國王聞師子尊者有道。乃越國往見尊者云。大王來時好道。去時亦如來時。王有省。師拈云。飯裏沙泥中刺。彷彿不同。依稀相似。大王來時好道。去時亦如來時。尊者黃金鑄面皮。

雲門話墮因緣

師拈云。雪上霜。枷上扭。覲面無私。移星換斗。要見這僧話墮處麼。且待三十年後。

南泉歸宗。麻谷三人同去見忠國師。至中途南泉就地畫一圓相云。道得則去。歸宗坐在圓相裏。麻谷作女人拜。泉云。恁麼則不去也。

師拈云。南泉畫地爲牢。歸宗墮坑落壑。麻谷恭而無禮。點檢將來一人。眼空四海。一人舌拄梵天。一人入地獄如箭。百丈野狐因緣。

師拈云。非不非。不是。坐斷兩頭。劍去久矣。前百丈云。不落。後百丈云。不昧。看來也不較多。因甚麼有墮。有脫。余二十年參學。不能明此。如有人明得此者。我當舍四大爲繩牀。而用供養。

僧問雪峯。臨濟四喝意旨。峯云。我當時初行脚時。便過河北。已值大師遷化。不得見他。所以至今不知。可往見他。直下子孫。僧見南院。院云。那裏來。僧具陳前意。院乃展具遙禮。雪峯云。天下古佛也。

師拈云。言不在口。語不離舌。端的有來由。特地無交涉。臨濟四喝。豈但雪峯不知。縱是他直下子孫。也未夢見在。不知且置。只如南院遙禮雪峯。是有來由。耶。無交涉耶。這裏定當得下。要見臨濟也不難。

南泉爲兩堂首座。爭猫逐斬之。晚趙州歸泉。舉似州。乃脫草屨頂頭上。而出泉云。子若早歸。救去猫兒。師拈云。南泉劍爲不平。離寶匣。趙州藥因救病。出金瓶。然雖慶快一時。爭奈古佛家風掃土矣。

臨濟云。有時奪人。有時奪境。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

師拈云。有時奪人。錯。有時奪境。錯。有時人境兩俱奪。錯。有時人境俱不奪。錯。臨濟大師到這裏鎖却咽喉了也。莫有爲伊出氣者麼。切忌將錯就錯。

臨濟謂三聖曰。吾遷化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聖云。爭敢滅却。濟云。他後有人問伊。又如何祇對。聖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向這瞎驢邊滅却。

師拈云。認他財爲己物。將官路當人情。濟之心亦濫矣。三聖當時見他道不得。滅却吾正法眼。便與掩却臭口。猶較。

些子。遽云。爭敢滅却。噫。以聖較濟。又何止濫而已哉。

靈雲有頌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師拈云。靈雲白日清天。向桃華樹下爲魅所著。玄沙雖則除邪輔正。激濁揚清。殊不知又是鬼門上貼卦。

藥山和尚久不上堂。院主云。大衆久思法。誨山云。打鼓著。衆集。山陞座。一詞不措。主白云。和尚今日陞座。因甚。麼一詞不措。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

師拈云。藥山久不上堂。與對衆一詞不措。將謂將謂。末後道。箇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元來元來。

潞山云。老僧遷化後。往山前檀越家。做一頭水牯牛。左肋下書五字云。潞山僧某甲。正恁麼時。道是潞山僧。却是水牯牛。道是水牯牛。却是潞山僧。

師拈云。道是潞山僧。却是水牯牛。好道是水牯牛。却是潞山僧。好。當時有人向他面前下得這兩箇好字。教他百劫千生。要脫水牯牛。也未得在。

趙州一日見文遠侍者拜佛。次州以拄杖打之。遠云。拜佛也是好事。州云。好事不如無。

師拈云。文遠云。拜佛也是好事。不妨軟頑。趙州云。好事不如無。話墮了。也要知趙州老人話。墮處。麼。待伊磕破腦門。卽向爾道。

僧問汾陽。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陽云。青絹扇子足風涼。

師拈云。拈得便。用道出平常。山高水闊地久天長。青絹扇子足風涼。是拈得便。用耶。道出平常耶。誰人知此意。令我憶汾陽。

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

師拈云。這僧問處。如大浸稽天。無物不在波瀾之內。風穴固是入水不溺。爭奈全身在裏許。

眞點曾見慈明。明問佛法大意。眞云。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訶之。眞乃理前問。明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眞

於言下大悟。

師拈云。驅耕夫牛奪飢人食。慈明老人未爲好手。真點曾雖則向這裏懸崖撒手。絕後再蘇。若要知佛法大意。更參三十年始得。

玉澗頌雲門北斗藏身因緣云。北斗藏身爲舉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如今謾度量。後五祖戒問其作頌之意。澗乃張目視之。戒曰。若恁麼會。雲門不值一錢。公亦當無兩目。後澗果如其言。戒暮年亦失一目。覺範和尚曰。今妄意測度先德之言。疑誤後昆。亦可以少戒。

師拈云。北斗藏身話。豈但玉澗頌不出。便是五祖戒也。只得向背後叉手。暮年各損其目。也是好采。覺範謂誣謗先宗。感果如是。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頌古

世尊初生。無明滿肚。惡纏身。纔出娘胎。軟斷禁。目顧四方。周七步。不知脚下水泥深。

文殊答菴摩羅女其力未充。將軍有令下重圍。八戶風高馬不嘶。兩眼忽開天地闊。太平無象到今時。

女子出定。花落銀牀春爛熳。月沈金帳夜迢遙。虛堂寂寞無人共。只把檀香盡意燒。

外道問佛有六通。如何是那一通。醉乘白鶴登銀闕。夢跨青鸞入絳宮。酒醒眼開俱不見。一川桃李自春風。

即心是佛。硬似純鋼爛似泥。甜如崖蜜毒如砒。渾侖吞又渾侖吐。賺殺江西馬簸箕。

非心非佛。大地衆生成正覺。百千諸佛陷泥犁。休將此話頻頻舉。却恐閻家老子知。

南泉住菴。被人打破碗。一把黃金鈍鐮頭。引他白日鬼來偷。自從去後無蹤跡。入眼青山總是愁。

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答藏頭黑海頭白因緣。白玉琢成西子骨。黃金鑄就伍員心。蓮宮人醉歌聲咽。月落吳

江淚滿襟。

趙州無。翁翁年老齒牙疎。口不關風道箇無。肝膽一時傾吐了。苦哉邪法正難扶。

洗鉢孟去。粥罷教伊洗鉢孟。翻成特地費分疏。是非得失渾休問。真箇闍黎悟也無。

黃檗云不是無禪只是無師 不是無禪是沒師。貓兒尾上繫研槌。夜深打殺街頭鼠。路上行人那得知。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斧爛柯銷局未闌。天風吹鶴下瑤壇。滿盤黑白輕翻轉。袖拂蒼梧玉珮寒。

德山托鉢 天生富貴稱雄才。織翠華裾擁不開。一簇管絃聲未絕。醉扶公子上樓臺。

臨濟四喝 小厮兒偏愛弄嬌。絲毫不挂赤條條。劣獅筋斗重翻擲。拶得蟾蜍下碧霄。

香嚴上樹 全提三寸殺人刀。千里聞風鬼亦號。沒興有人輕犯著。饒伊得命也無毛。

嚴陽尊者問趙州放下因緣 地沒朱砂翻赤土。廩無粒米倒糲糠。赤窮自是活不得。又被人來指賊贓。

婆子燒菴 三冬枯木遇春陽。翠萼寒英噴古香。雪鬢老婆情未瞥。冷看花樹哭檀郎。

木平見洛浦盤龍二老雲峯悅拈云云 葉捲西風樹樹寒。亂蛩吟砌夢初殘。情懷自是不堪聽。又把琵琶月下彈。

趙州勸婆 生鐵蒺藜當面擲。琉璃坑塹遶身開。勸君莫問臺山路。多少平人被活埋。

洞山三頓棒 蹉口柏酬罪莫逃。放伊三頓轉。切切使他飯袋江西去。添得廬陵米價高。

石鞏張弓 平生伎倆盡施呈。拗折蓬蒿箭兩莖。半箇聖人還不薦。依前日午打三更。

僧問夾山境法眼拈云我二十年只作境會 哭月狂猿攀古樹。嘯風猛虎踞懸崖。人間別有通霄路。不必行從這裏來。

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 萬里山河平似掌。一條官路直如絃。行人若問窮通事。鐵壁銀山在面前。

丹霞燒木佛 火燒木佛丹霞罪。脫落鬚眉院主災。一陣東風回暖律。幾多春色上梅腮。

則監寺參青峯法眼丙丁童子公案 觸著神鋒劈面揮。電光石火較猶遲。不因洗耳池邊過。肯信人間有是非。

丹霞訪龐居士靈照提籃因緣 放籃斂手舉籃歸。自是多情惹是非。月落畫堂人去後。不堪歡笑只堪悲。

兜率和尚三關性在甚處 赤脚波斯叩海門。黑風吹浪暗昏昏。三更掣斷青霞鎖。笑看驪龍戲子孫。

四大分散作麼生脫 空奮雙拳窮滴滴。橫擔片板赤條條。夜來得箇揚州夢。騎鶴腰錢跨九霄。

眼光落地向甚處去

鐵狗銅蛇正奮瞋。風刀火鋸肉成塵。茫茫長夜幾經劫。舉眼無親怕殺人。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也。解攀花折柳。牀頭脫落秤槌。打破竈前熨斗。○我脚何似驢脚。翻轉草鞵倒著。走遍四大神州。寸步那曾踏著。○人人有箇生緣。夜半胡孫駕船。撞破黑風白浪。踏翻水底青天。○佛手驢脚生緣。三關一句齊宣。更問如何。即是黃龍口裏無涎。

達磨一日命門人各言所得。遂分皮髓云云。

九年冷坐。一旦惺惺。是非易辨。得失難明。分張皮肉骨髓。令人路見不平。汝得吾皮前長後短。汝得吾肉多肥少精。汝得吾骨只堪餒狗。汝得吾髓脫賺平生。盡情爲伊註破也。只道得八成。要見達磨大師麼。岳邊頓落千山勢。海上全消萬派聲。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三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上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法語

示雲南通講主

參立上上人須達巧方便。不解善思惟。驢年覓不見。要識巧方便麼。三乘十二分教。應病與藥。觀根逗教。是巧方便。一千七百則。陳爛葛藤。放收殺活。逆順卷舒。是巧方便。乃至無邊賢聖前後出興。各各以無作不思議。解脫神力。作種種差別佛事。亦不出此巧方便也。何則。都緣箇事。在諸人分上。本來具足。元無欠少。自是憊從無始。曠大劫來。爲妄習所纏。橫計生死。雖潑天活計。頓在目前。剛不領悟。猶向飯籬邊。伸手從人乞食。豈不大可哀憫者哉。所以累他先聖。以善巧方便。智力向儺清淨田中。拋撒不淨。指漸指頓。或偏或圓。說一念頓超。說歷劫熏煉。或可眼根入者。以色空作佛事。

或可耳根入者。以音聲作佛事。乃至六根門頭。及與八萬四千塵勞境內。咸作佛事。特不過控制。爾一箇入處。要爾識得。箇自己家。珍捨此初無實法。往往見學道之士。不通權變。妄執方便。以爲實法。如以鎗石認爲真金。縱經百煉。終非金體。既不能少加思究。直造玄途。但看他古來尊宿。出家行脚。切切以己事爲重任。三十年二十年。登山涉水。撥草瞻風。未嘗斯須輕棄此道。捫到途窮路極處。撞見箇沒意智漢。向他痛處一錐直得七穴八穿。千了百當。便向三家村裏十字街頭。施棒施喝。豎拳豎指。大用凜然。機辯錯出。魔魅平人。遺臭千古。豈非洞徹法源。善達權變。而然也。厥後人心淡薄。叢席荒涼。多是不具正因。馳聲走譽。既非種草。不擅家門。帶累他曲衆。牀上箇老漢。不顧好惡。將鳩屎砒霜。合造一般毒藥。撒在爾八識田中。要爾一箇箇向這裏放身捨命。或有娶其藥味。而汗流浹背者。或直下忘餐廢寢。而絕後再蘇者。或久抱于懷。偶因物所觸。而肝碎膽裂者。或因誤中而喪却性命者。中間千緒萬端。不可具舉。固是根器利鈍。有所不同。亦不出此善權方便之力耳。邇來醫師。不古方脈。無靈異端。前陳執藥成病。或潛形避影。遏捺心念。一物不爲。以求相應者。不知是深沈死水。却引他長慶坐破蒲團。趙州不雜用心。以至莫妄想放下。著古廟香爐。休去歇去等語。爲證。何異守株待兔。緣木求魚。或有隨事逐境。一切處強作主宰。以待觸著。磕著者。不知是擔枷帶鎖。却引他楊岐做監寺。雲峯充化主。保壽作街坊。及引南嶽磨磚作鏡。打車打牛等語。爲證者。何異撥火覓溫。刻舟求劍。又或有心不異緣情。不附物。終日只麼閑閑地。取性過時。以待其自然領悟者。自不知是坐在無事甲裏。却引他趙州洗鉢。龍潭送餅。香嚴住菴。潯山撥火。及修證則不無汙染。即不得等語。爲證。何異手執艾鏡。夜對黑月。待火自出。終無是處。或有漁獵古今。該博聞見。向五蘊身中。認箇主宰。不肯信有悟門。自不知是雜毒入心。却引他古人一種垂慈。方便等語。爲證。便乃旁求經論。曲引諸文。羅綺語言。以相眩惑者。何異以羊袖續狐白之裘。不自知其非也。如上所舉。皆是初無正見。妄認偷心。坐在八識中。將古人善巧方便。總作實法會了也。所謂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若與麼商量。已躬下事。饒爾弄到彌勒下生。轉沒交涉。豈但沒交涉。將恐反招罪戾。疑誤後人矣。須知此事。不在靈知不昧處。不在藏睛閉目處。不在祛昏散散處。不在忘機絕慮處。乃至不在博綜經教。洞徹古今。長時觀照。一切平常。以至撐眉豎目。勇猛精勤。擲劍揮空。如猫捕鼠。至於無邊作用。據實檢點。將來總不出他一箇善權方便。若要與衲衣下那一著子。

相應。驢年又驢年。且作麼生。是衲衣下事。老僧口門窄。未暇與爾說破。

示雲南福元通三講主

生於無生中。受生死於無死中。受死既曰無生死。安有受生死者。蓋迷却自心。而妄見有生死耳。苟或迷妄之情。不能爆散於一念未萌之表。乃依他作解。強言無生死者。是大妄語。成亦名謗般若也。

此事不在經書義理中。不在一切修證裏。至於圓覺之三觀。二十五輪。楞嚴之二十五圓通。之所證門。乃至教中所說。頓漸階級次第等。一涉見聞。皆墮情識。總不與達磨所指之禪相似。教中所言之禪。皆不離修證。惟達磨獨指一心爲禪。與經書文字所說者。迥別宜思之。

圓覺終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議者謂。逼近達磨之旨。亦不涉方便漸次。殊不知只箇知幻離幻。早涉方便漸次了也。達磨門下。總無是事。一了一切了。只箇了字。亦不可得。

禪之一字。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覺。不可知。蓋見聞覺知。皆屬情妄。非心法也。當知心法本來是見。是聞。是覺。是知。不應於見聞覺知上。別有所謂見聞覺知者。維摩詰經謂。若求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斯言豈欺人哉。

此事須是利根上器。提得便行。走得便走。雖是慶快。已涉途程。更待如之若何。寬著工夫。待彌勒。古人真切於此事上。曾不待一切方便。言語之所啓發。自然卓卓地。不肯虛喪寸陰。如大死人。如陷千尺井之求出。又如倒懸之求解。曾何有第二。愈馳驟目前。虛妄聲色者哉。

今時學者之病。在速於要會禪。禪無備會底道理。若說會禪。是謗禪也。如麻三斤。栢樹子。須彌山。平常心。是道。雲門。顧趙州。無一一透得。是解禪語。亦非會禪也。若不妙悟。縱使解語。如塵沙說法。如涌泉皆是。識量分別。非禪說也。當知禪語。初不難會。凡一千七百則公案。俾之通會。於片餉之間。亦不難。如今之禪學者。流多是商量箇語話。皆不肯回頭扣己而參。所以古人目禪語爲野狐涎唾。良有旨也。

近代宗師爲人涉獵。見聞太多。況是不純一痛爲生死。所以把箇無義味話頭。拋在伊八識田中。如吞栗棘蓬。如中毒藥。相似只貴拚捨。形命廢忘。寢食大死一回。驚忽敲破。方有少分相應。爾若不知此方便。於看話頭起疑情之際。將一

切心識較量動靜。妄認見聞。坐在馳求。取捨窠臼中。或得暫時心念不起。執以爲喜。或昏散增加。久遠不退。承以爲憂。皆不識做工夫之旨趣也。

做工夫。非一切有作。思惟之所能。是離一切分別之大人境界。古人到此。皆是一踏到底。更不涉一些子。廉纖搭滯。今人做盡伎倆。不奈何者。蓋做不力。志不大。心不死。念不切耳。做工夫。往往以心念紛飛。處做不得。政不知以何爲做得。處實有趣向處。俱墮顛倒網中。當知做處。譬如失物欲見。政當尋覓時。惟有一箇欲見之心。橫于胸中。不能自決。又何曾有省力不省力。有趣向無趣向之異說。其最初尋覓時。也。恁麼喫力。尋覓到最後。也。恁麼喫力。更有何初尋時難後尋時易之說。但是尋覓欲見之心。切至久久。不爲境緣之所侵奪。忽冷地眼開撞在面前。因地一聲。更不待問。人是與不是也。其喜悅之狀。又當何如也。此事迷時不減悟時。不加難時。不遠易時。不近得時。不有失時。不無。乃至窮古亘今。總無許多差別。渾侖只是箇自己。纖毫不透。如隔鐵圍。快便難逢。切忌當面諱却。

示高麗收樞空昭聰五長老

參禪是參自己。禪非參佛祖。善知識禪也。所謂禪者。蓋遠從多劫前。因地所迷。引起生死。迷乃是自己。迷不因境。迷不因物。迷亦非佛。使其迷。又非天地鬼神。冤眷屬。使其迷也。以其自迷。故今日若不肯力。叩自己。親自信向。自發肯心。向自家。已躬下。眞參實究。一回。以俟其自悟。無有是處。其所悟處。不悟佛境。不悟祖緣。不悟他心。不悟外法。皆是自悟。其自己遠從多劫以來。所迷底生死差別情。妄耳。以其自悟。故則自己生死空。自己差別盡。自己情妄消。即其生死悟於自不。而更欲覓生死於自己了。不可得。於自己覓生死。不可得。故則於外境欲覓毫頭爲生死。亦不可得。自內心外境。覓生死。既俱不可得。即其不可得處。喚作佛境界。喚作祖翁田地。喚作自己光明幢。喚作般若眞如藏。乃至立出百千種殊名勝相。百千種異道靈光。莫非一一皆從自己流出者也。若曰。自己外別有所謂佛法祖意。禪機道果。皆是顛倒希望。與外道無相異也。所以古人謂道在己求。不從他覓。斯言盡之矣。儼若不信自己。不向己躬下。立定腳頭。更不肯立自己志氣。坐斷一切密密體究。儼準擬向佛上求。是從他覓了也。擬向法上求。亦是從他覓了也。擬向師友分上求。亦是從他覓了也。又擬向語言中求。又擬向機緣上求。更擬向千七百葛藤椿上求。更擬向叢林中求。更擬向寂靜

境界中求。又擬向精進勇猛中求。乃至盡其見聞。竭其知解。及與世出世間諸有境界中求。據理言之。特不過皆是從他覓了也。與爾自己交結生死底一種情識。上料掉沒交涉。當知自己分上。立起一箇要超越生死底念頭。正當也無寂靜時。也無憤鬧時。也無忙時。也無閑時。也無安時。也無危時。也無苦樂逆順時。也無一切魔境界能障礙其道業時。也無過去也無現在也無未來。合三世爲一念。併萬慮爲一心。孜孜爾兀兀爾行也。只如是體究坐也。只如是體究。乃至靜鬧安危苦樂逆順中。總只如是體究。正當體究時。儻或復於體究之外。別見有箇是靜時。有箇是鬧時。有箇是魔時。有箇是參得時。有箇是參不得時。至于纔覺有毫髮異見干涉著。爾總非真體究也。如今做工夫底人。往往於自己分上。苦不切。至多只是向境界情識上做。成窠臼。所以不能得直到大休歇田地。爾但拍盲坐斷許多見聞解會。取捨得失等。密密地只向自己躬下做去。直下便是大解脫場。直下便是大光明藏。除却靠自己參去。別無方便。別無佛境界。別無解脫。如前所言。教爾向自己密密地做去。早是多却箇密密之說。若是當人真切痛爲自己。縱不使其密密地做去。他自然不肯不密密地。若是當人。不肯把自己做一件事。縱使將箇話頭。作百千種譬喻。使其密密去做。則轉不密密矣。縱能強作主宰。密密得去。亦坐在密密窠臼中。無有是處。久久坐在密密窠臼裏。驚忽被奪。却他密密處。便乃引起百千種狂見。而生分別。轉與自己疎且遠矣。故古人云。參禪無祕訣。只要生死切。爾看古佛棄王宮入雪山。受辛苦行勝行。而萬劫千生不憚勞苦者。是第一箇爲生死切者也。自西天四七東土二三長慶。坐破七箇蒲團。真如詰引。雖自刺二祖斷臂。常啼賣身。從上古人未有一人不歷試諸難。皆是爲生死切至者。以其切至。故物極則反。不覺不知。捱到結角羅紋處。驚忽打破漆桶。自然慶快平生。卽此是不從他覓底樣子。當知自己亦豈別有一箇自己可憑。便只是箇要了生死底心。卽此生死根本。元從自家自肯染習結縛。而後成就。今日要此生死一念超越。別無巧術。但只念念於染習結縛處。別脫教淨盡。便是生死淨盡之時矣。如今若作意要向八識田內。別脫箇染習結縛底。早是惹出多端。和箇要別脫底。輒作一團轉。不相濟。由是古人深知過患。但只撇箇無義味話頭。教爾發起大信心。直下不起第二念。單單於話頭上奮起大疑情。與之一念萬年做將去。爾但心不隨緣。意不逐物。識不拘境。意不染塵。三十年二十年首尾通貫。不覺自然有箇入處矣。所言不起第二念者。於政扣己而參處。卒急不相應時。驚忽瞥生一念。謂我莫是根

器劣麼。是第二念。謂我莫是罪障深麼。是第二念。莫別有方便麼。是第二念。謂此工夫實是難做。也是第二念。謂是易做。也是第二念。於甚易做處生歡喜心。也是第二念。於艱難境中做不上處起怕懼心。也是第二念。更有一般伶俐漢。見恁麼說了。便云。我但一切坐斷都不起心。正落第二念了也。爾若是箇真正要了自己。躬下生死大事之人。決無如許多計較論量底情見。但是說著箇生死。如撞著銀山鐵壁相似。一礙礙住。不是不要起第二念。便是要起。也不可得了。且真正爲自己底人。看公案也得。畢竟不落別處。既是不看公案也得。豈肯復將清淨耳根聽人排遣教。只看只疑。只參只守。或只半提。或只全提。或密密或孜孜。蓋此等皆是尊宿垂慈舉揚底一時方便。實不與箇自己。有交涉也。如今做工夫人。或見境緣有所順逆。非實境緣有所順逆也。其實只是當人靠自己。不穩處。暫時不在便移箇爲自己底念頭。向境緣上引起。百千萬種顛倒。分別若不當下與之勤絕。令其淨盡。直饒爾與他境緣上分別得清。特不過益增死生塵勞之重累耳。若欲盡其自己。一一分說將去。言說轉多紙盡。且住。却葛藤。

示日本空禪人

棒頭領旨。喝下明宗。已是第一等不唧溜底鈍漢。須知盡大地是一條白棒。森羅萬象。觀體全彰。亘十方不消一喝。過現未來。洞然響應。爾便向這裏領畧。已是瞎却自己眼睛了也。更欲待他拈起枯樹枝。放出粥飯氣。喚作明宗領旨。豈不大可屈哉。昔臨濟云。我在黃檗會下。三遭痛棒。如蒿枝拂相似。如今再思一頓。直是無人下手。邪法難扶。興化云。我聞東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直饒喝得我上三十三天。却下來向爾道。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爾看。在異端並起已。而此等臭氣流落叢林。或指一喝爲賓。爲主。爲照。爲用。或指一棒爲全提。爲正令。爲機。用爲門庭。又謂之擊石火。閃電光。摩尼珠。金剛劍。又謂之擊破面門。露出肝膽。當陽舉似觀面相呈。又謂臨濟三百六十骨節。只是這一喝。德山八萬四千毛孔。不出這一棒。又云。臨濟多却這一喝。德山剩了這一棒。又云。無邊刹海。十世古今。塵沙義門。百千三昧。總在這一棒。一喝內。全收全攝。無欠無餘。更有一等超宗異目。不存機境者。喚作蚯蚓鳴。粥飯氣。揚塵播土。掣風掣顛。認精魂。弄捏怪。乃至奇言妙語。與奪抑揚。鼓引學人。向他一棒一喝之下。邪知曲解者。今古以來。比比皆是。與麼較量。他古人立地處。又何啻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既不識古人用處。而欲趣向自己。真正面目。大似隔靴抓癢。嗟乎古人。

一片生鐵心肝。未開口已前。早是落在個罽裏了也。只要個不知不覺。推門落臼。於一切法中。做箇平常無事漢。所謂涅槃。生死六凡四聖。至於百千差別法義。更不在人重下註脚。又何一棒一喝而不能了哉。這裏個若將毫釐心識。領畧解會。豈但不識古人行棒用喝處。而亦自家一箇本命元辰。長是黑漫漫地。縱使勉強向他一棒一喝上。說得依稀用得彷彿。少間。驚忽遇著些子差別。逆順境界。頓在面前。未免情存取舍。意涉愛憎。一時區處。不下。便向他古人語言。窠臼上著到。正恁麼時。總喚作一棒得麼。總喚作一喝得麼。總不喚作棒喝。則未免被棒喝礙。不喚作棒喝。亦未免被棒喝礙。既爲此礙。則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至於微細塵毛。未有不能爲礙者。萬仞鐵圍。可使消殞。只這一種礙。個若不真箇在這裏。推托得去。管取要礙人。墮生入死輪迴。無間在本上。座到此忍俊不禁。要與個去。却棒拈却。喝向未有棒喝名字已前。與個把手共行。只如未有名字已前。且作麼生趣向。今日不辭與個說破。久後却恐累及平人。

示伊吾顯月長老

梵名烏鉢剌室利

佛法無商量。分無湊泊。分無安排。分。但是拚得一切。打開萬般絕計較。單單只是靠取一箇話頭。自今日守到箇悟底時分。方許個取氣。個若未到桶底子。自脫之時。便欲取氣。直下踉過了也。只此一踉過。便是百踉千踉。甚非小緣。做工夫。最要緊是。把得住。最要緊是。放得下。最要緊是。不隨逆順境轉。最要緊是。做得主。定立得脚牢。最要緊是。耐得枯淡。守得寂寞。最要緊是。識得眼前破。不被世間一切境界惑。最要緊是。寒不思衣。饑不求食。眼不隨色。耳不逐聲。最要緊是一箇身心。如鐵橛子。不受一切禪道佛法穿鑿。最要緊是。盡生不悟。明決不起第二念。更有一件。是最要緊處。口未開時。已說了也。筆未動時。已寫了也。參未透時。已悟了也。個還知麼。個還會麼。個還信麼。如今大事爲個。不得小事各自支當。

示薩的迷的理長老

禪那二字。梵語也。華言思惟修。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乃學者之正思惟也。衆生本來成佛。以迷妄所蔽。而不獲開悟。亦學者之正思惟也。清淨本然。迷妄無狀。而生積劫。迨今自纏自縛。念念攀緣。無食息之間。亦學者之正思惟也。從上佛

祖哀矜不暇垂言立象設萬種方便令我處處悟入以癡想雜亂猶不自覺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三界萬法色空明暗咸是菩提妙明元心悟理未通尚留觀聽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苟非神悟縱有多聞惟增見病不脫愛纏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前輩言前領旨句外超宗微見鋒芒拈得便用風飛雷厲迥異常流開鑿人天不存窠臼此皆累生熏習積世鍊磨不期而然無作而作豈容勉強安可効爲擬蹈前蹤卽落意地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功不盡則事不臻誠不極則物不感況無上大菩提道或不忘形畢命與寢食寒暑俱廢豈口出耳入之學而能脫畧生死情妄於大休歇田地者哉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言思惟修者惟此思惟卽是修之之理舍正思惟外或別有一法可修非正修也今則有箇不涉一切思惟底智方便僧問古德一念不起還有過也無德云須彌山十二時中但將須彌山頓在眉睫橫之方寸不可妄起纖毫情念強生穿鑿爲解爲會但只行也參坐也參今日也參明日也參參得也參參不得也參參到無可參處政是著力加鞭之時猛拌取三二十年死工夫萬仞壁立硬著腳頭參取正當參時或有佛祖聖賢現種種相以相似語言開導發明便與一喝喝退向他道此事不從人得安有開發之理任我百生參不得必欲自悟斷不肯妄去敵人鉤線誠有此志不患生死情妄之不消殞也

示慈護長老

心不迷不墮生死業不繫不受形質愛不重不入娑婆念不起不生業累蓋因迷起妄由妄生執順其所執則愛之之念紛然而興逆其所執則憎之之習勃然而起愛憎之情作則死生之跡動轉遷流新新不住念念相續以至一剎那間具八百生滅豈待百年氣泯然後爲生死者哉原其所迷初無自性亦無起處只是自家遠從曠劫以至今生良由不體道本失却自心而致然也今日要得此心不爲迷妄所惑別無方便但單單提起箇死了燒了那箇是我性十二時中如金剛利劍在手相似最先向八識田中盡力一揮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眼之所見既斷耳之所聞亦斷乃至鼻舌身意香味觸法同時俱斷過去事已斷現在事今斷未來事當斷徧搜胸中無可斷者和箇斷者亦斷斷者既斷斷亦不立斷旣不立則盡法界皆是自心中無能斷無所斷能所既無則見聞覺知無地可寄到這裏卽是從上諸佛菩薩善知識放身捨命處亦是大家歇大解脫大安樂之地亦是不離世間而成就出世間之三昧此三昧

入手。覓箇愛底亦不可得。覓箇憎底亦不可得。於不可得處。回觀世間諸有。爲相儼如昨夢。如教中謂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如今人箇箇明知此事。如夢雖說。時和箇說底。亦在夢中。何況說久聲消。情隨境變。三界夢宅。役役不停。苟不能奮起大精進勇猛志力。於此大夢宅中。極力一跳跳出。向白日青天之下。披襟一笑。以快平生。決定以夢入夢。展轉攀緣。隨逐妄塵。墮入無間。豈不孤積劫以來。諸佛菩薩爲憫所下之般若菩提種子乎。儼若非具此深厚種子。安得今生居富貴中。處十善家。以至操心入道。袈裟著身。爲佛後裔。今日到這裏。家已出了。僧已爲了。善知識已見了。道已聞了。其所欠者。但只要力行一徧。而親到一回。爲諦當耳。況是年齒未艾。色力尙充。或不趁身強體健之際。做一氣直走到家。眨得眼來。便是無常。老病相催。趨也。到那時。手忙脚亂。咎將誰歸。將箇盡平生底所貪所愛。所悲所癡。一齊點檢。總用不著。不惟用不著。反爲其所障礙。繫縛蒙蔽。展轉流浪。孤負勝因爲。無慚人佛所訶斥。當知輪迴三有。出沒四生。孤露玲瓏。受苦無間。於此復何所戀。而不思超然獨脫。豈有志者之所爲哉。昔龐居士以家財棄之湘水。乃有偈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樂頭共說無生話。且喚甚麼作無生話。昔有尼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於尼臂上掐一掐。尼云。和尚猶有這箇在。州云。儼猶有這箇在此。說又作麼。生然古人親到大休歇田地。於語默動靜之頃。著著具金剛正眼。塵塵露解脫神機。是非不可較量得失。不可圖度者也。慈護長老乃高昌三藏喜菴妙公之母氏也。曾參鐵山瓊和尚。向道之念堅篤。因嘉其志不覺葛藤如許。苦必欲要知龐居士之無生話。與老趙州之猶有這箇在。二意明白。宜將鐵山和尚所示。死了燒了。那箇是我性遮。一句猛與一拶。則知龐老趙州同參其來舊矣。又何生死愛憎之云乎哉。但辦肯心。決不相賺。重爲說偈以勉之。

死了燒了。身空物空。那箇是我性海。底日輪紅。直下領畧。不過快須著意加功。密作用時。聖凡莫測。實究竟處。水泄不通。無常生死。拽不斷。見聞知覺。難包容。是非憎愛。絕踪跡。菩提般若。俱無從單單。只有這一念。與此一念。潛其蹤。無影樹頭撐夜月。不萌枝上吹春風。以慈爲護。非南非北。以護爲慈。自西自東。無向背。絕羅籠。鳳凰池上玉簫奏。聲在天涯杳霧中。

示植禪人

要學佛麼。要學祖麼。要學善知識麼。一大藏教諸燈語錄遺言。往行皆是學佛學祖學善知識之張本。不妨向此真履實踐一回。一行之不移守之不易久之純熟。所謂佛祖善知識不待學而成矣。或者謂丈夫自有衝霄志。不向如來行處行。成佛作祖。到善知識地位。會須先將一大藏教諸燈語錄遺言往行。拈向他方世界之外。單提一把吹毛利劍。逢佛殺佛。逢祖殺祖。直教一物不得當其前。一法莫能隨其後。久之和手中箇欄杆子。一齊拈却。揚身物外。獨步大方。自然頭頭合轍。處處逢原。雖然當知此二說。總是窠臼語。爾若瞥生一念。向此墜跟。則落窠臼了也。要成佛成祖成善知識。未知其可也。且捨此二途。畢竟依何標準。而至于佛祖善知識田地。幻住到此。直得結舌有分。諸方大有老尊宿。不妨一一持此話以扣之。

示達禪人 聖僧侍者

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畢竟將甚麼對。或者謂此事不在語默裏。又云。語是謗。默是誑。又云。說時默默。時說。既是不將語默對。因甚麼又說箇默。時說。時默。底道理。這裏定當得下揀辨得出。縑素得明。指點得到。便許爾坐斷僧堂中。陳如尊者。頰與丹霞和尚握手於數百年外。提持此道。不爲過矣。脫或未到此田地。十二時中。或出或入。且道陳如尊者。向箇道箇甚麼。露柱燈籠。向箇道箇甚麼。香匙火筯。向箇道箇甚麼。還聞麼。若曰。聞則喚作說。耶。喚作默。耶。若曰。不聞。則終日竟夜。畢竟在何處安身立命。直下不知落處。即是爾生時。不知何處來。死時。不知何處去。卽今眼眨地。語默動靜。未免被箇陳如尊者當面障却。燈籠露柱。覲體礙却。香匙火筯。臨機換却。卽其所障所礙所換。盡是生死煩惱輪迴業識。從今日移奪。爾到盡未來際之種子耳。要得和盤掇轉。連座掀翻。不妨提起箇所參底話。頭於對陳如尊者。時對燈籠露柱。時對香匙火筯。時不得斯須忘念。更向蒲團上。堅豎脊骨。猛著精神。與之抵牾。正當抵牾時。不得隨聲色轉隨。是非轉隨。怠惰轉隨。情識轉隨。隨緣轉。乃至隨善惡。凡聖苦樂得失等轉。擬欲瞥生一念。隨其所轉。不特不能與道相應。將見隨生死輪迴轉入盡未來際者矣。

示志滿禪人

學道要須乘一時猛利。便討箇分曉。則於工夫上。庶有立脚分。豈可依依稀稀。彷彿佛。佛。今日。三。明日。四。道是流俗。又

却有箇念頭在道。道是在道。又却不曾有片晌猛利精神。把做一件大事。於是兩頭打脫。只益笑具耳。更有向蒲團上屏得念頭靜辦少時。或半日一日。身心不動靜默。將云。或三朝五朝。做主宰不得。討頭鼻不見。昏沈散亂。輟作一團。似此等差別境界。交馳于心。或怕懼做工夫。一上。或思慕做工夫。一上。或勉強做工夫。一上。或被世間順緣攙奪。一上。似乎有箇做工夫底心。念存于中。却不知只與不做工夫者等無有異。若盡理而言。反不如箇不做工夫底。何以知之。彼素不做工夫。惟信不及耳。儻或一旦自信得及。忽然被他猛利做去。也不定。儼既發大信心。要做工夫。要脫生死。今則此箇信心。延緩數年了也。看看向無事甲裏去坐也。終不放寬了。又復能發最初底大信心來。余知其決無是理也。故維摩云。譬如敗穀。焦芽。不堪爲種。滿上人過余。問道。屈指數載。今日不忘最初道念。又冒荒歉。過余窮巖。但是扣其入道之志。則索然不若初心之猛利也。良爲可憐。此去宜精加念力。直要翻轉生死窠臼。以悟爲期。方不孤爾重參再扣之勞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下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法語

示嗣禪上人

自有佛祖以來。兄弟家挾箇襖子。橫跨四海上人門戶。謂之參禪。參即不問。且作麼生是禪。或有以枯形死志。冥心壁觀之謂禪。或有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謂禪。或謂微塵法界。明暗色空。動植纖洪。飛搖蠢蠕。當機不昧。觀體全真之謂禪。或有撥開萬象。透過色聲。坐斷有無。不立凡聖之謂禪。或有向四大五蘊中。認箇昭昭靈靈。聞見知覺之謂禪。或有放下身心。休歇萬事。一念不動。六情不搖之謂禪。或有以臨濟一喝。德山一棒。靈山拈花。少林得髓。繁興大用。舉必全真之謂禪。或有以德山托鉢。雲門話墮。趙州勘婆。洞山三頓棒等。謂之向上一關。末後一句。捩轉面皮。露出牙爪。活路生機。不容近傍者之謂禪。所以垂手教人處。或令人祛散亂。敵睡魔。遣塵勞。遠喧鬧。起精進。發勇猛。豎目撐眉。握拳敲齒。或有異於是者。則教人隨緣任性。不縱不拘。喫飯著衣。一切如舊。但不做作。理自天然。乃引古人依本分。放下著。莫妄想。莫管他。等語爲證。更有教人一味歇心。全身放下。才起一念。便與剷除。心如太虛。情同木石。久之不休待其自契。或有教人立箇主宰。勿爲境攝。勿隨物轉。如握太阿在手。佛來也斬。魔來也斬。謂之坐鎮家庭。把斷要津。橫行一路。更或有教人兼修白業。以助正因。不爾則便乃不拘律儀。任情毀犯。畧而言之。如上所見。並是情存取舍。意涉所依。用爲機關。墮爲窠臼。有般靈利漢。見恁麼說。便乃掀翻露布。抹過那邊。謂之不落人機境。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喚作於法自在。更有般擔板漢。聞恁麼說。乃云。任爾道是也得。道非也得。我只管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喚作羅籠不住。呼喚不回。如此邪知異解。不可枚舉。今時商量。比比皆是。若欲要與此禪一念相應。如人自捏其目。求不生花。不可得也。更有一種隨語生解者。乃云。我但不存窠臼。豈有不相應處。殊不知箇不存。早是存了也。須知此事。如空之循器。如水之隨流。雖有方圓動靜之殊。而無方圓動靜之實。非作故無禪。如然故若實。要與此禪相應。眞箇是箇三寸命根。子向不知不覺處。卒地斷曝地折。一回始得要識命根。麼便是。爾十二時中。眼見色。是耳聞聲。是至於鼻舌身意香味。

觸法及與一切知覺等是。又名妄想。又名生死。又名顛倒。無始劫來。刀斫不斷。鋸解不開。此論且止。只如命根已斷。底人還復眼見耳聞心思意解也。無這裏若立纖毫。知見解會。則五須彌四大海早已穿過。爾箇體了也。所以古人不奈伊何。向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警爾情生萬劫。羈鎖直下湛寂孤明圓淨活脫不倚一物。觸處成現。所以永嘉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且先德豈徒事語言哉。今時人會此說話者何限。以其不得受用。則前所謂情塵不透見地。不警動靜二途俱落窠臼而致然也。記得馬祖與西堂百丈南泉。旣月次一云。正好修行。一云。正好供養。南泉拂袖便去。祖云。經歸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看他一門父子向光影裏露出巴鼻。不妨令人檢點。一人向禪頭上加一畫。一人向禪脚下加一畫。一人向禪中心加一畫。一人向他三畫上又加三點。今日將箇元本禪字。一看徹底。不相似了也。後來又有人向他加畫加點。處只管加將去。問有加得不相似者。便乃彼此是非立箇名字。喚作如來禪。祖師禪。平實禪。杜撰禪。文字禪。海蠡禪。外道禪。聲聞禪。凡夫禪。五味禪。棒喝禪。拍盲禪。道者禪。葛藤禪。更有脫畧機境不受差排者。喚作向上禪。古今已來諸方三百五百衆。浩浩商量立出許多閑名雜字。由是而吹起知見風。鼓動難毒海。掀翻情濤。飛騰識浪。遞相汨沒。聚成惡業。流入無間。卒未有休日。佛所謂可憐憫者。且古人開關禪門。貴要伊了生死。越苦輪。斷分別息。憎愛如大火輪。觸著則燎。却面門喪却性命。豈止於言說義路而已哉。茲因南徐禪上人出紙求語。故抖擻屎腸狼藉及此。若喚作說禪。拔舌犁耕。彼此有分。

示日本下一頭陀

僧非僧俗非俗。六六從來三十六。俗是俗僧是僧。從教日午打三更。僧亦得俗亦得。畢竟本來無間隔。無間隔處忽承當。笑看大蟲生兩翼。會麼。若也不會。且莫忽忽草草。爾因甚不顧父母之養。而依附大僧。投身林谷。莫是爲求衣食麼。莫是爲求名利麼。既是不求衣食。不求名利。畢竟爲箇甚麼事。況是遠逾數萬里。航海得得而來。實爲自家脚跟下。有一種生死無常大事。因緣遠經曠劫。而及今生。愈見昏迷。轉加沈墜。今日須是捨命忘形。盡平生氣力。向他空閑寂寞中。提起古人一則無滋味話。默默自看。看來看去。但心無希聖意。絕馳求。識不攀緣。念不流逸。不問山林城市。靜鬧閑忙。今日也與麼看。明日也與麼看。忽爾眼皮破。觸體穿。便解道。下一卓二築。著便是。卓二下一百事大吉。海東走出黑

波斯眉毛鼻孔長三尺。說甚麼生死與輪迴。說甚麼虛頭與真實。草鞋兩耳忽聞聲。僧俗由來都不識。都不識誰辨的。春風吹破嶺南花。一一漏盡真消息。

示普喜上人問五蘊生死

僧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答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僧大悟厥旨。且答與問相似。僧何不早悟於未問之先。這裏見得便見山河大地。不從外來。明暗色空。且非他事。處處圓光獨露。門門至體全彰。破情塵於見聞知覺之間。脫世界於成住壞空之表。豈有生來死去。彼聖此凡之異見邪。更若情存得失。意涉是非。不惜眉毛重向葛藤窠裏注解去也。當知三世諸佛與大地衆生。於空王劫前各各具一面大圓寶鏡。初無欠缺。無端衆生於淨白光中。瞥生異見。昧却本來。便於寶鏡光中妄認影像。以爲實有。因生有見。即起無明。無明伏心。動成三毒。三毒因緣引起諸業。由業所繫。受此四大從四大中結成五蘊。六根諸塵互相涉入。內自見聞覺知。外及山河大地。皆鏡之影像耳。所以大般若中。謂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豈但五蘊是空。至于十八界十二緣四諦六度等。未有一法不與空相應者。然鏡中影像。使不達法義者觀之。亦言是空耳。所以永嘉道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瑩徹。周沙□□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光非內外。永嘉到者裏。已是和盤托出了也。常知廣大心體。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凡聖相。離修證相。圓裏十虛徧入三際。即生即滅之萬法。不礙無增無減之本源。即增即減之諸塵。不隔無滅無生之實際。萬機莫測。千眼難窺。自非頓消情量。脫落根塵者。不可與聞也。首楞嚴謂。空與色是色。邊際離與合是受。邊際記與忘是想。邊際生與滅是行。邊際湛合湛是識。邊際且道寶鏡還有邊際也。無若謂有邊際是謗。若謂無邊際則誑。直下領畧得便見。即色受想行識。全是大圓寶鏡。大圓寶鏡全是色。受想行識離寶鏡無五蘊。非五蘊無寶鏡。曠劫不迷。今日無悟。諸佛非聖衆生。非凡獨步。機先全超象外。然後還歸本位。能所頓亡。盡三千刹海。一一正眼看來。不知孰爲五蘊。孰爲寶鏡。自然物我混融。一念平等。若不會真實到這箇田地。要脫他五蘊諸法。會不異指月於水底。避影於日中者也。且以五蘊生死言之。只今眼眨眨地。有箇四大色身。頂天立地。及見身外有山河大地。是色蘊生死也。寒暑耗其精神。苦樂遷其念慮。饑寒逼其體膚。憎愛起其離合。是受蘊生死也。喜則愛涎沃心。哀則淚珠盈目。未食蜜而先甜。

其舌未嚼。壁而先苦其口。興則役其神。寢則現於夢。皆想蘊生死也。天地之內。凡動植纖洪之物。自四大色身及與目前種種所用所有之物。未有一法不由因緣而成。卽因緣皆屬生滅。以至成住壞空處。處皆然。新新不住。皆行蘊生死也。處處攀緣。念念分別。開目云明。閉目云暗。涉入三世分布六根。指色則辨其玄黃。歷味則別其甘苦。順則思縱逆。則思避。動時似有覺。時還無。皆識蘊生死也。此五蘊法障在目前。自古至今。任爾才過。李杜氣奪。項劉直得拱手以聽。其處分十二時中。千重百市。直是無爾轉身處。所以釋迦老漢。知有此一段大事。迷滯衆生。於是興大願心。開大法施。四十九年。五千餘卷。偏圓頓漸。大小半滿。如長伸隻臂。向大圓鏡上。推開影象。拂去浮塵。但要箇箇向潔白光中。識取本來面目。然後靈山會上。拈出一華。迦葉不覺破顏微笑。直得光吞萬象。體遍大千。已而四七二三。向此光影裏。覓見空華。遞相鈍置。流傳既久。逗到老趙州面前。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覩面拈來。照天燦地。自非具大眼目之士。莫能窺其彷彿。要見趙州光明麼。也。莫問五蘊六蘊六根七根。但將平生見解。世間出世間法。莫問如之若何。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待教胸次中終日心無異緣。意絕妄想。却單以生死無常爲重。提起者。僧問底話。頭道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行而參坐而參。莫問閑忙靜鬧。拌得此一生與之抵牾。捱到不奈何處。和尚話頭一時忘却。方知三世佛歷代祖天下善知識。盡是認磚頭作古鏡。更說甚麼五蘊十二緣四諦十八界。閑言長語。總無著處。豈非大丈夫能事畢矣。若不如是脫畧一回。任爾萬劫千生。往來昇降。妄受輪轉。如蟻旋磨。率未有休日。在梅山上人遽回心於功名富貴之場。偶聚首於普安客窗。因話及五蘊生死。乃爲之書。

示明祖上人書華嚴經

嘉禾石門明祖上人。手書華嚴大經告畢。過門需語爲證。余聞之。經有偈曰。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是則揭開法界。直示玄猷。總智體於一毫。設靈機於萬偈。殊不知差別意內。義出多途。言語道中。寧無分別。只如若人欲識佛境界。用識作麼。當淨其意如虛空。已遲八刻。遠離妄想及諸取。費盡分疏。令心所向皆無礙。遠之遠矣。直下見得。乃知未操寸管。點染八十一軸。溪藤已前。其微塵數。偈已嘗書之。舊矣。使遮那老人與無邊大心菩薩。亡鋒結舌於言語文字之表。縱欲興大慈雲。布華嚴海。擬說箇若人欲識佛境界。逆知其不可得也。

彼既說之不可得。而備何所聞。既絕所聞。則云何而書之。今日既有所書。不免依偈以設其問。且所操者筆。所染者紙。所書者字。橫者爲畫。直者爲豎。斜者爲撇。圓者爲點。自最初一字寫至末後一字。莫不皆然。畢竟紙墨文字之外。別喚甚麼作佛境界。其外見有所書之經。內見有能書之心。以能所之二見未忘。欲淨其意。等太虛空。未知其可也。一真如性。元無分別。經卷與世俗文字等。讚歎與辱罵等。諸佛與衆生等。法界與一塵等。卽其等心。亦不自立妄想。乃盡諸取。亦離。安有此經爲我所書者哉。此心無礙。則法無礙。法無礙。故則理無礙。則事無礙。則理事無礙。則事事無礙。則一切法界俱無礙。則書亦無礙。不書亦無礙。喚作華嚴。亦無礙。不喚作華嚴。亦無礙。其所書之經。今有人以七寶摩尼珠。而用莊嚴。以無量諸香雲。而用熏染。亦無礙。有人以不善心。碎其卷軸。投之水火。置之穢濁等處。亦無礙。乃法性之本然。非以力排而智使。以至此無礙之地。儻於此無礙法中。微加一毫心力。情意而欲和合。則展轉成有礙也。卽今日用中一念。子卒未能遠契。此本然無礙之理。則是經不可書也。備還甘此說麼。若不甘此說。還契此理麼。若未契此理。則前所運一片真誠正信之心。揮毫染楮。書寫成就。底八十一軸華嚴大經。乃成虛設耶。不然。所謂遮那性海聖凡圓具。因果全該。萬法俱彰。一塵不隔。運一筆。則千筆。萬筆與之俱運。書一字。則千字。萬字與之俱書。成一行。則千行。萬行與之俱成。成了一卷。則千卷。萬卷與之俱了。乃至於一畫中含裏微塵數。畫於一豎內含裏微塵數。豎。當知一時書。則與盡未來際不可說無量阿僧祇劫同時俱書。一時了。則與盡未來際不可說無量阿僧祇劫同時俱了。如是觀察。如是受持。如是見聞。如是作用。如是書寫。如是流通。如是信受。如是增益。又安知其八十一軸之雄文。非佛境界而離此別求耶。又安知其意不與虛空而等淨耶。又安知其有妄想諸取而未離耶。又安知其所向之心。有所礙而特排斥之耶。旣爾佛境現前。及心無所礙。卽今日用一切時一切處一切緣一切境一切法一切念一切見聞一切知覺一切取舍一切分別一切受用等。則手未嘗離其書。口未嘗遠其說。目未嘗越其覩。耳未嘗過其聞也。然則目前山高水深。日上月下。鴉鳴鵲噪。魚躍鳶飛。雷動風行。松直棘曲。大而十方虛空。廣而無邊法界。細而鍼鋒芥孔。聖而諸佛。凡而衆生。以至成住壞空地水火風等。一一皆是筆端點出之大本華嚴。亦豈十佛刹微塵數偈而可詮之者哉。這裏不薦且莫匆匆草草。雖是本來具足底現成活計。備若不會真箇親向毫端未舉之前。全機領畧。未免首先被箇華嚴名字當面熱謾把。

備一箇本命元辰。惑來惑去。遠從無始劫前惑至今日。初非小。可以其惑情未解見翳入心。引起無明成就生死。粘頭綴尾。接續輪迴。起滅萬殊。直至今日。觸途成滯。了無出期者。無他。蓋爲備最初心中。被箇迷惑。打失正見。而致然也。所以今日用一點心。不得才。擬用心。便引起。佗八萬四千諸情意識。互相障礙。不得自由。誠可哀憫。何謂障礙。纔見說箇若人欲識佛境界。便被箇佛境界障。纔說到當淨其意如虛空。便被箇虛空等淨障。又見說著箇遠離妄想及諸取。便被箇離妄想及諸取障。更見說到令心所向皆無礙。便被箇無礙障。直饒通身手眼。超出言象之先。遍體機關。不墮是非之弄。剛把此四句偈。一齊按下。別資一路抹過那邊。殊不知只箇別資抹過底。已是覲體把箇本命元辰障住了也。直下無備用心處。無備馳求處。無備湊泊處。無備撇脫處。無備趣向處。乃至無備和會處。當知箇華嚴性海全體。是大火聚大風輪塗毒鼓吹毛劍。百千聖賢不敢正眼覲著。又豈許將心湊泊舉意搏量者哉。備若真箇有一片決定真實底大心。覲體與華嚴性海如水入水。似空合空。初無難易。但請將從前所知所解所做所遇所緣所著底一切聖凡是非取捨憎愛善惡。自他無邊業識。猛提起一把智慧刀。直下與之一斬兩段。如未曾做工夫時相似。如未曾與人說學道時相似。如未曾出家時相似。如未曾著袈裟住伽藍建寶坊興善利時相似。乾乾淨淨一齊都打屏了。不剩纖毫。却於無纖毫相礙處。不得便坐。在這裏不妨提起箇古人沒意智話頭。頓在面前默默體究。是甚麼道理。從此以去。只向所體究處。一搥捱住。行時行體究。坐時坐體究。忙時忙體究。閑時閑體究。老時老體究。病時病體究。乃至死時死體究。正當體究箇所參底話頭時也。莫要問道。此心無礙不無礙。但只靠教箇話頭穩密。盡此一報身。只與麼去。久久純要問道。妄想諸取遠離不遠離也。莫要問道。此心無礙不無礙。但只靠教箇話頭穩密。盡此一報身。只與麼去。久久純熟和箇穩密底一齊裂破。那時將佛境界作非佛境界說。亦得。將非佛境界作佛境界說。亦得。不妨信手拈起。一一天真。一一明妙。此所謂雖然舊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苟或輸贏未分。切不可輕易中佗人毒藥。喪壞法身。永失佛境界者必矣。如今多是不真實痛爲生死無常大事著實體究。但只欲事持言語廣說道理。往往法道衰替。乃根于此。有志之士。寧可一生兩生。百不知百不會。決不肯於工夫未到情妄未消時。妄陳禪道。以當參學。記之記之。併將前四句經偈爲華孽去也。若人欲識佛境界。提起話頭休捏怪。忽然兩手俱托空。佛祖直教齊納敗。當淨其意如虛空。勿於

聲色詐盲聾。工夫做到意根脫。鐵壁銀山處處通。遠離妄想及諸取。本色道人都不顧。華嚴性海虛遮那。疑團破處全機露。令心所向皆無礙。法界何曾分小大。盡未來際一刹那。漆桶莫致全不快。

示雲南護上人求示三聚淨戒。三聚淨戒之體。如果日之麗乎中天。乃一切戒之主也。謂三聚者。攝善法攝律儀。饒益有情是也。原夫攝善法戒。乃無善不修也。攝律儀戒。乃無惡不斷也。饒益有情戒。乃無衆生不度也。此三戒乃過去現在及未來一切佛祖之梯航胎孕也。舍之則何以出生死海。何以達涅槃之彼岸耶。須知一箇所參話終日橫于方寸。不思善不思惡。善惡二途自然忘念。而言修斷何其贅耶。且參此話時。不見有一衆生而可度脫。乃非饒益而饒益也。此所參話雖不稱三聚。而具存三聚無少間也。朝參之夕究之久遠而守之一旦開悟。併其所參所守之念頓遣。三身四智常處混融。八解六通隨時會合。不知戒之在我。我之在戒也。參禪上士。便請力持正信。不拘歲月而行之。脫或遲疑。劍去久矣。雲南護上人請說三聚淨戒。因筆以遺之。

示明忠上人病中

衲衣下一著子。攪澄不異磨涅不痕。坐斷古今不存凡聖。所以古人謂之向上機。末後句頂門眼。肘後符。臨濟即之而喝。如怒雷。德山據之而棒。如疾雨。不依工用。匪涉階梯。提得便行。拈得便用。奔流度刃。疾鋒過風。正眼看來。未爲慶快。這裏豈容心思。意解安排。擺布而爲得哉。雪川忠上人偶因臥病。余謂之曰。真歇和尚有云。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總不妨。且如何是安閑法。對曰。知身是夢了。病如幻。惟守一心不生異念。豈非安閑法乎。余因不顧。又曰。安閑不動。閑即無爲。超出二途。栖心無寄。此豈非安閑法乎。余亦不顧。上人茫然若有所失。余遂示其畧曰。汝所說者。乃情識計度。分別取舍。皆暫時岐路。豈真究竟耶。要識安閑法。壓四大五陰。是根身器界。是四百四病。是山河大地。是見聞知覺。是以至一切差別塵緣。無有不是者。咄。是何言歟。且四大五陰及差別塵緣等。皆是敗壞不安之相。若喚作安閑法。大似指鹿爲馬。若不喚作安閑法。亦是指鹿爲馬。直饒去此二途別資一路。未免亦是指鹿爲馬。要得不指鹿爲馬。須是向他真歇和尚未啓口已前。掀翻情量。不墮是非。已眼頓開。洞見源底。始知一大藏教。是指鹿爲馬。千七百則公案。是指鹿爲馬。以至天下老和尚拈槌豎拂。是指鹿爲馬。如是指說如是悟解。亦是指鹿爲馬。會麼。脫或不。會。但切切將箇

沒滋味話頭。向藥爐邊枕頭上。默默咨參。不得放捨。忽然。枕子落地。病藥兩忘。衲衣下那一著子。覲體現前。到此。即其身心及與諸病。無有不是安閑法者也。雖然。切忌指鹿爲馬。

示月禪人病中

生老病死是四種漫天網子。曠劫至今。把伊籠罩。欲暫時脫離。亦不可得。所以佛祖興大哀憫。教伊一條通天出路。今日但要牢絆草鞋硬著脚頭。與之抵牾。縱有死在前。亦不暇顧。豈可復爲病緣纏繞。而作艱難想耶。然病是裂身世網之利刀。易煩惱苦爲解脫場之良導。爾今日利刀在手。良導在前。若不能將身心世間諸有情識。盡底掀翻。從空放下。卽是網羅上。又加網羅去也。如此學道。何有益於自己哉。且病中做工夫。也不要爾精進勇猛。也不要爾撐眉努目。但要爾心如木石。意若死灰。將四大幻身。撇向他方世界之外。由佗病也得活也得死也得。有人看也得。無人看也得。香鮮也得。臭爛也得。消瘦也得。長生也得。設使醫得健來。活到一百二十歲也得。如或便死。被宿業牽入鑊湯爐炭裏也得。如是境界中。俱不動搖。方有少分學道氣槩。所以古人道。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總不妨。若不到這箇田地。便見有身使我病。有痛入我心。有苦惑我神。有逆動我念。以至渴則思飲。飢則思食。叫喚呻吟。咨嗟歎息。過一日如度百年。望寸步如隔千里。孜孜逐妄。念念攀緣。總而言之。但覺有身受病。不得自在。只此便是沈滯生死之根種也。豈不忍些子病緣。便乃主張不過。又何況地水火風分散之時也。尋常學道。正要用在今日。今日若不得用。百劫千生。蹉過無疑矣。如今有一服起膏肓必死之靈丹。重爲拈出。昔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要識趙州麼。聽取一偈。衲僧有病在膏肓。趙老全施不死方。萬象森羅開活眼。更於何處覓醫王。

示琳上人病中

昔真歇和尚有偈謂。訪舊論懷實可傷。經年獨臥涅槃堂。門無過客牕無紙。爐有寒灰席有霜。病後始知身是苦。健時多爲別人忙。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總不妨。古人作此偈。傷身世之浮脆。了夢幻之起滅。指情妄之所緣。示斯道之真寂。五十六言網羅殆盡。真道人之龜鑑也。學佛之士。當向這裏體取。則知未了此心之際。通身是病。徧界是病。盡形畢命。起心動念。更不問。爾成佛作祖。皆是病緣。於中或有人指出一法。不是病者。悉是妄見。又豈待形拘枕席。跡涉

沈疴而謂病耶。由是雪山大醫王眼不耐見。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塵說剎說。今結集爲一大藏教。是治此病之藥方。今
日所參底一箇無義味話頭。是方中所祕傳之神藥。要起此膏肓必死之病。常以一念不退轉不變易之湯。使向一切
時中。送此神藥。然此藥之治此病。百發百中。今之服藥而病不瘳者。蓋與藥忌並進。所以不取効也。苟不能盡其所忌。
不惟不効。將見執藥成病。又未易療之也。所謂忌者。即第二念是也。何謂第二念。便是備離却箇所參話頭正念之外。
更於善惡悟迷境上微動一毫。是謂第二念也。此則藥之忌也。誠能久不犯其所忌。則念念相續。安亦守危。亦守生。亦
守死。亦守表裏混融。如是持守。忽爾相應。其病頓如失去。若藥若忌同時俱失。便是安閑法現前也。宜知之以自勉。
示宗裕上人

浙東山浙西水。拄杖頭邊草鞋跟底。大事未明。如喪考妣。衲僧直下莫思惟。思惟便隔三千里。會麼。昔僧問趙州。萬法
歸一一歸何處。生死無常。銀山鐵壁。盡在此間。處處趙州道。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神出鬼沒。瞎棒盲枷。盡在此答
處。會得問處。則銀山鐵壁。面面相通。生死無常。塵塵透脫。會得答處。則神出鬼沒。當體不痕。瞎棒盲枷。全機殺活。若也
不會。便見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問答交馳。無備入處。既無入處。且只向入不得處。猛加精神。立定腳頭。參來參去。參到
能所兩忘。不覺踢倒燈籠。掀翻露柱。目前萬象。自森羅現成活計。全豐裕。正眼看來。大似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示成上人卓菴

古人以己事未即明了。往往結草爲菴。作自了活計。初未嘗有所爲於世間。以日用處隨緣自遣。或栽田或種畬。或草
衣或木食。或澗飲或燒折脚鐺。或以枯木爲牀。或以三箇柴頭品字煨。或三十年二十年目視雲漢。不與世接。或三蔑
束腰。或笠空拳。或伸一指。或謂溪深杓柄長。乃至種種作用。其孤風凜然。聳動觀聽。一段孤明。照映千古。亦皆不期然
而然也。自此以降。世道日微。人心日薄。卽此住菴之風。轉爲偷安逸居之計。只圖禮法不相拘束。叢林不相縛繫。要眠
便眠。要走便走。日滋月浸。變爲自在外道。不特無補於道。將見流而不回去。而忘返。不知不覺於偷安逸居之外。引起
世間百千萬種顛倒差別。復墮流俗者多矣。蓋佛祖施設。或萬衆廣居。或形影相弔。實存乎道道之明。則在萬衆不知
爲多。單己不知爲少。以不知故喚廣居爲住菴。亦得喚住菴作廣居。亦得以廣居爲住菴。則不見有上下左右之相拘。

以住菴爲廣居。則不見有暗室屋漏之自欺也。如是住菴。則念念共人天交接。塵塵與聖賢胥會。雖千古之上而可以挽回於目擊也。如是住菴。則窮也得。不窮也得。有人扣門也得。無人扣門也得。終日作用熾然也得。終日一物不爲也得。乃至遇苦遇樂。遇逆遇順。百千境界同時現前。當機總是豎拳豎指之時也。這裏也無住菴者也。無不住菴者。也不見有菴內事。也不見有菴外事。一體純真萬慮泯絕。是非情盡能所識消。乃知婆子放火。門上書心字。皆是增金之黃助日之明也。如是住菴。是爲正住。不爾住者。便未免身外有一箇菴子。爲對待爲離爲合。其取捨愛憎之情。頃刻百變。所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曾何異於是哉。當知住菴。不以生死爲重任。不覺臘月三十夜到來。只箇生死便是爾白。日所住之菴。返爲其所住去也。宜如是觀察。勿爲日用所惑而移其道念也。

示寶燈上人禮祖

祖師心印橫亘十方。豎窮三際。一切處不隱藏。一切處無遮障。塵塵不昧。處處相逢。這裏更若瞥起一念禮祖之心。大似棄却滄海之波。而求水於陸地。捨却真燈之焰。而覓火於陰崖者。也是則固是。只如臨濟塔在真定。雪峯塔在福州。五祖塔於淮江。六祖塔居嶺海。還能未動脚頭。道得箇一塵不隔底句麼。燈上人遊方禮祖。出紙求語。故發是問。以扣之。并爲說偈。白雲黃葉石稜稜。一塔中藏一祖燈。三尺炊巾無地展。又攜金錫下危層。

示希有上人行脚

有一句子在拄杖頭邊。有一句子在草鞋根底。有一句子在六根門頭。向六根門頭薦得。則三千里外底不用別尋。三千里外薦得。則六根門頭底總在裏許。惟是拄杖頭一句子。只在拄杖頭。草鞋根底一句子。只在草鞋根底。不得動著。還知麼。盡無邊法界。是條拄杖。遍十方虛空。是箇草鞋。拈得拄杖。則失却草鞋。著得草鞋。則失却拄杖。須知拄杖無偏。拈處草鞋無偏。著處無偏。若擬心拈著。則一齊都打失了也。且不擬心。又爭得拄杖草鞋入手。但將箇所參底話。頭掛在眉毛。眼睫間默默自看。是拄杖耶。是草鞋耶。是六根門頭耶。看到無可看處。冷眼被偏驚。忽看破。元來七尺拄杖。一箇草鞋。總是故鄉田地。信手拈來。則去地不遠矣。倘若不於話頭上。個個分明。管取被箇拄杖草鞋惑過一生。到頭殊無毫釐所益。古今行脚高士。被拄杖草鞋惑者。莫知其數。偏於今日。豈肯復爲其

惑耶。重說偈曰：「有一句子藏不得，三千里路覓家鄉。未拈拄杖先開眼，始信途中歲月長。」

遺誠門人

佛法無爾會處。生死無爾脫處。一報之身如風燈石火。念念如救頭然。倘無爾了辦處。著甚死急。平地上討許多忙亂。眨得眼來。早已四五十歲了也。爾喚甚麼作佛法。任爾以百千聰明。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乃至一千七百則陳爛葛藤。及與百氏諸子。從頭解註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邊。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此事向道無爾會處。爾轉要會轉不相應。爾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向千人萬人。撈不入處。別有生機。總不出箇要會底。妄念惟有具大信根。向己躬下真參實悟。乃能荷負。爾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故古教謂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如今有等人。拾得橘皮。自認爲火。到處高談闊論。主張一路。道我會佛法。要人恭敬。有甚得便宜處。幻者三十四年。向此事上著到展轉。於佛法二字。尙不相應。所以日夜懷慚。安敢濫膺師位。尋常遇甘言厚幣。不啻毒箭入心。累避之而不可。此蓋多生緣業所致。乃虛妄本。非道力使之然也。每見道流沒要緊。遇些子不順意事。一點無明。恣縱業識。狂心毒行。平地上擠陷人。喚作我持公論。殊不知爾從無量劫來。被此等公論結縛。無明未曾有一事以公論而會道念。且今日所持底公論。爾還知多少。人在爾背後掩鼻之。不暇生死。無爾脫處。自家一箇生死大事。粘皮綴骨。念念無間。無量劫來。百千伎倆。一齊弄盡。只是此心不肯休歇。徒向千佛萬祖。累發重誓。返到今日。撞在三衣下。喚作道流。奈何依舊識他目前。不破動。便生心起念。莫非滋長生死結縛。忘却最初出家本志。似與麼熱亂。得千生萬生。徒長業輪。於理何益。好教爾知衆生結縛濃厚。無爾奈何處。爾若無力處衆。但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枯寂。丐食鶉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慚人。所以道佛法無爾會處。生死無爾脫處。既會不得。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捱捱住。亦莫問三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驚爾撈透。始信余言之不相誣矣。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下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上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法語

示海印居士

落玉王瑤

自己一片靈明之性。觀體與三世諸佛平等。此說自靈鷲山舉行於二千年前。凡教禪律三宗學者。既宗古佛之說。靡有不知自心是佛者。豈特宗佛說者爲然。至若街童市堅販夫。竈婦亦曰自心是佛。以其未由悟見源底。徒具此知耳。故圓覺有謂末世衆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此五句。責其尙知解而不求正悟之過也。又云。但當精勤降伏煩惱。起大勇猛。未得令得。未斷令斷。貪嗔愛慢。諂曲嫉妒。對境不生。彼我恩愛。一切寂滅。佛說是人。漸次成就。求善知識。不墮邪見。此說是世尊勉其精進。破妄證真之極談。不許住妄知之要旨也。後之學者。速於會道。惟以即心自性之說。廣求博記。領納在心。雖曰了明其實。增障古德。有云。依他作解。障自悟門。斯言盡之矣。

若欲必求正悟。別無方便。但將箇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之要言。蘊于八識田中。念念勿令間斷。政爾無間斷時。忽有佛祖以成現三昧。注入我心。亦須吐却。此事使佛祖果有教人之理。只消與麼教去。又何待人悟入耶。

或有問云。旣不可教。今一大藏教。豈皆虛語耶。答曰。佛祖言教。乃指衆生破妄入真之蹊徑耳。亦描寫如來境界之圖本也。苟不肯親踏千萬里之蹊徑。孤露他方。安有到家之日。或不假高登九仞之崇臺。縱目觀其境界。則圖本亦奚以爲須信而後行。行而後到。到而後守。然後爲得也。

或者謂傳燈所載之諸祖。皆於一機一境。一挨一拶。便爾脫畧圓淨。卓然超越。安許其歷涉蹊徑之說乎。如少林謂直指人心。曹溪尙云。說箇直指早已曲了也。此說之下。間不容髮。又豈容其信而後行。行而後到之說乎。靈利衲僧。言前薦得。已涉途程。句外知歸。猶稱鈍漢。所謂電光石火。豈容其停思佇想耶。往往人多向此說之下。墜跟踉。殊不知古人於言前句外。未荷負之時。其艱難辛苦。昏散障礙。畧不少。今人之一髮。苟不奮廢寢忘食之志力。又不肯操三二十年衝寒冒暑。不敢怠惰之勤勞。安有自然超越之理。徒見古人悟入之易。而不知其未悟之難。或不難於今。則安有易於後

日也。何故如此。蓋生死大事。是無量劫中。熏染結習底一種不可拔之業根。在今日要以不退轉身心直下一翻翻轉。豈戲劇耶。今卽衆生心欲混入佛心。使之不資勤苦志力。亦未見有自得者也。釋迦文佛道已成。於無量劫中。眼不耐見衆生妄受輪轉。故示生於王者之室。頓捐萬乘之榮。沈影雪山。臥冰嚼檠。備嘗勤苦。及至道成。雖聚徒說法。惟止於丐食樹棲。未嘗有所長蓄也。此是衆生界中第一箇超越世出世間之樣子。願成佛果者。宜思之。或者謂已知無量劫來妄受輪轉。使不加勤苦。將來還有自了之理乎。答曰。輪迴若有自了之理。豈勞諸佛復轉法輪。以無自了。故必依信而力行。力行而後到。斯法輪之不容不轉也。

先師高峯和尚三十年影不出山。每以一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教人極力參究。不問年深歲遠。但以了悟爲期。俾日用處單提此話。蘊于胷中。孜孜而參密密而究。譬之如撒手懸崖。比之如竿頭進步。喻之如一人與萬人敵。方之如兩木相鑽而覓火。此是古人用力極處。諦實商量。豈事虛語。乃有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之句。又云。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此說豈欺人哉。古云。參禪無祕訣。只要生死切。何以如此。三世佛歷代祖。種種建立種種發揮。必欲破除衆生生死情妄而後已。或不爲此大事。安用建立種種法耶。今之學者。或不痛念己躬大事。朝參暮究。何所圖耶。

原夫生死情妄。不從天降。不從地湧。不從空變。不因人與。蓋由無始時來迷失自心。於清明自妄見空華。輪轉遷流。至今不息。始因自迷受此淪溺。或不自悟。百千佛法。其奈我何。凡日用提話頭做工夫處。覺得昏沈擾擾。散亂紛紛。把捉不定。處初無一點外障。只是一箇爲生死之心。不真不切而致然也。但覺把捉不定時。只消猛以生死無常。隨處鞭逼。久之純熟。自然合轍。或未合轍時。只向所參話上一捱捱住。但拌取生與同生。死與同死。第一不許別求方便。第二不可歸咎於緣境。第三不得瞥起一念惑情。雖未到家。亦不問何時可到。古宿謂。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如是用心。鮮有不獲相應者。

參禪悟與未悟。蓋由根性利鈍之等差。如根性果鈍。但以不退轉深心待之。不患其不悟也。雖具此堅密之志。而不能遣除業習。則堅密之志亦未可憑。何謂業習。或遇順則恣情而喜。遇逆則信情而怒。遇愛則徇情而著。遇憎則極情而

離遇是則盡情而稱。遇非則任情而毀。乃至善惡取舍種種分別通名業習。如是業習不係根性。皆情妄所遷。本色道流。悉當屏盡業習。淨處道力益堅。積久不休。不悟何待。蓋情妄業習之弊。歷劫迄今。愈增迷倒。遠背悟明。若不屏之。徒學奚益。

參禪或盡生不悟。但信心不退。來世決定具總持門。或於未悟之前。誤將相似語言記憶在心。雖一字亦多生障道眼之金塵也。古人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謂實參者。決欲要超越生死無常。不求一點佛法知解。謂實悟者。乃當念頓空生死無常。不存一點佛法知解。凡聖情盡。迷悟見消。生佛兩忘。能所俱泯。進一步則高蹈佛祖所不到之境。退一步則遠離凡聖所未染之塵。老耶耶之爲不二門。釋迦尊據之爲菩提座。諸祖乘之爲金剛劍。萬靈體之如優曇華。起大病之藥王。濟飢渴之甘露。給萬方貧乏之寶藏。裂三界羈鎖之利刀。如上種種異稱。皆海印三昧之變相也。示脫歡達刺罕丞相。

諸佛法要。惟在自心。於一切人本來具足。不從外得也。然自心之法何法也。乃靈知之至體也。昔裴相國作圖覺畧疏。序首先一句。謂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其異類雖昧。畧於蠢蠕。中身相微劣。惟同體之靈知。初未嘗減少也。世尊初成道時。乃云。奇哉。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謂智慧德相。即自心之靈知也。夫靈知之體。猶古鏡中所含之光也。妄想執著。猶翳光之塵垢也。鏡雖爲塵垢所蔽。而鏡中所含之光。初未嘗一毫虧損也。一旦垢淨塵消。則本來所有之眞光。廓然清淨。洞照萬象。豈從外得也。諸佛以是光轉法輪度含識。菩薩以是光修六度集衆善。聖天子以是光統萬邦。福海宇。賢宰相以是光沛仁澤。宣大政。至若天依光而普覆地。依光而普載。與夫草木山川有無情等。咸依是光昇沈變化。嗟乎。世人動爲物欲所蔽。而昧斯光者久矣。故佛祖重其同靈。垂百千方便。啟之導之。必使其開悟而後已。惟大丞相閣下。光明盛大。德業淵深。不動神情。撫安黎庶。此積世不肯昧靈鑑眞光之驗也。或若動靜中。尙存觀聽未泯。功勳情妄。愛憎時或出現。別無方便。可遣。惟宜密以一則無義味語置之。鈞抱默默。自看。謂父母未生時。那箇是我。本來面目。其參究之念。既眞了悟之心。必至。既悟矣。則前所云靈鑑眞光。亦無所容於聞見也。阿敦理問。入山傳奉鈞旨。需以語要。輒陳管見如此。

示容齋居士 別不花丞相

心非妙悟而莫知悟。非情盡而不了情。非工夫而莫忘工夫。非正信而不立。蓋學道以正信爲根本也。謂信者何。最初要信自心是佛。惟佛即心。曠大劫來本來成就。今更別不假再成也。靈山之密付付此也。少室之單傳傳此也。古今之舉揚舉揚此也。前輩大達之士往往皆是。於一音未吐一念未萌已前。兩肩荷負一往直前。如素貧人頓居寶所而不驚不畏者。蓋信根純熟故也。其次要信道我若不畢其形命。取證斯道。昧此心佛於無明界中。妄受輪轉。纏縛苦輪。沈墜三有。盡未來際。卒未有了之日。是故從上佛祖眼。不耐見強出頭來。設百千方便。以起其信心。俾其各自證自悟。而後已。昔有芙蓉訓禪師。問歸宗和尚。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宗云。說與爾恐爾不信。訓云。和尚重言焉。敢不信。宗云。卽汝便是。訓云。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目。空華亂墜。訓於言下大悟。這箇便是信自心是佛底樣子。當知這箇信字。豈苟然哉。乃積劫於般若法中熏煉純熟。一塵耳根永不退轉。是謂決定信也。學道人。不問悟不悟。但只要信心決定。心旣決定。更無有不相應者。但是有祖以來契證此道者。更無有一人無此決定信心。所以古德謂參須實參。悟須實悟。或不實參。實悟總是虛妄。生死根本。所云實者。卽決定也。旣有決定參學之志。則有決定悟明之時。所悟旣決定。則成佛決定無疑矣。今之學道者。往往無此決定本志。必欲要洞明生死。惟以聰利之資。向能所上做窠臼。未參禪要會禪。未學道要明道。未見開口動舌。便先要知他落處。引起一種虛妄情識。孜孜向語言道理上著。到將一切經書文字。古今因緣穿鑿殆盡。間或被入點著重處。不肯知非。但以語言支持得過便了。殊不知只這箇要支持底念頭。正是生死情識。旣要參禪學道。於生死情識上不能斬斷。何所圖哉。昔香嚴和尚問一答十。問十答百。自恃聰慧。一日瀉山問云。子試除却從前記持底學解。父母未生已前試道一句看。香嚴不能加對。乃曰。望和尚慈悲。與我說破。瀉山云。我不辭與爾說。爾將後罵我去。在嚴乃發憤屏去經書義理。入南陽卓菴。百無所思。以度朝夕。一日掃地。次忽擲瓦礫。擊竹有聲。當時開悟。遂遙禮瀉山云。和尚當時若與我說破。又爭得有今日事。此箇公案。古今共知。但未曾見有一人奮起決定信心。屏去經書義理。向無用心處操守一回。又安得有香嚴擊竹底時節。且古人皆是負大根器。秉大志願。尙且三十年二十年孜孜不舍。寸陰克究。此道以期妙悟。而況今日根器浮濁。志願卑微。只箇世間蟲重五欲。無時不與之。

作對。盡形打屏不去。反開口便要向佛祖頭上坐臥欺罔。自心輕毀先聖。豈道人之心也哉。故古德教人處最簡徑直捷。謂不學佛法。惟務休心。但休得一分心。即是學得一分佛法。達磨大師亦云。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乃可入道。然達磨秉單傳直指之要。貴在領於機。先得於言外。豈可又教人息緣止念。如牆壁耶。蓋亦眼不耐見此一等無決定志之士。日夜馳求不息。以曲順機宜。故設此方便耳。又有古德教人十二時中。但如一箇大死人相似。去只與麼過十年。若不悟去。老僧大妄語成。如上所說。只爲學者最初不具決定信心。欲洞明生死大事。無端反於聖教中引起馳求攀緣。不斷。豈有志之士甘施於此耶。但只信道有箇自己佛性義。積劫未明情識纏縛。墮落生死。都不要別求道理。惟念念扣己而參。於參之之頃。如救頭然。如遇怨敵。寢食俱廢。寒暑兩忘。馳求不斷。而自斷諸緣。不息而自息。久之不懈。不廢。不失。不忘。機緣偶觸。則心華燦發矣。此心既悟。則十方世界是箇大解脫門。無一法爲障爲礙。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進退合轍。左右逢原。不假安排。一一成現。是謂心地法門者也。如今未悟得之人。徧閱古人現成言句。也知道十方世界是箇大解脫門。只知得相似說得恰好。偶於一毛頭順逆之境。現於其前。卽舉心動念。與之較量。安有解脫之少分。其得失有如此者。由是推之。反不如箇尋常不學道。依本分人胸中。且無許多知見解會。且眼前逆順尙爾融化不得。而況四山交逼。死生岸頭。念慮紛飛。識情馳散之頃。惟蒼黃恐怖之不暇。安有解脫自在之理乎。如是之流。蓋最初發心學道時。不曾具決定志。要了生死。只欲會禪會道。於是逗到眼光欲落未落之際。無箇決定身心。以爲主宰。反被能會所會底心識。總爲障礙。其用心差誤。一至若此。且參禪學道。但盡此一生。向真實決定正念中。要了生死。無常大事。其或於生死未了。不會禪。不明道。正是不壞天真底好人。但正念不忘。再出頭來。以夙熏般若力。故管取一聞千悟。試看他從上古人於一言一句下。築著磕著。迥然超越。皆是參學究竟於未悟之前身。不忘夙因。所以心眼洞開。如是之易也。苟或不參學於前身。復不體究有今日。欲望此生後世自然超越。死生者是猶棄食而求飽。所以古人道。無天生釋迦自然彌勒。斯言盡之矣。昔張無盡丞相。初以聰明之資。會盡古今公案。因作漕運過江西。訪兜率悅悅詰之曰。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張曰。惟香嚴獨脚頌。德山托鉢話。微有所疑。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疑耶。張一夜睡不穩。至五更踏翻泉鉢。忽有所省。詣丈室扣門求證。此是仕宦中參禪底樣子。使張無盡自恃聰明。不肯求

決於兜率。安有扣門求證之理哉。又如裴公美侍郎。出入於黃檗圭峯二師之門。凡歷任所時。黃檗每與之俱。於是深參密究。精思苦研。深信法源。飽淪禪味。於名相之學。既精。教外之旨。尤熟。此亦是現宰官身。作不請友。一代偉人也。豈特此二公爲然。但自有祖以來。其不離功名富貴。而超出涅槃生死者。代不乏人。當知此道在蠢動含靈。各具足安。有官居極品。素爲佛法之外護。與佛祖聖賢而有少間者。哉。此心清淨。猶若太虛。無一點相貌。逼塞虛空。不爲大。涉入微塵。不爲小。在聖不可增。其多在凡不可減。其少。這箇說話。凡是看文字。識義理。通教相。底箇箇說得。若不會真正。於離文絕見處。妙悟一回。親見源底。縱使更說得玄中玄。妙中妙。正當說時。亦不相應。何況不說時也。若是悟徹底人。說時。即是不說時。不說時。即是說時。更無有說不說之間。昔太原孚上座。講涅槃經。次因廣談法身妙理。有禪者失笑。孚講罷云。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垂教。禪者曰。笑座主不識法身。孚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禪者。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孚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堅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遍。禪者曰。不道座主說得不是。只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孚曰。既然如是。禪德當爲我說。禪者曰。座主還信否。孚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暫輟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下。孚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角聲。忽然契悟。又德山和尚素講金剛般若。若於般若義海。靡所不通。聞南方教外別傳之旨。疑其妄謬。遂擔經疏。特往關之。因買點心喫。處被婆子輕輕一撈。早是疑著了也。及至一見龍潭。於吹滅紙燭處。豁然開悟。始知從前會得箇佛法義理。若一毛置於太虛。一滴投於巨壑。看這二尊宿。於未悟時說底。也只是這箇道理。及至情妄供消。廓然神悟。之後說底。也只是這箇道理。既只是這箇道理。却要悟作麼。蓋未悟之人說道理。如月夜看物。已悟之人說道理。如白日看物。月夜所看底。也只是這箇物。但依稀彷彿。餘惑未盡。白日看底。也只是這箇物。惟是見徹根源。惑情頓洗。又未悟底人。不會到杭州。終日說杭州話。彼雖說得相似。其如未到。何。既悟底人。如已到杭州。其四方八面之境。界洞然在心目之間。雖終日不說。曾中未嘗迷杭州。故佛印元禪師云。未悟之人。不可與言已悟之境。譬如生育之人。與之言。天日之清明。彼雖聽而不可辨也。已悟之人。不蹈未悟之境。如睡覺之人。欲追從所夢之境。不可得而復入也。又教中謂末世衆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至若有證有悟。其證悟之理。尚存乎心。教中斥之爲我人。然既證

既悟。苟不能忘。其證悟之理。是謂法塵。是謂見刺。已悟者尙爾。而況未悟者乎。故禪宗有云。學者須是以悟爲則。悟了須是見人。若不見人。縱有弘爲。皆非究竟。昔有則監寺。在法眼和尚會下。自號罷參。法眼問曰。子於何處得箇入頭。則曰。我嘗問一尊宿。如何是學人自己。宿云。丙丁童子來求火。我於言下有箇入處。眼曰。爾作麼生會。則曰。丙丁是火。又來覓火。只是以自己覓自己也。眼訶之曰。爾恁麼會。爭得。則乃重整威儀。別求開示。眼曰。爾試問將來。則乃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又有真點曾。破夏再見慈明和尚。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真云。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乃震怒。訶之。真愧慙。無已。明曰。汝何不問我。真理前問。明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於是。大悟。玄旨。試看他二尊宿。見處。前時問答也。一般。後時問答也。一般。且道悟箇甚麼。這裏見得。便見師家與奪。自在學者之明昧兩途。以毒攻毒。以的破的。無毫髮差互。真正學道之士。直須與麼方爲究竟處。脫或不能如是。向這裏一撥便轉。也不要急性。但只依本分提起。箇所參底話。頭腳踏實地。下鈍工夫。捫取三十年二十年。以至一生兩生。信心不退。不易穩穩貼貼地。只與麼參取。正當參時。却不要起一念善惡。凡聖情念。作取舍分別底道理。常令習中蕩然如太虛。兀然如大死人。相似於世間出世間法中。總不要動一念與之計較。如是保任。如是操守。如是加工。管取自然廓徹。悟明有日矣。其或捨此方便用心。任有百千種造作。皆成有漏生滅之因。非究竟也。茲因丞相需我以做工夫語。不覺吐此一段葛藤。若謂宗門中果有如許多說話。則謗般若答其誰與當。幸審之審之。

示同菴居士

殷剡院院使

一切佛法。是自心具足。心外別無佛法可求。縱使求得。亦非諦當。皆是妄想情識。非究竟法也。常知自心無聖凡。離聖凡之量。則與自心相應。自心無憎愛。離憎愛之分。則與自心相應。自心無取舍。離取舍之情。則與自心相應。自心乃至無一切善惡動靜造作等能。一切俱離。則與自心相應。然而說箇離聖凡。憎愛等。最是不許將一種心去特地離他。只箇離處。宛然生滅。或不用心。又如何說箇離底道理。所以古人云。神光獨耀。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但知道自心無聖凡之間。也是知解。又知道離聖凡之量。也落知解。當知此箇離之之理。亦不屬用心。但是悟明時。不待離而自然不著不執矣。只箇不執不著之念。是名曰離。如今此心未曾悟明。只消將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置之。

日用中默默自看都不要作一切想亦不要作修行想纔作此想便被箇修行名字籠絡在聖見中於都不作想處依舊默默參取所參話頭久之純熟忽然開悟如久忘忽記那時情妄空知解泯一箇自心全體獨露隨處自在百千念慮同時休息百千緣境當念俱離安樂法門無越此也

示主居士

敬參政謝字成刻

圓常之道非佛一人獨有之衆生各各具足而不自悟也然悟有兩途有正悟者焉有相似悟者焉謂正悟者如久暗遇明大夢俄覺一了一切了更無纖毫憎愛取舍之習滯于胸中如老龐所謂心空及第者是也謂相似悟者多以相似極理之言記憶于懷於四大身中影影響響妄認箇不生不滅之神性用聰利之資領納在心似與道會實未曾也豈真誠求決死生大事者當如是耶唐宋名賢大有樣子雖混身於功名富貴子女玉帛之間然其爲道之正念與彼世間富貴等相了不相觸久久純熟一念洞明轉萬物歸自己如壯士屈臂不假他力也古今聖賢入道之徑雖萬不同未有不由此而致者參政相公主一居士簪纓累世爲時名公於性命之學體究尤力乃欲追跋前賢了明自己須知此事一切語言一切義理一切奇特一切玄妙總該不著必欲要與正悟相親既未能脫畧於迷悟之先但將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置之案牘几席之上默默參究政當參時於靜於閑於順於逆不生忻厭如失至寶欲見相似不問年深歲遠一旦工夫熟知見消如久忘忽記於斯時也政不待主一而至敬之道充塞宇宙左右逢原又何生死輪迴之復論哉茲奉鈞命需以簡易入道之語故直筆以答云爾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下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示鄭廉訪

雲異字隱南

太末蟲處處能泊。獨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心處處能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且衆生心是何物。般若體復是何物。而說箇能緣不能緣底道理。試聽從頭註解。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是衆生心也。玉樓人醉杏花天。金勒馬嘶芳草地。是般若體也。芳草地嘶金勒馬。杏華天醉玉樓人。是能緣不能緣也。直下會得便見。離衆生心外無般若體。被盡水還源。離般若體外無衆生心。水生波自起。聖凡情盡能所見。消盡十方世界是大圓覺場。一切衆生本來成佛。這裏要覓一毫爲衆生心。亦不可得要覓一毫爲般若體。亦不可得更要覓一毫爲能緣不能緣底道理。尤不可得。也是謂一味平等真如法門。三世諸佛因之而轉法輪。歷代祖師承之而開正眼。天倚之而蓋地。由之而載。聖人任之而治。萬方清四海。君子卽之而霽仁澤。發政令良由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背之而日遠矣。以其遠故。依般若體起世間相。從世間相發衆生心。隨衆生心造差別業。展轉流浪。積成輪迴。莫能已也。所謂般若體者。惟一靈知散爲六用。如一室具含虛空。而六門洞開。不相留滯者是也。所謂衆生心者。循色聲香味觸法六種塵習之所熏染。隨處取舍。引起愛憎。念念攀緣而不休息者是也。般若體猶水也。衆生心猶波也。爲境界風搖動。心海攪水爲波。其波離乎水。則無有定體也。惟大智廓明者。卽千波觀止。水動靜無虧。苟不至此。徒依相似語言。而深背靈知之智體爾。

心與識一體而異名。悟則會識歸心。迷則轉心爲識。何謂心。靈知不昧之謂也。何謂識。依靈知而妄起分別之謂也。今之學者。極其玄辯。多認識神而不自知。靈知之心體。雖曰靈知而實無有所知者。所以古人謂鏡不自照。火不自燒。若自照則不能照物。自燒則不能燒物。心之體亦然。雖曰靈知。若自存其所知。則不知一切也。苟存其所知。所知者卽識神耳。非心體也。識乃生死變易之具。既認之則安有了生死之期耶。

心之至體無可見。無可聞。無可知。無可覺。乃至無可取舍。但有可爲皆虛妄顛倒。既不可以見聞知覺。則學人何以超入而證之。但遠離一切見聞知覺。乃至能離所離。一齊空寂。則靈知心體宛然顯露於見聞知覺之間。故古人默契而

神會自然諸緣無礙矣。然欲離見聞知覺等病。只箇欲離之念。早是增加其病耳。於是古人別資一種善巧方便。將箇無義味話頭。拋向學人面前。令其究竟。但知體究話頭。則與見聞知覺等不期離而自離矣。傳燈錄諸祖。皆不因看話頭起疑情。而各於言下頓悟無生者。蓋其爲生死大事之心。真切脚未跨門。則早有一種無常生死大事之念。梗塞于心中。卒莫之自決。雖三千里五千里。撥草瞻風。孜孜只欲洞明自己而已。或十年二十年。不能自決。則所疑之生死。愈久愈堅。決不肯斯須忘念。有如是智力。又何患其不發明哉。

嗟乎人心浮淺。口說參禪。但欲明悟機緣。以資談柄耳。初無一念要決了生死大事之心。所以言語轉多。窠臼轉深。葛藤轉盛。而生死轉熾矣。惜哉。

要學佛祖。須先立箇決定要了死生大事之正志。此志頓在眉睫間。雖萬緣擾攘。萬慮紛紛。不得別起一毫頭異念。自生分別以障其志。苟爲生死之正念。不真不切。決定日用中做工夫。不得設若強做去。亦暫時爾。終不悠久。縱使聰明利根。於古人文字上有所悟解。祇益見聞實於生死大事上。了無交涉。蓋根本之志不真實耳。

學道有三要。第一要爲生死大事之心。切第二要識破世間虛妄浮幻榮辱得失等相。第三要辦一片長遠決定心。永不退轉。此三要苟缺其一。則廢。缺其二。則失。三者俱缺。縱使背通三藏教深讀五車書。惟資業識謾長高心。殊無所補於己躬也。

昔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者一箇無字。如倚天長劍。塗毒鼓聲。觸之則尸橫。嬰之則魂喪。雖佛祖亦不敢正眼觀著。今古之下疑此者。既多。悟此者亦不少。而錯會此意者尤不爲不多矣。若要洞明佛祖大意。廓徹自己真心。不妨將此箇無字置之文字案牘間。懸之語默動靜裏。密密自看。是甚麼道理。且趙州因甚麼道箇無字行而參坐而究。朝而思暮而疑。不得暫時忘念。正當參究之頃。不要作世間法會。亦不要作出世間法會。如目前無事。此箇所參之念。順密亦不可因其順密而生喜。如緣務交錯。此箇所參之念。間斷散亂。亦不可因其間斷散亂而生懼。惟是做也。與麼做。做不得也。與麼做。都不得。別起一毫助長攀緣方便。作爲之心。纔有此心。卽間斷矣。久久綿密。自然打成一片。直得內心外境當下虛廓。彼聖此凡。同時超越。方知道在己。求不從他。覓也。

生死無常流轉多劫。備受辛苦莫之能脫者。蓋一毫不從外來。皆是自心迷惑之所生起。然此心一迷。則自肯涉入。非物使之肯也。亦非天地鬼神使之肯也。此箇肯心。若是外來。則不名肯矣。以其不自外來。所以云自肯也。既是自肯。墮生死。今日要脫離生死。趨入涅槃。苟非深發自肯之心。擬待聖賢勸發語言誘引。則當其起諸愛染。流入生死之時。却不因勸發誘引而入也。如是思之。只將箇自肯結生死緣業之心。轉之趨道。則未有一人不成者也。故古人謂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又云但辦肯心。決不相賺。斯言豈欺人哉。

昔馮給事有偈云。公事之餘喜坐禪。未嘗將脇到床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又李駙馬有偈云。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又龐居士云。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舍。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又張拙秀才云。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間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又趙清獻公有偈云。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如土大夫皆是不離功。名富貴游戲大圓覺。場豈古人獨能。而今人獨不能耶。惟在信之深行之力。則古今可以一致。更或躊躇此乃自畫之耳。

佛法是大解脫門。只要常人自把生死做一件大事。發深信心。向所參話頭上。猛加精進。薰直做去。最不許人思前算後。較量得失。非同二乘小果之人。厭身避境。絕念忘緣。造愛逐憎。驅離妄作種種修習。亦不要嫌喧取靜。辨是別非。取聖捨凡。消昏散散。但是箇中離却箇參無字底正念。向此等異端上。瞥起一毫所重之心。則劍去久矣。安有悟明之日哉。參禪只要求悟明。所參底話頭斷不可離。此求悟明之外。別起第二念。則不相似矣。慎之慎之。

如今學道人。先存一箇聖凡情量。蓋于蔽識中。隨念分別。未曾涉事。則厭煩之心。頓興。未曾觸事。則思慮之念。交作。苟不能直下坐斷。祇益自勞於理無益。但守得箇話頭綿密。於綿密處。更加綿密去。正當綿密時。亦不要作綿密想。纔作此想。墮在綿密中。亦不相應。久久純熟。其憎愛取舍。是非分別之妄情。亦不待別起第二念掃蕩。而自然淨盡無餘矣。儒之道治心者也。修心者也。佛之道明心者也。悟心者也。治與修漸之之謂也。明與悟頓之之謂也。心一也。頓漸之途不可以一者。蓋世間出世間之異也。使吾佛言入世間之道。亦不能忘正心誠意之說也。使孔子言出世之道。則逆知

其不能外吾心空圓覺之旨也。苟不達聖人垂教立化之大權。則徒事誦誦之多言。惟增其是非耳。

治世間書道德仁義禮樂刑政八者。皆不能外吾一心之妙用也。心通之謂道。心正之謂德。心慈之謂仁。心平之謂義。心中之謂禮。心和之謂樂。心直之謂刑。心明之謂政。以至百千善行。凡有利天下而澤斯民者。未有不因吾一心妙用之所著也。凡夫反是而失其妙用。則顛倒錯亂由之而生焉。故聖人不得不設教以裁之也。復爲說偈以演其義云。

從來至道與心親。學到無心道即真。心道有無俱泯絕。大千沙界一閑身。

萬物性情皆有德。惟人之德與心通。自從識得這些子。語默昭昭合至公。聖賢垂教幾千般。化育鈞陶宇宙寬。我欲仁兮仁即至。不須心外覓毫端。心到平時物我齊。等閑行處自相宜。但教法性無差別。不礙與慈與任威。威儀進止非爲禮。心到中時禮自臻。相見不須陳玉帛。一聲彈指見天真。萬籟夜吹無孔笛。兩溪朝奏沒絃琴。要知此樂從何得。只屬當人一片心。念惡先將心受誅。三千條貫治形軀。道人善惡俱忘念。刑法分明是有無。心似權衡定重輕。到頭斤兩自分明。從來善政還相似。千古令人作準繩。

示葬菴居士

將教授均字公衆

大願聖人降生西竺。現百萬億種神異。作百萬億種方便。鞠其所由。特不過曲爲衆生發明箇本地風光而已。舍此更不爲第二事。乃云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又云我此法印爲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遊方。勿妄宣傳。皆的的指點衆生本來具足底一段圓湛虛寂不動搖無變易之娘生面目。蓋已嘗於逝多林八字打開。以二乘人不能披襟領荷累及這箇老漢說戒定慧三學。示空假中三觀。現法報化三身。論法身般若解脫三德。布箇漫天網子。八面四方必欲使之趨入。逗到末上拈一枝華。謂吾有教外別傳。實相非相。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得老飲光出來。破顏微笑。方稱本懷。不爾則四十九年。幾成漏逗。原夫世尊積多生苦行。萬劫勤勞。舍身命忘勢位。其奇功異行人所不可行者。悉皆熏鍊千艱萬難。摸索得者一著子。及乎興慈運悲。推己及物。又費許多神力。蓋知此事甚非小緣。然如是廣大真實事業。

只在常人脚跟下。且是不曾移易毫髮許。以其迷昧逐妄流轉。由是鞭之不回。勒之不住。英俊上士肯於不回不住處。臂轉一機。當念休歇。始知此道。恩大難酬。爾擬別求劍去久矣。

少林只教人心如牆壁。乃可入道。更無別說。原夫衆生本來之心。端如牆壁。政不假傲而効之。良由於牆壁之心。自生穿鑿。入俗入真。緣動緣寂。於牆壁上枉起萬種愛憎。千般取舍。狂華塞眼。愛見橫心。向無影像中妄執影像。於絕是非處。剛立是非。致使一點妄情。處處染著。殊不知牆壁之心。了無所染。及遇神光於覓心了不可得處。一肩負荷。究竟了無別法。今日要與少林神光父子同參。且是不要廣求義路。泛覓玄猷。單單教此心直下。如牆壁去。久之不易。但遇聲遇色。遇凡遇聖。當知聲也是牆壁。色也是牆壁。凡亦是牆壁。聖亦是牆壁。乃至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見聞知覺。俯仰折旋。莫不皆是牆壁。一一無穿鑿。一一無滲漏。一一無過患。一一無取舍。正與歷時少林神光。在伊眉毛眼睫上。入一相一行三昧。又何今昔之間哉。或有箇關提漢。道使我心如牆壁。即與土木何殊。幾與無情不相去矣。苟作是念。要見少林神光。千里萬里沒交涉。

楞嚴謂狂心未歇。歇即菩提。華嚴謂了知虛舍。那自性無所有。這是如來禪。雖少林直指。未必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也。而學佛法之人。往往只麼讀了便休。今古之間。要求一人於此說之下。痛快領略。警轉狂心。返照自性。便爾歇去。不眞何待。不知何物爲障。爲礙。而難乎其入。昔僧問玄沙。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沙曰。還聞偃溪水聲麼。曰。聞。沙曰。從這裏入。此僧領悟。此豈非能痛快領略。而何當知狂心。苟不能自歇。雖佛如來。具百千萬億種莫測之神變。乃至旋乾轉坤。碎山竭海。不勞餘力。獨不能與衆生歇狂心。於俄頃。此事苟非當人自肯休。自肯歇。自肯超越。自肯照了。則自性虛舍。那萬劫不得歸家穩坐。且今日歷盡諸趣。備受楚毒。尚不肯痛自歇心。一念狂情。馳逐諸妄。與生死根。種念念交接。復不知更待何時。有自休自歇。自超自證之理也。於戲惜哉。

將心來與汝安。將罪來與汝懺。依稀相似。彷彿不同。龐公曰。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曰。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謂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困來睡。龐公說難。路遙知馬力。龐婆說易。歲久見人心。靈照說不難。不易。移華兼蝶至。買石得雲饒。六祖謂非風動。非幡動。仁者心動。瞞人猶自可。自瞞愁殺人。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佗得底人其

神機智用如水赴壑如風行空語言作畧圓轉活脫雖局局迥異段段不同要且曲爲當人發揮已事自有佛祖已來三千餘載能於此事上肯放身捨命者類牛角之於牛毛一月之於衆星何其少耶今日更不肯奪不顧性命之正因向萬仞崖頭撒空雙手於萬人海裏特立獨行其死生纏縛日重月深故瀉山謂今生便須決斷料想不由別人李駙馬謂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斯言豈欺人哉

古人於參學此道用心處謂做工夫斯說最切當而學人例於此說如無聞見相似聞說著箇禪字或有便要易會日夜向語言文字中尋討或者以爲難曉乃掉頭不顧論劫放在無事甲中曾不加意是二者皆不知有做工夫之理而墮於過與不及之間恍惚一生甘受輪轉深原做工夫之理特不出箇信字蓋信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十二時中有方便無方便自然放意不過孜孜爾兀兀爾只這箇放不過處孜孜兀兀便是做工夫初無所謂蹙眉豎目起模作樣及避喧求寂等惟信知此事不從人得雖釋迦達磨現身于前將禪道佛法傾注入心本世上流直須吐却惟守箇放意不過處孜孜兀兀以求正悟斷不肯於未悟時妄緣道理以爲己解其做工夫之志若此則何患如來禪祖師禪不入吾掌握者哉

禪何物也乃吾心之名也心何物也即吾禪之體也達磨西來只說直指人心初無所謂禪蓋於直指之下有所悟入於既悟之間主賓問答得牛還馬遂目之爲禪然禪非學問而能也非偶爾而會也乃於自心悟處凡語默動靜不期禪而禪矣其不期禪而禪正當禪時則知自心不待顯而顯矣是知禪不離心心不離禪惟禪與心異名同體故雪峯毬禾山鼓祕魔叉道吾笏臨濟喝德山棒天皇餅趙州茶八字打開兩手分付本色道流如鏡照鏡似空合空既無言論之迹亦無作用之影昭昭然如十日並照了無言前句後之差以至風聲雨滴谷響山鳴皆賓扣主應之時也且心既不可得而禪豈可得哉學者當知此則於未悟心之際禪不可強而得之苟得之非所謂禪誠業謂也

三祖謂要急相應惟言不二這兩句話是醍醐是毒藥圓悟和尚謂早是二了也往往事因叮囑生須知此事無偏啓口處無偏留意處無偏用心處無偏回避處若也是去凡咳唾掉臂戲笑譏訶皆第一義若也不是雖終日安禪長年入定以至盡形參究無剪爪之工皆顛倒妄想輪迴根本此事不屬人排遣不屬人讚毀不屬人指教所以云通身是

病通身是藥。倘若正信此事。單單向話頭上克究死生。卽通身之病皆爲藥矣。苟存一念佛法禪道之見萌於其間。則通身之藥皆是病矣。至理如是。奚強使之然哉。

古人淳誠無一點勉強。其於領荷之際。如獲舊物。如久忘忽記了。不加一毫外物。渾命是一聚。自家寶藏。信手拈來用之。不竭。今人脚跟浮淺。於所學時。便自立脚不穩。其偷心念念起滅。必強作主宰。僅可趣向。不爾則不覺不知。爲情妄境緣轉移。將去攙奪。將去百種計較。萬般施設。終不自由。蓋從脚跟下先涉了一種勉強。徹底打在骨董袋中。及至領荷之際。未免叉手向古人背後聽其處分。要如香象渡河。如師子遊行。如大鵬展翮。終不能得。既不得。到此地位。則於生死之際。未免躊躇。故前輩古人。惟貴當人自信。自肯。自能放手。放脚。向百尺竿頭。萬仞崖頂。放身捨命。然後一切處平常。一切處脫畧。一切處安穩。一切處慶快。豈屬強爲。法如是故。釋迦佛只是箇心中。無事底凡夫。以其熏煉成熟。而百種神異自然出現。於出現之頃。而佛心中亦只閒閒地。終不言我有神異。而矜誇鼓惑於人。若爾卽外道等也。豈佛之謂哉。是謂大人境界。又謂象龍。負荷非驢馬所堪荷。具此志。則今人卽古人。苟不具此志。則古人卽今人。蓋時緣不以古今爲間。根性不以生佛爲殊。志乎在學者。不可斯須忽忘之也。

老龐謂于頔侍郎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此二語。是入毗耶不二法門之要徑。是轉諸祖向上關捩之玄機。旣不可以事說。尤不可以理論。更不容以義解也。惟親到大休歇大解脫田地者。如兩鏡相照。直下無毫髮隱覆。眞所謂超言象。越格量。透情塵。沒窠臼。底最末後句。蓋盡得諸祖不傳之祕。乃發機如是之準的也。原此老能棄家珍重。已事橫身向萬仞險崖。再三挨拶。一念于磨勵得澄湛。瑩徹洞無痕翳。於出生入死之際。屹立如泰山之不可撼也。此一著子。彼旣丈夫。我寧不爾。一種是自不把做一件事。率易放過。殊不思放過目前。便是盡未來際放過底種子。其最清淨至明白。極廣大之道業。在今日等閑放過。甘受無盡生死之所流轉者。是智耶。是愚耶。余不可得而分別者矣。死生二字。不從天降。不從地湧。不因人與。不向己出。雖千生萬劫。不可逃避。且無根蒂可尋。良由白日青天。遇聲遇色。對違對順。不能直下照破。其死生之本由是而生焉。無量劫來。交覲純熟。不知爲險峻。不知爲危難。不知爲墜墮。不知爲流浪。日與諸苦因緣交頭接尾。未嘗少離。自固不知。已可憫矣。而遇違者。眼不耐見。咄咄不絕口。自二千年外。叮嚀

告誡。迨于今日。展轉頑鈍。不加聽信。非迷惑而何。大丈夫或不肯自負。只消向一念未生已前。拍盲坐斷。猛將曾中善。善惡。惡諸思惟。心念。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常令其空洞虛寂。不動不搖。然後密密將箇所參話頭。頓在面前。默然自看。政當看時。都不要別作方便。如撞著銀山鐵壁。相似。要進一步。也不得於挨拶。不入處工夫。純熟。忽爾觸翻。則知生死二字。果然寐語。於我何有哉。

法無定相。隨念變遷。只如三界二十五有。在凡夫喚作常分。在二乘小果喚作苦空。在菩薩喚作識變。在佛知見喚作自心。只如在衲僧分上。喚作甚麼。爾若隨例喚作自心。是謂佛見。要與祖師同參。決無是處。且佛見尚不可起。尚不可著。又豈容別存所見耶。要得不墮諸見。直須向千人萬人。行不到處。進取一步。千人萬人。見不到處。薦取一機。乃可於生死岸頭。具大自在。如其不爾。如永嘉謂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示吳居士

禪即淨土之禪。淨土乃禪之淨土。昔永明和尚離淨土與禪爲四料揀。由是學者不識建立之旨。反相矛盾。謂禪自禪。淨土自淨土也。殊不知參禪要了生死。而念佛亦要了生死。原夫生死無根。由迷本性而生焉。若洞見本性。則生死不待蕩而遣矣。生死既遣。則禪云乎哉。淨土云乎哉。昔大勢至菩薩以念佛心得無生忍。觀世音大士從聞思修三慧取證圓通。今之禪乎淨土乎。皆二大士之遺意也。二大士常侍安養導師左右。未嘗少悖。今二宗之學者。何所見而獨悖之耶。予返復求之。遂得其悖之之源。試畧言之。蓋二宗之學者。不本乎生死大事耳。以不痛心於生死。禪則耕空言。以自高。淨土則常作爲而自足。由是是非倒見。雜然前陳。若非古佛願行冥符。則二宗或幾乎息矣。居士久親淨土之學。復慕少林直指之道。直以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我本來面目。話置之念佛心中。念念不得放舍。孜孜不可棄離。工夫純熟。識見愈精明。道力益堅密。一旦於忘能所絕氣息處。豁然頓悟。始信予言之不爾欺矣。脫或於未悟之頃。妄執予言爲己見。不惟坐在窠臼中。則亦去道愈遠矣。誠之誠之。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下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六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書問

答潘王書

來書附

弟子太尉潘王璋頓首百拜。和南天目中峯和尚大禪師座下。惟璋眇德叨預天姍。爵祿雖榮常遵佛化。仰靈山之付囑。懷覺樹之潛輝。每對眞容誠切瞻戀。至於修崇勝事聽演教乘。頗嘗及矣。而禪宗向上一著罔知所趣。伏審吾師道傳天目名簡希心。良以江山迢遙尚阻。執侍渴仰。醍醐思霑化雨。極懸懸也。緬想天人叶贊。法候勝常。今專遣洪鑰謹齋信香代伸禮敬。久嚮和尚養高泉石。他方多請住持。曾未垂諾。奈無相法身欲隱。彌露曷若出世度生。廣開利益。然聞江南靈蹤聖境久欲遊觀。秋冬間儻得旨南來。首當參扣。願興悲濟。先此布區區。幸祈法照。

某爲學既昧於道。無聞。廁影僧園。濫叨田服。捫心揆己。夙夜恐惶。伏惟閣下位冠百辟。爵居名王。天姍懿親爲國尊行。性海巨筏爲佛雄藩。仁聲仁聞被乎寰區。有德有言無愧簡冊。顧某何人敢當垂念。過蒙洪參軍與奇長老冒塵觸喝。徒步登山。出王鈞絨侑之厚幣。辭情懇懇。自敵以下。有不敢當者。而況大王年德名位振耀皇家者哉。盍沐熏香對信使展讀。雖山林泉石增助光潤。其如某之愧悚何。覲信使之聰明。有以知大王之通貫無礙也。因與信使話及世尊於二千年外將過去諸佛已轉法輪一音演唱。而諸弟子結集爲一大藏教布之寰宇。實祛情遣妄指瑕摘疵之無上法寶。當時一印印定。迨今無所加損。王亦於過去佛所親蒙授記。其大施之門已嘗啟於彼而乃應於今日也。豈惟應於今日。將見綿續不斷。入未來際不可窺其涯涘者矣。故佛以智慧而現法藏。王以布施而廣經教。布施乃六度之首。智慧乃六度之終。咸具波羅蜜體。而無間然者也。夫有文字相是謂教。離文字相是謂禪。卽其所有而離是謂功德。惟其所離而有是謂莊嚴。如是至理在王已分有自來矣。茲承示論於禪門。向上一著子未有所聞。似不勞過遜也。然禪門言向上向下者。乃一時建立之方便。巧辭非實有也。記昔僧問古德曰。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德曰。我言恐爾不信。僧曰。和尚重言焉敢不信。德曰。卽爾便是。僧曰。如何保任。德曰。一翳在目。空花亂墜。後有尊宿舉此公案。乃云。古德答此

僧所問。如百二十斤重擔。此僧一肩荷負。奮直便行。更不回顧。可謂有力者也。此說安有向上者哉。貴在信根猛利。決定不退轉。久之無有不獲其悟入者。管見若此。又承諭及某不肯住持之說。斯言似爲過情。使某苟有一毫利益於人。而獨擅其退休閑逸之計。不思法道之隆替。誠法門之罪人也。正以自救不暇。故當退遁。豈有它哉。惟王諒之聞王駕有江南遊覽之念。夫以王心虛明。物境洞照。能徧涉法界。於不動神情之頃。恐不待走輕車策駿驪。然後爲得也。信筆觀縷。山野無文。下情不勝媿汗之至。伏幸矜悉。

與嗣濟王

某一介魯鈍。分守窮山。頗知佛祖之道。爲濟世舟航。以其自救未能。焉敢濫膺主法者之任。不謂過情之譽。上千尊王。海印大居士之聽。遠賜寶緘。委洪參軍奇長老。冒暑入山。焚香展誦。感愧奚文。因話次。奇長老宣傳王旨。俾書法語一篇。以資玄路。切謂一國之主。遊刃群機。以寧海宇。何暇存神內典。以親方外之學乎。教中有言。菩薩夙乘般若。智力示爲人主。以夙習濃厚。不爲富貴之所籠絡。於六波羅蜜。四無量心。念念策勛。念念成就。未嘗斯須暫忘者。殆非一生兩生爲人主也。何以知其然。十金之家。沈酣五欲。不暇他顧。而況富有國土。乃爾孜孜于聖賢之道。非夙植德本。何能若此。惟是富貴易於移人。故佛許之以生生修證。成熟菩提。然禪宗門下。以無修而修。絕證而證。無修故直見自心。絕證故見心。即佛心。不可見。以悟爲見。佛不可即。忘悟爲即。故古宿謂學以悟爲難。悟以忘爲難。忘以行爲難。如是三難。初無定論。在信根之深淺。志願之重輕耳。惟王之信根決定。是深志願。天然其重。若夫信根不深。志願不重。則應念爲諸欲因緣所移。安肯寄音於無似野僧。需入道之語耶。教中有天鼓忽鳴。謂諸天子曰。諸法皆空。無有真實。勿貪五欲。以快一時。當力求道。果以悟本來。然本來既悟。回觀天樂。特夢幻爾。學道有三種正見。第一要念得生死無常。大事真切。畢其形命。不肯放過。第二要識破一切世間憎愛。是非緣境。不使一塵爲障。爲惑。第三要辦取一片長遠決定身心。歲月愈久而志願益精。假使久無所入。雖三生五生。亦不知其疲倦。久之更無有不成就者。或者謂道在一切處。道在平常中。只要人一切時中。忘思絕慮。常念無心。無心即道。舍此復有何實法。與人自取纏縛。然此說亦未嘗不是。殊不知未盡善也。何則。只如說箇無心。且心既曰無。復教何人知其爲無耶。苟存所知。則不得爲無心矣。或無所知。則又同木。

石所以宗門中事須求妙悟。謂悟者何。悟此心耳。此心既悟。則曰有曰無。俱成剩語。前代諸尊宿與國王大臣酬酢。此道初不曾有做工夫之說。惟是單提此事。俾之言下領悟。後來法久成弊。但欲會禪。多將情意識穿鑿解會。但說得相似。蓋不曾忘心契悟。生死岸頭了無交涉。近代師僧不奈何。將箇無義味話頭置之。學人懷抱。命其朝參夕究。起大疑情。參到心空念泯之際。不覺不知以之悟人。惟此一門最爲允當。聞王興隆三寶備作佛事。獨不知於此事上曾究竟。不如未留意。因記得僧問古德云。一念不起。還有過也無。德云。須彌山日用中不妨舉此話。默默自看。如何是須彌山。且須彌山之意。作麼生道。但與麼舉起來。參取政當參時。都不妨治國齊家營福修善等事。於此等事上亦不妨參此話。頭久久純熟。忽爾開悟。翻思老釋迦棄王宮入雪山見明星。將謂有多少奇特。元來鳳池淵底龍床角頭。雖去二千年。曾無一髮少間。然後以此道治國則國無不治。理民則民無不安。崇福則福無不資。祈壽則壽無不永。豈特此爲然。以至莊嚴眞法界。成就佛菩提。無所施而不可。管見若此。惟王諒之。

答高麗白尙書

二使者至。捧出珍翰。兼承奇惠。物意隆厚。自非閣下篤信正法。何以得茲。蒙以四疑下問。謹依來問。一一奉答。一來問坐禪。或云不在坐。但四威儀中。令心無放逸。此可信乎。答。梵語禪。那此名。思惟修。亦名寂滅。乃指一心之極致也。教中有四種禪。皆人天聲聞沈空滯寂。用心偏向。故少林不取焉。今之叢林稱禪者。遠宗少林。單傳一心之要旨也。此心遍在。行住坐臥之間。不局於一隅也。雖不在坐。亦不離坐也。今之人。但知不在坐。而不知不離坐也。苟知不離坐。則終日坐又何傷焉。或不了此心。謂不在坐。則近狂蕩。謂不離坐。則近執縛。二俱異見。非至理也。謂坐禪者。必欲以悟心爲本。此心既悟。則四威儀皆是坐時。此心未悟。雖不離坐。實未曾坐也。

二來問一切佛經不解佛意。但口常讀於理上。亦有小功德否。答。佛說一切經教。爲破執遣疑而設焉。以世尊真實之說。不虛凡執卷即獲勝利。其言獲利者。一以如來真實願力所致。二以自己信心所成。凡閱經教。獲利之途。非止一端。隨其信向之淺深。所蒙利益之優劣。俱不能外乎信心也。且如展卷信云。獲福即得福。信云。獲慧即得慧。信云。滅罪而罪即隨滅。或不以信。雖但口誦。亦沾利益。蓋聖人之至言。非鄙俗游談之比。曰功曰德。云胡不具哉。

三來問別法。謂佛說一切法皆是佛法。如何更說別法。此是落階級之法耶。生天之法耶。答。教中有總別二義。總者諸佛所致之一心也。別者乃諸佛隨宜演唱之方便事也。須知總不異別。即一心現萬法也。別不離總。惟萬法皆一心也。法無心外之法。心非法外之心。但迷悟之自分耳。心迷故但見別法。無總名。心悟故惟知一切皆總名。佛法更無一物非總也。但除却佛法大總持。相不問。生天生人。生十法界中。皆是階級也。

四來問在家菩薩。謂眼前妻子奴婢。全然障道之本。何名爲菩薩。此疑妄說。答。昔維摩居士謂無住爲家。舍大慈悲爲父。隨順菩薩。母柔和忍辱。妻智慧名爲子。方便即奴婢。如是而受者。名在家菩薩。雖未獲如是解脫。使置身於五欲塵勞者。但存一念信佛法之正心。念念欲遠離塵勞。雖未即清淨。亦可稱菩薩。蓋菩薩之稱。乃梵語耳。華言道心。但有向道之心。則菩薩亦可通稱也。

極理言之。佛法無二無別。總因一心建立。心悟故山青水綠。鵲噪鴉鳴。更無一點不是佛法。心迷故花池寶樹。玉殿瓊樓。更無一點不是世間法。一大藏教。祖師西來。只要人悟此心。自然一一不被差別名相所礙。所以古人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如今必欲要驚覺夢中所具之境。別無方便。但請發起一念決定信心。參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盡此餘生密密參究。久遠不退。廓悟自心。此心既明。則世出世間聖凡差別。一念混融。更不容別有一法爲分別也。某雖未克瞻對其體道之論。不過如此。古人云。但辦肯心。決不相賺。

與海粟居士

滿待制子振

曩辱下訪。繼領詩章。枯槁之蹤。過蒙提獎。何以得此哉。尋聞閣下奉旨入覲。而某亦理浮遊之掉。走淮汭。汲汲又復三年。別來不識閣下。於此道上。能精加念力不。今古利達之士。靡不知三界是大夢宅。苟不曾一回親切警悟。則與此所知之心。俱落夢寐。故吾法中。目之曰所知障是也。此障鈍根人無分。惟利達者有之。故少林初祖。只令人外絕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乃可入道。肯將胸中解會。底百千道理。猛與截斷。俾之如牆壁。一回忽爾於牆壁處。孔竇豁開。千差萬別。一以貫之。曾何悟迷之有異同耶。或孔竇不即開豁。但令久持而不忘。縱使盡生不了。當鍼芥相投於異世矣。安有虛棄之理哉。所以佛祖教人深信而不疑。惟閣下於吾道信根未嘗不深。獨未見其於信處能脫畧所知不。世間淨光

幻影能幾何時。向者鄙偈中有披衣終日坐茅堂之句。嘗蒙閣下許我以踐之今日。所謂貧人索舊債也。
與大覺長老

大覺泰定叟也。皇慶間。瞿運使霆發。屢請師住大覺。師力辭舉定叟。應命。叟嘗歷職於開先一山。萬和尚會中。後復參師。及出世。欲改嗣師。師以是書却之。令嗣一山。

初六日分袂。不及拜送。懸情依依。未能暫忘。昨者坐語。未及他論。而首以往院承嗣扣之者。惟恐足下苟徇世諦。故也。某與足下納交十六年。彼此心懷洞然明白。豈意足下不諒愚情。反欲相及。何臨事翻覆若此耶。古人於法嗣嫡傳。所以深明宗系者。大法源委。不可誣也。世滴俗薄。奉金請拂。以院易嗣者。有之。某嘗痛心於此。夫大覺雖先師開山。然十方叢林。儘有尊宿。捨彼不取。而必欲某尸之。何識量之不廣也。某非畏住持。實畏嗣法於開山也。故退避力辭。而舉足下爲之主政。以足下自師一山禪師。豈可苟徇世俗。而易其所師哉。由此言之。某猶不欲以先師坐下人。迭尸大覺。而況牽枝引蔓。欲爲某之嗣乎。聞命駭然。專洩逆流塔主。預此拜聞。望以玉峽之音。直與拈出。或欲徇俗易嗣。則某斷然不敢與足下一日相聚也。至扣至扣。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六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七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佛事

拈高麗金書法華經

此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今日因甚麼却在幻住手中。於斯薦得。便見大海之東大海之西大海之南大海之北。一會靈山儼然未散。如其未委。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瞿運辛使哭藥師道場放生

紅芍藥邊方舞蝶。碧梧桐裏正啼鶯。目前大道無遮障。自是衆生沒路行。由是今日藥師如來。與近故少中大夫兩浙都運瞿公。於一毫端上起大道場。作百寶莊嚴佛事。本上座因齋慶讚。普爲諸含識指箇路頭去也。教中道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心不可求。法將安寄。便見十方世界是清淨法身。十方世界是藥師十二願海。審如是有羽者聽其高飛。有足者不妨遠舉。帶甲者潛於深淵。負鱗者縱於巨壑。無一衆生不成正覺。無一衆生不入圓明。雖然如是。只如古人道。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且道不涉易難。如何是超然獨脫底句。乃放生云。衝開盡是通霄路。透出無非解脫門。

馮將仕秉炬

現成公案絕安排。無位真人笑滿腮。吸盡太湖涓滴水。寒梅樹樹待春開。舉火把云。某人八十年來只憑者箇起家立業。勤倉儉廩積有餘。仁居義路行無竭。八十年來只憑這箇崇德慕善。舉心曾不昧天真。觸著通身是方便。八十年來只憑這箇教子育孫。挺挺群賢繼芳躅。珊珊環珮振高門。八十年來只憑這箇收因結果。苞湯水面青溶溶。善慶堂前花朵朵。到這裏本來面目觸物純真。自己家山不離跬步。八萬四千毛竅與性空真火竅竅相通。三百六十骨節與性火真空節節相拄。垂光散爲福德林。流輝攝入光明戶。且道這箇是何物。響以火把打圓相云。團團轉作大圓鏡。條條照出珊瑚枝。盡大地人都不見。只許馮公獨自知。

謙西堂入塔

謙無殿住千頃寺

徹骨窮來三十年。每於佛祖結生冤。巨靈捏碎虛空骨。大用塵塵總現前。共惟某人。師子巖前參得一句。蓮華峯頂似空合空。蓮華峯頂悟得一機。師子巖前如鏡照鏡。這邊那邊應用不缺。千頃萬頃遇緣即宗。拈却水火珠。放下打草扇。到這裏盡十方世界。是金剛正體。盡十方世界。是無縫塔門。出亦無礙。入亦無礙。且道不出一句。作麼生舉揚。鐵馬衝開青石門。玉雞啄破黃金殼。

爲諸禪人秉炬入塔

生既空死亦空。空到真空空不空。不空空處亦還空。乃舉火把云。空上座還空得這箇麼。火星迸出扶桑日。海底波斯鼻孔紅。

日本人

諸方直歲度火把與住持。今日住持度火把與直歲。且道是明甚麼邊事。明日優曇華茂發。淨飯王宮生悉達。只從這裏便承當。千古萬古阿剌剌。

茂直歲

宗監院歸宗一味禪。楊岐三脚驢。兩重公案一句破除。且道是那一句。擲火把云。臘雪堆中火一爐。

梵菴主象骨低頭歸去。文殊是藥。採來拈得。梵王鼻孔。觸著帝釋眼睛。雖然如是。未出常情。且道因甚麼。菴內人不知菴外事。以火把打圓相云。沈寒痼冷。莫能治。伏火靈砂下一丸。

龍谷菴

以火把打圓相云。圓浴主見麼。喚作圓相則背。不喚作圓相則觸。透過兩重關。還他親眷屬。蓮峯突出。確菴花杓柄。兜翻師子足。香水沈沈徹底乾。普請大家齊刮目。且道看甚麼。擲火把云。脫殼神龜飛上天。無位真人火中浴。

舉起火把云。祥柴頭見麼。萬朵祥雲匝地飄。叢林枝葉半肩挑。今朝匾檐兩頭折。千日斫柴一日燒。

鑑首座末後一句子。爾未跨關一萬八千里路時。已當說了也。今日古鑑發光。露出晴空閃電。團團無縫塔門開。收取

眉間三尺劍。

雲南人

弘知客維那不在。當汝打鎚劈頭。一下振起宏規。掣開無縫塔。擊破玉玻璃。正是全身放下時。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七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八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佛祖讚

盧舍那佛讚

并序

佛身無相隨念現形。佛身無爲依作而住。常其念之未起作之未興。所謂佛身與虛空合。有劍門上人智慧者。嘗發大心。刺十指血。染雜華藏海之文八十一軸。以其筋膜日積月累。聚爲舍那佛像。經書既畢。佛身亦圓。高二寸許。眉目可觀。毛髮微露。冠纓衣褶靡不分明。飾以黃金。奉以朱塔。隨處供養。惟見若聞。莫不稱異。彼上人者。返觀十指了無痕跡。經自何來。佛從何見。初心既滅。所作亦忘。惟佛與經。昭然不隱。如是了知。盡法界性及微塵刹起滅不停。動靜無間。如我佛身等。無有異。以此一盧舍那依幻而見。如是了知。百億盧舍那大而虛空身。小而微塵身。未有一佛不依幻而見者。以其所見。白於幻住比丘明本。於是歡喜合掌而說伽陀以讚之。

稽首盧舍那

安住雜華藏

金色妙相好

燦如日月輪

縮作二寸身

從十指中現

指相寂不動

現理無所爲

悟此舍那身

虛空微塵等

靡不依幻住

法界本空寂

上人悟佛身

而獲性常住

如是功德聚

微妙難可測

我作如是觀

說此妙伽陀

與法界衆生

同入智慧海

釋迦如來十大弟子圖像讚

并序

釋迦如來展化權於五天之中。有聲聞弟子上首者十人。各擅一能。而如來併其十者之能。曾不滿一毛孔之法量。何況一一毛孔所容受者。豈心思意解而可了知耶。故佛法如大海。香象一飲十斛。而蚊虻不過涓滴。各盡其量。而後已。然十斛與一滴之飽無異。特量之大小。而所受之多寡不同耳。詎謂二千年後能專其一。亦未之見。烏有所謂兼善其十者乎。雖然。須知一卽十。十卽一。互融互攝。全主全賓。審如是則上無師尊。下無弟子。展開圖畫。坐立儼然。傀儡一棚。不加線索。眼目定動。肯遭熱瞞。三搭不回。更聽說偈。

稽首迦葉解禪定

鉢盂不用重安柄

多聞爲最阿難陀

那事還容記得麼

神變目連稱上首

忘却家鄉沿路走 保綏清禁優波離 至體誰言有犯持 說法富樓那第一 水中捉月爭拈得
阿那律多天眼通 銀山鐵壁障雙瞳 羅睺密行稱無比 脚底白雲千萬里 論義莫敵迦旃延
佛法驢年也現前 長老解空爲領袖 究竟何曾離窠臼 身子專開智慧門 遇無義語渾命吞
惟有迦文都不會 任有弘爲俱請退 四枯榮樹非斷常 竹林冉冉沈蒼翠 面面相看何所爲
行人猶在青山外

歷代祖師畫像讚

并序

世尊教外別傳脫畧義解之大旨二十八傳而至菩提達磨大師是爲東土第一代禪祖初師觀東震旦人有大乘根
器乃越重溟三周寒暑以梁普通七年抵金陵尋往少林居九載得可祖領荷心法已而翩翩隻履復返流沙五傳至
黃梅而橫出牛頭一枝六傳至曹溪則有南嶽青原派而爲二自南嶽青原而下宗而爲五南嶽出馬祖祖出百丈丈
出黃檗檗出臨濟濟以金剛王寶劍之喝雷轟霆震不容掩耳別傳之道由斯而盛濟十七傳而至仰山雪巖和尚先
師入巖翁之室於群弟子未造之先誤中其毒口耳俱喪既而深棲天目影不出山三十年無一法與人領荷杭之妙
行寺嘗集五宗傳道之師遺像數千軸每遇歲旦展挂緇白瞻禮目之曰祖師會有好事者圖少林至天目直下相承
二十八代祖師遺像歲遇少林諱日薦羞榮盛以酬遞代傳持之德明本爲述小傳并偈以贊之

小傳不錄

少林初祖圓覺大師

菩提達磨

大法資始妙存直指唯不可藏汝得吾髓

二祖大祖禪師

慧可

雪腰刃臂忘已安心十萬里師芥投以鍼

三祖鑑智禪師

僧粲

達罪性空爲法作則信此心兮唯嫌揀擇

四祖大醫禪師

道信

縛脫兩忘·威武莫屈·破頭山高·一枝橫出

五祖大滿禪師 弘忍

青松未老·室女懷胎·黃梅東車·五葉華開

六祖大鑑禪師 慧能

絕腰石存·風旛話在·一滴曹溪·雄吞四海

南嶽大慧禪師 懷讓

金雞有識·玉鏡非磚·躍天馬駒·實資其鞭

馬祖大寂禪師 道一

耽耽虎視·足印兩輪·其遭踏者·八十四人

百丈大智禪師 懷海

不作不食·大智惟昌·痛難忍處·扭折鼻梁

黃檗斷際禪師 希運

神珠在額·智鏡潛心·棒頭眼活·大樹垂陰

臨濟慧照禪師 義玄

用金剛王·作師子吼·真照無私·雷奔電走

興化廣濟禪師 存獎

罰克賓飯·削臨濟跡·還識老僧·投枴而寂

汝州南院禪師 靈顯

同時啐啄·電捲星馳·未詳終始·鐵裏摩尼

汝州風穴禪師 延沼

濟北之道遇風欲絕荷負之誠益增餘烈

汝州首山禪師資念

法華放下拂袖便行動揚古路落漸墮坑

汾陽禪師善昭

龍袖拂開西河師子停筇便行孰云其死

石霜慈明禪師楚圓

惑亂神鼎彌縫李楊生機活眼不離平常

袁州楊岐禪師方會

總院十年親遭教壞突出金圈兒孫遍界

舒州白雲禪師守端

相逢一笑觸著父諱猛省得來聲光振地

東山五祖禪師法演

拽海會磨轉東山輪沸騰佛海一遠二勤

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克勤

錦帳夢回金雞報午陵跨古今蕩除佛祖

平江虎丘禪師紹隆

拳邊獲見已露一斑最親切處坐視耽耽

天童應菴禪師曇華

播屋頭春料老虎尾太白峯高甘露門啓

天童密菴禪師咸傑

投機以句頂門廓徹唯破沙盆萬古一傑

破菴密印禪師

祖先

一菴破壞藟苴無餘瞎金剛眼走玉盤珠

徑山無準佛鑑禪師

師範

用文武火行密化周鳳毛鱗角一網齊收

仰山雪巖慧朗禪師

祖欽

機前語活棒頭眼開山河倒走仰嶠再來

天目高峯佛日普明廣濟禪師

原妙

揭開天目坐斷死關峯高萬仞險絕難攀

觀音

上同諸佛慈心兮天下歸仁焉下合衆生悲仰兮萬物備於我矣若夫覆其頂跣其足周游於娑婆界中以圓通三昧而爲佛事者吁吾無隱乎爾

趙教授請

少林初祖

楊子江心波少林峯頂月寥寥一片心直指成曲折謂其有傳兮胡爲乎壁觀九年謂其無傳兮因甚麼花開五葉秋

山落木猿晝啼行人眼底流鮮血

傳上人請

大鵬展翅取龍吞一攬滄溟徹底渾碎觸珊瑚枝上月至今千古暗昏昏

遮漢捏怪爲欠禪債此土西天重重納敗最初見梁王言不識末後受神光禮三拜淒淒隻履西歸漆桶依前不快似

栽松道者

種得千由無空地一枝猶挂鐵頭邊不因脫賺周家女衣法何緣到備傳

粥薪漢子

荷條柴檐眼頭空。路入黃梅伎已窮。賣得叢林枝葉盡。嶺南無地種春風。

馬郎婦

深願弘慈無縫罅。乘時走入衆生界。窈窕丰姿都沒賽。提魚賣。堪笑馬郎來納敗。金沙露濕衣裾壞。茜裙不把珠纓蓋。特地掀開呈捏怪。牽人愛。曲盡許多菩薩債。

布袋

兜率天宮降人世。忘却當來下生記。閑家潑具有許多。勾引兒童恣遊戲。袒肩赤膊當神通。揚眉瞬目稱三昧。奪將拄杖劈頭揮。一齊趁入龍華會。

黑拄杖橫挑布袋。轉頭忘了率陀天。茫茫不顧肩頭重。猶要逢人乞一錢。

臨濟

掣三拳於大愚肋下。捋虎鬚於黃檗面門。肆一喝如雷。砰霆震。搖寸舌似電激雲奔。掣風顛漢世希有。普天匝地皆兒孫。

趙州

腦後萬莖雪。面前三尺霜。肚裏直儻侗。語下絕囊藏。勘破臺山婆子。大坐平欺趙王。萬里海門攔不住。遠遠清影過遼陽。我只喚作三百年浸漬不朽底。陳爛葛藤椿。試將此話傳諸方。

高麗僧請贊

丹霞靈照

放藍斂手提籃便走。弄鬼眼睛自呈拙醜。及至歸家舉似爺。毒蛇不肯輕開口。牛欄無端赤土塗。是非從此難分割。

郁山主

朶朶山河眼裏塵。明珠一顆匪家珍。至今千古溪橋月。看盡驢前馬後人。

政黃牛

跨牛背兮執牛尾。一片吟懷淨如洗。鷺鷥終日自忘機。何曾見爾常來此。

天童東巖日禪師

匡廬山高太白山高。較吾圓應老人面門鼻孔。猶太虛之一毫。腥膻露兮螻旋蟻聚。槌拂動兮鬼哭神號。雙眸四海空牢牢。下視佛祖爲兒曹。

道場及菴信禪師

盡十方世界是古佛道場。盡十方世界是雙溪橋梁。不住而住兮。風飛雷厲。非成而成兮。虎踞龍驤。面目現在如何讚揚。領下眉毛十丈長。

南嶽鐵山瓊禪師

向上機若鐵末後句如山。既不得而擬議。又豈容其躋攀。堅密不動。湛寂自閑。無端將戒定慧三學。編作漫天網子。向萬里鯨濤之東。攔空一撒。直得高麗國僧俗三衆沸騰。上下奔趨。往還腥風。遍界絕遮。攔逐隊隨群入北關。

院祖師會請讚

錢塘妙行

徑山晦機熙禪師

面如臨濟三角心。似妙喜空廊。坐斷大雄峯。高踞慧日閣。自徑山而至仰山。肯受尊卑之束縛。是風動幡動心動。黑漆竹篋難湊泊。

風幡寺長老請讚

徑山虛谷陵禪師

面冷如鐵。髮白如雪。起集雲萬古法幢。追凌霄三世遺業。奔走象龍。掃空魔孽。佛祖不敢正視。夫人咸被慈攝。我嘗隔嶺望餘光。惟見曇華開五葉。

天童雲外岫禪師

太白峰爲屏。甘里松爲座。雲影外藏身。幾多人蹉過不蹉過。元是隰州古佛再來。切忌機前說破。且道說破後如何。夜明簾挂須彌顛。走盤珠向空中墮。

靈雲鐵牛定禪師

那伽定裏鑄鐵爲牛。白雪巖下一握齊收。掀翻聖凡窠臼。結盡佛祖冤讎。茶陵千仞靈雲寺。聲播元朝數百州。

高峯和尚

雙髻六龍須九。一十八年師子吼。死關已掩三十秋。惡聲萬里猶奔走。既陷險機親遭毒手。一回見面薦上心。恩怨難教自分剖。義首座請

天目三千丈。難方高峯之高。地獄十八重。莫比死關之險。我曾親近十餘年。不願頻將畫圖展。三十年影不出山。二六時情不附物。遍釋迦達磨生陷鐵圍。鞭白牯狸奴立地成佛。便是這箇不覩是底。阿師坐斷天目山。深踞師子窟。倘若不是我本師。更要罵教儼見骨。

掃帚兩眉橫。塵埃堆面上。依稀徐十三。郭彷彿高峯和尚。松江江上姚道人。好把香華勤供養。

斷崖義禪師

撞漫天網解師子鈴。情忘義斷石裂崖崩。奪龐老金珠。高揮大抹。將阿爺門戶。緊挂橫撐。這邊那邊了無羈絆。問禪問道不近人情。大地山河一片雪。話頭流落至今行。

失脚踏斷懸崖逢人更不安。排取性入真入俗。一任神猜鬼猜。掉臂獨行時。拖拽不住。狹路相逢處。推托不開。虛空拔得無根樹。要向螭蟠眼上栽。

中竺布衲雍禪師

湔東山湔西水。面目儼存。真機不倚。蓮華峯突兀半天。桂子堂腥臊萬里。玻璃誰道匪家珍。沈沈法海深無底。

珍知客請讚

法海院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八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九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自讚

繩林枯坐兀爾忘緣。而皮厚三寸。鼻孔沒半邊。盡世藏形避影。徒勞掘地覓天。鬼神推不出。佛祖謾加鞭。幸爾師同天目山。年同大海水。鄉同西澗路。道同金剛圈。就中一種不同處。愧我未曾參得禪。臨濟語
咄哉此僧無本可據。倚中之峯。依幻而住。手裏三尺黑竹篴。何嘗有此閑家具。話頭流落古伊吾。風前笑倒人無數。家

古宜差請

虛空有體貌。牆壁具耳目。惟有這箇漢。完全離背觸。喚作幻住。遍華翻性海之波。謂非幻住。陽燄轉識田之曲。不墮兩頭。如何付囑。常憶開沙十萬家。錦團團兮華簇簇。通默菴請

幻不可寫。可寫非幻。惟幻既非。復云何讚。金鼈濯濯兮。雲深天目。萬峯玉露沈沈兮。月照鴛湖兩岸。不於這裏覓中峯。展開圖畫從教看。魏塘吳宅請

渠無面目。不受拘束。謂是幻住。則背。謂非幻住。則觸。有時一葉扁舟。有時半間破屋。但不教渠作住持。一切盡情皆準。伏爲甚麼。休逼促。波斯嚼冰牙齒寒。蚯蚓吞鹽尾巴曲。宣政院官請贊

參禪禪未明。學道道何悟。從來只解平實商量。脫畧人前。只成笑具。年來衰病滿空身。任運惟依幻而住。寄言怪怪學道人。動著何曾不相遇。阿呵呵有甚長處。馮侍制子振請

磐石上蒼松底踞坐者。誰元非是。偏問伊佛法信口。惟言不知。俾之住山。鰲鼻橫牽不起。見無所見。剩雙眸。聞無所聞。多兩耳。塊然一物。人共嫌不識喜。蒼何所喜。呵呵呵誰共委。似這般兜搜而孔。傳得十萬八千。只宜埋向一微塵裏。善三藏請

鴈蕩結茅廬。大德庚子歲。依幻住其中。身心無向背。鼻孔與眼睛。今古常相對。從來不覆藏。堪嗟人錯會。不錯會水澄澄而涵空。竹蒼蒼而積翠。望虎丘山上。月光透吳中。聽楓橋寺裏鐘聲。騰物外。休將佛祖巧相於。渠儂不入它群隊。平

這漢無檢束。弁山結茅屋。生緣湯團灣。受業西天目。要識渠是誰。不用問龜卜。若非孫七郎。定是郭八叔。佛法無半星。人緣頗相熟。莫知何所長。標形歸畫軸。留之幻住菴。又要頻叮囑。夜深禪影照蒲團。劫風吹入平田綠。湖州幻住菴請至大己酉夏。曾憩白洋曲。明年役般輪。荆棘變華屋。隨順一切心。元是此尊宿。胸中無寸長。渾不受輕觸。禪衲滿門參。且是無拘束。太湖吐一漚。容受西天目。笑面當慈悲。苦心含惡毒。倒捋牛尾巴。說法無機軸。震禪請渠自贊揚。合掌稱爲田八叔。吳縣順心菴請

這箇面目無本可據。既染丹青曲。勞指註眉橫。眼上彷彿中峯鼻。搭肩邊依稀幻住。更有問大同菴主。面目短長。問取舜菴蔣教諭。丹陽大同菴請

咄哉此僧。有甚巴鼻。大坐胡床。全無義味。談禪禪不曾參。論道道非所契。以茫茫業識。當參學眼睛。以擾擾幻緣。爲平生住計。有時橫孤舟於青莎白水之上。笑船子便棄渾身。有時撥魁芋於寒灰冷火之中。笑懶瓚不收殘涕。千手大悲。推不向前。八臂那吒。捺不入地。盡指南閭浮提。喚作西來祖意。只如斯鹵莽爲人。如何做得他徐十三郎之後裔。西來菴後用二上人請

我不是渠。渠不是我。物外變通。目前包裹。閑雲居此。幻住身。狹路相逢。來合火。咄咄我我。我是甚麼。一天星月影團圓。萬疊湖山青朶朶。雲居菴請

幻住不識實際。實際却識幻住。分明兩箇題目。究竟一般情緒。昔年狹路相逢。今日不勞指註。蘇州城裏月當秋。天目山頭雲滿樹。實際菴請

這漢懶入骨。誓願不做佛。寸心空牢牢。長年坐兀兀。雲谷居士不識渠。新興積慶濱西湖。準擬開門待知識。要憑幻手聊相扶。只將這箇持虛壁。天目山深難辨的。幻相何曾有住時。春滿六橋天地寂。積慶菴請

這箇面目。有誰喜見。依幻而住。沒地頭。舉措全無巧。方便幻曲作直。遇貴卽賤。本中峯諾。將謂是如何。入地獄如箭。見菴請

這驅般難摸。揀謂善何善。道惡不惡。空煩惱根。去菩提縛。却笑靈山話曹溪。指爭似渠儂掉棒。打水中捉。當的諦都丁。華梵何曾有兩般。烏巴刺室利丹青。不用頻描貌。卷向柴床壁角頭。片月流輝照山嶽。高昌顯月長老講海會菴裏水雲如歸。更著這漢意。欲何爲。謂辦道渾無孔竅。謂結緣殺欠慈悲。天目山水枯雪老慶元府雷動風飛。兩頭坐斷渾無事。佇看人間十二時。

咄遮頭陀也。甚偉傑。髮亂如雲。脊硬如鐵。問渠佛法禪道。便謂無可言說。三十年天目山。有一句繫驢橛。還會麼。海底烏龜頭帶雪。日本如偉禪人講

遮獸漢只好看。殺有丰姿全無氣岸。謂知道不明本地風光。謂會禪罔測古人公案。最無分曉處。佛祖爪牙。極有來由。時鬼神茶飯。從來伎倆。只如斯一字如何可加讚。普徑寺中講

大德庚子相見。便是這箇。至治辛酉請讚。也是這箇。謂其無心兮。吳松江水徹底深。謂其有形兮。天目山雲忽飛過。鬼角拄杖龜毛拂。竿木隨身翻成滯貨。阿呵呵。中峯元不是渠儂。只做此回重說破。理悟上人說無心講

幻住菴不記幾年。天目山三千餘丈。畫得像鼻孔搭唇邊。畫不像眉毛橫眼上。萬人海裏化機行。真珠撒出紫羅帳。頭陀苦行合如斯。狹路相逢肯多讓。逢人便與麼展開。要教他識取描不成。畫不就底無面目。中峯大和尚。善助化主

依幻而住三十載。自賣由來還自買。不知別有何所長。盡把虛空圖五彩。江山圖畫新展開。全身半身俱絕待。依稀只似本中峯。彷彿渾如滿覺海。伊兮余兮休度量。他家自有公評在。智滿院主說覺海講

偏道渠是誰。誰道渠是我。萬古只如斯。直下是甚麼。狹路相逢處。以毒攻毒。和光同塵時。無可不可。便喚渠作幻住時。如何溫州橘皮不是火。

幻在耳絕所聞。幻在眼離所見。全身半身日而月而。而紹隆祖道。無端教石女生兒。射中鐵牛特地用。蓬蒿爲箭。幸自少叢林。孰謂多方便。祇將這箇錯流傳。幻住家風其誰肯。美頭頭物物皆成現。

此是幻住真。是真非幻住。兩段文不同。一句無回互。挂在水晶宮。不勞重指註。從來修證絕。安排絕安排處。全機露全。

機露也。春風二月百花香。子規聲裏山無數。

湖州修禪人請

截斷紅塵石萬尋。衝開碧落松千尺。巖花朵朵水冷冷。楊柳一瓶甘露滴。莫便是本中峯麼。不識不識。

道是渠不是。渠謂非渠。却是渠。非神非鬼。非馬非驢。指十方空爲幻住。向一塵中結草廬。龜毛拂挂繩床角。緣木何曾捉得魚。

一峯居中富嫌千口少。依幻而住貧恨一身多。阿呵呵好大哥。不妨隨處薩婆訶。

修禪人請

月在山頭分明不露。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萬里飛鴻踏雪。四方野鶴離群。本中峯面目易辨。幻住從真僞難分。

淵默忘言。繩床兀坐。喚作本中峯。當面都蹉過。丈二眉毛領下生。笑倒東村王李大。

淵禪人請

中峯之中喚西作。東白菴之白指南。作北面目現前有甚奇特。眉毛罅裏大江橫。鼻孔尖頭玄路窄。三十年後忽展開。笑倒東村王李大。

水冷冷。石齒齒。淨瓶邊。青松底。這一箇便是。懶擬追尋千萬里。朱選卿頗相委。拈起寸毫顛倒揮。左右逢原妙無比。低聲低聲。本中峯來也。馬領驢腮沒兩般。笑破虛空半邊著。

眼如泥彈丸。面如愁布袋。喚作幻住頭陀。漆桶元來不快。撞見高平林。且不存知解。要覓末後句。低頭禮三拜。自買依前還自賣。

天目山心未忘。幻住菴話誰領。要識渠農行藏。良馬不待鞭影。

我相是幻。畫出尤幻。其不幻者。如何加贊。眉毛罅裏劍光橫。廬陵米價齊霄漢。觸著無明劈面揮。無了辦中教了辦。莫便是爲人處麼。首座既相知也。須擡眼看。

堅密不動石。柔和善順草。又似海中巖。澄湛水環繞。會合老幻相。彼此無欠少。只有一處傳未真。歲久年深當自曉。抱一爲天下式。得一而萬事畢。道人見處。一亦無眼睛。本橫兮鼻孔元直。異路忽相逢。同途誰辨的。雲龍風虎漢壇高。

圖畫展開明歷歷。

僞不識我。喚馬喚牛無不可。我不識僞。十字街頭白日鬼。非僞非我。空裏忽生花朵朵。非我非僞。雲合雲分。水投水。離

此四路葛藤中峯不在這裏。鐵丁飯與不濕羹。拈來塞破虛空。行人不識東隱菴。都只來尋馬騰裏。

東隱接待菴

精

形質既幻。描寫亦幻。所不幻者。急著眼看。是甚麼。莫杜撰。推不向前。便是這漢。既不會讀孔仲尼之詩書。又不解參老楊岐之公案。何緣人見。每相憐。多是五百生前。燒牛糞。香供養。作鬼神。茶飯常憶東西兩馬。二月春風如錦爛。

接待菴

無見頂相。不用丹青。與麼挂起。一切現成。爾豈不見。僧問末山。山云。不露頂。如何是境中人。山云。非男女相。盡謂末

山一期勦絕古今之下。幾多人路見不平。再煩妙筆。從頭寫要見中峯。眼上橫。

尼出白稿
請師照贊

遮箇空皮袋。開口便納敗。有時強說禪。無人不笑怪。誓死深山。斂菜根。通人不用頻相愛。

雲南通請上請

無慧亦無福。口裏水漉漉。要開幻住法門。且不受人拘束。海天萬里白雲橫。只此是渠真面目。

雲南
請上

寂而照。鼻無兩竅。照而寂。家無四壁。見得徹。處領下。眉長。靠得穩。時機前。意的。鐵如意。擊珊瑚。枝秤鎚。捏出黃金汁。匡

善達密約理長老
名慈寂說堂請贊

床坐看北庭花。春風處處成狼藉。名慈寂說堂請贊。欠蹄不馬。無角非牛。聲穿兩耳。色貫雙眸。不與人天共轍。不希佛祖同儔。生涯半箇矮屋。活計一葉扁舟。見不見。月澹

遮山千尺。霧識非識。風清幻海。一浮漚。虛空手動。龜毛拂。仁壽菴中夜不收。

海修上人
說幻海請

頭如木杓。口似匾檐。要識渠儂。便是遮漢。何曾悟得佛祖心。剛道十方都是幻。幻不幻。好生別起。眉毛看。趙州無雲門。普到渠面前。都成莽鹵。匡床坐握如意柄。眼裏何曾有今古。青山綠水自茫茫。春風吹入建寧府。莫教錯認定盤星。呼

爲幻住菴中主

不寶尺璧。不貴寸陰。一塵絕待。萬慮平沈。是渠非渠。勿向外尋。一樹幻花。成幻果。十分春色。滿空林。

空林果
上人請

露腹袒。曾指西話東。毗耶室內相逢。逸翁連忙認作本中峯。何異濕紙包虛空。阿呵呵。熨斗煎茶。銚不同。天目山太湖。水高不見頂。深莫知底。盡謂渠德之流行。若置郵而傳命。子細檢點將來。莓苔石上。亂草窠。伸脚元在縮脚裏。

吳江急

通鋪信人請

何清翁寫幻相。盡謂逼真。子細看來。領下欠丈二眉毛。腦後欠一點神色。三十年後再相逢。似與不似總奇特。何以如此。春風元不在花枝。至體由來無揀擇。全身半身是幻。非幻。積菴居士剛要求贅。與其壽泉菴圖畫展開。何似天目山。覲面一看。莫便是本中峯麼。山明水秀古杭州。生遮一枚擔板漢。

枯坐草窠了無向背心。安未安。道會不會。天目山三十年。澄不清。撓不濁。幻住菴二六時。推不前。約不退。憶著太原孚上座。揚州聞角聲。却笑孔夫子三月不知肉味。

公伯真我住幻。遮箇面目如何毀讚。太虛空壓碎上唇。驢鞍橋且非下領。大江日夕水東流。海門潮拍西津岸。影像昭章聲光蕩漾。是甚麼。急著眼看。盛伯真請

遮漢沒意智。開口要觸諱。撞見松間隱人。指出當生羅計。第一無分做佛。第二容身無地。只好向深山窮谷中。苦行數百生。更待驢年蒙授記。阿呵呵也甚奇異。日者松隱請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九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題跋

跋慈受和尚般若心經註

黃面瞿曇向潔白地上拋撒不淨爲害滋多慈受菴主不善屏除益增狼藉舍利子在麼與我將糞箕掃帶來
題琇禪師代古塔主答寂音尊者書

寂音尊者力排古和尚說法之誤其奮辭舞筆如醫者用峻劑以攻五臟之毒殆與元氣併將蕩滌石室老人痛指寂音公論之失其雄談博辯如百萬師揮戈伐國不問仁人必欲使之血刃而後已審如是則安有古洪二師之盛譽復喧轟於宇宙哉蓋各有所據而然也後之讀其書者苟不具此正眼於是非之外文字其可憑乎
題圓悟和尚心要

少室不傳之妙就當人正體上舉揚無形段可指無方隅可示無言說可詮無道理可陳虛洞洞空牢牢絕毫芒離朕兆圓滿湛寂真正妙明通貫十虛包含法界不可得有不可得無空由之而空空不可混色依之而色色不可齊入凡夫之迷如水中鹽味同聖人之悟似色裏膠青雪山大沙門之智辯雖淵深廓徹廣大無涯當三百餘會之發機其詞源袞袞放肆汪洋開合卷舒具大自在幽祕微密靡不揭揚獨於此事不能加一元字脚可謂極聖之大猷至神之玄府者也圓悟和尚得法於東山演祖其眼明其機活其意透其語圓不守一方便而開示參徒溢爲巨編目曰心要於無言中顯言無象中垂象應機隨器解其所縛去其所重多不病繁少不病簡縱橫得要左右逢原其痛快直捷貴馬師一口吸盡西江細密操持重巖頭只守閑閑德嶠於心無事其爲初機必使其真參實究廢寢忘餐雙泯愛憎兩忘身世機輪活脫不滯一隅振轉面門一口咬斷返擲踞地豈容湊泊譬如大雲倏忽變化彌綸六合降注甘雨潤滋草木流布江河頃焉開霽覓其去來了不可得非得法自在疇克爾耶一種是說法之師雖臨濟德山亦將斂衽蓋嘗於般若種智積劫熏鍊故獲如是圓轉無礙者也本伏讀再過乃拜手書此以識之固不敢望師橫點首於大寂定門期

不孤其所教者矣。

題東坡居士大悲閣記

太虛無相。不拒諸相發揮。古鏡絕形。豈礙群形影現。觀世音大士。聞所聞盡。覺所覺空。神廓太虛。智懸古鏡。對機應物。千手異執。千眼齊觀。特言其妙用之少分耳。使具論其分身遍塵刹一塵爲一刹。一刹現一身。一身千手。千手眼未易以數量知也。極理言之。非神通使然。凡具知覺之性者。靡不如是。由迷妄所蔽而不自省也。予讀東坡居士所作大悲閣記。謂菩薩以無心故。能普應群機。變通諸法。洞無窒礙。似不知菩薩妙證圓通。歸復自性。慧光照徹。如杲日輪。雖千手眼同一手眼。既不拘於一多。又安可以心之有無議之也哉。

題列子

列禦寇知榮辱之在天。而不知其本乎一念。知生死之由命。而不知其根乎自心。惟欲忘形骸。虛物我。一是非。泯視聽。任天真於智慮之表。超情思於得失之源。乃鼓舞於老氏絕聖棄智。致虛守靜之門。與莊周相爲表裏。因觀其著書八篇。故筆以曉之。惟同志者擇焉。

題十牛圖

偶觀梁山石鼓倡和十牛圖。頌于餘杭接待菴之壁。自尋牛而至入鄆垂手一節。一節似有程限。而然思之。古人立言。固是一期方便。殊不知賺累後學。例皆尋尋覓覓。做模打樣。曾未休息。須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三世十方。見聞知覺。皆露地白牛之影子耳。多少人認此影子以爲全牛。彷彿不得受用。矧乎又有向影子上覓影子。敢保終其身不見全牛也必矣。政與此歎。忽覩上人出紙求語。故信筆以似之。規曰。敢問全牛。今在何處。余於是投筆附夜航而之武林矣。

跋天目禮禪師墨迹

天目和尚七歲時。携籃侍母採桑。次母戲之曰。携籃者誰。豁爾開悟。今觀其錢侍僧省母。有施爲動靜。憑誰力之句。大似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烏乎多見。伊不自知其醜也。

跋牛腰佛頌軸

佛身無爲。遍在牛腰馬腹。智體不動。誰分蟻穴蜂房。一切處示現受生。一切處成等正覺。紫金聚沈潛水牯。赤肉團無位真人。從前話櫺已行。卽今面目現在。本來無位次。直下絕安排。雖然立處皆眞。總是顯奇惑衆。昔唐文宗愛食蛤蜊。忽遇一蛤蜊。粘杵不壞。尋而解開。乃見觀音像於中顯現。召惟政禪師問其事。師曰。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卽現菩薩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旣已現身。惟未聞其說法。師曰。陛下見此信耶。不信耶。帝曰。焉敢不信。師曰。說法已竟。文宗大悅。此話垂五百年矣。大德丁未。杭之臨安縣里人。買二牛。腎剖其一。中得佛像一軀。高寸許。非金非石。結跏趺坐。眉目可覩。遂累石樹塔奉藏之。若見若聞。咸生異信。其廣長舌相。流布法音。霆震雷轟。卒未之已也。公恕施君携諸方頌軸。訪予窮山俾爲著語。因筆前說以似之。復爲說偈。

無位真人赤肉團。牯牛腰內總相瞞。法雷震地通身口。若要親聞著眼觀。
跋梁楷畫妙峯禪師四鬼夜移圖

昔南泉謂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破。殊不知鬼神不著便。白日被王老師熱瞞。相傳妙峯善和尚住靈隱時。爲四鬼所肩而出。當時賴遇妙峯。若是王老師未免又作修行無力會也。一種是瞞神赫鬼顯異惑衆。今日被人描貌將來。不知面皮厚多少。

題十八尊者圍碁圖

俗諦是黑子。眞諦是白子。十八界內奪角爭先。平地上逃他分段生死。阿羅漢起。直饒看得眼睛穿。翻轉碁盤都不是。題羅漢揭厲圖

諸佛海衆生海。聞前輩已嘗置之一毛腹中。聲聞雖超越分段生死。具跨虎縛龍之力。而不能與境混融。區區附形體。與魚鼈蝦蟹浮沈於粘天鯨浪之間。自謂神通不可及矣。宜乎起黃檗有斫折其脛之怒。雖然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跋及菴禪師設利頌軸。

先師嘗誤中大仰老人之毒。每於所剪之髮。舍利粘綴如貫珠。及菴和尚與先師同出其門。而舍利迸于烈火。嗚呼異。

端並起邪法難扶予於此不能無恥焉

題古畫像四首

寒拾謂豐干饒舌閻丘爲豐干熱瞞一種是鍼芥相投要且是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

寒山拾得守

盡謂黃龍指洞賓之劍入地三尺殊不知性命已落神僊之手何則點石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呂巖

鳥窠和尚爲白侍郎曰薪火交煎識性不停得非險乎白公微領其旨吁當時白公因欠箇末後句反累其師到今日

措躬無地且末後句又作麼生

香山居士

居士嘗有偈云男不婚女不嫁大家團樂頭共說無生話今其夫妻子女坐立儼然且作麼生是無生話竹籬茅舍安

無盡博飯栽田樂有餘

龐居士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上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山房夜話

幻人僻居窮山。忽隱者過門。與對牀夜坐。時山月吐輝。窗白如晝。隱者曰。聞義學以禪定之禪。配吾達磨單傳直指之禪。以達磨曾有所謂胎息論。遞相傳受。而曲引第八識住胞胎時。惟依一息而住。故云胎息者。以方吾禪定亦依止一息而住。今議者遂枝蔓其說。離吾達磨爲二乘。禪定之學。何如幻曰。彼非謗也。是不識達磨所指之禪也。將謂離四禪八定之外。別無所謂禪。殊不知達磨遠繼西天二十七祖。以如來圓極心宗之謂禪也。此禪含多名。又名最上乘禪。亦名第一義禪。與二乘外道四禪八定之禪。實天淵之間也。當知是禪不依一切經法所詮。不依一切修證所得。不依一切見聞所解。不依一切門路所入。所以云教外別傳者也。惟大心衆生。夙熏佛種。不涉階梯。一聞千悟。得大總持。自此或獨宿孤峯。或入塵垂手。縱橫逆順。道出常情。語默卷舒。不存窠臼。安有所謂禪定胎息之謂乎。蓋達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凡六傳至能大師。師云。說箇直指。早是曲了也。此說之下。豈容別有所謂語言文字。而可傳受者邪。世有胎息論。不知何等謬妄之人。誣罔聖師而作。況是後之欲欺達磨者。乃跡其說互相作妄。要知非欺達磨也。乃所以欺自心也。原夫世尊四十九年說法。寔哀憫衆生之自欺於生死中。妄自纏縛。卒莫之已。所以示其心法。欲其不自欺。今反以其心法而自欺。則何所往而不自欺也。

或問。禪稱教外別傳。果有別傳之理否。每見義學紛紛於此。不能無議。幻曰。義學以分別名相爲務。而於此不能盡分別之理。使盡究其極。則於別傳二字。當一笑而釋矣。何則。夫四宗共傳一佛之旨。不可闕一也。然佛以一音演說法。教中謂惟一佛乘。無二無三。安容有四宗之別耶。謂各擅專門之別。非別一佛乘也。譬如四序成一歲之功。而春夏秋冬之令。不容不別也。其所不能別者。一歲之功也。密宗春也。天台賢首慈恩等宗。夏也。南山律宗。秋也。少林單傳之宗。冬也。就理言之。但知禪爲諸宗之別傳。而不知諸宗亦禪之別傳也。會而歸之。密宗乃宣一佛大悲拔濟之心也。教宗乃闡一佛大智開示之心也。律宗乃持一佛大行莊嚴之心也。禪宗乃傳一佛大覺圓滿之心也。猶四序之不可混。既不

可混。非別而何。或者謂彼三宗皆不言別傳。惟禪宗顯言別傳者何耶。對曰。理使然也。諸宗皆從門而後入。由學而後成。惟禪內不涉思惟計度之情。外不加學問修證之功。窮劫迨今不曾欠少。擬心領荷。早涉途程。脫體承當。翻成鈍置。誠別中之別也。彼按圖索馬者。烏足以知之。聞吾禪有教外別傳之說。無怪其驚且駭矣。

或問。永嘉以惺惺寂寂爲藥。昏住亂想爲病。此說與達磨所傳之禪如何。余曰。永嘉集中十篇大指。所明修證之說。大約取止觀法門首則息念忘塵。次則境智冥寂。至於別立觀心十門。至玄至妙。深達無生。惟達磨只教人直下明取自心。此心既明。如人到家。自能隨時作活。更不廣引言教者。良有以也。其曲引神光處。惟言外絕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乃可入道。此外不聞別有言說。但真實於自心中有所契證者。則知循階級。歷涯岸。與直指之說。大不侔矣。豈惟永嘉然。至若天台之三觀。賢首之四法界觀。皆曲盡此心之至理。使過去之佛再現。世間演說心法。逆知其無有過於此者。然不與達磨同者。蓋即言教離言教之別耳。盡理言之。如圓覺以三觀互分爲二十五輪。及楞嚴以十八界七大性證爲二十五圓通。豈止此二經。但涉經教中所陳修證法門。亦皆不與達磨所傳直指之禪同途共轍也。何則。使苟涉言教。則不得爲教外別傳也。或謂。若然。則達磨之禪與諸佛言教異耶。對曰。我於佛祖之道。覓同相。尚不可得。而何異之可見耶。爾不聞教中謂總持無文字。文字顯總持之說乎。然總持無文字。則達磨契之而直指也。文字顯總持。則諸宗即之而引導也。且達磨之道。異於諸宗者。非其尚異而私出乎自己之智臆也。乃遠繼靈山最後獨付大迦葉之心法也。其獨付大迦葉之道。亦非靈山一人之私有者。即盡法界衆生共稟之靈心也。故世尊興慈運悲。垂教設化之際。曲徇衆生利鈍等差之根器。其所謂大小偏圓同異顯密之方便。不容自己也。

或問。間有言教與禪家直指之說同者。如華嚴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如法華謂。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如金剛般若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及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如圓覺謂。知是空華。即無輪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如楞嚴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及知見立知等。以至諸經諸論中其相似之語。層見疊出。亦豈待達磨直指而後然耶。幻曰。余不云乎。此文字顯總持者也。苟不曾向自心中真實契證。一回徒說藥。不療病也。若是真實有所契證之人。豈惟大乘經論之語能契達磨之禪。但是麤言細語。至若風聲雨滴。未有不與達磨所指之禪相契者。苟不能妙

契自心於言象之外。但將大乘經論相似之語。記憶在心。古所謂依他作解障目悟門。又以金屑入眼。爲喻甚明。宜深思之。勿自惑也。豈惟經教文字不同。達磨所指之理。且如禪宗門下。自二祖安心。三祖懺罪。南嶽磨。靱。青原垂足。至若擎叉。輓毬。用棒使喝。及一千七百則機緣。莫不皆是八字打開。兩手分付。直下更有何物。爲間爲礙。憊。憊。若不曾向己躬下透脫。得過。擬將情意識。領覽一箇元字。脚記憶在心。是謂雜毒入心。如油入麵。又云。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蓋知此事。無入用心處。無人著意處。無人措足處。無入下手處。直須親向自己躬下。蹉步一踏到底。始解相應。凡咳嗽掉臂。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如師子兒。不求伴侶。始知前面一千七百則。皆脫空妄語。狐涎雜毒。焉肯涉他毫髮。惜乎間有一等聰明之士。不求自悟。日夕坐在雜毒坑中。分向上向下。全提半提。最初末後。正按旁敲。照用主賓。縱奪死活等。曲搜旁注。強立巧求。安箇名字。喚作宗門關鍵。眩惑後人。更或揀辨言語區分機要。謂那箇尊宿語。全提向上。不帶枝葉。謂那箇尊宿語。新奇巧妙。凌樂古今。那箇尊宿語。是道者。禪乾曝曝地。百般比況。萬種搏量。殊不知前輩大達之士。曾中七穿八穴。無一物可守。臨濟應物。信手拈來。初無揀擇。直下如迅雷掣電。擬覓蹤由。則劍去久矣。又安肯局於見量。弄峻機。裁巧語。思欲鼓誘後昆。俾其宗尚者哉。且前輩尊宿。應機垂示。其語言有蟲細顯密。廣畧之不同途者。蓋各各發自真心。初無造作。如洪鐘巨鼓。隨叩而聲。其聲之大小清濁。本乎一定之器。或器之不逮。苟欲微加外助。則失其本真矣。今之禪流。將欲據大牀。揮塵尾。首取諸家語。要揀擇配持。及漁獵百氏之雜說。以資談柄者。是說禪之師也。不惟不能與人解黏去縛。而亦自失本真。喪壞道眼。如此妄習。互相趨尚。既失祖庭之重望。又安有所謂起叢林興法社之理哉。原夫世尊出世。達磨西來。咸欲與盡大地人解黏去縛。是憫最初不識好惡。把自家一片本來清淨潔白田地。妄以無邊聲色。污染得無措足處。及乎捨親割愛。依師學道。且前面之污染。莫之洗滌。而又添入如許多佛法知解。使伊重失本心。深可憐憫。所以前輩唱導之師。忍俊不禁。出來吐一機垂一令。如吹毛劍。向伊重處一截。直欲斷其生死命根。誠以真慈痛憫。而然豈圖門高戶峻。以重後學之仰望邪。蓋前輩大達之士。最初皆是。的的以己事未明。跨山越海。求人決擇。忽撞著箇聲訛話頭。透脫不去。如吞栗棘蓬相似。又如遇怨敵相似。孜孜於懷經涉暑。廢寢忘餐。至於終身無斯須間斷。決不肯容易覓人開示。亦不肯向文字語言上尋討。直欲待其真機自發。打破疑團。而

後已自有宗門以來凡有契有證者莫不皆然所以一箇箇脚跟穩密等閑動步如師子兒驚群動衆故宗門以此相因而有做工夫之說焉

或問永明和尚作宗鏡錄百卷廣引大乘經論之文配吾達磨直指之禪其志亦奇矣似亦不免開鑿尋文解義之端乎幻曰不然達磨自至此土其直指之道六傳至曹溪溪又九傳至大法眼眼又二傳而至永明其間哲人偉士奇蹤異行雖後先錯出照映今古而三藏學者不能無議於吾道由是永明和尚弘多生智慧辯才之力該羅經教述而辨之其縱橫放肆左右逢原是謂卽文字之總持門也俾三藏學者不敢置吾徒於佛海之外與明教和尚之輔教編精搜百氏博達群書伸釋氏之真慈杜儒門之重嫉此二書乃佛祖之牆岸謂開鑿尋文解義之端不可也苟無二師之真誠玄解甚不可做效而作也或謂永明和尚復出萬善同歸集與宗鏡之說不同何著述之自反也余曰心乃萬善之本也宗鏡則卷萬善歸一心此集則散一心入萬善其卷舒開合未嘗不相通也蓋防禪者之未悟而畧萬行也亦止三藏學者議吾禪之不該萬行也故申而明之非苟然也古今天下之師捨永明其誰歟或謂禪家於萬行不可不修邪余曰達磨門下只貴悟明自心此心既明於六度萬行無修與不修之過或修之則無能修所修之執或不修則無任情失念之差苟此心未了則修與不修俱名虛妄禪者宜以明心爲要萬行可以次之也

或問十地階級與禪如何幻曰聞十地乃具神通聖人約其所至之理而建立故古人謂十地如空中鳥跡凡大乘菩薩等靡不由之而不可以定執也達磨只論見性成佛自餘身土地位因果等俱畧而不言者蓋達磨之禪乃諸佛心宗獨爲圓頓上乘之機而設說箇成佛已背眞詮何則以正法眼藏觀無邊衆生各各本來成佛又何待指其見性而後成邪佛尙無可成何十地之復論哉

或問古者謂撥草瞻風只圖見性傳大士謂只遮語聲是莫離此外別有見性之理否或無則學人便與麼負荷時如何幻曰若使一期說性則不妨徧將古人極理之談從頭記一徧過其如轉說轉遠何蓋見性之理離言說相離思惟相離分別相離取捨相繁興大用舉必全眞備擬存一毫知見則覲體相背矣今之眼見耳聞孰不說箇見性被人問著箇性便道無有不是者乃引教中謂諸法所生惟心所現之說爲證好教徧知說也說得是證也證得分曉只是要

與之念念相應。不勝其遠矣。何則。蓋不曾從命根斷處。能所盡時。觀體契悟得來。皆陰識依通爾。凡說時有箇性。雖說得有箇性。於正說時。亦未嘗不迷。更莫說爾無明暗起。邪妄橫生。儼然與說時。似有兩箇。欲望其念念相應。其可得哉。須知真正人前。尚不許說箇相應。底道理。矧乎不相應者哉。當知此等異見之人。有二種過差。一則自家發心學道時。只要說得與道相通。初無決定要洞明生死大事之正念。第二是一等謬見之師。畧不顧學者因地。正不正。惟見其稍負天資。必欲巧施方便。不待其做工夫。守正念。一味將箇卽心是佛。卽色明心。底相似話頭。互相熱瞞。只要控他箇入處。只待其口開便了。今之禪林。相習成風。正不知何所圖邪。如圓覺楞嚴。訶斥此等謬見。於二千年外。蓋聖人預知末世衆生。有此妄習。故作如是曲申問答。必使其知非而自改也。奈何其不以生死大事爲己重任者。惟務言通。自以爲了。忽然撞著箇真正眼目人。搖手向伊道。三箇不是。早是心中七上八下。便若遭其訶斥。則怒氣不勝其高矣。爾若真實要與此事相應。一回最先痛以眼見耳聞。奇言妙語。盡情掃去。苟使其有絲髮凝滯于心中。是謂惡毒入心。佛亦難救。大抵學人。固是被他師家一時引入草窠裏。亦是自家有所重於解會。而然爾若必欲要向生死岸頭。做得主宰。設使釋迦彌勒。將禪道佛法。傾入爾肺肝。只把箇不從他得底一句子。照看自然。惡心嘔吐也。爾豈肯受此惡毒。以其無此正見。所以開眼受人埋沒。爾若果然。只要會禪。不消頃刻間。等閑說箇喻子。便教爾將千七百則葛藤。一時穿過。有甚麼難。以其無益。不如箇盡生不會底。最親切。此事若可以與爾過付得。則香嚴昔在瀉山門下。不用入南陽住菴。阿難於楞嚴會中。不勞悲泣也。爾莫說道和會便是。箇真正悟明底人。必欲要將箇悟處來主張。早是不相稱矣。而況以心意識。向相似語言上。妄自和會。箇目前昭昭靈靈。底浮光幻影。認爲主人。公寶之於懷抱。實迷中之倍人也。久之不悛。遠招妄談。般若之報。百年影謝。噉臍何及哉。昔忠國師謂近來南方佛法。大槩變了。盡謂四大身中有箇神性。不生不滅。四大壞時。此性不壞。此等見解。與西天外道等。又如長沙和尚。有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之語。皆指今日妄認六塵緣影爲自心相者。卽楞嚴所謂棄却百千大海。認一漚爲全潮者也。更有一等龍侗。眞如底。便道盡十方世界。是箇自己。此性包虛空。徧法界。混古今。融聖凡。與森羅萬象。無所間然。遂引古人拈一莖草。是丈六金身。一毛端上。現寶王刹等語。爲證。爭奈說食不療饑。說衣不治寒。何也。須是親曾與麼悟。一回始得。直饒爾親曾與麼悟了。

又要遇本色宗匠與備掃其所悟之跡。不然則謂之見刺入心。執藥成病。此豈以言通意達而爲了哉。蓋無量劫來生死根塵。今日要與和盤翻轉。又要備與所翻之力。頓忘功用。豈小根淺器者所能擬哉。此說實非鼓惑。惟切於痛爲生死者以爲然。自餘惟務說禪之士。將反而見唾。則吾亦何敢辭。

或有號西歸子者。過門曰。某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其透脫生死。似易於參禪。蓋遠承阿彌陀佛願力冥資故也。爾參禪無把握。無聖力冥資。苟非大根利器。一聞千悟者。難於趣入。以故永明壽禪師有十人九蹉路之譏。咄是何言歟。審如是。則淨土外別有禪耶。使果有之。則佛法二字自相矛盾。安有會人圓融之理哉。爾不達善權方便。局於己見。誣謗先哲。夫永明揀禪淨土爲四句。乃曲徇機宜。特方便抑揚耳。蓋教中所謂於一乘道分別說三之意也。如長蘆北磻真歇天目諸師。作淨土章句。皆寄談即心自性之禪。初無異致。問有指東都曠法師於定中見蓮華標。則照本禪師之名。疑其單傳之師。安得標名於此。故往質之。照曰。雖在禪門。亦以淨土兼修耳。當時圓照謾展善權。不孤來問。豈真然耶。昧者不達權變。剛謂禪外別有淨土。可歸及引永明禪淨土四句爲口實。不亦謬乎。客避席曰。試請辨之。幻曰。淨土心性。又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但悟自心之禪。卽其三界萬法混入靈源。舉必全真。初無揀擇。既無東西兩土之殊。安有淨穢二邦之異。促十萬億土於跬步。寶池金地充塞寰區。延一刹那頃於永年。翠竹黃花同歸正受。四大海目塵塵獨朗。五須彌毫處處分輝。老達磨頓忘明月珠。阿彌陀失却黃金印。禪門皆剩語。淨土亦虛名。名體見銷。是非情盡。丈六身一莖草。何劣何優。三千界半點塵。孰多孰少。是謂一味平等法門。苟非真正全身悟入。安有解脫之理哉。且參禪要了生死。念佛修淨土亦要了生死。聖人設教。雖千塗萬轍。一皆以決了生死爲究竟。然破生死根塵。惟尙一門深入。古人謂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兼修云乎哉。或不如此。談禪說淨。土沸騰識浪。鼓扇情塵。卒未有已也。余所以不能無辯。

或問達磨始以單傳直指之道。至十餘傳而分爲五家宗派者何也。不可破裂達磨一家之說。異而爲五耶。儻不異。則安有五家之說乎。幻曰。所云五家者。乃五家其人。非五家其道也。爾不聞佛祖授受之旨。目爲傳燈。苟知傳燈之義。則

不疑其爲五也。請以世燈言之。有籠燈焉。有盞燈焉。有蓋燈焉。有瑠璃燈焉。有蠟燭燈焉。有紙撚燈焉。謂燈則一也。而所附之器不同。爾雖曰不同。未有不能破生死長夜之幽暗者。豈惟今之五家爲然。昔達磨一燈凡四傳至大醫。則有牛頭一宗。五傳至大滿。則有北秀一宗。六傳至曹溪。而下則青原南嶽荷澤。此三人者。便自不可得而混矣。此勢使然也。蓋各宗之下。枝分派衍。人物蕃昌。乃不分而分矣。今之謂五家者。乃出自南嶽青原兩派之下。沿流至此。五人不覺其各各如奔匯之水。溢爲巨浸。前波後浪。各不相待。而黏天沃日。浩無邊涯。是可以一目觀之哉。乃不得不分焉。或謂五家之分。不止於人之盛。就中各有宗旨不同。幻曰非不同也。特大同而小異爾。云大同者。同乎少室之一燈也。云小異者。乃語言機境之偶異爾。如瀉仰之謹嚴。曹洞之細密。臨濟之痛快。雲門之高古。法眼之簡明。各出其天性。而父子之間。不失故步。語言機境。似相蹈習。要皆不期然而然也。使當時宗師。苟欲尙異而自爲一家之傳。則不勝其謬矣。以若所爲。豈堪傳佛祖照世之命燈乎。今之禪流。泥乎宗旨。而起夾截虛空之妄見。互相短長。余知五宗之師。於大寂定中。莫不掩鼻矣。

或問佛祖機緣。世稱公案者何耶。幻曰。公案。乃喻乎公府之案牘也。法之所在。而王道之治亂實係焉。公者。乃聖賢一其轍。天下同其途之至理也。案者。乃記聖賢爲理之正文也。凡有天下者。未嘗無公府。有公府者。未嘗無案牘。蓋欲取以爲法。而斷天下之不正者也。公案行。則理法用。理法用。則天下正。天下正。則王道治矣。夫佛祖機緣。目之曰公案。亦爾。蓋非一人之臆見。乃會靈源契妙旨。破生死越情量。與三世十方百千開土同稟之至理也。且不可以義解。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文詮。不可以識度。如塗毒鼓。聞者皆喪。如大火聚。嬰之則燎。故靈山謂之別傳者。傳此也。少林謂之直指者。指此也。自南北分宗。五家列派以來。諸善知識。操其所傳。負其所指。於賓叩主。應得牛還馬之頃。麤言細語。信口捷出。如迅雷不容掩耳。如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屎橛之類。畧無義路。與人穿鑿。卽之如銀山鐵壁之不可透。惟明眼者。能逆奪於語言文字之表。一唱一和。如空中鳥跡。水底月痕。雖千途萬轍。放肆縱橫。皆不可得而擬議焉。遠自鶯嶺拈華。迨于今日。又豈止乎一千七百則而已哉。無他。必待悟心之士。取以爲證據耳。實不欲人益記持而資談柄也。世稱長者。卽叢林公府之長吏也。其編燈集錄者。卽記其激揚提唱之案牘也。古人或匡徒之隙。或掩關之暇。時取以拈

之判之頌之別之。豈爲炫耀見聞抗衡古德而然。蓋痛思大法之將弊。故曲施方便。開鑿後昆之智眼。欲俾其共證之。爾言公者防其已解案者必期與佛祖契同也。然公案通則情識盡情識盡則生死空。生死空則佛道治矣。所云契同者。乃佛祖大哀衆生自縛於生死情妄之域。積劫迨今莫之自釋。故於無言中顯言。無象中垂象。待其迷繩既釋。安有言象之可復議乎。且世之人有事不得其平者。必求理於公府。而吏曹則舉案牘以平之。猶學者有所悟解。不能自決。乃質之於師。則舉公案以決之。夫公案即燭情識昏暗之慧炬也。揭見聞翳膜之金篦也。斷生死命根之利斧也。鑑聖凡面目之神鏡也。祖意以之廓明。佛心以之開顯。其全超迥脫大達同證之要。莫越於此。所謂公案者。惟識法者懼苟非其人。詎可窺其彷彿也。嗟世之迷妄者。不考其源。每以聰明之資。廣尋博記。顯授密傳。惟務言通匪求心悟。致使棒喝交馳之勝軌。墮情想之稠林。龍象蹴踏之靈蹤。陷是非之深穽。愛憎溢目。取捨盈懷。古人醍醐毒藥之喻。驗於斯矣。叢林之昏莫有不本於此者。嗚呼。猶吏曹竊法以貨天下之賄賂。已私一勝。欲望公道有治平之效。其可得乎。

或問祖師公案。本於學者因疑致問。而古人大寂滅心中。如虛谷巨鼓。隨扣而應。特不過與人破疑情。裂窠臼而已。所以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蓋前輩既爲人所師。不得已而酬酢一言半句。流落叢林。後之承虛接響者。目之爲公案。乃本於此一箇道理。今之叢林商量。大不如此。乃以問佛問西來意之一問一答。如麻三升。乾屎橛。須彌山。莫妄想之類。喚作單提淺近者。以勸婆話。墮托鉢上樹等。爲向上全提者。或以衆機緣列歸三玄。或以諸語言判入四句中。間曲談巧辯。網羅千七百則公案。各立異名。互存高下。不識古人之意。界爾否幻。曰祖師語言。蓋出於大空寂。無爲心中。信手拈來。初無揀擇。凡一拈一放。本於達磨單傳之旨。口開見膽。絕無覆藏。譬如月之在天。其東行者視之。則月與之俱東。西行者謂月與之俱西。中間不動者。謂月與之不動。各執所見。互有東西。不動之殊。而滿月當空。實未曾循其東西。而依其不動者也。其泛說不同者。蓋由未徹法源底耳。所以有循器定空之喻。前輩明眼宗師。舉似之頃。或抑或揚。又不可以此開口不在舌頭上之語爲證。其有於一機一境上。會得纔涉著。縱奪逆順處。罔知所措。無他。特悟理之未盡。然公案雖是一箇道理。其差別處。如人入海。轉入轉深。久之直到九淵之底。驀忽回首一看。則知未嘗別有海也。苟不親到一回。則曾中之疑。不約而自至矣。只如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此箇公案。雖不曾參禪者。亦皆

領會得過。及乎叩其極致。則久參宿學。亦少有不錯會者。何則。始問伊喚甚麼作心。早是路頭生也。遮裏要指點得的。當直須親曾遠得在手。反覆看一遍。看教明明白白。如十字街頭。擲著親爺相似。自然舉起便合轍也。或有一等不會做工夫。不曾洞明心地。不曾截得脚跟下生死大疑命根子。斷惟以聰明之資。向古今文字上。將相似語言較量卜度。會盡古今公案。殊不知既不了生死。返不如箇不會底最真。雖曰不會。忽然一日發起信心。真參實究。却有箇悟明之時。惟聰利而預會者。不復生正信而穎悟也。近來叢林欲速於得人。亦不待學者聰利。師家把著本子逐一句。如教童蒙讀上大人相似。欲其領會共資玄化。此無異吹網欲滿者。本色道流。既不肯食此惡毒。但遇著古今因緣。都不要將心解會。只消舉起一箇頓在面前。發起決要了生死之正志。壁立萬仞。與之久遠參去。薦爾撞破疑團。則百千萬則公案深與淺難與易同與別。一串穿過。自然不著問人也。如或心眼未開。不肯叩己而參。必欲求人開示。縱使釋迦達磨披肝瀝膽以示之。益障其心眼耳。思之思之。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十一之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中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山房夜話中

或問達磨西來門風險絕言前薦得已涉途程安有所謂做工夫。況枯坐蒲團如守屍鬼。且禪豈可以坐而得邪。無乃辱累先宗者乎。余曰不辱累也。爾蓋知此而不知彼也。如龍潭問天皇學人久依和尚不蒙開示心要。皇曰。爾擎茶來。我則舉手。爾來問訊。我則低頭。那裏不是與爾開示心要處。潭遂領旨。此箇公案以學者言之不勝快便。以宗門言之。又不止涉途程而已。又如香嚴被潙山問父母未生已前事。不能加對。乃求潙山爲說。山不允。遂盡棄所習。入南陽住菴。久之忽以瓦礫擊竹有聲。始能瞥地。彼時雖不形做工夫之名。其孜孜退守。念茲在茲。爲何所圖邪。雖不能直下領畧。而歷涉歲月。方乃省悟。其悟之旨。謂非達磨所傳之旨乎。今之做工夫不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真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做一件大事。第三捨捨積劫已來所習所重不下。十二時中雖隨人舉箇話頭。方上蒲團坐席未溫。其昏沈散亂。左右圍繞。又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難矣哉。安有天生彌勒斯言盡之矣。往往見無所成者。不責己之不逮。而返以佛法下衰。叢林秋晚爲辭。而言在處上無煅煉之師。旁無策進之友。況是湯火不便。粥飯不齊。規矩荒蕪。緣謬亂。致使工夫由之而廢墜。此說之行更無有學道之人。不以此爲口實。譬如農夫責水旱不時而廢耘耔。則安有秋成之望哉。但是學道人對違順境。瞥生一念欲與之分別。余知其纏縛萬劫生死之咎。必基於此矣。爾不聞雪嶺老沙門棄萬乘尊榮。六年之間臥冰齧雪。忘形於凍餒之中。乃有夜觀明星之悟。自佛以降。西天二十八祖皆巖棲穴處。或混跡於差別門頭。以真心不泯實行無差。皆克證己躬傳佛心印。及達磨東邁。百丈未生。牛頭橫出一枝。南北宗分。兩派皆腰鎌荷鍤。火種刀耕。執爨負春。鶉衣丐食。鐵石身心。冰霜懷抱。以佛祖大事因緣一肩負荷了無畏怯。蓋行處既親。所到必的矣。彼時安有五山十刹之廣居。三玄五位之奇唱。放收殺活之異作。拈頌判別之殊音。不加雕琢而玉本無瑕。安用規模而眼元自正。自百丈建叢林已來。廣田大宅指顧如意。其奈正因日墜謬妄。日滋紀綱日繁。禮義日削。數百載前提唱之師。如臨濟德山。雲門眞淨。氣憤憤地。怒罵諸方。如姪女兵奴視之。蓋責其不體道本。惟務言通互相欺。

誑者也。已而間有眼目定動之師。喻諸方說禪。如葉公之龍趙昌之花。然葉公趙昌。已自不真。矧乎復有效葉公趙昌者。出烏焉成馬之歎。正不在今日也。由是觀之。其真參實悟之士。不惟鮮遇於今日。在往昔亦未嘗多見也。無他。蓋生死情妄。無明結習。念念遷流。間不容髮。苟不有入骨入髓痛爲生死之正念。提起話頭。如遇怨敵。便捋一生兩生與之抵牾。待其廓然開悟。靡有不爲葉公趙昌之所惑者。或有引三祖謂但莫憎愛。洞然明白。與永嘉不除妄想。不求真之語相證。云只遮箇便是悟理。何假一生兩生勞形苦志。以爲得邪。此說之行。搖動葉公趙昌之心。卒莫之已也。殊不思永嘉有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之語。痛指其不求正悟者。妄將心意識和會相似語言。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又不翅烏焉成馬也。所以古人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聞羅大王不怕多語。斯言盡之矣。余固非實悟者。惟不敢輕蹈葉公趙昌之轍耳。尋常與人東話西話。較量此事。皆是自信法問。初非炫耀見聞。要譽於人也。人或見信。余不加喜。或不見信。亦何敢怒。然信不信。皆當人之自心。庸何喜怒爲哉。惟同道乃知。或若以妄誕見譏。則吾亦何敢諱。

或問參禪不克開悟。還有方便。可使其開悟否。如或展轉不悟。其生死無常大事。向後之又後。世還有自了之理否。幻曰。快哉。問此事。是當人已躬下事。初不干第二人連累。亦不屬第二人排遣。所以云。迷是自迷。悟須自悟。苟不自悟。縱是釋迦達磨。亦爲備不得。今時師家。多是不奈學者之不悟。何所以巧設機緣。曲施方便。以啓迪之。而學者又不以生死大事。爲己重任。惟欲速於會禪。於是便向他方便中。蹲坐盡將古今公案。一串穿却。謂之透關。殊不知脚跟下一座生死牢關。政好不曾透得。其所透者。乃言說之關耳。豈惟無益。返有害於己事也。若是箇真實爲生死大事底人。縱是達磨大師。出現世間。把諸佛祖玄要道理。盡情放在伊人識田中。也須和根吐却。何以如此。蓋悟須自悟。豈干他人半錢事。若也終身不悟。但只堅持正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不必妄求一毫知解。苟能如是。操守只隔得一生兩生。不患其不悟明也。或有坐在靜默中。於塵勞暫息之頃。忽於陰識中。遽省得箇相似底道理。便乃依約爲是。勾引經教中語言。證過含於心中。不知此病。是陰識依通。眞生死本非見性也。堅執爲了。不肯求人決擇。到處只要人把冬瓜印子與之印過。此何所圖哉。又有一等妄認六塵緣影。爲自己主人公。及引古人謂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遮如今誰動口之語。爲證。大率參學不獲正悟者。不惟生死岸頭用不得。即今白日青天。大開兩眼。遇聲遇色。動輒生情起念。不得自由。

人或非之。則發起根本無明與之爭執。此蓋狂人之所爲也。又或有盡生學道無所悟入。便乃不信尋而把箇道學之立念。擎在無事甲中。更不復起求開悟之心。如此等人。謂之失正念。既失正念。莫說後之。又後世不能自了。縱使徧歷塵沙。盡未來際。亦無自了之時。譬之良田。不加耕耨。而望其五穀自生。無是理也。

或問。盡世參禪。不獲開悟。有何果報。幻曰。豆種不生麻麥。草根不產松椿。蓋參禪雖曰是無功用法門。但恐其不真參耳。如永明和尚。謂假使參而未徹。學而未成。歷在耳根。永爲道種。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纔出頭來。一聞千悟。皆誠言也。世之暫修片善。尙獲勝利。教中有聞五種名。超刹寶施福。豈事虛語哉。最初發心。本期決了生死大事。或三十年二十年。未即開悟。不須別求方便。但心不異緣。意絕語妄。孜孜不捨。只向所參話上。立定腳頭。只拚取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誰管三生五生十世百世。如不徹悟。決定不休。有此正因。不患大事之不我明也。故教中謂。末世衆生。能發一念不退轉心。卽同正覺。斯言盡之矣。今之學者。反是。於最初發心。便自立脚不穩。惟恐境緣倏變。念慮俄興。做主不牢。流入異路。以之念念馳求。速期超越。殊不知返爲此馳求之念。所障。把箇要了生死大事底正因。妄自遮障。久之不決。忽爾遷變者有三。或者勝心不捨。頗負聰明。矧乎師友之問。其悟理。惟尙言通不自覺。知涉入知解。以相似般若。黏綴識田。自謂了明。莫知虛妄。則其口出耳入之習。紛紛皆是。化權衰替。鮮有不墮其轍者。此其一也。或者志氣狹劣。識見淺陋。每向工夫邊倚靠。不穩。將謂此無功用法門。絕無靈驗。惟恨以十年二十年。或不相應。遽變前因。或以念佛爲徑路。修行朝暮。掐數珠求淨業。或以一代時教。佛口所宣。我既參禪不靈。未免循行數墨。旋種善因。自謂不爲虛度。或厭煩受用。畏懼報緣。自甘陸沈。垢面草衣。負春執爨。苦其形體。以資事行。或密持呪語。或潛懺罪愆。等皆是。自違正信。遠涉異端。此其二也。或元無信種。遇境興心。三根椽下。坐席未溫。入識田中。攀緣不斷。一箇話頭。咬嚼未破。百般情妄。起滅無時。不至三年五載。遽謂參禪不悟。擎向無事甲中。念念循塵。心流浪甘。赴死門未嘗返省者。此其三也。當此叢林像季。祖道荒涼。參學道流。苟不負決定不退轉鐵石身心。則於此三途不之此則之彼。既失自心之大志。益增佛祖之深哀。法社凋零。未有不本於此者。殊不思參禪立信。是千生一遇。百世一出。儻不能一往直前。以期眞脫轉念之間。白雲萬里。欲望般若。種智復入于心。猶敗穀之芽。無復萌矣。

或問·古人今人參學·用心有以異乎·無以異乎·幻曰·古人學道·未問道之得與不得·脚未跨門首·先將箇偷心一斬兩段·更不復生·今人純以偷心爲主·此正今古之同異·判然不相涉矣·何謂生死·有偷心·是何謂涅槃·盡偷心·是請以喻言之·生死是大病·佛祖言教·是良藥·偷心是藥之所忌·以佛祖言教·治生死之大病·此古今之同然者·安有不治之理·惟是藥有所忌·古人純服藥·鮮有不獲其神效者·今人方藥之未已·而繼投之以忌·不惟不治其病·將見增益異證·使大醫王亦斂衽而退矣·何謂偷心·乃識情之異名也·能劫奪自家無上法財·故永嘉謂·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且畧舉前輩數段·因緣可爲今時龜鑑者·只如六祖到黃梅·但令槽廠去·潯山在百丈會中·充典座·楊歧十餘年·惟總院事·演祖於海會·充磨主·雲峯之化緣·雪竇之持淨·慈明·參汾陽·惟戲笑譏訶·黃龍扣慈明·惟遭詬罵·中間差別之緣·錯出·違順之境·橫生·但是當人正因炳煥死·盡偷心·任其異境·紛如一一消歸至理·又何所往而不與道相遇哉·今之人·偷心不肯遠死者·無他·蓋已事之不真切耳·雖寄身於空寂之場·而馳念於取捨之域·一種是作興·保社·較其優劣·則天冠地履之不相侔矣·何則·如今人稍負天資·必欲遠附清名·高攀勝軌·凡猥屑等事·終身不齒·安肯作磨主·充典座乎·凡住處·雖安居暇食·尙不遂其所欲·安肯入槽廠·而爲化土乎·至若手橫塵柄·身坐猊床·正因益微·偷心熾熾·欲其垂念·後昆·作清涼樹·其可得哉·用是卜化權之盛衰·今古之得失·未有不係乎偷心之有無也·余於此·不容不辯·或問·偷心於聖凡·有間邪·無間邪·余曰·偷心何物·卽如來妙明元心之至體耳·以其求道之志·不真切·爲諸妄所蔽·轉爲偷心也·猶蠱生於禾·害禾者蠱也·亦猶火生於木·燒木者火也·但求道之念·真切·雖寢食於人·不可一日無之之事·尙能廢忘·何偷心之不泯哉·譬如人之爲利·養甘執賤役於人·雖竟日奉勞·苦而不生疲厭·方一毫不盡·其役則鞭笞罵辱·應時交接·皆所不憚·何其忘羞惡之若是邪·無他·蓋求利養之心·真切·而致然也·使其憚勞苦·畏楚辱·則失利養矣·彼區區爲浮幻之利·養而能忘極重之羞惡·較吾儕之希求聖道·而不肯死虛妄之偷心者·何如哉·然凡何異聖·聖何異凡·惟偷心而成異耳·道人可不慎諸

或問·做工夫·多爲昏沈·散亂·所障·用盡神力·屏打不去·無乃根力·有所不逮·而使之然乎·幻曰·非也·當知昏沈·散亂·全體·是本地風光·其實·實際·理地·中無二法也·爾其不委·且昏沈·散亂·初無自性·亦無實體·皆是自家一箇·參禪·底·正念·不

真不切上入來。當知第一念不真切。卽從第一念入。第二念不真切。卽從第二念入。乃至百千念真切。竟無所入。或最後一念稍不真切。則便從最後入矣。若使自最初一念真切。直至心花發明之際。其真切之心。了不間斷。則所謂昏沈散亂。杳不知其蹤矣。往往不責爲道之念不真切。而以昏沈散亂爲礙者。是猶自處暗室而責己眼之不能洞視物象者。無以異也。且眞實做工夫之人。面前見有昏沈散亂。錯了也。更起念要屏打箇昏沈散亂。又錯了也。然而屏打不去。而生憂懼者。更是錯了也。設使屏打得箇昏沈散亂去。面前淨裸裸地。錯之又錯者也。更有箇鹵莽之人。見說昏沈散亂。元是本地風光。認以爲是終日與之輓作一團。而不生分別者。此又不勝其錯也。或者見余連說許多錯字。乃問如何用心。卽得於昏沈散亂上不錯去。乃謂之曰。苟有心可用。則展轉成錯矣。纔見有昏沈散亂。凡用心不用心。都是顛倒錯謬。或謂遮箇向上話。我初機學人。不能得入。幻曰。學道只要悟明自己眞實心地。既悟得諦當。佛與衆生同途共轍。初無向上向下。只爲個不識昏沈散亂動。遭其惑。於是語言露布。強爲指陳。今則事不獲已。索性將箇昏沈散亂根本盡情揭露去也。個無量劫來爲客塵煩惱染習太重。是昏沈散亂之根本。個卽今見色聞聲。念念與諸緣作對。其愛憎取舍之情。起滅無定。是昏沈散亂之根本。個最初一念要超生越死。是昏沈散亂之根本。要參禪學道。是昏沈散亂之根本。要成佛作祖。是昏沈散亂之根本。要希求無上大菩提。趣向涅槃。是昏沈散亂之根本。乃至於世間出世間種種法中。苟存毫髮念慮。莫不皆是昏沈散亂之根本。若根本既斷。於三千大千世界內外中間。欲覓一毫昏沈散亂。了不可得。於不可得處。不惟無昏沈散亂。至若眞如實際。俱不可得而有也。且聖凡迷悟之跡。向甚處安著。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或以學人鮮有不背其初心者爲問。幻曰。負所欠者。其懷虛滿所期者。其情逸。此人之常理。天下古今共之。然懷可使之虛情。不可使之逸也。何則。無邊聖道。未有不由虛懷以納受之。無窮結業。未有不因逸情以滋聚之。蓋心念無主。染淨隨緣。一剎那間。變化萬狀。不之道則之業。不之悟則之迷。曷有已也。偶論及此。忽有老比丘作而言曰。憶昔在俗時。能背誦法華經四卷。自謂童顓方服之後。必可通背其所未記之三卷。豈期出家二十年。不惟廢其未記之三卷。其已誦之四卷。亦皆忘失。時聞者莫不掩鼻。因謂衆曰。當在家也以負出塵之所欠。每虛其懷抱。故能朝思暮想而受之已。

而既滿出家之所期。頓脫塵累。閑情日逸。曾不期忘而忘之矣。原其所失。與今之參學者無以異焉。且四海無家一身萬里。其所負之欠。惟欲會禪而後已。一旦遇教壞之師。巧設問端。控其入草。或將聰明之資。和會情識。於語言文字上。一印印住。自謂滿所期矣。殊不知閑情日逸。妄見潛生。則說時似悟。對境還迷。不惟不到古人大解脫之地。求如前日負所欠而孜孜欲會之心。亦茫然無有矣。嗚呼。聖賢之學。豈止是哉。蓋負所欠之懷不深。而希所滿之期不遠也。學者可不慎諸。

或問悟心之後有履踐否。幻曰。此說難於措言也。所云悟心者。心不自心。悟從何得。悟既不立。心亦無心。心無其心。縱觀虛空萬象。有無情等。觀體混融。欲覓一毫自他彼此之相。了不可得。於不可得處。無縛無脫。不取不捨。離妄離真。非迷非悟。一念平等。萬法皆如。復有何事可言履踐哉。或謂積劫無明。微細染習。尙留觀聽。未即頓消。不可無履踐也。幻曰。心外無法。法外無心。若見有纖毫情習未盡。即是悟心不圓。而然也。或心悟不圓。須是掃其未圓之跡。別立生涯。以期大徹可也。其或謂悟心未盡。以履踐盡之。如抱薪救焚。益其熾矣。古人謂當以佛知見治之。余不識佛知見爲何事。或果與佛知見相應。則治之之說亦贅且剩矣。曰。若然則無履踐之說乎。答曰。茲不必預以有無履踐自惑于心。請勤加鞭策。到桶底子一回脫落。其履踐之有無。當有以默契于中矣。

或問禪者有不斷惡不修善不捨貪嗔癡不習戒定慧。是謂一性平等之說。有諸。幻曰。此余平生深欲辯而未暇也。今既有所問。當畧而言之。夫達磨悟諸佛心宗。不與外道二乘同轍。惟一心法界中。無佛無衆生。至於生死涅槃。皆名剩語。又何惡可斷。何善可修。及捨貪等。而習戒定耶。今之學禪者。於一心之要旨。曾未悟入。遽以此極理之談。竊爲己見。妄興狂解。恣逐凡情。破壞律儀。自投籠檻。是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若必欲要知斷惡修善之底蘊。不必廣尋文義。但只勤究自心。究到無可究處。心眼洞開。始知惡之可斷。善之可修。不可修等。當如啞子得夢。所以極理之談者。謂惡與貪等。皆是自心。則自心無可斷可捨之理。所以云不必斷不必捨也。或謂既曰不必斷與捨。則行之可無礙乎。幻曰。爾作是說。誠佛祖之所哀矜。而不得已者。謂惡等皆是心。心尙不許起。心斷又焉得許伊起。心行之也。或曰。今雖悟知惡貪等是自心。既不許斷又不許行。其惡貪等必向何處安著。幻曰。爾甚惑也。當知一切惡業及貪嗔癡與無明煩惱。

惱種種塵勞等俱無自性。皆由迷自心故。依妄而有。如水因寒結而爲冰。此心既悟。則諸妄乘其所悟而消。如水因慧日所照。復化爲水。既化水已。今云冰復向何處安著。此寔迷中倍人也。或謂某人者已嘗有所悟入。而惡貪等對境遇緣亦猶自若。此又何如。幻曰。此有二種。一者悟心未盡。諸妄尙存。苟不進修。則終歸顛倒。一者悟心已圓。洞視諸法了如昨夢。因示現世間行同事攝法。似有惡貪等。殊不知其真心了然超越。當知此行或力量不及者。少加勉強。俱不免過失矣。

或曰。人有日營萬善者。與至道之體親乎。疎耶。幻曰。道體本乎無爲。善惡不可加損也。原夫造惡根於迷妄。聖人觀破迷妄之漸。故使之爲善也。善業勝而迷妄消。迷妄消則惡自遣矣。諸惡既遣。萬善亦忘。古人有善惡俱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之說。謂心體者。即至道之異名也。苟遣惡而存善。欲望吾至道之體不勝其邈矣。試以喻明之。人有惡廁屋之臭。以香熏之。莫若置身於無糞穢之地可也。然廁屋喻惡也。香熏喻善也。無糞穢之地。乃至道之體也。人有畏幽室之暗。則執炬以燭之。莫若處於大明之地可也。暗室喻惡也。執炬喻善也。大明之地。即至道之體也。復有懼冰雪之寒者。必燔薪以解之。莫若措躬於陽和之室可也。冰寒喻惡也。燔薪喻善也。陽和之室。乃至道之體也。然焚香有斷續。執炬有起滅。燔薪有離在。惟至道之體。窮劫不變。積世常存。安有斷續起滅。離在之謂哉。修善之於合道也。其親疎之理。若是豈容不辯哉。

或問。善惡二言已嘗聞矣。謂善惡之理。世或未能辨。有以鞭笞怒罵爲惡。能忍是惡而不加報者爲善。有以持刃殺人爲惡。以順受其害而不形諸念慮者爲善。有以淫蕩暴亂貪多務得爲惡。以安舒靜默齋戒誦持爲善。幻曰。斯說皆善惡之跡也。謂理則未然也。使盡言善惡之理。無他。凡起念動心。所期之事。無大小無優劣。但欲利人皆善也。惟欲利己皆惡也。事或可以利人。雖怒罵擯斥皆善也。事或可以利己。雖安徐承順皆惡也。以故聖賢垂教。立化汲汲於濟世而無食息之暇者。皆至善之心也。惟衆人反是。雖聖賢其衣冠文藻其言行。苟不有利人之心。已不勝其惡矣。況暴怒之氣搖動而不息者乎。以若所爲而望善之一言。猶隔霄壤。豈至道云乎哉。

或問。孔孟之書言王道。極於仁義而已矣。老莊之書言皇道。極於無爲而已矣。百氏之書雜入霸道。極於功利而已矣。

吾佛之書單明性理。謂諸法所生惟心所現。極於一念不生而已矣。似各擅一門而不能融會於大同之域。果別無理乎。或別有理乎。幻曰。謂無則同。謂有則放。聖道俱不取也。其所取者。貴在一聞深入。使之自悟。悟後藩籬既決。洞見三教聖人握手於言象之表。而不有出世世間之間。脫或未悟。縱以四庫書漁獵于肺肝。含吐於齒頰。特不能脫多聞我見之誚。如西天所謂聰明外道者是也。故學者不求正悟。而尚區區於文字之間者。非愚而何。今之稍負聰明者。多不肯死心妄情以求正悟。每取證於文字語言。不惟無補於理。而增長識情分別。動違聖道。如之何。化權之不衰。義林之不替也。

或問。宗門中有碧巖集者。乃圓悟住夾山時。取雪竇頌古。分綱列要。言批句判。舉揚細密。開發詳明。語其富麗。則如揭開寶聚。而明珠大貝。委積橫陳。語其充溢。則如掣斷禹門。而逆浪回瀾。掀昂起伏。偉矣哉。非得法自在者。不可及矣。奈何自開戶牖之士。每資此爲階級。尋而妙喜知之。恐學者流而忘返。嘗入閩。碎其板。今書坊仍復刊行。丁茲季運。無乃益學者之穿鑿乎。幻曰。非也。無邊衆生。各各脚跟下。有一則現成公案。靈山四十九年詮註不出。達磨萬里西來指點不破。至若德山臨濟。摸索不著。此又豈雪竇能頌。而圓悟能判者哉。縱使碧巖集有百千萬卷。於他現成公案上。一何加損焉。昔妙喜不窮此理。而碎其板。大似禁石女之勿生兒也。今復刊此板之士。將有意於攬撥石女之生兒乎。益可笑也。曰。然則常人脚跟下。見成公案。了不與佛祖言教有交涉。則當人何所考而證之乎。余曰。無所考也。亦無所證也。惟貴當人瞥爾回光退步。一踏與目前見聞。覺知一翻。翻轉則知風前瀑韻。雨後溪聲。無一字非頌也。雷震空山。籟鳴清晝。無一音非判也。至若天高地厚。夜暗晝明。萬象森羅。熾然常說。是謂見成公案之碧巖集者也。雖百千雪竇圓悟。亦常望崖斂衽於言象之表。又安能置一元字脚於其間哉。爾其未諳此旨。彼之建化門中。一成一壞。一抑一揚。特世相之常分耳。爾謂碧巖集。必使學人穿鑿。知解障自悟門。逆推二師之心。恐不爾也。如世尊以正法眼洞觀法界衆生。各各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我當教以聖道。令離諸著。然佛豈不知聖道亦在衆生分上。各各具足。非可以語言教之者。及乎應酬三百餘會。差別之機。則大小偏圓。頓漸半滿之聲。無日不出乎口。而今古學者。不達其語言方便。指以爲實法。各執所解。異見紛然。鼓舞於是非之場。方馳於能所之轍。俾一大藏教。去碧巖集亦不相

遠且聖教尙爾。況他文字乎。雖然達極。究言教之得失。實在當人爲己事之真切不真切耳。或爲己事真切。則知片言隻字。果有超越生死之驗。如教中謂鵝王擇乳也。或師資之間。誠有志於克明己事。荷負宗乘。決不肯依文解義。自能扣己而參。政不在碧巖集之有無也。何足議哉。

或問。諸方莫不以高峯和尚令人然指受戒爲異者。然乎否耶。幻曰。亦嘗親聞其異矣。因以異之之說扣之。先師曰。不異也。彼不識權變。而然我寧不知達磨大師單傳直指見性之旨。文字尙不立。何戒可受乎。然達磨不言戒者。有二理存焉。一觀宗。二驗人。觀宗者。達磨專以傳佛心印爲宗。惟務單傳俾之一超直入如來地。不涉大小二乘階級。其宗旨如是。言戒則背矣。驗人者。凡達磨門下皆上根利器之士。非夙熏般若種智具最上乘根性者。不可涉入如此等人。其於戒定慧之學。深熏熟鍊。政不待復令其受戒也。故達磨之時。宜乎不言戒。彼雖不言。而亦未聞令人故毀之也。自達磨而下。其具大乘根性者。四方八面雲興海湧。古今沿襲而來。亦皆畧而不言戒者。乃宗旨之當然也。初未聞有不守戒律而傳佛心宗者。昔慈受和尚乃宗門碩德。每於舉揚之次。極讚人具受戒法。真歇和尚建勸發菩提心會。與四衆敷宣。此二師乃權變之漸也。昔湛堂準和尚參梁山乘禪師。乘曰。驅烏未受戒。敢學佛乘乎。堂捧手曰。壇場是戒耶。三羯磨梵行阿闍黎是戒耶。乘乃驚異。堂曰。雖然。敢不受教。遂詣康安律師受具足戒。從上宗門中言戒之事。尤多不及繁舉。由此言之。則受戒豈可謂之背少林宗旨而爲異也。所云權變者。隨時適宜。知有補於理。故不疑也。思我初入衆時。乃開慶景定間。如淨慈雙徑。皆不下四五百衆。其住持頭首固不在言衆寮中間。有一人半人飲酒。雖不常飲。而鄉人鄰單未嘗不以此誚之。除飲之外。他事鮮有所聞。今則自上至下。蕩而忘返。無所避忌。昔佛說五戒爲白衣設。比丘自有四分僧祇等律。及三聚具足大戒。且白衣之戒尙逸。而況律儀乎。鴻山亦云。止持作犯。束斂初心。然初心一步也。傳佛心宗千里也。未有一步不能行而能到千里者。古人謂持戒學道。是把本修行。或根性遲鈍。一生道眼不明。亦得戒力擁護。道念令不忘失。則來生易於成辦也。如言教中以楞嚴圓覺二經是大乘圓頓之要詮。請試檢閱。其中未嘗不以戒爲要務。故古者謂戒爲基址。道爲屋廬。二者若無一身安寄。此余所以從權設變也。復何異哉。若以教人持戒爲異。如百丈建立許多威儀禮法。凡行住坐臥。靡不周該而悉備。較之達磨直指人心之旨。得非異乎。或謂自安

衆以來其叢林禮法不可使一日無也。殊不知戒律乃叢林禮法之根本。未有絕其根本而枝葉自能存者。嗟乎道體喪而戒力消。戒力消則叢林之禮法失矣。安得天下人心復存乎。道我於今日而以戒示人者。何異之有此。皆先師誠諦之語。偶因所問不覺打開布袋。饒饒苦此識者。毋以我爲好辯云。

或問佛菩薩皆具神通。此神通還屬修證否。幻曰。神通亦屬修證。亦不屬修證也。夫神通者是諸佛菩薩於久遠劫中。純以四無量心六波羅密及種種善行之所熏習而然也。言屬修證者。苟不因如上種種薰習。則不具也。言不屬修證者。當知佛菩薩所行諸波羅密及衆善功德等。非爲求具神通而然。乃其大悲熏心本已願行之當然者。使佛菩薩苟有一念欲求神通。則當頭被此一念障住。縱盡修諸善行等。皆成有漏之因。安得具此自在解脫變化之神通耶。或未曾契證諸佛心宗及種種無作願行。而至自餘二乘小果及外道等。亦各有神通變化。非神通也。乃幻力變現。皆有作思惟成就。實顯異惑衆之生滅因也。夫佛菩薩大悲熏心。無作願力所現之神通。殊勝與法性平等。雖於一毛孔現出百千光明百千莊嚴具。充塞法界。隨其欲樂皆獲滿足。而佛菩薩解脫心中。不見有具是神通者。亦不見有現是神通者。亦不見有依是神通而獲受用滿足者。何以知之。蓋神通與法性平等。然法性無一異自他。能所分別之差。則知神通亦爾也。或謂佛菩薩神通不可謂之全不屬修證。若果不屬修證。則凡夫緣何不有耶。幻曰。凡夫於法性之神通。亦未嘗不具。而凡夫及異類皆昧畧而不自知也。但凡夫關於無作願行諸波羅密所證之威德莊嚴之神通耳。前不云乎。佛菩薩以大悲熏心而然。非爲求神通設也。請以喻明之。世有造十大惡業。不思懺悔之衆生。此人命終由業力故。直入地獄受種種苦。此人政當造業時。但爲迷妄入心恣情而作。決不曾有一念謂我業熟時。決入地獄也。蓋地獄無自性。亦無實法。乃由自己妄業之所致爾。當知佛菩薩解脫神通。亦無自性。亦無實法。寔由戒定慧諸波羅密等成熟之所致爾。復何疑哉。

或問西天二十七祖皆有神通。洎達磨亦有神通。自達磨已降。何以不具神通。中間或聞一人半人亦不多見。幻曰。聞西天外道皆具有作思惟變化神力。佛燈初傳。將照明世間。非具神通者。不能攝彼外道。蓋西天皆化佛化菩薩應身爲祖。以傳命燈故。達磨謂是觀音應身。自達磨已降中間。或有一人半人亦具神通者。乃聖賢間世而起。助揚宗教耳。

其不具者。惟以悟佛心宗爲本。蓋佛心宗乃百千三昧神通之正因也。安有果報不自因而著者。凡真實悟心之士。或偶生神異。則當念遣除。決不肯滯此爲奇也。苟以爲奇。則失本心矣。且悟者尙爾。況未悟耶。今之學者。不求正悟。而妄興一念神通三昧之心。乃外道眷屬。永背正因。必矣。或有人謂神通亦有傳受。至東土恐致顯異之譏。故不傳。此說不惟自惑。又且惑人。豈至理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中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下

山房夜話下

參學門人北庭慈寂進

或者以所知爲問曰。僕嘗積學半生。凡佛祖言教。漁獵殆盡。每臨文對卷。未嘗無所知。獨不能剪情縛於見聞之初。乾識浪於愛憎之表者。何也。幻曰。子槩言所知。而不能擇其至者。有靈知焉。有真知焉。有妄知焉。夫靈知之謂道。真知之謂悟。妄知之謂解。言所知。則一也。謂靈謂真。謂妄。則日劫相倍矣。學者不揣其理。泛於所知。妄生執著。引起是非。不惟汨喪道源。而亦沈埋自己。如裴公謂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言靈知之知。此知於聖凡迷悟無所間。然心體本具了無加損者也。如華嚴謂知一切法。卽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如圓覺謂知是空華。卽無輪轉。又云。知幻卽離。不作方便等。此言真知。端從悟入。苟非迷雲豁開。斬絕見量。不動神情。如久忘忽。記當念解脫。立處皆真。自餘決不可偶然也。又圓覺謂衆生爲解礙。菩薩未離覺。又云。末世衆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等。此皆痛指依通妄知之謂也。其妄知者。雖深窮至理。洞徹性源。使終日肆懸河之辯。卽其所辯。而與之俱迷。政不待辯。後而迷也。故迦文於雪山示其悟跡。末後於百萬衆前。拈一枝華。顯其悟理。已而諸祖門庭。其設施雖萬不同。皆近之。如火聚觸之。如太阿聞之。如雷霆飲之。如蠱毒。至若語默動靜。了無縫罅。與人作蹊徑者。良有以也。然宗門中。尙不許向悟處。垛跟。乃非之爲法塵。斥之爲見刺。必欲其兩忘迷悟。混入靈源。而後已。或未至此。則以其所知動形諸妄。如瞽者執

炬而復盡行。不惟無益於明。使久不擲去。將見火其所執之手矣。余亦昧真知者。而不能逃妄知之責。因其致問。故說此以自警。

或問塵勞二字。世所共稱。不識塵勞以何爲因。以何爲義。幻曰。以迷妄爲因。以染污爲義。謂迷妄者。以迷自心故。不達一切法無自性。謂無自性者。性本空寂。無知見故。以不達無自性。而引起妄情。認一切法爲實有。既墮有海。則其取舍順逆之念。皆自我起。順之則愛。逆之則憎。愛則取。憎則捨。離展轉遷流。順愛生喜。逆愛生怒。微細微細。潛伏識田。騰躍不定。起滅無時。徇情膠擾。逐念紛飛。染而六凡。淨而四聖。雖悟迷有間。謂塵勞則等也。何則。本來清淨。真實性中。亘古迄今。不容別有一法爲增。爲減。爲得。爲失。彌滿充塞。周徧含攝。廓散靈明了。無住相。衆生未悟。動逐境緣。但涉所依。皆塵勞相。無間聖凡。咸遭污染矣。夫塵勞者。能傷戒體。能濁定源。能昏慧鏡。能潤貪根。能資悲猷。能長癡雲。能開惡道。能閉善門。能助業緣。能消道力。使盡說塵勞之過。無有窮已。今之學人。槩言動作施爲。皆是塵勞。直欲置身於一物不侵之域。或少事役其情。微務于其慮。謂消道力。必欲掉臂徑去。不肯回顧。其志亦苦矣。而返墮迷中之倍人。不可與之論道也。何則。蓋不能返照塵勞所起。仍根於迷妄。非出於事務也。若出於事務。則饑不當食。寒不當衣。居不當屋。廬行不當道路。審如是。則死無日矣。其必當然。則不思所食之穀。出於耕耨。所掛之衣。出於機杼。所居之屋。廬出於營繕。所履之道路。出於開闢。使各各俱不涉事。而歷務則資身之具。何所從而得耶。復不思。即今行道之身。本來無有。皆自父母養育之塵勞而生。撫抱之塵勞而長。又不思。從上佛祖道大德備之人。未有不食不衣不居不履者。以其廓悟圓滿清淨之自心。充塞法界中。不容他一剎那間。轉入萬塵勞爲八萬佛事。故永嘉云。不見一法。卽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安有了悟自心之外。別見有一法爲塵勞耶。是故華嚴會上。諸善知識。皆借此塵勞。爲行菩薩道。修菩薩行。以至莊嚴佛淨土之一種要門。當知離塵勞無六度。捨塵勞無四心。虛塵勞無聖賢。盡塵勞無解脫。蓋塵勞是三世佛祖十方開士。無邊善知識。一切戒定慧。恒沙善功德之胎孕。苟不有塵勞。則聖賢事業。無出生之理。嗟乎學者。不了此義。妄生欣厭。無乃將塵勞去。塵勞轉增迷悶而已。聖人哀之。故楞嚴有。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斯言豈欺人哉。安得人人於此。遠契聖心。卽塵勞爲妙用者哉。使以百千功行。欲洗滌塵勞。聖人尙訶之爲妄作。然洗滌塵勞。尙遭訶。

斥矧乎心塵壅塞不求正悟遽以一切無礙而爲口實者非欺罔自心而何

或問子之道譽頗爲人所喜胡不徇時緣坐一剎隨力闡化以張佛祖建立之心且靖退小節苟執之不返其能免爲法中之罪人耶幻曰自嬰不虞之譽日聞斯言然所以無愧於此心者有解焉使其果有爲人之道擬全高節固守而不爲則法中罪人無可逃者使其實無爲人之道乃欲乘時網名背理而強爲之不識罪人之名可免乎不可免乎或不可免則較之固守不爲之罪亦倍矣頗知此理故不敢冒爲也嘗默究之住持之要有三種力庶幾無敗事一道力二緣力三智力道力體也緣力智力用也有其體而缺其用尚可爲之但化權不周事儀不備耳使其道體既虧縱有百千神異苟欲資之益不相稱雖緣智奚爲哉或體用併缺冒焉爲之使無因果固不足論使有因果寧不歉然于中乎余於佛祖之道缺於悟證尋常形之語言毫緒者特信解耳思古人得旨後復不懼危亡三二十年置身爐鞴之側尙欲屏其悟跡蕩其證理然後入真入俗不見一法當情則其通身如利劍如古鏡無停機無剩語儼臨千群萬衆之上不知爲尊不知爲榮具如是體裁或遭人天推出庶幾無忝斯豈情見未脫者所能假借耶原夫悟證之跡或未盡洗則其能所之見動輒紛然謂能所者皆情見也且悟證之跡尚不容存於心何況信解純是情見其於至道之體愈親而愈疎益近而益遠且自未能會乎道安有能使人會道之理哉以此礙之不能自遣故不敢妄尸大牀稱弘道之師也客曰審如是說古今剎剎相望其握壑柄者代不乏人豈皆真不失其體用者乎幻曰子問甚詳爾不聞各各三昧各各不知既不知欲竊議其可否無乃益余之過耶客於是相視一笑

或問僕半生跡寄空寂之場而情馳聲利之域方責造物之不我助偶有以住持之名見任喜而從之自負此名字而來返不若未負之爲安也何則百務之通塞群情之喜怒咸萃於吾方寸或少有不周於思慮則禍辱不旋踵而集豈從上佛祖果如是耶幻曰爾不思受名之初乃受責之始也天下之名未嘗孤起而忽生蓋由實而致名名之與實猶影之隨形也猶衣之出於帛縷也猶飯之本乎米粟也所云責者求實之謂也如稱影之名必求其形之實言衣食之名必求其粟帛之實當其初負住持之名必先自責其持任正因令法久住之實有無也苟無其實則不異離形而論影捨粟帛而議衣食言說愈多而實效愈遠矣心機愈密而大用愈乖矣攀緣愈熾而正因愈廢矣使亟棄之猶有可

禦之方。或流而忘返。則不至泥犁不已也。且名者何物也。而競尚之。蓋非尚名也。乃所以有我也。以有我故而生愛見。愛見莫甚於名。故名於五欲居其一也。欲潛乎心。隱微難見。遇緣而動。萬夫莫能敵。千聖莫能制。雖斧鋸在前。鼎鑊在後。將不暇顧。又何畏夫。因果哉。然名之至美者。聖賢也。道德也。其次則功利也。又其次則技能也。由是欺聖賢以網之。駕道德以要之。專技能以奪之。竊功利以據之。美名根於心。妄識馳於念。至若舉措言動。惟名是務。至於論其名之實。則掉頭弗之顧也。雖營營終日。逆知其何所爲。而不敗哉。間有報緣適爾。偶中所求。使美名加於百世而不衰。一旦報緣忽盡。即前日之名。乃今日之辱也。名愈多而辱愈甚。故知罔實之名。乃取敗取辱之具也。原夫聖人洞窺理底。存實于中。惟恐斯須或忘之也。是故於無量劫。專求至道。乃破生死魔而返靈源之實也。精修六度。普運四心。乃興大慈而啓大悲之實也。三百餘會。半滿偏圓。乃觀根應病。利生接物之實也。末後手拈一花。衣付飲光。乃以心印心。以器傳器之實也。至若百千勝行。恒沙功德。靡有一法不自實際理地中流出。是謂純一真實。無所爲於內。無所慕於外。無所矜於己。無所待於人。惟勇健不見。履實踐真之正念爲當然也。以其誠實之行。具足圓滿。則調御師。天人尊。優曇華光。明藏種種嘉號。種種美名。曾不約而至矣。使聖人瞥興一毫念慮。有所慕其名於外。縱滿百千萬億恒沙數劫。堅修衆善。不惟美名之不遂。將見逐妄之譏。不可逃也。古人惟患實之不存。不患名之不至。蓋知實乃名之招也。故天下古今未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所云住持之實。何實也。遠稟先佛之教體。近持諸祖之化權。內存自己之真誠。外起人天之傾信。不以賢而使進之。不以愚而使退之。不以順而愛。不以逆而憎。以平等慈與物無間。皆所謂代佛揚化。據位稱師之實也。苟力有所不逮。當退而養之。晦而藏之。決不可苟也。或欲假一毫方便。以資其實。猶螢光之助太陽也。聖人惟知實之可踐。踐實之外。復何念於名耶。譬如積聚粟帛之多。則衣食之名。曾不待求而自至矣。自有叢林已來。其住持之美名若懸的也。其抱聰俊負才能者。咸以筆舌辯利之矢。得而射之。或不顧其實。皆自中其矢耳。豈能中夫的哉。然化門之翕張。法道之隆替。名乎實乎。蓋不能外於此矣。

或有以進退爲問。幻曰。寄四大浮囊於三界海中。渺若太倉之一粟。其驟進勇退。雖日千萬里。何利害云乎哉。良由人情好惡不等。進亦是非。退亦是非。人不能遠鑑至理。動爲是非所惑。一進一退。惟任妄情。卒無所主。聖賢獨不然。其進

必以道則思所以濟人其退必以道則思所以補過其於進退之頃雖百折挫而浩然無憂較之卒無所主者何如哉其或干榮冒寵孳孳爲一己之謀者進則與業會退則爲情轉是非之跡動輒紛然因果之招凜然莫隱道人於進退寧容無擇焉

或問公與私對私則喻矣公之爲義何如幻曰我何人也輒敢妄議之竊嘗聞之古人謂公之一言乃佛祖聖賢之本心也至大至明凜乎獨立而天地莫能掩鬼神莫能窺也揀而辨之有至公焉有大公焉有小公焉至公者道也大公者教也小公者物務也昔迦文老人夜覩明星唱言奇哉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於此發明聖凡同稟其靈俾傳之無窮乃至公之道浚源於此也已而三百餘會隨機任器設教殊塗文字語言浩如山海乃大公之教張本於此也及其化被五天光流震旦僧園資具徧在寰區此小公物務之所從生也非道無以發其教非教無以任其物務非物務無以暢其道是三者更相成而互相資蓋均出乎佛祖聖賢本心之公也且天普覆而地普擎海普涵而春普育亦已至矣未若吾公之普及至也何則語其道則圓裹三界洞貫十虛無一含靈而不與同證者也語其教則三乘十地之階梯萬行六度之品級大張宏設不使一衆生不得其門而入也語其物務則崇門大殿之開闢廣堂密室之容受雖一飯亦必考鐘伐鼓以警其幽顯俾之均沾而悉被也人之所以不至佛祖聖賢之域者蓋不存乎公也苟不存乎公靜則蘊乎憂思動則涉乎禍辱窮則滯於下愚達則長其罪惡已而三塗六趣纏縛萬生卒未有自釋之理良由此心之不存乎公也如離婁困踣於暗室之底負千里神光不能睹其分寸是以聖人教化不得不敗之也故安樂人之所趨而不知致安樂者公也福慧人之所尚而不知資福慧者公也聖賢人之所仰而不知達聖賢者公也佛祖人之所親而不知契佛祖者亦公也公也者與本心而無一毫少間也以故聖人指至公之道以明其心設大公之教以照其心任小公之物務以正其心惟心與公異名而同體者也然公之爲理不可苟也不可強也無作爲也離種種情僞是一直之道也惟至真至實之心能契之少涉念慮則不公矣故聖賢操之履之趨之向之未嘗違越其絲髮凡縱心舉念不假思惟渾然至公不期昭顯而顯矣世之罔其公者非罔其公乃自欺其心爾苟知心之不可欺自然動則與公合其明靜則與公合其照以至通教道而持物務舉不失其公矣所云公者人或終身無所知而昧之則亦無如之何

也。間有知之而故背之。返張至公之道以綱其名。假大公之教以濫其位。竊小公之物務以濟其欲。深沈重濁而罔思所以效之者。又不止於自欺也。昔朝有欲改某寺爲倉一僧力拒不從。因聞于王。王授劍與使者曰。今再拒則斬之。如不畏死則與免。尋而使者諭旨。僧笑而引頸曰。爲佛法死實甘。飀之彼當引頸之際。了無畏怯。豈苟而強之也。蓋一出於真誠。推原其心。豈直爲僧園物務之小公。深有意於教道者也。隋太守堯君素下令以諸僧登城固守。敢諫者斬。時有沙門道遜。歷階披陳而拒之。君素直視遜曰。此僧膽氣如是。壯耶。遂免。此爲大公之教。遽抵鋒冒刃。不懼死亡。又豈苟而強之也。東山演祖書畧曰。今夏諸莊旱損。我總不憂。室中舉箇狗子無佛性話。無一人會得。此誠可憂。原其所志。於至公之道。拳拳翼戴。不敢斯須忽忘之也。然諸莊旱損而言不憂者。非不憂也。以物務之小者較之於至道。則物務可畧其憂也。僧園物務本於興教傳道。而建立使教之不振。道之不傳。雖飛樓湧殿。餘金剩粟。充塞大千。不惟無補於公。適足以爲教道之累也。公之存亡。係於法道之隆替。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或有以威爲問。幻曰。威之於天下有二。所謂二者。有道德之威。有權勢之威。道德之威出於天。權勢之威出於人。出於天者。服其心。出於人者。服其形耳。然服其心之威。不特威之閭內。使風行萬里之外。亦威之。又不止威之於今日。將聲傳百世之下。亦威之矣。何以知其然。如古之道德淳全者。今人挹其遺風。仰其餘烈。莫不意消心醉。何況承顏接辭於當日而不畏敬者乎。彼服人心之威。一出於至誠。蓋自然之理。不容毫髮念慮加於其間也。夫道德之威。人心感服。固無疑矣。使聖賢苟擅其道德而必於服人。則人豈服之哉。且道德之美。聖賢尙不得專擅以服人。而世之味者。捨道德而附權勢。自不知其危。猶嗷嗷終日。尤人之不我服。何其謬哉。然權勢之威。縱能服人之形。亦頃刻耳。反而則不威矣。其能威之於身後耶。不特不能威之於身後。人將結恨於懷。欲追其威服之跡以報之。則其爲禍未易量也。故知前日之威。鮮有不爲後日之禍。幸吾儕遠稟四無量心之大訓。於西域聖人之後。威權之柄。宜終身不預焉。或曰。聞規正天下之心。莫善於賞罰。匪恩莫賞。匪威莫罰。子於世道固遠矣。其僧園資具。或任人之不職。欲不威之可乎。幻曰。昭昭因果。實臨爾躬。聖賢垂範。誰敢易也。使威之而不悛。將如之何。當歸求其道德可也。未見道德在躬。至誠浹洽於內外。而人不之信從也。安用威爲。且海內之威。無日不在。而肆暴習惡者。莫之少畏。豈其威果不及之耶。苟道德之不充。而靡

思退養。惟務持威柄以臨人者。不禍於今。將引其禍於身後者必矣。聞者畏之。

或問。吾法須外護。然後可行。乃有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之說。幻曰。事說則可也。理說則未知其可。何則。隋珠絕類。人將忘重溟之險以求之。卞璧無瑕。世將輕連城之價以易之。理固然也。使吾衣底之珠不具懷中之玉。枵然雖卑言屈體。狎近於人。則人將遠之。又安肯輕連城以易之。忘重溟以求之者乎。故佛祖以道德自任。夷險一致。身世兩忘。曾何意於求外護也。以道德不能自掩。則王臣乃傾誠以待之。世之味者。不顧己之道德爲如何。必欲干榮冒寵。奔走權門。而稱外護。或不遂所欲。則怨嗟之聲形於言。鬱勃之氣浮於貌。不至禍辱不已也。豈抱道之器合如是哉。

或問。僧園物務有所缺漏。而忘身補之可乎。幻曰。有藥必聚於良醫之門。無貨不投於巨商之肆。樹將茂而鳥集。池既成而月來。昔雪山大沙門。棄萬乘尊榮。受六年饑凍。視大千世界。不翅一漚之輕。曾何有爲於世耶。及萬德功圓之日。則衆寶樓閣諸莊嚴具。周而圖遠。雖滅度二千年。遺風餘烈。充塞海宇。是謂出乎爾者。返乎爾者也。聞菩薩成就世間。或不具足。不責彼之不我助。惟精修六度。廣布四心。化機圓熟。而諸施者。持以奉獻。或蒙領納。則踴躍歡喜。自利利他。均名解脫。是僧伽蓋成就福田者也。今之苾芻。於所爲處。動背至理。惟務惡求。如片地之不獲。或多財以壓之。或重勢以臨之。或構罪以恐之。或挾術以勝之。雖成就於一時。皆煩惱業根。豈福田利益者哉。競以千年常住一朝僧之說爲張本。殊不思千年常住。苟非定慧資熏。自他兼利。必何所從而得耶。或罔其所自。是猶捨池而招明月。棄樹以集衆鳥。理豈然哉。理豈然哉。

或問。說法之儀式。必須雨花堂須彌座。爲然乎。否耶。幻曰。謂儀式則然也。謂說法則豈其然哉。夫法無定相。說亦無定相。其揮白塵拂播搖唇吻者。事相之說也。如吾佛不起菩提座。不出那伽定。不動廣長舌。不見一法相。而熾然常說。又豈待四十九年三百餘會爲說邪。如諸菩薩能捨難捨。以布施爲說法。能持難持。以戒律爲說法。能受難受。以忍辱爲說法。乃至修六波羅密。四無量心。皆說法也。如觀世音三十二應處。至若天龍鬼神人非人等。卽其所現。是說法時。更不待別有所言也。如從上諸祖之擎叉。輓毬。提油。舞筲。隔江招手。立雪安心。豎空拳於草廬。疊雙趺於巖穴。撼木鐸於紫陌江塵之隙。放絲綸於白蘋黃蘗之濱。打地叩舷。張弓而壁孤峯。獨宿狹路相逢。得牛還馬。而道出平常。喚貧作鐘。

而意居言外。千途萬轍。玉振金聲。豈必皆雨花堂須彌座爲然也。心同乎道。雖形影相弔於巖穴草萊之下。未嘗不是儼臨大衆播揚宗教之時。苟不同乎道。雖榮披上服。尊據大牀。問若雲興酬如瓶瀉。口舌相勝。惟益高心媚悅。世情鈞引時習。謂之說法利生。代佛揚化。甚非余所知也。

或問。古人得旨之後。或孤峯獨宿。或垂手入廬。或兼擅化權。或單提正令。或子籌盈室。或不遇一人。或泯絕無聞。或聲喧宇宙。或親嬰世難。或身染沈痾。雖同趨少室之門。而各蹈世間之路者何也。幻曰。言乎同者。同悟達磨直指之眞實。自心也。言乎異者。異於各稟三世之虛幻緣業也。以報緣觀之。非樂寂而孤峯獨宿也。非愛聞而入廬垂手也。擅化權而非涉異也。提正令而非專門也。雖弟子滿門。非苟合也。雖形影相弔。非絕物也。其畢世無聞。非尙隱也。其聲喧宇宙。非構顯也。至若榮枯禍福。一本乎報緣。以金剛正眼視之。特不翅飛埃之過目耳。安能動其愛憎。取捨之念哉。所以龍門謂報緣虛幻。豈可強爲演祖。謂萬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苟不有至理鑑之。則不能無惑於世相之浮沈也。

或問。據師位者。代佛揚化。本於得人以續慧命。今五宗之嗣。惟濟北下而血脉不繼。餘皆絕嗣者。豈授受之際。失於囑累耶。抑夤緣之使然耶。幻曰。聖人之道。雖隱顯隨時。亦由定分耳。其時代之延促。人物之盛衰。化權之隆替。雖一毫不能加損於其間。昔吾祖未離西乾。已受般若多羅預識。此其可驗矣。當青原南嶽未著之時。其五家已有定分矣。當五家方盛之頃。其修短之數。安得無定分焉。特彼此昧畧而不自知也。或謂臨濟道出常情。爲人痛切。機圓語活。其煅煉人物。速如反掌。以故家聲久遠。不墜自餘。反是宜乎不永於世也。此說不惟誣謗。先哲臆斷是非。亦乃昧天理之甚者。然近代之據師位者。不思等心垂化。令法久住。往往急於求嗣。効閭巷庸俗之所爲。以勢利相傾。名位相誘。物欲相勝。情妄相欺。似此雖數千百傳。繩繩不墜。何有益於理哉。豈惟無益實害之至也。故月堂有日中灌瓜之喻。石室有鑽腋插羽之譏。具在典章。不知何所圖而弗之顧也。如古之雲門。得法於陳尊宿。而宿使其終嗣雪峯。叢林迨今尊之。又如慈受謁佛鑑於蔣山。室中有奇遇。欲易其所嗣。鑑終却之。叢林尤歸美焉。但恐我之道不能廣被於人。使異其所嗣。亦何憾焉。譬如分東家之燈。而照西室。但取其破幽燭暗爲美。又安庸責彼昧吾燈之自來也耶。

或問。楞嚴經云。我滅度後。菩薩阿羅漢。於末法中。現種種形。與其同事。終不自言我眞菩薩眞阿羅漢。泄佛密因。輕言

未學。惟除命終陰有遺付。觀今之據師位者。於人天前稱說悟由。或學者之未信。則伸之以誓。似違古佛之誠言。增後人之妄習。莫其知可否。幻曰。此說其來有漸矣。如五燈編諸祖之本傳。必先載領其悟之緣。當其悟之之頃。如久忘忽記。如啞子得夢。惟己自知。非第二人境界。是謂自證三昧。使其絕口不言。安有問野鴨吹布毛。見桃花聞畫角之說乎。蓋此說之露。亦有由也。或因師詰問。或遇事指陳。或末後表證。無偏。或當時遮掩。不及惡聲流布。豈得已哉。其中亦多有无形所悟者。既預祖燈。寧無證據。蓋覆藏深密。不欲顯露而然也。其真有所得者。雖未嘗以悟之一言掛之唇齒。其如山含玉。而草木華滋。淵抱珠而波瀾澄瑩。自然之理也。本色宗匠。但據己所得。與人決擇。政不必引己悟。因以求其信。亦不必生心動念。巧設機緣。移換常人折困來學。但一一隨力展布。學者或不加信。惟任之而已。苟縱生滅。則失正受也。審如是。則悟之之理。其可秘乎。其可泄乎。

或問。禪者臨終坐脫。或不能者。不知平昔以何所守而然。幻曰。無所守也。此多係緣業。不可苟也。夫悟心之士。情消境寂。見謝執忘。初不以此爲介。其或臨終不嬰疾苦。及諸障礙。則了了分明。超然獨脫。因行掉臂。復何爲哉。且世有不學道修行之人。亦間有坐脫者。乃至傾動敬心。光揚末後。此非報緣而何。凡學道之士。不力窮心。要預思末後不能獨脫。恐人譏訕。而孜孜以此爲重者。則有一種外魔。乘其所重。而入令汝預知時節。種種奇特。殊不知爲魔所著。流入三途。何益於理間。有真實悟心之士。臨終或中毒。或遇難。或久嬰異疾。至若四體莫支。一語莫吐。而其平昔道力。不能奪者。但只堅持正念。以待其盡。未嘗不與至理契合也。臨此之際。或自照世間不破。或爲生人以言激忤。或強生一念欲如之若何。則利害不小也。宗門中有尊宿。指期坐脫。體香襲人。飛走哀鳴。草木衰落。火光散彩。舍利流輝。至若種種神異。不測之事。聳動四衆者。此皆世生生住。善知識位中。以定慧資熏。其勝因不昧。感斯異報。亦非尊宿著意而然。或地位中菩薩來展化。權現斯勝相。非一生參學能如是也。係乎報緣之說盡矣。

或問。諸方說法。無義路與人尋討。乃活語也。子所說者。皆實法。繫人無乃死語乎。余曰。爾擬於諸方活語中活。而不肯向死語中死。其亦俊矣。爾如肯向死語下死去。久之死中忽自活。將見不勝其活矣。夜話至此。林鷄忽鳴。東方漸白。余乃睡去。客亦忘言。少頃睡覺。思終夜所談。竟不記一字。偶童子收之毫楮。出以示余。因怒而麾之曰。余無是語。此所謂

叢林粥飯氣也。宜屏諸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一之下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上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信心銘闢義解上

聞夫少林不立文字直指之道。方二傳而至璨大師。師作信心銘五百八十四字。得非遽變乃祖之風而爲文字流布耶。或謂不然。是欲顯示其直指之道。俾後之學者具正信而破邪惑也。謂信者何。信其廣大心體與諸佛平等無間。必欲其自信而入。不假修證。一入信位。決定不退轉也。故此銘與不立文字之說。並驅於千古之下。而不相悖者。益信大師立言之至荷法之誠也。嗟今學者膠於義解。不能廓悟神心。洞見源底。以資正信。返以是銘爲引證。談柄之張本。其金屑入眼之喻。不能無及於吾大師也。余因繫影于舟。凡兩句下申之以語。偈不敢炫耀。見聞仰攀勝軌。誠欲闢義解。顯正悟。曉同志。勵自己也。其有傍不甘者。則余罪過當何以釋。諸故以信心銘闢義解標其名焉。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神光烜赫萬靈罔測。踞群象之深淵。啟重玄之大宅。臨濟用金剛王。發雷轟霆震之令。望影尤難。德山遣木上座奮風馳電走之威。追縱莫及。陶形鑄象。不居其有功。負海擎山。似覺其無力。黃面漢四十九年有手。只好拏空白拈賊。千七百箇有口。惟堪掛壁。最見成難。委悉擬向當陽指似伊。早是門前起荆棘。

祖師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義解者謂此兩句乃一篇之要綱。一銘之本旨。然信之一言。全該悟證。非信行之信也。如法華之諸子於會權入實之際。作信解品以述其懷。吾祖目之曰至道。唯佛證之曰菩提。衆生昧之曰無明。教中彰之爲本覺。皆一心之異名也。至若徧該名相。涉入色空。異轍殊途。千條萬目。豈乖優劣。靡隔悟迷。莫不由斯而著。如趙州之栢樹子。楊岐之金剛圈。密菴之破沙盆。東山之鐵酸餡。異端並起。邪法難扶。則知至道之話行矣。該通事。

理融貫古今說箇無難。早成剩語。然聖凡染淨。極目全真。揀擇情生。迥乖至體。是謂惟嫌揀擇也。下文雖殊。悉稟其意。

關曰。依稀相似。彷彿不同。且至道二字。任爾意解。謂無難之旨。須相應始得。自非心開神悟。妙契冥符。迥絕見知。超出言象者。望無難之旨。不翅天淵。法根境相對差別。互陳不能。常處解脫。擬將箇無難。不揀擇底道理。存乎智臆。又豈止於認賊爲子矣。故於此不能忘言。偈曰。

至道不應嫌揀擇。莫言揀擇墮凡情。快須揭瞎娘生眼。白日挑燈讀此銘。

但莫憎愛洞然明白。

直非松曲非棘。通非虛空塞非牆壁。無孔鐵鎚當面擲。直還松曲還棘。通還虛空塞還牆壁。依然野水連天碧。昨夜南海波斯捉著西天正賊。待到天明點火看。却是東村王大伯。

祖師道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義解者謂厭生死慕涅槃。是憎愛。捨煩惱趣菩提。是憎愛。爾但於一切聖凡法中。不得存毫髮欣厭之情。則此心自然明白矣。

關曰。咄。直饒爾一切不欣厭。坐斷主人公。殊不知只箇不欣厭底。已涉憎愛了也。苟非親見祖師立地處。與麼註解。當得西來意麼。偈曰。

似地普擎天普蓋。如燈俱照日俱臨。擬於明白中蹲坐。脚下不知泥水深。

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有定據。無準則。拈空塞空。以的破的。買石得雲饒。六祖道不會。移花兼蝶至。達磨道不識。只遮兩路葛藤。引起參天荆棘。休荆棘。海神不貴夜明珠。滿把撮來當面擲。

祖師道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義解者謂我此廣大法門。雖曰悟迷無間。爾若愛憎揀擇之情。毫釐不盡。則霄壤相去。不勝其遠矣。

關曰。與麼商量。似則似矣。是則未是。何則。直饒爾一一無差塵塵合道也。出他天地懸隔不得。偈曰。

說箇無差共有差 俱成捏目起狂花 天懸地隔同今古 擬涉毫釐事似麻

欲得現前莫存順逆

兩不雙一不雙放去非離拈來非卽楊岐十載鑄就金圈少室九年覲破鐵壁古佛未生時月印千江大塊已鑿時風清八極道順不順謂逆何逆掛角羚羊喫鐵鞭秤鎚捏出黃金汁

祖師道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一等義解者謂祖師到此話作兩橛何則此事本來現前教誰欲得教中謂正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於此若教莫存却成斷滅去也不然蓋祖師曲爲初心方便委示似美食不中飽人餐也

關曰低聲低聲祖師在欄脚下縱饒一踏粉碎更參三十年偈曰

欲得現前徒逐妄 不存順逆更乖真 香塗刀割忘分割 亦是空王眼上塵

違順相爭是爲心病

是病非心是心非病莫將有漏箴籬喚作箇溪杓柄非離身非卽身毘耶厥疾轉深日面佛月面佛馬祖沈痾愈盛情塵未盡處使甘露亦殺人鍼芥相投時用砒霜能活命自從海上競傳方無孔鐵鎚生異證

祖師道違順相爭是爲心病義解者謂生死無常是心病見聞覺知是心病參禪學道是心病成佛作祖是心病會須兩忘違順雙泯聖凡萬慮俱捐一道空寂不假萬金神藥所謂心病者自然無地可寄矣

關曰吁祖庭秋晚佛法下衰抱病之流滔滔皆是無惟其然似此知解入心執藥成病者使者婆再世遇斯等人亦無所施其巧矣偈曰

順違相諍心生病 違順俱忘病在心 今古死人常繼踵 謾傳盧扁有神鍼

不識玄旨徒勞念靜

盡大地是熱鐵輪盡大地是大圓鏡狸奴白牯今本不迷彌勒釋迦昔亦何證白雲淡蕩兮非卷非舒明月去來兮何動何靜聚塵沙於法界之圈陷法界於太虛之莽只如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時如何螻螟吞却須彌盧胡孫驚出那伽定

祖師道不識立旨徒勞念靜。義解者謂立旨卽至道異名同體。若不識得豈特念靜。任伊歷恒河沙劫萬種修證。心外求法只益自勞。此吾祖之不許也。

關曰立旨如金剛利劍。不識固是喪身失命。識得亦不免傷鋒犯手。且有何方便能免此過。偈曰

立旨是誰親識得。釋迦彌勒尙茫然。爲憐滯寂沈空者。獨宿孤峯是幾年。

圓同太虛無欠無餘

本無欠剩却有乘除。莊周配萬物爲馬。龍門喚十方作驢。依稀還共轍。彷彿不同途。有水易招空界月。無心難獲夜明珠。

祖師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叢林商量道。此心在聖不加增。在凡不加減。如太虛之圓。各各具足。

關曰遮箇說話。脚踏諸方者。坐席未溫。箇箇築一肚皮。惟資談柄耳。及至偶嬰一毫利害。則較得失之念。紛然交接。要教圓同太虛。噬臍何及。當知此事。須還妙悟。悟後豈更有第二境。爲對待耶。偈曰

蟬螟巢結瘦紋眉。直與鯢鵬接翅飛。若謂太虛無少欠。依前開眼陷重圍。

良由取捨所以不如

薦福莫趙州。無雪峯放出南山鬣鼻。雲門打殺東海鯉魚。興化赴村齋。向古廟裏。驪卒風暴雨。丹霞燒木佛。却教院主墮眉鬚。疑殺人間幾丈夫。

祖師道良由取捨所以不如。義解者謂此心既如太虛之圓。無相不具。一切皆如。偏於染淨法中。瞥生取捨。則不如也。

關曰若是真正本色。參學上士。見此等說話。底人便與劈面唾。不爲性燥。蓋像龍不足致雨故也。偈曰

取既非如捨不如。是牛誰敢喚爲驢。大千沙界金剛體。也是重栽領下鬚。

莫逐有緣勿住空忍

萬物芸芸。萬靈蠢蠢。離相離名。有誰不稟。因甚麼少室分皮分髓。臨濟立主立賓。引得兒孫草裏覓。

祖師道莫逐有緣勿住空忍義解者謂二俱虛幻擬心執著取捨紛然一念不生常居中道可爲解脫道人
關曰錯待汝知是解脫已落虛幻了也若是真實悟心之士有緣空忍豈在解脫之外哉偈曰

有緣莫逐還成易 空忍教他勿住難 難易兩頭俱斬斷 祖庭依舊不相干

一種平懷泯然自盡

不動道場無生法忍皓月照窗扉清風屈屏枕有佛處不得住鐵裹燈心無佛處急走過花鋪蜀錦三千里外摘楊
花十方虛空盡消殞易商量難定準海底泥牛喫鐵鞭百草頭邊風凜凜

祖師道一種平懷泯然自盡義解者謂取捨之情既盡聖凡知見無依自然一切處平等一切處泯滅
關曰白日青天莫寐語好即今眼見色耳聞聲喚甚麼作平懷不平懷偈曰

泯然盡處事無涯 百草頭邊正眼開 生死涅槃俱捏碎 不知何處著平懷

止動歸止止更彌動

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曲說且止如何是直說張三喫鐵棒李四忍疼痛活人入棺材死人成隊送觀音失却神
通反被兒童戲弄直說且止曲說又作麼生覺花須向性天栽佛種宜將心地種

祖師道止動歸止止更彌動一種義學沙門謂真心湛然常住不動無始流轉皆由妄見且動既妄動止亦妄止以
妄止妄猶抱薪救焚祇益其熾矣引肇法師謂尋夫不動之作豈釋動以求靜必求靜於諸動必求靜於諸動故雖
動而常靜不釋動以求靜故雖靜而不離動審如是則動無動相靜無靜相如教中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者蓋了
知動靜皆是妄緣群妄既消二相亦遺矣

關曰咄動是銀山靜是鐵壁或未曾一捏粉碎要教他二相不生萬里崖州未爲遠在偈曰

火焰差容蚊蚋泊 劍鋒寧許赤身挨 少林堂奧無門限 把手相牽孰肯來

惟滯兩邊寧知一種

左轉右旋西沒東涌突出無孔鐵鎚打破上牢漆桶無位真人把須彌盧一擲直得虛空藏菩薩向十字街頭合掌

告言伏惟珍重爲甚麼如此

祖師道惟滯兩邊寧知一種義解者謂兩邊是動靜二相一種是觀體無差乃釋上二句之辭也當知動靜二邊妄則俱妄真則全真安有二致者哉

關曰低聲低聲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因爲說偈曰

是一種兮非一種 是非情盡若爲知 休將雪裏莓苔石 喚作溪邊白鷺鷥

一種不通兩處失功

指鹿爲馬喚鴛鴦作鐘從來將錯就錯不礙竿可塞空破蒲團三箇五箇撫掌大笑折拄杖七尺八尺滿面春風掃除佛祖病陵滅少林宗爐韞年深火攻紅

祖師道一種不通兩處失功一等杜撰禪和道遮兩句是結前引後之辭也謂結前則顯示一種之真理謂引後則深責空有之妄緣也

關曰若真實是箇衲僧說一種說兩處句句歸宗拍拍是令如其不爾說箇一種早落窠臼了也況兩處乎偈曰
一種由來無地著 二邊何處立功勛 老婆只爲頻叮囑 累及渾家落見聞

遣有沒有後空背空

頭正尾正心空眼空薰面道著狹路相逢趙州栢樹子紅塵截斷一溪水東山鐵酸餡碧落衝開千尺松大象不遊於兔徑師王安肯媚狐蹤

祖師道遣有沒有從空背空有等循言逐句者謂有乃妄有由遣之而故沒空本自空欲從之而故背有是空家之有空是有家之空空得有而故彰有得空而乃顯以其彰故空全是有以其顯故有全是空互融互攝而不差相在相入而無損由是而知遣之從之得非狗妄者乎

關曰咬人師子安肯與逐塊韓盧並轍依文解義曾逐塊之不若也欲望其哮吼返擲其可得乎偈曰
只爲桃符釘得高 鬼神白日把門敲 何如三尺茅簷下 雲月溪山伴寂寥

多言多慮轉不相應

似水入水如鏡照鏡洗得法塵結成見病三世諸佛無家可歸歷代祖師何道可證爲憐沒眼巡官要與空王算命夜深翻轉卦盤看一片虛明冷相映所以道多言多慮轉不相應

義解者謂言多去道轉遠又云神心洞照聖默爲宗又引達磨道外絕諸緣內心無喘外絕諸緣則忘其言內心無喘則絕其慮矣

關曰爾與麼引證了還相應也未若果未則言語云乎哉偈曰

因言顯道道忘言 忘到無言亦妄傳 脫畧是非言象外 虛空無口解談禪

絕言絕處無處不通

道吾舞笏石鞚張弓西河師子長沙大蟲且當時極有餘悲到今朝尙播遺風逗到祖師門下直教竄跡潛蹤何以如此豈不見道簸箕量米升渾別熨斗煎茶銚不同所以云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或者依文解義道絕言則言語道斷絕慮則心行處滅言語道斷則寂而照心行處滅則照而寂到此如來禪祖師禪可以一串穿過又有古人教伊休去歇去口邊驢生舌上草出等語得非是理乎

關曰與麼和會大似置堅冰於烈火之上多見其不知量也若果如其說則那討祖師來偈曰

絕慮絕言同木偶 何時成佛永嘉非 聲前未領通玄旨 拈起毛端隔鐵圍

歸根得旨隨照失宗

與麼與麼指西作東不與麼不與麼認有爲空與麼中不與麼似網兜風不與麼中却與麼濕紙將來裹大蟲何以如此豈不見道歸根得旨隨照失宗一等人巧生卜度道絕言絕慮是歸根無處不通是得旨爾若作歸根得旨會又却隨照失宗矣然根本無歸旨亦非得不了此意妄自認執是謂隨照苟存照之之跡則佛祖心宗不勝其失矣關曰果有此說那苟或如是則喚將從上佛祖來喫箇羅大王鐵棒何則爲他歸根得旨來偈曰

隨照歸根事一同 不須特地展家風 偷心未向機前死 得旨何曾異失宗

須臾返照勝却前空

見到行到宗通說通。揭露人天眼目。剖開佛祖心曾。却物逐物。似異非異。殺人活人。謂同不同。總與一齊生。按下海門。夜半日頭紅。

祖師道須臾返照勝却前空。一等強說道理者。謂以明暗色空消歸自己者。是名返照。當知空不自空。因心故空。有不自有。因心故有。離心無空。離心無有。衆生違背自心。妄見空有。而欲從之。却之。俱名顛倒。

關曰。錯下名言。少林門下覓心了不可得。誰是顛倒者。偈曰。

本來非照何勞照

說甚須臾與久長。但見一期超象外。不知二子共亡羊。

前空轉變皆由妄見。古廟香爐一條白練。直下超死越生。總是落他方便。從來不信自心迷。却言佛法無靈驗。有靈驗立地便成佛。入地獄如箭。

祖師道前空轉變皆由妄見。義解者謂有是妄空亦是妄。空有從緣變易無定。欲得離妄二俱排遣。關曰。咄。遣則任伊遣。殊不知只箇所遣之妄。能遣之心。俱不離妄。苟不能與遣俱遣。要脫他妄緣。未有休日在。且有何方便與遣俱遣。偈曰。

空何有變變非空。莫把山河著眼中。水底波欺吹石火。金烏飛上海門東。

不用求真惟須息見

豎起生鐵脊梁。橫按倚天長劍。閑忙靜鬧。門頭總與打成一片。既精專復勇健。將謂成佛作祖。不隔一塵。撞著三祖大師。輕輕向伊道。不用求真。惟須息見。好好看方便。一等義學之者。謂見有六十二種法數具陳。不出斷常二見。爲主求真。落斷見。逐妄墮常見。楞嚴謂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猶非真非真。云何見所見。但能離一切見。全體卽真。不用求也。

關曰。是則固是。且祖師道。惟須息見。且見作麼生息。苟有息之之理。展轉成見矣。偈曰。

著意求真復隱 盡情息見還生 當門雖不栽荆棘 自是無人有路行

二見不住慎勿追尋

鍼頭削鐵。佛面剝金。謂無則一塵不隔。謂有則千聖難尋。天曉不露。夜半平沈。絕對待離古今。舉世盡知湖海闊。出門方覺水泥深。

祖師道二見不住慎勿追尋。義解者謂既不住妄。又不住真。和箇不住亦不住。正與麼時。繁興大用。舉必全真。更不假離此別尋也。

關曰。噫如此等相似語言。那箇無一肚半肚。只是要近傍他祖師。未得在。偈曰

法法本來無所住 於無所住絕追尋 陽烏昨夜沈西嶺 今日依然上曉林

纔有是非紛然失心

根非利鈍。道無淺深。有一句子。非古非今。搆不著底。宴坐大圓鏡智。搆得著底。深入邪見稠林。彌勒釋迦自知無分。狸奴白牯忍俊不禁。夜騎鐵馬。沈滄海。摸得陳年穴鼻鍼。

祖師道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叢林往往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自己。十方世尊是古佛法身。所以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也無是者也無非者。一一皆是妙明心中流出。

關曰。如此等說話。叢林喚作平實商量。又喚作轉身句子。莫不引斯二句爲證。古今之下。不知污染幾多淨白田地。故本色道流。斥之爲雜毒。訶之爲狐涎。莫有不甘其魔魅者麼。急須吐却。偈曰

說有是非無是非 重門高啓待誰歸 參天荆棘橫官路 那箇行人不掛衣

二由一有一亦莫守

日上月下。天長地久。惟有周金剛不事事。白棒橫拖沿路走。有問祖師西來。若不劈脊便撻。便言合取狗口。引得森羅萬象笑眼豁開。阿呵呵笑須三十年後。

祖師道二由一有一亦莫守。義解者謂纔狗二即昧一。纔守一卽生二。當知一是真妄。一是自心。真妄之二既除。自

心之一無住。可謂解脫大道也。

關曰：此等語言。記憶在懷。謂之參學。使德山有棒。未到。懶喫。閻羅老子手中鐵棒。少彌一分。不得在。偈曰：

一法併教伊莫守。不知莫守未爲貧。何如醉臥花氈上。亂把黃金擲向人。

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蘇州有常州。有六六三十六。七七四十九。菴主豎起拳頭。百丈展開兩手。更兼千七百箇飯袋子。弄出鬼而神頭。蝦跳何曾出得斗。

祖師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義解者引他經論道：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諸法不自生。諸法不自滅。皆自一心所變。一心不生。諸法常住。所以古人謂鐵牛不怕師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之說。政類乎此。

關曰：然則然矣。只如永嘉道：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似乎返是。且不生底。是無不生底。是試定當看。偈曰：

萬法本來無過咎。一心何更有生緣。叮嚀固是婆心切。牧笛難教合管絃。

無咎。無法不生。不心。

太華山非險。滄溟海不深。盧仝月蝕詩。有何難讀。伯牙太古曲。殺有知音。惟有東山暗號子。收來無縫罅。放去卒難尋。攪擾幾多伶俐客。摩毬擦袴到于今。

祖師道：無咎。無法不生。不心。義解者謂此二句。返上二句而言。謂無咎。則萬法自消。不生。則一心自寂。法消。心寂。至道之體。冲然不待得而得矣。

關曰：昔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此僧悟去。且道此僧當時。悟無咎。耶。悟無法。耶。悟不生。耶。悟不心。耶。試定當看。偈曰：

法法只因無咎咎。心心多爲不生生。寒猿夜哭巫山月。客路元來不可行。

能隨境滅。境逐能沈。

以一重去一重。路遙知馬力。不以一重去一重。歲久見人心。兩重公案已展不縮。三千里外誰是知音。自從立雪人歸後。幾片春雲裏翠岑。

祖師道能隨境滅境。逐能沈義解者。遽引永嘉道。境非智而不了。智非境而不生。智生了境而生。境了智生而了。當知能是一心境。是諸法。能即智之異名。境即法之別號。境滅則能了之心亦滅。心空則所現之境亦沈。相即相在互攝互融。初無間斷。其不了者。目之曰迷。

關曰。據如所說。謂之了可乎。不惟不了。如饑食鹽。重增其渴耳。偈曰。

共知光影因燈現。咸謂波濤仗水興。燈滅水沈波影盡。政堪門外喫烏藤。

境由能境。能由境能。

一大藏教陳年故紙。千七百則腐爛葛藤。不翅止啼黃葉。何殊日下孤燈。拈過了也。又是一層。脫賺人間幾箇僧。祖師道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有箇依語。生解漢道。境不自境。因能故境。能不自能。由境故能。能仗境而生。境托能而起。當知生而不生。心外無法。起而非起。法外無心。祖師到此。將一心萬法。幻作箇蜜果子。只要伊笑談一嚥。關曰。因逆問之。曰。子曾嚥得也未。如其未然。世間還有嚥得者麼。他日異時。吞鐵丸有分在。偈曰。

因能生所。所生能。能所俱忘。生不生。老蚌吸乾鯨海水。珊瑚枝上月三更。

欲知兩段元是一空。

空而不空。兔角杖撐破銀山鐵壁。不空而空。龜毛拂展開明月清風。洞山麻三斤黏皮綴骨。雲門乾屎橛滯殼迷封。納僧面前放過不可。祖師門下再犯難容。常教肚裏如鍼刺。拋向洪波白浪中。

祖師道欲知兩段元是一空。義解者商量道。兩段即指前之心法。所言一空非太虛頑然之空。非小乘斷滅之空。乃靈覺無相之真空耳。此空是諸佛之源。萬靈之母。無聲無臭。昭昭於群象之前。不有不無。朗朗於諸塵之表者。是也。關曰。是空不應有知。既知不應名空。苟未曾與祖師握手親到真空之海。言語云乎哉。偈曰。

夢中鑷得黃金藏。又跨青鸞上寶臺。盡夜喜歡無著處。天明只落得場歎。

一空同兩齊含萬象

一句無私萬靈同仰。遠拍祖肩清機歷掌。大顛打首座聚雪埋金。興化罰維那揚聲止響。惟有石敢當長年整歲。向百衆人前出一頭。今古無人解稱賞。

祖師道一空同兩齊含萬象。義解者卜度道心不異法。是一空同兩法不異心。是齊含萬象。所以古云見色便見心。無色心不現。又教中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故祖師發明於此。

關曰講經則許憫講要見祖師意。何異鄭州出曹門。偈曰

一不成單兩不雙。夜深寒月印長江。無邊宇宙光吞盡。又引梅花上矮窗。不見精蟲寧有偏黨。

禪名關致名網撈拽。三有衆生及第心。空標榜撞著箇沒意智漢。掣其環解其紐。萬目要張不張。百夫欲掌不掌。無心道者合如斯。豈是人前呈伎倆。所以道不見精蟲寧有偏黨。

義解者謂心法既空。能所俱泯。則生佛體同。悟迷一致。故引息心銘謂何貴何賤。何辱何榮。何得何失。何重何輕。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之語爲證。

關曰然證也。證得相似。其如證得太殺相似。返不相似矣。且如何是不相似處。試定當看。偈曰

一喝迅雷難掩耳。蟪蛄負海入蚊眉。泥猪癩狗齊開眼。三世如來總不知。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十二之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中

參學門人北庭慈寂進

信心銘闢義解中

大道體寬無易無難

竊得衣鉢入手解道非風幡動金襴外別有何物倒却門前刹竿遮兩箇漢無事討事瞞人自瞞本來無縫罅穿鑿不相干還相委麼一回相見一回老一度風來一度寒

祖師道大道體寬無易無難義解者道本來箇事包日月含虛空佛祖不知名大地載不起如天普蓋如地普擎各各圓成人人具足又何難易之可容言哉其所難易者在人不在法也肯信自心是佛卽易不信自心是佛卽難闢曰余則異乎所聞肯信自心是佛卽易不信自心是佛卽易且道利害在甚麼處此說且止只如龐居士道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云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謂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飽困來睡遮裏定奪得他三箇舌頭長短其難易可一笑而領矣其或不爾縱饒爾隨語生解說箇無易無難正是瞎驢趁大隊轉脚則無路可行矣偈曰

攤麻樹上困來睡 祖意難言百草頭 三箇一般無眼孔 扶籬摸壁幾時休

小見狐疑轉急轉遲

轉自己入山河鐵牛沈巨浸轉山河歸自己老象溺深泥自己山河一齊拈却諸方爐鑪無可設施有設施不異空拳嘛小兒

祖師道小見狐疑轉急轉遲義解者道一切衆生自空劫已前與三世諸佛同成正覺初無少欠此心不了返墮愚迷而不知覺是故諸佛祖百千方便道之策之使之悟入所以云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乃爲此也但是學人不信自心是佛而欲心外別求故斥之爲小見當知此心本具說箇疾得成菩提已成剩語何遲速之有耶闢曰然則卽今喚甚麼作佛如指點不出病在於何偈曰

天豈容伊坐井窺 盡其見量總成疑 翻身跳出虛空外 剔起眉毛已是遲
執之失度必入邪路

山無重數水無重數善財於彈指聲中見慈氏尊樓閣又無重數無位真人路見不平以拄杖攔空一畫十萬八千一齊捏聚却回首高聲唱言芳草萋萋鵲洲晴川歷歷漢陽樹何以如此豈不見祖師道執之失度必入邪路近代有等據師位者見人說看古人話做工夫孜孜不捨寸陰克究已事者便遽引此二句斥之謂之執之失度乃云佛法那有遮箇事一切見成何不領取特地做死模樣作麼

關曰說得也是但不究其源殊不知祖師實其悟後之執豈不見佛眼云有一人騎驢覓驢又有一人識得驢了不肯下驢正言此等執其悟理未能忘念外存所悟之法內記能悟之心古人斥之爲法塵非之爲見刺故藥山謂纔有所重便成窠臼皆是責其執悟理者使悟理不忘謂實有此事見法不圓成外道所計然迷而求悟則易已悟欲忘則難儻不遇真正導師盲枷瞎棒深錐痛箭卒莫之自己也爾還甘此說麼偈曰

執心未盡花常贅 結使還除果不遙 只就從前邪路上 等閑回首赤條條
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向上機末後句八字打開兩手分付連得便行梅花枝上月三更提得便去醉跨紫鸞迎曉霧不作佛法商量不作世諦流布畢竟如何不見祖師道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義解者謂執心既遣自然任運騰騰無拘無絆動若行雲止如谷神既無心於彼此寧有分於去住乎圓覺謂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亦差近矣凡聖情盡體露真常迥絕妄緣卽如如佛

關曰相罵饒懶潑水若是祖師意饒懶和一大藏教吐出只成業識茫茫偈曰

見聞知覺盡皆捐 本不期然却自然 君入西秦我東魯 頂門誰不戴青天
任性合道道遙絕惱

裴相國捧佛請爲安名。唐莊宗向中原獲得一寶。君不爲萬乘尊榮之所移。臣不爲百揆機務之所撓。林下衲子足踏大方形。棲物表長年累歲。坐在無事甲中。因甚麼返不能如是之却好。且道以何爲礙。歲歲彫枯。般若林年年增長。無明草。

祖師道。任性合道。逍遙絕惱。解義者謂。心空及第之士。性不待任而任。道不待合而合。逍遙如出岫之雲。絕惱若行空之月。大圓鏡中有誰不爾。

關曰。子不聞佛印元和尙云。未悟者難與言已悟之境。如生育之人與之言。天日之清明。彼雖聽而不可辨矣。或未能撒雙手於懸崖之下。便以任性合道之說爲證。如饑說食之喻。豈誣人哉。偈曰。

任地法性自周流。轉見心王病不廖。更欲逍遙求合道。鐵鞭三百未輕酬。

繫念乖真昏沈不好

一大藏教是箇切脚。丈六金身成一莖草。大雄一喝三日聲。仰山傾出一栲栳。且此等說話。是瓦礫是珍寶。倘若道是句也。掃非句也。掃正是。渾侖吞箇棗。

祖師道。繫念乖真昏沈不好。義解者引教中云。心不繫道亦不結業。是爲得道人也。或引德山毫釐繫念三途業。因之說爲證。又云。體道之士。纔有纖毫凡聖悟迷之情。繫于念慮。則爲凡聖悟迷之見。所昏直須一物不干懷。萬緣俱蕩。盡始可合他古人見處。

關曰。莫謗古人好。古人向爾道。繫念乖真。只箇一物不干懷。已是繫念了也。偈曰。

繫念乖真真不乖。昏沈不好好何來。上竿漆桶連繩脫。戴角披毛入禍胎。

不好勞神何用疎親

趙州勘破了也。水銀無假。雲門話墮了也。阿魏無真。參禪不靈驗。獨處昧元神。眼中藏見刺。耳裏翳聞塵。咄。果有如是事。那只向伊道。舉眸天外看。誰是出頭人。

祖師道。不好勞神何用疎親。義解者謂。由繫念便乖真。既乖真即勞神。以勞神必疎親。當知繫念乃疎親之因。疎親

即繫念之果。祖師說箇何用。噉齋何及哉。

關曰：遮一絡索，大似依樣畫貓兒。大槩畫得也相似，雖死鼠不能捕，而況活者乎？苟不真箇向命根下一刀兩段，徒資其話柄耳。偈曰：

既知不好復勞神，役盡精神愈不親。何似三家村裏漢，飽噉高臥契天真。

欲取一乘勿惡六塵。

眼爲光明法身，耳爲音聲法身，鼻乃莊嚴香法身，舌卽清淨味法身，身名普覺法身，意號了知法身。總具六千功德，成就一切種智，只如四大分解，百骸潰散之頃，六根悉歸變滅。且法身向甚處安著？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祖師道欲取一乘勿惡六塵，義解者謂一乘卽自心之異名，六塵根識十八界乃自心之別號。安有取一乘而惡六塵？是猶愛手足而忘肩背也。當知悟此心則六塵卽一乘，迷此心則一乘皆六塵。裴相國謂背之則凡，順之則聖。又楞嚴謂阿難，汝欲識知俱生無明，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六根更無他物。汝復欲知無上菩提，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

關曰：和會得也相似，偏還知一乘是妄，六塵是謗。捨此二途，還免得妄與謗也。無偈曰：

色聲香味與觸法，六處從來契一乘。取捨之情猶未瞥，又於平地起稜層。

六塵不惡還同正覺。

主人翁諾諾，有路不行，無繩自縛，謂六塵卽是徹底乖真，謂六塵卽非，還成大錯。錯不錯，一莖草現黃金軀，倒騎萬里冲霄鶴。

祖師道六塵不惡還同正覺，義解者謂也無六塵也無正覺，總只是箇妙明心地。喚作六塵也得，喚作正覺也得。倘若於此妙明心地有所不了，喚作六塵也不了，喚作正覺也不了，別有甚麼事？只箇了不了，引得他佛祖口嘮舌沸，分出許多優劣，都是自不丈夫而使之然也。

關曰：昔有一秀才，因累舉不第，乃焚棄筆硯，作一篇歸田詩，譏誚功名如涕唾。及至明年開選，依前走在場屋中，可與作是說者併案。偈曰：

不惡六塵同正覺，少林堂裏隔天涯。會須伸出擎空手，佛與衆生一窖埋。

智者無爲，愚人自縛。

移嶽盈壑，續鳧截鶴。莊周自謂說得盛水不漏，點檢將來，政是較短量長。自生卜度，惟有木上座也無好也無惡也。無是也，無錯通身。只麼黑黢黢，長年靠在繩牀角。

祖師道：智者無爲，愚人自縛。義解者謂：智不自智，由悟而智；愚不自愚，因迷而愚。智者悟自心，心悟本無爲；愚人迷自心，心迷還自縛。當知悟者之無爲，雖天地鬼神莫能使之爲；迷者之自縛，雖千聖萬賢莫能釋其縛。惟智與愚，悉由心變，豈外物使之然乎？

關曰：但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何則？須知無爲即自縛，自縛即無爲。若謂果有二途，則踉過祖師遠矣。偈曰：

愚人自縛還須解，智者無爲縛殺人。寸刃不施俱截斷，爲憐平地喪天真。

法無異法，妄自愛著。

通身是病，通身是藥。擬議不來，當面諱却。藥即是病，病即是藥。太虛空裏，筋斗易翻。青州做領布衫，難著也無病也。無藥森羅萬象，鐵渾侖楊岐驢子三隻脚。

祖師道：法無異法，妄自愛著。義解者謂：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盡微塵法界，海內所有聲色，於中覓一同相，不可得。覓一異相，亦不可得。難此同異俱不可得，嗟乎不了此者，著佛被佛礙，著法被法礙。且著佛法，尙且遭其窒礙，降此以往，又何愛著而不窒礙者哉？

關曰：法若有異法，愛著則有異法。既無異法，愛著亦無異。因甚麼却道妄自愛著，遮裏看祖師不破。前說皆戲論耳。偈曰：

法無異致體還同，同體如何展化功。少室九年惟面壁，不知將底播真風。

將心用心豈非大錯

心心心難摸索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偏說圓分半分滿詮註不成末上拈一枝花正是將心用心難免人道箇豈非大錯到此既是事不獲已且將箇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與伊遮蓋却

義解者道備要成佛是將心用心要作祖是將心用心乃至要超生死住涅槃證菩提斷煩惱等總不出箇將心用心

關曰雖然也只得一半當知心體廣大不可限量直下如火聚嬰之則燒燭之則燎縱饒爾不要成佛作祖等亦出他箇將心用心不得偈曰

卽佛是心心是佛 擬承當處早乖疎 欽光直向花前展 平地無端起範模

迷生寂亂悟無好惡

迷時迷悟底諸悟時悟迷底諸迷悟兩俱忘打破龜殼龜殼既破迷悟亦空且道遮兩箇諸向甚處安著打瓦與敲甌一任伊卜度

祖師道迷生寂亂悟無好惡義解者謂真寂體中一切不留楞嚴謂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以其未悟此理面前不見寂便見亂不見動便見靜不知動也是迷亂也是迷靜也是迷寂也是迷乃至見自己立地成佛亦是迷能了此迷心常處解脫則一天真一一明妙既不見亂亦不知寂二邊捨離中道不立安有好惡之情復爲障爲礙者哉

關曰此說差近矣且道迷從何來悟從何起遮裏知得來處起處不待遣迷只箇悟底亦無地可寄矣如其不爾且把迷底悟底取性分別究竟惟增見病耳偈曰

古今天地誰曾悟 無悟何曾更有迷 翻憶温州老真覺 無端一宿憩曹溪

一切二邊良由斟酌

開口道著動步踏著一切總見成不信且行脚待伊行到路途窮雲水空布衫穿草鞋薄那時驚鼻拽回頭始信從

來自擔閣

祖師道一切二邊良由斟酌。或有箇杜撰巡官注解道。纔見有亂便見有寂。當知亂不自亂。因寂故亂。寂不自寂。因亂故寂。由是諸法紛然。未有不相對相待而起。所云斟酌二字。便是最初謂揀擇之說。差近也。以其揀擇之識未消。則於寂亂等二邊動成斟酌之念。以其未遣則一切不得不二矣。

關曰。然則斟酌之念。有何方便而遣。苟或不知此方便。則爾所說亦未嘗不由斟酌而生。偈曰。

二邊不用頻斟酌。一道齊平亦妄傳。觀體未超言象外。見同佛祖政堪憐。

夢幻空花何勞把捉

烏龜殼空索索。鐵秤鎚實曝曝。惟有木上座。不受人穿鑿。朝騎陝府牛。暮跨揚州鶴。有時白日走歸家。敲打虛空自酬酢。還鄉一曲聲未消。天岸雲飛星斗落。

祖師道夢幻空花何勞把捉。義解者引教中道。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又引永嘉道。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啄。諸行無常。一切空。即是如來大圓覺。便乃肆情所緣。任意所作。至若毀犯禁戒。破壞律儀。一以此二語爲證。

關曰。但不知正當肆情任意放逸自恣之時。果見諸緣境如夢幻空花也。無若也。見是空花。則不應馳逐。曾中微存一念攀緣馳逐之心。則不得爲夢幻空花矣。當知成佛作祖。亦是夢幻空花。自此已降。又何往而非夢幻哉。更須知道。只箇不勞把捉之說。早是墮他夢幻了也。此事若不親證實到。只欲隨語生解。非愚而何。偈曰。

雪山午夜觀星處。業鏡臺前照影時。一種做成顛倒夢。不知誰是得便宜。

得失是非一時放却

雪峯輓木毬。普化搖鐵鐸。雖曰大用大機。究竟還成造作。爭似無生國裏王太博。也不善也不惡。取性飽食高眠任。意逍遙快樂。有人來叩祖師禪。但教問取黃幡綽。

祖師道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義解者道。一法界中也無得者也。無失者也。無是者也。無非者也。良由妄情瞥起。異見橫

生於無得失中熾然得失於無是非處紛然是非所以祖師教伊一時放却已是傷鋒犯手平地風波爾還知本來既無放箇甚麼若曰有可放之理則得失是非向甚處安著

關曰咄說有可放也合喫棒說無可放也合喫棒何則爲備脫他得失是非得在偈曰

兩手撒開無一事 是非得失盡皆捐 擬將遮箇超生死 脚下騰蛇正繞纏

眼若不睡諸夢自除

長年屈膝坐竟日觜廬都兩眼掛空壁莫知何所圖叩已而參半疑半信閱古人話似有似無逗到年窮歲盡翻成緣木求魚何似從空都潑撒滿懷突出夜明珠

祖師道眼若不睡諸夢自除義解者謂此二句是前喻後合如人大張兩目歷歷不昧則昏住自遣既不昏住安有夢緣

關曰若作喻說則可使其不作喻祖師亦合喫棒何則且開眼何曾不是夢來偈曰

金剛正眼何曾睡 大夢須知沒覺時 寄語祖師門下客 休將鷄喚當鶩啼

心若不異萬法一如

道人行處如火消冰衲僧面前似冰消火拈却兩重冰炭放他凡聖同途無手道士畫神符瞎眼闍黎讀梵書更有一般堪信處螻蛄吞却洞庭湖

祖師道心若不異萬法一如義解者謂萬法本如由心乃異譬如山不自高心異故高水不自深心異故深此心異則千差競起萬別橫生項背俱身視之不殊楚越兄弟同氣目之何啻天淵以其異故至近之情尙爾欲其混聖凡齊物我一自他等憎愛其可得乎教中亦云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類羣盲之摸象猶廣客之疑蛇於無同異中熾然同異何當揭開翳眼之膜剪空亂意之絲融法界歸此心如鏡照鏡轉山河入自己似空合空到此諸緣寂爾萬慮悄然二見不生一法印定可謂遠符祖令深契佛心者

關曰此說且止即今明暗通塞壞空成住諸境縱然且喚甚麼作不異底心直下指點不出或有箇道任地諸法前

陳我但一以此不異之理照之。吁審如是則不勝其異矣。偈曰

心不異兮同萬法。空拳惟把小兒欺。擬教依樣描將去。脫賺平人沒了時。

一如體玄兀爾忘緣

禪禪禪離言詮釋迦老子未得一半。達磨大師猶欠八千。臨濟喝得口破。德山棒得手穿。一一從頭點檢。殊覺地遠。天懸近前。類撥波求火。退後若掘地覓天。不前不後。求相應。更著重參三十年。

祖師道一如體玄兀爾忘緣。義解者謂一如之體玄之又玄。非因緣而有。非自然而成。離四句絕百非。雖佛眼莫窺。聖心罔測。擲大千於方外。卷法界於毫端。一空一切空。不加宰割。一有一切有。豈用栽培。塵沙不得喻其多。毫髮不可方其少。可謂忘緣絕待一如之玄體也。

闢曰說也說得近。爾若繇此說於方寸。要與一如玄體相應。正不與抱火於懷。求其不燒。偈曰

一如如外更何如。重疊溪山隱故廬。睡到三竿紅日上。笑看潘閬倒騎驢。

萬法齊觀歸復自然

佛法不遺方寸。禪道豈離中邊。倘若起心求覓。又還十萬八千。有何三要。也沒三玄。通身無影像。觀體離言詮。道人安用求相應。今古何曾不現前。

祖師道萬法齊觀歸復自然。義解者引他教家謂隨緣故真如是萬法。不變故萬法是真如。又云更無心外法。能與心爲緣。皆是自心生。還與心爲相。此說似祖師萬法齊觀之理。不相遠矣。或云謂齊觀亦是不揀擇底影子。苟存揀擇。則不能齊觀矣。

闢曰引證則不無。且日上下夜暗晝明。煥然不可混。作麼生說箇齊觀底道理。離却語言請露箇消息來。偈曰

萬法如何類得齊。那堪歸復自然時。知音自是從來少。徒把黃金鑄子期。

混其所以不可方比

殿裏底牆外底。打車打牛。豎拳豎指。雪峯觀三箇木毬。玄沙封三張白紙。靈山說性說心。少室分皮分髓。曹洞列五

位君臣。滙仰會一門父子。吟哦滿目青山。指點門前湖水。放行光蔽五天。捏住風馳萬里。聲前不許停機。句外豈容插嘴。咄。總是開眼屎。牀燒香引鬼。何以祖師道。泯其所以不可方比。義解者謂。般若經以一百喻喻般若。若他經中以一百喻喻解脫。或又以一百喻喻菩提。心具在典章。安有不可方比之理。當知般若解脫。菩提則可喻。使去却一切名相。與一心俱泯。正與麼時。還立得箇甚麼喻子。或者謂。古人道。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此說豈非不可方比者乎。

關曰。僂擬向白雪蘆花中覓。不翅認温州橘皮作火。偈曰。

方之鹿角長三尺。比較龜毛短一分。却有一般渾廝稱。眼睛難見耳難聞。

止動無動。動止無止。

萬車同轍。萬事同理。萬器同金。萬波同水。萬象森羅。完全是僂。僂若不信。多買草鞋。向釋迦達磨肚裏走。百千遭。却來依舊從頭起。

祖師道。止動無動。動止無止。義解者謂。祖師老婆心切。將箇止動二邊。輒作一團。與伊說破。與肇法師即靜而動。即動而靜之旨。大率同途。亦是萬法齊觀之旨趣。豈特動止然。盡一切境緣。亦皆如故。即止是動。落花還是春風送。即動是止。堅冰有日全歸水。達人大觀本無差。昧者由斯顛倒起。關曰。且置是說。只如亦不作動。亦不作止。正與麼時。還有商量分也。無。速道。速道。偈曰。

動時塵起靜水生。把手相牽入火坑。象體自來無蓋覆。苦哉顛倒是群盲。

兩既不成。一何有爾。

佛海有涯。禪河無底。尺水丈波。源源不已。馬大師教龐居士。一口吸盡西江。法眼道是曹源一滴水。更兼船子釣盡煙波。帶累他許由來洗。從前是非耳。大浸稽天。瀾漫萬里。當時不解塞其源。至今平地波濤起。

祖師道。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義解者道。是無非不是。非無是不非。纔見有是非。先存其非。纔見有非。先存其是。所以單是不立。獨非不存。非乃是之根。是乃非之本。至若真妄悟迷等。與之同然。且是非之兩。既去中道之一。何存。祖師到。

此可謂披肝剖心老婆太過

關曰然兩既不成一亦無有還有知不成無有者麼若謂無誰知不成無有者若謂有喚作無有得麼祖師到遮裏也只得結舌有分偈曰

不放春歸春自歸 園林處處綠成畦 萬紅千紫知何處 剩得一雙蝴蝶飛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中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二之下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信心銘闢義解下

究竟窮極不存軌則

十尺爲丈十寸爲尺此說東至日出西至日沒盡塵沙國土內徧問諸人那箇不能委悉因甚說著祖師禪箇箇面前如鐵壁更有一箇最分曉底末後句不暇囊藏盡與一齊拈出是甚麼屈屈屈

祖師道究竟窮極不存軌則義解者謂盡十方世界所有虛空色象大小纖洪皆是箇自己信步行不離祖翁田地信口道總是古佛真詮以至抱妻罵釋迦醉酒打彌勒俱成一行三昧說甚麼開遮持犯等故永嘉亦云大悟不拘於小節

關曰且住且住說也說得太殺明白只是閻羅大主要捉此等說底來喫鐵棒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各自歸家點檢看偈曰

信手拈來信口談 縱橫放肆總司南 不存軌則如留念 動輒依前落二三

契心平等所作俱息

象王回顧師子返躑躅真不掩僞曲不藏直惟有陳如尊者長年晏坐松蘿也惺惺也寂寂也不管爾小盡二十九大

盡三十夜來及第心空。透過參天荆棘。閑於隴外豁雙眸。一樹寒梅花摘索。

祖師道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義解者引教中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譬如水銀墮地。大者大圓。小者小圓。盡大地更無有一法不與自心相應者。如來成道時。回觀積生多劫所修行業。皆如夢幻。亦無作者。亦無不作者。所以云修習空花梵行。晏坐水月道場。降伏鏡裏魔軍。成就夢中佛事。良由此心未了於平等中。見不平等。以其不平等。則一切所作由是而興焉。

闢曰。圓覺云。性自平等。無平等者。說箇平等。便合喫三十拄杖。更引出許多知解。轉見不平等也。偈曰。

罷問程途撒手歸。一菴高臥對晴暉。百千玄妙俱忘却。整日無人扣竹扉。

狐疑淨盡正信調直

牛是一頭狗是一隻。猫是一箇馬是一疋。見火知燒。見水知濕。緣何一點自心。箇箇昧如黑漆。疑上又加疑。執上重增執。不須疑也。休執。誰知萬別與千差。一切聖賢從此入。

祖師道狐疑淨盡正信調直。義解者謂信有二種。一正信。二邪信。信自心是佛。不假外求。是正信。不信自心是佛。起心外馳。任有宏爲。皆名邪信。當知正信亦有疑。於正信中。未由證得。所以致疑。疑念益深。久遠不退。忽爾洞明一念。開朗。是謂大疑之下。必有大悟。當知悟是信之果。信是悟之因。肇法師謂。果不俱因。因因成果。審如是。則信時即是悟時。悟時不異信時。祖師之銘目之曰信心。正類此也。當知大根器之士。一聞舉起。如獲舊物。了然於心。雖衣食可忘。性命可捨。欲其斯須去其正信。不可得也。故古云。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旋終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其正信之念。果如此之堅密。安有不獲親證者哉。捨此則自餘邪信。生疑。疑之不已。則倒見橫生。馳逐妄緣。流入無間者。必矣。闢曰。是則是。只如信即悟。悟乃混入靈源。靈源既入。遮箇信字。向甚處安著。若謂別有著處。請指出看。若謂別無著處。則祖師亦成剩語矣。偈曰。

信根不正起狐疑。疑念冰消信自持。說得宛然相似了。祖庭何翅隔天涯。一切不留無可記憶。

大心如天寬。大智如果日。大疑如火聚。大法如鐵壁。臨濟盡力喝不退。德山盡棒打不息。深深一箇葛藤。引蔓牽枝。無了畢。就中有箇漢出來道。昨夜被我和根拔出了也。葛藤。樁子。既拔在手。擬向甚處安著。聲前句外。不知歸轉。於平地添狼藉。

祖師道。一切不留。無可記憶。義解者謂。心行處滅。一切不留。言語道斷。無可記憶。外無法可捨。一切不留。內無心可爲。無可記憶。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是謂一切不留。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是謂無可記憶。

關曰。然引證得也。相似。任爾廣將佛祖言教。引證得盛水不漏。惟是記憶不勝其多矣。欲得一切不留。其可得哉。偈曰。

一切不留還有見。了無可記尙存知。故家田地非親到。畫餅何曾療得饑。

虛明自照不勞心力

爲道務日損。爲學務日益。損到見謝執妄。益至填胸塞臆。忽然損益兩俱忘。撒手歸來面空壁。池陽城裏王老師。冷地令人苦相憶。休相憶。虛明自照非心力。

祖師與麼道。義解者謂。彌滿清淨中。不容他是。謂虛。驪珠獨耀。桂輪孤朗。是謂明。既虛而明。物來斯鑑。自照之功。不容有言。遮裏加一毫心力。則不得爲虛明自照矣。

關曰。然引喻甚當。其理爾見。虛空無相貌。麼。但未聞虛空自言。我無相貌。使虛空能言。則不得爲虛空。使祖師早知此喻。則駟不及舌之咎。終難免矣。偈曰。

輪王一顆黃金印。須是當陽正受之。暗地拾來無用處。那堪穴隙去傍窺。

非思量處識情難測

雪裏粉易分。識即惟心。墨中煤難辨。惟心即識。是識非心。是心非識。明鏡臺前。別醜妍。杲日光中。觀黑白。恁麼說話。大似箇講。惟識論底。法師衲僧面前。如何露箇消息。不是心。不是識。夜犬吠花村。春鶯啼柳陌。長鯨吸乾海底波。蒼

龍走入無生國。驚起大梵王。直上色究竟天頂。把虛空一箇。撒下千顆驪珠。閃閃神光射衣襖。

祖師道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義解者謂識是心家之識。心是識家之心。此二者如水乳難辨。當知識是水。心是水中之乳。所以致家謂鵝王擇乳。寧同鴨類。但是水中皆有乳。惟鵝王能辨。自餘水族皆莫之知。喻一切識中皆具真心。惟佛祖能了。靈知鑑覺之謂心。思惟憶持分別取舍等之謂識。然識有八種。六根具六。第七名末那。第八名阿賴耶。亦名如來藏。上七識爲枝葉。惟第八識爲根本。教中謂來爲先鋒。去爲殿後。悟爲如來藏。迷爲阿賴耶。此識在迷則任持無量劫。來捨身受身。一切善惡無記等業。在悟則能任持無始時來一切菩提解脫諸智慧種。此識自迷入悟。轉爲大圓鏡智。改名不改體也。即今於四大五蘊諸聖凡法中了了記憶作用分別。至若見聞覺知。三有紛然萬法。昇沈一念起滅。莫不皆依之而生。所以云萬法惟識。圭峯云。生法本無一切。惟識嗟今之學者。不能向命根下一斬兩段。脚跨叢林。惟以聰明之資。引起情識。覽諸玄解。記憶在心。驚爾獨發。不知是情識依通而然。剛執此是神悟。或妄認目前昭昭靈靈。舉口動舌爲自己。而楞嚴謂棄百千大海認一漚爲全潮。圓覺謂皆是六塵妄想緣氣。非實心體。長沙和尚謂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來認識神。永嘉謂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等。乃佛乃祖。靡不指陳。而未法中此病益加熾盛。然墮此病者。亦因根本學道之志不真。不正而然。若是根本志決。欲要與生死岸頭相應。終不肯向此識情中。乘良由最初一念只欲會禪會道。會佛會法。況此識如千仞鐵圍。無始時來把伊圍繞。又如千兵萬騎。晝夜在六根門頭。伺其間隙。苟不具決定要了生死之志。則無所往而不入之矣。且祖師作信心銘。誠欲展開堂奧。俾後之學者脫去情識。惟信自心轉步涉入。儻學者一毫情識不盡。使祖師此銘俱爲毒藥。其利害有如此者。不見最初兩句道。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只遮兩句。將心與識判然分解。煥如黑白。何則。謂至道無難。即是指此真心。惟嫌揀擇。即是破此情識。莫有情識不忘者。見此說乃云。我只不揀擇。殊不知卽此不揀擇。早是情識作解。而況步步涉有觸境生情者乎。蓋祖師此銘前後之意。重拈再指。原其本懷。特不過曲爲學者揀擇。其心與識耳。所以云非思量處。識情難測。

關曰。據云惟嫌揀擇。今則於一心法中指出情識。是揀擇耶。非揀擇耶。然情之與識與一心。果異耶。果同耶。眞實道

流於此不能定當。要見祖師銘信心之旨。不亦遜乎。偈曰

非思量處情難測。學佛玄徒合共知。直下不知欠甚麼。又來開眼被人欺。

真如法界無他無自

師曠無耳。至神無體。靈源無底。達磨安得有所謂相傳之髓。從前共住不知名。今日相逢且非爾。月娟娟而萬水不沈。風泠泠而六窗自啓。不是心。不是佛。爛葛藤。引蔓於空劫之前。非風動。非幡動。死枯饅吐氣於確坊之底。靈鑑昭昭。我不知。雲月溪山自相委。

祖師道真如法界無他無自。義解者謂真如法界是一心之總名。心外無別法。安有自他之稱。謂不特自他之不立。乃至山河天地有情無情俱不可得。而爲有。雖曰不可得。而有亦不妨。自他物象熾然安立。何則。真如法界喻金。自他物象喻瓶盤釵釧。當知金是實體。瓶盤釵釧等器是權名。以實就權。則自他物象不妨安住。會權歸實。則惟見一真法界之至體。自餘瓶盤之假名。不待遣而自泯矣。昧者將謂祖師不達圓融之旨。宛然斷滅墮在偏空。作無他無自之說。茲不容不辯。

關曰。辯則辯矣。且真如法界中還容得此辯麼。偈曰

內無自己外無他。一箇渾侖花木瓜。薦直向人人不委。依前撒土又拋沙。

要急相應惟言不二

性喻曰。海心方以地廣。涵而不逾。普擊而弗墜。不可得而涯岸。容受十虛。罔知所以邊疆。貫通三際。前不落後。不昧野狐精。完全兩枚。昨日定今不定。乾屎橛。渾侖一塊。毘耶窮衆士之辯口。似鼓椎。曼殊逞七佛之師舌。如劍利。我宗無此葛藤。至理有何碑記。海闊全消萬派聲。嶽高頓落千峯勢。

祖師道要急相應。惟言不二。其義解者謂祖師重費分疎。首則言性。嫌揀擇。其中間若一。亦莫守萬法齊觀。萬法一如等。盡是惟言不二之意。然諸佛衆生觀體不二。說箇成佛。早是剩語。惟是要急相應。似話作兩橛矣。使果有箇相應不相應之理。則宛然成二。特於此未嘗無疑。

關曰。但恐此疑不真。不切不深不固。若然則異日此疑當有自破之時。此疑若破。其相應不相應之二與不二了之於機先領之於言外。則知祖師恩大難酬。昔毘耶老人命衆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各各說竟。及至被衆菩薩返其所問而問之。則默然不加對。時文殊即伸讚歎。謂真入不二法門。且文殊何所見而興此讚之之辭。若將此默爲不二法門。則世之病瘡者亦合得不二法門。與夫機關木偶等俱可入不二法門。然默既可爲不二法門。則語亦可爲不二法門。以至謳歌戲笑皆名不二。何乃獨讚毘耶爲得耶。遮裏親見毘耶文殊二大士鍼芥相投之旨。則相應不相應之說亦可一笑而釋矣。偈曰

祖翁門戶絕支離。石火雷光猶是遲。要急相應言不二。老婆嚼飯餵嬰兒。

不二皆同無不包容

祖祖心空佛佛道同。心空則衆星拱北。道同則萬水朝東。興化昨日赴村齋。吾道一貫。德山今夜不答話。公案兩重。擒虎咒辨蛇龍。不費海神些子力。驅雷霆走雲霧。消得龍王多少風。細鍼削鐵壓沈大地。單絲絞水浸爛虛空。無把柄絕羅籠。禪河自是無船渡。隔壁何曾有路通。

祖師道不二皆同無不包容。一等循朱填墨之士。謂法華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又云。一切諸佛惟一佛乘。無二無三。所云一者。卽妙圓明心體離修證。豎該三際橫貫十虛。色空明暗以之爲源。凡聖悟迷卽之爲本。乃至盡塵沙法界。見有一毫不依之而生者。皆外道所計。所以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其不二皆同無不包容之說。不能外於此也。

關曰。審如是說。一切言教已嘗具載。又用他祖師西來作麼。須知言教如趙昌之畫花。其高低向背濃淡開合煥然可觀。但非真花耳。苟未能向脚跟下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而不二皆同之旨。烏可以口出耳入爲得哉。偈曰

黃金鑄就雄雞卵。擊碎依前父鶻命。裏許不知包甚麼。孤光長夜照乾坤。

十方智者皆入此宗

至神無功至體混融。如鐘在簷耳畔。非響非寂。如春發榮。枝上自白自紅。洞山五君臣。朱絲奏一畫未形之韻。臨濟

四照用鐵鞭追萬靈罔測之風。玉轉珠回兮機先路活。風飛雷厲兮頂門眼空。思惟不及快便難逢。差排古佛離窠。曰斷送生蛇化活龍。

祖師道十方智者皆入此宗。義解者引華嚴云。如來真境界其量等虛空。一切衆生入其實無所入。又圓覺謂諸能入者。有諸能入非覺入。故當知此宗一切衆生本來深入。安有復入之理。衆生既爾。其有智者不應反有所謂入也。聞永明和尚謂心真如門初無離在。但迷者喻出。悟者喻入。持迷悟相間。豈果有所謂出入哉。

關曰。且止是說。爾還曾悟麼。待爾真實有箇悟處。方見祖師言不欺矣。偈曰。

盡說此宗難得妙。

十方智者若爲論。

懸崖未解拋雙手。

撞入無非地獄門。

宗非促延一念萬年。乾爲天坤爲地。禪不異教。陽爲奇陰爲偶。教豈離禪。只爲互生卜度。引起騰蛇繞纏。一箇專一心三觀。一箇擅直指。單傳默如山。隔語若天懸。被箇無面目。漢路見不平。攔空一喝。直得達磨大師與天台賢首。吞聲飲氣垂手入廬。各家自掃門前雪。不把無明潤識田。

祖師道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義解者謂祖師指一心爲宗。一心法界中以劫爲日。不加促。以日爲劫。不加延。所以視一念爲萬年。轉萬年爲一念。不長不短。非少非多。豈神通使然。乃法如是故。

關曰。昔儒之達者。以齊彭殤爲妄作。一死生爲虛誕。使其知有一念萬年之說。猶增驚愕。無他。蓋真俗不同途也。古人亦云。談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豈不然乎。何當使其裂開俗網。斬斷塵根。回觀吾祖短長相。即圓常自在之機。則失言之咎。其可逃哉。雖然。且不涉短長。試道一句看。偈曰。

剎那萬劫非延促。不把虛空較短長。便與麼時還諦當。且歸門外錯商量。

無在不在十方目前。

鏡清六刮濟北三玄。天龍伸瘦指。菴主豎空拳。有佛處不得住。抹過西乾與東土。無佛處急走過。打著南邊動北邊。一狀領過六戶。悄然開門放出楊州鶴。不用腰纏十萬錢。

祖師道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或者以意識卜度謂心非色像道絕方隅。即色像而不妨處處分身。倚方隅而豈礙塵塵露影。塵塵露影不離當處常湛然處處分身。覓即知君不可見。是謂無在不在十方目前之旨明矣。
關曰。作是說者。偷光望影也。少伊一分不得。若不能親下手剖破藩籬。望他祖師無在不在之真。向異鄭州出曹門。偈曰

不離何處是何物。逼塞四維含十虛。拋向目前無蓋覆。直教覷著眼睛枯。

極小同大忘絕境界

投子言壞大隨不壞。墮此兩重關。觸途成障礙。無障礙。但將兩句併作一處看。便見微塵不小。虛空不大。見成公案。絕覆藏。漆桶何緣能不快。

祖師道極小同大忘絕境界。義解者道前云無在不在。便是極小同大極大同小之標題。故楞嚴謂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苟不達無在不在之旨。則動爲境界所囿。既囿於境界。則安有忘絕之理。既不能忘絕境界。則大者大相小者小相。安能融攝於一體者哉。

關曰。只如忘絕境界。底人還見大小也。無若謂見則未能忘絕。若謂不見則去土木偶人無幾矣。試道看。偈曰

須彌納芥人皆委。芥納須彌佛也疑。縱使見超情量外。刻舟求劍不勝遲。

極大同小不見邊表

得得非得了。了了何了。心地花開雪谷春。性天日出冰壺曉。不萌枝上金鳳翔。無影樹邊玉象圍。繞百丈脫野狐胎。貧恨一身多文殊。出女子定富嫌千口少。但知隔山見煙。誰問出門是草。一切見成不用尋討。縱饒靴裏弄鉗鎚。也是門前打之繞。

祖師道極大同小不見邊表。一等義解者謂。昔毘耶大士運不思議解脫神力。以三萬二千師子座。置之方方一丈室中。室不加窄。座不加隘。然後以右手斷取妙喜世界。普告大衆。彼世不搖動。此世不改變。以大入小。以小入大。互即互融。非彼非此。經中欲說此不思議解脫神力窮劫不盡。然此神力無一毫不自妙明心中流出。或者謂我今亦

嘗悟此妙明心體緣何於此神力而不克證有以對或者曰當知此神力本自具足不加復證其所未獲現前者蓋初心入道於定慧解脫之力未圓滿故雖未圓滿於本覺心中亦不曾失但時至自現耳雖曰時至亦不得存一念待時之心苟存此待時之心即落異見矣譬如初生孩子未離襁褓而欲其負重致遠其可得乎雖不能負重致遠而於負重致遠亦何畏何疑耳雖不獲其現前其實有所悟明者聞此神力自然不驚不畏不惑不疑若有一毫驚畏疑惑之心存乎胸中則於此心實未曾真正悟明者矣近世行脚高士不求正悟惟貴言通況居師位者多是取順一時不肯與之深挑痛剔彼此狗妄俱不丈夫至使般若叢林掃地無幾嗚呼惜哉其有志者能刻苦勵行以大悟是期則報佛深恩莫加於此蓋吾佛亦未嘗不備言今日之弊謂末世衆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雖二千餘載相去其說如示諸掌益見聖人之言不我誣矣

關曰住住儼將謂悟了便休直饒儼超證不思議解脫神力於一剎那將毘耶老人命根一捏粉碎苟未能忘其所證坐在神異中政好來喫衲僧痛棒偈曰

小大悟迷俱屏跡 百千神用頓忘時 衲僧狹路相逢處 棒折須知未放伊

有即是無無即是

半夜子雞鳴丑石女深裁無縫衣木人痛飲菩提酒晡時申日入酉雪山深處象王行大火聚中師子吼十二時辰不要數盡三十年後有人分割無無不無有有有何有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弄花香滿衣儼有主杖子我與儼主杖子掬水月在手我宗不立階差何用強分妍醜一塵起三昧諸塵入正受珊瑚樹下鬪金雞薔薇花間眠玉狗

祖師道有即是無無即是有其義解者謂有不自有有是無家之有無不自無無是有家之無有不單居無不獨立且人之言有者胸中先存所見之無然後乃云其有苟胸中先不存其無安肯於無所對中突然言有故知無不無即是有有不有即是無有無之理本乎一源於一源中言有則多其有言無則剩其無有無混融言路亦絕是謂還源之旨矣

關曰雖然若不奮起大志泯有無之二於正悟之域其起心分別安有忘言之日哉偈曰

無中現有有還無 此物應難入畫圖 笑老趙州忘管帶 強言東壁掛葫蘆
若不如此必不須守

孤山愛種梅彭澤惟栽柳一般素養高懷二處各存窠曰爭似箇沒意智漢向無陰陽地上插一莖草直教花開照日之前果熟清霜之後偈等諸人終日竟夜於其間俯仰折旋還見麼見則切忌眼花未見不得亂走

祖師道若不如此必不須守其義解者謂此是祖師叮嚀囑累之辭謂真實要與妙精明心本覺靈源一念相應直須與如上所說一念契同苟不如是其雄談闊辯皆外道所計守之奚益哉或者謂若不如此者乃決定要人契悟其真心也必不須守者乃指其不求正悟惟泥此言說爲得者之意也此說亦通

關曰然如二說苟不能忘軀畢命誓期大成一報俄消則吾事失矣特不知學者於夢幻影中何所恃而不加鞭策者哉偈曰

有無情盡色空忘 白日青天賊獻賊 賤比黃金貴如土 爲憐無地可埋藏

一卽一切一切卽一

二五是十二五亦七在人領會法無固必喚衆生作諸佛體亦何差喚諸佛作衆生理不曾失忽有箇漢出來道衆生自衆生諸佛自諸佛何混濫聖凡令他釋迦老人平地受屈只向他道無始妄流轉莫不由斯執定性凡夫聖所訶千手大悲推不出

祖師道一卽一切一切卽一或者引教中謂一是一切之一一切是一之一一切在一不少在一切不多此是心法互徧一多含容非神通使然乃法理如是然此說具在典章不須廣引只益言繁無補於道當知吾祖作是銘至不二皆同無不包容處恐後之學者不達融會之理首以延促相卽次以大小相卽又次以有無相卽今復以一多相卽以無邊世界海融爲不二法門廣關於群象之淵大啟於衆靈之府俾後學不動步而到不隔塵而人不加功而成不克念而證大慈之願既周大化之功普矣

闢曰雖然其如按圖索馬者日益繁多何當振轉面門與祖師一齊趕退始解知恩報恩苟或未然曳尾靈龜不能無及於祖師矣偈曰

大地撮來如粒米 當陽打鼓大家看 眼中若未除金屑 要辨玄黃也大難

但能如是何慮不畢

大心無依大化無跡大巧無作大任無力萬法全彰處光滅影沈一毫不露時山堆嶽積白蟻鑽開鐵佛心青蠅踏斷金牛脊趙州看懶放不下偃溪便從遮裏入信手拈來和聲吐出豈智可知非識能識幾人觀著眼睛枯不是克家徒點額

祖師道但能如是何慮不畢義解者謂法華云吾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即祖師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之意乃爲學者保任之辭也其策勵勸進之誠盡見于此

闢曰雖然是伊果如是也未即應聲點首三下已遲八刻稍加佇思劍去久矣偈曰

如是如是復如是 要問畢時那裏泊 捋下重重鐵面皮 家鄉猶隔三千里

信心不二不信心

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永嘉大師道則太殺道要開鑿人天眼目如隔海在何不道心非根法非塵共轉如來正法輪忽有箇人道永嘉道底如隔海爾與麼道如海隔爭似三祖大師信心不二不信心遮兩句如生鐵秤鎚要且穿鑿不破只向伊道低聲低聲啼得血流無處用不如鍼口過殘春

或者以義解祖師意謂衆生迷此心者其來久矣於一法中妄生分別一一分別莫不皆二且見己爲自必見人爲他此謂自他之二從此引起無量無數分別不勝其二矣豈算數譬喻而知其涯量者哉故祖師老婆太過單提箇信心不二不信心之正印與之當頭一印印破如網舉網無一目而不張如領提衣無一縷而不順迅雷起乎幽螢杲日麗於昏衢瞽者視瞶者聞窮者通愚者智不離夢宅遠登真覺之場匪隔幻身直證金剛之體可謂起死回生之神藥革凡入聖之良導至矣美矣

關曰讚歎且止。只如神悟之頃。此箇不二之說。還有容受處也。無苟無地可容。且祖師到此也。合喫棒。偈曰。

凡聖悟迷俱不二。了知元自信心生。心非生滅誰迷悟。開眼無端入火坑。

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心心非心。心心而非心。非心而心。提起頭拽不斷。放下手卒難尋。此等葛藤。自二千年外起。乎西土。其間四七二三。以至千七百箇鈍漢。萬種施爲。勦除不盡。牽枝引蔓。直到于今。幻出假聖。鎔凡爐。化呻吟風。嘯月叢林。俄二見之鋒起。資異證以交侵。發藥既衆。受病尤深。而況雜邪外之毒。無處著膏肓之鍼。今日且作死馬醫去也。良久云。機前三點活。言外一鉤沈。

其義解者謂。既是言語道斷。此一篇銘非剩而何。若曰非去來今。乃知祖師面目見在。

關曰。且莫謬加穿鑿。取笑傍觀。殊不知理本圓融。道無離在。言語道斷。廣長舌其說熾然。非去來今。淨法身恒常寂爾。毒藥翻醒。攪成一器。黃金瓦礫。輒作一團。用處無差。拈來有準。一踏到底者。不留朕跡。三搭不回底。謾自搏量。誠一代之聖師。乃百世之標準。敲出鳳凰髓。資異饌於禪悅之門。抽出師子筋。絕餘響於至靈之府。雖然。且道祖師還肯受此等茶飯也。無收起葛藤。一任貶剝。偈曰。

熱碗晝鳴翻古調。瞎驢夜吼換新腔。語言道斷道不斷。一任傍人錯較量。

非文非字。無佛無心。拏空塞空。以毒攻毒。聚大師款案。既在少林。宗聲價不衰。何妨讀作信心銘。切忌記他元字脚。黑漆桶攔空撲碎。玉麒麟就地勒回。揣盡古佛家私。瞎却當人正眼。且道靈驗在那一句。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十二之下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三

參學門人北庭臣慈寂僧上進

楞嚴徵心辯見或問

玄樞密運亘刹土而無法不周。靈鑑高懸統沙界而有形莫隱。有形莫隱之謂見。無法不周之謂心。曾無外見之心。寧有離心之見。類純金之鑄像。猶湛水之興波。舍像無以覓其金。全金是像。撥波何以求其水。卽水生波。名雖異而似差。體常一而無別。是以世尊據玄樞之正體。設問多端。阿難昧靈鑑之眞光。指歸七處。

或問阿難正當七處指陳之頃。爲是故指以祛末世衆生之惑耶。惟復果不知而墮此迷悶耶。答不見其智不知其愚。愚爲發智之端。智乃遣愚之本。如來抱大雄之正智。靈鑑昭然。阿難示小乘之偏愚。玄樞昧矣。然而智不待遣愚而養。智如來徵而無徵。愚不待發智而守愚。阿難答而非答。乘一時之方便。開萬古之圓聞者。大哉阿難之慈也。聞過去佛所說法要。阿難悉能通記無遺。於其心法固不能詳知而具悉。豈不能槩領也。蓋憫傷末世示此愚蒙。深欲曲盡如來之本懷。以爲後學之據耳。

或問阿難七處所指皆心。所不在。則人皆謂之無心可乎。答心雖四句。當體不涉其有無。道絕百非。應念豈論其離在。昧之則是非鋒起了之。則凡聖情融。然阿難指處。孰曰心之不在。惟是不了。心源墮於偏小。致使如來曲盡玄辯。以攻其偏。且心之爲理者。一切衆生各具足。況人爲萬物最靈而不具心體者乎。若曰無心。誠爲自惑。

或問七處所指既偏。究竟孰當爲正。答象軀不隱。隱歸群士之盲。空體無方。方在衆人之執象不爲盲而故隱。空豈因執而定方。聖心曷有正偏。偏正各因其所見耳。請以喻明之。如有一人曾於七處住止。偶遭人問。月出沒於何地。首則曰。月自水東出。而水西沒。謂昔居水國。乃爾見之。又云。月自山頂出。而山下沒。曾居山中。見之。又云。月自城頭出。而城外沒。昔居城中。見之。又或指月出沒於舟之左右。樓之上下。村之前後。郭之東西。皆其曾居而見之。遂成執於曾中。而智者咸不許其說。當知彼所指處。未嘗非月也。惟是月實不於此七處出沒。原其所指之謬者。無他。雖處處見月。惟未曾仰天一見耳。如阿難所指處。不曰非心。但未曾親自回光一照耳。

或問據爾所喻則阿難所指之處而此心曷嘗不在焉答無形之形豈眼目之可見非在而在奚蹤跡之能尋離彼離此而卓爾獨存匪中匪邊而湛然常住此一切衆生歷劫由之而不自知者然世之言大者莫越虛空塵沙法界咸爲虛空之所包括如來云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又云空生太覺中如海一漚發且虛空最大於吾妙明心中特片雲一漚耳由是而知心之體量豈凡愚所能測哉阿難示同迷惑爲妄見所障指歸七處豈非棄百千大海而認一浮漚體目爲全潮故如來亦不能不以此徵之其偏小之執到此昭然莫隱也

或問心體既徧於山河大地緣何離身外咸無知覺豈曰心徧而不具知覺耶答萬竅並號扶搖莫知其有力群幽洞燭晨曦自若其無功至理未嘗不觸迷妄以之自惑耳汝謂離身不具知覺且置之勿論言身內之知覺者特不過飯之而飽衣之而煖染之則垢澡之則淨至於順喜逆嗔樂榮苦辱與夫博通事物記持古今而已汝元不思如上所緣皆似知覺而非知覺也何謂似乃因根境相對虛妄緣塵和合而有非真知覺如來之徵辯者致所以發明於此也汝猶不悟尙復認此爲知覺且汝身中咸捨此妄則何以爲知覺乎或曰此身既曰亦無知覺豈可同土木耶答此身離却虛妄緣氣政同土木無殊或曰如是虛妄必從何起答亦無起處但是爾一念自背真覺之體即其真覺轉爲如上等虛妄緣塵或曰悟達之士寧有飯而不飽衣而不煖者乎知則亦同虛妄不知則還同土木耶答汝言不知則真覺之體安有暫時不在之理乎子不聞迷而爲識悟而爲智換名不換體也故經云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如空花何謂識認體爲我執持分別之謂也何謂智了體非我離諸分別之謂也或曰悟達之者見山不曰水見僧不曰俗謂之無分別可乎答真寂體中本具靈鑑分別而與識分別異者識乃起心分別者也智乃無念分別者也或曰既云無念憑何分別答子不見世間所謂明鏡者乎鏡乃無情不具諸識安有念體而妍則現妍醜隨現醜豈曰不分別蓋其體明故洞鑒乃爾似分別而實無有能分別之念也與吾靈鑑之體何殊所以云萬竅因風而號群幽由日而燭則風何意於號萬竅而動日何念於燭群幽而來皆體本如然似有爲而實無能爲之心耳爾如體此則終日喫飯不妨言飽實無嚼破粒米之能終日著衣何礙言溫安有曾挂寸絲之執所以云修習空花梵行宴坐水月道場凡聖情忘是非見盡真知靈覺一道齊平豈分其身內身外乎據所問云身外咸無知覺今復問汝汝今離此四大身外覺有

物耶。覺無物耶。若曰不覺有物。應同土木。既曰有覺。能了知耶。不能了知耶。縱汝失心。不能了知。認明爲暗。指色爲空。雖曰謬陳。非無知覺。況是縱手所指。虛空物象。大小美惡。靡不明辨。苟非知覺。孰臻於此。忽然之間。妄惑頓空。執情銷落。則知十方虛空。是大圓鏡。不加磨拭。而照古照今。三千刹海。即楞嚴王。豈假證修。而融凡融聖。到此則所謂虛妄。知覺將無地可寄矣。故永明和尚。以一心萬法爲體。就如來一代時教中。撮出要文。乃成宗鏡。謂以一心爲宗。照萬法爲鏡。雖百卷之文。繁大意。惟欲揀辨虛妄。獨顯無念之真覺耳。當知永明未作宗鏡時。一心未常不照萬法也。豈特永明然。迦文未出靈鷲山時。一心亦未嘗不照萬法也。此理混今古。而無變。隨語默而不遷。極而論之。惟在當人脫畧見聞。赤身領荷。實非言通而意達者。故永嘉大師謂。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此破依文字能所而知。此靈知之體也。即經所謂知見立知。卽無明本。何則。蓋欲妙契靈鑑。體中本具無念之知。此無念之知。不容別有所知也。又云。若以自知寂。亦非無緣知。謂雖不假文字。因緣等以夙根不昧。主而能知。言非無緣者。謂尙存能知之跡耳。故經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何則。蓋真寂體中之知覺元。不因一法而具也。苟不依體而證。儻存毫末許言。其知見者。皆墮戲論。汝言身內外者。豈特戲論。斯實狂愚矣。

或問。衆生知覺。與如來知覺。同耶。異耶。答。衆生食鹽曰鹹。諸佛指火云熱。衆生則曰不寒。雖遮表之詮。異途而知覺之性。同轍。苟真妄而不隔。則生佛以何殊。然而知覺約有兩種。一曰真知真覺。一曰妄知妄覺。此兩種似同而異。雖異而同。故凡聖以之區分迷悟。以之隔越也。如圓覺序。謂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正指真知之體。一切衆生。本來具足。與諸佛常住法身。觀體不別。此體湛然。常寂廓爾。靈知名之曰心。徧含法界。雖諸世間相剎那剎那。生住異滅。而此體不動也。故如來所徵者。直欲顯此心耳。此心雖一切名相。及與聖凡染淨。因緣自然。真妄和合。以至見聞覺知等法。所謂妄者。即是今此四大爲身。根塵相對。蘊藏陰識。隨處執持。而生分別。所以取捨愛憎。念念遷流。而不自息者也。此之妄體。由根塵虛妄和合。似有其體。根塵忽消。此妄亦滅。此卽阿難所指之心也。而如來云。胡不斥之哉。故曰。此虛妄心。離去前塵。畢竟無體。又曰。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圓於交蘊。此所謂似同而異也。或問。此虛妄體。爲是依真而有。爲是離真別有。若曰。依真而有。則妄卽是真。若曰。離真別有。則宛成二體。答。依真立妄。

似結水以成冰。由妄顯真。若見煙而知火。因是堅冰即水。奈何冰無流動之形。雖曰猛火即煙。而乃火無鬱燄之象。執之則千塗各立。了之則一道齊平。法界之理。既然則如來不容其默矣。良由衆生未達聖人善權方便。隨其語言而生執縛。於無同異中。熾然同異如來所以對同立異。真妄斯彰。破異立同。真妄俱泯。而經中舉一巾六結立喻。詳明一巾喻真。六結喻妄。非一巾無以成六結。真爲妄所依。非六結無以顯一巾。妄爲真所倚。故如來開解結因。次第六解。一亦亡。則知群妄既消。一真何有。以妄望真。雖異而同也。

或問。真該妄末。妄徹真源。真妄既同。而生佛之途常異者何也。答。起而無生。諸佛入涅槃。繫于衆生識海。寂而常動。衆生墮生死於諸佛心源。理求之則全同。事推之則迥隔。雖曰同具知覺之體。諸佛自空劫以來。如理而解。如解而行。如行而證。而衆生有迷而未解者。有解而未行者。有行而未證者。以故異之。不然迷而未解者。固未可論。而況口談實相。而意逐攀緣。跡履空宗。而情沈有海。虛叨了解之優名。實墮凡愚之劣行。然真妄同源。言其性具。古今之下。未聞有不絕妄而返真不遺真而契理者。惟頓漸之等差耳。此約事行而言。若約理則十法界同具一心。經云。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豈生佛之果異耶。其所異而不能同者。乃妄未遣也。真未泯也。見未亡也。總而言之。惟心之所以未明也。

或問。真妄之外。別有心耶。別無心耶。答。屋是總名。依屋以顯其成壞。心爲正體。因心以發其妄。真曲引喻。文重下註脚。一心喻虛空也。真喻明也。妄喻暗也。當明時。空與之俱明。暗時。空與之俱暗。真妄似與心同也。非虛空無以顯其明。暗則真妄不離心也。極而究之。則虛空之體。今古廓然。了不爲明暗之所遷。乃知一心與真妄泮然矣。至此則列群峯於五嶽。咸消高下之形。引萬派於四溟。共失淺深之跡。豈真妄之復云乎哉。

或問。六根具含妙用。而如來單辯其見者何也。答。五色可盲。老子未盡傾肝膽。千里能視。離婁欠別起眉毛。親薄伽梵。忽起愛源。遇摩登伽。幾沈欲海。不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手頭撥動金剛鐲。觸體揭盡根塵膜。其所以單辯其見者。首因阿難謂我以眼見。如來三十二相之說。乃辯之耳。一根既了。六處同明。今分其所見。有二。一者如來以心體靈。知了不昧之爲見。是謂真見。二者阿難依衆生執以眼對前塵。諸有色象之爲見。是謂妄見。其言妄者。離種種前塵。則無有見。其言真者。不涉前塵。乃至因緣和合等相。指真寂體中。鄒爾靈鑑。豈日輪黑月使之能見哉。而如來與阿難揀辨。

前塵不出八種各還所屬乃顯其離塵無見也。所言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卽破妄顯真耳。

或問：眼對前塵既不名見。今我眼中謂之無見可乎？答：山青水綠。本色人鑑在機。先夜暗晝明。靈俐漢視超色表。舉措消歸自己。縱橫肯墮前塵。苟不如斯。實爲顛倒。何則？豈不聞如來謂：若曰眼見諸已死人眼目。現在云何不見？又云：譬如盲人忽得眼光。名爲眼見。若有眼人處於暗室。忽得燈光。當名燈見。燈能顯色。是眼非燈。眼能顯色。是心非眼。於此了悟。則眼實何見之有哉？

或問：若物卽見。是見非物。若物非見。云何見物？此說謂見與物似同似異。答：類輒齊古鏡。當機莫隱其暗明。巨闔倚高垣。觀體難藏其通塞。雙與則物生見起。雙奪則見泯物沈。豈同異云乎哉？以要言之。物不是見。見不是物。見能顯物。物能顯見。物非見而不物。見非物而不見矣。如其不委更聽下文。若物卽見。不須更覓含元殿。是見非佛。一切聖賢如電拂。若物非見。彩雲遮却神仙面。云何見物。龜毛束斷虛空骨。阿難早不解回頭。幾致釋迦同受屈。一塵不有徧大千。未亡見者休尋覓。

或問：卽物顯見。理既昭然。今見物時卽名見。見如何？答：燈鏡交光。相在相入。而塵塵合妙。網珠接影。互融互攝。而處處分身。撥開百草頭邊。突出萬人海裏。停機則失擬心。卽乖將尋。自是螢光欲取。便成魚目。何則？經云：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此如來謂：若見是物。則我之見亦與物等。物既可見。則汝亦可見。吾之見也。又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此如來謂：物非隱顯。見有離在。若見是物。則物無隱而不見之說。以見非物。故則見有離在。見當離物之時。名爲不見之處。云見不見者。謂吾當離物了無可見之時。汝若能見吾離物不見之處。則我之見果與物等。如是則自然非彼離物不見之相也。以其見實非物。故使其見若離物。則不見矣。復云：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者。謂既不能見。吾不見之地。則我之見自然非物矣。此一段意義重疊。詳陳曲喻。主意在於破彼認物爲見之謬。直欲俾其知云：見不是物也。

或問：離物惟見。惟見卽心。見見之時。非是見見。又何謂也？答：離雲玉鑑照之。則影落千潭。出匣龍泉用之。則屍橫萬里。大火聚豈容湊泊。金剛圈不許撮拏。撥著便轉。已墮功勛。提得卽行。早成途轍。原夫如來直指靈鑑心體。不特破塵根。

相對之妄。亦乃破離妄絕對之真。蓋真妄兩途。皆衆生無始時來之見病也。故云見明之時見不是明。此乃破妄顯真。又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與真俱遣矣。故偈云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猶非真非真。云何見所見。如來到此可謂窮理極矣。然真妄既遣。謂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者。獨指靈鑑之體。內外圓明。離諸聞見。故維摩亦云法非見聞覺知。若求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蓋謂見聞覺知皆依虛妄根塵和合。而有何常赤身。揆入徒手。揭開妙明真心。廓爾無際。以之爲見。則麗杲日於長空。以之爲聞。則啓蟄雷於虛谷。豈復爲浮光幻影之所籠絡者哉。

或問久爲妄所纏。欲斷絕之。未有其方。請教之。答我不識妄從何起。而爾欲斷妄。若妄從心起。則妄可斷。而心亦可斷。心既可斷。則諸佛之一乘菩薩之六度緣覺之十二緣聲聞之四諦。天人之十善。皆可斷也。使其果可斷。則眼之所見耳之所聞。乃至舌味意緣。水濕火熱風動地堅。世出世間俱可斷也。如上諸緣不可斷。故則汝所謂妄者。亦無有可斷之理也。曰苟不可斷。則未免相續去也。咄是何言歟。其起心斷妄。尙爾不許。而豈容其相續耶。據爾云則爾之妄體。果有斷滅之時也。苟未嘗斷滅。則何續之云乎。汝元不知自無始劫前最初不覺。瞥興寸念。違背真心。引起遷流。迨今新新不住。乃至諸佛出世。祖師西來。皆汝妄情之所執受。欲絕此妄。當明自心。自心一明。則無邊妄緣。覩體融會矣。辭曰妄非心明而不絕。心非妄絕而匪明。心明則絕妄。而明妄絕。則明心而絕妄。絕故色空明暗不礙眼光。何見之可辯。心明故聞見覺知收歸毫末。何心之可徵。誠爲祖禪不了殃及後人。更或有疑。請求達者。

徵七處於二千年外。阿難獨未曾迷。拈一花於百萬衆前。迦葉何嘗解悟。裂開一味平等之體。演出萬般差別之名。教海斯彰。兎角杖挑潭底月。禪關遽啓。龜毛繩縛樹頭風。走殺天下參禪人。惑倒世間求佛者。蓋爲當時鹵莽虛延幻影。浮光今日思惟。觸著銀山鐵壁。客有以微辯之疑見。請余故引問答之義相酬。不過借彼杖繩。謾控他風月。英靈上士獲真心於形名未兆之先。俊邁衲僧具妙見於言象不該之表。詎肯按圖索馬。指跡云牛。掃空生佛之狂言。蕩盡妄真之魔說。爾如加誚我何敢辭。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三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別傳覺心

惟圓而覺。惟覺而圓。非覺無以大其圓。非圓無以滿其覺。覺不知覺而覺。徧自他。圓不見圓而圓。周彼此。謂圓也太虛不足。方其形。謂覺也。靈鑑何能盡其用。五嶽止千山之勢。圓斯圓乎。四溟吞萬派之聲。覺斯覺矣。佛祖之安宅聖賢之要路。塵沙衆生之所戴。十二開士之所宗。實萬世之指南。三界之元龜也。

曼殊首提本起因地之問。至尊特彰圓照淨覺之名。指四大標六塵。樓碎無明窠窟。喻空花方二月。滌除生死根塵。印迷悟之本。虛斥有無而俱遣。不存一法。於不存處。豈礙成。礙隔一毫。向靡隔邊。何妨割削。是謂圓常要旨。格外真規。苟非神悟於機先。豈許滯情於語下。偈曰

首問如來本起因 擬相酬處喪天真 標圓已陷無明窠 謂覺難逃有漏塵 出匣太阿那敢觸

當臺古鏡若爲親 未能言外超方便 盡是華胥夢裏人

空裏月輪奚假再三撈。攪木中火燄豈憑逐一推。排焦尾巴石虎雄踞雪林。無鼻孔鐵牛穩眠露地。普賢昧諸幻元生覺海。世尊謂真覺猶是幻源。離其所離。幻上何妨立幻。遣其所遣。空中更不容空。捨方便不滯證。修引妄想全歸解脫。指石爲玉。點鐵成金。無梯航處設梯航。非漸次中言漸次。偈曰

白牯狸奴咸具足 那知具足處難憑 千般幻妄元依覺 萬種修持總滯能 石虎空中吞皓月

波斯夜半嚼寒冰 遣情離謂離還遣 物物全彰最上乘

十方世界卽摩尼珠。法法依之而影現。大千刹土是寶絲網。物物仗此而光騰。大火聚裏不許藏身。塗毒鼓邊豈容側耳。普眼向無方便。中曲伸請問。鴛鴦帳裏春正濃。世尊於絕思惟處。俯徇來機。歌管叢中酒方勸。捏聚則地水火風鐵山岌岌。放開則見聞知覺玉海沈沈。枕邊之槐國夢。回室內之蘭膏。燄應時圓淨。敲鑼播鼓共演真常。當處等平打戶。搥門併歸圓覺。彈指頃孰修孰證。舉世間誰悟誰迷。苟非象外廓明。翻作門前之繞偈。偈曰

無邊剎海虛明鏡 積劫埋塵光未虧 肯把幻緣滋幻影 誰將真智起真規 徒誇萬里還家日

謾說千燈照室時 安有住持圓覺者 教人容易作思惟

因疑致問離匣之寶劍爲斬不平引答破疑出鼎之靈丹欲瘳既病覺體元非作用話頭不許承當剛藏隨在鑛之金曲伸三惑瞿曇示過雲之月遠關群迷始終生滅豈復現前聚散有無不成安在獨瞎金剛正眼何處覓生死垢心掀翻自己家珍孰肯認涅槃淨性燒須彌雅宜螢火束虛空慣用龜毛日麗星明成佛不成佛難逃法執風馳電激圓覺未圓覺俱隨魔垣苟非撒手懸崖一任開眼說夢偈曰

罔知覺性離生滅 縱悟無生覺未圓 花亂長空三惑起 浪翻平地五宗傳 鑛中金出功猶在

月外雲行見政纏 何似橫身聲色裏 從來千聖不同塵

欲網重重金剛劍不待揮而自裂愛河渺渺菩提岸奚假涉而已登夢中之四聖非真鏡裏之六凡何有輪迴根本吐吞彌勒口門貪欲因緣含裹如來心地生而無生卵胎濕化相而非相明暗色空迷即悟悟即迷一道齊平五性俱遣事即理理即事兩頭坐斷二障全消三世諸佛同參一切衆生皆證超方便住圓覺止啼黃葉何多成佛果斷輪迴翳眼空花不少會須是一生了辦更莫教萬劫沈淪惟務肯心不勞佇思偈曰

輪迴幾種問來端 至理如何可自瞞 一點愛源常滴瀝 萬尋欲海政瀾漫 徒將二障論深淺

枉對群迷說易難 圓滿覺心皆已證 擬思量處不相干

長空皓月伶俚漢何待指標滿覺真心大丈夫豈由言顯言外承當早成途轍機前負荷已涉廉纖不許執著妄情不許深求悟理不許依憑功用不許允蹈無爲清淨慧咨詢地位階差路遙知馬力老瞿曇花分能所照覺歲久見人心真不自覺覺不真眼非自見見非眼凡夫覺聲聞覺無文鐵印向空拋祖師禪如來禪折角泥牛連夜吼地獄天堂打成一片菩提煩惱坐斷兩頭白雲自占青山明月誰分流水苟非親到故家田地更聽幻人重說偈言

中不容他清淨慧 階差地位叩瞿曇 月行空界憑虛指 花燦心田貴實參 息妄固知非正覺 尋言安得是司南 未曾跨過黃金限 且向門前宿草菴

卽一而三。濕紙裏金毛師子。惟三而一。單絲控玉角麒麟。大千界不受纖塵。十萬里那隔寸步。威德巧於設問。四門之城堞。面而俱開。世尊曲爲指陳。一道之覺源。塵塵涉入。卽空卽假。卽中而易分。雪裏粉。惟靜惟幻。惟寂而難辨。墨中煤。須如是人。明這箇事。鏡裏像。昭昭不隱。切忌眼花。器中鎗。浩浩無虧。休將耳聽。穀收則苗土俱棄。功成則境觀齊捐。欲知圓攝所歸之方。更舉直捷根源之偈。

有幾種修威德問 未能直捷世尊酬 三重妙觀爐中雪 萬種奇功水上漚 夜氣冷沈深雪谷

曙光遙映白雲樓 無人爲向靈山道 那事如何著意求

翻頭作尾。連環鈎鎖。而二十五重。抵掌論心。直指單傳。而千七百箇。水入水時。全無差別。空投空處。煞有聲訛。辨音躡威德之前蹤。肯信龍門無宿客。如來列次第。而酬答。那知少室有斯人。卽三觀離三觀。玉轉珠回。以一重去。一重神出鬼沒。前空後假。斷送渾家。落火坑。齊寂兼中。攬掇鐵牛。眠死水。一種是門前之繞。萬般皆心外馳求。擬登正覺之場。更聽重宣以偈。

單複圓修啓辨音 沈沈覺海政淵深 諸論指體還迷體 三觀惟心又覓心 翫月靈犀蟲禦木

求珠罔象芥投鍼 寄言并法不隨者 難免空花翳幻林

圓湛深淵。漚花影裏。千尋浪湧。軒昂大宅。叫呼聲外。八面火然。悟迷不越。見生縛脫。皆由己造。一箇我絲續不斷。宜乎淨業咨詢。四種相潛伏。難知獨許。世尊揭露。遣神兵戰空魔壘。驅智將搜破賊機。使迷悶不入者。蹈廓達之通衢。於增益諸病時。飲必瘳之靈劑。擬作將來。眼目難忘。現在我人。湯與水濕性儼存。何處著寶蓮香之欲火。愛與憎知覺元在。豈應容演若多之狂風。難思客路千差。終詣祖庭一實。這箇說話。大似釘櫓搖櫓。薦箭相逢。那裏泊在。偈曰。

覺心迷悟若爲通 淨業那能奪至功 能所頓消何相遣 妄真俱盡豈情融 無空作境空猶在

有我談玄我未窮 向古鏡邊閑照影 山重重又水重重

善知識是塗毒鼓。耳其聲者死不移時。善知識是太阿鋒。觸其芒者喪不旋踵。一味生擒活捉。百般大用全提。普覺問。依何等人。移花兼蝶。至世尊答。遠離諸病。買石得雲饒。且做成作止。任滅四種膏肓。總不出憎愛是非。一般病痛。以毒。

攻毒須還老耆婆肘後神方。用醫奪醫不許水潦鵠口邊訛說。甘草苦黃蓮甜。果符斯語。砒霜良甘露惡。頗有其端。與其同事處。換人眼睛。奚止搏財妻子。別行異路時。不存軌則。何妨戲笑譏訶。攪不渾兮。澄不清兮。遠不僞兮。怨丈夫步驟。知識軌儀。且不犯風規。如何通信。偈曰

欲開知識門前路。普覺與慈意獨新。狎近不僞離不怨。偏邪惟敬正惟親。通身是病通身藥。

徧界全真徧界塵。話到搏財妻子處。古今疑殺幾多人。

百廿日畫地爲牢。路從平處險。二千年閉門作活。人向靜中忙。操心降鏡裏之魔。開眼做夢中之佛。圓覺設最後之問。窮猿投林。世尊垂極理之談。畫蛇添足。長中下三期。多處添少處減。正像末三法。前何重後何輕。合眼跳黃河。且不許停機佇思。赤身挨白刃。又那容顧險防危。一條窮性命。東擲西拋。萬丈冷門庭。橫開豎闢。安居平等性智。蓬蒿鞭陝府鐵牛。懺悔夙昔罪根。濕紙裏嘉州大像。更聽祇夜遠蒼猷猷。

道場加行設威儀。圓覺當機立問時。打水杖痕人共覓。釘空槌跡我全知。三期政不分長短。

一法何須論順違。話到安居平等處。老婆心特爲誰癡。

五種經名。穿透百千諸佛耳孔。一條覺路。截斷十二開士腳頭。賢善首曲爲流通。尼藍婆密垂守護。綺筵欲散不妨鼓吹。頻催戰陣將收。豈礙干戈盛舉。閑骨董撩天索價。爛葛藤遍地生枝。後如是果。前如是因。衆器入金而金何有。異多不加增少不加減。群波歸水而水自然同。鐵蒺藜樓空狡兔之窠。露刃劍斬斷靈龜之尾。明暗色空。分科列段。伶俐座主。難窺雲林泉石。直指單傳。了事衲僧罔測。三毒八倒。全該真體。十身四智。靡隔妄緣。一圓一切。圓何待水銀墮地。一覺一切覺。豈容古鏡當臺。語言文字。一點難容。機智識情。萬般虛設。便與麼領荷。已成途轍。不於斯脫畧。更聽偈言。

以賢以善標爲首。最後當機欲播揚。道樹不栽圓果熟。靈根未種覺花香。謾將修證論真假。

難把虛空較短長。脫畧語言文字外。須知別有好商量。

真歇了和尚作圓覺十二偈。叢林盛傳而未之見也。余禪坐之隙。披閱是經。獨文殊普賢二章旨趣直捷。自餘皆曲徇機宜。巧施方便。殊未有衲僧氣象。於是每一章用禪四六提其綱要。復申以偈。固不敢效真歇和尚之

作與宗門共之。聊復自警耳。乃標其名曰別傳覺心。且即文字離文字置之勿論。如大圓覺心。果有別傳之旨乎。長鯨一吸海水盡。森森露出珊瑚枝。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四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五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金剛般若畧義

延祐丙辰秋七月。翰林承旨趙公。自京師遣書來問金剛般若大意。遂述畧義併答其書畧曰。聞如來於第四時說般若經六百卷。金剛經乃其一也。議者於六百卷之綱目。以融通淘汰四字攝之。蓋如來嘗於第二時在鹿苑轉四諦法輪。證諸小乘。入有餘涅槃。以未稱本懷。由是第三時維摩彈斥。使其耻小慕大。然後廣說般若。一味談空。專爲小乘人融其所執。通其所滯。洵之汰之。如滌穢器。使之清淨。然後以上乘圓頓甘露之味注之。但金剛經局於文約。幾不能以句讀義意深遠寄之。六百卷間。於中或有不能通處。正不必致疑。但存一念深信之心。信之不已。久當自解。今利根之士。不待功深力久。必欲一時意會。每以胸臆之見穿鑿之一涉此途。則般若大義不復契會於自心矣。茲直述經旨。題曰金剛般若畧義。望取而究之。或究之不盡餘惑未泯。只消提箇所參話。自看不必於此文字中致疑。一朝看破話頭。則六百卷之雄文。皆吾胸中舊物也。畧義云乎哉。

金剛是喻般若。若是法波羅密。此翻到彼岸。喻般若爲金。金以不變不壞爲義。般若爲剛。剛以摧壞萬物爲義。謂般若之體離相離名。亘古不動。即諸佛之自心。乃衆生之本源也。

般若於大般若經有一百喻。又不止於金剛二義也。謂般若如大火聚。物或癭之。咸遭其焚燒。般若如大日輪。能破一切諸幽暗。般若如光明鏡。能分一切諸妍醜等。云云。

般若乃梵語。此翻爲智慧。言智慧者。破愚癡故。當知智慧與愚癡俱無定體。悟此心故。即愚癡是智慧。迷此心故。即智

慧是愚癡。既悟之人雖譏訶戲笑皆智慧也。未悟之人雖梵唄讀誦皆愚癡也。故愚癡智慧特迷悟之分無定體也。大般若經中具八十一科通聖通凡以至悟迷無所間然。自五陰六根至十八界十二緣四聖諦六度及三十七助道品以至菩提涅槃等彼大般若六百卷廣說今金剛般若不過五千餘字乃總攝大般若之要義以故言詞簡約義理該通其言約故至於句讀難辯其義盡故自非曾徧覽六百卷之長文卒莫知其所歸也。

如經中言不住色布施且色之一言乃八十一科之首若欲廣說須一一從五陰十八界至菩提涅槃等應於不住色布施下便當言不住受布施不住想布施以至不住菩提涅槃布施以此經之文尚約惟言不住色布施極至於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而已又不知布施一法乃六波羅密之首若以廣說則應布施盡八十一科竟又當言不住色持戒不住受持戒以至不住菩提涅槃持戒展轉盡六波羅密循環入八十一科則文不勝其博矣。

今金剛經一卷以約文納深義其名相廣博難於義解古今三教中之聰利者首未探淵奧之文必欲以一時聞見釋之因而註解互相是非皆多於臆說而自開戶牖去般若之大義遠矣。

經首列入金剛四菩薩名相昔孤山圓法師嘗以直辭闢之謂好異者爲之也。

經中言四句偈論者紛然咸謂經中果有四句特旁搜曲指必欲以四句主之或有甚者乃至稱六祖有曹溪口訣指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之一句逐兩字分爲四句惑人一至於此却不思經中言四句偈必上有乃至二字下有等之一言未嘗單解四句偈惟云乃至受持四句偈等謂乃至者是不及之辭云等者乃總該之義今依文直解但當云於此般若章句受持自一句二句三句乃至四句及與十百千句等此說極明不加穿鑿政不必曲勞神思遠求四句以蹈自開戶牖之轍也。

經中言四相四見者乃一切相一切見之總名亦一切相一切見之根本也。惟相惟見根於虛妄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然迷妄之習在根爲見在境爲相故經云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又云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且我人衆生壽者之四乃執相滯見之總名惟相惟見不特迷者有之而悟者亦未嘗不遭其惑也苟非聖凡情盡迷悟影消則相見二魔卒難消隕。

迷者四相。謂妄認四大爲我相。離我視他爲人相。衰風所觸而生厭離。是衆生相。忽觸和風而生戀著。是壽者相。此四相乃迷妄之麤淺者也。

悟者四相。謂於所學習。忽悟自心。是我相。久之語跡既遣。證理猶存。是人相。悟證俱消。存有所了。是衆生相。覺所了。故知覺未忘。是壽者相。此四相乃學道人之細而深者。非深契密會者。難與同日而語也。然麤細深淺。均同虛妄者。謂般若清淨。彌滿表裏。澄瑩不受一塵。只箇不受。亦不受。迷固不可說。雖悟之一言。亦無地可寄矣。所以有云。太末蟲處處能泊。惟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心處處能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知此喻者。迷悟四相不待言而遺矣。言四相四見。是一切相。一切見之根本者。因執四大爲我。就一箇我上。引起百千執著。百千愛護。離我視他爲人。就一箇人上。引起百千分別。百千取舍。乃至遇衆生而發憎。於壽命而長愛。交馳虛妄。起滅無從。諸塵勞識。因之而集。是故謂一切相。一切見之根本也。四相之義。據直而說。只是一箇我人。憎愛四種情妄。夫人自古迄今。馳逐去來。於生死海中。引起八萬種念慮。如燈燄。似水涓涓。未有不自我人。憎愛四種情妄之所交接者也。或謂佛何不直以我人愛憎爲辭。而曲言我人衆生壽者何也。蓋聖人指說一切名相。咸有所因。茲莫竟其因。雖然。特不能外吾情妄之說也。且人之與我。卽是非之端。何則。謂非人。卽我。謂是我。非人。但以非他。卽是我。相。或云。非我。卽是人。相。而不知大般若真寂體味。內而無我。外而無人。以至無衆生。可憎。無壽命。可愛。故三祖信心銘有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又云。但莫愛憎。洞然明白。斯言曲盡其闢。奧不必別有說也。

或問。般若真淨之體。既顯。則我人衆生壽者之妄。將何所歸。對曰。智非相空。而莫顯。相非智顯。而莫空。相空。則智顯。而空。智顯。則相空。而顯。相見空。故卽非四相。是名四相。智慧顯。故是名四相。卽非四相。當知相見本空。智慧元顯。以本空。故則我人衆生壽者。全彰般若之光。以元顯。故則壽者衆生人我。總是金剛之體。所謂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者也。

經中言。卽非是名。二義。蓋本乎破相法。相二宗而來。然卽非二字。乃破相顯理。是名二字。乃就事顯理。如來說般若一味。談空。特以一味空破一切相。以故但於名相處。皆以卽非是名爲說。乃契一經之旨趣也。惟遣事存理。無越卽非。

事理不二宜乎是名。譬如但言世間一物。蓋物物皆具般若。不欲顯名般若。但云即非其物。因物能顯般若。故云是名爲物。餘皆例此。則知即非是名。似乎兩端。而其實一致也。

經中言五語。謂眞語不妄。實語不虛。如語不變。不誑語無惑。不異語不兩說也。佛作是說。蓋知衆生不達法義之玄奧。不能無疑於其說。故使其聞法生信而然也。

經中言三千大千世界。法相數中具載。茲不詳出。云大千者。蓋對小千而言。其大小之說。亦具存法數。

經中言三日分者。謂早晨是初日分。午刻是中日分。晚時是後日分。言一日之間。於此三時將身入河沙國土。而用布施。如是至百千萬億劫。日日於此三時將身布施。特喻其施身得福之多。然後以信心不逆之功。復過於彼。或問無量劫施身之功。何劣於般若章句。方能一念之信。其德何優。對曰。此義特破彼執相之甚者也。彼雖施身不忘我相。此雖一念之信。而應念破諸我人。較其住相離相。誠霄壤之不同矣。如來豈欺人哉。

經中言三際心不可得者。蓋過去已過去。於現在何可得耶。未來又未來。於現在亦何可得。現在之心。不住諸相。當體空寂。亦不可得。此心於三際。尚不可得。云何於不可得心中。執縛諸見。而滯四相。非虛妄而何。

經中言五眼。即賢首宗列五乘。頗類其旨。且以槩言之。務修衆善。即肉眼。堅護禁戒。即天眼。觀諸法空。即慧眼。悲智圓滿。即法眼。一乘安住。萬德莊嚴。即佛眼。此五眼在聖在凡。各具足特。迷悟之自隔耳。如上指陳。惟依已解而直辭之。茲復於逐分下畧加註脚。貴在遣疑。關異其敢以般若大教。炫耀見聞。而取過咎云。

第一分

自如是我聞。至敷座而坐。乃序說法之時。會衆之處。故稱法會。因由也。

第二分

須菩提從座而出。讚言。希有如來。善以慈心。護念我等。善以正法。付囑我等。遂問。有人發阿耨菩提之心。此心當依何住。當如何降伏。自佛言。善哉。至願樂欲聞。皆許可應對之辭。故云善現起請也。

第三分

專答善現所問云何降伏其心之文。謂此心不能降伏者。爲有我人衆生壽者四相故也。首令度十二類生俱入無餘涅槃。然後不見有一衆生曾受度者。苟不至此。則四相宛然。分稱大乘正宗者。謂四相既盡。此心不待別有所謂降伏。而自然明白了悟。非正宗而何。

第四分

方答善現所問云何應住之義。佛謂心有所住。卽是愚癡。心無所住。乃名般若。自色之一法。至菩提涅槃。於八十一科中。俱不令有所住。不惟於布施一法。無所住。乃至六波羅蜜四無量心。菩提涅槃。亦無所住。其無住而住之功。雖十方虛空之大。不可比量。故稱妙行無住也。

第五分

正破執相滯見虛妄情習。必使其如理性而實見者也。

第六分

佛對須菩提云。今之信般若者。甚非偶然。皆昔曾於無量萬億佛所。深種善根而來。夫信般若之心。乃名正信。此正信中。得福無量。何以知其然。謂其於般若能生正信。則不復執相滯見。而墮虛妄也。然不滯相不執見之法。亦欲令捨。何況滯相執見之非法。而不捨者。非愚而何。

第七分

須菩提深達佛之所問。乃云。如來於阿耨菩提。既無定法可得。而亦無定法可說。苟存有所得。有所說之心。則般若正宗。不得名本來空寂者也。故三賢十聖於般若。尚存所惑。則於無爲法。而生差別云。

第八分

佛謂有人於般若章句。自一句至無數句等。而能受持。不惟超過河沙七寶布施之福。當知般若體中能出生諸佛。及阿耨菩提。故名依法出生者也。

第九分

須菩提謂二乘人雖證四果亦無所得之心。苟滯所得亦不能免四相所纏。然後自述謂我雖已得無諍三昧。以其不作是念故。世尊稱我爲解空第一。

第十分

如來自色法至菩提涅槃皆不生所住之心。以其無所住。則於阿耨菩提不見有所得。於佛土不見有所莊嚴。猶無相法身隱於諸相。雖須彌山王之大不可得而比矣。如無所得之得。非莊嚴之莊嚴。無以異也。

十一分

佛謂恒河之沙固不可數。而況一沙又是一恒河。如是沙數恒河所有之沙。一沙爲一世界。雖以七寶滿彼世界布施所得福德。較受持般若章句之福德。不啻以百較千。以千較萬也。何則。此一分經卽是莊嚴分。不盡之辭也。謂七寶布施不能免其生心住相。受持般若者。於心無所生。於相無所住。是謂無爲福勝。

十二分

佛謂人於般若章句能說其少分。則爲天人之所尊敬。何況盡能受持。是謂第一希有。名尊重正教。得不宜乎。

十三分

佛云。卽非般若。是名般若。卽非微塵。是名微塵。卽非世界。是名世界。卽非三十二相。是名三十二相等。卽非者。乃掃跡之談。是名者。乃本具之義。爲須菩提以云何奉持爲問。故佛乃標名以教其受持。繼以掃跡之談。乃不使其於受持處而生執著故也。

十四分

須菩提於此感悟流涕復歎。後五百歲有信解受持般若者。則決定不爲四相所纏。既離諸相。卽是佛也。佛云。不惟信解。但聞此般若。若生驚怖。已自希有。復引因中以持般若。故得離諸相。雖遭割截了無瞋恨。展轉復引不生心不住法。及以入暗處明之喻。此分名離相寂滅。誠有旨焉。

十五分

如來謂此般若章句專爲發大乘心者說。又能受持即是荷負阿耨菩提之良器也。其樂小法著四相者。烏足與語此哉。又謂此般若章句住處即是佛塔。天人圍繞。豈過分哉。

十六分

佛謂受持般若章句之人。以今生輕賤之微垢。能易當墮惡道之重障。復引因中曾供養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之功。不如後末世中受持般若章句少分之福。使我盡說受持般若之功。其同於小見者。不能不驚駭而狂疑也。

十七分

須菩提復理最初之問。世尊亦如前答。復引因中以無法可得故。方蒙然燈佛授記作佛。使我當知有少法可以爲所得之心。則不與我授記矣。展轉說至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是眞菩薩。故目爲究竟無我云。

十八分

分中前言五眼後說三心。卷首已叙其畧。茲不復贅。中間云。河沙佛世界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其所知者。雖優劣善惡之不同。皆如三心之不可得也。

十九分

如來重引布施因緣。所得福德皆虛妄。果非眞實也。雖言其所施之福多。較之持般若無盡之福。特泰山之毫末耳。

二十分

佛以具足色身見如來。及以具足諸相見如來爲問。而須菩提了解空義。皆云不可得見。故世尊許之。

二十一分

解般若故即非衆生。不解般若故是名衆生。然般若以無說而說。謂有所說。即謗佛也。此理其可與滯相執見者道哉。

二十二分

佛以如是如是。印可須菩提無法可得之問。復謂之曰。我於阿耨菩提乃至無少法可得。謂無所得者。以本來各各

具足故。蓋衆生以迷爲失。而諸佛以悟爲得也。政當失時於般若體不欠一毫。方其得也。於般若體亦曷嘗有一毫之多哉。

二十三分

依般若而行所作皆名善法。此善法中了無高下。蓋依般若體性平等。其平等法中安容四相復入者哉。

二十四分

重言受持般若章句之功。雖以七寶聚如須彌山之高。而用布施。不惟百分不及一。雖千萬億分。亦不及持般若之一分。是豈算數譬喻而可盡哉。宜乎稱福智無比。

二十五分

受持般若即是度衆生。久之般若智圓。自然衆生見盡。是名度衆生。若謂離受持般若外別起心而欲度衆生。則四相儼然。是謂化無所化。

二十六分

須菩提謂。觀如來必不可離三十二相。佛云。轉輪聖王亦具三十二相。若果以色相見音聲求。則違背法身非相之義也。

二十七分

般若體性離一切法。具一切相。苟不悟無斷無滅之至理。謂有則墮常見。謂無則墮斷見。皆失般若之中道也。

二十八分

佛謂。持般若故。則知一切法無我。能成就無生法忍。其七寶布施之人。豈可與其福德比量。彼布施者。惟貪惟受。此持經者。不受不貪。以其不受。是名正受。於正受中。如海納百川。安有已哉。

二十九分

般若智體與十方虛空湛然常寂。而不拒諸相於常寂體中去來動靜。故法涌大士謂。般若無來故。當知諸法亦無。

來般若無去故。當知諸法亦無去。善觀般若者。則知諸法無去來相。且諸法尚無去來之相。而如來之身安有去來耶。

三十分

佛謂微塵世界乃事相也。能受微塵世界者乃理性也。事相理性常混合爲一。而不可分。蓋凡夫貪著於事相。而獨不悟理性。所以徇生滅而罔究涅槃之至理。不容其無所說也。

三十一分

佛言。發阿耨菩提心者。應如是知諸法無相。應如是見諸法無相。應如是信解諸法無相。自然於我人衆生壽者中。不生知見也。

三十二分

佛以不取於相是名演說。如如不動是名演說。未嘗以播唇吻弄音聲而爲說也。當知一切相一切見一切取捨一切言說一切學解等。皆有作思惟之法。其有爲之法。如夢幻泡影露電。世間惟此六物速於變滅。不得久住。其有志學般若者。應當作如是觀。

原夫般若無可學。無可取。無可得。無可求。以至俱無可爲。世尊於無可爲處。洞見源底。哀憫衆生。遂妄流轉。隨處取著。以故廣說空法。與之融通。與之淘汰。必欲其淨治心器。滿貯般若甘露上味。當知心器既淨。其般若上味自然充足。譬如穴土欲盛虛空。其虛空之體隨土出處全體現前。而豈待土出然後別見有虛空可入耶。猶衆生於無始劫來。妄執我人狂逐憎愛。障大般若。以至于今。但我人憎愛之惡習既消。則阿耨菩提般若智慧隨其所消而現。故楞嚴謂狂心未歇。歇即菩提。又古德云。不學佛法。惟務休心。此心休得一分。卽是學得一分般若。此馳求之心全休。全歇。則般若智慧豈待別有所謂學而致哉。如上三十二分之大義。特不能外乎此。教以般若離相離見。無爲無得。爲正宗。究竟別無他說。於經中或句讀重疊。或義解不通。此或翻譯之失。傳寫之訛。當以理遣。政不必滯於微瑕。而乖大義也。當思祇園問答之本懷。但欲破其妄執。使其了解。以故破相蕩執之辭。層見疊出。蓋悲願之深。痛心之切也。

茲辱翰林承旨相公松雪大居士問及經義不覺援筆及此更以四句截斷葛藤謂其有說皆名謗今日分疎謗更多外護不忘親付囑三千里外定聲說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五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六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幻住家訓

幻人一日據幻室依幻座執幻拂時諸幻弟子俱來雲集有問松緣何直棘緣何曲鵲緣何白烏緣何玄幻人豎拂拂子召大眾曰我此幻拂豈不自豎依幻而豎橫不自橫依幻而橫拈不自拈依幻而拈放不自放依幻而放諦觀此幻綿亘十方充塞三際豎時非豎橫時非橫拈時非拈放時非放如是了知洞無障礙便見松依依幻直棘依幻曲鵲依幻白烏依幻玄離此幻見松本非直棘元無曲鵲既不自白烏亦何玄當知此幻翳汝眼根而生幻見潛汝意地起幻分別見直非曲指白非玄徧計諸法執性橫生曠古迄今纏縛生死由是累及雪山大沙門眼不耐見方出母胎便乃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地指天大驚小怖將過去百千萬億劫所證底第一義諦向諸人淨潔田地上狼藉殆盡審如是奇特建立要且於幻法了無加損老雲門謂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貴圖天下太平雖則增金以黃其奈又添一重幻翳當時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彼以幻問此以幻答文彩熾盛音響沸騰其幻頓幻漸幻偏幻圓且置之勿論末上以幻手拈幻花謂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直得老飲光擊破幻顏兩肩負荷自爾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幻幻相因授受不已至少林面幻壁安幻心懺幻罪解幻縛問幻姓書幻偈磨幻磚垂幻足掛幻拂聲幻耳摑幻掌就中引出箇掣風顛漢施一幻喝如青天怒雷乃至幻照幻用幻賓幻主縱橫交錯與奪殺活態千狀萬莫窺其涯迨今諸方無面目老比丘出其門嗣其宗承虛接響置一幻於口門藏諸幻於量外文其言巧其機高其風逸其韻峻其令大其家更無有一人能出其幻者幻乎其旨圓其義備其體大其用周與諸佛祖相爲始終盡塵沙劫不可窮盡間有未能了此大幻於言象

之表者。或以某師說禪簡明。或以某師說禪圓活。或以孰爲高古。或以孰爲峭峻。孰爲細密。孰爲文彩。孰爲粗暴。孰爲不工。尙其優而效之。鄙其劣而棄之。亂真機於巧僞之場。屈要旨於笙簧之域。見聞日博。是非日滋。大義日乖。眞風日墜。殊不知前輩深達大幻之士。凡吐一辭。出一令。其簡明也是幻。圓活也是幻。高古也是幻。細密也是幻。至若直捷文彩。粗暴不工等。咸自廣大幻輪中流出。此幻輪一轉。如水就決。似風行空。迥絕安排了。無揀擇。隨機任器。殺活臨時。使古人存一點分別取舍之情。潛於隨扣隨應之間。則與雜毒無以異也。豈甘露醍醐之謂哉。更有人將箇禪冊子。廣讀博記。欲契祖師西來意。却成實法流布。豈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之道果如是迂曲耶。若是眞實要證。此大幻法門。便請全身直入。直下更無一絲毫障礙。苟或脚跟擬議。意地躊躇。切不可隨語生解。道一切是幻。本來見成。我但拍盲坐斷。更別有甚麼工夫。可做門路可求。是則固是爭。奈爾依情帶識。墮在草窠。欲較他古人獨脫悟明。不翅天地懸隔。只如香嚴擎竹。靈雲見桃。太原聞角。洞山過水。如此輩皆是偷心泯絕。脫落知解。能所兩盡。得失俱忘。如空合空。似水投水。既非強勉。安許拍盲。乃於不知不覺處。脫落根塵。自然語默動靜。不帶枝葉。此是大解脫門。惟心死。識忘。情消。見謝者。乃能涉入。或半點心意。識不盡。縱使透過古今。超越言象。欲與古人握手。於眞寂之海。何異螢光之附太陽。非其類也。今日既是與諸人應箇時節。不可只與麼說了。便休。借五須彌筆。蘸四大海水。向東弗于逮打箇直落。復於南瞻部洲轉箇曲角。復於北鬱單越著一點轉。向西瞿耶尼亞箇半刀。併作一箇幻字。懸向盡十方虛空之頂。使大地人有眼者。見有耳者。聞有身者。覺有意者。解乃知過去佛久遠於此。已證涅槃。現在佛今各於斯成等正覺。未來佛將於其中開正法眼。以至微塵數諸菩薩。各各不離當處修六度。運四心度。衆生斷苦縛。乃至無邊聖賢。更無有一人不依此幻具。大神變而獲自在者。奈何諸人終日折旋俯仰。動靜語默。觸目無間。剛不自悟。將謂與他聖賢佛祖。有無邊法界之所間隔。自甘陸沈。徒受輪轉。今日特爲備起模畫樣和盤托出。如前所云。便請全身直入。直教一切處點畫分別。一切處受用成現。與三世佛歷代祖契理契事。同出同沒。更有何物爲障爲礙。而尙存觀聽猶滯功勛者哉。古今之下。如有一佛一祖。不由此大幻法門而獲菩提解脫者。無有是處。更教爾知盡法界內。無古無今。但有情無情等。如有一物不依此大幻法門。而具生住異滅者。亦無有是處。當知幻無聖凡。幻無彼此。了得此幻。在彼不見。有菩提涅槃。在此不見。有

生住異滅一切幻幻圓滿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非是強言。法如爾也。苟或於此未能脫白露淨全機超入。且不要忽忽草草。但辦取一片鐵石身心。拌取一生兩生。向所參底無義味話頭上。拍盲立定丁字脚頭。心憤憤地與之抵牾。將去正當抵牾時。都不要偏向禪道佛法上。別求解會。只如撞著銀山鐵壁相似。除却箇敵。嚼不破底無義味話頭之外。更無第二念蹲坐。其懸懸之心。如措足於百尺竿上。著脚於萬仞崖巔前。無可攀後。無可援。但與麼把教定。靠教穩。孜孜兀兀。只如是去。當知大幻法門在偏脚底。不會移易一絲毫。只待偏情消見。盡蹉步踏著。則知太原聞角洞山過水之時。節不我隔也。到此更須和箇所入底大幻法門。一踢踢翻。不留朕迹。始是丈夫。脫或乍得入門。苟存一念歡喜之心。依舊與昨日之迷無間然也。此事不是說了便休。亦不是見了便休。直須始終丈夫。不受一法籠罩。方堪爲荷負大法之真實種草。邇來法道不古。人心懈怠。爲師爲徒。彼此只求解會。日夕相誘。築得一肚禪道佛法。其如生死命根。不會於懸崖撒手處。絕後再蘇一回。墮在惡毒海中。不自知非。此誠可惡。參禪學道。何所圖哉。然本上座固非其人。惟是不肯自昧參禪正因。而況諸人幸不遭此邪謬。各各是不肯墮人窠臼。底端人正士。既來遮裏相從。我此間又非唱導之師。建立門戶。彼此相依於半間茅屋之下。只圖真實以辦平生。然此雖曰大幻法門。苟非神悟。決不可造次而入。只如說箇幻字。今古共知。於中欲覓一人於此幻中掉臂而入。橫身而坐。肆足而行。任意而用。放開捏聚。一切自出者。極難乎人。其故何哉。蓋由心存所知。而未嘗悟脫於一切處。明知是幻。不待旋踵而反爲幻所縛。以若所知。則與不知者何以異也。只如教家道。一假一切。假無中無空。而不假此說之下。了無剩法。惟其不悟。翻成文字語言流布。豈佛法果有教禪之二哉。以其神悟教。卽是禪。以存所知禪。卽是教。故圓覺謂末世衆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斯言。殆盡之矣。只如會通和尚。見鳥窠吹起布毛。應時脫畧。德山見龍潭吹滅紙燭。當下超宗。今人但見前輩領悟如是之易。而不知其未領悟時之難。苟知其難。則古人之易。亦今人之易也。苟不知其難。欲效古人如此之易。未免爲情識虛妄引入相似。般若中。重生死之根塵深輪迴之陷阱耳。且古人領悟之易。置之勿論。如何是未領悟時之難。只如二祖未悟之頃。立齊腰之雪。不知爲寒。斷娘生之臂。莫知爲痛。只遮一箇樣子。不惟今人之難。在二祖分上。亦未嘗不難。以其求法之真。所以忘其難也。自二祖而降。其親師爲道。痛爲生死無常。而有契有證之士。於未領悟時。未有

一人不如是之難。當知古人之生死。即今人之生死也。今人之道業。即古人之道業也。蓋古人負真誠而忘其難。所以致其易。今人逐虛妄而棄其難。必欲效其易。故於此一法中。雖同知是幻。而其利害優劣。所以異也。此是從上佛祖不易之論。一時老婆引援及此。在本色道流分上。喚作惡口。亦名實法綴人。亦名教壞人。又喚作瞎學人。正眼今日彼此不獲已也。然而遮許多做工夫底。露布在當人爲法之誠。自然步步踏著。豈是起模畫樣。教得人底道理。其或爲法之心。不真不誠。不苦不切。縱使百千方便。束縛得他儼然如箇死人。何異吹網欲滿。又如瀉山充典。座雪峯做飯。頭寶壽作街坊。演祖爲磨主。此猥屑之務。豈真龍象所當爲哉。蓋亦爲道之真忘其鄙陋。有如此者。今人稍負聰敏。或叢林補職。不稱則掉臂譏主法者之誤。於此觀之。則古今之真妄判然矣。幻人於幻法。實未曾悟。今日但路見不平。竊論如此。到遮裏索性將平昔所解底大幻法門。重爲發露去也。過去是已去之幻。見在是目前之幻。未來是將至之幻。一大藏教。依幻而說。千七百則陳爛葛藤。由幻而生。菩提涅槃。根幻而成。真如般若。倚幻而現。慈悲真捨。卽幻而興。六度萬行。憑幻而立。三乘十地。仗幻而等差。戒定慧貪瞋癡煩惱塵勞。無常生死等從幻而出。以至明暗色空。見聞覺知。未有不稟吾幻而有者。豈但松直棘曲。鵠白烏玄是幻。乃至天以幻蓋地。以幻擎海。以幻涵春。以幻育桃。以幻紅李。以幻白迷。以幻難悟。以幻易我。以幻說爾。以幻聞森羅萬象。一幻所印。此大幻印中。固是不留剩法。只如幻人手中拂子。卽今與須彌山王眉毛。斷結且道是幻耶。非幻耶。若謂是幻。帶累幻人墮在幻網中。萬劫出不得。若謂非幻。請去却語默動靜。出來露箇消息。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六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七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擬寒山詩

有客從予而問曰。叢林戶稱爲參禪。且禪固不可逆測而知。惟參之一言。莫識所云。請釋之。予曰。所云參者。乃古人咨決心疑。究明已事。不可不由之徑也。如安心懺罪。洗鉢盂。聞水聲之類耳。蓋生死之心疑未決。如墮網之欲出。若漆漆而求解。望見知識之容。未待卸包脫屣。其習中岌岌未安之事。遽衝口而問之。一言不契。又復往叩而他之。或停餐輟飲。廢寢忘勞。至若風雨寒暑之不移。禍福安危之莫奪。其所參之念。不致洞明不已也。是謂眞參。餘皆似之耳。非參也。何謂似如火爐頭。禪牀角。領納一言半句。相似語。蘊于情識。不自知覺。久之遇緣逢境。忽然觸發。是謂知解。依通非參也。或於方冊梵夾中。以聰明之資。博聞廣記。即其所曉處。和會祖機。一一合頭。乃穿鑿搏量。非參也。或循規守矩。不犯條章。靜默安舒。危坐終日。乃緣境攝持。非參也。或搜尋難問。記憶機緣。堂上室中。苦攻逆敵者。乃狂妄時習。非參也。總而言之。但習中實無爲生死大事之正念。或形影相弔於巖穴之下。或肩駢踵接於廣衆之中。各偏於所向而取著之。非吾所謂參也矣。客又曰。近代尊宿。教人起大疑情。看古人一則無義味語。斯可謂之參乎。予曰。傳燈諸祖。各有契證。初未聞有看話頭。起疑情。而悟者。良由機緣泛出。露布橫生。況是學者。習中爲生死之心。苦不真切。脚未跨門。咸遭誑惑。由是據師位者。不得已而將箇無義味話。放在伊識田中。教伊吞吐不行。齧嚼不破。孜孜兀兀。頓在面前。如銀山鐵壁。不許其斯須忘念。日深月久。情塵頓盡。心境兩忘。不覺不知。以之悟入。雖則不離善權方便。亦與參之之義。幾近矣。或學者不實。以死生大事爲任。則師與之俱成途轍。荆棘祖庭。穢滓佛海。豈參云乎哉。因往復酬酢。遂引其說。偶成擬寒山詩一百首。非敢自廣。蓋痛心於教外別傳之道。將墜無何。誠欲策發初心之士耳。或謂宗門有活句。死句。全提半提。擒縱無偏。與奪自在之理。予何不發明之。此何時而尙欲以實法綴繫於人耶。予曰。世有能跨千里之步。而終身不能自越其閫者。予不信也。彼與奪自在之師。皆由參之不謬悟之無垠。蓄養深厚。如千里駒。輕肆其足。便有追風逐日。不可及之態。而不自知也。使彼師苟存其與奪自在之見于習中。則人法不空。能所交接。與魔外何別哉。當知眞寂體

中尙無地可寄其與奪自在之迹則其可講而學耶得不重貽達者之所譏蓋識法者懼也道人其鑒諸

參禪一句子 衝口已成遲 擬欲尋篇目 翻然墮水泥 舉揚無半字 方便有多歧 曲爲同參者 吟成百首詩

參禪莫執坐 坐忘而易過 疊足取輕安 垂頭尋怠惰 若不任空沈 定應隨想做 心華無日開

徒使蒲團破 解多成捏怪 公案播唇牙 經書塞皮袋 舉起盡合頭 說來無縫罅 撞著生死魔

參禪莫知解 漆桶還不快 流光急如鑽 那肯涉思惟 豈復容稽緩 時刻不暫移 毫釐無間斷 撒手萬仞崖

參禪莫把玩 乾坤無侶伴 緣重被緣牽 世道隨時熟 人情逐日添 工夫情未瞥 酬應力難專 早不尋休歇

參禪莫涉緣 輪迴莫怨天 懶與道相反 終日尙偷安 長年事疎散 畏聞廊下魚 愁聽堂前板 與麼到驢年

參禪莫習懶 還他開道眼 念動失方便 取捨任情遷 愛憎隨境轉 野馬追疾風 狂猿攀過電 蘸唾捉蓬塵

參禪莫動念 癡心要成片 動輒成過患 作止誠可分 開遮豈容濫 內外絕安排 自他俱了辨 突出摩尼珠

參禪莫毀犯 光明照天岸 舉世皆標格 曾不問閑忙 何嘗分語默 一念離愛憎 三界自明白 更擬問如何

參禪莫揀擇 當來有彌勒 動須合至理 工夫要徹頭 志願直到底 瞥爾情念生 紛然境緣起 白日擬偷鈴

參禪莫順己

難掩虛空耳

參禪宜自肯

金不重爲鑛

參禪宜退步

萬象開門戶

參禪宜具眼

不受眉毛墮

參禪宜朴實

捏出秤鎚汁

參禪宜努力

何曾離空寂

參禪宜簡徑

塵塵自相應

參禪宜及早

莫待算筒倒

參禪宜正大

塵塵俱出礙

參禪宜決定

佛魔聽號令

參禪宜捨割

胃中常饑餓

不擬起精勤

自然成勇猛

一念如火熱

寸懷若冰冷

冷熱兩俱忘

勿踏行人路

橫擔一片板

倒拖三尺布

得失豈相干

是非都不顧

驀直走到家

庸鄙休觀覽

千里辨雌黃

雙輪豈推挽

洞見佛祖心

燦破鬼神膽

搖搖照世光

朴實萬無失

纖毫若涉虛

大千俱受屈

話柄愈生疎

身心轉堅密

一氣直到頭

真心血滴滴

如登千仞高

似與萬人敵

有死不暇顧

無身似堪惜

冷地忽擡頭

只圖明白性

了了非聖凡

歷歷無欠剩

擬向卽是魔

將離轉成病

脫畧大丈夫

遲疑墮荒草

隙陰誠易遷

幻軀那可保

常處不承當

轉身何處討

寄語玄學人

切勿求奇恠

真機絕覆藏

至理無成壞

拽倒祖師關

打破魔軍寨

赤手鎮家庭

莫只成話柄

瞥爾墮因循

灼然非究竟

但欲了死生

何曾惜身命

一踏連底空

命根要深拔

活計再掃除

生涯重潑撒

寸念空牢牢

萬古阿剌剌

放出一毫頭

光明吞六合

參禪要明理

勿使重生耳

參禪要直捷

與今同一轍

參禪要到家

門前日未斜

參禪要脫畧

茫茫且行脚

參禪要精進

光明生末運

參禪要高古

豈是誇能所

參禪要識破

世間無罪過

參禪要本分

常不離方寸

參禪要孤硬

煨破沙糖鬚

參禪要深信

理是心王體

每與事交參

惟有智堪委

法界卽其源

禪河以爲底

後園枯樹椿

一切無畏怯

用處絕疎親

舉起無分別

法性元等平

至理非曲折

過去七如來

不必口吧吧

履踐無生熟

程途非邇遐

寸心常不動

跬步亦何差

踏斷芒鞋耳

何須苦斟酌

道理要便行

事物從教却

豈是學無情

自然都不著

更起一絲頭

勿向死水浸

動若蹈輕冰

行如臨大陣

晝夜健不息

始終興無盡

搥到髓髓乾

備盡嘗艱苦

身世等空華

利名如糞土

深追雪嶺蹤

遠接少林武

道者合如斯

萬般皆自做

榮辱與安危

存亡并福禍

元是現行招

等因前業墮

如是了了知

只守箇愚鈍

豈解叙寒暄

何曾會談論

兀兀似枯椿

堆堆如米囤

一片好天真

素不與物諍

白日面空壁

清塵堆古甑

遇境自忘懷

隨緣非苦行

昨夜煮虛空

豈應從淺近

直擬跨懸崖

不辭挨白刃

橫披古佛衣

高佩魔王印

道源功德山

咸承慈母孕	參禪爲生死	又且從頭起	參禪爲成道	出門都是草	參禪爲超越	銳氣生眉睫	參禪爲絕學	解跨楊州鶴	參禪爲究竟	即墮瑠璃甃	參禪爲直指	煖熱門庭耳	參禪爲己事	孤風絕倫比	參禪爲圓頓	道人今日困	參禪爲求悟	絆斷娘生袴	參禪爲明宗																																								
豈是尋常事	從始直至終	出此而沒彼	不啻萬劫來	曾無片時止	今日更遲疑	丈夫宜自保	雪嶺星欲沈	鰲山話將掃	疾捷便翻身	更莫打之繞	轉步涉途程	大地無途轍	寸心千丈坑	萬里一條鐵	躍出威音前	坐斷僧祇劫	回首照菱花	擬心成大錯	既脫文字禪	還去空閑縛	拈却死蛇頭	打破靈龜殼	腰間無半錢	直入金剛定	兩端空悟迷	一道融凡聖	澄潭浸夜月	太虛懸古鏡	偏擬著眼看	未舉心先委	動足路千條	擡眸雲萬里	安心鑰雜金	懺罪乳加水	棒喝疾如風	要明還扣己	得失莫回頭	是非休啟齒	不肯涉蹊徑	直欲探源底	流出自曾襟	豈分根利鈍	草木尚無偏	含靈皆有分	一法印森羅	三藏絕言論	更擬覓端由	胷中絕思慮	但欲破疑團	決不徇言路	寢食俱兩忘	身心全不顧	蹉脚下眠牀	道不貴依通	驚嶺花猶在	熊峯髓不窮	心空千古合	見謝五家同	情識猶分別

門庭是幾重	且不貴學問	妙悟在真疑	至功惟發憤	任說他無緣	直言我有分	一踏桶底罪
參禪無利鈍						
蟪蛄吞混沌	但勿外邊尋	席上沈孤影	牕前惜寸陰	志密行亦密	功深悟亦深	打開無盡藏
參禪無古今						
撮土是黃金	各各不少欠	密護在真誠	精操惟正念	廊廟倦躋攀	輿臺忘鄙厭	悟來必眼空
參禪無貴賤						
昭然無二見	惟貴心無惑	對境消佛魔	當機泯空色	問著有來由	舉起無蹤跡	曾不離平常
參禪無奇特						
通身自明白	非覺亦非照	將底作光明	以何爲孔竅	佛祖弄泥團	象龍噉草料	海底黑波斯
參禪無巧妙						
却解逢人笑	古今稱絕唱	跳下破繩牀	拈起折拄杖	祖令要親行	佛亦難近傍	子細點檢來
參禪無限量						
盡是做模樣	只要生死切	心下每垂涎	眼中常滴血	盡意決不休	從頭打教徹	脫或未相應
參禪無秘訣						
輪迴幾時歇	四大同機軸	一念根本迷	萬死常相逐	推開生死門	打破塵勞獄	攜手下煙蘿
參禪無僧俗						
共唱還鄉曲	家親自爲崇	智者落妄知	愚人墮無記	拶破兩頭空	轉歸中道義	拈起一莖柴
參禪無愚智						
覆却西來意	盡被境緣罩	聞見有兩般	混融無一窖	水底月沈沈	樹頭風浩浩	更擬覓家鄉
參禪無靜鬧						

路長何日到	豈容輕卜度	拽斷葛藤根	解開名相縛	一句鐵渾命	千聖難穿鑿	蹉口忽咬開
參禪非義學	虛空鳴噪噪	至體絕邊表	難將有限心	來學無爲道	一證一切證	一了一切了
參禪非漸小	特地成煩惱	可見墮方便	鳥跡尙堪追	電光還有現	靈鑑寫群形	體用成一片
參禪非可見	淨雲遮日面	敲唱謾區分	語默影縛影	放牧雲合雲	石鼓鳴晴晝	煙鐘送夕曛
參禪非可聞	響寂動成群	誘引那長久	超越須自心	出生離佛口	一步跨向前	萬夫約不後
參禪非勸誘	步步無窠臼	單提第一句	佛祖不能窺	鬼神爭敢覷	靜若須彌山	動如大火聚
參禪非術數	當機無覓處	妙性圖親見	瞥起落緣塵	不續墮偏漸	起滅有蹤由	渾侖非背面
參禪非息念	塵塵離方便	至理通今古	覓處不從他	得來須契祖	句句合宮商	門門進步武
參禪非自許	惺惺成莽鹵	要了舊公案	擇法任胷臆	爲人若冰炭	道本絕疎親	理爭容混濫
參禪非杜撰	自他何了辦	亦不居教內	兩頭能混融	一道無向背	法法契真宗	處處成嘉會
參禪非教外						少存分別心

直入魔軍隊	有知皆自欺	靈光雖洞燭	當體屬無爲	獨瞎棒頭眼	掃空繩上疑	更來存此跡
參禪絕所知	節外又生枝	獨行無伴侶	既不狗涯岸	何曾立門戶	空棒鞭鐵牛	幻繩牽石虎
疑殺少林祖	參禪絕聖凡	三界沒遮欄	染淨遭他惑	悟迷還自瞞	倒卓青雲眼	橫趨赤肉團
今古許誰看	參禪絕階級	堪嗟又堪惜	參禪絕露布	兩手都分付	參禪絕有無	徒費死工夫
參禪絕眞妄	於法皆成謗	參禪絕修證	驢年會相應	參禪絕照覺	依前未離錯	參禪絕影像
豈許做模樣	象龍徒蹴踏	佛祖謾勞攘	徧界覓無蹤	當陽誰敢向	有人稱悟明	
道入休卜度	擊碎明月珠	剪斷黃金索	拈過赤斑蛇	放出青霄鶴	去就不停機	
生死那伽定	三有金剛圈	十虛大圓鏡	徧界大法身	極目眞如性	動著一毛頭	
語言難比況	幻名惟兩端	空花非一狀	智者欲掃除	愚人常近傍	舉措似勤渠	
道人何所圖	空中書梵字	夢裏畫神符	不有何庸遣	非無曷用除	話頭如不薦	
機前莫罔措	喝退趙州無	趨出雲門顧	縛住走盤珠	塞斷通天路	不假拈一塵	
坦蕩又平直	攝動脚趾頭	直墮心意識	三界鼓狂花	萬里栽荆棘	舉似王老師	

快來噉拄杖	只要盡今時	不作身前夢	那生節外枝	日移花上石	雲破月來池	萬法何曾異
參禪最易爲	勞生自著疑	參禪最簡捷	惜無人猛烈	參禪最成現	入地獄如箭	參禪最省力
鐵壁復鐵壁	參禪最廣大	依前入皮袋	參禪最明白	恐他生謗惑	參禪最瞥脫	是名真解脫
由來自擔閣	參禪最枯淡	不怕虛空爛	參禪最寂寞	寸懷空索索	四大寄禪牀	雙眸懸壁角
冥然忘毀讚	兀兀守工夫	孜孜要成辦	如飲木札羹	似噉鐵釘飯	此心直要明	
不被情塵縛	眞照豈思惟	靈機非造作	一處證無爲	千門成絕學	窮劫墮輪迴	
大地無軌則	揭開三毒蛇	放出六門賊	徧造業因緣	都成性功德	勿使路人知	
不受人塗抹	來去赤條條	表裏虛豁豁	喜時則兩與	怒來便雙奪	觸處不留情	
一切俱無礙	橫亘十方空	豎窮三有界	既不涉離微	曾何有憎愛	時暫不相當	
不用從他覓	壯士臂屈伸	師王影翻躑	纖疑或未銷	操心或辨的	回首望家鄉	
元不隔條線	滿眼如來光	通身菩薩面	圓聞聞不聞	妙見見非見	墮此兩重關	
當念忘生滅	聞見絕羅籠	語言盡超越	昨夜是愚癡	今朝成俊傑	好箇解脫門	

何愁天日薄	那更存知解	弗省是自瞞	尙欲添捏恠	生死轉堅牢	輪迴無縫罅	坐待報緣消
參禪不持戒	硬要說道理	卜度須彌山	便是栢樹子	但只鼓唇牙	不肯憂生死	禪到眼光沈
且來償宿債	紛紛狗言路	公案熟記持	師資密傳付	世道愈相攀	已躬殊不顧	十冊古傳燈
參禪不守己	纔聞便深記	兜率有三關	曹洞列五位	楞嚴選圓通	維華宣十地	及話到已躬
噓臍無及矣	立地要成佛	肯將生死心	沈埋是非窟	從古墮因循	如今敢輕忽	生鐵鑄齒牙
參禪不合度	一齧直見骨	直與死爲隣	寸念空三際	雙眸絕六親	門前皆客路	衣下匪家珍
轉作砧基簿	參禪不顧身	重重洗法塵	自心須自判	迷悟隔千塗	首尾惟一貫	撥轉鐵圍山
參禪不解意	把伊眼睛換	參禪不可緩	人天咸鑽美	英氣逼叢林	眞風振屏几	千聖共擡眸
一場無理會	敲出少林髓	參禪不屈己	勝爲禪人病	勝乃修羅心	勝卽魔軍令	勝非解脫場
參禪不著物	所以稱殊勝	參禪不求勝	參禪不爲利	參禪不涉思	參禪不解義	參禪只參禪
一齧直見骨	參禪不求名	參禪不爲利	參禪不涉思	參禪不解義	參禪只參禪	禪非同一切
參禪不顧身						參到無可參
重重洗法塵						
參禪不可緩						
把伊眼睛換						
參禪不屈己						
敲出少林髓						
參禪不求勝						
所以稱殊勝						
參禪不求名						

歸家問世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七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上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東語西話上

余養痾之暇。客有以叩之者。隨叩而應。集成巨編。目之曰山房夜話。竊爲好事者取去。已而餘音未泯。觸事興感。發爲言辨。先後凡二十餘篇。題曰東語西話。蓋無倫叙也。非敢聞之先達。期與後學共焉。

至近而不可見者眉目也。至親而不可知者心性也。眉目雖不可見。臨鏡則見之。心性固不可知。徹悟則知之。苟非徹悟而欲知心性之蘊奧。是猶離鏡而欲見眉目也。昔大梅常和尚問馬祖。如何是佛。答云。即心是佛。常公聞是語。當下如十日並照。情雲識霧。應念廓清。直往大海山。一任非心非佛。此其徹悟之樣子也。自爾即心是佛。一語流布海宇。豈惟參玄上士戶知之。至若販夫竈婦。凡言論之頃。未有不言心便是佛者。逮叩其以何爲心。則茫然不知。是處此類。且置之勿論。間有素稱參學之士。一歌一詠。指其心體。宛若觀眉目於鏡中。毫髮不隱。逮求其如常公之脫畧。則天冠地履之不侔矣。何以然哉。蓋常公乃徹悟者也。他人則情解者也。情解之者。語益工而旨益昏。言愈奇而理愈昧矣。或曰。照眉目之鏡可得而求之。悟心性之旨未聞其要也。對曰。但性根於心。則悟不難也。或不以信。未有無因而自悟者。古者之信。不待有所警省。亦不待有所勸發。惟信根於心。如飢者之欲食。念念未嘗間歇。窮情竭慮。信不已。一旦觸發。如久忘忽。記此常公之於馬祖。言下豈偶然哉。今人不之徹悟。任以即心是佛之辭。掛於唇吻。與情妄分別。浩浩無時。惟增其多語耳。於心佛何有契會之理也。

學者未有不言爲生死事大者。逮叩其何爲生死。例是茫然。無所加對。或有謂以其不知。所以致問。即從容告之曰。爾既不知生死爲何等事。今發心爲生死得無妄乎。夫生死事大。苟不知生死之理。徒加參學。譬如辟穀之人。遺其耕穫。

雖勉從命令將不旋踵而退情矣。何則辟穀既忘飢餒而禾黍亦何所用哉。猶學者既昧生死之端緒則參學亦奚以爲。或者強謂生不知來死不知去是謂生死斯實狂言。縱使知來知去即其所知宛是生死以生死脫生死無是理也。須知生死元無體性因迷自心妄逐輪迴宛然成有譬如積寒結水成冰寒氣忽消冰復成水積迷於心妄結生死所迷既悟心體湛然欲覓生死如睡覺人求夢中事安有復得之理。當知生死本空由悟方覺。涅槃本有以迷罔知或不能洞悟自心而欲決了生死是猶不除薪火而欲鼎之沸理豈然哉。了生死莫親於悟心悟心莫先於立志忘寒暑廢寢食空情妄此一念子於動靜處如堅兵嚴城之不可犯閱古人話之正志如是壁立萬仞則開悟可坐立而待既悟已不但死生之空寂雖涅槃亦無地可寄如其不爾奈何生死與迷妄交結遠從曠劫至未來際其流轉無絲髮之間謂生死事大豈虛語哉豈虛語哉

蛇虎無意於害人嘗倚高崗臥平陸行人驚相告而遠之蓋知其有齧人之毒不容不望影而避之也。菩薩之視幻法亦然何謂幻法乃實無而有者是也。既曰實無必何所有譬之太虛纖塵不立由病在眼亂華叢然了幻者是實眼中之病不了幻者惟嫌空裏之華至若水底月鏡中像皆幻有也。迷人執有必欲遠離惟其所離展轉成有達人知幻不作離想雖不故離自無所著故教中有知幻即離不作方便惟知幻之知不涉情妄乃超悟之心全體是知也。以其知之至當故不待離而離矣。然不作方便即能離所離之心皆方便也。良由洞悟自心照了諸幻惟其照了全是遠離更不待別有所離而離矣。猶望蛇虎而避者蓋真知其有齧人之毒自然念念遠離豈待別作方便而後離也。其不具此真正悟知者於四大五蘊亦未嘗不言是幻頃焉對違順境警爾情生與諸幻塵同時起滅備嘗衆苦厭足心生必欲遠離重增幻見或不正悟其諸幻因緣安有可離之理哉。惟識達之者不起離幻之念但勤究己之功已躬一明百千幻妄悟歸真寂其離之一言不勝其贅矣

妙喜曰古人皆明心見性今時人例是說心說性好教備知三十年後要討箇說底也。無此極言教化日薄人心日趨而下也。何謂見性行而已到者是也。何謂說性不待行而似到者是也。譬如京都乃天下人物會聚之所殊方異域街童市豎皆能指其所向之方獨未曾親到耳以其未到是謂說者也。其說愈多而其說愈枝矣。有志者安肯依他作解

而耕其空言以作掠虛之士乎。必欲裹糧躡屨。雖千萬里之遠。忘其勤勞。進進不已。一旦親到。則宮室之華麗。人物之繁阜。百千富貴了然在目。是謂親到而見者也。既見矣。還復殊方。凡言京都之境。任其指東爲西。壓良爲賤。縱談終日。皆不能昧其所見之真。是爲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者也。其親到而見者。與未到而說者。相去知幾何哉。原其所說。亦有因求勝之心。乃其說之因也。蓋天資俊敏。以多聞博記之風。鼓動情竅。會不期鳴而鳴。鳴足以滋其勝。勝足以潤其情。死生結縛。愈說而愈固矣。親見之者。雖終日不言。其誠諦之音。充塞宇宙。故永嘉謂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其效。若此。豈欺人哉。三十年後。要討箇說底也。無妙喜此語。褒耶貶耶。聞者不覺墮淚如雨。

佛云。病是衆生良藥。此說可憑乎。不可憑乎。是何言也。衆生積劫迷妄。內存我相。外逐境緣。恃其輕安。情妄紛錯。頓忘幻質之有。老病死也。一旦攝養乖方。呻吟枕蓆。所需不遂。苦痛無時。氣命將終。返思乎昔道無所得。法無可恃。茫茫三界。沈墜無涯。或得苟延。誓當精銳。刻苦究道。不捨晝夜。以酬出家本志。以報佛祖深恩。如是受者。則知病苦。眞良藥也。不爾受者。返思病中境緣。逆順滋潤。愛憎欲相報酬。不顧來業。是無慚人。非菩提眷屬也。反致佛祖誠言。而爲過咎。然病不止。是受病者之良藥。亦是不受病者之良藥也。何則。彼此身拘四大。形假衆緣。彼病若斯。我寧不爾。今幸病不至。體時暫輕安。八苦循環。其能久恃。乘此身形勇健。精勤如救頭然。破有漏之藩籬。碎無明之窠臼。空涅槃之險阱。截生死之迅流。此道旣不假外求。心佛豈果從他得。如是觀者。其良藥之效。豈獨爲病人設耶。凡屬有情。皆當於此。取其神效。況吾徒身依法席。跡廁禪叢。動以死生大事爲口實。觀此病是良藥之明訓。而復懵然不加顧者。逆知其輪轉將無畔岸矣。

客有謂俗人以巧術奪隣寺之基業者。寺僧百計不能復而求理於官。志卒未伸。勞苦萬狀。或者曰。子遊方之外者也。當忘形骸。空物境。以理自照。豈可效彼俗人。不能忘其取捨耶。僧曰。不然。古有千年常住。一朝僧之誠。苟非一朝僧。則孰與保護千年常住乎。或者曰。我之所聞異於是。夫不變之謂常。不動之謂住。此指法身眞寂之體耳。眞不變也。寂不動也。眞常寂住。統攝大千。無一物不被其體。故古教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我輩抗塵走俗。動爲情妄。所遷宜乎不知。子棲身世外。識達理源。或不了常住爲眞寂。豈能導物揚化。而爲佛弟子乎。昔菩薩修六度。運四心。謹萬行。親衆

善乃保護常住之牆岸也。子爲一朝僧，欲保護常住亦善矣。或棄此正念，而任取捨之情，興鬭諍之行，恣血氣之勇懷，謀奪之計，其迷亂眞寂破壞常住，莫甚於此矣。子其不悛，必欲徇狂情效法俗，謂欲保千年常住，是猶決其隄岸而禁水之泄，誠自欺耳。子不觀乎世間飛樓湧殿諸莊嚴具，充塞大千，使諸佛有所求而然，雖外道亦不爲也。聞菩薩行檀時，施頭目髓腦悉無難色，三輪等空一念無住，人天奉獻，尙無能受之心。群生欲求安有所施之念，眞寂混其體，常住顯其相，保護之心盡於此矣。又焉肯肆情於俗求理於官乎？僧曰：審如是在已，則可。或事在於公，詎容坐視而不救耶？或者曰：子徒知救之之說，而不知其所以救之也。成等正覺第一義諦，常住依之而建立也。六度四心萬行衆善常住由之而安隱也。捨是而別資救理，生心動念，惟助業輪，雖曰救之，其實害之也。原夫眞實法身之常住，與僧園資具表裏混融，亘萬劫而不變不動，奚止千年而已哉？聞者領之。

昭昭然盡宇宙之充塞，晃晃焉極色空之融混，無相可觀，無跡可尋，非青非黃，不長不短，隨機應現而爲雪山午夜之星，顯露當陽而爲龍潭所滅之燭，鑑體無虧而爲東平打破之鏡，照方不立而爲毘耶無盡之燈。長年觸體而體不可分，終朝溢目而目不可覩，斯所謂神光者也。古德謂神光獨耀，萬古微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言獨耀者，乃一體而無二者也。神乎光乎，在天同天，在地同地，虛含萬象，洞貫十虛，紫羅帳裏撒珠，鐵眼銅睛莫窺其彷彿，枯木巖前問路，電光石火孰辨其端倪，謂神光之不可覆藏，珊瑚枝枝撐著月，謂神光之不可混濫，扶桑夜夜日輪紅，神光非天生非地湧，非內出非外來，造化依之而轉旋，物象由之而生植，能成就一切而一切不能成就者，神光也。能蓋覆一切而一切不能蓋覆者，神光也。般若非衆生心能緣，其能緣者神光也。眞如非一切法可混，其能混者神光也。西祖握露刀劍，佛來也斬魔來也斬，其所不可斬者亦神光也。道人行處如火消冰，衲僧面前險絕無路，爾恁麼我不恁麼，爾不恁麼我却恁麼，箭未離弦而中的，珠猶在櫝而照空，皆神光之所著，不假他術也。天下學者苟非廓悟於言象之表，少存知解，欲契吾獨耀神光之要旨，心日勞而功日墜矣，可不慎諸。

山可移也，方可易也，一定之業不可逃也。所報之業有二：曰善曰惡而已。善則報之以福，惡則報之以禍。福與禍雖不同，咸屬報緣同名業耳。業之定分如行路之遇境也，三十里一橋，五十里一店，行至所期里數而橋店在焉，雖聖賢莫

之能避。夫善惡之念。不從天降。不從地出。一由迷妄之情。自結縛耳。通於三世。貫於多劫。因緣會遇。福也。禍也。猶三十里之遇橋。五十里之遇店。絲髮不可易也。世人徒見仁者天暴者壽。逆者吉。義者凶。豈知其作於昔而受於今。作於今而受於後。惟恐不作。安有不報而受之者。故聖人不怨天。不尤人。良有以也。昧者怨天尤人。實不知其出於己也。如或知之。福何喜。禍何悲。以忘喜。故安肯妄生一念攀緣。其福以忘悲。故雖強使之設詭計。以避禍。寧死而不爲也。況定分之業。誠不容其避就也。間有苟求而得之。苟避而免之者。亦一定之業。當然豈容其苟也。既知不可苟。則馳求畏避之念。不待遣而空矣。念體既空。則所存之心地亦空。而會道矣。佛祖聖賢。安隱解脫之方。始不過是也。以無所爲而爲之。則理自殊也。以無所作而作之。則事自勝也。理殊事勝。盡法界內。無一塵不在吾莊嚴之域矣。其迷妄之者。愛憎結其情。取捨紛其念。與諸苦因緣。涉入未來。備受楚毒。而終於不悟。定分之業。一出於己者。良可憫也。土之厚。則所植必豐。源之長。則所流不竭。積之盛。則其爲用必好。因之圓。則其感果必滿。此天下古今之常理也。聖人積萬劫之功。修塵沙之行。捨無量之身命。聚難思之法財。百福具周。萬德圓滿。世出世間。洞無遺欠。凡所設施。如春回萬谷。月印千江。不知其爲而爲。不約其至而至。蓋積因之圓。故感果如是之滿也。余嘗觀建伽藍。立塔廟者。或四至不周。或形勢不足。乃多財以取之。方便以求之。巧計以謀之。至若勢力以臨之。皆非滿足菩提之旨也。凡建立或不與滿足菩提相應。非法利也。非功德也。非利他之善行也。乃隨業妄而資勝見。菩薩行之所不取也。菩薩修滿足菩提時。凡所建立。遇不周不足等事。惟返觀本因。缺漏則勵精勤苦以修之。必待菩提勝行之滿足。彼將持以奉獻。惟恐不受。則檀波羅密。致於他滿足。菩提會於己也。或曰。建立之方。或未周足。謀以智術。臨以勢力。固不可也。以多財取之。於理何傷。對曰。道人建立。乃推己之餘。以利物也。所云利者。必使均蹈吾滿足菩提之地。而後已。衆生積貪。備受諸苦。多財則甚。彼之貪。益彼之苦。較之持以奉獻。惟恐不受者。相去不啻霄壤矣。

東山演祖有萬般存此道之說。或者謂萬般卽萬事也。亦萬法也。且世間事法未嘗不與出世之至道表裏混合也。而言存之得無贅乎。對曰。子何言之易也。彼言存者。政欲其混合而無間也。以其非所存。則諸妄差別依之而起。以日用言之。萬般者如著衣。是一般喫飯。亦是一般智者之於衣。惟見其通身是道。不見其絲縷爲衣也。智者之於飯。惟知其

滿口是道。不見有顆粒爲飯也。以至種種營爲。無一物不與道相混合也。其混合之旨既明。則存之之意在乎中矣。昧者反是。其著衣時不惟不會道。而復於衣上隨情逐妄。作種種分別。依分別則生死結縛無端而固執矣。然存之之理有二焉。有混合而爲存者。有操守而爲存者。惟悟達之者。雖曰混合。亦不知爲混合。是真存者也。在學地者。以操守而爲存也。謂操守者。純以正念念所學之道。雖凡聖絕憎愛。孜孜焉不敢斯須忽忘也。如執至寶。如蹈春冰。操之益堅。履之益慎。忽焉開悟。回觀能存所存之念。俱無定體。雖終日熾然作用。乃不擬存而存矣。

古教謂於人有緣則易信。於法有緣則易入。謂緣者何。乃積劫所種之因。而感於今日者是也。緣之會遇。雖佛祖聖賢欲避之而不可得。況其他乎。故東山演祖有一味信前緣之明訓焉。言信者順也。正順而不流溢之謂也。自而感者之謂業。他而感者之謂緣。達者知一報之緣既熟。離之合之俱不能關其欣戚也。昧斯旨者。愛之則苟合。惡之則苟離。苟合之心偶遂。則矜誇之不暇。苟離之心不遂。則嗟怨之無時了。知一報之緣既定。而不可以苟。使終身合其所愛而不加喜也。盡形會其所惡而不加怨也。教中有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斯言苦者。乃不信前緣而自受也。使知前緣之當爾。而正順之則苦無隙而投矣。斯世相不可易之緣也。道人究出世之旨。固不當以報緣論。然推之靡不繫乎緣也。古有一聞千悟。具大總持者。此積世菩提道緣已熟。鍼芥相投。久忘忽記。不待轉念而達之矣。亦師資之緣熟。聆其音望其容。不待曲垂方便而領旨矣。間有終身學而不至者。蓋夙緣之未稔也。緣之未稔。必期以悟。猶遺孺子爲壯士之役。豈理也哉。苟知緣之可信。但操之力進之勤。久遠不退。一旦如壯士屈臂不假他力。豈非緣乎。豈非緣乎。

營家者本在貨財。養身者本在元氣。世有不固其本而事外飾者。未有不廢且敗也。隣有二子焉。一人強壯。舉千鈞不知重。作終日不知勞。一人痿弱。呻吟終日。偃臥窮年。偶醫者察二人脈。謂強壯者犯行屍。脉人雖健而脉病死無日矣。謂痿弱者六脉平和。人雖病而脉健。其平復可立而待也。不久果如醫者之言。蓋身之安危本在脉也。脉之存亡本在元氣也。可不慎乎。余觀教禪律三宗棟宇之植田園之聚。譬之吾身。可謂強力也矣。殊不知戒定慧三無漏學。乃吾脉也。苟不潛鞭密鍊。堅守力行。則吾脉病矣。昔吾教遭三武之廢。可謂病吾身也已。而戒定慧之本脉應指而現。生意充然。未久則病去而身益強矣。蓋本固之驗也。嗟乎不思固其本者。謂外護之力可恃。又從而文飾之。而不知脉與元氣。

斷喪無幾矣。一旦禍出不測。余於此不能無懼焉。世有一夫耕百畝之田。而求多人助之。諺稱伴工。以彼助我之耕。固易使我報彼所助之工甚難。或畏後報之難。勿求先助之易可也。古人謂物暴長者必夭折。功速成者必易壞。天下之事。決無易於前而不難於後者。亦無難於前而易於後者。故孟子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雖不顯言其難。易而難易之理。不待顯言而著矣。昧斯理者。惟知易之可求。臨事無輕重之分。惟欲直捷簡易。苟得志於易。則勝盜乎心。喜盈乎面。一旦去其所易。逢其所難。則不勝窘迫矣。未有不陷於不義之地者。惟識達之士。不墮常情。難則順受之。易則逆處之。能逆處其易。則無苟得之容。順受其難。則無窘迫之態。吾天真不爲喜怒得失之所亂。則道在其中矣。故老氏曰。多易必多難。而世人多尙其所易。背其所難。或不有酬報之理。則聖人之說皆妄作也。思之思之。

一長者生高昌。素有向道之志。雖致身貴宦。未嘗見其有暴怒之容。一日謂余曰。佛法有二途。曰淺曰深。其深者固非俗子所能造詣。淺者嘗博聞而熟解之。惟此心不能與所聞所見相應耳。於此未嘗不自責也。因叩之曰。佛法廣大徧入寰區。雖佛祖不能正視。爾何人。輒以深淺議之哉。乃曰。心識之蘊奧。境觀之差殊。悟理之是非。乘戒之寬急。此皆佛法之深者。如云世間財貨。甚於毒蛇。能損善根。能滋苦本。此佛法之淺者。自最初入道。歷涉諸師之門。未有一人不知是開導策發。然尋常念及世財。亦未嘗不知是觀察。逮有求施惠者。踵門方將取而施與之。則惓惓愛之情。交橫于前。若爲物所禁。而不容取者。復自謂非施財也。乃所以施煩惱。而離毒蛇也。雖百千巧見。終不能自開其鄙吝之懷。因薦有所省。蓋其平日所聞所解者。僞心也。惓惓愛惜者。真情也。真情無相可見。含裹於藏識之底。苟非洞悟徹底。掀翻或毫髮未盡。瞥爾現前。雖百千妙解。誠無異於隔靴抓癢也。思無常生死。乃真情結集。浮知僞解。其能遣哉。察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覩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古人此喻極言明於責人。昧於恕己之弊。方與友論此。而客有盛言時事。嗟訝蹙頰。不能自己者。因叩其所以。乃言人心不古。世道日薄。在處三百五百聚徒。其陞堂致禮。宛爾混融。逮一事不諧。一語不偶。則忿怒之氣。甚於仇敵。使爲主者兢兢業業。雖儼臨廣衆。不翅蹈春冰。踐虎尾。安有所謂解脫之理哉。思古叢林上下相忘於無事之人。不復見矣。余曰。子之言過也。豈不聞古教有言。於域有緣。則易信。於

法有緣則易入。安有古今正像之分。使我緣福不逮。雖臨衆於數百載前。古人亦今人也。人情無順逆。其順逆在吾緣耳。使吾緣福之或備。雖天魔外道。亦皆轉爲衛護之人。安得吾儕之不委順哉。所謂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蓋順亦報也。逆亦報也。皆自業所變。豈他人所能致哉。客唯而退。

即一而三。水波冰不離濕性。惟三而一。餅盤釧總是金身。用有千差。體無二致。就體觀用。則易會用。歸體則難。須知體在用。邊用。旋體際。儻非妙悟。一切意解。皆不相應。謂三者何真。諦俗諦中道第一義諦也。謂一者何當。人之自心是也。言即一而三者。謂此心能真能俗能中也。言惟三而一者。其真俗中皆自心之現量所變也。荆溪謂真諦泯諸法俗諦立諸法中諦統諸法。故古教謂於諦常自二。於解常自一。賢首有四句。謂依真入俗是一句。由俗會真是一句。真俗不二入乎中道是一句。即中而成真俗是一句。天台謂真不自真。對俗而真。俗不自俗。望真而俗。中不自中。謂真俗二諦一而非單。二而非兩。互顯互奪。相即相融。而爲中也。若空是斷空。則不能融色。色是實色。則不能混空。以其斷而非空。實而非色。各立二邊。宛然中道。惟昧此心體者。對真則執斷入俗。則迷常。二見儼存。則中道斯背矣。此說講學者未嘗不通。其所通而非會者。以意識依文解義。非妙悟也。以其不悟。則能所之跡。熾然解心愈多。而迷情愈重矣。謂悟者何。乃親見此一心之至體也。謂解者何。乃熟究此三諦之虛跡也。然悟而非解。解而非悟。旨與心通。不可言議。惟真參實究者。宜深思之。其學解縱使玄中又玄。莫若神悟之爲準也。

情之所起者。愛憎跡之所由者。進退是四方。乃流浪生死執縛三界之大本也。亦超越世間遠契聖道。疾證菩提之捷徑也。既云流浪。又云超越。何謂哉。蓋聖人言教之所詣。有二二者何。合道也。結業也。夫愛而合道者。愛公務也。愛衆人也。故有愛惜常住如護眼目。此愛公務也。古教謂我於多生深求道果。爲救護一切衆生。超越苦輪。此愛衆人也。此愛存乎心。曾不期合道而道自合矣。夫愛而結業者。愛自己也。愛己之親厚眷屬也。以愛己故。則詔曲嫉妬攀緣。馳逐狂妄。顛倒紛然。交作至若愛己之眷屬。則護之惜之。必使之尊榮勝達。不復顧其是非可否也。其愛若此。則念念與生死業習糾結矣。謂憎而合道者。責己者也。亦責己之親屬。不臻乎正行者也。以其責己也。苟有怠情偷安之弊。則潛鞭密鍊。痛思深省。改革愧悔之不暇。奚必別求道果而道自合矣。或捨責己之正念。則指撿他人之過。至使忿怒積懷。暴慢

盈面謂之結業。豈待言哉。愛憎之道既爾。進退之理亦然。何則。儒典有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訓。吾佛之道豈不然乎。謂進者亦有二焉。爲己也。爲人也。夫爲己而進者。乃進學也。精勤勇猛。決定堅密。朝不足繼之以暮。夕不足繼之以旦。念念如救頭然。不使須臾忘念。是進之在己也。爲人而進者。乃掌公務。秉化權也。孜孜勤苦。廢寢食。忘寒暑。凡有一毫利於人者。必行之。不敢以己之得失而怠慢。此進之所以合道也。亦名勝進。或不爾者。妄起一點名稱利養之心。雖鰲面跼足。奔趨馳走之。不暇靡思。無窮業累。愈進而愈結矣。謂退者亦有二焉。尙晦隱而守道念者。尙閑散而傲世相者。二俱曰退。論其退之之實。則霄壤不侔矣。若爲人之力有所不逮。應世之才有所不周。退藏於密。深蓄厚養。或已事未了。不敢妄涉世務。棲遲巖谷。形影相弔。身世兩忘。此退之所以合道也。或懶於應酬。不受拘檢。恃其給養無缺。世相無求。飽食煖衣。任情肆識。自言絕俗。高臥游談。反譏爲衆之勤奉公之冗惰。四體而不知慚。背群恩而不知報。豈退守者宜如此耶。一旦報緣忽盡。業何可逃。淪墮死生噬臍無及。其愛憎進退之理。曉如黑白不之合道。則之結業由一念之反覆而升沈果報若此。如楞嚴謂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六根更無他物。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此說與愛憎進退能合道能結業。曾何異焉。本色道流。當乘業縛未深。道離未遠。精勤勇猛。瞥轉一機。早求脫畧。否則白日青天。動遭業縛。可不懼哉。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八之下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東語西話下

昌黎韓公唐之大儒也。以不知佛氏之教。有補於治道。發爲詞章。而詆訶之。逮遇大顛。固心降之。其譏毀之聲。尙斑斑見於簡牘。柳子厚與之同時。亦以文鳴於世。作諸祖碑碣。發揮佛氏之學。雖非極至。初未嘗效韓之詆毀也。宋歐陽氏出。文章宗韓。作本論以拒佛。謂攻之愈堅。撲之愈熾。而不知有不可攻。不可撲之大本。於其間。徒誦多言。又何加損於吾佛也。明教和尚著書。非韓。非非韓也。乃諭歐也。後儒相倣效。詆佛者頗衆。吾教之士。往往謂彼嫉佛。余謂彼非嫉佛也。實不知佛也。使彼知之。則將外護之。不暇雖強。使其詆毀。寧無媿於中乎。復以因緣果報言之。亦可以收謗也。如佛累遭提婆達多以惡計陷於死地。而不動念者。乃知其有宿冤也。當其狹路相逢。返觀報盡還無之理。如飲甘露。又何念之可動哉。彼韓歐之怒。排力詆。又安知其非提婆達多之餘蘊未消者乎。但堅持正念。待彼之餘蘊消盡。則逆耳之聲。將不求息而自息矣。永嘉謂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永嘉之說。雖盡善。惟從他任他。似亦未能當念融化之也。靈芝照公取文中子。何以息謗。曰無辯。謂當事斯語矣。且無辯與從他任他之語。然亦俱未盡理也。故圓覺謂若知我空。無毀我者。則從他任他。以至無辯。贅且剩矣。嗟乎。近代之持公論者。不鑑其本。惟見彼斥我爲異端。我則非彼爲外道。與閭巷倚門而相罵者無異。又何以表無生慈忍之力。因緣果報之理哉。昔有國王放五百醉象害佛。佛豎五指迎之。象皆馴伏。時阿那律見佛五指端。各現金毛。師子時一弟子白佛云。嘗聞佛說此身是夢。不可愛樂。今現師子之威。禦醉象之難。豈非愛樂其夢中之身耶。佛曰。我何有心於禦象哉。我積劫以來。修慈忍三昧。今豎指入此三昧。任其踐害。以我三昧之力。成熟師子之威。不期自現。觀佛之說。乃禦難息謗之第一義也。語言云乎哉。機智云乎哉。又世有所謂見德人之容。使人意消心醉。德人豈亦使之然乎。斯亦禦象難之漸也。或不爾者。皆自召也。苟欲以語言息之。適滋之耳。何益哉。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天下叢林。讚佛多用之。此偈出華嚴經第六

卷時佛白毫相光中示現一切法勝音菩薩所說。乃一部華嚴大經之綱目也。亦諸祖狹路相逢之要領也。佛身充滿於法界。擬向甚處躡坐。普現一切群生前。眼裏耳裏著他不得。隨緣赴感。靡不周。空合空。水投水。而恒處此菩提座。將謂別有長處。與麼註解。未越常情。或不知歸別露消息。佛身充滿於法界。遲日江山麗。普現一切群生前。春風花草香。隨緣赴感。靡不周。呢融飛燕子。而恒處此菩提座。沙暖睡鴛鴦。一切法勝音。掬水月在手。少陵杜工部。弄華香滿衣。雖然珠轉玉回。要且天懸地隔。還要識佛身。麼瑠璃殿。麼白玉毫寶華臺。上黃金相。且拈過一邊。以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眼裏金塵。且沒交涉。更說箇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墮語生解。萬里崖州。若曰充滿於法界。底佛身。眼不可窺。心不可測。智不可知。識不可解。惟雲門乾屎橛。洞山麻三觔。却較些子。爭柰無人悟得。以其不悟。縱有玄談。皆成欺誑。更有傍不甘者。廣引相似語言。謂佛身包太虛。含萬象。不可以色見。而色無不周。不可以空求。而空無不備。迎之非前。隨之非後。低聲低聲。此等說話。竈婦乳兒。皆能言之。若曰佛身。不亦遠矣。然普現群生前。隨緣靡不周。且置之勿論。又指何物爲菩提座耶。或謂佛身充滿此座。亦充滿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若曰菩提座上。別有佛身。則不可得爲恒處也。然既充滿。且無常生死。有漏世間。又向甚麼處安著。或者引永嘉謂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既覺矣。謂佛身謂菩提座。亦無地可寄。又何言說。而非寐語哉。學者未能真誠夢覺。雖曰讚佛。乃誇佛耳。宜審諸宜。審諸盡。十方世界。是清淨法身當體。如千日並照。了無纖毫障蔽。無端爲一點無明。當面覆却。以故仰而觀之。之謂天。俯而視之。之謂地。廣而窺之。之謂法界。以至山高水深。晝明夜暗。風動塵起。雲騰鳥飛。與夫披剝萬象。剖析精明。欲覓所謂法身。則空然無有也。由是引起分別。堅執妄情。喚空作色。不得指明爲暗。不得視親作疎。不得轉憎爲愛。不得要識無明面目。麼只這箇轉不得底。不欠一毫。忽有箇強主張者道。我但見空。不作空。見色。不作色。惟以一清淨法身觀之。是亦是矣。奈何謂空謂色之見。卒未能忘。又作清淨法身之能觀。所觀初未曾泯。須知只箇未忘未泯底。政是根本無明。直下絞漚。不乾洗滌未淨。若欲頭頭上。明物物上。顯誠不啻隔靴抓癢也。如圓覺謂。此無明者。非實有體。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與麼說來。無明豈有實體。定性可得。乃全體是清淨法身也。雖然如經中謂。及至於醒了。無所得。還曾與麼醒也。未須知醒有二義。最初省色空等法。皆自心現量。乃淨法界身之影像也。如是而醒。能斷枝葉。無明最後見。

聞情盡能所識消。不見一法是法身。不見一法非法身。是非俱泯。念念皆如。到此方斷無明之根本也。然枝葉根本二種無明。必欲頓斷。其黑漆桶或不連底洞解。三回五回。豈容心思言議而可得哉。

昔東坡居士題廬山。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後有禪者謂東坡每句多却二字。何不直言溪聲廣長舌。山色清淨身。又有謂溪聲不用舌。山色不用身等。總是忍俊不禁。將謂超出同量。殊不知總向他措大背後叉手。當時老坡只識得箇溪聲山色。又安知驢聲馬聲。鴉鳴鵲噪。至于愁歎聲。痛哭聲。乃至地獄刀劍戈戟。宰割鞭打種種惡毒。呻吟號叫聲。皆廣長舌。豈但山色大而虛空細。而纖芥極法界內外。所有體象殊形異狀。妍醜怪奇。青黃短長。至若冰河炭燄。腥臊穢濁。與夫不可眼視之種種惡色。皆清淨身也。豈惟身之與舌。但鼻所入者。皆佛香。口所噉者。皆法味。至六入十二處。法性混融。間不容髮。是謂一相平等。真淨無漏圓滿具足。三昧門。從上佛祖據此三昧。攪河爲酪。變地爲金。出沒卷舒。無邊妙用。一一皆從此三昧門流出。法華謂惟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即今天覆地擎。日上月下。晝明夜暗。嶽立海橫。更無一毫髮不在此三昧門中。影現直饒如此明白。舉似又安知仍舊坐在溪聲山色中。鰕跳何曾出得斗也。記得孚上座講涅槃備說。法身不大不小。非方非圓。無住相。無不住相。圓裹十虛。混融三際。時有一禪者在座掩鼻而退。上座乃致問云。我說法身不曾違文失義。見笑何也。禪者曰。上座盡其所學。只說得法身影像。若曰真法身。大固遠在上座。要與法身相應。請拈過講學疑心靜坐。孚一依所教。忽聞角聲。劃然開悟。爾道老坡曾與麼悟也未。此道難言。說絕知解。或不深窮密究。以期悟明脫畧。見聞超出情量。妄爲溪聲山色引入荒草。而不知有悟入之理者。滔滔皆是。可不慎諸。

少林直指不立文字。六祖謂說箇直指早已迂曲了也。更有甚麼看話頭起疑情做工夫。將心待悟。無乃取謗先德。屈辱古人者乎。不然六祖方三傳而出。百丈世稱大智禪師。建禪林清規。遠依律部。立爲禮法。復置廣堂。連牀俾三百五百衆。凜凜危坐。枯樁其形。死灰其心。目之曰坐參。然直指尙曰迂曲。此迂曲中之又迂曲者也。已而自侍者寮。朝參暮請。親熏熟炙。開鑿見聞。俾掌藏鑰。涉獵名相。與夫博究儒書。通內外等學。使之分坐說法。然後待時出爲人師。上則付衣表信。下則瓣香禀承。斯又不勝其迂曲矣。至若派爲五宗。不相混濫。其授受之際。細密委曲。異說殊途。莫之紀極。豈

直指之道果有是理哉。蓋前人非不知不立文字之直指也。以去聖時遙。人心日趨而下。觀其體道之念不密。徇境之識日遷。乃不得已而救之。如百丈未建叢林時。人皆草衣垢面。棲遲於空山大澤中。極情向道。至百丈時。早有老病畏怯。由是建叢林以慰安其老病而輔祖道也。使前輩或不曲徇時宜。巧施方便。則直指二字亦滅絕無聞矣。近代持公論者。惟責人不直指而之迂曲。是不鑑其迂曲乃伸直指之異方便也。且責之固是。而亦不返鑑其責人之心全體墮在迂曲中矣。何則。如少林秉單傳直指之道。默坐九年。未聞其有責人不信直指之辭。逮今千餘載。而直指之道。炳如日月。亦不因從上之迂曲。少蔽其毫髮。蓋心真而理自顯。據如少林負直指之要。有傳少林謂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乃可入道。且屏絕外緣而不涉。禁伏內心而不動。斯豈直指之旨乎。乃欲其久之而悟入吾直指之域也。今看話頭。做工夫。蓋亦使其情消。識謝。功用兩忘。徑造吾直指之域。復何疑哉。

禍福萌於自心。憎愛豈從他得。出一時之情。妄混三世以報酬。歷萬劫而不消。雖絲髮之無貸。一大藏教舉果明。因皆自心現量。更無一法從心外至者。道人當念念觀察自心。無形象可得。無影跡可求。昭昭太古之先。歷歷極未來際。故楞嚴謂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所以前輩目之曰金剛寶劍標之爲清淨太虛。謂劍則無物不摧。謂虛則無方不攝。大光明藏。觀體無依。佛祖證之頓空。異見衆生。不了妄逐情塵。由是三界起焉。萬法集焉。生滅去來之相紛焉。禍福酬報之理昭焉。而不可逃也。以不達自心現量。則其趨福避禍之念。汲汲不休。捨憎取愛之情。密密無間。且妄見益深。而積業益熾矣。夫人膠於世網者。固未可責。其已嘗裂開世網。殊形異服之士。尚馳逐而不知息者。誠可責也。楞嚴謂狂心未歇。歇即菩提。乃責之於名教也。少林謂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又古德謂不學佛法。惟務休心。乃責之於祖語也。如四心六度。萬行群善。及道品等。蓋不忍其坐致淪溺。以輕易重。以優易劣。皆善巧方便而責之也。直以心體言之。惟歇休二字。早是金塵入眼。又何優劣輕重之復論哉。故聖人不柰衆生之不悟。自心現量。猶化城而之寶所也。謂自心者何。乃佛祖共證本來具足。圓滿菩提之至體也。謂現量者何。乃衆生隨識所變。執而不可化之見妄也。或問何以遺之。對曰。不可遺也。苟欲遺之。則與遺之之跡俱成現量。故古有靈龜曳尾之喻。惟信心堅密。究參不已。廓爾開悟。即其自心現量。不問一塵轉爲自覺聖智。猶迷時認金爲銅。悟時則知是金非銅也。悟銅元金。乃自覺聖智也。迷金執銅。

乃自心現量也。楞伽一經之要義。少林持以印直指之心。捨現量而禍福之跡。俱不可得而容也。學者宜思之。情何物也。執而不化之見妄也。未有情而不執者。未有執而非情者。情之所以執。蓋出於迷妄也。所迷者何。乃迷自性。轉而爲情也。衆生之情。執有同焉。有異焉。謂同則同乎憎愛。謂異則異其憎愛。所趨之見。差別萬殊。不可得而一也。有二人焉。一人執東爲是。則所向皆東。一人執西爲是。則所向皆西。其執東爲是者。每以西爲非。而不知執西爲是者。反觀吾之東亦非也。其執東者。不知西向之人。指吾東爲非。其進東之步益遠。自以爲益。是彼以爲益。非其執西者亦然。二人之所執。不翅矛盾之不相入也。以其不相入。則天下之是非。未有能同之者。故聖人起而救之。垂言立教。必欲同其是非之心。化其所執之情。柰何教跡愈彰。而是非愈熾。且古今三教鼎立。其互相詆訾者。以各專門不容其不是非也。如一佛之垂化。觀萬法惟一。一心一即萬法。所以彰萬法爲教。標一心爲禪。名常異而體常同。教即文字。而禪離文字也。究其所以。特不過破情執之迷妄。混入一心之靈源而已。以即文字離文字之執。未化而致與禪宛如冰炭。蓋有離即之二也。至若教非教。禪非禪。雖聖人亦不能不斂衽而退縮矣。且日親性理之學。尙不能化其所執之是非。使素昧教理之人。忘其所執不徇是非。又何異戒飢人見飯而勿餐也。古德有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之訓。昭若日星。未卽驗其語者。蓋情執未化。不能不見是非也。要而言之。化執無越於忘情。忘情莫先於悟性。性既悟矣。則情不待忘而忘。情忘則是非之執。若春霜當赫日。安有不化之理哉。

幻人世居杭之新城。族孫氏祖遷錢塘。父母生子女七人。幻居其最後。方離襁褓。惟以歌唄佛事爲兒戲。鄰人異之。七歲從市學。讀論語。孟子未終九歲喪母。而輟學。蚤負出家志。以世相日拘。百計之脫。至廿四其所縛資世相。不待作意而劃然自解。寔至元丙戌歲也。是年五月。獨登山禮先師。已而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自爾經書語言。頗沾其味。非悟也。丁亥二月。信女人楊氏。授以資具。從山海翁登山。薙染己丑充堂司。庚寅欲潛去。密爲松公所知。助腴田三畝。復令參堂。未幾。屺疾。先師令給侍。辛卯春。瞿公施田莊。不受。俾馳書歸瞿田。壬辰充庫務。癸巳甲午。惟奔走施門。元貞乙未。先師臥疾不起。奉葬畢。卽去山。以酬宿志。丙申往來吳門。大德丁酉春。挾袂舒之天柱山。秋之廬阜。冬還建康。匿影草廬者十閱月。戊戌冬。結幻住菴於弁山。己亥冬。結幻住菴於吳門。庚子辛丑。咸居焉。壬寅大覺請住持。而

避走南徐。癸卯送布衲歸大覺。甲辰歸守先師塔。乙巳冬領師子院事。丙午丁未至大戊申冬。因分衛吳松不返。己酉買舟儀真。夏繫纜於雪城。庚戌歸天目。居山舟。辛亥復爲船居。往汴水。皇慶壬子春結菴六安山。秋舟往東海州。癸丑春舟次開沙。夏送定叟住大覺。就寓環山菴。延祐甲寅春復領師子院事。乙卯結菴大窩。丙辰春渴疾作。楚夏舟泊南潯。丁巳居丹陽大同菴。戊午復還天目。己未庚申至治辛酉壬戌六十歲矣。是年之夏結菴于中佳山。自丙戌至壬戌整三十七日。而幻跡方將遠引。爲避緣計。余初心出家志在草衣垢面習頭陀行。以冒服田衣。乃抱終身之愧。且文字失於學問。參究缺於悟明。尋常爲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耳。平昔惟慕退休。非矯世絕俗。使坐膺信施。乃岌岌不自安也。古人有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今余六十之返思往事。大率情妄所蔽。何有當於理哉。浮光幻影。變在須臾。故書此以自警云。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十八之下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九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東語西話續集上

非一歲無以終萬化之功。非一心無以收萬法之跡。然而春夏秋冬之令雖別。其所不別者同一歲也。頓漸偏圓之理雖別。其所不別者同一心也。且歲不知有春夏秋冬而四序成。其歲心不知有頓漸偏圓而四教彰。其心如是。則知即別而同。即同而別也。即別而同。四不離一。即同而別。一不離四。惟同則不能徹其化跡。惟別則不能會其本源。於是同別之旨不容不兩立。本跡之門不容不雙收也。每聞議者謂一代時教彰如來之本懷。罄無不盡。彼云教外別傳者。豈教外果別有未盡之法爲傳耶。儻別有所傳。則名外道。或別無所傳。則妄誕之跡不容掩也。余嘗以前說證之。茲復謂議者曰。聖人初生下時。手指兩儀。足行七步。何教義所攝耶。此乃別傳之最初顯示也。豈待末後拈一華以示迦葉。謂之別傳者乎。中間四十九年隨機演教。於正直舍方便處。皆是別傳之旨。又豈止好最初末後而已哉。所云別傳者。非教外別有所謂禪也。非心外別有所謂法也。非離言說外別有不形言之祕密三昧也。非理外別有理也。亦非一向無事而故作是言也。何則。自始泊終。惟示一心也。依一心所演。惟一法也。安有所謂別哉。當知靈知心體。離言說相。離見聞相。離思惟相。離文字相。乃至離一切諸相。雖曰離言說相。非言說不能立其教。雖曰離見聞相。非見聞不能傳其教。雖曰離思惟相。非思惟不能達其教。雖曰離文字相。非文字不能宗其教。故知言說文字等乃教也。離言說文字等乃教外別傳也。所云教者。宣明此心也。所云教外別傳者。即超出言象而妙契此心者也。使言說文字外別無旨趣。則經中不應言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又云此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或謂言說文字等果不可契如來之心耶。曰不然。豈不聞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於此則一大藏教。曷嘗有言說文字等相之可得也。苟不洞徹如來之本心。則滯有文字。非教也。執無文字。非禪也。動爲情縛。於有無之間。則教禪俱不取也。然教外別傳者。目之爲禪。此禪卽一心之異名。非人天二乘所習。八定四禪之禪。必待枯形死心。殞情絕識之謂也。蓋此禪之體如金剛王寶劍。自非上根利器。生知夙習之士。領於機先。薦於言外。欲向見聞思惟等擬涉毫芒。則刻舟奚益哉。遠自少林

相傳迄今如印印空。雖文彩不露而至理獨存。信別傳之說良有旨焉。通而言之。禪即離文字之教。教即有文字之禪。覓一毫同相了不可得。復何別之有耶。其所別者。乃化跡之設不侔爾。譬如堅冰烈日之不可同日而語也。

藥不專治病。無必死。其用舍安危之要在醫者之得失耳。苟得其要。以寒破寒。以熱攻熱。俱無實實虛虛之謬。不得其要。而或誤投毫髮。雖病未危。而藥危之矣。世無盧扁。使萬金神藥。亦能殺人。其利害有如此者。佛稱三界大醫王。純以無上神藥治法身之病。其對證投機之頃。順用逆施。迎刃而解。世云神聖工巧。殆不可同日語也。余因閱圓覺經。文殊首以本起因地爲問。乃答以永斷無明。方成佛道。普賢以幻修幻爲問。乃答以應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由堅執持遠離心。故心如幻者。亦復遠離。遠離爲幻。亦復遠離。離幻亦復遠離。得無所離。即除諸幻。普眼以修行漸次爲問。乃答以先依奢摩他行。堅持禁戒。安處徒衆。宴坐靜室。徧觀四大。及與根塵虛妄和合。然後身心根塵與幻俱滅。便能顯發無方清淨。彌勒以修佛菩提幾種差別爲問。答以欲脫生死。免諸輪迴。先斷貪欲及除愛渴。清淨慧以凡聖所證所得云何差別爲問。答以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至若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威德自在。以方便漸次爲問。答以常修三種清淨觀。謂寂靜奢摩他。如幻三摩鉢提。寂滅禪那等。辨音以圓覺門有幾修習爲問。答以二十五種清淨妙輪。即前三觀交互單複云云。淨諸業障。以本性清淨。因何染汙爲問。乃答以不了四相。不成聖果。又云。但當精勤降伏煩惱。起大勇猛。未得令得。未斷令斷。圓覺以云何安居修此圓覺清淨境界爲問。答以建立三期。求哀懺悔。復以三種清淨觀隨學一事。已上皆大悲願王普告諸菩薩及末世衆生。淨治覺體之善見妙藥也。如何獨答普覺所問一章之中。指出四病。謂作止任滅。則前所謂善見神藥者。俱不能逃此四病所攝。何則。自遠離諸幻。與堅持禁戒。建立三期等。豈非作耶。自先斷貪欲及除愛渴。與宴坐靜室修奢摩他等。豈非止耶。自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及於諸妄心亦不息滅等。豈非任耶。自永斷無明。及四大六根虛妄和合。與幻俱滅等。豈非滅耶。原夫法身流轉五道。而爲衆生者。由內熏三毒。外迷四倒。轉入無邊生死海中。如來不指三毒四倒爲病。而反指作止任滅爲病者。何耶。且作止任滅。固不足以詣圓覺之闔域。亦必取證聖道之漸望。三毒四倒。何翅天淵之間哉。對此不能無疑於聖人之言。乃爲之解曰。豈不聞一時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正當入時。上同諸佛。下與衆生及十法界中。

有無情等同時俱入。自昔至今不起于座。就中無主無伴。離聖離凡。身心混融。性相平等。良由十二大士未忘寔智。警興問端。是非鋒起。故如來據大圓覺。縱其所問。廣說證修。即作止任滅。俱指爲藥。至普覺章將收玄唱。斥作止任滅。均名是病。卽病一言。取舍俱奪。苟知縱而不知奪。混圓覺於問答之場。或知奪而不知縱。墮圓覺於泯默之地。當知縱亦藥也。奪亦藥也。卽其縱之之藥。治三毒四倒之正病。以其奪之之藥。治作止任滅之助病。豈不聞世之療色身之病者。乎。凡初感正病之頃。則指方以對治。及執其所投之藥。而過之。由是不病於元感之正病。而病於藥之所助。則卒無如之何也。惟藥致病。非庸醫所知。故知作止任滅之藥病。非如來洞鑑其源。則孰能指也。當知覺有二義。有覺妄之覺。有靈明之覺。覺妄之覺。能對治一切垢染。及世出世間種種見聞塵習者。是也。靈明之覺。亦名本覺。亦名圓覺。體離凡聖。跡絕自他。雙泯色空。兩忘能所。窮今亘古。湛寂不搖。塵間一塵。覲體圓淨。雖菩提涅槃。眞如般若。到此俱名是病。又何作止任滅之不病哉。

善致福惡致禍。正合道邪干業。此理昭然如黑白之不可混。眞如淨境界中。初無善惡邪正。皆一念瞥生處。失於照了。而不得不有也。以其有故。則三界煩惱念念起滅。無時暫息。成住壞空。循環不斷。是故聖人興慈運悲。垂教立化。使其捨惡以從善。忘善以合道。捨邪以歸正。忘正以會心。不越念而三界空。不動塵而煩惱盡。復歸本際。洞徹根源。致化之權。亦從而泯矣。捨惡則斷恩愛遠利名。脫塵勞盡貪欲。捨邪則齊物我絕是非。空見聞泯能所。從善則守戒律修禪那。趣空寂向菩提。歸正則徹法源洞眞諦。契佛心合聖道。至於邪正善惡會歸一念。則一切時中。覲根設教。普利群機。信手拈來。無非妙用。隨衆生願。報佛祖恩。手眼通身。一機不露。熾然作用。一物不爲。撒手去來了無拘束。是謂一代聖化之本旨也。雖群宗異教。各立門風。皆莫能外乎此。自先佛建立祖祖相承。大小伽藍。分布海內。凡主一方者。苟或善惡倒置。則禍福之機。隨念響應。內關已德。外涉化風。不容不審也。惟是識馬易奔。情猿莫制。故聖賢制禮立法。於一念未起之前。乃深欲防其微。而杜其漸。使微不知防。則著將安救。漸不知杜。則頓起難收。譬之水火。防其微漸之初。則不致於崩山燎原也。故吾佛棄萬乘之權。而受擯辱於匹夫之手。捨海宇之富。而丐衣食於域內之民。忘宮室之華。而委形質於草木之下。泯道德之貴。而歷辛苦於塗炭之中。觀其所由。莫不痛以無邊衆生。各各具此深遠廣大。利欲根於情。

識卒莫能制。乃化現斯事。實防微杜漸之大旨也。教化之通塞。初無定體。出入乎道德利欲之間。使存道德則教化不期通而通。存利欲則教化不期塞而塞矣。當知道德自佛祖盛化之後。人物衰替。從善而至微。利欲自時移事變之頃。貪妄日興。從微而至著。道德利欲譬之明暗。不同時水火不同器。今端居佛祖之域。苟不知防微杜漸。固已危矣。矧乎相勝以欲相誘以利。莫悟其非視之爲當然者。則火已措于積薪之下矣。境風日扇。禍災倏起。反不以爲憂。而欲坐待教化自通者。是猶吹網欲滿。多見其不知量也。悲夫。

世所謂語言者。動乎其心而達乎其口。卽情想之昭著。未有無其義者也。故其情愛且喜。則其言也和而溫。憎且嫉。則其言也峻而訐。逆且怒。則其言也迫而怨。順且恕。則其言也肆而達。誇且美。則其言也婉而文。俗且鄙。則其言也朴而拙。皆言語之容也。欲審其義。先觀其容。既達其容。則知其情。既知其情。則有以論其義矣。所謂義者。乃情想之所適。意識之所主。而言以宣之也。蓋語言皆模寫情識所緣之義。曲盡其巧。苟情想不到。意路不行。雖大張其物於終日。將無一詞可措矣。豈特人言爲然哉。至於鵲鳴鵲噪。犬吠雞啼。凡若有情一動其聲。必有所主之義。但人莫之曉耳。安有語言音聲而無其義者乎。惟吾佛祖之道。則異於是。自手指兩儀。足周七步。至於一華遽拈。時百萬衆皆神通智慧之聖賢。盡其所思之量。俱莫測其邊浹。惟飲光微笑而已。自祖道之東。而兩宗五派。星分棊布。遍入寰區。逮扣其言。則須彌山是甚。麼東海。鯉魚打一棒。新婦騎驢阿家牽。與我將禪板來。飯袋子。江西湖南去。等語。詭譎不絕。如長江大河。莫之所止。味之則如木札。羹鐵釘飯。親之則如吹毛劍。大火聚。目之則如閃電光。擊石火。耳之則如塗毒鼓。旱地雷。入之則如荆棘林。透之則如生鐵壁。既不可以語默會。尤不可以智識通。及與天地鬼神咸莫能測。所以目之爲無義語也。夫無義者。超乎喜怒哀樂之外。脫乎情識意想之表。又豈容以經書文字。聖凡名相而和會哉。嗟學者之未諭紛紛。亂鳴擅自穿鑿。謂此語是放開。是把定。是傍敲。是暗打。是探他。是肯諾。又謂此語是向上。向下。是全提。半提。是賓家。主家是死句。活句。是商量。平展。又謂此語是最初。末後。是藏鋒。透關。是殺人。刀活人。劍。又有甚者。牽引經教。謂此語是卽色明心。附物顯理。是有言顯。無言顯。有言是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是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不問一塵全歸自己等。異端殊說。莫可具陳。不知一涉意根。俱成有義矣。使佛祖之道。果止於是。則將何以斷他生死情妄之根乎。誠所謂聚螢火。

以燎須彌持蠶量而測滄海也。或謂禪家之無義語我知之矣。佛祖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安可復有語耶。其應機接物之際高揮大抹答問汪洋。雖語言如塵沙其如不落那邊著。著皆歸第一義。所以開口不在舌頭上。又何向上向下之云乎。謂無義語得非是歟。余曰。無乃五十步笑百步也。子雖不墮向上向下之異說。且第一義得非義乎。或曰。聞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必因有語而然。使佛祖之語果無義趣。則何以致然也。余曰。斯言差近矣。子當致此疑於懷抱。久之自悟。方知無義語不爾密矣。苟或不爾。則徒增戲論。何益於理哉。人莫有不心。心莫有不應。禪者心也。機者心之所應也。自鷲嶺拈華。少林立雪之後。此心一傳。響應千古。曰禪曰機。無一時不與天地萬象互相酬酢。政不待別有所扣而然也。況自有宗門以來。其所謂木上座。金剛圈。暗號。子破沙盆。青州衫。娘生袴。三脚驢。鼈鼻蛇。無米飯。不濕羹。至若五君臣四賓主三玄九帶。十智重關。放下著。自做得是什麼。莫管他等語。四方八面。雷霆震浩。浩浩湯湯。前後出興。莫之紀極。語其疾則嚙鐵猶遲。語其利則吹毛亦鈍。鳩酒不可方其毒。大羹莫能比其淳。麗錦錦上之華。精食水中之乳。儼臨廣衆高踞大牀。風動鬼神。聲喧宇宙。凡咳嗽掉臂怒罵戲笑。總而目之曰禪。機者良有以也。世典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與禪機似彷彿矣。不動者非有所止而使之不動。蓋體本湛寂如太虛空。乃天理之不動也。感通者非有一毫意謂於其間。必待有所感而通者。當其感通之際。若洪鐘斯扣。空谷傳聲。無爲也。無作也。天理本然之勢也。喻乎淨鏡之鑑。萬形明珠之現。五色禪也。鏡也。珠也。機也。者鑑也。現也。其萬形之妍醜。五色之淺深。雖昭昭不能自隱。而鏡與珠曾何有所爲也。有所作也。乃至淨至明之效耳。能契此者。則謂之禪機。外此則非余所知也。或問據所。言人莫不有心。則有情界內窮古亘今。資生產業治世語言。浩如塵沙。原其所因。靡不由心。而著初未聞有禪機之說。惟少林門下業咨參者。獨擅其名。何也。對曰。心有二焉。曰真曰妄。真者即靈知之至體。此非妙悟不可得而逆測也。妄者即情識之幻用。乃逐物者由之也。昧者槩稱之爲心。不知真之與妄。實霄壤之不侔。彼資生業等者。乃妄情也。非真心也。夫真心者。惟佛與祖。靈鍊正。因智徹神悟。堂堂於聲色是非中。妙符而密契者也。全超修證。靡涉功勳。不墮見聞。豈存地位。所謂達大道兮。出度超然。名之曰祖也。又豈可與依情附識。膠纏世網者同日語哉。或未達其真。則修行亦善矣。若使有作思。惟而吠虛逐塊於祖庭之下者。反不若資生產業有治身之益也。彼不惟無益。將坐致謗法之咎。豈禪機之果累。

於人乎。蓋不善擇其真者也。道人宜審諸。

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此話流布叢林。古今之下鮮有不墮於意識者。盡謂著衣喫飯動靜語默。一天真離此天真之外。擬涉念慮。早是不平常了也。古人道箇平常心是道。兩手分付。只貴一切平常。佛法世法。彼自無瘡勿傷之也。乃引張拙秀才。謂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是平常心。龐居士謂。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謂是平常心。三祖謂。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是平常心。馬大師謂。見色便見心。無色心不現。是平常心。又古德謂。翠竹真如。黃華般若。是平常心。但是古人凡說到日用本來具足。不難見聞。覺知處。皆配之爲平常心。若然則總不出箇意識。搏量。蓋南泉實不於此處蹲坐。而從上古人亦不向這裏跟。但是不曾親向趙州未問南泉。未答以前。薦得擬生寸念。徇其語。默引起意。解徹底不平常了也。更若廣引古人垂手利生方便。接引處一言半句。以之取證。轉見崖州萬里。或謂。卽今對物遇境。不起一念。是平常心。或謂。雖舉念動情。而不住諸相。是平常心。或謂。有無不隔。聞見混融。是平常心。或謂。寒則添衣。熱則搖扇。是平常心。或謂。繁興大用。舉必全真。細語蠡言。皆第一義。是平常心。或謂。古人痛棒熱喝。擎叉。輓毬。機無停滯。道出常情。是平常心。乃至種種作爲。種種思想。種種湊泊。要與箇平常心相似。無異掩耳偷鈴。自取欺誑。但是立言聖量妙理。眞詮總不與平常心相應。況是迷惑貪妄。顛倒情識。而能遠契平常心者乎。當知平常心不屬知。不屬解。乃至不屬一切和會。領畧。擬涉知涉解。則安有平常之理乎。昔雪山夜覩明星。是悟此平常心。迦葉破顏笑。二祖禮三拜。是明此平常心。至若太原聞角靈雲見桃。凡一機一境。有契有證者。莫不皆契此平常心。今日要與此箇平常心觀體無間。須是親如他佛祖警地。一回則信手拈來。無一毛頭不與平常心相應。雖迦文放眉。間照萬八千土之光。出徧覆三千大千世界之廣。長舌相與夫納須彌山於芥子。建寶王刹於毛端。甚而至於橫身火聚。闢步刀山。亦未有一事不與平常心相應者。但迷人不知而自見等差。於等差中更莫有不自此平常心顯現。乃知無邊衆生。雖重迷極障。於無盡苦趣。動經塵劫。未得棄離。亦未嘗有絲毫不出此平常心者也。特自昧而不覺耳。南泉又謂。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這一絡索。將謂盡力扶持。殊不知破蕩不勝其夥矣。爭似永嘉道。箇絕學無爲閑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眞。與此平常心差近。且孰爲絕學。孰爲無爲。殆不容舌也。遠客過門。指余色身。以四法界爲問。謹

此身於四法界曰何法界所攝。余從容告之曰。四種法界顯一心之體用也。幻者罕習經教。輒以己意陳之。且以手中拄杖言之。依相視之。喚作拄杖。名事法界。離相惟性。不喚作拄杖。名理法界。性相不二。正喚作拄杖時。却不是拄杖。於不是拄杖處。不妨全體是拄杖。是名理事無礙法界。以一拄杖入一切法。任法立名了無定體。以一切法入吾拄杖。同名拄杖。亦無定體。名事事無礙法界。如帝網珠。以吾一珠入一切珠。而體未嘗分。以一切珠入吾一珠。而體未嘗合。相攸相攝。而無虧互奪互融。而不間。如永嘉謂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還共如來合。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其法界之名。廣說萬殊。畧說惟四。其實亦未嘗四也。惟廓悟自心之士。見處圓融於法界。相不執一。而言一切。不離一切。而守一。蓋法爾。然非神通所致也。嗟夫。昧者妄執色身為我。起種種貪欲為事。障囚縛三界。無解脫期。聲聞觀色。無我。惟滯一空。遠離世間。獨求解脫。為理所障。被佛所訶。惟菩薩乘了色。即空。悟空。即色。色空不二。住于中道。理事相含。獨脫無礙。猶存見執。尚滯法塵。獨如來事事無礙之境。如鏡照鏡。似空合空。類一摩尼。具含衆色。收則俱收。現則齊現。不容造作。豈涉安排。是謂無功用法門。其法界相。總萬歸四。會四歸一。於無功用中。一亦不可存矣。余身於四法界。理體如是。上根利器。薦在機先。中下之流。徒勞佇思。客唯而退。

太末蟲處。處能泊。而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心處。處能緣。而不能緣於般若之上。火固不可泊。余不知般若果何物。而獨不能緣耶。使般若果不可緣。則衆生成佛之理。無有是處。或謂不然。衆生為妄所惑。墮落生死。流染世間。識想交馳。善惡分別。皆徧計成就。縱有知覺。亦成戲論。遠經多劫。近及今生。從迷入迷。曾未休息。夫般若者。離言說。離文字。相離心。識相離思。惟相乃至見聞覺知。徧計分別種種離。故能離所離。亦皆遠離。爾時般若觀體成就。所謂不能緣者。由真妄各立。不相入。故譬如明暗二體。相傾欲合。為一。縱有神變。其可得乎。雖然。殊不知法無異相。動念則乖。理絕多途。舉心則隔。徧十方是般若體。盡大地是光明幢。不間一塵。觸處圓淨。纖塵未盡。萬劫難明。欲得現前。當依智用。會須拔能所。根於一念未萌之際。空人我見於寸心不動之時。念念破無明。離妄想。斷攀緣。泯聞見。奮起此志。如金剛王寶劍。橫按當軒。遇物即殺。晝夜六時。熾然無間。久久心境寂人。法空意識消。伎倆盡。和手中欄柄子。一時打脫。始知衆生心外無般若。智亦何依。般若外無衆生心。緣將安寄。即衆生心非般若。青出於藍。即般若非衆生心。冰生於水。即衆生

心卽般若。廓爾圓明。非般若非衆生心。泯然無寄。然後動一塵。則萬法彰。欽一念。則十虛殞。卷舒與奪。任意縱橫。生死去來。於法自在。事雖與麼。若約祖師門下。衲僧面前。猶未有語話分在。奇哉。此道豈古人獨有。而我獨無耶。丁此叢林。日晚光影。如流。努力勤參。決不相賺。

止體也。百千諸佛之所共住。觀用也。八萬細行之所齊彰。體無用外之體。則止在觀中。用無體外之用。則觀歸止處。體不動。故猶須彌立於太虛。用不昧。故若杲日麗乎暘谷。止無所故。波水盡於本源。觀無能故。光影消於古鏡。太虛隱須彌之勢。則止體本自無虧。暘谷藏杲日之光。則觀用由來具足。源空波水滅止。亦何依。鏡破光彰亡。觀將安寄。然則鏡源本幻。體用元空。能所俱亡。止觀亦寂矣。或曰。承教有言。衆生爲昏散故。墮生死流。諸佛以止觀故。住涅槃岸。所謂以止止散寂。而常照。以觀觀昏照。而常寂。所以寂照雙顯。定慧兩融。止極觀圓。不眞何待。審如前說。則止觀之名。旣混定慧之體。何分名實。旣乖恐非。至論噫。豈不聞法華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止觀也。定慧也。寂照也。體用也。理本無殊。特立名之異耳。然以實就權。則二邊各立。會權歸實。則一亦不存。儻權實之不分。則名相自惑矣。殊不知靈鑑絕待。眞覺無依。良由一念瞥興。萬法斯起。且迷悟旣無別念。得失豈有二人。故聖人設教。雖百千不同。乃應機隨器。特不過遣其妄。而去其執。皆出於善巧方便。三昧智力也。曷嘗有定意於其間。而亦未嘗無定意也。要在得旨忘言可矣。且以止止散。而不知其所以散。以觀觀昏。而不知其所以昏。使散有可止。則心外有法。昏有可觀。則法外有心。所謂散者。不由空寂靈源。而應不自生。所謂昏者。若匪圓湛眞體。而曷由自起。且空寂靈源動靜不異。圓湛眞體明暗何殊。使止形乎絕動。靜之源。猶寸土培須彌之勢。觀加於離明暗之體。若孤燈助暘谷之光。但一眞之至體。廓明則萬法之幻名。自釋不離。當念豈涉階梯。融止觀於昏散之場。全定慧於生滅之際。即千波而觀湛水。清濁誰分。就五色而覩圓珠。染淨莫惑。至哉此旨。世或罕聞。惟證乃知。非悟罔測。言前薦得。已涉途程。擬著意求。刻舟何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九

終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東語西話續集下

客問古人謂卽今山河大地四大五陰明暗色空等乃衆生無始時來見病所致茲不識見病爲何請解之余舉手中扇問之曰爾目其色謂是扇乎謂非扇耶二者皆見病也偶鴉鳴復問之曰爾耳其聲謂是鴉鳴乎謂非鴉鳴耶此二者亦皆見病也至若鼻舌身意所對塵境曰是曰非皆見病也何則謂是則墮常見謂非則墮斷見住常見則以山河大地等爲實有守斷見則以山河大地等爲本無有無斷常三世五陰返覆循環計六十二皆見也所云見者非眼見之見乃妄心所執之謂見也首楞嚴謂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經中以知爲見謂根塵相對是謂見也言病者何如是二見能壅塞靈源障礙法性引起虛妄纏縛死生卒無已也如上約凡夫二乘見病如是若以祖師門下離悟得山河大地等咸是自己妙明真心中物不爲有無二邊之所留礙至於離四句絕百非淨治法塵不存聖量儻有纖毫所得不忘亦名見病這裏豈特山河大地等縱使百千華藏海解脫菩提場法界及虛空聲聞菩薩佛妙義與神機三昧語默等總而言之皆見病也客曰世有能醫者乎余曰謂無則佛法無靈驗謂有則又益子之病矣客茫然因筆之

竊窺天下之理至一而不可二也惟相似之說二而不可一也何則世固有休歇而閒者亦有怠惰而閒者謂閒則一也以休歇怠惰言之則不可以一致論也忙亦然有盡道義而忙者有趨利欲而忙者言忙則一而道與欲則不可以一也求其沈酣相似而不知返者無他由此心涉迷悟之兩途而迷者不自知也豈惟不自知反責悟者之不類乎己而深疾之也如怠惰之閒者不自知其陷於罪垢沈溺之淵反以盡道義之忙者爲非也又如趨利欲之忙者不自知其陷於狂妄顛倒之域而反以休心歇意之閒者爲非也惟聖人之心公於道義以百千方便革其妄謬之情俾閒者忙者必契其理而後已嗟人之情溺於迷妄以聖人之是者亦是之雖是之於言而不悛其念聖人之非者亦非之雖非之於口而不遺其情此是是非非之又相似也逮求其實則不翅天淵之間也此世相之相似且置之勿論如即心

是佛之語。悟者有是說也。解者亦有是說也。謂相似者。乃卽心是佛之四言也。惟悟者之說。如明鏡鑑像。無朕跡可留。解者之說。如五彩畫像。微動筆則跡不勝其多矣。學者於相似之理。云胡不辨哉。天下之器各有其量。故孟則有孟之量。缶則有缶之量。不待器之徧舉。而量之大小分矣。心亦身之器也。安得不有其量哉。夫聖凡之心。惟一無二。而其心之量。獨異何耶。當知孟亦器也。缶亦器也。言器則一。而其量則不可一也。夫心隨其所見之明昧。而量之大小依之。而別焉。譬如螻蟻。瞋目所覩。不過分寸。人乃窮其遠眺之力。不過數里。而具神通聖人。觀大千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況吾佛以四大海爲目。微塵刹土。洞觀無遺。故讚有量周沙界之語。昔張無垢居士謂。人有輕愠易喜者。以其量之不大也。惟其量之不大也。人有一毫拂吾心者。則氣不平。氣不平。則言不和。言不和。則鬱艷忿怒之色形於面。至於切齒攘臂。不能自己。我之量不容彼之惡。方熾。未有不蹈夫禍患之機者。原夫見之明昧。由學之至不至使之然也。學之不至。則見昧而局。學之漸至。則見遠而廓。學之純至。則見到而宏。學之大至。則見明而圓矣。聖人乃學之大至者也。至人乃學之純至者也。賢人乃學之漸至者也。常人以其學之不至。則其量亦不得不等。而小矣。量既局於小。而卒不可以廣之也。故涉一毫利害。則無以處之。蓋有涵養之說焉。且心之所見。固不可以勉。而至若涵養之道。則不可不力行而勉進之也。謂涵養者。一以信爲本。何謂信。信聖人之言也。且學之不至。則所見昧然。心既蔑於見聞。而不信聖人之言。其動違天理。又不翅終此身而已也。故聖人曰。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三界本無事。人心自撓之。苟信之。則不應於物。境存是非。憎愛之見。或存此見。是謂分別自心。既與自心分別。則吾心之量。不勝其隘且塞矣。是非之習愈厚。則心器之量愈狹。仰觀周徧塵沙法界之量。奚止日劫相倍而已哉。然信而後能學。學而後能至。至而後能明。明而後能久。以洞明而久視。則其量不期充擴而寬若太虛。雖萬象森列。亦不容有所礙矣。人皆具此量。由信之不篤。學之未至。甘爲是非憎愛。窒塞於煩惱習氣之域。是豈道人之所用心也哉。

古人謂楮小不可懷。大綆短不可汲。深蓋言有限之量。不可使物過之也。且吾楮有五尺之量。使懷三尺之物可也。吾綆有二丈之量。使汲三丈之深不可也。適當其可。則優游自在。而不難矣。當其不可。則驚畏窘逼。而用小懷大。用短汲深。未有不敗者。然則人之才量。豈可強至哉。故道人才量宜寬。涉事宜簡。庶幾其可也。反是多見其不自忖焉。

世有信口言而語不乖信意爲而事常勝不可與言心量才量者豈識達群類智周萬物量能然哉惟福量有以致之也且福非有像量何所依吾嘗以無像之福求其無所依之量曾無絲忽之差非有神見蓋嘗以事觀之也使有人焉外乏口體之奉內嬰疾苦而無所告者其福量自不足以周一身也或啼飢號寒猶未已而禍辱駢集至若雞犬不得寧者其福量不足以周一家也且福備乎己則身安福備乎衆則家齊以至爲國爲天下靡不本乎福也世之昧者不責己之福量有所不周而怨人之不我順猶瞋者咎聲之不及乎耳何愚之甚哉惟智者與世浮沈而不加嗟怨有以見其福量之大小不能加損也

道體本具慧福修成慧臻則本具之道益明福會則本具之道益著苟慧福俱失則本具之道隱矣有謂古人天真淳全而易化所以法席隨處鼎盛今人澆漓而難化所以在處衰微余曰不然衆生情竇一鑿則是是非非之見自二千年外交接迨今無一時非憎愛也今之人即古之人古人之憎愛即今人之憎愛了無毫髮損益也古時法席鼎盛舉無敗事蓋主法者之福臻緣備有所感焉非天真淳全而易化也今時動遭魔孽以致衰微不振蓋主法者福緣有所不逮非澆漓而難化也何以知其然且今日之衰歇在古亦有之古時之昌盛在今亦有之豈人情之易遷實福緣之所繫也竊嘗謂治不因明亂不因昏何則明不自明由福盛以資其明昏不自昏由福衰以致其昏人徒知因明而治而不知資其明者福也由昏而亂而不知致其昏者亦福也福之盛衰而治亂繫焉福乎蓋一定于前業在今日不可苟也自祖道之東其道大德備之士具載典籍斑斑可考而身嬰奇禍者有之退臥荒隴者有之無聞於世者有之方應世而出奪於多事不及伸其道者亦有之逮尊居丈室萬指繞圍如優曇出現光明燁燁照映今古者千萬人中一二人爾所得之道無異也惟福有等差而盛衰之跡不同耳故雪山大士稱兩足尊良有以焉然而福拘前業報盡還無道人正不足恃也昔典午以策禪師福不逮慧而憂策曰學者惟恐己眼不明己眼若明雖獨對聖僧喫飯又何嫌焉典午領之噫能眇視報緣而獨尊道眼者策公其人也盛衰之跡何足浼焉

世稱叢林者蓋取喻於草木也法道之所寄材器之所從出焉然草木培植則豐沾濡則榮霜雪則彫斧斤則敗叢林以無上大道爲培植以慈悲喜捨爲沾濡以儉安利養爲霜雪以貪欲瞋恚爲斧斤主叢林者不諳其培植之道沾濡

之理。則草木病矣。況儉安利養之霜雪。貪欲瞋恚之斧斤。時時斫伐而殞穫之。故其草木區萌芽蘖。猶不暇。而欲望叢林之盛。材器之萃。難矣哉。

吾叢林揖讓升降之謂禮。鞭笞撻辱之謂法。古之人欲行所得之道。必以禮法輔之。而道行焉。禮者防於未然。法者治於已然。其或道之所存。豈必待禮而後正。法而後從哉。然叢林用禮法。猶國家之用兵。蓋不得已也。特假此以規正學者之心術。與其儀範耳。儻不本之以至道。而膠於禮法者。則禮出乎虛詐。法近乎仇敵。虛詐易忘仇敵。生變。禮忘法變。併其心術亦大壞矣。儀範云乎哉。

學道須具足五種正信。第一要信自己。方寸心中一箇喜怒哀樂底主人。翁觀體與三世諸佛不欠一毫髮。第二要信從無量劫來與聲色愛憎染習流注。結成一種生死無常。於四大身中念念遷流。新新不住。第三要信古人垂慈留下。一言半句。如倚天長劍。等閑拶透。端的會斷人命根。第四要信日用工夫。但恐不做。做之不已。念念精專。決有透脫之期。第五要信生死無常。不是小事。若不奮決定志。以期獨脫。其三途苦趣。曾無自免之方也。有三法爲進道之捷徑。一智眼明。二理性通。三志堅固。智眼明則照破世間身心現量境界。一切是非憎愛。取舍得失。貧富壽夭。苦樂等法。皆是夢緣了。無實義。而不起分別。理性通則於從上佛祖所說語言名相。至於三教聖賢諸子百家差別法要。會歸一源。不生異見。志堅固則從今日至未來際。不問近遠。若不徹證決定不休。此三法具一而缺二。三只成箇無事漢。具二而缺一。三只成箇伶俐漢。具三而缺一。二只成箇擔板漢。當知此道如涉千里之脩途。若具一二而缺三。是由九百里而止者。具一三而缺二。終不免其歧泣。具二三而缺一。吾知其觸途成滯。必矣。三法全具。雖未動足。敢保其與已到家者。不相異也。豈待其重問迷津。而再搖鞭影乎。

兄弟家。千生萬受。做盡伎倆。終不奈何者。蓋爲其不曾發起真心而然也。夫真心者。觸境便有不待思惟分別者是也。譬如聞人惡罵聲。纔入耳。瞋心忿然。當下身心境界。見聞知覺。皆瞋也。至於忘餐廢寢。形於夢寐。乃至結冤懷恨。終身不能暫忘。瞋乎八萬塵勞之一塵耳。一塵既爾。諸塵皆然。互相涉入。鈎鎖連環。結成生死流入無窮。學道要了箇事。須是聞人說著生死二字。便如聞人惡罵相似。更不待牽經引教。作意思惟。憤憤于懷。推托不去。如不頓悟死亦不休。操

志如此何大事之不了耶

所謂禪者非玄學非奇解非密授非祕傳是衆生本有之性元是諸佛所證之三昧若欲契悟切須實的以生死無常四字是萬劫未了底最大因緣若不就此一生和盤翻轉盡未來際應無了期如是發心更無異見久久心心念絕伎倆忘謬忽一翻方知生死無常即是禪之骨髓禪即是生死無常之眼目然後禪與生死骨髓眼目亦皆剷除便見咳嗽掉臂總是祖師西來意也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方知果然不是玄妙祕密也倘若實不爲生死無常而欲務禪者則與西天九十六種人不少異矣

佛祖之道在凡夫分上不加損其毫髮如鏡照鏡如水入水且凡夫終於自昧而不能照燭者病在於迷耳所迷者何蓋久遠劫來一段心光動爲妄習所蔽而不自覺當知此迷不特迷於四大六情等乃至讀書爲書迷聽教爲教迷坐禪爲禪迷持律爲律迷習定爲定迷極至悟爲悟迷證爲證迷成佛爲佛迷總而言之但有所爲皆心光之影事苟未能遣此心於量外空有作於機先任伊徧將佛祖玄奧浸漬入骨欲脫此迷不翅掩耳大叫求人不聞未知其可也於是前輩真有志於此道者其委形骸忘寢食泯是非絕憎愛皆不期然而然蓋習中有大於此者一旦迷妄頓消開豁顯露通身如倚天長劍八面受敵曾無虧損是豈偶然者哉

道無方行者莫能至道無形視者莫能覩道無爲作者莫能成道無機智者莫能測自三教九流百氏諸子凡啓口措辭靡有不言道者使其道果如是則孰能有之耶明白之士向這裏直捷根源不妨奇特古之善造道者如臨濟之於黃蘗凡問佛法大意惟遭棒而已棒外了無言說又如慈明之扣汾陽惟譏訕戲笑而已初不聞有所謂向上機末後句之說然後於此無義路中久久淹浸其習中欲決未決之疑一旦活脫直下如鵬搏虎踞龍掣霆轟吐詞出令或如蠱毒之不可沾唇或如鐵壁之不容措足或若行空之月處處分輝或若過樹之風塵塵絕跡乃至四稜楊地一種平常凡咳嗽掉臂未嘗不與斯道膈然混合已而造其堂奧出其門牆之士一箇箇拔塵絕俗出萃離倫闊步大方目視雲漢雖佛祖聖賢亦無意與之俱誰肯俯就聲名利養五欲恩愛諸塵勞境受其籠絡者哉且前輩負如是體裁非有過人之異見亦非有蓋世之奇術一皆爲道之念炳然譬如火聚使冰霜望影而消亦如風輪使塵埃迎刃而走但爲

道之念堅密一分。彼情妄之業自然消殞一分。吾向道之念無間。則彼所謂情妄顛倒愛憎等念。猶遇風之塵。近火之雪。不自知而遣矣。豈惟情妄然。至于聖道。亦不可得而入。此名無功用三昧。此三昧中。生死涅槃俱無地。可寄。今之人。未嘗不在三昧中。蓋其向道之念不真。不切。動遭情妄結縛於能所之場。愈會佛法。則愈增業識。愈明道理。則愈長無明。復爲此知見風扇。入輪迴海中。甘受流轉。豈有志之士合如是哉。譬如盲人經涉寶所。爲珍寶所傷。終於委棄者。無以異也。

學道先具信根。以精進力乘之。未見有不成就者。然信根如輕舟。精進力如櫓棹。信根如駿馬。精進力如鞭策。蓋櫓棹加於輕舟。水無順逆之異。駿馬乘其鞭策。路無夷險之差。今之具信根者。未嘗不有。而求其精進力。首尾一貫者。誠難其人。殊不知精進日廢。怠惰日滋。以浮淺之信根。當無窮之怠惰。雖有聖道。易如展掌。知其不相應者必矣。而況積劫輪迴種子。與心識念念遷流了不之間。使純一精勤。猶恐不徹。今任情放逸。而罔其進。可乎不可乎。

古人信道篤。見理明。操心密。立志遠。於所學處。雖百折。則不能少回其意。不惟不回其意。即其折。則皆磨淬其志力之方。蓋速其成就之理也。由是觀之。則境緣豈有順逆之實。惟在吾進道之心。真不真耳。或進道之心。真切。雖家庭。卽方外。逆奪皆順與也。前輩之深入堂奧者。未有不自艱難辛苦中來思之。

佛祖之道。不可謂之易知。易則使人生怠。不可謂之難解。難則使人起惑。且難易在人。不在道也。譬如千里脩途。若駕輕車。乘駿駟。指日可到。若附羸牛之尾。跛鼈之足。雖累日窮年。不能至矣。然所涉之途。非以車馬而近。非以牛鼈而遠。實係乎遲速之自異耳。儻不知自遲自速之爲難易者。則前所謂怠之與惑。不入於彼。則入於此矣。以根信觀之。則利

者多怠。鈍者多惑。使利者不困於怠。鈍者不病於惑。則可以並馳而共進。既進矣。亦何有於難易怠惑遲速利鈍哉。

此道最直捷。極簡徑。儼若起心動念。要討箇直捷簡徑。底早是不直不簡了也。那更於語言文字上。作計擲量。向情塵機境中。任情取舍。不惟不直捷。不簡徑。返不如箇不學道。底人喫飯著衣。外却無許多枝葉。當知佛祖皆是具真正體。幾千生百劫。於此道上。徹證底蘊。至一念休歇處。萬境平沈時。方知直捷簡徑。不從人得。豈苟然哉。所以古者道雖然。舊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

大火聚猶能出沒。露刃劍尚可操。此一著子未舉念問。早已十萬八千了也。而況情塵暫起。念慮潛興。縱具不可思議辯才。說得轉轉地。無異栽刺棘於生死之林。潑穢濁於輪迴之海。本世上士安肯如此顛倒錯亂。當知古人不得已。拈起一毛頭。必欲與人直捷斬斷。以其不遇斯人。轉作葛藤枝蔓。焉有已哉。焉有已哉。

少林謂心如鐵壁。乃可入道。六祖謂汝但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德山謂汝但於心無事。無事於心。自然虛而靈寂。而妙死心。謂節儉放下。最爲入道捷徑。前輩一種是垂手爲人。奈何老婆太過。翻成途轍。如今要一箇墮此途轍者。亦爲罕有。而況於此途轍之外。具大受用者。其可得哉。彼託丈夫。我事不爾。爾若苟存一念。以時緣不古。恐難於趣入。非自畫而何。

麻三斤。乾屎橛。須彌山。栴樹子。如太阿鋒。等閑拋向面前。使萬劫死生當下勤絕。然後欲覓其用處。盡十方世界風休雲靜。了無蹤跡可尋。是謂法王法印。理合如斯。其不相委悉者。惟向道理上蹲坐。論有論無。立知立解。如人以手撮摩虛空。不惟無益。返有害之。豈真正爲生死大事者。甘施於此耶。

道人日用現前境界。皆前業也。虛幻也。無間斷也。純真一如。雖異致也。如是觀者。則能空榮辱。泯是非。於萬緣膠擾之頃。也不爾。則生死無常。相續於盡未來際。卒莫之休息也。學者營營終日。何所圖而不爾思。更欲瞥起一念。與世分別。非所謂道人也。若以前業觀目前。則一毫無爾回避處。若以虛幻觀目前。則一毫無爾取覓處。若以無間斷觀目前。則一毫無爾舍離處。若以純真一如觀目前。則一毫無爾揀擇處。正與麼時。觀照俱泯。能所兩忘。方是道人。泯是非。空榮辱。越生死。超夢幻。底時節也。

三祖道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且生死是凡。涅槃是聖。其非凡是聖之見。千重百匝。鈎鎖連環。無備迴避處。直饒拍盲向未有涅槃。生死名字已前。一坐坐斷。然後將一條斷貫索。向生死涅槃頂額上一串穿却。要脫他是非之見。亦不翅鄭州出曹門。當知此事。苟非神悟。妙圓超出不墮情見。自餘縱使穿鑿得盛水不漏。總是以是非止是非。其失本心。又豈待轉入第二念而已。

一事中於前一法解於後。此天下古今對治之理也。如坐臥忘其勞困。飲食止其飢渴。始中者勞困飢渴也。終解者坐

臥飲食也。然勞困飢渴有時而盡。則坐臥飲食無有去念之時也。因其不去念。習成逸。欲至有敗德喪志。廢道滅身。無所不至矣。人但知所中之爲害。而不知解其所中者亦害也。細而推之。當所中時。皆知爲害。不容其深入。故思解之。當解之時。不知爲害。狎而玩之。與之俱化。其入體也。至深其爲害也。至酷。及乎覺知。不亦遲矣。何則。譬如隆暑火塵。撲面洒汗。如流。必思以風露解之。適當風迎露之際。盡其快爽。不忍棄去。久之陰風濕露。咬入肌骨。輕爲拘攣。重爲癱瘓。區區欲解一時之煩。而抱膏肓畢世之疾。反不知爲害者多矣。所以從上聖賢。怪而愍之。教化所由生也。人能達此。可以知道。

世有傭奴爲主所使。勞形竭力。不敢自怠。少有過隙。則怒罵鞭笞。靡所不至。未嘗厭離。何其忘瞋怨之若是耶。無他。爲利養所攝。而然也。倘加瞋怨。則主將見逐。必失利養。所以爲利養而忘瞋怨也。學道之士。少爲境緣所觸。便生退惰。然以利配道。霄壤不侔。何求利之切。而求道之畧耶。當悟此以自勉。

儒典有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況無上大菩提道。又豈特大任而已哉。西竺聖人。積劫舍身。爲求道果。聚骨如須彌。飲乳如大海。竟莫知幾形命矣。乃有我不愛身命。但惜無上道之語焉。嗟。今置身空寂之地者。例以學道爲名。逮觀其所由。惟未飢而餐。未倦而寢。百種受用。任意所需。或不隨情。怨嗟交作。聞勤苦精進。則掩耳退縮。天下安有不爲而成。不種而穫者哉。思前輩雖負大根器。每於未悟未徹之頃。凡執譽負。春陸沈賤役。尙不敢憚其勞苦。我曹何人。而敢縱逸無檢。昔管仲戒齊君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彼爲國君。富貴宴安。乃其常分。尙不許其狎玩。況吾徒痛念死生大事。毀形易服。如救頭然之。不暇宴安。其可恃乎。然管仲之言。鴆毒止不過害一生之色身也。吾徒之謂鴆毒。乃害萬劫之慧命也。較利害又何如哉。

念誦謂。大衆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一種是譬喻。其深切著明。痛快極則。莫有過於此者。夫置火於頭。雖大飢遇食。或不去。先去頭上之火。將亦不暇食矣。雖至倦欲寢。或不先去頭上之火。則孰能安而寢之。夫寢食乃切己之事。以頭然未救。雖欲就之。終不可得也。或欲放逸於未救頭然之際。雖聖賢如佛祖。知其亦有所不能也。使救頭然之精進。一存乎念。當下身心如堅兵。嚴城凜然。不可犯。則生死業識。情妄顛倒。政不待遣。而聲爲之沈。跡爲之掃矣。今在處叢林之綱維。

每遇月八日未嘗不儼臨大衆厲聲舉揚而聽者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亦猶士偶聞俳優之鼓吹不惟不能奮發其精進反惡聞惡見莫若無事之爲快也嗚呼人心荒怠一至於此使百丈復生如其人何如其人何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一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賦

勉學賦

并序

古人學才學藝而極於達道今人負學道之名反流入於才藝豈道無蹊徑可入耶蓋由生死之念不切耳且學不至於道徒增情妄於理何益哉余故作而爲賦以勉其所謂學云辭曰

三界虛廓惟念自縛念去覺存未離有作真淨體中不容他大火聚如何湊泊雖靈鑑之可憑信此宗之無諾見欲逃於斷常理必資乎參學生死事大一念包八萬劫之輪迴迷悟根深百界隱一千如之醺醉所云學者不學六藝不學群書孜孜矻矻惟道是需求願樂之半偈舍所重之全軀思香華以表其誠敬粥肝心而忍厥形殂或五熱炙身而投火於必死之隙或半腰積雪而刃臂於忘生之區臨寢食而終不暇顧對寒暑而安有其餘或降己爲童奴或舍身爲牀座或半夜腰石而負春或七箇蒲團之坐破或視利養如游塵或棄功名如涕唾或千魔萬難益勵之以精勤或積世多生頓相忘其怠惰或驚幻影之忽遷或歎隙陰之易過或形影相弔於空閒寂寞之底而不見其貧孤或身世兩忘於苦樂逆順之場而不知其福禍如浮山典葉縣之廚演祖司白雲之磨楊岐總院事而十載奔馳神照問經王而三年折判蓋忘情於道注念於學而不暇擇利害較優劣問可不可者也原夫道爲舟航道爲梯級道爲家舍道爲飲食匪舟航無以越生死之迅流匪梯級無以構涅槃之殊績微家舍何以收飄零暴露之狂踪微飲食何以濟饑餒孤虛之陋質觀面不委噬臍何及法無正像末三時之等差人何上中下三根之端的惟知進學之弗荒不擬真功之自

積古有跛鼈千里之喻。正法末世之談。蓋表其自強不息者也。偉矣哉。學有多轍。悟非一岐。子韶聞月下之蛙。圓悟聽日中之雞。瀉嶠撥火洞山渡溪。靈雲見桃而更不疑。香嚴擊竹而忘所知。德嶠遇紙燭之滅。會通逢布毛之吹。至若聞畫角洗鉢。孟細末將來。從這裏入。是皆望影而脫。聖凡之羈鎖。迎刃而具。齧鐵之玄機。人徒見其悟之不難。而不知其學之必到。苟學力之不精。何悟由之深造。道離愛憎。其學之之心。對順逆。肯存于懷抱。道非取舍。其學之之心。遇佛魔。必空其闊奧。道體等平。其學之之心。苟動一念。即資其顛倒。道本具足。其學之之心。苟任馳求。轉增其紛鬧。道非見聞。其學之之心。擬涉解會。而皆名自暴。道非有無。其學之之心。苟滯一偶。而誠難取效。道如倚天長劍。其學之之心。不能觀體混融。則不免爲物。我是非之所籠罩。道如果日。道如太虛。道如風輪。道如火聚。其學之之心。或不具如是之天資。縱使讀四庫書記一藏教。吐懸河瓶瀉之詞章。徒爾資其叫譟。惟道一學。最妙最玄。既無義路。亦匪言傳。味之則一門異轍。了之則萬里同鄺。佛祖爲一大事。而指鹿爲馬。學人走半天下。而掘地尋天。絕思惟處。強生節目。無義味話。特地加鞭。逼生蛇化。活龍粥飯。氣高揮大抹。轉山河歸自己。小兒戲群號聚喧。據七尺單守三條椽。如遇怨敵。如救頭然。學之力。既極。悟之之理。不偏。理必學而致。悟余於是。作而爲賦。今人徒見前輩。悟在頃刻。而不思古人。於未悟之先。其學之之心。未嘗不專精而謹懼。其學之之心。或不至道之淵府。曰。藝曰。材。豈吾徒之常慕。嗟師道之既微。驚法歲之云暮。惟學道之爲學。與自家而異路。毛髮忽若當情。鐵壁那容進步。絕學之學。以爲學。非悟之悟。而爲悟。不涉功勳。豈容回互。死偷心。於能所未形之初。具正眼。於昧兆未彰之戶。一語臨機。萬靈罔措。臨濟謾施雷轟霆震之喝。雲門空試石裂崖崩之句。曰。向上之。不傳。總群機而共赴。鞠其所以自來。皆立學而爲度。或不勉勵其學力。未有無因而自遇。大哉。能仁爲學之端。視勤苦而無畏。對怨親而等觀。駕一乘而勇銳。愍三有而悲酸。垂洪範而塵沙不廣。闡大猷而虛空靡寬。由是四十九年弓折箭盡。二三四七層亡齒寒。性天滅沒。學海枯乾。古者謂不學佛法。惟務休心。蓋休心乃佛法之至學也。又謂於己無事。切勿妄求。蓋無求亦佛法之至學也。又謂學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洗滌根塵。下無量劫來業識種子。蓋洗滌根塵。業識乃佛法之至學也。又謂參禪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蓋精勤勇猛。久遠不退。亦佛法之至學也。又謂參禪學道。非等閑。直須廢寢并忘餐。蓋廢忘寢食。於學之之頃。曾不期然而然也。又謂無佛法可學。無

禪道可得無涅槃可證。乃至無無亦無與無俱遣。亦不外吾學之之理也。或謂道本具足。安用學爲。本具猶璞石之含玉。安能免參學之剖鑿。本具猶腴田之產禾。安能免參學之鋤耨。本具猶地中之水脉。安能免參學之穿搆。本具猶古鏡之藏光。安能免參學之磨治。本具猶木中之火燄。安能免參學之鑽擊。本具猶良藥之治病。安能免參學之搗篩。本具猶驪頰之夜光。安能免參學之探索。本具猶扇中之風性。安能免參學之搖揮。本具猶貧士懷中之至寶。匪參學之指導。雖終身之罔知。本具猶麥爲麵體。黍爲飯基。苟不加參學之炊磨。任萬劫以難齊。一旦力邁先賢功侔古聖。脫參學之幻因。提本來之正令。剗有作之鋒鋷。鄭無爲之欄柄。不加毫力掃生死魔於知見之稠林。靡仗寸金斬涅槃將於證修之深莽。斥臨濟金剛王使之無地措躬。驅德山木上座俾其望風乞命。或智眼之不明。豈常流之能競。今之學者。惟以本具之說相牽。而不思實學真參之究竟。原夫釋迦不天生達磨。非自證。總由積學之真。致此光明之盛者也。審如是則學乎。乃破生死斷煩惱。證菩提。提出三界。興保社。起叢林之不可不由之徑也。可不勉乎。可不勉乎。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一

記

大覺寺無盡燈記

心法徧周鏡燈交徹。本來成就。不假安排。迷涉妄情。悟歸智體。於畢竟空中。鑿開有海。向真實地上。撥轉妄輪。達一念之不生。了諸法之無盡者矣。是故諸佛。鏡顯衆生之燈。水流元在海。衆生燈投諸佛之鏡。月落不離天。相收相入。不圓而圓。互攝互融。非在而在。以一燈之無盡。周十界以全彰。何則。一乘獨朗。萬德莊嚴。斯佛燈之無盡者矣。圓修六度。總貫四心。菩薩燈之無盡者矣。見同因緣。位標獨覺。辟支佛燈之無盡者矣。功歸四諦。跡涉二乘。聲聞燈之無盡者矣。善根深密。戒體輕安。天燈之無盡者矣。事修百行。躬踐五常。人燈之無盡者矣。偏求福果。純執勝心。脩羅燈之無盡者矣。十習無間。六交自纏。地獄燈之無盡者矣。識隨妄變。貪與性成。鬼趣燈之無盡者矣。癡愛溺心。噬吞積業。畜生燈之無盡者矣。良由染淨緣空。聖凡情盡。一心圓鑑。萬法齊觀。納須彌於芥中。擲大千於方外。此無盡燈之無盡者矣。大圓覺場。開蓮華峯。有梅檀林。龍象圍繞。梅野居士。張公叔夏。施財造無盡燈一座。復捨腴田若干畝。用充膏油。持以供養。工師出巧。珠轉玉回。浮幢王刹。殆不是過。位置十面。面各一鏡。鏡各一佛。中然一燈。交光相攝。外以彰法界之無盡。內以標事理之不窮。卽圓覺之摩尼珠。維華之寶絲網也。原夫燈無意於投鏡。而鏡自含。鏡何意於攝燈。而燈自入。是燈也使龍潭啓虛空。口吹毘嵐風。而不能滅。是鏡也使東平展巨靈手。奮須彌槌。而不能破。是故居士。卽之而興。無盡之施。匠氏因之而歎。無盡之巧。蓮峯得之而作。無盡之莊嚴。大衆觀之而爲。無盡之佛事。或者遽以燈爲心。鏡爲法界。以燈爲理。性鏡爲事相。是皆謗也。或總不作是觀。亦不能外吾謗之之說。殊不知自諸佛達乎品類。其無盡燈。各具足。非心非法。非理非事。一鳥出峴谷。群幽以之而亡。一滴投禹門。萬派以之而會。乃天真之本來。奚情識之能造。苟欲耳吾無盡之名。目吾無盡之光。想吾無盡之量。蹈吾無盡之域。則燈斯昏。鏡斯翳矣。是謂無功用解脫法門。惟超然於名相之表者。乃能證之。非念慮使之能入。居士求余作記。故引是說以告之。復爲說偈。偈曰。

一燈穿十鏡 非法亦非心 理極空何廣 功全海不深 當機無得失 應念絕追尋 物物影無盡
垂光照覺林

寂寂菴記

大寂混於衆響之門。太虛隱乎群有之府。非知道者孰能辨之。或背響而執寂。棄有而襲虛。常情烏足與論道哉。龍虎山道士孫悟真字從善。族廣信之貴溪。嘗遊天台。一旦棄所習。結菴里之應天山。北麓高其風韻。以寂寂二字文菴之楣。實延祐丙辰歲也。遠來取證于幻住子。因與論命名之旨。乃曰。曩日麗天盲者莫覩。疾雷震地聾者無聞。不待收視返聽而聲色不到者。以其病在根也。五目不覩其蹤。二聽絕聞其響。不待去聰黜明而耳目不及者。以其體在位也。彼亦寂寂也。此亦寂寂也。而僕不取焉。吾嘗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則寂存乎中矣。外觀其形。形無其形。則寂居乎外矣。寂寂之義。聊寓於斯。審如其說。但無心無物耳。真寂之理。未知其可也。徵問不已。乃辭以似之辭曰。

天地一蘊廬 萬物一屏凡 中有無位人 太虛藏兩耳 聲來空合空 聲去水投水 靈焰亘星壇
光芒射衣袂 百鳥不飛來 琴鶴自相委 寂寂復寂寂 如是而已矣

空明軒記

人昧自心久矣。既失本有之自心。動爲色空明暗。執縛於遷變不常之域。故聖人哀矜之不暇。乃起而示之。何謂色。天地萬物之謂也。何謂空。與天地萬物相爲邊際者是也。何謂暗。長夜黑月之謂也。何謂明。與長夜黑月相爲表裏者是也。以斯四者。倏遷忽變。窮劫迄今。動搖心目。由是無頃刻不與生滅相對。有人於此。厭離生滅。必欲舍色而慕空。背暗而投明。自以爲臻其極矣。殊不知空乃色之基。明乃暗之媒。安有基存而色泯。謀在而暗去者乎。故聖人哀之。謂非至理也。空菴居士盛鑄。以空明二字扁其軒。或曰。爾將舍吾色背吾暗耶。乃曰。吾之所謂空。非離色而空。亦非卽色而空。吾之所謂明。非離暗而明。亦非卽暗而明。我嘗於二千載前。觀毗耶老人以一默答諸闍士之所問不二法門。如廓太虛於萬象之顛。麗杲日於群陰之表。於斯時也不惟無色可見。無暗可知。惟空與明亦不可得而視矣。何則。真空爲空。非大明而不空。大明爲明。非真空而不明。卽明之空。混萬有而不雜。卽空之明。處群幽而不遷。吾嘗啓吾軒之牕。倚吾

軒之檻。敞吾軒之地。納吾軒之境。上下一色。表裏混同。不知爲空。惟天地萬物窮劫不能礙。不知爲明。惟長夜黑。月亘古不能昏。而好事者以空明二字加之。吾亦未嘗有所知也。延祐丙辰冬。余寄舟大江之岸。空庵訪于無聞見之地。請筆其說。爲空明軒記。於是乎書。

大同庵記

南嶽石頭詰老龐日用事。答以日用事無別。且語時不是。默時行時不是。坐時安有無別之理哉。蓋神心顚悟。見越常情。一道虛融。萬緣絕待。轉歸日用。政不待排遣而無別之旨。炳然獨存。千聖不能掩也。大同庵乃丹陽彝庵居士蔣公善秉。爲幻住老杜多之所建也。公世居桐村。庵距村之北三里許。素有結庵之志。今適遂焉。實延祐四年春正月也。余旣命名而復爲之記。乃記其所謂大同者也。原夫迦文之驚嶺。飲光之難足。達磨之熊峯。懶融之牛首。雖後先千餘載。其步驟標致。詳畧不同。要其所歸。乃所以大同也。豈惟佛祖然。淨法界性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物。同物至若三教九流之雄唱。百氏諸子之玄談。與夫長岡之松風。野田之麥浪。暮雲接遠山之色。疾雷振大江之聲。六戶未扃。一榻危坐。青燈不夜。古鏡無塵。耿耿禪光照映。今古非動。非寂。無自無他。了不知其同而無往不同也。昔毗耶離城淨名居士。弘不思議。解脫神力。嘗以一默與三萬二千開士。同入不二法門。迨今間不容髮。今譯老龐之無別。翻毗耶之不二。證斯庵之大同。然固然矣。其未能忘情。謂於能同所同之表者。欲見庵中主人。門外垣牆不翅三十丈之高。且遠也。

平江幻住庵記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楞嚴有是語。昔僧問瑯琊。瑯琊返是語以答之。僧頓悟。玄旨人徒知山河大地是幻。而不知清淨本然亦幻也。鏡光本淨。物像無狀而生。水體元清。月影不期而現。原夫昭昭影像所現之幻跡也。澄澄水鏡能現之幻體也。幻與幻盡。覺與覺空。斯僧所以悟極也。大德庚子。余游吳中。郡人陸公德潤。施松岡數畝。于閭門之西。地曰鴈蕩。結茅以棲。禪者踵至。僅半千指。凡三見青黃。絕際上人。永中與董菴務。一日衆集。請名其菴。因謂衆曰。二千年外。大覺世尊。棄王位。臥深雪。夜覩明星。與無邊有情。同時涉入如幻三昧。嗟乎衆生。迨今沈酣情妄。而不自知。我曹出家。雖依此如幻三昧而住。亦有所未悟者。宜以幻住名之可乎。時有避席而言者曰。承教有言。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

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故非幻不滅。其不滅者是住乎？非住乎？余曰：子以識量分別，欲知幻法，是住非住，無乃增益幻見，安有悟入之理也？爾但能蘊無義語於識藏，以究其心，捧應量器於檀門，以正其命，荷百丈不作不食之具，以效其勞，守諸祖萬慮冰消之誠，以堅其志，一旦能所頓盡，功用兩忘，廓爾無依，劃然超悟，則是住非住，政不待借手於無臂之人也。越十八年歲丁巳，中忽相值於吳松江之舟中，從容叙舊，亟請筆以爲幻住菴記，擬相傳於久遠云爾。

弁山幻住菴記

實無而有之謂幻。鏡中像，水底月，豈有耶？謂其無則昭昭影現，未嘗無也。山河大地，諸色相等，倚空而現，靡有一法不依幻而住者。余大德丁酉挾策淮江，自匡廬而下抵金陵，己亥冬憩吳興弁山彬澄二師之雲半間，頃焉結茅于資福寺後之黃沙坑，幻住菴之名乃於斯著。明年庚子徙吳門，越六年乙巳，師禪上人訪余，天目謂幻廬既墜，幻木儼存，主精嚴院沙門森公，容遷于院山之麓，明然上人奮力與俱，已而珂月來從之，至大己酉際菴水田一區四十畝，有奇堤穿岸穴，積年不稔，然月共議以耕，往扣其主以質，以施，尋而市土填築，頓成膏腴，食觀方充，禪侶亦集，採樵之山植蔬之圃，運載之舟揖掩藏之宰堵悉備焉。惟棟宇陋隘，延祐戊午均鳴化喙，盡撤其舊而新大之，效禪林制，具體而徵其司歲務者，用或不給，行乞以補。然禪月淨凡三年，循次任主菴之責，乃從權也已。而禪以老辭，淨以病革，復議然正而月副之，終爲甲乙之傳。一日衆曰：菴之未有也，師之既有也，師之闢或不記其顛末，則何以憑？余曰：三世佛幻也，歷代祖幻也，菩提與煩惱生死及涅槃俱幻也，爾其未證斯幻，無義味話，堅豎脊梁，緊握空拳，慎勿輕放外而行乞內而執事中而宴坐，不見有閒忙動靜之相，猛策痛鞭以悟爲則，如是受者，雖幕天席地，誰無此菴？不如是受，雖峻宇雕牆，誰有此菴？當知明暗色空同一幻住，是說可憑乎？不可憑乎？青山白雲，咸皆點首，時管城子振起而記之，報恩懺院記。

佛廬徧天下，其弘麗莫甚於蘇杭秀水之間。鶴沙距松江僅三舍地，接海墻民居既鮮，伽藍則未有也。自瞿氏徙居此地，世有積善慕義之風，逮今運使公霆發及其從弟雲巖居士振發，慨然以爲非伽藍無以營善而聞道，乃卜地得吉。

於先塋之側。傾金捐田。命里僧某董之。不幾年而華池紺殿。重門廣廡。觀室講堂。凡伽藍所宜有者。悉備焉。迎清淨行沙門十員。晝夜六時。頂禮散華。深味禪觀。幢幡象設。華鯨清梵。宣流法音。互爲佛事。運使公喜其有成。亦施腴田若干畝。以報恩懺院爲額。大德間。天子降璽書以護之。謁余文爲記。余問何以謂之報恩。乃曰。恩莫大於君親。報莫越於聖道。聞西方聖人之禪觀。圓悟一心。該攝萬行。推而廣之。導物指迷。莫不從化。以斯道報斯恩。不亦善乎。余曰。秉一心爲禪。照萬法爲觀。其爲心也。圓湛虛寂。涉入無礙。不可以相求。不可以言詣。舒之則萬法。即之而彰。卷之則萬法。依之而泯。無邊刹海。十世古今。未有不由斯而著焉。凡夫迷昧。引起輪回。遷謝苦樂。昇沈莫之能釋。是故非禪。那不足以契諸佛心。非妙觀。不足以破衆生惑。圓覺以三觀互推。爲二十五輪。無量壽以一佛分觀。於十六處。始則端坐靜室。注想一方。存注不休。與想俱泯。見法界中。朗然明了。所以一輪見諦。而妙觀澄明。一處功成。則眞佛圓具。如當臺鏡。如帝網珠。萬象顯而無所照之功。十光聚而絕能收之跡。如是觀者。即見清淨願王。白毫亘天。紺目澄海。如優曇華。如紫金聚。巍巍堂堂。殊特相好。徧界光明。化爲香雲寶樹樓殿臺沼車服器玩諸莊嚴具。是時三昧行人。即聞即見。即覺即知。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皆與無作清淨妙觀。胎然混合者矣。然後即斯妙觀。於一切時。散作無邊莊嚴佛事。以之報國恩。則聖祚保無疆之永。以之報親恩。則劬勞超有漏之纏。至若天龍鬼神。過現未來。冤親賢聖。草木昆蟲。凡有纖恩。則於功德亦相須而無盡。噫。公之志尙矣。遂撥筆直書以爲記。

圓照菴記

無法不備之謂圓。無時不在之謂照。是心也會何法之可離。又何時之能昧。離此心不可以圓。舍此心莫之能照。圓也。照也。卽心之謂乎。空谷道人少負叢林之傑。結菴於天目山之壞塢。乃生緣之所也。扁其菴曰圓照。卽余記之。余曰。圓照之體。不可以目覩。不可以耳聞。不可以意知。不可以識解。擬涉毫芒。則圓不得爲圓。照不得爲照矣。道人深掩六窗。密扃八戶。經行坐臥。屏絕塵緣。萬慮不遣而自忘。一念不澄而自瑩。於斯時也。圓照之體。與蒼松翠竹。蒲團禪板。覲體交參了無回互。庶其近矣。不則圓照一菴名。徒具耳於實奚取焉。

旅泊室記

老莊譏孔氏旅泊於仁義而不知老莊亦旅泊於茫乎天運官爾神化之域故吾佛有云諸比丘等不自熟食寄於殘生旅泊三界示一往還去已無返此說蓋曲爲二乘發機視三界爲逆旅以四大殘質棲泊於其間了證本空於一生一死之外不復來矣以至理求之皆非了義之旨焉昔直翁居士洪君證不二法門於吾先師笑談之頃嘗囑後用上人構山舟一區於師子巖之景疎菴舟成則君逝矣實至大戊申九月十一日也越二年上人徙山舟於谷川之西來菴又五年盡撤舟廬之舊廣而新之更山舟曰旅泊客有以問之曰三界旅泊竊嘗知矣其有泥犂旅泊於十惡天人旅泊於衆善聲聞旅泊於四諦辟支旅泊於十二緣菩薩旅泊於六度如來旅泊於一乘諸教已明吾亦何惑蓋不能出於三界諸法也然則三界諸法能無所泊乎余曰汝問甚善當知三界旅泊於太虛其十方虛空旅泊於大圓鏡而大圓鏡獨旅泊於吾靈知之府惟吾靈知無所泊而無所不泊也且置是論還知衆生旅泊於諸佛心海之中諸佛旅泊於衆生識田之內大法輪旅泊於微塵裏寶王刹旅泊於一毫端五須彌旅泊於芥心四大海旅泊於毛腹百千華藏境旅泊於蟭螟之睫無邊世界種旅泊於藕絲之尖至若三萬二千師子座旅泊於吾方方一丈之室是可泊耶不可泊耶爾還知旅泊亦旅泊於吾旅泊之地而吾旅泊之地無受其旅泊者無不受其旅泊者亦無知其受與不受者如是悟明如是證入則大小促延短長迷悟互相旅泊當念洞明更不待思而知慮而解也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二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箴銘

貪瞋癡箴

并序

一迷根乎自心。縱而爲貪。抑而爲瞋。合而爲癡。良由迷無自性。由不守正念而生。以其生故。曰貪。曰瞋。曰癡。皆一迷之異名也。聖人不以砒霜鴆酒爲毒。而以此爲毒者。以其喪壞法身。淪溺慧命也。今三有界中。衆苦充滿。無有一物不本乎貪等。一中其毒。則殺盜淫業。四面紛合。卒莫之避。良可哀也。惟悟達自心。洞契法源之士。能奪其縱之之貪。以求道返。其抑之之瞋。以治心。轉其合之之癡。以利人。資長法化。則貪瞋癡果何物耶。乃爲箴曰。

惟貪如海。瞋以火喻。癡比同雲。依一心住。心迷則來。心悟乃去。優劣聖凡。不離當處。勿強分別。毋勞指注。如手掌兮。放開捏聚。

戒定慧箴

并序

一悟根乎自心。揀而爲戒。守而爲定。融而爲慧。良由悟無自性。因不失正念而生。以其生故。曰戒。曰定。曰慧。皆一悟之異名也。聖人不以梅檀沈水爲香。乃以此爲香者。以其光明雲臺盤結不散。莊嚴法性之上妙具也。今維華法界衆寶充滿。無有一物不自吾戒定慧而生焉。一熏其香。則法報化之跡。隨念出現。其有尙存悟理未盡功勳者。執其存之之戒。以違宗泥其守之之定。以礙理。放其融之之慧。以失妙。欲望其超然於寂照圓明之戶。未知其可也。戒定慧云。胡不辨哉。乃爲箴曰。

由戒而定。即定以慧。三法互融。了無向背。熏之爲香。充塞大地。聞惟在心。艱不以鼻。功用兩忘。動靜一致。如走盤珠。不可思議。

喜箴

并序

世之所謂喜者。由適情遂欲而生焉。道人不爾。必使情消欲盡。動與理融。不遭愛見諸魔之所惑。其喜也。政未易以足。

蹈手舞既其情狀者焉箴曰

至哉之喜徹法源底曰如意輪契解脫體愛見不住情欲何倚劫外春回華開確紫

怒箴

井序

爲物所忤怒氣結爲心火至使面赤髮立不蹈禍機不已也聖賢則不然其一怒如金剛王劍諸煩惱魔嬰其鋒者應念斬截然後致萬物於無諍之地則其怒也豈徒然哉箴曰

聖賢奮怒不墮諸數却煩惱魔成大法聚嗟凡夫瞋燒然無度當處撲滅神機獨露

哀箴

井序

凡夫哀聖賢亦哀凡夫結情妄而致哀聖賢乃哀其所謂哀也於是發爲辭章悲奮激切必使其感愕於中脫畧情妄則其哀也豈可與凡夫同日而語哉箴曰

聖賢悲極咸致斯哀辭章奮切含吐無涯淳醜道喪其誰不懷凡愚自若傷已焉哉

樂箴

井序

樂莫樂於道道爲天下之極樂捨道而求樂是猶棄食而求飽也世之味者縱聲色之欲而爲樂一報忽盡變化萬殊不知與苦循環豈其所謂樂哉箴曰

三界無樂動遭業縛達人大觀目之倒錯寂滅眞常非修非作當處現成地平天廓

雲居菴銘

井序

天地之氣凝而爲雲動則彌布十虛靜則卷歸無所物其似之三界如雲也萬法如雲也卷舒不定開合無時推而窮之則道人心亦如雲也道人所居亦如雲也無意而行隨處而寓曾何有爲於世哉乘月二禪素服杜多行鑿巖關址縛屋於七寶山之陰扁曰雲居乃有得於理也乞銘於幻住道人乃屬其銘曰

八荒一雲天地一廬寥寥四壁孰與同居以雲之舒彌綸十虛以雲之卷收入無餘道人住處豈同舒卷牕牖不扃戶庭深遠清風徘徊明月繾綣雲間僧閑水流石轉萬法不到柴關自掩

懶禪室銘 井序

余嘗譏世之尚懶者。謂處俗必盡其義。入真當盡其道。盡義則務四民之役。盡道乃營六度之勤。聖賢不能免也。苟尚懶。則二途俱失。豈道人之所用心哉。或者謂禪者之學。乃懶之尤者也。何則。其忘形骸於休歇之地。滅情妄於空寂之門。泯見聞於解脫之淵。絕去來於不動之域。收視而色不惑。其目返聽而聲不亂。其耳忘緣而境不入。其心息慮而事不遷。其念則其混世之跡。飄然若行空之雲。廓爾如流澗之月。得非懶之尤者乎。余曰。據爾之言。似非懶者之能事。徒見其四體不勤。宴休閒逸。政恐勤勞於事者。莫之能及也。南屏書記恭行已。需余以懶禪室銘。因以或者之言告之。恭曰。非也。世有不爲者。有無爲者。不爲之者。雖強使其爲。而不肯爲也。無爲之者。雖欲爲之。而無所爲也。二者皆似懶。而非懶也。吾之懶禪。異於是。是非不爲也。非無爲也。才涉名言。則不得爲懶矣。欲知吾懶之至要。雖成佛亦有所不願。又何禪之願哉。余乃爲之銘曰。

吾之懶。即禪兮。聖眼莫窺。吾之懶。非禪兮。凡心那知。雪嶺之六載高臥兮。徒自勞疲。少室之九年壁觀兮。妄自驅馳。濟北之金剛王兮。亂鳴熱碗。德嶠之木上座兮。何異蒿枝。總不入此行戶兮。自遊自嬉。三界無事兮。萬法何羈。既非不爲兮。尤非無爲。毗婆尸佛。早留心兮。罔逃達者之譏。習懶成癖兮。舉世莫醫。千七百人之豪唱絕叫兮。徒自鍼錐。我懶我禪兮。如師子獨行。不求伴侶。從教門外打之遶者。吁嗟其已而已而。

鐵圍室銘 井序

衆生結業濃厚。所陷之地。皆鐵圍也。毗嵐鼓扇而莫拔。劫燒洞熾而不融。佛手雖能揭五百力士所不能動之石。望鐵圍亦未嘗不歛衽而退。堅乎確哉。所以稱鐵圍也。聞禪者有纖毫未透。如隔鐵圍。何言之甚耶。曰。不甚也。特取其堅確不可破而喻之耳。使盡言禪學之密旨。鐵圍可碎。而此旨不可穿鑿也。何則。當其未有所入也。以迷爲鐵圍。及其既入也。以證爲鐵圍。既忘證入之境。以悟爲鐵圍。及其與悟俱遣而存有所了。以了爲鐵圍。了無可了。不住了。知了。知了。俱捐鐵圍宛爾。蓋心法之粘綴。有不可取喻而辨者。德山所謂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此說乃鐵圍之遮詮也。今之學者。純沈識網。深墮情窠。愛憎之群習。儼存。生佛之二見。猶在。強加排遣。動涉功勳。自言混入靈源。豈解全

該識量於斯諦審又奚止鐵圍而已哉泉南順藏主以禪宴之所扁曰鐵圍乃有警於自他也乞銘於幻住道者乃引前說以序之復爲銘曰

天地爐冶太虛模範鑄迷忘鐵火無明炭危乎高哉遠絕畔岸百市千重凜不可犯四聖六凡生沈活陷禪盡覺空未離羈絆無事無爲是金鎖難脫畧丈夫莫容易看來讀此銘墮三尺暗

西來井泉銘

井序

少林初祖遠逾數萬里而西來直指人人本具之道道若泉之在地無處不遍也大同菴旣成庖人乏水而汲諸鄰彝菴居士念其勞乃命工師鑿井于門之東其深四十尺有泉隱隱自西而至甃成禪者引綆汲之首以一甌奉佛清甘香冽名其泉曰西來蓋不亂其所至之方也當泉之未至也視之杳然凜凜將壓人爲鑿井者危之鑿者不惟無所畏而益加銳焉若與泉約而必其所遇人之求道能積日累歲猶鑿井之深入無畏其不與道會者吾不信也禪者請銘銘曰

泉之在地道之在人配之大同鑿土深入勇銳無怯克成至功四十尺下有泉西來洩洩溶溶其體旣重其氣益冽且盈且豐以沃吾渴以浣吾頰所須悉充少林直指趙州庭栢如空合空泉依幻涌幻復銘泉非始非終咨爾諸禪西來一滴萬派同宗勿汗勿壅朝探暮汲如保厥躬惟菴與泉若內外護永播玄風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三

序

送宗遇上人省親序

昔慈明和尚持銀盆爲母氏壽。母曰：子盡棄所愛而出家，今返持此爲獻，將累我於地下矣。慈明自爾奮志參方，爲一代大法主盟，蓋慈母所警發也。石窗和尚輔佐天童法席，一日歸省其母，母曰：子出家已事未辦，何閒暇工夫爲衆耶？窗乃告曰：雖炙一燈，亦分自他之用，實不敢以因果累母也。母笑曰：然過水那得不打脚濕？夫二祖師之母，雖跡混塵俗，觀其吐辭，出語峻如鐵壁，肅若秋霜，殆老師宿衲之不是過。今之父母遣子出家，莫不望其榮家利俗者，雖地獄門開，不暇顧則彼此優劣何如哉？雖然，有是二母之賢，亦有是二子副之也。使其二子不力於道，陸沈於長行粥飯僧中，將與母之格言俱無聞於世矣。然二母之賢，世亦未嘗無也。如二子之賢，克荷宗乘，力弘斯道，以顯母氏之名於百世之下者，則鮮矣。以要言之，全在子之盡心於道，以光像季法輪，政不在父母之賢不也。苟摩耶之聖而悉達不能持堅牢願力爲大法王安有佛母之名流布於此土哉？廬陵遇上人旋里省母，出紙求語，乃發余緒言以策其不逮云。

送明然上人居山序

古之善輔叢林者，皆非苟然也。有以道輔之，有以才智輔之，有以力輔之，有以身命輔之，是皆舍逸趨勞，棄甘就苦，至於衝寒冒暑，含恥忍垢，惟孜孜播真風，揚道化，以振末學爲念，嗟乎古今之下，凡有道尊宿起于一方，而波旬之徒往往謗聲四合，矧無道者乎？然其謗之之聲未及尊宿所聞，而先入乎輔者之耳，苟非金剛正眼，洞燭幽微，莫不遭其惑者。余兩結草廬，有明然上人者，忘其所惑，以相輔及歸家山主院之三年，歲荐饑饉，而我二千指宴坐空山，十利之具陳三德之畢備，至于望門而來者，咸使之飫飽禪悅，要其所自，皆上人勺食以輔之也。今余將謝事，上人以勺食之鉢，懸之太虛空中，擬俟攔勒下生復從而輔之，誓不入他人行戶也。因疑而問之，余豈有道尊宿者哉？當此象龍蹴踏八面昇騰，皆期爾以輔之，無乃太峻乎？上人作而爲歌曰：

水邊有山可以縛茅廬。山中有屋可以藏幻軀。屋下有柴牀可以結雙趺。牀前有尺土可以開地爐。所以無用者一箇黑鉢。孟既無著處。懸之太虛。我非所輔。休塗糊天高地遠。道何孤。惟有斂衽退縮。眞良圖。極目誰非大丈夫。不須特地做規模。豈不見釋迦老子二千年外黃金闕。樓也會枯。謾言遺臭在江湖。爭似我自今已去。不爲一物度朝晡。佛法從教說有無。

止止堂偈序

余聞眞寂不動之體。與奔匯之水。行空之雲。逐日之蹄。搏風之翮。無間然也。嗟夫人之未悟。妄見遷流。卒莫之已。如小兒旋走見屋。廬動是故。聖人垂善巧方便教之。令止。謂止者何。息也。定也。安住不動。寂滅無爲者也。外止其境內止其心。止境於外。則心無所迷。止心於內。則境無所惑。且不惑於境。即境惟心。不迷於心。即心惟境。心乎境乎。止止之義明矣。或曰。心可止乎。境可止乎。謂心可止。則益其迷。謂境可止。則滋其惑矣。如教中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審如是則心可止乎。境可止乎。不然。如是法住法位止也。世間相常住亦止也。子或未至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之地。擬逃吾止止之說。猶日中之避影也。雖然。殊不知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亦未嘗不在吾止止之間。是謂無止之止。性體本具。雖三世佛祖見超物表。識達機先。未有能出吾止止之義者。天竺靈山法師某講觀之暇。嘗構精舍於越山。扁其堂曰止止。或問其故。乃曰。吾之所聞異於是。蓋非心思言議之所能及也。遂爲之歌。歌曰。

萬境之體。詮曰心。一心之用。表爲境。道人非境亦非心。心境俱非。非亦泯。止止之名。堂兮。奚語默動靜之所。該堂之名止止兮。豈思惟分別之能領。止非止兮。我獨知。非止止兮。人莫省。一團風月。啓時欄。萬象森羅。照清影。

設利偈序

設利之體。圓常湛寂。充塞法界。無處不有。隨衆生心。循業發現。金剛不可比其堅。日月不可奪其耀。豈肉眼所能識哉。自靈山以降。此土西天。散爲種種佛事。若必以色像求之。不惟不識設利。而亦重欺佛祖也。嘗有信士得先師所剪髮安奉久之。忽設利累累如貫珠。遠近傳唱。觀者踵至。先師聞之。累欲奪而委諸穢壤。今祖意上人亦得於遺髮之表。及蒙山闍維之餘。并辟支佛所遺者。珍藏祕護。以爲至寶。然蒙山辟支固非我所知者。而先師實無此物。謂其有乃謗先

師也。上人卽啓函而示余曰。曠物見在爾何諱焉。余於是說偈以解之。偈曰。

圓明湛寂眞設利。靈發神光貫三際。開士由之百福尊。菩薩依之二嚴備。十萬里傳西祖意。五色祥光吞大地。棒喝交馳珠走盤。觀面相呈無忌諱。先師一髮不留根。勿將聲色輕相戲。百寶摩尼一顆珠。非俗非眞非聖諦。五目不得覩其蹤。十聖那能知仔細。上人如未獲此珠。懸崖撒手非容易。驪龍領下月團圓。禹門千尺還重閉。赤手推開進得歸。有意氣兮添意氣。回觀八斛四斗多。添得衆生眼中翳。

觀音菩薩補陀巖示現偈序

觀世音菩薩以太虛空爲體。以五須彌爲寶髻。四大海爲口門。日月兩曜爲眼光。森羅萬象爲垂身瓔珞。一切衆生於其毛孔裏出生入死。由是菩薩以此興大悲心。發無上願。施十四無畏。現三十二身上。合諸佛慈心。下應衆生悲仰。無端被吾兩潮運使。琴軒瞿公向小白華巖偷眼一看。直得無地藏身。文彩彌露。乃援毫引墨。盡意發揮。時有梅山喜公奮辭舞筆。作爲長篇。揭露殆盡。而海粟待制以雄才豪辯。向無所見。處議論風生。筆舌雷動。但末後一句。留以遺幻住子。同爲證明。乃爲說偈以收之。偈曰。

妙圓通體超諸礙。包裹色空含法界。見與不見二俱離。始識大悲觀自在。琴軒居士佛眼通。白華巖畔追靈蹤。狹路相逢避不及。似鏡照鏡空合空。引墨援毫書所見。揭破浮雲呈日面。盡十方空一普門。妙相塵塵俱露現。梅華山裏老禪翁。滄海一粟夫子馮。浩浩春雷鼓筆舌。巨篇長偈眞豪雄。俾我重圓末後句。口縫未開先吐露。若以耳聞非所聞。不以耳聞能所據。我昔曾遊碧海東。海王抱日扶桑紅。怒浪搖金光閃爍。照開朵朵青芙蓉。無位眞人潛洞府。洞裏潮音喧萬鼓。珊瑚樹頭月徘徊。水晶簾外蛟龍舞。波神拔劍驅長鯨。吞空浪雲粘青冥。撒出龍堂珠萬斛。寶光射透瑠璃屏。法身驚入一毛孔。一毛孔裏波濤涌。爾時大士失却盤陀石。上吉祥草與薔華。但見玉煙翠霧埋雙踵。有眼共見耳共聞。妙圓通體鐵渾命。最初末後句非句。萬里潮聲撼海門。

觀音菩薩瑞相偈序

聖人無體隨念斯彰。念興則諸聖同參。念泯則一眞絕待。以吾莊嚴善功德心。卽觀世音之寶冠瓔珞也。以吾確乎不

可拔之正念。即觀世音所坐之盤陀巖石也。以吾慈悲利物深廣之誓願。即觀世音所居之大海也。以吾親近聖賢參隨不倦。即觀世音之善財童子也。以吾寬厚仁慈以恭以敬。即奉觀世音之月蓋長者也。以吾一切處不違菩薩願。不捨大悲心。即觀世音三十二應之妙身也。以吾居一切處遇順遇逆了無畏怯。即觀世音十四無畏法也。昔丞相史公躬詣海岸。不獲瞻覩方生慢易。回首惟見碧芙蓉華萬朵。芬披隨浪而現。遂勒石以記其事。非現宰官身說法而何。至大四年。兩潮運使瞿公霆發。按部鄞郡。放舟直駕巖下。首覩聖像毛髮不遺。即命工造其所覩之像者二。一奉之鶴砂普福院。一奉之天目大覺正宗禪寺。皆公施心所現之伽藍也。復以誠心所現之觀世音歸之。得不宜乎。公自述記文一篇。以示無窮之信。此又非現宰官身說法而何。公嘗囑余序之。後五年爲延祐乙卯。公之子時學刻其記文。隨大士像置之可觀樓上。復俾予筆以記之。既不得辭贅之以偈。

心鏡光明皎如月。聖人智體無生滅。一念纔興即現前。古今凡聖相融攝。海岸人招海岸人。不知誰現宰官身。紫金光聚圓通體。應現何曾隔一塵。萬峯圍繞蓮華國。龍象倚闌看不足。鼓鐘鏜鏜闍闍間。燈香出生世代光明福。示善助道者居山序。

至大戊申冬。余謝院事之明年。將荷五臺之策。有善助道者。從余遊抵淮陰道。阻遂返棹儀真。助乃操吾舟。絕大江至鐵甕城下。束短髮易小袖練裙。烏帽舉止便捷。刺篙川行。引繩岸牽。風帆怒張。收縱不違。雨篷平鋪。掀覆以時。施之轉摺。縈如游龍。纜之解縛。操持若神。其素服篙師之役者。皆推其能。至若寒暑晦冥。風霜雨雪。篙師告憊。而助益治舟無情容。又明年客有促吾舟而命之歸者。助趨吾前。乃逆問之曰。舟在乎。曰。將舍之。曰。汝操舟之藝在乎。曰。將棄之。若然則無所復用於汝也。助無以對。乃謂之曰。汝嘗駕吾舟於要匯。空繩網布峻檣林立。舳舻交錯。過若行雲。開闢萬變而汝之心目與手爲之一貫。少失顧盼。則互相衝擊。始四山交逼之不若也。故菩薩子操第一義諦之舟。與一切是非聲色交接於三有要匯。亦如是也。使暫時不在。墮于順逆之淵。又不止於相衝擊也。今將罷若役。復若形放汝林下。苟能一注其衝擊解紛之心。目於平居宴處間。則道可學。禪可參。生死可了。煩惱可斷。無施而不可者。審如是則舟可舍乎。藝可棄乎。豈無用耶。安有用耶。汝其不委。吾復爲汝歌之歌曰。

去年放吾之舟兮。絕長江之迅流。今年藏吾之舟兮。將返乎山丘。假汝操之之術兮。吾乘之而遠遊。視今昔之大幻兮。傾逆浪之輕漚。勿謂無吾之舟兮。將舍是而何求。勿謂有吾之舟兮。離蹤跡之去留。憶昔佛與祖兮。以慈爲舟。葦爲舟。盃爲舟。鐵爲舟。更有一箇大闢提漢。要以大地撐爲舟。如是之舟。汝能操不。如其不委兮。提起從前閒話頭。挨拶不入。處一齊透過。吸乾鯨海兮。萬象全收。生死無拘兮。誰與儔。

一華五葉序

先師枯槁身心於巖穴之下。畢世不改其操。人或高之。必蹙頰以告之曰。此吾定分。使拘此行。欲矯世逆俗。則罪何可逃。余竊聆其說。私有所得。閱二十年。每與同參道者。俯首茅茨。論及之。不覺成編。題爲山房夜話。又擬寒山百首。以寓禪參之旨。復閱楞嚴。因講學者致詰。遂假或問以答之。又以禪者不求心悟。惟尙言通例。引信心銘爲證。故辭而闢之。以破其義解。及幻跡所至。結茅以居。皆名幻住。勉爲相從者。所請引起葛藤。故稱家訓。前後成篇者五。戲以一華五葉目之。亟欲投之水火。時幻衆曰。一華是幻。五葉亦幻。幻無自性。任其安立。使棄之。却成實法。流布也。請序其所以昭示來者。由是振筆以從之。非敢與大方之家共焉。

一華五葉後序

少室一華開五葉。狼藉叢林豈堪說。劫外春風吹幻根。幽芳似向枝頭泄。山房夜話話無端。波斯嚼冰牙齒寒。黃金鑄成泥彈子。白日青天誰共看。謾擬寒山詩百首。重重語不離窠臼。靈龜曳尾跡何多。笑破虛空半邊口。那堪註解信心銘。剛以不平攻不平。葛藤露布拽不斷。瞎却空王雙眼睛。況是靈山巧徵辯。心既無心見何見。阿難逼得口生膠。一棚傀儡無方便。幻住菴歌一篇。又將家訓錯流傳。爲人一句沒牆壁。飯飽弄筋誰不然。自買由來還自賣。豈但傍觀生笑怪。都緣口業未易消。乃爾償他文字債。幻人拍掌笑呵呵。蝶螟奮怒吞禪河。南泉問主趙州勘婆。祕魔叉下神號鬼哭。雲門顧外虎視鷹拳。樓空師子窟。掃盡野狐窠。一華五葉還如何。長處更無多。延祐丙辰冬。幻住沙門明本復說此偈。以爲後序云。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四

說

般若說

般若離一切相而不礙諸相發揮。般若離一切名而不礙衆名出現。般若如大火聚。世間所有形器嬰之者莫不遭其燒。般若如太阿鋒。世間所有物像觸之者莫不遭其壞。般若如太虛空。世間所有色法入之而無不容。般若如大圓鏡。世間所有相貌臨之而無不照。大矣哉。般若之體圓。般若之用大。般若之功博。般若之道普矣。三世諸佛於無所證而證。十方菩薩於無所了而了。歷代知識於無所悟而悟。參玄上士於無所學而學。然諸佛雖證而不幸其功。菩薩雖了而蔑居其德。知識雖悟而莫覩其蹤。上士學之而罔測其狀。以至山川日月森羅萬象。由之而建立依之而運行。使物各具金剛正眼。窮古亘今。欲窺其髣髴不可得也。嗟夫衆生迷背其來久矣。轉爲無邊生死。曠劫迄今。於此般若體上。念念遷流。念念起滅。念念攀緣。念念輪轉。深沈欲海。甘赴死門。而吾大般若光雖未嘗少間。其如瞽者居太陽之門。聾者住雷霆之窟。終身由之而竟莫知其聲光震耀也。由是三百餘會之玄談。千七百祖之絕唱。皆純以一味清淨般若融爲善見神藥。俾瞽者明。聾者聰。壅者通。執者化也。當知瞽不自瞽。依般若而瞽。聾不自聾。依般若而聾。壅不自壅。依般若而壅。執不自執。依般若而執。是謂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若謂聾瞽壅執之病不居般若體上。則般若有所不周。以其聾瞽壅執之病。即般若而生。則般若有時而弊。其深密幽邃之旨。非超出言象之表者。孰能與於此。所以云太末蟲處處能泊。獨不能泊於火燄。衆生心處處能緣。獨不能緣於般若。蓋知般若誠非心識所可緣也。故般若離心緣相。離意識相。離思惟相。離文字相。以至離種種相。如是離者。非所離非能離。本性離故。以性自離。離亦不立。離既不立。一切混融。然舍般若無衆生心。舍衆生心無般若。即衆生心是般若。青出於藍。即般若若是衆生心。冰生於水。苟非見忘執謝。甚不可以言通。而意達之也。所以永嘉謂惟證乃知難可測。昔僧問古德。如何是般若體。答云。兔子懷胎。又問云。如何是般若用。答云。蚌含明月。發迅雷於昏蟄。麗杲日於幽衢。展鷲峯無作之機。啟少室不傳之妙。

在古德分上綽綽有餘。且學人到此如何領會。其或停機佇思。萬里崖州。直下承當。劍去久矣。高昌三藏法師。喜菴妙公。梵名般若室利。命余申其義。乃因引前說。併爲說偈。

般若無知亦無相。非曰無相。非無知。有無知見。二俱遣了。般若體常無爲。無爲之體。即無作。百草頭邊光燦燦。已忘證者名醍醐。見病未祛。名毒藥。般若非良。亦非毒。般若之機。離背觸。喚作般若。沈悟坑。謂非般若。遭迷局。般若非悟。亦非迷。迷悟俱忘。復是誰。玉雞啄破琉璃殼。鐵牛觸碎珊瑚枝。法身解脫。即般若。覲體難容。分別者。般若解脫。即法身。三事何曾隔一塵。法身般若。即解脫。如珠走盤。活鱖鯪。一三三一。相容攝。水底蝦蟆。吞却月。三一三。相互融。半夜金烏。海底紅三。既遣兮。一不立。虛空爲紙。須彌筆。擬書般若。兩箇字。已是抱賊重。斗屈。一不立兮。般若空。龜毛繫住毗嵐風。滿菴歡喜。著不盡。張起東南般若宗。

眞際說

太尉濟王海印居士求法名別號。遂名之曰勝光。號之曰眞際。夫眞非色像。不可得而見。有見非眞際。非境界。不可得而及。可及非眞際。眞乎不可見而見之際。乎不可及而及矣。其不可見之眞。廓爾無像。不可及之際。洞然絕痕。無像之眞。體之莫非神悟。罔及之際。混之必欲心開。然眞非際外之眞。際匪眞前之際。但見眞則必達其際。凡達際則必見其眞。眞乎際乎。猶鏡與光。二者未嘗斯須少間。言光則必由鏡出。語鏡則必有光存。光即際之眞。鏡乃眞之際。亦猶群波共水。衆器同金。理體元齊。事相非一。嗟乎衆生。於無始時來。重爲業習所蔽。擬涉念慮。即落妄緣。那更馳求劍去久矣。或不眞誠。啓悟諦實。開明不撥。一塵洞見源底。則未免粘情帶識。依文解義。妄存知見。墮在意根。說時與眞際相符。用處與妄緣不隔。使諸佛菩提之道。果止於此。則安有解脫之期也。或謂離妄之謂眞。眞之所詣之謂際。謂妄者何。以迷自心。故見聞覺知皆妄也。謂眞者何。以悟自心。故明暗色空皆眞也。眞無定體。悟之則圓。妄絕正形。迷之則著。全波是水。了知妄外無眞。全水是波。畢竟眞中絕妄。然則二名一體。就中萬別千差。欲教舉必全眞。當體必須神悟。所云際者。畔岸之謂也。事物之極。乃名邊際。如色之極。是空邊際。空之極。是色邊際。是故妄不可有其邊。惟眞乃妄之邊。眞不可言其際。即妄乃眞之際也。或謂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又云平等眞法界。無佛無衆生。但諸

佛祖圓頓了義之談。若妄若真未嘗有纖毫界限。邊際復從何立耶。然了義之詮固無界限。既迷之境實有方隅。以無界限故。三塗地獄萬種泥犁。千仞劍林諸熱惱海。至若塵沙苦趣。悉該真際。使有一毫揀擇。則離波別有水也。以有方隅故。衆生諸佛煩惱菩提苦樂順違安危得失殊形異狀名相紛然俱出。妄緣悉乖真際。雖曰波水同體而不可同其名也。原夫此心之迷也。於無妄真中卓爾妄真於絕邊際處宛然邊際。但如衆緣觸目群象當情水不可喚作山空不可呼爲色。各專其用不同其名。明知理體無差。其奈事情有異。譬如水之就決也。湍流不息。及遇寒則結爲堅冰。凝然不動。了知不動之堅冰全是迅湍之流水。奈何迷妄之寒氣積集濃厚。於一體中儼然成異。或不以頓悟之慧日融之。化之。欲會歸真際之水。其可得乎。是故真際如來目之爲第一義最上乘。昔世尊初生時目顧四方。乃顧此真際也。以手指天地。乃指此真際也。復云。惟我獨尊。乃示此真際也。已而棄王宮入雪山六年苦行。夜半見明星悟道。乃顯此真際也。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燈燈相續。乃傳此真際也。至于臨濟卷真際於喝下。德山揭真際於棒端。又豈特禪宗佛祖爲然。如三乘十二分教大小偏圓祕密開顯無邊法義種種方便皆從真際出生。真際乃佛祖所詣之根本法門。更無一法能過於此者。真際誠一心之異名也。古者謂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又云。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達境惟心已。分別卽不生。此說之下以真際之體散於森羅萬象之頂標於色空明暗之端。更無毫髮能外吾真際者。若以言說流布。則真際豈待別有作爲而後得哉。若果欲與真際念念契合念念圓融念念不痕念念無間。直須是工夫熟知解泯能所忘向不知不覺處豁然開悟。如獲舊物。如歸故家。心戶洞開。性天廓爾。十方世界不見纖毫過患。是謂心空及第於斯時也。真際二字亦無地可容矣。昔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老趙州眼空四海。神洞十虛。融入識爲真野色。更無山隔斷。混六情爲際。天光直與水相通。寸心圓湛片舌瀾翻。隨語隨默而泛應群機。機機相副。或與或奪。而全該大法。法法同歸。用之則殺有準繩。操之則洞無影跡。蓋其真際洞乎心府。真際貫乎口門。凡動靜語默會不與真期。而真自臻。曾不與際約。而際自至。豈特趙州爲然。但宗門中有契有證之士。靡不皆爾。今日在海印居士藩王分上。間不容髮。欲得諦實領荷親切承當。直須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下。廓爾悟明。所謂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途也。如或未由開悟。且真際亦未嘗有絲毫隔越。獨不能混融無間爾。猶未磨之鏡在鑛之

金雖金體無在鑛離鑛之差鏡光絕已磨未磨之異。奈何垢翳而光不彰。鑛存而金有礙。又如冰之與水。亦未嘗斯須隔越。但冰具堅礙凝結之質。而不能爲水流注潤澤之用也。夫善於求道者。道不可將心求。求而得之。是妄得也。但磨其汙染之塵。銷其執著之鑛。融其迷妄之寒。久之不休。則光斯照而金斯純。冰斯泮矣。政於斯時。道遠乎哉。道遠乎哉。嗟乎。今之人。但聞直指單。傳不加修證。咸以聰慧之資。望塵領荷。依文解義。說處宛然。滯識執情。轉增迷妄。是猶以堅礙之冰。不期泮釋。便欲與水同流。多見其不知理也。譬如京師王城鎮于北方。普天之下。凡有識者。皆知北有京城。惟到與未到者。有差別爾。其既到者。雖移身於萬里之外。凡一念京城。則人煙市井。昭然在目。不能惑也。其未到者。至終其身。不能無茫然之咎。謂既到者。乃悟而見之者也。謂未到者。乃解而知之者也。悟而見之者。固已極矣。古人尙欲掃空悟跡。剷除見刺。或不爾。則坐在悟邊。動成窠臼。躡於見處。尙滯功勳。審如是。則爲己。尙恐未周。又安能爲人。解粘去縛也哉。前所云磨鏡之塵。銷金之鑛。融冰之寒。似與本來具足。少林直指之道。觀體相反。不然。爾徒見其言下知歸機前領止之易。而不知其磨塵銷鑛融寒之難。歷於夙昔。以致今日之易也。苟不之難。而欲之易。是猶認鑛爲金。指冰爲水者。無以異也。當知妄依真而起。妄真由妄而顯。真非妄而真不自居。妄非真而妄無所倚。妄因不立。真理何存。楞嚴謂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一二。妄斯說之下。不惟妄遣。亦乃真祛。妄遣真祛。道存目擊矣。邊依際而立。邊際由邊而顯。際際非邊而際不自著。邊非際而邊不獨存。邊既無方。際何有界。故祖師云。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斯說之下。邊融際廓。洞然無間矣。如是。則真際與萬法會同。萬法與真際交徹。在迷則真際是萬法。惟悟則萬法是真際。悟迷俱遣。得失兩融。真不立而真存。際不形而際徧矣。

止源字說

一塵不飛之頃止。乃剩言。一漚未發。已前源將安寄。直下見得。便知四大海水止在一源。源體本空。止亦何有。於此絕能止所止之異。無此源彼源之差。卽源是止。萬波隨一水而收。卽止是源。一水攝萬波而寂。世之不鑑其源者。但見百川競注。萬派橫流。而欲遏之。使止。大似捧土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何當於沿流不止之際。瞪目一觀。洞見源底。則知此源窮古迨今。澄之不加清。攪之不加濁。一滴不加少。四海不加多。以至決之非動。堰之非靜者也。何則。使澄而後

清則不得謂之止矣。攪而後濁，亦不得謂之止矣。乃至曰動曰靜曰少曰多，皆識量所遷，妄見流注，縱能以四鐵圍山隄防一水，至萬劫不興寸浪，而欲較吾止源之旨者，實霄壤矣。江西定侍者字止源，是必有所得於止之道，豈枯形忘慮，無滯於死水者，可同日而語哉？

雲谷號說

八荒一雲也，天地一谷也。一塵翳空，萬象各立，消長盈虧，頃刻百態者，雲之變化如是也。又何待隨清風出遠岫之謂哉？疾風駕雷，山振海涌，機動籟鳴，終日不息者，谷之響應如是也。又何待呼而後聞，扣而後應之謂哉？知藏興公深窮此道，自號雲谷，所以跨昂霄之步，如雲行空，肆懸河之辯，如谷答響，宜其然也。或曰：太虛無形，因雲見色，天地無口，由谷有聲。我將空耳目於混茫之先，越見聞於未然之表，何乃以聲色而爲號耶？不然，雲無心而見色，即色明空，谷中虛而有聲，即聲顯寂。假雲谷之號，示聲色之體，以聲色之體，顯空寂之用，如教中云：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何疑而不悟哉？知藏聞而笑曰：我雲無形，亦不著空，我谷無聲，元非滯寂。子所說者，皆錯下注脚耳。

月舟字說

光明奪夜之謂月，直造彼岸之謂舟。惟月與舟，頗符斯道。然道之光，不特照夜而無所不燭焉；道之體，不獨濟岸而無往不至焉。以其無不燭，則喜怒哀樂如月映千江，無一水而非月影；以其無不至，則過現未來如舟行萬國，無一地而非舟航。能即而行之，不患其不與道相合也。脫或外此，則迷雲翳其光，世波搖其體，而誰有此月？誰有此舟者乎？一上人，以月舟二字表其所學，余於是解之，就爲說偈：天上一輪水中一葉，上人乘之余復何說？

無濟字說

聖人不以慈，亦無意於濟人也。由衆生妄自取執，而繫形於空，有彼此之兩途。故聖人以百千方便，向平白地上，強自指陳，以愛爲河，以煩惱爲河，以生死爲河，而於此河以非彼爲彼，以非此爲此，以不以此爲彼，如是兩岸隔斷，中流觸目成乖，覲體爲礙，以其礙故，則此能礙彼，彼能礙此，彼此礙中，中礙彼此，塵塵涉礙，法法成差，使本來具足，圓常不斷之旨，昧之又昧矣。所以大慈普濟，於四十九年，純以不二之道導之，俾其妄消執謝而自化也。知彼不二

則不見有此。知此不二。則不見有彼此。不二。則不見有中流。知中流不二。則不見有彼此。如是。則亘古迄今。自一微塵而至。不可說廣大世界海。融歸至理。圓證不二。安有捨此求彼之心哉。於是大達之士。抹過兩邊。不存中見。掀翻櫓棹。泯絕舟航。輓底波濤。了無涓滴。直下內無能濟之心。外無所濟之物。其無濟而濟。是謂大濟者也。苟未達其大濟之濟。則安知其爲無濟乎。慈禪人字無濟。宜知此以自勉。

定叟字說

泰藏主字定叟。因質其義。叟曰。定以不動爲義。然則維摩大士。不離丈室。斷取妙喜世界。置諸掌。如轉陶家輪。時在座者。見彼世不搖動。此世不改變。此豈非不動者乎。雞足峯中。飲光尊者。入滅盡三昧。以伺慈氏下生。此豈非不動者乎。叟曰。不動之理。豈如是哉。我嘗於一漚未發已前。洞見十方平等本際。圓同太虛。湛如古井。諸佛於衆生身中。入大涅槃。而衆生不知。衆生於諸佛體中。流轉生死。而諸佛無礙。至於毗嵐振海。而不去。大塊已鑿。而不來。非智力所能。乃法如是也。故百川競注。水體不流。萬竅怒號。風本自寂。乃至亘古今窮法界。人畜草木。長短纖洪。互起迭興。而定體自若。於中欲覓一毫動相。了不可得。所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者也。嗚呼。聞叟之論。始信那伽常在定之語。不我誣矣。嗟乎。二乘小見。以枯心屏志。絕慮忘緣。爲定者。縱經八萬劫。祇益戲論耳。安得斯人。亦具清淨耳根。聞叟如是之說。而捨小慕大乎。

無念字說

昔鳩摩羅什法師。年甫七歲。隨母入寺。以手捧佛鉢。置之頂上。鉢未及頂。而遽投之。母問其故。乃曰。我因頂鉢。次悟一切諸法。皆從心念而生。初捧鉢時。不作想念。鉢方及頂。忽起念云。鉢如是大安。得不重。此念起時。其鉢不勝重矣。由是知念未起時。一切諸法。猶若太虛。初無分別。據什師所見。謂念不生處。與木石等也。雲南護藏主。自號無念。因以什師永嘉所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工。早晚成據。永嘉所見。謂念不生處。與木石等也。雲南護藏主。自號無念。因以什師永嘉所見扣之。乃曰。我之無念。異乎其所聞。什師過在絕念之不起。永嘉過在任念之自起。二皆不能無念也。謂無念者。心體靈知。湛寂不動。如鏡鑑像。如燈顯物。其象之妍醜。物之纖洪。而鏡與燈。不知也。雖曰不知。未嘗毫髮少隱也。其照體本

空而能顯物。曾何念慮於其間哉。所謂繁興大用舉必全真。我嘗於見聞知覺之頃。欲覓念相如毫髮許了。不可得而曰無念。非不念也。無念之念。生無生相。住無住相。異無異相。滅無滅相。非思慮計度所知。惟洞徹法源者。頗測其彷彿。未易與纏情縛識者語也。余嘉其說。乃筆以志之。

無方字說

盡塵沙法界。是箇自己。中邊混融。表裏通徹。既不可以形器拘。而亦豈容囿於方隅也。或迷自己於當念。則囿於方隅。拘於形器。以其有方。則仰而爲上。俯而爲下。日昇則東。月沈則西。不敢易其毫髮。由是引起徧計。流墮分別。交結識情。惑於生死者。蓋深昧其無方之自己也。或曰。常啼東行。善財南往。文殊北邁。達磨西來。具在典章。如其無方。何從得此言也。余曰。前不云乎。囿於方隅。拘以形器者。不可與論無方之自己也。徒見常啼之東。設使自今日行至盡未來際。東之又東。豈知盡東無方。盡方無東者乎。盡東無方。則方不可求。盡方無東。則東不可立。常啼爾時。惟見般若洞無向背。循東求方了不可得。東既無方。而西南北亦復如是。故古云。道無方。行者莫能至。斯言豈欺余哉。南徐遠上人號無方。余爲說無方之義如此。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五

祭文

祭鹿巖初禪師文

三十年前·先師以無上大菩提道·變爲毒藥·設爲險葬·我師兄嘗中其毒·親陷其險·是故三十年後·浸漬既久·因地發生·毒處愈毒·險處愈險·使人望風·斫額·骨毛爲之凜然·正當今日·即毒卽險·與無上大菩提道·昭然混合·纖毫不間·則知先師與我師兄·到此不免首尾俱露·某義同手足·敢不效顰·於是乎點一盃茶·燒一炷香·換手搥膺·連聲叫苦苦苦·有懷莫伸·酸淚如雨

祭玄鑑首座文

佛祖之道·未易墜兮·吾無照·遠踰一萬八千里江山·以來茲·佛祖之道·失所望兮·吾無照·負三十七春秋·而云歸·生耶死耶·果離合兮·非智眼而莫窺·祖意·教意·果同異兮·惟神心其了知·謂無照於吾道·有所悟兮·眞機歷掌·其誰敢欺·謂無照於吾道·無所悟兮·大方極目·云胡不迷·笑德山之焚疏鈔兮·何取舍之紛馳·鄙良遂之歸罷講兮·徒此是而彼非·惟吾無照·總不然兮·即名言與實相·互融交涉·而無虧·出入兩宗·大匠之門兮·孰不歎美·而稱奇·屈指八載之相從兮·靡有間其毫釐·我閱人之既多兮·求如無照者·非惟今少於古·亦稀·我不哀無照之亡兮·哀祖道之既墜·而今而後·孰與扶顛而持危·對鑪熏於今夕兮·與山川草木·同懷絕世之悲也

祭秦長老文

本與公二十年所交者·道所忘者·世也·公昔奉衆命·來主蓮華峯·本居門外·止宿草菴·謂道可交乎·方三見黃落·而公遽引無生一曲於大寂定門·本遠望寢幃·不自知而泣下·謂世可忘乎·其所交所忘者·固不可以語言通·尤不可以毫楮盡·森羅萬象·咸爲點頭·白雪半甌·赤心千丈·謂交與忘·則贅矣·公其鑑諸

祭瞿運使文

於戲三教聖人。一以此道化成天下。其知道者雖貧而富賤而貴。貧賤尙爾。況富貴而知道者乎。其濟斯時澤斯民。猶壯士屈臂不借他力。信然也。公嘗於不惑之年。扣吾先師於巖穴之下。披心投誠。論道終日。而侍坐達旦。公爲道之勤見於此矣。已而掣施鑰於空諸所有之海。構禪宮於大圓滿覺之場。佩金紫於詩書禮樂之門。蒞仁政於博愛簡易之域。修孝慈於寬厚高明之府。履違順於安舒靜默之途。閱身心於鏡像水月之表。處生死於湛寂不動之地。此皆公之餘事也。公其自得於心之旨。既不可以意測。復不可以語言道也。某凡一會公。公未嘗不以此道相問。至大庚戌之春。會公于湖山。語論方輟。乃出紙命書進道之語。置之座右。於此益見公向道之志。二十餘年不問然也。自爾去公於淮漢之表者三載。聞公復以寺事見逼。遽移棹而他之。不期與公有生死之間。於戲公福德人也。而知道焉。吾西竺聖人謂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惟公之福本乎自心。而道亦豈外乎自心哉。蓋知公之施田施心田也。建寺建心寺也。不達乎心而滯物者。吾道之所不取也。苟會於心。則心無施不施之異。心無建不建之殊。卽寺與田皆公心外之影事。而我住不住者。又影外之影耳。知公必不以此二其心也。雖曰心外無田。盡大地一圓也。心外無寺。徧十方一刹也。此田不待別有所施。而檀波羅蜜念念出生。此寺不待別有所建。而大圓覺海處處成就。於此雖彌勒釋迦無住持分。況其他乎。審如是。則知公於不思議解脫心中。宴坐丈室。獲正住持三昧。現前入未來際種種受用。如是具足。是謂因該果海。果徹因源者也。某賴公知道之詳。故匍匐千里。敬持是說以告之。非巧辯以惑公之聽也。由是薦園池之華果。列萬象之盤飧。拈法界之鑪熏。淪海門之晴雪。奠公於不動眞際之室。公必以我說爲然也。尙亨

疏

續刊傳燈錄疏 芝巖西堂鏤板未竟而卒。蘆溪藏主募緣續刊。未生佛祖早傳此燈。千七百人錯認浮光幻影。不立文字。乃有是錄。數十萬偈聚成鐵壁銀山。笑芝巖墮於死語。而莫之所圖。看蘆溪別立生機。而卽之能了。拈一華脫賺迦葉。當時不解覆藏。受三拜累及神光。今日正宜揭露。常有大本顯全體作用之靈夢。會見英檀興一言領荷之勝心。共知印板上打來。須向刀刃邊撈出。正法眼洞燭聖凡迷悟之跡。涅槃心鑑空生死情妄之蹤。始編集於景德年間。當流通於大元國裏。話頭具舉。註腳分明。

四祖寺童行求僧疏

溪邊尋女子投胎操心太切壁上倩秀才書偈用意不減爭似我毫髮剷除便與他赤肩負荷然美玉精金固非易得而方袍圓頂豈是小緣一千七百則葛藤打歸自己八萬四千門佛事用報檀那

四祖接待菴募緣疏

隔江招手望廬山面目猶在半途別飯炊香領黃梅意旨不消一宿既是容身有地何愁具眼無人趲起水牯牛祖父田園從頭耕遍提携木上座毗耶庫藏彈指豁開從他知識來參是我祖師現在前不違村後不送店誰問備船來陸來飢則喫飯困則打眠總教他休去歇去一機相副萬善同歸

妙德院化燈油疏

通身汗下灼然從逼拶處得來脫體光生真個是遮藏他不得樂破老瞿曇黃金面孔照開大檀度生鐵心肝瑪瑙階前滿地月搖松影動瑠璃殿上四欄風颺菜華香即此光明是真供養

師子院化糧疏

天目山三十五年開拓水赴雲奔師子巖數百千指繞圍肩摩踵接擬向飯籬邊打發須憑筆端下施來倒屣傾倉萬斛珠光明璀璨考鐘伐鼓滿堂僧意氣崢嶸既灼然親遭塞斷咽喉肯諱道不曾咬破粒米鉢盂兩度濕助我飽參毛孔七日香報君多福

雜著

誠閒

世人未有不以閒散爲樂而共趣之逆問其故乃曰昔嘗以榮辱是非累日與事物相交馳心志勞而形體憊以至結於情想接於夢寐靜而思之人生幾何不得一日之安雖富貴奚益也由是一切棄之思欲行歌坐忘觀青天白雲以自放浪於事物之表或有避父師之訓厭身世之勞望治生如避水火必欲拔塵遠俗以遂其閒余曰忙固勞形役慮也閒則坐消白日又何益於理哉二者皆欣厭之情妄耳故聖人有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之旨正不必厭此忙而欣彼

之閒也。余將直言之。夫人欲學入世間之道。苟不服勤勞役。則事無貴賤皆無由成。然悟世間虛妄。欲究聖賢出世之道。倘不忘餐廢寢。則根無利鈍。又何從而得之。故雪山大士捨身命如微塵。數事知識如恒河沙。積劫迄今。歷試諸難。蓋欲示後學者。知道之不易聞也。故入世間則忠於君。孝於親。悉盡其義。不可不忙。出世間則親師擇友。朝參暮扣。以盡其道。又不可不忙。既盡其義。又盡其道。將見體如泰山之不動心。等太虛之無爲。豈一閒字可與同日語哉。或入世不能盡其義。出世不能盡其道。惟孜孜以安閒不擾爲務。而不肯斯須就勞者。故聖人斥之爲無慚人。凡有識者。安肯負此無慚。而復嗜閒於疎散之域也。余故書此。以爲投閒者之誡。

存實

道人用心務在存實。心存乎實。雖頃刻萬動而不亂。苟不存乎實。須終日不用可也。一用之則禍相繼矣。謂實者何。中也。正也不欺也不僞也。事無小大。而不敢以私蔑公。初無智愚巧拙之間也。然人莫不有心。心莫不有用。當用心之際。苟務智巧而不務乎實。則愈巧而愈乖。益智而益敗。蓋實者乃天理之不可易者也。智愚巧拙乃賦分之不可移者也。惟聖賢所愧。夫實不存乎心。不愧夫智巧不居乎分。何則。能存實而用心。使賦分雖愚拙。然其存實之心。初未嘗厭愚拙而悅智巧也。久之不覺。卽其愚而智拙而巧矣。卽其愚而智實也。卽其拙而巧天巧也。眞智絕思慮也。天巧無造作也。惟絕思慮無造作之智巧。觀體與佛祖不傳之道。相去無幾矣。其存實之效。有如此者。且實者心之體也。古云。一實之道是也。夫人終身背之。而不能自返者。蓋情欲蔽于中。物境誘於外。引起虛妄。日夕遷流而不知息也。世謂愚拙莫甚於此者。孰智乎孰巧乎。余未之見也。

評恃

道不越乎正受。謂正受者。不受諸受也。諸受既遣。豈容復有所恃乎。一有所恃。則應念不居其正受矣。旣失正受。則此心不能無謬焉。是故恃勢則心日傲。恃權則心日暴。恃福則心日驕。恃才則心日慢。恃智則心日伎。恃術則心日詐。恃貨則心日貪。恃力則心日爲之狠矣。蓋心念無主。隨其所恃而趨之。所趨之途。萬不同。要皆謬亂之本也。或謂權勢貨力。粗有識者。皆莫之恃。世固有道大德備望重當世者。恃之庸何傷。對曰。道大莫極乎明性德備。莫越於利人。使內有

所恃則性不得而明。外有所恃則人不得而利矣。故聖人無爲而天下治。無作而事功成。無思而理通。無取而用足。蓋不自知其爲聖也。苟存所知則亦恃矣。安有聖人而自恃其道大德備者哉。且道雖尊德雖貴猶不可恃。況道德以降舉皆虛妄。或起心恃之。是猶抱蛇虎而眠。欲不遭其嗜噬者。余不信也。

善人李生傳

余偶遊異鄉。有傭工李姓者。咸稱之爲善人。因怪而問之曰。彼傭工耳。能博涉古今聖賢之事乎。曰。不能也。彼必起居飲食有以異於人乎。曰。未見其異也。彼必有才術智巧精於世乎。曰。無是也。彼之言行必有以利物乎。曰。俱非也。然則稱其爲善人何耶。乃曰。若李生者。惟受人辱而氣平。與人作而工倍。似不識世間是非憎愛之習。凡父母妻子親友閭巷間。以猥屑無狀之事。雜然交迫。皆泛應之。無難色。人或不平以止之。則曰。惟恐不見役耳。雖死亦何所憚哉。由是里中無老穉無貴賤。知與不知見之。皆稱爲善人。余慨之曰。彼一傭力耳。天下之至卑賤者。人尙不敢隱其德而稱之。嗟今之居聖賢之廣居。服聖賢之上服。乃不思修身慎行。而反責人之不己稱者。較李生寧無慊於中乎。

蜂蟻

蟻穴於將潦之壤。封疆之守愈堅。蜂集於將割之房。號令之威尤重。其爲生也。掠殘華於蛛網之隙。慕餘羶於馬足之間。投死於須臾。脫身於僥倖。惟靈知之性了然。獨露於飛搖蠢動之表。洞無隔越。由惡習所蔽。受此微劣之軀。返不自覺。人或嬰其芒。掠其尾。則鬱勃之氣奮然。見於橫趨直突之間。將盡其毒以刺之。於戲惜哉。殊不知其奮毒之念。直下與三世開士大解脫法觀體平等。由昏迷之異。則果報亦相須而遠矣。豈特蜂蟻然哉。聞聖人觀百億四天下。如觀掌中之果。今吾徒所居者。乃四天下之一耳。自錫谷之東。至昧谷之西。其中長山廣漠。際空入雲。不知其幾千萬里之遠。使馳以逐日之蹄鼓。以搏風之翮。將盡其生而不能達其涯涘。且一天下之廣也如是。以六尺之軀。位於其中。曾不翅太倉之一稊米耳。增一稊米而倉不加多。減一稊米而倉不加少。則其微渺可知矣。逮乎苦樂之境。倏焉變于前。則鬱然而憂。懷然而恐。怡然而喜。奮然而怒。馳騁聲色。沈滯愛憎。其虛妄攀緣。動搖形體。猶甚於掠華之蜂。慕羶之蟻也。其遭蛛絲馬足之厄者。窮劫迨今。莫知其幾。方將違順二風。輕觸其念。則驟然動其情。雖風刀火聚。橫于前。亦不暇顧。

其含裹十虛。廣大靈知真覺之體。由是而昧之又昧者矣。悲夫使湛四大海清淨寶目觀吾徒之生。蜂乎蟻乎。何營營而不自息也。

觀蝦蟇

記夏坐皖山偶立簷下。忽蝦蟇趨伏踵間。驚畏喘息似依人者。方疑其爲異。俄而蛇至遇人而返。蝦蟇驚喘猶未定。忽有小蟲至其前。亟起張口吞噬。畧不少貸。於戲方畏蛇之啖己也。其驚懼若此。能推己畏死之心而及物。安肯肆其吞噬如是之切耶。於此洞見衆生迷昧之情。曉如黑白。嗟夫人之逐妄處心積慮。有甚於蝦蟇不能推己者。遂述觀蝦蟇。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六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七之上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偈頌

幻住菴歌

幻住菴中藏幻質。諸幻因緣皆幻入。幻衣幻食資幻命。幻覺幻禪消幻識。六腑含裹幻法界。幻有幻空依幻立。幻住主人行復坐。靜看幻華生幻果。放還收控勒幻繩。騎幻牛時或住。八萬幻塵俱捏聚。時或眠一覺幻夢居。四禪有時動幻海波。翻幻山聳有時靜。幻化光中消幻影。可中時有幻菩薩。來扣幻人詢幻法。我幻汝幻幻無端。幻生幻死幻涅槃。淨名室內龜毛拂。龍女掌中泥彈丸。更有一則幻公案。幻證幻修須了辦。莫言了辦幻云無。只此無無名亦幻。學人未達真幻輪動輒身心自相反。幻心瞥爾生幻魔。幻翳忽然遮幻眼。陽燄空華乾闥城。天堂地獄菩提名。有問此幻從何起。雲月溪山自相委。要見菴中幻主人。認著依前還不是。

十二時歌

玉兔走金烏飛。百年影子空相追。山翁兀坐禪牀角。使得人間十二時。半夜子。震旦竺乾無彼此。五白華狸叫一聲。牀

頭老鼠偷心死。鷄鳴丑。僕僕起來伸兩手。趁忙捉起赤斑蛇。到頭却是生苕帚。平日寅眼空。佛祖絕疎親。斷送渾家窮性命。一條白棒血淋淋。日出卯。獲得輪王如意寶。散在春風百草頭。三世十方何處討。食時辰。大開兩眼喪天真。笑擎一鉢和羅飯。十字街頭等箇人。禺中已。赤脚波斯穿鬧市。滿把驪珠撒向人。醉倒玉樓扶不起。日中。午倒跨南山焦尾虎。驚動溪邊石丈人。一槌過破虛空鼓。日昃未也。解隨群并逐隊。橫拈鐵笛向西風。嗚嗚吹起斜陽外。哺時申。恣縱五欲生貪瞋。竈前不見破木杓。惡口小家冤四鄰。日入西。鑿破面門呈拙醜。選甚魔來與佛來。一喝直教顛倒走。黃昏戌。那事一時都打失。撲滅空王殿裏燈。且喜眼前烏漆漆。人定亥。淨裸裸兮赤洒洒。取性長伸兩脚眠。誰管桑田變滄海。與麼去。好好好。爭免全身墮荒草。有人更擬問如何。彌勒下生時。却向彌道。

道要歌

本色道人無孔竅。不必問渠重寬要。口門未待鬼擘開。機先已破虛空笑。古今多少明眼人。不怕羞慚惟絕叫。強言一句有三玄。又道一玄具三要。從前公案既現成。今日慙慙添草料。第一要。踏著麻繩兩頭。亂波斯疑是赤斑蛇。白日青天把燈照。第二要。金剛眼上蝦蟇跳。一槌擊碎獻空王。元來却是新羅鷄。第三要。熨斗煎茶不同銚。普賢失却白象王。土地面前來討取。此語諸方耳共聞。總解移腔并轉調。直饒伎倆現盡時。愈失自家真道要。休將識量立疎新。肯信靈源無老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皮袋子歌

并引

幻人枯坐次。有皮袋子者見訪。乃曰。人以我具六用之根。於順逆愛憎。起諸倒見。沒溺於生死海中。莫之能脫。而我嘗返思三世佛祖。咸以我爲成無上道之具。今不知果爲惡耶。果爲善耶。果能聖耶。果能凡耶。幻人乃歌以答之。

皮袋子。佇聽幻人歌。目前法界名娑婆。華言堪忍。誰奈何。浩浩湯湯搖世波。百千皮袋暗消磨。良由一念不肯暫。無明愛見相交羅。今日嗔明日喜。朝榮暮辱何曾已。幾回銜鐵并負鞍。幾度腰金并衣紫。窮也是皮袋。富也是皮袋。等屬陰陽相管帶。忽然報盡共沈空。夢裏何勞生捏怪。人亦是皮袋。獸亦是皮袋。宰割烹炮誇手快。昔相負兮今相償。自買依前還自賣。娘生皮袋不堅牢。寒暑迭遷成又壞。脆如泡薄如雲幻。如陽談輕若游塵。倏忽起滅幾萬古。積骨如山難比。

倫·大皮袋·小皮袋·幾人嫌·幾人愛·嫌者爲因·貧病攻·愛者多緣·身自在·皮袋子·敦爾知·通身是假·盡世成非·了知名業·質委棄爲·死屍·四大·蛇·同處·一篋·壞空·成住·變滅·無時·因甚·時人不解·事盡情放·出貪瞋癡·上天入地·巧中巧·暮寢晨興·迷外迷·朝飯飽·午還飢·熱搖扇·冷添衣·百計惟思·巧護持·偶乖調攝·遍界求醫·禱鬼神·無感應·客孟弓·影生蛇·疑男須婚·女還嫁·換面·改頭·呈嬌·詐忽然·觸動·利名·心地·獄現·前都不怕·只算·一期·圖快·心肯信·鐵圍·無縫·罅·誇文章·說道·理·三教·勝流·誰不爾·一朝·學問·夢魂·消·依舊·打歸·皮袋·裏·皮袋·聽余·真實·說·舉心·盡屬·輪迴·業·不思·皮袋·本來·空·茫茫·弄巧·翻成·拙·莫多·知·莫多·會·但有·施爲·都·拽·退·不須·禮拜·與·散華·只此·是·名·眞·懺·悔·不·思·善·不·思·惡·兩·種·由·來·皆·妄·作·不·緣·凡·不·緣·聖·聖·凡·盡·是·心·王·病·不·著·悟·不·著·迷·迷·悟·何·曾·離·有·爲·不·貪·生·不·畏·死·定·業·從·教·起·還·止·皮·袋·子·空·勞·勞·披·毛·帶·角·要·做·便·做·成·佛·作·祖·道·高·不·高·四·聖·六·凡·體·元·具·十·方·世·界·目·前·包·皮·袋·無·情·無·喜·怒·頭·頭·盡·是·無·生·路·但·於·見·處·不·留·情·法·王·大·寶·親·分·付·如·來·獲·得·意·生·身·皮·袋·何·曾·隔·一·塵·爾·若·區·分·成·兩·箇·笑·倒·靈·山·會·裏·人·

警策歌

三界塵勞如海闊·無古無今鬧聒聒·盡向自家·心念·生·一念·不生·都·解·脫·既·由·自·己·有·何·難·做·佛·無·勞·一·指·彈·此·念·即·今·拋·不·落·永·劫·鑽·頭·入·開·籃·名·何·名·利·何·利·一·息·不·來·成·鬼·戲·愛·何·愛·憎·何·憎·惹·著·毫·毛·是·火·坑·既·無·人·還·沒·我·爾·見·空·華·會·結·果·休·辯·是·莫·論·非·大·夢·無·根·總·自·迷·生·死·無·常·繫·雙·足·莫·待·這·回·重·瞋·目·翻·身·一·抹·過·太·虛·展·開·自·己·無·生·國·有·何·難·有·何·易·只·貴·男·兒·有·眞·志·眞·道·力·自·堅·強·力·強·進·道·如·遊·戲·有·何·熟·有·何·生·是·路·何·愁·不·可·行·拌·得·一·條·窮·性·命·刀·山·劍·嶺·也·須·登·亦·無·鈍·亦·無·利·剔·起·眉·毛·休·瞋·睡·不·破·疑·團·誓·不·休·寒·暄·寢·食·從·教·廢·亦·無·鬧·亦·無·閒·靜·閑·閒·忙·總·不·干·如·一·人·與·萬·人·敵·覲·面·那·容·眨·眼·看·大·丈·夫·宜·自·決·莫·只·隨·情·順·生·滅·今·日·不·休·何·日·休·今·朝·不·歇·何·朝·歇·況·是·叢·林·正·下·秋·千·門·萬·戶·冷·湫·湫·參·禪·必·待·尋·師·友·敢·保·工·夫·一·世·休·師·體·自·心·師·友·結·自·心·友·除·却·自·心·都·莫·守·縱·饒·達·磨·與·釋·迦·擬·親·早·是·成·窠·臼·自·己·叢·林·到·處·興·誰·分·村·墅·與·州·城·脊·梁·三·尺·純·鋼·鑄·肯·聽·堂·前·打·板·聲·行·也·做·坐·也·做·尺·寸·光·陰·休·放·過·心·存·少·見·失·眞·誠·意·涉·多·緣·成·怠·惰·有·般·漢·更·猷·癡·文·章·今·古·要·兼·知·參·禪·設·使·無·靈·驗·也·解·人·前·動·口·皮·口·皮·動·得·有·何·好·聰·明·只·是·添·煩·惱·脚·跟·生·死·如·未·休·千·里·萬·里·沈·荒·草·穿·馬·腹·入·牛·胎·塗·炭·曾·經·

幾度來。此生幸作金仙子。莫把繩頭易放開。生同生死同死。萬年一念常如是。胃中能所兩俱忘。境寂心空無彼此。嗟口咬破鐵蒺藜。傑出叢林也大奇。休將萬里西來意。黃葉空拳嚇小兒。德山棒臨濟喝。儘有神機都潑撒。一千七百爛葛藤。不勞動手和根拔。心空及第真衲僧。堪傳佛祖不傳燈。照世光明只這是。立地頂天誰不能。到此時盡由我。混衆獨居無不可。團團一顆如意珠。覺知聞見全包裹。也無禪也無道也無解脫。并煩惱三界明明大脫空。凡聖悟迷何處討。盡是從前眼自華。然雖到此勿矜誇。法塵見刺擺不脫。舉足玄途鮮不差。我語切切非眩惑。志在同參相警策。五湖四海抱禪人。若未到家無自畫。

卽心菴歌

并引

雲南福元通三上人。遠逾萬里訪余窮山。坐夏未了。欲歸故鄉。結菴爲禪居。以圖究明己事。預乞爲菴立名。余以卽心二字示之。蓋大梅常和尚參馬祖。聞卽心是佛。一住空山。誓不再出。既有志於住菴。當追古風。以繼芳躅。庶幾吾道之有望也。乃爲之歌曰。

菴卽心兮心卽菴。十方世界無同參。靈山四十九年說。舌頭拖地空喃喃。却笑少林言直指。已是白雲千萬里。未形言處鐵渾侖。纔掛口門都不是。三箇道人歸故鄉。秋江萬里秋風涼。誅茅就樹縛間屋。卽心二字懸高梁。心不自心安。卽心卽卽心。誰辨的。百億日月繞四欄。光射銀山穿鐵壁。一菴內外赤條條。拈來總是心。王苗龜毛束破混沌殼。蒲團壓折虛空腰。雲南卽是西峯頂。兩頭踏斷俱非境。儼若無端喚作心。依舊隨人認光影。見地不脫還茫然。已眼不透成虛捐。只消豎起生鐵脊。不拘歲月勤加鞭。待伊敲得卽心破。是佛是魔俱按過。等閒豎起箇拳頭。住菴活計天然大。翠巖杭上人省師靈巖。

萬法無根。那伽非定。壁開生鐵。枷躍出琉璃。筭杖頭挑起吳中第一峯。脚跟踏斷洪崖千尺井。古靈背上血淋漓。良駒豈待搖鞭影。君不見杭之東海潮。推出玉萬丈。雷奔電激翻晴空。不是境。且非禪。纔擬議路八千。男子丈夫活鱗鯉。肯受他家強塗抹。好兒旣不使爺錢。草鞋跟底乾坤闊。等閒失脚踏一步。萬象森羅連底脫。那時赤手走歸來。好把虎鬚顛倒捋。

寄實西堂

金鼇背上珠一顆，樂破淮山青朶朶。百衆人前玩弄時，圓機錯落飛星火。竭來照我青茅屋，隱顯回旋看不足。夜深翻轉碧玉盤，直射斗牛光奪目。留中痛恨山頭老，向會奪我靈蛇寶。無端落在他手中，拋墮深崖瘞荒草。鐵蛇入海今其死，抖擻空囊有些子。覲體分明不同髣髴，依稀頗相似。叢林日午打三更，堂堂祖道皆縱橫。何當傾出一栲栳，免使男兒摸壁行。

恭上人

靈山有一機，少林有一語。幻住不覆葢，明明爲君舉。那一機，金烏啄破青玻璃。那一語，玉兔踏翻紅馬乳。慶雲上人知不知，死生大事非兒嬉。猛著精神拚命撈，掃空晴解捐階梯。忽然失手翻兩脫，屋頭有路如天闊。步分趨兮露堂堂，進兮退兮活鱗鱗。始知靈山一機狀如鐵牛，少林一語不在舌頭。生擒活捉兮奔雷走電，高揮大抹兮倒嶽傾湫。君不見黃龍古洞深無底，山鬼吸乾金井水。鞭起泥蛇飛上天，回首白雲千萬里。

戒上人遊江淮

拄杖頭邊草鞋跟底，踏倒萬疊淮山。穿過千重江水，秋風八九月。白雲千萬里，調羹堆裏葛藤槽。空堵波前暗號子，會不會。星明日麗照雙眸，知不知。石裂崖崩喧兩耳，有佛處不得住。龜袍滴瀝松露寒，無佛處急走過。古路岩曉淨如洗，已躬下事總在目前。向上一機道委不委，諸方門戶盡敲開。究竟何曾離這裏，共藏主化藏經。然一指

破一微塵，出大千經。不撥自轉，通身眼睛。明明字與義，山河及大地。歷歷文與科，萬象自森羅。三界楊真旨，古今曾未已。白馬胡爲來，何其十萬里。爲憐半偈舍全身，何當灰燼娘生指。談笑推開大施門，毗盧藏海波濤起。但看煙霧濕溪藤，拂拂香風動屏几。琳琅數百函，縱橫千萬紙。謂是一大藏，金剛腦後鐵三斤。謂非一大藏，碧眼胡僧穿兩耳。萬疊湖山擁翠雲，渺渺湖光淨如洗。爲君併作經上題，以字不成八字不是。寄此道監寺。

此道自來無改變。城市山林總成現。上而諸佛下衆生。阿那箇人曾少欠。遠經曠劫至目前。今古何嘗隔絲線。聲前不解便承當。更爲從頭歌一遍。靈山密付絕疏親。少室單傳無背面。離陶鎔非煅煉。一法何須分頓漸。若於語默未忘情。經書謾讀三千卷。如過駒等流電。德山屋裏販揚州。臨濟堂前開飯店。聞無聞見無見。楊岐倒跨三脚驢。鹽官强素犀牛扇。誰言佛法今下衰。此道依前有靈驗。滿眼滿耳非覆藏。自是當人不能薦。緬思張公洞裏老杜多。活捉生擒如虎健。死關既掩氣猶高。彼此男兒宜自勸。黑漆桶底如未穿。幻影浮光休慕戀。始終不放話頭寬。何患工夫弗成片。五蘊身中大脫空。不用棄離并健羨。有何貴有何賤。鴛鴦掘持刀。惡不惡。羅睺沈空善非善。境逢逆順謾依違。緣遭憎愛無欣厭。古廟香爐一條白練。留中寸寸結冰霜。消落聖凡諸妄念。始知萬法本空閑。自心未了徒攀援。等閑瞥轉目前機。此時方慳平生願。涅槃謾說安如山。生死從教急如箭。十方世界鐵渾侖。觸著通身是方便。拔出繫驢橛。拈却吹毛劍。打開荆棘林。直入空王殿。若教除却此道時。更喚誰爲親法眷。

送吉上人之江西下高峯和尚遺書

寒巖一夜風雷惡。師子迸斷黃金索。驂騑萬里追不回。聲沈宇宙空山嶽。君今去去持此音。十八灘頭探鱗角。君不見馬師一口吸西江。波騰浪沸煙茫茫。又不見集雲峯下四藤條。雨洗風磨恨未消。生耶死耶俱不道。鐵壁銀山齊靠倒。有問禪。血染溪華春正妍。有問道。兩岸夕陽對芳草。千差萬別任縱橫。瞥轉一機何處討。玄沙白紙脫或舉。似時更須莫謗西峯好。

別絕際

伊余十載交。情懷若冰炭。一處最親千機莫測。燒尾紅鱗躍九淵。鐵脊金毛走深澤。神駒十影設追風。眨得眼來天地隔。君不見長沙岑大蟲。匍匐一嘯爪牙直凜凜。崖谷生陰風。又不見瀉山水牯牛。山北山南水草足。掣斷鼻繩誰敢收。我亦非牛子非虎。休將爾汝論今古。明朝拄杖各西東。男兒豈肯埋塵土。何當橫擔片板。抹過那邊更那邊。拈一毫頭吞四海。吸百川。興雲致雨生風煙。始知造化只此是。慶快何止三十年。

開爐日示祖上人

祖道迢迢風寥寥。祖師心印七花八裂。祖翁活計瓦解冰消。林下相逢祖禪者。爲言祖意何蕭條。尚有祖關崛起千七百丈高。何當一撈百雜碎。從他大地空牢牢。風雨閉門十月朝。死灰撥盡相向無聊。祖堂氣燄不炙手。祖庭積雪空齊腰。爭如自斫一把青櫓。靜對祖燈深夜燒。

坐禪箴

并序

夫非禪不坐。非坐不禪。惟禪惟坐。而坐而禪。禪卽坐之異名。坐乃禪之別稱。蓋一念不動爲坐。萬法歸源爲禪。或云戒定是坐。義智慧卽禪。義非情妄之可詮。豈動靜之能間。故知不離四威儀。而不卽四威儀也。乃爲作箴。箴曰。

參禪貴要明死生。死生不了。徒營營至理不存。元字脚有何所說。爲箴銘。或謂參禪須打坐。孤硬脊梁如鐵作。如一人與萬人敵。散亂昏沈。休放過。或謂參禪不須坐。動靜何曾有兩箇。楊岐十載打塵勞。險絕祖關俱透過。坐而不坐。心外馳。摩視擦。空勞疲。釘椿搖櫓。消白日。心空及第。知何時。不坐而坐。志還切。寸懷。鯁鯁難教擎。說到無常與死生。眼中不覺流鮮血。如是坐如是禪。不勞直指與單傳。寬著肚皮。只麼守誰管。人間三十年。如是禪如是坐。蒲團七箇從教破。拍盲志氣無轉移。肯把身心沈懶惰。禪卽是坐。坐卽禪。是一是二。俱棄捐。話頭一箇把教定。休將識鑿并情穿。坐禪只要坐得心念死。今日明朝只如此。若是真誠大丈夫。一踏直教親到底。坐禪不怕坐得多。百歲光陰一刹那。老翁喫乳如大海。爲要掃空生死魔。坐禪豈可爲容易。莫把聰明遮智慧。千七百則爛葛藤。何用將心求解會。坐到坐忘禪。亦空吐詞凌滅少林宗。只箇渾身也拈却。未待口開心已通。有志坐禪須與麼。若不如斯成懨懨。更忤性命也嫌遲。大事因緣非小可。擬將此作坐禪箴。不特自欺還謗我。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七之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七之下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偈頌

送斷崖禪師遊五臺

五臺山在天之北。師子吼處乾坤窄。我兄曾解師子鈴。擬向山中探幽蹟。文殊老人雙眼黑。一萬菩薩滿坐莓苔石。只憑倒卓鐵蒺藜。一齊趁入無生國。諸子去時誰繼踵。盡將五臺攝入草鞋雙耳孔。虛空滿貯赤玻璃。笑看祕魔巖石動。歸來說與傍人知。德山臨濟皆兒嬉。今生元無佛與祖。就手拗折烏藤枝。坐斷高高峯頂那一著。銀山鐵壁人難窺。翻思少林九載面空壁。千古萬古知誰知。信手拈起一莖草。總是金毛師子威。

扣皖山隱者

野人原上十五里。寒崖白日啼山鬼。萬峯重疊路回旋。半間簷屋青松底。老僧和鐺入煙霞。滿林搖落朱藤華。燒田種寒粟。斲地栽胡麻。雲根撥笋澗底尋茶。糞火深埋魁芋種。砂瓶爛煮黃菁芽。人謂隱者閒不足。何故山翁事驅逐。山翁笑指溪上桃。庭前竹。春風幾度更新綠。香嚴不作靈雲死。徒有是非喧兩耳。爭似農家百不知。從教少室分皮髓。

送儔都寺監收

世上共言人種田。不知却是田種人。但見烏頭看田水。俄然白骨埋黃塵。轉眸又作烏頭子。依舊重來看田水。田水洋洋似笑人。入死出生元是爾。農夫見說心欲折。歸來翻轉犁頭鐵。不耕田水耕虛空。不種青苗種明月。虛空可耕明月可種。先以智拔後以定動。白牛露地生拽回。即此用兮離此用。大千撮來一粒粟。鉢飯轉歸香積國。靈山問訊老瞿曇。福慧由來二俱足。有問禪。兩堤楊柳含青煙。有問道。一片斜陽臥芳草。江頭袞袞搖世波。古岸移舟宜自保。

送燈副寺監收

松江江上莊中底。萬廩千倉且非米。檀翁一片鐵石心。歲去年來磨不已。粒粒盡是金剛圈。粒粒盡是鐵彈子。出生勝妙性功德。轉入恒沙福無比。莫教拋散一粒在路傍。莫教誤入一粒歸自己。勿欺一粒如此微塵沙。法界從茲起焦屑。

餞口鬼亦嫌輪迴業果無終始撥開罪福異路行一點眞燈光萬里照開蓮華峯頂選佛場伐鼓考鐘宣要旨歸來重把簿書看妙用神通只此是

秋夜述古

蛩聲唧唧鴈聲嚶嚶病葉落空階清籟鳴空隙客來叩我白雲房三邊禪牀振金錫玄音落落不覆藏更加一語成狼藉擬來此處尋聲跡萬里秋風有何極丈夫何事不肯休直欲參天起荆棘九載少林窮的的一宿曹溪浮逼逼偃溪流水香嚴擊切忌隨他那邊覓良由眼聽與心聞疾飮過風俱莫及威音那畔空劫前底事何曾異今日幻住道人都

留別馮居士

片片秋雲飛瑟瑟秋風吹團團秋月白英英秋露垂道人挑起七斤山衲衣回首萬里外復覓青山歸倚松臥石飲溪飯藜眼空佛祖口掛壁從教四海相追隨珍重長安市上長者子莫教貪著五欲樂住火宅如兒嬉大白牛車在門外轉身便可縱橫推莫教推不動墮在途轍中我有鐵懸屋角不勞搖影行如風君如要見我鞭影大江日夜流天東

贈鏡堂一洲二座主

鏡堂之鏡不照象草木雲煙自消長一洲之洲不容物清波浸爛虛空骨夏前握手登西峯江湖盡謂來更宗天台少林共一舌禪關教網俱相通有問教古鏡堂前風浩浩有問禪一洲風靜波影圓生死輪迴機不破教禪總是心王禍道人論實不論虛肯爲世間聞見墮西風兩袖下嵯峨七尺烏藤拂薛蘿長安市上眼前事不啻周身毛孔多阿呵呵與麼與麼一外不知洲際遠堂前無柰鏡光何

送聞上人歸南山

已躬下事作麼參木人笑倚青蘿龕已躬下事如何委瞬目白雲千萬里上人念念扣已躬去年橫錫來西峯眉毛厮結住一載已躬下事深知海秋風吹動碧海門已躬下事俱休論娑婆世界浮漚幾出沒銀山鐵壁元無根靈山密付

少室單傳。不立文字。已墮言詮。已躬下事。俱不然。當機非道。尤非禪。一塵覆却四大海。一步跨闊三禪天。南山突兀幾千仞。青松翠竹摩蒼煙。極目無非舊途轍。已躬下事。瞥不瞥。脚未跨門。先轉身。重來共看中秋月。船居述懷

道人行處無途轍。買得船兒小如葉。終朝縮頸坐蓬牕。聞見覺知俱泯絕。往來解纜橫大江。逆風衝波千堆雪。或行或住。人莫猜。兩岸中流靡經涉。也無橈可擊。也無棹可舉。更打船舷。俱不許。古帆未掛。天地空森羅。萬象忘賓主。或隨順水下。前灘西天。此土無遮欄。古今千萬箇。佛祖出沒。遍華誰共看。我船有時撐不動。藏在蟪蛄眼睛孔。我船有時挽不回。五須彌頂波濤湧。我船不載空百千奇貨。皆含容。我船不載有毛髮。更教誰納受。說有說無。誰辨的。問著篙工。都不識。但見海東紅日曬彎梁。柳西斜月穿蘆席。有時四面雲雨收。波光萬里沈虛碧。當處不知我是船。亦復不知船是我。勿將空有論疎親。船與非船無不可。歸去來。是甚麼。推開煙浪望雲頭。突出好山青朵朵。

火記

卷引

皇慶壬子冬。艤舟于漣海洪福院側。剪茭蘆縛屋。丈許以居。越五日工畢。道者煨毬糠。以乾壁土。至後夜丙丁。童子逸出簷外而火之。實十月二十七夜四鼓也。因思先師居龍須山時。亦有此事。故書偈以記之。新縛茅屋壁未乾。頭陀不耐冰霜寒。盛把十斛眞珠殼。牀頭午夜俱煨殘。舞馬潛蹤茅屋角。霧捲茭蘆鳴曝曝。河神禁水凍不開。星燄騰輝射寥廓。頭陀跳出虛空外。摸著虛空無向背。須臾對月掃寒灰。發明幻住眞三昧。細想龍須炙壁時。造物端若重吾欺。雪磴九年生鐵脊。於斯寧敢忘先師。又憶當年老婆子。縱火偷心元不死。驚回枯木倚寒巖。是非涉入兒童耳。我生五十未曾親見火燒屋。但聞水底火發燒。破無生國虛空撥出死柴頭。手搓十丈龜毛束。幻法由來無斷續。尺地不妨重卜築。一把茭蘆又縛成。漣海依前青溢目。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七之下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八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偈頌

幽居聞市聲

鱗鱗萬瓦下。蓋覆物與人。五更幾夢覺。眼底秋復春。側耳白雲巖。鬧市喧埃塵。二毛轉鬢脚。白日迷天真。疾馳生死岸。獨立人我濱。少壯習輕肥。老大成貪瞋。英雄與才智。紛紛復紆紆。浮光自苦樂。幻影徒冤親。一念不返照。萬劫歸沈淪。良哉大丈夫。好景休因循。混沌鑿七竅。開合俱漓淳。肉團裹枯骨。枯骨藏靈津。靈津忽散滅。太虛包一身。太虛亦妄見。轉復諸苦論。瞠目視乾坤。云胡而不仁。乾坤不加對。萬象俱橫陳。輸與寒山子。時時笑眼新。

即事十首

一刻復一刻。每日數盈百。過去等河沙。未來積塵墨。忽忽若跳丸。遄遄如轉息。當處絕蹤由。瞬目天地隔。一時復一時。非速亦非遲。歷涉幾千載。循環十二支。金鷄催曉箭。鐵馬報春旗。諗老云能使。真成戲小兒。一日復一日。金烏無路出。團團三界圈。密密兩儀窟。諸佛不露影。衆生是何物。更擬覓玄門。苦哉咄咄咄。一句復一句。那事逐時新。圖寫虛空相。雕裝混沌身。祖庭深白雪。佛海翳黃塵。一句無生話。誰將汙口脣。一月復一月。那箇知時節。走殺老兔精。埋深繫驢轡。再閏十三圓。小盡廿九缺。少室不傳機。渾侖都漏泄。一年復一年。談笑歲華遷。夢裏轉作夢。鄺中更人鄺。迷時猶海隔。悟處正天懸。眼底無行路。纔方好著鞭。一紀復一紀。流光如逝水。佛國徒有名。人海元無底。一息忽平沈。萬死從頭起。當處不回眸。祖庭空側耳。一世復一世。三際無碑記。過去不可追。未來信相繼。十方不二門。萬法真三昧。彼此皆丈夫。緣何猶不會。一生復一生。把手共誰行。耕破識田識。瀝乾情海情。色色猶非色。聲聲豈是聲。自從聞見絕。觸處是無明。一劫復一劫。那知幾生滅。觸體鑽得空。皮袋打不徹。生死有異方。涅槃無祕訣。火急要相應。一塵元不隔。

示行堂

至道常湛然。萬古絕成壞。良由妄想生。輪迴三有界。曠劫至今朝。展轉償宿債。超越在精勤。沈淪由懈怠。操履貴平常。言行休捏怪。去除雜語言。掃蕩閑知解。一箇死話頭。悟來方慶快。挑包打十方。有利而有害。大事不思惟。前程何所賴。殷勤報汝知。古人曾有誠。自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莫隨眼底貪。瞋癡換却如今好皮袋。

教禪律總頌四首

聽教欲奚爲。思同佛祖齊。機前空境觀。句外脫筌第。見不離文字。心常滯水泥。縱饒華雨墜。還是法中迷。參禪須致悟。不悟總虛捐。啓口循知解。存心著妙玄。五宗雲蔽月。二派管窺天。更覓西來旨。何時得正傳。制律緣何事。單防毀犯心。念空真羯磨。情盡正持任。作止沐侵骨。依違雪滿襟。遮那曾未委。羈絆去來今。生死依情妄。輪迴事可嗟。鼎分緣有據。壁立更無差。修學水中月。講明空裏華。當機如未瞥。三者謾誼譁。

次魯菴懷淨土十首

井序

永明和尚以禪與淨土揀爲四句。謂有禪有淨土。無禪無淨土。有禪無淨土。無禪有淨土。特辭而辨之。乃多於淨土也。致業單傳者。不能無惑焉。或謂禪即淨土。淨土即禪。離禪外安有淨土。可歸離淨土。豈有禪門可入。審如前說。則似以一法岐而爲二矣。不然。教中有於一乘道分別說三。永明之意。在焉。魯菴和尚宗禪之師也。效古作懷淨土章句。辭達而意明。語新而思遠。使人讀之。曾不加寸念。咸置身於純白蓮華之域。豈尙異耶。蓋變體說禪。亦善巧方便之畧耳。本素昧禪學。尤踈淨行。披味至再。不覺於一毫端。戲成偈以贅韻脚云。

惟禪惟淨土。非下亦非高。謾爾章群品。何曾問一毫。妄情終自瞥。悲願肯辭勞。誰信泥犁底。常光雜俊髦。十萬億何迂。回光卽有餘。惟心標一實。自性奪十虛。易簡超群作。高閑越太初。古今玄達者。誰不歎猗歟。純白蓮華土。高賢每共論。有心皆是佛。無地不名坤。截斷輪迴路。掀翻解脫門。眼聲并耳色。逆順總承恩。于聖體無差。彌陀卽釋迦。擬心猶捕影。動念若蒸沙。剎剎寶絲網。塵塵車軸華。那知孤露客。具此大榮華。慈親興法利。似買復如商。帆截貪癡海。華吹戒定香。信心人易入。垂手願難忘。嘉號方存念。音書已到鄉。飯食經行外。觀光倚玉樓。風微天樂奏。波靜水禽遊。寶網珠常曉。瑤階樹不秋。一從心地印。隨處絕馳求。稽首黃金父。眉間玉餗橫。昔年曾去國。今日幸聞名。衆寶天常雨。纖塵地不生。

大慈無界限。那肯禁人行。萬德芬陀利。人間現一枝。祥光分處處。靈燄發時時。月滿水精網。藕香雲母池。笑逢諸勝友。謂我到何遲。故家名極樂。清淨凜冰霜。直捷超三觀。褒揚讀六方。覺華含古色。靈草照春陽。樓閣雲天外。雙雙彩鳳翔。祈願望慈親。相違幾度春。頓忘三際業。徒剩一閑身。失路難逃妄。還家豈是真。西天并此土。元不間纖塵。聞林間錄有感。林間編此錄。深夜剔殘燈。慧命微如線。人心冷似冰。祖庭空積雪。古路不逢僧。追跂前賢轍。思歸一念增。

禮四祖真身塔

在江邊

九拜曉龕前。追思獨慘然。真身無日壞。此道有誰傳。古岸橫秋水。空山起暮煙。幾多西祖意。寂寞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八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九

偈頌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寄同參十首

本來成佛非他得。不信分明是自欺。一箇主人翁既失。萬生皮袋子難醫。昇沈相續蟻旋磨。憎愛交纏象溺泥。未肯懸崖親撒手。不知辛苦待何時。

自從昔日昧天真。掘箇無明窖轉深。因業受身身造業。由心起境境生心。輪迴動是經塵劫。修證何曾惜寸陰。生鐵秤鎚牢把手。莫教東海又平沈。

修行須是用心真。心若真時道易親。迷悟二途端在我。是非兩字莫隨人。黃金猛與鑄肩脊。白醭常教生口脣。漆桶蒸然猶自脫心華。開發少林春。

法界何曾問自他。見聞知覺眼中華。衆生心佛三無別。煩惱菩提兩不差。嚇爾老爺臨濟喝。惑他兒女祕魔叉。低頭更

擬求玄解。十萬程途。未是除。

即心是佛。佛惟心。三際同時。絕古今。將佇思間。駒過隙。擬承當處。鼠偷金。拍盲快向聲前領。脫畧難於句下尋。早不立成男子志。驢年方會芥投鍼。

今古奔趨幾象龍。禪禪直是心空。二宗得旨非南北。五派歸根絕異同。得馬還牛開口鼓。鍛凡鎔聖假神通。苟非真實超玄者。端的難教振祖風。

即心是佛。佛大家知。涉境難教絕順違。既悟且言無戒律。不迷安得有貪癡。閉門說路語何直。出戶親行步却遲。故國苟非真到者。萬般施設總非宜。

如來禪與祖師禪。一手猶分掌與拳。既得隨時忘直指。已拈華處喪單傳。烏焉成馬今皆是。黃葉爲金古亦然。未具照空生死眼。爭教仰不愧龍天。

相逢盡說做工夫。謂做工夫何所圖。不是坐忘消白晝。豈應高臥守清虛。多生憎愛情難遣。積劫輪迴業未除。不做一回親斬斷。空將名字掛江湖。

十方聚會號同參。半入叢林半住菴。大法不明宜自譴。靈源未透欲誰甘。識田塞斷泥犁界。心地熏開優鉢曇。今日伊余容易別牛頭。自北馬頭南。

示玄鑑講主二首

并引

雲南鑑講主知有教外別傳之旨。越一萬八千里而來西溯。自相見至相別。恰三載。一日尋我客中。夜話湖山間。因舉宗門下數段陳爛葛藤。不覺咬斷拇指。臨別忽忽不欲徵其罪犯。且放過一著。異日抵匡廬而之。故鄉却不得出露醜惡。被人叫罵而累及我也。就以二偈贈之。

狂心未歇爲禪忙。萬八千程過遠方。喪盡目前三頓棒。揮開腦後一尋光。陳年故紙渾無用。今日新條亦頓忘。見說雲南田地好。異時歸去坐繩牀。

衲信用處絕羅籠。拶著渾身是脫空。碾破一塵如此旨。撥開萬象覓無蹤。德山焚疏情先死。良遂敲門路已窮。積劫塵

勢忽吹盡。黑龍潭下五更風。

鴈蕩除夜

茅屋三間冷似冰。灰頭土面十餘僧。掃除自己閒枝葉。不打諸方爛葛藤。就手揭開新歲曆。和光吹滅舊年燈。頂門別具摩醯眼。越死超生似不曾。

夢幻泡影總頌五首

夢中作夢日悠悠。究竟何嘗有斷頭。槐國既無分晝夜。漆園那復論春秋。半窗月吐三更影。一枕風含萬古愁。不識有誰曾獨醒。揭開宇宙縱雙眸。

幻本非生非不生。實無而有政縱橫。纖塵穢積乾城聳。涓滴那容餒水傾。火宅長年機未息。雪山午夜道初成。謾將凡聖閒分別。把手同歸一路行。

泡因雨點激平川。脫出規模顆顆圓。條有忽無彰起滅。隨成卽破示抽添。山河密裏虛玄穀。法界深藏空寂圈。却笑幾多兒女戲重重。撲碎又依然。

影子從來不離身。惟於光外獨分真。日中疾走誠難避。水底深探豈易親。三界昇沈蹤已舊。四時遷謝跡方新。古今多少英靈者。曾不遭迷有幾人。

三界何人得暫離。六如處處未相違。捕風吹網人皆笑。逐色隨聲自不疑。迷所以迷知幾劫。墮之又墮更多時。不能彈指超無學。擬剔眉毛已時遲。

贈營壽藏

斷斷雲根關古基。粉牆低護石樓危。既知身後有終日。肯信目前無了時。夜雨一窗蠶課繭。春風千里燕啣泥。到頭共熟黃粱夢。哭送斜陽欲恨誰。

次韻答盛秀才

風月何緣事苦吟。擬將英譽壓雞林。幾回立盡三更月。一字搜空萬劫心。夢裏忽驚霜入鬢。梅邊不覺淚沾襟。可憐半

世聰明種甘爲浮詞又陸沈

送禪者歸鄉二首

直下本來無一事。謂言無事早相欺。輪迴不翅三千劫。履踐何拘十二時。竹筴引泉聲滴滴。松窗來月影遲遲。市朝見說黃金貴。誰買青山種紫芝。

湖海俄經三十年。無端一念憶生緣。夢中復做還鄉夢。禪外重參逆旅禪。踏碎暮雲投古寺。衝開積雪望炊煙。狂心未向機前歇。溢目家山轉棄捐。

船居十首

己酉舟中作

世情何事日羈縻。做箇船居任所之。豈是畸孤人共棄。都緣疎拙分相宜。漏篷不礙當空掛。短棹何妨近岸移。佛法也知無用處。從教日炙與風吹。

水光沈碧駕船時。疑是登天不用梯。魚影暗隨篷影動。鴈聲遙與櫓聲齊。幾回待月停梅北。或只和煙繫柳西。萬里任教湖海闊。放行收住不曾迷。

人在船中船在水。水無不在放船行。藕塘狹處拋篙直。荻岸深時打棹橫。千里溪山隨指顧。一川風月任逢迎。普通年外乘蘆者。未必曾知有此情。

大廈何知幾百間。爭如一箇小船閒。隨情繫纜招明月。取性推篷看遠山。四海卽家容幻質。五湖爲鏡照衰顏。相逢順逆皆方便。誰暇深開佛祖關。

家在船中船是家。船中何物是生涯。檣栽兔角非干木。纜繫龜毛不用麻。水上浮漚盛萬斛。室中虛白載千車。山雲溪月常圍繞。活計天成豈自誇。

一瓶一鉢寓輕舟。溪北溪南自去留。幾逐斷雲藏野壑。或因明月過滄洲。世波汨汨難同轍。人海滔滔孰共流。日暮水天同一色。且將移泊古灘頭。

散宅浮家絕所營。閑將行色戲論評。煙簑帶雨和船重。雲衲衝寒似紙輕。帆飽固知風有力。舵寬方覺水無情。頭陀不

慣操舟術。幾失娘生兩眼睛。

爲問船居有底憑。渾無世用一慵僧。拋綸擲釣非吾事。舞棹呈橈豈我能。轉舵觸翻千丈雪。放篙撐破一壺冰。從教纜在枯樁上。恣與虛空打葛藤。

懶將前後論三三。端的船居勝住菴。爲不定方眞丈室。是無住相活伽藍。煙村水國開晨供。月浦華汀放晚參。有客扣舷來問道。頭陀不用口喃喃。

船無心似我無心。我與船交絕古今。溫未發時先掌舵。岸親到處不司鍼。主張風月篷三葉。彈壓江湖榜一尋。袞袞禪河遊殆遍。話頭從此落叢林。

山居十首

六安山中作

曾中何愛復何憎。自愧人前百不能。旋拾斷雲修破衲。高攀危磴閣枯藤。千峯環繞半間屋。萬境空閑一箇僧。除此現成公案外。且無佛法繼傳燈。

三尺茅簷聳翠岑。去城七十里嶽嶽。誰同趣入忘賓主。我自往來空古今。雪磴有聲泉眼活。雨崖無路蘚痕深。爲言海上參玄者。菴主凝頑勿訪尋。

行脚年來事轉多。爭如縛屋住巖阿。有禪可悟投塵網。無法堪傳逐世波。偷果黃猿搖綠樹。啣華白鹿臥青莎。道人喚作山中境。已墮清虛物外魔。

觸處逢山便做家。紙緣甘分老烟霞。盧都層巒生青醖。荔苴形骸上白華。四壁光吞蓬戶月。一瓶香熟地爐茶。苟非意外相知者。徒把空拳豎向他。

數朶奇峯列畫屏。參差泉石暢幽情。青茅旋覆尖頭屋。黃葉頻煨折脚鐺。雲合暮山千種態。鳥啼春樹百般聲。世間出世閒消息。不用安排總現成。

一住空山便斷當。兩忘喧寂與閒忙。但聞白日銷金鼎。不見青苔爛石牀。印破虛空千丈月。洗清天地一林霜。客來不用頻饒舌。此事明明絕覆藏。

閒雲終日閉柴扉。海上同參到者稀。白髮不因栽後出。青山何待買方歸。拽簾諗老投深莽。薙髮曾耶墮險機。要覓住菴人住處。擬心難免涉難微。
見山渾不厭居山。就樹誅茅縛半間。對竹忽驚禪影瘦。倚松殊覺老心閒。束腰懶用三條篴。扣己誰參一字關。幸有埋塵瓢子在。待磨成鏡照空顏。
頭陀真趣在山林。世上誰人識此心。火宿篆盤煙寂寂。雲開牕檻月沈沈。崖懸有軸長生畫。瀑響無絃太古琴。不假修治常具足。未知歸者謾追尋。
千巖萬壑冷相看。不用安心心自安。識馬乍教離慾底。情猿難使去玄壇。竹煙透屋蒲龕密。松露沈空毳衲寒。此意山居人未委。未居山者更無端。

水居十首

東海州作

道人孤寂任棲遲。跡寄湖村白水西。四壁煙昏茅屋窄。一天霜重板橋低。驚濤拍岸明生滅。止水涵空示悟迷。萬象平沈心自照。波光常與月輪齊。
水邊活計最天然。物外相忘事事便。門柳每招黃蝶舞。岸莎常襯白鷗眠。雨蒸荷葉香浮屋。風攪蘆花雪滿船。不動舌根談實相。客來何必豎空拳。
縛箇茅菴際水涯。現成景致一何奢。野塘水合魚叢密。遠浦風高鴈陣斜。道在目前安用覓。法非心外不須誇。一聲鐵笛滄浪裏。煙樹依依接暮霞。
年晚那能與世期。水雲深處分相宜。菱蒲繞屋供晨爨。菱藕堆盤代午炊。老岸欲添添野葑。廢塘將種補新泥。無心道者何多事。也要消閒十二時。
漚華深處寄幽棲。聞見天真分外奇。一枕香吹紅菡萏。四簷光浸碧瑠璃。繞圍雲水盈千衆。爛嚼虛空遣二時。幻住叢林無間歇。苟非同道欲誰知。
雲漫漫又水漫漫。新縛茅龕眼界寬。儘有池塘堪著月。且無田地可輸官。四時風味人誰得。萬頃煙波我自觀。却恐客

來爲境會。閉門收在一毫端。
住箇茅菴遠市塵。東西南北水爲鄰。風休獨露大圓鏡。雪霽全彰淨法身。波底月明天不夜。爐中煙透室常春。閒將法界圖觀看。心眼空來有幾人。
水中國畫發天藏。不到無心孰可當。雪谷春深沈玉髓。冰壺夜永泛銀漿。洞然圓湛融三際。廓爾淨明空八荒。轉屋且依如是住。難將消息寄諸方。
水國菴居最寂寥。世途何事苦相招。去村十里無行路。隔岸三家有斷橋。數點鴉聲迎暮雨。一行魚影漲春潮。陳年佛法從教爛。豈是頭陀懶折腰。
極目瀾漫水一方。水爲國土水爲鄉。水中縛屋水圍繞。水外尋蹤水覆藏。水似禪心涵鏡像。水如道眼印天光。水居一種真三昧。只許水居人厮當。

鄭居十首

汴梁作

古稱大隱爲居鄴。柳陌華衢間管絃。畢竟色前無別法。良由聲外有單傳。錦街破曉鳴金轡。繡巷迎春擁翠鈿。靚面是誰能委悉。茫茫隨逐政堪憐。
綠水青山入眼塵。心空何物可相親。既無世務堪隨俗。却有鄴居最逼真。月印前街連後巷。茶呼東舍與西鄰。客來不用論賓主。篆縷橫斜滿屋春。
足跡無端遍海涯。現成山水不堪誇。市鄴既可藏吾錫。城郭何妨著我家。四壁虛明連棟月。數株紅白過牆華。見聞不假存方便。只麼隨緣遣歲華。
山居何似我鄴居。對境無心體自如。手版趣傾樓上酒。腰鈴急送鋪前書。沈沈大夢方純熟。擾擾虛名未破除。白日無營貧道者。草深門外懶薅鋤。
起滅循環事若何。萬般粧點苦娑婆。榮膺廊廟三更夢。壽滿期頭一刹那。翫月樓高門巷永。賣花聲密市橋多。頭陀自得居鄴趣。每笑前人隱薜蘿。

鄆市安居儘自由。百般成現絕馳求。綠荏紫芥攔街賣。白米青柴倚戶收。十二時中生計足。數千年外道緣周。苟於心外存諸見。敢保驢年會合頭。

山根水際我嘗諳。特地移居逼闌籃。人影紛紜方雜沓。市聲撩亂政沈酣。千樓燈火爲標準。萬井笙歌作指南。却喜頭陀忘管帶。無邊法界是同參。

山居却似苦無緣。既不居山學隱鄆。新縛蒲團侵市色。旋移禪板近人煙。庭華日暖藏春鳥。欄樹風高噪晚蟬。一鉢普通年外雪。與誰同共潤心田。

鄆居不費買山錢。溢目風光意自便。逐日驂蹄踏踏弄晴。蝴蝶翩翩見忘境。不須頻遣執謝心。常合本然如是住。來知幾劫難將消息與人傳。

市鄆卜筮道何親。物物頭頭契本真。微有得心魔所攝。擬存住念鬼爲鄰。招提禁夜鐘聲近。閭巷催年鼓吹頻。三世如來諸法相。一回新又一回新。

次韻潘王題真際亭

高亭結構標真際。體共雲林一樣閒。山勢倚天忘突兀。水聲投澗自潺湲。伽陀迥出言詞外。海印高懸宇宙間。佇看凭闌人獨醒。又添公案入禪關。

雙髻峯有懷

高峯和倫初創卷於此

雙髻雲深古道危。不來夜半扣柴扉。六年底事成遺恨。寂寞空山啼子規。

題佛母堂 熱鐵洋銅地獄坑。禍胎今日又重生。黃梅山下人無數。誰解門前掉臂行。

雪竇送友 子規啼血染山華。拄杖頭邊興轉賒。眼底迢迢皆客路。草鞋今夜脫誰家。

贈桃溪法華經會 一會靈山曾見不。聲前句後莫輕酬。碧桃溪上三更月。龍女明珠夜不收。

贈鐵山道人禮補陀 脚跟下鐵山萬仞。眼睛頭白浪千尋。不於這裏承當去。更要重參觀世音。

送澄上人入之江西 大江西去水無垠。澄不清兮攪不渾。一吸直教乾到底。莫將涓滴上人門。

題廬山佛手巖 清淨身中金色臂。匡廬疊疊曉雲開。爲人隻手無伸處。且聽勞生空望崖。

鈎者堂失火就死者數人 乞兒男女苦相煎。撈得無明火現前。一夜渾家都喪却。死枯體上不生煙。

題十六尊者揭厲圖 十六高人去就輕。天台南嶽任縱橫。不知著甚麼死急。箇箇拖泥帶水行。

次韻酬李仲思宰相四首

晴雲萬疊裹群山。崖瀑千尋落樹間。定裏驚傳王駕至。祇應來奪老僧閒。○歸鞭未舉且婆婆。平地須知險處多。休把世間名字相。累他巖穴病頭陀。○物我遷流興未疲。正圖誇勝與稱奇。逝多林裏真慈父。也把空拳嚇小兒。○機裏藏機復見機。秋霜點點透征衣。話殘夜壑三更月。又約天雲擁毳歸。

晦室 千燈不照六牕寒。光影俱忘始解看。三萬二千人去後。至今門戶黑漫漫。

逆流 出源便遇打頭風。不與尋常逝水同。浩浩狂瀾翻到底。更無涓滴肯朝東。

藏山 等閒撥轉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蹤。盡大地人尋不見。是誰收在一座中。

送空藏主禮高峯和尚塔 三尺毒蛇潛古洞。一堆白骨鎖寒雲。石樓夜半關猶啟。只待銜冤負屈人。

贈鄱陽裁衣李生 番水一條生白線。廬山半幅舊青羅。李生提我袈裟角。補得渾侖不欠多。

客中聞訃 訃音遺我客牀頭。話到輪回鬼亦愁。肉眼未空今古夢。滿天霜月曬枯骸。

太古 七日莊周才鑿破。百千諸佛未投胎。衲僧一箇閒名字。端的親從那畔來。

次韻酬馮海粟待制四首

無言童子拂香臺。報道長沙學士來。爛煮橘皮砂罐冷。幾年生意喜潛回。○雄談博辯振玄音。莫把黃銅喚作金。脫畧語言文字外。方知佛祖只傳心。○西天目頂望錢塘。佛與衆生共一航。六月火雲飛白雪。是誰觸熱是誰涼。○瓦爐燒盡栢根香。筆債何須苦用償。幸有頓空文字在。披衣終日坐茅堂。

別友十首

色空明暗遮雙眼。地水火風周一身。八萬四千間妄想。江南江北幾多人。○世有百千間日月。人無一點好身心。知他

爲甚麼邊事添得茫茫業海深○一死由來對一生，了知迷悟不多爭，如何滿地栽荆棘，白日青天沒路行○千里路行千里馬，一重山隱一重人，都緣昧却從來底，日夜紛紛覩六塵○佛與衆生共一家，了知法性無差別，何緣白日隨他去，特地新裁眼上華○世間只是許多事，更要如之與若何，盡大地人剛不省，前婆婆又後婆婆○烏兔兩丸虛跳躑象龍，千里謾追尋，誰知優鉢曇華種，當處出生無古今○十方世界鐵渾侖，順逆橫開不二門，更向是非中薦取，何妨無佛處稱尊○憎愛是非情易瞥，山河大地跡難收，故鄉人寄并州剪，拈起虛空也斷頭○十虛圓裏一月天，這裏何曾異那邊，勿謂去來無管帶，道人行處合如然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九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三十

偈頌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上進

擬古德十可行

宴坐 竟日巍然萬慮忘，青梁節節是純鋼，待教七箇蒲團破，却與空生較短長
入室 鏤鐱橫按碧油幢，叱咤神威孰敢當，若是定乾坤好手，到來那肯犯鋒鋦
普請 我扣華鯨汝便來，區區運水及搬柴，爲憐逐隊隨群者，伸手從人覓草鞋
粥飯 兩度煩他展鉢盂，舌頭誰不辨精蟲，醍醐毒藥渾休問，粒米還曾敵著無
洗衣 通身脫下笑擗眸，一片雲霞浸碧流，久雨不晴難曬眼，從教張在屋簷頭
掃地 蕩盡從前垃圾堆，依然滿地是塵埃，等閒和柄都拋却，五葉曇華帶上開
經行 當習叉手去還來，多少闍黎踏破鞋，金地邊旋知幾市，老僧一步不曾擗
諷經 薩怛他了悉度提，浩浩潮音播口皮，清磬一聲齊側耳，子規啼血染華枝

禮拜 紫金足下寶華壇，多少人來展布單。既自倒時還自起，不知誰覺腦門寒。
道話 團團相聚火爐頭，商畧山水牯牛。一語忽投人拍手，滿天霜月下西樓。

示妙上人五首

振轉而門，爺不識，瞪開眼孔佛難親。一條性命先拌却，要做心空及第人。○參禪渾似數生鐵，齒破唇枯未肯休。力盡忽然和口破，舌頭拖地始風流。○三條椽下睡魔窟，七尺單前散亂坑。笑倒橋陳如上座，驢年將會快平生。○工夫切勿墮空閒，念念拌身透祖關。一剎那間成斷滅，依前鐵壁又銀山。○上人忒殺不留情，和我先師共箇名。何似也吹無孔笛，教他千里外聞聲。

寄玄鑑首座四首

妄談般若罪無涯，項上先擔生鐵枷。清淨法身膿滴滴，令人追憶老玄沙。○十萬八千家未遠，六根四大病何多。撥開眼裏瞳人看，當體潛消佛與魔。○叢林衰替不堪憑，少室兒孫沒路行。肚裏有禪須吐却，莫留毫髮誤平生。○山中無路不須來，病足難禁著草鞋。寸步未離言見了，如何真箇到忘懷。

無隱 眼見耳聞元不隔，晝明夜暗絕商量。本來成現何多事，切忌常機自覆藏。

古田 七佛如來陳佃戶，五千餘卷舊姑基。稻華香熟黃雲老，多少兒孫自不知。

偶成十首

簷頭密布蜘蛛網，砌下高堆曲蟻泥。達磨眼睛渾不顧，尋常讀作一聯詩。○秋雲片片秋空闊，秋葉沈沈秋雨寒。林下野人難曬眼，眉毛終日不曾乾。○五色花狸與赤斑，南泉拭目動慈顏。太阿斬斷虛空骨，白血橫流滿雪山。○青鞋布襪道人穿，兩眼何曾肯著華。飯裏忽逢砂一粒，無端彈破半邊牙。○眼前何是復何非，好把龜毛一貫之。撞著燈籠穿不透，是非築殺老闍黎。○睡到五更無箇夢，籬根壁底亂蛩吟。夜來拾得鐵酸餚，擎在牀頭鼠不侵。○起引來勾要到官，吏曹磨勘事多端。誰云款出囚人口，得箇驢兒便喜歡。○宿雨洗空三伏暑，曉風吹動一天秋。四時遷謝承誰力，疑殺滄山水牯牛。○一種秋砧幾樣聲，爲憐深夜最堪聽。老婆腕力無多子，斷續渾如搗不成。○掛帳不須尋閑日，出行

何用揀良時了知蚊蚋非他物家舍途中百事宜

省菴 一聲幽鳥到窗前白髮老僧驚晝眠走下竹牀開兩眼方知屋外有青天

定叟 爲人散亂現威儀千劫渾如坐片時白日未曾輕動著西風吹白兩莖眉

警世廿二首

多生業累入胞胎合水和泥與麼來極目境緣遮道眼未知何處得忘懷○舉心盡屬輪回業動念無非生死根要與太虛無向背常吞一箇鐵渾侖○聰明盡解諸家語英俊橫吞四庫書這個念頭如未警口開都是費分疎○貧窮致賤富生驕等是無明火自燒倏忽報緣顛倒轉方知一點不相饒○貪榮冒寵日忽忽行到窮途興轉濃半點便宜非外得無端虧殺主人公○逆之則怒順之歡天下人情沒兩般肯信順窮還逆至眼開休把自心瞞○夢眼未開重做夢青天白日黑漫漫靈臺幸是無遮蓋不識何緣轉自瞞○四序循環暖復寒獼猴深戀六華村耳聲眼色曾無暇念那知是死門○把一片心迷得盡又於迷處起規模自纏自縛誇能所笑倒西天碧眼胡○飢來喫飯冷添衣三尺之童也共知一箇話頭明歷歷如何開眼恁愚癡○口喃喃地說青黃自謂高才壓當行話著主人公分上到頭一點不承當○衰殘忽忽二毛斑鶴骨雞皮澀又酸老與病來呈伎倆笑他皮袋有多般○業緣牽引入娑婆百歲光陰一剎那換面改頭無了當野田添得鶻鷹多○鶻鷹未冷氣猶抽尙把青銅照兩眸將謂百年多少事徒增幻海一浮漚○茶傾三奠復三奠一箇鶻鷹燒不乾業識又鑽皮袋去鐵人聞也骨毛寒○火燒水浸與沙埋白骨曾經幾度來早不回光休歇去又如何要巧安排○三百六十段骨節東挂西撐豎又橫不做一回拈得盡又來行了又來行○男兒不肯受人欺意氣英豪也大奇衣底有珠渾不顧萬般都是喫便宜○一條大路如弦直開眼人人總現前彼此不知緣底事更無人肯賦歸田○閻羅王是真彌勒向鑊湯中轉法輪覬到聖凡情盡處直教無法可相親○愛網空虛欲海乾千門萬戶是司南塵塵與麼相親者方不謬稱除謹男○生死且無僧與俗性真那有悟和迷伽陀寫寄同參者杜宇聲乾日又西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三十

元故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中峯和尚行錄

禪師諱明本號中峯杭之錢塘人俗姓孫母李氏夢無門開道者持燈籠至其家翌日遂生師神儀挺異具大人相纔離襁褓便跏趺坐能言便歌讚梵唄凡嬉戲必爲佛事九歲喪母讀論語孟子未終卷已輟學年十五決志出家禮佛然臂誓持五戒日課法華圓覺金剛諸經夜則常行困以首觸柱自警居近靈洞山時登山顛習禪定甫冠閱傳燈錄至菴摩羅女問曼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有疑已而沙門明山者指師往參天目高峯和尚妙公高峯孤峻嚴冷不假人辭色一見驩然欲爲祝髮師以父命未許高峯曰可舉閑夜多尊者出家因緣喻汝父勿自沈溺未幾誦金剛般若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由是內外典籍皆達其義趣而師自謂識量依通非悟也時年二十有四實至元丙戌歲也明年從高峯薙染於師子院又明年受具戒又明年觀流泉有省即詣高峯求證高峯打趺出既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因問曰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高峯曰我但度竹篋子與他師言下洞然徹法源底陸沈衆中人無知者於是高峯書真讚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兒得半邊鼻且俾參徒詣師請益衆由此知歸准僧子證嘗問高峯諸弟子優劣高峯曰若初院主等一知半解不道全無如義首座固是根老竹其如七曲八曲惟本維那却是竿上林新篁他日成材未易量也壬辰松江瞿公寔發施田二百七十頃卽山之蓮華峯建大覺正等禪寺元貞乙未冬十一月高峯將遷化以大覺屬師師辭推第一座祖雍主之大德丁酉師登皖山游廬阜至金陵戊戌結菴廬州弁山學者輻湊師雖拒之而來者愈衆庚子結菴平江瀾蕩衆既夥遂成法席癸卯瞿公堅請師還住大覺師力辭避之時吳興趙公孟頫提舉江瀾儒學叩師心要師爲說防情復性之旨公後入翰林復遣問金剛般若大意師答以畧義一卷公每見師所爲文輒手書又畫師像以遺同參者乙巳師還山廬高峯塔丙午領師子院至大戊申仁宗皇帝在東宮賜號法慧禪師已而乞食勾吳因謝院事已西道儀真卽船以居庚戌衆請還山今兵部尙書鄭公雲翼時僉漕西廉訪司事候師餘杭問法師推明經世出世之學以答之詞見語錄辛亥師復船居吳江陳子聰建順心菴請師開山旣而渡江擬遊少林至汴隱其名僦城隅土屋以居僧俗爭相瞻禮皆手額曰江南古佛也皇慶壬子結菴廬州六安山江瀾省丞相奉書訪問師去之東海州癸丑瞿公寔發以兩漕運

使終師還弔其喪。公之子時學奉宣政院疏復請師住大覺。師舉首座永泰代己。泰欲承嗣師。師俾泰嗣開先一山萬公。蓋以院易嗣其來久矣。聞師子風者莫不多之。丞相延師私第。懇請住持靈隱禪寺。師固辭。中書平章又請曰。師之道德孚於人者博矣。宜順時緣住一刹。以恢張佛祖建立之心。無多讓也。師曰。夫住持者須具三種力。庶不敗事。三種力者。一道力。二緣力。三智力。道體也。緣智用也。有其體而闕其用。尙可爲之。但化權不周。事儀不備耳。使道體既虧。便無異無算。雖緣與智亦奚爲哉。或體用并闕而冒焉居之。曰。因曰果。寧無嫌於中乎。某無其實。故不敢尸其名。平章知師意堅弗敢強。師辭以末疾還山中。延祐丙辰春。上命宣政院使整治釋教。距杭期入山候謁。師聞避之。鎮江丁巳丹陽蔣均建大同菴。延師居之。戊午衆請還山。九月上。願謂近臣曰。朕聞天目山中峯和尚道行久矣。累欲召之來。卿每謂其有疾不可戒道。宜褒寵旌異之。其賜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并錫金襴袈裟。仍勅杭州路優禮外護。俾安心禪寂。改師子禪院爲師子正宗禪寺。詔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撰碑以賜。特贈高峯和尚佛日普明廣濟禪師。先是駙馬太尉藩王王璋遣參軍洪鑰齎書幣叙弟子禮。期請上命南來參叩。己未秋九月。王奉御香入山謁師。草廬咨訣。心要請師陞座爲衆普說。師激揚提唱萬餘言。王復求法名別號。師名王以勝光。號曰眞際。王因建亭師子巖下以記其事。至治壬戌行宣政院。虛徑山席強師主之。師貽書院官卒不就。結茅中佳山將終焉。山北距西峯三十里。重溪複澗。穿徑崖險。捫蘿薛冒豺虎。縑白隨禮無虛日。師愍其跋涉尋歸草廬。十月英宗皇帝特旨降香。并賜金襴僧伽梨。詔行宣政院官親詣山宣諭恩意。時江淞省右平章今丞相答剌罕脫歡公命理問官阿敦偕院官行乞師法語。中書參知政事敬公儼亦當通書問法。其爲天子大臣所知遇蓋如此。師每斥學者只尙言通不求實悟。常曰。今之參禪不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眞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做一件大事。第三拚捨積劫以來所習所重不下。又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畢竟病在於何。其實不識生死根本故也。凡見學者輒問曰。汝喚甚麼作生死。或者茫然無所加對。或者謂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是生死師曰。便饒知得亦生死。所知亦是生死。又或指一念忽起是生。一念忽滅是死。師曰。離一念起滅亦生死也。是說皆枝葉耳。非根本也。夫根本者性眞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瞥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道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蓋根乎迷而本乎妄也。當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五陰四大。至於動不

動法皆是生死根本。若不曾向真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窠臼。豈堪向生死岸畔筭脚。或纖毫不盡。未免復爲勝妙境界。惑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爲己重任者。死盡儉心。方堪湊泊。直下儻存毫髮許善惡。取捨愛憎斷續之見。則枝葉生矣。可不慎乎。師子激勵後學。皆此類。癸亥春一日。師自敘其出家始末曰。六旬幻跡。每見禪者作務。則曰。汝種蔬欲爲誰蓋耶。汝負春欲爲誰炊耶。師蓋已有去世意。至六月十五日。折簡大用上座曰。幻菴向秋決作離散計。繼書屬門人。幻者朝夕化骨。便送歸三塔。若停龕祭奠。諷經入祠。做忌一切佛事。不許徇世禮也。復條示師子寺。惟以放下節儉克究初心。慎守開山明訓。令法久住之意。又遺誠門人其畧曰。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處。汝喚甚麼作佛法。任以百千聰明。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千七百則陳爛葛藤。百氏諸子。從頭註解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邊。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此事向道無汝會處。汝轉要會轉不相應。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向千人萬人。撈不入處。別有生機。總不出箇更會底。妄念惟具大信根。叩已躬下。眞參實悟。乃能荷負。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當知衆生結習濃厚。無汝奈何處。汝若無力處衆。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枯寂。包食鶉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慚人。所以道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處。既會不得。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捱捱住。亦莫問三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薰爾透。始信余言不相誣矣。越十日。師示疾。有來省者。師曰。幻住菴上漏旁穿籬墻。壁倒不可久住也。語笑如平時。學者強師服藥。師謝之曰。青天白日。曲徇人情。耶。揮去。僧有告歸吳門者。師曰。何不過了八月十五日去。至十三日。手書遺別外護。仍寫偈遺別法屬故舊。十四日。蚤作復寫偈。辭衆曰。我有一句。分付大衆。更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停龕三日。身體溫軟。顏貌不少變。有禪者乞剪爪髮。供養。誤傷指端。血津津出。如生時。道俗數千人。奉全身塔於寺西之望江石。先是其年春。涸凍山中。大木皆摧折。若世所謂木稼者。識者異之。至於歿之日。白虹貫於山之顛。師生宋景定四年歲癸亥十一月二日。世壽六十有一。僧臘三十。有七初侍高峯于死關。日作夜坐。誓不沾席。勵精勤苦。諮訣無怠。逾十年。親承記剃。退而藏晦。以住山交聘。避走南北。所過輒成寶坊。俗率自化。海內學者望風慕識。與不識皆尊之曰。大和尚。家繪像而敬事焉。其來瞻禮。絡繹載道。祁寒暑雨。逮無虛日。每填溢山寺。至無以容。其道德所被。上自天子萬里。延慕屢欲召至闕庭。而卒莫之能致也。王公大

人北面事師而鄉道者傾動一世下逮屠沽負販優伶工伎厮與暴悍之徒師一真慈相與隨宜說法未嘗以高下貴賤而尊易詔讀之也得師半偈不啻重寶或藏師所羅髮輒產舍利有疑謗者一接言容無不遷善爲師外護遠至西域北庭東夷南詔接踵來見南詔沙門素閑教觀東來問法寔自玄鑑始鑑嘗於師言下有省繼而普福等五比丘畫師像南歸至中慶城四衆迎像入城異光從像燭天萬目仰觀翹動傾信由是興立禪宗奉師爲南詔第一祖師之法量汪洋辭才無礙至於悲願誘掖諄諄誨諭戶屢日滿一無倦容故登師之門者如泛重溟不測涯涘如飲醇酎不覺醉悅及其劫辨學徒決擇心法無假借慎許可凜凜然如秋霜烈日嚴不少貸其爲文信筆萬言了不經意而其辭必歸於警昏瞶明宗旨闡義解顯正悟極於第一義諦而後已若夫立身倡道每視古德前言往行或有缺漏輒爲歎息而師之行事則不蹈其失墜也故師之立言示訓非其素履而躬踐者則終其身不言也至於退恬逃名根于天性清苦自持尤矜細行大覺師子二寺由師克成及奉勅撰碑師不惟不肯涉分寸功并其名字亦不肯與於其間也隨所寓草創菴廬皆曰幻住又因以自號焉嘗隆暑病渴膚腠汗腐有遺細葛裹衣者受之終不衣也遊淮汭并汲艱遠遂終身不復賴浴聞說人過失則俯首不答凡舊記語涉攻訐毀譽則掩卷不觀僧有臥疾者則濟以湯藥而策其進道僧有省親者則施以財法而勉其孝養師嘗撰楞嚴徵心辯見或問一卷信心銘闢義解一卷山房夜話一卷幻住家訓一卷擬寒山詩一百首總題曰一華五葉復撰金剛般若畧義一卷別傳覺心一卷東語西話一卷門人集師遺文曰東語西話續集二卷語錄十卷別錄十卷並傳于世師之自序畧曰余初心出家志在草衣垢面習頭陀行以冒服田衣抱愧沒齒平昔懶退非矯世絕俗蓋以文字則失於學問參究則闕於悟明尋常爲好事者之所稱道蓋報緣之偶然耳於戲師乘大悲願力爲法檀度觀時適宜隨機應物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爲未證得謂證得者說我無悟由爲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巖谷爲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爲滯前塵而溺多聞者闢知見海導以正悟爲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而不事夫空言也然一心平等泯絕去來不留朕跡槩非常情所得而窺測也每念師出處言行或承之於家訓或見之於行事或徵諸老宿或質諸遺文謹叙大而錄之然猶以景像求師者也其不可以景像求者又烏得而盡紀也耶泰定元年八月甲子法弟比丘祖順錄

有元勅賜智覺禪師法雲塔銘

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翰林直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臣虞集奉勅撰

天目之山有師子巖高峯妙禪師居之設死關以辨決參學之士望崖而退者衆矣得一人曰本公是爲中峯和尚師生有異徵爲童兒嬉戲必爲佛事稍長閱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勤困則首觸柱以自儆期必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叩心要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解而師自謂所證未極勤精勤苦諮訣無怠及觀流泉乃大發明師亦闕而不聞自是說法示人縱橫該貫如千江一源奔注放溢莫之能禦累千百言應問無礙隨其根器廣爲策勸世推以爲大辯焉高峯將戢化權遂書真讚屬諸師云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其授受不虛若此著書五篇曰山房夜話曰擬寒山詩曰楞嚴徵心辯見或問曰信心銘開義解曰幻住家訓名曰一華五葉集復著金剛般若畧義一卷別傳覺心一卷東語西話三卷語錄十卷別錄十卷盛傳于世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紋伽梨衣賜之號之曰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賜師子院名曰正宗禪寺英宗皇帝亦封香製衣即所居而修敬焉駙馬太尉潘王王璋嘗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爲未足請於上親往見之既見講亭巖前曰眞際表得法也三藏法師沙津愛護持必刺牙室利遊方時亦嘗從師參詰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必自稱弟子行省丞相別不花行宣政院使張閭諸達官尤加敬服每徑山靈隱虛席必以待師師固不受乃已轉運使瞿霆發以大覺寺奉師亦不受師踰湖絕江渡淮沂沂至浮舟以居而避去之從之者如雲北極龍漠東涉三韓西域南詔之人遠出萬里之外莫不至焉所至結菴一名曰幻住信施金幣重寶交至一視之選如也師相好魁碩見者讚歎皆畫像事之南詔人有奉其像歸者夜出神光燭天其土感悅遂篤信禪宗云時人爲之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爲法檀度觀時適宜隨機應物多諸方便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爲未證得謂證得者說我無悟由爲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巖谷爲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爲妄認法塵以資狂解者道以正悟爲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而不事夫空言也而師方自以爲文字失於學問參究闕於悟明尋常爲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耳翩然爲退休之計噫師之高邁過人遠甚而謙抑如此所以爲不可及也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歲生錢塘姓孫氏年六十一僧臘三十七大

元至治癸亥八月十四日化於其山東岡之草廬有訣別書偈誠門人勿行世俗禮而門人及遠近來弔者哭師哀甚
聲動山谷遂奉全身葬于西岡之上而塔焉後七年天曆己巳正月甲子聖天子使翰林學士承旨領國子監事阿隣
帖睦耳召臣集至便殿命之若曰其賜諡與塔名而汝集爲之銘俾其門人善達密的理刻之山中臣集再拜而言曰
國家崇尙佛乘至矣而近日禪學之弊以覺識依通爲悟明以穿鑿機緣傳授爲參學以險怪奇語爲提唱以破壞律
儀爲解脫以交結貴達夤緣據位爲出世方便惟和尙傳佛心宗卓絕不倚弘闡玄猷痛斥禪病以救末法其高識遠
見淳德實行法量汪洋辯才無礙東南一人而已請諡曰智覺禪師塔曰法雲銘曰

巍巍楞伽 上極無際 大雄善喻 著無上義 達磨之東 憂言多窮 獨此不遺 曰心之宗

是故妙師 高蹈天目 右海左江 以表遐矚 師子巖巖 置死爲關 孰當吾鋒 有造無還

惟幻住叟 登中據最 示則絕學 無依無外 千偈翻瀾 夫豈好言 昏蒙錮深 挾提孔艱

如彼淫疾 勝邪並受 有大醫王 爲出一手 熾疢塗摩 擣嚼鍊烹 紛然百爲 因病以生

疾除醫已 言亦如是 得本不迷 何有一字 悲願深弘 智覺所悼 受職度人 鬱乎法雲

法雲彌天 有蔭斯溥 協于皇風 永填終古

天曆二年八月 日師子正宗禪寺當代住持臣僧了義建

有元普應國師道行碑

集賢直學士太中大夫兼經筵官兼國子祭酒宋本製文

禪自少林指心單傳十一傳而爲臨濟玄玄十七傳而爲雪巖欽欽當宋之季而其道明溶光潔嗣其法者夥矣而獨得一人焉曰高峯妙公妙於欽諸子得法最先而其道最爲卓絕後登天目之西峯見其山高林深便卓錫巖石下書石作死關而居之閱暑寒十七年不跬步出關外方是時尊教抑禪欽由江右召至錢塘授密戒妙方遣世子立身巢巖肩日證雲漢何止空四海於一達也哉十大弟子得兩人焉一曰斷崖義公一曰中峯本公義裔其用以推揖于本公故公獨以其道爲東南末法偈公示寂之十二年當元統二年天子賜號普應國師仍以師所著書曰天目中峯和尚廣錄三十卷賜之入藏勅制臣序於書之首其徒狀事誓石請於余曰吾師身栖巖谷名聞廟朝仁宗皇帝嘗製衣降詔一再遣使入山致禮賜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其受業師子院改陸師子正宗禪寺勅翰林學士承旨吳興趙公撰碑以賜英宗繼明寵賚如之逮文宗臨御師已入寂賜諡智覺禪師塔曰法雲之塔塔之銘詩并序文今奎章閣侍書學士青城虞公奉勅撰恩言寵數可謂至矣然吾大僧自唐以來有封國師者降及五季亦有尊之爲其一國之師者至於宋有區域幾四百祀僧之顯者班班輩出然未有尊封國師者今吾師遭遇聖明遂膺曠典自非總其實如唐名僧道行碑則將何以章殊恩顯異數敢叩首以請余謂名公卿其歿則有碑蓋因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子孫因宜而不遂以銘其德行焉今大沙門尊封國師其葬雖無窆穴而其名行勒之金石孰曰不宜謹按行錄師諱明本錢塘人姓孫氏母娠師時夢無門開道者寄籠鐙其家而生師生有至性既不好弄而好歌梵唄結趺坐年十五輒然臂持戒誓鄉空寂因而閱傳燈錄有疑志在參訣遂登死關妙髮長不薙衣弊不易孤峭嚴冷未嘗一啟齒而笑亦未嘗親爲其徒剃落獨見師便雖然欲爲祝髮蓋已知爲大器焉久之誦金剛經恍若聞解者師自謂識量依通雖於義趣無不貫解然非悟也已而薙染給侍死關天目於東南諸山最高寒廩粟屋材非飛輓不能至其上師晝服力役夜事禪定十年脅處不沾席後於妙言下機旨洞契妙以其克肖書偈付之俾衆歸之師益自晦未嘗肯以師道自任也然而玉在山珠在淵其光氣自不可掩況審之以諮訣重之以記勅故至元間松江瞿霆發施田建寺於蓮華峯號大覺

正等禪寺。妙將遷化。以寺屬師。師辭。師每謂。住持者必無上大道其力。可以開明人天夙植福緣。其力可以蔭結徒衆。明智通變。其力可以酬酢事宜。故凡住持。必道爲之體。而緣與智爲之用。有其體而缺其用。雖或化權不周。事儀不備。猶之可也。使無其體。而徒倚其用。則雖處衆而衆歸。制事而事宜。亦不足言矣。況三者併缺。而冒焉尸之者。其於因果。能無懼乎。於是五山缺主席。相大兩拜。致書幣。屢以爲請。師皆力辭。至於窮崖孤洲。草栖浪宿。屏遐其跡。而避去之。然而四方學者。北禪龍漠。南極六詔。西連身毒。東窮博桑。裹糗躡屨。萬里奔走。而輻湊赴師者。逮無虛日。南詔僧玄鑑。素明教觀。辯博英發。每日吾聞。大唐有禪宗。使審是耶。吾將從其學。使或未當。吾將易其宗旨。而俾趨教觀。由其國來。一聞師言。便悟昔非。洞法源底。方圖歸以倡道。而歿于中吳。鑑之徒。畫師像歸國。像出神光燭天。南詔遂易教爲禪。奉師爲禪宗第一祖。至治三年春。天目山木稼。其徒之老與之。秋八月癸酉。師遂入寂。卽山之西岡塔其全身。未歿前一日。遺別其外護并法屬。一一皆師手書。歿之日。白虹貫山。師於是世壽六十一。僧臘三十有七年矣。余嘗使江南。聞師所至。四衆傾慕。香茗金幣。拜禮供養。悉成寶坊。而師一衲一單。衣嘗屬目。人念其豐肌。暑月腴腐。奉葛衣以繼。裨者師一不以近其體。他可知已。師雖屢辭名山。以自放於山林江海。解纓羈脫。笠在處結茅以居。一皆名曰幻住。蒲團禪板。畫作夜禪。規程條章。井井森列。儀槩愼嚴。如臨千衆。至於激揚提倡。機用翕霍。嬰之者。膽喪聞之者。意消。而其大致則深。惟世降道離。諸方禪者。裨販佛祖。爲可痛心。每謂其教傳佛心。宗單提直指。惡有所謂授受哉。惡有所謂言語依解哉。故師於其教法。欲救其弊。而藥其病。師皆以身先之。故師之於物。洪纖高下。緩急後先。拒之而不遺。應之而不攜。人徒見其發於悲願真誠。而不知其一一以身致。而匪事夫空言也。以故當世公卿大夫。器識如敬君威卿。清慎如鄭君鵬南。才藝如趙君子昂。一聞師之道。固已知敬。及接師言。容無不歆慕。終其身。江澍丞相脫驩公。最號嚴重。讀師法語。便斂衽望拜。高麗密王。以天屬懿親。萬里函香。登山拜禮。起謂人曰。吾閱人多矣。未有如師福德最勝者。獲師開示。涕淚感發。於戲。師躬已以究其道。豈有毫髮于世意哉。然而其名不行。而至不道不言。而信自非行。解相應聲實一致。允克當于師之位。永久益章而弗昧者。抑亦何以致此哉。迺爲銘詩。傳之其徒。昭示不朽。若師所著書。其目見塔銘。茲不書。詩曰。

天目於山擅弘貴 兩峯高盤帝青雲 孤禪行坐虎豹群 延敵死關駐孤軍 禪機觸著身火焚
濯以甘露洗垢氛 有幻一人奪鼓旗 正令一下千驕馳 定目不睹轅門麾 摩尼寶王燄輪持
如日始出搏桑枝 光雲照耀千須彌 崩騰驟赴無中邊 百舍重趼走莫前 來者駭汗命髮縣
幻以鑪錘烹金鉛 其出躍冶流炎煙 不缺則折非龍泉 迺復煅擣而煉烹 奚肉爾骨死以生
醍醐上味投寶餅 藥香珠幢帝網纓 一一芬馥而光明 問師何由執神樞 一切入一亦無餘
陰裨國程鞏皇圖 天子南面味道腴 五朝恩光鬱扶輿 號尊國師章異恩 賜書入藏開蒙昏
揭若日月行崑崙 又如大海涵乾坤 俾人盡證毗耶門 正宗的的萬子孫 億劫師言永長存

謝降賜中峯和尚廣錄入藏并封號國師表

皇帝福蔭裏大普慶寺僧善達密的理誠惶誠恐昧死謹言臣善達密的理昨於元統二年正月初十日不懼天誅

以臣先師天目中峯和尚明本廣錄三十卷進呈乞賜入大藏與經律論並傳廿六日欽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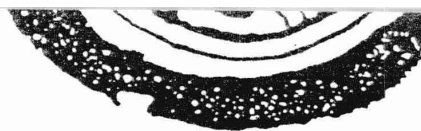
聖旨頒降廣錄但有藏經印板去處刊板入藏流通詔文林郎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臣揭傒斯序於其書之首仍
賜臣先師明本號曰普應國師欽此臣中謝伏聞道匪言傳況一佛心宗之旨理由事顯非百家世諦之譚明大
用於機先振立猷於語下伏念臣先師明本身栖巖谷言滿寰區當禪林搖落之秋孰爲依庇住覺海圓明之域
獨任流通故其徒雖默默真參而其道必言言後闡於是以廣長舌樹光明幢攪江海作醍醐飲者量足奏風水
爲韶濩聞者意消師子絃響絕衆音摩尼珠體非一色蓋以力扶其宗教豈圖上達於宸聰蒙乙覽之清光加國
師之殊號復頒朝旨賜列藏函寵輝山林恩融泉壤此蓋欽遇皇帝陛下道隆聖統心契覺皇蘿圖似黃金輪常
持四天下沙界如寶珠網交現重光中世昌釋子之正宗日効封人之三祝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以聞臣善達密的理誠惶誠恐昧死謹言

元統二年六月 日大普慶寺僧善達密的理上表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三十

大目明本禪師雜錄

元・中峰明本
撰



天目中峯廣慧禪師語

示徒

佛印元禪師痛論文其略曰一念靜心終成正覺蛙步不休跛鼈千里器有利鈍根有淺深及其成功一也獨在乎發憤立志而已矣吾今痛論道俗當知四易四難何名四易自己是佛不用別求師資若欲供養佛只供養自己一易也無爲是佛不用看經禮像行道坐禪飢冷困臥任緣隨運二易也無著是佛不用毀弃形體捐弃眷屬山林市井處處自在三易也無求是佛不用積功累善勤修苦行福慧二嚴元無交涉四易也何名四難能信一難能念二難能悟三難能修四難夫信因果可以爲小信不可爲大信然猶疑者多信者少信而不疑者率千百人中有一二人耳何況願見自性一超直入如來之事乎千經萬論奇踪異跡種種留在世間只爲人無信心衆聖慈悲廣施方便開曉群迷令其由信門入蓋有其信者必行之此信之所以爲難也十二時中惟欲念念不

忘行時行念之坐時坐念之起居動止語默臥興時皆念之治事接物乃至困苦患難險危之時亦皆念之其身如槁木如頑石如死屍如土偶唯心心在道應答於人如癡如醉聞聲見色如瞶如盲所以喻如猫捕鼠心目一於注眎少怠則失鼠矣如鷄抱卵暖氣貫於相接弃之則不成種子矣此念之所以又爲難也念道本於持久悟道在於須臾因緣未熟時節未到機關屢啓無所遇也因緣既熟時節既到雖形聲不接忽現前也未悟者難與言已悟之見如生而盲者語以天日之清明彼雖聽不可辨也已悟者無復踏未悟之迹如寐而覺者使其爲夢中事彼雖憶而不可追也參學之士要當以悟爲準此悟之所以又爲難也未悟常須憂念已悟益須持守如擎盤水如執至寶如護目睛如踐危險若對君師是持守之道也持守者修之也見道方修道不見何庸修有問者曰已悟矣寧修爲則應之曰多劫薰習未遽除盡惟宜修之修到無修然後同於諸佛此修之所以又爲難也故不知四易者可使爲善不可使入道也不

知四難者可與禪道不可與進道云云

師曰文中言念道之說卽今所謂參也其四難最初言信爲難所云信者欲其信前之四易後之四難也然此信心慎不可苟而得之一憑自家多生親厚般若之力次憑日用念念痛爲死生大事之正念深入骨髓無斯須少間且信既如此則所參之話不翅飢人得食寒者得衣雖強使其放捨終不可得也其參道之心綿密更無不悟之時譬之行路朝趁之夕進之安有不到之理謂悟者何乃悟前四易也此四易苟非悟入皆名妄解今人例以聰明之姿不待悟入遽以四易之說領略在識量中自謂實證便捐福惠二嚴俱無交涉極理之譚未嘗不是殊不知不曾悟入墮在識量分別中終日說食而不療飢也且悟既不真如人未曾親到家庭便欲於途路中作屋裏活計可乎不可乎由是知道既不悟其修之爲難也必矣一種是開示後學惟佛印和尚四易四難之說深切著明堂中諸學般若菩薩皆是遠離世間種種受用來此甘心寂寞靡有不言爲生死無常大事者虛

延歲月豈忍爲哉文中謂如貓捕鼠少怠則失鼠矣如鷄抱卵少間則不成種子矣斯言可信望同興志力早悟歇躬明本今夏臥病不能與諸兄道論故引此告之光影如流毋貽後悔謹言

示衆

洞山過水玄沙度嶺太原聞角與釋迦夜半觀明星同一箇時節卽今在諸人分上無絲髮少欠昔臨濟德山熱喝痛棒眼不耐見覩面提持流落叢林翻成途轍天下叢林說禪浩浩地承虛接響互相熱瞞藥頭到今轉不靈驗先師三十年身立壁立惟務與學人整治箇事捏定咽喉不要你說不要你會亦不要你別生第二念單單向所參話上立定腳頭孜孜而參孜孜而究如遇怨敵如救頭然外絕境緣內忘情識直待伊冷灰豆爆絕後再甦你若未到此箇時節斷斷不肯將相似語言引人入草須知生死無常是大事因緣豈根浮脚淺者所能超詣今之人不體從上佛祖建立一味趨狂情妄識開口便要超過佛祖逮觀其向道之志略無半點真實主宰方一霎時

提得箇話頭少。縱便裏私自慶才被昏散擾。寧便惟道根。鈍業深。偶過目前些子違情。則嘆悲毒恨之心。磨牙切齒。而念念不息。或邪思異想。起滅萬殊。而自不知狂醉。伏心將謂辨道之人。理合如是。弄了三五年。載既不相應。瞥起一箇退心。打入無事甲裏。甘受輪迴。以此者。滔滔皆是。或不如。此便將意識漁獵。古今。啞。噉。狐。涎。欺。賢。罔。聖。萬般造作。一味。虎頭。墮落。那邊了。不自覺。要求一箇穩帖。帖地三十年二十年不變。不異。向本參中。不涉識塵。以悟爲則者。如披沙揀金。於是叢林法道。日就澆漓。你還知今日大開兩眼。向孤峰絕頂。受他信心人供養。況是自家負箇辦道人名字。尙爾狂妄。忘墮。而不自檢焉。知異時流入異類。而不爲互相吞噬。結業無間者。耶古者謂三途六慮。無量劫來。又不是不曾經歷。在今生不知夙何善行。彼此狹路相逢。撞在七幅袈裟之下。早不離情絕慮。廢寢忘食。過隙光陰。憑何所持。此山自開闢以來。遇冬寒立箇期限。要諸人向此期限中。必欲要討箇倒斷。不是門庭施設。亦非強自指陳。乃先德已驗之

方了諸人本具之事。如教中謂我不愛身命。但惜無上道。你但見他前輩度額。聞角悟明之易。殊不知未度額未聞角。已前之難。則與今人無少異也。苟知其難。則何道之不我集哉。藏主維那爲見衆心懈怠。請予警勸。明本上座說話。渾無鼻孔。與人扭捏。惟以死生無常大事。與真實爲道之士。勉爾言及。如不見信。一任問取諸方。

結夏示順心庵衆

今日一箇四月十五爲之結夏。當知二千年前靈山會上。亦有箇四月十五日爲之結夏。自爾相延。迨今處處叢林。不違舊例。九十日無繩自縛。曰禁足。曰安居。殊不知本色道流。自最初一念要決了生死。無常大事之頃。此足於是而禁。此夏由之而結。以盡平生歲月。併之爲九十日。不多不少。不誠不增。必期與此事觀體相應。然後謂之佛懽喜僧自恣之時節也。如其不委。只欲效世相流布。以禮樂規矩循守。而不敢過越。是謂坐夏。不惟孤負佛祖。而亦埋沒自己者多矣。今日庵居十餘衆。各各是知有此事者。不肯自孤。

貧自理沒況當此法歲甫臨之頃乘時奮起一片決定不退轉猛利無間眞實身心單單提起箇無義味話頭自最初一日立定腳頭不得分毫移動密密與之做向前去一日要見一日功程一時要見一時應驗自上首一人至最後一人通相警策彼此琢磨不雜緣不妄作不共念不隨物轉不逐境移不循古矩不存新格不厭凡不慕聖乃至一切俱不爲單單只要已躬下一著子明白忽然被你冷地透脫方知九十日只是一平生一平生即是九十日以至二千年前不異今日今日不異二千年前鈎鎖連環了無間斷是謂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之時也苟或不爾只箇順心蕘無異二鐵圍勿謂安居無事因循九夏逆知其平生之志願之不遂於斯可見矣菴主寄紙來請爲衆警策之語以大事究之不惟衆人庵主亦自照顧

禪是諸人本來面目除此外別無禪可參亦無可見亦無可聞卽此見聞全體是禪離禪外亦別無見聞可得諸人聚首於此各各有一則不了公案藏之肺

肝甚非小緣十二時中莫錯用心好古者道參禪學道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除此外又何所爲而不名錯用心卽此事且置之不問只如諸人各各胸中自有一本古清規且不要犯他苗稼且如五更堂前板響起參時便是不要洗面也須隨衆下地走一遍了伺候大眾入堂時則上被位端坐但聽開靜板鳴則摺被搭袈裟過鉢位喫粥凡喫粥飯須看上下衆速則速衆遲則遲庶幾不動他人心念況是起居動靜各各有威儀隨之莫道我是辨道人大悟不拘小節爭奈你未悟何中間有不循規矩者無他蓋是爲道之正念不切所以動成癡蠢破犯律儀自失正因起他輕慢此諸人各自體察如巡堂法痛爲生死大事未卽明了如恐虎延歲月被人打一下不問自家困不困如飲甘露常奮起勇猛極力向前豈可返生嗔恨而懷報冤此豈理耶生死無常是萬劫刀割不開鋸解不斷底一段惡習在今日既肯發此最初真心高栖窮寒之頂恨不得延一日光陰爲十日立定腳頭做去凡見日落山時深生嘆惜又過了一

日也。道業未辨，眼光落地畢，竟將何酬報佛祖遺越。直待手忙脚亂，何不趁今日病未及體時，早討取箇倒斷明本上座所見如此，且不會爲人打綱葛藤，但只如此從實相告，不欲聽諸人過港道話。適有西山之往重顯藏主代白一函，各自究心，切莫容易望謹。整精神早求解脫，亦不聽無時度水過山相尋於道無量。

示同學

翻足讀佛捨身求偏辨王位而求乞者，黃面老爺曲爲後來做此樣子。從上諸祖草衣垢面，澗飲木食，動是一生不與世接，說說業業，克爾斯道思之，豈爲今日之難在古人，固不易也。我輩何幸，主此法中企仰古人，日劫相陪，詎可安居暇食，苟從妄情而肆荒逸，無益法門有辜負先志光陰，譬猶因果懸然，各自究心，毋貽後悔。

示山居徒

學道惟要痛念生死無常之大心，不退此心，若不退更無不明大事之人。此箇爲死生大事，不退卽此便

是第一方便，更無方便過於此者。道在一切處，道亦不在一切處。但是你爲生死大事，不退城市山林，獨居衆聚，皆是進道之時。你一箇爲生死大事之心，不諦當，不堅密，城市則被鬧奪，山林則被靜障，獨居則口食相煎，衆聚則是非境緣相雜，俱不相稱。所以古人云：參禪無秘訣，只要生死切。此箇爲生死大事之心，真切久遠，不退，雖終身在十字街頭，乞食總是心空及第之時。如今你三人在山中住，但一切不要造作有飯喫飯，無飯喫粥，工夫做得，做不得，道業成辨，或不辨，只由你自心究竟，不從人得。

示發菩提心衆

菩提心是梵語，此云道心。諸人若無向道之心，今日決不肯來此高山頂，盤腿婆娑，晝夜勤苦，取究死生。當知此箇道心，遠從多劫之前，已曾發起，只爲心多懈怠，意逐攀緣，未由取證。逗到此際，正宜勇斷衆緣，休息萬慮，單單提起箇所參話，向三根椽下，盡其形命，一生了辦，不爲分外。此箇正念，不能堅固綿密，孜孜保任，更欲營生情妄，再要發菩提心，是謂虛妄。

顛倒忘失正念向外馳求違背真心與道懸絕莫說只發一遍菩提心便是日發千遍萬遍不如一念保任所參底正念更欲誦經禮拜披陳懺悔等盡是逐妄隨邪豈不見教中云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當知實相亦無念者只是你信得有死生大事十二時中提所參話如救頭然念實相底影子幻者如有一字相誑自甘永墮拔舌地獄請異庵悅衆白之要發菩提心之人望各各收捨專心辨道好某拜白

冬安居示徒

早間忽蒙首座過門謂長期方起冬至將臨警勸策勸衆心渴仰然應時提唱諸方大有規模本上座不惟行解全虧況是素不曾作此模樣尋常諸公以死生大事未即明了據其已見每與較量特不過通相警策耳今日未免重添注脚切思先師老和尚爲此大事深臥窮山二三十年惟將箇無義味話頭與人咬嚼決不肯効諸方將成現相似語言教人隨語領解當知死生大事是無量劫中自迷自惑底一種妄習今古與八識五蘊念念遷流起爲愛憎動爲能

所粘骨綴髓極未來際永無有自了之期苟不奮一片決定真實信心向脚跟下悟去自餘功用俱落異途由是不柰向學者墮於昏沉流於散亂以八十日立爲長期欲諸人屏除心念蕩滌外緣斷絕妄情純一無雜單單究此事所云期者廼相約之義必期成佛作祖必期及第心空必期超越死生必期續佛慧命或不與所期相應便是過此八十日之期亦不肯懺懼而休須做一回倒斷方不孤弃舍世間來此孤峯絕頂駢肩接踵守此荒寒原其所來豈在今日二千年前靈山三百餘會轉大法輪之時現前大衆皆在老釋迦口唇邊歷歷聽受乃至西天四七東土二三諸大祖師互相演唱時諸人亦未嘗不在或不具此深遠根本今日決不能操大心弘大志要了此生死大事因緣從上好時節諸人等閑爲箇懶墮懈怠日復一日逗到此時未由超悟豈謂今日遭逢此克期取證之時更不向所參話上極力提撕盡形體宛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早求解脫又復爲懶墮懈怠之舊習之所障方走上蒲團藏兩脚於袴中縮雙拳

於懷內又以帛被通身包裹。但知安樂不覺困來。其巡堂人三回五度警省。略不肯少加精進。似如此參禪。要明心地。要教生死要脫略情塵。要勸除窠臼。莫說八十日便是八十年。八十劫惟增業識。但長癡迷。却步求前焉能遠到。豈有志於一人與萬人歎者。當如是耶。豈如救頭然者果如是耶。於此可驗諸人之道業不可得而成就者必矣。何則。這裏是孤峯絕頂。無一點外緣。且是一箇箇皆是發真實爲生死大事之心者。在此際不能奮發。則何處更有奮發之時。此事若非實參實悟。自餘皆是掠虛。如今有等人多引證道歌信心銘。乃至古人極理之談。如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之類。便教人。以意識領覽在心。認此。前塵喚作本來面目。更教人一切平常無事。去謂之保養。謂之履踐。說著箇看話頭。做工夫。遽引信心銘。謂執之失度。必入邪路。剛謂直指單傳。無如是事。殊不思其根殊器劣。或不使濕乾情安死盡。偷心向萬仞懸崖。望空撒手。只欲使其帶泥帶水。認有認空。總是自瞞。誠非究竟。本上座於此道自是不會。

夢見但生平箇死生大事。非小因緣。今朝挾路相逢。不覺饒舌。及此所說。無論幸希衆悉。

示衆

前日之晚。首座與維那到菴。言結夏在近。請爲衆道話。一中本曾許在三兩日有暇。當請以過菴點茶一杯共語。片時以見通相警策耳。不謂連值陰雨。路滑不便。使更過十二日。則兩山人事又爾交接。不能遂幻人遠避之心。思之合堂大衆。皆飽參之士。尋常到菴未嘗不蒲團上事相扣安。有結夏解夏之爲辨。道時節。若以至理言之。最初發心向道時。此夏已曾結了也。十二時中看箇所參底。無義味話頭。未卽決了。便是坐夏時。三十年二十年。推到神消識盡。冷地裏忽爾猛省得。善便是解夏之時。自恣之日。豈以區區九十日爲限哉。凡做工夫不靈驗者。往往只是偷心未死。所以虛延歲月。別無他病。若是偷心死於今日。則今日便相應。死於明日。則明日便相應。何謂偷心。但離却箇所參底話。外別見有箇自己是偷心。於所見之自己外。別見有人有我是偷心。做得純熟時。知

道純熟是偷心。做不純熟時知道不純熟是偷心。面前見有昏沉散亂時是偷心。不見有昏沉散亂時是偷心。所參底話頭與疑情交結不斷時是偷心。但是看話頭處。瞥生一念于不問是凡是聖是真是偽。總言之皆偷心也。忽有箇伶俐人向子說。處總不相干。別資一路爲道。爲理爲見爲聞。此又是偷心中之偷心。佛亦不可救藥。但盡得許多偷心。只與麼依本分。靠取箇所參底話。如泥塑木雕。底有氣死人。外不見有大衆內不見有自己。冷冰冰地。絕見絕聞。如是守去久之。管取心空。及第者必矣。謾書此以當庵中茶話。本上座且過山。避人事數日。更不須尋問幻跡在何地。直饒尋見亦不共語。幸首座維那白之。

日資須知

教中謂初日分中日分後日分。又初夜中夜後夜。即古德所謂晝三夜三者也。又云日不足繼之以夜。本色道流寸陰靡并。須臾不離日夜六時寧無資助。謂日資者。總言二六時中之標準也。凡一日夜四次坐禪之際。宜各屏心絕慮忘緣。息念深究死生力窮道。

業除大小便利外不許共語不許洗浣不許補綴不許看讀乃至一應事務非公界普請俱不許作。凡上床下地出堂入戶如臨深履薄然勿使隣單知覺動其道心自然內外相資身心寂默矣。

警孝

偶同參過門與夜坐達旦。忽曰僕自遠逾鄉關數千里二親垂老其不奉音容者十有二年矣。因讀明教和尚孝論二十篇。獨不能無慊切勞罔極何以報之。予曰天下父母之於子。既養之復愛之。故聖賢教之以孝。夫孝者効也。効其所養而報之以養。効其所愛而報之以愛。故孝莫甚於養而極於愛也。然養之道有二。愛之之道亦有一焉。食以膏粱衣以裘葛養之在色身也。律以清禁修以福善養之在法性也。色身之養順人倫也。法性之養契天理也。二者雖聖賢不可得兼。蓋在家出家之異也。且在家不爲色身之養不孝也。出家不爲法性之養亦不孝也。是謂養之道二焉。昏而定晨而省不敢斯須去左右者乃有形之愛也。行而參坐而究誓盡形畢命以造乎道而欲

報資恩有者乃無形之愛也有形之愛近而易伸無形之愛遠而難親者也苟不能本手愛難近者爾有所不逮而況遠而難親者乎斯易難之二由不可得而兼者蓋世出世之異也世間不能盡有形之愛不孝也出世不能盡無形之愛亦不孝也是謂愛之道二焉且教世間之養與愛有間也劫出世間之養與愛無間也何則謂有間父母存則行之亡則間矣謂無間者豈以彼之存亡二吾學道之心哉父母謂形生之大本且吾之形豈特今生有之思積劫逮今輪轉三界其受形如塵沙不可數所謂形生之本者元塞宇宙遍入靈區凡接見聞安知其非吾身生之本也計其劬勞殆不可勝記矣我之不思所以報而累吾父母教入諸趣備受輪迴率未知已也故吾聖人興大哀門夜越王城高樓雪嶺乃申明其法性之養無形之愛以示人也已四十九年之答問雖詞原滾滾浩無邊涯未有之語不本乎此所以云流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捨弃恩入無爲真是報恩者之語誠不爾欺也道卽孝也孝卽道也不知所以孝而欲學道

者是猶背濕而求水也或謂吾不能預是道惟能爲色身之養有形之愛可以謂孝乎子曰此蓋在家之孝也世間之孝吾黨之不預焉者以投迹於空寂之門覆形於方服之下其有雲山大聖人出世之孝尙未能彷彿其萬一或一念有間則二利俱失所謂不孝莫甚於此故明教之所以作也夫論之作非苟誘其文詞乃欲昭吾聖人出世之孝於天下也俾外教不能議吾徒也亦俾吾徒之未知者懷其教而趣其道不可斯須忽忘之也或謂大圓鏡智融混自它未嘗有異豈各所謂孝乎子曰爾徒知鏡智之不二而不知孝與道愛與養俱不二也自非神心廓悟洞徹聖人垂教之源者不可竊議也誠以斯言擇之庶見予與同參之不安也

天目山開佛光明懺事

大衆還見 本師釋迦如來四大海清淨寶目與菩薩大阿羅漢金剛正眼交光相羅如瑤絲網綿亘古今相續不斷麼如其未委明本上座今日開顯去也師子巖頭日卓午萬象森羅俱起舞正宗樓殿倚天

開一會靈山耀今古昔佛日於參天荆棘裏建立不動之場衆檀越向斬新條令中開闢三靈之府黃金像豈假塗糊白玉毫不勞斤斧三千餘丈天目雲林泉石與丹崖碧嶂頓長精神四方萬里象龍生鐵脊梁與禪板蒲團互爲賓主大光明藏隔纖塵淨法界身不求伴侶且卽今開顯一句如何具舉聖君福壽滿乾坤古佛光明徧寰宇

卽休歌

道人之休卽便休不待朝暮并春秋此休不隔第二念只於當念機全收有問道人何緣休得速生死輪迴如轉轂自恨從前不肯休枉被塵勞苦拘束卽今更不肯休去意馬情猿欄不得隨聲逐色如跳丸警轉機輪無覓處卽今不休何日休壯色不停如水流古今多少未休者觸骸堆積如山岳休復休更休休任是北轡單越誰管南瞻部州只將一箇大休字千古萬古爲同儔你不見二千年前甘蔗種走入雪山拖不動等視富貴如冰花更不打他三界閑自從那時一休直到今黃金髮面光嚴身千葉紅蓮捧双足

不染世間煩惱塵卽便休來還不早更不卽休徒懊惱世出世間一齊休此時方達菩提道休盡菩提道亦空白雲壓碎須彌峯到頭佛也不要做從教四海揚真風

覺喜泉記

識性之昏迷也必期以覺身心之煩惱也必期以喜昏迷則十二類卽之而生煩惱則八萬劫因之而續其覺之至也如日麗中天法界不期照而照喜之來也如春回寒谷草木不期萌而萌人徒知覺喜爲天下之道而競求之而不知昏迷乃覺之源煩惱乃喜之本也能卽其源而扣其本到煩惱昏迷覺之與喜俱無所住於無所住處大覺大喜圓覺無外充塞無餘若泉之出于地而止於沼也不澄而清不濾而潔明鑑萬象圓受十虎觸風則波遇決則流其寂湛之體元無所住而亦無所不住者矣 一山首座誅茅窮谷中方憚其無水尋而泉從地湧乃目其泉曰覺喜予因獻前說而復告之曰將使垢者濯於此渴者飲於此臨者鑑於此則莫有不獲其覺喜者也座曰

子之說但知彼而不知此也何則然覺自喜也喜自覺也使吾泉實有毫髮之意令其覺喜則謗吾泉也謂吾泉實無意於覺喜亦謗吾泉也而天下孰能審諸子曰然則如是說者是謗耶非謗耶良久汲泉養茗對坐忘言月滿窓虛光透波底於斯時也覺手喜耶皆不可復議其得失者矣

勸念阿彌陀佛

是心是佛是心作佛	三世諸佛證此心佛
六道衆生本來是佛	只因迷妄不肯信佛
智者覺悟見性成佛	釋迦世尊開示念佛
彌陀有願接引念佛	觀音菩薩頭頂戴佛
勢至菩薩攝受念佛	清淨海衆皆因念佛
六方諸佛總讚念佛	祖師起教勸人念佛
捷徑法門惟有念佛	一代宗師箇箇念佛
古今名賢人人念佛	我今有緣得遇念佛
念佛念心心念念佛	口常念佛心常敬佛
眼常觀佛耳常聽佛	身常禮佛鼻常數佛
香花燈燭常供養佛	行住坐臥不離念佛

苦樂逆順不忘念佛	著衣喫飯無不是佛
在在處處悉皆有佛	動也是佛靜也是佛
忙也是佛閑也是佛	橫也是佛豎也是佛
好也是佛惡也是佛	生也是佛死也是佛
念念是佛心心是佛	無常到來正好念佛
撒手便行歸家見佛	一道圓光卽性空佛
了此一念是名爲佛	常住不滅無量壽佛
法報化身同一體佛	千佛萬佛皆同一佛
普勸有緣一心念佛	佛不念佛失却本佛
貪瞋嫉妬自喪其佛	酒色財氣污天真佛
人我是非六賊劫佛	一息不來何處求佛
地獄三途永不聞佛	萬劫千生悔不念佛
丁寧相勸念自己佛	急急回光休別覓佛
念念不昧誰不是佛	願一切人自歸依佛
回向西方發願念佛	臨命終時親觀化佛
九品蓮臺禮彌陀佛	得無礙眼見十方佛

懷淨土

七重樹影覆青霞九品蓮胎孕白花鐵壁銀山遮不

得衆生何事竟無涯

茫茫三界觀埃塵一念貪生是苦因無上法王悲願

切逾將金色臂長伸

終朝合掌念彌陀舉念之間蹉過多和箇念頭都颺

却全機獨脫苦婆婆

四十八願水投水十萬餘程空合空只隔眼前聲與

色東西兩土幾時通

六藝俱全美丈夫盡堂終日醉相呼要知不陷輪迴

穿莫負黃金丈六軀

一十二時機未瞥百千萬劫苦難逃雖然身在同居

土誰肯低頭禮玉毫

重重最勝黃金閣疊疊莊嚴白玉池多少衆生無夢

到護湯爐炭自竊繫

勢至常談母憶兒同於形影不相違自憐一箇彌陀

佛却把黃金鑄面皮

仰扣當來父母邦導師遙指在西方草鞋不是無錢

買惟恨家鄉路易忘

一尊古佛天來大四色花池海樣寬自是衆生無眼

力當機不隔一毫端

生老病死總頭五首

恩愛縈纏與麼來三緣和合住胞胎盤開混沌通身

瑕踏破虚空滿面埃命若懸絲分母子形同浮泡示

嬰孩遠忘赤白堆中苦引著依前笑滿腮

考來終日自嗟嘯頓覺因緣與世疎語近不聞双耳

積夜深無寢寸心孤精神密耗皮先摺筋力潛消骨

盡枯飄憶少年狂未歇那知今日費工夫

偶乖攝養病緣侵未稟良醫日漸深燈影沈空添寂

莫雨聲敲枕助呻吟逢人有語惟求藥對境無聊只

擁衾衆苦聚藏安樂法惟堪哀痛不堪任

火風地水忽分離正是年窮歲盡時口裏乍無三寸

氣眼前徒有萬般奇業從識變非人與魂逐緣飛不

自知拋却飄空皮袋子茫茫三界竟何之

死生老病起何因形骸縈纏古到今觸境未能起有

念逢緣不肯契無心業從必竟空中積苦向元非實

處深眨眼便沉千萬劫豈應虛喪好光陰

立志

單單一味拍盲禪枯淡肝腸似鐵堅坐斷聖凡行正
令要明父母未生前

辭住院

千金難買一身閑誰肯將身入關箠寄語滿城諸宰
相嚴御自有愛人擔

寄人

林鷄處處五更啼啼到聲乾日又西故國有家歸未
得無窮憎愛尚縈迷

示高麗王

人生猶如幻中幻塵世相逢誰是誰父母未生誰是
我一息不來我是誰

湛然卽事

一池波影浸山光中有禪僧萬慮忘夜半屋頭松子
落湛然心地絕承當

病中寄友

都盧三寸氣牽抽要斷從教卽便休夢幻死生知幾
許我渾不著在心頭

示頭陀苦行

雪山苦行古頭陀夜越王城爲甚麼眼裏明星藏不
得二千年外定話訛
頭陀卽是比丘名苦行何時得暫停壞色衣穿荷葉
補自從霜後日玲瓏
頭陀獨讓老迦葉兩眼空來徹骨窮傳得破伽梨一
頂至今枯坐在雞峯
比丘誰肯學頭陀苦行纔行不較多活業蕩除空到
底世間那事奈伊何
鬢鬆短髮蓋眉毛住處惟甘守寂寥脫却陳年烏布
納展開双手赤條條
閑忙動靜苦中苦聞見覺知窮外窮無地卓錫雖亦
盡逢人方好展家風
化機展向富豪家笑指黃金是毒蛇轉作檀波羅蜜
用香風吹綻福田花
破鉢盂兮沒底船頭陀活計自相宜青茆屋住千岩
底雪滿柴床夜不眠
甘得盡生行苦行頭陀之外百無求束腰已辦三條
篋佛法從教爛了休

世閒惟有頭陀好苦行之餘又若爲三界眼空忘取捨便如斯去更由誰

示喜禪人

參禪學道莫因循淚轉痕生鐵面門是聖是凡俱喝退直於無佛處稱尊

參禪學道要眞心拚死拚生不顧身捱到虛空邊底脫十方世界一微塵

參禪學道現成事擬剔眉毛路入千縱使披襟能領路話頭依舊不曾圓

參禪學道爲生死未明須急參一箇話頭如不在無邊生死又包含

參禪學道要成佛豈比尋常兒女嬉今日使拚窮性命較之前輩不勝遲

參禪學道貴忘機切忌將心辨是非常憶南泉好言語如斯疑鈍者還稀

參禪學道在心傳一大藏經曾未詮聞見不能超象外口開還墮語言邊

參禪學道契玄微盡大地人爭得知不是箇中眞願

草等閑移步便相違

參禪學道古今多一箇蒲團睡寢不解禪身言外者彌謷未著已遭魔

參禪學道念如麻動爲情塵劈面遮心裏一微塵未破工夫添得眼中花

參禪學道絕馳求只箇疑情未肯休撞著冤家如決破聖凡迷悟一齊收

參禪學道喜中喜敢問闍梨甚麼昨夜蟪蛄虫啓口吸乾千萬里禪河

山舟十首

古云用拙存吾道吾道何緣用拙存三萬劫中唯扣

已二千年外不稱尊雪埋古路誰親到雷動玄關我獨昏豈愛對人誇懵懂惺惺多墮是非門

巧拙何須苦自誇古今天地莫能遮舉心旋長無明草絕念頻開般若花劒穿日長津在我藕池風細豈

由它靈山四十九年說一字如今不可加手足班班是幾人幻蹤無似拙爲親塔燈兩夏思同

哲岩事三秋肯共陳芳樹雨餘新氣象寒梅雪後古

情神道人久已忘憎愛話到依然入夢類

還歸著我住山舟日與毗耶話舊遊夜掩六窓明似
畫夏橫一榻冷如秋松濤觀地輒非動雲浪飄空底
不流怪得驚師頻耳語又將移棹過滄洲

自遠歸來欲罷參道人留住景疎庵眉毛蟬裏堆青
嶺脚指頭邊擁翠嵐六月有霜人未委九旬無夢我
全諸空花影子何多事猿猴勞生日夜貪

景疎庵裏景疎人常轉金剛不住齋有念肯求緣作
對無心只與道爲隣破蒲團以龜毛補芥竹笥將瓦
角伸不把人間閑夢想消磨十二箇時辰

嘗與景疎庵作銘竭來菴下暢幽情兩山鍾在床頭
听萬里雲從檻外生庭栢停霜浮冷瑩石池含月露
清明門前客自雲南至獻我軍持汲水瓶

道人住處絕安排白晝高門自懶開風引竹聲穿壁
破雨拖雲影透山來倚松石爲誰撐拄鋪地花應自
剪裁說與景疎庵主道得忘情處且忘懷

自慚分薄與緣卑縛箇茅茨已強爲佛法混融無攔
日虎空消長有休時喙長三尺徒多語身脆一漚誰

共知纔把聰明交保社肯思今日致扶危
道力從來苦不全塵埃滿面臥林泉語無靈驗情書
字見絕立微懶說禪懶碎破衣堆過頻髮鬆亂髮蓬
齊肩休將世務頻相伴今日居山話始圓

天目四時春夏秋冬

深居天目底道韻不尋常祖意塵塵合身心念念忘
雜華誰點綴草木自芬芳萬物隨時變春多水亦香
深居天目底幽邃絕逢迎一箇話頭破千生夢眼醒
竹烟結露冷松露滴清共厭人間暑頭陀想不成
深居天目底惟與萬山隣禪外有真趣眼中無俗塵
新霜傳氣候古篆約時辰葉落知秋者林間有幾人
深居天目底道者自忘機念盡禪心密情逃戒體肥
凍雲侵石磴寒雪護苔衣料想參玄者殘冬不我歸

贈徑山旨曹溪

靈源滴滴下曹溪此事如何頻得齊向道現成千里
隔更言差別百生迷怒雷驅雨迴山北皓月拖雲過
屋西聲色未彰前領路無端眼上又添眉

贈與雲谷客東林

萬疊匡廬青入目，山中慈雲覆幽谷。瀑花濕透山神衣，松根臥聽寒猿哭。池上藕花千片玉，屋下溪聲斷遺續。一大藏教不能詮，八萬四千談未足。我來鴈門秋正高，清霜凍老困菊回。首入間幾丈夫六，臆野馬空馳逐。就手拗折七尺藤，直擬口邊生白蘂。何如共君手提折脚鐺，地爐撥火煨黃燭。

寄陸全之遊大覺寺請

自笑無端二十年，教人平地覓青天。了無人寄風前句，時有書催月下船。還我去償操斧債，教誰來補買山錢。渾崙嚼破鐵餞，只憶山邊與水邊。

贈道士張友梅

參禪不解救頭然，蹉過工夫萬萬千。描捕鼠非真管，喻人騎牛是錯流。傳四溟絕滴，猶存海萬里無雲。倘有天當念一齊，纔得轉頭頭是出世間緣。

福慶幽居

傳家三事神物外，一閑僧默默持黃卷。寥寥對碧層地蚤穿壞，葉山鼠撼枯藤咲。閑人間世何時忘，愛憎虎溪夜話。

共客虎溪濱，交情似水深。話殘今夜月，驗盡古人心。禪話非干學，高詩不在吟。匡廬多白社，應是有知音。

宿天池寺

吉祥千古寺，一塔聳巍峩。路自天邊上，人從雲外過。聖灯懸木末，雷瀑下岩阿。獨愛冰池月，無心出薛蘿。

山中春夏秋冬

春到山中也，太奇淺深紅。紫綴花枝東，君不管茆茨。碧逼寒陽和，十二時。

夏日山居味更長，蒼松翠竹繞柴床。南薰帶雨來天岸，整日惟聞白雪香。

道人山舍頗宜秋，索索西風響樹頭。千嶂月寒清露滴，不知深夜濕緇裘。

山深茆屋畏冬寒，雪老冰枯只自看。就地掘爐渾沒底，夜深誰共撥灰殘。

春謁龍池

林花紅雜翠，雨霽政春融。萬壑雪飄谷，三池水印空。錦霞迷藥徑，香霧鎖琳宮。却笑前人誤，來詢通不通。

夏隱蓮峯

碧玉峯世界熱惱不能侵萬竇擁蒼壁一花開少林
聽松忘盡簫聞瀑認瑤琴遙想人間暑知誰得訪臨

秋登絕頂

三千九百丈路盡忽逢巔板石籠珠箔金題老翠鉤
舞龍橫大野萬馬驟平川四際閑舒目高低總是天

冬倚師岩

師子岩前路崩騰壓半山老禪和雪立孤鶩帶雲還
冰磴懸千仞霜鎖撼兩間擁爐思佛日曾與死爲關

春

池邊細草依依綠檻外天桃灼灼紅試向色前開兩
眼箇中無地著春風

夏

萬株楊柳噪風蟬烈烈燒空火一天當處若能忘熱
惱不須重覓藕花船

秋

天垂玉露月沉沉一片清光照古心寂是不能遮掩
虛亂蛩唧唧對寒砧

冬

數片凍雲粘斷石半空晴雪洒窓紗倚欄獨自籠雙
袖認著梅梢又著花

幻海五首

幻法滔滔深似海從來無古亦無今長鯨吐出粘天
浪輾入一漚何處尋

大幻無根深似海百川萬派一齊收一漚未發已前
看究竟何曾有實頭

幻深似海若爲知好看雄吞萬派時著實宛來無一
滴風前愁殺老波斯

空中花與鏡中像木馬草人乾闥城無底無涯深又
闊窮年終日怒濤傾

實無而有是何物沃日洪濤萬里寬千尺層樓粘雪
浪望崖誰不骨毛寒

題雲海亭四首

雲接天兮海接天縱眸舒望若爲邊規模更不容雕
琢氣象從來出自自然梅萼冷含千古雪栢根清吐半
爐烟客來借問春消息門外幽禽話最圓

雲濤浴與海沉沉自有乾坤直至今日謝不須求祖

意情忘安用覓禪心松花滿筍填虛廬瀑韻浮空逼
古琴城市火塵人正苦那知山舍雪盈襟

雲高海闊正當秋物外禪包任去留生佛既知無本
據悟迷安得有來由蒼岩淨貯三更月野壑深藏萬
里舟誰管清颺剪林麓道人山衲自蒙頭

際天雲海廓無垠六戶虛容一箇身松葉擁爐煨老
芋竹烟凝爨接陽春夜庭立雪情方泯古澗敲冰意
獨新盟此歲寒人有幾多於忙處喪天真

示一禪人五首

閑處相逢開處遠船頭曾有再來期靈機瞥轉尋行
路不覺和身陷鐵圍

見面聞名總不親擬思量處昧天真隔江招手橫移
者今古誰能繼後塵

約我再來無別意多同要問葛藤禪虛空有口說不
得鐵壁銀山面面穿

伽陀遠寄莫疑猜生死牢關要打開剔起兩莖眉自
看誰云幻住不重來

去却一拈拈却七死生生死太無端男兒未具超方

眼十二時中莫自瞞

遠谿雄上人求加持布衣爲說偈

吾宗大雄曾搭此衣寸絲不掛一肩橫披優鉢曇花
綻一枝

爲烈禪人袈裟加持

衣名無相福田佛祖遺風餘烈如是而披淨如冰雪
佇看一花開五葉

烈禪人以大布製衲相衣一頂求爲加持願世世
不失此衣而續佛慧命當知此衣無相而所參之
話亦無相然披此衣參此話久久不間則謂佛慧
命豈外事耶宜勉之

無隱

此道分明絕覆藏森羅萬象露堂堂西風滿院誰人
共山谷先生聞桂香

遠山

淡烟一抹寫晴空彷彿須彌露半峯萬里崖州行欲
盡巍巍猶在白雲中

雪谷

千岩萬岳玉成團隨扣隨音孰解看裏許有神元不
死我曾親到骨毛寒

梅谷

陽春昨夜到寒崖花向其中五葉開一片白雲遮不
斷天風吹出暗香來

愚叟

終日不違緣底事無能多是死偷心從來大巧只如
拙到老誰知是淺深

拙菴

弄巧翻成錯用工全身墮在草窠中著衣喫飯也不
會那豎拳頭繼祖風

無相

凡所有時皆是妄從來絕處未全真頂門若具超塵
眼草木纖毫總法身

古木

飽歷風霜不計年森森涼蔭幾多人看佗不涉榮枯
處只爲根沾劫外春

海耕

一吸滄溟乾徹底肯留涓滴活魚龍分成田段都犁
了牛自閑眠人自逸

滄海

烟茫茫又水茫茫艸底渾潮浸八荒夜半老龍眠未
起曉雲推日上扶桑

捷翁

未啓口時先領略始擡眸處已知歸老來轉覺機輪
活說法猶如閃電輝

石榴

久於林中菁廬都幾被秋風著意吹時節到來開口
笑滿懷都是夜明珠

寄朱高岡

以忠以恕性皆然一寸靈明廓大千天下歸仁知絕
學物皆備我識無傳鳳凰鳴上高岡月烏兔挨開碧
落天極目縱心如不昧又何須用覓佗緣

贈謝壺天

道不屬知與不知見成三昧絕離微汞鉛豈是長生
藥離坎那出向上機跨得玉鸞歸鳳闕挽回石馬上

天墀若教來入空王室拈起毫端隔鐵圍

贈靜居士

靜庵居士住金陵藉藉江湖有道聲出水蓮花三葉
白帶霜松幹半生青橫推象駕歸我嶺倒跨牛車出
火城待得度人心願足却來叩我話無生

送僧

大哉八月錢塘潮千堆怒雪摩青霄七尺烏藤烏律
律信手拈來天遙遙臥龍山前鏡湖水冷浸天光清
似洗三江九堰共經過太白玉几清嵯峨二十里松
蔽天月萬工池上三重閣重重閣影浮清波潮音洞
裏觀音體瞬目白雲千萬里石梁五百老聲聞鷓鴣
啼在深花裏萬八千丈花頂峯絲蘿千尺懸蒼松要
識東州只這是何心重穿草鞋耳當機莫做境話看
也要一回行到底

和瓶梅

折來斜插膽瓶中數點半開春意蠟燭影橫斜窓漏
月暗香浮動戶來風既無根本那能實徒有標姿總
是空莫待弄情時節至只今便作朽枯容

華藏雲海亭

雲海亭高望楚原半空晴雪卷遙天龍拖遠峙青螺
濕鯨吐寒蟾玉鏡圓三萬頃沉吳主劍二千年恨越
王船道人不曾興亡事聽罷踈鍾枕石眠

禮惠照大師塔

祖印全提爲指南白雲堆裏現優曇珠流光燄三千
里玉鑲文章五百函匝地古霜埋石磴繞蒼雪護
松龕我來此地空鳴指多少兒孫欲罷參

山中訪隱者

半生心事寄烟霞杖閑過隱者家啄木鳥啼山遠
近採樵人語路橫斜亂風吹落青松子細雨蒸開白
豆花不是少林門下客如何消得此生涯

山行

雪梨花落豆梅青兩袖春風杖屨輕翠竹籬邊聞犬
吠紫荊花下見人行烟收遠嶂嵐光老雨絕前村溪
水平客路正長歸未得不禁時聽杜鵑聲

山居

無影到人間逍遙自駐顏半床清夢熟四壁白雲閑

野鹿赴無出狂猿去又還惟應朝市客思我住深山
一場白雲藏石磴半間茅屋掛藤蘿腳花幽鳥不知
處門掩夕陽春思多

賀靈隱燒香侍者

古爐烟噴紫栴檀簾幕香風動曉寒靈鷲山中人不
起金鷄啼上玉欄干

贈全居士母骨

萬仞峯高塔影垂黃金骨冷夕陽微老娘面目分明
在泪洒東風恨附誰

送雲溪住九品觀

暮雲疊疊鎖溪寒水溢蓮華漏滴乾九品師僧從定
起夜潮推月上欄干

廬山道友之江西

倒卓烏藤出鴈門摩空双眼蓋乾坤江西有底老尊
宿眨上眉毛一口吞

贈誦蓮經

日宣一部妙蓮華襲襲香風透齒牙窓外日斜門半
掩藕絲牽動白牛車

贈血書蓮經

向一針鋒顯大功血淋淋處扇醒風夜深吹到寶池
月白藕花開葉葉紅

血書華嚴經

遮那真體遍塵沙血染春風二月花一百十城烟水
外善財童子不歸家

血書金剛經

云何降伏云何住問得瞿曇口似錐印板不知文彩
露杜鵑啼血上花枝

寄義斷崖化緣

阿爺門戶盡欹傾舉眼誰人不動情十字街頭伸化
手也須還我老師兄

寄天柱長老

古風不振世波摧萬里江湖卷怒雷天柱峯高人起
定旋挑山芋撥寒灰

龍池菴山房

蒼龍吟破冰池月山翁獨對寒崖雪人間大夢忽驚
覺樹頭索索吹黃葉

朗上人竹房

森森綠玉排欄立，簌簌清聲繞幽室。蒲僧一片坐禪心，耳根不礙聞塵入。

妙喜山前泊舟

水滿清溪月滿天，一條歸路直如絃。不知客與何日歇，啼殺空山老杜鵑。

夏日村居

草塘拂拂水風微，涼雨初晴豆葉肥。野樹亂蟬吟未歇，卷桐聲裏放牛歸。

金陵道中

六代繁華逐水流，岸莎汀草碧悠悠。瘦腰斜倚東籬下，笑問黃花幾度秋。

贈僧行脚

七尺烏藤生鐵鐺，閑拈起留不住。霜空月落天宇寬，脚頭踢出山無數。

爲道日損

工夫未到方圓處，幾度凭欄特地愁。今日是三明日，四雪霜容易上人頭。

題妙湛無爲塔

無爲之體契天真，妙湛何容置一塵。千仞徇原高突兀，末山活計又重新。

贈在別山

天目久同參廬山，又同宿就中一處却不同。彼此今年三十六，我有一把無絃琴。臨別與君彈一曲，非陽春非白雪。宛若雨餘萬丈崖瀑傾，又如雪壓千株山竹烈。驚起赤梢錦鯉吹動鄱陽湖底波，越出金毛獅子吞却珊瑚枝。上月阿呵呵也奇絕，草木萬象皆欣悅。此音不入時人耳，莫共時人分彼此。捲衣抱琴歸去休，自己家山任去留。三十年後忽相見，此曲不應輕和調。

立玉亭偈并序

竊聞天台有華頂石橋，匡廬有天池繡谷，清涼石之於北臺，祝融峯之於南嶽，摘雲林泉石之勝殆非人間世也。吾東西兩天目，長岡遠岫倚空入雲，其舞鳳飛龍勢已嘗見矣。先師高峯和尚至元己卯駐錫師子岩，未幾而宴坐死關，兩建道場四

方萬里葉空寂之士肩摩踵接咸謂茲山虛曠高
寒惟未有絕勝之地越三十七白延祐乙卯院門
樹卒堵于龍岡之巔偶攝空而下可數十步忽雲
泉松石奇恠萬狀時觀者驚相告曰殆造物珍護
而有所俟於今日耶不然則此山與天地相爲開
闢且古之搜奇覽勝之士未嘗一寓目而何因構
小亭冠于危石之上扁曰立玉亭蓋取海粟學士
賦天目有下視群峯之立玉之句猶至人之有所
蘊雖不欲聞達而一時緣既至遷延不及則聲
名麗藉文彩發露者差似也或謂山無心於求遇
而至人亦何有心於待遇哉蓋理使然也昔僧問
夾山境話答云猿抱子歸青嶺裏鳥啣花落碧岩
前又無盡居士問我禪師翠岩境話答云門近洪
崖千尺井石橋流水遶松杉其二師置丹青於三
寸舌端濃粧淡抹描寫殆盡今古之鮮有不爲境
所囿者既不作境忽有人問立玉亭如何祇對子
素不能答話謾以長偈似之

八百里山花簇簇點染乾坤眞畫軸盤空師子尾吒

沙崖懸不停飛猿足龍岡幻出翠浮圖設利晶光射
林麓轉身忽發天所藏咸池洞府皆塵俗蒼松恠石
眼未見矮亭壁立千尋玉雷車瀨下雨餘瀑壓碎巖
珠幾千斛巨靈鞭起鐵昆侖搓牙萬丈排空谷古竇
幽潛劫外春藤羅冉冉堆寒綠酷暑無風冰滿懷夜
禪不動鬼神哭無邊宇宙一毛端謾將心境論生熟
未曾來此一凭欄莫言曾到西天目

東天目昭明院四軸

院立昭明領令人憶有梁與其行過越何似守平常
心華開佛星道韻啓禪房不上東天目難教物我忘
昭即明之體明時不昧昭理於言外得悟向坐中消
遠憶疏充腹飄思石墜腰流光毋把玩生死不相饒
西峯高峯崧東穀更巍峩乳鹿臥岩穴花禽啄薜蘿
繞闌霜竹老綠砌雨苔多未肯忘心境區區擬若何
道心昭且明安用苦論評枯坐無閑日凍居絕異情
雲粘斷石踈樹倚危屏晴到東天目頂前塵分外清

頭陀苦行歌

眞實頭陀行苦行不修苦行非頭陀若有眞心爲道

者試听苦行頭陀歌苦頭陀無度用陳年破納千斤
重冰雪齊腰堆上肩遇夏繩穿掛梁棟苦頭陀面不
洗夜半三更先走起拍肩豎起鐵脊梁誰管蓬塵過
兩耳苦頭陀沒家舍樹下家間忘晝夜幕天席地樂
空閑赤骨律窮爲保社苦頭陀最勇猛廢寢忘食心
自肯單單提一箇話頭面門鐵鑄冰霜冷苦頭陀百
件做誰管牽犁并拽磨陸沉賤役心自甘一任孃生
皮袋破苦頭陀最堪惜一切時中赤骨律動時鐵石
也磨穿靜處長年惟面壁苦頭陀無忌諱遭人罵辱
如浮戲盡形只與道爲隣任你人來欺入地頭陀苦
行難較量又不驚人又久長頭陀苦行難摸案純是
真心無做作頭陀苦行難理會一行直入如來際頭
陀苦行難注解高比須彌深似海盡說頭陀苦行時
不思議不思議忽若苦行都驟轉便是優曇花一枝

托鉢歌

道人家真快活萬戶千門持一鉢不是叢林無飯食
不是自家無出豁却緣折伏我慢幢要把衆生貪愛
割古佛曾離萬乘尊日向七家垂濟拔或受罵或見

喝或遭醉象當頭踏盡是莊嚴功德身利佗自利稱
菩薩三世十方諸聖賢靡不由斯獲通達我持鉢脚
頭脚尾乾坤濶極目無非祖父田誰管一升并一撮
或與多出門拍手笑呵呵或與少但得慳囊破便了
或言無隨緣善巧著工夫侍得傾倉都捨與飄轉鉢
孟渾不取本來只要破爾慳不是養身充化主游人
間遍聚落不爲幻聲虛色縛入短巷穿長街但滿身
心任去來逢村莊遇山店閑把鉢盂持一遍謾說天
台與五臺管你甚茅茨與官院渾崙一箇黑鉢孟信
手拈來無少欠無少欠絕承當托鉢歸來萬事忘一
日二時需粥飯只向鉢盂中取辨第一不愁檀伽頭
又喜官司無打勘朝托出暮托歸裏許有無惟自知
半世生涯只麼去眼上何愁不帶眉慳囊破慢幢摧
鉢盂内外生光輝兩手從空俱放下茅菴四壁清風
吹兀坐蒲團無伴侶閑將一年十二月從頭舉正月
一鉢孟不用從人覓二月春風吹大地鉢盂上下千
花綴靈雲悟道三月春鉢孟也解笑飄身四月藥林
齊禁足鉢孟不受人拘束光陰暫爾交重五黑漆鉢

孟街上舞六月六鉢孟裏許無三伏七月秋萬象森
羅一鉢收人間八月中秋節錯認鉢孟是明月黃花
滿地知重九黑鉢仰天開大口十月十一日鉢孟兩
度濕月建子無底鉢孟提不起數到年窮并腸盡鉢
孟不用重安柄人間光影急如流明日新正又起頭
說甚麼德山用棒投子提油香巖上樹雪峯觀毬任
你祖師西來十萬里光吞赤縣道播神州爭似農家
持一鉢一切時中得自由

行脚歌

七尺烏藤鑄生鐵幾向山中拗不折橫拈倒用二十
年從來觸處無途轍一双草鞋元沒底沉是龜毛穿
兩耳深包十箇脚指頭踏著風雲四邊起我有鉢孟
惟一隻非瓦非金亦非錫朝朝托向十字街具眼衲
僧俱不識三般道具又隨身天上人間不隔塵便與
麼去當行脚四海眼空無近隣行脚來行脚去業識
茫茫無本據行脚東行脚西路在胸中孰共知有人
喚我作行脚風前笑倒黃番緯我儂不學老趙州走
上人門尋戲說縱目不知湖海寬動步只嫌天地窄

掉臂拂開天外雲轉身衝破千山色有時行脚還不
然看山看水只隨緣不留此土不到西天五臺不要
訪室利峨眉山不求觀普賢了知大道如絃直長安路
不生荊棘有脚要行爭奈何佛祖至今浮逼逼要知
幻住行脚到何處未跨出門機已露更若問我幾時
回浙西那裏見子曾動步

自做得歌

佛法混融無間隔四聖六凡同一脉良由迷悟暫然
興昇與沉皆自做得古人心口如絃直露出機先無
揀擇看渠落處絕商量如何是佛自做得莫生受眉
裏白毫元宇宙古今不肯回首看何緣只管隨人後
自做得最端的動輒由他第八識輕輕轉作圓鏡光
一毫不用從人覓自做得難彈避劍穿火坑遭陷墜
方知業不從外來都緣自把靈光背自做得不可解
積世無明深似海驢腮馬額不知羞佛也難教伊變
改自做得要你知快須識破貪嗔癡三界無根無主
宰生死輪回怨阿誰自做得須早悟也沒西天并此
土自從踏碎鐵圍山脚跟總是無生路自做得宜猛

信觀體不須論。遠近纖毫。凡聖情未消。依前輾入魔軍陣。自做得真道理。透磨當門。無板窗。口開露出鐵心肝。擬待承當。還不是。自做得是甚麼。遇境逢緣。無不可。天下何曾有鬼神。禍福從衡。皆在我。我亦自做得人。亦自做得壽夭窮通。靜語默。只箇自做得。亦是自做得。會得自做得也。沒自做得。自不做號。做不自得。得何曾真。得得自做得。自做得。叮嚀只爲分明。極了事。男兒更不知。請待當來問彌勒。

紙襖歌

道人活計無價好。一幅溪藤。裁箇襖。脫白露淨。光浮浮。絕勝彤山如意寶。有時坐冽冽。風霜吹不過。有時行藉藉。春風動地生。有時不動亦不靜。表裏虛明照心鏡。蘆花明月共相親。一團雪底。藏陽春。說甚秦麻并越苧。吳綾并蜀錦。更堪笑在青州。做底重七斤。爭似我寸絲不掛。萬縷橫陳。全體用最天真。富貴如何說向人。

水雲自在歌

我愛水雲常自在。任運逍遙。無變改。直下千山成逕。

流遠對斜陽。散文彩。水無心兮雲無心。只此無今蓋無古。膚寸長空非遠近。巨浸蹄窪。何淺深水兮雲兮人莫測。宇宙雖寬。拘不得。萬里鯨波。漲海東千丈。龍光照天地。水雲合配聖賢心。舒卷流行。不涉塵霖雨。垂澤何曾外一人。水雲只合方吾道。光燁燁兮聲浩浩。鬼神莫測其機。起盡元無謾。尋道人住此水雲中。自在自在。無終窮。圓湛影裏。浸虛碧。明白光中。藏太空。水合雲兮雲合水。水雲自在。同天理。我見君心合水雲。自在應知絕倫比。客來共觀梁上題。俯仰水雲誰不知。自在奚止到今日。百世相傳無盡時。

松花麈歌

半生幻住西天目。每愛好山如骨肉。破鎗無米不下床。瘦腰三蔑從教束。鄰翁白日來打門。且笑且言聲滿屋。還知屋外老松花。絕勝農家千斗粟。堪作飯玉穗。金英光燦爛。堪作粥。碧雪紫霞香馥郁。壓成餅。冰雪蟠屈龍蛇影。捏成團。烟雲磊砢牙齒寒。我聞千年老松花。爲石肉。眼凡夫有誰識。更擬尋枝摘葉看。我道未曾嘗此食。絕未籽非栽。培秋濤萬里驅風雷。我

疑鳥兔推翻八角磨盡把虛空碾破不向機先信
手拈得眼來俱蹉過毗耶謾自求香積展手開田
徒費力誰知只在屋簷頭萬劫要教凱不得阿呵呵
誰辨的苔塔掃盡塵未空明月春風又狼藉

天目中峯廣慧禪師語終

天目中峯和尚普應國師法語

示正聞禪人

本色出家兒須得坐披衣乃可受人天供養以教中
言坐則謂諸法空言衣則謂柔和忍辱以禪宗言坐
則謂一念不退轉言衣則謂洞悟自心不帶枝葉苟
或不爾則寸絲滴水定當償從上佛祖眼不耐見
開此箇甘露法門非求安逸也非求閑散也非求高
尚其事而播美名非求積聚滋多而規恩利也古人
三衣一鉢外皆目之爲長物乃頻頻說淨而不蓄歛
也惟清苦自鍊不敢犯佗苗稼動佗心念密護妄情

深調禪味則其大辨若訥大巧如拙誓在萬人之下
不居一物之先謙以降其身不專己所長而眇視於
不能者也惟恐一念不存乎道不克乎己不利於物
不究於心也其參學之正念念策勵不到古人田
地雖大節莫變大難莫奪必期其高超遠到而後已
審如是則終身不動亦得偏界遊行亦得俱無所間
然也正聞禪人出紙求語警策乃信筆以示之誠能
不違此說則得坐披衣何忝哉西天目山幻住道者
書于環山精舍時延祐甲寅八月二十八日也

又

古人學道之有靈驗者蓋偷心死盡故也使偷心一
毫死不盡則萬劫無有自成之理直而論之死得一分
偷心則是學得一分道死得偷心五分則是學得
五分道偷心全無則全體是道蓋偷心之障道猶飛
埃遊塵之覆鏡光也今人惟知有道可成而不知有
偷心可盡或偷心之未盡而欲道之有所成是猶坐
臥於水中求其不濕天下古今無是理也昔永明和
尚痛言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使會成公案祖父家珍

不得受用也。諸情生想變者，即吾所言偷心之異名也。一切時要教情不生，一切處必欲想不變，會須真箇把生死大事橫于胸中，塞于意下，情乃欲生而遭其障，想將擬變而遭其奪矣。你若不以生死大事切於胸中，看箇話頭，必於悟證，但一向遏捺它，情想之生，不變是猶元氣既葬而事吐故納新，奚爲哉？古人有參禪無秘訣，只要生死切斯言，誠貫通三際學道之大本，苟不以生死無常爲己重任，而孜孜欲會禪會道而參究之，是猶使辟穀五事其畔，護而不知非所務也。前輩三十年五十年志益堅，念尤切，行逾加而莫肯斯須少間者，非師友策發叢林，從與言說排遣，方便誘進，而然蓋其根本只是一箇痛念生死之志願，未由果遂，使今生不了復何時而有自了之理哉？進道之念，或自不真切，縱佛祖果有草凡入聖之神異，不翅令阿羅漢之起三毒，雖強而爲之決不能悠久者，必矣。有人於此，必欲會道而學之，而不能照破目前浮幻不實之境，緣時遭其引起妄念，攀緣不息，且妄念既興，雖學道之力如丘山，將見日遭其

斷，無餘矣。楞嚴謂狂心未歇，歇即菩提，何謂狂心？但雖却痛念生死之事，提箇所參底話，盡形究竟之外，應有百千超卓世表之所爲，皆不能出此狂心之議耳。少林謂外絕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乃可入道。然人道且置之不問，此心還會如牆壁也未？如其未然，欲望其道有所入，多見其不自忖矣。參禪盡一生不會學道，盡一生不明，但不輕放捨，此以參以學之正念，管取有高超遠到之時，苟或捨其正念，妄以情識穿鑿，以佗言爲己解，縱會盡古今，坐斷佛祖，無乃妄陳狂見，自取過咎甚非真實道流之所爲也。聞禪人出紙求做工夫，細大子因無客信，筆不覺葛藤如許，爾如有志，則予亦不爲虛設矣。勉之。西天目山幻住老頭陀書。

示懷正禪人

本色道流，真正以生死大事爲任，十二時中更無斯須忘念。單單只向自己躬下著，到雖面前縱有百千般殊勝事，百千般順意事，百千般魔難事，四面八方之所圍遶，終不爲其奪，亦不爲其所障，自然念念不

忘心心不問設使暫忘暫間須臾須依舊接續將去也不受人排遣也不受人勸誘也不受人籠絡也不受人欺瞞也蓋自家真心一發決欲取證也不問在孤峯絕頂也不問在鬧市聚落不問在熟處也不問在生處乃至一切處俱不問著但只是有路可上高人也行當知道人家一箇安身處雖則一動一靜皆根於定業宿緣非苟然爾當知非苟然處其實如夢如幻如響如響如今往往學道之士且不真實向生死大事上用心最先立定腳頭不討箇分曉却要向夢幻影響中念念分別即此分別不已處早是生死與交接隔了也更欲超越又何啻却步之求前矣然學道非小因緣乃世間無大極之大事倘或不能發此大志願向前做箇倒斷則何有益於理哉備看古人操志於此便先將一條窮性命斷送入無魂必死之鄉盡此一報身資亦得苦亦得病亦得難亦得手雖不握三尺利劍只是無物敢嬰其前是謂大丈夫決定事業步驟不俗者如此爾錦川懷正上人棄家山成見受用有志于道良可加敬因出紙求語就寫

此以遺之併爲說偈參禪最要心懷正正令全提只麼參參到了無依倚處前三三與後三三

示規禪人

古者云守規循矩無繩自縛欲不循矩守規亦不能必無繩自縛之議要得不墮箇兩頭只請向二六時中參此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參到極則之處自縛繩豁然而有契悟日在規禪人勉之幻住老書

示業海淨禪人蜀法於師

男子大丈夫負一片機天志氣捨塵勞離愛網出叢林入保社單單爲一段生死無常極大事所以從上諸佛諸祖大起哀憫垂言立教而救之良有以也正此法道澆漓之際扶宗樹教未敢相免若只究明自己也須腳跟下靠得那一著子真實穩當始得也須是自己身心放得一切下始得若放得下靠得穩盡此一生與麼去爲己爲人總在裏許脫或不爾雖今日四體安逸百事現成即是它時異日千重百匝之鐵圍山也設使縱其情欲隨其有心流落今時又豈止鐵圍山而已哉只如今夏轉眼是半夏了也還曾

觸物無礙還曾打成一片麼不然則前半夏已過後
半夏亦爾與麼在叢林中過百千萬億夏正是癡狂
外邊走更有一箇最急末後句真實相爲不辭舉似
光陰身世渾如幻生死無常莫等閑

示雙蓮寺寶監寺

男子大丈夫各各有一所無盡價寶藏晝夜放光動
地無量劫來到今日未曾毫髮爲間爲斷自是你舉
心動念處爲一點無明當頭一障障住了也所以窮
劫孤露不得受用於是三世開士說一大藏教分明
是特爲你未識此寶者曲垂方便耳今則要與此寶
一念相應直須放捨身心及一切差別情念十二時
中單單提起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行疑坐疑猛
利無間若不徹悟至死不休然此寶不在四大身中
亦不在三界二十五有之內但只管切切在念念我
用心忽爾向用心不及處冷地省著便見楊岐三脚
驢石窓破蓋燈總是輪王庫藏中物利濟無盡正恁
麼時忽然有人問伊索此寶未審如何抵對大德辛
丑幻住某甲書

示田侍者

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莫問親不親俱要一切捨
捨教內也空外也空單單提起四大分散時向何處
安身立命話工夫綿密不通風如是三十年忽爾自
省平田婆打牛一下舉眼無親道自隆

示本色道人

要做本色道人別無他巧便單單只要不惜身命忘
死向前猛做一回做到著力不得處用心不得時正
好用心久久與麼捱與麼行十箇有五雙管取心空
及第去如今多是根浮脚淺無主宰無正見無力量
無作略輕遇著一些子逆順境界便被佗攙奪去便
乃著力不得用心不得殊不知著力不得便是眼光
落地時著力不得那時既無著力處便是出牛胎入
馬腹底路頭也今日眼眨地地用心不得便是個臘
月三十夜無用心處底影子現前也那時無用心處
未免大開兩眼被佗生死無常熱瞞去也本色道人
既無父母之奉妻子之養征役之勞口體之費單單
一條性命最先要與之拈向壁角落頭只有箇要了

生死底心提起箇所參話頭今日也只如是做明日也只如是做莫問三生六十劫也只如是做縱使鐵圍山高仞也奈何你一箇堅固不退轉不變易底心不得管取一念超越無疑矣你信此事不及靠此事不穩踏此事不實把此事不定敢保你無所濟知此事者必矣古之所謂但辨肯心決不相賺

示禪人

行之力則到必遠學之苦則悟必深學者當謀遠大之計莫期淺近之功無上大道高越泰華廣逾十虛一切有情本來具足自非聖賢器量而欲窮其高盡其大者猶跛足之望千里之程豈朝夕可能達哉所以古先聖人知其不可強乃有漸而頓頓而圓之義曉然載於典籍矣今之學者不究其本但朝登諸祖之門便欲暮收諸祖之効其操心只大矣其用志亦遠却不思無量劫流入諸趣多生習妄集聚此身動是五欲八風更相涉入互爲主伴且如從生已來五味煎其口腹輕安覆其肌體聲色蠱其心志浮僞盜其真實乃至起滅取捨頃刻萬狀所謂本具足者

將斲葬無餘矣往往以浮薄斲葬之質而欲載其渾全無雜之道猶敗漏之舟使其力勝萬斛而過東海望其不傾不覆其可得哉或曰德山見滅紙燭而領大法盤山聞歌薤露而悟徹歌旨彼皆不離見聞而迥脫常情徹見源底何其易也抑亦豈假勞形死心祛情塞妄然後而得哉噫如德山携鋤疏過南方爲樞所難驟見龍潭志亦苦矣盤山遍歷諸方至於歌舞之際正念炳然心亦切矣但見其悟道之易而不知心處積慮未嘗易也要知今日之所易即昔日之所難今日之所難即後日之所易也倘今日之不能則後日安有易於今日者矣學者悟此終不肯懷自畫之見耳世有客作下賤之人爲主所使勞形竭力不敢自怠少有過隙則怒罵鞭叱靡所不至未嘗厭離何其忘嗔怨之若是耶無佗爲利所攝而然也倘加嗔怨則主將見逐必失利養而忘嗔怨也學道之士少爲境所觸便生退墮然以利配道霄壤不侔何求利之切而求道之路耶當悟此以勉之

示禪人

上人若要超生死日用單提那著子莫問得力不得力萬劫千生只如此提不起處猛提擲舉不起時須舉起切莫住輕安輕安不是西來旨切莫顛危亡纔顛危亡迷正理更須不得坐在靜閑閑忙中見聞知覺裏但只常教一念絕所依非但忘喧亦忘喜等閑和箇忘亦忘信腳踏躑東海水非不非是不不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示禪人雄藏主

做工夫只是一箇信心信知有此一段大事提起所參話晝夜只是與麼參去政當參時也無純一不純一得力不得力底道理純一得力總是妄覺非工夫邊實有此事提起話參時只是一箇沒奈何總無第二箇境界今日參不得今日不奈何明日參不得明日不奈何乃至三十年參不得三十年只是一箇沒奈何或未到悟明之際若有半點奈何之心皆墮情計非真工夫也此事要與生死大事爲對不是世間可學可求可用心之事參禪如咬鐵橛子相似政當咬時有甚奈何處你若耐得許多沒奈何便是有力

量真辨道人操志也海東雄上主求語警策乃筆以告之

示禪人

參禪只要所參之疑情豁然破碎直下洞無界限胃中自有一種天然妙慧永不墮古人途轍是謂一了永了一證永證都不存一點知見解會如人到家信手拈來莫非舊物要用便用自然與古人符合你若不會恁麼洞然神悟一回都不許你將古人相似語言起心湊泊著意和會直饒你湊泊得渾崙和會得一體還在知解網中若要一念子直捷透頂透底解脫自在決無是處於是只要你於未悟之際提箇所參話莫問三十年二十年真參實究不存半點氣息如箇大死人一般忘寢忘食兀兀地究到情妄俱盡不知不覺踏著故鄉田地豁爾神悟這箇消息自然迥別你不可不痛以無量劫中死生大事爲念真實揀長遠身心的實參究斷無你悟底時節不是小事你若只要會禪註解道理不妨取佗三祖信心銘永嘉證道歌及黃檗心要等廣說道理底文書熟讀熟記

事恣意高談闊論若不自悟總是弄業識結生死業說入輪迴網中去於諸苦趣又從頭受過如今諸方多參此相似禪只責解說得通不思心識情妄絞纏不乾是謂惡知惡覺古人謂之野狐涎唾一點人心則狂見萬端矣子細子細你去將所記底古語盡情吐却單單靠取箇所參話遠拚一生兩生腳踏實地參去此事要斷你生死命根定可逐旋解逐旋參墮在業識中佛也不救

示禪人

參禪並無一切造作只要一箇爲生死大事正念真切提起所參話也不要與精進昏散較量多少將心較量轉成散亂去也但去尋箇穩便處住了不問年深月遠但有一日精神參取一日久久不變不異不知不覺自然有開悟之時如未獲開悟切不得將心意識向一切佛法道理上下度不怕道業不成也勉之老幻如此說云

示禪人

參趙州因甚道箇無字大要緊只向話頭上堅立志

願參起大疑情參除所參話頭上用心之外更不可向情意識中把定名言法相起念領覽喚作幻起滅卽此指幻生幻滅底一念子觀體是生死根源又將意識和會佗古人道無明實性卽佛性等語卽在胸中皆是識量分別甚非真正參究如今須是將從前解底古人相似語言一剪剪斷令胸中無一點知解單單只靠取趙州因甚道箇無字話生與同生死與同死直待情妄泯知解消不知不覺蕭蕭向絕見聞處冷冷地眼開方是到家消息此事不是容易會底但將取一片久遠不退轉身心不思其不相應你若無此久遠堅密志願欲求悟動念馳求轉入邪路記取記取

示禪人

參禪是真實心地法門決定要了生死大事當知一念疑惑卽落魔界政做工夫時心念雜亂妄想紛然不問是善是惡是真是妄總不要管佗但只向話頭上著到於所參話上一靠靠住其昏散紛飛之雜念久之自息如不息時亦不要強去遏捺佗但是你做

工夫之正念綿密便了其做工夫之正念堅密自然
念消念消則超然頓悟有期既悟了自然有箇見處
可謂來生後生妄與不妄及與大慧和上大悟小悟
有許多沒許多自然了於自心處不著問人也你如
今未悟且不要閑思量這箇雜事只添得你昏散愈
多

示禪人

參禪學道有甚巴鼻生死無常不是兒戲坐斷情識
揩磨志氣永絕愛染永忘嗔恚勿起狂心妄談佛智
看箇話頭冷水冰地但盡此生勿暫拋棄擬求速悟
轉落魔魅但不懈怠何須猛利此事本無難與易但
存正見不疑顛何患不明西祖意

示禪人

做工夫只要以生死大事蘊于胸中提起話頭孜孜
而參密密而究但令心不妄緣情無異見不問勇猛
不勇猛成片不成片寬著長遠身心做將去久久自
會悟明決定不落別處你若離此正念之外於能所
造作知解心中瞥生一念較量是與非得與失皆屬

妄緣非正念也

示海東諸禪人

今朝明朝新歲舊歲生死無常隨群逐隊世法與佛
法都不要理會單單一箇所參話頭在蒲團禪板邊
誰管你三十年二十年滅却身心死却意氣精進上
加精進勇銳中添勇銳捱到情忘見盡時箇箇心空
眞及第幻住某甲新正第四日奉爲海東諸禪人說

重陽示海東諸禪人

今朝九月九黃花處處有所參那一句但拚長遠守
守到心孔開決定無前後東海鯉魚飛上天驚起法
身藏北斗

示海東可翁然禪人住京師南禪寺

山河大地不礙眼光明暗色空消歸自己舉心動念
不是別人見色聞聲本來成現自是不歸歸使得五
湖烟景有誰爭此等說話稍負聰明者學皆知有只
許你記得多說得熟若要與腳跟下生死情妄十成
脫略不勝其霄壤相遠矣不惟生死岸邊便只是白
日青天大開兩眼對聲對色遇順遇逆一念子起滅

轉見消融不過直饒對是非順逆一一消化得過亦是弄精魂作主宰鬼家活計有甚用處如今在處教人參禪多只是參此等禪惟貴言通不求心悟若是此箇至靈之心不會向真實田地上洞悟一回任你將聰明之姿向釋迦達磨以至臨濟德山肚裏一時辰走過千百遭微見心肺政是癡狂外邊走也真實有志要爲死生之者斷斷不肯踏此途轍單單靠取一箇所參底無義味話頭頓在面前如大死人相似惟有一箇真參實究之心都不起一點要會禪會道底妄想縱使政於參處釋迦彌勒盡將三昧傾吐入你心腹亦與當時吐却情願盡其形命不了佛法決不於未悟之前妄將意識向它人奇特施設沾取一點誤入識田是謂野狐涎睡能使人眼見空花癡狂外邊走大不濟事你若參到百年後了然於已躬下無所趣向政是第一等清淨好人你但信心不退來世後世決定還你有箇真正悟明底時節你若急性便要會禪只這箇急性底便是真入輪迴網羅中無間然也老瀉山謂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老

幻如此說只要人決了死生大事不要人只管將心識向義路上穿鑿古今你若放箇生死不過當恁麼腳踏實地行取你若只要會禪佛也爲你不得然可翁求語警策老幻某甲書

又

古者謂神光獨耀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楞嚴亦謂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從上若佛若祖掃蕩學者之知解非得已也蓋知此道是一相平等法門厚若地擎廓如天布無你容心處無你留意處無你著力處乃至無你蹲坐處只貴於未肩已前遠得便行擬涉思惟卽沒交涉今時人見與麼說便將意識領覽入知解網中不求真正悟明你若不會真正向脚跟下劃然開悟一回任你遍將傳燈錄中相似語言以心意識荷負將去依它作解一味說此事本來具足佛與衆生元無欠少尋常著衣喫飯總是成現三昧你更擬心別求佛法却成野肉剗瘡說得也相似爭奈你不曾向情忘識盡處悟明以其不悟說愈親而識愈熾也若是真正要究明

死生大事底都不肯於未悟時妄存知解。妄會佛法一切時中單單靠取箇所參底無義味話。如咬生鐵。概相似。朝咬不斷。暮咬今年咬不斷。便擄取來年咬。愈咬不斷。但擄取不退轉。無間斷。咬去更說甚三十年五十年。咬到極則處。管取有箇卒地折擗地斷底時節。但堅操此要咬斷底信心不變。不易更有甚麼不了辦底大事。自是你趣道之正念不堅不密。未曾向所參話上立得脚牢。偶見人說相似般若。又乃將心學解。苟存此等謬見。若要真正悟明。是謂却步求前。無是理也。可翫首座負聰明之姿。有決了死生之大志。無端寂初占惹了一種相似知解。三餘年留山中。近方信得及。不爲知解所惑。茲忽起鄉念。立大志。盡其晚年力。究深窮以期正悟。復出紙再求警策。由是引前語以告之。更有箇寂末後句。兩手分付不於悟處期超越。徒向聞邊守見知記取記取。

示靈叟古首座住豐州萬壽

參禪要決了生死疑情。此疑既決。則一切是非差別同時俱決。既如是決了。方知本來無一物於無一物。

處也無疑者。也無生死者。亦無決者。亦無受知是說者。一切收歸自己。不思善不思惡。法性本來平等。到這裏更說有微塵許。是佛是法是禪。是道皆墮妄緣。且禪道佛法。尙是妄。又何疑與不疑。非妄者哉。你若實未曾向已躬下打徹一回。洞見源底。便向塵勞處妄心中。恣生妄見。將他本來無一物之語。以情意識和會卜度。便道無三界。可出無涅槃。可證說得也。相似只是和箇說底。都成妄見。擬將妄見要脫。佗生死不異。抱薪救火。轉加熾盛。無有是處。你若真實要做工夫。先將箇生死無常大事。頓在胸中。無斯須少間單單提箇話頭。盡此一報身。薰直做向前去。切不可得要前思後算。做得上也與麼做。做不上也與麼做。久久不變。不易工夫。熟伎倆。忘諸妄消。不覺不知以之悟入也。夫無熟與不熟。疑情無起與不起。古人謂參禪無秘訣。只要生死切。你一箇爲生死大事之心。至切至真。只從箇真切心上。總是疑情。自然不加排遣。做作久久。此爲生死切心。不問則首尾一貫。更何法可以爲留爲礙者哉。你一箇爲生死正念。

不真不切但只管強提話頭猛起疑情決定不會開悟但強得一時疑得一時其強之心少退則疑之情與之俱失矣但當工夫做不純一處都不要強起疑情只消把生死無常思量一遍看看到無可奈何別無方便可以破除惟有一箇話頭又猛提起與之做去做得上也與麼做做不上也與麼做做到不奈何處便是工夫熟時亦不可做熟想只是粘頭綴尾做去倘如是做如不做證則無此理也說難說易皆當人以已量而分其實絕無有難易之說且如德山見吹滅紙燭便解承當靈雲見桃花應時領略如此機緣是易耶難耶當知在德山靈雲分上則易在他人分上則不易也你若實不以生死大事爲己重任決意咨參願求正悟縱使將千七百公案一一注解教你便會可謂易也殊不知會語則易要透它死生情妄則難之又難矣但能信取一箇話頭密密參取亦不必問其難易久之心明性徹則難之與易不勝其贅矣無字與燒散了那箇是我性已是兩重使我示你箇話頭則不勝紛雜工夫轉見多端你

今日只將前面兩箇話頭上那箇看得熟只將箇看得熟底立定腳頭便與麼拚死拚生一念萬年與之做去做之不已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做到兩忘迷悟雙泯聖凡之際回觀千七百則閑言長語特竊眼金屑耳子細子細我三年不寫字亦不與人說話以兄遠訪不覺葛藤如此更不多及也

示海東淵首座

工夫上說起疑情當知疑情初無指授亦無體段亦無知覺亦無把柄亦無趣向亦無方便亦無做作安排等事更無別有道理可以排遣得教你起疑其所謂疑者但只是你爲自己躬下一段生死大事未曾明了單單只是疑此生死大事因甚麼遠從無量劫來流轉迨今是甚麼巴鼻又因甚麼從今日流入盡未來際決定有甚了期只這箇便是疑處從上佛祖皆從此疑疑之不已自然心路絕情妄消知解泯能所忘不覺忽然相應便是疑情破底時節也在前古人也不會去看話頭參公案上蒲團做模樣只是切切於生死大事上疑著三千里五千里撞見箇人未

脫草鞋便驚直問我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千人萬人都是如此出家如此行腳如此求人如此學道初不爲第二件事設有亦不爲也後代以來宗門下不含有許多露布葛藤往往脚未跨門便被此一等語言引誘將去墮在葛藤窠臼中喚作佛法喚作禪道流入知解羅網中不得出頭惟益多聞乃所知障於道實不曾有交涉於是近代尊宿眼不耐見叢林中有一病弊待你未開口時但只把一則無義味話頭揪在學人面前只要你敢舍一切身心世間諸緣雜念并禪道佛法語言文字等只教你向此話頭上起大疑情參取去正當參時也不是要明佛法了參也不是要會禪道了參也不是要求一切知解了參其所以參者單單只是不奈自己有箇生死無常大事何所以參到話頭破處則生死大事與之俱破生死大事明處則一切語言文字與之俱明離死生外別無話頭離話頭外別無生死雖則從上古人只疑生死了悟道今之人只疑話頭了悟道其所疑之事似或有異其悟之道其實無古今無雜無異也

正當疑話頭時也莫求方便須信參禪無方便也莫求趣向須知參禪無趣向也莫求把柄須知參禪無把柄其所言方便者卽箇話頭便是方便卽箇話頭便是趣向便是把柄但只要信得及靠得穩此生參箇話頭決定要就此話頭上打徹如打未徹初無障礙只是自家欠一種猛利欠一種堅固欠一種不退轉欠一種信得及把得定耳但能把得箇參話頭底正念住也莫管佗昏沉散亂也莫管佗動靜語默也莫管佗生老病死也莫管佗苦樂順逆也莫管佗成就就不成就等乃至除却箇參話頭底正念之外纔是三世佛歷代祖同時現前以第一義諦無上法要傾入我心腹中亦須當時與囉却亦莫管佗盡此事不在佛祖上不在境緣上不在文字上不在知解上但只在你一箇信得生死無常大事極處所以不奈箇生死何參古人話頭除却參古人話頭底一念子外更擬向第二念中尋討大似撥波求水爾古人道密在爾邊又何曾有一法與人爲見聞爲持守惟今日教你看箇話頭早是不得已也更若難此話頭外別

作思惟計較展轉沒交涉久後工夫熟時節主疑情破須知疑者參者乃主和箇話頭打歸自己更無一法當情亦無一法爲了爲不了故教中謂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只箇一法亦無討處其何話頭之有哉但辨肯心決不相賺海東淵禪人日居僧堂中因看話頭處未通出紙求指示乃直筆以此答之云爾

示無地立禪人

回光返照四字是獨脫凡情超入大悟之域底境界你工夫未到此箇田地且光作麼生回照作麼生返你若未到真正悟明之地但有可回可返之理皆是自瞞以其悟得微處則其心光不待回而回覺照不待返而返矣以無所待故也無光可回亦無照可返是謂一行三昧從上佛祖總向這裏掇跟甚非意識情妄所可到者如今有等癡人靜僻處收視聽絕見聞如木石相似喚作回光返照似怎麼照得三十年念念要脫佗生死不得但將箇趙州因甚道箇無字福利一提提起日而參夜而究行而疑坐而多政當如是看時切不可作回光返照想但參究不得處政

是放身捨命時久久純熟忽爾開悟曾不自知而回光返照畢矣若更作回光返照會依舊不曾悟在立無地禪人求警策語某甲爲書

示夫上主

據如所言十二時中作主不得不識雖却所參話頭外又喚甚麼作主當知卽箇話頭便是你主但常令此所參底話頭不離心念便是作得主亦不可起作得主想古人大意上初不曾有作主之說如馮山謂強作主宰真徇人情乃一時發人之情進之詞非道也又謂昏沉散亂是非逆順等上看話頭之說此說初無難曉底道理自是你曉不得強生知見且如正看話頭之頃忽爾昏散順逆等境現前便當奮起精神向昏散順逆中看久久昏散順逆情妄自消耳有人見此昏散順逆等現前便乃營生疑妄謂畢竟別有何方便可以去此昏散等習又乃歸咎於根器宿業及種種緣才起此心則於昏散上重加昏散順逆中又添順逆也所以教你昏沉散亂時只就昏沉散亂上看也不是別有何物可看亦不是看昏沉

散亂是何物亦不教你於昏散順逆等別尋巴鼻只教你便就昏散等上單單提起話頭自看永不放捨亦不妄起第二念分別此是昏散順逆等此非昏散順逆等大凡做工夫只要悟話頭不要你排遣昏散等你但痛念生死無常大事單單提箇話頭起大疑情以求正悟惟是生死念切自然話頭綿密於看話頭綿密處昏散等自然不現凡是做工夫時見有昏散等即是你念生死之心不切看話頭之念不密耳又言於話頭上起疑恐落思量之說差矣古人只爲箇生死大事未決三十年二十年三千里一萬里逢人便問我爲生死大事何曾看話頭起疑來雖不看話頭起疑而一箇生死大事未決之心便是古人疑處近代參學之士苦不以生死爲事況是宗門繁盛語言滋多脚未跨門先以記持語言爲務把箇爲生死之正念一隔隔斷於是近代尊宿不得已將箇沒義味話頭警在你人識田中教你去却一切知解單單只向此話之所未曉處疑著其所疑者如撞著箇銀山鐵壁相似面前更無寸步可進纔起第二念

便是落思量但不起第二念即是疑情其疑情中自然截斷一切知見解會等病忽爾你於所疑處觸翻方知如古人一言半句眞箇是大火聚吹毛劍不可犯也但辨信心無事不了

示宗已禪人住常州法雲禪寺
號復庵法嗣子師

趙州因甚道箇無字此八箇字是八字關字字要著精彩看你若依稀彷彿半困半醒似有似無怎麼參去驢年也不會發明參禪全是一團精神你若精神稍緩便被昏散二魔引入亂想狂妄窟中作顛倒活計參到精神不及處驚忽猛省方知只箇精神亦無著處便見自己即宗惟宗即已宗外無已已外無宗似之就爲說偈趙州因甚道無字自己與宗都莫論盡力直教參到底便於無佛處稱尊

示雄禪人法嗣子師

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 你若眞實要悟明自己但於十二時中單單提起此箇話頭結頭殺尾不斷頭驚直做向前去政當做時都不要將一切語

言文字義路道理等來取證做工夫時不要別覓休
歇亦不要配合古人做工夫上是同是別才生此心
都落知解永不與道相應 第一須是放得從前知
見解會底禪道佛法淨盡 第二須把生死大事頓
于胸中念念如救頭然若不頓悟決定不休 第三
須是作得主定但是久遠不悟都不要起第二念向
外別求任是生與同生死與同死有此真實志願把
得定管取心空及第有日矣雄禪人但與麼信取好

又

此道無向背絕商量你疑心則千里萬里沒交涉你
若不疑心亦無你湊泊處做工夫看箇話頭身心勇
猛打成一片如銀山鐵壁相似既是成一片身與心
人與境觀體混融不容有所知苟或知是一片則又
是兩片三片了也安有混融之理哉如今真實做處
都不要問一片不一片但有一日精神參取一日歲
久月深不自知而以之悟入決不相賺只憑你一片
決定信心除却箇趙州因甚道箇無字外見人說禪
說道便與劈面唾生死無常不是小事拚取三二十

年腳踏實地死工夫捱將去不怕驢中走却驚雄禪
人但恁麼信教及一任東山西水去

又

若真箇打成一片時亦不知如銀山鐵壁既知是銀
山鐵壁即不可謂之打成一片 如今莫問成一片
不成一片但將所參話頭只管粘頭綴尾念念參取
參到意識盡處知解泯時不覺不知自然開悟 政
當開悟時迷與悟得與失是與非等一齊超越更不
須問人求證據自然穩帖帖地無許多事也子細子
細要到這箇時節須放教胸中開闊歲月久長可也

又

勞自己之力安他人之念是菩薩用心但存此心向
道則道無有不相應者 老氏謂知其雄守其雌爲
天下溪爲天下溪常德不離謂雄者安已而勞已謂
雌者安他而勞已也猶水聚而爲谿常德之在躬而
不可離也 做工夫無邪正曲直難易之差但念無
常慎勿放逸則步步皆正而不邪也但信自心作佛
而不向外馳求自然心心實直而不致乎曲矣但是

工夫做不上疑情疑不起乃至百千障礙同時現前此箇要究明大事之心凝然不加搖動則於理易會而不難矣但是道業邊遇一切難入之處俱是自心作障此心若肯得盡直至佛祖地位更無別有所謂障礙之者其學道之正念但自肯得盡雖管二十年二十年自然穩帖地無半點疑惑安有自肯而復有障礙自外而至者耶守雌之心念念無間真積力久不加造作養之既專守之亦力道緣克備觸處皆真任運無差於法自在直造世雄之域而不自知也律也哉偉也哉雄禪人寄單山中以鄉中老成者未有寄單之地乃讓而佗之其爲義之心與道相須而遠矣出帑求語爲一切處警策故直筆以遺之老
幻華甲書

示日本元禪人住京師真如禪寺
號古先法嗣於師

此心迷成生死悟成涅槃然生死之迷固是難遣殊不知悟之涅槃猶是入眼金塵當知般若如大火聚不許一切湊泊你做工夫之心不肯真切不能於寂初一念上拍盲坐斷十二時中硬剝剝如大死人相

似靠箇所參話一切斬斷每於坐不斷處而生異計作難想作易想引起差別情妄紛然交接于懷不能隨處剪斷立十種重願必欲憑此願力剪斷浮思幻想如石壓草便立千種重願也壓不得轉見疎闊你不思生死無常是無始時一段最大因緣必欲相應都無異方便惟有一箇所參話直下但辨取一片不退轉不改易不遷變底決定正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設使於未悟之際千釋迦萬彌勒傾出四大海佛法入你耳根總是虛妄塵勞皆非究竟但是你一箇正念靠不穩其顛倒狂妄千途萬轍了無休歇期子細子細元禪人勉之

示聖門哲禪人住京師真如禪寺
後號明叟嗣師

昔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卽心是佛此一句話直是軟頭一切人是說箇箇領略得去及至問伊道那箇是你心你便東指西指認色認空說道說理展轉沒交涉也且心既不可指你又喚甚麼作佛索性沒討頭處須知此事端的是悟始得你若不曾悟去任你盡世認箇卽心是佛及至眼光落地時討箇心也

不見討箇佛也不見甘受輪迴悔將無及如是喚作參禪者你鄉裏人比比皆是爭似將箇趙州因甚道箇無字話立定腳頭一氣拍盲參向前去若不親到大徹大悟之地決定不休能如是立志參究久之頓悟則知卽心是佛與箇無字總成剩語聖門哲禪人求語警策老幻某甲書

示字海文侍者

從上佛祖痛以死生大事因緣未由決了積劫於菩提海中深薰熟鍊不捨寸陰乃至於菩提法中捨棄百千萬億形命視富貴恩愛不翅飛埃之過目一念子孜孜屹屹提起古人無義味話頭向三條條下七尺單前忘寒忘暑癢癢癢食其不至大發明大休歇之地不已也具如是體裁一箇箇透徹透底首尾一貫然後以所得處說人蘊藉中重假再鍊必使纖塵淨盡脫白清潔於生死涅槃岸上游戲自在是謂心空及第者豈似今人脚跟浮淺不肯死心死志向真實田地硬立腳頭以求真脫只責於冊子上記持口耳邊染習惟欲會禪便了殊不知死生大事於脚跟

下依舊黑漫漫不惟無有益而害之矣字海文侍者求語警策其入道之徑云

又

做工夫只要信得及從最初一念信教及之如是三十年永不生第二念愈參不得愈加精進愈做不上愈加勇猛你於做不上參不得處瞥生一念疑惑妄見起種種情解若凡若聖等都墮落生死坑阱底根本參禪但參不得時不要說根器鈍不要說業障重不要說時節晚不要說不遇人大意只是你一個爲生死底正念不真不切此心若真切說甚麼三十年便是三十生也不生驚怖密□切地打挺向前古人道釣竿所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或你不具此等體裁參禪學道總是倒見真正道流所宜守者文侍者勉之老幻作如是說

示定林了一上人

若了一萬事畢且一作麼生了若要覓箇了處一切用心皆是平地風波都無你了處但將一箇趙州因甚道箇無字頭在胸中默默地拈此一坐堅密身心

與之厮捱將去政當厮捱時不得你了會亦不得你
不了會了與不了都是妄見你若住此妄見中展轉
無你了處但只將箇所參話橫于胸中今日也恁麼
參明日也恁麼參於所參處應有一切殊勝奇特境
界現前總是魔性更不得第二念認著及與遣除乃
至分別取捨以爲則但有此心俱落意地要脫脫生
死根塵也大難但是三十年二十年不獲悟明惟加
堅密捱得生與同生死與同死於所參話一念子靠
教穩怙怙地不動不搖久之異情不起妄念平沉於
無所覺知處驚忽猛省方知至一之道於未行脚時
已嘗了了政不待別有所了而了也是謂定林你若
不曾恁麼真正悟明一回便恁麼喚作了也不得喚
作一亦不得更要喚作定林大遠在子說不虛一禪
人道念綿密年箇方盛儘有發越祖道之姿但辨肯
心決不相賺

又

二由一有一亦莫守貶得眼來早成窠臼此事那裏
討半點商量分直下知歸已涉途程了也參禪但未

能向朕兆未分已前拍盲按下且不可急爲草草你
便捱取一生去理會此生不辨又捱取來生結果此
事是你通身具足底更過三十生亦不怕虧損一毫
惟要真實於死工夫邊豁然悟一遍便是心空及第
之時你若不能死盡偷心擬將心識向它文字語言
上撮掠墮落意地縱使會得道會得禪不知是癡狂
外邊走一禪人年箇壯盛有真參之志再來山中求
警策古所謂但辨肯心不相賺復何警策之云乎哉
勉之

示意禪人

佛法全體是你具足底你才瞥生一念要同佛法上
著到早已墮落意地永劫不與佛法相應你若真正
不肯放過生死大事又不向一念未起時披襟荷負
但將箇四體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隨你一切
處住坐密密參取正當參時但是從前記憶得底經
教義理并古今宗乘中公案語言并不得記半箇字
在胸中亦不得將半箇字掛在口皮邊十二時中兀
兀如大死人相似只如此單提所參話參取久之不

退自有箇超然頓悟底時節。你若未親到此箇正悟底時節，只要將心意識向相似語言上，和會知解任。你解得一擔禪道佛法，是名「囉唆野狐涎」，睡萬劫無你了。辨處意禪人記取記取。

示因禪人

但信教自己及提起所參話，寬著程限，擗取久遠參去。自然有人悟入之時，不可於正參時生一切疑慮之心。又不可生一切速求開悟之心。譬如行路，力極則自到了。止參話頭，做工夫時，但有一切見聞知覺奇特殊勝應驗等事，皆是魔緣，但不生心隨逐，久則自解。你若瞥生一念樂著之情，從此墮入魔境，自謂發明，却成狂亂。悟道如人到家，面前物境既是故家，一一自然穩當明白，更無纖毫疑惑之念。苟存半點疑惑，決定不是故家，便須擗去。別參或不爾，則謾成異見矣。

參無字，只要向無字上起疑情。參道趙州因甚道箇無字十二時中，只與麼參。正當參時，不問有思量分別無思量分別，有思量無思量，闕妄想如今，只要你

單單向所參話上起疑情，乃至總不要一切境緣上作分別想。但離却所參話外別起一念，不問是佛念法念，俱是非正念，皆生死種子。真實做工夫底人，十二時中念念如救頭然。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那討閑工夫向身命世緣上著到，亦有甚工夫要求人開發，更有甚閑工夫要問人討言句。覓解會更有一等人，三日不得人開發，便乃心下茫然，無所施其巧。這箇總是逐妄流轉，不是做工夫底人。大率做工夫底人，如做賊要偷人金帛，相似行時行，要偷坐時坐，要偷閑時閑，要偷忙時忙，要偷更那肯露此要偷之心。要人看見，愈要偷得切，則愈藏機得密。心心爾念念爾久之不退，管取到古人地位。豈似伊十二時中做主不定，只要隨它妄想流轉，強作主宰，走在蒲團做模樣，念念馳求不肯休歇。那討相應底時節，記取記取，光影如流，速宜自省。

示然禪人

參禪但信得一箇話頭，及便只參一箇，但是正參底，也用趙州因甚道箇無字話外，更有一歸何處話，現

前你但莫采它久之自然忘去也。你如今但撈取一片長遠身心去參切，不可要求速得成就。若存速成就之念，久久引入知解網中去也。參禪但存了一箇痛爲死生大事底正念，守箇所參話三十年二十年，乃至一生只與麼去，永不提起一念要求速悟之心。此心才生，卽是妄念，永不與道相應也。你但不要求速悟，你底工夫熟時，節至譬之行路，雖不期到，但行步不歇，不斷自然到也。然禪人但恁麼信去，莫要學別人求速悟，底走入邪路去。你可將此話說說與你許多鄉中人知之。

示妙然禪人

參禪只要信得及，便就話頭上參去，都不要將意識向一與萬上下度。你若卜度道：「是何物萬？」是何物直饒你指點得明白，白政是癡狂外邊走。永劫不與道相應。你若信得及處，也不要問：「是何處之一萬？」是何處之萬？你只管一便，只是一萬，便只是萬。但向一歸何處下，立定腳頭，一念萬年參將去，參到心空及第大悟徹時，卽一而萬，惟萬而一一，不是萬萬。

不是一了然於胸中矣。你若未悟，任你將一與萬說得花簇簇，總不出箇顛倒妄想。然上人信之。

示玄禪人

趙州因甚道無字？但於十二時中密密舉起大疑情，參去都不疑它。與庭前栢樹子并須彌山話是同是別？你若將意識向話頭上較量展轉，引入業識網羅中，永劫無你悟處。參禪要斷生死命根，別無方便。你但截斷種種知見解會，單單靠取箇所參話，不問年深歲遠，盡情靠將去，不怕不悟。你若一念子靠不穩，凡見做不相應處，多生解會，安有解會之心，能斷生死命根之理？你鄉里人從來無人說做工夫底道理，多只是向理路上知解將去，直饒解得轉迴肚裏，破正是業識茫茫都無是處。爲山道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大不容易，但辨久遠真實心，參去決不相賺。趙州道爲伊有業識，在這一語是趙州金剛眼睛，不說學人有業識。你若向業識上會，和趙州金剛眼睛同時瞎却。你如今不要問有業識無業識，只是單單提起前話，不轉頭不起念，參所久之自

然情去則不要生一點知見也不要問大疑小疑起與不起才存此見已是早轉頭起念了也

示牧上人病中

遺教經云譬如牧牛執杖視之勿令犯人苗稼。馮山謂一入草去。驚鼻拽回來。百丈云子真牧牛也。當知四大是身病。六根是心病。一箇話頭要你參究。是禪病。一念洞明當處超越。是佛病。細而言之。但涉見聞解會。皆是病源。而況偶乖攝養。四體違和。這箇是病中之病也。如今要醫治此病。初無難事。但只將箇趙州因甚道箇無字。頓在枕頭邊席上。子是萬金神藥。更要此藥靈驗。別無方便。但放教胸中冷水。冰地空寂寂地。百不思。百不慮。佛來祖來。總與置之。那畔不要把正眼觀著。直得胸中前無思。後無筭。表裏如枯木。寒灰便是無常殺鬼。現前總與一齊坐斷。如是操守。是謂真牧。是謂良醫。是謂涅槃堂裏禪。是謂出家行脚之本據也。更有一句未暇指陳。待伊藥病兩忘。却向你道。牧上人病中求語警策。乃筆此以警之。

示逸禪人

疑情無大小。但疑之重是謂大疑。疑之輕是謂小疑。何謂重。但說著箇生死事大。便自頓在胸中。要放下也。放不得。如大飢之人。要求食。相似自然放不過。雖欲不舉。不自由。而舉之也。是謂重。故名大疑。此大疑之下。自然癡癡忘。忘。身。心。一如亦不知。是大疑自然疑之不休。息也。如古人看無字。立庭中。急雨至。身上皆濕。亦不知。身上有雨。濕。因傍僧喚醒。乃知。身上爲雨。濕。此是工夫純熟。忘。境。忘。緣。此便是大疑。當大疑之時。你胸中方有一念子。知道是大疑。早是錯了。也不成大疑。此大疑之境界。不屬你要得。直須是你心中。爲生死大事之正念。真切。無一點安排。計較。日久月深。都無間斷。自然現前。直是無你著力處。你做工夫。都無方便也。無商量處。只要你一箇爲生死底。正念。真切。久久自然超越。你曉不得。做工夫。以至生出許多知解。如今都不要生。一切解會。亦不要說道。我根性微劣。亦不要言。我於般若緣淺。亦不要問人。求善巧方便。委曲開示。但有一點異見。都魔外十二

時中單單靠取箇趙州因甚道箇無字話頭今日參不得今日靠取明日參不得明日靠取乃至今年明年今生明生亦都不要問久遠但是參不透時只與麼靠將去除了你自辨長遠身心做工夫去底正念便是釋迦達磨傾吐禪道入你心腹也教你不得犯取記取

示英禪人

禪宗有一等聰利之人始焉於師家語言下解會得相似便爾承當當時師家不暇攻其悟不悟一時放過於是一以自己所入處展轉教人於是不要疑話頭只貴現成領略互相帶累入知見網中說時似同行處了無交涉有一等初根愚鈍見說參禪須看話頭起大疑情方頓悟入於是硬剝剝地三二十年靠取箇所參底話頭首尾一貫不肯放捨久之情妄頓消盡然開悟後來凡遇學人請益必欲令人看話頭起疑情做工夫似此等師家爲人雖曰難於進入却始終不壞人根性自有宗門已來雖云直指人心其涉入門戶千途萬轍各各不同蓋師家據一

箇直指之理徇人根性及自家悟入之由不同所以誘引不同原其至理究竟之處一皆了脫死生大事爲期餘無可爲者衆生識性多差不能一屑便休又有悟後又要見人之說或有得箇入處又要履踐之說此皆是悟處不能一踰到底尙帶異執不能與人解粘去縛於是有見人履踐若約一悟永悟底斷無此說也古人雖不看公案起疑情但於未悟時用心與今人徹底不同若教今人不做工夫箇箇都坐在顛倒網裏古人有云依它作解障自悟門圓覺經末世衆生希望成道毋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

又

死生大事是無量劫前流浪至今非一朝夕所成者今日要將此無量劫前所流浪生死根塵和底一翻翻轉甚非易事也須以決定志氣盡形命爲期此生或不了辨便擄取來生後世與之打捱當知此事無你著力處無你急性處無你用情處轉著力轉迷悶愈急性愈紛飛益用情益昏散但只要一切處密密

切切把定一箇所參底話頭一切處不得放捨不得間斷只與麼徐徐切覷捕將去第一不要指立期限第二不要避喧求寂第三不要揀擇境界第四不要住心待悟第五不要計算功程第六不要別覓方便第七不要遇難而憂第八不要逢順而喜第九不要警生畏怯第十不要取捨依違離此十事謹守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盡平生乃至未來際只如此做向前此回更做不上不可再換所參話也英禪人宜勉之

示廓禪人

昔少林對梁王曰廓然無聖直下生死永盡無常永滅無禪可參無道可參雖然你便與麼領略墮在毒海萬劫無你出處要與此道相應也須是悟明始得你真正要求悟明但將箇趙州因甚道箇無字拈取一生真實身心鐵石志氣向三根椽下放捨平生見聞知解冷水冰地硬立脚頭做去討箇分曉古人謂參禪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既休不得也須做箇倒斷方能一切處廓然閑悟也廓禪人但如是

參取

又

趙州道箇無字不是有無之無趙州道箇有字不是有無之有宗師家一期方便教人看箇無字自此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只要向話上討箇分曉初不作有無會你今朝但辨一片真實信心教及單單靠取箇無字薰直如此參去縱使無字上三十年參不透忽老趙州再出世來說與你道你如今若參有字便教你悟道你若是箇真正肅為生死發決定信心底人聞如此說應時便與喝退寧可向無字上不悟決不肯隨人語轉了求悟你若隨人語轉了求得悟來正是癡狂外邊走斷斷不了生死宜知

示榮藏主

提撕話頭時言無味你擬喚甚麼作味言味且置你又向何處進取一步要求味及要進步皆是根本妄想你擬存此心要做工夫究明死生展轉沒交涉你如今要知味麼但於所參話上綿綿密密去不要別求方便做得做不得只麼參到頭去卽此便是滋味

卽此便是進步底道理。除此別要求。味求進步。總是顛倒妄想。萬劫無你了處。古人學道。但只爲箇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也。無話頭得參。更問如何。更覓如何。劈脊便棒。欄腮便掌。已是老婆心。更有甚較量。分亦有甚語話。分今時人。自信不及。不柰你何。把箇無義味話。與你參究。更嫌沒滋味。更要討進步處。大似開眼說夢。榮上主。隨衆變徑。向道之心。堅篤出紙求語。警策。乃直筆以示之云爾。

示澄禪人

心本澄湛。元無污染。工夫亦無做不做之異。一切施爲。只要悟明自心耳。此心不屬一切安排。須是悟始得。或米由正悟。任你萬般玄解。千種思惟。如人以手撮摩大虛。安得大虛之體。遭你摩撮。一切時提起。所參話密。密無間斷。參取正當。參時都不要作。一切計較。搏量。只如箇枯木死灰。絕氣息。守將去。守到情消識盡處。忽爾開悟。那時澄湛不澄湛。如啞子得夢。惟自知耳。更須和此所知之念。同時掃蕩。始慶快也。澄禪人求語警策。幻住某甲書。

示海東空上人

佛祖不耐見你有一種生死情識。如燈焰似水涓。無暫停時。其所不停處。不著聲。便著色。不著空。便著有。不著功用。便著無爲。不著聖。便著凡。念念不停。隨處取著。以其所著處。便是刀所不斷。鋸解不開。底生死。當知此生死情識。是於畢竟無中。成究竟有。自纏自縛。未嘗有斯須少間。如今真箇要了此一段。不少間斷。底生死。直下便發起一片真正決定。不間斷。底心。提起古人話頭。密密地與之究竟。將去此一段工夫。真實無你湊泊處。無你馳求處。無你和會處。亦無你彈避處。惟有此真實信心者。乃能趣入近代尊宿。多是不本生死大事。爲學者之要務。往往只欲其速會禪道。未免將箇單頭淺近之語。誘其自知解。而入縱使。知得十成。解得明白。若不曾於生死情識上。獨脫一回。總是癡狂外邊走。而況學者。又自無決定志氣。每每先向工夫上做。幾時久。無趣入。不知不覺。瞥起異心。隨人落草。但覺口裏水漉漉。說得花簇簇。只是與道全乖。俱無是處。今古之下。只要求一人三十年。

二十年不變不異不動不搖乃至呼喚不回羅籠不住不著此不著彼不著聖不著凡雖曰不著一切而亦不作不著一切想孤迥迥峭巍巍前念也與麼後念也與麼畢畢只有一箇要決了生死無常底心孜孜爾兀兀爾越之不去撼之不去提起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只就此話下逼起疑情決定要知安身立命處著落政與麼做時忽若有人將百千禪道佛法灌注入你心中也須直下便與嘔出寧可盡此一報身不悟決不肯於未悟時染習他禪道佛法知見解會一毫髮許亦不於未悟時起一毫髮許心念要會禪道佛法蓋禪道佛法無你會處見聞知覺無你避處虛妄情識無爾斷處生死無常無你了處你若擬起一毫髮心念要會要避要斷要了愈不相應去也所以此事古人喻之如火聚除非是箇真實猛利大丈夫不顧性命奮身直入更不擬議亦無一點異見畢畢只要決了生死無常久久純熟不覺不知打成一片等閑豁開正眼洞見本源方知禪道佛法不待會而會見聞知覺不待忘而忘虛妄情

識不待斷而斷生死無常不待了而了矣即此謂之參學事畢撒手到家底時節到此更要你掀翻見網打破法窟抹過那邊揚身物外方堪爲克家種草你若悟了更只坐在悟處一切處粘手縲脚無你大解脫分然古人一生取辨豈肯徇緣徇境含藏偷心暗搖識海而虛延歲月者哉說則詞繁記得古人道努力今生須了却莫教永劫受餘殃斯言盡之矣予復何言海東空上人出紙覓語爲進道之徑乃忘其多言以筆之云

天目中峯和尚普應國師法語

天目中峯和尚普應國師法語

示薰禪人

薰禪人此去但參箇趙州因甚道箇無字只如此斷於舉起處只如此參但參時不要舉只於趙州道無字之下默默參去都不要別生知解死却一切心念

猛利參去久久無間斷自然開悟然參禪是痛爲生死大事了參不爲別事你但爲生死之念真切自然參得行也你若不爲生死直饒參得禪會得禪都是業識都無用處

示圓禪人因受戒

戒卽是道上之戒道卽是戒中之道名二而理不二也因甚麼持戒爲生死也因甚麼學道亦爲生死也若是爲生死之心切不期戒而戒自持不向這兩道自進你若真心不爲生死大事持戒也不是學道也不是

示碩禪人

道人有故鄉不在東海岸別起兩整眉風前宜自看若看不見時提起古公案急如救頭然操心求了辨一念忽湛然當處沈昏散白日摸壁行遠歸何所幹大事須早明獨目皆得幻如此身強莫言佛法不怕

示丘淵二禪人

你兩人遠來我這裏無可言者只有一箇所參底話

頭你但信教及參去趙州因甚道箇無字便於日用中不問久遠參取或於此話上提不起疑不行時只將箇生死無常思量一遍了再提前話參去好

示素禪人

參禪初無方便只要你拈取一片真實爲生死大事底正念提起箇所參話不問三十年二十年一氣不轉頭疑不得處去疑取捱不上處去捱取但疑不得捱不上都不要別起第二念要如何疑如何捱原夫疑亦只是疑箇所參底話頭捱也只是要捱箇所參底話頭除此箇所參底話頭更別無甚麼輕安寂靜奇特殊勝靈驗等與你做窠臼才覺所參話不現前便又與之密密提起念念不斷參去但辨肯心決不相賺

示運禪人

參禪只要痛爲生死大事單提所參話於動靜閑忙中體取決不可執坐爲工夫你若執箇坐底執箇靜底更妄認四大身中輕安寂靜境界久之則生百千種禪病佛也莫救你不見它古人素不曾向蒲團上

惟以動用諸緣與之作對但是此簡要究明生死之正念孜孜不捨兀兀無休時不知不覺向不奈何處獨脫便是心空及第之時也除此別無方便運禪人但恁麼體取

示祖禪人

祖師來萬象森羅活眼開淨法界身全體露香匙茶盞舞三臺你若有眼看不見提起話頭須勇健十二時中不暫停千劫直教無轉變忽然冷地驚相逢鐵壁銀山有路通有問西來祖師意平又兩手惟當胸

示良遂禪人

道業也無進時進是妄想也無退時退成怠慢去此二途單單只提起箇所參話只拚取生與同生死與同死立定決定不變異之正志任你這邊那邊住坐一味參取除參外更不許別起第二念思惟佛法禪道久之自然心空及第耳遂禪人不要急行至祝至祝

示幽禪人

深固幽遠之旨在伊口唇邊凡涉語言未嘗不滿口

道著幽禪人還知麼如其未委但將一箇萬法歸一歸何處話拚取一生決定身心直參教能所俱泯向幽深更幽深處一肩負荷方不孤逾海越漠之志願耳

示日本中浦居士

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本來面目中浦還直下曾與至中之理相應麼如其未能此事不是說了便休便須單單提起前話拚取一生孤寂身心空閑志氣默默然如大死人相似如不致悟決定不休但辨此等堅密肯心則身與心境與緣俱不期中而中矣復何疑哉復何疑哉

示日本平親衛直菴知陟居士

昔龐居士問馬祖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你道此說之下其直如絃你擬涉思惟則當處已不勝其曲矣又龐居士謂難難百石油麻樹上攤龐婆謂易易易似和衣一覺睡其女靈照謂也不難也不易百草頭上祖師意三人雖說難說易而亦不知其當下其直亦如絃也

你擬於難易邊覓又不勝曲矣所以毗耶老人有直心爲道場離諸委曲故如其於此主直之理未能披襟領荷總不要別第二念但只將箇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我本來面目話頓在胸中默默然參取孜孜然究取矻矻然疑取凜凜然做取做到情忘識盡處焉忽猛省始信迷時也直悟時也直得時也直失時也直上天堂下地獄坐蓮臺入劍穿更無有一斯須不與至直之理脗然混合到此也無佛可求也無衆生可弃直之又直者矣親衛平居士號直菴出紙需予以警策入道之語乃直筆以酬之併爲說偈言直行直心乃直擬存知解便乖疎話頭日用參教徹說箇如絃已涉途

示薰禪人

參禪必欲悟不求解將箇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之說和會入心以此說會古人意是解也非悟也以如此解直饒將千七百祖意一串穿過正是業識茫茫金屑入眼要了它生死根塵轉見沒交涉方所謂依它作解障自悟門是謂雜毒入心非真參學人所

期於此也薰禪人遠逾鯨海爲死生大事而至切不得如此錯用心至祝

示月菴歸一居士

萬法如月之在空本無圓缺出沒之相而衆生妄病在眼咸謂有之又有一見第二月者若欲洞見眞月之體但將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置之胸臆都不問閑忙靜鬧密密綿綿與之參取參到歲月深工夫熟能所空時節至焉忽猛省方知盡乾坤宇宙皆一月之菴光明照映淨白無塵覓一點是月非月是菴非菴之異見了不可得矣 歸一居士號月菴求警策語乃爾應之

示臺上人

本色衲僧學道無剪爪之功動步有出身之路豈肯自生退屈與諸塵旋繞於輪迴生死之岸而不思掉臂獨脫者哉古人謂便恁麼去已涉程途而況三搭不迴生死無常是甚麼事且莫匆匆草草十二時中當機對境之際須猛提起箇所參底話頭密密自看切忌回頭轉腦動步移身立定脚頭只與麼討箇倒

斷如不倒斷只拚得生與同生死與同死又何有難學之道哉你若立志不堅著脚不穩貶得眼來白雲萬里矣寔上人出紙覓進道之語故書此以答之就爲說偈

衲僧無剪爪之功學道身心疾似風若使暫時輕放過依前落在有無中

示頭陀道者志成

要做本色真正道流直須受得勤勞甘得淡薄耐得歲寒守得貧苦當得重務忘得名利弃得恩愛持得戒律做得工夫了得生死參得禪道會得佛法這許多事業一肩荷負了當更要你不見彼短不務已長不逞見聞不眩聲色十二時合取兩片口皮堅立萬年一念之志願常存正念守護身心不墮境緣不生憎愛倘或行之不移守之不易則靈山一枝花拈起已久當不讓老飲光破顏於百萬大衆之前矣方不孤汝離父母捨世緣剪鬚髮著弊衣行苦行做道者也倘或不能如是則口食它飯身著它衣頭戴它屋脚踏它地孜孜不省兀兀無知一報忽終且酬宿欠

改換質流轉輪迴何有益於理哉道者志成出紙求語爲終身警策就爲說偈以示之參禪學道要圖成劍刃水梭縱步行行到路窮回首處堂前三板放禪聲

示本淨上人

卽今語默動靜俯仰折旋見聞知覺者是狂妄顛倒精魂非你自心你若要了得自心真實底直須將父母末生前那箇是我本來面目話三二十年參去直待徹悟方爲諦當你鄉裏人參禪多不曾參而至於悟但只以聰明之姿學解禪詮妄認目前昭昭鑒覺者爲自性不肯下死工夫真實求悟總是癡狂外邊走大不濟事

示逸上人

永嘉謂絕學無爲閑道人除妄想不求真這箇說話脫賺多少人向無事甲中蹲坐究竟不能超越富知絕學之理不是便與麼休歇底事須到心空及第之處命根子親切斷一回方絕學也既爾絕學則無爲之道卓爾現前如今真箇要親切與此道相應但

於十二時中單單提起箇趙州因甚道箇無字。採取三十年向所參話上討箇分曉。則知無爲不待別有所爲而自然步步相應者矣。逸上人但如此體取。如其不然。非予所知。

示養直蒙首座

初祖少林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言直指之直。離言說有言說則不直也。絕思惟才思惟則不直也。無造作擬造作則不直也。泯修證微涉修證則不直也。於是六傳至曹溪。謂說箇直指早已迂曲了也。此說之下更容得箇甚麼道理。古人不得已教你放下休歇。又教你一念不生。乃至善惡都莫思量等語。與麼商量總不直了也。蒙首座號養直。若有志要養直指之直。但將箇趙州因甚道箇無字。頓在方寸中莫問它一念生與不。生道理直而不直。立定丁字脚頭。拚取一生真實身心。立決定志。但恁麼參取。或疑不去時。參不上時。把不定時。靠不穩時。都不要別起第二念。於做不得處。做取行不得處。行取但一箇真實痛爲生死大事底正念。不變不異。說甚三十年二十年壁。

立萬仞盡形畢命。參去參到情妄消知解泯。不知不覺豁爾開悟。如醉醒夢覺。出身白汗。便見老維摩謂直心爲道場。離諸委曲。故上而諸佛下而衆生。大而虛空小而微塵。更無有一點不直之理。謂養直之號。須恁麼一回直。不待養即自直矣。如不神悟。任你千般聞見。祇益其曲耳。宜勉之。

示偉禪人

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箇是你本來面目。只箇說話。無你解處。無你會處。無你一切用心處。惟有信得及。切切以死生大事爲己重任。不憚三十年二十年腳踏實地。孜孜地向三根椽下的的地參取。政於參時。都無方便。亦無程限。但有昏沈散亂。現前亦不要顧它。參得也如此。參參不得也如此。參久遠不退轉。一旦情識泯伎倆。都盡不覺。不知忽然開悟。便是你心空及第底時節。惟有爲生死大事切於正念者。能行之。你鄉裏人教人參禪。只要令人向意根下卜度。以心識領略相似語言爲解會。決定不了生死。偉禪人當信予言。決不相賺。

示恩禪人因受戒

不殺生殺生則斷慈悲種不偷盜偷盜則斷喜捨種
不淫欲淫欲則斷解脫種不妄語妄語則斷真實種
不飲酒飲酒則斷智慧種不嗔鬪嗔鬪則斷忍辱種
不退菩提心退失菩提則斷滅佛種如上七戒或缺
漏破犯斷此七種清淨出世間種子或保護圓滿則
超越三界現優曇花續佛壽命

示無我敬禪人

圓湛虛寂之道如大火聚之不可輕觸如太阿鋒之
不容湊泊苟非全身領荷觀體混融更無你著一點
伎倆而可涉入睦州所以云現成公案又古德謂直
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如大火聚寧容將心湊泊
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我本來面目猛提起便怎麼參
取政當參時更若別起一毫心念要如何若何則展
轉沒交涉矣敬禪人出紙求警策語乃直筆以告之

無我

觀四大不見有我則致敬之誠具足無欠矣乃至觀
一切法俱不見有我則不待別有所敬而敬之一言

圓滿矣敬禪人宜勉之

示南徐松禪人

松直棘曲鶴白鳥玄擬議不薦十萬八千曾問趙州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
七斤觀體更無藏覆處當機曾不滯言詮者裏許你
聰明不得學解不得湊泊不得搏量不得直須是自
家三寸命根子率地折爆地斷絕知解忘能所自然
步步超越拍拍是令苟或未到此真實純熟正當田
地未免十二時中八識田內常有二人作主有一人
思念生死無常要了辨道業者又一人放世間順逆
愛憎境界不過直欲要做到處此二人存乎自心
但見工夫今日也做不上明日也做不上今年也費
力明年也費力以其費力又做不上漸漸退屈矣江
湖中做工夫不上而生退屈者比比皆是所以先師
常教學道人不起第二念久久自然相應且喚甚麼
作第二念但是你向白日青天大開兩眼稍於公案
上靠不牢把不住轉轉移念上世間身心情識等境
上瞥生一念如芥子許即此宜便是第二念也只箇

芥子許第二念直下便與百千萬億無窮生死之所交接豈易事耶今日學道正要單單爲自家有一種無常生死恨不能一口氣透出又焉肯延延歲月度光陰取性徇情坐待淪溺者耶德山又謂毫釐繫念三途業因警爾情生萬劫羈鎖斯言皆盡之矣南徐松公出紙求語故寫此以答之然爲說偈一歸何處話頭通佛祖齊教立下風門戶執云將欲墮須知撐拄有長松

示會庵嘉禪人

死生大事不是說了便休不是會了便休說得底會得底總是無始時來輪迴業識急須吐却但單單提起箇所參話頭拚取一生真實身心向三根椽下坐如大死人相似曾中絕氣息忘見聞泯知解惟有一箇所參話立定脚頭只與麼參去縱使一生不悟其所參之正念不變不易來世出頭來管取一聞千悟此是決定底事古所謂但辨肯心決不相賺會庵嘉禪人求語警策乃爾示之

示無隱晦禪人住南禪禪寺

法嗣于師

法法不隱藏古今常獨露你擬將眼看著早已隱藏了也此事須是悟始得你若不曾真正悟明說隱藏也不得說不隱藏也不得你若果然的確有箇悟由謂隱而不隱也得謂不隱而隱也得謂隱則不爲潛匿所拘謂不隱則不爲顯露所礙是謂與奪自在左右逢原者也如或未會親到此箇田地切不可急急草草向意識情妄上墜跟但單單提起箇所參底無義味話橫在目前都不要別起第二念常使胸中冷如冰雪兀若朽株廓如太虛堅如金石盡形畢世不改變不放逸不外求不間斷乃至不隔一念做向前去但久久把得定管取向不知不覺處豁爾洞明是謂心空及第與麼個儻一回方不孤出家行脚之志願耳今之學人多是不肯如此靠實做死工夫只要掠虛妄說禪道毀壞正因作外道種族甚非法門所望於此也晦禪人號無隱且道隱時隱箇甚麼不隱時又不隱箇甚麼或命根未即親斷切忌妄通消息

又

盡十方世界直下要隱也不得要晦也不得要認著

也不得乃至要棄之而不顧也不得一切用心皆不得直須是觀體悟明全身透入不滯方便不依作用不存修證不住功勳乃至不依倚一物如水入水似空合空然後卽其所入所合之迹亦無地可寄是謂一相三昧無功用法門如今往往人說著箇無功用便擬操心領荷說箇無功用如將心領荷則又住功用了也直下用一點心不得惟有一箇無義味話頭只要你信得及靠得穩把得住一切處不起第二念單單地只與麼參取但參不透但不要別起第二念求方便覓資助總沒交涉只要信得及只恁麼參取久之自然不知不覺以之悟入既悟矣喚作明亦得喚作顯亦得一切施爲俱無過咎晦禪人出此長紙求警策乃直書此長語以遺之但辨肯心決不相瞞

示足菴麟上人住京師萬壽

麟上人從前參釋迦彌勒是它奴且道它是阿誰今時人參此話多要墮落知解妄認識情顛倒分別引起邪見失佛知見此去但只去參箇趙州因甚道箇

無字十二時中猛提起一切處只如參久之自然正悟斷不相賺記取記取

又

但除却一箇所參底話頭外更有心念不問是佛念法念乃至善惡諸緣皆是第二念此第二念久久不起惟於所參話上一坐坐斷久之和箇所參話同時超越便見盡十方世界皆是解脫游戲之場也宜知之老幻住明本書

又

你說許多話都是古人一期方便都無實義宗門下只貴悟在機先你若不悟任你百千相似語言總成剩語皆成知解總與已躬下大事都無交涉佛法如大火聚你擬近之遭其燒古人不得已設箇話頭控你箇入處有甚商量分如今交你參趙州因甚道箇無字直下不能猛奮身心截斷一切思惟之妄念單單提起直欲便去討箇倒斷雖如是也非真正道流更擬又向它古人方便蹊徑上墜跟驢年轉不相應你今日萬餘里來我斷不相賺都不要問如之若何

但向日用猛提起所參話一氣做向前如是三二十年自然有箇悟處那時却將古人看時方才相應至祝至祝

示逸禪人

古今天下所傳佛法安有教內教外之分古佛出現不奈衆生迷失自性妄逐輪迴於無言象中演出一大藏教更無一字不與人破除生死令自悟本性嗟一等學者不本聖人之本意各專其所學所解自謂會佛法肆口而說殊不知不會悟自本性其說益多其迷益重以故少林初祖眼不耐見直指其見性成佛脫去知解今之禪林諸師又泛引臨濟三玄洞山五位重入其知解之門所以又隔去此知解只把箇無義味話教你立決定信心盡其形命參取你又信不及又要老僧指示教內教外之說引起知解你用心若如此顛倒驢年也未會悟在逸禪人此去或不立定腳頭如枯木死灰參去再要覓知解決不請相見至祝至祝老幻某書

示玉溪鑒講主

佛法是自心此心一大藏教詮註不破三世諸佛指點不出千七百祖仰望不見盡大地人追趕不及從古至今任有百千玄解皆是向此心背後叉手由是曹溪謂說箇直指早是迂曲了也此說之下如馬前相撲擬眨眼來性命已在它人手裏安許停機佇思而後領略耶或未能向未屬已前和身拶入切不可匆匆草草向聲前句後取次承當不妨發起一片真實決定信心向已躬下守箇無義味話奮平生猛利身心孜孜兀兀拍盲做向前去也不問三十年二十年但有一日光陰做取一日久遠信心堅立志密不知不覺忽爾開悟方知此道不從人得如噤子得夢從上若教若禪多少沒意智者總向這裏警脫政富做時苟存一念外緣一念取舍一念愛憎一念子任差別情妄隨物流轉更存一念記持學解等情識不能應念勸絕欲望它鑒破光亡無異却步求前決無有相應之時也玉溪講主鑒公需以警策乃扶病直筆以告之

示勤江魏公信士

古教謂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其所現之身非心
悟神廓親具正眼者自餘皆知之非見也勤江信士
魏公日誦法華篤信斯道嘗以書來山中子因有筆
戒不克親染茲梅峯來俾別書親筆以授之然堅密
之旨縱使千佛出來談之於口書之於手總不密也
古人謂密在爾邊但能於一切時中單提箇四大分
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於語默動靜之頃久遠純
熟忽爾開悟則所謂堅密之旨如十日並照更不待
第二人開口也勉之勉之某書

示栢西庭禪人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往
往不識趙州本意乃註解云卽色明心附物顯理信
手拈信口道皆可答之當時但說瀾下水流長也得
陌上桃花紅亦得祖師西來意若如此註解得去其
頗負聰明者皆可將文字語言一狀領過祖師意只
成言語流通欲了死生無常不翅抱薪救火耳祖師
意須是悟始得或不曾真正向脚跟下真實悟去一
任你將聰明之姿併一千七百則葛藤一串穿過說

得盛水不漏正眼看來何異癡狂外邊走從上佛祖
眼不耐見衆生爲迷妄自蔽不得已吐一言半句如
吹毛利劍如熱鐵火輪劈面揮直欲斷人命脉獨脫
根塵乾乾淨淨做箇洒落道人安肯教人向他語言
上嘔噉返增迷妄自投結縛於死生之場不惟孤負
古人而亦埋沒自己豈細事哉真正參學之士盡一
生向工夫邊著到或不開悟便拚取來生後世決定
要討箇倒斷安肯茅纏紙裹口出耳入而已哉父母
未生前那箇是我本來面目有志要決了大事者切
不得向意根下卜度又不得將相似語言配合但拚
取一生腳踏實地壁立萬仞參取但心無異緣意絕
慮妄久遠不退不愁不會祖師西來意也栢西庭上
人宜勉之又勉之慎勿自負聰明墮落意地佛亦不
能救矣老幻某書

防情復性

性起爲情情生爲業業感爲物夫萬物由情業之所
鍾當處出生隨處滅盡榮枯禍福等一夢幻此吾佛
之教之所以示群生雖一本乎性而有世間出世之

殊世間之學防情之謂也。出世之學復性之謂也。防情有爲也。復性無爲也。二說不可相濫。蘇公子由注老子序以六祖不思善不思惡之說配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之意。一也。又謂中也者卽佛氏之言性也和也者卽佛氏之六度萬行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非佛法何以當之。此說頗類妙喜以三身答子韶之甥所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之說。蓋一時善權方便。破彼情執而已。豈三身之理止於是哉。竊聞儒之所謂中庸者必使人之情合乎至中則經常之道可傳之無窮也。豈特人心爲然。至若天地萬物一稟中庸而生化微中庸則至眇之物亦不能自育也。內而治身外而治國謂中庸者不可斯須忽忘之也。使中庸之不在則天地萬物尋而變滅且人焉得而獨存乎。蓋中庸乃建立生化之樞機故聖賢舉而明之爲教化之本也。中庸施之於親則謂孝達之於君則謂忠及之於物則謂仁布之於人則謂教以至傳之於世則謂道也是道卽指中庸之體而言之含容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初發而

皆中節之謂和言中節者乃中庸之節也。惟過與不及則不中節矣。既中庸之節則知萬物不期育而育天地不期位而位故情業無盡則生死何有已也。世間之說極於此矣。吾佛祖治出世之說乃異乎其所謂何則如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之際孰爲本來面目乃復性之大旨也。子思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發而皆中節之謂和之說乃防情之極論也。然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蓋情業所感非性理之有是事也。惟子由未嘗不知而曲引此說者何也。子思言天命之謂性指中庸之體也。率性之謂道指中庸之用也。脩道之謂教欲人依體用而契中庸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者必使其舉念動心無斯須不在中庸之域防情之論極於此矣。彼清淨法身卽聖凡同稟之性元也。圓滿報身卽法身所具之神通光明也。千百億化身卽法身遍在一切處也。然法身如日輪也。報身如日之光也。化身乃由光而普性無知也。性無爲也。謂復性之說理窮於是。似未易與率性脩道者同日而語也。妙喜以復性之學會防情之

教子由以防情之教會復性之學一儒一釋各秉善權而融會之使一家之說不相悖或不之辯則至理不勝其悖矣或者以余說為然

天目中峯和尚普應國師法語畢

天目中峯和尚懷淨土詩一百八首

此中峯次為
懷淨土詩
見
中峯詩
十八元
地可驚

此中一作金

塵沙劫又塵沙劫數盡塵沙劫未休當念只因情未
撒無邊生死自羈留
四大聚成玄兔角六根搏住白龜毛遍華影裏驪筋
斗出沒闊淨是幾遭
東海一丸紅彈子流光日日射西林世間多少奇男
子誰向總前惜寸陰
捏目橫生空裏華安將三界認為家大千常寂光明
土不隔纖塵總是遮
愛繩牽入苦娑婆哭到黃泉淚轉多孰謂別離窮劫
恨通身渾是古彌陀

此中一作金

此中一作金

迷時無悟悟無迷究竟迷時即悟時迷悟兩頭都拽
脫獲湯元是藕花池
四十八願水投水千百億身空合空法藏慈尊無面
目不須重覓紫金容
正念阿彌陀佛時寶池樹影月遲遲更馳心欲歸清
泰又是重栽眼上眉
濁水盡清殊有力亂心不動佛無機眼前盡是家鄉
路不用逢人覓指歸
萬劫死生如重病一聲佛號是良醫到頭藥病俱忘
却不用重宣母憶兒
或住壞空真淨土見聞知覺古彌陀但於當處忘生
滅父子相牽出愛河
一鑑古篆一枝蓮目挂寒空萬慮捐清泰故家便歸
得誰分東土與西天
禪外不曾談淨土須知淨土外無禪兩重公案都拈
却熊耳峯開五葉蓮
大梵宅中無一法於無法處有千差回觀自性離分
別念念純開白藕花

八功德水映金沙百寶樓臺散曉霞更有一般奇特
事開敷紅藕大如車

自性彌陀不用參五千餘卷是司南不於當處求真
脫擬逐文言落二三

世界何緣稱極樂只因衆苦不相侵道人若要尋歸
路但向塵中自了心

自心無住云何了繫念慈尊六字名和念等閑都打
脫西天此土不爭多

自家一箇彌陀佛論劫何曾著眼看今日便隨聲色
轉這回欲要見還難

賀了新春看上元萬家銀燭照金蓮展開常寂光明
土佛法何曾不現前

示入泥洹記仲春風前歌舞恨波旬誰知自性黃金
佛常共千華轉法輪

寒食荒郊盡哭天有誰遙念老金僊劫初埋向蓮華
土不要人來化紙錢

初夏清和四月時九龍噴水沐嬰兒樂邦化主無生
滅只把黃金鑄面皮

◆面一作向

◆華一作散

◆更一作改

不懸艾虎慶端陽惟面西方古道場一炷爐薰一聲
磬六門風遞藕花香

清泰故鄉無六月從教火傘自張空金沙地上經行
處陣陣吹來白藕風

七月人間暑漸衰晚風池上更相宜遙觀落日如懸
鼓便策歸鞭已較遲

登樓共賞中秋月回首誰思父母邦不問多生迷與
逝至今垂念未相忘

誰知九日東籬菊便是西方四色華一箇飄飄乾得
盡百千聞見自無差

人間十月盡開爐深撥寒灰問有無金色願王元是
火能燒千劫愛河枯

群陰剝盡一陽來五葉心花常處開傷界枝條無著
處香風吹上玉樓臺

臘盡時窮事可憐東村王老夜燒錢即心自性彌陀
佛滿面塵埃又一年

一串數珠烏律律百千諸佛影團團循環淨念常相
繼放去拈來總一般

◆華一作正

◆華一作正

念佛直須圖作佛不圖念佛念何爲但當抱識含靈者白藕均同有一枝

念佛須期念到頭頭和念一齊收薩婆若海風濤靜穩汎樂邦紅藕舟

四蛇同儼險復險二鼠侵藤危更危不把蓮華栽淨域未知何劫是休時

人間五欲事無涯利鎖名疆割不開若把名利心念佛何須辛苦待當來

自性彌陀絕證修只消扣已便相投警於當念存能所又被空花翳兩眸

深思地獄發菩提父母家鄉勿再迷痛策歸鞭宜蚤到莫教重待日移西

要結蓮華會上緣是非人我盡傾捐無時不作難遭想歡喜同登解脫船

爲存愛見起貪嗔埋沒黃金丈六身今日幸然歸淨社不應仍舊惹風塵

藕絲縛住金鳥足業火燒開車軸花更有一般難信法脚尖踢出佛如麻

○此重一作重
○移作沈

要將穢土三千界盡種西方九品蓮仔細思量無別術只消一箇念心堅

七重密覆真珠網三級平鋪瑪瑙塔安養導師悲願切遙伸金臂接人來

寄語娑婆世上人要尋歸路莫因循銀山鉄壁如挨透千葉蓮花別是春

長鯨一吸四溟乾自性彌陀眼界寬眉裏玉毫遮不得珊瑚枝上月團圓

六時扣問黃金父赤子飄零幾日歸話到輪迴無盡處相看不覺淚沾衣

朝參暮禮效精勤金沼蓮胎入夢頻粉骨碎身千萬劫未應容易報慈親

纔要歸家即到家何須特地起咨嗟門前大路如弦直擬涉思惟便是差

一鈎蘿月照松龕門外無人宿草菴萬億紫金身化主不離當念是全參

諸苦盡從貪嗔起不知貪欲起於何因忘自性彌陀佛異念紛馳總是魔

○此重一作重

勞至曾參日月光教令存想念西方自從親證三摩地不離慈尊左右傍

泥牛耕破蓮花土鉄馬踏翻功德山自性彌陀渾不覺猶將心鏡照慈顏

道人別有惟心土不屬東西南北方既得眼來千里隔難將彼岸當慈航

飛龍一作財
* 蓮一作汗

觀經一卷是家書日落之方有故居多辦資糧期蚤到免教慈父日嗟嗟

兄呼弟應念彌陀要與渾家出愛河辨得此心常與麼直教佛不奈伊何

跳出娑婆即是家不須特地覓蓮華娑婆不異蓮華土自是從前見處差

昔有士夫吳子才扣棺日日喚歸來雖然跡未離三界已透神栖白藕胎

蓮華國土無金鎖聞見堆中有鐵圍透得目前聲與色百千賢聖合同歸

活計惟撐一隻船流行坎止只隨緣古帆幾度張明月滿目純開佛海蓮

船居念佛佛隨船常寂光搖水底天兩岸中流如不觸枝枝紅藕發心田

破曉移船直過東滿帆披拂藕花風一尊自性彌陀佛出現扶桑照眼紅

船上西來憶故鄉四花池上晚風涼飄零不奈歸心切一片輕帆掛夕陽

任運移船過水南不須向外覓同參自家屋裡彌陀佛念念開敷優鉢曇

船罷天風南北方風河月渚映心光忽移念入同居土不覺渾身在藕航

紅一作船
下河一作蓮
前一作作
○抗一作推

紅住東西南北了依然不離古灘頭等閑撥轉虛空杓香氣滿航花滿洲

若不行紅便住家從教門外拽三車笑看火宅深深處陸地純開水面花

現成公案純商量曉磬頻敲蟻炬長晝夜六時聲不斷滿門風遶白蓮香
心中有佛將心念念到心空佛亦忘撒手歸來重檢點夜開紅白間青黃

夜一作花

●池一作地

念心如影每隨形靜閑閒忙不暫停打破形軀和影
滅西天此路絕途程
清日黃昏禮懺摩低頭泣告老彌陀輪迴六趣知多
少誓欲今番出網羅
扶出頂中紅肉髻拂空眉裏白毫光阿彌陀佛和聲
吐曠劫輪迴一念忘
金沙池上無紅藕赤肉團中有至尊千聖頂額移一
步等閒踢倒涅槃門
六個驢兒拽轉車雨餘泥滑路猶除阿彌陀佛悲心
切痛策歸鞭欲到家
念彌陀佛苦無難入聖超凡一指彈除却彌陀存正
念萬般聞見不相干
是非莫辨事休尋更遇繁難莫恒心常與願王眉斯
結百千魔惱不能侵
彌陀西住祖西來念佛參禪共體裁積劫疑團如打
破心花同是一般開
講座平分性相宗相成相破不相同竭來講到花池
上菡萏何曾兩樣紅

●且一作俱

●數一作量

●期一作時

●一無佛字
●是下一有名字

佛教白衣持五戒律云五戒未全修那知六字真經
裏八萬戒儀一句收
六方佛出廣長舌但讚娑婆念佛人須信白蓮華世
界無時不散劫數春
動地驚天勤念佛提門打戶勤修行問渠因甚麼如
此只怕衆生入火坑
便就今朝成佛去樂邦化主已嫌遲那堪更欲之乎
者管取輪迴沒了期
念佛不曾妨日用人於日用自相妨百年幻影誰能
保莫負西天老願王
富貴之人宜念佛黃金滿庫穀盈倉世間受用無虧
缺只欠臨終見願王
貧乏之人念佛時且無家事涉思惟赤條條地空雙
手直上蓮臺占一枝
老來念佛正相當去日無多莫暫忘南無阿彌陀佛
六字是越苦海慈航
盡道少年難念佛我云年少正相當看他八歲龍王
女掌上神珠放寶光

○相一作補
○其作耶

身膺宰相與朝良蓋世功名世莫量自性彌陀如不
念未知何以敵無常

一等師家每勸人自心三昧不精動身居淨白蓮華

土空把彌陀播口唇

一般平等惟心土責賤賢愚沒兩途添補要教連底

脫大家齊用著工夫

機動竊鳴惟自然不談淨土不談禪若於句外同相

委百八摩尼一串穿

中峯和尚懷淨土詩一百八首

右懷淨土詩者中峯和上之所作也詩凡一百八首
取素珠之一周也予嘗爲書其全稿矣茲特采其要
者再爲書之調詳生之迷塗道佛境之極樂及其成
功一也

大德五年春三月戊申 弟子趙孟頫書

已上數語子昂親書石刻法帖之跋語也

佛法金湯編十六云孟頫字子昂與人云云懷淨
土詩跋亦具載之可見初書全編百八首後撰其
要五十八首書之

金瓶梅
六才子
自號牧
士云三
梅花百
中峰和
爲中峰
淨土詩
序具加
編所載

有宋
游梅
百詩
用約
要約
手

中峯和尚和馮海粟梅花詩百詠

自香自色自生神觀察變知機始悟眞梁宋以前渾未

識義黃而上有斯人兩三藥得奇偶家南北枝分混

沌塵勤破本根玄妙處一團清氣一團春

覺非恍惚夢非神雪後霜前分外眞疎影暗銷三耐

月半聯悽斷獨吟人歲華搖落孤根在江驛荒涼往

事塵碎嚼幽香清可些玉妃無復更臨春

分得孤吟爲寫神花光何必更傳眞細看古道臨風

樹疑是西廂待月人半醉半醒烟外玉欲無欲有雪

中塵綠衣起舞羅浮曉知又凡間幾度春

說到幽芳倍爽神更嘗親見去年眞乾坤一夜開吟

國風雪半山來故人清癯無聲合道氣凌波有步起

香塵知心妙在琴心外三疊盈盈十指春

環珮飄飄見谷神幾生修得到眞眞玉皇按裡三千

載肯前宮中第一人羌管有心催造化楚騷無語問

音塵從今不慣聞浮熱冷淡相看萬斛春

粲粲飛瓊妙入神風前應欲問眞眞晚來東閣詩成

趣寒沁孤山鶴喚人酷愛陰何行素志生憎徐庾墮
嬌塵碧匳對影禁清瘦香落枯梢水亦春

羞學時粧媚洛神半溪澄碧自凝真青開柳眼好窺
客黃撚蜂須冷啖人沈水醒回鴛井夢屏山隔斷馬
嵬塵錦窠行樂相思地幾點微酸薦晚春

潛心物理自通神參透走天面目真萬古不磨枝上
易一華自識畫前人陽明氣象夜亭午靜極胚暉曉
閣塵三十六宮生意在拓開宇宙未成春

玉簫吹處暗驚神向暖瑤臺逸韻真泉石幾年雲冷
鶴關山萬里月愁人香凝深雪調風味影落寒窓枕
隙塵檀板金樽久岑寂微吟不減昔時春

忽向林間見玉神或疑真處又非真九天靈魄有生
意一殿新粧出內人斜照窓紗斜照水半隨風信半
隨塵詩翁不詠前身瘦寫入溪藤萬種春

生香不斷黯迷神誰倩精神益所真漢水弄珠寒照
影松風飄袂夜驚人可能讓雪三分白敢掠遊空一
點塵浩氣騰騰天以上肯隨花月趁妖春

巖谷幽栖獨煉神山靈有意共成真半枝殘雪定中

裊一片野雲外人作如是觀清淨種照無色界幾
千塵天機尙欲含消息未遣野猿啼破春

冉冉天風氣逼神吟邊清思迹通真小牕相對初疑
雪明月一來如有人應物現形須變識卽空是色總
歸塵憑誰問得枝頭意太極圖中字字春

目送空山遠駐神似曾相識倍情真半牀素被鋪寒
玉一幅生綃畫美人爽氣冰姿欺國色悵隨哀曲黯
京塵三郎正愛霓裳舞珍重椒房自惜春

花前月下黯凝神一鶴西來訪子真蒼髮暗憐姑射
面素衣夜怯廣寒人大千世界迷香霧十二樓臺鎖
玉塵箇裏玄關休爲問如何藏得許多春

精彩惺惺照水神清孤映出本然真瓊田萬頃無情
夜鉄笛一聲何處人呵凍成吟寒到骨迎風索吟瘦
驚塵繁華晴昊誰招得又爲明年讓小春

一夜風神約海神盡將天巧賦瓊真烟霞深處藏孤
跡水月光中見似人鼎實收香清曉夢水梢描影冷
飛塵放翁憶共芳華宴百榼淋漓滿屋春

玉爲乞骨水爲神探得前村意思真種在范先誰治

講愛從通後正愁人禹梁深鎖龍囊迹蜀膝吟餘鶴
柴塵猶記石屏曾止渴獻水分碎一壺春

白雲堆裏曉飛神道骨修然一太真古岸埋香多是
雪寒巖欹影四無人因風寄遠愁應老坐雨辭根恨
未與賸欲巡簷賦歸隱共君心事答閑春

雪天添得好精神似向瓊寒訴玉真一點芳心憑驛
使半梢清影伴詩人消沈今古醉中趨郭盡風流瘦
外塵君若有情終有待肯教空老故園春

斷橋斜處挹花神認得花神體態眞肯向黃昏求對
月未應太白敢嬌人冰霜冷面磨堅鉄石剛腸厭
軟塵斗轉參橫情耿耿不禁吹動灑誰春

誰將幽懶癖心神白石清泉養性眞山脚暖融三尺
雪林端香引太初人嫩椒綻粉迎先施老蜜塗黃厭
後塵試向靜居閑探索六陰極處獨回春

征路愁迷暗動神穿林入谷自尋眞亭亭有影冷移
玉默默無言空恨人夢斷陽臺半雲雨淚寒青塚幾
砂塵餘芳消歇繁華起桮水蒼烟意自春

記得瑤池幾出神浪滔物表映登眞東君著意怜深

雪午夜吹香動玉人官路野橋應動興雪階月地不
生塵有時空撚青梢憶愁裏狂呼軟脚春

淒涼庭館獨栖神疑是廬陰立詠眞一雪不知園裏
樹萬妃渾似月中人愁思曉夢徘徊意清隔玄都縹
緲塵誰道此生羞淡泊最高寒外有餘春

不知若箇主天神放出仙窟一貌眞舞袖自憐回雪
意橫簫應記浣紗人王恭鶴氅還同潔嚴子羊裘未
必塵看到夜凉奇絕處不須銀燭照青春

鱗鱗薛樹暗藏神幻得幽花意度眞天地中間一清
友湖山隱處九原人誰能酌酒歌遺些我獨携詩吊
往塵若又相逢二三月兔葵燕麥亦傷春

眼花落井眩双神雪步迢迢見欲眞淡墨畫圖橫玉
影黃昏庭院倚欄人睡茸猶認窓間跡啼粉空餘鏡
面塵消得黃金鑄成屋年年雪裏貯芳春

曾約菩提一樹神浣花深處共參眞雪深林下維摩
室石冷巖前面壁人七返九還觀色相三空四諦悟
根塵頭頭總是華嚴界野宰孤雲自在春

丹青誰爲巧傳神延壽雖工未卽眞日外空歸瑤瑤

影雲邊愁老綠衣人飢蜂冒雪身遊絮病鶴眠苔跡
妬塵白玉堂前纔一樹重重門戶不關春

江空歲晚暗傷神忽見南國曉樹真竹外橫斜驚木
客水邊梳洗妬水人羞將賴曉明塗臉忍使龍涎暗
濕塵冷輿已從天際去應須撥雪遠尋春

風清雪暖氣浮神踏遍苔痕未見真一曲香山半窓
月千年華表九霄人檀心遠覺雲心薄玉態回看粉
黛塵可惜柴桑無双字至今遺恨幾經春

江路行行冷襲神不知何地覺玄眞豈無明月共千
里曾對此兄今幾人終古歲寒堅友好滿空冰雪洗
襟塵我還擲筆修書史名節輸君獨擅春

溪光山色曉開神冰柱擎天太逼真清傍小橋低厭
雪冷凝寒眼半窺人釵橫亂髮粘雲影玉滑酥融却
醉塵何處貴遊張步帳獨嫌純素不描春

誰遣東皇太乙神來從花下會群真玄裳縞袂雪堂
賦玉骨冰姿月殿人靜覺寒波嬌入溜動宜香霧細
飄塵此身却老青陽境爭得兒家一咲春

水中仙子鏡中神夜夜相携入夢眞龍鴈哀殘埋玉

地朔風吹老弄蟾人寒添灞上双眉凍愁厭江南幾
屐塵雪裏不嫌情味苦一枝占斷九州春

殘紅色萼半怡神始向窮邊露一眞銀杓露中香入
酒玉嬋娟外影隨人素襟挽雪情無奈寒鴈凌空流
不盡莫道年殘墮行色過年猶對物華春

紛紛雪片自精神況有楊州句入眞傍水似看修禊
事飛鉤應學墮樓人三生石上驚前夢羣玉山頭出
一塵空對蔚宗懷陸凱折來不壽一枝春

誤將歲月比容神強自疑猜恐未眞雪裡苔枝迷半
樹郵傳香信寄何人子鄉對雪寒驚膽蔡琰聞笳恨
入塵應向崑山採瓊藥鍊成魂魄傲長春

逋仙一去筆無神幾向湖濱憶素眞水影瘦橫青玉
案月香冷浸白衣人霜禽偷眼餘寒在帟帳孤眠昨
夢裏我亦清癯心似鉄醉吟新句重怜春

天將清白賦姿神自有生來只任眞茅舍深涼閑故
步玉堂富貴一陳人淡烟斜月籠寒玉流水行雲恨
遠塵兀兀窮山慣樵悴醉眠石枕暗酌春

年來領鶴獨遊神琪樹林中骨相眞曉起白迷烟外

策夜深寒醒酒邊人玉環飛燕誰驚幻西施王嬌總
泣塵爭似枯菱亘今古陽和動處自然春

水村雲郭慣龍神閒淡生涯自得真李氏香中半孤
影林家鶴外一全人橫溪咲我吟心苦墮初羞渠醉
眼塵千種芳菲總凋喪還因底事獨行春

愁啼竹錦謾勞神幾樹參差意自真雲外遠疑持漢
節山深近似避秦人半梢破萼猶疑貯一膝翅空不
碍塵多謝化工憐寂寞夜闌留月伴嬌春

瓊林瀟灑一半神誰道瑤英敢奪真老眼驚看江上
路孤身愁憶龍頭人冷浮岑嶽回新綽清入沈霄逐
暗塵瘦不勝衣雲態懶闌干月午奈何春

夜半霓裳悅羽神寒蟾皓皓露天真山中便覺有詩
思江外自來無俗人百斛量珠九絢色幾枝閑探散
芳塵伊誰錯作梨花夢喚起閑愁斷送春

花裡相從問鶴神何當蛻骨似西真八千勇士面冠
氣百萬顛崖辟谷人老去但知雲水癖生來未識綺
羅塵幾時心緒渾無事閑却江頭醉晚春

橫影伶仃似有神半清淺處獨呈真數枝冲淡晚唐

句一鍾孤高東晉人上苑青房誰耐雪廬山玉峽肯
蒙塵是中天運那能識惜被東風漏泄春

憶得年時夢裡神分明似識廣平真嫩寒初透臘前
藥老氣欲驚天上人誰御鈿華掩晴晝肯將縞帶落
羣塵深冬臘有生意粉蝶如知更恨春

借問司華后土神向來玉藥幾分真縞衣香引張帆
駕白扇寒迴舉轡人瑤溪獨能償素約偷閑未肯沒
黃塵狂吟若也知天道瘦得天公更怯春

俠骨淩淩氣喚神庭前剛被月辜真苔封石獸何年
樹雪虐風饕孤節人佳瑞似開鸞羽彩偷妍不覩馬
蹄塵粲然玉骨誰同笑忍道靈妃欲訴春

霜風吹起半空神綽約仙裳見道真照日不消真雪
艷冲寒欲訪喜山人羅屏翠幕裏困玉紫陌紅樓敗
杭塵幾立溪橋愁正遠暗香清透一腔春

山深深處冷披神美藥含枝識幻真吟對瘦伶寒夜
影折看愁殺故鄉人水雲弄月成三變玉雪吹涼試
六塵堪咲插桃評鬼智漆園應是重慚春

吟損東溪百倍神謫仙共我寸心真幾明幾滅月中

曉三沐三熏玉表人雪欲肆斯空亂眼風還簿惡不
粘塵杏唱嘆息開元宴應恨故園早占春
夜來曾與洞天神飛向仙都對九真鐵面冷於吹劍
客石心深似臭蘭人枝橫月觀瓊瑤瑤片落風臺玉
粉塵玄鶴無聲喚空瀾短歌一醉太和春
花於雪裏獨稱神點出寒珠顆願真先領一陽來放
日應從九地作歸人香中別韻開清境世外高情作
暮塵回顧武陵溪畔客幾村烟水尙迷春
一物由來具一神枯槎獨占木中眞影多有意相干
月香本何情自動人嶺表凍雲迷遠望溪南晴雪掩
輕塵千林喚醒幾黃落分付伊祁吟頌春
粉月披風巧照神龍綃半露玉爲眞冷光自照眼前
色癘影欲欺雲外人鳳隻鸞孤情抱獨麝濕屏暖景
消塵睡棠只解成妖夢未識山間一段春
寒勒花遲欲養神新陽早把膽窺眞蜂胎蟾魄長生
殿玉液金膏得道人變態似同雲出岫背時不與俗
同塵洛中紅白誰家女還憶元微滿座春
夜窓吟入靜留神調護風寒得趣眞一氣不凋三益

友十年又送幾佳人紛紛著樹烟迎雪漠漠浮雲月
漾塵乞與徐熙畫新景未應傳到筆頭春
自是蓬壺陸地神黃雲端襪訪溪眞仙容不老最辜
興浮子無詩可對人靜愛龍舒參眼議愁伶江總落
歌塵松風亭下留連處悽慘荒荆忍放春
凍影誰怜野外神踈踈淡淡自修真幾苞寒白半凝
泪一信清香太惱人風雨起予懷舊感江山悔我老
紅塵角哀已矣伯桃死此日空遺雪對春
夢來曾憶二郎神花影愁端語最眞月浸一庭寒水
玉夢驚孤枕斷腸人不堪往事從頭看縱欲新吟得
句塵啄木敲門窺我醉四山寂寂鳥啼春
憶昔君平勘卜神青衣應是日時眞雲間巫女多嬌
面浴出楊妃一麗人竹葉盃無苦砌月荳莢灰暖紙
窓塵驚時恐落群芳後先到名園逐上春
結綺吟餘暗愴神東昏猶自記前眞七哀有感驚愁
眼一句流空惜幻人幽興遠迷惹嶺雪寒華清洗洛
陽塵想應飛墜仙京去銅合金釵誰寄春
萬花同氣不同神玉立孤標迥出眞雪外驚看三五

步一作照

廣庭廣

藥山中知識幾千人香還有分歸吟料影歆無眠識
幻塵役損東皇吾老矣可曾羞妬錦宮春

遣情極像白枯神似□吟□□真月曉憶同林外
飲酒醒愁悵曲中人荒溪獨步山初靜寒影相持雪
亦塵每惜半簷風露重起披玉毳伴瓊春

紫微垣裏一魁神謫向蓬瀛領衆眞十月具形分浩
氣九靈司命註瓊人危根必露應知妄種智圓明不
隨塵地位清高太孤潔衆香并盡世間春

廣宣筆法幾研神妙得花中品格眞點雪半粘風外
迹輕烟斜隔竹西人寒庭尉眼涼□□清欲飛空拭
章塵憶到霜鐘趁粧洗年前年後爲誰春

朶中飛下玉霄神仙韵嬌妹一粉眞水曉浴乾銀浦
水雪離愁損草堂人名姬駿馬空詞筆歷苑荒苔老
戰塵凍楚蒼茫天四慘兩行歸鴈獨傷春

瞥聞香過欲飄神林迥風清水漾眞空外忽來花鳥
使雲端應占藥宮人許瓊飛柏愁擎句弄玉排簫點
落塵引領羣仙朝帝所仁羅亭上遠生春
霜雪園林幾役神天吟吟客對空眞一爐荀令香澄

水半艷徐妃粉媚人愁絕不禁傷歲暮情深渾欲怨
風塵古根已學蒼龍蟄怪底嚴冬早發春

黃垓滿眼正昏神愁見疎林幾朶眞南國有香熏醉
夢北風如陳戰羈入十分孤靜徧宜晚一味清新不
染塵瘦倒寒郊誰喚起坐間吟到玉堂春

天開奇觀付詩神慘淡經營幾暮眞說夢室中長記
夢霸陵醉裏半疑人逾年藏白應栖粉對雨同香似
隔塵失笑槁釗木芍藥室閑妖冶開妍春

嵐陰飛處暗迂神密吐孤芳自適眞倒影欲窺臨水
鏡斜枝似傍有情人海寧夔峽幾清曉金谷銅駝一
樹塵懷逐何須嘆遲暮滿頭白髮且簪春

一樽酬罷楚江神芳信冥冥欲授眞總道無情還有
思忽疑是影又非人雪消頓覺雲隨夢月落難堪笛
怨塵最是客情恨不穩擁衾危坐獨愁春

驂鸞駕鶴下三神病眼雖昏看亦眞閑曉一沈斜影
月鈞天九奏步虛人粉霜寒泣瓊闌淚蘭麝清飄素
襪塵好似虹霓屏上景溫泉宮裏各呈春
瞻勝天中放谷神羣仙騎鶴正朝眞淡香絕色本何

種入聖超凡只此人老大暗驚殘歲月寂寥空對古
烟塵問渠縹緲應知否變作飛龍有幾春

華間一見主林神冷看烟霏半頰眞手燃梢頭眞記
月眠煙香外氣迷人濕雲不動藏深碧殘雪初清

暖塵臺木自知天意惜直從身後始爭春

御爐熏徹太羅神永夜橫杓對七眞浩劫剛風開楚
氣清長翳水度星人毛公鳳羽翻譜丹鼎胎

化塵獨媚玄英長不老海棠知變幾番春

月色微明誤變神玉臺弄粉記顏眞要知翠羽空陳
迹未必鷄林骨化人孤根遠看驚薄暮新詩故夢張

前塵凍蛟危立寒龜甲縱有青錢不買春

飛爽浮幽逞雪神空江烟浪似愁眞本無世上
咲曾向軍中止渴人曝暖饌寒時逐迹梳風洗雨意

超塵山川未斷精靈氣獨爲殘年作好春

妙向羣芳散五神空中疊疊自怡眞月天花地鑑心
事江國溪山一主人欲咲還愁羞解語乍來忽去眇

塵芳姿不怕消磨盡半點溫柔爾許春

粉□□□消神未許瓊花巧妬眞一派珠幢迎羽

客半機水織駐蛟人移將天上行霄魄化作樽前弄
影塵誰共水曹標粉序陵風洒泣兒園春

瑞身虬尾老形神吐出生枝色鬪眞雪興欲乘遊網
棹露簷應恨射鵰人宜晴宜雨寒滋韵含態含情曉

沐塵一領年芳知赴約何須羯鼓更喧春

困坐無端遣睡神忽來詩思欲升眞逢君雪月双清
侶老我風霜百感人身世飄零知有恨心腸苦淡暗

羞塵從教物態隨季改日暮天寒不計春

萬玉團庭照萬神懶然短幅對橫眞吟看庚嶺浮香
意清厭巴山嘆酒人月殿霜宮憐舞影水崖薛壁障

妖塵望中或見臙脂雪一樣情懷兩樣春

不遽一葉露全神似見風流賀季眞天與吟情開太
古月兼清影恰三人寒欺雪岸有餘白清酒水簷不

到塵但見新題繡東壁倚闌留看大家春

五出堂堂奪衆神獨於靜處見孤眞旃檀國裏天然
韵鬱荷林中玉樣人臘雪幾回埋不死寒泉一點淨

無塵世間尤物知多少敢向枯梢開早春

綠窓深鎖筆頭神健步移來影脫眞夙昔憐渠有清

致平生喜我作幽人竹奴雅好曾前席簪弟高風又
兩塵忽問臨節識盃酒一分牢落一分春
清修不做五方神烟外誰開半額眞淚眼未晴寒滴
乳白頭如雪老催人長天蒼莽增遺慨遠水微茫混
去塵安得唐昌重邂逅快鞭追騎玉峯春
縱有多情不亂神唉渠桃李雨餘眞翠生寒袖愁籠
月玉墜嬌雲酷傍人三□□□隱約幾千百劫入
空塵壽陽去後遺風遠搔首含章一夢春
勒住霜林萬古神香根查查出花眞岩隈弄月驚山
鬼牆外迎風唉路人玉潔水清宜抹素粉消骨朽不
隨塵九英射隙光芒起元稹文章拍拍春
瘦倚疎籬出半神雪風吹面冷含眞晴曛香素誰邊
玉影暈冰簷若個人已見聖蜂先探探肯隨夢蝶久
成塵寒林忽忽東方白愁醒一瓢天地春
海角天涯憶故神村村烟雨未逢眞南寒北暖變驢
體西沒東生逐往人幸有老坡衣鉢在空怜和靖屋
檐塵集英記得曾遊地回首慈恩黯黯春
上無復色氣何神道力堅凝鉄鑄眞受死忍寒憐老

骨回光返照見孤人天孫巧約和誰測仙客清標青
自塵半夜有來雲外鶴蓬萊宮主闌先春
收拾餘香薦內神雲端隱隱見靈眞館娃宮起鳳城
暖蔓綠堂深且岳人曉肉繁滋高樹外寒姿消落碧
天塵誠齋新有憑妖說驚散桃符句裡春
幽爽冷然自悅神相逢渾欲問仙眞冰花晴沈湘妃
曉露竹寒驚越地人風月夏盟千歲上江天涼觀一
時塵桃枝逐翠休疑似細詠昌黎雪共春
有句安能泣鬼神孤鸞妙曲屬希眞夜深瘦影偏宜
月雪後清香欲沁人東閣共來吟正苦西湖可往跡
應塵功成調鼎君知否要使熙熙宇宙春
花開臘底覺仙神一種靈根絕妙眞五月熟成金彈
子三冬藥綻玉樓人龐公遠跡來推勘常老端然不
惹塵箇樣酸心誰委悉肯同雪曲與陽春
中峯和尚和憑海粟梅花詩百詠卷終

心一華五葉
集所結山房
夜話信心鏡
或問疑住家
詩及幻寒山
今廣緒中入
耳歌序放本

一華五葉之書天目中峰幻住和尚之所著也。闢義學之見封發正宗之玄闢其言富其理勝引古援今咸有據焉。昔吾祖菩提達磨大師首來震旦揭示靈山奧旨直接上根故有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之語自可祖至於大鑑芳聯談續派列枝分細細而不絕者良有以也。然非離文字言說捨名相筌筌斷路布葛藤碎聖凡窠窟者未易窺其彷彿也。禪師握慧劍於生佛未具之先徹法源於覺海重淵之底雅志丘壑孤風網攀故其書之出也回佛日障狂瀾爲百世之光明幢者宜矣。休居叟既續後序之歌而其徒惟則首座復請引其首不可辭。時泰定二年十二月廿七日金陵鳳臺休居叟清茂書。

一華五葉相傳最初達磨八面四方湊泊此集中峰以菩提種徹境內玲瓏以著婆藥除世間病惱真見松栢拔地俱忘荆棘參天如是芬馥舌根熏聞宇宙抑使清涼樹子茁蔭兒孫是年泰定丙寅燈夕後六日老學人前集賢待制馮子振稽首。

少林直指無枝葉接響承虛自言說潦倒中峰力掃除據古明今成漏泄行藏我已知其端扁舟出沒烟濤寒太湖嚇殺李八伯不許餘子探頭看擬得寒山詩幾首空裏猛風翻石白飄落人間幾箇知露柱燈籠開笑口祖師心印書作銘險中之險平中平當頭一句道什麼摸著鼻孔開雙睛我本無心誰欲辯還與不還須自見猩猩徹底老婆心慶喜多聞乘巧便我觀幻住歌幻篇舌頭不動萬口傳一華五葉設流布入鄺垂手宜當然祖翁活業終難賣松竹引風虛捏怪未免勞佗箇幻身幻化光中償幻債阿呵呵倒流三峽傾銀河縛茅踞坐獅子口要勘昔日燒菴婆陽談空華休居撮拳續長歌之後序援幻住之幻窠大千捏聚能幾何撒開兩手何其多天目中峰和尚一華五葉之書既成乃自歌長句爲後序其門人惟則首座出以爲示求題其後因次韻云

泰定二年臘月望日金陵鳳臺休居叟清茂

佛祖別傳之旨如十日懸于太虛無毫髮隱蔽非講

較持論而能造詣惟大根性乃能洞達迴無依倚超
出羣凡情量然後提金剛王寶劒殺活自由擒縱自
若著著有出身之路方堪續佛祖慧命也獅子巖中
峰禪師徹法源底廓同太虛百千無量妙義皆從性
海中滔滔流出自然超宗越格破胎息妄傳正合圖
悟祖師意關義解流謂從信心銘起亦古人未論至
此也擬寒山百篇辯七徵八還及說如幻法五者總
名曰一華五葉無非發揚佛祖向上一著如珠在盤
不撥自轉非具大眼目破的大錯鎚手未易入其闢
域與之共議也

延祐庚申夏

徑山 希陵 題

右一華五葉集乃普應國師在世所自著定而後編
入廣錄者也吾山中有二本其一則元朝所刻其一
則吾邦古刊對之全同蓋翻刻也與廣錄中所載者
非無差舛書買欲別刊而行之然未克速就故請余
就廣錄之本正之乃其字誤者改之其語異者標之
并補序跋俾世人若見本集而其卷次本如國師自

叙所云今依廣錄所次更爲三卷故注舊目於題下
覽者諒諸

明和六年己丑夏日

此山芝潤謹書

古林清茂禪師語錄

元
•
元 古林清茂
浩 撰
等 編

古林和尚語錄序

前集賢待制承事郎馮子振述

希音徐疾要假谷傳。觸影悟迷。須憑鏡了。鏡尋頭而谷接。響谷有口而鏡無心。聲不可以履而追。影不可以迹而躡。若夫以意捉摸而邈然形似之觀。以境醅酢而冥然去住之非。驟呼而立應。西倡而東和。夫非谷之傳耶。愛不加貌之妍。憎不加貌之不妍。夫非鏡之了耶。

金陵保寧古林禪師。四坐道場。饒益一切。五方英衲。穎筌均膝。行側足而交。屢四馳出。則有語語則有錄。音之赴也。如谷影之徹也。如鏡。竅啓竊發。萬壑齊撼。垢盡明復。纖埃弗棲。譬之雪山。藥樹根欲。鼎而鼻觀。春迴天竺。酥陀鉢。擬盛而頂門香溢。捷鋒掣電。晴漢霹靂。神鍾裂瀑。平遠淵潭。北白崑上。花開焉用。別峰之相見。大庾嶺南。梅熟咸觀。彼岸之競登。寶古重拈。後箭頭驚。嚙鐵統宗。再續前驂。少待速鞭。漚滄海而粟粒全潮。塊須彌而藕絲億劫。是以簪紳改腐爛之觀。械錫服澡菽之膺。雪松自青。霜草亦碧。黃檗心要。

裴休盍序其肺肝。丹霞願遙老我。欠鋤於鬚髮。姑述鳳臺之見在。尚覩鹿苑之緒聞。江吸龐衡陽未害。嘗親馬祖石供。元長老鈍機失笑。蘇公粗引其端。作如是禮。皆泰定乙丑冬至日。

古林和尚語錄目次

卷第一

馮子振序

平江府天平山白雲禪寺語錄

平江府開元禪寺語錄

再住開元禪寺語錄

卷第二

饒州永福寺語錄

卷第三

承宣集序

重拈雪竇舉古一百則

自跋

卷第四

法語

小參

普說

卷第五

眞讚

自讚

偈頌

跋

卷第六

梵偈序

拾遺偈頌

卷第七

拾遺偈頌

行實

碑

友梅撰拾遺偈頌上梓募緣疏

古林和尚語錄卷第一

初住平江府天平山白雲禪寺語錄

平江路永壽禪寺住持小師 元浩 編

師於大德二年二月初三日就承天能仁禪寺前堂
首座寮受請入寺指山門云豁開戶牖當軒者誰紅
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

據室云一槌便就塞壑填溝不假一槌撐天拄地無
鼻孔底不要聞香有咽喉底教他出氣萬裏行處浪
滔天大洋海底無滴水喝一喝

指法座云此座若謂高廣不過七尺八尺自是諸人
用力太過不能陞得于它須彌燈王甚麼事遂陞座
拈香云此一瓣香爇向爐中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歲陛下恭願堯仁廣
被湯德彌新齊壽筭于芥子之城樹不圖於拂石之
劫次拈香云諸佛出世以心傳心祖師西來將法付
法心法無二通貫十方後來叢林凋弊佛法澆漓諸
方長老出世各各以香爲信香何信之有當知信不

在香而在法也。天平今日此香。薰向爐中奉爲。

先住阿育王山廣利禪寺楊岐第十世橫川大和尚。但陳供養。夫復何言。遂就座上首白。龜罷。僧問大。

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師云。更與十劫始得。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切忌從它。覓迢迢與我疎。進云。只如昔日世尊出世。釋梵引隨。和尚今日開堂。畢竟有何祥瑞。師云。須彌山在你脚下。進云。與麼則。

皇恩佛恩。一時報畢。師云。且喜天下太平。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意旨如何。師云。蛇無頭不行。進云。三聖云。與麼爲人。非但瞎却者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下主丈。便歸方丈。又作麼生。師云。七棒對十三進云。和尚未離雙蛾。早聞有此機要。師云。到者裏。因甚却無進云。退已讓人。萬中無一師云。明日來與你棒喫。僧禮拜。師乃云。問話且住。須知未入門來。

皇恩佛恩。一時報畢。擊拂子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天之南地之北。日月星辰。牆壁瓦礫。離四句。

◆漢一作漢

絕百非。是時人知有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畢竟明甚麼邊事。所謂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一句當陽。十方坐斷。正恁麼時。如何。千峰朝華。嶽萬派肅滄浪。復舉達磨大師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卓主丈云。雲行雨施。三草二木。上堂。萬法本閑。惟人自闢。放過臨濟德山。打殺雲門。雪嶠盡大地是金剛眼睛。即不問拈却。糞箕苕帚。寒山子爲甚麼拍手大吟。澤廣藏山。理能伏豹。

上堂。舉雪竇和尚云。春山疊亂青。春水漾流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師云。好大衆。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誠不虛也。有底道。雪竇和麤米。麤貴在一時。殊不知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流泉兮涓涓。白石兮鑿鑿。雲片片兮朝出。而暮歸。日暉暉兮東上。而西落。擊拂子一下。

佛誕上堂。薦拈主丈云。從生至死。只是者箇。釋迦老子。是甚麼。乾屎橛。下座。

上堂。僧問。一不成。二不是。三級浪高。魚化龍。痴人猶。屏夜塘水。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云。無人知此意。令。

我憶南泉進云。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師云。緊峭草鞋僧禮拜。師乃云。古者道若論此事。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是。故從上若佛若祖。拈一機示一境。莫不洞微淵奧。所謂抽釘拔楔。解粘去縛。知之者。直是恩大難酬。不知者。何異鏤冰琢雪。山僧者。裏盡力道。不得底句。不在師子峯。定在太湖裏。是汝諸人脚跟下。七穿八穴。甚處得來。喝一喝。

上堂。烹却露地牛。日輪正卓午。無爲實性門。開却通天路。通天路。既開。普請諸人。從者裏入。所以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鑊湯。鑊湯自枯竭。咄咄。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

上堂。舉鹽官問僧。甚處來。僧云。道場官云。者裏是甚麼所在。僧云。賊不打貧兒家。汾陽代云。但和聲便打。師云。賊不打貧兒家。因甚。却打者裏。著得隻眼。方知古人箭不虛發。

上堂。聞鍾聲。披起七條見。日出曬眼皮。草日用事尋常。何須別尋討。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脩。不知拈起主丈云。主丈子。

三昧諸人。不知卓主丈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舞。

上堂。舉金牛和尚。凡自做飯。供養衆僧。每至齋時。昇飯桶到堂前作舞。云。菩薩子。喫飯來。乃撫掌大咲。雪竇拈云。雖然如是。金牛不是好心。師云。雪竇錯下名言。當時金牛豈不是義出豐年。

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鬱鬱黃花。不可不喚作般若。青青翠竹。不可不喚作法身。所以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是汝諸人信也好。不信也好。三十年後。遇著本色道流。莫道白雲門風。峭峻卒摸索不著下座。

上堂。僧問古人。道拈起也。天迴地轉。放下也。草屢風行。去此二途。如何是和尙爲人處。師云。草裏無三日藏。邇云。只見白雲飛散盡。不知明月落誰家。師云。壑著你鼻孔。又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早朝有粥齋時。有飯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喫則從它喫。不喫任東西。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燈籠吞却露柱。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厨庫。

恰對僧堂僧禮拜。師乃云雞啼白晝海水騰波犬吠黃昏須彌及巖搜取占波國共新羅額額卽不問山禽聚集牛動尾巴釋迦老子三百法會之中那一會中曾說此法到者裏若非智眼洞明便見失之千里雖然山僧與麼道也是抑而爲之

上堂舉盤山和尚云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非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師云東頭賣賣西頭賣賤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賓頭盧尊者亦預其數下座

上堂下坡不走快便難逢東頭來東頭打西頭來西頭打四方八面來連架打且道古人還有爲人處也無睹漢莫妄想我昔聞是法未嘗妄宣說德山斫牌於鬧市誰家竈裏無烟赤土畫簷箕事因叮囑起下座

上堂舉雲門云法身喫飯幻化空身卽法身乾坤大地何處有也物物不可得以空噯空若約檢點將來將謂合有與麼說話師云是卽是要且無佛法道理幻化空身卽法身乾坤大地豈不是法身物物不可

●論語

得以空噯空空亦不可得檢點將來自救不了

上堂一切障礙卽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豎起拂子云人人盡有者箇因甚麼用不著是以諸佛出世祖師西來無非要人向生佛未具已前識取是箇非箇麻三斤乾屎橛杖林山下竹筋鞭開口不在舌頭上喝一喝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學心塵勞先起若向者裏識得釋迦老子乘本願力示現闍浮提拔四生梯航九有人人契證本地風光作箇人天眼目良久又喝一喝云放兩拋三坐一走七渾家送上渡頭船九九依然八十一下座

上堂一切障礙卽究竟覺卓主丈云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下座

上堂舉船子和尙云千尺絲輪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師云好大衆如今商量盡道古人勞而無功殊不知烟波萬頃意在鯢鯨片甲纖鱗徒勞上釣白雲與麼告報是汝諸人還知落處麼舉古舉今阿誰不會動絃別曲罕遇知音擊拂子下座

上堂祖師云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
常生即不生三十三天二十八宿五千四十八卷教
理行果還有者箇道理也無灯笼起舞露柱掀眉兩
箇金剛神發唉一雙紅杏換消梨

上堂大智洞明如珠在盤不撥自轉通人分上一點
也用不著所以道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
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臨濟小斯兒却具一
隻眼古人與麼道雖則托上梵天點檢將來大似以
銀爲目驀拈丈丈云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雙忘
是箇甚麼喝一喝云須彌山上踰跳拍手呵呵大唉
人人鼻孔遶天只爲目前不了卓主丈一下

上堂好大衆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老妙喜向者
裏壓著磕著豈爲分外白雲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
微涼短者自短長者自長本無迷悟豈涉思量無限
扁舟何處去夜深元不在瀟湘

爲暫到生侍者秉炬云生如著衫死如脫袴侍者參
得禪何曾有分付在途路不離家舍在家舍不離途
路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

上堂僧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時如何師
云除却面前墻矮著進云恁麼則西天此土任性優
游去也師云還我草鞋錢來僧禮拜師乃云三日
前五日後若不揮劍漁父棲巢與麼說話大似擔水
河頭賣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大
慧和尚云千年常住一朝僧卓主丈云竹影掃階塵
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上堂一切法卽是佛法燈籠自灯笼露柱自露柱一
切法不是佛法蝦蟇吞却大象蚯蚓咬殺麒麟辨龍
蛇擒虎兇穿却天下衲僧鼻孔卽不問三千里外逢
人不得錯舉一句作麼生道以主丈畫一畫云星河
秋一鴈砧杵夜千家

上堂金風扇野玉露垂珠葉墮林間蛩吟砌畔解脫
門宏開八字眞實義綿亘十方諸人眼見耳聞一一
超今邁古向上一路別有諸訛提折你腰第一莫將
來將來不相似禿却你舌壁立萬仞沒商量打刀須
是邠州鐵

謝道舊上堂敲空作響罕遇知音擊木無聲難爲作

者興化見同參打下法堂高亭訪德山見剎竿便去是皆金砂不辨玉石俱焚邪正不分過由鞭影是汝諸人還知白雲落處麼。拍禪床下座。

上堂迦葉糞掃衣價直百千萬輪王髻中寶不直半文錢大衆古人與麼道可謂恩大難酬下座。

中秋上堂今朝八月十五正是中秋時節天上月圓人間月缺吞却三箇四箇眼裏無筋肚却七箇八箇口裏無舌如今諸方商量總道靈山話月曹溪指月馬祖百丈南泉翫月殊不知正是第二月忽有箇漢出來道如何是第一月只向它道誠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

上堂舉洞山和尚云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無語名爲活句諸禪德作麼生是活句到者裏實難得人又有道參禪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堪與人天爲師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臨濟大師云我者裏是活祖師意所以三度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若不參活句焉能如此古人與麼如今卽不然死句卽是活句活句卽是死句其活也。

羅籠不肯住。呼唤不迴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其死也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關市裏議取。自己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喝一喝云。明眼衲僧會不得。

上堂豎四橫三拈一放七掣電奔雷崩崖裂石稽首金剛神盡力道不出因甚如此識法者懼。達磨祖師忌拈香云。來不本分。來去不本分。去兩手捏空拳。開口落第二咄咄咄力團希。熊耳峰頭花開鐵樹。

上堂如來禪祖師禪會則紅塵堆裏七出入沒不會。則黑山鬼窟下且待驢年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釋迦老子因甚麼打失鼻孔。達磨大師從西竺國來爲傳上乘心印。諸人還識上。乘人麼。擲下主文云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聞之必生怪。

冬至上堂僧問不逐陰陽消長不隨四序推遷是甚麼人。師云老僧在你脚下進云與麼則學人罪過。師云也是我尋常用底僧禮拜。師乃云群陰剝盡龍三玄戈甲於百草頭邊一氣潛回列五位君臣於千

聖那畔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一舉四十九。上堂開口卽錯。擬心卽差。瑯琊覺和尚云。蘇武不受單于拜。大衆會麼。瑯琊與麼道。也是口是心非。下座上堂。學五祖和尚云。世有一物不屬凡不屬聖。不屬邪不屬正。萬事臨時自然號令。師云。一度被蛇傷。怕見斷井索。

上堂。古者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白雲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各自修行。若教汝念佛。是謗佛。若教汝念法。是謗法。若教汝念僧。是謗僧。謗佛謗法謗僧。合入無間地獄。雖然。白雲與麼道。也是久日樺來唇。

上堂。舉雲門云。有解問話者。置將一問來。僧出禮拜云。請師鑑門云。拋鉤釣蝦鯨。釣得箇蝦蟆。師云。雲門雖則見兔放鷹。檢點將來。失利不少。山僧卽不然。有解問話者。置將一問來。若有僧出。卽向它道。三生六十劫。

上堂。好日多同。一彩兩賽。雲門扇子踣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趙州狗子無佛性。話拈却了也。喫。

粥了洗鉢盂去。諸人作麼生會。若也不會。孤負趙州。歲旦上堂。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拈起主丈云。者箇是主丈子。作麼生是無爲法。良久云。鏡清道有明教道。無空中石。白水上葫蘆。

上堂。雲門道。我有一句語。不敢望汝會。作麼生舉白雲道。我有一句語。不敢望汝舉。作麼生會。坐一走七。拈向一邊。豎四橫三。置之一處。東去西去。似井觀驢。南山北山。如牛拽磨。喝一喝。

上堂。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文殊師甚麼。佛師云。一鎚兩當。進云。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云。放你三十棒。乃云。道遠乎哉。獨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則神。除却左眼。入兩拈却右眼。半斤無搥巨靈之手。難以壁太華之蒼翠。有獨漈湏之力。方可扶驪龍領下之珍。良久云。罕逢穿耳客。多見刻舟人。

佛誕上堂。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山河大地。作大獅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拈主丈云。看看又入鹿野苑中去也。

上堂。舉雲門云。古佛與露柱交參。是第幾機。自代云。

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五祖和尚拈云大小雲門元來小膽四面卽不然古佛與露柱交參是第四機師云將長補短不無雲門買帽相頭還它五祖白雲卽不然古佛與露柱交參是第幾機一二三四五又云一二三四五打動震天鼓達磨老臊胡剛然不是祖喝一喝下座

先育王法衣至上堂正法眼破砂盆一言謔萬象一句定乾坤行佛祖不傳之令廓人天未證之門黃檗棒頭豈足以發明臨濟大事巴陵三句焉能報雲門莫大之恩豈不見僧問大梅和尚見馬大師得个甚麼便住此山大梅云我見它向我道卽心卽佛便向者裏住僧云近日大師佛法又別了也梅云道甚麼僧云非心非佛梅云者老漢惑亂人家男女未有了曰在它非心非佛我只卽心卽佛老大梅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若非深辨來風未免遭它惑亂白雲者裏幸是先育王過去了也直是羚羊挂角蹤跡全無是汝諸人三十年後且莫惑亂人好

上堂不與一法作對便是無諍三昧萬象不能覆藏

何妨獨步大方據虎頭收虎尾沒回互絕承當良久云果然今夜月無處不清光

解夏上堂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屈指數將來恰恰九十日鶻拈主丈云穿過釋迦老子鼻孔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如是之法本自現成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七縱八橫無往不可好大衆結也如是解也如是如是之法善自護持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卓主丈一下

朝廷看藏經滿散上堂以字不成八字不是一大藏教盡在目前未離兜率已降王宮諸佛法身常時顯現便乃以虛空無邊之體爲正體以金剛不壞之山爲壽山巍巍乎彰舜德於九疇蕩蕩乎播皇風於八極林下無爲之士均承雨露之恩老幼孤弱之民悉稟隆平之治典章大備文物一新堯日與佛日並明金輪與法輪常轉卓主丈云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佛功德復舉僧問睦州一氣轉一大藏教時如何州云有甚難難鈍子快下將來師云者僧有奔

流度刃之機。睦州雖則窮急計生。要且無佛法道理。白雲者裏二十日爲頭。看念藏經二十六日滿。教一百七十。稱僧人人具足五千四十八卷。字字周圓。翻性海之波瀾。揭義天之日月。且道與睦州是同是別。良久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下座。

上堂。心眼既相同。一見卽便見。舉古復舉今。由來少方便。獨掌不浪鳴。單絲不成線。拈起一毛頭。獅子全身現下座。

施主請上堂。僧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今日檀信臨筵。請師提唱。師云。春無三日晴。進云。可謂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云。火裏蠅。三隻眼。進云。此事且止。只如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云。牆外底。意旨如何。師云。仰面見天。低頭見地。進云。僧云。我不問者箇道州。云。你問甚麼。道僧云。大道州云。大道透長安。又作麼生。師云。海裏使風。山上船。進云。只如學人今日問和尙。如何是道。未審將何祇對。師云。直下覷進云。昔日趙州。今日和尚。師云。且莫詐明頭。僧禮拜。師乃云。佛佛授手。無邊剎。就自它不隔於豪端。祖祖相傳。

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向上一路。千聖不傳。直饒坐斷報化佛頭。未免墮在聲色堆裏。更向威音那畔。獨振玄風。空劫已前。單明自己。大似隔靴用拳頭。抓痒有甚快活處。所以道。羣靈一源。假名爲佛。體竭形銷。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百姓日用而不知。諸佛常知而獨用。以獨用無私之旨。常居乎有象之先。以日用不知之心。適出乎真諦之表。無前無後。無古無今。彼我混同。聖凡不異。正與麼時。如何。青山不鎖長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擊拂子下座。

上堂。僧問。孟夏漸熱。仲夏酷熱。學人上來。願聞法要。師云。孟夏漸熱。仲夏酷熱。僧禮拜。師乃云。孟夏漸熱。仲夏酷熱。嚴房夜冷。如水雨。做黃梅時節。雪峰頂上。百二十斤鐵枷。何不脫却。秤尾無星。南泉自小。養一頭水牯牛。道我鈍熟了也。針頭覓鐵下座。

結夏上堂時。臨首。夏三月安居。西天此土。慶無不宜。拈拄杖云。釋迦老子。只今在白雲主丈頭上。放大光明。演說摩訶大般若。其間若有一字一句。不與諸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我誓不成正覺。然雖如是也。祇

道得一半如何是那一半。卓主丈云：天闊地闊。

謝供萬佛。化主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桑樹上著箭，柳樹上出汁，鮎魚上竹竿，俊鵝趁不及，豎起拂子云：看看有世界。以香飯爲佛事，有世界以音聲爲佛事，有世界以一切處爲佛事，以香飯爲佛事，則諸人決定不得食，以音聲爲佛事，則諸人決定不得聞，以一切處爲佛事，帶累白雲眉鬚墜落，畢竟如何？秤不如尺。

供萬佛。施主請陞座。佛不遠人，卽心而證，甚處得者？消息法無所著，仗境方生，切忌坐在者裏。伶俐漢纔聞學著，如金翅摩海，直取龍吞獅子遊行，不求伴侶。塵塵爾念念爾，全體與麼來全體，如是住，豈不見昔日波斯匿王問佛云：勝義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應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云：汝於過去龍光佛時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聞，無說無聞，是名一義。二義釋迦老子於微塵數劫成就此無上法王陀羅尼門，被波斯匿王一擊百雜碎，至今二千餘年，直是收拾不上。今日悲濟。

場開檀信會，集雖無如是問答，其勝義諦廓爾現前。事無不周理，無不備，所謂無量殊勝，併集解脫，知見普薰，雖然如是，明眼人前放過，卽不可如是，卽易不如是，卽難如是，卽難不如是，卽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盡大地，是王老師，隨越卽不瞞汝諸人。龐居士未見馬祖時，鼻孔索頭落在甚處，良久擊拂子云：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供萬佛會上堂。出中近時以來，荷諸兄弟營建供萬佛道場，無非顯揚佛事利益，有情盡十方虛空，徧法界三世一切諸佛，悉皆應供而去，唯有釋迦老子作是念：言不易，不易事可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寧可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大眾：既是釋迦老子，因甚作者殺見解者？箇說話如鬧市裏踢毬相似，須是眼親手辨，未舉先知迅速如風，捷疾如電，若擬議思量，卽沒交涉也。古人云：聲前一路從汝洞明，句後不來猶虧一半。纖塵不透，如隔鐵圍，奇特相逢，將何詰對？拍禪床云：閃電驟開千聖眼，好山多在最高層。上堂今朝五月十五，打起南泉破鼓，人人眼見耳聞。

露柱灯籠起舞。只如南泉道王老師不打者。破鼓汝諸人作麼生商量。如今人聞得。往往道爲甚麼不打者。般漢喚作劫粥飯禿兵。有甚用處。白雲若也放過。不免謬方檢責。以主丈一時打散。

解夏上堂。昨日也與麼。今日也與麼。一夏九十日是甚麼熱大。敗壁虫始鳴。秋林葉方墮。拈上死柴頭。且向無烟火。擊拂子下座。

上堂拈主丈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粒大。古人到者裏。著甚死急。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火向西流水。朝東去。卓主丈云。萬般施設。不如常如常。恰似秋風至。下座。

天壽節上堂。一言用祝無疆壽。大地山河爲舉揚。昨夜祝融峯頂望。老松枝上又添長。

上堂舉中邑因仰山謝戒邑於禪床上。以手拍口云。和和山從西過。東邑又拍口云。和和山從東過。西却於中間而立。然後謝戒邑云。甚處得此三昧。山云。曹溪脫印子。舉來邑云。汝道曹溪用此三昧。接甚麼人。山云。接一宿覺山却問和尚。甚處得此三昧。邑云。我

於馬大師處得此三昧。師云中邑拍口。和和是不是。馬大師處得此三昧。仰山從西過。東從東過。西且不是。曹溪處得此三昧。既然不是。且道從什麼處得此三昧。古人決定言不虛。發諸人也須自悟始得。

開爐上堂。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日不待火而熱。月不待風而涼。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火爐闊一丈。佛大泥多。扛高水漲。下座。

上堂僧問。七十三八十四時如何。師云。釋迦老子入你鼻孔裏去也。僧禮拜。師乃云。七十三八十四。卽不問釋迦老子。無端入你鼻孔裏。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海水不生。冰下座。

上堂舉與化在三聖處。常謂人曰。我在南方行脚。一遭主丈頭。不曾撥著箇會佛法底。你在者裏作甚麼。聖聞得。乃問化云。你具甚麼眼化。便喝。聖云。須是你始得化。便休去。大覺聞云。作麼生得業風吹入大覺門來。化後到大覺充院主。覺一日喚云。院主。我聞你道在南方行脚。一遭主丈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你具甚麼眼化。便喝。覺拈棒化擬。議覺便打化。又

喝覺又打次日化從法堂前過覺喚云院主我直下
疑你昨日兩喝你試說看化云某甲在三聖處學得
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與某甲箇安樂法門
覺云者瞎漢來者裏納敗闕卸下衲衣痛打一頓化
於棒下微見臨濟在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云與化
氣字如王因甚麼向大覺棒頭方見臨濟在黃檗喫
棒底道理山僧主丈子走遍四天下攪著一箇便是
會佛法底它時後日免得遞相鈍置

歲日上堂僧問年新月新日新萬事無不重新正與
麼時請師祝

聖師云天左旋地右轉進云看取目前新號令大家
齊賀萬年歡師云誰是知音進云僧問明教新年頭
還有佛法也無明教道無意旨如何師云築著鼻孔
進云只如鏡清道有又作麼生師云爛却舌頭進云
一人道有一人遶無爲復是同音共調別有商量師
云總不恁麼進云如是則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
師云多少人坐在者裏進云明眼宗師天然有在師
云也不消得僧禮拜師乃云今日新年頭昨日舊

年尾一年復一年只麼隨它去但得身心安樂佛法
無有不是然出家人無有不安樂者每日起居飲食
折旋俯仰豈不是安樂田地鴉鳴雀噪可契真源風
動塵飛皆明佛事以主丈敲香臺云三世諸佛總在
者裏是即龍女頓成佛非即善星生陷墜

寶藏主疊藏主至上堂枯木逢春便見花開五葉寒
灰發焰自然至於燎原親勝負豈假運籌跋大方不
勞駿足眷茲泉石叢社蕭條若非達士相逢爭見金
聲玉振雲門放洞山三頓棒臨濟正法眼向瞎驢邊
滅德山背法堂著草鞋便行茱萸訪趙州靠主丈即
去至於從上若佛若祖揀鉤搭索莫不自謂龍驤虎
驟逞盡威權澈勝全鋒要且未見毫髮事在正與麼
時如何九萬里鵬纔展翼一千年鶴便翱翔
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摘楊
花納僧鼻孔大頭向下幕拈主丈云阿刺刺阿刺刺
春無三日晴陌上行入少

上堂千波競起是文殊家風一亘晴空是普賢床榻
風和日暖柳綠花紅是什麼人境界拈主丈云是汝

諸人穿紅塵入聚落。盲橫日月背負須彌三十年後。
不得孤負人好。卓主丈下塵。

結夏上堂本無修證。有甚長期。應時納祐。三月安居。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爲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眞如菩提。涅槃鵲脰。自長。曼脰。自短。卓主丈喝。一喝。滿散藏經上堂。教中道。如來所演八萬四千法藏。言教皆名爲文。雖一切言音文字。理不可說是名爲義。又云。若諸經中文句。廣博能令衆生心意踊躍。名不了義。若能宣說文句。及心意同灰燼。是名了義。大衆既令衆生心意踊躍。必能離諸妄緣。妄緣既離。卽如如佛。因甚麼名不了義。文句及心意。卽同灰燼。畢竟了箇甚麼。白雲山中一七日內。披閱大藏經文。總五千四十八卷。一句一字。不作句想。不作字想。不作文想。不作說想。不作佛想。不作非佛想。不作了義。不了義。想上來講。贊無限良因。端爲祝延。

平江府開元禪寺語錄

參學清欽編

入寺指山門云。入門見額上寫見路大用現前丹霄獨步。

拈宣政院境云。西天付囑東土流通。懷藏日月氣吐長虹。言詮不及處。萬里清風。

指法座上不見有諸佛。下不見有衆生。中不見有自己。方可墮于此座。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簾。遂墮座說。

聖畢萬壽和尚白。隨云。法苑龍象。衆當觀第一義。

師乃云第一義諦作麼生觀。古者道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觀。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旣不可觀。又不可分。則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皆是影子。遯事於第一義諦。了無交涉。倘能直下承當。新長老今日開堂。一期事畢。其或未然。有疑請問。時有僧問。三通鼓罷。大眾咸臻。學人上來請師祝。

聖師云。雲靜日月正。雪晴天地春。進云。與麼則四海盡歸皇化裏。萬靈何處不沾恩。師云也。少上座。一分不得進云。只如古人道。撲落非它物。縱橫不是塵。山河併大地。全露法王身。意旨如何。師云。透頂透底進。

云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師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僧禮拜。師云元來只在者裏。乃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曾談一字。大眾釋迦老子與麼道。是說耶不說耶。說與不說。且置。只如它與麼道。還當得宗門中向上事也。無蓋拈主丈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天高地厚水闊山遙一句。全提風恬浪靜。卓主丈云。黃河三千年一度清。

上堂。明不見。暗不見。明明暗暗。變忘好箇無事衲僧。應菴和尚道。明暗變忘。何異流俗阿師。是汝諸人若識得流俗阿師。便是箇無事衲僧。若是箇無事衲僧。便識得流俗阿師。是以諸佛出世。祖師西來。無箇是个。非个。天左旋地右轉。山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天下老和尚口挂壁上下座。

上堂。舉僧問南院。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與麼道。院云。是僧便掀倒禪床。院云。你看者瞎漢亂做僧。擬議院便打師云。南院大似平地喫交者。僧雖得便宜。也是乞兒見小利。應菴和尚云。若非者僧敢

捋虎鬚。爭見南院汗馬功高。賊是小人。智過君子。謝冬齋。秉拂上堂。於食等者。於法亦等。所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楊岐金剛圈栗棘蓬。不可不平等。洞山麻三斤。雲門乾屎橛。不可不平等。金將石試玉。將火試卓主丈云。曾聞一飽忘百飢。今日山僧身便是下座。

上堂。僧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云。驪不及舌。進云。學人不曾。師云。頭長三尺。進云。便與麼去時如何。師云。胡孫繫露柱。僧禮拜。師乃云。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大衆。依而行之。有箇分付處。還會麼。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佛成道上堂。一月在天。影含衆水。一翳在眼。空花亂墜。釋迦老子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所以道。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拍禪牀云。無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

上堂。今朝臘月十五。正好爭先快覩。夜來雪暗長空。早起日輪卓午。添多減少。有放有收。換斗移星。超今邁古。只將此箇當宗。乘誰道黃金如糞土。喝一喝下。

座

上堂今朝臘月二十正好移寬就急莫教歲盡年窮事事商量不及衲僧家要行但行要坐但坐有甚麼商量卓主丈云。蝦跳不出斗。

請維那上堂一。龍便就開揚古佛家風不假一。龍顯示衲僧巴鼻與化打克賓臨濟辭黃檗較之今日雖相去四五百年而全機出沒妙用縱橫寸刃不施橫屍萬里直是不隔一絲毫許畢竟如何李廣不封侯上堂凡夫寔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上堂空手把鋤頭三更過汴州步行騎水牛深深海底遊人從橋上過牽牛去拽脫橋流水不流樹上挂燈毬下座

上堂山僧未陞此座已前迦葉佛已與諸人舉話了也且道說甚麼法二破不成一一法鎮長存若作一二會永劫受沈淪葛拈主丈云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

再住開元禪寺語錄

參學 清欽 編

皇慶元年六月十二日欽奉

聖旨入寺開堂祝

聖罷就座僧問天垂寶蓋地涌金蓮三世諸佛轉大法輪大地衆生咸成正覺靈山一會今日儼然學人上來願聞祝贊師云皇基磅礴三千界聖德延鴻億萬年進云一人端拱無爲化五葉花開遍界香師云盡力道不出 僧問記得同光帝問興化朕收中原獲得一寶至今無人酬價意旨如何師云日照天臨進云興化云借陛下寶看又作麼生師云丹山生鸞鸞金殿奏簫韶進云帝以兩手托起幞頭脚爲復當陽顯露爲復蓋覆將來師云乾坤收不得堯舜不知名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聲師云切忌亂針縫進云只如興化道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又作麼生師云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峯前始得立僧禮拜 師乃云聖人立極光破萬邦皇天無私惟德是輔是以先聖後聖同聖德以照臨古佛今佛總一

心而明妙重光末運再轉法輪闡揚舊日家風不墮
今時途轍直得雲行雨施水到渠成非惟泉石增輝
抑亦人天欣悅一句該通五千餘卷萬機頓赴八面
玲瓏清風匝地杲日當空一道虛凝迥然光彩正與
麼時如何域中日月縱橫挂方外乾坤任卷舒復
舉黃龍和尚城中歸偈云去日一溪流水送歸來滿
谷白雲迎一身去住非去住二物無情似有情師云
大眾還會麼但行平等事何用問前程珍重

上堂學五祖和尚云末後最殷勤農家墮處新大千
沙界裏不免箇中人且道那箇是箇中人平蕪盡處
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師云五祖老人雖則和泥
合水就中緇素極是分明山僧則不然相見即殷勤
無故亦無新千年桃核破渾是舊時人與麼說話且
道是同是別下座

上堂心心不相知法法不相到一句定乾坤千差俱
坐斷豈不見龐居士云本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
常圍繞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體
本是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者是何處

菩提道不成雖然如是檢點將來猶欠悟在山僧亦
有一偈於一切處常用心目前萬象盡平沈當門獅子
正哮吼達磨面皮三寸厚手攜隻履西天去軒知
無著渾身處葱嶺那畔逢宋雲庵摩尼達哩吽鉢吒
請頭首上堂僧問人天眼目即不問大藏小藏從什
麼處得來師云無根主丈有底草鞋僧禮拜師乃
云開人天眼目展納僧巴鼻演出一大藏闡無邊妙
義學一不得學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黃河三千年
一度清人間五百年彼天爲一晝夜且道彌勒爲五
百億天子說甚麼法便證無生法忍不見道梵音清
雅令人樂聞

上堂僧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云蝦跳不出斗進云
與麼則勞而無功也師云截耳臥街進云向上更有
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不勞懸石
鏡天曉自分明僧禮拜師乃云一翳在眼空華亂
墜坐斷千差丁一卓二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
及斯乃空輪無跡劍刃非虧鏡裏看形見不難水中
捉月爭拈得卓主丈下座

上堂僧問。記得僧問香嚴不。崇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嚴云。萬機休罷。千聖不携。意旨如何。師云。海闊魚龍少。山深異類多。進云。疎山爲甚麼不肯。香嚴師云。錦衣公子醉林下。道人悲進云。只如疎山道。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携。亦從人得。又作麼生。師云。頭長三尺進云。香嚴云。師叔莫道得麼。疎山云。道得香嚴理。問山云。何不道。肯諾不得。全又作麼生。師云。脚下泥深。進云。香嚴云。肯又肯箇甚麼。諾又諾阿誰。疎山云。肯則肯。它諸聖諾則諾自己靈。爲什麼不契。香嚴師云。十頭南馬頭北進云。香嚴云。饒汝恁麼也。須倒屣三十年。爲復言中有響。爲復法爾。如然。師云。舌上芽生。進云。疎山後果招。嘔病至二十七年。乃云。香嚴師兄。記我三十年倒屣。今得二十七年。尚有三年。乃以手扶口中。食用符其記。又作麼生。師云。剎斬。甌人頭。波斯腰不屈。進云。只如今日。忽有人問。和尚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未審和尚將何祇對。師云。主丈不在。進云。不向句中求的。旨從今識得。截流機。師云。也須倒屣始得。僧禮拜。師乃云。教中道。若

有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銷殞。祖師道若有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壅著。磕著。開元有條活路。與汝諸人共行。拍禪牀云。西風一陳來。落葉兩三片。解夏上堂。今朝七月十五。以主丈畫一畫云。畫斷葛藤路。布從教天下橫行。免致拋沙撒土。因甚如此。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上堂於一豪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金剛神合掌。踏碎破砂盆。下座。

請後堂首座上堂。拈主丈云。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壁開臨濟三玄。突出衲僧巴鼻。摩訶演法。離四句絕百非。卓主丈云。動容揚古路。不墮峭然機。

上堂舉僧問。地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藏云。看取下註。脚師云。好大衆。古人如風吹水自然。或文若是。今時只向正文裏看。有甚交涉。只如山僧與麼告報。又作麼生。良久云。好本天下同。

爲寧知客秉炬。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衆生眼。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文殊普賢。左邊是馬面阿旁。右邊是牛頭獄卒。火焰在中間。爲三世諸佛說法。

三世諸佛立地聽。若也會得主賓互換。凡聖交參。生死來如遊園觀。若也不會。破屋無人住。從教野火燒。

上堂。今朝九月十五。多少禪和。弄箇只知自古自今。豈解成佛作祖。山僧忍俊不禁。指出西天。此土盡乾坤。大地撮來安你。諸人眼睫上。卽不問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又作麼生。清貧常樂。濁富多憂。

上堂。說佛說祖。有甚麼事。說長說短。便有諸訛。雖然如是。風不來樹不動。久立珍重。

冬至上堂。僧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至節斯臨。願聞法要。師云。入水見長人。進云。少年斲盡天邊月。潦倒來看眼界花。師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進云。佛祖未生前。難分清濁。師云。重關易度。鳥道難行。進云。與麼則把斷要津。不通水泄去也。師云。深山藏猛虎。淺草露群蛇。僧禮拜。師乃云。一卽三。三卽一。石筍暗抽條。葭灰回暖律。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卓主丈云。歸依佛法僧。

上堂。舉雲門云。古來老宿。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隨語識人。若是出草之談。卽不恁麼。若恁麼。便有重話。會語師云。浮佛卽不然。有一句到你眉鬚墮落。無一句到你壑著。磕著。兔馬有角。牛羊無角。楊岐一頭驢。只有三隻脚。

上堂。今朝臘月二十五。雲門一曲超今古。不如唱起太平歌。萬象森羅齊起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觀。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遇。大衆將謂是太平歌。元來是參同契。

歲旦上堂。舉五祖和尚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去年乞火和烟。得今日擔泉帶月。歸晷運推移。日南長至。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脚。孟春猶寒。共惟首座大衆起居。萬福。蘇武牧羊海畔。累日欣然。李陵望漢臺邊。終朝笑發。落在甚處。人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富門多。師云。五祖老人。雖則應時納祐。其奈事上偏枯。山僧卽不然。元正啓祚。萬物咸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晷運推移。日南長至。門上釘桃符。小妹不敢入。孟春猶寒。共惟首座大衆。各各起居。萬

福宜入新年百事大吉下座

佛涅槃上堂。佛身無爲。不墮諸數。釋迦老子。入般涅槃了也。尼連河中火發。燒著須彌。帝釋天惡。發將無邊身菩薩。打一捆云。你爲甚麼不見如來頂相。良久。拍禪床云。抑道人作麼。

虎丘東州和尚。計至上堂。千聖頂額一著。萬靈捫摸無門。斬釘截鐵。震乾坤。迅步踏翻生死窟。此是虎丘堂上東州和尚。五十八年羅籠不住。呼喚不回。受用不盡。底句子鋒銳。未露處。文彩全彰。黑白不分。時臨機獨脫。以故五處住山。法周沙界。六會說法。聲播叢林。能事既畢。在爾真歸。末後牢關。不運水泄。所以道拈起也。電掣雷轟。放下也。空澄海湛。不拈不放。時如何。良久云。三十年後。

上堂。舉松源和尚云。敗壞多年。蒼苔綠等閑拈起。定宗綱者。般標格天然。別不比諸方孟八郎。師云。此事如魚飲水。冷暖自知。雖然。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上堂。撲碎明月珠。驪龍無遁形之地。掣斷黃金鎖。麒麟絕蹤跡之方。納僧門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何也。眼看東南意。西北不知誰。後復誰先。

上堂。僧問。記得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意旨如何。師云。早天多雨。意進云。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人。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又作麼。生師云。斫額望扶桑。進云。後來法眼問覺鐵背。曾問趙州。有柏樹子話。是否。覺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又且如何。師云。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進云。莫恠相逢不拈出。它家曾踏上頭。師云。勘過了。打僧禮拜。師乃云。師道單提。是大過患。說佛說祖。是大過患。山僧卽不然。單提是爲汝諸人。說佛說祖。是爲汝諸人。世尊云。若有一法。過於涅槃。吾說亦如夢如幻。下座。皇慶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再受。

聖旨上堂。拈香云。此香蟠根於大千沙界之中。受性於五分法身之內。不比人間薰陸。豈同海岸旃檀。拈來八表馨香。薰處萬邦和氣。薰向爐中。端爲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歲。伏願道高堯舜。德邁羲軒。永鎮山河。長垂雨露。立生民之大本。悟般若。

之正。因等金剛堅固之色身。證虛空無邊之壽量。就座。僧出問。天上人間不可陪。好音端自日邊來。展開浮佛堂前。看無限清風。偏九垓時節。因緣顯聞。祝贊師云。大眾盡。雷恩進云。合郡官僚同增祿位。師云。你分上作麼生。進云。七九六十三。師云。引不著。進云。一言纔脫口。萬古落人間。師云。千聞不如一見。進云。祝贊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臨濟在黃檗。三度喫棒。進云。與麼則人天有賴也。師云。日月昭彰。僧禮拜。乃云。皇恩遠降。睿澤霽流。大地山河咸資欣慰。等乾坤之覆載。同日月以照臨。澄澄光影。瑩徹十虛。落落神機。高超今古。揭示靈山奧旨。闡揚少室真風。且非向外馳求。總是自家寶藏。所以道我此法印。爲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由。方勿妄宣傳。況茲寺乃梁朝浮佛之降神。列聖有國之靈鎮。若不存誠至敬。仰報洪恩。曷由如此。風雲際會。道契宸衷。聖德既隆。撫躬知愧。陞于寶座。舉唱宗乘。集茲不盡功勳。用祝無疆。睿筭雲龍。風虎道泰。時清。續至治於唐虞。保功成於文武。在座郡縣官僚諸山教禪師德並願殷。

肱王室柱石教門政升二品之榮共協四方之慶無任虔禱之至下座

上堂舉僧問五祖云。佛未出世時如何。祖云。大慈不如小慈。僧云。出世後如何。祖云。小慈不如大慈。師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下座

上堂釋迦老子是大過患。歷代祖師是大過患。天下老和尚是大過患。玄沙問鏡清。不見一法是大過患。且道不見甚麼法。鏡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者箇法麼。玄沙云。浙中清水白米許汝喫。若是佛法未夢見。在卓主丈云。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上堂舉疎山云。咸通年已前。會法身邊事。咸通年已後。會法身向上事。雲門問云。舉聞和尙咸通年已前。會法身邊事。咸通年已後。會法身向上事。是否。山云。是。門云。如何是法身邊事。山云。枯椿門云。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山云。非枯椿門云。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山云。許門云。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山云。是。門云。法身還該一切否。山云。作麼生不該。門指淨瓶云。還該者箇麼。山云。闍黎

莫向淨餅邊會門便禮拜。師云雲門氣宇如王動便該天括地及乎對疎山面前也只說得法身邊事。法身向上事未夢見在疎山云枯椿非枯椿者个教中喚作攬真成立色相。宛然一切法不遷義雲門云法身還該一切麼亦知有不該處疎山云作麼生不該是什麼心行雲門指淨餅云法身還該者箇麼死水裏浸却疎山云閻黎莫向淨餅邊會三生六十劫雲門便禮拜也未是法身向上事在是汝諸人即今要會法身向上事麼平燕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卓主文下座

橫川和尚忌辰拈香云者老漢生前莽闖天下人不奈渠何死後顛預一切處神號鬼泣所以道生也如是死也如是截鐵斬釘有甚忌諱今朝特地一鑪香聽得驢鳴也斷腸

上堂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相見即殷勤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騎驢入關市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兩面是埃塵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東西無伴侶僧問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

喝和尚見僧入門如何指示師云三斤麻一疋布僧無語師云語不投機徒勞啗啄僧云留與和尚道師云聖人遠聽僧禮拜師乃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看看釋迦老子千門萬戶一時打開了也碍處非牆壁通處勿虛空透得過獨步丹霄透不過死水裏浸却所以道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心若不異萬法一如山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剎竿頭上翻筋斗萬仞崖前袞繡綵有意氣時添意氣得風流處且風流

上堂南閻浮提衆生有三種苦所謂貪愛瞋恚愚癡捨身受身出此沒彼妄認緣塵種種煩惱三世諸佛慈悲喜捨究竟方便雖兜率降王宮於塵勞中現殊勝事雲門云直得觸目無滯達得名身句身一切法空山河大地是名名亦不可得喚作三昧性海俱備猶是無風匝匝之波直得忘知於覺覺即佛性喚作無事人更須知有向上一竅正與麼時如何在舍只言爲容易臨筌方覺取魚難復舉五祖和尚云一抽三三添四黃牛角指天八脚垂過鼻乃云急急師

云無人過價打與三百下座

古林和尚語錄卷第一

古林和尚語錄卷第二

饒州永福禪寺語錄

饒州路崇報禪寺住持嗣法小師應德編

師於延祐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就平江路天平松下受請陞座。僧問：「千木隨身逢場作戲，學人上來請師答話。」師云：「七九六十三進云如是則一言該萬象，無處不流通。」師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進云：「昔日汾陽禪師不肯出世，石門聰和尚排闥而起，此意如何？」師云：「傾盡此時心，進云可謂無心行樂，易荷法得人難。」師云：「三日後看取進云。」今日和尚豁光晦迹，松下閑房永福專使三請畢，竟與古人是同是別？師云：「它家得自由，進云怎麼則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去也。」師云：「天闊地闊，進云臨行一句還許學人道也。」無師

云何不領話進云摘楊花摘楊花師云緊峭草鞋僧禮拜師乃云無心是道道本無心捨妄求真真元是妄以虛空爲正體法法全彰將大地作禪床頭頭合轍所以道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主文橫分世界草鞋踏斷乾坤明明百草頭邊突出衲僧巴鼻一不得有二不得無摘楊花摘楊花三千里外無人會種豆何曾得稻麻復舉雪峰一日訪涌泉欣和尚別次欣指轎云者箇四人舁那箇幾人舁峰起身云道甚麼欣再舉峰云行行它不會我語欣云知即知只是道不得師云欣和尚重關大啓不妨力敵勢均老雪峰雖則縱奪可觀大似因行掉臂山僧即不然忽有人問者箇四人舁那箇幾人舁只向它道一任添取畢竟如何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入寺指山門云一見便見有甚謂訛龍門客少闌市人多

祖堂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渡水不穿靴黃昏候日出

據室云從上來事不異如今開口不在舌頭上大力

量人擡脚不起。明眼人落井。猶有軟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

拈山門疏云。星裏生涯。有甚難見。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

拈路疏云。若論此事。向文彩未發已前。一印印定。方爲好手。點出金剛眼。睛試聽獅子哮吼。

指法座云。無路莫行。有路便上。須彌頂上。浪激千尋。日月天人面前。地平如掌。遂陞座拈香祝。

聖罷就座。僧問。三幅天機。錦帳春江。東叢席又重新。自從曠祖提綱後。百有餘年少見聞。祝。

聖開堂。願聞提唱。師云。家家門前。赫日月。進二楊岐。一箇超今古。四海從茲樂太平。師云。恩無重報。進云。

記得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意旨如何。師云。十字街頭石敢當。進云。趙州道我在青州。作一頭布。

衫重七斤。又作麼。生師云。鎮州蘿蔔。進云。學人今日亦如是問。未審師還答否。師云。箇甚麼。進云。萬法。

歸一一。歸何處。師云。山門頭。佛殿裏。進云。只如適來道。十字街頭石敢當。與七斤衫。相去多少。師云。鐵作。

鉢。鍾僧禮拜。僧問。適來禪客已涉繁詞。學人不啓。

一言。請師答話。師云。答汝了也。進云。一言截斷千江。

口。萬仞峰頭始得立。師云。亂統禪和。如麻似粟。僧禮。

拜。師乃云。番城古郡。澹水名藍。塔從雲霄。門連市。

井。大檀越揮金。市地。革律爲禪名。尊宿建立法幢。廣。

延儔侶。淨緣際會。正在斯時。拓開無上妙門。顯示真。

實義諦。有佛處不得住。天高地厚。無佛處急走過水。

闊山遙。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三百法會。撒向諸人面。

前。便請一時證入。直得天垂甘露。地涌金蓮。人人頂。

門上。輝大寶光。箇箇脚跟下。徹證生佛。未具已前。奇。

特大事。然雖如是。只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二祖禮。

三拜。依位而立。達磨云。汝得吾髓。所謂靈山密付。少。

室親傳。燭火不息。至於燎原。是汝諸人到者。裏作麼。

生話會。若也道得。古迦釋不。先今彌勒。不後驅逐。又。

殊普賢。走使觀音。勢至。然後安其家業。耕而食。

鑿而食。熙熙然如登春臺。不知帝力於我何有。其或。

未然。山僧振轉面皮。與諸人露箇消息。擊拂子云。不。

向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

檀越請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還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爲體。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不動本際。現諸威儀。與它衆魔同作佛事。插枝竹建梵刹。竟會人天爲說法之場。乘願力現宰官身。活疲民享太平之治。功資九有。德協二儀。塵塵爾利。爾念念爾。不動纖毫。修證心一超直入如來地。復說偈云。善哉最勝大丈夫。能作世間希有事。住大解脫不思議。盡諸所有悉能捨。剪除荊棘建伽藍。殊勝莊嚴極完美。毗盧遮那大樓閣。寶華湧現千如來。交光相羅帝絲網。具足勝妙諸功德。於中安住僧伽耶。善能信受第一義。身心清淨如蓮花。性地圓明無與等。譬如虛空含衆像。於諸境界無分別。於無分別境界中。種種幻化悉充滿。願力如山不動搖。佛功德海亦無盡。證此金剛不壞身。永爲山門作依怙。

上堂睦州云。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不得孤負老僧。所以山僧尋常將諸人頂在額角上。諸人行山僧亦行。諸人坐山僧亦坐。諸人有沒量罪過。山僧亦有沒量罪過。下座。

上堂春日融和景物明媚。慕道高人起居輕利。長連牀上粥足飯足。三文錢買箇黑老婆頭。不梳面不洗。且腦後一句是第幾機。下座。

上堂九鳥射盡一翳。猶存一箭墮地。天下皆黑。百草頭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自己。教中道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卓主丈下座。

上堂舉鵝湖示衆云。莫道未了底人。浮逼逼地直饒了得。底人明見自己。去處亦乃浮逼逼地。時雲門在衆中問首座云。適來堂頭道未了底人。浮逼逼地。固是因甚麼了得。底人也。浮逼逼地。首座云。浮逼逼地。門云。首座頭白齒黃。作者箇見解。座云上。座莫道得麼。門云。道則不難。會則便會。若不會。莫亂統。座云。只如堂頭意作麼。生門云。頭上著枷。脚下著杻。座云。恁麼則無佛法也。門云。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師云。首座橫身爲物。雲門觸處孤危。直饒八面四方未免。浮逼逼地。只如頭上著枷。脚下著杻。又作麼。生牙齒一具。骨下座。

上堂拈主文云一大藏教只說者箇有底道不說坐深井者不知太虛之寬廣忘偏見者方明至理之圓融豈不見僧問五祖云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箇甚麼祖云鉢羅娘卓主文云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

佛誕上堂釋迦不曾生今朝四月八白牯與狸奴稱念摩訶薩老雲門休打殺留與兒孫作話端千古萬古活鱖鱖

上堂僧問古人道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還端的也無師云目前無閣黎座上無老僧進云怎麼則空盡世界去也師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嘶僧禮拜師云好不惺惺乃云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聞之必生怪千年常住一朝僧緣武不受單于拜下座

上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永嘉大師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真淨和尚云家家門前赫日月太平不用將軍威還知二大老落處麼若也不知山僧更說道理一遍於心所生即名爲色即色

空故當生不生拈主文云主文子走入灯籠裏去也青苗上堂南無佛陀耶南無達摩耶南無僧伽耶斗充佛座功德難量子燒香紫雲鬢豈不見祖師道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得見道便怎麼去三乘十二分教菩提涅槃真如解脫無不透頂透底其或不然山僧開方便門向第二義與諸人露箇消息言言祖師心印任它傳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管取今年勝去年大家記取波羅蜜復說偈云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楊廣山前事今朝喜再論應真機不借轉物道常存湖水添新綠苔階長舊痕更看今夜月和影落前村上堂舉楊岐示衆云雲蓋不會禪一味要瞋眠打動震天鼓不直半文錢師云兀兀癡癡愛討便宜傍觀者晒天下楊岐

上堂舉僧問瑯琊和尚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耶厲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僧於言下大悟松源和尚拈云晝長夜短諸人還猛省麼青天復青天打失獨轍前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師

云老松源大似看錮鑄著鐵直教盡大地人著手脚
不辨山僧卽不然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
人悟也好不悟也好下座

請頭首上堂首座也有了藏主也有了維那也有了
獅子窟中獅子旃檀林裏旃檀爪牙未備已見英靈
枝葉纔敷爭看馥郁且道侍者還有長處也無寸不
如尺

上堂収來放去妙在無私減少添多當機有準若要
千差合轍直須草偃風行更言向上提持直是徹骨
徹髓正與麼時如何許看汗血八駿駒何嘗日馳三
萬里卓主丈喝一喝

中秋上堂十五日已前掘地覓青天十五日已後攜
盤盛水走正當十五日天明日頭出待得黃昏月到
窓無限清光滿虚空豈不見寒山子曾有言巖前獨
靜坐圓月當空耀萬象影現中一輪本無照若謂中
秋分外圓墮它光影何時了下座

上堂有利無利不離行市買帽相頭長人入水
上堂今朝九月初一次第寒風凜凜衲僧主丈化龍

吞却青天白日江東西湖南北卽不問笠子下拶破
洛浦遍參底不勞拈出因甚如此玄沙道底

散藏經上堂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還同魔
說去此二途有箇商量處舉拂子云看看有情之本
依智海以還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爲體處處全彰
寶印頭頭普現威權明明生佛以前一一風行草偃
金波自涌性海無虧佛日高懸義天長朗以此報國
則君聖臣賢以此安民則民康物阜因無宿禁路不
責糧一人端拱無爲萬國咸歸至化正與麼時如何
劫石有消日君恩無盡時

復舉雲門和尚云三乘十二分教橫說豎說與我拈
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師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諦
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重陽上堂舉眞淨和尚云九日無白醪飽食黃栗糕
十日有黃菊催人打禾穀五更鍾未鳴隣雞已數聲
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師云右軍筆畫入石三分
李杜文章光焰萬丈山僧亦賡一偈舉似諸人九日
無白醪免得醉陶陶十日有黃菊喚人坐廊屋五更

鍾永鳴簷前雨滴聲。思量無限事。斫起佛前燈。雖然若要扶。豎宗乘。更須別資一路時。節不相饒。今朝九月九。滿城風雨寒。相逢懶擡手。籬下黃花開。路傍人送酒。悠然見南山。急急向東走。

上堂。盡大地是你自己。只是可惜。許然爐韞之所。鈍鐵尤多。若是伶俐漢。便見築著磕著。拍禪床云。常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

上堂。五日陞堂。三八念誦。老少叢林。一味要打。闕雖然動靜無妨。未免勞煩。大眾三十年後話行。也是一番賣弄。

謝秉拂上堂。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摶機。似一滴投於巨壑。舉一豪現無邊寶王刹海。納太虛於一豪之中。洒一滴遍滿三千大千。置巨壑於一滴之內。可以津濟四生。可以梯航九有。可以開訛僧頂門正眼。可以翦邪魔異見稠林。然後改禾莖爲粟柄。變瓦礫作黃金。換北斗作南辰。轉金烏爲玉兔。所以道我此法印。爲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由。方勿妄宣傳。首座藏主。斯其人乎。久參先德。已足見聞。後學初

機宜加敬信

上堂。舉雲門云。十五日已前。卽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師云。大小雲門。巧盡拙出。山僧卽不然。十五日已前。旣不問。十五日已後。何用繁辭。正當十五日好本天下。同無事。晚來江上望。三三兩兩釣魚翁。

上堂。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脚跟下。浮逼逼地。七十三八十四。癩馬繫枯椿。黑牛臥死水。三十年後。覓一個舉話底。也難得下座。

進退兩班上堂。楊岐輔慈明三十年。風行草偃。仰山夢說法。五百衆。瞻顛魂。驚年來世殊。事異名存。實亡無本可據。澹湖者裏。不比諸方。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非截鐵斬釘。不施其用。當進退行藏之際。是全機出沒之時。道箇如龍如虎。如鳳如麟。早是相埋沒了也。良久召侍者云。三十年後。不得忘却者。話下座。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月二十五。師云。會得雲門。一曲便會。臘月二十五。會得臘月二十五。便會雲門。一曲有底。道臘月二十五。便是雲

上堂新年頭有佛法也。瞞你諸人不得。新年頭無佛法也。瞞你諸人不得。因甚如此。日日是好日。

謝覺非鄧山長上堂。舉郭功甫請東山演和尚陞座。於法座前燒香云。此一瓣香。爇向鑪中。爲光明雲遍法界。供養堂頭禪師。伏願於此雲中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諸人描貌。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鑪香散白蓮風。五祖遂云。曩謨薩怛陀鉢怛囉。恁麼恁。

麼幾度白雲溪上望黃梅花向雪中開不恁麼不恁
麼嫩柳條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寵居士問馬大師
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
盡西江水卽向汝道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
到底略約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師云大凡
是過量人明過量事於過量境界中顯過量機發過
量用直下如平地上險崖坦夷處孤峻然美則美矣
其奈五祖老人有打破虚空回互不犯底手段所謂
動絃別曲葉落知秋如珠走盤不留影跡山僧與覺
非山長三十年吳門交遊之舊知其出處大節任重
斯道有古君子之風又能留心佛祖奧妙之學至日
擊道存處亦不在楊大年郭功甫之下二千里水陸
之遙不易來此相訪擊鼓陞堂聊伸叙謝因舉郭功
甫見五祖機緣效顰一偈舉似大眾恁麼恁麼三載
汴宮名已播塵勞世事合忘言百歲光陰等閑過不
恁麼不恁麼話別還吳誠未可三千里外旣相逢一
室寥寥且同坐休論世俗文章說甚馬師龐大侏儒
自古飽死方朔依然受餓不如一種平懷形迹相忘

彼我詩書自有家。傳孫丁已添兩箇。聖明天子求賢。傳說更教誰做。擊拂子云。急急如律令。勅下座。

上堂。僧問。睦州見僧來。參便喝。云上座。因甚麼。偷常住菓子。且道有指示也。無師云。金將火試。進云。那僧道某甲。方來因甚麼。道偷常住菓子。是會睦州意。不會睦州意。師云。路貧愁殺人。進云。睦州道。賊物見在。畢竟如何。師云。面赤不如語直。進云。只如松源和尚。頌云。傾盡寶山寶。全身入荒草。若是鳳皇兒。不向那邊討。還契他睦州意也。無師云。矢上更加尖。進云。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途。師云。早是千里萬里。乃云。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卽非諸佛意。只如杜順和尚。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臍上。且道是同是異。點石化爲金。卽易勸人除却是非難。下座。

謝監收上堂。舉五祖和尚云。四五百擔麥。二三千石稻。好箇休糧方。耆婆不得妙。師云。老東山家法。森嚴不通水泄。有底道。神仙妙訣。父子不傳。殊不知正是隨語生解。澹湖者。裏鞭長不及馬腹。索短不勾深泉。

三莊盡數收來。都盧不滿一千道。是監收失職。豐凶又屬天年。窮斯妙餓。斯煎攪得身心一團麻。線下座上堂。舉。瀉山問。仰山甚處來。仰山云。田中來。瀉山云。田中多少人。仰山插歛而立。瀉山云。今日南山。大人刈茅。仰山拔歛。便去。師云。插歛而立。拔歛。便去。數目甚分明。幾箇知來處。大衆會麼。金輪天子。勅草舍家風別。

佛涅槃上堂。淨法界身。水無出沒。好事大家知。跳出無明窟。豈不見。僧問。汾陽云。佛身無爲。因甚向雙林示滅。汾陽和尚云。示汾陽示。太容易。涅槃心。祖師意。上上人須薦取。擬思量。失却鼻灯籠。囉露柱。喜拈狗泥猪。逞唇觜。盡道今年勝去年。落花依舊隨流水。上堂。三春景。暮萬物敷榮。梁間紫燕。呢喃枝上。黃鸝現。曉處處。全彰海印。頭頭示現。眞機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三家村裏。李翁子。醉倒街頭。呵呵大笑。且道。咲箇甚麼。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橫川和尚忌辰。拈香云。巴陵報雲門之恩。垂三轉語。

上堂舉僧問同安。索和尚云。如何是向去底人。答云。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問如何是却來底人。答云。火裏蘆花秀。逢春恰似秋。問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答云。石羊遇石虎。相逢早晚休。松源和尚拈云。入理深談。隨機應物。還它同安老人。若是衲僧門下。未免漏逗。何故。只解須水張帆。不能逆風把柁。有問治父如何是向去底人。云。眼睛突出。如何是却來底人。云。天闊地闊。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云。明月照幽谷。寒澗響夜砧。師云。老同安和盤托出。爭奈袖短臂長。埋沒它洞上宗風。不少松源和尚。雖則向斬釘截鐵處。

上堂。善言言者。言所不能言。善迹迹者。迹所不能迹。文殊請世尊再轉法輪。世尊云。吾四十九年未曾說著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此釋迦老子言所不能言也。六祖大師云。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麼。時有荷澤神會出云。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六祖打一棒云者。饒舌沙彌。我喚作一物。尚不中何。況本源佛性乎。此子設有把茅蓋頭。只成箇知解宗徒。此六祖大師迹所不能迹也。更有幾箇老凍膿。不能盡舉下座。上堂拈拄丈云。多不添水不減卓。拄丈舌是斬身之本。

一、本等之單行區錄卷一

十一數目甚分明。超過百千億。此時若不究根源。更待當來問彌勒。

上堂。舉古者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如存若亡。下士聞道而大咲之。師云。澹湖即不然。上士聞道大笑。中士聞道大笑。下士聞道大笑。畢竟如何。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開爐上堂。火爐頭無賓主。非即言非。是即言是。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墮。正是者箇道理。忽有箇漢出來道。是甚麼道理。只向道學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上堂。古人道。天寒人寒。大家在者裏。山僧道。天寒人寒。各自歸寮歇去。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下座。

冬節上堂。時復時日。復日。捱到陰極。陽生。依舊寒風凜凜。一逕直。二周遮。九年年。人不識。幾度過流沙。

謝秉拂上堂。一句語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首座也與麼道。藏主也與麼道。只有山僧不與麼道。何也。若與麼道。是汝諸人決定不會。三玄三要底道理。豈不

見雲門大師云。三乘十二分教。橫說豎說。與我拈針鋒說底道理來。看。菩提涅槃。真如解脫。三九二十七。喝一喝。泊錯下注脚。

上堂。舉古人道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師云。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黃河三千年。一清。蟠桃三千年。結實。五祖和尚云。牛角長三寸。鬼角長八尺。四溟東海。流般若波羅蜜。下座。

爲珣首座秉炬。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輪迴。開人天眼目。是死句。瞎人天眼目。是死句。三世諸佛。在火鉢裏轉大法輪。是死句。火鉢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是死句。所以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好手。火裏迸出青蓮花。水中驚起泥牛吼。元宵上堂。燈燈相續。物我俱忘。一句無私。當陽顯示。豎起拂子云。看看。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古佛與露柱交參。貓兒咬殺老鼠。

上堂。拈丈丈云。佛佛授手。祖祖相傳。只說者箇。不說那箇。有底道。山河大地。不碍眼光者。箇那箇。摠在裏

許雖然且道馬大師自從胡亂後因甚麼三十年不
少鹽醬卓主丈云大家齊著力

佛涅槃上堂召大眾云釋迦老子有五種過患至今
二千餘年無人破口說著山僧不惜口業今日爲諸
人說破乘自象降王宮是一出王宮入雪山是一觀
明星成正覺是三起道樹詣鹿苑是四乃至摩訶告
衆入般涅槃是五雖然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
上堂三日前五日後祖祖相傳佛佛授手分開秦華
裂破黃河薩怛阿竭二千年摩醯首羅三隻眼喝一
喝下座

上堂僧問古人道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
殞時如何師云天闊地闊進云又有道一人發真歸
元十方虛空築著磕著又作麼生師云碍塞殺人
乃云今朝五月二十五不說從前佛與祖炎暑蒸人
汗似湯荷風拂拂來庭戶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
認得大哥妻元來是阿嫂喝一喝

青苗會上堂風以時雨以時夢顯呈祥嘉禾秀穗樵
叟盡謳歌農夫極歡喜惟有衲僧家從來沒巴鼻取

罷便瞋眠看經先瞌睡南無主百穀苗稼大神切不
得忘却靈山授記下座

上堂四大本空佛依何住是汝諸人十二時中還會
夢見也未東廊上西廊下三家村裏破草鞋甚麼處
著下座

上堂舉五祖和尚上堂顧視大眾云八十翁翁輓繡
毬便下座時無爲泰和尚在會欣然出衆云和尚試
輓看祖乃以手作打杖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云
投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
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無爲以手掩祖
口云和尚只消念到者裏祖乃大咲師云五祖老人
有迴乾轉坤移星換斗底作略惜乎當時不遇其人
若是山僧見它作打杖鼓勢則以手約住云低聲低
聲牆壁有耳

謝後堂首座上堂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是同是
別前三三後三三摩訶演法離四句絕百非是第二
句還我第一句來

上堂客至上堂須彌山突出諸人額角邊大海水在

諸人脚跟底。昨日有人從江西來。却往徑山去。馬大師接八十員善知識。正是上藍寺裏。卓主丈喝。一喝上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法堂前淨潔打疊了。也是汝諸人正好踏步向前。雖然更須向異類中行。始得忽有箇漢出來道。如何是異類中行。只向它道。行畜生行者。是更問如何。是行畜生。行入水見長人。畢竟如何。貓兒偏解捉老鼠。

定慧和尚至上堂。至人應世。如月行空。燭香衢之。不夜。闡定慧之真宗。闢三玄之要路。開異見之盲驢。高亭訪德。山望利竿。便去閒時富貴。興化遇同。參打下法堂。見後貧窮。澹湖將長補短。不躡前蹤。二十年前道伴。三千里外相逢。阿呵呵。庭前黃葉落。聽我話西東。

達磨祖師忌辰。拈香云。來東土不識梁王。坐少林曠殺神光。兩處牢關把斷。至今道絕人荒。不親惡而生嫌。不觀善而動措。不捨智而近愚。不拋迷而就悟。水闊山高。雲開月露。

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衲僧家知甚麼。茄子。

瓠子豈不見黃帝失玄珠於赤水。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契詬索之而不得。乃使罔象索之。五祖和尚云。直饒罔象得之。也未是好手。大眾會麼。歸堂向火。

謝秉拂上堂。記得首座垂語云。向上一路。千聖不言。痛惜。今時翻成戲論。今夜禪客。不請相見。好兄弟如是。則禪客無問。首座藏主無答。無問無答。賓主歷然。既無問無答。賓主歷然。有問有答。不可無賓主也。賓主既定。尊卑自分。所以山僧二十年來。據此曲。秉棚不知戲了。多多少少。就中覓一箇頭對直。是難得。豈不見劉宜翁問真淨和尚云。長老寫戲來得幾年。真淨云。專候樂官來。翁云。我不入這保社。淨云。爭奈。即今在這場子裏。又不見五祖和尚。舉雲門示衆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元來却是饅頭。五祖即不然。以手作打杖鼓。勢云。彭八刺扎。二大神頭鬼面。雖則聳動。傍觀檢點將來。也只做得棚前走使。若是掌樂司官。未夢見在山僧。即不然。以手作相撲。勢召大眾云。看。忽若五祖真淨。

出來道長老長老我戲你也戲只向它道齊之以禮
上堂鍾聲咬破七條梁燕深談實義可憐拾得寒山
借它鼻孔出氣只知達磨面壁九年二祖立雪斷臂
又明甚麼邊事一花五葉無分付幾箇男兒是丈夫
喝一喝下座

進退兩班上堂今古何人道可齊主山高又按山低
澹湖出處渾相似。前是東兮後是西。所以道行藏取
舍各有其時動靜去來無非緣斷到者裏是非杳絕
凡聖兩忘自然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知事
自知事頭首白頭首豈不見石頭和尚云本末須歸
宗尊卑用其語。驀拈主丈云主丈子不覺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何故不見道賓主歷然

必提一作提

上堂舉洞山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
刹竿頭上煎餿子三箇胡孫夜簸錢石霜云風吹石
臼爭哮吼泥捏金剛水裏走踏翻海月亂波生驚起
土星犯牛斗道吾云三面狸奴腳踏月兩頭白牯牛
拏烟戴冠碧兔立庭柏脫殼烏龜飛上天保寧勇云
此三頌一頌堪與佛祖爲師一頌堪作人天榜樣一

頤驗諸僧眼目有眼者辨取師云大小保寧譬如畫
蛇只知添足不知露出尾巴山僧別下一著非唯勦
絕保寧葛藤且要與石霜洞山道吾兩得相見我不
我渠不渠是不是非不非三更半夜唱巴歌無端驚
起梵王睡金剛神惡發打落帝釋鼻大衆試下一轉
語看

上堂雷動雲興冬行春令三草二木一雨普滋甌三
斤殿裏底是甚麼拭不淨故紙喝一喝

上堂今朝二月初一門外寒風凜凜雪消定是春來
天曉還看日出釋迦老子三七日中思惟是事啓口
無門達磨大師盡力提持也只道得箇不誠文殊普
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澹湖寺裏
德山棒教甚麼人喫喝一喝

上堂入林不動草入鳥不亂羣說醋口不酸過水脚
不濕雖然是箇沒量大人若到澹湖門下未免鈍置
且道澹湖有甚長處當斷不斷不招其亂下座
佛誕上堂釋迦老子曠大劫來未嘗入滅四月八日
何曾降生若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地指天作獅

子吼正是瞞你諸人豈不見遵布衲在藥山浴佛次山云汝只浴得者箇不浴得那箇衲云把將那箇來山便休去藥山釣頭有餌不妨擲去拋來遵布衲脚下泥深未免東撐西拄檢點將來一人浴得者箇不浴得那箇一人浴得那箇不浴得者箇澹湖卽不然者箇那箇總與一杓惡水何故功不浪施

上堂舉松源和尚舉馬祖入室罷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祖云正當恁麼時如何堂云正好供養源云望梅林止渴丈云正好修行源云金不博金泉拂袖便行源云只得一撇祖云經歸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源云唵摩尼唵哩吽潑吒這一火落鼻孔搥被穿了也你諸人向甚麼處出氣擊拂子下座師云一轉語看樓打樓一轉語泥裏洗土一轉語草繩自縛一轉語隔韓用拳頭抓痒更有一轉語山僧不敢自瞞何故也怕被它穿却鼻孔下座

謝西蜀講主首座上堂舉應菴和尚云大宋國裏只有兩箇僧川僧浙僧其餘盡是子淮南子福建子江西子不見道父慈子孝道在其中矣師云老應菴如

將折箸擬探滄溟雖然用力不多直是窮教到底澹湖則不然大元國裏能有幾人周金剛陳尊宿若不墮泥犁決定入地獄五千餘卷沒商量斷絃須是鸞膠續

上堂釋迦老子道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塵勞既起業識茫茫所以祖師道汝若坐時我須立我若坐時汝須立然卽一期方便爭奈土曠人稀拍禪床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出鄉歸上堂一出經旬拋離大眾此日歸來不勝慶愜然則動是靜之體靜是動之用動靜俱忘體用雙泯如是則溪山雲月處處同風水鳥樹林頭頭道便與麼去入理深談卽不無祖師門下未夢見在豈不見雪峰問僧甚處去來僧云識得卽知去處峯云你是了事人亂走作什麼僧云和尚莫塗污人好峰云我不塗污你古人吹起布毛又作麼生僧云殘羹餿飯已有人喫了峰休去後來雲門別前語云築著便作屎臭氣又別後語云將謂是鑽天鷄子元來是死水蝦蟇者僧旣知去處雪峰只合便休雲門忍俊

不禁未免爲蛇畫足。古人且置。只如今日又作麼生。
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

上堂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和底盡掀翻。面南看
北斗。驀拈拄杖云。看看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
裂下座。

上堂。僧問。朕兆未分。已前消息。請和尚指示。師云。兔
馬有角。牛羊無角。乃云。三乘十二分教。五千四十
八卷。不說菩提涅槃。眞如解脫。不說月之大小。歲之
餘閏。不說晝明夜暗。日上下。火是柴燒。飯是米做。
因甚如此。衲僧家。百不知。百不會。便是箇無事人。忽
若有箇漢出來。道長老說了也。只向它道。我也知你。
親下座。

達磨祖師忌辰。拈香云。度流沙。脚履鞋寬。坐少林頭。
童齒豁。毚不殺。打不殺。罵不殺。此土西天。君子可入。
進退兩班。上堂。僧問。今朝十二月半。衲僧有則公案。
不屬歲序。推遷不被陰陽。轉換正與麼時。請師提唱。
師云。冬不寒。臘後看進云。與麼則括地該天。騰今耀
古去也。師云。大似不知時。進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

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是同是別。師云。總沒
交涉。進云。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途。說甚麼。有物先
天地。師云。正要與麼進云。天地凜然。萬象樸然。因甚
麼道。無形本寂寥。師云。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進
云。無名無字。無背無面。作麼生能爲萬象主。師云。今
古歷然。進云。却火洞然大千俱壞。爲甚麼不逐四時
凋。師云。天上天下。進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漉。
始應知。師云。只恐勞而無功。進云。大衆沾恩。學人禮
謝。師云。果然。乃舉五祖和尚示衆云。趙州道箇。柏樹
子。廬陵隨後。雪白米中間。有箇白蓮峰。一口吸盡西
江水。喜美囉囉哩。我自我你。你深村。有箇白額蟲。
吒腮鬚。領九條尾。良久云。咦。好怕人。師云。五祖老人。
將頭作尾。將尾作頭。不落宮商。自成曲調。較之村歌。
社舞。一時非不美觀。若是黃鍾大呂。白雪陽春。大欠
音律。在山僧今日。舉似東班知事。使其知有楊岐直
下家法。森嚴不比諸方。和泥合水。首座藏主。全身奉
重。別有生涯。同心同德。翊贊叅林。逸格超宗。光揚祖
道。噫。泊乎錯下注脚。

上堂一卽三三卽一。黃河輓底流。日輪海中出。還會麼。深水取魚長信命。不曾將酒祭江神下座。

初二日賀正上堂。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今日是初三。前日是初一。新年頭佛法不福。有與無明教與鏡清盡。力道不出。因甚如此。王令稍嚴。

上堂。新年已過十日。堪嘆時光易失。看看便是清明。蛇蚤蚊蟲又出。雖然自古自今。且要一朝事畢。古人云。不登泰山不知太虛之寬廣。不探滄海不知滄溟之深。深與麼。說話平地上險崖。坦夷處孤峻。山僧有條活路。要與諸人共行。拍禪床云看。

元宵上堂。上八不見參星。下八不見紅燈。唯有衲僧正眼常時。赫赫明明。風吹不入。雨洒不濕。雪珠床上跳。欲言言不及。只將此景做元宵。千聖從教下風立。上堂謝黃龍首座拈主文云。白額爪牙黃龍頭角拈起也。霧卷長空放下也。風生萬壑。佛手驢脚生緣。突出神光閃爍。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門外。春光已半。過落花幾度。隨流水卓主文下座。佛涅槃上堂。心不是佛心。與佛俱非。智不是道智。與

道俱違。今日卽有明日。卽無蒼天蒼天。波旬失途。上堂。雪竇道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措。磨食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山僧道只者喚不迴頭。三世諸佛六代祖師是他同參與麼。說話難則向上提持。未免循途守轍。畢竟如何。不是弄潮人莫入洪波裏。

結制上堂。今朝四月十五大好一場。毒鹵人人禁足。護生未免殺佛。殺佛祖僧。箇雲門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甚處懺悔。雲門云。露大小雲門。也是看窺籠著柄。

上堂。黃檗打臨濟。興化打克賓。古今商量成。謂事有多途。理無二致。然則明大機顯大用。乃上古之風規。亦今時之樞要。澹湖富言不避截舌。當爐不避火迸。敢謂天下宗師。箇箇眼橫鼻直。只是不曾向頂門上下者一槌。所以不知古人赤心片片。畢竟如何。關羽斬顏良下座。

上堂。學白雲端和尚示衆云。此事如萬仞崖頭。摠知道放著手便一撲到底。只是捨命不得。山僧不動毫

頭教汝諸人到底去。乃擲下主丈師云。者箇說話。諸方錯會者多。且道那裏是他錯會處。捨命不得。便是錯會端。和尚雖則力盡。烏江檢點將來。也是按牛頭喫草。畢竟如何。路從平處險。人向靜中忙。下座。

上堂。今朝七月初。一九夏相將告畢。衲僧正眼豁開。微見青天白日。趙州和尚道。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辰。脫龍頭卸角獸。一九消衆病。不假藥方多。

上堂。拈主丈云。衲僧家。秋初夏末。東去西去。且道主丈子。還肯它也。無若肯它。隨例顛倒。若不肯它。有甚長處。不顛倒沒長處。放在臥床頭。準備打老鼠。

開爐上堂。三世諸佛。在火燄裏。轉大法輪。面赤不如語直。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入水。見長人。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然常住之法。非目前萬象森羅。四聖六凡。各安其住。是謂常住。何也不見道。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又云。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阿呵呵也。大奇。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

上堂。天道久不雨。大地盡焦枯。衲子終朝打坐。園丁引水澆蔬鉢裏飯。桶裏水四七二三難下。觜舉起手云。蘇嚕蘇嚕。

上堂。十五日已前。珠回玉轉。拈放一邊。十五日已後。截鐵斬釘。置之一處。正當十五日。天寒人寒。地爐頻著火。收足上蒲團。薰拈主丈云。祖師鼻孔在這裏。卓主丈云。長三尺。

上堂。孟冬薄寒。仲冬嚴寒。江上霜風凜凜。天邊紅日團團。動即影現。覺即冰生。九年人不識。今古競頭爭卓。主丈云。關。

爲開監寺秉炬。開示悟入。常樂我淨。生死到來。增益重病。坐斷上頭。關顯出毗盧印。如大火聚。近之燎却面門。如百千燈。攝之入大圓鏡。楊岐一頭驢。頭正尾亦正。

歲旦上堂。舉雲門喫茶。次擎起盞子云。三世諸佛聽法了。鑽入盞子裏去也。你諸人若也不知。向多年曆日裏。會取師云。雲門一代宗師。只認得箇盞子。山僧道。三世諸佛在多年曆日裏。諸人若也不知。不免又

從頭起

上堂。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待到天晴。日頭出。不妨同步上高臺。三世諸佛。眼觀不及。歷代祖師。口說不到。拈主丈云。諸人識得。主丈子許你入阿字法門。

佛涅槃。上堂。拘尸水邊。雙林樹下。摩訶告衆。入般涅槃。釋迦孝子。面皮厚三寸。東震旦國。鄱陽城裏。證法界身。示生滅法。釋迦孝子。面皮厚三寸。只者兩處。面皮共厚六寸。我輩沙門。釋子。聞與麼道。慚惶殺人。若是外道。波旬。又爭恠得。

上堂。釋迦彌勒。猶是它奴。文殊普賢。泥猪疥狗。麻三斤。殿裏底。總是非時語。且道。同心同德者。邊那邊。通古通今。全殺全活。一句作麼生道。卓主丈云。煩惱海中。爲雨露。無明山上。作雲雷。

青苗會上。堂看經。不識字。字義常炳。然禮拜不低頭。功德難比。況所以道。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有底便道。畢竟此經從甚處出。恁麼說話。勞而無功。澹湖卽不然。薩達阿竭二千。

年一句該通五千卷。十風五雨。樂升平。慚愧水賤米亦賤。

槐首座赴西山崇報。請上堂。諸佛不出世。祖師不西來。人人頂門上。輝大寶光。箇箇脚跟下。縱橫十字。不在聲前。句後。自然八面玲瓏。迨乎靈山會上。少室峰前。赤手持來。橫身荷負。便有祖翁田地。契券分明的。相承安家樂業。山僧三十年來。亦在裏許。深耕淺種。帶水拖泥。翠翠波波。因誰致得。今日人天衆前。分付崇報長老。西山那畔。古佛塲中。放兩拋三。貴買賤賣。所謂驅耕夫牛。奪飢人食。若不如是。影響奚爲。豈不見五祖和尚道。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買來還自賣。爲憐松竹引清風。卓主丈云。更有破砂盆一隻。盡情書在契憑中。

上堂。一夏九十日。今朝又過半。一句沒商量。大家著眼看。南斗七北斗八。鳬脰長。鶴脰短。會麼。從來鶩直爲人。不比諸方擔板。

上堂。僧問。兩劒交鋒時。如何。師云。險進云。如是則一塵不立。鼓腹謳歌去也。師云。且喜天下太平。乃云。

一夏九十日。尚有十五日。報汝參玄人。光陰莫虛擲。天高高不窮。地厚厚無極。開單展鉢時。札札用心力。忽若寒山子。騎牛入你鼻。孔裏去。又作麼生。直得額頭汗出。

師一日云。紅爐焰上。雪花飛。僧擬進語。師云。退後退後。

上堂舉臨濟栽松次。黃檗問云。深山中栽許多松。作甚麼。濟云。一爲山門。作境致。二爲後人作標榜。道了以鐮鐮地。三下檠云。雖然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濟又鐮地一下。檠云。吾宗到汝。大與于世。爲山問仰山云。黃檗只囑臨濟一人。別更有麼。山云。有。只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山云。我也要。知汝。但舉看。山云。有一人。令行吳越。遇大風。則止。師云。後來諸方。咸謂識風穴和尚。大行臨濟之道。於江南兩浙之間。是皆已見不明。妄生穿鑿。應菴和尚云。當時何止遇大風。則止。直得虚空界盡。此話方始大行。喝一喝。聽事不真。喚鍾作甕。

重陽上堂。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

古人言。教本自現成。後學商量。徒增話會。說翠竹着翠竹。說黃花着黃花。殊不知三年一閏九日。重陽時節。不相饒。總是自家底。卓主丈喝一喝。

師一日。坐次僧纔入。師云。適來上座。亂統打出了也。你因甚麼也。亂統僧擬議。卽喝出。次有僧入。師云。適來那僧。不曾開口。因甚麼。道他亂統。僧云。某甲是某州某縣人。氏師云。却是你亂統。便打出。

爲菴主秉炬。常光現前。壁立萬仞。生死涅槃。本來清淨。貧窮孤露。是真道場。如火宅中。示以清涼。菴內不知菴外事。一堆紅焰藕花香。

上堂舉五祖和尚。因白雲忌日上堂云。去年正當恁麼時。多前年三件事。今年正當恁麼時。多去年七件事。者十件事。數不過者。甚多何也。去却七三存一事。是去年。說是今日。急如箭。黑似漆。無言童子口吧吧。無足仙人。劈背踢良久云。交師云。五祖老人。與麼說話。也是靈龜曳尾者。十件事。有甚麼難。數前年底去年。底今年。底牛頭南馬頭。北和底。盡掀翻。從來沒蹤跡。二由一。有一亦莫守。前三後三。烏飛兔走。今朝天。

氣嚴寒不出頭是好手。暖處商量也未然。須知不在口皮邊展兩手云了。

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竇。祕在形山。眼觀不到。時填溝塞壑。言思不及。處天寬地寬。卓主丈云。剛被賣油翁發笑。忙者自忙。閑者閑下座。

佛涅槃上堂。涅槃無自性。自性無涅槃。諸佛無涅槃。亦無涅槃佛。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徇尿天利。竿頭上煎餿子。三箇胡孫夜簸錢。

上堂古人道。明知只是者。箇只是用不着。山僧道。明知只是者。箇入地獄。如箭射牛角。長兎角。短減少。與添多。大家着眼看。卓主丈一下。

上堂僧問。陞堂久不問話。今朝放過。不可拈來一句。無私便請。常陽剖破。師云。道甚麼。進云。與麼則。騰今耀古去也。師云。何處不稱尊。進云。記得羅漢深禪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花慶云。好一朵花。福云。莫眼花。漢云。可惜一朵花。且道。明箇甚麼邊事。師云。好一朵花。進云。且道。三大老還有優劣也。無師云。分身兩處看。進云。學人敢道。三大老說則不無。要且不曾

心下有一
千字

見牡丹花在師云。可惜一朵花。進云。學人只與麼和尙作麼。生師云。我不與麼進云。既不與麼。畢竟如何。師云。矢上更如尖。進云。末後一句也要大衆共知。師云。無你下口處。進云。一等共行山下路。眼頭各自看風烟。師云。莫眼花。乃云。未舉先知末。言先領廓人天未證之門。行佛祖不傳之令。鳥窠吹布毛。侍者便悟去。會麼。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師因浴佛次。問僧。佛眞法身。儼若虚空。今日九龍吐水。沐个甚麼。僧云。渡水不乘槎。師云。你因甚麼打失鼻孔。僧無語。師云。笑殺土地。

結夏上堂。舉五祖和尙云。結夏無可供養。作一家燕。管顧諸人。遂擡手云。囉囉囉。招囉囉。搖囉囉。送莫恹空。疎伏惟珍。重師云。五祖老人將無作有。固有飽歸湖海之心。若是明窓下。安排大欠事。在澹湖卽不然。鉢裏飯桶裏水。素斷咽喉。不唇齒下座。

上堂洞明生佛。未具已前一段奇特大事。只在如今舉一明三目。機銖兩置之。不問輕如鴻毛。重如泰山。伶俐漢到者裏。七縱八橫。管取粥足飯足。卓主丈云。

三十年後

上堂僧問。淺聞深悟。則固是。既深聞。因甚麼。不悟。師云。海水不生。冰僧禮拜。師乃云。淺聞深悟。深聞不悟。截斷葛藤。掀翻露布。一句恰相當。東西沒分付。卓主丈云。啄破琉璃海上鳥。挨開碧落天邊兔。下座。謝道舊上堂。舉慈明和尚云。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寥。茶山下。水燒鼎。洞中樵。師云。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上堂。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遠之。則打失鼻孔。不近不遠。正是開眼尿床。直饒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如水上葫蘆。也是杓卜。聽虛聲。總不與麼時。如何。卓主丈云。放過一着。

開爐上堂。古人道。風頭稍硬。且歸暖處。商量大衆。且道。商量箇甚麼。纔到煖處。便見瞌睡。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蒲團上火爐頭。突出無賓主。話直得額頭汗流。上堂。舉雲門大師云。北鬱單越人。見諸人搬柴不易。在中庭裏相撲供養。汝更爲念般若。經云。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時有僧出問。如何是。

一切智智。清淨門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師云。雲門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者。僧忍俊不禁。墮在漆桶隊裏。豎起拂子云。看看北鬱單越人。即今在山僧拂子頭上。見汝諸人在者裏立地。乃呵呵大笑云。奇哉。奇哉。南閻浮提人。一箇箇盡是會佛法底。較之西天。九十六種大段不同。因甚如此。垂手不過膝。上堂。舉文殊一日。令善財採藥。善財遍觀大地。無不是藥者。乃白文殊云。盡大地無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者。探將來。善財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示衆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師云。善財熟處難忘。文殊將錯就錯。諸人若善參詳。收取靈山一會久立。上堂。念念遷謝。新新不停。如汲井輪。無有休息。與麼說話。大似惡水。煮頭澆殊。不知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沈昏醉之鄉。動靜雙泯。則落空亡。動靜雙行。則瞞預佛性。將長補短。捨重從輕。卓主丈云。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砒。

上堂。僧問。乾峰和尚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此意如何。師云。須彌安鼻孔。進云。雲門。

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爲復時。時爲復別。有道理。師云。脚跟下黑洞洞地。進云。乾峰云。典聖來日。不得普請。是肯他不肯它。師云。始末一時收進。云。只如昨日有人從江西來。却往浙西去。又作麼生。師云。與雲門鼻孔一般。進云。五湖四海春風裏。千古叢林正令行。師云。所類有分。僧禮拜。師乃云。道可道非常道。是甚麼道。名可名非常名。是甚麼名。名不得。狀不得。不屬有不屬。無不屬。立不屬。妙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知是無記。到者裏三世諸佛。只可自知。六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註不及。直饒與麼。被僧問下。正是就地彈雀。有甚麼共語處。豈不見首山和尚云。我若坐時。你須立。你若坐時。我須立。坐則共你坐。立則共你立。箇事如隔窓看馬。騎擬議。卽沒交涉。大衆還會麼。拈得使用。把得便撲。一句定綱宗。青天飛雪。電卓主丈下座。

上堂。如來非智巧。智者必以如來爲宗。祖師非妙得。得者必以祖師爲旨。宗旨既定。清濁自分。一句全提。當陽顯示。聞無聞而聞。盡見無見而見。忘重重鐵壁。

鎮山處處通天活路。所以道九霄絕竊。何用穿通一道神光。未嘗昏昧。正與麼時。如何萬緣脫去。輕浮世一性常來看落花。

劉總領入山齋。僧上堂。舉朱行軍一日入寺齋。僧行晚。次有云。直下是直下。是一僧云。直下是箇甚麼。行軍便喝。僧云。幸是佛法中人。惡發作麼。行軍云。喚作惡發得麼。僧便喝。行軍云。鈎在不疑之地。師云。朱行軍。廣陳供養功。不浪施者。僧不肯承當。遂成虛設。應菴和尚云。行軍拈出倚天長劍者。僧披襟敢衝雪刃。雖然兩不相傷。爭奈二俱弄險。與麼說話。曲爲當時。忽若劉總領今日堂中行。親道箇直下是直下。是是汝諸人作麼生。酬對若也。道得恩無重報。其或未然。三十年後不得忘却下座。

上堂。召大衆云。日來好雨。且道雨作何色。有底便道。點點不落別處。與麼說話。還契得從上宗乘也。無山僧卽不然。日來好雨。且道雨作何色。是青是黃。是白是黑。豈不見五祖和尚云。投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

半屬玄武下座

上堂舉夾山示衆云。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闌市裏識取自己。保寧勇和尚云。百草頭邊明明顯顯。因甚麼不薦闌市門頭。終日相逢。因甚麼不識。未開眼底。且莫錯恠夾山。雖然。干保寧甚麼事。師云。百草頭上只爲明明顯顯。所以不薦闌市門頭。只爲終日相逢。所以不識澹湖與麼道。較它保寧三千里。雖然。且道夾山具甚麼眼。

師一日云。舌是斬身之本。須菩提巖間宴坐。因甚麼天雨四花。又云。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根本。因甚麼入者皮袋裏。又云。喫粥了也。洗鉢盂去。衲僧家因甚麼口挂壁上。

師因僧參次。師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以竹筴指香爐云。在者裏。你作麼生。會僧無語。師云。者裏也不識。師問僧。一切處不明。是面前有物拈却了也。作麼生。會僧云。壘著磻著。師云。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僧禮拜。師云。七棒對十三。

師一日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佛殿上蚩吻。因甚麼

不濕。僧下語俱不契。師代云。今古歷然。

師問僧。七十三八十四。明明向汝道了也。切忌與麼會。僧云。與麼會。又爭得。師云。伎死禪和僧。云某甲只與麼和尚。又如。何。師云。只與麼也。難得。僧禮拜。師休去。

端午上堂。若論此事。如競渡一般。眼相看。心心相屬。呈撓舞棹。不觸波瀾。出沒卷舒。爭先快觀。錦標獨奪。滿路歌謠。撥轉船頭。歸家穩坐。所以龍牙和尚道。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闢快龍舟。雖然舊闢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休休龍王官殿裏。不見一人游上堂。大智非明真空絕迹。二百箇衲僧。阿轆轤地。其間一箇半箇。不受人瞞。澹湖一夏。也不枉與諸人東語西語。畢竟如何。南泉斬猫兒。

赴保寧辭衆上堂。去住本無情。官舟迫去程。風清甘露室。潮滿石頭城。祖道如天遠。皇恩似海平。擬將肝膽瀝葵藿。向陽傾。

古林和尚語錄卷第二

古林和尚語錄卷第三

重拈雪竇舉古一百則

溫陵比丘 承宣 集序

至大己酉冬師謝事浮佛明年春雲巖東州禪師
闢隆祖塔西之室以延高致予得爲左右侍黃夕
咨扣誠有啓於心者一日請曰宗門大事自南嶽
馬祖以來臨濟德山之後超宗越格萬別千差玉
轉珠回具存方冊而雪竇禪師鄭天然之智眼肆
格外之玄談至於代別拈徵卷舒縱奪古今以之
爲最而學者徒知宗仰未能鞠其旨歸苟非垂慈
開發昭著厥猷後學何由洞曉師曰宗師家不得
已垂一言半句貴圖直下知歸豈有知解玄妙許
汝領略學者自無妙悟不能洞徹見元承言失宗
滯句迷旨依他作解守轍循途以致臨機罔知所
措然鏡無照像之功空淨而已吾素病密室傳授
裨販古人不本宗乘殊爲虎誑子之所請殆非苟
然第蕪陋不足以攀先哲勝軌耳由是師遂重拈

雪竇舉古一百則隨得隨錄既成巨編不敢私藏
用廣聞見實予之志也爰述其由冠于卷首至大
三年解制日

舉德山示衆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
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山云你是甚處
人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云大
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
云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亦未
可在何故德山大似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
其亂底劍諸人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瞎
漢

師云者僧話也未問德山因甚便打然則福不入
慎家之門若是伶俐漢便見觸處遍野雪竇云德
山大似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
不是射鵰手徒說李將軍

舉雪峰一日普請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峰便拋下
僧方擬取峯便踏倒歸舉似長生乃云我今日踏者
僧快生云和尚替者僧入涅槃堂始得峯便休去雪

寶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也好。與一踏。

師云。見義不爲何勇之有。

舉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以目視禪床角頭拂子。丈云。卽此用離此。用祖云。爾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豎起。祖云。卽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於舊處。祖便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雪寶云。奇恠。諸禪德如今列其派者甚多。究其源者極少。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然。刁刀相似魚魯參差。若是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只如馬祖道。爾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豎起拂子。爲復如蟲禦木。爲復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大治精金。應無變色。

師云。鏗金。戛玉。換斗移星。高高峯頂。橫行深深海底。闊步不無雪。寶老人要見百丈於喝下。大悟則未可在。且刁刀相似。魚魯參差。飯籬裏還著得屎。麼大治精金。應無變色。勾在不疑之地。卓主丈云。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舉崇壽指堯子云。識得堯子。周匝有餘雲門云。識得

堯子。天地懸殊。雪寶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

師云。黑牛臥死水。

舉永嘉大師到六祖。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六祖云。夫沙門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雪寶喝云。當時若下得者。一喝免見龍頭蛇尾。又再遶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代祖師云。未到曹溪。與爾三十棒了也。

師云。永嘉未到曹溪。時甚生意氣。及乎到來。大似泥裏推車。步步區區。雪寶雖則向主賓互換。處露出向上爪牙。檢點將來。未免填溝塞壑。以主丈翻一劃云。祖禪不了殃及兒孫。

舉仰山指雪師子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雲門云。當時便與推倒。雪寶云。只解推倒。不能扶起。

師云。推倒扶起。有賓有主。買帽相頭。長人入水。舉香嚴垂語云。如人上樹口。嚼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枝。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卽是有虎頭上座云。上樹卽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嚴呵呵大笑。雪寶云。樹

上道卽易樹下道卽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

師云山僧卽不然樹上樹下總道不難且道扶香
嚴扶虎頭

舉僧問魯祖如何是不言言祖云爾口在什麼處僧
云某甲無口祖云將什麼喫飯僧無語雪竇云好劈
脊便棒者般漢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

師云無口喫什麼飯雪竇云開口了合不得合口
了開不得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舉僧問雪峰古澗寒泉時如何峰云瞪目不見底僧
云飲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僧舉到趙州州云不可
從鼻孔裏入僧却問趙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
云飲者如何州云死雪峯聞舉云趙州古佛從此不
答話雪竇云衆中總道雪峰不出者僧問頭所以趙
州不肯如斯話會深屈古人雪竇卽不然斬釘截鐵
本分宗師就下平高難爲作者

師云是則草偃風行不是則畫蛇添足山僧道雪
峰趙州總被者僧穿却了也何以見得雪峰從此
不答話

舉僧問西堂和尚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
如何堂云怕爛却去那僧問長慶有問有答賓主歷
然無問無答時如何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
曾見一人雪竇云何不與本分草料

師云將謂猴白更有猴黑忽有問山僧有問有答
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只向道一抽三三添
四畢竟如何高祖殿前獎噲怒

舉臨濟示衆云我於先師處三度喫六十棒如蒿枝
拂相似如今思一頓喫誰爲下手僧出衆云某甲下
手濟拈棒與僧僧擬接濟便打雪竇云臨濟放處較
危收來太速

師云宗師一等提持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若仔
細檢點將來未免有得有失當時者僧待他拈棒
拂袖便行直教者漢掣電之機一點也用不著雪
竇云臨濟放處較危收來太速喫得棒也未

舉欽山一日上堂豎起拳又開云開卽爲拳五指參
差復握云如今爲拳必無高下還有商量也無一僧
出衆豎起拳山云爾只是箇無開合漢雪竇云雪竇

卽不然。乃堅拳云。握則爲拳。有高有下。復開云。開則成掌。無黨無偏。且道。放開爲人好。把定爲人好。開也造車。握也合轍。若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我也知爾。向鬼窟裏作活計。

師云。二大老放開把定。總不由別人子細檢點。將來大似以鰕爲目。山僧卽不然。開也不得。喚作掌握也不得。喚作拳。無高無下。無黨無偏。

大元天子國依舊化三千

舉僧問睦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州云。昨日有人問趕出了也。僧云。和尚恐某甲不實。州云。主丈不在。若帶柄聊與三十雪。寶云。睦州只有受壁之心。且無割城之意。

師云。睦州權衡在手。取捨臨時。雪寶雖則似鏡當臺。大似貪觀天上山。僧卽不然。忽有人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答云。猛虎當路坐。和尚恐某甲不實。那只向他遙想。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

舉棗樹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漢國樹。云。漢國天子還

重佛法也。無僧云。苦哉。賴值問著某甲。問著別人。卽禍生。樹云。作箇什麼。僧云。人尙不見。有何佛法可重。樹云。闍黎受戒多少。時僧云。二十夏。樹云。大好不見有人便打雪寶云。者僧棒卽喫。要且去不再來。棗樹令雖行爭。奈無風起浪。

師云。者僧小出大遇。棗樹功不浪施。雖然去不再來。直是報恩有分。只如他道人尙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如今諸方往往作得失論。却噫無師曠之聰。難以別宮商之異。有離朱之瞭。方能辨玄素之殊。乃顧視左右云。者裏莫有天然氣槩底衲僧麼。舉趙州問婆子。什麼處去。婆云。偷趙州笋去。州云。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子便掌。州便休去。雪寶云。好掌更下兩掌也。無勘處。

師云。趙州忍氣吞聲。雪寶以強凌弱。山僧平展商量。敢謂婆子趙州二俱不了。

舉保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潛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便歸方丈。雪寶云。保壽三聖雖發明。臨濟正法眼。藏要且只解無佛處稱。

尊當時者。僧若是箇漢。纔被推出。便掀倒禪床。直饒保壽全機。也較三千里。

師云。保壽三聖。若要發明。臨濟正法眼藏。須主與麼。何故殺人刀。活人劍。

舉僧問無業。如何是佛業。云。莫妄想。雪竇云。塞却鼻孔。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卽心是佛。雪竇云。拄却舌頭。

師云。塞却鼻孔。天清地寧。拄舌頭。崖崩石裂。

舉僧問德山。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山云。作麼作麼。僧云。勅點飛龍。馬跛驚出頭來。山便休去。至來日山浴。出其僧過茶。與山撫僧背。一下僧云。者老漢。方始警地。雪竇云。然精金百煉。須要本分。鉗鎚。德山旣以已妨人者。僧還同受屈。以主丈劃一劃。云。適來公案。且致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大眾擬議。一時打趂。

師云。雪竇辨龍蛇眼。正擒虎兇機。全檢點將來也。是折錐探地。德山旣以已妨人。什麼處是者。僧受屈。還會麼。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舉保福簽瓜。次太原孚上座到來。福云。道得與你瓜。

喫孚云。把將來。福度一片瓜與孚。孚接得便去。雪竇云。雖是死蛇解弄也。活誰是好手者。試請辨看。

師云。孚上座。一期逞俊。接得便行。要且不得瓜喫。大小雪竇。弄巧成拙。

舉南泉示衆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趙州出問。如何是物外。道泉便打州云。和尚莫打某甲。向後錯打人。去在泉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雪竇云。趙州如龍。無角似蛇。有足當時。不管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越出師云。趙州渾剛打就。豈憚鉗鎚。南泉雖則據令而行。未具通方眼目。雪竇云。當時不管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越出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舉洞山到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山云。查渡門。云。夏在甚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甚時離山。云。去年八月。門云。放你三頓棒。山至來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潛麼。去山於此。大悟。雪竇云。雲門氣宇如王。拶著便冰消瓦解。當時若據令而行。子孫也未到斷絕。師云。雲門一期方便。八字打開。洞山水乳不分。難。

同荷負雪寶通身是口不易分疎當時若據令而行總是和泥合水底瞎漢

舉一僧參馬大師大師劃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便入大師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大師靠却主丈休去雪寶云二俱不了和尚打某甲不得靠却主丈擬議不來劈脊便打

師云千鈞之弩臨大陣正好發機大冶之金遇鉗鎚方增光彩馬大師逢強則弱老雪寶弄假像真山僧即不然入也打不入也打擬議不來也打何故曾經大海休誇浪除却巫山總是煙

舉興化問克賓維那汝不久爲唱道之師賓云不入者保社化云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賓云沒交涉化便打乃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充設齋飯至來日齋時興化自白槌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趕出雪寶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致却須索取者一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麼生索雪寶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維那雪屈以主丈一時打散

師云雪寶要與克賓雪屈則不妨只不合索取者一頓棒以致千古之下遭人檢點後來應菴和尚道雪寶與克賓維那雪屈要且無合殺諸人要會麼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雞不易騎

舉僧問長慶衆手淘金誰是得者慶云有伎倆者得僧云學人還得也無慶云大遠在雪寶代者僧當時便喝復云有伎倆者得一手分付有伎倆者不得兩手分付學人還得也無蒼天蒼天

師云長慶大啓玄關者僧死而不弔雪寶能區能別有放有收當時若善提持免致伎倆俱盡

舉大慈示衆云山僧不解答話只是識病時有僧出大慈便歸方丈雪寶云大凡扶豎宗乘須辨箇得失且大慈識病不答話時有僧出便歸方丈雪寶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打諸方識病不答話有僧出必然別有長處敢有一箇動著大唐天子只三人師云大慈識病不答話時有僧出便歸方丈賺殺人雪寶識病不答話時有僧出劈脊便打作麼作麼山僧識病不答話口掛壁上敢有一箇動著動

著性命不存

舉趙州到黃檗。檗見來便關却方丈。州云。救火救火。黃檗便出擒住。云。道道州。云。賊過後張弓。雪竇云。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忽有箇衲僧問雪竇。笑箇什麼。笑賊過後張弓。

師云。黃檗有頭無尾。趙州得路便行。雪竇看樓打樓。未具衲僧眼在。

舉僧問鏡清。學人未達其源。乞師方便。清云。是什麼源。僧云。其源清。云。若是其源。爭受方便。雪竇云。死水裏沒却有什麼用。處侍者問。適來成禪。伊清云。無侍者。云。不成禪。伊清云。無侍者。云。和尚尊意如何。清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雪竇云。猶較些子。雪竇不是滅鏡清威光。要與者僧相見。是什麼源。其源三十年後。與你三十棒。

師云。珠穿九曲。鏡清固是作家。玉解連環。雪竇不妨好手。山僧卽不然。是什麼源。其源塞著鼻孔。侍者若問。是成禪。伊不云。是成禪。伊莫不成禪。伊不云。不成禪。伊非惟順物。和光抑且。同生同死。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雪竇云。臘月燒山。萬種千般。翹松鶴冷。踏雪人寒。達磨不會大難大難。

師云。衲衣下事。萬種千般。聊通一線。臘月燒山。翹松鶴冷。金除鑕。踏雪人寒。珠走盤難。難剔起眉毛。子細看。

舉本仁和尙示衆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仁云。喚作色。得麼。僧云。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喚作聲。得麼。僧禮拜。仁云。且道爲汝說。汝話若人辨得。有箇入處。雪竇云。本仁也甚奇怪。要且貪觀天上月。既非聲前句後。且作麼生入。

師云。聲前句後。本仁欲隱彌彰。放兩拋三。雪竇貪程太速。卽今聲卽是聲。色卽是色。也與汝說也。答汝話作麼生入。

舉雲門示衆云。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雪竇云。便與掀倒。

禪床

師云世尊先行不到雲門末後太過雪竇盡其機來敢請較三十里

舉國師三喚侍者雪竇云點即不到侍者三應雪竇云到即不點將謂吾孤負汝誰知汝孤負吾雪竇云瞞雪竇不得雲門云作麼生是國師孤負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雪竇云元來不會門云作麼生是侍者孤負國師處粉骨碎身未報得雪竇云無端無端

師云國師三喚侍者青天霹靂侍者三應平地波瀾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雪竇云瞞雪竇不得師云敗也敗也雲門云作麼生是國師孤負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雪竇云元來不會師云作賊人心虛雲門云作麼生是侍者孤負國師處粉骨碎身未報得雪竇云無端無端師云提水放水復舉僧問投子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投子云却逼人作麼雪竇云堦跟漢師云草裏走僧問興化化云一盲引衆盲雪竇云端的瞎師云氣急殺人僧問玄沙沙云侍者却會雪竇云停囚長智師云識什麼

好惡僧問趙州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雪竇便喝師云話墮也僧問雪竇雪竇使打師云棒上不成龍雪竇復頌云師資會遇意非輕無事相將草裏行負汝負吾俱莫問任從天下競頭爭師云者老漢前不違村後不迭店拈起主丈云什麼處去也

舉僧問智門和尚如何是佛門云踏破草鞋赤脚走僧云如何是佛向上事門云主丈頭上挑日月雪竇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

師云草窠裏覓得一箇有甚用處又云寡不敵衆舉師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如來藏泉云王老師與你往來者是藏雪竇云草裏漢祖云不往不來者泉云亦是藏雪竇云雪上加霜祖云如何是珠雪竇云輸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者裏著得箇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潛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

師云王老師告往知來同心同德主賓互換今古歷然雪竇雖則向千聖頂額上下者一錐檢點將

來直是天地懸隔。只知道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者。裏著得隻眼。主賓互換。便能深入虎穴。又作麼生。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

舉僧禮拜雪峰。峰打五棒。僧云。某甲有什麼過。峰又打五棒。雪竇云。雪竇不曾與人葛藤。前五棒日照天。臨後五棒雲騰。致雨。你若辨得也好。與五棒。

師云。前五棒如麻似粟。後五棒土曠人稀。你若辨得自救不了。

舉馬大師令智藏馳書上徑山。山接書開。見一圓相。於中下一點。國師聞。舉云。欽師猶被馬師惑。雪竇云。徑山被惑。且致若將呈似國師。別作箇什麼。伎倆免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劃破。若與麼。只是不識。羞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者馬師當時畫出。早自惑了也。

師云。然則雪竇要與徑山作主。爭奈諸方不甘。當時若呈似國師。必然別有伎倆。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師云。草本不勞拈出。又有道。但與劃破。師云。

蝦跳不出斗。雪竇云。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現還免得麼。師云。有伎倆者。免得。雪竇云。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當時馬師畫出。早自惑了也。師云。舌是斬身之本。

舉鏡清問僧趙州。喫茶去。你作麼生。會僧便出去。清云。邯鄲學唐步。雪竇云。者僧不是邯鄲人。爲什麼學唐步。若辨得出。與你茶喫。

師云。穿却鼻孔。換却眼睛。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向上事。門云。向上與你道。不難。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請和尚鑑門。云。鑑即且致。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與麼。與麼。門云。者箇是長連床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喫飯麼。僧無語。雪竇云。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過在什麼處。

師云。者僧貪拋香餌。豈知觸著鰲頭。雪竇步步登高。不覺通身泥水。以主丈劃一劃云。你諸人總是長連床上學得底。且道法身還解喫飯也。無良久。吽吽下座。

舉趙州訪茱萸。纔上法堂。萸云。看箭州。亦云。看箭萸。

云過州云中雪竇云二俱作家蓋是茱萸趙州二俱
不作家箭鋒不相拄直饒齊發齊中也只是箇射堞
漢

師云二大老眼辨手親箭不虛發雪竇雖有殺人
刀且無活人劍

舉臨際與普化去施主家齋際問毛吞巨海芥納須
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化踢倒飯牀
際云太癡生化云者裏是甚所在說癡說細際休去
至來日又同起一施主齋際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
日化又踢倒飯牀際云太癡生化云讀漢佛法說什
麼癡則際吐舌雪竇云兩箇老賊喫飯也不了好與
二十棒棒雖行且那箇是正賊

師云諸方商量總道二大老向千聖頂額上十字
縱橫闡揚少室家風揭示靈山奧旨與麼說話止
成念話社家殊不知臨際只有先鋒且無殿後普
化雖則向劍刃上翻身性命在別人手裏不是雪
竇老人爭見功高汗馬雖然也是一枚老賊
舉三角示衆云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麻谷

出云蹉過卽不問如何是此事角云蹉過谷便掀倒
禪牀三角便打雪竇云兩箇有頭無尾漢眉毛未曾
眨上說什麼此事蹉過有僧問眉毛爲什麼不眨上
雪竇便打

師云眉毛未曾眨上早是蹉過若更眨上眉毛蹉
過不少也雪竇云眉毛未曾眨上說什麼此事蹉
過入水見長人

舉睦州喚僧大德僧回首州云擔板漢雪竇云睦州
只具一隻眼何故者僧喚既回頭因甚却成擔板漢
師云一言引衆盲

舉巖頭參德山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巖
頭便禮拜洞山聞學云若不是龐公大難承當巖頭
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雪竇
云然則德山門下草偃風行要且不能塞斷人口當
時纔禮拜劈脊便打非惟勦絕洞山亦乃把定龐老
還會麼李將軍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

師云巖頭已是抑下威光大小德山一向賣峭若
非洞山短處求長爭見花鋪錦上雪竇雖則乾坤

坐斷令不虛行要且未見一手擡一手擲處在

舉巴陵示衆云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既不是幡風向什麼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云雪竇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向甚處著有人與巴陵作主亦出來與雪竇相見

師云般人以柏周人以栗

舉則川與龐居士摘茶次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麼川云若不是老師泊與龐公答話士云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川不管士云適來莫怪相借問麼川亦不管士喝云者無禮儀漢待我一一舉似明眼人去在川拈茶籃便歸雪竇云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好與捋下幞頭誰敢喚作龐居士師云甜瓜徹蒂甜苦瓠道根苦

舉僧問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門云裂破雪竇彈指

三下

師云是卽是只得八成

舉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州云老僧在爾鉢裏裏雪竇呵呵大笑

師云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只是未見睦州在

舉本生和尚以主丈示衆云我若拈起爾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爾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爲人在甚處時有僧出云不敢妄生節目生云也知闍黎不分外僧云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生云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生云掩鼻偷香空招罪犯雪竇云者僧也善能切磋爭奈弓折箭盡然雖如此且本生是作家宗師拈起也天迴地轉應須拱手歸降放下也草偃風行必合全身遠害還見本生爲人處也無復拈主丈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師云本生拈起也如龍得水放下也似虎靠山若非者僧深辨端倪未免勞而無功雪竇云者僧善能切磋爭奈弓折箭盡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舉僧問雪峰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打三下其僧復問巖頭巖頭打三掌雪竇云應病設藥且與三下若據令而行合打多少

師云雪峰三下與巖頭三掌。還有優劣也。無若經
案得出。便知雪峯巖頭見性。非特與他聲聞菩薩
不同。直得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一時
列在下風。自然超其宗。越其格。其或語不知顛倒
理。不識正邪。雷例道。應病設藥。且與三下。莫道不
疑好。

舉太原孚上座參雪峰。至法堂上。顧視雪峯。便下看
知事。雪竇云。一千五百人作家宗師。被孚老一覷。便
高豎降旗。孚至來日。入方丈云。昨日觸忤和尚。峰云。
知是般事。便休。雪竇云。果然。僧問雲門。作麼生。是觸
忤處。門便打雪竇云。打得百千萬箇。有什麼用處。直
須盡大地人。喫棒方。可扶豎雪峰。且道太原孚具什
麼眼。

師云。雪竇雖善裁長補短。要見雪峰。則未可在何
也。當時若不是雪峰。幾被孚上座覷破。孚至來日。
上方丈云。昨日觸忤和尚。雪峰云。知是般事。便休。
師云。殺人刀。活人劍。僧問雲門。門便打師云。粉骨
碎身未足酬。雪竇云。打得百千萬箇。有什麼用處。

直須盡大地人。喫棒方。可扶豎雪峰。師云。著甚死
急。諸人要識孚上座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舉安國問僧。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
甘露乃蒺藜之園。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僧豎起拳。
云。不可喚作拳頭。國云。只爲喚作拳頭。雪竇云。無繩
自縛。漢拳頭也不識。

師云。要明向上。鉗鎚還他本分。衲子者。僧豎起拳
頭。正是依草附木。雪竇云。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
識。只爲喚作拳頭。

舉僧請益雲門。大師玄沙三種病人。話門云。你禮拜
著。僧禮拜起。門以主丈便拄。僧退後。門云。你不是患
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云。你不是患聾。乃云。還會
麼。僧云。不會。門云。你不是患瘧。僧於此有省。雪竇便
喝云。者盲聾瘧。瘧漢若不是雲門。驢年去。如今有底。
或拈槌豎拂。不管教近前。又不來。還會麼。不應諸方
還奈何。得麼。雪竇若不奈何。爾者一隊驢漢。又堪作
箇什麼。以主丈一時打趂。

師云。諸方既不奈何。雪竇更是憊懣。如今有般漢。

刺頭入膠盆木見拈槌豎拂他便瞬目揚眉忽若放兩拋三便乃拏雲攫浪問云會麼云某甲是某州人事可謂金沙混雜玉石俱焚邪正不分過由鞭影薰拈主丈云看看主丈子穿過諸人觸體舉僧問香嚴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嚴云過者邊來雪竇云鈍致煞人僧問趙州王索仙陀婆時如何州曲躬叉手雪竇云索鹽奉馬

師云雪竇也是方木逗圓孔忽有人問山僧王索仙陀婆時如何答云者漆桶且道與香嚴趙州是同是別具眼者辨取

學鼓山示衆云若論此事如一口劍時有僧問承和尚有言若論此事如一口劍和尚是死屍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劍山云挖出者死屍僧應諾歸衣鉢下打疊便行山至晚問首座問話僧在否座云當時便去也山云好與二十棒雪竇云諸方老宿總道鼓山失却一隻眼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然雖如此若子細點檢來未免一時埋却

師云鼓山好一口劍爭奈柄欄在者僧手裏雪竇

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也是自傷己命

舉睦州問武陵長老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作麼生陵云和尚問誰州云問長老陵云何不誦話州云我不誦話爾不誦話雪竇云墮也墮也復云者葛藤老漢好與劃斷拈主丈云什麼處去也

師云者老漢問話也不了雪竇云墮也墮也國有憲章三千條罪

舉仰山坐次大禪佛到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山下禪床打四藤條雪竇云藤條未到折因什麼只與四下須是箇斬釘截鐵漢始得大禪後到霍山自云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山云打鍾著禪便走雪竇云者漢雖見機而變爭奈有頭無尾

師云者漢探頭太過不知身在網羅仰山打四藤條也是應病與藥雪竇云藤條未到折因什麼只打四下黃連未是苦黃檗好爲鄰

舉玄沙與天龍入山見虎龍云前面是虎沙云是汝雪竇云要與人天爲師前面端的是虎

師云要與人天爲師莫問是汝是虎與麼說話粘皮綴骨有甚了時山僧敢道大小玄沙自救不了舉南泉山下有一菴主行脚僧經過謂庵主云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拜主云非但南泉直饒千佛出與亦不能去泉問令趙州去看州見便禮拜主不管州從西過東主亦不管州又從東過西主亦不管州云草賊大敗拽下簾子便行歸舉似南泉泉云從來疑著者漢雪竇云大小南泉趙州被个擔版漢勘破了也

師云趙州一期逞快爭奈事出急家大小雪竇話頭也不識

舉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雪竇云曾有僧問雪竇對他道劈腹剜心又且如何復云因風吹火別是一家傷鼈怨龜必應有主

師云雪竇若無後語未免打入漆桶隊裏

舉巖頭雪峰欽山到德山欽山問天皇也怎麼道龍潭也怎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山云你試舉天皇

龍潭底看欽山擬議德山便打欽山被打歸延壽堂云是即是打我太煞巖頭云爾怎麼他後不得道見德山雪竇云諸禪德欽山致个問端甚是奇特爭奈龍頭蛇尾你試舉天皇龍潭底看坐具便撼大丈夫漢拏虎鬚也是本分他既不能德山令行一半令若盡行雪峰巖頭總是涅槃堂裏漢

師云曾聞雪竇是作家宗師善能提唱古今光揚宗眼子細檢點將來大似壓良爲賤當時欽山被打豈不是退已讓人若是拏虎鬚天皇龍潭一宗豈有今日耶山僧愛喜不愛嗔敢謂雪峰巖頭較三十里

舉僧問智門和尚如何是般若體云蚌含明月僧云如何是般若用云兔子懷胎雪竇云非惟把定世界亦乃安貼邦家若善能參詳便請丹霄獨步

師云耆老漢要且無出身之路好與二十棒雪竇雖則同生同死有放有收也是子承父業

舉烏白因玄紹二上座到白云二禪伯近離甚處云江西白便打僧云久聞和尚有此機要白云你既不

會第二箇近前來僧擬議曰亦打云同坑無異土參堂去雪竇云宗師眼目須至恁麼如金翅劈海直取龍吞有般漢眼目未辨東西主丈不知顛倒只管說照用同時人境俱奪

師云驅耕奪食烏白本分宗師打鳳羅龍雪竇天然敏手雖然若總與麼臨濟一宗掃土而盡

舉僧辭大隨隨問甚處去云峨眉禮拜普賢去隨豎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者裏僧盡一圓相拋於背後隨云侍者將一貼茶與者僧雲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者裏自領出去雪竇云煞人刀活人劍具眼底辨取

師云者僧往峨眉禮拜普賢無端被大隨輾入草窠裏一上雲門無風起浪雪竇平地戈矛雖然今古傳揚必竟不曾圓却此話敢問諸人且道大隨將貼茶與者僧作什麼

舉雪峰問僧見說大德曾爲天使來是否僧云不敢峯云爭解與麼來僧云仰慕道德豈憚關山峰云汝猶醉在出去僧使出峰乃召大德僧迴首峯云是什麼

麼僧亦云是什麼峰云者漆桶僧無語峰却顧謂鏡清云好箇師僧向漆桶裏看到清云和尚豈不是據款結案峰云也是我尋常用底忽若喚迴是什麼被他道者漆桶又作麼生清云成何道理峰云我與麼及伊你又道據款結案他與麼及我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怎麼時節其間有得不得清云不見道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此之人翻成毒藥雪竇云看他父子相投言氣相合知者謂粉骨碎身此恩難報不知者謂扶高抑下臨危悚人毒藥醍醐千載龜鑑還會麼者漆桶

師云宗師家一挨一拶絲來線去固是尋常若不
是鏡清便見分疎不下雪竇云知者謂粉骨碎身
此恩難報不知者謂扶高抑下臨危悚人棒上不
成龍

舉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梅云西來無意僧
舉到鹽官官云一箇棺材兩個死漢玄沙聞舉云鹽
官是作家雪竇云三箇也得

師云把手拽不入

舉雲門問新羅僧。你是甚麼人。云。新羅人。門云。將什麼過海。云。草賊大敗。門云。爲什麼在我手裏。云。恰是門云。一任你跳。雪竇云。雲門老漢龍頭蛇尾。放過者僧爲什麼在我手裏。恰是劈脊便打。

師云。雪竇氣勢甚大。其奈者僧是慣戰作家。雲門弱處逢強。爭免冰消瓦解。

舉北禪問僧。近離甚麼處。云。黃州禪。云。夏在甚麼處。云。資福禪。云。福將何資。云。兩重公案。禪云。爭奈在我手裏。云。在手裏。卽收取。禪便打者。僧不甘。隨後越出。雪竇云。奇怪。宛有超師之作。還知者。僧麼。只解瞻前。不能顧後。若在雪竇手裏。棒折也未放在。

師云。宗師爲人。如倚天長劍。孰敢當鋒者。僧既是。不甘。北禪還同莽鹵。雪竇雖則入泥入水。未免勞而無功。

舉陸州示衆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大衆回首。丈云。是什麼。有什麼。共語處。黃檗和尚。大衆方集。以主丈一時打下。復召大衆。大衆回首。槩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

子雪竇云。說什麼猶較些。子直是未在。若據雪竇衆集一時打下。便休。或有箇無孔鐵鎚。爲衆竭力。善能擔荷。可以籠罩古今。乾坤把斷。薦拈主丈。云。放過一著。

師云。曾聞陸州擔板。果然只見一邊。雪竇云。說什麼猶較些。子直是未。在明眼人難瞞。山僧者裏。衆集乃召大衆。云。退後。退後。衆擬議。拈主丈。云。三十年弄馬。騎却被驢撲。

舉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山云。人人出者。箇不得。沙云。情知爾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云。和尚又作麼生。玄沙云。人人出者。箇不得。山云。和尚潛麼。道得某甲爲什麼。不得。沙云。我得爾不得。雪竇云。只解貪觀白浪。不知失却手橈。

師云。我得爾不得。騎賊馬。趕賊。拽脫鼻頭繩。水牛也不識。只如雪竇道。只解貪觀白浪。不知失却手橈。又作麼生。良久云。爭卽不得。

舉南泉示衆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衆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賣。不作賤。作麼生買。僧無

語臥龍代云和尚屬某甲禾山云是何道理趙州云明年與和尚作領布衫雪竇云雖然作家競買要且不解輪機且道南泉還肯麼雪竇也擬酬箇價直令南泉進且無門退亦無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別處容和尚不得

師云雪竇雖則見機而作爭奈諸方老宿高價相酬已屬別人了也山僧即不然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且待別時來還會麼牛頭南馬頭北

舉茱萸把一橛竹上堂云還有虛空裏釘得橛麼時有靈虛上座出云虛空是橛茱萸便打虛云莫錯打某甲茱萸休去雪竇云若要此話大行直須打了趣出

師云若要此話大行直須虛空釘橛忽有箇漢出來道虛空是橛且作麼生祇對水陵上走馬劒刃上翻身是我尋常用底若也放過你者一隊瞋睡漢向甚處摸索以主丈一時打趣

舉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則無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生死互相不肯

同上大梅相見了具說前事夾山問未審那箇親那箇疎梅云一親一疎山又問那箇親梅云且去明日來夾山至來日又問未審那箇親梅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云我當時在大梅失却一隻眼雪竇云夾山畢竟不知換得一隻眼大梅老漢當時聞舉若以棒一時打出豈止劃斷兩人葛藤亦乃爲天下宗匠

師云夾山通身是眼不辨親疎雪竇好肉剜瘡爭免傍觀者晒山僧道當時失却便休管取輝天鑑地

舉僧問保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時福云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雪竇云一千五百箇布襌保福較些子

師云說什麼較些子直是未在山僧道若要作雪峯弟子須是禮拜者僧始得何故日月易流

舉僧問長慶羚羊未挂角時如何慶云草裏漢云挂角後如何慶云亂叫喚云畢竟如何慶云驢事未了馬事到來雪竇云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衆生

眼長慶較豈子復云一般漢設使羚羊未挂角也似萬里望鄉關

師云雪竇眼觀東南意在西北大小長慶答話也不了雪峰山裏一千五百人善知識還曾夢見也未

舉僧問巴陵祖意教意同別陵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僧問睦州祖意教意同別州云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雪竇云問既一般答亦相似其中有利他自利瞞人自瞞若點檢分明管取解空第一

師云問既不同答亦有異因甚如此巴陵見雲門睦州見黃檗

舉趙州示衆云今夜答話去有解問者出來時有僧出州云北來拋磚引玉引得箇墜子法眼和尚遂乃舉問覺鐵觜先師意作歷生覺云如國家拜將乃問甚人去得時有人出云某甲去得云爾去不得法眼云我會也雪竇云伶俐漢聞舉便知落處然雖如此放過覺鐵觜夫宗師語不虛發出來必是作家因什麼拋磚引墜諸禪德要識趙州麼從前汗馬無人識

只要重論蓋代功

師云老趙州囊中獨據不動一塵忽然重整戈矛便見風行草偃直得盡大地人冰消瓦解覺鐵觜云如國家拜將甚人去得云汝去不得師云果然法眼云我會也師云識什麼好惡雪竇云夫宗師語不虛發出來必是作家因甚麼拋磚引墜師云若不酬價爭辨真偽

舉耽源辭國師歸省覲馬祖於地上作一圓相展坐具禮拜祖云子欲作佛去源云某甲不解捏目祖云吾不如汝雪竇云然猛虎不食其子爭奈來言不豐諸人要識耽源麼只是箇藏身露影漢

師云耽源大似當門獅子凜凜神威大小馬師元來小膽雪竇云要識耽源麼只是箇藏身露影漢誰道不驚羣

舉潞山問仰山甚處來山云田中來潞云田中多少人山插下鋤子叉手而立潞云南山大有人刈茅山拈得鋤子便行玄沙云我當時若見與踏倒鋤子鏡清云不奈船何打破岸斗僧問明招古人意在插鋤

處叉手處招喚某甲僧。應諾。招云：還曾夢見仰山麼？雪竇云：諸方老宿咸謂插歎話奇特也。大似隨邪逐惡。若據雪竇見處。仰山被瀉山一問。直待草繩自縛去死十分。

師云：諸方老宿與麼提持。雖則洞徹淵源。要見瀉仰父子相投言氣相合。則未可在。玄沙云：我當時若見。即踏倒歌子。師云：識法者懼。明招喚僧。僧應諾。招云：還曾夢見仰山麼？師云：猶較些子。雪竇云：仰山被瀉山一問。直得草繩自縛去死十分。師云：千年田八百主。

舉玄沙問僧：近離甚麼僧？云：瑞巖沙。云：瑞巖有何言句？僧云：長喚主人公。自云：諾。醒著他。後莫受人瞞。沙云：一等是弄精魂。甚奇怪。却云：何不且在彼中僧。云：瑞巖遷化也。沙云：如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雪竇云：蒼天蒼天。

師云：玄沙巧盡拙出。雪竇直處成迂。山僧若作者。僧待他道。如今還喚得應麼？但云：諾。待他擬開口。拂袖便行。非惟勦絕玄沙。問頭亦使瑞巖老人。

千載之下觀光有在

舉雪峰問僧：近離甚麼處？云：覆船峰。云：生死海未渡。爲什麼覆船？雪竇代云：久嚮雪峰。待者老漢擬議拂袖便行。其僧當時無語。歸舉似覆船。云：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雪峰。舉此語。峯云：此不是爾語。云：是覆船恁麼道？峰云：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閣黎事。雪竇云：能區能別。能殺能活。若也辨得天下橫行。

師云：雪峰好二十棒。當時待者僧無語。便寄與覆船。却較些子。及乎再來。後二十棒合是雪峰自喫。雪竇云：能區能別。能殺能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舉德山圓明示衆云：但有問答。只豎一指。頭寒則普天普地寒。雪竇云：什麼處見。俱胝老熟。則普天普地熱。雪竇云：莫錯認。定盤星。森羅萬象。徹下孤危。大地山河。通上嶮絕。甚麼處得一指頭禪。

師云：武帝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却升天。舉僧問南院從上諸聖。什麼處去。院云：不上天堂。卽入地獄。云：和尚作麼生。院云：還知寶應老落處麼。僧

擬議院以拂子。齋口打復喚僧近前云。令合是爾行。又打一拂子。雪竇云。令既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竇道。箇瞎且要雪上加霜。

師云。者老漢已是葛藤。不能折合。還知寶應落處。麼。僧擬議。劈脊便打。若是箇伶俐。衲僧便可全身。擔荷。光耀。蔡林令。既不行。千古之下。爭免雪竇檢點。良久。召大衆。衆擬議。拈主丈云。什麼處去也。

舉保福問長慶。盤山道。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忘。復是何物。據二老宿。總未得勦絕。作麼生道得。勦絕去。慶良久。福云。情知向鬼窟裏作活計。慶云。你作麼生。福云。兩手扶犁。水過膝。雪竇云。俱忘未忘。總由我保福。因什麼。道未得勦絕。酌然能有幾箇。諸人又作麼生。道免得。長慶在鬼窟裏。雪竇云。柳絮隨風。自西自東。

師云。俱忘未忘。灼然未得勦絕。大小長慶放過。保福當時待他道。作麼生得勦絕去。但云。情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教他保福進且無門退。亦無地直。饒雪竇要免。長慶在鬼窟裏。且緩緩。

舉大梅問毘盧。鼠聲謂衆云。卽此物非他物。汝善護持。吾當逝矣。雪竇云。者漢生前。莽鹵死後。瞞。預卽此物非他物。是何物。還有分付處也。無有般漢不解。截斷大梅脚跟。只管道。食程太速。

師云。卽此物非他物。老大梅可謂惺惺。雪竇云。者漢生前。莽鹵死後。瞞。預出三界二十五有去也。

舉雪峰示衆云。望州亭與你相見了也。烏石嶺與你相見了也。僧堂前與你相見了也。保福問。鵝湖僧堂前且致望州亭。烏石嶺什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雪竇云。二老宿是。卽是只知雪峰放行。不見雪峰。把定忽有箇衲僧出問。未審雪竇作麼生。豈不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還有望州亭。烏石嶺相見底。衲僧麼。良久云。擔板禪和。如麻似粟。

師云。雪峰把定處。二大老固是不知。當時若問雪竇。未審作麼生。祇對如今。師僧十箇有五。雙不知落處。山僧者裏。莫有別機宜。識休咎底。衲僧麼。卓主丈云。三十年後。

舉趙州問。大慈般若。以何爲體。慈云。般若以何爲體。

州呵呵大笑。至來日州掃地。次大慈却問般若以何爲體。州放下掃帚。呵呵大笑。雪竇云。前來也笑。後來也笑。笑中有刀。大慈還識麼。直饒識得。也未免喪身失命。

師云。前來笑與後來笑。較三千里。雪竇云。大慈還識麼。識得也。較三千里。

舉德山一日飯遲。自掌鉢至法堂上。雪峰見云。老漢鍾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德山便回。峯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舉令侍者喚巖頭。至方丈問。爾不肯。老僧那巖頭密啓其意。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巖頭到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何。雖然如此。只得三年。明招代德山云。咄咄沒處去沒處去。雪竇云。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有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得明日與昨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師云。德山被巖頭一拶。已是去死十分。何待三年。

後方始遷化。巖頭密啓其意。諸方咸作奇特商量。山僧如眼見鼻頭。敢謂德山只解瞻前。不能顧後。雪竇云。德山大似無齒大蟲。好手鑑不出。諸人要會末後句麼。柳絮隨風。自西自東。

舉雪峰一日見獼猴。乃云。者獼猴各各背一面古鏡。三聖便問。歷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峰云。瑕生也。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煩。雪竇云。好與二十棒。者棒放過也好。免見將錯就錯。

師云。大眾且道。三聖將錯就錯。雪峰將錯就錯。若也辨得。二十棒放過也不爲分外。其或未然。還我話頭來。

舉僧問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云。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到淨瓶云。却安舊處。著僧復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云。古佛過去久矣。雲門大師道。無朕迹。雪竇云。直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還會麼。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大忙生。

師云。雲門可謂光前絕後。大小雪竇錯下名言。一

手指天一手指地有什麼屎朕迹

舉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爲什麼不得他衣鉢山云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且道什麼人合得僧下九十六轉語皆不相契末後云設使將來他亦不受洞山深肯雪竇云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底必應是瞎還見祖師衣鉢麼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非但大庾嶺頭一箇提不起設使闔國人來且歎歎將去

師云與麼則者僧得他衣鉢了也且道還有分付處也無雪竇云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底必應是瞎山僧道若不將來爭知是瞎者裏參見祖師了三十棒自領出去

舉僧問投子依稀似半月髣像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子云道什麼云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子云閑言語雪竇云投子古佛不可道不知若點檢來直是天地懸隔纔問便和聲打

師云雪竇只知投子把定不知投子放行直饒檢點將來也是泥裏洗土

舉洛浦久爲臨濟侍者到來山問自遠移風乞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閹黎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云住住閹黎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無對山便打雪竇云者漢可悲可痛鈍致他臨濟他既雲月是同我亦溪山各異說什麼無舌人不解語坐具劈口便撼夾山若是箇知方漢必然明窓下安排

師云夾山說道理即不無爭奈不能塞斷人口何也不見道他既雲月是同我亦溪山各異還會麼一等共行山下路眼頭各自看風煙

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煩雪竇云可惜放過好與二十棒者棒一棒也饒不得直是罕遇作家

師云雪竇和泥合水與二十棒即不無若要扶豎雪峯驢年也未夢見在雖然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

舉伏牛爲馬祖馳書到國師處國師問馬祖有何言

句示人牛云。卽心是佛。國師云。是什麼話。良久再問。更有什麼言。句牛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云。猶較些。子雪竇代云。當時便喝牛。却問和尚。此間如何。國師云。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雪竇云。是什麼話。也好與一拶。見之不取。千載難忘。

師云。國師前頭也好。與一拶。後頭也好。與一拶。雪竇云。見之不取。千載難忘。喝云。是什麼話。話也好與一拶。

舉玄沙問鏡清。我不見一法爲大過患。你道不見什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者箇麼。沙云。浙中清水白米。從你喫佛法。則未在。雪竇云。大小鏡清被玄沙熱瞞。我當時若見。但只向道。靈山授記也。未到如此。

師云。鏡清被玄沙熱瞞。且置。只如雪竇與麼道。還契得他。玄沙也無拈起。主丈云。你諸人從江西湖南兩浙來。見主丈。但喚作主丈行。但行總不得動著。

舉先報慈問僧。近離甚處。云。臥龍。慈云。在彼多少時。

云。經冬過夏。慈云。龍門無宿客。爲什麼在彼許多時。云。獅子窟中無異獸。慈云。你試作獅子吼。看云。若作獅子吼。卽卽無和尚。慈云。念汝新到。且放三十棒。雪竇云。奇怪。諸禪德。若平展。則兩不相傷。據令則彼此俱險。還點檢得麼。

師云。雪竇能區能別。縱奪可觀。檢點將來也。只扶得者。僧要且未見報慈。慈在山僧。當時若作報慈。你試作獅子吼。看。擬開口。劈脊便打者。僧若是真獅子兒。善能哮吼。其或不然。管取跳不出。

舉船子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光明。歸雪竇云。者漢勞而無功。忽若雲門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又作麼生免。此過良久云。莫謂水寒魚不食。如今釣得滿船歸。師云。將謂者老漢有多少奇特。拈主丈云。祖師鼻孔在者裏得也。錦鱗紅尾滿載歌謠不得也。明月清風一竿脩竹。總不恁麼時。如何須知。遠煙浪別有好思量。

舉投子問巨榮禪客。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挂諸方。

耳目何用要見山僧。僧云到者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子云出家兒得恁麼沒碑記。僧遶禪床一匝而出。子云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雪竇云也不得放過。纔轉便與擒住。便喝是誰不甘。若跳得出不妨是一員衲僧。

師云投子一言半句不可道。無在諸方只是不通。檢點僧云者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水不可借路。雪竇云是誰不甘穿過鼻孔。若跳得出未必善。因而招惡果。

舉祖師道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雪竇云主丈子是塵。有甚麼過。過既無。應合辨主。所以道糞掃堆上現丈六金身。且拈在一邊。亦肉團上壁立千仞。又放過一著。直饒八面四方正好連架打。

師云雪竇盡令提綱。爭奈事不孤起。山僧即不然。主丈子是塵。覺亦不可得。還會麼。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舉古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忽若有個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祖佛言教是什麼熱碗。喝。

聲便請高掛鉢囊。拗折主丈。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主丈。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爲師。

師云者老漢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眼裏著不得沙。耳裏著不得水。什麼處是無事道人。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者般漢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後遇著本色衲僧。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人中一人受救具眼者。辨取。

重拈雪竇舉古一百則。因溫陵宣首座有請而作。非所謂妄擬前脩圖誇後學爲自得也。昔已菴嘗謂拈頌之作。始於汾陽。暨雪竇宏其音。顯其旨。汪洋乎不可涯。後之作。者馳騁雪竇。不顧道德之奚若。務以文彩煥爛。相鮮爲美。使後學不見古人渾。

淳大全之旨云云。然道德懸遠弗逃先聖之譏。又彩相鮮決非愚事。惟徑截省要處。揭示直指之傳。恐無愧於抑揚云爾時。

皇慶壬子孟夏休居叟書于開元娑羅室

法語

示海首座省母

父母未生已前。便有報德酬恩一句。如天之高。如地之厚。如日月之明。如虛空之廣。雖千佛出興。相共讚揚。止是明建立邊事。若欲窺其涯涘。辨其端倪。鞠其旨歸。窮其蘊底。經無量劫。止益疲勞。入海算沙。有何利益。是故從上若佛若祖。乘大願輪。遊人間世。最初一著。莫不一一用金剛正印印定。然後無差脫略。萬緣等觀。三世無有我人。衆生分別影響之異。然後示以生死涅槃。捨身受身。出此沒彼。所謂種種幻化。悉生我心。猶如片雲點太清。裏殊不知我王庫內。寔無是刀祖師云。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此言極爲切要。伶俐漢纔聞。舉著便可。

如白衣拜相。更不循途守轍。歷涉階梯。然後轉向那邊。回天關立地。軸掀翻聖凡。窠窟截斷生死根株。無一法不是真乘。無一物不爲妙用。孚上座問鼓山。父母未生已前。鼻孔落在甚麼處。鼓山云。卽今生也。鼻孔在甚麼處。孚上座不肯。乃云。你問我鼓山理前問孚上座。但搖扇而已。信知此事。已眼洞明。脚跟下虛豁豁地。拈將出來。迥然殊特。只如鼓山云。卽今生也。鼻孔在甚麼處。若向者裏著。得隻眼。便見祖師云。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亦乃如十日並照。目前萬象。森羅四聖。六凡長短。纖洪瞞他一點不得。直饒孚上座不肯。也是抱橋柱澡洗。若更向搖扇處卜度。以當向上宗。乘轉沒交涉。个事如紅爐片雪。直是無一絲毫。猶恐坐在無魂必死之地。何況有佛有祖。有冤有親。有恩可酬。有德可報。縱經塵劫。欲知父母未生已前。鼻孔落處。終莫能得。畢竟如何。撒手到家人。不識更無一物獻尊堂。

示機侍者

古人流通佛祖言教。垂示後學。有抽釘拔楔。解粘去。

縛之妙。至於周旋返覆。逸格變通。如轉圓石於萬仞之崗。而壽後世者。無他焉。蓋欲脫去情執。勝負知見。解會置人於空勞勞淨保。保洒洒落落。無爲無事。大解脫之場也。今則不然。動有所礙。世智聰利者。有辯強自勝之殊。枯木寒灰者。墮寂默馳求之異。觀其措置靡不自謂從上爪牙。殆乎臨機應變。觸境遇緣。未嘗不是黑山鬼窟。下活計也。此事決非造次要在。當人領略時。灼然諦當。然後二六時中。無絲毫滲漏。方可就人決擇。尙恐爲知解風所吹。其珍蓄寶秘。不肯放捨。爲將來大病。況根本不實。造詣未至。而欲究明斯事。何異蚯蚓之舞。欲昇煙雲而變化。其可得乎。看他馬祖百丈。黃檗臨濟的的相承。潛符密契。顯示此箇法門。直是嶮峻。至於臨機八面。獨脫無依。所謂周旋返覆。逸格變通。如轉圓石於萬仞之崗者。豈徒云哉。

示性上人

趙州狗子無佛性也。勝猫兒十萬倍。此五祖老人向生佛未具已前。孤迥迥巍巍處。單提者一著子。務

要絕羅籠脫知解。以自證自悟爲期。豈淺近浮習。馳騫言語立機立境者。彷彿於其間哉。近時以來。多不本所自。惟只向情意識卜度。所謂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如今若要易見。但於脚跟下。洞照自己本分一段靈光。父母未生已前。常坦赫地。至於今日。何曾昧却絲毫。古人云。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與麼說話。豈不是龍馳虎驟。香象渡河。獨脫無依。威德自在者也。

示本禪人

道本無言。言言見道。法無所著。處處皆真。乃從上佛但之微猷。非今時淺根之窠窟。務要存心確實。於二六時中。以透頂透底。徹骨徹髓。爲期則悠久自然。成辨是他上根利智之士。初無他術。但能一刀兩段。直截無疑。全體承當了。無依倚。然後指揮佛祖。排斥衆魔。吞燄乾坤。隨處建立。更不尋枝摘葉。帶水拖泥。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所以麻三斤。乾屎橛。杖林山下。竹筴鞭。楚王城畔。東流水之類。是皆破妄。纏出見刺。超名相。離垢染。絕解路。去情執之要徑也。

示慧禪人

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此豈離言說而求其根本。充實理地。精至而純。一無雜哉。要在猛利一徑截斷。然後將古人言句。密切提撕。畢竟是什麼道理。所謂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與麼會得。一大藏教。無一法可當情。德山棒。臨濟喝。颺向糞掃堆頭。全體是箇大解脫人。何處更有情量境界。差別機緣。透脫不透脫。耶。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除非知有。莫能知之。

示慧禪人

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說即不無了。即不可須知。道三世諸佛。是未了底。六代祖師。是未了底。天下老和尚。是未了底。與麼會得好。一員無事衲僧。只如盡乾坤大地草木叢林。盡是千佛一數。且道是了耶。不了耶。衲僧家到者裏。直得機如掣電。眼似流星。掣起便行。卒摸索不著。所以從上諸老宿。拈一機示一境。無非向生佛未具。已前單提者。一著子。務要存心直截。不在多端才涉思量。即成窠臼。豈不見臨濟侍德

山山云。老僧今日困濟云。者老漢寐語作什麼。德山擬拈棒。臨濟便掀倒禪床。二大老如奔流度刃。不犯鋒芒。截鐵斬釘。豈容擬議。如今諸方商量。只管說照用同時。賓主互換。咄。白日青天。切忌寐語。

示念禪人

道無迷悟。法離見聞。直下承當。猶存窠窟。若要乾坤坐斷。應須撒手懸崖。從教鐵壁银山。管取當頭裂破。脚跟下穩實手。面上玲瓏至觀面。臨機之時。著著有出身之路。是故從上老宿。提持个事。深不容易。臨濟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德山到龍潭。吹滅紙燭。便云。從今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雪峰問玄沙。備頭陀何不遍參去。玄沙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是皆一一契證。若佛若祖。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之妙。此道荒涼。無甚今日。年來師僧。看不上眼。十年二十年。出叢林入保社。名字行脚。本非正因。因其間一箇半箇。稍若知非。無非影響相承。被人挨拶。將來便見水消瓦解。間有亂呈懣袋。問渠臨濟。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意旨如何。便云。識取鉤頭意。

莫認定盤星。德山見龍潭。吹滅紙燭。因什麼便道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答云。脚跟下黑洞洞地。雪峰問。備頭陀何不遍參去。玄沙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時如何對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如斯見解。凌辱宗風。未能一念回光。一味食人涎唾。若解頓忘。知見洞徹。淵源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與他老宿把手共行。二六時中。全體是箇大解脫人。纖塵不立。凜凜孤危。不受差排。豈容近傍。便見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從教千聖出來。直是搆他不著。

示與禪人

五祖和尚云。山僧十數年海上參尋數員。尊宿自謂千了百當。及至浮山圓鑑會中。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咬破一個鐵酸餚。直得百味具足。且餚子一句作麼生。道花發雞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以向堦前。闌不休者。老漢懸羊頭。賣狗肉。徹骨風流。熏天臭氣。簫沒臨濟家私。凌滅楊岐宗旨。致令後代兒孫。不能直截根源。惟務尋枝摘葉。所

謂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者是也。如今諸方商量便道。雞冠花詩。即是餚子一句。謂之天然標格。絕世提持。全明向上。爪牙徹證。佛祖巴鼻。或謂不是。餚子一句。一味伴驛。詐啞指。柳罵桑。得路便行。不循途轍。不然則二俱不涉。謂之獨弄單提。栗棘金圈。拋來擲去。顯臨濟無位真人。提殺活金剛寶劍。是皆鑽龜打瓦。意識搏量。摸象衆盲。異端競起。如今若要易見。但向五祖百味具足處。直下覷破。自然伎倆忘心。路絕全心。卽佛全佛。卽心非惟坐斷五祖舌頭。抑可與三世諸佛六代聖人。天下老和尚。同一心知。同一眼見。七出入沒。獨步大方。如師子王。得大自在。其或不然。但看今年二三月。滿城開徧牡丹花。

示見侍者

佛祖大事。有志之士。決欲究明。其所稟器質。迥然不同。纔出頭來。便知生佛未具。已前一著子。自證自悟。自作爲自建。立未嘗有毫髮許道理。從外來也。五祖和尚云。十二時中。如靠一座須彌山相似。此言極有

深旨所謂須彌山者。卽是生佛未具已前一著子也。德山未到龍潭時。早知有此一著。纔入門。未曾相見。便云。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見。渾鋼打就生鐵鑄成。無過此語。龍潭云。子親到龍潭者。箇便是將德山向平地上掘坑埋却。且不驚天動地。若是透不過底。直是礙塞殺人。又何用奪鼓掣旗展劍。刃上事。然後謂之明殺活也。至于吹滅紙燭。豁然大悟。燒却疏鈔。出大言牌。是皆熟睡饒嘈語耳。後至濟出著草鞋背法堂。便去。又是第二頭矣。一日。小參不答話。有云。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德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便打。德山云。汝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德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若不知有者。一著子又焉能如此。疾談過風。不容擬議者耶。雪竇云。德山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諸人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雪竇天然氣槩。逸格提持。惜乎不辨來風。非惟不識者。僧抑亦蹉過德山不少。雖然。參學人切忌向者裏釘椿。搖櫓見侍者。來自新羅。妙齡英發。險阻艱難。歷涉殆

◆子參子

◆左翼尤

盡孜孜爲道。愈篤愈勤。其所守確乎不可拔也。訪子於隆祖塔左。以已事見扣。然宗門大事。賴有力者相與扶持。古人有雖老不敢寧居。逸體惟談禪病。以警來蒙之說。予智識荒涼。豈敢妄攀先哲。因其來問。語意至誠。不得不爲觀縷也。

珍藏主自菴說

珍藏主以自菴爲稱。求說於予。予固無舌而不能說也。然無舌而說。豈萬象森羅。雖然在吾耳目之間。而能替吾說耶。夫自菴者。蓋自己清淨廣大虛徹靈明。蓋天蓋地。包含法界。本有之菴也。故能以生死涅槃。眞如佛性。爲關鑰。三界二十五有。爲戶庭。十八處爲堂奧。四大五蘊爲家具。要在當人於二六時中。與一切人把手共行。出入無間。常時虛豁豁地。則通上徹下。直截無疑。穩坐家堂。受用自在。豈復上他門戶。別有對待。而使吾行住坐臥。不能確實哉。石頭和尚云。菴雖小。含法界。方丈老人相體解。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聞之。必生怪原。其古人所自。必欲後人傳持。佛祖正命之道。不愁無佛。但愁無衆生也。衆生與佛是

一是二居此庵者爲吾辨之

重刊汾陽和尚語錄疏

昔風穴和尚謂首山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于地矣。觀此一衆。雖敏者多。見性者少。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捨。風穴高提祖印。向千聖頂額上下者一著。不妨嶮峻。其奈首山言前領旨。格外明宗。直下承當。不存毫髮。泊風穴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而首山宏機捷出。拂袖便行。如淵之深。嶽之聳。所謂唱愈高。而和愈峻也。汾陽禪師出首山之門。弄西河獅子。奮出窟爪牙。哮吼一聲。群魔屏迹。梵僧請法。卽爲敷揚。曼玉鏗金。超聞離見。六人。大器具在典章。耀古騰今。蔡林標格。家法來從。有自正音。其可無傳。在昔固已。刊行歲久。遂成湮沒。天台子聰藏主。靈機夙契。宗匠親承。慨祖室之長冥。惜眞風之不振。握驪珠。擬澄滄海。執慧斧。欲伐邪林。募緣重刊。垂惠後學。余嘉其志。故發緒言。希聞見而樂從。庶有光於祖道也。

示梵藏主

大力量人。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明眼人落井。此是松源老祖。向千聖著眼不及處。捩轉面皮。直教盡大地人寒毛卓豎。自古至今。多少人向者裏窺覷。無由未免。東卜西卜。殊不知拋却自己家珍。去尋瓦礫。及至入般涅槃。自知平生做盡伎倆。百醜千拙。無著慚愧處。却云。兄弟久聚。正路行者有之。而不能用黑豆法。難以荷負。正宗臨濟佛法。到此平沈。痛哉。痛哉。此又是第二頭矣。先育王云。你若是一箇一刀兩段底漢。黑豆法有甚難用。智門和尚云。黑豆好合醬。只者便是平生肝膽。向人傾相識。猶如不相識。參學人到者裏。如何著眼。自非心機路絕。照用都忘。動靜施爲。渾成大用。未免容易了却。所謂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風規。亦今時樞要。當頭坐斷。左右逢原。妙用縱橫。透頂透底。雖然如是。大力量人。因甚麼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在甚麼上。明眼人。因甚麼落井。直饒不動口。不搖舌。不作伎倆。一一繩索得來。我更問你作麼生。是黑豆法。

示嚴維那

言無言。言行無行。行修無修。修證無證。證會者近爾。迷者遠乎。此是釋迦老子在鹿野苑中爲五比丘初說四諦法也。後之學者讀之甚多。會之甚少。會而行之亦復少矣。然而稟質昏昧。習性怠墮。固不在言天寶明敏理地精至者。動有所礙。此病非特今時有之。古之英特超詣之士。未嘗不墮斯轍。阿難多聞不證。無福驚子滿智。未徹法源。至於黃梅七百高僧。世智辯聰。俊偉奔軼。莫不有之。及乎呈偈投機。遂有不識字行者。信口發言。情人書寫。有菩提無樹。明鏡非臺之句。驚動一時。然亦不知說何法也。及至夜半傳衣而七百高僧疑情未決。竟欲奪取。遂至大庾嶺頭而明上座最先及之。盧行者以不思善惡本來面目之語詰之。而明上座因時發露。本地風光。方知密意不從人得。若以明公之博識遠見。名稱普聞。嘗爲七百龍象所推較之。盧行者不識一字。何止霄壤之遠。然聖賢示化。由本願力。隨衆生心。現殊勝事。當隱顯不測之際。而成就此無上最勝第一義門。決非細事。況此事不在心機巧智。只要根本充實。以徹證爲期。然

後遇著本色宗匠。不近人情。施以惡辣。自然成辦。然後奮大機顯大用。向千聖頂額上揭示不可示之宗。提持不可持之要。直下如生鐵鑄。就難千佛出。真要且移換他一絲毫不得。德山和尚云。毫釐繫念。三途業因。警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與麼說話。可謂上無攀仰。下絕已躬。正體堂堂。纖塵不立。如今若要直下無疑。不用如之。若何便請一時領取。若更問道。領箇什麼。我也救汝不得。

楞嚴經授天錫郭山長

天錫山長郭公。爲鄱江椽吏。去湖寺密邇。與予爲方外友。凡過從。臺言論至情。眞義篤處。必脫略邊幅。能以吾佛祖無上妙圓之道。增益重信。開發正見。在塵勞中。不與萬法爲侶。眞大丈夫也。況淵才雅思。卓冠古今。悉自天稟。又非時輩所及。嘗謂之曰。士大夫去古既遠。不能深造遠到。良由一念迷妄。背自本心。流入諸趣。於一切違順境界。差別因緣。透脫不行。自作障礙。是故世尊在室羅筏城。住大精舍。直授阿難

首楞嚴王具足三昧。揭示此心。真實虛妄。如大日輪昇大虛空。使一切有情無情。無不觀其清淨光明。徹證此心不生滅地。然而此經傳至中國。幾數百年。自非夙習大乘。則不能信受。觀公所存。若合符節。妙圓超悟。正在斯時。果能探蹟精通。超情離見。然後逢緣遇境。管照一如。所謂在家菩薩。與裴相國楊大年李駙馬輩。同入清淨無爲法性海中。轉化有情。利行一切。不爲虛出頭也。予既授此經。復書此以勉其進。

示啓侍者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從上佛祖言教到者裏。一時裂破古今淨盡物我俱忘。如斬一縷絲。一斬一切斬。千劫萬劫不壞不移。然後無絲毫過患。便可回天關。轉地軸。向千聖頂額上拈出一機。萬靈仰望不及處。拶出父母未生已前面目。直是風凜凜。地方可稱爲大解脫人。脚跟下十字縱橫綽綽然有餘裕也。前聖後聖建立門庭。例皆如此。近世學者。不本宗乘。向外馳求。自爲虛誑。及乎歇得。馳求到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未能轉向那邊。至竟遺成莽鹵。從上來事。儘有生。

涯睦州和尚云。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得箇入頭。不得孤負老僧懸崖撒手。正在斯時。纔涉思量。卽落第二者裏。全心卽佛。全佛卽心。十二時中。隨分著衣喫飯。便是沒量大人也。

示侍侍者

從上來事。不異如今。但了目前。別無他解。目前不了。便見紛紛。纒隱顯殊途。千差萬別。必欲究其旨歸。何異守株待兔。是故若佛若祖。提持箇事。惟大智方明。至觸境遇緣。靡不成現。壯士展臂。不假他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到者箇田地。正好退步。就已措磨。雖不動地。驚天。直是欺賢罔聖。豈不見雪竇和尚云。明眼人沒窠臼。我且問你。各從臨濟德山下。來棒喝。向你不能施語言。向你用不著我。既如是你。合必然作麼生。露箇消息。令雪竇知。你是箇風吹不入。漢雪竇全機出沒。獨弄單提。檢點將來。正是就地彈雀。決要做他雲門直下兒孫。欲露箇消息。然後知是風吹不入。漢政不必問人也。畢竟如何。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示俊禪人

叢林凋弊。此道荒涼。提待佛祖。向上綱要。固難其人。大心衲子。於日用現行。常存正念。必欲尋師。決擇直。到不疑之地。尤不易得。是故從上若佛若祖。單提箇事。只責目前。纔涉思量。便沒交涉。所以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到者。裏坐斷報化佛頭。直下無第二念。所謂靈鋒寶劍。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是皆不得已而爲之。見人不會。又來下面著箇注脚。云若能殺人。不能活人。此人有眼無耳。若能活人。不能殺人。此人有足無目。全機不動。覲面相呈。直截根源。壁立萬仞。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古林和尚語錄卷第三

古林和尚語錄卷第四

小參普說

解夏小參。僧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是衲僧分上事。不是衲僧分上事。師云。拈却門前大案山。進云。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師云。金剛腦後鐵蒺藜。進云。只如教中道。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如何是無諍三昧。師云。放你三十棒。進云。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僧問。記得昔日。舉上座。見瑯琊。瑯琊問。近離甚處。舉云。兩浙瑯琊。云。船來陸來。舉云。船來。瑯琊云。船在甚處。舉云。步下。意旨如何。師云。開口見。臈進云。瑯琊云。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如何。是不涉程途。底句。師云。前不迭村。後不迭店。進云。只如舉上座。以坐具。臈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又作麼生。師云。焦磚打著連底凍。進云。後來瑯琊問侍者。此是甚麼人。侍者云。舉上座。瑯琊遂親下。旦過問云。莫是舉上座麼。莫怪適來相觸忤。作麼生是觸忤處。師云。爛泥裏有刺。進云。舉上座。喝。

云長老何年到汾陽。我在湖中早聞你名。見解如此。何得名喧宇宙。瑯琊遂作禮云。某甲罪過。那裏是他罪過。處師云。若不登樓望。安知滄海深。進云。後來大惠和尚道。二大老相見。如日月麗天。龍象蹴踏。未審還端的也。無師云。土上加泥。又一重進云。瑯琊後遇慈明。舉此話。慈明云。舉見處才能自了。是汝負墮。爲復肯伊不肯伊。師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進云。可謂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獐師云。無人處。研額望。汝僧禮拜。師乃云。秋初夏末。東去西去。萬里無寸草處。去出門便是。草擬向甚麼處去。古人。事不獲已。開却通天大路。又謂之清淨大寂滅海。與諸人同出同入。初無絲毫差別。彼我之相。直下會得。九十日內。功不浪施。明朝自恣之辰。一任東去西去。只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何故。蓋爲諸人未曾踏著者。一路子。所以前頭大有事在。雪峰云。盡大地是解脫門。把手拽不入。雲門云。盡大地是解脫門。枉作佛法。會却一處不通。兩處失功。兩處不通。觸途成滯。山僧道盡大地是解脫門。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盡在

裏許。汝諸人亦在裏許。拈主丈云。主丈子亦在裏許。且道還有不在裏許者麼。良久喝一喝云。空將未歸意。說向欲行人。

冬至小參。霜凝冰凍。陰極陽生日南長至。吾道大亨。拈主丈云。主丈子橫山河大地。一時橫主丈子豎山河大地。一時豎主丈子不橫不豎山河大地。自山河大地。燈籠自燈籠。露柱自露柱。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只如雲門大師道。拈燈籠向佛殿裏。將山門來。燈籠上蝦蟇躡跳上天。蚯蚓驚過東海。是常住耶。非常住耶。日東上月。西沒循環。三百六十幾箇解知。窠窟窠窟。不知絕毫絕釐。庭前石笋抽條。也會見高枝宿鳳雛。復學僧問靈雲。如何是佛法大意。雲云。臨煬砧井底種林檎。僧云。學人不會。雲云。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大慧和尚云。者箇公案。自古至今。無人拈出。山僧不惜口業。更爲注破。臨煬砧井底種林檎。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師云。大衆靈雲答者。僧話且道。與臨濟在黃檗問佛法的大意。二度喫六十主丈。是同是別。若道是同法。無同相。

若道是別佛法豈有兩般常愛大慧云我者裏說蚌蛤子禪開著口便見心肝五臟只者便是雖然也是大都城裏撮馬糞漢

除夜小參却物爲上逐物爲下敲骨打髓指鹿爲馬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豈不見臨濟在黃檗三度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與化於大覺棒頭深明黃檗意旨且道是什麼話白雲從年頭數到年尾從上若佛若祖無一箇不是依草附木若盡令而行盡大地直須荒却所以道隨汝顛倒所欲卽今是臘月三十日明朝依舊慶賀新年山門頭佛殿裏禮拜燒香伏惟安置

解夏小參九十日長期告滿二千年舊話重圓然則修證在人本無處所無縛無脫不卽不離於此證中畢竟無證殺之與活盡屬菩提生與不生俱名般若若南天台北五臺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拈須彌山稱作十二兩海神知實不知價拽占波國共新羅鬪額王母晝下雲旗翻看看古岸何人把釣竿復學古人道九旬禁足魚遊網三月安居

鳥入籠生殺盡時蚤作蠶如何透得者三重師卓主丈云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士

冬至小參羣陰剝盡一陽復生天地陰陽有去有來日月星辰有明有晦山川草木有盛有衰江河溪沼有盈有竭惟我衲僧分上初無如是般事與麼與麼昔年覓火和烟得今日擔泉帶月歸不與麼不與麼在家疑是客別國却爲親與麼中不與麼畢竟水須朝海去不與麼中却與麼到頭雲定覓山歸這箇說話通人分上如十日並照孰不觀其清淨光明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盡在光明裏轉大法輪所謂人具足各各圓成不涉安排隨處建立若也情存限量未達其源管取十箇有五雙不知落處時不逮古大法凋零諸方踞曲禾木底老師自己參學既是不明無過只是瞎人眼目雖有荷擔佛祖扶教學者之心終莫能得以故日疎日遠入我法中殊無利益山僧今夜不是屈汝諸人直是據實而論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汝諸人作麼生會到者裏既會不得則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如何是自由去所以德

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高菴見僧不會便搗住云。父母生汝身。師友成汝志。無飢寒之迫。無征役之勞。於此不堅確。精進成辦道業。他日有何面目見父母。師友乎。山僧十三上爲僧。見老宿舉此話。不覺涕淚俱下。便知有出生死超凡聖。報佛祖深恩。一著子及乎上人門戶。遇善知識。可以師表。即便放下身心。以徹證爲期。如是二十年間。孜孜孜孜。未嘗覺捨。後到先育王會中。稍知觸淨信之此事。深不容易。須是宿有根本。不假栽培。才出頭來。自然迥別。六祖大師云。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父母未生已前本來面目。驀拈拄杖云。大衆見麼。無頭無尾。黑似漆。洞山道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好與三十拄杖。何故。曹溪波浪如相似。無眼平人被陸沈。卓主丈喝一喝。

除夜小參。黑蟻旋磨千里錯。巴蛇吞象三年覺。海壇馬子大如驢。潘閭倒騎嶺折角。便與麼去。知時識節。歲盡年窮。北禪烹露地白牛。山僧也隨例顛倒。直得神和道合。賓主混融。明朝慶賀新年。各各起居輕利。

然雖如是。只如多處添少處減。趙州東壁挂葫蘆。金剛手中八稜棒。且道明甚麼邊事。擊拂子云。不是李將軍。誰識南山虎。復舉丹霞問龐居士云。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士云。如法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霞云。若是宗眼。著不得。龐公士云。在你眼裏。著霞云。某甲眼裏。窄何處安身。士云。是眼何窄。是身何安。霞休去。士云。更道一句。便可圓却。此話霞又不語。士云。就中一句。無人道得。師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丹霞休去。可謂力敵勢均。惜乎不能圓却。此話大似弓折箭盡。山僧者裏。卽不然。昨日事拈放一邊。今日事不用學。著明。日事還有人道得麼。若也道得。宗通眼活。著得千百箇龐公。若道不得。莫道丹霞眼窄。無處安身。直饒通身是眼。八面四方未免一時窄却。開元入寺小參。舉雪峰問德山。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爲人。後僧問雪峯云。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峰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五祖拈云。如今說與透未過者。有兩人從東京來。問伊。近離何處。却云。蘇州。便問蘇州事如何。伊云。一切。

尋常雖然瞞山僧不過何故只爲語音不同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師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自己流來還同瓦礫老東山依模脫塹殊不知二大老正是食飽傷心雖然既是東京來因甚却說蘇州話

冬節小參僧問羣陰剝盡一陽復生時節因緣請師指示師云風不來樹不動進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師云闍黎失却鼻孔進云德山小參爲甚麼不答話師云人貧智短進云趙州爲甚麼却答話師云馬瘦毛長進云二大老州縣相似鄉談不同師云且道我卽今是答話是不答話進云來朝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師云只恐不是玉卮禮拜師乃舉洞山冬夜喫菓子次問泰首座云有一物上挂天下挂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甚麼處泰云過在動用中山遂喚侍者撥退菓卓師云這箇說話在今諸方每至冬夜未嘗不拈出注解一上然於正文未曾道著一句有底道洞山只見雞頭利不見鑿頭方抑屈人作麼有底道不惟泰首座不得菓子喫要且盡大地人皆不得喫成人者少敗人

者多殊不知洞山有旁正回互不犯底手脚直饒泰首座道不在動用中也不得它菓子喫良久云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

除夜小參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釘釘膠粘進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蟻子不食鐵進云如何是偏中正師云苔封古殿進云如何是正中偏師云草滿法堂進云如何是兼中至師云日上月下進云如何是兼中到師云截水停輪進云如何是正中來師云獼猴戴席帽進云五位君臣蒙指示夜明簾外事如何師云趁曉不歸家黃昏看日出僧禮拜師乃云年窮歲盡水肅霜寒門前爆竹聲喧堂上燈光晃耀是四序遷流之日當三陽未肇之時諸人簇簇上來山僧口喃喃地露柱燈籠鬪爭光彩迦葉維衛共展神通諸佛無上妙門普請大家證入日不待火而熱須彌山上白浪滔天月不待風而涼畢鉢巖前清風滿座未有世界早有此性擺手入長安世界壞時此性不壞一舉四十九如斯舉唱足可流通其或根思尙遲便見和泥合水拍禪牀云人窮不到金剛際未免

區區役路途

解夏小參良久云。問話既無不可。只恁麼休去。白日青天。且聽山僧寐語。汝等諸人有眼者。見有耳者。聞見。歷然直下。是箇甚麼。以拂子擊禪床云。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向者裏百雜碎。直得四月十五日。已前所得安居法門。如夢如幻。如影如響。及至七月十五日。已後。雖則解却布袋。各證自恣。三昧亦皆如露如電。如空如風。於其中間。正當七月十五日。覓其絲毫真實之相了。不可得。所以道。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又擊拂子云。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盡在者裏說。偏說圓說。頓說漸說。權說實說。至於十方世界。若草若木。若凡若聖。有情無情。莫不承其恩力。及說一切衆生。本來空寂。一切語言。本無實相。二六時中行住坐臥。著衣喫飯。本自現成。眞如解脫。神通遊戲。本自具足。心源不悟。逐相隨名。起妄迷眞。造種種業。德山棒臨濟喝。亦不出者箇時節。雪峰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

請看喝一喝云。切忌話作兩橛。復舉疎山到潞山。開示衆云。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頭上坐。聲色頭上臥。疎山出問。如何是不落聲色句。潞山豎起拂子。疎山云。此是落聲色句。潞山便歸方丈。疎山不契。遂辭香巖云。某甲與和尚無緣。香巖云。有何因緣。不契。試舉看。疎山舉前話。香巖云。我有箇語。疎山云。試舉看。香巖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疎山云。元來此中有人。乃囑香巖云。師兄向後若有住處。某甲却來相見。後潞山問香巖云。問聲色話底。矮閣黎在麼。香巖云。已去也。潞山云。向子道甚麼。香巖云。某甲亦曾答他來。潞山云。試舉看。香巖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潞山云。它道甚麼。香巖云。他深肯之。潞山笑云。將謂者矮子有長處。元來只在者裏。此子向後若有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師云。疎山既不落聲色。必應別有生涯。及乎到香巖面前。又只和泥合水。雖然還免得。潞山失笑也。無後來應。菴和尚道在。今天下討一箇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底。正如掘地覓天。何況更要會他。潞山說話。不言可知矣。果然大抵宗師爲人言不

虎發然疎山既不能坐斷舌頭在應菴又豈免隨邪
逐惡諸上座山僧者裏放一線道墮在聲色堆中把
斷要津一任諸方檢責

除夜小參僧問萬煅爐中鐵蒺藜等閑拈出要人知
雖然四海平如鏡畢竟同誰話此機師云者裏著不
得進云靈雲見桃花悟道立沙爲甚麼道諦當甚諦
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師云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
進云只如滄山道從緣入者永無退失善自護持又
作麼生師云月裏仙人巧畫眉進云只如靈雲道三
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
直至如今更不疑意旨如何師云日出連山進云如
何是三十年來尋劍客師云垂鉤不著餌進云如何
是幾回落葉又抽枝師云過水不穿靴進云如何是
自從一見桃花後師云頂門無竅進云如何是直至
如今更不疑師云波斯入關市進云萬古碧潭空界
月再三撈攪始應知師云我害痴僧禮拜 師乃云
今夜年盡月盡日盡世事悠悠何時是盡明朝年新
月新日新千變萬化又見重新所以窮則變變則通

垂鉤四海只釣獐龍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諸人固是
不知若得聲和響順各守祖父田園知道飯是米做
免向瞎驢邊滅却吾宗卓主丈云從前汗馬無人識
只要重論蓋代功

永福入寺小參紅塵關市十字街頭百草頭邊孤峰
頂上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直得萬機休罷
千聖不攜聲前非聲色後非色檢點將來正是觸骸
前妄想借使打破觸骸揭却腦蓋踢倒須彌踏翻大
海脚跟下推勘得出也是落七落八通方上士出格
高人除非自有生涯終不守他窠窟現前大眾翼善
參詳山僧二千里水陸間關來此聚頭不爲別事
復說偈曰處世行藏各有由老來誰不愛心休爲圓
鄮嶺先師話來結鄱陽衲子鐵毬毬但隨他逐浪錦
鱗終是解吞鉤相逢試把家私展蜜菓時懸檠樹頭
冬至小參形與未質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名起未名
無位真人突出難辨頂門上時時顯現眼睛裏處處
縱橫舉拂子云看看德山臨濟來也有權也有實
也有照也有用佛來也打祖來也打且道還會打著

也無豈不見興化道我在南方行脚一遭主丈頭未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花根本艷虎體元斑子細檢點將來也是死水裏浸却及到大覺被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却言我在大覺棒頭方知深明臨濟先師在黃檗喫棒底道理者箇便是打著底樣子所以拈金百鍊要須本分鉗鎚山僧七五年前也曾舉此話來有云興化氣字如王因甚向大覺棒頭方始發明臨濟在黃檗喫棒底道理我者裏主丈子走遍四天下撥著一箇便是會佛法底他時後日免得遞相鋪置有底便道山僧只解扶強不能扶弱殊不知自有分付處兄弟時光可惜不易來此聚頭只知者邊那邊豈解知慚知愧古人小參謂之家教在今諸方大段不同須要起模畫樣方爲格外提持暨乎本分商量未免麻纏紙疊從上諸聖豈無方便爲人一千七百祖師機緣盡是控你諸人入處若要乾坤坐斷透格超宗截鐵斬釘不通凡聖須是沒量大漢始得陰陽消長日月遷流焰發冰河花開確著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總不干諸人分上事久立珍重

除夜小參僧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除夜小參請師說法師云舊歲已隨殘臘去新年又逐早春來進云時光易變人驚老歲序循環無了時師云也要你知道進云古人道小參謂之家教還端的也無師云笑殺傍觀進云學人今夜一一請問師還許否師云過者邊著進云僧問古德如何是衲衣下事德云臘月火燒山意旨如何師云滿耳滿眼進云雪竇頌云臘月燒山萬種千般翹松鶴冷踏雪人寒達磨不會大難大難還契他古人意也無師云前不迭村後不迭店進云和尚頌云臘月火燒山一身天地間昨朝愁已遣今日且歡顏畢竟與雪竇是同是別師云莫謗山僧好進云一等共行山下路眼頭各自看風煙師云高著眼進云北禪分歲烹露地白牛澹湖分歲對人天說法還有優劣也無師云蝦跳不出斗進云騰身直入威音外不怕闍王索飯錢師云只恐不是玉進云買鐵得金一場富貴便禮拜師乃云不知月之大小不知歲之餘閏衲僧家道我是祖師門下客百不知百不會是他向上人行履處只知趙州和尚

道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辰與你百不知百不會底是同是別北禪烹露地白牛與諸人分歲豈不是知時識節義出豐年如今諸方往往立機立境向大年盡夜打鼓小參侍者燒香禪客問話謂之一期事畢何不向世界未立生佛未具已前道取一句令山僧知你是箇德山臨濟下大棒打不殺底兒孫直饒與麼也未許你在何故百年三萬六千日欲覓了時無了時

結夏病起小參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山僧十數日來寒熱交攻正覓起處不得何故身相離故心如幻故身相既離心亦如幻佛病祖病其體亦然五祖和尚云病來又病皮粘骨抖擻起來無一物行不成步語聲低鼻孔依然高突兀五祖老人與麼說話只能自病不能病人既不能病人當攢簇不得之時卽不能普入衆生身中全衆生之病既不能全衆生之病則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大眾九十日內同此安居動靜寒溫自宜保愛
冬至重建寢堂小參豁開戶牖重新舊日規模富軒

者雖坐斷聖凡途轍碧眼胡僧罔措釋迦彌勒猶是他奴燈籠露柱掀眉文殊普賢權爲走使描不成畫不就撲落非他物花簇簇錦簇簇縱橫不是塵連得便去山河并大地踏著便噴全露法王身自古自今說玄說妙縑素不分者如稻麻竹葦就理就事變通透格者能有幾人伶俐漢沒窠臼知是般事便休且道知底是甚麼事寒來暑往陰極陽生庭前玉樹花開早也勝東山水上行卓主丈喝一喝復舉汾陽問首山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山云龍袖拂開全體現汾云師意如何山云象王行處絕狐蹤汾陽於言下大悟禮拜起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撈始應知師云大小首山龍頭蛇尾有底便道真不掩僞曲不藏直拍禪床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今不得妙除夜小參拈起一句便是陳年葛藤諸人聞得也多見亦不少可謂如魚飲水冷煖自知雖不可以告人終難瞞於自己者條活路千聖共行古往今來摧邪顯正無不從此真實性中流出豈不見雲居舜老夫愛罵天衣懷和尚秀圓通爲之不平一日舜老夫上

堂秀出。問云。豈不見圓覺經中道。舜老夫云。大眾久立。便下座。歸方丈。秀圓通云。者老漢通身是眼。罵得懷和尚也。所謂隔山見烟。便是知火。至臨機應變處。如俊鷹快鷂。搏擊自由。諸人若善參。詳管取頭正尾正。勿謂今日不知。又有來日。今年不會。更有來年。不覺不知。一處又添一歲。拈主丈云。主丈子也。添一歲。卓主丈云。鰕跳不出斗。

結夏小參。朱明啓候。聖制斯臨。四海高人。罷搖金錫。言無言而可及。念無念以相應。廓諸佛之妙明。同十方而聚會。所以龐居士到者裏。破家散宅。只守現成。綿綿不漏。絲毫直下。斬釘截鐵。道箇心空。及第早是頭上安頭。更言與他三世諸佛。把手共行。歷代祖師同心同德。大似三家村裏。不識羞老婆。東探西扶。要事人相似。有甚麼奇特處。只如豁開戶牖。萬里不掛片雲。坐斷圓覺妙場。不離平等性智。一句作麼生道。蒲團時倚。無他事。永日寥寥。謝太平。復舉。陳操尚書問雲門云。儒書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門云。尚書曾問幾人來。書云。

即今問上座。門云。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書云。黃絹赤軸。門云。此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書云。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門云。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語。門云。曾聞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書云。是。門云。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即今有幾人退位。書又無語。門云。尚書不得草草。師僧家拋却十經五論。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怪得師。云。雲門一句語。中具三句。且道從前許多絡索。在三句內。三句外。諸方商量。咸謂雲門有掣電之機。陳操尚書雖則肩橫日月。背負須彌。及乎挨拶將來。未免草繩自縛。如斯話會。要見古人遠之遠矣。畢竟如何。李將軍有佳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下座。

冬節小參。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井底紅塵蔽日。山頭白浪滔天。翻身百草頭。邊跳出劫初田地。智不到處。切忌道著。入水見長人。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爲人渡。斯入關。市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焰之無窮。

釋迦老子與天帝釋相爭佛法甚闊雲門大師忍俊不禁來山僧拂子頭上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我笑釋迦老子二千年前不善輪機甘心受屈當時若下者一著免致笑殺傍觀畢竟如何卓主丈云寒山拾得

結夏小參明當結制今夜小參舉一兩則古人機緣與諸人商量非惟截斷葛藤要且顯出各人自己參學眼目龐居士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龐居士也甚奇恠只是俗氣未除既是心空歸向甚麼處去無爲又作麼生學然則一言易出驪馬難追若是德山臨濟門下棒折也未放過在所以山僧尋常與諸人道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直得觸目無滯達得一切法空正是面前去不盡底又不見雲門大師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好手與麼說話大似將胡孫繫在露柱有甚快活既出得荊棘林又須入得荊棘林始得所謂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然後縱橫得妙左右逢原轉地回天方有自由分只如者僧道與麼則堂中上座有

長處也且道是出耶是入耶雲門云蘇嚙蘇嚙也是折雖探地明眼漢到者裏若作佛法商量正是平地死人不作佛法商量坐在荊棘林裏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爲此事而來何曾夢見十方聚會選佛場開長期百二十日諸人若善參詳明取生佛未具已前透頂透底便是沒量漢也阿呵呵也大奇搖扇取涼伸脚打睡三萬六千日自倒還自起咄咄咄

除夜小參一年三百六十日今夜方始到頭是汝諸人於自己分上事亦須知有到頭時節若未得到頭直須向前決擇豈不見大隨和尚參七十餘員善知識具大眼目者只有一二且如何是具大眼目者五祖老人海上參尋十數員尊宿泊至浮山圓鑑會中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咬破一箇鐵酸餡方得百味具足遂云花發雞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前鬪不休喝一喝云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

解夏小參一夏九十日明朝事方畢修證既無功光陰盡虛擲雖然如是便與麼去也不孤負諸人豈不

見昔有老宿一夏不與兄弟說話。有僧云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云若是正因一字也無道了。扣齒云適來無端與麼道。隔壁老宿聞云好一釜羹被兩顆鼠糞污却。老宿牢關把斷水泄不通者。僧不善其機上他釣線。若不得隔壁老宿與他注破幾乎虛度一生。雖然且道者僧還肯也。無後來雪竇和尚拈云誰家鍋裏無一顆兩顆入水方見長人。山僧與麼告報也是官路販私鹽。是汝諸人須是皮下有血始得畢。竟如何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復舉先育王夜參云少室無門戶如何便得通夜深寧耐立聽我話。西東師召大眾云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只是不得與麼會珍重。冬節小參葭灰未動羣陰塞雲物纔舒萬葉生。村北村南老梅樹一花猶自未分明。是以時節遷流陰陽消長添些子不得減些子不得。處其或多處要添少處要減。澹湖有口也無說處。是汝諸人切忌隨邪逐惡。大凡禪和家須得自己眼正。一切時中不被纖毫境界移換。將去然後通變自由。殺活自在。長也短也。

是也非也。生死去來皆是佛之妙用。所以道運用與去來何曾有間隔。傳大士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如形影相似。玄沙云大小傳大士只認得箇昭昭靈靈。見汝諸人若向昭昭靈靈處見得。管取粥足飯足。其或別有商量道我識得二大老開口動舌明明白白。也是夢裏惺惺。雲門云在今天下老和尚多是師承學解。露布葛藤印板上打來。模子裏脫出。當人若是明去。何不一切臨時大眾會麼鉢裏飯桶裏水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除夜小參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大眾且道未歸底是甚麼人。忽有箇漢出來道那一人不曾出入也。許他是箇本色衲僧。豈不見臨濟大師道有一人常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常在家舍不離途中。且道那一人合受人天供養。卓主丈云換骨洗腸知去處。免教走得脚皮穿。復舉五祖和尚示衆云前回底今日使不著。今日底後回使不著。使不著重遭撲。自古至于今。誰錯誰不錯。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不是。今日錯。自云錯。師云扶豎臨濟正宗。揭示楊岐奧旨。

還他五祖始得。雖然也是泥裏洗土。山僧即不然。去年底今年用得著。今年底後年用得著。用得著重拈却一步闊一步一著高一著。忽有箇漢出來道。長老與麼說話。也是無孔鐵鎚。只向它道。若是無孔鐵鎚。正用得著。

結夏小參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明朝結制。斯臨未舉。西天法令。今夜小參時。至且開東山家筵囉囉招囉囉。送義出豐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儉生不孝寸釘入木。以大圓覺爲我伽藍。一句當天。八萬法門生死路絕。恁麼會得。九十日內。自然水到渠成。所有商量。萬般爐中試看。花飛雪片。正恁麼時。如何。明明百草頭。邊事不比楊岐栗棘蓬。

除夜小參。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月三百六十時。以年計月。以月計日。以日計時。乘一氣之遷流。順四時而成歲。不覺不知。又是臘月三十日了也。佛眼和尚云。一日日一時時。龍門老心自知。敲冰取水。愛討便宜。澹湖即不然。作無所作。爲無所爲。心無所知。無所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多年曆日。最靈驗。分付心。

王仔細推與麼說話。入理深談。則不無要見佛眼老人。未可在何也。爲他曾見老東山來。且道老東山有甚長處。不見道。賤賣擔板漢。貼秤麻三斤。百千年滯貨。無處著渾身。携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下座。

夏前告香。普說向上一路。千聖共行。調達因甚麼入地獄。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玄沙因甚麼墜破脚。指打破虛空底人。向甚處安著。此是山僧適來對大眾前。垂此三轉語。諸人無不委知。只是無一人向山僧未開口已前。道得一句首座。雖則下語。終是曲順人情。明眼人前。一場笑具。若是箇漢。便好向者裏。掀倒禪床。喝散大眾。拗折主丈。向三條椽下。作箇洒洒落落。無事人去。豈不快哉。既無如是作略。未免向第二義門。爲諸人通一線路。古人云。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遶天。出世後杳無消息。雖無消息。要且瞞諸人一點不得。何也。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日月。不能昭臨虛空。不能包裹萬象。不能覆藏通上徹下。是箇大解脫人。何處更有許多名字。所以道處處真處處。

深如山之固。蚊蠅弄空裏。猛風蝶蟻撼於鐵柱。揀兮擇兮。當軒布鼓。一時裂破。雖然。也是箇斬釘截鐵漢。始得。僧又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云。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好與掀倒禪床。雪竇頌云。象王回旋獅子哮吼。無義之談。塞斷人口。南北東西。鳥飛兔走。是什麼說話。也好與一拶後。又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才有語言。是擇揀和尙。如何爲人。州云。何不引盡者。話僧云。某甲只念到者裏。州云。只者便是。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孟八郎漢。又與麼去。雪竇和尙頌云。風吹不入水。洒不濕虎步龍行。神號鬼泣。頭長三尺。知是誰相對。無言獨足立。一對無孔鐵鎚者。般說話。諸人十二時中。還曾窮究也未。若未曾窮究。切忌向者裏東卜西卜。古人云。却物爲上。逐物爲下。是他本色。道流自然活潑潑地。豈肯將古人機緣。配在八識田中。自作障礙。雲門云。拈得便用。把得便撲。在今諸方。覓箇舉話底。也難得好兄弟。如斯理論。意在於何。只要你向古人未屑已前。千聖著眼不及處。坐斷報化佛頭。直是風凜凜地。山僧自

心第一作機

來愛與兄弟東語西話。諸方聞得。往往謂之密室傳授。殊不知自有體裁。才見他開口。便知得他心肝五臟。何也。爲他自己本分事。上不曾嘆地一聲。不能向古人未屑已前。著得隻眼。所以隨語生解。縱使和盤托出。撥向面前。有甚交涉。嘗記大慧和尙有云。我便是參禪底精子。山僧早年。聞與麼道。亦爲不平。大抵參禪。到啐地折擲地。斷十方世界。都盧是箇大解脫門。動靜去來。咳嗽掉臂。無非盡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有甚麼精與不精。後來因看大慧廣錄。見他往荆南謁張無盡一段機緣。方知古人言不虛。發大慧一日。與張無盡夜話。無盡云。老夫頃寓居江寧戒壇院。因閱雪竇語。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雪竇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遂擲卷于地。云。審如是。臨濟佛法。豈有今日耶。十數年來。諸方往往。以予聰明博記。少有知余者。公自江西法窟中來。必辨優劣。試與老夫言之。大慧云。公之所見。正與眞淨死心符合。近世得此機用。獨二老耳。無盡云。眞淨何謂大慧云。眞淨頌云。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

那吒眼開黃檗面無盡云死心何謂大慧云死心道我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因甚却三日耳聾還會麼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無盡乃撫几云不因公舉爭知真淨死心用處若非真淨死心難顯雪竇馬祖由是相與禪悅法喜之樂者般說話久參先德想已見聞後學初機卒難洞曉山僧因行掉臂舉似一番百丈再參馬祖祖以目視繩床角拂子丈云卽此用離此用祖云你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取拂子豎起祖云卽此用離此用丈掛拂於舊處祖震威一喝丈直得三日耳聾後來雪竇和尚拈云夫列其派者甚多究其源者極少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然刀刀相似魚魯參差若是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只如馬祖道你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豎起拂子爲復如虫禦木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敢問諸人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置而勿論只如張無盡投卷于地云密如是臨濟佛法豈有今日邪意在於何如今衆中稍蘊知識者往往便道無盡大似作家宗

師既會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又須發明雪竇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然後倒行逆施投卷于地所謂變通逸格向上提持是則固是據山僧兒處又且不然張無盡滿肚文章要且不識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馬祖一喝百丈耳聾正是去却貼肉汗衫拈却觸髅前妄想雪竇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可謂本分草料死心真淨據款結案未稱全提後來無盡亦有頌云馬師一喝大雄峯深入觸髅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依舊向語脉裏轉却山僧昔年送僧往南屏再參曾有頌云百丈參馬師伎倆俱已盡一喝三日聾當機須猛省若謂大冶金正是佛祖病所以無盡翁掩卷未肯信妙喜天人師今古眼目正雲菴與死心提掇事已定敲唱既雙行節拍頗相應一舉便知音撫膝始知敬更有云云不能盡舉山僧自來鄱陽未嘗不與兄弟切切提撕終是未曾拈出者一著子古人有十度發言九度休去之說在今豈不然乎若是真正本色道流未嘗虧欠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到者裏提撕也提撕不得

拈出也拈出不得。擬要發言。向甚處下口。縱使休去。還休得麼。五祖和尚云。趙州露刃。劍寒霜光。蹊蹊更擬問如何。分身作兩段。大慧和尚云。參學人向露刃劍上著得隻眼。便是百了。千當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更欲多言。恐無利益。珍重。

夏前告香。普說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向上一路。列在下風。千聖不傳。置之一處。豎起拂子云。看雲門大師來也。一句語具三句。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一時撒向諸人面前。見汝不會。又作死馬醫去也。雖然也瞞汝諸人不得。忽若三句內。三句外。當頭一拶。掇起便行。三千里外。築著磕著。便見水底火發。通上徹下。是箇大解脫人。何處更有許多不了事也。雖然也須實到者箇田地。始得古人垂一機。示一境。險峻處。直是險峻奇特。處直是奇特。若佛若祖。同一元由。乃古乃今。別無二致。兄弟據實而論。自己分上。少箇甚麼。自是從無量劫來。妄想淪襲。背覺合塵。日漸月深。不能回顧。以致膠膠擾擾。不得自由。才說自己分上一段奇特大事。如存若亡。縱

有百千法門。無量方便。到你面前。只成戲論。不然則起心動念。作意商量。立主立賓。說向上向下。爲人不爲人。諦當不諦當。及乎搏量不及。計較不成。便颺向無事甲中。謂從上來事。不過只是箇無孔鐵鎚。但與麼承當。將去到處亂呈槽袋。更不受人決擇。殊不知此事本來成現。不假外求。而得之盡是鬼家活計。德山和尚云。汝但無心於事。無事於心。則虛而靈寂。而妙若毫端。許言之本末。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者。箇說話便是釋迦老子。再出頭來。經三大阿僧祇劫。勤苦修習。以至入雪山。詣鹿苑。轉無上法輪。說三乘十二分教。不過如此。只如毫端不立本末。都亡心佛衆生。境智俱泯。還成自欺。否到者裏。須是箇斬釘截鐵。不顧危亡。撒手懸崖。不拘得失。底然後向無功用大解脫場中。拈出一機。所謂金剛圈栗棘蓬。使盡大地人吞透得過。受用自在。方可稱爲逸羣種草。向此門中。與從上列祖把手共行。

始有相應分。豈不見圓悟未離蜀時。在講肆中。已爲同輩所推。及至出蜀時。所至諸方。無不盡其底蘊。首謁眞如。詰和尚欲呈所見。詰云。且歇。去。次日復往。詰云。昔有僧問睦州。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睦州云。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汝靜思之。悟遂靜默數月。忽然有省。卽以告詰。詰詰之。悟曰。知客在門頭典座。在厨下詰領之。看他先輩出來。究明此事。大不容易。直是先去佛祖頭上立地。然後放身捨命。就人決擇。何以見得是他一念確實。發起現行。明知三乘十二分教。皆是表顯之說。如人說食終不能飽。返照自己真實。受用於一切處。無纖毫滲漏。方爲究竟。豈是今日麻纏紙裹。胡亂擰拄道。我曾見前輩來。更不肯退步。就已揣摩。還曾穩當也。無後來圓悟。又謁黃龍晦堂。心禪師。心云。我此間要宗說俱通。一處不明。非吾眷屬。只如獅子尊者。被害白乳涌頸。今人唯血出。汝意云何。悟云。乳血果有異耶。心曰。安得同。悟曰。二物從何而有。心曰。傷汝膚乳何在。悟曰。待和尚一鉏成井。我亦如是。晦堂笑曰。此後

生亦可穿鑿。可惜晦堂當時放過。待他道待和尚一鉏成井。我亦如是。只向他道。山僧功不浪施。當時若下得者。一著免得圓悟波波掣掣。上入門戶。如喋屎狗相。似有甚用處。又謁東林總和尚。總曰。路逢達磨。否。悟曰。今日獲瞻慈相。總斥之曰。汝狂矣。悟私自謂。此平實禪也。次日復往。總曰。人人有一慧。汝有之乎。悟曰。無。總曰。安得無。悟云。在山南總可。其語且道。圓悟此語落在什麼處。東林既是落七落八。圓悟未免頭上安頭。則前所謂平實禪者。語不誣矣。是時叢林中有人不似今日。雖在叢中。頭白齒黃。至竟不知祖師巴鼻。是箇甚麼。聞知圓悟所歷諸方。門戶機鋒峻捷。辨說過人。有一老宿笑曰。勤川子被禪道裂破肚皮矣。何年得安樂耶。者箇便是將圓悟推向萬丈深坑。更擠以石。然後要他甦醒起來。自作活計。圓悟聞之不覺負愧。遂往龍舒謁太平演祖。祖詬罵曰。佛法大事。豈口頭聲色所至哉。若以機辨爲禪。則臘月三十日。涅槃堂裏爭奈孤燈獨照。何悟色變而去。至金山。因故人有疾。悟授以已見其人。臨終狼狽萬狀。

悟曰吾輩極頭處今收績矣。古人到者裏論實不論虛。只如圓悟平日所歷諸万宗匠之門。有如是契證。古人淵奧。罔不窮盡。因甚至演祖之室。一旦如賊入空屋。更無一物可稱。其意後因入。測至蘇州萬壽大。病怖不自持。平日見解一無所用。乃謂佛鑑曰。太平老人所謂涅槃堂裏禪。今日驗矣。豈此老果有異於人乎。不然則何銀山鐵壁如是之堅也。由是還太平。時演祖已遷海會。祖曰。汝來乎。吾望汝久矣。所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山僧尋常嘗謂兄弟曰。必欲究明此事。因緣脗合。自有其時。但辨悠久真實。身心自然相應。看他圓悟。豈不是因緣時節耶。未幾爲侍者。一日因官人相訪。請問法要。祖曰。官人曾讀小艷詩也。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若向者裏明得。參學事畢。圓悟聞之。謂祖曰。此兩句亦能發機乎。祖應聲曰。麻三斤。纔道及麻字。圓悟豁然大悟。時有雞正啼。乃斥之曰。汝亦會禪耶。乃告祖曰。今日喪却目前機。去却胷中物矣。祖大悅。好兄弟末後一著。如到牢關。絕後再甦。欺君不

得便是。全心卽佛。全佛卽心。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底時節也。向年有一尊宿。曾見前輩來。一生住大院。點胷不少。嘗與兄弟室中舉話。不原所自。因演祖應聲對圓悟曰。麻三斤。纔道及麻字。圓悟忽然大悟。而此尊宿不知古人舌頭落處。將謂麻字便能發圓悟之機。至舉話時。只舉一麻字。遞相印證。直是好笑。掩彩殺人如此。敢稱宗匠。更要與人舉話。在當時演祖若舉到麻三兩字。圓悟因時悟去。後人室中依他作解。亦只云麻三。是何言歟。所謂眼目不明。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當知圓悟悟處。在彼而不在此也。看他謂演祖曰。此兩句亦能發機乎。便是百了千當。時節縱使演祖未開口曰。麻三斤。圓悟是時亦自如桶底子脫相似。乃至道箇麻三斤。胸中靈膺之物。豈不脫然者耶。所謂宗師爲人。但除其病。不除其法。聲前領旨。猶迷顧鑑之端。句後精通。尙昧識情之表。圓悟礙膺之物。旣已脫然。無著快活處。時有雞正啼。乃斥之曰。汝亦會禪耶者。箇便是回乾轉坤。千聖羅籠不住。透頂透底。獨步大方。從上列祖企仰。

不及底樣子。所謂靈光洞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自後演祖之門。能大其家者。若子若孫。分光四海。猶揭日月。惟圓悟一人。豈易事也。山中兄弟。來此相聚。固是不多。皆江湖抱道之士。既不遠數千里。相尋而來。不爲他事。二六時中。直須窮究高菴和尚。云父母生汝身。師友成汝志。無飢寒之迫。無征役之勞。於此不堅確。精進成辨道業。他日何面目見父母師友乎。然此事不在多知多解。只要據實而論。大衆會麼。舉不顧卽差。互坐斷上頭。關截斷千差路。更不著商量。千聖齊却步。喝一喝下座。

中夏普說心不附物。意不停立。大智非名。真空絕迹。是汝諸人十二時中。向甚麼處措足。直下無事。墮在見聞覺知。纔涉安排。未免依草附木。兄弟據實而論。盡十方世界。有甚麼物。與汝爲緣。爲對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增一絲毫不得。及至颺向他方世界。無依無欲。離相離名。無去無來。不生不滅。也減一絲毫不得。九霄絕翳。何用穿通。一道神光。未嘗昏昧。所以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

麼。總得如王寶劔。孰敢當鋒。擬欲擡眸橫屍萬里。古人垂一機。示一境。至痛快爲人處。直是透頂透底。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情未生時。隔箇甚麼。此亦是一期方便。控你入處。爲你未曾及到者。箇田地。所以有佛有法。有玄有妙。有向上向下者。邊那邊。自作障礙。曠大劫來。不得自由。況此事。豈是你亦肉團上。意識搏量底事。心若無事。萬法不生意。絕玄微。纖塵何立。雲門云。直得觸目無滯。達得名身。句句一切法。空山河大地。是名名。亦不可得。喚作三昧性海。俱備猶是無風匝匝之波。直得忘知。於覺覺卽佛性。喚作無事人。更須知有向上一竅。若教山僧向上。論量。直是無啓口處。諸人到者。裏亦無立地。分三千里外。道絕人荒。善法堂前。草深一丈。豈是分外。何故立機。立境。不是向上事。揚眉瞬目。不是向上事。豎拂敲床。不是向上事。棒喝交馳。賓主互換。不是向上事。向上向下。則且置。卽今且只要你將從前伎倆。一時截斷。使腳跟下空牢牢地。然後將古人機緣。密切提撕。畢竟是箇甚麼道理。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明如果日。

寬若太虛大地山河全彰海印一明一切明一見一切見一了一切了兄弟時光可惜不易來此聚頭直須辨一片真實身心究竟教徹去者箇喚作生死大事不是你越口快圖衣食銜聲利底生活擠却十年五年不出僧堂門無人道你不曾古來尊宿擔荷此事大不容易不知歷涉多少艱難汾陽參七十餘員善知識具大眼目只有一二自餘之輩不在言也近來一等兄弟知識不明於自己本分事上無參學分不能體究却去冊子上做工夫要資談柄錯了也拋却真金去尋瓦礫有甚用處夾山未見船子時看他所得豈是尋常一日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答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答云法眼無瑕可謂金不博金水不洗水泊乎被道吾一笑便乃手忙脚亂且道那裏是他未盡善處下座問道吾云適來答者僧話上座因甚發笑請爲我說瞻風撥草爲法求人須是者漢始得道吾云不道不是只是未有師在盲人指路豈免傍觀夾山因道吾所指徑往華亭去訪船子早是七花八裂了也船子問云大德住何寺山云寺則不

住住則不似鷺池鷺嶺海甸菴園甚處有者箇消息船云不似又不似箇甚麼山云不是目前法船云甚處學得來山云非耳目之所到如印印泥如印印空如印印水須是恁麼人方明恁麼事船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鐵壁银山萬仞高船云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金剛圈栗棘蓬吞者十萬八千透者如麻似粟山擬開口被船子一篙打下水中鞭長不及馬腹山纔上船船云道道山擬開口船又打得也得也山因此有省水中點頭三下俊哉俊哉船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寧可截舌不犯國諱船云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一箇訝郎當一箇禪建子山云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何不領取前話船云釣盡江波錦鱗始遇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山乃掩耳不特慎初亦能護末然猛虎不食伏肉坐井豈能觀天當時道吾密之三寸夾山未免擔板過却大凡參學須貴眼正者般說話豈是你長連床上妄想計較得來山僧十三上爲僧未嘗去村院裏過夏遇著本色宗匠有師友處即

便放下身心相與體究二十年來把人的柄不知費了多少鹽醋捱到楚水東頭依舊波波擊掣一點也瞞諸人不得雲門云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以拄杖畫一畫云百雜碎了也三乘十二分教遂磨西來放過卽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大衆會麼名不得狀還非千年常住一朝僧楚雞不是丹山鳳喝一喝下座

古林和尚語錄卷第四

古林和尚語錄卷第五

眞讚

釋迦文佛出山相讚

麻麥無功金輪失位入山出山自倒自起碧螺旋髮具萬德之莊嚴彩電橫眸運四生之悲智名不得狀不得強而言之曰天人師佛世尊取亦非捨亦非然燈佛無法可傳是眞實語

無量壽佛像讚

瞻禮無忘十二時故鄉端可與心期彌天相好清涼月映日蓮開白玉池爲一切人垂隻手現無邊界展雙眉衆生念念皆相似空盡塵勞不用疑

維摩居士贊

搏大千界如針鋒置三萬座于方丈謂其實有墮見聞謂其實無著妄想是故大士不二門於一切處超限量我聞三十二菩薩神通光明各自具雖有言說偏利塵其實無有法可說我此大士默無語自然膺合諸知見譬如大城有四門殊方來者悉得入是故三十二菩薩各各皆證第一義若言一默具衆智演說無礙亦超越佛子當作如是觀毗耶離城卽此地

又

文殊有口成饒舌居士無言計較生兩處意根俱不墮大千捏聚話方行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讚

碧雙眼穿雙耳膺有蓋毛唇無板齒逾沙越漠望眞丹盡是大乘跨水逢羊起竺乾式符懸記達大道兮

非言非默。肅萬派于滄溟。超佛心兮。亘古亘今。回陽春於大地。

九年面壁。契茶多。斷臂師僧。沒奈何。賴有雲門言念。七不妨。山月照松蘿。

唐宣宗皇帝畫像嘉禾資聖言可長老請讚
大法顯危。聖賢隱伏。時當會昌。教罹其毒。夙于靈山。密受付囑。曆數在躬。萬邦賓服。龍章鳳姿。紺眉電目。痛掌未施。妄情桎梏。三際既除。一機不燭。佛日照回。脚雲斯郁。秀水之西。爽溪之曲。遺像再瞻。春融百谷。

六代祖師遺像雲南禪講主請贊

渺渺長江。飄飄蘆葦。踏著便行。風高浪起。達大道兮。過量頂佩。圓光不與。凡聖同躔。環穿兩耳。斥相排名。分皮列髓。大振玄風。普施法雨。夫是謂之東震旦傳。佛心印之師。南天竺香至王第三之子。姓利帝利也。法無可求。心無可覓。庭際夜寒。雪深三尺。歷勤苦日。在斯須紹。真燈劫逾百億。刀不自割。臂不自完。碎虛空之逼塞。擲大地于毫端。三拜起來。依位立。果然不受老胡瞞。

將罪來吾爲汝懺。性虛凝而朗然。自鑑究其病也。無根。卽其法而荷擔。法佛無二。討甚巴鼻。僧寶亦然。此土西天。皖公山下。鸞溪水一滴。渾無遍大千。無人縛求。解脫鼻尖。頭活鑼鑼。雙峰峭壁之高寒。牛首鬱紫雲之磅礴。三詔不起。非我非誰。引頸受刑。將錯就錯。接得黃梅路上兒。笑倒松頭千歲鶴。姓卽有非常。姓達諸法空。當傳正命。闕如來七種德相之端嚴。具驚子百萬辯才之殊勝。前身後身。何老何少。濁港江頭。波聲浩浩。三更半夜。唱巴歌。盧公也解隨顛倒。

八十一生擔板三十三代傳衣。確下米春。未白壁間之偈。先書起七百僧阿修羅之嘔。怒耿二千年甘蔗種之餘輝。無繩自縛也。顯棄落歸根之旨。有口無舌也。示風旛不動之機。誰道嶺南無佛性。從來鼻孔大頭垂。

龐居士贊

彈沒絃琴。唱無生曲。從茲鼻直眼橫。勘驗諸方。瞎禿被人捋下。幞頭大小。渾家不睦。一口吸盡西江。庵摩

尼達哩悉喇蘇噶

百丈大智祖師贊

野鴨飛來何曾飛去。扭得鼻頭無出氣處。豎拂掛拂。看樓打樓。直下耳聾。三日不妨賣弄風流。

趙州和尚贊

禪在口皮邊道在鼻尖上。只有眼與眉。渾不涉限量。無三十二應之色。身有八十種好之妙。相語其機也。琢雪鏤冰。言其用也。敲空取響。打破趙州關。十方無影像。糞掃堆頭。輒出來七百甲子老和尚。

臨濟祖師贊并序

臨濟祖師遺像。予嘗見浙中衲子所藏。率皆整面努目。張眉奮拳。若不可近者。其意不過以祖師尋常機用。險絕棒喝。交馳如雷轟電奔。致人於神飛膽顫之間。而彷彿之也。泊來鄱陽。獲瞻濟寧路所傳真本。於北山安國方丈。其豐頤廣額。珂齒丹唇。日精月華。儼若天人之表。此故知其荷擔大法。建立綱宗。使天下後世。知有靈山正傳。綿綿不絕者。也由是衲子爭相摹寫。求贊於予。迅筆爲書。成若干首。

懸百千日爲一照。闌三玄三要。聚十數雷爲一喝。發大用。大機。黃檗棒頭。痛入骨髓。再思一頓。愛討便宜。天下橫行小斯兒。

無位真人。生鐵面具。掣風掣顛。無巴無鼻。據虎頭。收虎尾。雞瞞小釋迦。不看經。不坐禪。嚇殺王常侍。

黃檗腮邊奮掌。大愚肋下揮拳。兩處牢關。把斷至今。骨露皮穿。打殺養與狗。喫方契靈山正傳。

百丈大機。黃檗大用。土塊泥團。拈來賣弄。千峰到嶽。萬派朝宗。在途中不離家舍。在家舍不離途中。

棒喝交馳。照用同時。聖凡罔測。是白拈賊。定龍蛇眼。焚燒禪板。將此幾件事。驗天下衲子。夫是謂之臨濟。

正宗熨斗煎茶。銚不同。

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驚起三峰頭。倒卓橫吹玉管。向秋風。

口似磑盤頭。如木杓。遭黃檗六十主丈。傍若無人。問趙州祖意。西來恰值洗脚。踏翻大海。踢倒須彌。喫盡野狐涎。睡從教不動唇皮。

三玄三要。四料揀。無位真人。百草頭。兒孫箇箇眼卓。

朔到底不辨金與銀

師黃檗不師大愚。據虎頭兼收虎尾。從茲四海橫行。攪得無風浪。起普化掣風顛。相共立宗旨。合眼跳黃河。扶過三千里。

☆ 扶一作扶

六十烏藤錯怨誰。輕如山嶽重蒿枝。不辭膝下黃金貴。又向高安見大愚。

面門上突出無位真人。瞎驢邊滅却正法眼。藏十字街頭石敢當。肩擔手挈睦州板。

法昌遇禪師贊

屋倒難堪。東撐西拄。赤骨律窮。掀天富貴。十八高人。到來且共圍爐打睡。葫蘆棚上掛冬瓜。嚇殺南風頭。方纔是作家。

大惠禪師贊

握竹筵不分背觸。肆一舌惟要罵天。到底難逃夙債。木弓重續。因緣蠻煙瘴雨。黑照邪禪。掃蕩不留毫末。重光濟北之傳。鞭起象龍。千七百免教死在瞎驢邊。

先育王和尚贊

二千年前滅佛種。一十七世臨濟孫。塞壑填溝乾屎。

概七穿八穴破砂盆

天目中峰和尚尋像贊

道契主上名落天下。以此讚中峰。中峯謂吾罵滿肚無明通身擔板。以此罵中峯。中峰謂吾不罵也不贊。從渠天目。山中孤峰頂上。破生死牢關。出塵勞妄想。顯無師智。自然智。寫九江三峽之倒流。用劈箭機陷虎機。走四海五湖之龍象。鐘之應聲谷之答響。夫是謂之堅不住山。而能耿佛祖百世之光。幻住和尚

自讚

妙果南楚和尚寫師真同轅讚

行不在前。立不在後。輔車相依。通塞相守。扶起破砂盆。各自出隻手。長松樹下瀑布巖前。獅子哮吼。象王廻旋。

營藏主請贊

不跳金剛圈。不吞栗棘蓬。一味喚鍾作甕。從教凌滅宗風。當軒大坐。毫髮不容。昨夜南山虎咬大虫。

猷首座寫山行請贊

壞松源門風滅育王宗旨全不肯諸方有甚麼色鼻
撥萬象於塵中窮大千於一指主丈頭邊綽有餘地

西山崇報槐長老請贊

佛法無寸長應機有千變。驚直顯全提縱橫看手面。
重關把斷一線聊通。簾捲西山白晝門。開少室真風。

茂首座請讚

是亦剗非亦剗併蕩三要三玄。敲瞎磨醯正眼箇是。
楊岐栗蓬不比睦州擔板。

小師元浩首座請讚

萬仞峯前理釣車。三千里外摘楊花。祖翁一片閑田。
地留與兒孫弄土沙。

悟理都寺寫澤山和尚遺像與師同幀請贊

四十年前道伴三千里外相逢話盡山雲海月分開。
南北西東梢金雞拂玉兔打白鳳羅幃龍廓太虛之。
寬廣悟至理之圓融兩鏡高懸一照中。

澤藏主請贊

冰稜上走馬針眼裏蹀跳渾不涉孤危用本分草料。
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撥轉如來藏裏珠萬別千差都。

一照

思侍侍者請讚

觀面隔山河東西沒分付塞却兩耳根試聽塗毒鼓。
昔人有言兮大丈夫先天爲心祖。

蕭藏主請讚

三關把斷雲門旨兩喝商量濟北宗不獨咽喉都併。
却又兼雙耳十分聾。

頌古

德山小參示衆云老僧今夜不答話問話者。
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
也未問因甚便打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
羅人山云未踏船舷好與三十棒頌云。

纔出禮拜也好打未踏船舷也好打卷舒出沒更由。
誰銅頭鐵額俱擒下山僧與麼道莫是扶他德山麼。
五祖和尚示衆云一卽三三卽七牧羊海畔。
女貞花拒馬河邊望夫石石鑿赤赤土盡簌。
箕從教眼瞎頌云。

水闊魚蹤少天高鳥跡稀移舟過別浦沙岸夕陽微。

僧問古德如何是善知識。眼德云。紙燃無油。

頌云

紙燃無油不用愁。百川還是向東流。因看月掛松梢上。不覺青天在屋頭。

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

山頌云

臘月火燒山。一身天地間。昨朝愁已遣。今日且歡顏。

五祖演和尚云。牛角長三寸。兔角長八尺。四

溟東海流般。若波羅蜜頌云。

蛇無頭不行。虎有脚方走。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

洞山和尚示衆云。兄弟。秋初夏末。東去西去。

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只如萬里無

寸草處。作麼生去。後僧舉似劉陽石霜和尚。

霜云。出門便是草。頌云。

萬里無寸草。出門便是草。瀏陽與洞山。一老一不老。

君不見寒山子。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

雲門大師示衆云。釋迦如來見明星悟道時。

有僧出問云。釋迦如來見明星悟道時如何。

門便打先育王。舉了豎起拂子云。者箇是毛頭星。頌云。

死店活人開。自買還自賣。斤兩甚分明。鐵鎚打不壞。

僧問汾陽如何是接初機。句陽云。汝是行脚

僧。又問如何是辨衲僧。句陽云。西方日出卯。

又問如何是正令行。句陽云。千里持來呈舊

面。又問如何是定乾坤。句陽云。北俱盧州長

粳米食者無嘆。亦無喜。遂云。只將此四轉語。

驗天下衲僧。纔見你出來。驗得了也。頌云。

舉手攀南極。擡眸望北辰。橫身天地外。誰是我般人。

雲門有時云。宗門七縱八橫。殺活臨時有。

僧便問如何是殺門。云。冬去春來。僧云。冬去

春來時如何。門云。橫擔主丈。南北東西打野

捋。頌云。

冬去春來陰陽消長。殺活臨時當機不讓。縱橫妙用

兮草偃風行。就下平高兮拋三放。兩南北東西打野

捋。橫擔主丈千峯上。

仰山示衆云。一二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

無一舌此是吾宗旨頌云

兎馬有角牛羊無角石臼翻空須彌倒卓

僧問古德年窮歲盡時如何德云東村王老

夜燒錢頌云

東村王老夜燒錢迎取新年換舊年無角鐵牛眠少
室拽來露地更加鞭

黃龍三關語頌云

我手何似佛手拈起糞箕君審掃開碧落煙雲撞倒
南辰北斗

我脚何似驢脚萬仞峰前失却羚羊掛角無蹤獵犬
尋他不著

人人盡有生緣休論者邊那邊達磨不來東土二祖
不往西天

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裏藏

身頌云

舉不顧卽差互北斗裏藏身手脚已全露笑倒老翻
陽那鄆學唐步

偈頌

送供萬佛會化主

與麼與麼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不與麼不與
麼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當頭坐斷祖師意信
脚踏著如來禪普化建法幢於紅塵堆裏立沙立宗
旨於釣魚之船所謂道人行處如火燒冰如箭離弦
不拘東土豈隔西天撞著吾家種草問渠覓一文錢

送堯禪人之永嘉

不見一法是大過患逼塞虛空滿耳滿眼無端響轉
一機直得星移斗換壁開臨濟三玄風動蘆花兩岸
突出金剛眼睛海底鯨魚生那老僧與麼提持一火
鑄成金彈拋來擲去自由且不受人呼喚將歸鴈宕
峰前打鼓普請試看

送淨慈侍者再參

百丈參馬師伎倆俱已盡一喝三日響當機須猛省
若謂大冶金正是佛祖病所以無盡公掩卷未肯信
妙喜天人師今古眼目正雲菴與死心提掇事已定
敲唱既雙行節拍頗相應一舉便知音撫膝始加敬
堂堂臨濟宗壁立千萬仞三玄建法幢千聖不敢近

踏著上頭關。坐斷毗盧頂。廓然如虛空。赫爾日月並。
二三與四七。寧免弄光影。上人根性聰。囊雖方脫穎。
昔年登南屏。不枉事馳騁。如救頭上然。直與寸陰競。
喝下既承當。棒頭亦深證。有禮復有樂。有呼即有應。
彼此不相辜。總入大圓鏡。此行宜再參。續佛祖惠命。

示榮禪人

黃檗老婆大愚饒舌。雖然佛法無多。直是斬釘截鐵。
果然直下承當。便是紅爐片雪。表裏純淨。一如上下。
四維通徹。他年倒拚虎鬚。定是雷轟電掣。跨鐵牛機。
兮祖師心印。印泥印水。印空作獅子吼。兮旃檀林中。
翫月話月。指月。

寄淨慈斷江首座

南屏山中第一座。頂額一著超諸方。恰如韶陽見靈。
樹。任以大法提宗綱。有時借得上方座。更不作禮須。
彌王拈來拂子。正在手對揚。又擬懸繩床。風之來兮。
草必偃。箭不發時機自忘。瞎驢滅却正法眼。寶劍凜。
凜生寒光。驚羣駭衆難迴避。忽然坐却南泉位。王老。
機鋒沒奈何。不如下地巡堂去。

寄淨慈笑隱書記

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吞底栗棘蓬。透底金剛圈。
不吞復不透。一著尤當先。如書暗中字。字義雖不全。
縱橫得自在。文彩已燦然。昔日老黃龍。荷負智力堅。
勘潭死水中。浸得鼻孔穿。怒枕鄒老悅。未即忘正偏。
後來見慈明。一語脫蓋纏。譬如百煉金。選指顏色鮮。
照耀大千界。心月常孤圓。丈夫事探索。舉措思齊賢。
況炳智慧炬。行當拍其肩。三關不用立。直造威音前。

送雲藏主歸舊隱

雲無心而出岫。水盈科而或流。遇高山而必止。至大。
海而方休。知止乃爲貴。不止將焉求。脚頭脚尾。橫三。
豎四。東去西去。萬里無寸草。秦不管漢不收。突出雲。
門主丈頭。五千餘卷對一說。語默豈可窮。其由若不。
然也。臨濟三玄要。四料揀。與夫向上直指之奧。又何。
上遇大風而止。直得窮天地。亘萬古。大行此話於赤。
縣神州山。悠悠水悠悠。百千年滯貨。何處不風流。

示禪人

言凡卽全。凡舉聖卽全。聖頂門眼未開。何處分邪正。

西天老比丘。或定或不定。

送源禪人之江西

十方無虛空。大地無寸土。不是李將軍。誰識南山虎。
任運分身百草頭。隨機一二三四五。線去絲來驗作。
家銅頭鐵額。河沙數神機。互換弓石。鞏張弓節。拍相。
酬兮禾山打鼓。驚起嵯峨五老峰。看取機關木人舞。

送懋侍書之徑山

金色頭陀論劫打坐。爾來扣門覓箇什麼。又言上徑。
山開口早話。墮智際流出。尙等閑向外馳求。誠不可。
豈不見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一。
塵不立。歸家更與從頭注破。逕磨末來時。何曾有者。
箇佛祖不能窺。古今成滯貨。貼秤麻三斤。賊是小人。
做當頭坐。斷沒商量。雪曲巴歌有人和。

送禪人

丹鳳舞青霄。烏龜鑽破壁。抹過兩重關。忍死吞栗棘。
虚空包不過。萬象明歷歷。全提與半提。綿綿復密密。
鐵壁銀山萬仞高。看取日從東畔出。

題一擊軒

香巖一擊傳來久。遺響至今獅子吼。達者雖云上上。
機小根終謂虛開口。多聞學道固所難。知覺頓忘從。
古有體寂應。鎖性自圓。根境法中何足守。道人當軒。
種脩竹不種此。若人謂俗何年除。礫打空梢。壁窠大。
榜追芳躅。滴雨兩鰲珠。點點圓搖。風鳳尾叢叢。綠人生。
行脚費眼。正我識道人心。自足話頭不特愛。南陽臨。
機又欲超多。福客來見。榜須見人見人。會見這規規。

送旨首座

佛祖未生前。太虛何處塞。憑誰盡力推。三九二十七。
日月輪弗齊。海水漫盈尺。楊岐跛脚驢。踢踏無蹤跡。
聲前沒商量。句後愈綿密。行行躡寒霜。主丈生兩翼。

贈宣藏主

衲子英靈渥注之。種道本無言。名還可重。學海波澄。
靈源水湧。萬象自沈。一塵不動。有主有賓。有奪有縱。
放兩拋三。單提獨弄。石上栽花。空中覓縫。前三後三。
眼睛鼻孔。倒持虎鬚。百發百中。滅正法眼。破塵勞夢。
大施門開。十八不共。平等無涯。廓徹空洞。從教德山。
棒頭滴水。滴凍忽然。振轉面皮。接住也與一送。佛祖。

低頭入天膽。鑒金剛。罽栗棘蓬。三脚驢子弄蹄行。踏殺湖南凍農。

送則侍者歸江西

侍者參得禪。烝砂不成飯。紙襖上抄來。何時能了辨。磊落自天真。光明常燦爛。舉一不得舉。二截斷江西。十八灘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免被廬山葛藤絆。歸去來。歸去來。行看平地風雷。

示億維那

水上葫蘆捺不住。空中石臼推不去。剎竿頭上舞三臺。黑漆崑崙遭指註。稀復稀。少復少。四七二三無處討。忽然突出主丈頭。把定教渠道道。道拋出袖裏金鎚。撒下衣中至寶。津濟九有四生。使夫致善。根非器衆。生知有吾門。單傳直指之妙。妙也不好。

送堅知客之永嘉

保福有願不撒沙。趙州見僧惟契茶。德山之降臨濟。喝雲門俱字猶堪誇。塵塵自己光明。藏眼正便可分龍蛇。涼風西來入我牖。江月夜照禪人來。還鄉出于調。自別商佛莫答三斤麻。

哲藏主請益圓悟問東山佛身無爲不墮諸數示以偈

佛身無爲不墮諸數二三既分七六俱露譬如摩尼映於五色照用失宗動靜自得道人行處如金與金輝天鑑地躍古騰今碎三玄不勞鉗鍵穿九曲豈用金針懸霄溪不拂之鏡碎龐老無絃之琴多多和和時眼橫鼻直磊磊落落處山高水深

送仲侍者再參徑山

坐斷毗盧頂踏著凌霄峰不稟釋迦文拈却第一句道人行處湯銷冰千里萬里搏鵬程龍門無波白日黑鯉魚躍出風雷驚精金百鍊色須失耳根何止靈三日

送靜侍者省師

道人來雲巖未久即言別將歸阿師傍早晚侍巾鉢。揩背機未諧袖紙請予說。援筆直爲書更不慙燕拙。佛道本現成參尋貴猛烈。光秉智慧刀盡把愛網裂。大握金剛毬打破生死穴。休於一法中便謂攀緣絕。休於一門中妄自生塗轍。一知與一解爭得疑情決。

多知復多解。重增煩惱結。一念頓忘。懷天無第二月。
縱橫妙用時。臨岐看施設。倒捉虎尾。收平將驪頤。擇
炎炎六月天。處處飄霜雪。洞山麻三斤。雲門乾屎橛。
法法本無差。頭頭自超越。更問如何是。古靈不出于
今者時節。

贈芳藏主

一句合頭語。萬劫擊驢。舉步踏南辰。超過鬱單越。
頂門眼蓋乾坤。手面機如電掣。大梅悟心於馬祖。言
下卽心。卽佛。細不通風。臨濟契證於黃檗。棒頭佛法
無多。大通車轍東敲西擊。兮社舞村歌。暗合明投。兮
陽春白雪。

送懷藏主省親游湘潭福建歸台溫

閻浮提人苦爲樂。日用現行都不覺。果然一念證圓
明。頓解多生煩惱縛。父母非我親。靈機洞照廓。諸佛
非我道。頂門眼三角。騰騰任運。福建章泉。稱性優游
天台南嶽。永嘉不到曹溪。爭得無爲絕學。燒尾雲雷
震一聲等閑驚起。遼天鸞。

送天童瑞首座之仰山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百匝千重。經天緯地。忽然樹倒
藤枯。畢竟句歸何處。纔聞大白。來又往仰山。去三千
年。桃樹花開。九萬里鵬程。逸翥一拽石。二搬土。信脚
踏著須彌山。雖四句絕百非。一口吸盡西江水。咄咄
咄。力韋希上士勤而行之。中下聞之不喜。看取珠回
玉轉。時正偏兼。帶雙雙舉。

示禪人

咄。何物上上人。剛受屈。旱地遭釘。青天霹靂。佛祖不
同途。古今何得失。頭頭海月山雲。處處青紅。間碧拈
却南山。驚鼻蛇。一二三四五六七。

送禪之台廬

主丈雲生鉢囊花綻。抹過百城。去游台廬。石鑿鑿兮
白水漫漫。花片片兮錦霞爛爛。吞楊岐之栗蓬。笑睦
州之擔板。續少室之真燈。開人天之正眼。君不見應
化寒山。松門獨掃。兮啓大滙。三生宿習之既忘。吾祖
曹溪大坐當軒。兮摧永嘉振錫。繞床之我慢。

自牧歌示謙禪人

道人。名謙號自牧。牧之以道。無不足。當知此道出天

然受用何嘗不純熟。溪山水枯牛東瀾復西。獨如是三十年。年年溪草綠。岸南岸北春風吹。山前山後日遲遲。橫眠臥實快活。此意豈許他人知。明朝放出主。依舊牽將歸。索頭拋下背上坐。看取鼻孔遼天時。

送超侍者歸鄉

侍者參得禪。臨機少方便。千人萬人中。是誰看不見。三更月到窻。日午風吹面。滅却少林宗。何妨通一線。早晚即歸來。光陰急如電。

次韻送照禪人再參仰山虛谷和尚

江西諸老阿漉漉。八十四人數不足。較得些些是仰山。見說年來舌還禿。子今歸去追再參。到門爲我伸和南。百衲袈裟剪裁罷。屋頭牘種青松杉。

示東禪道禪人

少室真機日午變。黑月即隱白月現。鎮海明珠總不如。頂上金烏急如箭。道禪得之猶等閑。信手披脫須彌山。黃河奔騰大華裂。獅子踞地雲濤翻。東禪老人眼三角。識得渠儂誠不錯。壁觀空逾九度春。一花五葉開還落。

送宜首座西川省母

狗子無佛性。有問即便應。一句恰相當。拈却佛祖病。此是禪流頂門眼。照地照天光燦爛。迢迢萬里出南來。不動腳頭俱了辨。洞山得之列而爲五位。君臣臨濟用之分而爲四種。料揀楊岐金剛圈。栗棘蓬白雲多處添。少處減。及至老東山。咬破鐵酸餡。貼秤麻三斤。賤賣擔板漢。變通逸格千差萬別。固有多途妙圓超悟。直下現成。毫髮無間。只將此箇獻尊堂。利益人天有何限。

送嘉藏主歸永嘉

曹溪心印誰傳得。一宿曾聞造其極。扣其所以識其端。三繞禪床振金錫。死生大事沒奈何。開口即喪閑口。失三千威儀。八萬行六十小劫。風雨疾休休。休箕沙入海。徒悠悠。歸去松風閣上看。江月休居老人口無舌。

送圓通瑞藏主

五祖和尚云。說禪是惡口。若是眞道流。此語宜堅守。祖師不西來。諸佛豈知有。盡力爲提持。寧免空兩手。

臨機應用時著著離窠白謂是圓通門何曾立戶牖
謂非圓通門此語亦不受生過彌勒前死落瞿曇後
今日又明朝明明三八九

送雲居祐藏主

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雲居山中安樂公何
人敢輕忽兩處半關一擊開梢空背日遼天鶴虛空
解失笑箇象爭突兀石人腰帶寬露出脊梁骨豈不
見老雪峰對人落落提綱宗南山鰲鼻噴毒氣嚇得
韶陽無處避如今藏在獨龍橋來者教渠著眼覷

演福仕座主號行可求偈

可行則行止則止此是如來中道義卽空卽假卽三
千我觀初不從緣起昔日靈山三百會果亦不修因
不昧未離兜率降王宮天上人間實爲最舌底青蓮
香馥馥眉上白毫光奪目妙中之妙玄中玄愛河慾
火同烹煎白牛露地載不起拋向雪山香草裏歸去
南天竺國前眼覷不透耳可傳不然更聽休居仔細
說截斷聖凡途路轍

送坡禪人之南山

下坡不走快便難逢高提佛祖開發盲聾自己神通
三昧頭頭應用無窮分太華連天之秀搏扶搖九萬
之風揭苦海奔騰之浪屏稠林異類之蹤踏倒跛驢
何處去南山燒炭北山紅

送湛禪人

湛然常寂兀爾忘緣虛空有柄欄無手能行拳臨濟
正法眼楊岐金剛圈瞎驢邊滅却不直半文錢蘇州
有常州有江東西湖南北頂後神光萬里眼前秋水
連天分開五位突出三玄有問如何是佛雖然不答
也須漱口三年

送安侍者再參徑山

我心未安乞師安心如山之固似海之深無一毫而
可擬致萬法以平沈頂門上堂堂顯露脚跟下密密
推尋蓋天蓋地亘古亘今大丈夫大丈夫直是當陽
坐斷休教歷涉程途仰山手裏藤條通身是眼雙徑
龍淵一滴透頂醍醐既是親承記前何妨再捋虎鬚
相逢有問如何也兩載相從在澹湖

飯不足歌四首

澹湖山中飯不足。衲子往往如雲奔。鉢孟無口但掛壁。栗棘擲出渾命吞。萬法紆紆自生滅。誰道飢腸曾百結。跣足肩擔老更癡。爐邊鑄錯從人說。

澹湖山中飯不足。眼盼東西手摩腹。遠屋松聲入座寒。一盃春水當門綠。撈波無魚磬蝦。蜆釣竿不用重添線。見說巖頭打渡時。江邊日日風吹面。

澹湖山中飯不足。早禾晚禾俱不熟。床頭短拂去年撻。壁角一尋霜後竹。家貧著脚自古難。瞻風攪草須加飧。黃梅七百肚正飽。夜半衣盂付盧老。

澹湖山中飯不足。衲子遠來唯一粥。免教坐折舊禪床。勞他侍者將薪續。浙右門庭盡知識。一軀須流消七日。有問休居事若何。道箇渾命黑如漆。

示小師道綱

我有一句語。不敢望汝會。突出口皮邊。虛空百雜碎。趙州古佛牙。窗疎解道狗。子佛性無東山。老漢心膽鹿。釋迦彌勒渠之奴。神機出沒有如此。快若駿馬奔長途。又如千文崖頭。擲下一塊石。驚起草裏戴角之於菟。若不然也。又何必紹玄風。於鷲峰孤頂。發智照。

於旃檀林中。顯自己衣單下之工夫。坐重團標赤幟。排偃月佩靈符。山形主丈東壁。葫蘆拈來便用叱咤。暗鳴黃河澄清。四大海白日。照耀須彌。盧晏安六國。端坐團蒲。呼重取茗。煮瀑拾枯。踏倒門前古松樹。聽教千載鶴來扶。

送性首座

鍾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僧堂裏坐禪。後園驅喫草。此語誠合頭。且免別尋討。皇皇祖道。無復論世上竊。服徒紛紛。趙州八十眼目。正豈意行脚。登人門本空。曾中有天地。日用現行根本。智百步。曾投棍芥針。纒塵不動。遶天鼻。不墮靈樹。機不坐南泉。位不探諸方。淺與深一條主。丈隨緣住海上。橫行正此時。高秋獨鷄搏空飛。

送梵藏主之南華禮祖

新州城中賣柴漢。八十一生。擔片板。黃梅衣鉢。是渠傳緯地。經天有何限。又云。從前不識字。黑底是墨白。底紙三千威儀。八萬行。鐵作脊梁。金作齒。後學但嘈嘈。有如風過耳。南嶽與青原。所得良有以。至今曹溪。

流竭底無滴水子今獨往休問人間人便見波濤起
更言突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何曾有自己

悟首座扁所居之室曰眞照求偈并序

眞照現前幻境俱寂幻境既寂眞照亦空眞幻既無
佛祖之道可得而近矣是故妙在體前寂而常照不
動本際徧應勞中此所以虛巖之新構南楚之立名
不徒作也休居叟美其所稱爲說偈云

太虛空中具含衆象性智妙圓無分別相觀察十方
如珠在掌能緣所緣超越格量眞照無邊人間天上

送學侍者歸受業

什麼魔魅教出家什麼魔魅教學道男兒出處須自
強慎勿將身入荒草侍者參得禪一拳即便了三千
刹海空百億須彌小虛空既消殞萬象無處討開摩
醯頂上之眸顯自己衣中之寶寬廓非外兮靈山密
付觸處光輝寂寥非內兮祖父田園勉力可紹

送丹侍者省師

行脚一千餘里何曾賣却布單留得通身煖氣歸來
重禮師顏是我好兒打不殺是他人馬騎即難梢金

雞拂玉兔轉地軸迴天關直下痛施三頓方知虎體
元斑

送全侍者省師 四人同行

四人同一船兄弟添十字彼彼不相知佛祖亦如此
況是三年在澹湖拈匙放筴渾相似全機應用時何
曾有宗旨摩太華謾逞其威透龍門孰燒其尾歸去
師前試展看千里百匝難迴避

送因侍者歸潮

老病既相仍無心弄筆墨袖紙立吾前覓偈贈行色
幸有從前劈箭機等閑拈出當頭疾我不如你兮劒
去久矣刻舟奚爲敢保未徹兮曳尾靈龜徒彰影迹
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捉得賊咄

題船子和尙圖

萬古清風一橈活計水面無魚釣頭有餌住則不似
似則不住點頭三下欠商量船子踏翻何處去

贈則明陳居士 扁所居室曰水月道場

則明居士求眞宗歲月既久忘其功一塵飛來翳天
黑撥出萬象分西東有時宴坐水月裏解使六用塵

勢空治生產業乃餘事左顧右盼開盲聾山頭天明
玉兔出海底夜半金烏紅無孔笛沒絃琴調高自有
人知音迦葉聆箏曾起舞習氣未除繼吾祖

示觀侍者

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窮盡大千沙界方門入理深淵
風動塵飛海底雲開月在中天離名離相三要三玄
非言非默顯實顯權拈出犀牛扇子清風頭角完全
何處長江無白浪誰家竈裏沒青煙

贈祿首座

金剛圈栗棘蓬拈來嚇殺東村翁四明山中祿首座
見處不與尋常同依天長劒握在手忽然倒挂雙眉
中斷肱求法笑二祖不解善用藏其鋒

送宜晉座之仰山 號自然

把手上高山騎牛入鬧市各自討便宜初不涉泥水
人天眼目親佛祖玄關秘珠穿九曲針玉解聯環鋸
君看四藤條機用孰可比天下大禪佛點頭還自許
梵僧從何來露出醜舉止擎拳復翹足脰合第一義
兩口無一舌剛道有宗旨何由及自然不奪亦不與

正如韶陽師行脚到靈樹一句恰相當千古播人耳
歸然光明幢指日看扶豎

送篋首座回浙

相別相別此事如何可說三千里外逢渠笑倒山雲
海月佛法不論有無只貴當頭直截自然流出萬端
毫髮曾無差別雪峰九上洞山踏著秤槌似鐵又云
三到投子未免虛空釘橛金剛脚下崑崙烈焰爐中
片雪子今兩到鄱陽不墮古今途轍相別相別此事
如何可說不如買箇扁舟送汝先回兩浙

送管藏主回浙

相別相別此事如何不說相逢只貴知音直下分明
便決祖師門戶宏開凡聖同途共轍靈符肘後高懸
寶劒當頭直截較之臨濟德山棒喝輸他饒舌非千
句後聲前豈在眉毛厮結一塵不立歸家便是心空
時節相別相別此事如何不說明朝大罵出門管取
人天歡悅

贈舟山此堂長老

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拈出箇一着掀碎破砂盆

青天無雲霹靂吼大海有底波濤渾全那吒勇健之力瀉驚子辯慧之文言如春溫機如電奔休居拾得口喫飯不解細嚼渾命吞半夜捉得賊早起牢關門說與山前王大伯聽教含笑入深村

示教禪人

參禪學道教卽會古佛傳來此三昧拈花豈不是求人面壁九年終有待我聞子往南山回南山白額誠俊哉磨牙嚙齧戴兩角四面颯颯腥風來虛空落地日月黑鐵壁銀山何偏似忽然一踏天字寬玲瓏八面胡爲難

示李居士并序

庭佐居士在家學般若菩薩也與長江湛長老訪予鄱陽承福求法語爲進修之逕然佛祖之道非假外求在塵勞中貴要猛利把得定作得主至于難殊對萬境交侵能以空理洞照則妙淨圓明之性於一切處自然廓徹融通威德自在矣復說偈曰
塵勞之中遍是空性一念不生本來清淨無法可求無心可證語默起居中虛外順透脫死生調伏邪正

是故龐公超凡入聖我知庭佐根性猛利在火宅中不沽名譽豈不婚男亦行嫁女世緒萬端身心廓爾觀法性空悟根本智昔日維摩非一非二南閻浮提西瞿耶尼祖師心印如鐵牛機垂範後世惟證乃知作無所作爲無所爲脫窠臼只有須臾斯言或忘紳亦可書

示與禪人

不慕諸聖不重已靈萬機俱罷盡方顯本來人巍巍堂堂頂後相磊磊落落天麒麟難不啗無功之食左眼八兩鷄不打籬邊之兔右眼半斤摘楊花摘楊花三千里外休輕舉有願從來不撒沙

示小師承元維那

言發非聲梵音醇雅無人聽色前不物五濁界中虛出沒拈出袖裏金槌擊碎是非窠窟與化打克賓山鬼捉住天麒麟罰錢越出院釋尊不坐空王殿也不打也不罰辛苦年深須著襪一言道出未生前萬里清風起天末千峰到獄分勢不重迴百步穿楊兮箭不虛發笑倒當來佛下生正是和盲勃窣瞎咄

悼嶽林栢堂和尚并序

嶽林栢堂和尚。計至臨終遺偈。有云。八十三。年。什。麼。巴。鼻。栢。樹。成。佛。虛。空。落。地。火。葬。牙。齒。數。殊。不。壞。吾。利。塋。然。因。說。偈。以。悼。云。

虛空落地日已久。栢樹子超彌勒前。長汀水邊崖石上。大火聚綻黃金蓮。平生不露風骨句。敲磕齒牙無覓處。忽然迸出設利羅。八斛四斗何其多。

送潯山材藏主歸四明

大藏與小藏。總向者裏出。和底盡掀翻。直往閻彌勒。來不涉程途。去亦沒蹤跡。一句定綱宗。超過百千億。潯山水牯牛。打殺狗不喫。

禪人攜澤山和尚閑人歌求和

閑也好忙也。好看來總不干懷抱。閑去還同水上波。忙時屢獲衣中寶。未全頭角謾隨流。纔入荒田誰揀草。是非二字起無根。善惡一言都識了。閑也好忙也好。閑人說與忙人道。奔奔逐逐早回頭。看盡五湖山海島。鼻孔從來向下垂。摸不著時休別討。

贈興藏主

興也三年在吾側。日用現行渠自得。耐僧問字不尋常。電卷星馳惟一點。曉來瞬目江之東。夏雲舒卷多奇峰。庭前栢樹子成。佛撲碎虛空高突兀。

送禪人之南華禮祖

祖師靈跡偏人間。何獨南華與嶽山。草裏撥來金襴爛。石中敲出玉珊珊。山形杖瘦龍生角。竇八衫穿虎有斑。他日歸來倚庭樹。笑看千嶂起波瀾。

送禪人之永嘉禮師塔

赤手攜來鈍鐵鉞。豈知脚下有波濤。擬尋靈骨埋頭入。已是全身被火燒。臥聽松風吹屋角。坐看江月轉山腰。盤山會裏翻筋斗。千古輸他普化高。

次虎丘東州和尚韻贈陳居士建接待

五鄉橋北水雲家。凡聖憧憧似稻麻。平等既炊無米飯。慇懃須點驗人茶。宗師指示宜經始。長者圓成在咄嗟。彈指便登香積界。大施甘雨沃焦芽。

寄斷江西堂

何時獨上千峰閣。幾日重游十里湖南。若近來知識好。西丘終見話行無。乾坤老我三間屋。明舊疎他半。

幅書昨夜北風連地起。一堆黃葉擁寒爐。

題一色軒

萬里晴空漫玉壺。不知處是平蕪飛來白鳥明邊。
沒望去青天盡處。無垠底乾坤如許。大人間今古未
分初。迢迢生佛已前事。一曲漁歌落澗湖。

悼東州和尚二首

癸丑三月十九日。雲巖全示法王。身面前指出菩提。
路頂上飛來熱鐵輪。自對波旬雙足露。不消迦葉兩
眉顛。翻然又欲昇。切利去作摩耶說法人。
雲巖活葬大火聚。靠倒勝熱婆羅門。話到法身無住
處。方知萬象獨稱尊。戲波老蚌千年孕。出窟蒼菟七
世孫。掠撥春風更何物。殘花枯木鐵崑崙。

送禪人之徑山

蘇州有與常州有。更有凌霄在上頭。瞻蹠一機猶是
鈍。爲人三頓亦輕酬。青天黯黯開圖畫。洞水滔滔瀉
逆流。總是眼前成現底。拈來塞斷幾咽喉。

送禪人游江西禮祖

祖師靈跡在江西。誰道江東道不齊。盡力吸乾嫌口

窄。潑天漲去放頭低。山高豈礙鸞鳳集。林密唯便鳥
雀棲。漿水草鞋錢納了。却來相聚喫莖蕪。

楊提學見訪

聽法何年別鷺山。又乘悲願到人間。却將整頓頭綱
手。對我提持向上關。喜有大家家世在。合追龐老古
風還。自緣知識門庭少。相見何辭指一彈。

送禪人歸永嘉省親

堂上雙親盡白頭。逝波拍拍向東流。潮生野渡思黃
檣。蒲長春風想睦州。此日劬勞終可報。多坐心地更
須修。永嘉未唱還鄉曲。曾向曹溪一宿留。

送實禪人之徑山

眞實工夫做得成。三千里外古風清。本無階級何曾
落。縱有機鋒不用呈。馬祖寄來圓相密。欽師點出意
非輕。不知被惑如何也。莫是重敲火裏冰。

送逢維那之東林

三千里外忽相逢。拈起當年栗棘蓬。少亦不添多不
減。南山燒炭北山紅。鄱江載月千尋浪。廬阜看雲五
老峰。見說遠公曾結社。一池香散白蓮風。

送道侍者再參徑山

湖外霜寒雨乍收。與誰同買浙江舟。萬般總有衣單下。一物全無主丈頭。百丈耳聾因挂拂。鹽官扇破却需牛。二途不涉曾知否。千古龍淵水倒流。

寄商隱西堂

先師口吃不解語。意氣孰謂吾。諸方虛空落地自威。佛柏樹子燒還有香。

高麗送藏經至

王殿珠樓盡豁開。高麗王子送經來。最初一句無人會。何事相傳遍九垓。

懷諸路化主

化洽毗耶事。若何好將得失付維摩。無心施也無心受。千古風流不可磨。

黃梅石老眉間劍。寶入衫穿肘後符。我亦爲人無一法。壁間挂箇醋葫蘆。

煮砂合供如來飯。香積誰云在上方。拈却毗耶佛祖病。一塵一剎是津梁。

化緣纔了合歸休。路滑何須到石頭。世上罕逢穿耳

客對人難舉過聰牛

觀僧坐化

旋拾枯柴聚作堆。坐看紅焰四邊來。果然瞎一城人眼。收取莖茅石上栽。

承天虎巖和尚臥疾

病無起處身還愈。藥有靈時忌自忘。何日獨攜三萬衆。散花來繞阿師床。

擬汾陽十偈并序

予寓鳳山客櫺重閱汾陽和尚偈語有辨邪正至讚師機前後十首皆各立標目觀其措意實宗師方便誘掖綵維三玄參綴五位能使學者剪除菑翳洞徹本源超越格量無間然也嗟乎運固季矣人根益微非惟不能覈其旨歸使其深信從上佛祖垂慈弘濟有大利益者鮮矣因不顧荒陋妄擬前脩亦述十偈仍總頌一首以遺二三子庶有所勉焉

辨邪正

提唱宗師切要知。好分邪正驗來機。頂門眼在眉毛上看到。眉毛早已遲。

恐瞞頂

石中一片玉玲瓏。剖出方知匠者功。不觸當機須道著。教君休昧主人翁。

巧辯不真

舌底波濤滾萬千。須知不在口皮邊。利竿倒却明真諦。方信西來別有傳。

得用全

凡聖賢愚一道分。德山臨濟下兒孫。絲來線去全生殺。滴滴醍醐透頂門。

擬將來

兩手持來一物無。棺材頭上挂葫蘆。定知不是神仙術。肘後徒誇奪命符。

辨作家

物物頭頭顯正宗。目前端可驗來風。不妨伸出那吒手。同上須彌撲帝鍾。

識機鋒

電光石火不容伊。覲面須明向上機。透匣七星光燦爛。得來那許甌人知。

句內明真

才涉言詮早已差。更從言外覓還乖。眼親手辨分縞素。日用何嘗不偶諧。

顯宗用

挂拂遭呵示的傳。眼睛纔動墮深淵。不惟吐舌驚黃檗。出窟金毛鼻孔穿。

贊師機

發揮祖道稱全提。功大難將造化齊。腦後一錐猶閃電。七金山外日輪低。

總頌

十偈深明佛祖機。一輪紅日耀昏衢。汾陽昔日開天路。浮佛今朝舉要樞。濕性不移元是水。情塵纔鎖竟亡珠。拋給鄒釣絲。何事要覓雙雙樹上魚。

悼承天庸叟和尚

世尊涅槃無法說。老子坐脫留伽陀。觸體打破不打破。奈此虛空落地何。無明業識成灰燼。定慧圓明百草頭。無量劫來明此義。未應今日是熏修。

雙峨峰頭日杲杲。涅槃城外空勞勞。活埋未免沾泥水。不若山翁火葬高。

重寫伽陀話死生。一甌春茗對爐烹。看渠來日元無伴。此去依然獨自行。

送小師元浩參方

侍者左右聽吾言。一句何曾到汝邊。老大不辭心力倦。嚇兒偏要奮空拳。

辭天平檀越

來結高平石上緣。嘉聲何獨遠公傳。他年有會重相見。脩竹蒼松在目前。

覺鐵嘴與趙州和尚同祖堂

先師有語也不錯。口硬如鐵。瞞清涼。灰寒火冷數百載。尊像忽聞安息香。

禮翠峰明覺顯禪師遺像

地闊天高仰祖風。水光山色石屏峰。不辭二十年辛苦。扶得韶陽已墜宗。

路轉峰回橘滿林。碧天明月下波心。定乾坤句知多少。作境商量古到今。

堂前說法井不湧。嶺上白雲相對閑。樹影霞光提祖令。舌端無處着波瀾。

樹號應真無兩耳。當年聽法亦神通。着他合出雲門調。脫華鳴枝浩浩風。

寄密菴大師遺像與天平斷江和尚

一句投機廓頂門。富陽提起破砂盆。七穿八穴重拈掇。千古從教累子孫。

寄鳳山別流和尚

鳳山今年無顆粒。解使一衆毛孔。癡兒認作上方飯。兀兀坐守長連床。

贈達心陳星學

達心須達自家心。造化窮通古到今。昨夜南辰移向北。曉來紅日又西沈。

白雲松下

借得雲邊屋半間。老來容我看青山。因嫌積翠談禪病。又把柴門緊着關。

悼崇福良嚴和尚

辭世頌云。萬象森羅聽吾說。演放滅無聲。大眾珍重。萬象森羅聽說頌。字字句句皆朝宗。阿師無口又無。

舌六十九年生。死中。

撒開兩手。言珍重。超出三途。示死生。不是從前腕頭力。如何。日午打三更。

臨行無語。手擲掄。庵字中藏殺活機。海底金烏夜來出。照天照地。幾人知。

入滅無聲。強主張。虛空無口。自傳揚。試看巖頂雲收夜。落月依然照屋梁。

空花無蒂。樹無根。三世如來總滅門。六十九年如幻住。百千三昧與誰論。

強將生滅。示無常。火後莖芽幾許長。再轉法輪今已矣。散花無復到禪床。

幻住老人口無舌。今日卽死。明日活。二邊不立中道空。三界上下。佛與法。

來時無我去。無人一曲還鄉調。自新風度漁歌來。嶽頂月移松影到湖津。

幻住不死。我不哭。日面月面常現前。露地白牛能活脫。載行無復痛加鞭。

了知萬法皆如幻。去住自生。煩惱因垢衣不脫。便辭

衆大火聚中金色身。

析仰山晦機和尚送僧歸永福偈四首

夢中截斷天機。錦醒後來看壁上梭。吞却乾坤化龍

去。眼中留得舊山河。

句外掀翻人語。春頂門一着驗如神。此時直下分緇

素。八十翁翁解笑人。

自與澹湖兩平展。終有一機藏手面。無牙老虎合隄

防。藤條倒握看方便。

不知誰是不平人。到底還他大仰親。兩口果然無一

舌。驗人端的眼中筋。

示禪人

山前虎趣大虫走。門外雨滴芭蕉聲。衆生顛倒不解

聽。巖畔老龍長自鳴。

古林和尚語錄卷第五終

佛性和尚於大元泰定丙寅間住保寧府仲謀猷公首座以師提唱四方學者爭相瞻寫焉。爲病

院 纂 疏

必 先 字 原 本
不 明

諸耆德擅越共相勦力姑取吳之天平前後開元并
饒之永福凡四會錄以先繡梓使其觀覽然保寧之
語益富持未遑編次也茲本既已流通往往南詢裨
子携來不一海內勝流咸羨慕之而卒不能獲爲恨
辛巳夏森禪人必欲幹募刊版以結衆緣等持古元
元禪師聞而慨然喜曰昔嘗居其座下諸彥欲倩爲
書時迫東歸不果今當以森公之志以補所欠由是
爲之勸緣與森共成其事明年秋事未畢森復南詢
堂中第二座詎公先旣一力施版至是復幹募以畢
其事焉

康永收元歲在壬午南禪嗣法比丘 梵遷誌

刊古林和尚拾遺偈頌緒

嗣法比丘 梵隱 述

○欲一作以

○詞一作問

○旋一作族

○君一作若

小師海壽侍者一日携巨冊謂余曰昨有如聞上座者欲南詢乃附舶而去飄風至耽羅舶破之逗留高麗高麗人問其故乃出一巨編以示則皆古林和尚所作中間唯略間東山和尚者一二耳聞乃錄之以爲得至寶而歸今年復有舶發乃遺於壽之旋師兄具糧處而復南也由是壽請之以似師又曰以觀之則皆古林師祖所刊所錄中大段無有者壽即錄出其未刊者或得便則刊之雖乃師祖所棄之物譬如明珠大貝爲富家所棄貧人得之則受用無窮矣余曰君之言然余之貧亦不欲明珠大貝唯從所好如何耳壽復曰此抄寫本或落或誤尤甚冀校勘之余曰曷知其元作爲何而校之歟是大難也然亦強從爾請於是壽編錄之乃爲之校或於落誤之處固不能知實爲何字以意逆之或補或正得二百九十四首後玄瑛侍者自九州來見之曰某與如聞同志於高麗獲此本也奈何不卽開版耶於是欲募緣

復使余作疏余謝之乃乞建仁又復於圓曙藏主處得三十九首并道皎首座處得題跋五首并使校之及間有詰問處就爲之批古語曰校書如掃塵以莫能盡也況此無其本可以考者而又余之不能哉不唯不盡必亦多爲金銀車矣見者毋謂時康永乙酉秋書于南禪東堂之東軒

助緣檀越

太上法皇

前權大納言藤原氏忠

權中納言源重資

參議藤原基隆

如來藏院殿

從二位藤原蔭子

院一條

典侍源重子

古林和尚偈頌拾遺卷上

比丘 海壽 編次

讀應庵語

堆雲老人凝肉塊。三百年來煖猶在人間。萬朵色正。
委洞裏一枝紅不改。黃河水決奔鯨吼太華山崩巨。
蹶走謾說屠龍手段。高且。看渠儂咬猪狗。天南地北。
無尋處。平不留亏嶮。非取彈指空來入萬門。白兔赤。
烏西畔去。

送翠峯長老之京

不見同光帝。收得中原未爲貴。茫茫海內沒人知。至。
寶獲來有誰。製輿化略借看光明。照天地托起幘頭。
脚露出金色臂。不見宋太宗。與僧相別靈山中。三千。
年記語可驗。無影樹下鑒金龍。當今天子更超。越我。
佛心宗。親口說聖文。神武三四王大。地山河凜英烈。
左右肅華變。八方皆稜契。風俗既還淳。吾道何昭徹。
灌頂大國師。一一承記。前切莫高眠。愛洞庭行行正。
好朝金闕。拈却東山下。左邊觀體全真。此時節。

送僧歸天台省師

休居說偈無平仄。七穿八穴成痕藉。閃電機先搆却。
難從空放下。如絃直。況是佛法無定期。縱橫妙用誰。
能知。青天自可覆白日。井底不得蓬塵飛。道人人生天。
台風骨。頗靈異。觸熱來扣門。要覓贈行句。將歸阿師。
傍。一一從頭舉。南山雲起北山雨。東行不見西行利。

送僧之五臺

五臺山上清涼國。山中盡是黃金色。重疊煙霞不見。
人。聞道文殊半天出。當年無著曾未知。南方佛法成。
澆漓。三百五百何太少。前三後三多更奇。至今眼底。
數不足。但見青山與幽谷。金鷲啼處白雲飛。師子吼。
時芳草綠。上人自是寒拾流。翻然忽作臺山遊。神光。
萬里露片額。布褐一領青雙眸。衆生熱惱思甘露。大。
施門開爲流布。佗日懸崖撒手歸。莫道東西沒分付。
金鷲啼處白雲飛。師子吼時芳草綠。若以詩人取。
之。亦可謂奇句耶。然此非詩也。又此二句。每上四。
字。人能道之。而每下三字。曰白雲飛芳草綠。以接。
其上。孰能擬手。

次雲外和尚韻送萬首座

從來一滴曹溪水。匝匝之波平地起。道人曾具截流機。力挽天河有如此。香爐峯頂擲金鉤。宿鷺亭前獲賴鯉。天宮說法夜夢閑。四句百非空妙理。當頭一諱不可觸。肋下三拳終莫比。藏身北斗五位分。瞬目白雲千萬里。朝來訪我江之東。江上春風正桃李。須臾話別去匆匆。脚下青泥渾不洗。

次前韻寄東州故人

鉢裏飯兮桶裏水。不知此話從何起。一千七百祖師機。那箇機先結構此。休居怒髮懸空舉。問訊當年赤梢鯉。天高地厚竟不聞。二十里松談妙理。一塵不立萬境閑。明月清風安可比。楚江東畔望飛鴻。青海盡頭吾故里。何當一錫凌雲濤。石上同盤嚼紅李。笑倒街頭契此翁。湛鄴江淨如洗。

送寧維那

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睹箇衆生眼。笑佗黃檗老婆心。何似睦州擔片板。壁間三要與三玄。豎亞摩醯頂門眼。歸去來歸去來。簾卷西山春晝永。淡煙橫處露崔嵬。

寧一川病作以寄之

昔人有病皮粘骨。不去街頭討藥喫。一川時復走醫家。病不能痊藥無力。玄沙通身是爛膿。曹山竟起處不得挾方儲藥聞叢林。至今百病相攻擊。了知四大本來空。爲衆生故示此疾。當知維摩亦強言。畢竟身安道方適。我今快說此伽陀。速爲消除頂中癰。十方菩薩全證明。摩訶般若波羅蜜。

送可禪人之東禪

東山欲寫天邊雁。毛色不眞成不辦。當年豈是欠工夫。無錢娶妻自擔板。休居欲畫西牧圖。手臂無力眼腦。量今較古盡如此。付與衲子爭名模。岩前袖手白日坐。對影分明成兩箇。因看烏奪樹頭窠。不知頂上紅塵墮。東禪老法兄。開口但笑我佛法無寸長。只解吞飯顆。佗日見闍王。推向鐵床臥。苦哉佛陀耶。放教肚皮大。

秋日懷天門書院山長范竹所二首

平明望青山。旭日照空壁。美人姑溪上。講誘登華席。明時重英才。眷此文正嫡。平生壯士志。所患心匪石。

先憂後始樂。千載嘗未易。皎皎匣中鏡。寥寥荆山璧。
鏡比古人心。璧蘊君子德。所以天地間。求之不可得。
懷哉復懷哉。何時見顏色。

憶別吳城下。千里心悠悠。惜君事行役。山川鬱綢繆。
文章乃小伎。明哲安可儔。清晨講書罷。與諸生遊。
浼浼姑溪水。忽忽成滯留。秋風起庭樹。缺月照屋頭。
長空但過雁。平陸無停舟。豈不有所思。作詩寄無由。
懷哉復懷哉。早晚歸林丘。

脫一字未審不敢妄補

送林古岩之福寧州僧判帳

中吳法道天下稱。巨持要得僧中英。古岩三年職僚。
佐条分案牘無勞。并天台自古文物地。掩勝潛奇產。
靈異。秋月尙明秋水清。曾次於公會。不二福寧名郡。
山谷間。潮田種稻供盤餐。風淳俗厚聖化洽。蒼分列。
剎星回環紫驪一策霜蹄輕。裹帷夾道歡相迎。銅章。
在握馳政聲。佇看千里萬里搏鵬程。

送祥一雲之吳縣副綱帳

悠然一片西山雲。卷舒方外生華春。皇皇祖道望霖

雨。爲吾一沃焦。枯新人生豈在五馬貴。護法安僧不。
容易。看取綱宗特盛時。夾道爭迎福星至。橫塘柳眼。
搖波清。踏歌聲。裂鵲鵬。鳴得錢沽酒。聊相傾。願學當。
年杜陵叟。與公爾汝俱忘形。

送戴都綱帳號斷雲

水垂徹底之清未足清。寶鑑照膽之明未足明。斷雲。
三年莅吳邑。皎如孤月懸青冥。東南法道大如許。何。
人勉力提綱紀。盡把功名付等閑。豈知造物怜才美。
情深義重逾金石。攬轡殷勤問行色。見說三山舊姓。
名馨香。尙有多人識。天邊雨露來何遲。雲本無心斷。
還續。陀日金門躍馬回。更對薰風酌醴酥。

古藏主貝葉爲示索偈

高人示我貝多葉。來自竺乾光燁燁。梵書初看墨尙。
鮮。行布橫斜不相涉。緬想當年結集時。法王眞子知。
爲誰。阿難無學只強記。迦葉不語長攢眉。城東母不。
願見佛。豈復認此爲希奇。我今合掌尙加敬。意根夙。
習何由除。空花無根擬結果。分摘句讀開胃愚。晚生。
學道貴勉勵。亦水有底宜尋珠。須臾還復高人去。將。

止小兒啼不住

珍藏主求

道人姑蘇來何時。離浮佛相見情黯。然不語坐兀兀。
良久乃舒頤。脫却胃中物。胃中之物既已無。真金百
煉經紅爐。龍門萬仞忌點額。虎穴一探空於菟。楊岐
之驢三隻脚。騰踏乾坤誇作略。放去收來百轉頭。豎
四橫三搆。不著須臾別我歸。何處袖帟欲書長短句。
短也長也宜自看。是也非也河沙數。

贈鄭拱之

拱之昔在姑蘇時。聲名落落人共推。危言硬論比先
哲。有如脫穎囊中雞。拱之自別姑蘇後。月曉星殘幾
回首。萬里雲開俊翮高。一聲雷震奔鯨吼。人生獨立
世所難。臨風起我空三嘆。謀疎計拙不自揆。背名好
德徒相殘。殘西風葉葉吹敗壁。肘露衣穿眼不得見。說
編荷可禦寒。手頭更借針鋒力。

眼字恐是眠字歟

欲藏主號了菴

道人以了名曰菴。正與佛祖爲同參。卽今已是萬想

滅。豈待把手方相諳。人人自己光明藏。直下一鏡成
兩當。若將分別強形模。眼色耳聲俱是妄。庵內人庵
外事。差之毫釐失千里。卷野出沒任縱橫。笑倒神茶
并鬱壘。上上人休擬議。空洞難將太虛比。直須了却
事方休。未了莫來菴裏住。

此公諱清。欲天資甚粹。受業師乃徑山虎岩伏碑
師。亦於徑山辦事久。隨古林老人乃爲之嗣。出世
漂水開福。次住本覺。今居東堂。

送僧

祖師遺下一隻履。千古萬古播人耳。東山老人眼搭
眇。跳足肩擔日千里。踏著踏不著。總是自家底。廣大
門風。要力扶神通妙用。超言義石上種瓢苗。法昌曾
有語。結箇大冬瓜。快斧斫不破。塞斷衲僧咽喉。管取
三箇五箇阿呵呵。會也麼。

寄投慈講主

佛法猶如水中月。黃面瞿曇親口說。衆生業識竟如
何。逐影隨形妄分別。琴川有叟居其中。一心三觀俱
圓融。虛空是口萬像舌。來者一一開盲聾。四座拂拂

飄香風。萎花落盡。新花紅。塔前莫遣墮黃葉。沒却來
往人天蹤。

送處維那之江西

荊棘不擇地。春至自華開。旃檀何日種。林下少人來。
湘南潭北在何許。雲深路窈窕。山崔嵬。男兒一了一切。
了佛法於我何有哉。豈不見馬大師。卽心卽佛。言下
頓悟於大梅。又言非心非佛。大似平地起骨堆。既不
遭其惑。亂何妨似鴨聞雷。朝遊南岳暮往天台。便與
麼去。早晚却回麼。

寄淡齋劉理問

儒中之傑。僧中雄。聲光浩浩。恢吾宗。裴公龐老。久不
作。誰能企仰。高其風。鐵樹團圓。果方結。靈根異種。天
然別。無枝無葉。赤條條。閑道花開。當臘月。曹溪波溷
深。且寒。澄江瀉出如奔湍。漁翁却立不敢入。手中拋
下青琅玕。我家活計公已知。一拳之外何能爲。他日
相逢不須解下腰中帶。輸公手面機鋒快。

送僧歸鴈宕

諸佛不出頭。祖師沒巴鼻。大力那羅延。擡脚也不起。

上人天馬駒。奔逸有如此。頭頭凛生殺。著著超言義。
始見風雷生。隨卽霹靂至。休居伎倆無。相見但掩耳。
見免三日。聾寧失一時。利因思。諾詎難。神迹顯靈異。
崖頭瀑布落。屈膝但瞋睡。不怕蛟龍驚。惟見衲子懼。
我昔與一拳。打落渠兩齒。當時祇拍盲。別也無長處。
今日若相逢。稽首拜而已。不以筋力能。況是佛弟子。
送僧之永嘉

休居不跳金剛圈。亦復不能吞栗棘。渴飲飢食恁麼
過。那知別有真消息。上人幸是東嘉人。不將佛法爲
人情。衲衣脫下痛一頓。棒頭有眼須相親。大覺老人
眞瞎賊。與化有言猶欠德。先師意旨本無多。豈是得
它黃檗力。袖裏金鎚誰敢道。頂門更有通天竅。說與
曹溪一宿師。江月松風應絕倒。

送川僧遊天台

道人遠自西川來。捲衣又說歸天台。天台西川翠千
里。朝遊莫到誠悠哉。神通妙用有如此。豐干拾得眞
堪陪。高歌數曲崖石裂。短舞一笑山花開。山花開時
滿岩谷。誰道上人遊不足。石橋南畔老曇猷。猷相見定

邀方廣宿衲僧一隻通天眼不在眉毛額角畔廓徹
靈明在頂門照天照地光燦爛半斤八兩沒高低千
古有誰親得見忽然摸著鼻尖頭便可與人通一線
既是明明在頂門因甚知來鼻尖上我行荒草汝莫
行汝若行時著草絆不見江西馬簸箕胡亂何曾少
鹽醬

翠字亦可疑又於後押韻亦放甚

示僧二首

語默離言證見聞越聲色馬師纔陞堂百丈出捲席
萬象魂膽驚虛空双耳側電捲星馳格外機天回地
轉神通力拈却須彌山吞却佛殿脊管取風流出當
家從教人喚無明賊南山白額虎踞地無人識咬殺
老大虫聲光何藉藉壁破三玄頂上看七穿八穴填
心臆

休居懶放日已久老屋數椽成獨守粥飯不擇精與
麤世情誰更分妍醜岩前睡虎喚不應嶺上白雲招
可友方塘日暖水鷄飛幽徑草深獅子吼上人遠自
中峰來爛爛双瞳射牛斗寶劍提將手面揮神珠撒

向盤中走妙矣深明格外機嶄然肯落諸人後他日
當軒大坐時爲吾痛罵中峯叟

此必居虎丘隆祖塔時作後示蘊禪人者亦爾以
師退開元東洲永禪師延之互爲主伴以接方來
是故有志衲子蟻慕而至故後乃又有休居來雲
岩偈債有千萬年頭至年尾迅筆寫不辨之句也

示超禪人

走石飛沙歲莫天禪人來竟送行篇驚峰有則深深
句畢竟何人是傳不是栗棘蓬亦非金剛圈太湖
三萬六千頃黃河澄徹三千年問口不在舌頭上休
來擔水賣河邊因甚如此不直半文錢

始初但欲作四句律體而已乃變而續之成古風
也

示蘊禪人

一句截流乾坤暗黑不向已求豈從他得未與一念
恰完全才動舌頭成過失達磨不西來少林空面壁
二祖寬安心截却臂一隻水乳曾未分鷄王擇而食
還它過量人盡力提得出豈不見吾祖睡虎曾有言

畫斷生公。葛藤笑倒點頭。頑石廣大門。風要力扶。休將日月。虐拋擲。

溪要禪人遊台鴈四明

天台山高不可上。上時牢把山形杖。龍湫水深不可。斟斟時須用無底孟。山形拄杖無底孟。上人親手能提持。江頭梅梢玉始破。溪畔柳眼青方舒。目前一一露真智。世上擾擾誰能知。試問寒山子。題詩在何處。風飄塵壓鳴高樹。亭前兩朶優曇花。抱子黃猿盡偷去。更探諸詎羅。瞋睡醒也未袈裟。髮却頭開眼不見。鼻崖頭懸泉瀉。不竭喊空。巖石飄霜雪。何時有約出山來。蹴踏驪龍双角折。笑倒長汀契此翁。布袋滿盛乾屎橛。

送璉維那遊台鴈

道人遊天台。亦復登鴈宕。凌晨看瀑布。遇夜宿方巖。空潭蟄蛟龍。細路蟠巨蟒。疊獸但宴坐。詎維亦來往。神通乃小見。佛法豈可罔。足下煙雲生。太虛日月朗。萬象圍繞時。青天須喫棒。此行真壯哉。百歲未爲枉。他日再相逢。眉毛應策上。

送贊首座省母

睦州昔日曾編蒲。二時粥飯氣力。嘉禾人來。拶折脚。忍痛不得。双跏趺。纔入雪峯門。拄杖吞乾坤。步行騎玉馬。赤脚登崐崙。崑崙人天眼目。有如此。古今天地皆相似。三千里外忽歸來。啐啄同時。母與子。他日再相逢。拍手歌春風。虛空一撲碎。大地無行蹤。

送勉侍者

永嘉一宿留曹溪。勉禪三年在吾右。果然佛祖不同途。脫略從前舊窠臼。更將五采畫牛頭。點額黃金誇好手。如斯標致出天然。堪續牟尼子孫後。萬機休罷。眼上眉千聖。不攜露双肘。當時香巖亦何事。忽爾此言成。過客踈山不肯我自肯。豈待香巖再開口。勉禪歸去。舉似渠。不似踈山招倒嘔。

送允維那歸四明

休居來雲岩。偈債有千萬年頭。至年尾。迅筆寫不辨。是句與非句。一一從頭剗。子細審思量。豈是了事漢。臘月三十日。贏得手脚亂。不如興化師。當斷即便斷。大棒打克賓。罰錢趣出院。雖是死馬醫。就中有機變。

後學參禪者明取這公案。勇猛著精采。莫受人轉換。譬如涉重溟。直是到彼岸。南海波斯念八還。西天胡子來。眞旦。

玄藏主求入山卓庵

道人中峯來。云是金華人。鬱密禱樹中。曾結大士因。無錢買衣補破衲。隨分不管富與貧。松蘿爲菴。華爲戶。黃葉煖膝。猛獸馴如來。正法眼。左右七八斤。有時一飲。瞎大地。無纖塵。休居仰望。不可及。何況寒山。拾得梁竇誌。一見合掌禮。意勤更須拋。下手斷貫索。捉住五色天麒麟。

傳上人求演福聽教請益南叟首座

我觀此說明如日。一一當人口中出。佛性天真本現成。直下了。然超百億念。經念佛復念。法晝夜舒光照。塵刹纏身。直上白蓮華。掛體垢衣。猶未脫。男兒學道貴猛利。方便門開成第二。客塵掃蕩數三千。顯出無邊眞實義。法法既圓成。心心皆具足。十劫坐道場。六六三十六。是名眞法供。如來撒手懸崖這一回。南叟老人親薦得。不妨舌底起風雷。

示圓侍者因學欽山問德山。德山大愚。芝云。欽山只顧其前。不顧其後。

天皇龍潭與麼道。未問已前先入草。德山之棒不虛施。粉骨碎身無處討。欽山顧前不顧後。豈解騰身藏北斗。大愚雪上更加霜。伸出蒼龍翫珠手。話頭久矣無人識。盡謂德山機用密。那知大事合如斯。證聖超凡承此力。圓禪侍我來。浮佛曾把斯言細徵詰。編逼教渠沒處尋。黑漆竹篋當面握。如今各在天一方。袖香忽爾來其傍。更持此語爲拈出。奮迅金毛恣返鄉。

送逸首座歸越州雲門

道人說法天宮來。舌頭滾滾生風雷。双峩稜層智劍豎。碧玉宛轉神眸開。機鋒不受摩詰觸。妙語自許天人猜。蒼鷹掠草走狐兔。駿驥伏櫪驚駘駘。他年大坐萬象邊。佛日欲晚宜昭回。袈裟眼活正如此。若不如。此胡爲哉。肩上海藤生兩翼。忽爾尋思越山碧。扣門別我去。忽忽江路霜風凜。寒色雲門六寺相掩映。山色溪光尤絕勝。賀家湖上白蓮華。見之心淨眼亦淨。斯言勿許洞山知。今日風光昔日非。若教昔日如今日。未必當年賦不歸。

次韻送連維那遊洞庭

洞庭山水深且幽。山中木落驚高秋。人家門前種梨橘。梨多橘熟歲不憂。琳宮佛宇相連並。下有白銀三萬頃。鶯鶯蓬萊不易登。此中宛是神仙境。漁翁出沒忘近遠。手中閑把絲綸卷。國去那知范蠡賢。尊香豈識張翰面。蘆邊柳下敲鳴榔。波頭驚起沙鷗雙。得魚入市買酒喫。醉倒不覺寒濤春。盧公說法天人來。方池水湧蓮華開。至今遺像凜生意。禮足不敢驚飛埃。禪人此去誠嘉賞。藤鞋竹杖穿雲上路轉。峯遙不見人。一聲長嘯千林響。粗語說禪人不喜。去禪真有意。我今非去亦非留。詩亦不成禪不是。脫二字以俟後來。

送斷江首座月江藏主遊江西

達磨不來東土。家家有鹽無醋。二祖不往西天。拜鞋耳斷無人穿。佛非佛。兮祖非祖。此道分明。賤如土。蓋色騎聲作者。誰與君更把從頭數。孰云馬簸箕懸羊賣狗無人知。振威一喝三日聾。耳朶依前兩片皮。孰云白拈賦佛法。無多會不得大愚肋下築三拳。飯白

還從米中出。江西法窟自古多。如今此話誠如何。不信更上五老峰頭石上看。只有山北山南葛藤絆。

此乃斷江恩和尚嗣橫川珙禪師月江印和尚嗣虎岩伏禪師

送怠侍者歸天台兼簡東嶼和尚

家山好。家山好。絕壁危巒分鳥道。昔不曾來。今不歸。知心尚有寒山老。寒山作詩無題目。石上松根寄幽獨。金鷄啼處白雲飛。黃葉落時歌一曲。休居平生懶開口。咄咄擬題三百首。正音決定有誰知。古也不先今不後。南閩浮提人。我山上者極易下者難。去與溪邊石頭語。他日重來結心侶。

金鷄白雲之句。此老人亦自爲之喜歟。於是不覺重出也。而其於下所承之句。又別可謂活矣。

送僧之永嘉

道人八月來東禪。新春又買東嘉船。歸心切切有如此。定不枉費蒲鞋錢。永嘉曾作曹溪宿。高風豈是無人續。算沙入海護勞神。不如且唱還鄉曲。休居石鉢破來久。夜來欲傳誰出手。他年補綴得完全。白飯滿

盛將餽狗

送肯禪人之大都

肯禪不自肯亦不肯他人但肯佛與祖此理難具陳
昔日老韶山曾問多口因一語不覆藏吞却赤肉身
休居無此機但感請問勤每坐浮佛堂獅子驚顛呻
森羅及萬象消殞歸一真七棒對十三八兩即半斤
明明絕回互歷歷分主賓朝來別我言去踏京華塵
叮嚀善參學所得斯日新當禮灌頂師爲法忘疲辛
毋但事空言虛負平生春

贈魯松庵茂首座號孤雲

道人昔日凌霄峯夜多說法昇天宮三百五百關浩
浩爲渠一一開盲聾孤雲出沒本無意何時來此青
山中高歌幾曲碧雲合下視萬境紅塵空青松尚識
魯君子白石定有秦人蹤竹床坐久側兩耳上塞下
塞鳴悲風當年兵氣王山谷想見艸木皆英雄古今
夢事有如此胡不躡足遊空峒汲泉煮茗供一笑出
門又在山之東

星學王松齋攜東洲和尚偈求和

三世如來同一性蠢動含靈無多刺若言狗子佛性
無喪却趙州窮性命未得箇入頭須當發深省雖然
打破牢關高佩毗盧正印印泥印水復印空於一切
處無不正上不慕諸聖下不重己靈壬癸人屬水不
怕毛頭星臘月花開冬行春令松齋直下承當諸境
自然清淨

送信禪人之南屏

但信自己卽是佛於一切處皆天真須彌峯高日卓
午大洋海底風蓬塵不與萬法侶便是逍遙人若從
宗鏡堂前過一喝須分主與賓

示滿禪人

道人行處如蓮華不著泥水初無他如王寶劍握在
手斬盡一切諸妖邪須知自己佛與祖亦是現世生
冤家巍巍堂堂是什麼壁立萬仞如懸崖諸方旣火
葬我此但活埋當頭一坐斷豈受人差排神通光明
藏受用俱備諸滿禪如此窮教徹此是休居真實說

送覺首座遊京都

去去實不去柳栗一條生鐵鑄來來實不來門前古

路生蒼苔煙塵漠漠幾千里。白日照耀黃金臺。頂門
眼既正人我山當摧。一舉四十九担。聚還放開。所以
佛祖機不著言語。該風行卽艸偃。處處與雲雷。丈夫
行脚有如此。燕南冀北誠悠哉。使夫德山臨濟。聞而
歡喜見而贊嘆。是謂法王之眞子。可以展三玄。戈甲
列五位。君臣大張爐韜之才。天上人間不可陪咄咄。

送珍藏主遊西湖

天何高地何厚。南北東西成隊走。塞破虛空一窖無。
傾出神珠三百斗。取也不在進前。捨也不在落後。一
物不將來。誰道空雙手。丹桂飄香十里湖。小艇輕舸
賣菱藕。

送權禪人參東禪

權衡祖道無今古。四七二三難比數。忽然突出三脚
驢。踏碎虛空無寸土。眼上眉毛雙卓。整傾出黃河清。
到底少待與汝都揭。翻洗光佛日。誠不難。善用其心
於一切處。佛祖難窺人天罔措。大千沙界沒絲毫。八
萬四千風過耳。全暗卽全明。法爾渾不爾。跣足肩擔
走不休。擡頭撞著自家底。阿呵呵。古往今來爭奈何。

送宗知客

天無門地無戶。南北東西有何數。一句臨機萬仞崖。
三玄指出千差路。草底捉飛鷹。樹頭走涼兔。水上觀
蓬塵。大地無寸土。相喚相呼去喫茶。記取日輪正卓
午。

送訓藏主回江西次一山和尚韻

山高水遠峻陟清。臨見成一句不用沈吟破。一塵出
大經卷。截千差。隨機淺深三世如來。休擬議。把手共
行無可比。坐斷乾坤向上人。不留涓滴西江。水百丈
重登馬祖堂。當頭寶劍舒光芒。振威一喝萬象怖。納
子至今成禍殃。黃檗老婆心。聞之驚舌吐。何似渾命
擘不開。三千里外無人舉。

示謙禪人

謙以學道退以立身。萬機俱罷盡方是本來人。聚十
數雷爲一喝。臨濟宗風不勞拈出。揭百千日爲一照。
洞山寶鏡猶涉纖塵。不墮三玄三要。休分五位君臣。
無孔鐵鎚成隊走入門。一隻重千斤。

與坡禪人

入門須辨主。泥水當時分。未暇開口話。憑誰子細論。
休將正法眼。喚作破沙盆。當如十影駒。一躍登崑崙。
巍巍三界內。何處不稱尊。

送文禪人

至言不文。至理不華。現行三昧。豈在周遮。青天廓徹。
萬象露明。月夜照千家。無心自合。道有願不撒沙。
東行不離西行。利問佛解答三斤麻。

送銑維那歸天台

白雲口裏道。誰敢道不好。此話誠未然。休向句中討。
如王警中珠。得之方是寶。天台銑維那。志氣非艸艸。
遍歷宗匠門。所得恨不早。認著大哥妻。元來是阿嫂。
此行歸故鄉。去問寒山老。黃葉滿塔前。便是來時道。

與瑄禪人

鴈蕩山中看瀑布。鐵壁銀山全體露。拄杖頭邊拶出。
來南北東西。贈行句。昨登浮佛堂。不說來何處。頂顙。
眼豁開。師子吼無畏。驚倒瞎驢兒。踏殺老鱗鼻。喚取。
東村李。大公爲吾披却茶輪去。

送岸禪人歸東禪省師

汝師黃檗非干我事。放兩拋三。丁一卓二。托開無位。
真人。捩轉衲僧巴鼻。非非不是。不是截鐵。斬釘須薦。
取鏡裏迷頭。演若多水中捉月。休居士一句定乾坤。
大棒打老鼠。笑倒祕魔杖。下死歸去東禪。舉似師金。
圈栗棘。憑誰委。

鞋匠皮生求

祖師遺下一隻履。日炙風吹難比擬。有時裁作七八。
片。依舊完全綴將起。針孔線蹊成佛事。利剎塵塵宜。
此義豈特衲僧脚下。不是放身捨命處。寸長尺短。
俱有功。添多減少皆從容。皮生手段更綿密。妙處不。
與尋常同。相逢莫問會不會。果然著著超方外。象王。
蹴踏震乾坤。海底須彌都喝碎。諸方浩浩稱宗匠。畢。
竟有誰依此樣。但把工夫壓當行。莫較三文并兩錢。

剖禪者求

我田博飯真難得。不似楊岐箇老賊。奪食驅耕手段。
高。湖南長老何曾識。芝塘湖寺剖禪者。越格超宗頗。
奇特。受向門前弄土沙。兩手扶犁水過膝。慙慙覓。
休居。翁休居患啞還患聾。有時信口道一句。遍塞大。

地凌虛空須彌爲筆海水墨描寫太虛成五色擬向
堵頭賣與人笑倒寒山并拾得

送林首座省親

睦州昨昔參黃檗傑出叢林古標格至今大義塞乾
坤渡口波瀾猶拍拍米山閉戶編青蒲炊飯爲母典
朝舖韶陽曾來拶折脚家風委地誰能扶古山久矣
明斯旨奪食驅耕難比擬倏然別我還天台北堂萱
艸香風起春深有意重歸來杪羅滿樹花應開不須
更問石橋水淺深且與握手同徘徊

送瑣藏主歸遊天台鴈蕩

道人手握智慧劍妙用縱橫電光閃東禪虎丘沒奈
何鴈蕩天台歸弄險石橋下有蛟龍蟠淙淙西澗驚
濤瀾不妨信脚一踏斷毋使大地人躋攀龍秋水深
不可測雪瀑翻空雲洞黑詎難出入無定蹤擬欲追
尋何處覓如來藏裏摩尼珠晝夜爛爛寒光舒逢人
傾出一栲栳知音自曾掀雙眉

次韻贈陳待詔自號春野牛

野牛便是滌山牛只要識取這一頭遼天鼻孔沒可

把東觸西觸飽卽休吾今爲汝施鞭索從前水牯都
拈却餓到皮消骨爛時頭上依前戴雙角

送姚希聲善子平數

韶陽一曲超今古不屬官商角徵羽天上人間和轉
難只箇臘月二十五子平得之能變通解別費賤分
吉凶正音歷歷播人耳豈在造化推排中三世如來
傳此曲四十九年歌不足始終一字不能宣拈起花
枝眩人目達磨面壁經九年欲高其唱猶未然雪糞
霜虐凍不死一死忽吐春風前桐江有叟楊希聲格
局向背俱分明休言只學子平術端與韶陽調平出

送德藏主

黑風捲雨敲琅玕雪電打碎芭蕉壇寒山拍手拾得
笑但覺眼底雲濤驪道人何事兩眸碧掌上摩尼耀
紅日照見三千刹海中魚鼈鯨鯨頭角出休居曲費
平生力香餌鉤頭分曲直放去收來只麼休畢竟水
寒都不食摩尼珠摩尼珠莫教海底驪龍識當時臨
濟不解惜被人喚作白拈賊

題癡絕和尚法語普說卷後就普說中所舉

機緣成偈

癡翁說法如雲雨。澆澆口中都是水。當知此水無竭時。浸瀾虛空殊未已。五須彌山笑點頭。萬象聽之亦聳耳。強須無過是。訥僧見此亦須毛骨豎。諭子母啐啄同一歷耳根。發歡喜情。塵交結任縱橫。世緣逆順頭頭是。心之與道是何物。況復更分一與二。大智圓明廓頂門。方便隨機聊指示。荊公受氣剛且大。曲剛大故同佛意。老元不答猶更覲。言詞文彩義理備。當時文公亦何爲。扣之愈力障愈熾。道存目擊脫蓋纏。一刀兩段見猛利。更宜淡泊似頭陀。便是人間第一義。紫岩昆中賢且明。忠義文章世無比。慙慙報母德。□□請法老謙不容。易趙州狗子佛性無。截斷根源消一句。山河大地當時空。自己靈明無著處。米胡兩眼如電光。應機接物等遊戲。既能索筆判虛空。胡爲不識王常侍。獅子從來解咬人。逐塊韓獪徒擬議。忽然會得也不難。八角磨盤空裏住。我觀癡翁說此法。譬如時雨沃大地。纖纖長短悉沾濡。隨其根力乃發。耳稽首說偈爲贊。揚同證此翁根本智。塵沙億劫

常現前。曾中切勿留元字

所脫數字以俟後來

和東嶼和尚示擲藏主

寥寥祖室生光彩。千百年來古風在一句。渾侖壁不開。拋向千人萬人海。太虛不受塵。醫沾經頭以八無人。參當曾叉手問什麼。一字不識猶謙謙。有伎倆。無伎倆。總是隔靴抓著痒。何如一蹶破三關。截斷百千閑妄想。笑倒東禪箇老翁。爲人徹骨塵清風不惟除却苦熱惱。直與大地開盲聾。

猷藏主相訪

道人來凌霄。打我松下門。開門見顏色。笑語春風溫。人生會面難。感此氣義敦。祖道如何陳。勿以言跡論。明朝出門去。赤脚登崑崙。

此公蓋是最初與師相見時歟。是後往往隨逐之。鮮離左右。蒙在保寧時。爲座元。見其爲人甚敦篤。所學與夫寫染俱美。諱長猷號仲謀。出世住溧水。無想。今住溫州仙岩。爲師承嗣。蓋其所自來。始於斯耶。

舟中在感

我生近桑榆。萬事減料想。幽居傍深林。回首脫塵鞅。
看雲但高歌。對月或撫掌。乘風度澗壑。坐聽松韻響。
枕石傲許由。麾手謝元毫。胡爲事行役。徇物聊俯仰。
孤蹤若萍蓬。飄忽隨蕩颺。竭來江海遊。波浪駕輕槳。
風食曉氣浮。水宿夜潮漲。篙人拂晨霜。飛雪洒頭上。
新春有餘寒。旭日照萬象。明朝到匡廬。足以慰嘉賞。
題曰舟中有感。乃有萬事減料想。并殉物聊俯仰。
及明朝到匡廬之句。蓋是赴永福之命時所作歟。
又有赴番禺請舟至池口。阻風所成者。以所寫本。
脫誤殊甚。故不復收。

次韻送持首座

三十五南山石虎。二三非一魚。稠網密放去。收來。
有何法。則壁開臨濟三。玄歡睹頂門一隻鼓。無明山。
上之雲雷。轟煩惱海中之霹靂。不惟三世諸佛六代。
祖師天下老和尚。膽戰魂驚。抑使毛凡道敗。善根非。
器衆生。一一眼橫鼻直。是所謂天宮說法。離四句絕。
百非看象龍之蟬蝶。乾坤太窄。

次韻送合西堂

拈出分明主。中主何須更擊雷。門鼓聲前領旨護。徒。
爲句後精通非。拈子顯出百千三昧門。象龍雜還狐。
兔奔虎須倒捋笑。臨濟不妨賣弄閑精魂。從來此話。
無人識。魯祖見人空面壁。垂慈端不在多言。萬別千。
差宜賞識。頂門電卷星馳。脚下波翻浪激。殺活臨時。
箭鋒相敵。土上加泥。施棒喝。拄杖聊將太虛撥。東西。
南北沒商量。八萬四千俱解脫。豈特如此而已。更看。
揮天鑿地。

次艮岩和尚心庵歌韻

幻住老人剛咄咄。一箇心庵著不得。只知開口便成。
非當年馬祖如何。卽天邊明月不可比。庭際雪寒何。
處覓。也不喚作庵。也不喚作物。無名無字盡包藏。三。
界茫茫有何極。長伸兩脚眠快活。曾無敵四面沒遮。
欄。太虛何迫窄。從教拽下面前簾。是聖是凡俱不立。
若言萬象是同參。我道偶然成空塞。鏡無塵休更拂。
心是庵。兮庵是心。限甚天南并地北。

送仲禪人參徑山

多人乞語上徑山。仲禪亦向那邊去。集雲峰下四藤條拈來打落龍王鼻。欽師被惑猶等閑。豈在馬師圓相間。卽今休居只亦啞。他年來必無人罵。

送瑛禪人之廬山

瑛禪來澹湖兩夏如一日。四大雖少安一念頗真實。咄咄聽吾言。扎扎用心力。捨近而趨遠。舉枉而措直。所以日用中有損而無益。三玄妙法門。何曾立閫域。佛祖本同途。太虛無影迹。有如摩醯羅。豎亞眼一隻。息妄當自知。求真轉難覓。此行遊廬山。參盡好知識。萬境豁然空。神機迥然出。他日再歸來。掀眉笑何極。

送輝禪人遊浙

三要三玄鑑地輝。天權實照用。眼目定動妙。挾兼帶。遍周沙界。一分開。有主賓。全機出沒俱。無碍住。則不似似。則不住。浙中清水白米。喫了知慚愧。頂門歡睹摩醯。管取拈匙放筴。

送寧藏主

寧可截舌不犯國諱。一句截流。長人入水。轉得身來。萬仞崖千重百匝難回。避拈燈籠。擊露柱。崑崙兒眉。

卓堅燖破摩尼藏。裏珠無限清光照天地。

送溥禪人遊嶽

南嶽山高澹湖水淺。山高難登。水淺易見。擬把長竿釣巨鰲。莫教失却釣絲線。水茫茫。尋不見。踢倒峰頭八字碑。娘生兩眼明如電。

次虛谷和尚韻送覺侍者

出袖入袖金鎚。從來佛祖傳持不問是。凡是聖一槌。擊碎無遺信手拈來不擇物。物頭頭暴白。須知萬里神光到處輝。騰顯赫豈在多多和。和特地討縫吹毛。若不當頭坐。斷轉見以訛傳訛。渠深自然有水空洞。元無表裏行看五髻峯頭井底蓬。騰競起摩尼吒哩。悉哩。總是吾家奧旨。

宗門達士所倡法句。非同新學小生。習爲聲律嘲風詠月之詩。乃拘拘爲韻也。但以聲音聊彷彿相。近卽押爲韻耳。然若夫浙人雅音。出口成章。自然諧叶。必不押毛字。同和字作韻。唯福建問尊宿。往往押高刀毛毫等字於歌戈韻內耳。虛谷和尚乃婺州人。婺雖在浙而語音甚爲贅牙。今押毛字於

和訛字間爲韻。蓋其鄉音耳。又每見福建間語音。高音歌刀音多。毛音摩豪音。和且如於今。東山空禪師。偈頌盛行於世。槩可見也。如四威儀。頌押到字。與坐箇字作韻。又押做字。與住醋字作韻。又押道字。與座字作韻。如此者。蓋亦略相近耳。又凡人曰蛇虎等尾曰尾巴。乃正書巴蛇之巴字。平聲邦加切。而東山送蓮兄之雲門偈。押在去聲韻內。字作尾。靶乃去聲。必駕切。且靶者。乃是轡革。御人所把處物也。此乃大達宗師。臨時落筆。但以示人員正法眼。誰管誰何。今者後生。略去參禪。唯欲學習言句。又奚可同年而語也。

送福藏主遊徑山

江浙迢迢去。復來水濱風宿。興悠哉。須知入林不動。艸從教古路生蒼苔。僧問字。但與說不說。此道今如灰。君不見蜂頭萬仞龍門關。宿客不來魚鰕肥。此亦是律體變爲古體也。

送義侍者遊浙

勝義諦中眞實義。八萬四千塵勞門。一句不來慚扭

訥。黃河九曲出崑崙。珠有采而川媚。玉無瑕而石溫。行盡吳頭楚尾。眼頭清濁須分。麤下犀牛扇子等閑。坐斷乾坤四七二三。俱罔措百千諸佛競頭奔。

此一首又別前六句聲音。似李白詩。後六句不似也。又自第四句至第五第六乃逼似。

贈吳實山卓庵

學道身心實實實。到此不分儒與釋。果然一念頓忘懷。世出世間爲第一。衆生日用總現成。取舍行藏無固必。神通寶藏莫它求。性地圓明從此出。番易信士吳實山。志願堅凝等金石。與妻陳氏發大心。誓脫塵勞煩惱域。貪瞋世網正交羅。人我稠林亦深密。實山既握智慧劍。陳氏亦修慈忍力。資財拋擲付兒孫。夢幻光陰同瞬息。求真息念理自明。絕世攀緣屏人跡。剪箇除翳結艸庵。越聖超凡離心識。南山嵯峨綠蒼翠。寶林華樹相連直。道人不出心地間。出亦何曾惹荊棘。念經念佛復念法。無欠無餘無得失。但從此去樂平生。自然獲證波羅蜜。

贈上藏主衡維那

佛祖從來沒蹤跡。南閩浮提人不識。道人昨自廬山來。家在天台石橋北。自言此道今荒涼。不辭跣足來。番禺江邊撈波黑。如漆三人欲買何人強。休居年來腕無力。誰解提攜古刀尺。且坐同烹屋後茶。鐵磬聽敲甘露室。

次東嶼和尚韻送輝首座

睦州昔日來韶陽。入門吐氣凌諸方。當機一拶脚爲折。至今負痛呼蒼蒼。東陽首座振金錫。開發人天轟霹靂。辛辣過如老睦州。不掃其言掃其跡。春風爛漫閑枝條。剪除況有如意刀。操來遠遠入吾室。不憚水闊并山遙。搏空萬里看鵬舉。誰聽喃喃梁燕語。五葉花開正此時。動地驚天方可矣。

次必大饒居士韻

達磨不會禪。夫子不識字。各各不相知。胡爲立宗旨。迢迢空劫前。浩浩俱周圓。三皇及五帝。此土并西天。有如屈伸臂。展握掌與拳。要知大化中。擾擾生死根。無心卽是道。契理元非禪。願言著精采。毋守癡肉團。

送長江西堂

禪翁有口自解說。說著令人舌頭結。況是親登記字堂。當軒大坐分風月。懷哉小釋迦。伎倆一何拙。梵僧才跨門。便好當面截。更待呈神通。未免繫驢轡。何如足峯頭。臨機看施設。言行既相應。著者自超越。峯頭白浪翻。空出井底蓬。塵遮白日時。來忽到澹津湖。窮教到底無涓滴。話別欲何之。還尋舊山去。袁州城裏開嗽嗽。法身驚起無尋處。

送箴臧主與師造塔

去去何處去。深秋木落霜風起。來來何日來。明年二月桃花開。拋沙撒土呈懺袋。青天白日興雲雷。祖師一隻履。寥寥千載留熊耳。東山老人氣力羸。跣足肩擔在半途。楊歧一頂衣。七穿八穴無人知。鷲峯深藏歲月久。兩手持來渠不受。先師靈骨今猶在。歸去欲添黃土蓋。君不見。疎山造塔曾大喚。三文兩文耐匠人。

送古霞然書記

道人住在西湖頭。時來忽作姑蘇遊。胷中萬卷若灰燼。量外一句如川流。夜深對坐羣象息。石火電光照。

四壁盡道當臺鏡有神。誰知大海空無滴。變我峯前一條路。去去來來幾朝暮。明日前村又有齊。得錢買繡青蒲鞋。

送僧上天目見魁首座

無明業識成何物。一念不生空突兀。須彌崩倒大海枯。信脚踏翻師子窟。我生自秉智慧劍。白刃中挨赤身。嶮拋來擲去。石火飛叱咤。暗鳴電光閃。如今還坐青山顚。水間雲淨心悠悠。然睹驢滅却正法眼。石上迸出黃金蓮。君不見紫垣道人天目山。垢衣淨窄煙雲間。調高一曲無人委。見說髮長過兩耳。

送西國曇藏主

天無四壁地絕八荒道。無南北。遍界難藏。唯君二十年樹北光明。幢聲前非聲色。非色頂額一著超諸方。驅耕奪食直易事。移星換斗誠難量。我來白雲鄉。荷負心已忘螺螄蚌。蛤夢徹見威音王。何由得一語。萬里充資糧。猛虎不食伏肉。俊鷹那打死兔。明朝拄杖頭邊。管取乾坤獨露。

火後送僧化藏經

五千餘卷非干舌。業識一團遭火劫。可憐三世佛慈悲。立在渠傍聽渠說。文殊普賢心。膽寒至今不得成。泥洹觀音大士妙智力。不將耳聽將眼觀。如今又是幾百年。最初一句無人宣。但知力盡道不得。炳然字義何周全。斯言盡是紙上語。居士無心解相許。一毫頭上定乾坤。轉大法輪而已矣。

送舜禪人遊廬山

去去來來有甚憑。處寒暑到來如何回避。搖扇取涼伸脚打睡。日出東方。夜落西山。是山兮水是水。五老峯頭子細看。靈蹤更在猿啼處。

送泉西堂

江西南南與麼去。草鞋包在袈裟裏。不是雲門語路深。發言未必能容易。雲門脚折不解走。七尺烏藤攜在手。有時攢出南山蛇。觸著便作獅子吼。玄沙沒柰何。叉手在背後。雖不用南山。難塞別人口。湘南潭北雲悠悠。袈裟不盡長江流。兄呼弟應笑復語。左提右挈皆良籌。他年莫道石頭滑。到我一舉還一喝。

送珍藏主到廬山

衲子工夫論實地。不在那邊并這裏。從來毫髮不相瞞。千古萬古播人耳。深秋落月千峯雨。廬阜看雲三百里有問經題字。若何不消注脚分明舉。

送福維那

興化打克賓。罰錢趁出院。澹湖明窓下。安排匡成現。聲前明殺活。手面存機變。減少與添多。所得亦不淺。佛手開驢脚。展腦後神光。如閃電。袖裏金槌影動時。海門驚得波濤捲。夫是謂之道人行處。如湯消冰。無蹤跡之可求。在臨機之方便。分三成六分。宜自看。江上西風急如箭。

送海東臺侍者入浙

家住海門東。扶桑日先照。萬里復南來。此心俱了了。杖頭水石煙。雲眼底風帆。沙鳥索取一顆明珠等閑傾出。桡棹落落神機轉。不難茫茫手面誰能曉。煒煌煌兮可貴。可尊。寂寂寥寥兮。非大非小。更探驪龍領下看。歸來說與休居老。

此乃卽今之寂曇西堂也。余住淨妙時。謂余曰。所得古林和尚法句。至高麗失之。乃出帑以口誦便。

余書之。迨今又十餘載。復會於此。乃以余所書揭於寮中。不差一字。

次韓知事韻

余生在空門。苦樂皆可受。萬事如鴻冥。焉能同狗苟。放浪雖任真。戒律還自守。大法適澆漓。祖肩當荷負。縱橫妙用時。一一啓靈腹。當鋒嚼鐵機。斲聖運斤手。物我既相忘。誰能分薄厚。兢兢惜寸陰。幾見日入酉。堆床萬卷書。祇可供覆瓿。永懷藐姑射。豈類劬劻醜。世態等浮雲。倏忽變蒼狗。憐君佐幕才。卓犖昌黎後。固無排佛篇。富有辨河口。不特事廉明。抑且識休咎。文章有源流。渥澤乃能久。八笈登清臺。苦苦紫印綬。感德賢士趨。聞風趲吏走。政軌暴勝之行。比公孫丑。視彼瑣瑣徒。才能空趲趲。焉能使風俗。純愛如孟母。華裾護駢闐。莫擇賢與否。且評有公論。此語能會不。君看堯舜時。王佐豈多有。阜慶與襪契。落落衆星斗。沛澤及斯民。如解倒懸紐。懷哉商道衰。暴虐共刳剖。箕子但伴狂。惡來名不朽。天賦自有由。難將仁義誘。微生值明時。暮景及耆奇。凌霜羨松柏。凋秋嘆蒲柳。

美不愛芝蘭。惡不病葦蕕。鳩鵲適枋榆。麟鳳集郊藪。
飲啄但隨緣。終不離獸貳。豈知禪宴餘。得此方外友。
軒渠見真情。破戒爲姑酒。賸采湖上芹。少割園中韭。
坐久壺未傾。詩成已千首。休誇十丈蓮。謾說如船藕。
學幻匪吾真。言曉乃塵垢。至道本自然。古今同一偶。
千里立機關。百匝開戶牖。三玄泥水分。一喝師子吼。
當知驚雷門。豈在擊瓦缶。涼風從西來。洗我炎熱慙。
琅琅讀君詩。侍立環左右。信筆聊續紹。字字爲君壽。

送辨侍者

大巧若拙。大辨若訥。口邊白醭。霏霏脚底紅塵。埽埽
坐斷乾坤。色前不物。三千年激浪奔鯨。九萬里捎空
俊鶴。明暗路岐。聖凡窠窟。歸來臨汝峯頭。試看全機
出沒。

和定山和尚韻送篙侍者參徑山

大元國裏多禪師。一箇兩箇千萬箇。本無位次可安
排。曾把虎空都塞破。山頭老古錫。無大唐佐切得做。
大萬斛明珠。信手撒來。不比諸方野狐涎。唾後生晚
學參禪。知它道箇什麼。縱饒百煉精金。也被渠儂煨。

過見量了。無存坐。豈是拍盲摧挫。無非真實爲人。直
要空花結果。禪人此去。遭呵黃檗。老婆心舌。吐足可
賀。

次韻示侍者

休居有口甜如蜜。點著令人肝膽裂。入戶休將見解
呈。望風只合頻加額。門外湖波漾秋碧。白日無風荷
露滴。須知此境出天然。絕勝咸池浴朝日。須彌倒卓
大海枯。覺道既成甘露滅。

古林和尚拾遺偈頌卷上

古林和尚拾遺偈頌卷下

繡法被

一方方是一佛刹。一片片是一如來。少林面壁看不
破。五葉一花從此開。

天源

一條寒瀑界青霄。聲落滄溟萬派消。向上有人窮到

底始知來處十分高

毒川

一滴沾唇便滅門。滔滔東去更難論。百千諸佛同生殺。攪得滄溟徹底渾。

峻宗

祖佛門庭著脚難。萬重崖壁萬重關。果然挨得渾身入。振領提綱總是閑。

此宗

只者便是爲人句。百匝千重總莫論。歷劫傳來至今日。單單留得破沙盆。

石崖

一片巉岩萬仞高。孰云無路透青霄。有時拶著通身句。撒手全憑者一遭。

中山

四面孤危迥不同。巉然一簇插晴空。德雲只在高高處。童子徒勞過別峯。

無己

四大何曾解累人。不妨剎剎與塵塵。直饒轉得山河

去。也是從前認識神。

同虛

無相無名等太清。目前萬象自分明。箇中若也論緇素。又是多添眼上星。

一菴

獨坐寥寥絕四鄰。白雲流水冷相親。渾無百鳥啼花獻。門掩晴暉幾度春。

竹所

森森寒玉遶虛櫺。多福曾將作對談。曲曲斜斜誰會得。前三三與後三三。

蕙畝

澤國風光久不聞。眼頭蕭艾正紛紛。誰知九畹春歸後。又向荒畦課楚魂。

立岩

一片巖然聳碧空。孰云無路與人通。曉來一陣花狼籍。添得崖前綠暈重。

無學

曾中不留元字脚。祖師心印從誰傳。拭瘡疣紙五千

卷別有正眼開人天

竹坡

渭川千畝。即平原曲曲斜斜。在眼前。攪雨搖風。提祖令是真如境。復何言。

月樓

萬里無雲。轉玉盤。幾多人在上頭看。古今只有寒山子。若不將心。比亦難。

次韻夜坐無燈

祖師肝膽。昔曾傾解。道無油。不点燈。暗暗昏昏。莫相笑。對人挑剔。我無能。

次韻酌碧山祝總管訪子懷祖菴五首

道韻如山。不可攀。禪心似井。更無瀾。不因月下舒長笑。何事乘驂到此間。

道韻如山。不可移。頂門一著。亦曾知。鐘聲畢竟先來耳。靖節何因却皺眉。

道韻如山。不可搖。閒情猶復訪吾曹。松頭落日荒村遠。破戒何妨送過橋。

道韻如山。不可登。未應無髮便言僧。銀魚紫綬真如

識堪作人間照世燈

道韻如山。不可躋。此身端與白雲齊。不緣金粟稱居士。爭見蓮華出游泥。

謝淨提点寄秋扇二首

形跡踈來。越兩霜。寄將秋扇。意何長。老懷只怕西風至。莫怪逢人少舉揚。

細骨纖藤。巧樣圓。腕頭力弱。覺輕便。看它無意涼人處。不屬炎炎造化權。

題墨蒲萄二首

翠藤斜落影團圓。曾向晴簷月下看。不是和棚秋雨夜。黑風飄作老龍蟠。

一枝高。又一枝。低風蔓牽長。苦不齊。喚取金僊來下降。盡情收拾過涼西。

求燈籠頌次韻示之

一段光明。聚作身。不勞挑剔。自生春。有時淞壁天台去。笑倒石橋南北人。

淨髮待詔求

拈起霜刀。盡剷除。不留些子。做根株。曉來再把青銅

看只見橫分眼上眉

示鏡藏主

平如鏡面嶮如崖。一點醅僧話未諧。演出更須重演。
入大千渾不費安排。

次陸教授韻

大教汚隆不易評。偶因池畔得權迎。重看一幅伽陀。
上盡是塵沙古佛情。

遠公結社逢脩靜。道在何妨送又迎。千古虎溪流不。
竭。累人特犯欠忘情。

去去來來總強名。有何相送與相迎。纔存一法難忘。
我。蕩盡絲毫亦是情。

贈相士月岩

識得人多相便高。月中元沒一絲毫。夜來一片岩前。
月。無限清光在碧霄。

次東禪韻送孚侍者歸鄉

東禪一曲還鄉調。音韻傳來世所稀。賴有東嘉孚侍。
者。等閑拈起向人吹。

示鑄知客

拈起茶甌。驗作家主賓分處。定龍蛇。誰云獵犬無靈。
性。曾對韓公露齒牙。

送竹鶴與鄭郎中壽二首

竹有高枝鶴有齡。畫堂宜並老人星。錦衣不用朝金。
闕。自有芝書出鳳城。

春風桃李正斯時。誰敢違條把壽卮。只合指它千載。
柏。與公同作歲寒期。

次韻答陳治中二首

鄉曲難忘是道情。胷中涇渭自天真。也知一見龍潭。
後。不怕橫岡白髮真。

湖海聞名已十霜。小舟何日到吳江。寄來佳偈清人。
骨。一夜燈闌憶老臚。

次楓橋韻送僧二首

覓得寒山偈一張。入門便覺菜根香。不煩拾得重分。
付。自有豐干爲舉揚。

霜濕輕色露濕衣。白雲深處怪來遲。破沙盆是閑家。
具。正是商量煮菜時。

寄無外僧判壽

涼秋時節近重陽。喜見優曇一朶香。手把茱萸語龜鶴。此生同生樂年長。

送全上人之東州

全放全收正此時。目前生殺看臨機。明朝青海頭邊去。萬里秋空一鷗飛。

送僧之南屏

句要新鮮說要長。不知無法可商量。南山白額令人怕。切忌遭它一口傷。

送僧歸金陵

六朝煙艸正萋萋。喜見家林路不迷。潮滿石城船到岸。山形丈子手親攜。

華維那求

洞裏桃花處處開。阿誰不折一枝來。年年江上青山好。莫道春光尚未回。

送規藏主

大藏小藏八羅娘。舉得完全尙欠長。浮佛盡情都說了。涼秋時節是重陽。

祝總管號碧山。又稱栖碧山人。三十年前夢。

一童行持金剛杵。令洗腸肚言畢引至一池。所金蓮萬柄樓閣穹崇。鼓樂喧闐。友人徐居士以偈贊之。出以語予。遂成十偈贈之。

皇慶咸淳五十年。故交情重在書編。一時拈出人前看。鐵畫銀鈎尙宛然。

栖碧山人長者身。昔年曾夢見童真。倒持七尺金剛杵。信手拈來沒半斤。

皂條氈帽白衣衫。夢裏相逢爲指南。清淨池邊樓閣裏。春風啼鳥語喃喃。

三十年前洗肚腸。到今猶帶藕花香。定知八德池中水。沃盡衆生熱惱涼。

衣冠盛集殿堂深。鼓樂喧闐發妙音。人近華臺童子笑。夢中慚愧遠相尋。

沈醉春風復是誰。夢中消息我先知。茫茫三界皆非實。空裏無花不用疑。

佛無誑語示衆生。自是迷徒異路行。一箇葫蘆尖屋下。五湖煙景有誰爭。

怡齋居士沒來由。夢事將來作話頭。賴是碧山元未

覺竹林斜月正深秋

瓶內荷花遍界香。夜深鐘作梵音長。不知童子何方去。留得春風夢一場。

大法何曾不顯然。三千刹海廣無邊。當陽坐斷毗盧頂。水自寒潭月在天。

寄子元先奉御

華騎親從日下來。好山行盡到天台。雲中五百閑尊者。喜見曇花一朶開。
歷盡風波白盡頭。閑情還憶舊交游。西風寂寞錢塘寺。多謝停驂爲我留。

釋烏回別流寄希白偈四首

人來一一扣行道。是聖是凡俱靠倒。萬里雲關灑氣收。澄潭月落霜天曉。

半幅霜藤莫問安。弟兄情重話應難。自從迦葉傳衣後。誰向門前倒刹竿。

白鴈乍聞秋日薄。上下四維空索索。何人更把笛橫吹。一聲驚起遼天鶚。

仰看雲影度天邊。鐵馬追風著快鞭。安貼家邦是今

日好兒終不使爺錢

佛成道

衆生易度還難度。麻麥難吞復易吞。惠日有光舒不夜。覺華無蒂綻乾坤。

留故人

白雲紅樹正清秋。蹤跡胡爲不我留。坐對天寒燒木葉。火爐頭話互相酬。

送願禪人

有願從來不撒沙。古人此話休輕忽。若向諸方探水時。莫教踏碎蒼龍窟。

送廣南尚禪人

前三三與後三三。鎮海明珠出廣南。知識門頭呈似看。一輪霜月照寒潭。

次上藍竹田韻二首

聲價喧傳已熟聞。洪州城裏大開門。看它結角羅紋處。百匝千重自解紛。

慚愧生緣共浙東。腕頭隨力闌真空。西山老亮能知不。春盡飛花處處紅。

送僧禮祖

祖師門戶盡蒿萊。徑路何人爲剪開。見說手平曾了也。不知何日是重來。

示壽上人

是身壽命無多日。古德曾言過隙駒。行脚又尋山水去。自家田地竟何如。

送僧踈山禮祖

聞人聲色矮圍梨。長處驚羣幾箇知。見說木蛇今又活。入門須看令行時。

題挹翠軒

四面軒窓盡豁開。遠山重疊送青來。白雲也解知人意。爲雨爲霖去不回。

頭聽溪寮

返聞聞盡至聞心。杓柄拈來探淺深。終始不教聲入耳。淡煙籠岸碧沈沈。

次雪岩和尚韻

佳偶攜來至澹津。定知寂子是前身。貝多葉上香風起。散作人間一樣春。

次孤雲和尚韻

見得分明又不真。祖師巴鼻沒疎親。曉來駐日寒江上。天外出頭能幾人。

送楚上人

楚江城畔水東流。悵悵勿茫茫向外求。昨夜一輪波底月。澄澄無滓冷光浮。

送星上人

天上星辰踰歷歷。人間萬事競紛紛。稍僧有眼觀不見。認作如來萬行門。

送禪人上徑山

憧憧都在半途間。慚愧禪人上徑山。挾得龍王珠一顆。却來呈似老僧看。

袁叔英號靜處求

鬧處工夫靜處看。世間聲利不相干。未明萬法皆如幻。欲出塵勞也大難。

徹維那求

古佛垂慈直至今。徹頭徹尾老婆心。澹湖終不隨它後。熱喝嗔拳要汝禁。

送壽上人省師

去去參方復省師。昔人標格亦如斯。古靈豈特能措
背。一摑分明將虎須。

峻藏主之徑山

知識門庭俱歷過。澹湖水淺難泊船。凌晨峯頭看日
出。下有萬丈蛟龍淵。

送惠禪人行化

大事圓成在咄嗟。莫愁途路苦波吒。三千里外逢知
已。筆下能開五葉花。

示元新戒參仰山

胷中果不留元字。只合教參小釋迦。若比大禪無伎
倆。藤條雖折莫饒它。

寄頂山闍靜長老二首

途路三千到澹津。故交情重別無人。快須張起漫天
網。著意羅籠白鳳麟。
一夜思量到頂山。便尋杯渡去何難。不如且用玄沙
底。白帟封來也一般。

蒲萄無架

說與涼州使者知。屋頭新蔓手親移。臨窓不欲撐高
架。會見秋風著子時。

簷前插架枉施功。況有涼生殿角風。昨夜牆西看新
葉。藥珠斜絡草窠中。

送敬上人

參方須具參方眼。法戰須諳法戰機。探水烏藤好牢
把。莫同趙老到茱萸。

送源藏主江西禮祖

佛佛授手無言說。祖祖相傳錯指蹤。八十四人阿鞞
鞞。至今狼藉草窠中。

送僧上徑山

一句分明直似鉤。曾拋香餌觸鰲頭。何如拋下長竿
去。坐看凌霄一網收。

送心源上人入浙

一筇煙雨出西川。正念圓成道力堅。佛祖門庭深似
海。不妨重買浙江船。

聞杜鰲偶成

山頭蜀魄暗消魂。古木陰陰郭外村。隔岸一聲啼更

切去年吳地曾不聞

悼橫溪和尚五首

此日胡爲獨慘魂故人千里死生分不知黑漆柴龕

外誰伴茶毗出寺門

吳江塔下三更別巾子峯前一日亡自是情深重悽

愴看來於道亦何妨

幻滅幻生漚一點真如真異路千差觸體前面菩提

草火後還應長舊芽

重看昔日寄來書盡是提持向上機讀罷不愁應不

得故人如此見還稀

泣向風前酌茗甌死生端不與君愁都緣祇樹無多

葉一度飄來一度秋

送滿禪人之金陵

禪人別我上金陵月棹風帆理去程見說近來春水

滿夜潮猶打石頭城

送僧

花偈聯聯說向誰此心唯有老胡知秋深時節重來

也與汝深加腦後錐

送李郎中求藥方

三方來處極艱辛此日如何可授人賴是世間醫國

手不妨傳去活疲民

雙頭蓮

並萼聯莖出水來一權一實一華臺憶曾入德池中

見特爲金仙兩足開

次韻示小師虎維那

老我情懷歲月過眼頭諸子苦無多破沙盆話千鈞

重提掇其如腕力何

田中十首并序今收九首

友人斷江首座留山中會予田間歸方出迎卽曰

僕來吳數年矣以靈岩虎丘二詩未就爲欠比來

白雲山深水寒冥會二境之妙輒易搜索今成矣

冀剪裁之予曰詩非吾所長方將以佛祖之道爲

已任痛法社之衰微惜後學之不振行其所未到

薦其所不能使其各各契證本地風光開鑿人天

眼目相與紹續尙未有毫髮之利何暇事聲律哉

比來小院無可任之力事無大小必躬爲之洎往

田間索租而民姦佃猾租瘠田肥觸境遇緣皆貪
瞋癡三業之事以無上妙道誘控之罔知也。然蘆
邊柳下鷺冷鷗寒水肅霜清風休月白亦足資吾
法喜禪悅之樂不覺形之於言唱而爲偈遂成十
首目之曰田中謳實非詩可比也試以錄呈

度日生涯苦不多住山情緒合消磨無端又向林中
去草舍茅簷特地過

風急霜寒雨乍晴數聲柔櫓出孤城夕陽西外無人
處依約林梢月又明

洋城湖裏北風吹擬欲停舟問阿誰蘆葦岸邊枯樹
下倚危檣坐過齊時

水禽風宿到村家相見無言一盞茶說法利生誠有
恨道根何日見生芽

禾已登場未變離田家那識住山翁一杯村酒聊相
勸慚愧相忘禮貌中

寄語山中道伴知山翁江上事鋤犁村南村北愁人
處正是西風做雨時

菜麥青青稻已無田家猶自未還租試將升斗論高

下便覺人前話話鹽

溫良禮數金輪我機巧言辭不及佗贏得眼前升斗
利不知身後事如何

萬浪堆中曾鼓棹一蹄落裏亦揚波黃童白叟休驚
訝奈此全機出沒何

古林先師與斷江和尚共嗣橫川而所業縣殊田
中謳序其箴之歟今此所收然亦政不欲收其謳
以三復其序可爲學佛祖者之鑒不能捨去耳然
若夫以斷江之天資與其制作之妙膾炙人口爲
當世之名人亦希及也若乃其能以彼而寓於此
以發揚之則又何有哉而其否之不知何也

雜言六首

靈鋒寶劍提歸手栗棘金圈束在腰三箇孩兒抱花
鼓莫來攔我面前跳

佛祖機緣成話墮衆生業海苦炎涼一塵不立重拈
掇大地山河自舉揚

既作如來大法梁話頭才學力須爭狗無佛性猶還
有車若行時牛自行

般若靈光處處通。百千三昧笑談中。德山不會末後句。白棒揮來伎已窮。

荊棘林中才著脚。旃檀林裏未聞香。馬駒踏殺四天下。八十四人無路行。

沒絃琴上聲猶在。無影枝頭葉更鮮。不二法門都啓了。維摩病也只如然。

山居

老去居山自有情。屋頭泉石四時清。車雖豈怕貧無地。鐵物唯嫌鏡不明。滿貯玉壺冰片片。高堆銀盃雪盈盈。烏藤不動禪床角。時有風生萬壑聲。

寄賈經歷

院幕聲名獨讓雄。教門扶植見全功。道將行處形名滅。僧可尊時禮樂崇。瑩潔一泓泉徹底。高名千古月當空。坐令寒谷回春意。盡在無私霽霽中。

湖邊卽事

三冬時節極荒寒。況在湖邊水石間。冰合斷橋留宿棹。柳枯危岸見它山。回途駿馬來何速。過眼靈禽去不還。最是黃昏好風景。老梅枝上月團圓。

次韻贈初心林學正

萬事紛紜理可憑。山何能嶮水何平。閑消白日情偏好。夢入青雲念愈輕。洙泗立言誠足慕。鸞峰垂訓亦分明。休將得失論高下。一榻湖山儘自清。

菴居自述

老去投閒正合宜。蒲團枯坐只如愚。纔關世念兼身念。便有名稱與位拘。門徑艸深人罕到。地爐春早炭先除。明年五十重添一。不用頻看過隙駒。

次韻寄東嶼和尚

東嶼師兄格調深。灼然超出世間音。直教落盡天魔膽。不獨能傾學者心。執箇平常休卜度。擬它機用莫擔任。七穿八穴縱橫處。鵲眼銅睛不易尋。

寄大梅東秋和尚

洞上宗師數莫多。獨遺梅嶺老禪和。拈來便用竿頭線。落處不停機上梭。嫌佛不爲應在我。借功明位合還它。當頭一諱誰能觸。自向風前唱哩囉。

妙禪人求

妙圓超悟正斯時。況是吾家跨竈兒。東土西乾無佛

祖南來北往更由誰。鷹搏俊翮離霄漢。龍翫神珠躍海湄。昨夜春風撼庭樹。少林花綻兩三枝。

益維那化香燭

祇夜伽陀發妙音。九旬修證見功深。十方諸佛同宣唱。百萬人天共儼臨。不獨審除微細惑。直教徵究本來心。香花燈燭莊嚴具。自有檀那爲辨金。

次竹莊首座韻

力探滄海遍神州。萍梗孤蹤任性浮。累見炎涼方覺曉。豈知蒲柳又驚秋。一身退縮皆方便。萬事隨緣得自由。幸有歸宗鐙頭在。斬蛇機用對誰酬。

會了書記

焦公山中逢故人。喜將蹤跡寄江濱。半生已透浮華盡。三際不來煩惱因。門外清波無透路。峯頭碧井自生塵。此行豈在提綱要。郢匠徒誇斲鼻斤。

送僧

夾嶠當年曾出浙。空禪今日又思歸。吳中行脚經三載。橈下飄身少一機。船過洞庭青草宿。鳥啼重障落花飛。溪山雲月皆相似。作境商量久入微。

眞覺溥首座相訪

眞覺堂中第一人。遠來松下語慙慙。因思老懶成無用。愛子機鋒妙入神。血灑梵天眉上劍。箭穿紅日眼中筋。蒿枝大棒唆人喫。尊宿于今說老陳。

易上人禮祖

老矣無心繼此宗。去尋諸祖禮慈容。從教脚下泥三尺。誰管人間路幾重。鐵石身心終不易。山林氣象本來同。臨行豈在頻饒舌。自己光明處處通。

送僧下浙

試問行藏有甚忙。鄱湖住了又錢塘。定尋知識凌霄去。未必將身北斗藏。井底蓬塵才埒岸。山頭雲樹正蒼蒼。頂門眼活分緇素。不比尋常孟八郎。

陳末二居士造黃連橋求

橫空截壑架飛虹。一片精誠鐵石同。不特爲蘇民病涉。直須要顯自家風。三生願力因緣在。千里江山活路通。從此黃連成偉觀。試看人躡曉霜中。

送間藏主之靈隱

大用還它作者知。頂門廓徹露巍巍。橫行豈憚三千

里觀面難設第一機。探水不愁猿臂短。論交多怕鶴
羣飛。鷺峯一柄生苔。薈蔞地拈來定是非。

會徐總管

詩禮傳家古到今。此心端可合天心。洋洋浙右嘉聲
著。藉藉江東氣象深。佛法金湯誠有賴。功名廊廟實
堪任。定知不忘三生約。湖寺相看坐綠陰。

寄瀉山長老

大坐當軒古佛場。虛空無口自傳揚。橫拈倒用分途
轍。線去絲來較短長。展托不成須展托。商量未就更
商量。相逢若只呵呵笑。罪過難教矮子當。

次韻送立知客

相逢何必舉茶瓊。已見叢林禮數周。況是情塵都掃
盡。有何心緒問端由。江邊落日人投宿。門外西風葉
墮秋。轉得山河歸自己。不妨頭上更安頭。

次韻送忠侍者

才得無心便合休。言多與道轉難投。萬年一念澄潭
月。歷劫無明背鏡猴。鴈過長空猶滯影。龍吟枯木正
逢秋。師資會遇明斯旨。坐斷乾坤最上頭。

次徐總管誦生日

天上佳期兩日前。人間分端毓英賢。菱荷香裏來車
馬。牛女聲中奏管絃。老栢傲霜方翳鬱。蟠桃著子正
團圓。三千年事渾相似。會見芝書下日邊。

次韻徐總管

軒昂聲價藹儒林。千載難磨孔聖心。天稟情懷能拔
俗。家傳忠孝振遺音。堂前佳木留清坐。洞下流泉伴
瘦吟。明日山川正分瑞。彩衣應豁北堂襟。

次韻送宜藏主省親

少室門庭冷似灰。語言三昧豈能該。直饒坐得禪床
折。不若參教已眼開。慈母北堂當衣彩。法王宮殿合
生苔。二途不涉曾知不。斷際禪師再世來。

寄天長立雪岑

衲子爭趨道德香。不辭途路覓天長。只求一語離窠
臼。免得多生落斷常。冰片滿街當酷熱。鐵牛出領待
新涼。相逢一笑千峯上。藥嶠門風久益昌。

次韻送金侍者省師二首

令行吳越已經年。此日看來恐未然。不涉程途猶作

解欲分泥水。合加鞭布單。賣却元無價。紙襖抄來不
是禪。見說阿師無箇事。廣開陸地植金蓮。

身世無拘任。往還半生行。脚爲名山一。拳肋下才知
痛。三應聲中已透關。要要玄玄并了了。了勞勞役役與
閒閒。師資會遇都休問。只合相看展笑顏。

送陳艸廬

奪得先天數幾分。敢將窮達對人論。且非嫵媚沾時
譽。只擅聲名駭衆聞。魚躍禹門雷自震。日臨滄海水
無痕。老僧拄杖拈來也。懸向床頭自有根。

寄鶴舟居士禮佛

龐老當年師馬祖。鶴舟今日禮瞿曇。未容寒拾來饒
舌。且與豐干作對談。分別不曾生一念。聖凡時復許
同參。七顛八倒陶彭澤。便是攢眉也未諳。

送達藏主遊京

掀翻藏海出番湖。正值西風葉隕初。穩泛鐵船遊巨
浸。橫肩藜杖上皇都。夜床啼得蛩聲切。銀漢飛來鴈
影孤。徹底不留形與跡。趙州東壁掛葫蘆。

送華首座遊吳

話頭徵詰洞無垠。湖寺堂中第一人。列隊豈容蚊蚋
泊。截流須是象王親。因思少室空庭晚。來看人間上
苑春。圓却祖機千七百。杖挑廬嶽入吳雲。

送僧之天目

澹湖水淺船難泊。天目山高不易登。轉得棹時移得
步。佛何曾覺祖何能。頂門合具摩醯眼。暗室宜燃照
世燈。過得西尖鐵門限。却來騎馬驟冰稜。

送海東胤首座

滅宗滅却滅翁門。吾祖家風蕩不存。慣涉海涯輕雪
浪。曾登仙嶠眇崑崙。崑崙遠來湖寺情尤重。夢入天宮道
益尊。一句不辭如鐵橛。要人擔荷到兒孫。

此即前住淨智別傳胤公也。昔号滅宗。泊回朝即
自改之。與余亦相友善。觀其爲人之禮。亦甚似淳
篤信實者。今乃不知何處。其亦君子之好遯歟。

贈大都水月寺化藏經

水月光中建道場。大千經卷合敷揚。一塵未剖須成
就。三藏圖新賴主張。筆下未書文彩露。軸中先注姓
名香。不惟廣植檀那福。更祝堯天日月長。

送林藏主入虎丘蒙堂

一氣轉得大藏教。衲僧觀著眼睛枯。中峯故是口門窄。虎阜不妨牙齒疎。放去乾坤千句有。收來佛祖一毫無。驪身百草頭邊看。大地從教似燄爐。

示禪人八首

話頭深憶老韶陽。解道法身二種光。須彌山頂日卓午。透過一一還尋常。

一句曾聞振祖風。南山燒炭北山紅。箇中若也分去妙。金屑拈來著眼中。

大道何曾有正邪。眼生三角辨龍蛇。家家門前火把子。問佛解答三斤麻。

窓前佳致頗幽哉。碧沼紅蓮帶露開。直下便明心地印。廓周沙界絕纖埃。

壁間滄海跨鯨魚。挾得驪龍領下珠。落落神光含寶月。拈來端可嚇癡愚。

睦州昨昔參黃檗。臨濟當年訪大龍。一等共攀仙桂樹。孰云千里不同風。

平生糲食與羶衣。語不驚人自入微。向下文長待來

日無毛鷄子貼天飛。

拋來擲去不徒然。我佛初生手指天。將謂岩頭空授記。果然德嶠只三年。

寄萬壽無授和尚

罪業如山當下空。擬尋來處亦無踪。翳花不復重生蒂。鐵樹枝頭海日紅。

辭天平檀越

一方香火白雲深。崖屋重重薜蘿侵。十載登臨同一日。不勝依倚衆檀心。

送悟侍者之浙

悟了還同未悟時。衲僧三昧要深知。今朝喫飯今朝飽。未到天明肚又飢。

三應聲中事已差。不知明月落誰家。老僧豈是婆心切。門外春風處處花。

浙右門庭似海深。未明心地合參尋。歸來大棒應須喫。六十蒿枝不易禁。

銅鑊吳元輔求

銅鑊花朵藝精通。萬柄優曇出水紅。縱使法空爲佛

座也須端坐寶臺中

送與禪人

正與一念即圓。或不用區區更問程。十字街頭三世佛。本來心地極分明。

送義禪人

誠得長汀契此翁。不妨行脚扣宗風。休居老矣無分付。門外秋光在菊叢。

毛德庸求

道在中庸莫妄求。直教心地一眨休。百千諸佛同深證。不用多生著意修。

拙禪者省師

汝拙何如我拙多。老來無德竟蹉跎。九旬期滿須歸去。叉手師前會也麼。

用材

大彰家世起吾宗。臨濟曾栽檠嶠松。不特陰涼覆天下。棟梁千尺要施功。

贈壁禪人血書蓮經

壁禪十指頭尖血。撒出摩尼六萬餘。好是衆生無盡

藏。坐看香露滴芙蓉。

送雅侍者省親

父母恩深不可忘。涼秋斂節去錢塘。書來紙襖休嫌黑。留在床頭解放光。

送西蕃大師

脚下雲山幾萬重。徧遊南北與西東。祖師門戶深如海。盡在紅塵鬧市中。

本來無我亦無人。何事區區苦問津。白紙寫來成第二。出門花柳又重新。

送梵僧禮補陀

流砂過了。過黃河。又向南方禮補陀。脚下波濤千萬丈。觀音見了竟如何。

連山

一重重又一重重。夜半金烏一照中。幾度白雲飛不過。却留玄路與人通。

古澗

源流端自劫初來。注作狂瀾障不回。瞪目若教窮到底。雪峯有口亦難開。

別源一首

涓涓不與衆流同。逐浪隨波渺莫窮。必竟滄溟無一
滴。大千何處不朝宗。
不知一滴自何來。流入滄溟白浪堆。道是曹溪猶未
是。且將深淺與人猜。

無我

已靈不重復何言。莫是威音曠劫前。到底不教千聖
食。方知蜜意在渠邊。

無方

廓周沙界是全身。百億彌盧渺一塵。東看是西南是
北。赤烏頭上轉金輪。

禪人書金字蓮經化靈山接待求

七軸蓮經六萬言。靈山一會尚依然。黃金自有黃金
價。寶所分明在目前。

送萍維那

萍梗相逢盡半途。到家一句莫言無。百千諸佛開名
字。正好人前下一鉗。

送僧遊天台補陀鴈宕

見盡天台五百牛。詎那猶在大龍湫。更將大士神通
力。柳樣橫肩海上遊。

聽泉

夜禪枯坐到更深。繞屋流泉發妙音。八萬四千非是
偈。直教明取本來心。

懷宣菴二藏主

雲返故山應有約。鶴離松頂竟無聲。不知海上橫行
後。較得還公幾日程。

鶴離無聲與較得還公之句。其偶成懸識歎。誠師
之玄鑒歟。何故還公即久參雪竇。還道者後出世。
承嗣它人。被雪竇山前山婆子詬罵曰。雪竇抖擻
屎腸說禪。爲你你得恁麼辜恩負德。卽此是也。宣
公似之。宣泉州人名承宣。號無言。蓋師居虎丘隆
祖塔院時。與菴公服勤左右。咨扣法道。泊請益雪
竇。舉古師爲重拈一百則者。後宣集之行于世。且
自爲集序曰。予得左右侍。黃夕咨扣。誠有啓於心
者。而宣後出世。亦嗣它人。然於宣公雖無山前詬
罵之可畏。乃致湖海清譏之猶甚。先住楊墳資福。

後住江心及鴈宕能仁。其道不振。非常憾。然乃固其命也。豈有它哉。

念佛圖

一。圈一點一。爾陀。那箇圈中佛最多。清曉藕花池上看露珠無數綴新荷。

送虎丘約首座

首人說法來天宮。夢中宛與尋常同。舌端滾滾雷。吼四座。凜凜生寒風。四句本非有。百非何用空。羶羊未掛角。大地無行蹤。寶劍正出匣。誰敢當其鋒。玲瓏八面正如此。赫日照耀須彌峯。

寄仙藏主

提綱語句未曾聞。一面相招氣義敦。得一个牛還一馬不妨扶起破沙盆。

此正寄梵僊者。屹於清涼。秉拂保寧法侶。悉至既回。悉舉提綱問答等事於師。明日蒙作麵供。欲邀師然度。其必不至謀於堂頭東陵禪師。謂若得尊從一往。但謂和尚請必至也。陵諾之。然直露所謀之意。師曰。正族其欲問提綱耳。而反先招我耶。乃

以緒弊十兩并作此偈。專燒香淵侍者持至。於偈之後復題曰。面壹石折鈔拾兩。寄上薄助某拜上。竺仙藏主老友。面即麵字。以略去邊傍麥字。但取其音聲耳。又一面相招之面。乃含二意。一謂一麵供以相招。一謂一向以相招也。

來來禪子歌

來來石田茅屋門。常開神光不昧萬古意。機鋒未觸三玄。摧來來聲前浩浩。轟春雷。何人掩耳聽不及。爲我喚醒金牛。回菩薩子。菩薩子。人人喫飯皆相似。囉出肝腸幾个知。利物利人誠有旨。來來來也更須來。古佛廟前休議擬。金鷄解嘴栗玉馬登崑崙。善財南詢百城宮。樓閣重重雲路渺。

此亦正爲梵僊作者

釋迦

棄金輪位入塵勞。三界茫茫路轉遙。四十九年行不盡。鷲峰依舊插天高。

觀音

坐盤陀石示慈悲。楊柳枝頭玉露垂。多少衆生沉苦

海聲塵消盡是何時

送通禪人之永嘉

佛不遠人即心而證。萬里望崖州。箭穿紅日影。夜光舒光照。有無。懶猴觸碎軒轅鏡。永嘉到曹溪。一宿傳心印。幾多入海。弄沙人不分。鞭影分邪正。我聞古東甌。人物亦興盛。嶄然住山者。名實俱相稱。不愛楊岐白雲。痛罵雲門。眞淨是非。既不辨得失。由眞性。江月松風入坐寒。爲吾喚起那伽定。

贈聖藏主

聖藏主一作首座

黃檗打臨濟六十拄杖。蓄枝輕揭示佛祖奧旨。皎如赫日懸青冥。波騰海涌太華裂。迅機雄辯盡雷霆。我亦何爲苦尋討。外道學佛惟惛明。請君從頭放下看。自性一一皆天真。

送篋禪者再參徑山

一見更不再見。一聞更不再聞。此是帶僧行履金剛。脚下崑崙。上。下。草。露。等。閑。坐。斷乾坤。永嘉到曹溪。一宿眞地。眼。看。峯。上。洞。山。九。度。何。足。論。白。地。重。只。肯。是。不。妨。扶。起。破。沙。盆。

頃侍者再參徑山

百丈再參馬祖。頃禪重上徑山。既到合元殿裏。何須更覓長安。謂是無禪。可說此話。已播人間。少室單傳。直指何曾。毫髮相瞞。岩畔香飄。丹桂欄前。風動琅玕。井底紅塵。遮白日。黑花。貓子。面門。斑。

送滋藏主之江西禮祖

九夏未曾圓。早辨遊山計。我亦何著忙。先書送行偈。祖師不西來。靈跡遍人世。頂門眼未開。何由見眞諦。人人脚跟下。各有衝天勢。一念豁然空。明如杲日麗圓融。貴人微活脫。在猛厲。星飛鏡上塵。電卷眼中翳。行。棒。侮。德。山。下。喝。慢。臨。濟。機。前。應。用。時。何。曾。立。限。劑。放。去。與。收。來。著。著。自。超。詣。所。以。日。用。中。不。將。實。法。綴。一口吸西江。未舉即先契。

送明藏主之江西

江西南便與麼去。拶著不來通身泥水。日月天八面前立。妙峯巒峻。頂上住。此是西河獅子兒。叱出窟。驪。身。句。拈。即。雲。門。六。不。收。突。出。拄。杖。頭。邊。獨。露。乾。坤。底。

送勝維那遊金陵

凌晨話別遊鍾阜。欲贈一言何處有。好是明明百草頭。爛然光彩輝星斗。古人有言非干舌。相逢正好頻頻說。脫却龍頭卸角獸。豈墮聖凡途路轍。古也今也須自看。青山屈曲龍蛇蟠。布單賣却尋常事。不怕霜風徹骨寒。

送照藏主

道得不得萬法根。帶照用同眨太虛。生翳八萬四千毗尼。三百六十法會。重重帝網交羅。一一融通自在。理柱箭鋒事存函蓋。從教玉轉珠回。不與諸塵作對。金剛寶劍正好傍提。黑漆竹筵橫分向背。天之高地之厚。茫茫天地誰知。有湘之南潭之北。南地竹兮北地木。此行端可繼綱宗。五葉聯芳看高躅。

送約首座

西風昨夜生林樾。朝來便與高人別。但囑途中好善爲。相逢會有知音瞥。況是天宮說法來。頂額一機如電掣。四句離百非。絕二三四七俱超越。管甚江西馬簸箕也。教喫水咽喉噎。

送定首座歸西川

蜀山深浙水苦去住本無心。看取脚下路玲瓏。八面氣如虹。壁立萬仞吞佛祖。普賢不在峨眉文殊豈來東土。象駕輝嶸進途獅子。嘯呻回顧。

承天重蓋佛殿施主域都寺感舍利現瑞

峨石峯前空王殿。上日炙風吹泥龕塑像。虎空突兀兮百福莊嚴。萬象輝嶸兮三十二相。德山折却無留丹霞燒作火。向既然精進全無說。甚真法供養從頭蓋覆將來到底。還它過量擎拳底。擎拳合掌底。合掌歡喜底。歡喜讚歎底。讚歎一會靈山儼然未散楊岐金剛圈。石窓漏燈盞。燦破如來藏裏珠。開發人天有何限。

次虎丘東州和尚韻送僧歸蜀

大力量人擡脚不起。舉步涉程途回頭迷自己。妙轉機輪一著先。星流目瞬三千里。謾說追風天馬奔。徒誇出海驪龍戲。矢在絃而一鏃三關芥投針而千差齊舉。抹過瞿塘艷瀨堆金圈栗棘閑家具。

送虎丘閻藏主

摩尼珠人不識得之受用。奇特我道如來藏裏無有。此還向衣中覓。聞禪竟得一。禪老盡情撒向雲岩。老鑊破虛空作兩邊。四七二三俱靠倒。沒價數有商量。拈却須彌無處討。撥草瞻風驗作家。江南江北如稻麻。

與霖首座

道人來琴川。琴水清可掬。行將一勺清。沃彼煩惱毒。肘後懸雙符。頂門亞一目。分座惠日堂。寬外不敢獨。我有焦桐音。絃斷久不續。馬師曾與彈。龍老聽不足。吁哉八十人。个个阿颺颺。若不較些些。何由聞此曲。

送久侍者再參天童和尚

優曇花正開。轉著無香氣。若是真道人。端的知來處。動靜即乖差。思量或巧偽。坐斷上頭關。著著超言義。鄧江久侍者。出處有高致。祖道曾遍參。風骨頗靈異。有如八駿駒。一躍三萬里。因思老隲州。光明照天地。荷負洞上宗。傳持西祖意。回互立正偏。不犯分五位。昔日登其堂。此行復歸去。擊碎珊瑚明月珠。鳳栖不在梧桐樹。

次韻贈廉御史二首

家傳忠義久清譽。薄天都民物期攸濟。綱宗賴力扶。繡衣光燦爛。甘澤潤焦枯。踐履伴先哲。經綸乃遠圖。芝食輕野豷。河欄鄙樵夫。佛記誠難忘。皇恩豈可孤。丹心終不老。華祝與嵩呼。

曾持玉斧走天涯。剔蠹除奸不少差。臺閣清風凜朝野。笑談時許納僧家。

次韻送高麗真長老回京

道人來高麗。訪我山水中。銳志不少少。教法期流通。母嘗遠二遠。要須追躡當。他年萬指遶。盡力鞭象龍。神機妙出沒。佛祖難其蹤。天都萬國會。豈復分西東。有如百谷王。江漢俱朝宗。吾道亦復然。演說何由窮。澄亭白玉池。笑兀青蓮宮。坐此百寶臺。挺特如孔峯。天頭仰咫尺。音吐如洪鐘。端拱北極辰。高祝南山松。昏衢輝佛日。寶苑回春風。功成即歸去。錯落禪袍紅。

送玉柱不花舍人

玉柱不花真佛子。捨身求渴渾相似。磕頭禮拜比丘僧。至理一言忘彼此。三界無家誰是親。大千捏聚唯

一塵一塵之中證法界。垂財重子來南。前頭門前
一彈指。樓閣輝耀。剎聖裏王柱不花立其旁。同證如
來第一義。我觀此義亦不實。此是不花精進力。從前
伎倆盡消忘。一時輪與維摩詰。大哉佛法。深著詳論
其所短從其長。神通妙用乃餘事。萬機罷說菩提場
送初維那歸鄉

參禪須識最初機。此言今古無人知。金烏低覺頂上
過。擾擾豈解忘其疲。丈夫先天是心祖。齊北真風宜
荷負。契化當年打克賓。頭豈是無分付。高秋不落
一峯寒。肩橫鐵錫。辭長于。詎維尊者面。瀑布與爾相
見開歡顏

送范藏主

五千餘卷何人說。黃面老人猶未歇。止啼之葉要重
拈。除却兒流眼中看。道人自是千里駒。行行豈肯忘
馳驅。衆流截斷止一句。百斛燦爛摩尼珠。休居老矣
但時易。問子重來是何日。星角松聲爲舉湯。未頭柱
被休拈出咄

擬新豐吟送輔禪者

歐初夏末東西去。三泉茫茫何處住。道伴交肩即便
過。冒頭柱杖通身。向長天月落千江水。萬木驚風葉
初墜。觀面相呈。墮鞭。職應將背後當頭。請毛。翹金毛
何所畏。一聲棒。喝驚天地。縱跡教他沒處尋。顯出西
來祖。師意市單賣却三千里。勤苦當年爲何事。別我
明。明下鳳臺。莫忘參方最初志

送江西相士鄒天然兼看地理

相人須相心。觀地合觀理。當知理與心。非一亦非二。
萬法究其源。歸根乃得旨。非惟知他人。抑且識自己。
富貴何足榮。貧賤不爲耻。所以山林人。其樂勝朝市。
天然合知言。知言即知止

送旨藏主東歸

手中玉輪千鈞重。腦後圓光萬丈長。轉向如來藏中
看到家。須合爲敷揚
金陵鳳臺春已老。萬里南歸宜及早。大唐國裏無禪
師。問答縱橫休草草。若言是有還是迷。此宗豈可論
東西。當機出沒走迅電。大用縱奪轟奔雷。我今無言
汝休煩。念汝慙慙再三請。晴窓援筆寫長歌。忘外梅

花影

此詩皆見晉書。世但知晉書。不知晉書。晉書。鳳臺之庭。新秋。書。年。止。之。而。三。言。之。人。手。通。之。三。言。其。歌。即。於。是。老。人。送。書。春。已。老。三。字。費。二。金。錢。鳳。臺。四。字。為。句。或。是。歌。也。又。吳。寧。詩。中。云。言。時。者。言。一。片。真。心。如。鐵。石。仁。之。年。花。在。吾。家。見。之。可。者。可。此。公。也。昔。說。源。今。不。知。如。何。

送西殿主

道人扶桑來日輪正當午。脚下無波。潯眼。頭空。拂。祖。五千。四。十。人。卷。藏。裏。神。珠。八。萬。四。千。法。門。萬。寶。歸。而。指。金。雞。曉。玉。元。涼。吹。毛。吐。抽。頭。轉。得。老。龍。揚。通。身。沒。回。互。陳。睡。州。一。生。擔。板。老。雪。峯。夫。却。幾。眼。明。風。雲。地。亦。手。難。扶。枯。木。零。叢。陽。春。可。說。止。臥。虎。怒。情。面。森。頃。全。體。殺。活。妙。在。人。大。唐。國。士。無。邊。表。南。北。東。西。只。一。身。

東州和尚因落齒有偈見奇次韻用韻四首
齒牙落盡意尤深。併却咽喉發妙音。徹底不干唇舌事。到頭渾是祖師心。且無密語通傳授。止有真規可

力任草庵法堂高一丈。果然無路與人尋。

當陽提起意何深。識是黃鍾大呂音。敲磻齒牙真有旨。語。語。香。吻。本。無。心。虎。肩。插。翅。人。偏。懼。龍。頭。挾。珠。誰。可。三。睡。虎。門。風。正。如。此。免。教。禪。禪。強。追。尋。什。言。子。堂。住。最。深。頻。驚。禪。侶。毀。來。音。不。將。無。媚。沾。時。響。只。把。提。持。眼。衆。心。伏。極。且。安。驚。鈍。質。截。流。還。是。象。三。三。明。前。百。鳥。間。來。往。切。莫。遭。他。弋。者。尋。得。處。隨。通。用。處。深。當。陽。大。坐。頭。立。音。青。天。白。日。綱。宗。句。語。在。燈。籠。古。佛。心。寫。苦。海。船。終。有。濟。起。膏。肓。病。寔。寒。三。三。明。一。隻。鑿。鑿。眼。歡。陪。教。人。不。可。尋。

贈西殿主次韻

胡公高人道韻奇。夜床相對共怡怡。吟成玉轉珠回句。慰我天荒地老時。索性不留間影迹。大家剝破舊藩籬。因思普化垂慈。切臨濟。曾呼小斯兒。

東居士携諸山偈化遊主建接得

和虎丘東州和尚韻

五都橋北水雲家。凡聖憧憧似稻麻。平等既炊無米飯。殷勤須點驗人茶。宗師指示宜經始。長者圓成在咄嗟。彈指便登香積界。大施甘雨沃焦芽。

寄南屏道友

盤價傳來足數車。寂孟深寄法王家。渴飲西子湖邊水。渴殺南山鸞鼻蛇。非鎮海珠終有額。是通城壁定無瑕。笑它多少爭鋒者。腐熱機關儘自誇。

送彞禪人歸四明

師子窟中師子兒。爪牙渾已利如錐。三江九堰從茲去。百怪千妖盡屏除。喝下白雲捎玉兔。壁間滄海跨鯨魚。阿爺兩眼懸紅日。望爾重來拜虎鬚。

寄友

事到關心易得愁。曉星殘月見交遊。論情且作投龍鳥。做夢甘同在檻猴。百丈再曾參馬祖。雙峯何意接牛頭。大家催起三臺舞。只要教人笑便休。

會雍熙長老

聞說江濤解覆舟。此行猶喜是安流。相逢且慰十年夢。傾蓋何妨三日留。渾無包笠爲身累。祇有雲山作勝遊。慚愧不隨手上座。任它寒角起城樓。

送超藏主之江西禮祖

船已買來多日了。偈猶未寫竟如何。超宗異目誰家

事。撥草瞻風豈獨他。萬里南遊鯨浪險。一筇西上楚山多。祖師靈骨俱塵土。百草頭邊蟻作窠。

和中峯和尚題布納山居韻

道人生計在山窩。誰謂山窩事更多。撥萬象開窮碧落。嚼虛空碎竭黃河。吟邊不要神來助。頂上從教鶴作窠。佛祖玄關俱裂破。客來入室莫操戈。

送西賢靖藏主

擊頭戴角下龍峯。五老雲邊萬壑中。寶藏掣開珠宛轉。瀑泉飛出石玲瓏。龍未忘法執休云。是消盡情塵始見功。洛浦不曾參夾嶠。一家盡甕百家同。

送月書記東歸

水在深溪月在天。祖師拈出句中玄。明朝萬里長江外。抹過扶桑更那邊。

題松壑御史所題思退所山水壁

御史曾中在丘壑。思退筆端風雨作。老僧坐此冰雪堂。樹頭颯颯天花落。

跋薦福請定山和尚江湖頌軸

道德行義有以感人。猶磁石之遇針。非有待而然也。

定山和尚深隱西山。孤風亮節如星光月華。無不共仰。東湖虛席江湖友。千同音共韻。說伽陀以來之所。謂感于中而形於言者。而此老果有待而然乎。昔汾陽不出爲人。而聰禪師排闥起之。臨濟宗風賴其法。植再覽斯軸。亦由今之視昔。豈安眠爲得計者哉。

跋無準和尚偈語

荷擔佛祖之道。至徹法源底。辯說無礙如珠走盤。然後可謂能起人必死之疾。今觀此軸。當鋪紙運筆之際。如風行水面。自然成紋。豈有意於措置者耶。東山法門開發正見。光明顯露如青天白日。予謂老圓照得之。

跋皎首座語錄後

三日不相見。不作舊時看。皎藏主今年三月過訪。速去不半載。其所得大過前矣。此錄乃真正道流深證實悟者之能事也。異時流通祖道。而能起學者之疾于膏肓不復疑矣。

跋圓通竺田和尚語錄

老東山謂南堂曰。吾雖承嗣白雲端和尚。尋常只用

遠錄公手段。接人蓋白雲語拙。不可法。予謂白雲拙處。在老東山尚不可及。況南堂乎。圓通竺田和尚得法於先南山。佛心惠照。禪師骨觀。佛心機緣妙用。肆口而說。專心而通。至嚴峻縝密處。有古宗匠之風。豈亦拙於竺田者耶。四會語錄如通途快馬。奔逸絕塵。躡日追風。瞬息千里。雖老東山復生。亦當歛衽。所謂佛祖無上妙道。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旨哉。

跋晦機和尚語錄

老晦翁自百丈而遷南屏。由南屏而居雙徑。起雙徑來。大仰雖無此錄。亦知其爲有道師也。大音碎鼓。簫鼓佛祖。臨濟之道。何其盛歟。已侍者宜牢蓄之。

古林和尚拾遺偈頌卷下終

古林和尚行實

師諱壽茂。字古林。號金剛幢。晚稱休居叟。温州樂清林氏子。祖父世業。儒母薛氏。事佛唯謹。產三子。師其季也。方妊之夕。夢僧伽大士將青蓮花以授之。曰。慶

汝得子爲世間眼。復以雜花散之。既覺清快異常。以未景定壬戌八月一日而誕。未晡見人輒合爪微笑。年十歲。從社友誦法華至妙。莊嚴王品。感悟流涕。白父母求出家。不聽。遂廢寢食。明年適僧舅自杭歸。師默計此天相我也。伏訴於母。愈切憫之。白父。父曰。出家非細事。吾慮無成。其志者舅氏之來。維其時矣。族人皆抑之。不可。於是從舅而西。又明年回天台。依國清孤巖啓禪師。又明年得度。一日啓禪師陞堂。舉高菴悟和尚凡爲僧入室。稍不契。卽診其臂云。父母生汝。身友成。汝志無飢寒之迫。無征役之勞。於此不堅確。精進成辦道業。它日何面目見父母師友乎。師聞之。泣然淚下。故後常曰。我於此時。便知有出生死報佛祖深恩底事。未幾。皇元革命。大兵壓境。有士卒以刃加師頂者。師無變色。事定。卽徧參首謁。簡翁敬禪師於雪竇。敬歸寂。繼席者欲致師。卽逸去。衆皆高之。一時傳譽。尋往南屏石林鞏禪師。一見乃曰。此子雖後生。却堪琢削。遂問甚處人。曰。温州林云永。嘉到曹溪。因甚打失鼻。孔師無語。少頃呈偈云。永嘉到曹溪。

鼻孔何曾失。振錫遶禪床。九九八十一。林云善則甚。善只恐錯會。試與我說看。師擬開口。林喝云。果然錯會。翌日林上堂。舉以示衆。且峻勵之。師憤憤不平。旣歸。堂迹不出門。誓期徹證。經兩月。入室聞舉南山竺笋東海鳥鬢話。微有省。林遷化。師往蘇之承天。見覺菴眞禪師。與語。稱於人曰。再來人也。由是流輩交名爲小達磨。時橫川瑛禪師謝事鴈宕。能仁居放牧寮。痛斥諸方提唱。皆藻繪入時之談。坐使眞宗流爲戲論。川雖謝事而不倦爲人提激。師聞其風。兼程進謁。川亦預知師名。旣至三日。後始容相看。未交一語。曾中所重。十去八九。遂依止。及出平日製作。一巨編。川竟火之。曰。佛祖之道。豈才辯之事。要須不落情識。直究根元。絕後再蘇。方堪煅煉。吳曰。把人杓柄。庶不錯悞。人家男女不然。非吾輩種草師。不覺面熱汗下。自是頓息身心。如枯若槁。一日川顧師云。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聳未絕。師豁然大悟。厲聲云。和尚教壞人家男女。川把住云。你向甚處見雲門。師拓開云。張公喫酒。李公醉便禮拜。川與一

獨自此機感相投。造詣日深。時十九歲。明年復回國。清擬寒山詩三百首。故後有送僧歸天台有休居平生。懶開口咄咄。擬題三百首。正音決定有誰知。古也不先。今不後之句。逮橫川赴詔。住育王。即專承藏主。速師至。未幾歸。擇木寮。久參碩德。已立下風。時川會下有寶其名者。尤爲顯出。故川每曰。唯寶茂二師能知。老僧舌頭落處。依育王六載。再往姑蘇省啓禪師。道由錢塘。徑山雲峰高禪師延之。度夏。所有名衲悉泥之遊。且求師判雲門室中垂示。及諸因緣。隨扣隨應。座客愕然。秋至平江。靈巖啓禪師留掌藏。論續於承天歸蒙堂。尤爲虎殿。伏和尚推重。畏敬力競。分座後。出世天平白雲禪寺。爲此菴之嗣。居九載。遷開元叢席。尤盛。或云自古才高。謗起。法盛魔生。未可爲福。幾半載。果有不意之機。謝去虎丘。東洲永禪師闢室於隆祖塔院。以延之。互爲主伴。應接無方。故有休居來雲巖。偈債有千萬年頭。至年尾。迅筆寧不辦之句。時有宣菴二藏主服勤左右。泊請益雪竇。拈古每畢。次必著語于后。宣集之行于世。未幾奉旨重鎮開元。

道光益繼。明年冬。楊國公俺普以師道聞于朝。仁廟賜號扶宗普覺佛性禪師。特加護持。內參伯長袁公居翰林。以偈寄師云。玉几峰頭第一枝。老禪吃我深知。曾將鐵杵敲冰骨。自恠鉗刀割蜜脾。法外無心。猶涉解。句中有眼。卽成疑。袈裟不展蒲團穩。此是開元妙總持。又明年退居天平松下。後遷饒之永福道風大振。時師以宗門壽世之書傳燈之下。統要最爲繪貫。永公所編止於元符已前。厥後命世宗師機緣拈提。歲久淪墜。未有繼永公之志。續而續之。永嘉江心處席院官欲師爲錦旋之策。力請之。使三返弗起。乃道之以偈曰。老我已無鄉土念。未應真覺是同條。云云。不日建康保寧命至。不得不起也。臺省諸官慮師弗起。特差宣使僧家奴馳檄以聘。且道所以必來之意。故饒之衆願留不可。泣涕以錢官舟解纜。饒綵帳掩蔽雲日。道經南康廬山。諸禪迎於水次。歷池陽安慶諸處。所至求法語者。迅筆示之。毋慮千有餘紙。入寺開堂。大音一振。立保景從。雖諸方大龍象莫不願爲洒掃。給侍希聞。至蹟公卿道俗耳目爲之一

新未幾百廢具舉。先是總統妙公嘗問道於師。時留禁庭。尤加慰問。明年冬。掃祖塔於蘇臺。繙白請說法于萬壽。近遠幼艾畢集。觀聽聲雷動。又明年。英廟詔師問道省。劉下建康津。發者再。師稱疾弗起。未幾朝廷建大會于金山。命浙右三宗師德互宣法要。僉謂保寧雖非浙右。然此當時禪伯。如其不在。何以仰副宸衷。於是省院大臣差官絡繹。遠拜床下。禮以敦請。泊師舉唱。徑鼓獅絃。萬衆驚伏。師於保寧八載。嘗閱學者崇事口體之患。乃揭水雪相看四字於方丈。以砭之。伯生學士虞公嘉師之風。爲之劈窠大篆。素負其疾者。莫不凜然自省。迨己巳歲秋。每謂學者曰。吾不久矣。汝等勉旃。八月發監收者。囑以早歸。尙可相見。衆皆愕然。至十一月十一日。俄索衣鉢單目。輒封題之。十三日。數僧求法語真贊。樂爲之書。且曰。吾絕筆於此。十五日。徑山意首座求偈。師云。老僧收拾行止。何暇事筆硯。首座蔡林飽參安用。此竟不九十六日。與端講主同赴謝誠之家齋。歸謂端曰。汝能送我否。端云。和尙何往。師云。後五日。看至晚。呼知事。讀

云。汝等各宜守職。毋悞常住。老僧倦甚。明日弗出。是夕微疾。十八日。兩序耆宿宿問。訊起居如常。十九日。諸山問疾。退海東。皎首座侍次。師問云。你記得杭海而來。竟箇甚麼。皎云。開口見膽。師云。與麼。祇對滴水難消。皎更喝。師云。老僧病不能打得你。云云。二十日。平江慧日雪憲長老見師。若無恙言。別師乃留之曰。送我了。去。二十一日。蔣山曇芳忠禪師。龍翔笑隱。忻禪師。再至。繾綣不忍去。臨別。蔣山云。和尚道契王臣名喧宇宙。去來之際。須與教門作主。師笑曰。非公不聞此語。二十二日。疾病寺衆禱於觀音大士。殿師聞而斥之曰。生可戀乎。死可避乎。吾素惡諸方道眼不明。臨終之際。祈禳卜問。錯亂顛倒。甚於無知俗子。汝等置我於是。輩耶。至晚。衆環視不散。有信女稱拗牛者。問病。乃云。和尚到者。裏常住事務。悉須放下。師展手云。更有甚事。少頃左右請遺偈。師云。未在。又頃之。既進紙筆。卽引聲吟云。昨夜問龜哥。報道今朝吉。今朝吉。遂書偈。乃問何時。耶曰。戌時。卽點首云。時亦至矣。卽挺身歛手。瞑目而化。停龕十餘日。次月二日。奉全

身定于勇禪師塔之北。原既畢。雲慘風悲。俄天
晴。寺塔遙舒五色光。曲灌龍頂時。前公江連。舊花亦
宋忽都。海牙首觀奇。瑞失聲驚呼。士俗萬象共相盼。
仰悲喜交作。忻踊感悼。聲震遐邇。臨壇瑞雪。紛紛如
天花密雨。萬像衣白。羣畢即霽焉。時聖上宣賜白金
以問師耗。先是上居潛邸時。留神內典。時數枉駕詣
師。問道。薄莫方歸。每印施般若心經并高王觀世音
經。必命師章顯佛心。冠手經首。至是即即位之明年
也。使者既至。而師已化。師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五。
師之平生。爲人提激機緣。語句不可殫舉。既載語錄。
花不重著。泊與夫士大夫等參請。既多及事。無大開
係者。并昭昭在人耳目。人所共知者。亦復不書。唯是
撮其梗槩。聊爲私記之耳。是蓋得金陵開福法兄了
菴清欲禪師所撰行狀。以傳寫本魚魯滋多。遂交潤
以重修云爾。若夫其大全事跡。必具元本。想已刊行。
惜未至此也。

時壬午十月海東南禪嗣法比丘四明 梵隱拜手

古林和尚碑

嗣法比丘 梵隱 撰

禪師於景定壬戌八月一日。唱生于温州樂清林氏
宅。天曆己巳十一月二十二日。唱滅於金陵鳳臺山
保寧禪寺。其所來也。有所爲焉。其所去也。有所由乎。
自達磨傳迦葉之道。爲二十八葉。以行赤縣神州。師
傳於達磨。復二十八葉也。然自達磨以來。將及千載。
中間大機大用。至於縱橫變態。以強歌緒。莫知其幾。
泊乎末裔。技出細瑣。巧競幾於不振。乃有橫川鄒氏。
藻繪萬示。古淡墨者。稍知歸焉。然逆風孤奮。獨奮絕
侶。大音希聲。難爲和者。泊得禪師。而水木盡青。所作
天出所從風。雖反新彫。成敦朴化。臭腐爲神奇。到大
方之藩。發千古之覆。於是天下英俊之士。徼見從上
來事。灼乎靈然。若披雲霧。而觀青天白日也。其來所
爲。在於斯矣。能事既畢。於是乎以去也。師自居衆及
坐道場。一言脫口。四海詠歌。未及刊行。其語而爭相
繕錄。戶有而家藏。至於所在。負之而遊。不啻如寶左
券。是故到今天。涯地角。靡不有師之言也。師化之日。

遐邇相吊如失至親而無人色講道者爲之輟席聲
梵者不爲謳頌其況歌謠相春者乎故有千衆同志
於冷泉亭羅拜泣祭於千里之外蓋可見也將赴難
提而長竿之塔與靈龜交光五彩錯發萬人驚呼僉
謂如佛所說唯除命終陰有遺付茲其表示有自來
矣況乃茲塔先佛應化以康僧會後佛千載精禱致
祥厥初而有迄今又逾千二百餘歲矣邈邈於斯奇
瑞自發希異若是吁人之第見師之唱生復唱滅耳
莫之識師果爲誰哉師之既化有年日本扶桑之域
求師語錄刊以播其國又後有欲南詢者舶被風至
高麗彼人問故乃出巨編皆師偈頌二百餘首如獲
至寶以歸復於國之它處得若干幾三百首皆師已
刊錄中所無有者國之君臣俊乂及衆立侶樂相揮
金入梓目曰古林和尚偈頌拾遺而遐方異域所尊
慕者又如此初是師之將誕也母氏夢僧迦大士曰
慶汝得子爲世間眼泊長參方人則交稱爲小蓮磨
是豈彼是二十八葉之讖在於斯哉逮出世宗之爲
天下百世之師萬代之心目仰之如北斗泰山景而

從焉且嘗論之凡古與今宗通德備有諸已者信矣
能使天下無賢不肖悅而誠服者不亦非易而亦幾
稀乎是蓋天亦莫能爲也人其如之何哉若夫聖君
賢臣長者歸心眷顧賜賚褒寵之優此乃一時之遇
古今多矣不足爲師之榮茲得以概言耳師諱清茂
字古林號金剛幢又自稱休居叟再住開元時賜號
扶宗普覺佛性禪師餘則具於行狀塔銘茲亦概不
復書而師開發人之既多故爲師之嗣者實于寰中
溢于海外以唱師之道所謂日本扶桑遐方異域猶
爲夥盛如梵僊之不肖逾越數萬里之鯨濤而至於
斯蓋以承師之記也乙酉歲因商舶獲師後錄明年
丙戌衆請碑師之德昭示後來因以述之乃爲頌曰
泰山北斗金剛幢
剖藩發覆持天杠
萬箭離絃鐵鼓透
推蕩瑣碎施洪厓
披雲撒霧青天開
白日下照臨高臺
鳳皇一去不復返
長江滾滾空悠悠
日高若木清風生
江流入海聲匉匉
昭回祖道還無疆
衣被萬像超八紘

刊古林和尚拾遺偈頌募緣疏

建仁雪村 友梅 撰

古林和尚平生語要奚翅充棟汗牛而世得傳者如一滴耳其殘膏剩馥人得味之如甘露之灌腸沃胃不知厭也。與侍者昔遊海外傳之而歸意欲鏤板與諸好事者共之其功既繁其費不少。輒持短疏遍扣英檀慨然樂施則與夫佛性禪師同一勞侶也。

龍象衆集結龍藏於畢鉢殿中鳳凰臺空傳鳳鳴於扶桑國裏是宜佛祖芳猷之不墜豈非古今作者之同途遺簪墮珥印中提拔揆抽釘機盡妙片言行四海跳出尋常葛藤窠一字直千金喚回多少擔板漢只憑毛錐子扶起金剛幢。

方山文寶禪師語錄

元·方山文寶
清·機雲

撰編
重編

18
4

方山和尚語錄序

夫逸世之秘藏于珍者無如煬帝之珠卞和之璧而極至之矣適壬申秋余過樵李訪晦岳兄於長塘李庄齋中茶叙間即示方山祖錄余展讀無几而歎曰眞世間之珍者耶若將珠玉比擬不過在世之一流常物耳我方山祖錄寔淑世之眞燈照耀昏衢況言言見諦字字超宗又從我天台夢觀測兄獲之亦甚奇焉爰測兄初遊台鴈時偶於破院古佛像座下廢藏書中見其朽蠹之餘字義璨然奪目近閱之語句絕群再閱之乃寶祖錄也卽命筆謄之恨其帙貝腐爛不堪任手首尾脫落僅得十之一二深爲可惜置諸篋中迄今十餘載矣測兄與晦兄皆里人也康熙辛未春訪晦兄于龍淵盤桓月餘訊其祖源歷代機語乃出寶祖錄示之曰此君家物也晦兄驚喜秉爐拜誦何止煬珠卞璧之出現于世也哉煬珠卞璧蓋世間希有之珍也而我祖法語寔出世間無上之大寶也晦兄告余曰今我妙雲法叔欲捐衣鉢之資謀付諸梓以廣流傳乞一言以表我祖語錄所得奇緣

俾後之讀是錄者抑知夢觀兄於遊山玩水之際遇古人言句不肯輕易放過而又持歸于余令彼分門列戶之徒特勢凌孤之輩以曉前人用心之處之不自欺也余曰然誠哉是言也吾雖不敏誼不容辭抵暮掉歸梵受客窓篝燈勉就未易言叙也容質之瑞巖古佛方山祖慧叔光分鑑余可否

住南嶽兜率弁山三葉粟人氏智安拜首題并書

台州府瑞巖淨土禪寺万山文寶禪師語錄

嗣法門人 先觀 祖燈 等錄

楚黃大石山十六世孫 機雲 編

古齊大悲寺十五世孫 眞雄 梓

豫室升夫子之堂者聞其道升老君之堂者觀其好入山僧之室者覓甚婉以柱杖連卓三下

上堂諸聖情存見網難透不立階級入步無門般若之智常明眞如之體獨露諸方學者心地不明皆因邪師雜緣如蚕作繭似地戀窟自謂到家不肯見人間有聰明以意識卜度儻伺眞如瞞預佛性誠可憫

哉

結制上堂。燭烈燄於大千界內。直下片雲飛舞。舉鉗錘於妙密場中。就裡點鐵成金。赤沙灘上。杖林山中。箇箇漁砵。霜飲鴆毒。冰稜上走。劍刃上行。所謂鑊湯無冷處。汝等抱定枯桐。守住死灰。何日豆爆西菴。今日爲汝爐內添炭。好著精彩。

上堂震聲一喝曰。此第一義諦。一彈指頃。頓空塵劫。不涉津梁。直入寶所。爲甚落在古田和尚。椎下衆中有辨得出者。麼。問答不錄。乃舉臨濟示衆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師曰。奪也。山青水渌。李白桃紅。不奪也。山青水渌。李白桃紅。且道奪也。如何。不奪也。如何。良久。喝三喝。云。等閒拔却定心劍。依舊眉毛眼上橫。冬至上堂。二儀之大。可以章程測也。三光之動。可以圭表度也。雷霆之聲。可以鍾鼓傳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叶也。夫有象可觀。不能匿其量。有光可見。不能隱其迹。有聲可聞。不能藏其響。有色可察。不能滅其性。故天地陰陽之理。難明。猶可以術數揆。而人物性

情之妙。不可以意識測。所以千聖疊興。萬賢繼起。橫說豎說。顛說倒說。金剛圈。栗棘蓬。種種說。只要諸人直下承當。西菴今日將五臟六腑。一齊吐出。亦要諸人識得。是西菴長老肚裡底東西。

上堂參禪。不責明心。誦經豈圖達理。下和抱璞而泣。愁雕鑿之無功。墨子握絲而悲嘆。紛紜之自起。忘功絕謂。所責出身有路。

上堂。螻蟻無言。而能辨事。蒼蠅無識。而能辨臭。佛是覺義。法是句義。無孔鐵鎚。與毡拍板。還肯成佛否。上堂。達磨面壁。不會唐言。魯祖面壁。不會甚麼。大衆者。裡薦得。發越朕兆。未形底消息。提持佛祖。既令底權衡。直得虚空。肅啓大地。瞻依零丁子。懶瓚翁一跛一跌。退身於娑羅峰頭。寒山兄。拾得弟。相呼相喚。踏步于石梁橋畔。一出山去。永不回來。何故。將謂須赤更有赤鬚鬚。

上堂。靈山會上。草深一丈。少室峰前。雪深三尺。膠柱鼓瑟。只許兩人。上堂。廣額擲刀立。錐無地。龍女獻珠。瞻顧猶多。衲僧

門下獨脫無依寸絲不挂又作麼生

上堂大唐國中盡是噀酒糟漢瑞巖者裡要個不會禪底作國師甚處得來

上堂三關既透何必竊符別出奇兵先勘公驗

上堂白雲道端的得一回汗出一莖草上現出瓊樓玉殿端的一回汗不出瓊樓玉殿被一莖草遮却白雲老子如斯告報將謂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瑞巖則不然端的得一回汗出填溝塞壑端的一回汗不出繫包頂笠朝遊暮住不妨自怡自悅因甚如此不見道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無

上堂舉洞山示衆云秋初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後有僧舉似石霜霜云出門便是草洞山云大唐國裡能有幾人國清和尚曰一人舌上有十字關一人脚下有五色線檢點得出與你一編草鞋師曰二尊宿一人頭戴三山一人腳踏四海相到不相知國清老人恁麼道是成禪語草本猶未拈出萬里無寸草處且置只如石霜道出門便是草意在何如檢點得

出與你白銀二兩

上堂舉僧問雲門秋初夏末前途忽有問將何祇對門云大衆退後云過在甚處雲云還我九十日飯錢來國清和尚云入虎穴探虎子也不易者僧爭奈死在平地上大衆要識雲門麼一脚短一脚長師曰敲虛空出骨髓剖微塵出經卷衲僧本分生涯者僧既入龍門不諳水勢只爲分明極返令所得遲大衆要識雲門麼試看國清道的

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突出難辨名不得狀不得類不得笑殺旁觀大衆瑞巖老漢與你諸人灑灑落落去也擲下拂子云青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

上堂舉國清和尚云五峰影裡雙湖聲中有大寶藏八面玲瓏諸人在此著到許多時節因甚眼看不出只說不通山僧今日直下打開去也豎拄杖云者個是秘魔一把叉橫拄杖云者個是道吾一柄劍打三圓相云者個是雪峰三個木毬阿呵呵且不是曹溪路上刹竿頭風動幡幡動風自南自北自西自東師

日百千三昧無量法門。若作一句說佛祖吞聲不作一句說累他千聖。總不恁麼。又是不說而說。且說又說個甚麼。莫若真實告報與大眾作個撒脫。驀拈拄杖云。者個是瑞巖拄杖。喚甚麼作秘魔叉。道吾劍又喚甚麼作雪峰毬。國清老人。恁麼道。畢竟風動旛旛動。風靜巖巖靜。盡娘生。只到得者裡。大家珍重。

上堂舉瀉山云。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裡坐。聲色裡臥。疎山出云。如何是不落聲色句。瀉豎起拂子。山云。此猶是落聲色句。瀉便歸方丈。山不契。遂辭香。巖巖云。何不且住。云某甲與和尚無緣。云有何因緣不契。山舉前話。巖云。某甲有個語云。道甚麼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山云。元來此間有人。師兄去後有個住處。某甲却來相伴。瀉至晚間。巖矮閣黎在麼。云已去了。瀉云。向你道甚麼。云某甲亦曾對他來。瀉云。試學看。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瀉云。他道甚麼。云他深肯之。瀉失笑云。我將謂矮子有長處。元來只在者裡。此子向後有個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師云。瀉山。歸虎頭。只知有後香巖把虎尾。只知有前正眼看來。

◆ 瑞地

二尊宿總出矮閣黎。縵天網子不得。汝若不信。三十年後有人證明。全真道士請上堂。千斤石。輓水上浮。四兩葫蘆沉到底。火燒狗尾。猪頭焦。南辰竄入北斗裡。汝等諸人者。裡具得一雙眼。不但本命元辰有個落處。四威儀中。著著有出身之路。

上堂。破沙盆。挨拶不開。花藥籃。收拾不起。忽遇籌策。不到的。□步上前。撥轉髮鼎。同致太平。□大梵天王。口喃喃。□道汝等。雖有坐具地。也要善護念。諸菩薩。山僧聞得。薦頭與他一棒。天王道。俊哉。好拄杖。不是我等大難承當。誰是恁麼見解。略較些子。

上堂。碧桃愛春。風黃菊喜秋雨。驀拈拄杖云。者個不涉春秋。活如龍。雄如虎。卓一卓云。者裡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諸仁者。作麼生商量。時有僧出便喝。師打云。你也不怕旁觀者。晒僧擬議。師又打。圓華嚴經上堂。如經所云。無少法爲智。所入亦無少智。而入於法者。是以架一智箭。破衆魔軍。揮一慧刀。斬諸疑網。斯乃妙悟之力。倘或未然。雖修智慧。不入。

圓常縱□行門。惟增我慢。蓋未達一際之門。是名則覺法。亦名我慢幢。若是妙悟真宗。願契一乘。必須福慧兩圓。行解俱到。舉一步。直踏毗盧頂上。彈一指。徧遊百億國中。現菩薩種種身雲。成就盡佛世界無量無邊之勝事。果能如此。舉足下足。無非福城入林。出林。總是妙峰。依文殊大智海獅子。摩吼入普賢毛孔。中象王回顙。開彌勒之樓閣。法法頭頭。而不捨示觀音之慈相。應酬利利。以交蓮荷。非其人。且看善財最初參的德雲比丘。爲甚麼在別峰相見。各理看得透。我爲你保任。此事終不謬也。

小參參禪學道。乃出世第一大要。要了脫生死。須具擇法眼。辨邪正。識好惡。取友要端。互相策發。昔南公在泐潭。會下雲峰。一見。稱爲道器。惜未受本。色紺鐺。一日。會遊西山。夜話雲門。法道峰曰。泐潭雖是雲門之後。其法道則異矣。南公詰其所以。異峰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泐潭如藥汞。銀徒可玩。入煅則流去。南怒。以枕擊之。明日。雲峰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手泐潭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豈能

活人乎。即背去。南公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峰曰。石霜則手段出諸。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南公見石霜。果於言下。開解。假使南公不遇雲峰。而雲峰器識有差。南公復長安有此。又如夾山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法身。曰。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曰。法眼無瑕。適道吾在。旁夫笑夾山下。座即其所以。吾曰。和尚一等出頭人。未有師在山。即茫然自失意。欲道吾說。破吾遂指參。船子果於船子處。大悟。假道吾若無如是眼目。則夾山安有此。此老信力不如法眼。不正縱遇良友。亦當面錯過。且師家垂手接人處。各各不一。如臨濟德山。一人用棒。一人行喝。石瑩。藥。箭。魯祖。面壁。禾山。打鼓。雪峰。弄蛇。雖行處各異。然到家。則一汝等諸人。既在者。理相集。辨道了脫生死。第一要性。燥器度。要鴻大。不可卑小。昔山僧偶閱壇經。見玄覺到曹溪。繞祖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來。生大我慢。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是覺方具威儀。禮拜

卽辭祖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山僧於此。通身慶快。如獲舊物。不勝踴躍。遂舉黃梅衣鉢。因緣問鞏禪師。曰。既不會佛法。爲甚又紹祖位。鞏曰。不但祖師。大有人不會佛法。亦紹祖位。山僧當曰。乍入其道。羣老入泥入水。來引導。山僧可謂血心片片。山僧不識好惡。當面錯過。故又問和尚。遠紹祖位否。鞏老曰。若紹祖位。卽會佛法。此時雖然不會羣老意思。思幸具信力。大起疑情。必要討個明白。卽求茆茨與天界日兄結伴。參見數員知識。雖無利益。實賴東敲西擊之力。在育王有僧持佛鑑上堂語。至一見知爲本色道流。心心念念。想去見他。一日忽聞朝廷旨下。詔住徑山。其心喜之。不數月。杖錫果駐徑山。時與日兄相依依。極久。凡佛祖公案。一一會盡。惟不會四方八面來的。因緣請益。至再終。不爲說教。令返觀自看。不期佛鑑示疾。山僧同衆請鑑遺偈。鑑乃執筆顧山僧而書。偈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

山僧稟命往謁斷橋老師。於國清每每入室。應機了無留礙。老師笑而不語。山僧發急不已。凡入室請益。屢蒙賜捧。一日甚是迷悶。危坐寮中。忽覩同寮僧拿紙燭將進門。面前豁然平生寶惜。一時沒有了。頓覺身心如琉璃一般。山河大地亦如琉璃相似。內外明徹。無纖毫隔礙。始知老師垂手處。脚跟下好與二十拄杖。次早入方丈。通其所得。老師一氣舉了數則公案。勸驗山僧。一一答了。又舉萬法歸一話。又答了。老師只是不肯復招。近前以手作砍勢。云。侍者。你到底欠者一刀。在山僧憤然走出。大聲叫屈。老師只是不肯驚。普請擇菜。次老師少刻。到見山僧手也懶動。遽問擇得乾淨麼。對曰。乾淨極了。老師伸手向籃內拾起一莖莧根。擲在山僧面前。曰。者是甚麼。山僧於此脫然無礙。老師過鼓陸堂。謂衆曰。寶侍者徹也。移單入首座寮。從此也不疑佛。不疑祖。五家宗旨。千七百則公案。亦不疑也。到與麼田地。纔成得個無事人。優游天地間。真個逍遙真個快樂。世出世間無有一物可比。汝等諸人。好心學道。須到恁般田地。方可休。

歇若不到恁般田地。切忌中止。化城汝等做工夫起。疑情不妨取信古人言。句所費無別。只在提持話頭。不要看死句。如趙州見僧參問曰。上座曾到此間否。曰。曾到州。曰。喫茶去。又僧參州。問曾到此間否。曰。不曾到州。曰。喫茶去。院主曰。和尚曾到此間也。喫茶不曾到此間也。喫茶州。喚院主。主應諾。州曰。喫茶去。此皆活句也。又有僧問西來意。州曰。庭前栢樹子。其僧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州曰。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栢樹子。此亦活句也。汝等須信吾言。但恁麼用心密密看去。時時返觀。刻刻覺察。倘話頭見前。便乃和身拶入。如不見前。頻頻舉起。看是甚麼道理。我却不會。就不會處。一念萬年。萬年一念。於此討個明白。不到古人田地。誓不休歇。夫人生天地。諸行無常。動轉施爲。是生滅法。若無禪定工夫。而發解佛祖妙理。終難神契。古人間有恁般事。把住繩頭。站定脚跟。或看個父母未生前。或看個青州布衫。或看萬法歸一。或看麻三斤話頭。如大將軍。鐵印登壇。操持發縱。生殺隨宜。死生在頃刻。掃蕩機槍。坐

享太平。汝等做工夫。果能如此。穿過銀山鐵壁。轉箇身來。回眸一看。不獨父母未生。已前消息。卽庭前栢樹子。青州布衫。三斤麻。乾屎橛。及五宗旨趣。都是自家屋裡底。至於發一言。吐一辭。與古人不別。喜笑怒罵。無非般若。至理所以。坐乾本師。怒物興慈。向火宅內。垂手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曲盡老婆心。末上拈花展轉相傳。烜赫至今。足下兒孫。千波萬浪。一波闊一波。一浪高一浪。莫可測其涯涘。古人脚上也刺手上也刺。逢咽喉也刺。就地彈就窠。子裡彈喝起來。青天彈者。般漢將謂手眼通身。若值明眼人。可發一笑。何故。要將祖宗閒家具。拈向當陽。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直得虛空緘口。須彌結舌。此猶是轉句。未爲納僧極則。若論此事。如萬仞巖頭。相撲放著手。直窮到底。薰拈拄杖。云。瑞巖放著手。汝等還曾到底也。未擲拄杖。云。見處精明。堪紹續洞觀妙理。要虛玄小參。古人有時建立。有時掃蕩。有時掃蕩中建立。有時建立中掃蕩。汝等諸人。還會者。消息磨若會出來。說道理。看不然也。須百草頭。薦取祖師紅塵裡。識認

天子且個裡原有極趣。豈凡情所測。古人謂此事。眨上眉毛。卽錯過。擬思量。白雲萬里。故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此事如得處。不真見處。不的須欲優。孟抵掌不可得也。靈機獨脫。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正令全提。直示當人。豈容安頓。若欲天旋地轉。徹古窮今。直須壁立萬仞。把住繩頭。掀翻翳跡。警然而起。使默照者。到者裡。湊泊不得。逐妄者。到者裡。入步無門。果能如此。一了百當。纖塵不立。饑便飡。渴便飲。日則起。夜則眠。忽于不經意處。廓爾洞明。始知古人誠不我欺也。雖得如許境界。正要遇人。若不遇人。只好倚門傍戶。所以數千里之鯢化。爲九萬里之鵬。必藉南冥之息。若如堂之水。置杯則膠。匪可同日而語乎。然衲僧氣。索鼻孔。軒昂汝等。若以見聞覺知解會。與道懸殊。必須親到親證。只以解心湊泊他日。太陽乃被寸雲掩却。莫言不道。小參雖四句絕百非。直得藏頭白。海頭黑。置箇事向上提持。智者猶迷。達人虧半引領。符冥宗說。差異把一句函天蓋地。換斗移星。正當恁麼時。進前一步。莫

若退後一步。進一步窄。退一步寬。寬則足以有容。諸人不須別求。要信自心是佛。佛是自心。自心即是佛。心佛心卽是自心。自心顯現。湛然常住。無變無遷。無動無搖。無去無來。無增無減。故曰。如如。佛昔迦葉所契。契此心也。世尊所傳。傳此心也。達磨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二祖斷臂安心。所指者此心所安。亦此心也。卽此心之外。別無法求。夫求無上大道。先明自心。自心若明。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佛一如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途。俱不依怙。不取不捨之心。念念現前。故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古人有言。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卽事卽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穿衣喫飯。水邊林下。保養聖胎。春到鳥棲。無影樹時。來花發。不萌枝。到如是田地。拓條拄杖。三曲四曲。拽個布袋。七零八碎。或向三叉路口。盤結草菴。熟炊松粉。接待往來。或向十字街頭。全身放倒。和泥合水。隨類演化。或向孤峰頂上。罪石誅茅。構樹爲梁。風月同住。猿猴共

遊此樂何極。拈一句施一機。塵塵刹刹全彰。本地風光。法法頭頭。適絕兩邊功用。末後超然自脫。如水歸水。似空空。既無踪跡可尋。安有聲色不透。教忠若把第二杓惡水潑汝。諸人脚跟下黑漫漫地。驚拈拂子。畫一畫云。向者裡撥開機道。鑑地輝天。樓碎佛祖。腦蓋振轉鼻孔。巍巍蕩蕩。絕此絕彼。汝等諸人到者裡。還有功用也。無良久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示衆世尊陞座。義出豐年文殊白椎家富兒。嬌當時人天百萬。倘有個出來道今日之事。且莫草草。文殊卽有金椎在手也。無下處惜乎。無人下此一轉語。若下此語。文殊至今轉身不得。雖然不因紫陌花開。早乍見黃鸝上柳條。

示衆天台山中。方廣寺裡五百應真。常在石梁橋上。捕風捉影。寒山拾得。倒跨猛虎。默地走出布袋口。拄杖頭跛跛。挈挈各自散去。大衆且道散去後。又作麼生。良久云。歸堂喫茶。

示衆庭前栢樹子。半黃半白。青州七斤衫。缺東缺西。

開山老祖怕受人瞞。坐盤陀石上一呼一喏。到底難免。何以見得子規啼落三更月。蝴蝶紛紛在上頭。示衆靈雲見桃花悟道。解心猶存香嚴。聞擊竹徹去。機智尙在。怎似東村王麻鬚。不識不知得錢便使。示衆牛頭未見四祖。百鳥啣花。天人送供。四祖一見百鳥不啣花。天人不送供。且道利害在甚麼處。諸人不得作道理。試下一轉語。衆下語不契。師代云。眼裡不著沙。

示衆高高山頂立。不解從空降下。深深海底行。不解從地湧出。作麼生是掀翻函蓋。截斷衆流。一句師代云。朗月堂空。又云。石梁橋。

師一日爲衆挂牌入室。垂語曰。南泉斬却貓兒時。如何衆下語不契。適有一僕在旁曰。老鼠斂大師笑曰。好一轉語。只是不合從汝口裡出。

一源參師。舉趙州勘婆子話。詰之源曰。盡大地人不奈趙州何。師曰。我則不然。曰。和尚作麼生。師曰。盡大地人不奈婆子何。源於言下有省。

無見問。如何是佛法大義。師張口吐舌示之。見問措。

師拈拄杖。越出見卽參珍公。于天封理前話未竟。珍亦打復返西菴。途中把臂有省。及見師。師曰。汝返何速。見曰。和尚此時打某甲不得。師曰。天封與你道甚麼。見述途中因緣。師又打見。雖有所契。終不自肯。遂築室華頂。精苦自勵。一日作務次。渙然頓釋。所疑走瑞巖。呈所解。師以偈證曰。道人得得出山來。盡把襟懷對我開。坦坦平平如鏡面。澄澄湛湛絕纖埃。忽然得個轉身句。被卷寒雲便歸去。萬八千丈華頂峰。一笑裂開鐵面。具家山到後絕思惟。鉤折烏藤拄竹扉。篝火堆中消息好。芋香便是道香時。卽以源流并法衣付之。偈曰。此心極廣大。虛空比不得。此道只如是。受持休外覓。

無盡燈參師。豎拂子曰。是甚麼燈。師曰。是甚麼師。曰。與我除却四大別道。一句燈從東過。西師垂左足。燈從西過。東師垂右足。燈近前。叉手而立。師拈拂便打。燈禮拜。又一日問達磨。西來未審傳個甚麼。師曰。你道東土人曾少甚麼燈。曰。既不少。神光爲甚立雪斷臂。師曰。止。圖破家蕩產。燈于言下大悟。

僧問曹溪水。派派朝東瑞巖水。爲甚流向西。師曰。上座好惡不識。曰。此來問水。答好惡不識。那師曰。瞎漢果然不識。便打。

僧曰。如何是佛。師曰。巡人犯夜。

僧問。如何是祖。師曰。西來意。師曰。正抓著我處。

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八角磨盤。曰。如何是般若。

用。師曰。八角磨盤空裡走。

僧問。如何是般若。若本師便打。曰。如何是般若。若用師又打。

打。

師嘗設三問。以驗學者。曰。真正出格高流。如良馬見鞭影而行。中下之士。何堪希冀。凡雲水高人。下語恰當者。破院子兩手分付。問曰。

撐鐵船過海底。人爲甚麼向針孔裡叫屈。

既是臨濟大師。爲甚入拔舌犁耕。

那邊不立者邊。不行截斷。中間爲甚不住。

方山和尚語錄終

Figure 1

上堂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在你諸人間。退下。還有踏得者。取與之人。若踏不著。三世諸佛六代祖師三你諸人。言訖上堂。

上望山橋一更與諸人說底正是世諦之談與那事
路無干涉若要與那事相應須向世諦中問取意
不知如何後逢人却不得直往來而過更

上堂一雞二犬三豕四羊五三蛇三白鴿五馬六或
雞飽尚留便是五馬六羊七人人殺去也

上堂自設演說一切緣長。然在教者固是正理。下學國俗則爲難。下法如何。南山答曰。

上堂一夏以不事政事爲盡手脚爲汝諸人得脫
因類是恬然不顧汝若一箇半邊取却是對老宿定
入無聞之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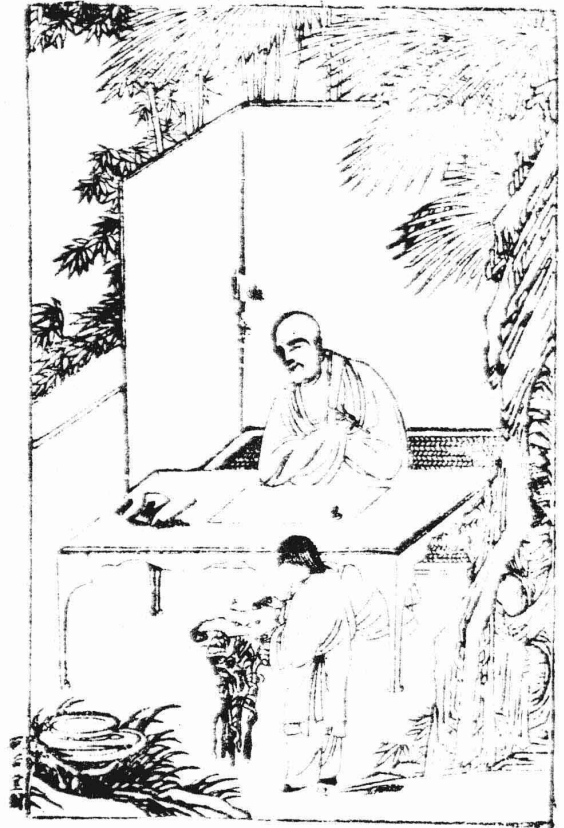
人上堂北斗之南斗人夜夜先生人人眼活老童

上堂齊和家氣宇如玉幾肯放頭低人全活素也爲
甚遲到今日各各不敢做一動子更久山中九十日

[illegible]

元叟端禪師語錄

元
•
法 元 叟 行 端
林 端
等 撰
編



元叟端禪師語錄目錄

卷首

序文

卷一

湖州翔鳳山資福禪寺語錄

卷二

杭州中天竺萬壽禪寺語錄

卷三

杭州靈隱景德禪寺語錄

卷四

元叟端禪師語錄目錄

一

卷五

杭州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法語

卷六

偈頌讚

卷七

題跋

卷八

題跋

卷尾

塔銘

元叟端禪師語錄目錄

卷一

元叟端禪師語錄目錄

二

徑山元叟端禪師語錄序

古尊宿出世爲人舉目動容莫非開示坐大道場參學衆多辯詰證據不能無所言說門人弟子竊錄而藏之以相傳示其來尚矣前輩凋零舊規漸泯強辭之流掇拾文具則亦無所逃於人天之衆矣是以識者有慨慕古人之意焉徑山老人端公元叟以盛德今聞一坐二十餘年四眾安隱年垂九十耳聰目明舉揚宗風曾不少懈飽參宿學無不歸之歸然靈光環視四海一時未或有能出其右者矣山之第一座正印本蒙古人久親棒喝契證特深過予山中出師

卷二

元叟端禪師語錄序

三

四會語錄以相示因相與歎曰大慧晚得佛照經二百年而至於師纔三傳耳耆年尊行不復他見且徑山自宋南渡以來地望最重以大慧前後兩居之僅七年無準居十八年然以道處逆爲順經營勞瘁所不免未有如師之坦然泊然者也印曰昔眞淨語穎濱蘇公序之應庵語松窓錢公序之徑山之言公得無情乎予曰穎濱於眞淨松窓於應庵皆有往來之舊是以言無愧辭集之韻蒙固陋何足以望二公然於徑山仰其崖峻而以冀之卽爲歎敢爲序乎印且曰此其正可以序者也乃喜爲之言曰偏見常識殆

不足以鎮壓茲山今師之言波瀾汪洋門庭恢拓廣
說略說莫不弘偉如春雷發聲見蟲振作長風破版
草木欣榮至於關要隱而不發以待其人大慧之流
風餘韻猶有如此者矣譬諸孟諸鎮以宿將隱然持
重風霆不驚握機行令針卷由已猶足使方城連戍
有所仰效而不敢違越況師大機大用提臨濟正印
續佛慧命者乎因書以遺之肯至正元年三月十三
日微笑居士雍虞集序

重刻元叟端禪師因會語題辭

寂照和尚元叟端公既示寂金華黃文獻公爲銘其
塔蜀郡虞文靖公爲序其因會語二公以文辭名天
下亦云備矣其入室弟子清涼子梗金山慧明天寧
祖闡復合辭請曰舊刊所錄先師語不幸毀于兵然
非此無以見道之所存竊懼不傳于梗三人者已協
力命印生重雕之矣敢重以首簡請爲序雖然序猶
可略也先師事蹟多涉神異狀行者輒譯而不書神
異之事大乘者固所不樂聞苟錄以示入道之士亦
足以起其正信初何傷乎願併識之序中謙不敢辭

稽子梗等言公平頂古貌眼光鑠人領下數髯磔立
凜然雪後孤松坐則挺峙行不旋顧英風逼人凜如
也所過之處衆方謹誦如雷聞履聲輒曰端書記來
矣默然如無人賓友相從未嘗與談人間細故舍大
法不發一言秉性堅凝確乎不可拔自爲大僧至化
滅無一夕脫衣而寢其從南屏歸化城受經夏夕啓
窻而臥忽一梵僧飛錫而來與談般若若樞要聲聲不
絕未幾騰空而去虎巖師主雙徑時嘗言道家者流
有上章謁帝者其還甚遲因叩之答云爲選徑山四
十八代住持故天聞久不開爾公正符其數公朝京

師夢徑山潭龍君持金匙舉食食公數凡十又八公
主法席實十八春秋也公將示滅所剪爪髮留盛化
城幻有庵逮啓視之設利疊疊然生矣公之遺事有
若此者皆宜補書以見於世不可略也蓋公道契佛
祖名震華夏誠堪輿間氣之所鍾其祥應之至亦出
自然非苟涉於神怪者比也文獻所謂門庭之盛規
重矩疊法雷普震裂地轟天文靖所謂聲諸名藩鎮
以宿將隱然持重風霆不驚握機行令舒卷自由足
以使方城連戍有所仰放不敢踰越其言誠不誣哉
濂何敢復贊一辭頗念文靖之學粗聞而知之又執

五部

便端禪師四會通辭

六

弟子之役於文獻之門者最久於是勦其緒論重申
之如此嗚呼公之四會語其尚假濂文以傳之哉子
梗字用堂慧明字性原祖闡字仲猷皆設化一方黑
白咸皈仰云

洪武七年冬十月朔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
誥同修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序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一
住湖州路翔鳳山資福禪寺語錄

門人法林等編

師於大德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徑山寺楞伽室受請
九月十日入院指山門云無盡藏神通門無盡藏解
脫門今日向者裏八字打開蝦蟇跳上梵天蚯蚓驚
過東海

佛殿玉毫徧照十方金色普輝千界便禮拜

據室拈拄杖掣開金殿鎖撞動玉樓鐘不是吾家種
草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即非本分衲僧師子兒

五部

元叟端禪師語錄卷一

七

吒沙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腦後猶欠一椎靠拄杖
便起

院疏此是宣政諸官當面所付謂之金剛秘密三昧
魔外以之殄除正宗以之光顯

檀越疏孤峯頂上天不知地不管因甚被者箇勾引
出來過去阿僧祇劫與合府豪俊同修無上佛果菩
提

指法座此普光明華藏師子之座盡十方世界無一
人不坐其中茲者特地高升正是畫地添足
拈香此香蟠根錯節在威音王佛以前續餒聯芳居

迦文世尊之上藥向寶璽端爲祝延大元世界主當
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歲陛下恭願統百億香
水海爲一福海永永無窮聚百億須彌山爲一壽山
巍巍不動次拈香云大慧師祖道寧以此身代大地
衆生受地獄苦終不將佛法當人情徑山先師藏叟
和尚一生不肯四天下人縱饒釋迦老子達磨大師
到來也須退身有分山僧昔年在侍者寮兩年弄盡
機關做盡伎倆直是沒湊泊它處所以知其爲大慧
適孫今有炷香供養它也要大家證明垂語云拈一
機則千機萬機頓赴如刻人糞作栴檀香舉一句則

丈室

元更端禪師語錄卷一

八

千句萬句朝宗似持蠶穀量大海水莫有淨裸裸赤
洒洒獨脫無依底麼出來共相證據有僧出問云崢
嶸象駕下龍淵翔鳳山中坐寶蓮時節因緣且休說
願聞一句祝堯天師云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僧云三
聖和尚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興化和尚道我
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意旨如何師云雖街燈
走鼈咬釣魚竿僧云爲人不爲人則且止如何是逢
人出底句師云知僧云逢人出不出則且止如何是
爲人底句師云切僧云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師
云知恩者少僧云未離雙徑時如何師云耳朵兩片

皮僧云離雙徑後如何師云牙齒一具骨僧云龍吟
霧起虎嘯風生師云開言長語僧云未到鳳山時如
何師云一徑松杉老僧云到鳳山後如何師云千峯
氣象雄僧云天垂寶蓋地湧金蓮則人人知有未審
新鳳山今日說甚麼法師豎起拂子云說者箇法僧
云我此九部法隨順衆生說聾師云錯了也僧云行
中書省行宣政院本路僧俗諸官諸山宿德諸大檀
越各以疏語敦請和尚榮鎮茲山且應緣利物一句
作麼生道師云一雨普滋三草二本僧云有心用處
還應錯無意求時却宛然師云莫將鶴唳誤作鸞啼

丈室

元更端禪師語錄卷一

九

僧禮拜師乃云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晝夜常作師子
吼聲普爲天人羣生開演無上微妙解脫法門於斯
若也擔荷得去不可說不可說微塵數劫以至如今
若佛若魔若聖若凡一一無差一一明了其或情存
限量墮在見聞不免向虛空重加彩畫去也豎拂子
云菩提達磨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此上乘一心
之法在天同天在地同地在僧同僧在俗同俗在當
今聖天子則以本自在大願力示現克紹金輪寶位
百億須彌盧百億香水海日月所照風雨所至悉稟
威靈咸歸化育在合朝諸勳貴則以本自在大願力

各樹大功各成大業爲忠爲孝爲武爲文爲王室股肱爲生民父母在合郡諸宿德則以本自在大願力明大機顯大用爲擒爲縱爲卷爲舒爲金剛寶幢爲摩醯正眼在法筵諸淨信等則各以宿昔所種善根萬別千差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在鳳山新長老畢竟如何擊拂子切忌鑽龜打瓦復舉府主王常侍請臨濟開堂升座云若約祖宗門下稱揚大事沒你開口處沒你措足處此日以常侍堅請那隱綱宗時有僧出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濟云我在黃蘗處三度發問三度被打僧擬議濟便喝復打云不可向虛

法華

元豐端禪師語錄卷一

十

空中釘橛去也師云常侍不忘付囑爲法求人臨濟大樹一株陰涼天下敢問大衆是有綱宗可隱無綱宗可隱謂有綱宗可隱埋沒臨濟老師謂無綱宗可隱孤負常侍府主總不與麼者僧因甚被打拈拄杖畫一畫云石牛欄古路一馬生三寅

小參世出世間一切諸法本無虛實色不曾道我是色聲不曾道我是聲香味觸法名身句句悉皆如是只爲你無量劫來惡業濃厚善根淺薄被色換了被聲換了被香味觸法名身句句換了有諸佛可慕有衆生可厭有天堂可欣有地獄可怖在名言句義中

如蠶作繭相似沒箇出頭處山僧今夜到來若更說佛說法說心說性廣陳蹊徑巧述言辭禹泉亭又如何鳳山關又如何則是名句上更加名句其利固無其害甚重時光可惜時不待人大家討教明白作箇洒洒落落衲僧豈不慶快生平復舉二祖問達磨云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磨云諸佛法印匪從人得祖云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磨云與汝安心竟師頌云十萬里來非易事有何佛法可傳持山堂夜靜蒲團冷汝等諸人合自知

法華

元豐端禪師語錄卷一

二

上堂卽心卽佛蜜果換苦葫蘆非心非佛寶器貯於不淨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鄭州出曹門且喜沒交涉拈拄杖云拄杖子鑽過北鬱單越走入西瞿耶尼向翔鳳山中興雲吐露去也卓一卓大洋海底火發燒却嘉州大像領下眉毛復卓一卓下座

上堂達磨是老臊胡釋迦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擔糞漢等妙二覺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直饒與麼見得也是錯認定盤星

上堂謝寶中原藏主舉大珠和尚云貧道聞江西和

尚道自家寶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從此
一時休去乃至盡十方世界無纖塵不是自家財寶
師云馬師一期與麼說大珠一期與麼聞終身不忘
得大受用苟非深信堅固安能透頂透底如此中原
藏主昔年於古鄆山中顯示此箇法門還有深信堅
固得大受用者麼此日特承光降幸望款留
上堂雞髮著袈裟宜應行聖道自餘閑禪事俱爲生
死因著不喫飯是閑禪事觀山翫水是閑禪事菩提
涅槃真如解脫是閑禪事畢竟喚甚麼作聖道擊拂
子姪女已歸霄漢去猷郎僧向火邊蹲

上堂

元更端禪師語錄卷一

十三

元宵上堂并謝監收浴王維那千粒萬粒從一粒生
只者一粒從甚處生千燈萬燈從一燈起只者一燈
從甚處起識得一燈千燈萬燈燈燈不疑識得一粒
千粒萬粒粒粒無疑三脚驢子弄蹄行踏破無邊香
水海拈拄杖卓一卓頂門也少者一追不得
上堂今朝三月初一一春之事將畢來麥青黃滿川
四野和風襲襲歷劫直至如今絲毫何曾走失可憐
懵懂癡流剛自啾啾唧唧下座
爲聚淨人下火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此是盧行者坐
斷人舌頭底句直下如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

道舊至上堂青山白雲裏客來無可迎草藥帶煙掘
野茶和露煮磐陀石上坐長嘯時一聲擊拂子下座
朝廷看藏經滿散上堂毗盧藏中有大經卷量等三
千大千世界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悉盡無餘今
上皇帝以清淨天眼觀此大經卷在一微塵中敦遣
使臣頒降御香命天下僧員破此一塵出此經卷普
使法界有情知一一塵中有如是經卷一一經卷有
如是章句一一章句有如是妙義一一妙義有如是
奇特如是殊勝如是廣大如是在今朝滿散之次
仍命山僧升于此座舉揚無上般若表獻上項功德

上堂

元更端禪師語錄卷一

十三

所有種種法門智慧海種種因果德相海種種進修
行願海種種教導方便海種種依正究竟海種種互
融攝入海不可說不可說種種功德光明海普用回
向真如實際莊嚴無上佛果菩提四方銷兵革之憂
萬民樂畊桑之業正與麼時八表來朝萬邦入貢一
句作麼生道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是封疆
上堂心不是佛兔馬有角智不是道牛羊無角鷲拈
拄杖畫一畫云一夜落華雨滿城流水香
浴佛上堂指天指地稱第一胞胎曾出向今朝雲門
打殺與狗喫翔鳳山僧惡水澆

示衆兄弟此箇夢幻穀子一呼吸間便歸無常向此娑婆界上覓箇甚麼物作依倚憑仗有什麼佛法禪道可學有甚麼玄解義路可求設有求得學得底試拈出一絲頭看直饒覓得一肚皮口裏說得一堆一檐也只虛頭詐偽妄想記憶中來臘月三十日一點也用不著何如直下無事向自己衣單下密密體會取好豈不見古人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聞羅大王不怕多語

結夏上堂二千二百五十年前光明藏中金口親曾付囑二千二百五十年後比丘行端其當顯示護生

楞嚴經

元夏禪師語錄卷一

十四

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上堂舉僧問風穴如何是佛穴云丈林山下竹筋鞭師頌云丈林山下竹筋鞭疑殺禪和萬萬千唯有首山提得起新婦騎驢阿家牽

上堂謝夏齋秉拂雪峯和尚云演一句則千句萬句流通拈向一邊飲一味則千味百味具足置之一壁雪峯低頭歸庵巖頭聞云雪峯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且作麼生臨朕碁井底種林禽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

爲別谷和尚入祖堂白雲作叢林紀綱以達磨居中

開山居左百丈居右天下依而行之絲毫無有紊亂別谷和尚在茲山爲二十六代涓以此日居于此堂晨香夕燈其永無替

爲此上座下火此處妄身若無六塵則不能有火裏蟬蛻吞却山河大地了也今者妄身當在何處

上堂謝首座維那金槌未動以前大地山河百雜碎玉塵未揮之際森羅萬象盡交參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家住海門東黃昏候日出

上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云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藏僧云直得

楞嚴經

元夏禪師語錄卷一

十五

不往不來時如何泉云亦是藏僧云如何是珠泉召僧僧應諾泉云去汝不會我語師云南泉雖一時縱奪可觀爭奈摩尼珠被者僧撒碎了也山僧不惜眉毛露箇消息也要諸方檢責拈拄杖卽今還有問話者麼

解夏上堂四月十五日結拈拄杖左卓一卓諸方向者裏禁足安居七月十五日解拈拄杖右卓一卓諸方向者裏休夏自恣空劫前無佛名無衆生名結又結箇甚麼解又解箇甚麼靠拄杖便下座

上堂月湛雲澄覺海沈魚龍鰕蟹任沈浮千尋鐵網

高懸者應笑禺山祇直鉤

聖節啓建上堂一佛出現千佛讚揚一華開敷千葉周市一人端拱無爲八表來朝萬邦入貢只如林下道人共樂昇平同歸化育一句如何舉唱下座就大佛寶殿啓建天壽聖節大德七年八月二日護持聖旨到山領衆望闕謝恩罷上堂說偈云平生抱愚拙必意安林丘磐陀一片石松下聊優游迴鸞五色詔瞥爾來巖幽天恩浹肌骨淺薄將何爾願君爲堯舜願臣爲伊周金枝與玉葉光耀千秋萬民瞻稂稂四海銷戈矛竺僊正法眼如水常東流

文
明

元
更
端
師
語
錄
卷
一

十六

示衆從古至今人多錯認還有一法遮障得你麼還有一法羈絆得你麼自是你突然起得如許頭角無羈絆中翻成羈絆無遮障中翻成遮障一切時一切處粘作一團不得自由自在你若箇丈夫當下一刀兩段盡十方世界是箇自己盡十方世界是箇烜赫虚空盡十方世界是安居之所禁足之場三世諸佛六代祖師是甚撥洗脚水漢又何必分期立限畫地爲牢無繩自縛若乃未得如斯長期百二十日中期百日下期八十日教有明文依而行之端午上堂五月五日端午節艾虎桃符總休說鳳山

只箇金剛王百怪千妖俱殄滅江南兩浙春寒秋熱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生鐵

上堂拈拄杖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卓一卓傳大士騎牛入你鼻孔去也開鑪上堂舉雪峯云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雲門云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應庵云三世諸佛爲火燄說法火燄燒殺三世諸佛師云三大老一人鼻孔遼天一人眼睛突出一人脚跟不點地諸人若也揀辨得出鳳山今日開鑪其或未然前頭大有雪霜在

文
明

元
更
端
師
語
錄
卷
一

十七

上堂舉世尊一日以兜羅綿手舉金色波羅華普示大衆時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於汝師云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示衆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它俗人家尚乃說到者裏人身難得佛法難逢我沙門釋子合作麼生如今兄弟纔入門便道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口裏說得分明肚裏全不理會永嘉到六祖當時也只恁麼道六祖云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永嘉云體本無生了本無速者裏須是箇人始得若乃顛頂佛性儻侗真如閻羅老子索汝飯錢有日在莫言不道

臘八上堂未到雪山脚跟下好與三十既到雪山脚
跟下好與三十夜半見明星脚跟下好與三十更有
三十山僧自喫釋迦老子無分何也有功者賞

上堂一年十二月一日十二時年與月相逐日與時
相隨人間年月盡地府來勾追無常捷疾鬼頭刻不
暫違參玄諸上人早早當知之臨渴乃掘井掘之徒
爾為

上堂舉德山一日飯遲自掌盃至法堂上雪峯見云
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盃向甚麼處去德山便回
客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令侍

支那

元更端禪師語錄卷一

大

者喚巖頭至方丈問爾不肯老僧那巖頭密啓其意
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巖頭到僧堂前撫掌大
笑云且喜得老漢會末後句它後天下人不奈何雖
然如此只得三年師頌云大冶洪爐魚佛魚祖乾旋
坤轉兮非可測量電激颺馳兮豈容通吐韓廬逐塊
空一時俊鶻摩霄自千古明眼衲僧莫莽因

上堂舉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採將來善財徧觀
大地無不是藥者却來白文殊云無有不是藥者文
殊云是藥採將來善財遂拈一枝草度與文殊文殊
接得示衆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師云善財解

採不解用文殊解用不解採以致盡大地人病在膏
肓大衆且道請訛在甚麼處猴愁樓搜頭狗走抖擻
口

上堂衆纔集乃顧視左右云幸自太平無像何用好
肉刺瘡便下座

受杭州路中天竺寺請別衆上堂我昔來禺泉四年
八箇月打鼓弄糊獃日夜不知歇朝廷公道開分條
遇明哲拯弊除貪婪蒐賢選英桀胡爲天竺峯而乃
付愚拙官差逼殺人不容更分說束包登前途聊與
衆人別千歲禪巖跳上天六月火雲飛瑞雪

支那

元更端禪師語錄卷一

五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一
校謄

第十一紙四行

教當
作較

嘉興楞嚴寺經坊刊寶刻此
元叟端禪師語錄卷一
平湖釋在照對長州徐音書盧陵縣黃夢禎刻
萬曆丁丑歲五月月徑山寂照庵識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二
住杭州路中天竺萬壽禪寺語錄

門人曇噩等編

師於大德九年五月十六日入院指山門云重重無盡樓閣門只此一門而入喝一喝指法座從上老禿奴向者裏轟青天霹靂鼓平地波濤新長老別資一路去也驟步云一二三四五升座拈香蘊盤古開天正氣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均伯禹敷土大功涅而不緇磨而不磷焚向寶爐端爲祝延大元世界主當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

支那

元叟端禪師語錄卷二

一

陛下恭願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咸歸有截之區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永享無疆之祚次拈香云此香讚之則眼瞎耳聾謗之則口啞舌禿三世諸佛六代祖師一時現前也只瞻仰有分奉爲前住徑山臨濟直下第十五世藏叟大和尚一爐焚却垂語云刮龜毛於鐵牛角上未是作家截兔角於石女髻邊亦非好手莫有總不與麼者麼出來證據問答不錄師乃云豁開正眼千差路絕淨俚俚包含萬有赤洒洒融攝十虛離相離名非語言可造透聲透色非寂嘿可通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天地以之覆載日月以之照臨

諸佛以之出世祖師以之西來世主今上皇帝以之垂衣御極合朝勛貴以之致君澤民千歲寶掌以之悟明心地成大道場提本分鉗鎚碎聖凡窠臼便乃道它年吾道重興日枯木華開別是春端上座以之克紹芳猷遠離鳳山竟登鷲嶺直得後吟古木鶴唳長空白叟黃童咸歌至化當此之時畢竟功歸何所九天雲盡處紅日上龍樓

小參一切諸法本無自性亦無生性菩提涅槃等名從淨法中得貪瞋愛取等名從穢法中得淨穢兩邊俱莫依怙但有空名名字亦無三藏五乘十二分種

支那

元叟端禪師語錄卷二

二

種名言種種句義總不出此箇元由所以古聖有言若心相所思出生諸法虛假皆不實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如人取聲安置篋中又如吹網欲令氣滿此是諦實之說若以爲實大錯了也開山寶掌和尚年一千七十二歲三藏五乘十二分種種名言種種句義靡不練磨靡不究竟後於梁武城中得遇缺齒老胡方乃頓明大法不是容易直須仔細復舉寶掌和尚偈云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飄二湘游更盡佳山水師亦說偈云參禪只要了心地心地了時諸法空南山昨夜日卓午白領咬殺焦尾蟲

上堂再留兩序十五日以前如龍得水十五日以後似虎靠山正當十五日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青蘿負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澹泞出沒太虛之中元日上堂昨日喚今朝作新歲今朝喚昨日作舊年且如何是物不遷義擊拂子嶺上寒梅纔破雪城邊楊柳已含煙

上元上堂盡大地是一椀燈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在燈裏橫屍露骨進一步築碎釋迦腦門退一步踏折達磨脊梁不進不退坐在臨濟德山鼻尖上且作麼生得平展去良久云海枯終見底人處

支那

元夏端禪師語錄卷二

三

不知心

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爲明州新瑞巖前山和尚引座控佛祖大機定乾坤正眼從上以來據曲条木如恒河沙鞠其指歸直是萬中無一所以道譬如琴瑟笙篴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擊拂子十二峯前月如剪清光千里共依依

上堂兩兩非雙三三非九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毗睥把住大風輪八角磨盤空裏走參

結夏上堂中峯門下千歲巖前囊無繫轡之絲厨乏聚蠅之糝茲者時當首夏憑何揭示玄徒說性說心行棒行喝是弄糊餅家具向上向下亦有亦無是諸方更過藥滓三世諸佛與你豈殊六代祖師與你何別百千劫內謾自馳求十二時中何曾欠少變現普周法界收攝在一微塵寒暑固難變遷生處豈能拘綴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上堂金佛不度盧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金佛木佛泥佛諸人總識且如何是真佛有般般漢便道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殊不知我王庫

支那

元夏端禪師語錄卷二

四

內無如是刀

爲了上座入塔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燒作堆灰了也二十九年逆底順底是底非底無繩自縛底今在何所一塔矗青漢四山懸綠蘿

上堂謝秉拂并夏齋舉趙州會下二僧相推不肯作第一座主事白州州云總教它作第二座主事云第一座教誰作州云裝香著主事云裝香了也州云戒香定香解脫香應庵叔祖云趙州下者一槌不妨驚羣動衆子細檢點將來也是泥裏洗土塊薦福門下不用相推第一座也有人第二座也有人第三座也

有人雖然不免從頭注過第一座鐵額銅頭覷不破
第二座陽春白雪無人和第三座眞實身心同達磨
師云玉本無瑕雕文喪德趙州應庵之謂也中峯咬
定牙關盡力踣跳出它絃續不得亦未免從頭注過
第一座露柱燈籠俱撥破第二座偏向淨舩裏吐唾
第三座璞玉渾金能幾箇都寺營辦夏齋又且如何
水長船高泥多佛大
午節上堂中峯今朝五月五且無桃符并艾虎當陽
直截便知機妙用縱橫絕方所衲僧家休莽鹵甜瓜
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文部
撰述

元夏禪師語錄卷二

五

上堂今朝五月十五結夏恰恰一月夜來僧司告報
今晨省院衆官同到明慶燒香山僧侵早過湖入城
諸人已躬下事打徹不打徹姑且束之高閣喝一喝
話作兩橛了也

行新廣度橋神機密用妙應無方示險處津梁作中
流砥柱橫身宇宙直教通地通天平步雲霄說甚度
驢度馬七凹八凸由此坦平萬別千差從茲融會成
一方之勝槩壯千古之雄基慶衍皇圖輝騰佛日正
恁麼時脚跟下縱橫十字一句作麼生道驟步云無
邊法界華嚴藏共踏毗盧頂上行

上堂草衣木食雪慮冰懷佛法不增一毫疥狗泥豬
灰頭土面佛法不減一毫住則孤鶴冷翹松頂去則
片雲忽過人間既無心於彼此豈有像於去來擊拂
子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干

上堂大雲彌布汗雨滂流當茲炎暑正隆不欲久煩
慈重有箇現成公案舉似諸人千歲寶掌在周威烈
王時生梁普通間方見達磨泐西八箇軍州連年重
遭大水六月半猶未挿秧擊拂子下座

上堂僧問月旦清晨升寶座請師先祝萬年春師云
麒麟出鳳凰現僧云祝聖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

文部
撰述

元夏禪師語錄卷二

六

若何師云冬瓜直儻侗瓠子曲彎彎僧云只如臺山
有一婆子凡有僧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云驀直
去僧纔行數步婆云好箇師僧便恁麼去未審婆子
具甚麼眼目師云瞎僧云只如趙州道婆子被我勘
破了也意旨如何師云賊是小人僧禮拜師便喝乃
云恁麼恁麼西天儘有不恁麼不恁麼東土全無纔
恁麼便不恁麼大盡三十日不恁麼中却恁麼小盡
二十九總不恁麼時如何喝一喝下座
爲道上座下火道不在內亦不在外大海不宿死屍
烈燄不藏蚊蚋擲下火

解夏上堂秋山削玉秋水磨銅南北東西活路通兩
隻草鞋健如虎一條錫杖撐如龍忽然撞著定上座
道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切忌無言滿
面紅

上堂有一人常在孤峯頂上靜悄悄中閑浩浩有一
人常在十字街頭閑浩浩中靜悄悄二人中且那一
箇具衲僧正眼若也揀辨得出與你千兩金

上堂從本無心無可傳何須掘地覓青天無心恰似
中秋月照見三千與大千

上堂謝首座藏主侍者開口道著鷄子過新羅舉步

文庫
元豐端禪師語錄卷二

七

踏著糊糝入布袋趙州會下二僧相推不肯作第一
座義出豐年南泉道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藏儉生
不孝忠國師云將謂吾孤負汝元來汝孤負吾爛泥
裏有刺中天竺快便難逢一時掀翻也也會則天高
東南不會則地傾西北

上堂向上一路貴在心空心若不空如人夜行東西
南北罔知所向龐居士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
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爲定上座下火那伽大定動寂常真生死去來如同
游戲劍刃上翻身火燄中走馬

開爐上堂舉雪峰云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
雲門云火燄與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應庵
云三世諸佛與火燄說法火燄燒殺三世諸佛師云
若向雪峰言下薦得笑殺旁觀若向雲門言下薦得
自救不了若向應庵言下薦得盡大地人眉鬚墮落
上堂不見一法名爲見道不行一法名爲行道嘉州
大像喫鹽陝府鐵牛渴發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
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上堂兼謝首座東弗于逮打鼓西瞿耶尼說禪南瞻
部洲喫飯北鬱單越噉眠鐘樓上念讚牀腳下種茶

文庫
元豐端禪師語錄卷二

八

勝首座道猛扁當路坐摘楊華摘楊華

冬至小參衲僧家頂門上日日一陽來復腳跟下時
時萬彙發生南頭買貴北頭賣賤無非本地風光東
家暗坐西家厮罵總是毗盧心印慈明揭榜堂前自
彰家醜洞山撥退果卓倚勢欺人便恁麼去向我中
峯門下黑漆拄杖還甘麼咩咩且待別時復舉爲山
問仰山仲冬嚴寒年年事甚運推移事若何仰山又
手進前爲云我誠知你答者話不得却傍顧香嚴嚴
云某甲偏答得者話爲山躡前問香嚴進前又手爲
云賴遇寂子不會師云叉手當留進退兩同父慈子

季兄友弟恭誰道仲冬時節冷一團和氣在其中
上堂謝秉拂普座說底見也見了聞也聞了藏主說
底見也見了聞也聞了拈拄杖云拄杖子涌身虛空
放大光明現大神變說四十二波羅蜜法門未見者
直須見取未聞者直須聞取卓一卓只此見聞非見
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
不分

上堂今朝又是十一月須知有法難言說曠劫至今
常坦然普請歸家穩休歇拈拄杖云絲毫邪見妄生
打你頭破腦裂

支那

元夏端禪師語錄卷二

九

上堂大光明藏絕遮欄八面玲瓏透膽寒十二時中
不知處通身多是黑漫漫

上堂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
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師云趙州好語要且不去來
機中峯則不然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至大四年西山
洪水汎漲一夜衝倒三座石橋山門頭石師子作大
哮吼山河大地悉皆震動你輩貪眠漢子知甚東西
南北

元日上堂舊臘昨朝送新春今日迎九天騰瑞氣萬
國霽歡聲

上堂舉古德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
性無喜亦無憂師云一十二面千百億身牛頭獄卒
馬面夜叉泥猪疥狗羅漢聖僧是一是二揮劍所開
人我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上堂猫有軟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二乘卽色明心
十地當體卽空燈籠跳入露柱佛殿走出山門
一日座主來參師問云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天
台爲甚八教華嚴爲甚五教主云春色無高下華枝
自短長師云屙屎見解

浴佛上堂迦維羅城四月八淨飯王宮生悉達頭上

支那

元夏端禪師語錄卷二

十一

寶蓋從空垂腳下金蓮隨地發殃禍由茲彌大千引
得諸方恣怛知恩獨有老雲門當時若見便打殺
都盧識破不爲冤豈在嘍囉逞好點惡水一杓香一
爐且圖真風扇塵刹咄

結夏示衆世道不古人根益微背本趨末甚多迴流
窮源極少但言卽心卽佛不知心佛旨歸惟云藉教
明宗不省教中玄要爭鋒唇吻懷寶鬪襟拾瓦礫以
當黃金指螢火而爲陽燄甘馳求而靡怠竟飭瘁以
何成輪迴六道之中盤繞四生之內深所畏者良可
憫焉三月安居由茲開朔十方聚會從此進修若也

外息諸緣自然內心無喘塵塵虛明湛寂處處廓徹
靈通煩惱卽是菩提障礙皆名解脫

上堂百千法門無量妙義胞胎未具已前世界既成
之後只作一句會却正是萬里望崖州半明半暗半
合半開十字街頭破草鞋有甚用處知時別宜堪作
閤黎

上堂兼謝吉祥香長老達磨盡力提持只道得箇不
識六祖全身擔荷只道得箇不會小根小器輕心慢
心師承學解露布葛藤其可妄生希冀哉東陵法姪
久處衆中深諳此事應緣利物一句作麼生道掣斷

支那
史記

元夏端禪師語錄卷二

十一

金鑠天麒麟高舉鐵鞭擊三百

上堂舉李邵尉楊內翰與唐明嵩和尚問答次李云
彌陀演化於西方達磨傳心於東土胡來漢現水到
渠成五嶽鎮靜以崢嶸百谷朝宗而浩渺一靈之性
託境現形三有之中憑誰立命嵩云仙人無婦石女
無夫楊云尼剃頭不復生子嵩云陝府鐵牛能哮吼
嘉州大像念摩訶李云側跳上山顛嵩云騎牛不著
靴師云大小唐明塙不堅局鑄不固致令他俗人
有入室操戈之舉是你諸人且作麼生會擊拂子云
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華

四月八日上堂雲門當時一棒中峯今朝一杓只此
報德肅恩一任諸方貶剝下座

結夏上堂諸方禁足我者裏是事不足諸方護生我
者裏逐旋營生諸方也怪中竺不得中竺也怪諸方
不得

上堂舉僧問玄沙如何是學人自己沙云是你自己
雲門云大小玄沙向語脉裏轉却時有僧問如何是
學人自己雲門云忽有人路上請老僧齋你也隨例
得飯喫師云玄沙見處偏枯雲門解處疎謬致令者
僧前不違村後不迭店今日忽有人問如何是學人

支那
史記

元夏端禪師語錄卷二

十二

自己劈脊便棒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
上行師云古今見亡佛法情盡則不無雲門大師中
峯門下則不然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冬至前後沙飛
石走

解夏上堂結却布袋頭萬象森羅沒出氣處解却布
袋頭山河大地得大自在結也結了解也解了諸人
一任東去西去前程忽有人問著輒不得道在中天
竺過夏下座

上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

其首且道是箇甚麼乃云三年一箇

爲定維那下火一槌之下正眼豁開且塵沙劫是箇大寂定門顧視左右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上堂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所以道譬如虛空體非諸相不拒諸相發揮焉拈拄杖畫一畫云除非自解倒騎牛一生不著隨人後上堂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黃面瞿曇二百餘會說不出關齒老胡十萬里傳不到臨濟德山用盡自己心笑破它人口端上座百無所長也要諸方共相委悉以拂子畫一畫云人窮不到金

文淵閣

元夏端禪師語錄卷二

十三

剛際未免區區役路岐

上堂兄弟光陰可惜時不待人卽今六月一日了也期制之中成得箇甚麼他心天眼漫騁神通帝釋輪王徒彰福報爭如直下無事好珍重

上堂舉丹霞行腳至一荒院值天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云何得燒我木佛霞以杖撥灰云燒取舍利王云木佛焉有舍利霞云如無更取兩尊燒院主嗣後眉鬚墮落師頌云丹霞燒木佛院主墮眉鬚一場奇特事天下幾人知

上堂舉達磨大師偈云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

空無物不如端坐靜觀心只此心心是佛師云坐殺達磨大師了也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隔山見煙便知是火隔牆見角便知是牛

上堂八月秋何處熱萬里長空明皎潔通途八面任縱橫今古何曾有途轍別別藕絲窠裏騎大鵬等閑挨落天邊月擊拂子下座

冬至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草鞋無跟乃云開口道著舉步踏著十箇有五雙因甚不知落處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不覺日

文淵閣

元夏端禪師語錄卷二

十四

又夜爭教人少年

上堂三世諸佛拈向一邊六代祖師置之一壁十二時中且要識取自家主人翁隨處作主立處皆真五欲八風搖撼不動四生九有籠罩不住方有少分相應我且問你著喫飯屙屎送溺行住坐臥見聞覺知且阿那箇是你自家主人翁有般漢便向第八識裏妄生卜度便道呼之有聲不見其形只今言談祇對歷歷孤明豈不是我自家主人翁錯了也此是無量劫來生死根本無始劫來業識癡團使得你七顛八倒役得你萬苦千辛豈可認以爲實降此之外畢

竟阿那箇是你自家主人翁復高聲喚云主人翁惺惺著下座

上堂古戍朝鳴角空山夜答鐘時人皆共聽何處不圓通

除夜示衆百丈和尚云你者一隊後生經律論固是不知也入衆參禪禪又不曾臘月三十日且作麼生折去雲峯和尚云灼然諸禪德去聖時遙人心淡泊看却今之叢林更是說不得也所在之處或聚三百五百浩浩地只以飯食豐濃寮舍穩便爲旺化也兄弟當時早有者箇說話在今諸方豈堪具述據曲

支那

元更端禪師語錄卷二

十五

杲木者智眼既已不明擔蓋囊行脚者信根又復淺薄爭人爭我以當宗乘行盜行淫而爲佛事身披師子皮心行野干行聞禪聞道似鴨聽雷視利視名如蠅見血傷風敗教靡不有之先佛所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身中肉此其是也今朝是箇小年夜你自家大年夜忽然到來且作麼生排遣還曾猛省也未古人云向外作工夫總是癡頑漢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本是一精明分爲六和合一心既無隨處解脫只爲你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飄流汨沒不能自知若也直下是去

拈一莖草作文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七縱八橫無是不是其或未然直饒爛嚼白湯喫下未免粘牙帶齒切宜自生勉勵

上堂僧問云如何是實頭一句師云刀斫不入僧云如何是虛頭一句師云火燒不著僧云如何是不虛不實一句師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師乃云祖師道心心如木石又有道終日忙忙那事無妨與麼說話總無交涉拈拄杖云救得老盧頭失却少林齒上堂放下屠刀我是千佛一數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主人翁惺惺著菩薩子喫飯來者一隊漢懸羊

支那

元更端禪師語錄卷二

十六

頭賣狗肉指鹿爲馬認奴作郎知他有甚憑據中天竺別開一路與汝東行西行拈拄杖擲下云看脚下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更端禪師語錄卷第二

嘉興楞嚴寺經坊捐貲刻此

元更端禪師語錄卷二

平湖釋在照對長洲徐普書江寧縣王大純刻
萬曆丁未歲孟冬月徑山寂照庵識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三
住杭州路靈隱景德禪寺語錄

門人祖銘等編

諸山疏提起云合郡宿德名員以此穿天下衲僧鼻孔西天四七出不得東土二三出不得

方外疏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未舉先知底固不在言只者錦標玉軸甚處得來塞卻耳根分明聽取

佛誕上堂舉應庵和尚頌云草本無端拈出來更加注腳放癡猷西天此土誰知已夜半優曇火裏開師

支那

元叟端禪師語錄卷三

一

云應庵與麼道大似看銅鑪著生鐵山僧別資一路要與黃面老人相見寶覺真空無是非是悲願弘深上下分指七十九年中妖怪從茲起瞎眼波斯滿大唐僧袋亂呈知幾幾

上堂無不無有不有金毛師子變作狗南辰昨夜唱巴歌驚起法身藏北斗卓拄杖下座

上堂舉教中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師云松直棘曲鵠白烏玄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卻往南嶽去

斷江首座至上堂山僧昔年行腳駐足茲山育王橫川和尚一偈寄云清淨長短聲獨自倚廊柱三際俱不來一片冷泉水非性無眾生無佛亦無已短句與長吟遣興適意爾夜半落霜華日輪正卓午寥寥天地間只有寒山子好大眾有祖以來提持衲僧頂頸上一著子如擊石火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總出不得者箇老和尚今日因其得法上足斷江首座垂訪舉似諸人大家薦取

上堂擁之令聚而不聚撥之令散而不散側耳欲聞而不聞瞪目欲見而不見卓拄杖云無量劫來生死

支那

元叟端禪師語錄卷三

二

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上堂深山古寺枯木死灰迥絕異緣了無它念耳畔松風瑟瑟門前澗水潺潺正恁麼時就中還有奇特也無聲拂子云一月纔過便休夏脚綳高打任東西解夏示衆參玄上士撥草瞻風動踰萬里只爲生死兩字不破明朝又七月十五日了也還猛省麼莫癡心胡亂領覽莫騁眼下一期口快莫悠悠漾漾虛度光陰他時後日没人替代你英邵武云媒一身之禍造萬劫之殃未是苦也向袈裟下失却人身實爲苦也忽一日世緣告終只箇肉團心昏了散了刀斫也

不痛火燒也不疼驢胎馬腹龍畜良賤總竟不知豈不是袈裟下失卻人身如今衆中有般惡友將古人垂慈處向第八識裏妄生穿鑿者是玄妙機關者是向上爪牙者是一乘圓頓者是將錯就錯借路經過依他出語他語印板上打來模子裏脫出如把屎塊向自口含了吐過與別人點鬻點肋稱楊稱鄭以謂無敵於天下還破得他生死麼灼然是一點也用不著你諸人幸自與佛祖不別何故甘心下劣枉受沈淪你但歇却攀緣染淨凡聖取舍有無諸念拈卻四大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和合諸入有什麼生可貪死

文部

元夏端禪師語錄卷三

三

可怖破與不破來你若向外馳求別要出他生死一夏又一夏一秋又一秋便到彌勒下生也未有成辦時節珍重

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師云若以無爲究竟後來因甚道有若以有爲諦當前因甚道無者裏捉敗趙州許你天上天下

上堂舉趙州初參南泉問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云還假趣向不泉云擬向卽差州云不擬焉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

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耶州於言下大悟師云南泉被趙州一問直得分疎不下趙州被南泉一坐至今擡身不起兩箇漢總有過處諸人檢點得出許你真達不疑之道
開爐上堂舉雪峯示衆云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玄沙問云火爐闊多少峯云如古鏡闊沙云者老漢腳跟未點地在師云古鏡卽是火爐火爐卽是古鏡不是雪峯老漢爭得頭正尾正驚峯今日忽有人問火爐闊多少只向道隨家豐儉
至節上堂羣陰剝盡一陽復生千卉萬彙無不發生

文部

元夏端禪師語錄卷三

四

拈拄杖云拄杖多年挂屋壁夜來頭角也崢嶸佛成道日上堂舉世尊於雪山夜覩明星豁然大悟乃云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師云者老和尚一時錯認魚目以爲明珠直至如今翻成話禰靈鷲峯前明星爛爛與昔日雪山略無少異我此一衆莫有豁然大悟者麼良久云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爲尼能上座下火生緣旣了能事旣畢四大五蘊則且置性比丘尼轉一念成阿羅漢畢竟有何憑據擲下火云炎炎火一團觸著燒殺你

元旦上堂歲律新還舊人生古又今西來無一事切忌錯留心

請典座上堂草木衰謝春至自榮衆生顛倒妄盡自覺僧問三平如何是有漏平云衆難如何是有漏平云木杓亂走衲僧一任圖度

佛誕上堂黃面老子初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與麼說話如將金輪寶位直授凡庸其奈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因風吹火雪竇云徐行踏斷流水聲縱觀

文部

元更端師語錄卷三

五

寫出飛禽跡畫虎成狸山僧恁麼抑揚意在於何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上堂春山青春水綠在處風光皆溢目百歲都盧能幾何誰道光陰非迅速朝悠悠暮碌碌輒莫隨時但馳逐衲衣之下本來人要在識渠真面目喝一喝上堂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西天廣額旃陀羅放下屠刀因甚便道我是千佛一數師云水流江漢去雲向帝鄉歸又問文殊是七佛之師出女子定不得罔明是初地菩薩爲什麼卻出得師云一對無孔鐵槌乃云不是心不是

佛不是物著衣喫飯有什麼難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著衣喫飯莫道不難拈

拄杖云無事晚來江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

冬至上堂靈機廊徹萬法無私智鑑洞明十虛無間轉一陽出六陰之內驅六陰入一陽之中塵塵普應刹刹全彰道泰時清民康物阜拍禪牀云五色祥雲連鳳闕一輪紅日耀龍樓

上堂僧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云十字街頭石敢當僧云莫只者便是麼師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乃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龍戲海孤鶴翹松正法眼藏

文部

元更端師語錄卷三

六

瞎驢邊滅卻黃梅衣盡付與盧公拈起簸箕別處春熨斗煎茶銚不同

上堂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鏡清今日失利僧又問智門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門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爲甚麼却無門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云老大大龍頭蛇尾門云智門今日失利師云二尊宿與麼答話脚跟下好各與三十棒何故爲他不合向有無裏鼓弄人家男女

上堂舉趙州訪上庵主云有麼有麼庵主豎起拳頭
州云水淺不是泊船處拂袖便行又訪下庵主云有
麼有麼庵主亦豎起拳頭州云能殺能活能縱能奪
便禮拜師云者箇公案諸方錯判者甚多山僧論實
不論虛上庵主截鐵斬釘下庵主和泥合水大小趙
州識甚好惡

涅槃上堂拈拄杖釋迦老子卽今在山僧拄杖頭上
放無量妙寶光明出無量妙寶音聲摩訶普告大衆
云汝等諦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則無
瞻仰取足毋令後悔諸人若也諦信得及拄杖子功

文冊

元叟端禪師語錄卷三

七

不浪施脫或未然釋迦老子入般涅槃久矣擲下拄
杖

上堂舉鏡清問僧欄外是什麼聲僧云雨滴聲清云
衆生顛倒迷已逐物師云鏡清有年無德愛討便宜
者僧逐色隨聲合受屈辱當時見他問欄外是什麼
聲便好與一喝更或如何若何拂袖而去直饒鏡清
有生擒活捉之機也無用處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三

嘉興楞嚴寺經坊捐貲刻此

元叟端禪師語錄卷三

松陵釋宗遠對長洲縣徐普書

金陵徐成刻

萬曆丁未歲孟冬月徑山寂照庵識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四
住杭州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門人梵琦等編 琦卽楚石也

據室摩竭陀國掘地覓天毘耶離城接竹點月如金
翅犢海直取龍吞似香象渡河截流而過若蒂柄三
十且待別時

方外疏言言見諦句句朝宗西天昔日淨名老東土
今朝龐蘊公

陞座拈香云此香蘊唐虞太和根本蕩蕩無能名焉
協殷周至治馨香巍巍有成功也爇向寶爐恭爲大

文冊

元叟端禪師語錄卷四

一

元世界主當今皇帝祝延聖躬萬歲萬歲遂飲水
就座僧出問云堂前鼓響大衆雲臻學人上來請師
說法師云破糞箕生掃帚僧云臨濟和尚示衆云夫
說法者一句中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還端的
也無師云有甚不端的僧云如何是一句中須具三
玄師云人天本豎僧云如何是一玄中須具三要師
云畜生本橫僧云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東村王老屋
頭穿僧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大海波心駕錢船僧
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阿誰家裏竈無煙僧云如何
是第一要師云眼裏瞳人吹木叫僧云如何是第二

要師云寒山拍手拾得笑僧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
皎月當空無不照僧云三要三玄蒙指示西來的意
事如何師云答汝亦不難僧云大善知識豈倍方便
師云老僧入院事繁僧禮拜歸衆師乃云千峯頂上
出身一路十字街頭不知十字街頭觀面一機千峯
頂上不會千峯頂上若會卽是十字街頭十字街頭
若知卽是千峯頂上盡無量阿僧祇劫天人脩羅若
聖若凡全體是箇國一道場盡浮幢王刹山河大地
若草若木全體是箇妙喜世界釋迦彌勒拱手歸降
文殊普賢全身奉重天魔窺覷無門外道瞻仰有分

如壯士展臂不假他力獅子游行不求伴侶迥絕異
緣高超諸有以之壽聖君則天地同久日月並明以
之福賢佐則安若太山固如盤石以之康濟兆民則
風以時雨以時以之鍛鍊衲僧則虛而靈寂而妙正
法眼藏自此流通邪見稠林由茲寢息正恁麼時畢
竟功歸何處擊拂子云蒲團靜坐無餘事永日寥寥
賀太平復舉法燈和尚云本欲深藏巖竇隱遁過時
奈緣法眼老人有未了公案出來爲他了却時有僧
出云如何是未了底公案法燈打云祖禰不了殃及
兒孫僧云過在什麼處燈云過在我殃及你師云能

殺能活能縱能收法燈不失本分鉗鎚惜乎傷鋒犯
手致使貽笑傍觀山僧本志亦欲深藏巖竇隱遁過
時奈緣藏叟老人有未了公案出來爲他了却就中
忽有箇渾鋼打就生鍊鑄成底擔當得去領略得行
一棒也不打他一句也不罵他向明窓下如法安排
何故總似今日老胡有望
爲佛開光明我如來以清淨天眼普觀大地衆生去
劫以前來劫以後纖塵無有障礙徑山今日因甚爲
他重新點出只恐諸人昧其所自
上堂一華開天下春一葉落天下秋理隨事變事逐

理收無一塵而不徧無一刹而不周歷劫分明至今
日東西南北謾馳求喝一喝
請首座上堂有際天之雲濤可容吞舟之魚有九萬
里之風可負垂天之翼建法幢立宗旨苟非其人安
任其事拍禪床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
流

上堂拈拄杖卓一卓云德山在你頂門上耀大法眼
臨濟在你耳門裏轟大法雷靠拄杖云只爲諸人當
面蹉過走入露柱裏去也
上堂僧出衆提起坐具云過去諸佛亦如是現在諸

佛亦如是未來諸佛亦如是師云三脚蝦蟆著錦襪僧禮拜云謝師答話師云有人笑你師乃云病在一師一友處病在多知多解處病在求禪求道求菩提處病在泯默無聞冷水浸石頭處只如著衣喫飯屙屎送尿還得不病也無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爲玄首座下火摧殘峭峻銷爍玄微兜率宮中了無夢想勞生路上永絕驅馳火裏烏龜頭戴角鬚身觸倒五須彌

解夏上堂舉東山和尚示衆云百鍊黃金鑄鍊牛十分高價與人酬庭前不有華含笑又是東山一夏休

文師

元更端律師語錄卷四

四

師云徑山隨毳毼也有一頌老矣無心鑄鍊牛眼前隨分卽相酬庭前葉脫西風起且喜凌霄一夏休城歸上堂去時夏暑侵衣熱歸日秋風滿面涼彈指聲中便差別百年能得幾時長師一日勘僧云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則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僧休去

天童雲外和尚遺書至上堂舉雲居膺和尚遷化次問侍者云今日是何日者云初三居云三十年後但云只者是遂乃端然告寂師云雲居得曹洞正傳爲

宗門百世師表末後全提因甚一場懣懣擊拂子云無縫塔中雲匝匝不萌枝上月團圓

上堂僧問云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如何是不回互師云闍黎自闍黎老僧自老僧僧云如何是回互師云闍黎卽是老僧老僧卽是闍黎師乃云南泉斬猫兒趙州頭戴草鞋出去鳥窠吹布毛通侍者當下悟去咄咄咄力口希禪子訝中眉垂

上堂窮千仞之巔則必與之俱錯極九淵之底則必與之俱錯一種平懷泯然自盡錯達磨云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現量者悉皆是夢錯錯錯何曾錯祥麟

文師

元更端律師語錄卷四

五

只有一隻角

爲旌忠了堂和尚引座開蓮華於臘月落冰片於炎天疏正脉之淵源碎邪師之窠臼寒木在握兮全機可笑秋水橫按兮半提可成使八極頂目者不自爭衡將見斯人兮駕馭昂昂拚擊拂子云叢林在處今寥落聽取西山第二禪

上堂舜若多神無身覺觸跋難陀龍無耳聽聞棋盤石雨過苔生鉢盂池春來水滿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不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

一日僧來參師問云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云臨朕

礎師云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參堂去

上堂風吹不入水洒不著邁古超今光明烜赫昨夜楊岐三脚驢翻身踏倒黃番綽今朝仔細辯蹤由却是西川李八伯

爲泳掌財下火秤盤上分斤定兩是汝筭筒邊橫千豎百是汝且道生死海中涵泳游戲是汝不是汝擲下火云烈焰堆中分明薦取

謝秉拂并夏齋上堂教中道於食等者於法亦等於法等者於食亦等都寺營齋內外悉皆飫飽是名食等首座秉拂內外悉皆見聞是名法等其施汝者不

元更端師語錄卷四

六

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喝一喝下座

上堂卽心卽佛喚起窻全曙非心非佛催歸日未西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無心華裏鳥更與盡情啼拈拄杖卓一卓

上堂入水不避蛟龍漁父之勇也入山不具虎兇獵人之勇也見佛殺佛見祖殺祖衲僧之勇也拈拄杖云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朝廷金山作水陸陞座拈香云此香融五嶽之神秀五嶽莫並其高寒結九地之精英九地莫窮其深厚熱向寶爐端爲祝延大元世界主當今皇帝聖躬萬

歲萬萬歲陛下恭願懷保小民茂昭大德本枝百世

壽考萬年問答不錄乃云盡不可說不可說微塵數世界是箇金剛正體淨裸裸絕承當盡不可說不可說微塵數世界是箇寶覺真心赤洒洒無空闕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如日普照如風普吹無一時不徧無一處不周無一理不圓無一事不具塵塵剎剎八面玲瓏物物頭頭十方通暢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腹中現百億閻浮提室內湧三萬二千獅子座七縱八橫千變萬化左之右之無不可不可三世諸佛以此正體以此真心也真蓮華成等

元更端師語錄卷四

元更端師語錄卷四

七

正覺津濟四生梯航九有六代祖師以此正體以此真心開甘露門廣度羣品啓迪盲聾炳耀癡昧奕世人王帝主以此正體以此真心爲生民立極爲世開太平基拯黎元於塗炭措天下於盤石大元世界主當今皇帝以此正體以此真心克紹丕圖續登大寶百億須彌盧百億香水海日月所照風雨所至悉稟威靈咸歸化育乃至此日特頒聖旨敦遣使臣就金山古澤心寺照依梁武帝科儀修設天地冥陽水陸大會七晝夜蒸種種香然種種燈營種種上妙飲食設種種上妙服御金銀珊瑚真珠瑪瑙種種上妙

珍寶而爲供養命僧一千五百員被轉三歲五乘十二分秘典真詮權也實也頓也漸也半也滿也偏也圓也交光相羅如寶絲綱上以翊衛皇圖下以資培民本徑山臣僧行端與教禪律三宗耆年碩德以此正體以此真心欽奉綸言高陞寶座闡揚諸佛無上奧旨發揮諸佛無上秘傳若國若顯若聖若凡若飛若潛若動若植普仗良因均霑妙利四方消災沴之虞萬姓樂耕桑之業同躋仁壽其享昇平當此之時理周事徧果滿功圓直下無私一句畢竟如何擎展擊拂子云化行舜日山川外人在竟天雨露中復說

十六

元龜高僧語錄卷四

八

偈云執尺量虚空終難究其數持蠶測海水豈解知其源吾君本心體廣大亦如是欲求其邊際畢竟不可得吾君之壽量與此心體同欲求其窮極是亦不可得吾君之福源與此壽量同欲求其窮盡是亦不可得太后皇太子嬪妃諸眷屬心體及福源等無有差別一塵一佛刹一刹一釋迦各現廣長舌共說如上事百千萬億中亦不能及一天人羣生類地獄鬼畜等十方諸有情三界衆含識當知此心體本來相如是

上堂舉臨濟示衆云若與麼來恰似失却不與麼來

無繩自縛一切時中莫亂斟酌會與不會都來是錯分明與麼道一任天下人貶剝師云耆老漢刺腦入膠盆了也乃云若與麼來無繩自縛不與麼來恰似失却一切時中切宜斟酌會與不會莫錯莫錯分明與麼道是甚秦時轆轤喝一喝下座

城歸上堂華街柳巷恢張本地風光酒肆茶坊突出衲僧巴鼻人人八面玲瓏箇箇十方通暢何必覺城東際始見文殊樓閣門開方參慈氏拈拄杖云三箇童兒抱華鼓莫來欄我毬門路

結夏上堂十五日以前水長船高十五日以後泥多

元龜高僧語錄卷四

元龜高僧語錄卷四

九

佛大正當十五日狸奴白牯情與無情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復說偈云蠟人還只爾鉄彈復何如夜短睡不足日長飢有餘

普慶請開山上堂僧問云法筵初啓佛寺新開作麼生是斬新一句師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僧云恁麼則普慶山中祥霧起翠屏峯下瑞雲生師云莫警速僧云爭奈目前何師云教你莫警速僧云記得世尊因地中布髮掩泥次然燈如來指布髮處云此處可建梵剎爲復因時建立爲復觸處皆眞師云南斗七北斗八僧云會中適有賢于長者持標竿以指處插

云建梵剎已竟又作麼生師云隨邪逐惡僧云是時
天帝釋於空中雨華讚歎云庶子有大志矣還諦當
否師云剎竿頭上仰蓮心僧云只如子愚能長老剎
心獨力營翬寶坊可謂出他古人一頭地師云同玩
無異土僧云還許某甲末後讚歎一句也無師云試
亂統看僧擬開口師便喝僧禮拜歸衆師乃云法身
無相融攝十虛法眼無瑕包羅萬像淨倮倮承當
赤洒洒無空闕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直得一爲無量
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於一毛端現寶王剎
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正恁麼時還有與子愚能長老

支那

元夏端禪師語錄卷四

十

相見者麼若也見三十棒一棒也不較若也不見三
十棒一棒也不較何故知恩方解報恩復舉世尊因
地中布髮掩泥公案師云適間禪客問一句末老僧
答一句去可謂徹頭徹尾苟或遲疑更聽一頌無上
寶王剎當機誰解看然燈纔舉手長者便標竿解起
天人敬能摩星斗寒埋頭火宅者今古自顛預
上堂於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馬斂
箕應西天懸識傳東土大法因甚却將驢鞍橋作阿
爺下領擊拂子云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
扇

上堂一夏悠悠今已半尅期取證事如何幻華非幻
消磨盡只與從前不較多

上堂平白地上拈起一絲十箇有五雙眼瞠瞠地若
作佛法商量錯認定盤星不作佛法商量刻舟求劍
三十年後蹉口咬著舌頭徑山生身墮無間獄拈拄
杖畫一畫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上堂秋風涼秋夜長未歸客思故鄉拍禪床云自是
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爲存上座下火偷心死盡毛髮不存正是大病之源
涅槃臺上皎月當空勝熱門頭清風巾地

支那

元夏端禪師語錄卷四

十一

上堂聞聲不被聲惑是你觀音三昧見色不被色迷
是你文殊法門居一切事不被事礙涉一切理不被
理拘是你普賢境界若也成褻得去受用得行常在
途中不出門無去無來亦無住若也當頭蹉過當面
諱却便是阿逸多出世更須買草鞋行脚始得

上堂盡大地是金剛正體二時粥飯向甚處尅盡大
地是涅槃妙心六道輪迴因甚處得良久云啼得血
流無用處不如絨口過殘春

上堂舉黃蘗和尚示衆云你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
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

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且如何藥云不道無
禪只是無師後來爲山舉問仰山黃蘗意旨如何仰
云鶯王釋乳素非鴨類爲云斯實難辯師頌云大唐
國裏無禪師亂鑿胡穿知幾幾鶯王釋乳鴨不同惟
有仰山較些子

上堂謝秉拂并夏齋無絃琴上撫出五音六律無底
鉢中飣出七珍八寶未聞者得聞未飽者得飽碁盤
石踣跳上天鉢孟池哮吼入海俱眠道者忍俊不禁
將國一祖師禪石喝成三片直下恰似川字籀文喝
一場

文庫

元東瑞禪師語錄卷四

十三

上堂舉南嶽和尚示衆云道一曾爲人說法也未總
不見寄箇消息來僧云已與人說法了也遂令訪彼
待他陞座但出問云作麼生有甚言句記將來其僧
依教往問一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其僧
回舉似南嶽大稱賞之師頌云三十年不少鹽醬二
時粥飯只如常可憐南嶽讓和尚垂老懸懸掛肚腸
請兩序上堂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欲左卽左欲右卽
右如頭之耳目如身之臂肘其進用也罔涉離微其
退藏也豈存窠臼日午打三更面南看北斗

上堂僧出衆云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墮師云一家

有事百家忙僧回首召云大衆記取師云老僧今日
不著便師乃云若論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
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嘿通十二時中且作
麼生得相應去者裏風頭稍硬且歸煖處商量
上堂本大者其葉茂源深者其流長源之通塞要在
疏之導之使無匱竭之憂本之榮悴要在培之植之
使無夭折之患上而諸佛下而諸祖豎大法幢耀大
法眼乃至有國有家垂紳正笏措天下於泰山盤石
之安總出者箇圈績不得擊拂子云爲不平離寶
匣藥因救病出金餅

文庫

元東瑞禪師語錄卷四

十三

請監收上堂山鄉每憂旱水鄉常畏潦付託既得人
安用掛懷抱古人云千粒萬粒一粒生只者一粒甚
處生歸堂喫茶

上堂內不住受想行識外不著聲香味觸出息不涉
萬緣入息不居陰界菩提妙華徧莊嚴隨所住處常
安樂便與麼去只成箇杜撰座主向我衲僧門下未
夢見在擊拂子云獨立周行如便休誰振宏綱照千
古

上堂無名名之父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爲萬物
之根源作天地之太祖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拈

拄杖左卓云者裏會得見肇法師即易見傳大士即難右卓云者裏會得見傳大士即易見肇法師即難坐斷主人翁不落第二見老好痛與三十貶向無生國裏靠拄杖下座

上堂半明半暗半合半開無向無背無去無來曠大劫來覓不得四天下人空歎歎

上堂人間五月汗滂流山雨連朝冷似秋直下便明心地法鍊鞭三百未輕酬

師廊下見僧便云棋盤石所破你腦門鉢盂池浸瀾你脚板僧擬議師便喝

支那

元夏端禪師語錄卷四

十四

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總知威音王前無一法可增良遂知處諸人不知阿逸多後無一法可減只如麻谷携鋤入菜園是有指示耶無指示耶迷來總似蛾投火悟去渾如鶴出籠

上堂身上著衣方免寒口頭說食終不飽百千諸佛諸祖師別更無禪亦無道拍禪床下座

謝兩序上堂靈機廊徹智鑑虛圓固無動寂之殊豈有久新之異拈起也十日麗天放下也百川赴海後先齊致左右逢原正恁麼時如何三界炎歊燦金石蒲團永日自寥寥

示眾初祖菩提達磨云若人造一切罪自見已之法王即得解脫者老臊胡佩般若多羅正印十萬里踰沙越漠道我傳法救迷情因甚却作野干鳴脾胃肝膽涕唾膿血是你地水邊事非已之法王也寒煖呼吸動轉施爲是你火風邊事非已之法王也呼之有聲不見其形孤明歷歷言談祇對者是你無量劫來生死根本非已之法王也且阿那箇是你已之法王別教什麼人見當其見時有形耶無形耶青耶黃耶大耶小耶者裏脫體分明達磨大師與你洗脚有分其或未然碧眼胡從普通年直至如今在你眉毛眼

支那

元夏端禪師語錄卷四

十五

曉上放妙寶光明出妙寶音聲演說安心法門切忌當頭蹉過珍重

上堂舉南泉因入園見一僧乃拋瓦礫擲之其僧回首泉乃翹一足僧無語泉便歸僧隨後歸請益云和尚擲瓦礫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泉云翹足又作麼生僧無語師云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莫不按劍而視南泉老漢失却一隻眼畢竟如何頭上是天脚下是地甜瓜藤結苦葫蘆釋迦不受然燈記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四

嘉興楞嚴經坊捐資刻 元叟端禪師語錄卷四 釋宗遠對徐普書張應文刻 萬曆丁未冬徑山寺藏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五
法語

示果侍者

拈華微笑斷臂安心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勢不獲已將錯就錯說箇佛說箇祖說箇心說箇性何異平白地上好肉剜瘡本色衲子向胞胎未具朕兆未分以前著得一隻眼廓然蕩豁洞徹十虛便與釋迦老子達磨大師無二無別謂之頂王三昧謂之隨色摩尼謂之無盡藏神通門謂之金剛寶劔踞地獅子烈焰聚種種名盡三界十方世出世間更無一塵一法與

三二部

元叟端禪師語錄卷五

一

你爲緣爲對爲障爲礙水滌於馬祖踏下呵呵大笑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根本既明源流既正轉大法輪耀大法眼操殺人刀乘活人劒抽釘拔楔解粘去縛使有情界中佛種不斷豈不是大丈夫成就大丈夫事也

詠藏王入京書金字藏經求語

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晝夜六時常放妙寶光明常出妙寶音聲普爲汝諸人開演無上第一義諦爲汝諸人當頭蹉過當面諱却不能領箇現成受用遂乃勞他迦文老漢起道樹詣鹿苑四十九年三百餘會曲

開方便巧說多端有權有實有頓有漸有半有滿有偏有圓如將黃葉暫止兒啼其奈去聖時遙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當今聖天子以佛心統御萬邦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悉稟威靈咸歸化育觀此大經多成迷昧憫此衆生多成懈怠大揮公帑精金詔天下善書僧儒畢會京師重爲書之徑山詠藏王由是以書畫預選於斯行也深蘸紫毫大書碧楮一經一偈一文一義一句一字悉皆放光動地將使五濁衆生聞是經者革迷昧爲明了見是經者策懈怠爲精進同悟如來十二行輪豈但法門增九鼎之重哉

支那

元叟端禪師語錄卷五

二

示壽維那

英銳之士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似香象渡河截流而過向我衲僧門下尚未能彷彿萬一鑽頭入知見網中插脚向情識海裏狗口裏求象牙馬頭上尋牛角萬劫千生永無成辦之期矣年來此道殊甚據曲木床稱師者智眼既已不明擔鉢囊行脚者信根又復淺薄麻纏紙裹遞相執瞞俾少林直指正宗流成戲論可不痛心疾首者哉昔太行山克賓禪師在興化作維那化一日謂云你不久爲唱道之師蝦爲子曲賓云不入者保社渾銅打就生鐵鑄成化云你會

了不入不會不入幾乎蹉過賓云總不與麼真獅子
兒能獅子吼化便打復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
五貫設饋飯一堂復白趙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
得喫飯即便趣出院興化此今雖行無奈傍觀者醜
雲居舜老夫云不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總是而
今之流轉轉面皮多少時矣大慧師祖云要作臨濟
烜赫兒孫也須是轉轉面皮始得二大老一期截長
補短檢點將來總欠悟在且道當時別作什麼道理
向興化門下免致罰錢出院試下一轉語看

示染禪人

文部

示染禪師語錄卷五

三

曠大劫來生生死死如旋火輪無有休息如汲井輪
互爲高下良由迷自本心昧自本性逢境便緣逢塵
便執頭出頭沒不自知非而已天台染禪人無染其
名絕塵其號蓋以眼無所染則色塵絕耳無所染則
聲塵絕一根既爾諸根亦然諸根既爾諸塵亦然諸
塵既爾諸法亦然諸法既爾則曠大劫來舍身受身
出胎入胎四大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森羅
萬像明暗色空世出世間無一鍼鋒許非各各當人
得大自在得大受用得大解脫得大安樂時節於其
中間生亦不可得死亦不可得染亦不可得淨亦不

可得如是名亦不可得如是號亦不可得四大五蘊
世出世間一切法亦不可得此不可得亦不可得譬
如虛空體非諸相不拒諸相發揮拈一莖草作丈六
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七縱八橫千變萬化左
之右之無施不可豈不光明俊偉者乎古德云靈光
洞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
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亦豈外此別有指陳也

示立首座

文部

示染禪師語錄卷五

四

寂靜中做工夫者以寂靜爲究竟他且不是你寂靜
中究竟底物憤鬧中作主宰者以憤鬧爲得意他且

不是你憤鬧中得意底物經教中領覽者以經教爲
根本他且不是你經教中領覽得底物師友中講磨
者以師友爲淵源他且不是你師友中講磨得底物
此無形段金剛大士從塵點劫來直至而今如潛泉
魚鼓波而自躍你擬向東邊討他他向西邊立地你
擬向南邊討他他向北邊立地教他與一切人安名
立字卽得一切人與他安名立字卽不得一切處一
切時與你萬像爲主萬法爲師此其是也自非上根
利智具殺人不眨眼底手段將第八識斷一刀豈有
成辦時節豈不見盧祖至大庾嶺時有明上座者陳

宣帝之裔也。膂力絕人。故有將軍之號。奔逐至前。盧祖知勢不可敵。因以永孟置盤石間。云永以表信。可力爭。耶任汝將去。明盡力舉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乃云。我來求法。非爲永也。盧祖問曰。汝今欲求何法。明曰。我實未識自己。本來面目。願行者開示。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當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父母未生以前。本來面目。明當下豁然大悟。徧體汗流。悲淚請曰。上來密語密意。外別更有否。祖曰。今與汝說者。卽非密也。汝但返照自己。本來面目。密卽在汝邊。明作禮曰。某甲在黃梅實未省。本來面目。今蒙開示。如

支那史

五支那史

五

人飲水冷暖。自知咄便。以此爲本來面目。耶驢鞍橋。且不是阿爺下領。潮陽立首座。嘗分座於山中。臨別求語。因而不覺。忉怛。

示報侍者

向上一路。恢廊十虛。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嘿通。要在當人深信堅固。向胞胎未具。朕兆未分以前。一覷覷破透頂透底。迥絕羅籠。亘古亘今。了無向背。七縱八橫。得大自在。方有少分相應。若乃依師差別。見人差別。被他曲木牀上。瞎老師胡指亂註。有佛有法。有禪有道。有玄有妙。

有機關境致。如何若何。膠住你舌頭。釘住你眼睛。隘住你胃襟。如油入麪。永取不出。日久月深。化爲精魅。翳翳放無量光明。現無量神通。以謂天下無敵。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斯之謂也。老胡十萬里西來。盡力提持。只道得箇不識六祖傳黃梅衣鉢。全身擔荷。只道得箇不會由茲而降。或行棒。或行喝。或擎拳。或豎指。至於打地面。壁觀三箇木毬之類。鞠其指歸。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豈有佛有法。有玄有妙。如何若何。與你作究竟。栖泊哉。

示意首座

支那史

五支那史

六

威音王佛以前。有一坐具地。從古至今。未曾移易。一絲毫十箇有五雙。剛自不知落處。鄧師伯云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買來還自賣。爲憐松竹引清風。也只是箇破家不肖之言。豈知有上祖。田舍翁陰德也。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快如倚天長劍。鈍似無孔鐵鎚。僧又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鈍似無孔鐵鎚。快如倚天長劍。伶俐漢橫拈得去。倒用得行。一任天上天下。其或未然。且向七百甲子老瞎禿手中。乞命佛果。謂圓首座云。彼以惡來。及以惡聲名色。非理相干。但直下坐。

斷如初不見不聞久久魔孽自消若與之較則惡聲相返無有了期亦不表顯自己力量此雖古人煎過藥滓倘以元和津日進一服則世間一切逆順境界皆吾解脫遊戲之場矣衲僧家既已置身此箇法門憤一口氣挺然出來與從上佛祖雪屈方乃不辜行脚本志隨穩穩趁大隊向老鼠孔裏頭出頭沒豈其然哉

拙隱居士求示

此不思議大解脫門在各各當人分上從曠劫至今無絲毫間隔無絲毫虧欠只爲你根性不等智識不

支那

元豐端師語錄卷五

七

明聽聲不出聲見色不超色被他無明煩惱人我是非情見想習使得七顛八倒苦海中頭出頭沒無有了期以故諸大佛祖遙相出典曲垂方便巧設多端以諸幻藥治諸幻病不過欲汝諸人一箇箇退步就已向夢幻殼子上明自本心見自本性直到大休大歇大安樂田地而已卽非向外別有一塵一法一技一能一言一句擔得將來誑諱於汝是故德山有言向三界十方世間若有一塵一法可得與汝執取生解保任貴重者盡落天魔外道是有學得底亦是依草附木精魅野狐豈不信哉番陽孟居士遊宦南北

兩朝徧參江澗尊宿晚暮到遺民之風入西山蓮社爲肥遯計徑山佛慧老師因以拙隱號焉蓋以世間諸子百家文章技藝皆小巧邊事非自己大休大歇大安樂之妙惟直下啐地折噪地斷巧盡拙出方可與從上佛祖把手共行無二無別只如博地凡夫現行無明如千波萬浪相似作麼生究竟作麼生洞明方乃得到者箇田地豈不見昔張拙秀才訪禪月齊已泰布衲於石霜會中一向只與此三人說詩講文章初不知有脚跟下奇特事禪月向他道堂頭和尚是肉身菩薩何不參禮拙因依教而往霜問云秀才

支那

元豐端師語錄卷五

八

何姓拙云姓張名拙霜云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張拙秀才當下豁然大悟如貧得寶如暗得燈如白衣拜相如平地登僊隨口便說箇偈道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只者便是明自本心見自本性到大休大歇大安樂田地與從上佛祖把手共行底時節然雖如此若乃聞人與麼道便將者閑言長語壅向臭皮袋裏以爲究竟以爲知解如刻人糞作旃檀香盡未來際只作屎氣息腳跟下事要且

了無交涉後來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雲門年老成魔無風起浪者僧據實而答因甚却成話墮俊快底驪身一擲抹過太虛無一絲毫處所非自己大休大歇大安樂田地也勉之哉勉之哉

示善侍者

自家根蒂下積生累劫多諸惡習若也照燭不破剔脫不行日用之間豈免觸途成滯一切法中或有所疑地卽礙殺了你一切法中或有所愛水卽淹殺了你一切法中或有所瞋火卽燒殺了你一切法中或

元東禪師語錄卷五

九

有所喜風卽飄殺了你四者既是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明暗色空森羅萬像到處粘作一團如藕膠相似驅你入驢胎使你入馬腹總由他在千佛出世亦無如之何矣如今要得瞥脫盡你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兼作一口吹毛劍佛也祖也凡也聖也逆也順也好也惡也一時斬爲三段但有來者悉皆裂破積生累劫縱有多諸惡習自爲解脫矣正恁麼時畢竟喚什麼作吹毛劍至治二年八月十九日爲匡廬善侍者書

示可宗禪人

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古人與麼道平地鑿成溝壑了也者裏裂破古人舌頭全心卽佛全佛卽心道有亦得道無亦得道不有不無亦得道不有不無亦得所以道法無定相遇緣卽宗可宗禪人由西蜀南詢志高氣銳頗不爲邪師惡友所迷謬謁余於不動軒中因而問曰汝云可宗以佛爲宗耶以祖爲宗耶以佛爲宗佛無可宗以祖爲宗祖無可宗世出世間一切諸法悉無可宗汝之名號從何而立宗曰宗旣無宗可亦無可如上所說莫便是某甲安各立諦處麼余叱之曰者野狐精向汝道一無可宗汝

元東禪師語錄卷五

十

更要安各立諦在

示闍侍者

佛法大事非劣根躁進可求辦悠久鍊石身心向自己腳跟下微細揣摩忽一朝桶底子脫自然海印發光生緣毫異見作絲毫聖解則又打入九十六種數中認賊爲子矣三祖云一種平懷泯然自盡德山云毫髮許言之本末皆爲自欺者箇說話十箇有五雙多成蹉過四明闍禪人嘗侍吾香几於五髻山中孜孜矻矻不倦於斯真末法英俊余懼其爲九十六種所攝持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不能顯發因述茲激其

深造遠詣印板打來模子脫出口傳心授以當宗乘
今時普側邊事非吾望也請自著精彩

示浩侍者

臨濟云夫出家者須辦得平常真正見解辯佛辯魔
辯真辯偽辯凡辯聖若如是辯得名真出家若魔佛
不辯正是出一家人一家喚作造業衆生未得名爲
真出家人南陽忠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家肥生
孝子國霸有謀臣國師云將謂吾孤負汝元來汝孤
負吾倒轉鎗頭了也鹽官國師喚侍者云將犀牛扇
子來貧時思舊債侍者云扇子破了也頭落也不知

支那史
撰述二

元夏端禪師語錄卷五

十二

國師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窮淵須到底侍者
無對蒼天蒼天又一尊宿不赴堂侍者覆云和尚何
不赴堂宿云我庄上喫油糍飽傍觀者晒侍者云和
尚不出門因甚庄上喫油糍折著攪滄溟宿云你去
問取庄主推惡利已侍者出門值庄主至云謝和尚
訪及疑殺四天下人天台浩侍者久棲太白擇木寮
盡得平石老禪要領魔之與佛固是洞然明白只如
國師三喚侍者三應那裏是他孤負處扇子既破喚
什麼作犀牛兒既不會出門因甚庄上喫油糍者裏
個儻分明者一隊弄泥團漢不消一鏹便見冰消瓦

解其或未然玄沙道底

示永禪人

七處九會同一菩提覺場三世十方同一毗盧性海
由根器之差殊致宗乘之各異茲乃教乘中平常見
解山陰永禪人昔嘗掉鞅其間固是不勞拈出只如
杜順云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貧賢人灸猪
左膊上明法身耶讚法身耶纔思量擬議打入陰界
去也事上不明爲事所障理上不明爲理所障事上
見得爲事所刺理上見得爲理所刺刺拔障除鳳紫
金網梁祖云一種平懷泯然自盡中峯門下拄杖且

支那史
撰述二

元夏端禪師語錄卷五

十三

不打者漢亮座主參馬大師始聞虚空解講之語拂
袖便行稍有衲僧氣息至於回頭轉腦之處打失鼻
孔却乃一生受屈當時若遇箇本色咬猪狗大手腳
使知有轉身一路豈止西山坐殺而已哉永寄錫山
中時一日來參余問云你是教庠人物我且問你十
方國土中惟有一乘法天台因甚入教華嚴因甚五
教永云春色無高下華枝自短長余云局屎見解永
擬議余即打出其時適有官冗未暇盡情祛其所繫
相別歲餘忽攜此紙需語爲江西沿途警策從而謂
曰情存聖量猶落法塵已見未忘還同滲漏自東徂

西二千里水宿風餐晨興夜坐時作麼生道得十成絕滲漏之句以雪前恥

示康藏主

佛法無功用處一切平常著衣免寒喫飯止飢而已你擬心思量他且不是你思量底你擬心莊嚴他他且不是你莊嚴底說得如甕瀉水會得如刀破竹千里萬里愈沒交涉所以道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隨病施方遂有三乘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汝業根汰汝情見只圖你作箇脫白露淨無事衲僧豈有鍼鋒許實法與你作咀嚼與你作蹲

支那

元東瑞禪師語錄卷五

十三

坐也你若不肯自信挑囊負鉢傍人門戶求禪求道求玄求妙求佛求祖求善知識以爲究竟以當宗乘譬如埋頭向西走要取東邊物轉走轉遠轉急轉遲但切疲勞終何所益豈不見瀉山問香嚴我不問你平生學解及經卷冊子上記得底未出胞胎未辯東西時本分事道將一句來嚴懣然無對屢上堂頭呈所解乞爲說破瀉云我說得是我見解終不益汝道眼嚴歸寮徧檢平日所集諸方言句並無一語可酬此問自歎曰畫餅豈可充飢以火一時焚却云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泣辭瀉

山而去抵南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憇止焉因芟除草木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契悟沐浴更衣望瀉山遙禮云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安得有今日事也由是言之死却現行滅卻意根全身放下方有商量分聰明智識嘍囉巧點豈能希冀萬一

示印空禪人

迦文老子未出母胎便用箇無文印子將十方虛空世出世諸法一印印定絲毫無有走作及乎既出頭來隻手指天隻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乃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也只用者印子起道樹詣鹿苑歷

支那

元東瑞禪師語錄卷五

十四

三百六十餘會開八萬四千法門也只用者印子末後人天百萬衆前拈金色波羅華普示大衆時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便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用付於汝也只用者印子曰斯而降竺乾四七唐土二三正按旁提橫拈倒用無非此印之妙曹谿大鑒而下馬師一喝以來印文大著如十日麗天纖悉莫能隱遁光明俊偉其亦極矣迨今年以來臣徒領衆者已眼既已不明尋師擇友者信根又復昧劣各以冬瓜印子遞相傳授顛顛顛顛預儼儼伺伺如黑月夜行于險道丘陵坑坎終不分曉蓋爲來處不諦當遂乃

如斯長沙潭禪人心憤憤口排排要與從上佛祖雪屈因以印空自號期揭此音示天下後世其高風英槩固以超出時流數百倍矣更須和者印子一撲百禱碎徑山老漢然後與汝三十拄杖

示紹藏主

道人之心其直如弦但無人我是非聖凡優劣詐妄諂曲諸等過患自然得入無住心體從本以來不是人不是我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是禪不是道不是玄不是妙只爲一念妄心分別取舍突然起得如許多頭角被他萬境回換十二時中

法華經

元更端禪師語錄卷五

十五

不能得箇自由自在所以道尋牛須訪跡學道訪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

海首座省親求示

伏默蜜多問佛陀難提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佛陀難提云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二大士驀劄相逢顯揚此箇法門如大口輪昇太虛空照四天下絲毫無有障礙伶俐漢向者裏著一隻眼曠大劫來舍身受身出胎入胎所生父母所纏愛網一時裂破

法華經

元更端禪師語錄卷五

十六

曠大劫來得念失念成法破法所作事業所墮樊籠一時透脫內四大外四相五聚十八界種種名言句義求其蹤跡了不可得一切處一切時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可不爲世出世間真大丈夫哉洞山以不歸勸人欲明此也黃蘗身至庭闈不交一言而去揭示此也老盧驚薪而給睦州織蒲以養顯諸世相施諸人事非外此也或時與麼或時不與麼與麼不與麼皆吾佛大報恩之妙業火所燒迷雲所覆愛河中頭出頭沒豈足語此哉高安海首座法中俊人也一日以父死母

老言別西邁因舉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卻現本身爲父母說法而徵之曰骨旣還父肉旣還母喚什麼人作那吒太子海低頭問訊云謝和尚證明卽書以爲贈其時實泰定二年七月十有九日也

爲渤海月軒朱處士掩土

盡十方世界是箇大光明藏從古至今無一法可增盡十方虛空是箇大解脫門從古至今無一法可減故我渤海月軒處士爲一鄉之善士作三界之韻人其在儒也則儒苑之耆龜其在佛也則佛門之牆壑雖示作有爲事而不滅壞無爲之相雖示學無爲法

而不分別有爲之名雖示有功名富貴而不爲功名富貴所拘牽雖示有塵勞業感而不爲塵勞業感所汨沒拓本來田地顯自己家風以詩書振祖宗以禮義悅親友處夫婦如琴瑟生子孫如鳳凰如麟行種種方便成種種因緣昔年全體與麼來地現酒中之影今朝全體與麼去鴻遺沙上之痕酒中地影既無實跡可留沙上鴻痕豈有真蹤堪戀七通八達了沒遮欄萬別千差都無罣礙正恁麼時歸根得旨末後光揚一句如何擎展一抔黃土蓋平生千古清風動巖穴

文部

元度端端師語錄卷五

七

爲妙淨潔長尼起龕

見身無實是佛身山河大地迥絕異緣了心如幻是佛了草木叢林更無別法故我某人現比丘尼身成大丈夫事拋玉樓金殿直趣此宗挺鐵壁銀山單明自己鄙性天之雲翳蕩心地之塵昏透聲透色八面玲瓏亘古亘今十方通暢母固母必能柔能剛道契南北兩朝名滿東西二泐靈機活脫劉鐵磨未足觀光智鑑虛圓凌行婆亦須退步全體是箇解脫大海全體是箇涅槃妙心無起滅可求無生死可出百骸潰散卓爾獨存四大分離湛然常寂正與麼時身裏

出門卽不問門裏出身作麼生毗盧頂上從來往安樂邦中任去留

答慈雲莊長老嗣法書

警知客來得所惠書就寢體候安和且知四衆所推瑞世大方一香不忘靈山道聚之舊與今時趨炎附勢待價而沽不原所自者大有徑庭矣旣得座披衣入者行戶作者豈豕豕不可容易山不讓塵故能成其高海不讓流故能成其深一切處一切時但只鋪心如地久久自然靈驗或些少魔孽亦當自化先聖有云昔在佛樹力降魔得甘露滅覺道成斯之謂也缺

文部

元度端端師語錄卷五

六

齒老胡十萬里西來單傳心印直接上根二祖三拜得髓後復說四行以傳于今何也深慮後人爲喜風所飄瞋火所燒隨世遷流有失正念之故宜深思焉上堂提唱務在單提箇事開悟人天前則馬祖百丈德山臨濟後則大慧應庵縱橫波辯直達心源得大自在無出曹谿盧祖皆可爲法輒嫩嫩曲彎彎打入今時口傳耳授隊中強生節目疑誤來學非吾望也爭人爭我以當宗乘行盜行淫而爲佛事劫掠常住結好貴人冒稱善知識出佛身血之徒豈堪共語未間幸自保愛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五
校謄

第十七十三行了當作幻

嘉興楞嚴寺經坊捐貲刻此

元叟端禪師語錄卷五

澄江釋在誠對長洲徐普普上元縣周子孝刻
萬曆戊申歲孟春月徑山寂照庵識

支那

元叟端禪師語錄卷五

五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六
偈頌贊

示現上人

爾家一字之寶王星喻劫來無有二無今無古無死
生日日放光光動地釋迦彌勒是他奴外道天魔總
其侍隨時任運本騰騰蹉脚便遭魔境累惡業猛火
燒須彌長墮三途受顛躓大千沙界海中漚況乃文
章一小技此心若善自知非何處別求真實義

贈上天竺偉首座

台衡以三觀爲正傳嵩少以一心爲直指會則事無

支那

元叟端禪師語錄卷六

二

兩般不會則千里萬里各開戶牖萃英髦席驟龍驤
知幾幾上人間出多慷慨誓將生死窮根株平生足
跡半天下豈肯汨沒文字海中甘作鑽故紙之蠹魚
德山見龍潭便乃燒却鈔疏良遂參麻谷便乃散却
講徒男兒曠達有如此光明坦赫何代無光明坦赫
何代無

送聞禪客歸淨慈

鎗其脣劍其舌劈面機電光掣蕩二三直指之流蓬
掃四七單傳之落葉爭如默坐解空人一字當年不
曾說諸天讚歎復雨華千古清風動巖穴聞禪聞禪

歸去來草鞋跟斷空塵埃南屏幸有舊泉石何妨且臥雲濤堆

示潔上人

本源自性佛妙應無真形千身總幻相萬法皆空名迷頭認影不知歇如飢喫鹽添得渴澄神靜慮而無爲似水浸石空經時鉤章棘句說道理癡狂業識徒勞耳老胡昔日南天來九年面壁嵩山隈別無毛髮可傳授只要當人心眼開出蓋纏脫羈鎖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南北東西無不可山僧與麼葛藤如邀空華還結空果平白重重成話墮潔禪潔禪會麼會麼

文部
誤述

元更端禪師語錄卷六

二

山房自述

故園歸路隔天涯絕頂間房且寄家齷罷貝多山月上一棚華影漾袈裟

雪樵

珠霰飄飄柴在肩且謀燒火過殘年庭前此際無人立爐內憑誰續斷煙

寄希白藏主

青杉高簇天人者此安禪雙澗水回合四山雲接連燈分紅燄遠茶點白華圓別後爲誰語祖門玄又玄悼通靈仲

古今人所共如電閃青天一相不二相千年還萬年院局雲塢竹塔面石峯蓮因想遊從舊閒心亦悵然

送勝上人歸省方山和尚

徐家園裏莧菜根殺人活人妙無敵丈夫不自守其裘躡縣遊州竟何益秋風滿眼多塵沙客途雖好爭如家結束衣囊快歸去此身且免空波吒阿師心事吾所識天台寥寥眼雙碧若問參尋事若何切忌當陽亂拋擲

題水月援圖

水中明月輪可說不可覓探援徒自狂觸破寒潭碧

文部
誤述

元更端禪師語錄卷六

三

深源

大法之本根如淵杳無極趙州探茱萸拄杖空靠壁

答竺三和尙二首

此時有院不愛住聞在江皋自隱居劫火灰飛大千界普光心印只如如

出息常不保入息年來況乃病猶多故人襟義高千古忽枉瑤華到薜蘿

次韻答林首座二首

一房間寄長松下殘喘雖留如病何爲報南山舊玄侶幻華光景已無多

祖師門戶無關鑰今古誰云到者稀兜率宮中恣遊
戲對揚曾不負來機

寄東嶼和尚

相別于今八載餘君臣徒與我閒居白雲流水乾坤
外終不相親在寄書

經故人別墅

門徑無塵有綠苔東風落日舊曾來白頭道者今何
在一樹櫻桃華自開

送亮上人歸甬東

有口莫喫趙州茶有眼莫覩靈雲華毗盧心印廓寰

元更端

元更端

四

宇今來古來常無差吳江裂地直鄧嶺摩天斜或泉
或石并草木或雲或月兼煙霞萬像森羅總惟我十
方刹土曾非他業海衆生自迷悶合塵背覺成誦訛
輒勿鹵鹵莽莽直須吒吒髭髭跨跨德山臨濟超彌勒
釋迦拈一機明中洞邊示一境顯正摧邪千人萬人
近傍不得直下如竭如虵是爲了事真衲僧高奮金
策遊天涯

送方上人西蜀省親

道本絕方所隨緣觸處真家鄉元不遠父子即非親
徑辭粘輕策江華拂淨巾東吳與西蜀曾不間纖塵

文殊讚

七佛之師只者便是形現百千劍去久矣

明藏王手製竹拂爲惠偈以謝之

翛然香且潔拈出幾人知節抱冰霜勁姿含水石奇
憐君能製作媿我懶提持懸向繩牀肉因懷焉歎其

悼靈座主

道不分年少朝聞夕可入講精文徹梵吟好句諧唐
託質思他界遺骸厭此方台宗舊遊在名共白雲香

送初西堂遊江西

由吳西入楚風雨正秋殘不愛住山樂豈辭行路難

元更端

元更端

五

江明齋鉢淨微靜夜燈寒爲了玄中旨留襟宵自瞞
次晦機和尚韻送悟上人歸徑山

瓦缶固已無黃鍾雪曲豈混巴歌中石房巉巖自丘
壑兀坐贏得閒觀空上人何從悟玄旨了知是法非
文字高高解窮千仞巔深深能極九淵底歲晚相看
正搖落此身勿訝無錐卓歸去凌霄古寺間且聽松
風撼喬嶽

寄晦機和尚

流落似孤蓬君西我復東二三十里外一十五年中
老去頭毛白寒來樹葉紅所期盤石上松月夜禪同

送張中丞北歸 并序

大德八年十一月御史中丞張公以榮祿大夫行
宣政院使至之日凡政之不便於僧法之有叛於
佛者一掃而刮絕之人神悅和上下胥慶十年春
公赴召中天竺野叟某說山偈以贈云

我佛如來無上尊其法充滿大千界從塵沙劫至今
日無一處所而不周世有奇特過量人現宰官身爲
弘護遙奉玉音來自天爲此大法之墻壁以勇猛力
制羣魔以慈憫心拯衆苦厄礫化爲觀史天寒者得
衣飢得食譬如清涼之寶月一切物像悉皆照又如

元史

元史

六

摩尼之寶珠一切塵泥不能染不出當人一念中成
就如上勝功德此勝功德既已成一念之中亦無異
人人同以此一念願公壽考康且強永佐金輪聖天
子對揚休命懷此宗

寄無維那七首

從教入禪今古有從禪入教古今無一心三觀門雖
別水滿千江月自孤
文字波濤如大海窮源徒只困心靈德山棒打四天
下早歲何曾不講經

化儀無假無不假化法無空無不空陝府鐵牛耕大

海西天夜半日輪紅

重玄疊妙兩交加病眼還應見黑華梁上爐灰那是
飯盞中弓影奈非蛇
頂門有眼要須開莫待天明失却雞八萬四千諸法
相但將黃葉止兒啼
古德不離方丈內云胡庄上喫油糍三賢十聖猶迷
憎八教闍黎豈得知
青天時雨講華新離却言詮有幾人教網鞵鞵大千
界只應良遂是金鱗

次橫山和尚韻

元史

元史

七

匡徒領衆知多少盡把龜毛拂一枝靈鷲山中手頭
短祇將掃帚畫蛾眉

栽松

鈍鑊橫肩雪未消不辭老步上岩堯等閑種得靈根
活會看春風長綠條

示有上人

有身便有世間事心念如何得會無將滅止生生止
滅猶如水上捺葫蘆

示徒弟天啓

真箇龍生金鳳子自然衝破碧瑤璃池中鷗鷺只瘦

膾脚下游遊都不知

出隊寄歸示衆

蓋孟有口吞千界寶藏無局洞十方七佛以前一段
事相逢誰肯便承當

太湖三萬六千頃垂白西來把釣竿蝦蟹魚龍都不
見月明空照夜清寒

化浴

欲洗勞生曠劫塵灰寒火冷旋添薪老僧別也無他
意只要當人悟水因

黃河舟中示善藏王二首

元夏端禪師語錄卷六

八

濫觴能起滔天浪輒莫隨流便入流合眼跳來開眼
看要分清濁在源頭
東湧未停西復起憑君且勿怪黃河五千餘卷毗盧
藏早是無風市市波

草堂陵藏王火浴牙齒數珠不壞堅固尤多

因爲說偈八首

火冷孤煙息悠然見本真金精都絕鑛珠瑩迥無塵
不住光明藏非離穢惡身天魔難測處幾度劫華春
幻體雖空了光明在翠岑冰霜一具齒鐵石幾生心
烈燄終難燎飛埃豈易侵古藤人去後寥落到如今

三十有一歲精修世少知五千編貝葉百八顆輪珠
念念總無別心心寧有殊金剛同不壞歷歷照昏衢
此日茶毗畢因君笑復悲生來誰是我死去我名誰
石女夜懷孕木人朝養兒本無形與相何處有新危
東西諸祖塔曾已徧參尋般若謾多體涅槃惟一
美菓數覺海蘆葡綻禪林劫火洞然後清芬騰古今
悟了空王法乾坤任去留偶爲雙徑住又作九蓮遊
月冷金臺夜風生玉沼秋鄉關楚江上誰爲話踪由
出生兼入死此事本來同常寂光明裏真空境界中
諸塵無隔礙衆法盡圓融一箇閒皮袋何曾是我儂

元夏端禪師語錄卷六

九

破屋孤峯頂因思在去年分香朝誦咒聯榻夜修禪
解脫華同綻菩提果共圓胡爲先我去令我獨悽然

山居二首

山木交柯莎滿庭馬蹄且不污巖扃篝燈對雪坐吟
偈擁衾繞泉行課經睡少每知茶有驗病多常怪藥
無靈金園一歲一牢落誰似孤松長自青

小榻新營巖瀑西白雲無路草萋萋月明扃戶野猿
嘯日晏擁衾山鳥啼積世詩書空箇蠹累朝墳墓只
田犁邯鄲驛店一炊黍堪笑古今人自迷

中山

四方八面絕躋攀直下孤危透頂寒多少時人外邊
覓却從平地起峯巒

月舟

冰輪夜冷水天空萬里清光一櫂中七百高僧撐不
上黃海贏得送盧公

贈日者

年今八十有三歲來日難倖去日長爲報諸方無別
說木裁直撥是行裝

贈醫牙道士

牙齒分明一具骨十中今只二三存先生若不重栽

元更齋師語錄卷六

十一

種老去如何咬菜根

示其鋸匠

萬物與我同本根隨心所向悉皆見當機一截心手
忘一片由來對一片

示寫神黃德中居士

空華影裏人天相石火光中驢馬形歷劫分明至今
日如何描貌上丹青

因書前偈畢德中拱手而問云正與麼時徑山老
漢在裏許不在裏許師云盡大地是端上座頂相
你向什麼處分辨德中罔措再示一偈

千身彌勒牛擎角八臂那吒馬踏蹄一相之中一切
相僧絲何處辨東西

示刀鑷金生

五蘊山頭一段事黑漫漫又白漫漫圓光要得洞天
地試聽金刀爲舉揚

送瑩上人廣州省師

禪者流非尋常當機著著須超方一語一默兮解脫
光明之藏一出沒兮神通遊戲之場三十四老尚
非侶有與浮世爭茫茫徑塢之顛羅浮之址彼兮此
兮無是不是師也資也殊未忘滅卷寒雲二千里帟

元更齋師語錄卷六

元更齋師語錄卷六

十二

驟龍馳相見時佇看平地清飈起

朱居士化姜芋以實齋庖因示之

佛功德海不可量有如虛空含衆像園林衣食及臥
具作諸佛事隨所須姜芋爲物雖甚微能滅世間飢
火苦納諸香積國中香氣周流十方界乃知一切
諸衆生具有無邊佛功德佛之功德非有無衆生心
量亦如是而我現前諸衲子實無能受所受心檀波
羅蜜衆上人亦無能施所施者有無能所二俱遣空
之一字還非真是名爲佛最微妙世出世間難思議

趙李倪三居士建凌霄會求贈

雙徑在吳淞實爲山之雄天目如屏擁其北錢塘如練紆其東重巒疊嶽不知幾千萬數但見五峯秀色嶺峯摩青空下有跋難沙竭神龍之窟上有觀史夜摩之宮晴雲暖靄生巖松朝開暮合無終窮祖師據之而鞭麟笞鳳靈物依之而給雨支風參玄上士由之洞森羅寶印明萬像真宗納須彌於芥子卷法界於鉞鋒皆本源自性之常分且非妙用并神通諸上善人登此山預此會者境由心攝事得理融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儼然如鹿園鷲嶺觀紫金光聚於百萬人天之中說法至今猶未散天華如雨飄

空濛噫四生紛擾兮白雲蒼狗倏變滅五欲驅馳兮驚濤駭浪常撞春苟非冰懷雪慮而栖禪此地兮其將曷從

因上人求字於予予曰蹠之仍爲說偈

在昔蹠菴公曾居淨因寺廊徹賢首宗洞達西來意五教一喝分光明照天地子今名淨因欲以何爲字吾字曰蹠之慕蘭乃其義倘不昧斯言古人豈難至祖扇擔大法行看契吾志

般若妙長老以文殊問疾圖請說偈

四大都是空五蘊亦非有病從何處生問由何處起

能病及所病生卽無所生能問及所問起卽無所起義旣已然萬法悉無礙此大解脫門何曾有羈帶三萬獅子座九百萬菩薩入淨名丈室豈分空上方香積國在一屈伸肘妙喜佛世界如鉞持究竟其所歸亦豈離是說世有過量人住甚深演以如上緣爲時作佛事我今以幻言讚揚其萬一普願諸衆生同得成解脫

清首座拭經火綿得舍利請說偈

此摩尼珠常照世間謂從經出特地顙預謂因綿有瞞人自瞞非卽非離透瞻光寒如日墮墮如月團團

無壞無雜影現萬端作是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

月印池亭爲廉公允同知賦

明蟾天上飛與此不相接清泉地中行與彼不相洽胡爲蟾與泉彼此相含攝由彼蟾之明萬像悉昭晰由彼泉之清纖塵難污雜以茲清且明光影兩和叶照古復照今瑩徹百千劫偉哉公允公亭扁竟高揭使人登斯亭憑欄洞眉睫心源常若茲迥脫黑暗業已茅屋坐化偈以悼之

圓明實性絕修持亘劫何曾有壞時五十八年一茅

屋從教業火自闍維

靜軒

六戶虛凝湛不搖從教塵世自誼鄰
皆前盡日無人到只有閒雲伴寂寥

海翁

窮盡波瀾絕一漚餘生甘自老扁舟
四溟高臥月如晝閒把漁蓑枕白頭

示心上人

卽心便是佛離心別無佛外求有相佛非汝本真佛
示圓覺居士

覺性本圓塵塵無礙諸佛祖師別無三昧

擬寒山子詩四十一首

百千諸佛師只者心王是廓然含十虛靈明妙無比
棄之而別求機巧說道理非徒謗宗乘亦乃謾自己
出家學參禪只要了生死生死不了時非干別人事
疾病被他牽強健被他使推尋不見他無名又無字
權門有貪狼掠脂又剗肉一已成喜歡千家盡啼哭
溢窖堆金銀盈箱疊珠玉只知丹其穀不知赤其族
此箇血肉團也須識得破飲食聊資持衣裳暫包裹
中有寶覺王常居法空座相逢不相識永劫成蹉過

何事居此中此中絕塵跡盈朝霧濛濛竟夜泉瀝瀝

巖屹四面山礫河一掌石高眠百無憂任你春冬易
城中一少年容貌如神僊身披火浣服手把珊瑚鞭
常騎紫騮馬醉倒春風前三日不相見聞說歸黃泉
吾家有一物出入身田中趁渠渠不去覓渠渠不逢
賑渠渠不富劫渠渠不窮圓光燦萬像如日遊虛空
形本無其形分彼復分此名本無其名攻非復攻是
一朝兩眼閉送向荒山裏蓬蒿穿羈轡誰管他與你
昨日東家死西家賻冥財今朝西家死東家陳奠杯
東東復西西輪環哭哀哀不知本真性懵懂登泉臺

近來林下人多學塵中客養婦兼養兒買田復買宅
善果無二三惡因有千百他日閻王前恐難還其責
古今學僊者煉藥燒丹沙七龍兼五鳳期以昇紫霞
一朝兩腳僵骨竟沈泥沙前路黑如漆苦哉佛陀耶
佛以慈悲故金口宣金文三百六十會八萬四千門
顯此本有性隨彼衆生根以劒所虛空何處求其痕
人生在世間其才各有施大非小所堪小非大所宜
若使堯牽羊而令舜鞭之羊肚不得飽堯舜空自疲
田園草舍間男女每團圍摘果謀供客繖絲備納官
婦憂夫貌悴母憂子身寒一箇溘然死號咷哭繞棺

心爲萬法宗萬法因心有心空萬法空生死沒窠臼
世間多少人聞法不聽受騎驢更覓驢顛倒亂狂走
有婦眩顏色折華吳水春繡裙金鈿珠寶帶玉麒麟
窈窕言無敵娉婷謂絕倫誰知楊氏女骨化馬嵬塵
木落秋水寒千峯正岑寂惟聞而嘯聲不見人行跡
霜露濕巖莎月輪掛空碧此時觀此心獨坐磐陀石
世有無上寶其實非青黃在人日用間皎潔明堂堂
萬像他爲主萬法他爲王與他不相應盲驢空自行
名利是何物人心自不灰榮來終有辱樂去可無哀
富家草還出貧門華亦開耕桑枉辛苦鬚白鬢毛衰

生知生是幻則生可以出死知死是幻則死可以入
智士登涅槃癡人受羈馬本身盧舍那只要信得及
世有一般漢實少虛頭多口中一片錦肚裏森干戈
眞佛自不信喃喃念彌陀饒你見彌陀彌陀爭奈何
浮世空中華只今須勦絕四蛇同窟居兩鼠共藤窩
六道常輪迴三途每盤折一生百千生何時得休歇
今古一場空憑誰較吉凶巴歌攪白雪毛圭亂黃鐘
運去帛爲鼠時來魚作龍賢明貧軼軻癡騃富雍容
偃仰千巖內超然與世違采芝爲口食紉紉作身衣
瀑水淋苔磴秋雲漬草扉閒吟竺偃偈幾度歷斜暉

人生無百年業累有千般姦詐盈腸肚貪婪滿肺肝
聲爲聲誑惑色被色欺瞞欲脫輪迴去如斯也大難
山中高且寒人罕來登陟松搖雪珊珊蘿胃煙羃羃
巖華春不開潭冰夏方釋住此夫何爲心源湛而寂
我住在峯頂白雲常不開窻扉沿薜荔門徑疊莓苔
山果援偷去巖華鹿獻來長年無一事石上坐堆堆
紙薄未爲薄人薄方爲薄帟惡未爲惡人惡方爲惡
帟惡尚可防人惡難捉摸紙薄尚可操人薄難憑託
天堂是自修地獄非他作何如早皈依如來大圓覺
東海揚蓬塵青山作平地王母蟠桃華迢遙不知處

人生能幾何剛抱千年慮芭蕉欲經冬秋來早枯悴
磨甑不成鏡掘地難覓天如何苦死坐要學如來禪
欲識如來禪歷劫常現前卷之在方寸舒之彌大千
耆婆不得妙烈火開金蓮
報爾參玄人及早須猛省心佛皆虛名浮生只俄頃
莫待無常來臨嫁却醫瘦
我笑一種人平生好輕忽讀書不曾精開口輒罵佛
佛者覺義也何必苦罵之古佛去已久罵之徒爾爲
覺卽覺自心常令無染污寶月瑤璃中光明洞今古
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此心若不信六道長漂沈

西方大聖人況乃孔丘語吾儂非謬傳你儂須聽取
祖師鐵牛機虛空沒關鎖須彌上搖船大海裏燒火
放去非屬他收來豈存我咄哉啞羊僧如虎觀水磨
高高峯頂頭圓寂無人遊煙雲日夜起崖樹風颼颼
巢鶴作鄰並野鹿爲朋儔渴酌巖下水寒拖纜布裘
捫蘿陟危嶠跼石窺遐陬盤桓倚松坐俛仰時還休
逢春恰如臘在夏常如秋長年沒羈絆終身有何愁
東西市鄺子苦火燒髑髏今生不了絕更結來生雉
人生在世有何事日用但教心坦平珠與金銀衝屋
棟到頭難免北印行

衆生所抱病根別諸佛因談藥味殊別亦不真殊亦
妄妄竊真極本如如
因果歷然如指掌顛頂莫謾過青春皮囊出了又還
入六趣茫茫愁殺人
天上日沒月又出山中葉落華還開黃泉只見有人
去不見一人曾得回
當人早早宜自修歡樂何曾有終畢長安陌上紹錦
兒祇恐無繩繫白日
業風鼓擊枯髑髏貪心如海不知足諸佛悟之登涅槃
衆生從此入地獄

事過都是空事來本非有請君聽我言莫飲無明酒
觀音讚二首

三十二應身十四無畏力如日遊虛空何處有蹤跡
盤裏錦鱗活鱖鯪地提起便知早落第二

題羅漢圖

諸諦空來世所無神通百變絕名模不知何處有蹤
跡卻被人傳作畫圖

題牧牛圖

誰家荒陬連平原何處孤村帶喬木官田耕盡牛正
閒且對東風弄橫玉

須菩提尊者讚

雨華曾動憍尸迦讚歎重重世稀有可惜手中麤刺
梨當時不與臂春樓

賓頭盧尊者讚

神通妙用總饒伊我且分明一問之手策眉毛不曾
放何如煩惱未空時

寒山拾得讚

作偈吟詩既村且野謂是文殊吾不信也
燒火掃地掣風掣顛安得佛世有此普賢

朝陽穿破衲對月了殘經讚

線澀眼正昏俄逢太陽照冬來天正寒且補者一竅
冰輪飛上天空庭白如晝此帙偶未終非貪數黑豆

達磨大師真讚二首

長江十月浪滔天脚踏莖蘆去如箭闔國人追不再
還爭如莫上梁王殿

震旦來求大乘器分明杓卜聽虎聲當時幸遇梁天
子得脫渾身出鳳城

鼓山晏國師真讚

聖箭射入九重城會郎麟兒不覺魏南國覺得弗如
湯大地山河顛倒走

大慧和尚真讚

眼蓋五天曾吞四海碧眼胡以之不直分文黃面老
因之倍增光彩斷妙喜世界如陶家輪置須彌盧於
蝸牛角上無不得大自在臨濟一宗由是大興於世
豈趨冥鷲暗小根魔子所得干免

中峯和尚真讚

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言無舌而充塞乎五湖四海名
無翼而軒翥乎九有八荒其廓徹也似備頭陀契機
雪峯之毬室其痛快也如忠道者悟旨佛眼之磨坊
由是四十年不下西天目即青山白雪爲寶華王獅

子高廣之座與森羅萬像同一敷揚斯所以鍾普明
一門之秀聯慧朗三世之芳也

斷崖義首座真讚

天目之白雲不白天目之青山不青只者是渠真面
目莫聽斷崖流水聲

東嶼和尚真讚

明水大羹其純淡也渾金璞玉其粹溫也揚蓬塵於
海底摘楊華於火中其妙而不痕也西丘三世之重
南宕一門之秀賴以獨存其袒肩擔荷之功尚何言
也

福臻琦長老請讚

心直如絃性急似箭觸著則發無背無面父藏叟不
設藏叟門庭祖大慧不識大慧機變福臻手眼既通
身切忌隨他腳跟轉

隆教銘長老請讚

謂是徑山本無此相謂非徑山今有此相說是論非
轉增刁妄古鼎長老要作他家兒孫直須燒却此幘
三世十方空蕩蕩

五祖意長老請讚

非驢非馬百無所長三十年間四坐大牀只將真實

兩字自謂高出諸方卽此爲黑暗崖照夜寶炬卽此爲濁惡海濟人舟航譬如煮沙欲成佳饌而擬填末法無底之飢瘡庭柏從渠旣久知渠肺腸要須別資一路却成大樹與世作陰涼

鏡中居士請贊

處世甚疎謀生至拙其天矯也青山有雪之松其皎潔也碧落無雲之月共佛祖若仇若讎與衲僧爲妖爲孽三十年四著戲衫皆諸方之所不悅鏡中居士菴提遮知心豈在多饒舌

徒弟惠玘都寺請讚

有擒虎兇機謀無辯龍蛇眼目坐斷天下徑山須是者箇瞎禿

慈侍者請讚

百無所長眼空當世厭鈍德山點汚臨濟言稱大慧嫡孫直是令人耐耐當機些子不容情偏與衲僧作冤對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六

嘉興楞嚴寺經坊捐資刻此
元叟端禪師語錄第六卷
澄江釋在誠對長洲徐晉書進賢縣洪以忠刻
萬曆丁未歲孟冬月望山寂照庵識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七
題跋

題聖凡融會圖

迦文以神道設教故幽明無間仲尼以人道設教故彼此有殊由性命言之幽明不得不通由形跡論之彼此不得不分伯陽清淨無爲幾乎聲聞四諦之作書曰爲道不同同歸于治三聖之同同於善世利人也文中子曰觀皇極譴議三教可一其斯之謂乎因陀羅以傳記所載耳目所接幽明彼此之事筆成此圖豈亦文中子之意耶雖然世之覽者切忌按圖索

駁

題英宗皇帝手詔泊蘇子瞻小帖

大覺璉在宋爲禪門碩德仁宗賜以龍腦鉢孟璉謂非佛儀式輒對中使焚之蘇文忠作碑紀述其詳可得聞也英宗賜以任性住持之詔璉謂駭人耳目內諸鍼線包間蘇文忠作書求示其詳莫得聞也璉後坐琬四明阿育王山其後莫得聞者人皆共覩什襲至今由是如希世之寶焉眉山程正輔文忠外兄也繡衣持斧爲南海詳刑使者時文忠謫居羅浮與正輔相別已久其小帖所言嗒然陶然豈知當軸有欲

殺意乎噫彼儒此佛雖各不同其砥節礪行守志不回上悚九重明主下激萬世頹波誰謂其果不同耶

題徽宗皇帝墨寶

宋有天下第八世大柄日移庶政日解時薛昂由尚書左丞登門下省進無害諤之忠退無恬靜之節區區爲二子祈請職各可謂社稷臣乎祐陵親御翰墨批其謝辭龍翔鳳翥雖聳觀瞻祿位之冗莫甚於斯者又六年金人長驅汴京矣宗廟既淪禾黍生民亦墜塗炭此札獨流傳至今脫或播之太史實爲千古商監

文部

元夏端師語錄卷七

二

題雲居卽庵和尚入院佛事遺藁

卽庵始登雲居時先一夕宿瑤田庄夢伽藍神安樂公謂曰汝與此山祇有一粥緣明日午後至寺晚參罷會同袍二僧鬪狠聞于寺司凡新到例遭斥逐師深切疑訝後數年蜀士有宦達于朝者與師親故以雲居虛席請師補處師欣然承命將復徵往夢竟至瑤田庄而寂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能知諸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於斯二者卽庵可無憾矣擬絕以福不逮慧爲慮重加粉飾何言之小哉番易克貫藏主出其入院佛事真墨

爲示余謂此紙有關教門重輕豁達空撥因果安謀進取者觀此得不稍戢芒銳云

跋張紫巖及圓悟宏智諸老墨跡

紫巖張魏公爲宋南渡第一人物其宣撫四川時圓悟大師祖嘗把其手囑曰果首座真得法藺苟不出無支臨濟宗者叮嚀再三至於忍泣故公造朝首以徑山奏請大慧師祖出世濟北一宗由是震耀天下茲偈之寄其於大法豈小補哉師祖平生痛事韜晦有不作者虫豸重誓故偈末因以有出頭否詰焉敘引朽腐銜位磨滅覽者固難曉解今以公所述塔銘

文部

元夏端師語錄卷七

三

與小谿雲門祭文及圓悟臨終錄日月證之洞然無復餘蘊矣圓悟爲隰州諸父行大慧與隰州竝化四明當時號二甘露門默照邪禪尤大慧所深詆天目爲圓悟五世孫跋語盛稱隰州雲蓬月耀沙鷗旅鴈皆題品詳悉獨無一語及力扶聖王作中興贏得廣傳無盡燈之寄豈當時未有魏公張紫巖此祇夜伽陀耶何倚據星宿遺曦娥也

題趙伯駒畫隋炀帝救地圖

蟲類之毒莫如蛇人皆知惡焉昔有蛇被傷隋侯救而活之其蛇後含一珠致謝其大徑寸其光可竝明

月世之見利忘義負大恩不報有愧是地者多矣而人不知惡方矜之騁之以爲能事趙伯駒豈無激於中而然耶

題照律師遺墨

大智老人爲宋僧一孤之號四明類聖徒評之詳矣今觀燕寂遺墨因寄意云律中麟角者一字直千金五濁波濤海何人識此心

題靈隱寺重刊鐫津文集後

井蛙不可語海夏蟲不可語冰莊周之達言古今之極論也宋皇祐間篤時咎冰拘墟藐海日用不知者

支那

元史編譯師語錄卷七

四

嘗欲致瘡痍於吾佛教法仲靈高公禪師由永安山中抱成書奏之天子天子覽其書賜號明教大師詔付傳法院編聯入藏使與諸佛修多羅同爲萬世耿光當時立朝如韓維圭富彥國田況趙抃諸豪莫不心悅誠服其平昔以彌戾車執迷自昧者由是悉皆從風而靡劫石可磨明教此之大功不可磨也劫波可盡明教此之勝德不可盡也靈隱所刊文藁年深損壞天台耆宿志眞揮藁金一新板本以壽天下後世其於教法豈小補哉

跋高前山所藏蘭亭并無禪諸老墨跡

龍躍天門帀臥鳳閣梁武至公之評也況蘭亭又其得意者耶吾宗諸老在道眼不在翰墨無禪則戒月孤高見地暴白由前山翁嗣其法知焉嚴則禪門巨擘有向上爪牙而波瀾放肆者也佛慧佛心木翁輩行雖不同則與前山翁同頡頏西澗雄席間膠漆其情金石其義死生以之固宜

題墨藏王拆襪線集

以拆襪線欲補此向上一竅其膽氣可謂過人矣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題浮山遠禪師小帖

支那

元史編譯師語錄卷七

五

師始參葉縣縣門庭峻硬衲子畏莫敢近時天方雪寒旣水灑之又挺逐之師志益銳言曰某甲數千里特爲此事而來豈以水挺去縣笑曰子却要參禪遂得掛搭後克典座衆苦枯淡縣偶出師取油麪作五味粥縣歸赴堂大怒其事坐僧堂前估衣鉢赴出院師無難色因僦屋而居託人願求隨衆入室縣亦不許後徵索僦屋錢師持鉢以償縣出見之復笑曰子眞有意參禪令人喚歸未幾遂浩然大徹光明至今燭天今之鷄道人稍不協意謗餒蜂起恨不誅之如仇視師宜如何哉余嘗想其人不可見今觀此小帖

亦足聊慰萬一師自號柴石野人以其通曉吏事或稱錄公云

題東林十八賢圖

晉室土崩瓦解金傍晚懷竊取神器之心陶靖節寄興於酒謝靈運託志於詩因與鴈門大士同結淨社於九江廬阜之間共其事者凡十有八人斯時也果何時也宋李伯時以筆端如習三昧摹寫普示天下後世覽者其可無感於中哉

題華光墨梅

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華光其有之矣

元史

元史編年師錄卷七

六

簡齋云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皋旨哉言乎

題龍頭

頭角崢嶸非懷握所玩風朝雨夕宜常宣吾佛無上神呪以呵護之霹靂一聲恐擎天飛去也

題圓悟帖

高皇幸江都時圓悟由金山詣行在所一日上遣使者八輩請悟就殿說法敷演簡徑奏對明白皇情大悅嘗問所居金山何如悟以大江多風寒恐老病浸極為對因有天下名山惟師擇居之詔遂遷甌峯祖

席時高庵已過退鼓居寺之東堂塔碑載之詳矣此帖謂金山和尚以喬峰懷持江心因以病辭當是高庵既立僧之後未華頂之前有旨補處金山而堅臥不起故形簡牘如此不然何言其在東塔甚安穩也禪門寶訓云同高庵者異圓悟是圓悟者非高庵此乃二家宗徒事也悟退院上堂與臨歸蜀小參略曾及云今贗浮圖往往引以為故事以藉攘奪之口豈果知古人也哉

題紫巖張魏公所書心經後

唐太宗以般若辭義浩博卒難究盡玄奘因縮大為

元史

元史編年師錄卷七

七

小譯成此經以便觀覽紫岳張魏公忠孝兩全為宋南渡第一人物自非明悟此不生不滅般若清淨心體思陵二百年中興之業何由克成今觀經中所書勁正之氣與南嶽爭高當不在王逸少遺教經下也跋癡絕所書草堂法師示道璋書授其徒惠派

有運斤之手無受斤之質則其道不傳有受斤之質無運斤之手則其道不知知者其津涉也傳者其源流也源不清則其流必溷津不正則其涉必迷斯二者所以常相求而不相離也西天四七束土二三師

勝資強本深末茂光明俊偉磊落掀天地巨萬世者豈外此別有旨意哉草堂之於道璋也諄諄其言運斤受斤可謂明矣癡絕之於惠派也咄咄其書受斤運斤可謂至矣源清而流涵津正而涉迷吾不信也

題龔翠巖羅漢圖

西方大聖人嘗慮正教湮微命高第弟子應身末法之中隨其顛倒所欲而誘掖之楊文公大年修傳燈錄敘正傳傍出外別收應化聖賢其得之矣宋南渡有老融者由汴京棄儒歸釋以筆端如習三昧取應化事跡畫而成圖使賢愚一目皆了樓大參謂老融

文部
龔述

元史端端師語錄卷七

八

惜墨如惜金蓋言其精如此傳融之學者四明則有胡直夫西蜀則有元上人今觀龔翠巖所作十二相雖出於老融脫略筆墨畦徑則又非胡與元所能跂及融也龔也噫其誘掖正教之功豈止契合佛意與楊大年爭衡而已昔孔子作春秋以一字爲褒貶太史公志貨殖傳滑稽其褒貶雖若稍異鞠其指歸亦豈異哉

書大慧答常禪師書後

中天竺曉常禪師者始與大慧同依普融於汴之咸平咸平太宰輔香火寺也會圓悟升天寧慧由太宰

園庵復往依之既而深得法髓不疑古今舌頭悟因以分座訓徒晚焉高皇駐蹕吳會常居中竺嗣普融慧居徑山嗣圓悟法門叔姪由此遂分及南遷衡陽也常遣密首座田巡檢殷勤致問此意豈齊之又下石者可同年語哉慧之報章也又豈以道大望重眼高四海遽忘叔父之敬乎其答王大受書云密首座某與渠同在普融會中相聚則密之將命數千里訪問生死猶非苟然今庸謬寡識以麒麟擅自冒不知有法門禮義者視此爲何如哉常後終閏之金山云

題毛氏放龜圖

文部
龔述

元史端端師語錄卷七

九

晉咸康中有得白龜于武昌市者豫州刺史毛寶贖以金畜之甕間放諸江及邾城之敗爲石季龍所逼士卒陷沒江水者不可勝計寶所踐獨若巨石乘以抵岸回顧而去即前所放龜也噫介蟲之精且能報恩如此彎射羿之弓懷殺原之刃滔滔皆是可以人而不如龜乎

書鏡巖頌軸後

軒后所鑄分妍醜者鏡魯邦所瞻亘古今者巖院同章公鏡巖推斯二者位乎僧省之間其明也若彼其高也如此既復名之又復實之歌乎鏡詠乎巖豈止

是而已耶

題梅詩十君子圖

詩之召南書之說命孔子昔所刪定也皆言其實而不及其華由梁何遜至唐宋十君子者謂召南讀說命習孔子之業者也形諸詠歌述諸章句皆言其華而不及其實世道不古人心益薄且僞其不敦本也類皆如是予觀是圖切有感焉

題四皓唱歌四之鼓腹圖

西秦鹿失四皓唱藍田之歌東晉士崩四之鼓華胥之腹山林朝市雖各不同其求志自適未始不同也

雪窻晴玩令人遠想慨然

題雪巖語

雪巖老禿以自己煎過藥滓欲起世人膏肓必死之疾其危甚矣耀禪人偶收姚居士所傳舊方宜急付烈燄聚中庶免後之來者有誤服餌

題凝絕示衆墨跡

龍門佛眼云是身壽命如駒過隙何暇閑情安爲雜事迦文老人最後決定明訓莫過此也玉山癡翁舉以示徒從而切怛再三致使隨聲逐色禪流一時墮在葛藤窠裏無出頭處徒弟希曇嘗典鍾山藏鑰但

以龍門最初四句作日用參叢非獨一大藏教皆成剩語且知鷹窠元有鏡容十二面也

題過水羅漢圖

住壽命動天地飛行虛空舉念卽至惟佛一人乃得呵之李龍眠以畫滑稽作一軸詭形怪狀爲過水羅漢圖俗工効顰由是徧寰宇一犬吠虛千猱噉寔信然

題子昂趙學士所書中峯和尚鐘銘

昔拘留孫佛於竺乾造青石鐘頂類諸天腹陷衆寶其中可容十斛有化如來隨日出沒明宣祕演或聞

不聞教典至今傳焉古杭爲東南第一都會天目則

高出古杭衆山獅岳禪苑則又高出天目西頂比丘志彰冶青銅萬斤而成一鐘簾于寺岳之後岡其化如來霜朝月夕常爲吳淞夢境衆生作大佛事將使聲塵所至登正法樓悟無生忍臻自覺聖智之妙殊勲勝烈非獨不在拘留孫下習住之記子昂之書亦將與此鐘音吼同不磨也

書友山頌軸後

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屹立天壤間亘萬世不可磨皆莫山若也山之德也如是其可不友乎朱博蕭

育張耳陳餘反眼若不相識視此爲何如哉

題錢舜舉垃圾堆圖

舜舉此圖其以畫滑稽遊戲者也當與椰子厚之頤
馭陸魯望之蠹化蘇子瞻之八物同一機軸於世豈
曰無補蒙莊謂東郭子云道在蟻蟻道在稊稗道在
瓦甕道在屎溺可以垃圾堆而眇視之耶

題大慧示大禪法語

大慧老祖在宋南渡光明如十日麗天音吼若千雷
震地阿脩羅手乾闥婆城雖不無蔽虧亦豈傷其耀
古騰今警聰發聵者哉不因蟠根錯節不足以別利

元更端師語錄卷七

七

器杞梓連抱必有數寸之朽其斯之謂也當其梅衡
三陽時爲法忘軀之士負大經論者有之博極書史
者有之詩詞高妙者有之翰墨飄逸者有之非其平
生道眼明白高出死生之表能使之不自疲倦如此
東吳明大禪蓋參徒之磊落傑特者故偈語有識得
玄中玄作得主中主之句後乃繼踵五峯今此紙爲
靈隱慈首座所藏雷電之夜宜謹視之倦宮六丁負
之而趨五濁世中不復有此法寶也

題圓悟帖

如是順物如是方便此菩提達磨十萬里西來悲誨

邊隅家法也當黏罕陷汴四海九州倅一鼎之沸高
皇以兵馬都元帥卽位南京行幸吳會圓悟老祖由
金山得請雲居能循弘覺舊制造化五十員豐糧食
膳齋孟使人極頂目老僧游禪悅究明生死大事法
席之感至今傳焉觀者眼明如上格言大訓真不忝
矣後生晚進以世俗簡牘街衢者其可得與此帖並
案哉

跋覺範寄黃蘗佛智禪師書

大慧老人黑暗崖照夜之火炬也濁惡海濟人之津
筏也嘗自誓云寧以此身代大地衆生受地獄苦終

元更端師語錄卷七

元更端師語錄卷七

十三

不將佛法當人情燒乃翁碧岳之板揭洞上密傳之
榜排鄭尚明默照之非其以天下至公爲無上大法
施主有祖以來一人而已今觀覺範與黃蘗智此帖
言某竊見百禪師傳輒焚去者一十九人不知爲何
意蓋虎生三日其氣固已食牛覺範雖稱前輩詞彩
照映禪門見地差訛豈能全免諺有曰明眼人前三
尺暗其斯之謂乎

書義山頌軸後

君臣父子之義萃乎五嶽不足爲其高師徒朋友之
義屹乎十虛不足爲其大此義也此山也仰之彌高

書梅隱頌軸後

重鐫蔡君謨記徑山遊題其後云

元叟神師語錄卷七

十四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七

元更端彈劾諸錄第七卷
式林翼性慧對吳州徐晉書上元醫吳應夫刻
馬醫丁永歲孟春月徑山寂照庵識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

十

慧文正辭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八

題跋

題張義祖墨跡

鄧國文懿公當宋有天下第四世君明臣良海宇寧一三登中書門下省於仁宗前嘗爲范仲淹極口開解謗讟其事偉矣納女宮中以圖固位由是時論鄙之義祖文懿晚子也生綺紈中五十年以書畫自娛而不爲聲色所鴆張方平以宣徽南院使判敵待之十日竟不一至所立卓爾賢於迺翁遠甚其引筆行墨有晉諸王凝操氣骨得而不知寶之可乎

題癡絕墨跡

癡絕得法自在其汪洋衍迤出同時諸老上至若鉗鍵綿密機語切深視圓悟大慧應庵則不無慚色今楫藏主所收揭示開禪法語黃蘗打臨濟則固是臨濟因甚却掌黃蘗謂知此毒來處埋沒臨濟老師謂不知此毒來處辜負癡絕和尚總不與麼黃蘗在鼻孔裏冷地發笑

跋宏智石窻自得張漢卿諸老墨跡

今天下據曲朶木以鍊爐步自冒者求一剛正如石窻已不可得況古淡如自得者乎求一古淡如自得

已不可得況典瞻麗密光明俊偉如隰州古佛者乎宗門號稱本色尚皆看不上眼副墨之子洛誦之孫求一軒豁磊落深信吾法如雪窻張左藏何異鑽冰索火壓沙討油哉焚香三復令人心意朗然回視今諸方作望塵態於形勢之途者何其陋耶

書顏聖徒手抄四六藁後

用世語言入佛知見如來深所訶責易之一陰一陽老之道可道清涼尤加擯斥況駢四儷六抽黃對白者乎四明顏聖徒宋建紹間由毘尼而天台由天台而禪肆當時號爲僞人其達磨疏有曰日居月諸曾

根源之罕究齒搖髮脫猶枝葉之偏尋能自知入海算沙之困庶幾可無媿焉

跋則無範禮塔得舍利頌軸後

梵語設利羅此云骨身孔老之書無有也惟砥節礪行於如來最上乘其圓明正性不與形質俱弊者乃得有焉昔康僧會於吳大帝朝膜拜至三七日獲設利羅光彩奪目佛慧命由是大昌今饒城則無範膜拜不崇朝獲設利多至三十顆視僧會尤加奇偉佛慧命其復昌乎鉤棘其句藻繪其辭鏗鏘之詠歌之吾未見其已也

蔣氏子書蓮經請題

由雉身爲晉開士杭之翼公是也由蛤身爲宋名繇
婆之印公是也山梁吐綬之姿春池吠月之質一聞
此經便乃蟬蛻死生超然物表爲光明幢炳耀凝珠
三周七喻之功不其大乎至若粟五行之秀口誦此
經歸真後舌作青蓮華香與置鐵鏤書鎮于母氏者
固不在言也古雪蔣君手書此經誠心所發楷正道
麗與此經相終始異世他生可得涯溪哉覽者其母
忽

跋一村僧帖

元夏禪師詩錄卷八

三

村僧之村阿伽陀藥所不能療諸大禿兵復出村語
增其沈痼千佛出世亦無如之何矣

題舊作詩後

余今八十有一閉門靜坐日俟無常之至忽集慶齊
萬峯出五十年前舊詩爲示如房琯見夏口甕中之
書張方平見瑯琊梁上之經眞隔世事也況晦中明
東嶼海古林茂商隱予四友皆成古人無可爲太白
殘月之配也

跋心遠同知五峯參政題高前山詩卷墨跡
昔無畏琳公玄理外吟筆尤高古一時士大夫皆與

爲方外交蘇文忠嘗壁窠大書云琳老詩禪或曰禪
詩叢林至今以爲美譚今心遠同知於前山翁其所
書旣已暗合孫吳五峯之激賞雪庵之品評咸不在
熙豐諸老下豈今人中果無古人耶

跋大慧墨跡

濟北之道至大慧如朗日麗天何幽不燭如疾雷破
山何蟄不醒咕咕動其喙騰妬謗之蝮者非盲與聾
則不爲也一時文章鉅公棄所學執弟子禮如李漢
老韓子蒼馮濟川張無垢輩駢肩累跡始不可悉說
其光明俊偉絕出古今矣此偈由無相居士發以偈

元夏禪師詩錄卷八

四

句事跡推之則內都知董德之其人也以法語道號
校之則內殿直鄧子左其人也師被命育王十三閣
月復被命徑山豈當時參問有兩子張法語所示是
董非鄧其樞承旣多其說法亦廣禪錄難備攷乎讀
之者宜詳焉

跋癡絕讚迦文項羽二墨跡

法性寬波瀾闊在玉山癡翁則固有之黃面老人三
百六十餘會說一大藏之乎者也至拈華普示大眾
迦葉波只一破顏微笑便云吾有實相無相微妙法
門用付於汝項王麾百勝之師所向無不如意至垓

下之會乃泣下數行取彼一騎一都尉引天之亡我
非戰之罪爲辭由是而言若儒老釋至切害處豈言
議足以盡其所蘊耶

題方山和真淨二偈

東山因讀真淨禪錄嘗合掌讚歎云末世中有恁地
尊宿大慧老祖目其爲弄大旗鼓手段尤以不一識
爲恨由是言之真淨說法非他人可比今方山翁所
書二偈特其太山一毫芒耳既書其語復次其韻豈
亦東山大慧遺意耶不然何跋慕之篤如此

跋鐵牛與淨人化檀越爲僧書

支那

元更端禪師語錄卷八

五

人人皆淨名龐蘊不難矣可也人人皆老盧丹霞不
市牒可也大法浸衰不逞之曹窺名僧籍身雖出家
心不入道視鐵牛此語當縮頸入地

跋大慧疑絕天目偈谿晦巖斷橋象潭叔凱

諸老墨跡

新州樸者倩童子書壁光明至今如日月麗天吾宗
諸老非在筆墨畦徑間昭昭矣大慧起濟北於將什
香水海爲口蘇迷盧爲舌亦莫稱揚萬一癡絕見曹
源天目見松源其法中伯仲也偈谿晦巖斷橋同時
鼎立今皆有見孫據雄席象潭管與惠巖破院欲聚

泥團聽法而泥團亦無升凱苦吟師浪僊而不及者
九皋集今在焉

跋石田寄孟無庵辭世頌

少保孟無庵由定海統制受命滅金手提步卒七千
拔淮蔡之根抵雪汴梁之冤讎由是遂爲南北兩朝
名將豐功偉績布在青史非可誣也至於屢棄功名
唾委利祿徧參江潮老禪究明父母未生一段奇特
大事尤非他人所能及冷泉石田法兄隻履臨行時
獨於少保孟公懸懸不能自已此乃靈山付囑遺意
豈流俗淺見可得管窺蠡測者哉

支那

元更端禪師語錄卷八

六

題莊子畫像

漆園之文視老列最爲奇峭其所譚道妙未始離乎
老列也宜明養素真人慕其爲人實其肖像與胡樹
八百斛金釵十二行大有徑庭矣

題鹽官犀牛扇圖

鹽官國師道契王上名落天下黃蘗分座說法其間
李唐宣宗丁內難時嘗掌記室道大德備不在言矣
其索犀牛扇話尤膾炙人口今觀此圖雖是頭角分
明若乃認以爲實正如失劍刻舟

跋名公帖

紫谿真逸楷法外兼臻草聖之妙此書恐非得意者
蓬居事母以孝聞當時濟顛靈跡甚異泉大道之流
也朴翁學詩蓬居而青於藍由鄧峯悟旨之後開口
動舌無非歌詠本地風光松源三句註腳脫出語言
窠臼減翁謂其深得彭郎家訓豈必然耶

書子昂千瀨唱酬詩後

子昂此二詩韻高而氣清才長而工熟非韋蘇州柳
河東則不能爲也昔相遇於錢塘解舍舉以爲示嘗
語之云清淨安得有障子昂云厭垢穢愛清淨去彼
取此是非障與予曰將謂是箇翰林官人元來卻是

文都

元東嶺神語錄卷八

七

箇冠巾和尚胡盧一笑而罷子昂復云老母出某之
夕夢一異僧入室故平生酷嗜佛書禪門諸祖語雖
不全解一見皆略知其意千瀨慣與子昂言詩不知
曾言及此否

題裁縫頌軸後

一鍼鋒上拓開百千微妙法門能大能小能短能長
能高能下能玄能黃龍蟠鳳逸衲僧讚歎有分鷹揚
帟視稱師匠者拱手歸降鷄足山中黃梅夜半又何
足云

題堯民鼓腹圖

洞庭之蛇旣斷桑林之狝亦禽由狨猯至十日諸害
皆熄怡怡愉愉咸躋仁壽於斯其見之矣

書海翁書記諸友贈行頌軸後

余與海翁別今三十四年其的骨孫鑑上人忽出此
卷咸淳間南北宕諸君子恍然如見顏色曾不知身
在陵遷谷攻城是人非中也鑑方潛鞭密練以佛祖
事業居懷固將揭斯道煥耀當世孰謂海翁其果亡
與

跋偃谿墨跡

天台宗徒西堂以所號爲請佛智師伯以笑堂命之

文都

元東嶺神語錄卷八

八

欲其蟬蛻客塵煩惱怡然自家間奧意固偉矣殊不
知迦葉波破顏微笑反居門外水潦遭蹈正墮階前
千古之下翻成笑具

松江明上人舌端血書九經請題

如上九部妙典諸佛骨髓也衆生命脉也禪門關鍵
也教苑精華也悟之則高蹈十方迷之則流浪諸趣
松江慧明上人發大勇猛施大精進於自己舌端放
紅蓮華色光明發揮此無上法寶普爲有情界中非
器人等作大饒益其功行可思議乎

題無擇頌軸

伽黎倒搭和身臥柳栗橫拖信意遊不辨刀山并劍
樹豈分酒肆與歌樓此四十二年前居蒙堂時與玉
岡霖公所作無擇彌鄙語也時虛谷在後板雲峯爲
不動軒主人後三十年虛谷由宜陽大仰而踵雲峯
之席無擇神秀昌公嘗以此軸請虛谷題焉又六年
子由良階西庵復補虛谷之席昌公亦復以此爲請
回視軸中故人十無二三吁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
昔悲夫

題孔門諸子圖

蜡畢之遊舞雩之詠於斯求之何異按圖索駿者哉

文部
撰述

元度端神師語錄卷八

九

從孟氏者常以曾子爲稱首從荀氏者常以駢子爲
稱首二子皆出夫子各專師說互有不同九原可作
吾將起此十一子而問之其必有以語我矣

跋瞎堂和尚墨跡

瞎堂老人曾參雲巖遜及起鐵拂者皆蒙印可其心
終不自肯至圓悟室中然後大徹有奮鐵舌轉關候
之贈故禪林至今以鐵舌稱焉大慧師祖在梅衡有
傳其提唱駭云老師晚年有此兒耶遂以圓悟所付
法永寄之其所說超離情見脫略窠臼皆非承言滯
句鶴道人可窺測徹禪此偈奚足涯涘其平生萬一

題藏叟所作偃谿茶湯榜遺藁

四六非古也魏晉以降道喪文弊此作由是興焉藏
叟老人妙喜三世的骨孫臨濟命脉所係駢四儷六
豈其責乎蓋其天姿英發早歲家塾間爲之素熟故
習未能頓忘耳天和首座得其偃谿茶湯二榜十襲
以爲至寶謂其平生實在於此誤矣

題羅漢圖

梵語阿羅漢此云應真一應斷煩惱障二應不受後
有身三應受人天供養證此聖果以曠大劫爲壽命
隨意或延或促飛行水陸震動天地皆遊戲餘事惟

文部
撰述

元度端神師語錄卷八

十

其沈空滯寂只知自了不顧度生迦文老人所以深
所訶責唐宋諸賢想其儀軌寄之筆端如幻三昧使
流俗知所跋慕今安一男子隨例輒恣毀斥拘墟而
藐海坐井而小天可笑不自量也

題香山九老圖

商山之四皓竹林之七賢皆以不能深藏密伏爲時
人所描畫今古筠圓上人示予香山九老圖予今平
頭八十胡杲吉叟劉真鄭據盧真則長予九歲八歲
七歲五歲三歲張渾白居易狄兼謨盧貞則少予三
歲六歲十歲復乃署名其後安知異日不爲他人所

描畫謂予老不知死尚復把人杓柄與時俯仰哉元
統閏逢闍茂三月吉旦書于不動軒

塔銘

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黃潛撰

菩提達磨以摩訶迦葉所得無上正法來止中土直
接上根其後支分爲二心印獨付於曹谿派別爲五
而宗風大振於臨濟至大慧而東南禪門之盛遂冠
絕於一時故其子孫最爲蕃衍徑山元叟禪師大慧
四世孫也師諱行端元叟蓋其字族臨海何氏世爲
儒家母王氏能通五經師生而秀拔幼不茹葷超然

有厭薄塵紛之意六歲母教以論語孟子輒能成誦
雅不欲汨沒於世儒章句之學十二從族對父茂上
人得度於餘杭之化城院十八受具戒一切文字不
由師授自然能通而其器識淵邃夙負大志以斯道
自任宴坐思惟至忘寢食初參藏叟和尚於徑山叟
問汝是甚處人師云台州叟便喝師展坐具叟又喝
師收坐具叟云放汝三十棒參堂去師於言下豁然
頓悟一日侍次叟云我泉南無僧師云和尚響叟便
棒師接住云莫道無僧好叟頷之卽延入侍司是時
衆滿萬指莫有契其機者叟旣告寂師至淨慈依石

林鞏公卽處以記室相與激揚此事與虛谷陵東嶼
海晦機熙東州永竹閣真爲莫逆交尋以靈隱山水
清勝往掛錫焉師嘗自稻寒拾里人橫川珙公在育
王以偈招之曰寥寥天地間獨有寒山子師竟不渡
江而謁覺庵真公於承天復參雪巖欽公於仰山巖
問何處來師云兩浙巖云因甚語音不同師云合取
臭口巖云嶺徑橋高集雲峯峻未識書記在師拍手
云鴨吞螺螄眼睛突出巖笑顧謂侍者點好茶來卽
送師歸蒙堂居三歲而巖逝乃還浙右虎巖伏公時
住徑山請師居第一座旣而退處楞伽室擬寒山子

詩百餘篇皆真乘流注四方衲子多傳誦之大德庚
子出世湖之資福伏公加盛禮覲師唱其道師微笑
而不答辨香酬恩卒歸之藏叟焉學徒奔湊名聞京
國後三年癸卯特旨賜慧文正辯禪師中書平章政
事張閭公任行宣政使首舉師主中天竺開堂之日
公率僚屬親臨座下寺當久廢之餘師爲樹門榜而
正鄰刹之侵疆治殿宇而還叢林之舊觀皆出公外
護之力皇慶壬子遷靈隱有旨設水陸大會于金山
命師陞座說法竣事入覲於便殿從容奏對深契上
衷加賜佛日普照之號陞辭南歸卽拂衣去養高干

良階之西庵至治壬戌徑山虛席三宗四衆咸謂非師莫能荷負其任相率白于宣政行院請師補其處奉定甲子用使院闔詞奏請爲降璽書作大護持師至是凡三被金襴袈裟之賜二十年間足不越閫而慕其道者鱗萃蟻聚至無所容歲饑皆裹糧而來以得見爲幸徑山自大慧中興後代有名德得師而其道愈光師嘗勸一新到僧云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云臨牀碁師云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參堂去又勸一僧云棋槃石斫破你腦門盞孟池浸爛你腳板僧擬答師便喝又勸一僧云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

支那

三吏補師詩錄卷八

十三

徹底清卽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其機鋒峭峻多此類師以呵叱怒罵爲門弟子慈切之誨以不近人情行天下大公之道爲藏叟之的傳一人而已師之利他皆陰爲之沒齒不言而其道德聞望爲朝野所推服薦膺命賜人以爲榮而師未始自銜意漠如也暇日以餘力施於篇翰尤精絕古雅石田林先生隱居吳山不與世接獨遺師以詩曰能吟天寶句不廢嶺南禪其取重於前輩如此師生於宋寶祐乙卯佛涅槃後一日以至正辛巳八月四日終于徑山之丈室世壽八十八僧臘七十六其

先五日示微疾問侍僧云呼之曾已休吸之尚未舍寄同諸苦源來者不來者如何是來者不來者侍僧無語師良久云後五日看越四日夜分沐浴更衣別衆趺坐書偈云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冰河發燄鐵樹華開投筆垂一足而化龕留七日顏貌如生以是月十一日奉全身窆于窰照塔院而分爪髮建塔于化城邇有精舍四會說法語有錄行于世所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而同時闡化於吳楚閩粵蜀漢間者若干人其上首靈隱法林本覺梵琦中天竺祖銘等狀師行業俾潛書之茲碑潛奉從章甫逢掖之後未能

支那

三吏補師詩錄卷八

十四

於宗門中麤蘆蔔之香嘗醍醐之味罔知所以措其頌美之辭庸備著狀所述爲之序而銘諸庶幾不失其實來學得以究極夫旨趣云爾銘曰大雄唱滅宗途肇分不有單傳孰開我人巍巍大慧垂陰四葉門庭之盛規重矩疊法雷普震裂地轟天據獅子座四十二年被遇三朝便蕃異數王臣順風有嚴外護大法棟梁一夕而摧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寂而常照碧潭秋月散爲千光非同非別徑山蒼蒼上與雲齊眞身常住大慧焉依讚述虛空非愚則感直書具文刻此山石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語錄卷第八

元叟端禪師語錄卷八

十五

元叟端禪師語錄後跋

諸法無法體所說惟是心不見於自心而起於分別
今觀徑山元叟禪師四會語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
其妙用也如鼓百萬雄兵於遠塞蔑有當其鋒者其
方便也如聚珍怪百物於通衢至者隨所探焉收放
縱橫得自在大慧云如將福州名品荔枝剥了皮
去了核送在你口裏自是你嚼不下以此知禪師得
大慧五葉之正傳能大其家世者也其有未得魚兔
者當勿忘於筌筌至正癸未上元日妙道敬題于竹
山閒檐時年八十七矣

支那

元叟端禪師語錄後跋

十六

嘉興楞嚴寺經坊捐資刊此

元叟端禪師語錄卷八

武林釋性慧對長洲徐普書上元縣陶文記刻
萬曆丁未歲仲冬月徑山寂照庵識

笑隱訢禪師語錄

元
•
笑隱大訢
廷俊
撰
等編

龍翔笑隱訢禪師語錄序

咄哉此錄自元歷明代以迄今日埋沒四百餘年矣一旦無所從來突向龍宮海藏推出落在山翁和上手中山翁以重主天童道經構李值白法老人嗣孫巨方法師主楞嚴紫柏院載冊事因念佛祖慧命攸

第一

三

關特曳拄杖同婦道人過院相視料理隨以辨香送入此錄願令則理經編放光動地如延津劍躍土拭孽陰時真不思議大奇特因緣非有司其呵護者未易向山翁杖頭出現也訢師行履機緣具載奎章閣學士虞公集行道記秘書少監黃公潛答

銘中大略得法於仰山晦機熙師而晦機淵源則自大慧杲妙喜老人晚傳佛照光而北磻簡而物初觀而晦機因傳笑隱笑隱傳覺原曇季潭泐等五人惟覺原得傳定叢戒而後來不可復問是以訢師蒲室集行世而湖州烏回杭州報國中天竺以

第二

三

至金陵大龍翔四會語錄早賜入藏者反湮沒無聞以少後人爲之拂拭也妙喜際遇宋高宗奉勅兩主徑山宗風大振時號臨濟中興笑隱際遇元文宗從金陵入登皇位遂於潛邸啓建大龍翔集慶寺詔師爲開山祖召赴北關特賜三品文階統領

五山釋教號廣智全悟禪師僧規舊著黑
衣特賜黃衣并其徒盡得衣黃師有初次
黃衣詩見於蒲室集云宣詔亭前受牒還
御黃新賜滿城看臣僧記得沙彌日齊著
青衣上戒壇當日南住新剎北赴召對優
禮崇褒錫資無算一時國師光華佛法勝

序三

事千載希有回視妙喜兩勅徑山尤爲罕
頭進步也快讀訢師全錄萬有齊彭一壘
不涉眼筋舌骨雷震諸方大機大用真能
踢倒須彌掀翻溟渤從上有大慧同時有
中峰解入無垠庶得竝驅爭先耳婦道人
自皈依曹溪慈祖以來諸方善知識靡不

覲面儒禪參同契頌知究心因念自一花
五葉之言成五宗五燈之統瀉仰臨濟二
宗出自南嶽雲門法眼曹洞三宗出自青
原而瀉仰雲門法眼如優鉢天花一現卽
滅惟臨濟曹洞二燈常焰然如景德傳燈
五燈會元傳法正宗記僧寶傳指月錄佛

序四

祖綱蓋諸書所載嗣法世次雖存其間或
人多年短或人少年長游移牽附舛錯難
稽兩家姓氏生疑以故爲闕代紀年茫
茫存沒覆歷當周武唐武宋徽諸帝王時
以崇道陵釋法微而燈傳易晦當唐初宋
初明初諸代興時以翻譯流通法盛而宗

乘反衰爾時豈乏當陽記荊總在隱現明滅間無憑顯印此佛法時節因緣所由付國王大臣也大川洪師作五燈會元自妙喜開法以後編次模糊直云自宋孝宗後傳法諸師垂五百載俱不可考明初建安沈士榮作續原教論直云自中峰撤席未

序五

三

知道隱何方尚賴教有明文與心爲證慧命未絕有若懸絲兩論現入大藏中實格言也要知個中一着止分真僞從門入者定非家珍語其異卽一宗之內有門庭施設之別語其同卽兩宗之外無師承秘密之殊卽以一宗計之如臨濟以三聖爲正

傳乃三聖絕而興化傳佛果以大慧爲正傳乃大慧絕而虎丘傳洞山以曹山爲正傳乃曹山絕而雲居傳此一宗竝傳難分旁正也以兩宗計之如雪峰九上洞山三登投子終嗣德山是洞而濟也丹霞親承馬祖印可終嗣石頭是濟而洞也此兩宗

序六

四

互傳難分賓主也智過於師何煩提撥魔外惛服何煩鬪爭善哉妙喜自贊云如化鵬鵬直自化耳豈有法哉笑隱亦抗聲於晦機云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此的威音那畔話乃一花五葉之真種子也當此滄桑陵谷虛空消隕之時有如山翁和

上者以普心大心無邊見心止尋花葉根
株不問葛藤枝節俾全沒交涉如新師此
錄者忽地冷灰豆爆血濺梵天豈得與通
塞虛空者同日語哉感而識之閣筆三歎
順治丙申嘉平月望國子司業前戊辰二
甲進士虞部郎副廷尉曹溪弟子福欽

序七

禱李道一居士寄奉禪貞默錄



笑隱新禪師語錄卷之一

門人 廷俊 慧雲 中孚 等編

任湖州路烏回禪寺語錄

歸於至大四年八月初一日就杭州路淨慈禪寺書
記寮受請入寺

上堂云拈華付法面壁安心列派分宗遞相鈍置拈
拄杖畫一畫云一畫盡斷了也且喜天下太平然則
兵隨印轉將逐符行新長老出世為人畢竟明什麼
邊事不見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與
麼為人非但瞎卻者僧眼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住

笑隱

笑隱語錄卷一

一

寶壽擲下拄杖歸方丈斬釘截鐵發禪格外真機捏
聚攷開顯示當陽正眼直得龍兮霧起虎兮風生一
道神光貫通今古如斯舉唱僧涉程途且對家隱坐
一句作麼生道三事納衣青嶂外一盞沈水白雲中
上堂如我按指海口發光汝諸人十二時中看是俯
仰上界下地開單展蓋不是海印發光否如夜暗昏
往來來點點鴉鳴風動塵起不是海印發光否問胡
餅趙州將茶雪峰睨毬金半作舞不是海印發光有
底便道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也
起處裏洗上畢竟如何上宿頷下髭頰多有海波斯

鼻孔大

上堂驅耕夫牛奪飢人食啐啄同時箭鋒相直一拳還一拳一踢還一踢牛頭南馬頭北

結夏上堂栢巖開粥過夏西院商量兩錯嘉州大象脚蹋地陝府鐵牛頭戴角喝一喝切勿忌無繩自縛

青苗會上堂收旦令辰恭惟首座大眾起居多福數日祈保青苗有煩颯經風雨以時天之道百穀生成地之利所以祖師道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園華開世界起驚拈拄杖云拄杖子走到西天卻歸新羅國裏去也卓一下云石牛欄古路一馬生

支那

卷一

二

三寅

上堂舉香巖和尚示衆云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蹋樹樹下有人問祖師西來意答則喪身失命不答則違他所問正與麼時如何時有虎頭上座出云上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香巖呵呵大笑師頌云一回拈起一攢眉上樹何如未上時誰在

畫樓明月夜倒拈玉管向風吹

上堂根塵無礙物我一如鍼眼魚吸乾四大海鱉螟蟲吞卻須彌盧因甚巷內人不知巷外事良久云彌勒街頭拖布袋趙州壁上挂胡盧

上堂黃龍南和尚云說妙說玄乃太平之奸賊行棒行喝爲亂世之英雄所以佛法二字爲回未嘗道者雖然也要大家知有拈拄杖云鎮州山大羅剎頭青原白家三盞酒客來隨分納些些相逢不用揚家醜車拄杖下座

上堂長連牀上拈得鼻孔十字街頭打失眼睛汝諸人還曾檢點也未明如日黑似漆萬仞崖頭撒手行無位真人赤骨律

上堂舉德山到潞山挾袱子上法堂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顧視云無無便出至門首復云也不得草草便

支那

卷一

三

具威儀再入相見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潞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潞山至晚問首座云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肯卻法堂著草輟去也潞山云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師頌云大方獨步左旋右顧金烏拍翅海波翻鐵網倒挂珊瑚樹橫機莫莫萬象平沈全殺全活能縱能擒莫嫌老大無筋力譚笑之間錦穿淡

上堂拈鋤豎拂捏目生華舉古論今虛空釘板楊岐和尚道須彌山可透金剛圈不可透大海水可吞栗棘蓬不可吞直饒吞得透得本是衲僧分上事如何

是衲僧分上事歸堂喫茶去

開爐上堂住院慚無福冬來事事無家貧羞見客炭少未開爐壁破添泥補窗虛欠紙糊西來無祖意勘破老臊胡

上堂舉世尊在靈山會上一女子近佛而坐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云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遠女子三帀鳴指一下乃至托上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佛云假使百千文殊亦不能出此女定下方過四十二恆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子定須更罔明

文殊

笑隱禪師語錄卷一

四

從地涌出作禮世尊世尊勅罔明出女子定罔明於女子前彈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師舉了拈拄杖云一串穿卻

上堂藍毼破衲朔風吹土面灰頭涕滿頭立雪少林求法處畏寒汾水罷參時石崖剝落摧山骨冰峯峭裂地皮驚起法身無著處倒騎鐵馬上須彌

住杭州路禪宗大報國寺語錄

延祐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入寺開堂拈香云此香爇向寶爐端爲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次拈香云此香奉爲澗江等處行中書省官行宣政

院官泊諸衙門文武官僚資陪祿算又拈香云此香昔年大雄峰頂一句下承當今日鳳凰山中五衆前拈出奉爲前任徑山後任大仰佛智禪師晦機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就座問答罷乃云孤峰頂上目視雲霄無乃埋沒己靈十字街頭和泥合水且貴流通正眼拈拄杖云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當今日千聖命脉列祖錯認總在新報國手裏拈起也七穿八穴頭頭現無邊妙身放下也鑑地輝天處處彰寶王剎海說甚路山各異雲月是同至化無爲功不宰蕩然一片古皇風復舉志公令人傳語思大云何不下山

文殊

笑隱禪師語錄卷一

五

發化衆生去一向目視雲漢作什麼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師云思大被志公一拶直得倒退三千

進退兩序上堂心空及第選佛何必選官荷負叢林爲衆一似爲己報國爲法擇人量才授職如樂奏九成左右進退無不合度只如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諸人作麼生甄別喝一喝九萬里鵬纔奮迅三千年鶴便翻翔

上堂舉黃龍南禪師室中垂語云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驢脚人人有箇生緣那箇是上座生緣師云

黃龍三關如商君立法法雖行而廢先王之道故當時出其門者甚多得其傳者益寡使其恪守慈明家法子孫未致斷絕

師一日問僧甚處來僧云遊山來師云笠子下搜破洛浦徧參底作麼生僧云未入門時已呈似和尚了也師云卽今爲什麼不拈出僧擬議師便打

聖節上堂下咒率降閻浮本迹不二御金輪宣正法權實全彰乘願示生隨機闡化靈樞密運躋吾民於安養之中寶鑑高提措四海於鈞陶之內故我林泉之下化日舒長鐘鼓清時玄風遠馭三輪不住施受

文部
異述

笑隱禪師語錄卷二

六

俱捐畢竟如何祝讚良久云無爲功德不思議淨智妙圖體空寂

解夏上堂禪人解夏東西去莫道腰包趁早涼三界炎炎如火宅不知何處是家鄉

上堂八月仲秋日月剝食明眼衲僧何當辯的大地山河明暗通塞清淨本然太虛無迹文殊智入無邊身觀音悲應河沙國百千三昧一蒙頭問取長連牀上客

中秋上堂舉盤山道心月孤園光吞萬象光非照境界亦非存光境俱亾復是了物師云般若好箇心月

孤園又道復是何物惜乎話作兩懸報國不是將官物作自己人情也要諸人同一受用王露暗飄無景樹金風微動夜明廉木人輓起泥牛吼不許蒼龍臥碧潭

上堂言發非聲色前不物著甚來由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卻較些子所以道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元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鶻拈拄杖云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別邨卓拄杖下座

師一日云踏著頂額上一著十方世界瓦解冰消汝

文部
異述

笑隱禪師語錄卷二

七

諸人向甚處與山僧相見

一僧侍立次師展兩手云八字打開了也爲什麼不肯承當僧云只恐鈍置和尚師云許多時沒點氣息便打

除夜示衆云城居歲暮似溪邨老衲家風道自存海底泥牛耕碧落雲中芻狗吠黃昏塵塵含攝三千界法法圓成不二門一任四時如轉轂須知天地本同根

上堂舉智門問五祖戒和尚暑往寒來則不問林下相逢事若何戒云五鳳樓前聽王漏門云爭奈主山

高鞍山低戒云須彌頂上擊金鐘師頌云兔馬有角
牛羊無角絕豪絕釐如山如嶽犀然牛渚兮分開海
底波濤劍合延平兮散作晴空雨電莫莫隔江招手
有知音何待曹谿一宿覺

結夏上堂據菩薩乘修寂滅行同入清淨實相住持
釋迦老子於明鏡中更加繪畫報國則不然有時三
頭六臂變現大力魔王有時日月面示應大悲千
手眼三條椽下倒臥橫眠十字街頭縱橫游戲卓拄
杖云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上堂圓悟禪師住東京天寧日舉僧問雲門如何是

文那

英隱禪師語錄卷一

八

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則不然有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熏風自南來殿閣
生微涼其時大慧祖師於言下大悟諸禪德不妨奇
特者箇是論實不論虛底事如人歸京必須親到見
京裏人說京裏話一點外來也著不得雖然雲門道
東山水上行因甚不悟圓悟道熏風自南來因甚便
悟去報國不惜眉毛爲諸人下箇注腳諸佛出身處
東山水上行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衆中有全身
擔荷者出來與山僧相見
上堂安養國中水鳥樹林悉皆念佛知足天上樹相

撐觸演說苦空豎起拂子云山僧拂子穿汝諸人鼻
孔諸人向甚處出氣
住中天竺禪寺語錄

泰定二年十月十七日入寺

山門一彈指頃開樓閣門黃河九曲水出崑崙

佛殿二千年前你有伎倆我無伎倆二千年後我有
伎倆你無伎倆何故入水見長人

據室橫按拄杖顧視左右云有麼有麼卓一下云無
人過價打與三百

拈院疏云箇是大丞相親受靈山記前底句子付在

英隱

英隱禪師語錄卷二

九

山僧未聞者聞未見者見

指法座云坐斷報化佛頭不落玄妙階級竇入布衫
雲門念七陞座拈香祝

聖問答罷乃云夫爲宗師者提持綱要接物利生豈
是細事况茲山千載名藍五天化境大丞相號令明
肅出於至公山僧旣已回避無門諸人各要知時識
節拈拄杖云卽心卽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三千年黃河清五百載聖人出復舉僧問投子
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和尚出世當爲何事投子
云尹司空爲老僧開堂師云投子老人可謂應機施

設不犯鋒鋌中峰不免因齋慶讚一髮絲來引萬鈞
全肩荷負見當人通身手眼重拈撥枯木筆開大地
春

當晚小參凡夫色礙二乘空礙菩薩色空無礙拈拄
杖云拄杖子列列掣掣不入衆數有時十字街頭橫
挑布袋有時白雲裏打雨敲風法隨法行法幢隨
處建立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一
句全提畢竟如何話會卓拄杖云一六三四二直言
曲七一桃李火中開黃昏候日出復舉南泉初入院
大衆送歸方丈僧問端居丈室將何指示於人泉云

文部
撰述

笑隱禪師語錄卷一

十

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師云大小南泉
和泥合水中峰則不然忽有問端居丈室將何指示
於人卽向他道拄杖子今日開封

聖節上堂化工密運納羣生於覆燾之中端拱無爲
濟四海於仁壽之域如華藏海融攝三千世界似帝
網珠交羅百億山河正與麼時如何是不涉誕生底
句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請頭首上堂騰今耀古摩臨正眼洞明鍛聖鋒凡向
上鉗鎚妙密定佛祖網宗之句須是其人展主賓互
換之機要求作者所以道作大厦非一木能成涉巨

川豈一棹可濟直得炤用同時星飛電捲入境俱奪
王振金聲正恁麼時諸人鼻孔在山僧手裏且道山
僧鼻孔在什麼處擲拂子云一任橫拖倒拽

元旦上堂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海宇歡呼人天交慶
直得石女倒騎鐵馬踞破虛空木人鞭動泥牛耕翻
碧落阿呵呵會也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
風流

上堂靈雲桃華光輝閃爍趙州栢樹築著磕著大用
現前今人人握靈蛇之珠全機獨弄今箇箇抱荆山
之璞莫莫抹過前三與後三不是石橋是畧約

文部
撰述

笑隱禪師語錄卷一

十一

佛涅槃上堂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
是名佛滅度拈拄杖云且道卽今釋迦老子是出世
耶是滅度耶卓拄杖云同生不同死有我何用你金
柳示雙趺放倒又扶起

結夏小參與麼與麼頭上安頭不與麼不與麼斬頭
覓活德山小參不答話先行不到趙州小參要答話
末後太過山僧尋常只管九十日爲一夏熟則取涼
飢來喫飯有時白雲高臥聽月下之疎鐘有時卽市
邨齋振雲中之金錫不作佛法商量亦非世諦流布
阿呵呵頭上一堆塵腳下三尺土齷齪齷齪且過時

莽莽鹵鹵河沙數復舉百丈再參馬祖祖以目視禪
林角拂子丈云卽此用離此周祖云你他後開兩片
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豎起祖云卽此用離此用丈
挂拂子於舊處祖便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師云以
機奪機以的破的百丈親遭三日聾黃檗後來驚吐
舌延平劒合今寧窺牛斗之光茫陶壁後飛今不戀
風雲之舊迹堪笑禪流眼似眉座中誰是仙陀客
上堂選佛場開牛欄馬廐心空及第活陷泥犁畢竟
如何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月明幽室寒星分拱
辰異

支那

寒隱禪師語錄卷二

上

謝秉拂上堂正印全提聖凡路絕箭鋒相挂照用同
時一句子函蓋乾坤一句子奔流度刃你有拄杖子
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
上堂今朝又是五月一大盡小盡數不出八臂那吒
沒奈何夜叉屈剎眼睛黑
師一日問僧云選佛得中得時如何僧無對師云一
字不著畫僧禮拜師云有甚交涉
端午上堂盡大地是藥信手拈來草文殊與普賢一
起復一倒當機解變通更問中峰老日中或飢或飽
夜後蚊蟲鴆蚤事事如意日日添煩惱有事不如

無事好

大名路臨濟祖無傳長老至上堂昔臨濟於黃檗棒
頭得旨便歸建立法幢自是六傳至汾陽皆道盛河
北二百年來南北間阻行脚師僧不過淮河正宗寂
寥一至於此今者風緣慶幸兒坐臨濟道場無傳和
尚不遠數千里而來正令風行生機電掣作苦海之
舟航起膏肓之良藥山僧見之不取思之千里不見
泉大道訪慈明明云片雲橫谷口游人何處來泉顧
視云夜來何處火燒山古人墳明云未更道泉遂
作虎聲明以坐晃撼一下泉推慈明就座明卻作虎

支那

寒隱禪師語錄卷二

上

聲泉云某甲參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師
云若論作家總未是在何也一人得其體而未得其
用一人得其用而未得其體如何敢解臨濟兒孫諸
德你若檢點得出非惟圖他古人舊話亦免今日鈍
置無傳和尚募拈拄杖卓一下云棒頭有眼明如日
要識真金火裏看

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屋
裏坐喝一喝云文殊普賢因甚在你腳跟下過
解夏上堂舉僧問九峰西天夏末多有得道果者未
審此間有也無峰云有僧云是什麼人峰云頭戴午

夜月脚踢黃金地師云西天此土不離寸步得道得果鳳縈金鎖我此一衆總不與麼不用修行也無功課九日中亦不虛過如今暑退涼生一任經行坐臥莫問祖師機緣總是野狐涎唾便是鵲眼龍睛也與從頭按過放出長沙老大蟲驚倒高山破窠墮重陽上堂中峰用處沒跡親道合寧論主與賓卻笑汾陽疆分別重陽九日菊華新

爲應氏夫人小參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并大地全露法王身有般漠聞得便道森羅萬象日月星辰樹木山川草芥人畜咸是如來妙圓真心又有

支那

支那語錄卷二

直

道卽見聞覺知之性而爲佛性語默動靜坐臥經行熱則乘涼寒則向火飢來喫飯困來打眠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無一絲豪增減無一絲豪隔礙如斯之輩盡是依草附木精靈與彼外道六師無有差別所以乾峰道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過始得驀拈拄杖云看看盡十方世界若凡若聖有情無情盡向山僧拄杖頭上七縱八橫各全妙用卓一下云於斯透得便見今辰孝男楊某追薦母親應氏夫人卽今與十方諸佛諸大菩薩同一見聞同一受用坐寶蓮華應微塵國化事已周所作皆辦其或未

然更看拄杖子滿身虛空現十八變爲汝證據復卓一下云百寶莊嚴無相身一超直入如來地復說偈云我觀如來真性海離名離相本空寂以悲願力度衆生莊嚴百寶爲淨土衆生根性卽不同於諸境界有差別丘陵坑坎或高下隨業示現諸惡趣發覺歸元一念頃衆生諸佛悉平等善哉應氏淨信女於此法門能信人如妙蓮華出於泥如淨琉璃含寶月雖處生灰隨世緣而於生灰如游戲靈光獨耀脫根塵本源自性如如佛佛身清淨如虛空或讚或毀不動搖我今無說亦無示聽者無聞亦無得一期佛事已

支那

支那語錄卷二

左

周圓回向無邊功德聚普願饒益諸有情同證如來寂滅樂

開爐上堂火爐頭話無賓主中峰一一爲君舉捏不成團擘不開貴似黃金賤如土放兩拋三是幾多五元來二十五

師一日云青州布衫重七斤古人道了也畢竟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時有僧出云東廊頭西廊下師云什麼處見趙州僧擬對師云棒上不成罷結夏上堂舉天平依和尚行腳時參西院常云莫道會佛法覓箇舉話人也無一日西院遙見召云從依

平舉頭西院云錯平行三兩步西院又云錯平近前
西院云適來者兩錯是西院錯上座錯平云從依錯
西院云錯平休去西院云且在者裏過夏待共上座
商量者兩錯平當時便行住後謂衆云我當初行脚
時被風吹到思明長老處連下兩錯更畱我過夏待
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發足南方去時早知道
錯了也雪竇頌云禪家流愛輕薄滿肚參來用不著
堪悲堪笑天平老卻謂當初悔行脚錯錯西院清風
頓銷鏐復云忽有箇衲僧出云錯雪竇錯何似天平
錯師云者一則公案叢林中商量者多決斷者少中

支那
源流

支那
源流

支那
源流

肇今日爲諸人新看一人監主自盜一人賣賊放賊
一人知而不首各與三十拄杖何也速則易改久則
難追

謝首座秉拂都寺齋上堂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
一言轉凡成聖楊岐和尚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
寧衲僧得一時如何益孟口向天者裏透得非但轉
凡成聖點鐵成金亦能與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提
持綱要荷負叢林其或未然同罷而食飯色有異
端午上堂好是中天中節當陽見不偏桃符縣壁上艾
虎挂門前理應羣機合心空萬境閒無人知此意令

我憶寒山

青苗會上堂雨澤應期秋成可望信知道一雨普霑
三草二木各遂其生一音演說大小根機各充其量
直得山前廖胡子無著歡喜處高聲唱道五臺山上
雲叅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利竿頭上煎餛飩子三箇胡
孫夜簸錢拈拄杖畫一畫云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
是妖怪

臨官州海圻行中書省會集教禪諸山往彼祈禱師
性座拈香云無今無古歷劫石以彌堅非色非空等
金剛之不壞以之扶顛持危則爲中流砥柱以之拯

支那
源流

支那
源流

支那
源流

溺濟世則爲苦海津梁惟茲海溢潰流痛使下民昏
墊銜石填海自憐精衛之愚立極戴山敢借巨鼇之
力伏願神力護持永息風濤之險民物生聚免罹魚
鼈之災螫神龍於九淵開沃壤於千里高者丘陵卑
者川澤各奠厥居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以俟萬世就
座問答罷乃云天無私益地無私載山河大地盡被
恩光四聖六凡咸資化力所以道一切世間諸所有
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清淨本然周徧法界良由衆
生業重情深故有陰陽失序風雨不時孽孽飛流日
月剝食山河崩決世界遷移近者鹽官水失故道沃

變化海波而去生民爲魚鼈之憂官僚士庶哀號祈禱諸山僧衆呪力加持精進感通當獲報應記得佛在世時有一毒龍佛勅五百尊者降之不得忽異方有一尊者至佛勅令降尊者彈指一下其龍便伏大衆佛世比丘神通一等因甚五百尊者降彼毒龍不得異方尊者卻乃降之畢竟論說在什麼處拈拄杖云於斯明得非惟百怪潛蹤于祥並集直得大海揚塵須彌起舞正與麼時畢竟功歸何處卓拄杖云若無砥柱中流力誰見泰山盤石安

師有時云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大海水在你鼻孔裏

笑隱禪師語錄卷一

笑隱禪師語錄卷一

六

須彌山在你領角邊一如底心在什麼處

解夏小參萬機不到百重千重一句全提七穿八穴萬里無寸草出門便是草瀏陽洞山前不邁邨後不迭店中峰明日解制今夜一采兩賽去也拈拄杖畫一畫云透過一字關撼碎三玄要狸奴白牯笑不休露柱燈籠皆踣跳因甚如此一家有事百家忙復舉瀉山示衆云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始得疎山出問云如何是不落聲色句瀉山豎起拂子疎山云此是落聲色句瀉山便歸方丈疎山不契遂辭香巖巖云何不但住疎山云某甲與和尚

無緣嚴云有何因緣不契試舉看疎山遂舉前話嚴云某甲有箇話疎山云道什麼嚴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疎山云元來此中有人乃囑香嚴云師兄向後有箇住處某甲卻來相見瀉山至晚問香嚴云問聲色話底矮閣黎在麼嚴云已去也瀉山云向子道什麼嚴云某甲亦曾對他來瀉山云試舉看嚴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瀉山云他道什麼嚴云他溪肯之瀉山失笑云將謂者矮子有長處元來只在者裏此子向後設有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師云衆中商量盡道瀉山用向上爪牙惜乎疎山失卻一隻眼

笑隱禪師語錄卷一

笑隱禪師語錄卷一

九

殊不知正是瀉山失卻一隻眼卻被疎山勘破中峰恁麼道諸人還甘麼

上堂禪人九夏居工夫徹不徹三際一刹那無解亦無結東西與南北當處盡超越袈裟裏白雲拄杖挑明月不纏凡聖行是名大休歇

笑隱禪師語錄卷之一

笑隱訥禪師語錄卷之二

門人 崇裕 等編

住大龍翔集慶寺語錄

天曆二年二月初三日入寺拈公疏示衆云一竿竹
建精藍隨心具足八十頃布金地當處圓成今日諸
官欽奉 聖旨吳疏敦請開山最初一句如何剖露
金輪統御三千界王曆延洪億萬春
指法座云抹過此土西天坐斷千差萬別就下平高
看孔著楔陞座拈香云此香全體全用胚臍大化之
初至貴至尊秀發九天之上價重甄叔迦寶方勝優

笑隱訥

禪師語錄卷二

二

盜羅華與物爲春布陽和於大地應時現瑞開壽域
於八荒燕向寶爐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
萬歲萬萬歲陛下欽願乾元立極景星耀而泰階平
天曆在躬聖人作而萬物觀與天齊壽萬國來賓遂
就座上首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第
一義諦明如果日寬若太虛萬彙森然纖塵不立明
今舉古無非節外生枝立主立賓何異虛空釘橛然
聖旨建寺諸官臨筵不可以恁麼休去還有共相激
揚底麼問答罷乃云釋迦世尊捨金輪而登佛位今
上皇帝從佛位而御金輪收攝三千刹海於一印中

具足八萬法門於一豪上如華嚴會上菩薩得無盡

福德藏解脫門於一器中出生種種美味飲食又於
衆會仰觀空中而雨種種珍寶隨衆生心悉令滿足
然後得其寶者盡證法門食其味者咸成妙道無一
塵而不具足佛事無一法而不圓滿正宗卽今崇建
寶坊闡揚法施者天音樂不鼓自鳴梵唄詠歌自然
敷奏十方菩薩咸集道場八部天龍同伸慶讚還有
不歷化城徑登寶所者麼擊拂子云四海已歸皇化
裏時清休唱太平歌復舉世尊與衆行次以手指地
云此處空建梵剎時天帝釋將一竿竹插地上云建

笑隱訥

禪師語錄卷二

二

梵剎竟世尊微笑師云帝釋爲三十三天之主雖則
一期施設其奈理事未備今上皇帝以興龍潛邸改
創梵宮復命禪宗發揚向上宗旨與天帝釋所成功
德何啻百千萬億倍縱使虛空爲口讚歎莫窮臣僧
借水獻華輒成一頌丈六金身一莖草瑠璃殿恰
相當交羅帝網山河景旋繞須彌日月光華雨晝飄
龍座暖天風時送御爐香臣僧共仰恩光近五色祥
雲擁帝傍

挂立寺額示衆云金輪天子之敕帝釋梵王之宮金
榜昭回雲漢銀鈎盤屈蛟龍朝夕百靈拱護人天萬

福攸同社稷山河鞏固天曆永保帝躬江南諸道行
御史臺欽奉聖旨以集慶路典龍潛邸改建大龍翔
集慶寺今辰挂立敕賜牌額住持臣僧某望闕謝恩
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歲萬歲欽惟陛下聖
哲生知神武天縱臨馭八極察民物之微情埽蕩羣
兇復祖宗之正統故自卽位荐降休祥海水不溢而
百川安流歲時告豐而五穀大熟至若光武復漢猶
崇赤伏之符肅宗保唐尙刻中興之頌皆誇一時之
虛美未有今日之聖明爰作蓮宮開八荒之壽域載
揚竺典壯萬世之丕圖用荅神庥以祈民福臣僧旣

支那

支那

三

已對衆敷揚復進一偈天上寶書新雨露金陵潛邸
舊江山九重閭闔香雲近對越天威只尺間
開佛光明示衆云體虛常焰現毘盧頂後神光妙應
無私開舜若身中正眼密覆千華羅網光生七寶金
山九重之尊貴難名萬德之莊嚴莫及而憫物願溪
利生情急示同居土隱尊特軀一身變現百千萬億
應身八十相好塵塵具足一目普攝八萬四千寶目
八百功德法法圓通恢恢焉有願皆從見見焉無幽
不燭且道今日因甚卻要重新點眼於斯明得便見
欽奉聖旨鑄造佛像圓成堂官慶讚皇恩佛恩報畢

倘或未明更看山僧筆頭點出頂門正眼明如日觀
面當機見得親正法萬年宣聖化山河國土現全身
謝膽巴完卜上師上堂大覺世尊菩提場中始成正
覺便指娑婆穢土卽是華藏世界凡夫無明卽是根
本大智而衆生根器狹劣不能直下洞明復向鹿野
苑中方等會上四十九年隨機演說或偏或圓或顯
或密種種
逗到人般涅槃復以正法
付囑王臣流通宣教故我今上皇帝乘佛願力示現
王宮主持世界利益有情仍以潛邸崇建寶坊特命
完卜上師遠來慶贊爲佛法之津梁作人天之眼目

支那

支那

四

如優曇鉢華千載一遇前日合堂官條諸山僧衆勸
請放祕密戒可謂奇哉奇哉希有希有只如須菩提
巖中燕坐空中雨華贊歎尊者問云雨華贊歎復是
何人荅云我是梵天尊者云汝云何贊歎天云我重
尊者說般若波羅蜜多故雨華贊歎尊者云我於般
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贊歎天云尊者無說我乃無
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波羅蜜多又雨華贊歎大
衆須菩提尊者說般若波羅蜜多是顯耶是密耶與
完卜上師是同耶異耶非同耶非異耶葛拈拄杖卓
一下云一句渾侖無向背日輪當午八方明

朝廷降給齋糧併請監寺典座上堂我本無心有所
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楊岐金剛圈十分光彩東
山鐵酸餒百味臭足若是知恩報恩不妨大家受用
且道受用箇什麼幾片白雲橫谷口數聲寒雁起滄
洲令人苦憶寒山子紅葉蘄崖何處秋

請首座提點兼謝吉祥崇欽二長老上堂壁開泰寧
巨靈謗逞其威百步穿楊白基未爲中的所以接雲
門嗣雪峰指臨濟參黃檗睦州眼裏無筋拽耙牽犁
種田博飯楊岐腕頭欠力龍翔尋常不敢輕意用人
不及用時以一當百如漢高不善將兵而善將將非

文那

笑隱禪師語錄卷二

五

惟綱紀叢林要作後來榜樣更有難弟難兄來往更
酬迭唱不妨打鳳與羅龍龜毛結網三千丈

浴佛上堂今朝四月八日天下叢林悉皆浴佛只如
無邊身菩薩以竹杖量世尊頂丈六了又丈六量至
梵天不見世尊頂相正與麼時且作麼生浴直得長
于塔踔跳上非非想天撞倒百億須彌山掀翻無邊
香水海杜順和尚歡喜踊躍說偈讚歎懷州牛鼻禾
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釋迦老子被
他鷲頭一杓隱身無地諸人隨例浴佛則不無且道
杓柄長多少喝一喝

上堂舉臨濟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
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云如
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牀搗住其僧擬議濟以手拓
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師云兩鋒
相直者不虛發由基之箭斲堊而不變者始可運郢
人之斤臨濟尋常氣宇如王卻作小厮兒戲幾乎法
道遇大風而止龍翔今日作灰馬醫無位真人築著
蓋著證據將來依然是錯且道是臨濟錯龍翔錯從
教天下人卜度

文那

笑隱禪師語錄卷二

六

一日有僧來參師云豎拂拈槌古佛榜樣擎杖舞劍

列祖條章衲僧門下一句作麼生道僧珍重便行師
云不消一劄

爲奉聖滅菴和尚引坐傳佛心宗不是細事荷擔大
法須得其人所以首山風穴單丁草屋住三十年而
法道之盛過於萬指千礎後來真淨和尚又道先師
在黃檗衆不滿百而明眼輩幾半今雖三倍當時纔
一兩人而已可謂千兵易得一將難求今日奉聖專
使來請第一座住山畱之則孤彼來意放行則此衆
失依諸人還定當得麼若定當得便見靈山會上千
葉騰芳少室峰前一枝獨秀如或未然更聽拄杖子

通箇消息卓一下云銀山鐵壁無回互草偃風行得自由復舉楊岐在九峰受請下座九峰勤和尚把住云且喜得箇同參岐云同參底事作麼生峰云九峰牽犁楊岐拽耙岐云正與麼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峰擬議岐拓開云將謂同參元來不是師云楊岐九峰墳笮迭奏今古罕聞龍翔今日對衆舉揚貴要大

家知有且道知有箇什麼祖翁田地無多子努力同心兩弟兄

上堂龍翔孟八郎惡辣難近傍佛祖也潛蹤從教人起謗雲門扇子跳上天趙州胡蘆挂壁上寒山掃地

笑隱歸隱錄卷三

七

接豐干卻是南嶽讓和尚

百丈和尚朝覲回上堂一扭鼻頭痛一喝雙耳聾黃金不重鑛獨坐大雄峰佛智先師將百丈祖師活計一時併蕩賴有東陽法弟向九重城裏萬乘之前全壁而歸致令山僧均受光寵今日不敢囊藏對衆明

明顯示諸人要識祖師麼拈拄杖擲下云西天此土無人識五百生前箇野狐

金山長谿和尚遺書至上堂大法既微賴恢宏於堪忍界內幻身雖沒當鼓舞於寂滅海中臨濟道不得滅吾正法眼藏大覺道我要付與一隻箭良由弘法

心重愍物情淡故有落草之譚諸人還見金山垂手處麼鐵船無底蹋翻去依舊東山水上行

文宗皇帝聖忌滿散藏經上堂尊而無上高超象帝之先貴不可名坐斷毘盧之頂其體之大則容攝十虛其用之廣則包括萬類如月涵衆水無分淨穢之殊春在百華不見正偏之相妙有不有真空不空所以道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蒙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中於斯見得便見文宗皇帝昔從佛地示現王宮撫治邦家又安宗社化導已周復歸佛位寂然不動智普應於十方

笑隱歸隱錄卷三

八

廊爾無私化已周於沙界臣僧與麼讚揚且道還昇聖意也無良久云優盃天香吹不斷又從兜率下閻浮復說偈云佛心覺焰妙無遺包括乾坤轉化樞日應萬機常歷歷那伽大定自如如三千剎海毘盧藏百億山河帝網珠惟願不忘悲智力重開慧日焰昏衢

前堂首座赴保寧請上堂開無明華結三毒果魔王惡孽現前驅耕夫牛奪飢人食白拈手段尤高所以百丈再參馬祖震威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之不覺吐舌始知大機大用不假師承鉗鎚妙密屬乎

當人如我仲方法弟先師之所敬畏頃辭海上名藍
屈爲山中表率茲奉丞相鈞命往赴保寧之請所謂
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鎔凡鍛聖烹金爐耀古騰
今打鳳羅龍龜毛網漫天市地直得無路可行無門
可入山僧爲汝諸人作箇方便拈拄杖擲下云喪身
失命知多少照顧南山驚鼻蛇

佛智和尚忌拈香者一著子不從人得豈假師傳雖
是久從此老且無絲毫交涉二十年前空手把鋤頭
步行騎水牛二十年後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休
休鳳棲不在梧桐樹一度西風一度愁

文那

笑隱禪師語錄卷二

九

上堂拈華微笑彩奔觀家斷臂安心漏逗不少汝諸
人分上又作麼生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靈隱獨孤和尚遺書至上堂靈機絕待不涉去來妙
用無方寧存軌則大梅聞鼴鼠聲埋沒自己普化索
木直稜誰惑他人爭如我靈隱和尚隨緣施設不墮
功助七十四年光前絕後直得飛來峯起舞吟泉亭
踣跳諸人還見此老涅槃後大人相麼落落橫身三
界外堂堂獨步劫空前

達磨祖師忌拈香八百年前向者裏落節卻贏得一
著八百年後向者裏拔本卻輸了一著且道是那

著一任天下衲僧貳刺

謝頭首上堂看看臘月二十五雲門一曲憑誰委打
鼓當陽普請看萬象森羅齊起舞西序叢林喜得人
冲霄鸞鳳看高舉進退威儀揖讓時就中一喝分賓
主且道那箇是賓那箇是主喝一喝甜瓜徹蒂甜苦
瓜連根苦

除夜小參星馳電急物換時移大威德殿麻吟刺與
天帝釋巡行世界蹉脚蹋翻香水海大地平沈止當
新舊歲君交承之際不覺手忙脚亂舜若多神出來
唱言蘇嚕悉唎唎悉唎蘇嚕諸人還會麼卓拄杖云意

文那

笑隱禪師語錄卷三

十

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藉四時推復舉雲門示衆云
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拈燈籠向
佛殿裏將山門來燈籠上師云大無外小無內寒堅
填溝泥團土塊倒騎佛殿出山門露柱燈籠俱不會
上堂狸奴白牯笑相逢報道新年喜氣濃五鳳樓前
聽王漏須彌頂上擊金鐘

上堂近日堂中清衆染患諷誦禱祈悉皆平復只如
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作麼生透有般漢問得便道
嘉州大像耳聾陝府鐵牛白癩兩箇病痛一般咄哉
漆桶不快且喜沒交涉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旃

檀樓閣白牛車曉日光籠五色霞誰向東風歌一曲
御園開徧牡丹華

師室中常舉百丈野狐話問僧對者多不契一日自
云百丈野狐野狐百丈埋作一坑伏惟尚享

上堂金雞頻號運天上之風雷王燭調元布人間之
雨露而沙門釋子特免差徭蓋是夙承佛記令法久
住所以前日山中進退兩序亦欲各効乃職同轉願
輪掀翻龍藏凡聖不居拈起金槌佛祖乞命如香林
之侍雲門楊岐之佐慈明以之續佛慧命以之荷負
叢林如斯保任未足酬恩不見道功石有消日君恩

笑隱師語錄卷二

上

七

無盡時

上堂舉長沙岑禪師與仰山翫月次仰山云人人有
者箇事只是用不得岑云恰是倩汝用仰山云作麼
生用長沙與一蹋蹋倒仰山云直下似箇大蟲師云
一人開闢延敵一人埋兵掉鬪若是者箇事總未夢
見在

聖恩滿散藏經上堂釋迦如來爲一大事因緣出現
於世四十九年宣揚正法化導羣生至法華會上爲
諸弟子授記作佛始暢本懷然後入般涅槃示化儀
之有終也如我文宗皇帝來佛願輪續皇正統靈樞

密運廓清魔孽之封疆寶印全提紹正祖宗之神聖
屢推養讓廣布仁慈宰輔効忠建大功於伊呂嗣皇
繼聖臻至治於唐虞人表歸仁萬邦樂業而奄棄臣
民復歸佛位皇太后遣使頒降金帛看聞大藏經文
上資聖駕佛化王化功歸一揆金輪法輪同轉道樞
於一豪端現寶王刹當處闡成破一微塵出大經卷
稱性演說其見色也頭頭彌勒其聞聲也處處觀音
文殊於無差別智現有差別身普賢於有差別境入
無差別定刹刹自然正受塵塵法爾禪那何處不成
等正覺何處不轉大法輪何處非化導羣生何處非

笑隱師語錄卷二

上

七

入般涅槃又何福不臻何恩不報如斯提唱猶是敘
乘展演之譚只如不落玄妙機關一句如何剖露良
久云先皇功業垂無極聖子神孫億萬年復舉東印
土國王請般若多羅尊者齋次王問云衆僧看經尊
者緣何不看尊者云貧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
萬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師頌
云是經常轉百千卷越聖超凡亙古今阿闍自便丹
鳳宿澄潭豈怖臥龍吟江河淮濟同歸海銀鉤餅盤
共一金縱有虛空廣長舌宣揚不盡聖恩淡
冬至小參晷運推移日用親全功不借妙通神石牛

長吼天邊月鐵樹重開劫外春寶鏡當臺含有象太
阿出匣淨無塵掃除佛祖間途轍始靜歸家穩坐人
雖然只如洞山道有一物上挂天下挂地黑似漆常
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麼處諸人作麼生
商量若也道得非惟豁開正眼光耀乾坤亦乃截斷
衆流不存涓滴如或未然卓拄杖云急著眼看復舉
慈明揭勝堂前復題其右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
中首座一見便云和尚今晚放參師云衆中盡作奇
特商量其奈傍觀者晒龍翔則不然慈明如蟲禦木
首座偶爾成文崑崙來處無涓滴流出黃河九曲渾

支那

卷三

上

謝首座秉拂上堂舉大慧和尚在雲居圓悟會中作
首座冬夜秉拂昭覺元禪師出問肩間挂劍時如何
大慧云血濺梵天師云奇哉奇哉一千七百人善知
識生氣凜然誰知二百年後金陵城中再逢作者如
獅子筋琴一奏則衆絃皆絕如塗毒鼓一擊則聞者
皆喪我此一衆親近承事勿生疲狀各隨根機成就
法器雖然有際天之雲濤可容吞舟之魚有九萬里
之風可負垂天之翼

一日衆僧參次師云鐘鳴鼓響爲汝發機露柱燈籠
爲汝作證因甚來者裏聽人處分僧無語師云老僧

罪過

除夜小參山林城市寂寂何分世出世間聖凡不二
所以道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茲山官寺先帝潛
宮雖兩子於此安禪而官貴往來襍遯前日講習賀
正朝儀規行矩步無非佩玉腰金武畧文韜總是麒
麟解薦又見贊華簇錦發揚出格風光鬼面神頭展
演當行旂鼓直得張公啤酒李公醉鍾馗解舞十八
拍金雞唱曉石女游春卽事全真開舜若身中活眼
借功明位現毘盧頂後神光一一益色騎聲一一超
今過古正與麼時如何是不涉見聞一句無自仙人

支那

卷三

古

能端骨關市相逢把手驚復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師頌
云趙州七斤衫未舉先勘破休論重與輕且喜冬寒
過

元旦上堂金剛正體露堂堂萬象森羅般若光泯去
來機趣當念無陰陽地理全彰木雞報曉曉溪巷石
女迎春出洞房共喜龍河多瑞氣天風時送御爐香
育王石室和尚至上堂金欄傳外倒卻利竿祖禍不
了九峰牽犁楊岐拽耙殃及兒孫逗到今日戶破家
殘更是不堪拈掇賴有育王法弟布漫天網魚龍鰕

聖齊收押金剛王佛祖人天乞命起妙喜已隆之宗
承先師最後之託龍翔只得倒退三舍何也正法眼
藏暗驅滅少林的髓付神光

上堂入夏已半月爲問寒山子天台不歸去頭白紅
塵裏頗有同道人相伴爲知己文殊踏虎頭普賢收
虎尾佛法忽現前不用生歡喜洗面授普賢元是自
家底

東林古智和尚遺書至上堂拈兔角杖敲出佛祖骨
髓握吹毛劍掃蕩今古葛藤隨行道箇聽本後句烜
赫虛空如臨濟滅卻正法眼得三聖直下水當盤山

無見

笑隱師語錄卷一

五

告衆索傳真普化獨解翻筋斗龍扇與麼道憶衆中
莫有換手捥胸者麼擊拂子云寥寥大地無知己不
聽遺音空絕絃

結制小參行腳高士出一叢林入一保社放下袱子
如放下一座須彌山不肯造次况四來兄弟同此安
居莫非宿緣明日結制今夜小參謂之家教如家裏
人說家裏話心心相照眼眼相對一點外來也將不
得須要如實而說如實而行方爲相應每見近時宗
師教人提箇話頭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又教人看僧
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使其朝參暮參

疑來疑去謂之大疑必有大悟雖是一期善巧方便
其奈愈添障礙以故愚癡之輩一丁不識竊吾形服
經教不知戒律不守問著百無所能但道我請益善
知識舉箇話頭口裏誦心裏想如三家邸裏學堂教
小兒子念上大人相似眼醒記得睡著忘了或用心
太過愈疑愈亂遂至失心顛狂或妄生卜度胡言亂
語誰嚇無知或癡癡兀兀黑山下鬼窟裏淹過一生
直至頭白齒黃眼光落地不得纖毫之力殊不知如
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又佛說才有
所執謂之計著便墮常見若總無心謂之自然墮在

無見

笑隱師語錄卷一

六

斷見故外道六師爲佛所訶作止任滅目爲四病正
謂此也吾今教汝直下知歸當頭領略汝即今自己
昭昭靈靈了了常知底與空劫那畔未有人物世界
已前一段廣大光明會無少異只爲瞥起一念便有
三界二十五有輪轉升沈無休無息如今將此一念
回光反照湛如止水空若明珠常覺不昧寂而常照
照而常寂至於出處入生捨身受身去來自在如游
園觀或示三十二應如觀音大士或現千百億身如
釋迦世尊至如聲聞悟四諦法緣覺悟十二因緣菩
薩修六度萬行佛住等覺妙覺皆不離此一念回光

反照之效也一大藏教橫說豎說西天此土諸大祖
師天下老和尚行棒行喝種種方便無非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幾曾教你別起疑情自生障礙山僧與麼
告報不妨直截但如是體究如是承當親到發真歸
元之地則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而成佛無疑矣雖然
忽有箇出來道者裏是什麼所在說心說性說長說
短拽下禪牀痛打一頓也怪他不得如或未然密把
鴛鴦閒繡出金鍼終不與人看
一日有僧來參師以手指云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從
你腳跟下過去了也僧顧視左右師即喝出

法苑珠林

笑隱禪師語錄卷三

七

上堂妙喜祖聞圓悟舉熏風自南來數閣生微涼忽
然大悟且道悟箇什麼臨濟破夏上黃檗中途疑著
卻回終夏又疑箇什麼我此一眾箇箇氣宇如王誰
肯咍人殘羹餽飯雖然也須是腳踞實地始得
謝書記藏主侍者上堂臨濟三玄三要指鹿爲馬黃
龍佛手驢腳喚金作鎗一大藏教是切脚三千利海
一浮漚吾孤負汝孤負吾劍去已遠刻舟吳求休
休青山歸未得又過一年秋

聖忌滿散藏經上堂掀翻寶藏不涉言詮頓悟經王
縛拘文字所以道在聖同聖在凡同凡在天同天在

人同人塵塵爾剎爾念念爾不動纖毫修證心一
迢直人如來地諸人若能如是披閱方可上承文宗
皇帝神御頤覽劇覺妙場遊戲大華藏海住佛境界
同佛受用或示千百億身四聖六凡羣機齊赴或現
三十二應河沙國土妙用全彰如是則祐我邦家福
我黎庶功高莫報恩大難酬正與麼時且追藏一句
作麼生道良久云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佛功
德復舉梁武帝請傳大士講經揮尺一下便下座師
云法蓮龍象聽全提大士何煩按尺揮真俗混融猶
有化君臣道合白無爲風吹日炙見虛藏鵲噪鴉鳴

法苑珠林

笑隱禪師語錄卷三

七

諸佛後三會龍華齊謁仰人間天上幾時歸
徑山元叟和尚遺書至上堂昔妙喜祖到蔣山應菴
和尚上堂云天下具大眼目尊宿惟法叔一人而已
今我徑山法叔再世妙喜也小侄曾聞于朝請爲茲
寺開山而未果所願遺書忽臨如親象駕之至堂堂
正體儼金錫之橫肩琅琅法音聞虛空之振鐸四衆
攀戀不勝哀感既是生歿無間未免賓主相見去也
傳家只箇金剛王雷與兒孫作標格

達磨忌拈香東土西乾無授受一華五葉自芬披兒
孫豈敢忘宗祖只要家風似舊時願衆云達磨大師

來也大衆同伸三拜

冬至上堂羣陰剝盡一陽復生四時運行萬物資始
直得護龍河上化日舒長觀稼亭前祥雲五色城市
笙歌鼎沸士女遊觀山堂鐘鼓淡沈衲僧淨寂真諦
信諦不二佛法世法混融所以道知一切法卽心自
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

謝首座秉拂都寺齋上堂問一答十問十答百當陽
突出須彌盧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信口敲破鐵酸餡
一句三玄一玄三要千牛拽不回先照後用先用後
照後鶴趣不及離四句絕百非則不問如何是摩訶

法華

笑隱禪師語錄卷三

九

行法卓拄杖下座

上堂摩竭掩室拂跡跡生毘耶社詞離文喪德何况
據曲草木豈兩片皮如以五采繪畫虛空徒自勞爾
山僧尋常不陞此座貴在信心相親而道場豐安二
法弟來訪勸請爲衆敷揚記得大客訓禪師訪實性
大師實性以右手拈拄杖過左邊云此事若非夫客
師兄也大難委悉諸德看他得底人直是不肯容易
動著所以長慶道潛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
且喚什麼作參學事擊拂子云羚羊挂角千峰外更
有羚羊在上頭

笑隱禪師語錄卷之二

笑隱禪師語錄卷之三

門人 廷俊 等編

眞贊

觀音大士三

門門證圓通法法無差別文殊擇法眼云何示優劣
如城之四門中道乃徑捷又如百川流大海悉融攝
是故觀世音日用常三昧根塵識和合世間相無礙
盡空諸所有亦不壞三界隨其所應度說法示慈愛
心地諸種子大小各不同時至雨露滋發生均化工
幻師一豪端幻相三十二而彼諸應身卽我自心是

法華

笑隱禪師語錄卷三

一

觀心而觀相心相俱寂滅稽首常現前證我如是說
耳於六根功獨超勝况不耳聞反聞自性前塵起滅
自性不動以不動故諸根互用譬之大將遇變出奇
金鼓旂鎧錯置逆施稽首大士證此三昧爲我後人
委曲垂誨三十二應十四無畏隨感而通分身異類
如天元氣四時運行萬物芸芸莫知其生我觀画師
豪端游戲卽是神通現相不二我眼見像如聽法說
心精遺聞均一解脫心佛衆生同證無礙不立一法
名觀自在

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寧非方便借功明位聞盡覺空

頭頭合妙用而常寂寂而常照如鏡照像如谷答響
非色非聲非促非廣分身國土處處圓通鷹巢蚌腹
月景春容我贊我禮萬象發機水鳥演說林木流輝
洗我根塵常光三昧願我成佛空衆生界

繡觀音童女相二

金鍼密密王纖纖華鈿雲鬟翠欲添三界漂流溪似
海與誰攜手夜明簾

金鍼映日發天葩王綫風前整復斜共喜慈容開月
面誰知春色在儂家

金剛經書觀音像

支那

笑隱禪師語錄卷三

二

識得金剛體自如空萃結果彊塗糊離蟲設費三年
楮游蛭空縈九曲珠大士塵塵三昧力衆生念念剎
那殊願輪拂盡河沙劫誰道天衣重六銖

提魚籃像

垢面蓬頭垂鬢脚淡情不遣旁人覺籃裏金鱗不直
錢寒裳特地呈瓔珞恨殺擡頭睨過多萬里江天雲
漠漠

草衣文殊

草衣披體髮毵毵不識前三與後三鈍置毘耶師子
座天華如雨兩忘譚

拈玻璃問無著老用盡赤心著草衣向呂惠卿打失
隻眼助揚上佛古風規也是逼人供歎欲百億毛頭
師子不用施呈二十五位圓通何勞分揀甘心貶向
鐵圍山南泉門戶如天遠

維摩居士

大雄出世衆聖輔之敲唱雙舉啐啄同時如雷轟而
蟄動龍躍而雲隨所以淨名不起于座搏妙喜世界
如陶家輪非凡非聖全俗全真取飯香土借座燈王
一激一揚其道愈光既非法爾如然何有神通之妙
若論不二法門向上更有一竅

支那

笑隱禪師語錄卷三

三

十六應真

稽首十六大開士天上人間恣游戲龍孟虎錫千萬
里白雲在大天在水變現種種諸三昧何似山僧百
不會飢來喫飯飽餉餉神通只有者一解

達磨祖師

在彼中大篤生聖人大法之統是承是遵如時在春
如雨潤物如月之明如日之出解駁羣冥照無偏虧
六宗孔熾闢之以詞顧瞻神州有大乘罷十萬西來
不我退棄亦有經論百家之師豈不臻與道人多岐
壁觀耽耽不顯神異大法之傳待授之罷立雪有徒

斷臂而前咨爾得髓可以比肩五葉一華化周三極
拜手頌言以贊以式

三遭獻別者不若全璧而歸投竿汗池者寧識五十
之糖故一葦絕江去梁游魏然假其物反其主負其
命者歟無悔分髓分皮餘波末派遣吳萬年彌天之
罪古德有言師心兮戴

航海而來游梁歷魏悽悽無地容身覓甚大乘根器
人離鄉賤物離鄉貴有利無利不離行市賴有末上
一機借人鼻孔出氣隻履翩翩歸去來從此虛名滿
大地

支那

笑隱禪師語錄卷三

四

六祖大師

菩提無樹皮穿骨露明鏡非臺確嘴準開一相三昧
一行三昧夾截虛空重增障礙一華流五葉之芳四
海疏曹谿之派王綫金鍼不見蹤空畱古錦令人愛
黃檗禪師

宗門有大機一喝怒雷威耳聾既無及吐舌亦奚爲
泰率壁開分孰識巨靈之斧鑿鴻濛忽判分徒驚元
氣之淋漓賴逢臨濟小斯兒痛拂六十如蒿枝宣宗
薦被欄腮掌裴相親遭膈後捷所以金聲王振千載
之下龍驤虎驟百世之師寶所化城元不住當觀密

室爛如泥

風穴禪師

柴肩槁項骨露額鐵單丁草屋免被人嫌對廓侍者
臂破三玄鬼窟活計向汝州牧誇張鋪席誑嚇閭閻
咄哉黃面刺子鈍置役人臨濟法道遇風而止識不
虛占如此繼紹祖位畢竟是何種草苦瓠連根苦甜
瓜徹蒂甜

首山禪師

日輪午後全身現偏在春風百草頭描不成兮画不
就楚王城畔水東流

支那

笑隱禪師語錄卷三

五

汾陽禪師

高莫逾於天厚莫逾於地以天地而喻道高厚有所
未至荷擔此道夫豈細事矧茲重器繼佛祖位倚歟
汾州法中鳳麟如彼重昏照世日輪三玄戈甲五位
君臣妙得其機七十一人搏取大千藏於一塵一塵
不立剩卻法身阿呵呵見也麼萬象明明該不得重
陽九日菊華新

徑山佛智先師爲靜隱菴主贊

釣鯨鯢者不矜於鰕蟹擒虎兇者何有於犬羊故慈
明接黃龍而諸子盡廢闢悟得妙喜而其道益昌稽

首我師五坐道場辯說無礙雷雨八荒安若種族羽
嘉鳳凰眼明獨許阿那律靜隱菴中一炷香

又爲楊岐昕長老贊

有院不會住有話不會舉甘墮野狐身錯答一轉語
分臨濟三玄要半合半開拈仰山四藤條或實或主
凌霄峰頭雲梅華洲上土付與禪窠兒合火相聲聲
踢出楊岐三腳驢敲殺南山白額虎

上竺湛堂法師像爲大雄天紀常講主贊

屠龍烹鯨者非圖果腹而食追風捕景者不與爭道
而馳非疑世以駭俗固小大之異宏觀師之接經赴

吳德神師語錄卷三

六

名天澤淋漓窮玄肆辯佛海渺淵故東南麟龍咸願
進籌而入室京輔耆宿何止折角而交綏况行道觀
夫時說法善其機支遁購沃洲以千金豈如吾土而
吾有辯才棄天竺而復反孰若忘去而忘歸向春時
昔莫報所知粉繪風生翹想雨華之會銀河瀉浪空
瞻斗柄之垂天闕千載嗚呼噫嘻

仰山了堂和尚像爲瑞州眞南山長老贊

叢林楷模古德風度圓鑑待之雲門靈樹已字堂前
父子激揚凌霄峰頭主賓交互華肇臨濟三玄要指
出巖頭末後句一味謗佛謗祖不問西天此土誰道

入滅闍維無數舍利堅固更是傳家不乏人驛驢要
試追風步

中峰和尚像二

叢林以五山稱雄師則力辭其聘末習以言說相尚
師則示之實證力救時弊埽空禪病疏萬派於同源
會三宗於一鏡解使臨濟白拈莫辯蹤由破蕩高峰
活計更無少剩然假物者歸其主殺人者負其命氣
類相感土泉破鏡蒙髮無差一印印定繪之五采錦
覆淫奔我作贊詞虛空安柄

有妙喜之波瀾而不住凌霄峰有圓悟之福慧而不

吳德神師語錄卷三

七

對延和殿然萬衲趨風豈止千七百之圍繞金襴兩
賜寵逾中使之名見正體絕偏圓虛空無背面月景
春容處處同留與人間作方便

斷崖和尚像

短衣勃率寒涕垂頰不纏凡聖賣俏放癡或關接透
活路藕絲牽動須彌大地平沈處處空粉碎時非語
非默不落斷崖之句或嘔或喜全施陷虎之機三千
里外有知己大唐國裏無禪師

徑山曇芳和尚像

河漢流天匪舟楫之能濟麟鳳在野豈網羅之可羈

故山林可傲於鐘鼎以道德爲之著龜錫號既同卽
圖悟際中興之主佳名適合如南陽稱一國之師大
江以南鐘山之唾涌五天之樓觀陶萬化於紺鏡功
成不居委之若遺惟茲凌霄之獨步益有吾祖之遺
規亦將風動羣公求駿骨於月窟雲屯萬納期鯢化
於天池也

慈化昱長老像

福德具足法之棟梁願力堅固世之津梁峻饒捷出
應變無方如覆水建瓴而下轉九千仞之岡豈造物
欲試其設施成彼百鍊之剛故化煨燼爲金碧起萬

文那

文那

八

間之積廢愈熾而愈昌有陣堂堂有量汪江卒而過
之烈日秋霜搆不及處石火電光繪之五采我作贊
章刻舟求劍匪愚則狂緊爾後人瞻仰勿忘

法寧寺明東巖法師像其徒淨練江求贊

威可以服衆不若退而使人之懷思辯可以折人不
若默而使物之自信食其實者不玩其華圖其遠者
不屑於近所以公雖匡徒不足盡其設施行道不足
廣其令聞悟經王一喝猶疾雷破山析法相四門若
餘地游刃至若纘天台之隆緒起雲集之遺講妙斲
無痕潛機獨運我不識公及聞遺訓至今琴川山水

揮潤兄有箕裘付克家驂騑墮地看神駿

黃龍靜山和尚像

誠孚于物量充乎器偉哉慧明克家父矣章清起廢
靜而常用不謬仰山之同名生友一如已驗紙衣之
再世莫窺其矣寒泉無波或玩其華春嶽崇麗倏而
白刃無前誰敢三關掉臂虎逝龍公山澤空風雲凜
凜猶生氣

南呂院益院端山主像

疎犀電出嶺頭春融臨事能斷破竹莫禦明理而解
建瓴無窮幾用類遠錄公接授子續大陽之派家法

文那

文那

九

如鄒山主得白雲嗣楊岐之宗至於關境瘳成萬金
產化瓦礫爲夜摩宮淨行冰雪壽考喬松槐我百城
煙水倦德雲不下妙高峰

無錫崇德寺主像

屹若雲凝肅然鳳翥一壑高風五湖襟度雖不出游
而龍象來參不事交接而名公蟄慕譬之寒泉古井
其味愈甘美王在山光華外者我不識公贊之縑素
筆雨何時一笑同側聽辯瀉銀河注

前香嚴長老太虛法弟像

湖堤雖貴不如荆山之璞爲棟爲梁不若喬松之臥

整故仲靈覺範匡徒無萬指千礎而任重致遠猶江海之與山嶽吾太虛之超軼與二翁而抗衡背觸竹篋散晴空之白雨金剛寶劍轟蟄戶之雷霆方披衣而得座俄堅臥而掩扇予歧望之衆所待先師門戶令如水要學楊岐九峰老拽耙牽犁過此生

前住撫州永安東麓和尚像

雅度汪汪橫機莫莫中峰正傳韶音九成南州克家祥麟一角寵承綸音光昭故里山川據坐永安幻出五天樓閣金剛寶劍當面揮知音誰是張天覺目光如月雪眉淡凜凜清風動丘壑

又那

笑隱師師錄卷三

僧吉泰畫其師刺失八像求贊

音通五竺裔出西涼壽室預上師密記黃衣染九重天香持呪降魔傳不空之祕密搖鈴入市效普化之佯狂混融真俗空諸有家世源源法派長

藏山寺福長老像

地湧醴泉不如稻梁之適用天垂慶雲孰若雨露之濡滋故公之務其本而不求其末究諸實而不玩乎辭淨土兼修獨得永明之旨金鐸一振重明普化之機萬象森羅聽號令千年祖道賴綱維休論幻住分皮髓稽首優曇第一枝

臨江靈峰寺通智大師像具孫玄首座求贊

採正方荆山求木入鄧林吾宗優曇華榮榮雲岑王泉派出南泉會百川同歸于海竺土心傳東土鎔衆羅而爲一金神劍變化今空室斗牛之氣靈犀出沒分執淵倉海之深隱吁嚟斯人往矣徒勞我心園應室中雪曲音調高誰和淡絃琴至今靈塔清江潯時聞風雨蛟龍吟

信南海像 制佛習

說拍盲禪得無師智解使臨濟白拈慣用南山驚鼻只因行脚欠逢人錯會百丈下堂句從茲大庾嶺頭

又那

笑隱師師錄卷三

歸相與相牽落窻懸同條生不同條歟誰是難兄誰是難弟有徒面像拜吾前病世竟憊沒迴避當如土泉破鏡之臺樓其窟穴勸其師類一十年後爲汝出氣受業永時寺開山和尚像

虎齒電眸冠冠崎嶇東寺風規趙州輩行奮除瓦礫爲夜摩之宮坐勸安津於西江之上至若家法不墜有白雲受業於茶陵佛堂放光與古泉同師手百丈我贊我頌古結詞喪人外字神光虛空同詩墨子孫襟襟多龍象

天池孤山和尚像其徒及侍者請贊

全德者不借重於有位傳道者不立合於當時昔有人焉風穴楊岐克荷臨濟之宗如九鼎之鼎一絲障我山翁配古不慙其國應之詞作後學之司南一坐天池四十載二三四七非同參天路寫結來溪夜謾許文殊共對譚

慈化愈長老繪師像詩贊

心法之妙言不能宣大用現前心經所傳所以永是到曹谿趙州見南泉後嶺自應之定月如水流地如日行天放出南山遊鼻乾坤大匠驚起東海鯉魚風雨八挺宗門媿承之獨駕百漏船皮空作行客耳

文部

慈化愈長老繪師像詩贊

七

孔穴半邊臨江念時自共曉道堅貞何嘗變舊時手負老拳寫寄丹青相似否空春臺上月媚媚寶山題長老請贊

百丈一喝聲三日臨濟六十高枝拂我無一法示來參慚媿有口如木候佛手驢腳不須呈月面月面是何物無端持向寶山堂風雷撼動外庭堂清泉海長老請贊

金襴傳外倒卻刹竿祖翁活計戶破家殘正法眼藏瞎驢邊滅一印印定虎體元斑提趙州七斤衫提禪肘見拈洞山三頓棒嚙齒齟齬穿如今分付南泉去漲

起西江十八灘

阜長老請贊

白丈錯答一轉吾德自不會來後句說傳後代轉前此大要義我無計樹空則龍河無本可據帶雪鳥雞重遭指注分付長寧但與麼去西河師子自起草天早麒麟看獨步

番禺月長老請贊

字不識禪不參一味肉弄指北成南不會來後句錯認前三三竊比石門老何以繼云菴高風難想像安思卻同諸紛紛徒描追相石轉不堪結子明成晚黃

文部

番禺月長老請贊

七

葉滿千巖

南禪裕長老請贊

叢林三種住持說法供眾修造住山三十餘年檢點件件不到讀書不能輔教參禪不能傳道只會怒罵揮喝一味偏袒性燥興化越出克賓馬師踢倒水潦非假惡辣甜甜竭稱吾家種草要教此語大行分付南禪長老

資聖長長老請贊

彌急似暴坦率似傲所至遭譏謗與俗寡交好隨緣住官年虛寵慚錫號不會臨濟禪只胡揮亂掃筆學

三玄要句意俱不到照用不能分主負互顛倒資聖舊
相從玄關許溪造有箇末後句終不向果道滅卻正
法眼方始稱跨竈

偈頌

送武寧典上人歸廬山受業

修江瀉碧六百里雲錦晴開九疊屏奪境奪人俱不
涉應門童子笑相迎

玄力二上人參徑山

佛祖玄關俱透徹杖頭有眼莫匆匆袈囊北去無干
里要見凌霄八十翁

天恩閣詩集卷三

天恩閣詩集卷三

西

問訊東南一國師通身手眼辭親疎渾圖一句百維
碎井底蓬塵山上魚

送古愚長老歸廣西

乘傳天香滿毳衣馬王閣上看雲飛早知山即如如
證何待尋山海上歸

我苦逢迎厭住山公方說法動龍顏要開靈域同荒
服萬里重歸象桂間

贈天童言侍者

汝負吾今吾負汝曲如鉤處直如絃鄧江水急東流
去太白峰高不到天

天竺山中曾共住石可敲下再相過龜毛布作漫天
網驚鳳冲霄奈爾何

賢侍者人洵

有語不煩抄紙襖御園紅葉正堪書龍翔何處相孤
負一棹西風又入吳

送質上人

道人質直無虛偽熱便乘涼飢便餐八字打開挨不
入前三三與後三三

送淵上人

經行坐臥總隨緣日用何曾涉正偏無景樹頭風浩

天恩閣詩集卷三

天恩閣詩集卷三

五

浩夜明簾外月娟娟

至樂

自家受用常三昧逆順縱橫本自然浩浩紅塵安養
國炎炎火聚四禪天

贈海南無礙長老

儋耳曾同王局歸潛龍猶記識天威朱崖冷海九千
里一錫閒雲自在飛

琪上人歸海南

萬老鐔川川上住奏書闔闔五雲開六鼉夜負神山
去猶有僧從南海來

月藏主由隱靜歸香易

一大藏教是切脚畢竟何人最正大千我與頭今夜

月共看丹桂落紛紛

青山九折隱靜寺八月風高多盛開住使頭邊月歷

歷須知同數不同途

隱藏主詩謝南

當頭撥轉如來藏日用縱橫得妙時佛手未收鹽腳

展雷聲纔動電光隨

三關漫說黃龍老千歲誰誇寶掌師此上老人更在

忽湖南潭北好提持

送僧歸香易

送僧歸香易

參禪行脚丈人參變化堂如北海現不見何都元在

老洗光佛日照塵昏

血苦道經

重重寶藏一豪端於一豪端揭示有大萬餘言且滴

滴黃金難鑄此心肝

思知客省親

纖纖養親非所奉白金稱壽欲何為知思一句重相

委制棘林中紅爛時

送僧歸淮

清淨身心古道場更於何處覓家鄉破頭山下重來

路對對秋聲帶夕陽

趣譚人歸香易

我苦住山景世教上人歸計亦多然如何得到無心

地同愛空山白日長

送僧

普化搖鈴穿市去懶幾種羊傍巖隈道人風度略相

似短楊洋狂歸去來

早藏主歸打江

如來藏裏摩尼寶獨許當人博得親歸去打江時自

東坡枯到用總家珍

假船與我舊同舟參透千南來為客猛千里相星如對

面卻嫌單而落塵塵

境維那歸百丈

靈境仙華天上種御園桃樹洞中春九重雨露曾沾

潤肯受人間一點塵

天下叢林百丈規乃師奉旨整綱維法王法令重行

日範家道中聽白絕

題中峯和尚翠嶺

誦寫雲興諸佛發不堪把玩涕交揮仍愁王匪詠龍

劉孝至終隨露靈

送雲侍者

吾祖幽壑家法在政刻風物亦休休
時驚起曲龍盤九州

新降相直巧破的卒疎
時受駭駭到之引一難正

引音觀一喝耳聲時

兵侍者歸江西
受業江西家七閩駿委天起王麒麟逢時莫在選
否要見嬌駭劫外春

宗門大發與大用如斯
自終期百中為寶拾起市正

次飽願何上干動重

送僧

祖意與教意如何雖
即體有全明當幾不替
子開逢作者不替語而東

送吾上人

時望出三彈南詢政雖
離不離諸老嗎吾要自心安
杜順法身句雲門一字錫門庭
似雁越掉臂可更還

送折上人

知藏門庭別寧靜萬里游身
心無少解野頭丹乘修
普化搖鈴鐺三交駕蹇平海郎
弘正今人止識東流

次別送僧

諸祖門庭未易家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送定奇來

人天百萬萬金旋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次別送僧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送上人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送折上人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時一應由以詩二年

送雲藏主歸華亭

如來藏裏摩尼寶拈出頭頭日用新金鎖玄關須掉臂魔宮虎穴任橫身百川競注方名海萬物無私始是春舞棹呈橈端的意朱涇渡口更逢人

煙首座歸湖北

龍河天竺屢周旋大用無方絕正偏喝下七擒還七縱句中三要與三玄提綱已見陳尊宿說法會聞兜率天此去湖山建宗旨眼明華雨碧巖前

和宏智禪師偈

東谷神光照大千蜿蜒九隴似龍眠雲中仙樂青衣

笑隱師詩錄卷三

三

下

下風外夫渠上漏傳誰續更燈輝奕世更憐劫燒到三禪吾翁王几相酬酢想見叢林二百年

栢庭茂公嘗掌記鍾山請居龍河分座叢林推其

老成邵菴學士作偈美之次韻奉贈

宗綱有志共誰評羨爾高風繼祖庭便擬盧公歸雪竇何如船子在華亭天宮對佛畱升座寶塔分身爲聽經更約結菴同歲晚空山夜雨一青燈

天禧鎮法師血書華嚴經

初驚照夜月瞳眴更覺春生錦繡叢粲粲霞雲十指血重重華藏一鍼鋒當陽直踞毘盧頂何用戴身北

斗中幸有長干塔如筆古今無間寫虛空

題中峰和尚淨上詩後

釋迦普居五濁世折伏衆生令出離彌勒示現安養國攝受接引登佛地譬如雨霖與霜雪滋濡肅殺各不同陰陽寒暑運四時生成萬物均化工諸佛願力亦如是淨上穢土本一心融攝十方諸國土無有三世去來今衆生性中清淨海纖豪瞥起成障礙流轉三界不知歸勞彼聖賢久相待中峰勸世何殷勤如客憶家子憶親人樂自奏華自雨彼美人兮西方人朝茲夕茲念在茲萬年一念同須臾念而無念能所

無通

笑隱師詩錄卷三

三

絕無念而念心境如聲香味觸入正受見聞覺知總如舊刹剎園成清泰都人人具足無量壽

送僧游京

參禪一事非易非難良駒不待鞭景俊鷹肯食鷃殘上人志決烈杖策來三韓信脚蹋翻香水海轉身靠倒金剛山全機大用任出沒目前萬境空閒閒龍河夏近不肯住進步應須百尺竿京都宗匠法筵盛天宮樓閣開旂檀雷轟電掣臨濟喝乾旋坤轉雲門關相期再來重入室拈出吹毛照膽寒

送淨慈書記

達磨來東土覓甚大乘器紛紛荆棘滿人間不見優曇一華瑞德山不會末後句剛道巖頭啓其意洞山五位孰正孰偏臨濟三玄非同非異上人鐔津流千古凜高致著書期扶宗風月多才思健翻翻雲上九霄驛驢墮地致千里自見西湖九十翁從此湖山洗空翠領徒行腳過金陵背觸竹篴吾且置莫學黃龍弄爪牙擘開滄海飛金翅

題維摩問疾圖

慈父愛子情無偏家庭教育仍嬌憐出從嚴師痛加鞭責以成人期大全瞿曇訓徒豈不然涼法鹿苑開

支那

支那

支那

入天提攜三界出愛纏金粟古佛分化權彈偏擊小訶旨禪毘耶示疾久未痊欲遣問訊時能傳文殊領徒衆萬千大車促駕龍象遊毘毘雨羅嬋娟入室微詰森戈鋌龜藏鯢鯢頭駢駢鸞鸞虎躍龍出淵叢雀噪伏驚鷗鷗悵然自失情悃悃馳歸白佛重敷宣佛言設教觀機緣我初小乘示蹄筌由漸入頓頓入圓捨小超大力勉脩如登泰舉未窳顛如酌巨海濶微涓爾愚可規頑可鑑空從此老奉周旋流傳聖教何萬年殘編斷簡空蟬聯昧投絕港迷通川九天坐望銀河縣慮忘詞喪絕言詮庶幾描邈傳丹鉛向來

虎頭紗通玄觀者傾市粉金錢何人筆勢倚翻翻光怪只尺生雲煙風雷繞座屋壁穿嗟予臥我龍河邊了彼身世如蛻蟬家風不用竭與奉柴門著閑鐵壁堅佛來不著孰敢先凡情聖解俱棄捐肯使天華宛巖前渴莫蒿繁汲流泉穩放白牛脊內眠

金壇湯居士求偈

湯家兄弟俱不娶生理田園隨所寓賑貧恤乏修橋路我亦何心作檀度色身幻世總非真成就法身最堅固三賢十聖是同參萬德莊嚴無不具維摩天女滿侍旁旃檀樓閣七寶牀如何龍老狀富貴卻將珍

支那

支那

支那

寶沈湘江透關一句能相委放出金毛師子了觀面相呈不識來龜毛結網三千里

送壁侍者歸臨川

繩之求還山仁廟特留之山即如如體何處覓山歸奎文照王几千載有光輝我來龍河日來傳謁京畿欽承文考命恩重愧才微任山逾十載幾喘不能交乞退復舉代文移速星馳命下不許去就就雷霆威匡徒尚力疾賴子相扶持抽辭衆所棄足爲子師子去我心惘惘然如有遺有語欲相付頭昏神思疲聖待再參日一喝耳聾時

夏道成就真無求偈

鑽透出火勢將炎而燎原綫溜涓涓流不息而滔天
有生於無物無不然覆載之大而吾寓形其間毘嵐
風起大地爲塵我於彼時孰爲吾身我非有無有無
相因真有幻住真無長存妙得其中循環不寢塵塵
三昧法法圓通如千波月如萬發風真無之旨其將
無同龍河饒舌爲通一綫當觀那吒現十八變亦有
鏡容開十二面卽而求之石火閃電

弘藏主出示獨一翁送月江和尚偈感而次韻

我生如枯槎汎汎天上河弱質慚妙斷竹情試太阿

送果書記游湖

五

別來忽隔世萬事付逝波何暇石橋路重尋諾詎羅
上人久親近留滯無幾何再從松月翁時聞白雪歌
行囊出光怪山空走羣魔望斷千峰閣天寒雲氣多

悅藏主歸江西

二月尚嚴寒厚地凍欲裂青州七斤衫破爛難拈撥
更有折腳鐺無人爲提挈希雲吾宗秀衡寒復遠別
當機突出金剛王驚起黑虵三尺鐵科判一代時教
豎四橫三竿學臨濟三玄七穿八穴火裏覓浮漚虛
空重釘鐵鐸向西江十八灘夜夜珊瑚照明月

送果書記游湖

笑子磊落真雲麥平生潛子與罷之念我同志同襟

期故鄉同在章江潯龍河住久忍暫違索我贈言相
箴規我苦酬應心神疲安得抱朴如嬰兒飢來索飯
寒索衣喜則言笑嘆則嗟兀然無思亦無爲謝絕交
住忘言詞忘牛忘牧兼忘歸隨處雪山香草肥頗聞
院堂登泉幾妙選有道同綱維子行自可爲人師濯
濯優曇第一枝南北相望斗與箕寄書莫嫌雁來遲
昔蒼夫里僉事以目疾施錢爲僧剃髮復取髮
火煅之獲舍利五色光現說偈贊之

三界所有天地萬物於其壞時颺散電沒人身虛偽

送果書記游湖

五

不可把玩况取棄髮烈火所煅舍利何從由念精專
如彼忠孝躍鯉涌泉一念之堅積以萬年則諸舍利
充滿大千此舍利者卽佛全體而法報化塵塵無二
衆生合塵塵因是幻塵淨覺圓覺亦隨道清淨寶目
夜光瞳瞳如阿那律得天眼通橋首願王金剛堅固
繼乃祖父爲國賢輔如唐房杜如宋李楊外護宗綱
豎精進幢

銘

那伽室銘

壽源清公作那伽室天竺某爲之銘曰

定以制動不動何定如太虛空如大圓鏡風動塵起
鳥飛魚泳幢幢塵勞頭頭佛性非出非入非假修證
別求玄悟自日溪奔當知此室寂而常應天魔膽落
佛祖乞命棒喝交馳春行秋令

天岳銘

長沙清公嗣法絕照鏡公爲圓應嫡孫以其字
天岳請銘將歸刻之爲作銘曰

維爾之祖曰東西岳爾維似之字以弗慙岳不絕續
而應無窮靜而能通沓而有容嗟岳之人千古一息
不起于座周乎八極天華何來若將我浼譬如虛空

支那

笑隱師語錄卷三

天

繪之五采是故智者贊毀不動五嶽可輕一芥可重
我銘于岳傳之無已識眞者誰惟寒山子

無境銘

至人玩世不與物嬰物我同體心與境冥候爾千變
紛乎萬形聞見不異孰爲色聲毋隳爾城毋闔爾局
隨流無礙任運騰騰眞如佛性不離無明三賢十聖
卽是衆生順乎順乎勿強安名只者皮袋當處圓成

笑隱訥禪師語錄卷之三

笑隱訥禪師語錄卷之四

門人 廷俊 等編

序

月江和尚語錄序

予初游方時月江禪師已出世說法雖辱交三十餘
年而以及不及預參徒久親爐竈爲恨至治間奉旨金
山陞座獲聆提唱而驚其若河漢之無極也比者其
徒如月以師語錄示予始取讀之脫然如病之遇膏
域不假湯液九劑鍼砭炙熨而罄歎呼吸之頃已疾
去而平復百骸調適而併忘其有身矣於是持神定

支那

笑隱師語錄卷四

一

氣復沿涯淡以淡入性海其大無外其細無內無
有心外無萬境上而十地滿覺下而三界二十五有
皆聖凡景響化儀設施在性海中非有非無非存非
亾非取非捨非去非來如虛空具含諸相如大地容
載萬物無自他之間無古今之殊乃於其中縱橫游
戲卷舒自在行棒行喝揚眉瞬目動靜語默嬉笑怒
罵無非妙用或與而奪或縱而擒或與無町畦倏而
崖絕或敲空作響言於無言或撥火覓漚作於無作
其稱性而說也雷雨八荒其稱性而用也埏埴萬化
噫何此老作大法施神通三昧有如是耶以吾淺陋

觀之猶所得巨量又豈無大與根器一聞一見而親證實悟以續慧命而傳正法眼藏如古塔主之讀雲門錄有足徵矣

竺源禪師註證道歌序

神光見達磨三拜起立付以衣法真覺參曹谿達牀振錫而定宗旨益心法之精微非言所及後來諸祖行棒行喝輟毬作舞打鼓振鐸以大機大用發揚爲己爲人之妙而所謂東土有大乘根器傳佛心宗者正謂是也惟大乘菩薩能爲己爲人獨覺聲聞則不能之是知吾宗授受豈細事哉近時叢林不古或少

五支部

美禪師講錄卷四

二

有見解而無真履實踐失其體也或有靜定工夫而不能提唱綱要以利生接物失其用也若體用兼資行解俱備江淮之間惟竺源禪師而已師早徧參名宿佛祖教典無不探蹟而卓然以己躬大事爲任未見無能致公機語契合遂嗣其法兩住番之妙果也倦於涉世謝歸南巢海內禪衲大至室無所容有以真覺證道歌請標註師隨問析之學者筆錄成帙願刻諸梓以惠來學而徵序於予予謂理之悟則一事之修無窮故華嚴四法界終之以事事無礙者謂其不捨一法而無一物不得其當也真覺始由教觀修

行如人之治田園居室既富且有特昇券未之明允及見六祖猶持券入官一印印定永保家業與馬祖百丈黃檗臨濟南陽大珠如昇經說法莫不由斯而離道人烏足語此哉吾又聞無能益通經教儒老百氏而師則辯博過之故其發揮真覺之蘊特應酬餘事爾若夫室中徵詰機迅雷電掣示衲僧向上巴鼻當逢作者別爲拈出

大悲經呪序

梵語之譯于中土者由諸師潤色而文義粲然惟神呪祕密不譯若曰使人誦而嚴重之以能感天地役

五支部

美禪師講錄卷四

三

鬼神致雨陽名祥弭苗靈應章章矣而莫有究其所以然者不以人之性汨于情欲瞬息萬里倏忽千變雖固有之若終失之吁可痛也故聖人悲之授以祕呪教人澄心念誦無思無營不昏不散存誠于一神而明之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不猶是乎再惟觀音以古佛示菩薩位現三十二應隨機闢化則四聖六凡外道百氏莫不皆有是呪情與無情色空明暗宣說無已而三藏所詮四諦十二緣六度萬行正法眼涅槃心皆是呪之強名也臨安袁煥仲實始弱冠時家役父喪因誦大悲呪履效昭感自從吏四十年

今爲平陽州幕長未嘗少輟持誦得經全本將刻而施於衆使人人物物各由是呪以明自性而證佛果豈福田利益云乎哉

定山和尚語錄序

雨之澤物無用於風雲雷電然非風雲雷電則不能致雨道之精微無事於言然非言不能顯道况心法之妙言所不及惟善其機者雖語默聲歆怒罵嬉笑揚眉瞬目行棒行喝搖鈴擊鼓擎杈觀毬至於風動塵起雲行鳥飛無非妙用亦猶神龍行雨取海水冰雹鱗甲變化皆雨也若定山禪師者其善於機乎神

文淵

定山禪師語錄卷四

四

生宋季履踐純實如說而行如行而說或謂臨濟雲門而下唱益高機益峻近時多模倣之師獨守平實之旨何也予曰道若大路然豈必舍平易而求高險以自苦耶且吾祖以直指見性爲宗諸祖隨機設施平險高下皆一時權宜豈得已哉不求其本而徇其跡務爲穿鑿竄竊者皆師之罪人也師名智一南昌人年九十餘目有神光夜能睹物四坐道場皆能振興庶幾叢林全盛時噫今不復見矣門人某以師語錄見示故予序其槩如此

題跋

題寶公菩薩大乘贊後

世尊初說華嚴小機未入如聲如啞遂於鹿苑轉四諦十二行法輪至方等會上維摩居士彈偏擊小示以大乘然後般若法華由頤入圓一代時教先後次第益衆生根器不同而佛之確實機宜亦異也法流東土而梁武篤信之建寺度僧舍身持戒孰有爲爲功德誌公以菩薩應身作十四科大乘等贊謂佛與衆生不二心無善惡戒無持犯理無迷悟法無真俗豈非應病與藥乎金陵楊震之著居士衣行菩薩行雖居塵市而常樂遠離雖行布施而不住於相不以

文淵

定山禪師語錄卷五

五

出世法壞世間法不以世間法礙出世法八萬四千塵勞煩惱卽入萬四千清淨解脫所謂得佛大乘者維摩誌公前身後身非真非俗三無差別因其書誌公語刻之鐘山爲題其後云

題血書行願品

華嚴設教由悲智行願而至無相無作無願入于一眞法界迨至末卷復繫以普賢十種弘願益結集皆示人以進修不輟猶天四時循環無終使民事因之以春作而冬藏歲功既成而復興春作也廬山住上人禪餘刺指血書普賢行願品示予且曰古以爲己

爲人之學驗之懼力之不充將以自勵予聞而重有警焉遂書其後以識吾媿云至順壬申八月廿八日

題顏聖徒手卷

叢林老宿相傳四明顏聖徒不肯出世嘗爲教禪律三宗首座寒暑一衲其於世泊如也而詩語精到又憂其君之敝遷責當時臣子不能效節使易位而處豈不爲汲黯法孝直乎曾太父初游江西見雲臥堂公於羅湖因留度夏臨別以妙喜居洋嶼卷時常所持竹篋子付之曰汝之後必大及西菴祖與先師皆以傳宗自任而或者以能文見稱是僧韓退之以

卷一

卷一

六

清涼國師爲詩人呼何知之末也夫大賢之資所以異於庸人者以其負剛大之氣故能臨死生大節而不惑者也不惑於外由其內守之固也苟內之不固而能外之不變者鮮矣凡吾徒之學在於內其當大故固無所惑而又事於外故世之人不得而見之今觀吾祖三世所題聖徒手卷皆剛氣正論若有憤於時而有謂時事非傳道者所當言及并以我爲枯槁而無所能於世者皆非通論也故書其後云

題大慧禪師書後

漢之黨錮如范滂輩連累赴獄至臨刑母子相訣猶

曰得與善人同死且不恨也士能以身殉名猶若此况以身殉道者乎人莫肯於問道問道在問性使能明性而問道脫有不幸相陷以禍而殺身誠將安樂之竟以利害得喪爲遊哉哉吾祖大慧師以因徒結獄齋時朝士大夫不顧諱忌從而問道與弟子服勞而同歎適鄉者良有以也紹興丁卯師遷居衡西門外之夢氏山堂明年薦福本公以此書述出山堂及得悟本書當是其年且言宗粹施衣盜爲匪友設祭其高義尤可尚所稱仰亦然者指南闕修仰書記而屏山居士必問中官人舉都士得書請題故書

卷一

卷一

七

辭之

題黃檗爲唐宣宗受戒圖

唐宣宗始爲光王時宮中難作易僧服避匿江南居鹽官安國師會中見黃檗運公禮佛宣宗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用禮何爲檗掌之後卽位賜號勳察禪師不聞爲其授戒也關西湧上人得其像請梁國公題謂是授戒圖當別有所據

題東湖無文墨跡

東湖無文生同里又同師笑翁皆以高行重叢林或謂宋李宗門提唱流於時習委靡不古非通論也近

助學者率學高古而薄俗險行雖言如佛祖何益哉
有藏主以東湖作羅漢贊無文與琳公書裝背同軸
示予予與有之受經院及二老之故廬相望初時數
拜其像而記其遺言往行思効萬一以自立今觀其
遺墨感慕無已拜書其後

題愚極和尚所書小參

馬祖百丈以前提唱依契經而說睦州雲門而下唱
彌高而機益峻然本色人開口動舌便知落處初無
奇崛平易之分臨川寧上人出佛心禪師除夜小參
語而初機見之欣然自失如貧兒捨父而逃見自己

卷四

笑隱師錄卷四

八

庫藏而畏避卻走苦哉

題無準天目癡絕三帖

無準之徑截天目之精密癡絕之浩汗三大老同時
而用處不同於片紙之中可以見其平生矣

題藏叟和尚榜語

百丈作清規而叢林大備有書狀有藏主有首座將
使禪者兼通經教外典欲其他日柄大法可以爲全
村而禦外侮也故向之大尊宿雖單提此事接向上
機而莫不該博兼濟又持律嚴峻故法道大盛近時
叢林稍能識字便不留心宗乘又或宗門略具一知

半解而短於應酬或作事虛言而內行不檢雖能聾
瞽初學難逃識者檢責矣宗綱陵遲一至於此嘗聞
老宿言咸淳間藏叟叔祖住王几雙徑行高一時剛
正不阿志在扶宗而時以善駢儷稱之無乃未忘故
習而爲人所徇故爾若指此以名家重誣此老矣其
里人天和首座得其爲偃谿作茶湯二榜甚祕惜之
以示予予謂駢儷雖非古而魏晉唐宋之作者猶自
渾成及文獎而至於詞釘瑣碎不足觀也矣予又不
可以不辯

題癡絕雪岳二墨蹟

卷四

笑隱師錄卷四

九

開先一山和尚謂云癡絕住山以一簞付侍者有求
其語令以紙投簞中定鐘後令侍者以簞進來燭書
之隨紙多寡俱盡日爲常規且云無孤其誠意後雪
岳亦肆口而說信筆而書蓋其見處親切如所見而
行如所行而言不自知其然而然豈求其辭博哉故
學者亦遵其訓而力行之孰若今之以贈言爲藻飾
清中而虛山景南首座得癡翁雪岳三偈示予讀之
有與生晚之歎而一山翁亦化去矣併書其語于後
以識吾所感云

題野菴無文帖

吾鄉諸寺宇多徒居住時諸老訓徒有法或主巨剎雖甚老歸見其師必拱侍終日凜然風度可画也如隴菴野菴孤雲西江東湖無文一時名德輩出何其盛哉去今纔六十年而鄉社寂寥一日野菴後人定首座以野菴無文墨蹟示予猶可想見其家法感歎良久書而歸之

題天目禮禪師帖

予嘗過良渚聞老宿言天目禪師退天童返錢唐其受業諸孫負行李歸故山淨相院而禪師與良渚真寂寺淨高僧素厚又喜近都城遂爾西直終焉時趙

吳文

文隱禪師詩集卷四

十

節齋官臨安爲主喪索行李三分之一以其二令天童淨相各建塔以一律送後事叢林服其公師歿距今七十載其嫡孫東嶼和尚唱道南北山益大其宗嶼翁之徒子嘉得師良渚時與淨相徒衆喜嘉喜而藏之嘉杭人邇師爲會大父又與師同里知慕其手澤思振其道於無窮視彼負行李而趨以暴師之惡者不啻泉鏡也聞者當知所戒

題佛智禪師語

佛智晚居仰山學者奔趨之如百川赴海延祐己未春臨江普天涯侍香時師示微疾天涯求書上堂師

書于紙曰雲門道清普宇盡大地人不奈他何殊不知雲門四稜塌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此老惡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怪觸忤好非圖救取此老亦能振起雲門綱宗其年秋師示寂後天涯出示新塗之南禪以其書示予謂宗師機用如道壽以中人其發有先後龍樹於北齊文公相去數萬里雲門於古塔主相隔百餘載又安知後日無問此語而如文與古者乎

題大慧禪師示廖尊觀偈

佛日祖負剛直之氣縱無礙之辯發揮道妙信筆而

吳文

文隱禪師詩集卷四

上

書肆口而說袞袞萬言不窮蘇子瞻稱張方平謂直行無前有礙即止放爲江河匯于沼沚者似之矣又胸次暴白議論耿介雖王公卿相面折不阿至忠難頗九成不少撓此偈示廖尊觀謂其改官不得依值妄想不已以直言激之廖受之無難色亦信道之篤者視今人與士大夫交而以軟語相媚悅者可媿矣

題水陸齋文後

吾教之化與世教理大同而事有詳略之異耳世之教止於人道又特詳於中國若四裔八極之外則略之而佛言人道有四洲此土爲南瞻部若東勝身西

羅尼北鬱單則世之書不論况化通萬類乎佛又言能明真性常覺不昧者為四聖聖之中又有差等焉覺道至妙而至圓者為佛居大乘不著空有無入而不自得者為菩薩樂空寂居二乘以獨善其身由因緣而悟者為緣覺由音聲而悟者為聲聞然皆以能覺而不退墮也其下有六凡曰天曰人曰阿修羅曰地獄曰鬼曰畜生以未明真性隨善惡果報互為升墜故為凡也梁武帝搜討藏典創為水陸儀文於四聖中復增四焉以流通佛之教者為法寶傳佛慧命而住世者為僧寶有得道證果者為諸仙眾由菩薩

五部

高禪師語錄卷四

十

退位示大權護法為諸龍神而目為上聖八位於六凡中亦增二焉謂六道皆有君長僚吏以首之而以六道外者終之喻若人初歿其靈識冥漠未入於六道曰中陰者而目為下凡八位其制以下凡之耽於福業汨于情欲淪于幽苦若有所司而拘繫之者乃設齋法聚精會神普召而告之使其咸明自性以超凡入聖即世教之明德新民而止於至善而吾所謂理大同者是也特彼略而此詳耳吾以備官寺思報文皇在天之靈聞饒之餘于藏山寺主僧普福有淨行而習其儀請具壇場闢事焉齋齋肅嚴神人和

享既竣事或問吾宗不立文字為教外別傳而有是哉吾曰此非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耶諸祖以善巧方便行棒行喝乃至毆毆擊杖打地作舞與此無有少異噫所謂世教者猶同而吾宗有不同乎謹書于齋文後

題佛智禪師示眾語

先師於提唱未嘗攝思聖堂小參侍僧錄以呈稍久即忘矣嘗謂古德開示只要得處隱當據所見而說使人開發自性超脫生歟耳非如世俗文字尚詞藻較工拙也長沙報恩越山長老出示延祐戊午在仰

五部

高禪師語錄卷四

十

山時示眾語豈為人所囑而書之明年己未八月示寂聞臨終時索浴更衣訣眾書偈僧猶爭求執侍喧闐師正色厲聲擯逐之謂敢以吾歿而墮吾規耶眾羅拜請謝始瞑目而化今復二十三年矣越山命予書于後而重增感歎也

題石窗恭禪師偈

右石窗禪師示徒長偈詳密委曲似乃祖寶鏡三昧其家法授受有自來矣孰若黃檗接臨濟施六十痛棒至吾祖妙喜猶以竹篋背觸用事豈有唇吻嚙嚙如姑息者為哉在易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

各彼世教主恩尚以威克愛况吾佛祖傳心之妙手以小喻大可不為訓惟通宗者辯之

題石芝法師顯應錄

佛之闡化至法華而萃機普被方暢本懷以涅槃時至乃為諸弟子悉皆授記作佛猶周武以嗣王命周公聖聖相繼心無間然而石芝法師作顯應錄者豈善詩人取征管蔡之事繫於鴟鴞幽風其於遭變救亂不能不嚴其訓於後人也予未及見其錄獲覩陸務觀所題而得其槩乃廣其意而書其後

題古智和尚語錄

法華

法華經疏

南

天衣受道于雪竇而不敢通嗣書尊師道也東山嗣白雲而曰先師語拙彰大用也師資授受其道雖同而提唱機辯有不侔者蓋吾宗為人非激揚抑縱不足以及盡其妙東林古智法兄早從雲峰伯父後唱道江西年八十餘示寂予觀其語錄如行長途不知其止如汎重溟莫知其際有超然古德氣象一洗語言畦畛之陋惟擇法眼者辯之而微諸天衣東山則予言為不誣矣

題松雪翁畫佛

李伯時畫馬有識之者謂用心久熟他日必墮馬腹

中於是改画佛菩薩天人之像松雪翁初工畫馬至晚歲惟以書經画佛為日課豈亦以是為戒耶然至人轉物不為物轉華嚴法界事事無礙世俗技藝無非佛事水鳥樹林咸宣妙法惜翁仙去不與劇論此事因覽舊画重增感歎

又題歸去來辭後

予初住杭報國時松雪翁作疏勸請以報國回祿後復書字數百幅與予作人事以干施者臨終之日尚力疾□□書鐘銘其夕夢翁從予索飯而別將度錢唐而往天台又聞翁嘗云其始生母夢僧寄宿而夢

法華

法華經疏

五

以是知為羅漢應身以文章事業善知眾藝游戲人間為法外護無疑也東潮首座出翁所書歸去來辭示予因感前事併紀于後云

題中峰和尚語

中峰之道如太虛空雖以百寶五采粧飾之而不加麗或翳之以塵坌積之以糞穢而不加汚當時高麗主盡誠咨叩之至親示法要不過形容太虛之體而烏得其朕哉今愚谷首座令人書其語是又教人以尺量虛空只益得自蔽耳吾意愚谷久參中峰以其所得難以語人將託此以衆人所請而資譚柄也

題圓鑑禪師手帖

圓鑑禪師居仰山三十年初罹寇奪復火其寺氣剛直不折節於人而施者川輪雲委不十年而寺成及遷徑山江右之人書疏往來無虛月禪師潮人也潮地富室倍江右徑山又位諸寺上而施者益寡人反爾絲于我故補弊支傾僅僅不給豈道之行各以其地耶抑營原之江右多故家尚文而慕道禪師有道而甚文故不待求而後合也五峰賀公爲廬陵顯族崇道好禮凡方外之耆宿無不納交而盡其誠嘗有施於其鄰之禾山寺又爲主僧慧愚谷者致恐于師

笑隱

笑隱禪師語錄卷四

六

得所復書裝褱成軸攜之與俱時一展對久而不忘今之挾左道狐媚巨室以罔利使其門牆所養視已有驕色而猶以爲得志者觀此無少媿乎予以桑門行乞依檀施而住古制也而二公之交有道又樂吾鄉俗尚之美故題其書後云

笑隱禪師語錄卷之四終

元廣智全悟大禪師大中大夫住大龍翔集慶寺釋教宗主兼領五山寺笑隱新公行道記

自大慧景禪師大弘臨濟之宗於東南稱得佛照光以爲之嗣北嗣簡傳之至物初觀而得晦機照公江南既歸國朝禪宗尊宿共扶其道者數公而已晦機尤以老成爲國柱石隆然繼之名稱普聞於天下者則廣智全悟大禪師新公其人也公諱大新字笑隱姓陳氏本九江義門唐尚書樞密孫分居南昌先登有豫章之木特異神於相地者占之曰是當生奇男子爲名僧其道大行樹枯其機也已而果然師生於

笑隱

笑隱禪師語錄

一

至元甲申八月二十七日生之夕所居宅地若震動人爲驚異稍長入鄉校穎悟過常兄書過眼輒成誦其親攜以出游至佛寺必瞻拜戀慕不能去父母知其志俾從伯氏之爲僧於鄆城水陸說法雲者九年雲之徒影爲雜髮受具戒居八年學問日廣知求佛法大意一山萬公住廬山之開先即往見焉時年十七山一見留之左右日夕警誨歎曰吾友晦機在百丈子欲證決究竟非見吾友不可師稟命詣百丈晦機識其奇偉於斜睫間即使侍方丈他日謂之曰昔黃龍得旨勝禪領徒游方及見慈明氣索汗下汝且

道過在甚處語未絕師抗聲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久之俛掌書記一日舉百丈野狐話問之師擬議晦機震威一喝師於是羣疑頓釋得無礙智同參苦咨問之師後有頌云百丈野狐野狐百丈埋著一院伏惟尚享諸方多頌之晦機一日定中見天門有傍師名爲首因謂師曰昔東山祖有言我不得動遠則負慈明矣汝善保任乎晦機還淨慈師從之仍以爲書記晦機說法文理精詣嘗謂師曰昔雪竇真淨及我紗喜以來內自教乘傍及儒老子百家之言淡入要眇故其文言浩乎如川至之不可禦也師神觀

高適音吐如洪鐘素以博洽聞至其辯論古今如指諸掌執筆書事文士良莫或過之一時名勝如思斷江如一谿茂古林宜無言卓有行業皆與師爲忘年交本中峰居天目山之師子巖中外信向甚盛師嘗謁之語至夜參半忽大風崖石欲墮左右辟易師危坐如平時峰亦服其定力矣而學士大夫如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巴西鄧康莊公文原四明袁文清公桷房山高公彥敬東陽胡長孺汲仲錢唐仇遠近仁延祐進士莆城楊載仲弘金華黃潛晉卿及今翰林待制京兆杜本伯原前後負時盛名與師爲文學之

友者也晦機著萬一山塔銘屬師代作請文敏公書之公一見大驚異以爲真得古文法公爲杭州僧作顯教院記亦屬師代之及成不易一字署己名以書至大辛亥初受請住湖州之烏回祝香之次諸山咸歎晦機之得人矣大報國寺者因宋故宮而爲之延祐庚申灾諸刹尊像共迎師起廢未從也趙公爲親作疏以請既至大作新之寺田之在宜興者連歲不入師爲歸其侵始有以食其衆江湖行省丞相脫歡公故荅剌罕順德王之子也以世勛名德靖重知大體兼行宣政院事領東南浮圖之教凡大刹非名德

不輕授特請師住中天竺人無間言而師名日起矣天曆初元師夢神龍騰空覺而異之作偈以識既而天子以金陵潛邸作大龍翔集慶寺命江南行御史臺督視其成嘗有旨曰江南大利皆前代所爲甲乙之次頗有定品今日之作規制位望宜無加焉方大臣雖於開法王者師之量久在淵衷命爲太中大夫號曰廣智全悟大禪師爲開山第一代師恢弘密遠汎應無滯偉然江海之上舒卷自在不偏於空寂又明年與蔣山曇芳忠俱召至京師京師之爲禪宗者出迎河上曰國家尚教乘塔廟之建爲禪者寂然

唐利興於今代自師始吾徒賴焉師謝曰遵其行之
爲律宣其言之爲教傳其心之爲禪有言有行皆所
以明是心也吾徒無負祖師西來意他不足論也日
名對奎章閣賜坐說佛心要淡堦上旨館於太禧宗
禪院勅設伊蒲妙饌賜貂裘金衲衣及諸金幣皆內
府珍異上官知師所爲文曰蒲室集旨命昭孝寺大
司徒法洪取進法洪亦博洽內外典淡爲誦達上問
師嗣法何人曰元熙也因贊其道業源委上嘉歎命
學士虞集製銘賜之居十月中使問尉洽至請還從
之賜中天竺名曰天曆永祚寺而命師之菴居曰廣

智皆命虞集爲之書祖道於城南僧舍并食設皆貴
臣以上旨爲之主上之睿斯時也外以臺臣護視使
者從中來賜與無虛月皇上至元二年以老病求退
御史大夫撒迪公以問僕詔不許加號釋教宗主兼
領五山寺餘如故而賜于尤厚匡匡之領編及寺衆
勅外臺護視使安居而終老焉先百丈有禪苑清規
其徒遵用之嘗有旨命師修改乃分爲九章今行焉
於是中朝西域高昌三韓滇池于闐與洞江淮漢閩
蜀閩廣之俊傑四面而至法席莫尚焉師之居於是
也自中朝外藩臺閣風紀貴人名公卿至者莫不傾

蓋爲禮非人力所能致也而文詞語言流傳四方震
蕩耳目亦顧眄雖殺於一時矣初給錢爲中統鈔者
二十萬緡設官領之取子錢以爲食後廢其官以歸
寺之人出納爲息不能畫一稍病之至正元年勅有
司市民民田以傳寺歲賦粟以食公私無所係累歎
曰吾徒庶晏伏一搏於朝夕吾亦老且休矣四年五
月一日爲文書請以徑山忠雲芳代已升堂擊鼓辭
衆退居廣智菴居兼旬肩輿與御史大夫脫歡公爲
別書凡與交游之善者命弟子疏兩朝賜以金幣
等蓋以付寺僧俾營萬佛閣以報國恩既乃臥示疾

明旦天大風雨白晝變暝召入室弟子各加勉諭從
容作偈儼然而逝是月廿四日壬子也得年六十一
僧臘四十六初龍翔寺成卽營三塔於石頭城之東
謂弟子龜奉全身措於塔院自憲臺郡縣大小吏士
緇素老幼送者萬衆陰雲四興涼颼灑然行者不知
暑衆敢始罷八月磐石爲坎石城之隅十六日奉而
藏焉表浮圖於其上其徒之在杭州報國永祚者又
奉師遺齒爪髮而塔於鳳凰山師四會說法皆有語
錄提頌叙說宗旨外集詩文若干卷卽所謂蒲室集
者也度弟子若干人傳法住山者若干人師性至孝

父再早卒母肅氏方盛年即持齋念佛以居師受請報國時母率餘子薦新祖考庭前忽生華形如白蓮葢芝類也鄉人聚觀香色彌月不滅占者以爲師之瑞應也師雖不得至左右而心常不忘目其文曰蒲室者所以識宗家睦州織襪爲養之故事也故其爲文爲人子言必曰孝爲人臣言必曰忠爲朋友之交言必曰信至語其徒脫愛網離無明直指本性以悟爲則誘掖以進之激昂以發之奮迅以決之機用迭發政令獨行其門人以所得各有記可考也噫人才實難江濤渺然居忌不但能靜以應向使不爲方外

之歸亦足以用世者哉予與師相知四十年見師身受龍翔之寄至于今十有七載歸老江上亦十二年向與交游者皆已盡矣弟子懷渭本其甥也清修善學有舅氏之風渭之爲名亦所以識也以其同門之意使予書其遺事可勝慨乎乃述贊曰維昔至元皇有南服神明合完生息來復預章樞楠殿於湖江幹立條揚乃發駿麗文林蕭條靡昇嘉會肆其修能求法方外達磨傳心別濟爲宗至妙喜天縱橫朗融遠紹諸流必有慧辯惟全悟師弘偉超鍊四坐道場說法沛然吐辭湧泉如洪如元衛法如嵩

不佛明教繼而養親睦州之孝表裏東南總于金陵卓作梵宮龍翔是微崇臺在焉耳目攸奇以領佛事孰克堪是鼓鐘震驚龍象人天歟峙山連莫之雄先金貝珠璧園苑林澤道護萬福好爵嘉錫宜其惠慈作新成規來縉來參雲奔海馳皇仁如天函覆如一伊善其衆休燕以室風雨漂搖安如須彌生滅去來何足控持慨念故交違越年歲訊諸門人以作斯記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蜀郡虞集記

元太中大夫廣智全悟大禪師住持大龍翔集慶

寺釋教宗主兼領五山寺訥公塔銘并序今天子至元元年太中大夫廣智全悟大禪師住持大龍翔集慶寺訥公上謝事之請御史大夫撒迪公以聞上不允遣使持詔加釋教宗主監領五山寺勅臺臣諭旨俾安居以終老寵錫優渥齊及其徒公不敢違僊僊受命至正四年夏五月己丑朔乃升堂辭衆退處東菴且援著令循本宗資次舉徑山曇芳忠自代未幾俄示微疾其月二十有四日壬子委順而化六月四日辛未奉全身殯于石頭城塔院臺府隆都邑諸司咸設祖奠于道左送者萬餘人八月十

有六日壬申定于塔院之後園分爪髮建塔杭之鳳凰山下弟子密詣走金華山中致寺勸舊次訪景操等之意於潛曰先師紹隆祖道師表人天克協帝心光膺聖眷宜有述以示來葉子嘗忝職太史氏且辱交於先師銘非子誰宜爲敢以門人廷俊所奉狀以請潛載念師之告寂也不遠千里以所服玩來誠永訣若有所屬望於潛者諒不得以衰退爲解謹按公諱大訢字笑隱族陳氏唐尚書操之稟世居江州後徙南昌故今爲龍興之南昌人公幼開爽授以書卽成誦七歲游僧舍見佛像輒作禮瞻戀忘歸父母知

文獻

笑隱禪師行追記

八

不可畱九歲俾去家依伯父雲上人於本郡之水陸院祝髮禮雲之徒彰上人爲師尋受具戒年十七初至廬山謁開先一山萬公畱掌內記旣而遣詣百丈山參晦機熙禪師一見談加器重由內記陞居記室一日詰之曰黃龍得旨泐潭領徒游山名聞叢林及見慈明氣索汗下過在什麼處公抗聲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師愈奇之又一日以百丈野狐話詰之曰且道不落因果便墮野狐身不昧因果便脫野狐身利害在什麼處公擬答師遽喝之自是平生疑滯渙然冰釋矣公每謂先德有云但有纖疑不到無

學安能七縱八橫乃益研教典旁及儒家道流百氏之說師遷杭之淨慈舉公爲第一座辭不就仍居記室出世住湖之烏回遂以瓣香爲師法嗣居三載去游江湖間復歸淨慈一時大尊宿在父師行者咸與爲忘年友嘗訪中峯本公於天目山坐語夜半風大作勢欲裂崖石左右皆辟易公不爲動中峯甚敬異焉鳳凰山大報國寺以火毀而法席偶虛行宣政院倚公起其廢公旣至棟宇爲之一新而規制有加於昔上田爲豪民所據者悉取而歸之丞相脫歡荅剌罕公領行院事雅知公遷主中天竺而寺亦以火毀

文獻

笑隱禪師行追記

九

不一年盡復其舊天曆元年有詔以金陵潛邸爲大龍翔集慶寺妙東名德俾之開山公首膺其選明年特昇三品文階以冠法號又明年驛召赴闕入見奎章閣賜坐良久咨問法要對揚稱旨因及其師傳之自於是侍書學士虞公集承詔爲晦機製塔銘旣又改中天竺寺額曰天曆永祚以表公興復之功而公之別菴曰廣智亦俾虞公爲書其扁榜所賜貂裘金衲衣及他貴珍服用之物悉出異數從行者預賜有差尋命中使傳旨館於太禧宗禪院勅設桑門盛饌畱居浹旬勞問洽至再召見遂辭歸餞送之禮彌厚

公已南還復遣使降璽書加護香幣之類無虛月皇上御極待遇益隆有旨命百丈山德輝重編禪林清規仍命公校正遂定爲九章書成四方咸取法焉公每示衆舉百丈野狐話云百丈野狐野狐百丈埋著一院伏惟尚享一任八年不得謝復任九年示寂前一日往致別于御史大夫脫歡公及一二所知款語竟日退唱滅僧力疾跌坐屬其徒以累受賜金帛作萬佛閣上報國恩餘一無所及遂書偈而逝春秋六十有一夏四十有六所度弟子若干人得法而分居別創者若干人四會語有錄外集曰蒲室集公於母

年高關於親省每自謂有愧於睦州編蒲奉親爰以蒲名其室因以名其集云公所爲文無山林枯寂之態變化開闢奇彩爛然而議論磊落一出於正未嘗有所偏蔽虞公稱其如洞庭之野衆樂並作鏗鉉軒昂鼓龍起躍物怪屏走沈冥發興至於名教節義則感厲奮激老於文學者不能過也人以爲知言初鑒國趙公孟頫未識公得其文歎賞不已卽命駕訪之一時賢士大夫咸慕而交焉公質穎魁特襟度豁如隆冬盛寒使人持布裘於道上遇孤露者輒擲與之不使知姓名病則與藥死則與棺其及物如此而自

奉儉薄一衲衣或數十年不易也狀稱公先墓有巨樟術者言樹枯當出名僧公生而樹果枯其生也屋皆震動父早沒母方盛年卽持齋修念佛三昧感白蓮華從地涌出是歲公任報國歸寂之日天大風雨殯之日密雲四合陰風肅然寥寥之日城東南皆雨而城西獨無沾溼靈異之跡可徵不誣其遭逢盛際始榮終哀有不偶然者矣銘曰

昔在先朝龍潛下土雙渡之居化爲寶所人天四衆川奔雲聚度門巍巍公其梁柱於皇昌辰金輪御宇寵綬故舊使節旁午函香示信傳宣天語曰以五山

悉統於汝凡茲釋教汝爲宗主數求遺範用繼汝祖恩光衣被榮過褒輔匪公宿德疇克荷負典則所存有隆必舉本鐸再揚重規曼矩單提直指表正端緒豎立法幢作大依怙密裨上化萬物時雨云胡不憇計開當宁石頭之岡崇崇宰塔史臣勒銘垂休千古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黃潛撰

曇芳守忠禪師語錄

元・曇芳守忠
繼祖等撰編

雲芳和尚語錄叙

至正二年。雲芳忠公自鍾山上逕山。四方禪人趨而從者甚衆。其有得於所聞者。口口相語。傳之四方。其徒正茂。至臨川山中。告余以入山諸佛事。余聞而嘆曰。夫說法者。當如法說。徑山其有焉。因爲題其端。已後三年。奉旨來住大龍翔。舉揚宗風。緇素敬仰。於是其門人住善權。繼祖等更輯其崇因。蔣山崇禧。徑山龍翔所說語。通爲一書。名曰五會錄。其四在建康。其一在杭。皆最高無上。如彼楞伽人。登其一已爲希有。師所至。說法沛然。孰能尙之。弟子師睿來請爲之題辭。吾聞昔賢如裴相國。述黃檗之心要。蘇黃門啓眞淨之高風。皆定其宗旨。不事虛言者也。余豈能言之哉。嘗觀達磨之來臨濟。一宗端緒。逮大宋南渡時。圓悟之子有隆。有杲。皆深荷於正宗。力求於繼法者。也。隆之尊嚴。困寂無朕。杲之弘毅。若決江河。杲菴於洋嶼。未及一夏。發其悟者一十三人。近世所未有也。而楊岐正脉。乃以歸諸隆之高弟。應庵華焉。杲有無我之公。隆有得人之實。是故自杲而出者。千枝萬葉。

一一光明而應菴之成。於二師者。宛然可憐也。華得密菴。樂樂之將寂。沈吟久之。其侍者進曰。師豈有思乎。曰。非汝所知。進曰。某竊留。獄在此久矣。驚喜召獄。一見付衣而寂。蓋此宗之不苟於得人。有如此者是爲松源一支。獄得無得。通得虛舟度。度得玉山。珍今吾雲芳。則珍之弟子也。夫以心傳心。宗無別法。隨法說法。法無定言。因言以觀法。因法以求宗。而心之傳。由語錄而拆之。則存乎其人矣。嗚呼。不立文字之宗。今如山海。不得有無之語。已在言前。聊伸鄙辭。以爲叙引。

至正六年歲丙戌冬十月既望

微笑居士蜀郡 虞集 叙

雲芳和尚語錄目次

卷上

叙

建康路崇因禪寺語錄

建康路蔣山太平興國禪寺語錄

集慶路蔣山大崇禧萬壽寺語錄

杭州路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卷下

大龍翔集慶寺語錄

偈頌

佛祖真讚

自讚

附錄

題跋

行業記

塔銘

曇芳和尚語錄卷上

曇芳和尚建康路崇因禪寺語錄

常州路善權禪寺住持嗣法 繼祖 等編

大德九年歲乙巳三月初一日師於首座寮受請指

法座云盡大地是箇須彌寶座有甚階級喝一喝

日青天轟霹靂 遂登座拈香云此香端爲祝延

大元世主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歲欽願統

聖明如日如月祝睿筭同地同天次拈香云此一瓣

香薰向爐中供養前往杭州路景德靈院禪寺佛光

海印禪師本師玉山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跌座

問答竟乃云過去已過去未來猶未來釋迦老子一

段大事因緣即今委自新崇因遂展兩手云諸人若

信得及 皇恩佛恩一時報畢其或情塵未盡法執

未忘鳳縈金網趨霄漢以無期蛇神護珠蘊風雷而

自昧良久點石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復

云適來蔣山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

且第一義如何舉唱咄不可總作野狐見解

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因甚入不得盡大地是箇

寶華王座因甚坐不得青蘿黃緣直上寒松之頂白

雲澹泞出沒太虛之中

上堂一雨普滋三草二木正法眼藏絕塵沙金色頭

陀下雞足擊拂子下座

上堂舉石頭垂語云言語動用沒交涉藥山出衆云

直得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石頭云我者裏針劑不

入藥山云我者裏如石上栽花師云罔象無心珠在

掌離婁行處浪滔天

遇五示衆十二時中不倚一物黑牛臥死水從天降
下從地涌出脚跟下好與三十謹白參玄人光陰莫
虛度

佛誕上堂舉雲門道釋迦老子初生下時周行七步
目顧四方指天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我當時
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拈云曾
經巴峽猿啼處聽得驢鳴也斷腸

結夏小參顧視大衆云你諸人千里萬里拋却師僧
父母來者裏覓佛覓祖你豈不知達磨是老臊胡釋
迦老子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妙二覺是
破執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
拭瘡疣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
了驀拈拄杖云德山來也遂置拄杖處世界如虛空
如蓮花不著水心清淨超於彼

上堂諸佛出世祖師西來早是不著便三百五百成
群作隊說黃道黑指東畫西野狐見解拈拄杖云觀
世音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靠拄杖下座
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毗盧頂相州云自小出家

不曾眼華忽有人問青山如何是毗盧頂相只對他
道纔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且道與趙州
是同是別

仰山了堂首座至上堂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崇
因寺裏打鼓上堂隊隊衲僧來隊隊衲僧去喝
上堂舉僧問投子枯木裏還有龍吟也無投子云我
道汝觸髅裏獅子吼師頌云枯木老龍吟觸髅師子
吼九九八十一面南看北斗

解夏小參諸方有爲人句青山無爲人句諸方有殺
人刀活人劍青山無殺人刀活人劍諸方有結有解
青山無結無解是汝諸人向者裏立地皮下還有血
麼若約山僧看來三世諸佛不如你六代祖師不如
你天下老和尚不如你復云不用思量不用疑目
前法法是全提卽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
久立珍重

上堂明暗有去來虛空無動轉萬象既歷然一眞自
忌鑑豎拂釋迦老子在拂子頭上說大法要放拂云
見汝諸人不會走人露柱裏去也喝一喝下座

上堂古德道。蕪湖蕪湖。見當塗。當塗見八月十五夜。恰似沒柄扇。美則美矣。似則未似。青山則不然。開眼。開眼見合眼。合眼見蕪湖。與當塗。不出廣寒殿。喝一喝下座。

上堂五祖道祖師說不著佛眼。覩不見四面老婆心。爲君通一線。青山道開口便道著。開眼便覩見青山老婆心。何曾通一線。便下座。

上堂教中道。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佛殿壓著你鼻孔。鐘樓塞破你腦門。作麼生得相應。去喝一喝。

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靜夜鐘聲。鐘扣擊以無虧。澄潭月影。觸波瀾而不散。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擊拂子。師子不食鵑殘。俊鷹那打死兔。下座。

冬至小參。釋迦老子眼裏。無筋達磨大師皮下。無血諸人。只知從冬。數九臘前三白。不知昨夜老梅向南。一枝凍折。以拂子擊禪床一下。復云。少室峰前。金鳳舞。曹溪路上。玉雞啼。青山今夜打參鼓。留得閒僧。

立片時

請西洲首座上堂。卷舒立方外。乾坤縱橫挂域中。日月首座打板坐禪。長老舉揚宗旨。寒山拾得掃地裝香。彌勒釋迦搬柴運水。便下座。

元宵進退兩序上堂。諸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東邊是知事。西邊是頭首。法幢於斯建。紀綱於斯立。千燈續焰。虎驟龍驤。一花五葉。地久天長。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春風日夜扇。春雨及時滋。曹溪人不來。悠悠生我思。拍禪床下座。

上堂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禪德。山河大地。卽是上座自己。上座自己。卽是山河大地。清淨本然。周徧一切。拈繩床云。佛殿走出山門。僧堂穿過厨庫。喝一喝。

上堂卽心卽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桃李火中開。黃昏候日出。

上堂古德道。你一念心疑。被地礙你。一念心癡。被水溺你。一念心瞋。被火燒你。一念心喜。被風飄。乃擊拂。

云地水火風卽今在拂子頭上說法聽法擊拂子云
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上堂舉雲門一日云京華還有棟梁也無自代云家
家觀世音拈云雲門大師大似壓良爲賤且道青山
還有棟梁也無卓主丈云院院燒燈如白晝沈香火
底坐吹笙

常謁陀繪佛像師說偈示之筆端幻出諸佛像謂是
心耶是手耶心手兩忘知落處少林春色□天涯

疊芳和尚建康路蔣山太平興國禪寺語錄

常州路善權禪寺住持嗣法 繼祖 等編

師於至治元年辛酉正月十七日受行宣政院疏請
入寺據室橫按主丈云擬則梁生招箭不擬則十萬
八千靠主丈云放過一著遂出陞座拈香祝 聖罷
就坐問答竟乃云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新蔣山
今日開堂一問一答一挨一拶曲循時宜助揚聖化
若謂是建立法幢入地獄如箭射豈不見臨濟謂普
化云我欲建立黃檗宗旨汝切須與我成禪普化珍
重便下去克符後到臨濟亦如是問克符亦珍重下

去三日後普化上問訊云和尚前日道甚麼臨濟拈
主丈打下 符又三日上問訊云和尚前日打普化
有甚麼事濟拈主丈亦打下師喝一喝云選佛若無
如是眼宗風那得到如今 復舉世尊一日陞座迦
葉白鵲云世尊說法竟世尊便下座師云龍袖拂開
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

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
日了且道了箇甚麼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
法輪

進退兩班上堂苦樂逆順境諸佛從中生曼殊普賢
師逆行而順化偉哉令德人扶持折脚鐘羹飯復羹
羹二時無缺少芥子突落地虛空成粉碎擊拂子便
下座

上堂千峰列翠萬壑爭妍谷口鶯啼梁間燕語毗盧
心印廓爾無涯正法眼藏流通不絕拈主丈觀音菩
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卓主丈有意氣時
添竟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結夏小參三乘十二分教橫說豎說天下老和尚直

說曲說總是作死馬醫。現前衆等。踞菩薩乘。脩寂滅行。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三生六十劫。畢竟如何。一天月色。照無休。萬壑松風。撼庭戶。復舉臨濟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有僧便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床。擒住云。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師拈云。諸禪德。實未得者。切忌驪心。臨濟道。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會麼。魚躍已隨流水去。鷲啼猶帶落花回。

朝廷看藏經滿散上堂。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有底使道。玉軸琅函。五千貝葉。自何而來。實謂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衆生諸根鈍。著樂疑所。盲如斯之等類。云何而可度。拈主丈。瞿曇來也。揭日月於覺天。布慈音於沙界。或現大神通。或放大光明。撈攬有情。度諸苦海。巍巍乎。蕩蕩乎。無爲焉。無私焉。以此祝。聖壽鳳曆長春。以此贊皇圖與天同久。雖然。與麼箇。未是極則邊事。且道。如何是極則邊事。卓主丈云。野老不知堯舜力。擊打鼓。

祭江神 復舉東印土國王。因衆僧看經。惟般若多羅尊者。嘿坐王問云。衆僧看經。尊者爲什麼不看經。尊者云。出息不涉萬緣。入息不居陰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師拈云。東印土王與尊者。一問一答。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蔣山今日。朝廷頒降御香。納僧家一百七十餘員。經律論五千四十八卷。於七日中。從頭念過。直是上副天心。下資黎庶。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

上堂。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狸奴白牯。趺起。陝府鐵牛。踏殺嘉州大像。擊拂有功者賞。

謝首座秉拂。都寺辨齋。上堂。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說不到底。句子百味具足。日前被我首座。都寺一齊拈出。直教見者聞者。箇箇飽。齣齣地去。且道。山僧還在裏許也。無卓主丈。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上堂。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好諸禪德。釋迦老子。向是非裏轉大法輪。無有間歇。微塵衆生。向是非裏成等正覺。無有間歇。擊拂。

子下座

上堂圓同太虛無欠無餘炎炎酷暑水片交飛遂拈拂子云釋迦老子卽今向山僧拂子頭上東方入定西方起西方入定東方起南方入定北方起北方入定南方起上方入定下方起下方入定上方起鄒拂云急著眼觀

解夏小參諸佛不出世祖師不西來人人分上猶千日並照廓徹一虛山僧一夏九十日誰敢錯悞諸人一絲毫許藥山久不上堂院主云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山云打鐘著衆集藥山便歸方丈院主云早間蒙和尚許爲衆說法因甚一言不措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又爭怪得老僧大衆還委悉麼慣從五鳳樓前過手握金鞭賀太平復舉僧問南陽忠國師如何是盧舍那國師云與我過淨瓶來僧度淨瓶國師云却安舊處著其僧再理前問國師云古佛過去久矣師拈云白雲他自散明月落誰家

上堂十五日巳前猛虎生羽翼十五日巳後蛟龍得雲雨正當十五日古佛與露柱交參佛殿共山門開

額參

上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拈拄杖云塵沙諸佛走入主丈裏諸人還見麼若也不見爲你念滅罪障陀羅尼草主丈下座

逕山庭栢首座同友人至上堂蒼蒼古庭栢經冬色不凋喜有同人至相看忘寂寥

上堂舉南泉西堂百丈隨侍馬祖翫月次祖云正與麼時如何丈云正好脩行西堂云正好供養南泉拂袖便行祖云經歸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師拈云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上堂從上先聖向鑊湯爐炭裏成等正覺刀山劒樹上成等正覺拈拄杖主丈主丈子只今向諸人眼睫裏成等正覺草主丈下座

臘月八日玉山和尚忌拈香齋無明三毒白伽到死百萬靈山不顧見你天下叢林不顧見你一炷兜樓一碗茶冤有家兮債有主

晦機和尚遺書至上堂舉僧問古德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德云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僧云不問石

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德云
教伊尋思去師云古德與麼答話兩酒不著風吹不
入忽有人問蔣山晦機遷化向什麼處去只向它道
常住今日設齋待云不問常住今日設齋晦機遷化
向什麼處去又向它道供養佛法僧且道與古人是
同是別一曲兩曲聞不聞悲風流水多鳴咽

上堂有漏筌。無漏木杓。碧眼黃頭。取性卜度。

開爐上堂。教中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
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師
頌云。地爐新種火。窓戶更重封。黃昏一覺睡。不覺五
更鐘。

上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冬至
令辰。伏惟首座大眾尊候。納福下座。

上堂。舉南陽忠國師問紫璘。供奉城南草作何色。紫
璘云。黃色。又問童子。城南草作何色。童子云。黃色。國
師云。者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師拈云。大小
紫璘。被國師熱瞞。何不道靈山授記也。未到此
遇五上堂。是日已過。命亦隨滅。曹溪路上。初無俗談。

便下座

上堂。舉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言我是千
佛一數。世尊云。如是如是。善。自護持。師頌云。優鉢羅
華最勝。幢屠刀放下。恰相當。天生伎倆。能奇特。千個
元來五百量。

除夜小參。智眼洞明。十方通暢。東勝身洲。打鼓西瞿
耶尼。晚參。東海鯉魚。吞却海西河。師子口門。大金剛
喚起。足行神還。却趙州行脚。債擊拂子。惱亂春風。卒
未休。來年更有新條在。

曇芳和尚集慶路蔣山大崇禪萬壽寺語錄

天曆元年戊辰十月初一日特奉

聖旨。頒降御香。到寺。命師住持。兩山師出陞上拈香
祝。聖謝恩畢。就坐。問答。竟乃云。斬新日月。特地乾
坤。三千年黃河澄清。五百載聖人出現。堯眉八采。舜
目重瞳。天中之天。聖中之聖。道齊皇覺。化洽無私。一
句當陽。大家薦取。乃厲聲云。天下名山。江南第一
欽奉。聖旨。立大崇禪萬壽寺。額上堂。天開地闢。古
皇基。虎踞龍蟠。擁翠微。三通金鉏。新雨露。天華無數。

襲龍衣。欽惟

聖天子入正大統旋降。璽書揭示九重日月。拓開掌上乾坤。堯日與佛日同輝。慈風並皇風溥扇。遂拈主丈畫一。畫云。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聖功德宣封寶公。大士加普濟聖師。崇禧寺像。成開光明師。執筆云。飢鷹窠裏出頭來。天上人間不可陪。壁破面皮輕漏泄。大千沙界起風雷。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即現菩薩身。而爲說法。應以國王身得度者。即現國王身。而爲說法。欽奉。綸音特加聖號。莊嚴慈像。永副歸依。神光不昧。自古自今。一句無私。蓋天蓋地。以筆作點。眼勢云。莫言不是僧。繇手須信。皇恩似海深。特授佛海普印大禪師號。轉藏經滿散上堂。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釋迦老子。豈欺人哉。於斯明得。便見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直得堯風蕩蕩。舜日昭昭。百草頭邊。全彰海印。大士揮玉尺。春滿鳳凰池。趙州繞禪床。一天新雨露。到者裏。流通句內。足可觀光。若約衲僧門下。直是未在旦道。衲僧門下有甚長處。卓主丈云。

摩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到海清。

達磨忌拈香。廓然無聖。魔天呆日。分髓分皮。偏地荊棘。千古萬古。成狼藉。

上堂。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拈主丈者。個是主丈子。那個是大圓鑑。若也明得。內外無瑕翳。若也不明得。却被主丈子穿却鼻孔去。也下座。

上堂。舉雲門問僧甚處來。僧云。江西門。云。江西一隊老漢。寐語住也。未僧無語。師召大眾云。者僧無語。且置雲門老漢面皮厚多少。

上堂。舉洛浦爲臨濟侍者。侍立次。濟問云。從上一人行。捧一人行。喝未審。那個親。浦云。總不親。濟云。親底事作麼生。浦便喝。濟便打。師拈云。諸方盡謂箇鋒相。拄杖啄同時。爭奈蹉過二大老。會麼。鷄有九臯雞。煮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上堂。拈主丈云。拄杖子。有時象王回顧。有時獅子嘯。呻。卓主丈且道。是象王回顧。是獅子嘯。呻。靠主丈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朝京回上堂。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山僧三月十七日。黃金殿上親奉。

龍顏捧。丹詔出九重。恩逾滄海。衣金襴。主一刹光。貴叢林。今日歸來。撾鼓陞堂。以慰衆望。正與麼時。且知恩報恩。一句作麼生。道卓主文蒲團。靜倚無餘事。永日寥寥賀太平。復舉宋太宗因僧朝見。問云。卿是甚處僧。僧對云。廬山臥雲菴。太宗云。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者裏。僧無對。師頌云。臥雲深處不朝天。虎嘯龍吟豈偶然。撼動杖頭古刀尺。少林春滿九重天。

至順二年辛未三月特奉

聖旨。復還馬司寨羅漢梅山等莊田。師出陞座拈香。祝。聖謝恩畢。復舉東山云。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師云。東山老人。恢復祖業不妨好。手崇禱者裏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且貴不隊。家聲亦成一頭山。前一片閒田地。風月何曾屬別人。二百年來到今日。九天雨露一番新。

特爲新命靈隱竺田和尚上堂。茫茫普熱紛紛下雪。百川倒流。聖凡路絕。人從幽州來。接待杭州信。報道西天小朵峰。走入衲僧鼻孔裏。奮獅子爪牙。哮吼一聲。野干狐狼。一時屏跡。雖然亦未是全提時節。且如何是全提時節。良久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開爐上堂。舉百丈令。爲山看爐中有火也。無爲撥云。無丈親自撥得。少火夾起云。汝道無者。個個爲山。忽契悟作禮。百丈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頌云。喚醒滄山水牯牛。因緣時節護相酬。爐中火種星兒子。關熱叢林卒未休。上堂舉古德云。乘時蓋却屋。趁晴刈却禾。輸納王租了。鼓腹唱謳歌。古德此語。正抓著山僧癢處。諸仁者。莫是山門屋未蓋。諸莊稻未收麼。若與麼。非獨蹉過古人。要且不知今日之事。所以道。若無智眼。非常之旨。幾無聞矣。上堂良久。顧視大衆云。便與麼去。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淨保保絕承當。赤洒洒沒窠臼。擬涉思惟。白雲萬里下座。

上堂舉梁武帝請傳大士講經。大士以尺揮按一下。武帝愕然。寶公云。會麼。帝云。不會。寶公云。大士講經。竟師頌云。大士講經。竟。山深水亦深。豐干騎猛虎。拾得唉吟吟。

上堂。天得一似清。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永鎮乾坤。卓主丈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上堂。召衆云。日前卒風暴雨。飛沙折木。還有來處也。無若有來處。卽今在甚麼處。若無來處。許多境界。如何銷融。以主丈畫一畫下座。

冬至小參。諸法空無相。佛種從緣起。拈主丈云。主丈子化作摩醯首羅。向三十三天說秘密王三昧。卓主丈云。冬前冬後。沙飛石走。復舉楊岐和尚示衆云。楊岐乍住。屋壁疎。滿床盡撒雪。珍珠縮却。頂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師拈云。楊岐和尚。大似家無儋石之儲。要與陶朱公。閉富若也會得。方可稱其兒孫。其或未。然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

西源達首座住。移忠上堂。鶯嶺拈花。迦葉微笑。世尊云。我以正法眼。藏微妙法門。付囑摩訶大迦葉。少林。

九年面壁。二祖立雪。安心泊手。禮三拜依位而立。達磨云。汝得吾髓。自此喚作以燈傳燈。以心印心。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後來臨濟辭黃檗。問甚麼處去。濟云。不是河南。便是河北。黃檗便打。濟接住。遂與一掌。黃檗呵呵大笑云。侍者。將先師禪板拂子來。濟云。侍者。將火來。黃檗云。子但將去。已後坐却天下人舌頭。啞子喫苦。瓜大家厮澀。突新命移忠。西源長老久居板首。表率人天。已具向上爪牙。作家手段。茲以時節。既至。大丞相符命。自來驩動叢林。聲播海內。古德道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廣度群品。雖然。且山僧末後一句。如何舉。似莫負王臣外護。恩好與佛祖作頭抵上堂。難難。世事由來無兩般。易易。日面月面超言義。也不難。也不易。文殊普賢觀音勢至。

元宵上堂。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通。佛殿上燒香。三門頭合掌。寒山拾得大。唉。掀天一對金剛兩腳踏。地拍禪床下座。

上堂。身心清淨。諸境清淨。諸境清淨。身心清淨。崇禪。

若裏波波挈挈百醜千拙且與麼過

謝嘉議大夫尙劉二總管奉 旨到寺塑佛及諸聖像上堂拈主丈具足無量勝妙智拓開淨幢王刹海或現諸佛相好身或現菩薩衆妙相或現金剛天王神地水火風男女像種種變化極無盡各轉微塵妙法輪歡動上下及四維聲撼九重天帝闕聞見咸發歡喜心皇恩佛恩無窮盡普願天地諸有情同證無上妙菩提卓主丈一下

上堂坐深井者不知太虛之寬廣忘偏見者方明至理之圓融臨濟掌黃檗黃檗掌百丈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玉泉天雲長老通書上堂撲滅鷲峰燈截磨醯眼偉哉擔板漢是吾堂中簡少室峯前九天雨露曹溪路上三佛場開茲者玉泉堂頭天雲禪師不外老拙遠發先蹤叙陳法乳有光先宗是長老不忘吾之道義也揮怒枕擲雲峰大慈明之道於天下是長老吾之積翠也指臨濟喫痛棒作陰涼大樹覆蔭天下人是長老吾之睦州也既無心而出岫乃飲水以知源

遂拈主丈且道北山主丈子有分付耶無分付耶若道有分付辜負宗乘若道無分付埋沒自己擲主丈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上堂老僧衰病不能與諸人說得拈主丈云主丈子與諸人說去也靠拄杖下座

上堂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寒雲籠華嶽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紅日上搏桑與麼也不得不與麼也不得與麼不與麼總不得青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

上堂舉五祖和尚道數日已來連綿大水所到之處皆有損傷曹溪一滴瀾滿人間衲僧一吸鼻孔遶天既是名字相同因甚損益有異誰知遠烟浪別有好商量師頌云曹溪一滴深衲僧鼻孔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結制小參莫行心處路休挂本來衣何須便與麼切忌未生時釋迦老子在汝舌尖上轉大法輪達磨大師在汝脚跟下轉大法輪無迷底法無悟底法無不迷不悟底法鍾山寺裏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拈拄杖

却傾主丈子與諸人說安居偈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卓主丈復舉麻谷到章敬處繞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章敬云是是又到南泉處亦然泉云不是不是麻谷云章敬道是和尙爲甚麼道不是泉云章敬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師拈云龍象蹠踏非驢所堪上堂教中道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拈主丈者個是現前底佛法卓主丈者箇是所成底佛道還見大通智勝佛麼良久云寒鴈一聲至砧杵萬家秋

西印祖首座出世與教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曾親近早隔大千只貴一一從自己習襟流出蓋天蓋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尙只爲你作箇證明底人新命與教西印禪師趙州之文遠也靈樹之雲門也時節既至其理自彰發大機顯大用西天東土一印印定卓主丈云天香雲外飄風雷撼靈徑上堂祖師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三祖大師道則太煞道了也且獨龍岡吞却講臺

是第幾機喝一喝下座

特旨馳驛平江交割撥賜田把歸寺上堂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既無心於彼此豈有象於去來山僧欽奉聖旨特往平江交割撥賜田土一去一來四十餘日諸禪德且道是有去來耶無去來耶若道有去來未具衲僧眼在若道無去來未具衲僧眼在畢竟如何客路如天遠皇恩似海深

上堂今朝五月初一萬法本來空寂山前二麥已熟監收莫教狼籍街坊善巧化人職務荷擔竭力長老住持事繁討甚衲僧氣息一隊古佛參堂去

上堂掃除佛祖玄關拈却衲僧巴鼻今朝初一明朝初二便下座

上堂事無礙理無礙理事無礙事事無礙師子咬人狂狗逐塊

八月十二日文宗皇帝聖忌滿散藏經上堂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故我文宗皇帝道高一代功蓋百王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連百福而長今

茲焉諱日斯臨。現前衆等披閱一大教用資。

聖駕住持臣僧某。陞字此座。舉唱宗乘一句。全提分明學。似卓主丈三十三天。撲帝鍾大元國裏日卓午。江心北隱和尚。華藏西洲和尚。至上堂。祖庭寂寞甚。弟兄能幾人。彈指十年別。唯喜道彌尊。遂拈主丈云。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法王大寶自然而至。諸禪德。法王大寶既至。諸人還見麼。卓主丈華藏海中不動搖。吞爍乾坤迥然照。

端長老住宜興保安上堂。舉趙州示衆云。我者裏有出窟師子。口有在窟師子。只是難得師子兒。時有僧彈指州云。是什麼僧云。師子兒。州云。我喚作師子。早已罪過你。更趨踏在師拈云。趙州老大大作者。個語話。山僧者裏也有出窟師子。也有在窟師子。也有師子兒。卓主丈懸崖返鄉。真堪畏。直得清風連四維。上堂。開眼不要尿床。合眼不要瞌睡。放出雲門趙州。把住德山臨濟。七十三八十四。衲僧鼻孔大頭垂業識。茫茫無本據。喝一喝。上堂。久晴不雨。一雨便晴。曠大劫事廓爾分明。擎叉。

打地搖鈴。毬毬落第二

結夏小參。挂搭不必謝茶。坐不必講人。我山至高而自摧。是非海至深而自竭。況我三佛覺場。大人境界。釋迦彌勒提餅。換水文殊。普賢掃地添香山。邊水邊一聲幽鳥。千峰外巖間松下。數片白雲。相共閒。法法全彰。頭頭皆現。一夏九十日。一日十二時。敢問諸人。如何保任。咄。黃檗樹頭討甚蜜菓。

上堂。孟冬薄寒。仲夏漸熱。少室老臊胡。何曾有妙訣。黃龍道說玄說妙。乃太平之姦賊。行棒行喝。乃亂世之英雄。諸禪德。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

上堂。舉南泉示衆云。王老师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時有僧出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賣。不作賤。你作麼生買。僧無語。師拈云。者僧膽大。心龜。龍頭蛇尾。待它道。不作賣。不作賤。你作麼生買。何不向它道。寒時與你衣著。飢時與你飯喫。

靈隱竺田和尚遺書至上堂。一切佛涅槃。無有涅槃。佛無有佛。涅槃遠離覺所覺。去年臘月十四日。小朶峰忽然背翻筋斗。墜碎無生國。鼻孔舜若多神忍痛。

不禁直得淚灑千峯雲愁大野今年臘月十四日痛
定方。庭小朶峰依舊乾坤獨露無生國處處流輝。舜
若多神歡喜不徹。驚拈主丈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寂滅爲樂。

除夜小參。頭陀石被倚苔。裹是大神。呪擲筆。筆遭薛
荔纏。是大明。呪羅漢院裏一年度三個行者。是無上
呪歸宗寺裏參退喫茶。是無等等。呪拈主丈三世諸
佛。歸宗與孔總被蔣山主丈子一串穿却。卓拄杖來
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至正辛巳三月日。退院上堂。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既
無心於彼此。寧有象於去來。古人與麼未出常情。東
家作驢。西家作馬。要騎便騎。要下便下。却較些子。
復云。二十餘年住此山。住時容易退時難。今朝難易
都拋却。一箇閒人天地間。

曇芳和尚廬山語錄叙

至正壬午四月。蔣山曇芳大禪師。受請上徑山。道德
譽望大。愜輿情。臺省胥慶禪衲奔湊。咸頌得人。東

南叢林爲之改觀。而江外僻左。越再歲之七月。因其
門人正茂之來。臨川始得其入院上堂小參入室等
語而讀之。爲之嘆曰。去佛二千年。有此大善知識出
現於世。大施法雨。廣濟羣品。沛然莫之能禦。如優曇
花時一現耳。昔大慧前住徑山。從之學者幾二千人。
今師到山。支危補漏。百廢具興。四方來者計千數百。
有大慧過半之盛。官府清約。連歲豐稔。無雀角鼠牙
之害。安食以居。今其僧堂亦五六十人。于茲矣。師爲
木棧以隔山霧土瘠之濕。居者安然。則亦近時之所
絕無而僅有者也。向者大慧作千僧閣。以廣連床齋
粥之所。李漢老參政爲之記曰。非成閣之難。致其衆
之難。非致其衆之難。道行而不能使其衆不至之難
也。一閣之成。在公不足道。而所以記之者。獨喜其道
行而衆從之。今師之視大慧。可謂兼二難矣。而學徒
以垂手發藥。望于師者。豈不在是。編乎。然佛無二法。
而爲之師者。其進退緩急。則有時節。因緣者焉。當大
慧時。其徒譏毀以相勝。其來者或自謂親證。或自謂
罷參。安得不高峻以折其我慢。行正令以絕其邪原。

是如選鋒破陣不以雷電震驚爲嫌也。今臺方之時請益懷疑之士。俛俛然莫之所歸。從求一孟一席之安。以從事其學。得其所者。或寡矣。雙逕險絕。不憚高遠。雲從川涌而至。者豈有它哉。非汪洋充弘而無以容其來。非明白直截而無以順其入。故師之立言。所謂因時而制宜。探病而對治者歟。是以淵博如滄溟。慈航之發。無礙平實如陸地大車之載。易從此則與大慧同條而共貫者乎。師之始入院也。蓋曰。自國一大慧以來。諸大尊宿。羅龍網鳳於茲焉。師之所以擔荷大事者。可知矣。噫。方便接人。師各有道。直心妙悟。則在學人是。故昔之有得者。風聲竹色。皆是。感發悠悠之徒。雖以大慧之猛厲。猶或失之。師之從容開廣。以待其自得。其意豈不深遠乎。吾聞此山有神龍焉。助其行化。師昔遊茲山。與十人者俱至。祠下其年長。自負者持杯。玳擲之曰。我當後住此山。則得吉。卜九人者皆不得。師勉從衆意。一擲得吉。卜。今師果來住此山。道行而衆集。神明固默相其前定者乎。今師年已七十耳。聰目明視。在蔣山時。尤爲清健。說法無虛。

日繼此而編錄者。當不止此傳錄之語。尙得而觀之。從茂之請。書此以爲徑山語錄叙。

至正三年歲癸未秋前。奎章閣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雍郡虞集拜題。

臺方和尚杭州路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常州路善權禪寺住持嗣法繼祖等編

師於至正二年歲壬午四月二十四日入院

據室云。天下老和尚盡向者裏布縵天網。打鳳羅龍。新徑山合作麼生拈主文。畫一畫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

拈省臺院三疏拈起示衆云。二千年前金口付囑。二千年後直爲流通。風從虎兮雲從龍。

指法座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今日新徑山放憨去也。須彌燈王且過那邊。

遂陞拈香云。此一瓣香。薰向寶爐。端爲祝延。

大元聖主。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歲。欽願陛下聖明如日月。睿筭等乾坤。八方歌有道之君四。

海樂無爲之化。次拈香云。此香爇向爐中供養。

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大和尚。

殿下。恭願長爲佛法之棟梁。永作。

皇朝之師範。次拈香云。此香爇向爐中奉爲。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官。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官。

行宣政院官。浙西道肅政兼訪司官。杭州路達魯。

花赤總管府官。洎文武官班等。資陪台筭。伏願曰。福。

曰壽。乃武乃文。柱石。

皇元金湯佛法。次懷中拈出香云。此一瓣香。爇向爐。

中供養。虎丘正傳第七世佛光海印大禪師。前往。

景德靈隱禪寺。本師玉山。大和尚。非唯報德酬恩。也。

要遞相鈍置。遂歛衣。跌坐。垂詰問。答不緣。師乃拈。

起袈裟角示衆云。三世諸佛。也與麼。六代祖師。也與。

麼。天下老和尚。也與麼。新逕山。也與麼。現前僧俗。也。

與麼。於已無事。勿得妄求。妄求而得。得亦非得。毫釐。

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喝一喝。

復舉馬大師附書與國一祖師。師開緘。見一圓相。遂。

於中著一點。就封回。南陽忠國師。聞云。欽師猶被馬。

師惑。師拈云。二大老弄者一點子。直與日月爭明。只如國師道。欽師猶被馬師惑。又作麼。生臥龍纔奮迅。丹鳳亦翺翔。

當晚小參。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越起子胡狗。輓。通雪峰。毬直得釋迦老子。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芭蕉和尚呵呵大笑云。你有主丈子。我與你主丈子。你無主丈子。我奪却你主丈子。大小芭蕉。巧盡拙出。徑山則不然。你有拄杖子。我也與你拄杖子。你無主丈子。我也與你主丈子。只是不得孤負老僧。

復舉先徑山有五百衆。少人參請。每日繞佛殿前大樹行道。念觀音菩薩。接人與黃檗是同。參寄書與檗。具言是事。檗令臨濟去。曰。你到彼作麼。生。濟云。某甲自有方便。濟到逕山。裝腰包。直上法堂。徑山纔舉頭。濟便喝。山擬開口。濟拂袖便行。尋有僧問云。適來者。僧因甚。便喝和尚。山云。者僧從黃檗來。你要知。自去問取。是時五百衆大半分散。師拈云。臨濟大師具生殺之權。未免落它逕山圈。續莫道當時五百衆大半分散。直饒五百衆一時分散。未稱徑山全提在。良久。

去只見波濤涌不見海龍宮

上堂舉盤山和尚道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師云追風木馬嘶長夜吼月泥牛海底行

上堂古德道我立地待汝搆取我坐地待汝搆取德山入門便捧臨濟入門便喝如將梵位直授凡庸更若躊躇醍醐毒藥下座

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人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師頌云庭前栢樹勢參天話落叢林已有年江北江南杜禪客問來問去口皮穿

進退兩序上堂一進一退有禮有樂發大機顯大用據虎頭收虎尾德山先鋒臨濟殿後巡山老鸞行到水窮山盡處坐看雲起太虛空

上堂舉芭蕉和尚示衆云你有主丈子我與你主丈子你無主丈子我奪却你拄杖子師拈云芭蕉主丈子固是與奪分明爭似巡山者裏一切置之不問何

故霧豹澤毛未嘗暇食靈禽養勇終待驚人

上堂信手拓開妙喜世界一千七百自己叢林井底蓬塵飛上天山上鯉魚鑽入海

上堂舉南泉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云諸禪德解作活計底便解破家散宅解破家散宅底便解作活計若到徑山門下總與明窓下安排三十年後却不得道見巡山來

解夏小參海晏河清時康道泰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四月十五日徑山比丘守忠謹遵佛勅三月安居百億四天下若凡若聖情與無情盡向凌霄峰頂結却布袋頭無一法從外入無一法從內出各各識自本心見自本性悟自本法今當七月十五日解却布袋頭個個如師子游行個個如象王回顧不疑佛不疑祖卓主丈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上堂俱胝豎指秘魔擎叉道吾舞筵歸宗斬蛇是真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下座

上堂舉僧問長沙如何是陀羅尼沙指禪床左邊云

這箇師僧却誦得僧云。別有人誦得否。沙指禪床右邊云。這箇師僧亦誦得。僧云。某甲爲甚不聞。沙云。豈不見道。真誦無響。真聽無聞。僧云。恁麼則音聲不入法界性也。沙云。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聞。是邪聞。師云。大小。長沙費力不少。

上堂。進一步懸崖千尺退一步荆棘萬里。進退兩途俱警。脫德雲不在妙高峰。

佛成道上堂。釋迦老子於正覺山前打失眼睛。鼻孔却向鹿野苑中拾得。口喫飯你輩諸和尚子。那裏知得下座。

上堂。舉脩山主參地藏藏間近。離甚處脩云。南方藏云。南方佛法近日何如。脩云。商量闊浩浩。地藏云。爭似我者裏栽田博飯喫。師頌云。栽田博飯喫。日用無偏頗。輪納王租了。鼓腹唱謳歌。

除夜小參。一年三百六十日。今夜正是結交頭。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天下老和尚情與無情盡向者裏挨肩並足。側聆處。分擊拂。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復舉北禪示衆云。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烹個。

露地白牛燒槽榼。火唱村田樂。免得倚它門戶傍。它牆剛被時人喚作郎。師拈云。北禪固是別甌炊香。未免破耗。常住逕山者裏。臘時納祐。只貴隨家豐儉。召大衆云。千門萬戶。噓噓日。何必新桃換舊符。

客至并謝監收上堂。主中賓賓中主。賓主交參。雲龍風虎。昨朝莊上解發齋糧。今日諸方名勝俱至。阿呵阿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達磨大師遺下一隻履。喝一喝。

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少室無門戶。曹溪絕消息。拈主丈東風一陣來。滿地花狼藉。

上堂。舉瀉山問仰山。甚處來。仰山云。田中來。瀉山云。田中多少人。仰山插锹叉手而立。瀉山云。南山大有入刈。茆仰山搜锹而去。師頌云。插锹叉手立。搜锹卽便行。無繩自縛。漢日午打三更。

佛涅槃上堂。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釋迦老子道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擊拂子云。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靈林友雲和尚至上堂。今朝三月十有五。五峯擊動鹽官鼓。變林大士講經。竟雲從龍。兮風從虎。趙州茶雲門。普明眼。神僧莫。莽鹵擊拂子下座。

結制小參。十方同聚會。你面前無我。我面前無你。個個學無爲。頭崢嶸。尾挈挈。此是選佛場。澄潭不許蒼龍蟠。心空及第歸。徒遭點額。龐居士得力。句子逕山今夜盡情與它勸絕了也。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鎚子。三箇糊獮夜。錢喝一喝下座。

上堂。四月已過。復五月。蠟人成水。鵝護雪。黃梅石女。唉呵。呵。少室鐵牛驚吐舌。床頭主丈忽踣跳。歡喜讚嘆無量。阿僧祇劫諸禪德。且道讚歎個甚麼。良久云。一夜雨。滂澎百川。開貼貼。

上堂。舉古德道。結夏已半月了也。寒山子作麼生。又道結夏已半月了也。水牯牛作麼生。師拈云。逕山結夏。恰半月。寒山子水牯牛。瞋月眠雲。飢飡渴飲。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上堂。舉天親菩薩從內宮下。無著菩薩問云。人間四

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云。說者箇法。只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師拈云。無著善問。天親善答。果它補處慈尊。至今坐在墻堦堆頭。逕山亦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個衲子。證自在神通。且道說甚麼法。良久云。適逢中夏。叢林暑假。

上堂。舉僧問雲門。秋初夏末。前程忽有人問。將何祇對門。云。大眾退後。僧云。有甚麼過門。云。還我九十日飯錢來。師頌云。飯錢還未了。世路又恐。恐萬里八九月。一身西北風。

冬至上堂。魯史書雲。漢宮添線。五湖龍象交參。第一義諦作麼。舉履茲佳旦。恭惟首座大眾各各尊侯。動止多福。

上堂。向上一路。何處尋討。飢來喫飯。寒來著襖。金粟通身。是病文殊。一見便好。大眾天寒不宜久立。各自歸堂向火。

上堂。舉僧問歸宗。如何是佛宗。云。我與汝說。汝還信得及麼。僧云。和尚誠言。焉敢不信。宗云。只汝便是。僧

云如何保任。宗云一竊在眼。空華亂墜。師拈云藕絲
數裏跨鷗鷺。鵲眼中放夜市。

上堂。舉瀉山問雲巖云。如何是藥山。大人相雲。巖云。
涅槃後有瀉山云。如何是涅槃。後有巖云。水洒不著。
巖却問瀉山云。如何是百丈。大人相。瀉山云。巍巍堂。
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你
下觜。處師頌云。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水灑不著。切忌
落草。蚊子上鐵牛。未免成懊惱。休懊惱。天上人間何
處討。

遇五示。盤鉢。畚種。粟。栽田博飯。納僧家本分上事。考
鐘伐鼓。普請上堂。視堂戶不啻牢禁。又何如哉。諸禪
德。未明心地。印滴水也難消。

上堂。一夏九十日。龍門無宿客。二處度夏。七佛師愁。
殺摩訶老迦葉。以拂子擊禪床。一下野色更無山。隔
斷天光直與水相通。

解制小參。翠巖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落盡眉毛。不
覺精神十倍。臨濟遭黃檗打。趁中趁疑。著此事。再回
終夏。換却多少鵲眼。鴈睛。雲門道和尚子莫妄想。天

夜語

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云。
與我拈。按山來。木人拍板。雲中立石。女吹笙。水上行。
僧便問。學人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時如何。門云。三門。
爲什麼。騎佛殿從者裏。過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僧云。與麼則不妄想也。門云。還我話頭來。山頭石虎。
吼聲。乾海底驪龍拗角。折遂以主丈。畫一。電喝一喝。
除夜小參。無邊刹境。自它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
終不離於當念。山僧與諸人共汎一隻無底鐵缸。釋
迦千百億化身。坐缸頭。文殊堂裏。萬菩薩坐缸尾。打
鹽官鼓。唱德山歌。然後穿過東弗于逮。也住千百億。
劫。北鬱單越。也住千百億。劫。西瞿耶尼。也住千百億。
劫。南瞻部洲。也住千百億。劫。却回轉。迦山寺裏。法堂
上。坐底依然。自坐立底依然。自立是汝。諸人還信得。
及麼。良久云。今夜今宵。盡明年明日。迴寒隨一夜去。
春逐五更來。

月講。主火日出。連山月圓。當戶大士講經。竟觀面無
回互。擲火把云。火中驚鼻蛇。蛟殺人無數。
靈都寺火無種。靈苗火裏栽。江南江北盡花開。栗蓬

突出三千願。曠劫無明當下灰。

月上座火通身是病。通身是藥。病去藥除。千峰月落。火裏鐵蛇橫。頭戴黃金角。

曇芳和尚語錄卷上

曇芳和尚語錄卷下

曇芳和尚大龍翔集慶寺語錄

常州路善權禪寺住持嗣法繼祖等編

師於至正五年乙酉正月在廵山寺特奉

聖旨取二十九日入院

據宰拈主丈云。天下老和尚來也。以主丈畫一畫。釋

迦老子達磨大師退後退後。遂出陞座拈香祝

聖云。此一瓣香。薰向寶爐。端爲祝延

大元聖主。當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

陛下恭願道合兩儀。明逾二曜。本支百世。壽考萬年。

遂歛衣敷坐。問答竟。乃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大衆還見麼。古釋迦不先。新彌勒不後。五風十雨共樂昇平。樵唱漁歌均陶至。化摩竭掩室。淨名杜詞。咲殺傍觀。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總是祭鬼神。茶飯新龍翔到來。合作麼。生卓主丈一下。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

行臺御史大夫也。滅性台率僚屬祈雨。請師陞座。師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豎拂子云。看看。娑竭羅龍王。卽今在龍翔拂子頭上。現大自在。身油然作雲。沛然下雨。三世諸佛沒。觜六代祖師沒。觜天下老和尚沒。觜拂子下座。

上堂。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恒沙也。無極四大部洲。森羅萬象。佛殿山門。燈籠露柱。壑著壑著。釋迦彌勒。狸奴白牯。晝夜交參。汝等諸人。更覓甚第二碗。

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云。牆外底。僧云。我不問者。個道州。云。你問甚麼。道僧云。大道州。云。大道透長安。師頌云。堂堂大道透長安。一片皇恩似海寬。六月龍河翻白浪。江南江北普天寒。

上堂。有佛處。不得住。好與三十無佛處。急走過。好與

三十便下座

上堂舉雲門道世尊初生下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指地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糞圖天下太平師拈云真師子兒善師子吼

元旦上堂大哉乾元至哉坤元拈主文云添一絲毫不得減一絲毫不得卓主文云雲淨日月正雪晴天地春

元宵上堂觀色卽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卽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過去須彌燈王在你諸人頂額上放光動地纖然說法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交相羅如寶絲網諸人還信得及麼良久云君子可入上堂拈主文三脚驢子弄蹄行金毛獅子大哮吼今朝突出主丈頭一一面南看北斗卓主文下座

上堂無上法王行大陀羅尼名爲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拈拄杖云拄杖子化作忿怒那吒涌身空中現十八變作師子吼是汝諸人還見麼若也不見向汝諸人眼睫裏說黃道黑去也卓主文喝

一喝下座

上堂請新仲銘充書記并謝連真大師人從大都來接得海南信報道番陽湖吞却峨眉峰直得文殊菩薩向龍河拂子頭上轉大法輪擊拂云鍾王字畫入木三分李杜文章光燄萬丈便下座

上堂舉雪峰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驚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云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雲門以主丈攬向雪峰面前作怕勢玄沙云用南山作麼師頌云南山鼉鼻蛇傷人毒無藥清風數百年夜來生兩角擬議卽喪身不擬議也著

結制上堂十方同聚會白雲萬里箇箇學無爲白雲萬里此是選佛場白雲萬里心空及第歸白雲萬里一句子猛虎生羽翼一句子蛟龍得雲雨一句子全無巴鼻一句子分文不直一一辯得出許你罷參若也總道白雲萬里莫謗山僧好下座

上堂旃檀叢林旃檀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繞有時旃檀叢林荆棘圍繞有時荆棘叢林旃檀圍繞諸人出入其中還有自在分麼以主文畫一畫云水落石

頭出林深草木香

上堂視無襠袴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說甚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便下座

解夏小參我觀如來前際不去後際不來今亦無住諸禪德九十日向甚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曼殊大士三處度夏杲日麗天仰山鉏一片畚下一籬粟斬丁截鐵若也不知坐底是鐵床吞底是熱鐵莫言不道

解制上堂禁足九旬聖制斯滿東弗于代依舊東弗于代西瞿耶尼依舊西瞿耶尼南瞻部洲依舊南瞻部洲北鬱單越依舊北鬱單越以拂子擊禪床云晝夜舒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蜜

中秋上堂舉馬祖大師與南泉西堂百丈翫月次祖云正與麼時如何丈云正好脩行堂云正好供養南泉拂袖便行祖云經歸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師頌云父子相從步廣寒弄他光影太無端何如只似尋常見銀漢無聲轉玉盤

請移忠達西源翠微性天之二長老充前後堂首座

上堂拈起住山鉏斧子龍河風月屬平分一千五百隨高步肘後靈光耀頂門復舉僧問翠微如何是佛法大意微云與我過禪板來僧度禪板微接得便打又問臨濟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云與我過蒲團來僧度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拈云大眾者僧與麼問翠微臨濟二大老與麼答爲復照用同時爲復別有長處薦拈主丈卓二下選佛若無如是眼宗風那得到如今

上堂舉僧問雲門樹影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師頌云樹凋葉落問雲門唉裏旋乾復轉坤朱夏火雲歸碧洞清秋玉露滴金盆

上堂舉豐干游五臺問寒山拾得云你共我去遊五臺便是我同流若不共我去遊五臺不是我同流山云你去作甚麼豐干云禮文殊山云你不是我同流師拈云寒山拾得與豐干雖不是同流於中有些相似處諸禪德會麼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下座

上堂朔風吹沙枯梢號寒少林面壁九年凍餓累及

長慶坐破七個蒲團。却道向捲簾處悟入。吽吽

上堂。教中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現前僧俗。是虛妄。山河大地。是虛妄。日月星辰。是虛妄。諸相非相。是虛妄。釋迦老子。在甚麼處。以拂子擊繩床下座。

退院上堂。今日記得去年來。去年定著今朝去。拈主丈。擲標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住。

師於至正丙戌三月旦。退歸龍蟠庵。伺

朝命。七月十三日。寺災。行臺大夫納璘高公率僚屬起師。再住。取十五日入院。署事。明年春。成上堂。金刹龍翔天上。去夜摩兜率。駕雲來。斧斤不動。渾如舊樓閣。重重次第開。

上堂。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師頌云。堪咲雲門老古錘。口頭突出五須彌。十方世界清平了。更把綱宗說向誰。

大殿塑三世佛。開光明佛事。

皇元開創法王宮。三世如來顯大功。瞬息已歸兜率去。擡眸宮殿又重重。大衆大覺世尊聖像。今日開光。

明且道。有光明可開耶。無光明可開耶。若道有佛身。無爲不墮。諸數若道無。爪甲畫佛像。無量勝功德。於斯明得。眞佛現前。倘或未然。更須點出。遂以筆作點。眼勢云。九十七種大人相。一道神光萬境閒。

太子梁王潛邸時。嘗到蔣山。與師語次。問云。所謂蔣薄粥者。何也。對云。將謂太子忘却。又問云。所謂裱僧家三隻襪者。何也。對云。國內山川都踏遍。今朝親到梵王家。泰定乙丑。蔣山回祿。一日問師曰。寺旣火矣。佛依何住。師對云。古佛過去。今佛再來。又問云。興復如何。師對云。賴有大檀越。在王領之。及登寶位。召師面見。賜坐。復理前問。命史官虞集等書之。

偈頌

文宗皇帝潛邸時。登鍾山。親自舉鉏。開山崇禱。命師說偈。師恭對偈云。

金鉏三舉。帝基寬百億山河。掌上觀千古鐘山增瑞氣。恩光雨露滿龍蟠。

賀東林盛藏主

撥轉如來正法輪。還他本色社中人。爐峰跳出藕絲

歎。唉。倒。愁。癡。老。鴈。門。

謝平險崖惠衣

森羅萬象體融通。今古難施蓋覆功。突兀一座何處起。雨餘清曉白雲封。

寄城中道友馮松山

空諸所有有非有。實諸所無無本無。十字街頭石幢子。熾然說法度三塗。

送僧之江西

江上青山來疊疊。脚頭官路去迢迢。馬駒踏殺人無數。少室宗風未寂寥。

示蟾光二禪人參方

空裏蟾光撮得麼。目前機境絕蕭訛。曹溪少室渾輪句。雨洗秋林落葉多。

鍾阜不行摩竭令。電光石火早三千。肩橫一錫出門去。它日諸方莫妄傳。

贈侍儀司舍人張仲德

有子出家宜向善。無心爲祿盍歸畊。目前萬法皆虛妄。莫把閑情汙道情。

送慶禪人之浙

慶快平生事。若何泥牛。哮吼木人。誦二三四七。無玄旨。百越三吳。秋意多。

贈魯國公趙迂軒子清遠太守

海肅波澄。玉宇寬光。風霽月屬。誰看父翁勳業。無今古。九曲溪頭。竹萬竿。

示徒弟蕙監寺

三脚驢兒解弄蹄。叢林千古見風規。等閒一咲鍾山頂。尺二眉毛領下垂。

奉詔入京舟次徐州和廣智韻

金錫重攜入帝京。無窮秋色助行程。黃河岸上西風急。擂鼓船頭發五更。

示聰淨頭

履真踐實。空王子見色明心。了事人壁角落頭生柄。帚花開爛熳。却前春。

陳同知奉勅製納失法衣說偈爲贈

莫只量人須自量。一針鋒下一封疆。老僧不動古刀尺。百億乾坤雨露香。

贈奉訓大夫趙安道奉 旨鍾山繪佛像

筆底功超造化先縱橫妙用是心傳一新鍾阜龍蟠
寺雨露恩光億萬年

示穎侍者遊方

常陽烜赫無文印百鍊精金小艷詩意句一時俱不
到脚尖踢出五須彌

贈清真居士

純清絕點到真常白藕花開徧界香曲几團蒲消永
日無窮風月滿軒窗

送傳侍者歸蜀省師

金雞鼓翅玉闌干粉碎虛空鐵一團伸出古靈指背
手錦江無地著波瀾

送心侍者之京

國師三喚便三酬一片恩光觸處周萬里中原平似
掌好攜金錫御街遊

贈嶽禪人書華嚴經畢遊浙

主丈頭波騰嶽立毫端上香水淨空楚天木落千峰
外樓閣重重夕照中

贈地僊

老僧造個無縫塔突兀無陰陽地中南北東西都是
向瑠璃殿上日堂空

送恢首座歸鄉

袈裟寒雲出定林萬峰秋色壯歸心摩訶衍法離言
說吞燦乾伸自古今

送天之性長老首座職滿回翠微

天宮內院提綱要照用靈行小釋迦吳水越山秋色
裏微塵佛刹法王家

示潤知客

雖是門頭尸底事應用還它過量人眼裏有筋皮有
血一甌春茗便通神

示脩禪人

勤脩戒定出家兒七尺單前佛祖機鐵鑄脊梁三十
載德山臨濟浪頭低

送華藏性維那

金槌擊開華藏海波心七十二峰青可憐童子貪程
速烟水茫茫百十城

之字原本
不明更動

子威御史北上賦雪林以贈

殘鴈欣逢驄馬回。祥光瑞氣滿空來。玉階千樹銀花
合。好獻豐年萬壽杯。

謝事蔣山。吟隱和尚以偈見賀。次韻奉答。

五湖龍象絕咨參。我亦何曾解指南。丈一條簪似
虎。且隨老倒臥東菴。

笑隱和尚賀偈附錄

靈源謝事歸昭默。積翠高風繼老南。今日鍾山龍
象衆。忍聞羯鼓送歸庵。

贈深講主

自己深深大寶藏。性空便是法王家。茫茫更覓祖師
意。白玉無瑕却有瑕。

送何山俊侍者兼柬月江和尚

小谿深處是何山。中有高人爲法檀。吹起布毛些子
力。山河大地骨毛寒。

送睿侍者

達磨不曾來東土。二祖亦不往西天。南陽三度喚侍
者。虎驟龍驤幾百年。

送玉藏主

玉露瀟瀟鍾阜月。秋風颯颯楚江雲。道人去住渾無
礙。一片清光遠共分。

次靈石和尚韻送嘉興天寧嵩維那

九十之翁送子遊。龍蟠虎踞豈堪酬。高峰盤結草菴
去。佛祖如何敢出頭。

寄江心無言和尚

四七二三水底月。江上一翁誰與儔。老我此生成拙
計。三回撥火覓浮漚。

謝逕山行中仁書記寄手書華嚴經至蔣

山

無邊刹境一毫端。字字如珠轉玉盤。五十三人休厭
語。龍華師主莫相瞞。

辱示妙偈捧玩無已謹析爲四首錄呈

座下以報盛德。寓廬山東林比丘至仁再
拜。

無邊刹境一毫端。童子當年被熱瞞。廬阜臘殘梅
蕊白。鍾山雲盡月光寒。

字字如珠轉玉盤黃金殿上見 龍顏墨花香偏

三千界坐鎮江南第一山

五十三人休寐語大地撮來無寸土金聲玉振破

砂盆夜半日輪正卓午

龍華師主莫相瞞教海波瀾徹底乾帳裏真珠三

百顆明明撒出與人看

佛祖真讚

出山相

午夜明星換却眼睛摩竭掩室法出羣生

布袋和尚

守個破布袋下生是幾時手面弄光影街頭嚇小兒

水月觀音

天上月水底月或暗或明或圓或缺白華巖上初無

說淨餅楊柳偏饒舌

維摩居士

臥病毗耶離幾手成滯貨七佛祖師來一時俱領過

四顧丈室何寥寥容盡三萬二千師子座

文殊問疾圖

傍人看你兩個語默俱成話墮病痛若也無人知毗

耶離城且孤坐

趙州和尚

天下趙州法王中尊超今邁古吞燖乾坤東門西門

南門北門

郁山主

堪唉茶陵老騎驢入荒草一跌起來時千峰日杲杲

虛谷和尚

已字堂前斬釘截鐵凌霄峰頂電掣雷轟下

九重之丹詔滅靈鷲之真燈夫是之謂圓鑑禪師海

內一僧

晦機和尚

大雄白額虎南山驚鼻蛇慈悲勝菩薩忿怒逾那吒

謂是佛智捏目生花謂非佛智特地隨邪一千七百

隨高步靠倒西天小釋迦

無外和尚

甌峰之頂幕阜之中興雲居雲現黃龍龍夫是之謂

佛日直下無外禪師滅却濟北一宗

唉隱和尚

拗折妙喜黑漆竹筴引得衲僧都不喜見換斗移星
日面月面三奉 詔旨聲撼九重坐斷千差聊通一
線

一溪和尚

道德行解 天子褒稱千歲寶掌一笑起迎居頂之
道炳如日星我作是說萬象側聆

先師玉山和尚

眼裏有珠舌頭無骨用祖翁黑豆法驗天下衲僧握
臨濟金剛王顯宗門標格有時獨龍崗上鐵壁銀山
有時靈鷲山中銀山鐵壁忽然石女懷胎生下三箇
五逆且道是誰守忠志賢良弼

祭三塔性古禪文

維至治三年歲癸亥十月初二日嘉興路三塔景德
禪寺住持古禪法兄大和尚訃音遠至蔣山禪寺住
持法弟比丘守忠謹以清羞香茗之奠致祭于靈几
之前曰嗚呼先師之道譬若泰山北斗人皆仰而望
之昔居冷泉登其門者不可數計而真能得其道者

鮮矣惟兄參侍日久操守端潔徹證明白真能得先
師之道者乎吾昔備員崇因雖不能行先師之道而
兢兢業業未嘗少怠兄時闕錫冷泉不憚千里遠來
相訪青鐙夜雨劇談先師之道兄弟之誼藹如也厥
後兄亦應景德之命私心有所賴焉而能張先師之
門行先師之道者非兄其誰歟自吾來北山日以應
酬多故書問曠缺恃兄之在焉必有後會之期豈料
得疾俄頃竟成訣別而今而後張先師之門行先師
之道者果何人哉兄其有知必以吾言之悲也訃音
遠至有腸如割山空月冷鶴怨猿驚酌明水以設祭
叱中情以矢辭靈其不昧斯焉告之

自讚

祖首座請

人天眼目獨角祥麟倒用西祖印白日怒雷轟瓦礫
場中瓊樓玉殿大洋海裏簸土揚塵親把一枝無孔
笛玉階吹起少林春

徒弟茂宗請

萬派朝宗千峰到嶽岫哉僧繇如何描貌北山松下

一藏主請
威音前父子雖親妙不傳

智昱都寺請

踞倪床揮麈尾。萬象聽說禪。虛空還共舉。楊岐栗棘蓬。東山暗號子。莫怪不相當。對面隔千里。

楊雲巖居士請

是真非真是相非。相如太虛空。具含萬象識得渠。儂面目不出毗耶方丈。

成都昭覺堅長老請

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水洒不著處。北山曳杖步松陰。和泥合水時。頂門突出十二面。是它克家兒。決定不喜見。

福州西禪成長老請

手裏輪珠百單八。臂中三毒無時發。有時向瓦礫堆上。現瓊樓。有時把衲僧頂門眼。數瞎。若人知得渠落處。許你分身徧塵刹。

婺州上巖明長老請

曾中空洞洞身外。意閑閑不知有甚麼長處。九重城裏動龍顏。

一藏主請

握黑蛇踞倪座。未開口先話墮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俱成滯貨。萬峰春曉。顯全提。匝地清風更有誰。

聖監寺請

三脚驢子弄蹄行。踢出聖諦第一義。咄哉僧繇畫不成。叢林千古爲祥瑞。

聖泉別峰異長老請

三佛場中無非過量。倒握龜毛。佛魔俱喪。謂是疊芳。分明是謗。謂非疊芳。又却成誑。與麼不與麼。佛手驢脚不與麼。却與麼。灰頭土面。眨得眼來。別峯相見。

灌溪釜長老

龍門萬仞高。灌溪劈箭急。巨關兩重關。掉臂徑直入。木馬嘶曹谿。鐵牛眠少室。一時分付別峯長老。碧眼黃頭仰望不及。更有一著。銀山鐵壁。

定林持長老請

定林古寺勢參天。橫界東南一道泉。不涉纖毫相見了。人間天上錯流傳。

祖山復古恢長老請

一生擔板如何復古坐斷龍蟠雨露新凌霄峰頂日
卓午倒握龜毛橫拈鋤斧等閒放山草裏大虫幾乎
嚇殺雙峰老祖

幻住月千江畫中峯和尚與師同幘請讚

獨龍崗上幻住菴中鏡容古佛天目幻翳如春行萬
國似月照當空有時獨踞師子巖有時坐斷凌霄峯
用黑豆法名揚四海敲破砂盆聲動九重千江有
水千江月摧邪顯正定綱宗

● 深入題

曇芳和尚語錄卷下終

時賢讚師真附錄

中書平章魯國公趙世延 字子敬

日乘玉象優曇始芳天飛龍淵鍾山增重際風雲於
尺五沛雨露於十行茲固奇遇莫非宿植德本若夫
大圓鏡裏尋無迹一月千江悉現前定林竹樹老參
天

翰林承旨張起巖 字夢臣

山形磊嵬雷音洪暢禪林樛栴法門龍象續寶梵二
千載之祖燈現人間百二十之壽相休休其心汪汪
其量鬱攸蔚虐不撓性天金界鼎新咸出意匠
王臣歸依縹素敬仰何魁梧碩大之體而見之若此
豈滿而不盈抑謙之是上也

翰林承旨歐陽玄 字原功

金輪王佛一出世優鉢曇芳一度開師子座中相識
舊鳳凰池上等閒來

林學士虞集 字伯生

當龍蟠虎踞之間作鳳翥鸞停之勢巾鉢九重之
前席刀尺千年之後身如優曇花芬芳匝地擬尋水
月澄空影萬仞匡廬只麼青

北山雲起南山雨曾護神龍出古潭宴坐道林三十
載大千世界識優曇

龍蟠虎踞青山古雪竹霜筠宴坐深欲識此山真面
目優曇花發妙明心

栽松得松種玉得玉千歲之苓萬金之璞起而爲人

宗風歷然不動不依神變現前說法如雲慈風愛曰
江海中間具足第一我聞菩提住世久如龍吟海底
鳳舞天衢

翰林學士揭傒斯 安曼頌

當中國今聖人之時行西方古聖人之教在山則
真龍下臨出山則猛虎長嘯所以感風雲之際會豈
在聲音與咲貌說與半山明月千載與師相照

翰林學士黃縉 字晉卿

稽首優曇發現時百千萬劫至於斯談玄落落超今
古天曆年間帝者師

奎章閣監書博士柯九思 字敬仲

寂然跌坐大振宗風於定慧中真空不空彼優曇花
芳性香潔花隨相幻其芳不歇故於圖畫現此金光
由無人我云無亦忘至若持願力與大利而無所住
著豈人天之小果也被寵光承異數又如白月之
在雲每□無所不可也

監御史察仞 字士安

花發優曇海藏法演兜率天宮金襴賜 先皇之寵

命玉璽闡大士之圓通色空萬象光炯燿瞳是所謂
人中之鳳僧中之龍大善知識者也

大龍翔住山大訢

河漢流天非舟楫之能濟麟鳳在野豈網羅之可羈
故山林可傲於鍾鼎以道德爲之著龜錫號既同卽
圓悟際中興之主嘉名適合如南陽稱一國之師大
江以南鍾山之陲涌五天之樓觀陶萬化於鉗鎚功
成不居委之若遺維茲凌霄之獨步蓋有吾祖之遺
規亦將風動群公求駿骨於月窟雲屯萬祲期跼化
於天地也

徑山住山行端

屹濟北一枝之秀浚松源五派之清黃金殿上謁
天子高擁万袍出鳳城

靈隱住山悟心

鷲峯一燈贖翁五世話行江國如三佛金盛之時道
叶天人實千古明良之會彈指頃現寶王刹爲叔世
建大寶幢萬古叢林有耿光

□□住山如砥

巍巍堂堂。煌煌僧中之寶。法中之王。玉振金聲。續破沙盆六傳之逸響。霜鬢雪虐。繁優鉢羅五葉之奇芳。言法華曾昇御榻。光佛照七宿觀堂。視名聞利養。如垢衣糞土。以慈悲喜捨爲河筏津梁。氣吞萬納眼。蓋諸方讚嘆莫能及。描貌未相當。父子不傳真秘訣。凌霄峰頂發天香。

育王住山正印

廣大慈悲。妙圓超悟。芳綻優曇。門開甘露。願力弘深。寶鏡容大士之載來。道德穹窿。感

聖主賢臣之外護。名高國一。凌霄峯頂大坐當軒。爵重南陽濯錦江頭。看人競渡。安而不危。深而且固。作大法之棟梁。爲天香之嫡嗣。夫是之謂天下逕山千僧門中之宗主者也。

赫赫龍翔。深深龍淵。優曇鉢花香聞于天一節。入觀對御。談玄雲龍風虎。開大法筵。天命之性。焰續芳聯。瑞世翠微。坐法王毘行師之道。握佛祖權。繪師壽相。面目凜然。登南陽爵。同趙州年。

舍利讚附錄

前阿育王住山正印

大哉廣慈。妙圓超悟。福慧兩全。道風四播。末後一著。烜赫光輝。灰飛烟滅。玉轉珠迴。如隆慶閑。如老眞淨。設利粲然。五色晶瑩。偉哉曇芳。不讓古賢。烟所至處。八萬四千天然之孫。天香之嗣。跨竈衝樓。超佛越祖。黃金一國。潭北湘南。藏無縫塔。萬古優曇。

平江路靈巖住山清欲

應廣慈。迺如是體無生具。眞智證寂滅。益昌熾。當茶毗香爲積烟所及。成舍利。燦五色絕精粹。求而獲。競悲喜。後來者哀莫既。躡而踊。歎以欬。扶燼泥。忽流灑。在古人鮮克爾。今何時有如此痛法門。日彌頓。使吾徒藉光憤。讀以辭貽厥嗣。

題跋

廣慈圓悟大禪師五會禪錄。如師子一滴乳。迸散十斛。乳又如龍王一滴雨。普潤三千大千。所以道重王臣。名喧寰宇。天香老伯。衝樓跨竈者。唯師一人而

已臨濟德山也須讓他出一頭地始得

慶元路育王禪寺住持法弟比丘 正印 拜題

先師和尚實無此語切忌向印板上流傳讀者了知
開口不在舌頭上先師之道行矣

常州路善權禪寺住持嗣法比丘 繼祖 九拜

前侍義司舍人張惟新同妻邵氏妙真助淨財繡梓

嘉興路天寧萬壽禪寺藏司比丘 覺慧 拜書

嘉興路天寧萬壽禪寺住持 萬金 緣

有元大中大夫佛海普印廣慈圓悟大禪師忠公行

業記

師諱守忠字曇芳以至元乙亥十月一日生南康都
昌黃氏九歲志求出家母弗許親族勸母遂其志於
是從玉山珍禪師于雲居十二祝髮既受具出游方
至蔣山留二夏過天禧官講聽法華閱輒解了主講
佛光法師服其顚悟語曰再來人也時鐵山瓊公道

遺
口口大

震吳中往咨叩就見蒙山異公公問鄉里師云都昌
曰紅來陸來曰二俱不涉公展兩手師瞪目視之遂
同居休休庵久之拜虎巖伏公于徑山職其綱維一
年往育王見東巖曰公命典藏不就乃省玉山于靈
隱玉山舉庭前栢樹子話師言下盡釋所疑辭歸見
海印如公于臨江惠力甚驩復至金陵崇因遠峰宏
公迎居第一座峰遷保寧衆推師繼席開堂爲玉山
之嗣至治辛酉春江浙行中書省丞相脫歡公領行
宣政院事遷師蔣山泰定乙丑正月寺燬而 太子
梁王適至金陵翌日登山問師云寺既火矣佛依何
住對曰古佛過去今佛再來又問興復如何對曰賴
有大檀越在 王頷之明年治銅爲大鐘 王解指
碧珠□□既成而珠宛在鐘欵 皇帝萬歲上色加
明鑒 王與師登寶珠峰見後麓平行林木深蔚可
建精藍命累石識其地它日躬舉鑊開基出金幣作
殿宇手書崇禱爲額未幾 王有江陵之行不樂師
爲禱寶公得吉 王指天曰誓有以報靈貺已而歸
登 大寶是爲 文宗皇帝天曆元年秋遣使至山

加寶公號曰道林真覺慈應惠感普濟聖師暨珠伽
黎授師號曰佛海普印大禪師改崇禧爲崇禧萬壽
賜經一藏白金器五百兩黃金五十兩納失失禧二
首是時改潛邸爲大龍翔集慶寺勅行御史臺擇
開山者以師應選師力辭舉中天竺訖公以代二年
春加師大中大夫廣慈圓悟大禪師住持崇禧蔣山
商議營繕都司事至順元年秋御史中丞趙世安傳
旨召師與龍翔訖公赴京九月九日國師妙總統
吏部尙書王士弘引見于奎章閣賜坐勞問命大
禧宗禪院供日庫膳錫金縷衣貂裘從行以教等賜
有差次見皇后太子禮遇隆洽諡帝師親以
土番貢米尋奉旨頒香五臺至日祥光現還奏
賜納失失袈裟二年元旦朝大明殿賜金襴衣
帝在金陵嘗問師薄蔣粥及三隻襪者至是復問師
如前帝顧史官虞集書之復勅集撰蔣山寺碑
三月□□日奏復馬司莊之論於豪民者就乞還
山帝堅留辭至再四乃命留守張金家奴設燕於
聖安寺大司徒撒迪監視給內器皿極其陳設明日

賜鈔百定白金百兩帝師鑲毳衣罽帽等四月八
日遣中丞趙世安再賜鈔五百定給驛馬十疋傳車
二兩仍勅所經官府衛送既還山以所賜大輿營構
穹樓偉殿殆若天降未幾遣宣政院使韓家奴賜鈔
五千定割平江上田五十頃蠲兩寺田賦勅素士尙
劉二總管繪者趙院判造佛菩薩神像三人者皆國
手非奉旨不能致也帝上僊師建水陸七晝夜
以報散之夕師升座宣法要有甘露之祥
今上龍飛之初屢降褒護之旨及金幣之錫太后
又賜黃白金各百兩雲南金二十兩鈔二百定織文
二十疋至正元年春退處龍蟠庵明年高公納璘爲
行院使首以徑山聘師命三返乃起寺積廢宿逋山
崇浙右臣族聞師至爭饋糧贍學者衆逾二千年
乙酉春行臺奉旨移師住龍翔江浙丞相朶而只
公親爲敦請即日乘傳至金陵衆隨至無所容明年
告老于朝居廣慈菴俟命七月寺火時高公爲
行臺大夫勉師曰此先皇潛邸江南寺茲第一今
燬非師孰能復師曰吾責其可乃大市材鳩工衆

宇一時皆作不再期而落成八年戊子十月二十八日感微疾召門弟子曰汝等宜力吾道以無負國家崇奉之意勉之吾逝矣先一日書偈云遮個臭皮袋觸目無帶礙一死便燒埋不要和人賽臺府諸司各致奠士庶率財作大會七日至於頂臂香爲供者輿龕出東門傾城伎樂皆至送者數萬人闔維火五色大夫星吉公命萬戶以兵環視薪盡而頂骨牙齒目睛數珠皆不壞舍利無算烟所至林木皆燬燬如綴樵牧連枝取器諸市弟子大琛等奉藏龍蟠不動塔大機等又分塔於徑山凌霄峯下師身長七尺五寸偉然魁特吐音如鐘平居寡言出語無非指示王公貴人一見聆其緒論不自知其膝之屈也每出城府士民爭迎拜恐後稱爲活寶公開示學者不假辭色號鐵面然人人親服應酬偈語未嘗起草引紙疾書而文理嚴正雄渾五會錄可見也師初游方與竺源盛公偕行源後山居淮西道大鳴于時師常欲強度江而不能則屢分賜物以奉復舉於蔣山以代已師居崇因十五年蔣山二十年凡寺錢粟壹不經意

聽令職司出內而贏羨狼戾師去繼者稍加撙束而帑庾日益耗矣一日寶街有牽羊就屠者師見倍償其直而縱諸山屠尋改業自是官貴多以羊鹿鴈雉於師所縱焉曰放生云徑山華嚴閣火延燎數百間隨復舊如雄翼龍翔之再造也傾已棄得鈔五百定爲倡蔣山之役亦然此施者之所以信而成之所以易歟師勤於爲衆四事之奉務爲豐美已則壞衣糲食澹如也初文宗意師服御必華侈一日微行直造臥內則破慢紙衾而已加嘆以去師於世典雖不留意然一經目則終身不忘至於史記亦能倍誦對人輒成篇舉不差一字都昌於吾鄱爲隣境師之族居境上與吾家甚邇師居龍翔予則參徒之列三年於師道德言行之懿蓋所謂親聞而見之者也近世大尊宿紀錄往往出於貴公顯人貴公顯人任其好惡筆削失實今因其門人毗陵翠微住持仁性之請乃以所聞見之大者而直書之不敢一字褒貶焉庶幾後世有所據信師生之時與臨終之日多有靈瑞嫌涉異不書

至正九年己丑春二月八日參學比丘克新撰
中順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都事劉貞書

元故大中大夫佛海普印廣慈圓悟大禪師大龍翔
集慶寺長老忠公塔銘

至正八年歲戊子十月廿又八日廣慈圓悟大禪師
示寂於大龍翔集慶寺之方丈先一日召諸弟子留
偈云。這個臭皮袋。觸目無滯碍。一死便燒埋。莫要
和人賽。詰旦復告之曰。汝等繼自今。宜勇猛精進。紹隆
先聖之道。庶毋負國朝崇重吾教之心。言已。憮然
而逝。有頃。容貌神采燁然如黃金色。停龕七日。江南
行臺御史大夫星吉公率文武諸司。致奠諸好善者。
相率出貲作齋會。七晝夜。有然身以燈炷。香頂臂。盡
其誠敬。而作供養。十一月五日。龕出城東。有司具儀。
從伎樂。送者數萬人。有衣麻扶杖哀號。懊惱。返若
有所失焉者。闔維將既。回風凝烟。至寶公塔頂。爲五
色。蓋宛然空中。薪盡火滅。五色舍利無筭。烟所著林
木。舍利綴葉上。如珠大者如菰。顚骨齒牙目睛乃生。

前所持念珠俱不壞。弟子大琛等奉藏於龍蟠菴之
不動塔。逕山大機等又分塔於凌霄峯下。僧臘五十
又六世壽七十又四門人玉泉住持福祐等奉書及
行實來。劉請余銘其塔。辭不獲。乃序而爲之。銘。禪師
名守忠字曇芳。江西南康都昌之黃金黃氏子也。誕
時多靈異。九齡。恪慕舍俗。母弗許。輒連日不食。親族
屢請于其母。乃從其志。禮雲居玉山珍禪師爲師。年
十一。祝髮受具。足戒。姿兒魁偉。氣宇超然。徧游諸方。
至蔣山。留二年。至天禧官講聽。講法華諸經。悉了其
義。住山。佛光法師識之。謂衆曰。斯人真再來人也。入
吳。禮覺菴眞公于承天。見鐵山瓊公。蒙山異公于休
休。異公問師鄉里。師曰。江西都昌。曰。船來陸來。曰。二
途不涉。公展兩手。師瞠目視之。遂同居焉。久之。逮逕
山。見虎巖伏公公。一見器異。命掌綱維。一年。又往育
王。見東巖曰公。公留典藏教。不就。遇竺源盛公偕行。
過雪竇。見野翁同公度。夏秋還靈隱。省師玉山。山一
日入室。次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
前柏樹子。師一歷耳根。豁然大悟。山爲印可。久之。至

臨江惠力見海印如公往來諸禪師間機語投合所
至尊敬復還建康至崇因分座訓徒適遠峯宏公遷
保寧衆推禪師補其席開堂說法乃嗣玉山蓋本諸
源委也由是道價日重至治辛酉春江浙行省左丞
相脫歡公領行宣政院事素聞禪師高行移住蔣山
泰定乙丑正月廿四日太子梁王至建康是夕寺
舊明日王詣寺問師曰興復若何師對曰賴有大
檀越在王領之明年範銅作大鐘王以寶珠施
入冶爐既成而寶珠瑩然在鐘欵萬歲上又問師
曰寺既燬矣佛依何住師對云古佛過去今佛再來
王大喜王一日與師登寶珠峯見峰後雲霧滃
起降即其地四顧林麓深秀謂師曰是可爲精舍
命從者疊石表識之它日王再至躬自舉鉏命
師說偈王遂以鋤剋地開基施財囑師建梵宇名
曰崇禧大書崇禧二字界師令留寺自是每至必留
連問辯多舉宗門語爲問王一日問師云納子所
謂蔣薄粥者何也師對曰將謂殿下忘却問又曰
所謂納僧家三隻襪者何也師對曰國內山川俱踏

遍今朝親到梵王家王爲之嗒然相視致和元年
戊辰秋王入登大寶改元天曆上遣使函香
至蔣山謝寶公兼勞師師先一夕夢神人惠以一印
早作而使者至賜金綺袈裟授師佛海普印大禪
師改崇禧爲大崇禧萬壽寺賜經一藏白銀器五
百兩黃金五十兩納失失檐二首有旨以金陵潛
邸造大龍翔集慶寺上命禪師開山師舉中天
竺長老新代之回奏稱上意二年春上遣
使特授師大中大夫廣慈圓悟大禪師住持大崇
禧萬壽兼領蔣山太平興國禪寺商議集慶萬壽營
繕都司事至順元年御史中丞趙世安傳旨召師
與大龍翔新公乘驛入京既至國師妙總統吏
部尙書王士弘引見上于奎章閣賜坐溫問命
大禧宗禪院給日膳資用及諸從行各有差有旨
見皇后太子申命大夫撤迪平章趙世延留守張
金家奴具珍饌供祁寒上以貂裘衣師從行皆賜
衣綿謁見帝師禮遇隆至饋以土蕃所貢御米尋
奉旨見西天指空和尙偕新公乘傳之五臺禮文

殊大士親祥光而歸。敷奏稱旨。賜納失失袞袞。二年辛未。正旦朝。大明殿賜金襴袞。袞勅學士虞集撰重興蔣山寺記。及大書廣慈菴泊諸殿堂。扁三月十八日。奏辭乞歸。上固留辭不已。上乃允所請。呼師之字而勞之。上命留守設盛燕。祖餞於聖恩寺。給內府器皿樂伎。復命大司徒徹迪押燕。明日賜中統鈔百定白金百兩。勅通政院給驛馬十疋。傳車二輛。帝師讀西帽禪衣段疋表裏各一所。請江南諸寺護持。法旨四月五日奉。特旨。蠲免蔣山田地租糧八日。上遣中丞趙世安再賜中統鈔五百定。命師函香還山。繼遣宣政院使韓家奴賜鈔五千定。遣趙院判尙劉二總管。繪諸佛菩薩神像。皆當世絕藝也。四年癸酉秋。上賓天。太后述先朝之志。兩遣使賜黃白金各百兩。雲南葉金二十兩。鈔二百定。織文二十疋。元統初。今上皇帝登極。賜璽書。侑以御香金幣。至正元年辛巳三月。日禪師升堂。鳴鼓集衆。說偈辭。蔣山歸龍蟠庵。爲終老計。二年三月。菴前夫容忽一樹盛開。

衆皆驚訝。四月江浙行省左丞相則怯兒普化公行宣政院使。納璘高公差宣使持省院疏文起禪師住廬山。禪師辭甚堅。請者不絕。改勉爲之行。留三年。有成績。復辭省院督有司。以禮登山。固留之。五年正月。今上皇帝特旨。命禪師陞住大龍翔集慶寺。遣使函香。禮請中臺大夫亦憐眞班及省院諸司具疏。咸至。以官舟護送至建康。六年三月。禪師退居廣慈庵。俟朝命臺官率有司。請數四益勤禪師力辭。如初。七月。寺留南臺大夫納璘率僚屬詣廣慈菴。謂師曰。國朝江南建寺。惟此一寺爲盛。今遇留變。非有行道願力者。孰能興復之。禪師惻然念。先皇厚恩。即起主寺事。首傾衣鉢市木鳩工。重爲興造。七年寺成。八年戊子九月二十八日。禪師登蔣山寶公塔。辭寶公。謂其逮來金陵四十餘年。與大士若有夙世緣契。庇賴蓋終身焉。過龍蟠菴。以菴事付囑其徒弟。奇偉等。復還龍翔。距其逝期。恰先一日也。禪師智圓而行滿。識朗而學純。言簡而要。機靜而應。作爲偈頌。無禪流夸大張礫之言。有祖師平易坦實之旨。其往

崇因除續弊而新之法。席鼎盛。將於名藍。其住蔣山。歲月最久。寺遭鬱攸。願力所成。殿堂樓閣。門廡及它。屋以間計者。數千輪奐。具美其住。廵山宿。通累萬。曾未期月。倉庫充羨。土木皆作。堂單滿千七百。說法行道。有光前聞。其住。大龍翔。復羅鬱攸。前規壯麗。費出有□。實假民力。禪師興造。費出常住。力從僦傭。而舊觀悉復。衆稱其難。它如寶公。大士如。諡普濟。聖師。賜珍珠僧伽衣。寶器二十事。復羅漢莊。淪於司馬。案者皆禪師所。奏梅山華嚴。福壽大義等田。累歲質當於富民者。禪師悉經營以復常住。大崇禱。賜平江田五十頃。及蠲蘆蕩之稅。亦自禪師開陳。生平所成事功與。天朝恩賜光寵。它人莫不企慕。在禪師無秋毫自銜之意。所得賜物。悉以歸公齋。施餘資。遇人空乏。輒以濟急。示寂之日。所存惟三衣巾鉢。古玩圖籍數事而已。禪師逝于玉山。而上爲松原。嶽禪師五世法孫所度。弟子傳法往山者。若干人。諸方辦事。若干人。門人編集其遺文。名曰五會錄。行于世。禪師生前。遭遇不啻于心。末後光明。能豫知之。而恐其

徒有尙人之志。故臨終四句之偈。前兩句斥其幻軀。後兩句囑其莫賽。賽何事乎。師旨深矣。銘曰

匯澤湯湯。孕秀鍾鍾。阜峨峨。蘊祥儲異。扶輿千載。惟師致焉。或賜以金。或命以官。命不敢拒。賜不敢辭。富貴在天。豈我所知。不賤爲貴。不貧爲富。不自賤自貧。則我所固有。五會弘願。鑿雄諸方。曰我佛之力。天子之光。嗟彼月矣。泝日有輝。日魄主死。天則不違。不違者。天不昧吝性。現月本體。圓滿端正。我銘古人。證以古月。諸佛現前。不作斷滅。龍蟠凌霄。有翠曙波。師志無競。我銘已多。

至正九年己丑四月八日前 翰林學士承旨 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翼郡歐陽玄撰
奉議大夫前淮安路海寧州知州古汴趙雍書
中大夫婺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中山趙儼篆額
光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星吉立石

即休契了禪師拾遺集

元・即休契了

撰

金山即休了和尚拾遺集

釋迦像

持錫擎盃示化儀。結跏蓮坐又巍巍。何須善現更伸
請。舍衛王城一轍歸。

古寺瓦礫中。龔佛現光

毫相騰騰灰燼間。匪金匪玉匪旃檀。十成好箇天真
佛。莫作尋常陶瓦看。

布袋和尚

背負肩擔徒費力。時人有幾識機權。何如拋却布囊
好。歸去來兮兜率天。

踏蘆達磨

西來語不契梁王。萬頃秋江一葦航。祇道慙羞衝浪
急。誰知入水見人長。

裴相國

山崇十二金黃檗。位重三公弱大唐。五季隨更炎宋
換。度泥一笏話頭長。

岳知客歸國清

煙節日日渡江皋。北送南迎不憚勞。何似者回休歇
去。五峰靜處聽松濤。

送元寮元

別峰見後何曾別。明月清風挂杖頭。東楚西吳從踏
遍。太湖依舊跨三州。

題瑤首座瓢苗集

秦城築土杵無欄。漢祖斬蛇劍有鋒。拋向扶桑日頭
裏。唐人誰解辨來蹤。

趙州七斤衫話

七斤衫子出青州。一葉舟橫古岸頭。日暮途長人不
渡。何妨載月過滄洲。

送僧歸雙林省師

海門親見海雲師。江月團圓印夕輝。楊柳雙雙同一
照。何消圓相別呈機。

和知客

到與未到契茶去。和盤托出見情真。在家既善迎賓
客。偏歷何嫌少主人。

畫鷄冠

秋花矮矮擁高冠。鷄頂休爭染血丹。天寶盛時無此象。不堪寫出與人看。

木石

蒼壁春生冰雪枝。夏蟲不敢近根飛。石橋南畔先曾見。幾樹含秋獨鶴歸。

送廣維那

大音倡出廣長舌。楊子江濤撼甕城。殿內頭陀驚起定。吳中浮佛亦吞聲。

送珍藏主

往來是藏不相瞞。西蜀東吳豈兩般。庭柏夏炎枝鎖翠。井梧秋冷葉飄丹。

送及侍者

鷄聲唱徹炎天曉。已向聲前契祖機。楊子江流東入海。臨流未可買舟歸。

出山相

霜宵逃出王宮去。凍得雙睛壁不開。誤認星兒爲正見。誑人又出雪山來。

送杲書記

海柳花時出戶迎。花曾未老又催程。何如南北渡江客。兩不相知無怨情。

送道場春知客之金陵

茗水春深碧似苔。曾將羹茗接方來。六朝豪傑多沉醉。喚醒何妨與一盃。

題龍王請羅漢齋圖

龍王宮裏飽香齋。渡水穿雲費往來。何似凌虛振金錫。朝遊南嶽暮天台。

送澄首座

摩訶衍法何言說。試假山藤示一機。楊子攪乾無滴水。炎方散作雪花飛。

送嚴上人拜祖塔

道固嚴嚴不可鑽。湘潭樣子亦難傳。更尋知識琉璃殿。無影樹頭從駕船。

送璞上人禮祖塔

抱璞投師實琢磨。未能成器又如何。不妨撥草叩諸祖。青塔纍纍鎖綠蘿。

次韻送雲巖大師

權門要路長羈鎖。山水清華豈得遊。爭似河西開散

士。五湖風月一筇秋。

撫侍者歸明州

座上笑花雙眼活。撚芳拾秀謾誇奇。翻身踏倒長汀
子。放出中天青鳳兒。

寄成元章

吳楚相分十七年。片音曾不到吟邊。想知道體無離
合。月白風清共一天。

達磨隻履相

熊耳峰前示密機。何聲何跡到人窺。無端逢著嶺頭
使。一種行藏誰不知。

梁王對語不投機。一葦橫江去似飛。可是九年無折
合。又攜隻履向西歸。

達磨忌拈香

竺乾宗破六師衆。震旦花聯五葉芳。此日風前追往
事。令人又費一爐香。

送安藏主

柴片拋下便抽頭。活似盤珠不可留。驚頂望窮雙眼

老海東。那得共乘舟。

半身達磨

西來東土爲傳心。心作麼傳。謾誑人語。屬梁王無避
處。至今不敢露全身。

贊日本松嶺和尚

松嶺孤高當海東。四方莫不仰宗風。道場三坐皆昌
化。正續綿綿起少嵩。

送相士

象緯能從掌上分。星禽尤善化中論。古今窮達無逾
此。獨許兼通天地根。

送基上人

道學要知弓矢學。由基不許奪機先。千鈞一發看他
日。射破虛空作兩邊。

送欽書記

高流高業衆難攀。文海寬如法海寬。一筆掃乾楊子
水。禪林宜作翰林官。

送章藏主歸閩

眞教無文章。句全長江萬里印。長天一毛吞却絕涓

滴漲起謝郎破釣船

題周武王翳喝人圖

五帝三皇并列代山河宮闕總成塵何如周武遺芳
澤萬古羅圖寫喝人

漁隱圖

胸中藻綉足經綸溪畔竿絲甘隱淪盛代那容抱奇
士高居獨老百年春

贊中峰和尚

師子巖前放鐵鷄吞却南山白額蟲大地叢林無寸
土十方世界絕狐踪

次韻送浩侍者歸省獨孤和尚

鉗鎚妙密令森嚴非但宗通說亦兼是父面應生是
子如何逃逝遠咨參

跋中峰和尚法語并書二

劫初鈴子未嘗陳王庫刀兒新發礪兩物將爲一物
用若非好手護勞形
天目山中幻住翁暫時隔濶想書通況歸真寂年深
遠怎不臨文懷德風

有上人禮塔

蘇州有兮常州有知有非親用要親八十四人草窠
裏杖頭敲出玉麒麟

墨梅

西湖和靖歸三島南嶽華光去九州踈影橫斜煙水
遠一枝留得舊風流

龍翔輝藏主下遺書呈偈用韻答之三

五千餘卷總閑閑文錦藏胸不露斑江上忽投天外
句喚回拾得與寒山
龍崗道樹未飛灰五葉花從劫外開無限香風生下
載大聲千古挾春雷
曠劫論來豈渺茫目前不外威音王是曾滅度非滅
度一任諸方自抑揚

題日觀蒲萄

龍鬚馬乳顆纍纍總道流沙將到時誰議竺天涼月
夜樽前分得雨中枝

題喜鵲二

門有喜將至雙聲先報及墨翎藏雪幹豈羨翔而集

枝枝無綠葉。花下護偷身。喜近能先兆。寧知有弋人。

容齋號并序

空相之大。含容萬象。而萬象不能以窒塞。故運行四時。而得全其氣。心體之大。含容萬法。而萬法不能以雜擾。故應接諸緣。而得全其音。趙實甫處士名智大。非達斯旨。具斯智。何其取斯耶。故稱容齋。爲宜。仍訂以章句云。

囊括森羅。曾不逼縱。橫妙用絕。危機高居一室。誰爲伴。喚起巢。由此共歸。

歲次辛巳年七十三山靈預報十月內山門有災。

九月二十八日卽退院圖免災。上堂白衆云。

山僧今年七十三。有難將臨十月間。老病在身難任重。何如卸却伴雲閑。

既而寺衆不信。至十月初四日。首座孟結頤大衆同到。退居再三懇留。不容退去。因勉從請。再上万丈。至是月二十七日。晚果災不救。致墮劫。灰今越三年矣。并誌示衆。

瓦礫堆中獨奮身。頭蒙白雪面蒙塵。七旬有六猶還。

憤笑倒江邊幾木人。

詩上丞相代疏

大人。大用絕殊。封蕩蕩山河一轍。通扶日長。明俱照耀。補天不漏。永畔。襟獨憐。梵利難逃。劫變。衆浮圖亦化。空安得轉鈞。追舊觀。千秋萬歲。頌元功。

謝雲八同知

江寺昔年遭劫火。今朝賴掃劫灰空。浮圖載雲分雲表。梵刹仍瞻湧浪中。插竹賢于非具智。聚沙童子豈全功。得公相力追元觀。千古流芳百福同。

次秦子晉韻

淮海文章從古傳。誰知後出得先天。功成非假三餘力。道著元由一大緣。葉落花開全妙體。鶯吟燕語總旁詮。既明物格師東魯。麾却南華齊物篇。

次韻答呂朱李三解元

三公未許學三休。盛代求賢尙白頭。海濶波深鯨吼月。天高風緊鶴沖秋。功成豈假朱衣助。句好寧隨紅葉流。雖後懷歸無計遣。瓦堆草坐誦登樓。

次韻答古林和尚見寄

好山總道占魁場。誰解常機不墮常。打雨打風還捧
辣。入泥入水見人長。大腔直與雷相挾。後辯難將海
比量。千古鳳凰臺畔。寺禪翁。一旦起諸郎。

次韻答南臺外郎

霜華筆舌吐蓮花。懶愧香傳到鮫家。魚鼓敲風甘飯
顆。燕泥濕雨婉袈裟。鷄林競市增芝格。鳳沼虛班待
草麻。那得扁舟凌素浪。同邀陸羽品靈茶。

次韻答黃雪洲提舉

蕪城邂逅古河濱。不得煎茶然竹根。玉旨登曾承少
海。金章晚合拜脩門。獻言要必凌臺峻。蘇瘦寧容坐
席溫。昔日龔黃今日見。瑤階佇聽珮聲喧。

送及藏主歸里日東

裴寺相親閱幾秋。左探右索出時流。機輪三轉輪元
淨。定慧雙詮慧匪修。睡虎耽耽拋故穴。遊龍矯矯奮
靈湫。好翻一滴長江水。漲起東方廣海州。

次韻臘前雪

農事多憑三白占。臘前喜見片纖纖。鶴身怯冷蒙飛
絮。馬足翹寒困負鹽。雲葉有聲敲竹戶。天花無蒂散

萌簷林間不識田。中瑞茶鼎深移傍獄尖。

次韻答成元璋

鰲寺重迎歲事移。圓顛飛絮鬢飛絲。蒲帆片片遮紅
日。楓木蕭蕭減翠時。山月藏雲分曙色。江濤翻雪洗
秋悲。甕城新額蕪城阻。多謝情人重寄詩。

次韻答靈巖新藏主

江居舊見固多才。無若新知獨俊哉。鐵錫飛從瀛海
至。金文傳自竺天來。箭筈掬月雨初霽。香徑尋春雪
未開。那得投閑追勝踐。填笺迭作古琴臺。

跋補藏經頌軸

衡陽干將隆真教。捐俸迎經歸覺場。玉葉半猶穿鐵
棘。金章獨得固銀梁。重重雲影涵江影。爛爛霞光奪
日光。淨治既嚴全法藏。群公宜頌美林郎。

次韻送松壑僉事入京

每望吳門眼。不閑華驄喜報入松關。六年白過好風
景。一夕清談忘歲艱。鳳沼相將瞻日角。龍章應合破
天慳。來春約莫二三月。還踐盟言迎遠山。

梅隱逸士棄儒就釋

選官選佛孰允宜。蓋抖擻勞擇所依。杜老句豪非至道。董公墨妙豈真機。花拈座上旨須究。草割階前志莫違。慧日峰高籌室廣。秋深期向此中歸。

次韻答南臺郎中

鰲峰頂上望昇州。雲外霜臺憶日休。歲熟豈干芻狗力。時清那許木鷄流。潮聲撼碎一江月。樹色裝成萬壑秋。大塊氣嚴才氣並。青鞋莫忘踐天遊。

桃源憶故人題淵明圖

利名如雁都拋棄。那肯折腰應世三。徑菊黃松翠多少。閑情意。一瓢濁酒忘天地。誰識這般風味。排取百年沉醉。身外無餘事。

少年遊次韻送薩經歷

鶴林雲冷鴈橫秋。烏府客難留。淮岸山青海。門浪白。蘭棹悠悠。燕南不比江東近。詩句寄來。不一楊松風。半窓蘿月。夢到驛邊樓。

贈陳漢翁方士

神眼能靈鑑。相逢渡口船。長房徒竈地。鄒衍謾談天。象緯分諸掌。牛腰載巨篇。却言老禪衲。耳遠更饒年。

總師仁山公分。懷常潤二郡。方外群英。祖之以什。且承不以城市山林有間。枉道垂教。非惟識公文。武才備抑。予獲攬蒙益尤多。然虛辱可乎。覆勉。懃綴言卷末。以致敬服之懷云。

北固毗陵連望郡。分符兼填自英豪。尊前迅辨奪三史。幄內良籌空六韜。岳器盍更農器用。驪壇可並將壇高。全吳共慶無危阼。羽翼南藩有鳳毛。

造寺化疏并序

寺乃東晉大寧間裴公祖師所建。至梁大寶末。及唐之會昌。故宋建炎初。已嘗三遭劫火。若今之火。衆屋不存。二塔亦毀。豈應郭璞四劫之識乎。

伏以長江東去。山猶砥柱屹中流。大教西來。寺化劫灰。歸下土。佛不逃於定業人。那免於識言。但得財用足而食用全。即看匠力集而功力就。欄牙插星斗。一新梵剎。環裏於鰲頭。輪影亂龜魚。雙朶浮圖光分於龍角。復追南徐之風月。益壯北關之山河。謹疏。

常州華藏寺太后壽星殿及經閣鐘樓化疏。華藏含攝重重之剎。海法界全彰。太湖管領浩浩之

風煙壽宮宜。關消得。纏腰十萬貫。佇看比日百千間。
玉傷雜金文。勝壓石渠之秘典。瓊樓接銀漢。聽敲霜
月之洪高。檀度集祥。楓宸衍筭。

帝師堂下五州寺起造疏

山控五州。廣納幾多風月。寺移兩度。積荒五十春秋。
帝師作主。務鼎新。宰相贊緣。期復舊。求之與之不吝。
芝楮力大。解化蓮華。官明哉良哉。載歌椿筭。數綿永
培楓階壽。

願長老住鶴林諸山疏

禪宮類久著。敗基慨無出手者。宗綱猶欲壓累。卯侯
有興心人。論既共歸。進母固讓。某人法得北山。北固
道弘西竺。西吳面皮。刮得霜。盍開馬素。舊閉之門戶。
筆頭鑽破。紙宜翻龍華。故祀之郊。詞句續半日閑。偈
聯五葉秀。黃鶴黃花。未老儘堪助發。般若之玄談。亦
轍赤水無殊。亦可互揚罔象之勝義。諸封增色。季運
延光。

沙彌十一歲化庵疏

青山有約。種松道者。重來白水。無涯擲釣兒郎。再現

割草機緣。既符古昔。縛茆門戶。要拓今時。萬金不吝。
傾囊一默。儘堪報德。亂雲堆裏。何妨入草。求人鬧市
門頭。普請撥塵。見佛燈傳千古。焰壽祝一人尊。

孝感請正長老諸山疏

金翅壁海。已具吞龍之威。乳虎墮胎。便有食牛之氣。
如是逸類。宜出爲人。某人滄海元孫。長溪嫡嗣。語妙
吐藏。裏摩尼五色眼。明耿眉間。寶劍孤光。法海簸狂
瀾。百川佇看障回。於既倒宗綱。如朽索。諸峰共倚扶
揀。於將頽太起。孝感仁祠。廣關臨濟。祖域。

夾崗接待化疏

暮雨濕行裝。忍聽數聲泥滑滑。春流鳴過。槽獸看兩
岸。柳絲絲青煙。絕處要選住場。白水窮邊。庶有歸所。
精糧不置。任大地人。如返故家。棟宇旣完。雖小庵兒。
儘合法界。二嚴報施。三祝輪忠。

三山龍王堂化疏

龍會三山上。宇半摧於下。土蟬聯萬戶。內藏多足於
外。財求之歟。與之歟。出乎爾。返乎爾。天瓢大注。何殊
雨玉。而雨珠。水殿翻新。尤勝美輪。而美奐。成功不日。

報施有秋

南報恩化四大部經疏

南山一新巨剎。殆冠江城。西竺四大部經。足包海藏。黃金輪捨。不吝白城。翻出何難。印板上脫。來字字光吞於銀漢。函牕中盛却重重。勢壓於石渠。永闡萬葉芳猷。普集衆檀善福。

禪慧玉長老住天竺。乃其師開山鎮江諸山

疏

楚弓楚得。可堪墮他掌握。中趙璧趙歸。必須入家懷袖。裏沉幹盡才。備毋搗謙力。辭某人眼。照人天胸。吞藏海。頽波曾起於楊子。初步早試於黃橋。弟應兄呼。宜續吹填。吹篪翻古調。父作子述。合追冒。甚冒堂策新功。竺天西日。佇麾戈。吳地北隣。希伐鼓。

李商主水陸寄庫右語

伏以佛稱四生。父希觀有若優曇。華道爲三界尊。共蔭無異菩提樹。幸逢大教。偕展微忱。切念某人。舟居江河。間貨通市。肆內荷二儀以蓋載。感三光以照臨。得遂殖生。罔克修報。乃設伊蒲。崇水陸廣陳。兩永晝

夜淨儀。仍轉法華集。桑門總宣百四十四部妙典。煉財預託於陰帑。分券期證於陽文。庶贖現過先愆。衆植來因後果。伏願世齡益衍。家眷咸寧。在在與販。而常通津祥風。順序生生富饒。而倍潤屋福。海增闡謹疏

祭元叟和尚文

佛日普照。禪師始自分座。雙徑至于起應。鳳山中天之命。以及晚主五峰之席。逾四十年。說法利生。得度最多。知我最久。壽登八十有四。達世相之匪堅。乃轉化權。而以至正元年八月四日。書偈而入寂。越九月三十日。遠示遺音。金山東庵。休居比丘某。卽於是日。就假法堂。爲位設禮。而祭于靈。烏乎山之隆隆。群木咸植。海之淵淵。群鱗咸集。惟道惟德。是似是則。今焉已矣。曷附曷立。老我退藏。涕洟交作。華林飛霜。長魚竄壑。天闊江空。水雲漠漠。一奠憑風。斯文何若。烏乎尙享。

祭李檀越文

至正二年三月十有四日。計報故檀越李公佐之提

舉已卜是月十有四日歸空于姑蘇北關外之新堂。鎮江山禪寺住持釋某感公生前有諾鼎建釋尊之殿雅願未酬不得匍匐卽追執縛者後謹備經疏香燭庶奠之儀。諉寺之知客僧某代詣神主之前昭告于靈而盡哀悼之禮焉。烏乎孔釋竝立如月如日。疇不載之同且同夕公博舊書我守竺居名雖有異義固無殊義旣不異前盟寧替有基有堂諒累賢嗣。楊子滔滔妙峰義我豐功倘樹曷已曷磨伏惟尚享。

祭靖明仁善處士

烏呼林高羽集淵深鱗聚猶公靖居厚產薄仕尚善。尚仁衆共馳慕嗟我遭屯兼阻江寺不得遇公惟接元嗣施粟施金爲法檀度非公善仁曷及乃事仁者宜齡蒼胡奪數幻質匪堅眞體元固情寓一辭道存千古伏惟尚享。

祭龍翔笑隱和尚文

大龍翔宗主笑翁和尚壽年六十有一病世處僞乃以至正四年五月壬子遽委宗柄而歸眞寂越八月庚申而以訃聞金山住持某雅服翁徹釋宗之本願。

兼貫孔李之異旨。朝廷搢紳之士所共慕湖海包笠之衆所共歸意者足振斯文而光季運豈謂今也已矣哀朽何堪謹以是月壬戌爲位設奠而祭于靈以盡哀焉。於乎汝陽不決西秩何平龍河不作西教何弘我託隣並老亦何成一辭幸起萬象同盟尚享。

祭甘露無傳和尚文

甘露堂上無傳和尚壽享八十有一達生如寄乃以至正丁亥七月十又三日癸丑示歸眞寂越十有七日丁巳金山封隣比丘某敬以香茗果蔬庶饌之莫率衆臨幃而祭于靈以盡五十年餘德誼焉。烏乎蘭叢昌昌藹可並芳瑛樹昌昌蔭可並蒼我托隣並彌久彌光今焉已矣如琪隕霜昔者莫復如蘭飄香何以解憂遺續彰彰法幢斯建法網斯張千秋百代山高水長烏乎尚享。

祭獨孤和尚

烏乎天道與下民相縣能察薄蝕於未形之先者占者之良也。聖道與凡下相分能達死生於未變之前。

者師者之良也。若叔兄昔主雪川之天寧武林之鷲峰。至於退休峯西之雙松。是皆一以是道而參弘之。凡下之衆徒。室去來之相而不知道之妙。體會無間於生死也。譬諸民下蒙於天道者。徒見日月有薄蝕之象。豈知天道玄常。曾無晦明之殊耶。烏乎叔兄有是我故。似是一以表同門義。一以爲來者諭。眞靈昭昭。庶幾鑑哉。尙享。

祭別岸和尚文

吳門壽山東堂岸翁和尚。以至正八年六月三日。順寂于圓通之東庵。稟法上首永福西堂。以七月二十有四日。將命而來金山。出其遺音遺儀。以下示住持法弟比丘某。追念翁壽七十有八。少予二白。由其早倡佛慧。定智先師之道于義興之芙蓉常城之天寧郡城之是山。晚乃養高。于是庵開利學。衆曾不倦。誠得並其而弘宗。故以兄禮而讓之。今也既寂。老懷何堪。敬以二十有七日。扶憊爲位。設奠而祭于靈以盡同門昆季之義焉。烏乎絃絕朱絲。鸞膠可續。珠遺赤水。罔象可求。惟師之道。危若綴旒。我哀我獨。曷紹宗

猷。殘星橫曉。殘月橫秋。餘光有幾。翁兮鑑不哀哉。尙享。

祭焦山桂提點文

焦山提點法兄月嚴公壽享七十有七。以至正九年己丑二月九日庚午。順寂于德善之蘭若。越十二日癸酉。金山住持法屬比丘某。敬以香燭湯茶果蔬。庶饌之奠。帥衆臨幃。諷誦拜首。而祭于靈焉。烏乎昔者焦寺鏡席如覆局之敗。基公獨出手以抹之。久焉遂匡丘隴祠虛如暗室之入夜。公獨續焰以嚴之。久焉遂張懸者寺產夙遺如弱敵之遭強公。獨賈衆叶力以復之。久焉遂昌。至於庶務紛集如凍蟬之寒。芒公獨恕已徇機以決之久焉。遂臧是功是德。曷泯曷亡。我託隣並尤。叨餘光焉。乎狎勢要者。內顧必以權狎市賈者。內顧必以利狎。易衰權狎易變。若公外贊數代之良師。內敦群。濟之宏義。雖處生死之衰變。何能傾奪哉。矢詞是白。公盍我格。既格既白。何假銘刻。尙享。

祭曇芳和尚

大龍翔宗主廣慈圓悟禪師壽享七十有四達世相之匪堅乃以至正八年十月二十有八日而入寂越明年二月十有八日法姪少室上主稟命遷臨金山出遺音遺儀而示及法弟某謹以是日爲位設奠拜首而祭于靈烏乎群動之集必宗於海群植之產必宗於嶽若師早由新亭而遷鍾山由鍾山而登雙徑晚讓雙徑而補龍河四坐道場幾五十載湖海包笠之衆宗之曾無虛往者朝野車騎之衆宗之曾無虛還者師門賴張宗門賴振何盛如焉今也已矣哀獨何堪耶烏乎燈明旣絕注之以膏花焰可續鏡明旣昏摩之以藥淨光可復師靈昭昭能憫宗門師門二俱牢落不俟於他而可復作乎忍言及是幸鑑之哉尙享

靜上人之京師序

古聖在位必有賢者趨集其時而爲顯用焉若黃帝堯舜夏后周文成康之聖則有巢閣止庭儀韶之鳳負文之神龜鳴岐之鸞鸞在郊藪之麒麟殊類而應之故顯於時者則有六相四岳八元八凱九官二南

之賢至於更代繼聖或有應之趨之者不過率猶是也欽惟 皇帝文明英武一統綏服相兼群賢傳得 帝師若聖之應則有旃檀 古佛延光于京師天人殊類咸仰利然以昔之視今隆治何如哉且昔之應者殊類也群賢趨之尙蒙顯用而況今者應之以佛尤爲天人殊類所共仰苟有異業之士以時而趨之豈得志不速成而道不大達也耶福唐默堂上人學富而詩工早遊方外久寓金山嘗掌內典因閱優曇王刻旃檀象遺事有激于中故願趨京致膜拜于古佛之眞儀求妙法于帝師之堂下及觀聖德之光明宮闕之崇麗冠蓋之衆多文物之華耀玉帛之富饒禮樂之備至以發其蘊以利其業以成其志以達其道猶歎盛哉龍騰于淵而山川出雲虎嘯于野而巖壑生風行矣適際斯時焉群公旣壯以詩予辱鄉曲也故贈以序云

題五尊宿書卷

鳳瑞物也昌期則現昏代則隱或墮一毛於林間池上有得之者猶爲希世之瑞秘而珍之況多得乎今

觀故宋村僧橋洲石橋浙翁天目五先德遺語編次
爲軸殆乎鳳毛集瑞粲然照耀八表之窓几琅琅
然省發群學之耳目如使時出益加披究言外之旨
歸得不回宗教於季運而復昌期耶視鳳之毛抑豈
足爲世瑞哉珍之宜矣

跋密庵和尚嗣法書

玉蘊荆山非卞和別之不能以自白珠沉赤水非罔
象得之不能以自表先中峯老祖復廣福安長老嗣
法書詞嚴旨密殆乎玉之蘊山珠之沉水今爲日東
榮首座得之其非具明宗之眼探玄之手有加於卞
和罔象何能及是耶

跋獨孤爲華藏別岸和尚上堂

百川學海而至于海古子書之語也若華藏海重重
無盡當從何學而可至耶噫先靈隱孤翁爲華藏岸
翁上堂遺語具在能從是學殆庶幾焉

南雄魏處士集金剛經衆解跋

天地之有山海高深者一氣融結而致狀貌斯分也
釋尊之受善現諸法者一心流出而致文教斯立也

心無相非文教莫能顯氣無形非狀貌莫能彰氣不
異心心不異氣肇論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
體者信不欺矣南雄魏處士文英夙植德本勤饒益
行廣采諸德共詮般若文教衆說捐財鏤梓期永流
傳苟現世異代同志衆士熟覽而精究之不外天地
根而同證金剛體不外金剛體而同圓天地根則處
士之本願庶幾其訓也如其否乎豈處士之本願哉
勉焉

大金東庵眞濟二老手帖跋

金時名師東庵眞濟二老遺墨日東無夢首座出以
示及予得寓目焉嗚乎漢更新室僅三十年父老見
光武軍容之異猶歎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皇
朝更化車書混一歲數倍之彼時二老文華之異今
日見之得不與見漢官威儀同一感歎耶

題東山長老法雲送行卷後

富貴送人以金仁者送人以言此孔子去周老子送
之云爾今東山去焦山應法雲命玄隱翁偕山之主
會中衆士各出章句以送之殆與孔老之謂同義噫

水月流輝。海門增色。法雲布影。少室回春。宜在斯人焉。

圓伊庵記

紫金山之耆英。章權管文。叟偕姪廣提點。天岸共出。已資佃屯地。造叢屋于草場灣之麓。功成不自有。回舍而及子期。爲身後卜。此與同歸。以表不背生死義。感其意。真故納之。昔巖頭先德。發明涅槃伊字教義。有三眼語。垂示學衆。未有能圓之者。今予他日。與二公異域而同歸。非全生死義。卽圓三眼之義也。宜以圓伊而名庵。嗣燈徒屬。毋墜厥始。乃得矣。至正五年歲次乙酉十月辛亥朔十有四日甲子五十四代住山釋某記。

靖明居士捨鈔蓋殿薦二親記

佛之垂教利世。度門有六檀度其一也。世有信是門。捐財以植福者。何果不圓耶。姑胥城居回回氏藏吉沙祖。出西土由其父納速刺丁中奉早官南邦。晚參江西省政秩滿來吳。遂就家焉。父既沒。子藏吉沙追念劬勞。德重莫克修報。過金山觀佛之殿。廢卜與因。

損財若干緡。以相成母劉揚氏。期鈞勝果而畢爲子之孝志焉。乎若藏吉沙世固戴天爲心。今乃回天心以合佛心。助財興殿。圖報罔極。期二親卽出生死之表。而承勝善福力。同超梵天之上。享世出世間妙樂。宜如佛說七福田。真典首章之文無疑矣。抑亦可與蓼蓼者莪之什同韻而傳於無窮來者加勸焉。

西資海印禪寺記

毗陵古郡也。郡有門曰石幢者。乃舊有經幢在是而得。名亦古也。山木環屏。河流曳帶。豈羶福腥宇足稱之耶。天曆己巳。蘇之錄事張承事了無公暇。日閱內典。悟應無所住之旨。遂休官卜家于幢之淨方。以道而高居。從郡之天寧寺主永寧乞名曰道實。化其母魏氏妙元。偕眷聚各冠道冠。服道服。茹素禮念而歸。佛乘又造一體三寶圖及善惡諸圖。等期啓未悟之衆。五臺彌陀寺主如璣服其作。因以進呈。帝師深加歎焉。後至元戊寅奉法旨。改家曰西資海印禪庵。隨改曰寺。及賜金襴袈裟。褒以佛心海印了義真空普鑑禪師號。凡授法旨有四。皆昭令德也。至正癸未禮。

紫金山之寺主契了爲師以下髮付衣拂以表信度弟子二以承業曰正宗曰正智市田八十六畝有奇及基地通蔬圃三十一畝有奇爲衆者居止食鉢熏炬之儲然又慮久不繼諸封頑德僉用實之願言申寺于分治之教省別選十方之傳持實則不取元功也烏乎古之諸祖皆由甲乙更十方故傳之益綿歷今實亦更甲乙爲十方傳以答君親之隆德是卽規古法也承傳之者苟如其願廣延奇禱大倡圓音各俾契旨於言前等共弘宗於教外焰續法燈之不息派疏道源之不竭抑實之始願庶幾其訓不徒應以宰官居士比丘身巧運多智示諸法相而開利現在未來之者矣傳者宜加知勸焉實之先世出自濟南鄒平縣後遷益都濰州北海縣之下泊村父永康尹爲邑殊有聲母恭人學佛已有成其行實具見于別錄若實旣全力以肇寺全孝以奉親則又全忠以報國可記也歌以系之曰 雲山兮蒼蒼河水兮湯湯何古何今兮常演贊萬年壽聖兮超虞唐

大鑑禪師舍利塔銘并序

佛之爲道以心爲宗身有滅沒心無變遷圓裹十虛而不逼者心之體也曾應群機而不膠者道之用也凡生有識者悉皆具之豈居異域習殊俗者不有心之與道乎達磨大師自乾竺傳是道而來震旦以禪梁竊卒弘五宗羅什法師亦自西傳是道而來東土以禪姚秦卒弘三藏大鑑禪師今自大元傳是道而之日本期弘佛宗禪國化豈外古耶師諱正澄字清拙福唐連江邑劉氏子世業儒母孫氏夢僧伽授以神珠有娠咸淳甲戌正月十三日生白光滿室幼敏不群至元丙戌年十三父母知其志送依城南之報恩圓公月溪師下髮旣受具卽參方造杭之淨慈慧公愚極師之室語契機俾執侍極入寂寶公方山師補處改典法藏職滿巡禮至袁之仰山陵公虛谷師嘉其造詣延以第一座谷迂徑山熙公晦機師嗣席舉以雞足出世倡極之道立三關語透者難之旣謝事復吳淞省其同母兄印公月江師于眞淨因留以養高泰定丙寅三月日本慕其道聘以法禮舟由高麗遭風濤變師惟長哦自若以安衆心天爲開霽是

年十一月達相州館于建長正中丁卯正月使請開法百辟交會群衲交參故者更新廢者並舉帥府爲施賀積莊田而廣食鉢又給山前官地以爲菟裘榜曰禪居庚午移金山之淨智明年補瑞鹿之圓覺皆改前作建武癸酉文保聖主復寶位敕關東道起師住都城之建仁法化尤加建長丁丑復敕主瑞龍之南禪召對稱旨前羽林征夷武衛大將軍與其仲氏左典廐源公及諸僚屬咸以師禮而共事公又獨建開善仁祠以報德己卯正月默世匪堅託以衰病引退乃自著表章進謝主上及遺詠諸殿諸壇諸山交書手書兼垂誠諸徒語尤切至卽以是月十七日書偈示衆泊然而逝前典廐藤公既聞亟馳至前泣拜仍張目視之爲授戒法衣號卽閉目如初龕奉七日顏色如生稟命於禪居舉閣維禮公侯子男緇白士庶莫不哀慕追送如失怙恃火餘設利五色大如菽者不以數計塔于建長證曰大鑑烏乎歸自元國至本國六坐道場包笠共諮之者無虛往車騎共扣之者無虛還慧珠應現又若爾得不爲嗣弗宗

隆國化者之良師歟俗壽六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三依法祝髮稟戒弟子人總若干予與師生同里傳同宗弟子堅瑤出師事狀以請銘故不讓勉爲敷其要者序而銘之銘曰

猗歟覺皇善啓覺場炎炎三界濯以清涼

幽幽六趣燭以淨光羸羸窮子導以寶方

緊大知識得寶王力既贊皇元

復昌王國宰執效忠咒願化德

軍旅解嚴安邦安域雲山蒼蒼雲海茫茫

木兮可折水兮可量惟施法雨彌滿八荒

澤物無竭壽君無疆國界法界無中無外

土廣穹高何載何蓋日東月西何明何昧

潭北湘南同小同大骨相斯壑光相何蔽

上貫三辰下徹三際宗嗣繩繩燈傳世世

萬祀千靈式呵式衛

古山歌

太始太素未兆先山之眞體已具全盤盤然莫窮其邊際巍然莫極其層巔飛走曾不有栖集草木亦

不有慈羊。光明照耀。不假於日月。陰晴開合。不涉於雲煙芥子。那能納藕絲。那能率太華。高高不得並。蓬壺朶朶不得聯。風雨不能以摩洗。春秋不能以變遷。巨靈擡手。莫分秀考。父盡力。莫奪堅高。丘壁觀坐。豈冷鷲嶺。說法音常圓。耳觀之者。乃能解眼聽之者。乃能傳海外。好山環翠。何啻庾多。數豈若此山蒼古。出自威音前。威音面目。識不識匡廬。詩什箋徒箋它山。非古任彼衆者。取此山獨古。惟應歸仁賢。仁賢山立一方。雄跨於四嶽。千秋萬歲。合作砥柱。永擎天。

獨山說

天下之山固衆。惟群木巨根。久蟠於深雪。綰餘高拂於層雲者。匠石得以采之。爲棟梁。風月得以乘之。揚清輝。羽毛得以集之。托巢穴。衆山得以讓之。爲獨長。然是山者。兼有若爾之外秀。猶得獨長於衆山。而衆山不得與之並。況智過千人才超異等之俊士。衆可與之並。而不讓之。爲獨長耶。日東俊上人。齒茂春秋。氣凌吳楚。問字於予。予因酌其名之宜者。易以獨山。爲別稱。則又曉之曰。今也禪林落落。法獄夷夷。苟則

是山而求諸已益。以才智之內美。衆豈舍之。得不讓之。爲獨長。以回靈嶽春早之芳序。以起少林秋晚之頽風歟之哉。

龍華悟宗主血書華嚴經

華嚴大經八十一卷。世之流傳者。多以墨本。衆少信而義少圓。今龍華會主圓悟。乃出指血通書。全部期與來者傳誦。庶信易興。而義易圓。四恩酬而三有資。利不加博乎。敬贊以偈。

鷲峰說得血。滴滴龍會今朝。又指陳耳處。能觀眼處。聽雜華開。徧百城春。

化金塑飾佛像

寺之大殿已毀。擬卜塑飾佛之儀像。以瞻奉。用費不貲。由是徧叩諸大檀貴門。普化金箔。每貼統鈔六貫。文伏望各推共戴佛光之心。隨願樂施。或報父母重恩。或追悼先遠冥福。或祈福壽增延。或保疾病痊安。或懺現世愆尤。或植來生德本。當悉如願。經云。佛滅度後。優填王造佛儀像。令人見之心生懽喜。滅河沙劫。生死重罪。又云。迦葉尊者。過去佛時。捨金粧佛生。

生得紫金相。又云左肩擔父右肩擔母。遶須彌山百千億匝。不能報恩。惟於佛法中修福。是報父母深恩。又云爲人豪貴。大福長壽。從禮事三寶。布施持戒中。來如經所說。豈欺語耶。幸信偈云。

果好於佛面。賸添金。

滄海長溪二和尚同頌
廣床接席。殆類過現二佛之同龕。臺尾橫機。何異雄峰老祖之再參。有是父。有是子。青於藍。出於藍。臂力不假。屈伸遂回。愚公移去之山。莖草等閑拈起。徧現樓閣層雲之端。觀堂三宿雷音。未動而大開天。願淨壇三啓水陸。不分而普會聖凡。輪者蹄者。過之總停。驂包者笠者。歸之得指南。龍淵派脉。倚砥柱而障顏。瀾楊岐重任。賴袒肩而力荷。擔一有多種。二無兩般。折繁阜草木爲籌。而數莫殫。翻楊子江水爲辯。而贊還難。從教百世後。千載間。瞻之仰之。永作叢林標格看。

龍華悟宗主空嚴師壽容贊

毗陵託質。龍華傳宗。七處九會。攝毫末三乘。五教貫胸中。混諸緣兮莫難。悟諸法兮本空。摩尼顆顆。念不異。彌陀佛佛。體元同。子子孫孫。宜仰。則千秋百代。振玄風。

郭竺隱居士道容

羽扇塵三軍。豈足爲奇勳。惟茲汾陽裔。善善衆莫群。弱歲熟韜略。壯年攻梵文。輪珠配香鼎。雪蘂同清芳。松篁衍遐算。南極應東雲。定國不煩弓。矢力法王長護聖明君。

代疏呈白塔檀主

皇元統國四海同宗。檀贊化萬法通華文。梵語貫胸次。南禪北教宜歸。公正印單提偏正。辨頑石點首森象。空圓音一唱雷音。振群盲破暗群瞶。聰凡生既度聖壽。衍豈假效彼三呼。嵩何當一語爲獻。可重興江島金仙宮。飛樓湧殿冠繁頂。下壓蛟室上摩穹。煙帆來往賴安濟。水陸香火回祥風。妙峰依舊德雲住。南詢童子來城東。景純懸識何足記。千秋禪侶歌豐功。代疏呈宣政院三旦八院使。

江海之深蛟龍藏。山嶽之高松柏蒼。霜松可以爲棟。梁季龍可以澤亢。陽如公厚德兼才。良國綱領振教。賴匡慨茲晉寺。歷梁唐復。越宋元四。遭殃景純。懸識何彰。彰安得贊力。興覺場。昭回佛日。吞三光。永延聖主壽。無疆公應臻。福猶倍。常等山不動。江流長。更磨崖石勒頌章。

醴陵行答可齊處士

醴陵君子真可人。可人可宅湘之濱。珍禽清響三更月。琪樹芳聯四序春。義華蓋蔽穹日。一一反掌糜埃塵。種瓜逸老本同侶。紉蘭醒士宜相親。我居雲頂苦蕉額。半朝接席忘舊新。何當西泝託衡宇。千秋長共齊爲隣。

李知州郭教授石縣尹作畫作字于庫院索題

天材拔地匠不收。空埋雪壑成乾休。李侯郭公識眞態。寫影曾作山堂留。古松古檜對立。碧澗莎散髮和湍流。新篁擢秀搖翠葆。石面突出夜叉頭。白日豔慘青煙濕。鶴群飛下孤猿愁。霜枝缺處露氷柱。蝌蚪偃

強欺蛟虬。向來虎壁木泥土。墨香一染金難酬。風月長年生六戶。大夫封樹空千秋。羨君總爲廊廟具。快我無錢得沃州。

送隆上人歸閩

閩山蒼蒼浙水寒。還閩歷浙本閑閑。機先早透石門句句外。何有趙州關。玄沙徒誇嶺不出。指頭盡破笑旁觀。寶壽更言河不渡。脚跟泥水曾未乾。普化鈴兒與撲碎。何妨颺向墟垓間。收拾風月杖頭挂。大千巖向一毫端。紹隆釋種看高作。祖師心印作何顏。

陳逸士臨清軒

華軒突兀臨清流。銀河倒瀉長涵秋。秋光蕩摩無六月火。龍卷焰藏雲頭長。隄蟠蟠翠蛟舞。遠山點點青螺浮。柳外漁舟釣殘雪。煙中童笛吹涼州。五城樓觀阻弱水。一天風月滿滄州。主人邀客話湖海。海上機忘來白漚。醉裏濯纓仍濯足。古今賢達徒悠悠。何時共倚朱欄曲。洗我昏濁清雙眸。盡吸浩氣發胸次。相羊物表追天遊。

擬古送陳茂才歸松州

萬山松蒼蒼。小大凌雪霜。根本均一氣。何有短與長。
長者既獲采。短者尙投荒。豈俟長而碩。終焉充棟梁。
陳生產松郡。齒茂才固良。況與薛春宮。先後同一鄉。
願言益培植。喬喬拔豫章。梓匠還重顧。曾構庇四方。
毋逐桑榆暖。榆景宜延光。餘光能及遠。秋迫回春陽。

蒼山一首贈雲菩薩

蒼山雲白連。姑臧凌霄竦。壑色寒芒長。河西來判涇。
渭如襟如帶。控朔方。高人生彼足清氣。春秋異色皆
文章。昔甘挂冠向神武。今服田服辭帝鄉。教海禪河
翻舌本。直欲上濕日月光。江南江北幾煙浪。一葦杭
深恣相羊。亦欲廣渡迷流衆。俱脫沉溺登康莊。丈夫
浩志有若此。吾年望八那敢當。但期雲不改山蒼。千
秋永壯河西疆。

和月江和尚送哲上人拜祖韻

德山見僧有何語。脚未跨門棒先舉。棒頭敲出玉麒麟。
麟鳳舞鸞翔安足數。哲禪況出明極翁。莫學亂世誇
英雄。合勉麾戈東海外。毋使日轂易西春。西極陰雲
障東極。直教破散如破敵。大明照徹十方空。那有諸

祖與諸佛。謾將塔樣問耽源。離說名爲不二門。靈徑
遺蹤在何許。休混時流念八還。

次韻答何山月江和尚

神光謂受老胡記。大渴如何望梅止。更將皮髓盡分
張。直得渾無卓錫地。滿面慚惶歸去來。剛言五葉一
華開。山兄三昧誰能識。機如大地藏春雷。剗然一震
空衆說。衲子疑團湯沃雪。巨壑何曾却細流。千江有
水千江月。狂瀾倒久復障回。小谿從此清於苔。五月
香浮天瑞雪。寒山拾得笑哈哈。

育上人歸雪峰

曾郎育箇落賴兒。四七二三莫敢窺。百城知識門戶
廣。門門有路祇獨往。德山棒。龐非惡。辣臨濟。聲低休
亂喝。楊子江頭風月多。何妨收拾入禪那。禪那本寂
何言。說風度。晴空水流月。秋高氣冷木飄丹。衲卷寒
雲復故山。阿師徵問有何得。拄杖拗折拋壁角。三拜
起來立依位。可祖同歸尤拔萃。六花秀與五葉聯。芳
傳千古看他年。

蕭世德彫鏤衆象擬古一首

蕭子才良奪天造一木能成百花朶。枝枝葉葉玉玲瓏。豈少香風生四座。龍騰鳳翥尤應祥。獅象闔角威益張。金剛座擁須彌頂。蓮華內現法中王。群靈呵護群靈伏。來者再拜罪還福。江聲喧殿挾芳聲。千秋百代播南北。

擬古一首題貞節巷

松篁冬昌昌。抱節凌雪霜。桃李競春艷。未炎已飄香。惟茲胡節婦。堅貞欺松篁。一干與一女。冲幼保閨房。既長延師教。蠶絲昔宿長。照書眼如日。錦綉變肝腸。異時功名遂。曳紫佩金章。雖承母慈力。終猶父義方。鳴鳩豈配德。希瑞等鳳凰。願言千秋算。孟母同耿光。擬昌黎體古風一首代疏上 帝師堂下兼呈丞相閣下乞照梁大寶末唐會昌及故宋建炎初例。聞奏頒降恩。塑佛蓋殿造塔。

皇元帝師佛法主。佛法得主僧得所。僧徒得所禪誦勤。永贊丕圖傳萬古。當今聖主得佛心。等視僧民猶赤子。干戈偃息泰階平。佛刹莊嚴遍寰宇。獨嗟江島晉招提。劫火一朝化焦土。歷推此寺逾千年。先已三

遭災。惑苦皆由宰輔進嘉言。朝廷優恤復元矩。況今主法有帝師。左輔右弼賢於彼。一言獻可帝曰俞。衆作立功等。彈指巍巍金殿湧。波心朶朶浮圖撐雲裏。金山增豎培壽丘。何假磨崖鐫石鼓。

祈病安施財塑佛及祖師諸天

佛身清淨同秋月。祖祖及天體何別。普現衆生心水中。處處光明常照徹。祇緣貪垢壅心源。致使病魔作妖孽。外財能捨內除貪。病自痊安垢清絕。圓明妙相即現前。慧命延長千萬劫。

土地開光明

惟聖惟神。威靈靈頂眼本正。逾日光明良由昧者不能親。今爲點出示諸仁。江山雙碧風月雙清。物物全彰。義象真千秋萬載。永護斯教而安斯人。

觀音菩薩開光明

大庾嶺頭一鋪功德。用點眼紫金山中一鋪功德。亦如然。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雖然祇如大悲千手眼。畢竟今朝點那箇眼會麼。以筆作點勢云大士大慈開智眼。照今照古。照天人江山風月增華彩。大地含生證

法身

涅槃堂西方三聖開光明

諸德會麼

以筆點三點云

圓伊三點涅槃義國土三眼什麼

義一卽三三卽一識得一能事畢彌陀觀音勢至全妙色頂門有眼明逾日生死二途俱照徹瞻之仰之福無極

觀音贊二

大明生東衆闇皆空大悲應世利物亦同寂而非寂草座蒙茸不說而說餅柳青葱善聽以眼利利圓通荷歎妙智力善救群生苦群苦固有殊救之無彼此譬如月在天光涵一切水水雖有淺深光照無今古以是因緣故名爲大悲主

草衣文殊贊

頭髮垂臂草衣蔽身梵書在手辨假明眞眞假雙泯如日始晨昏暗破散森象回春不住東際喚起南詢大地狐群俱屏跡出林師子獨嘖呻

水陸滿散拈香

此香西竺流芳南陔遺韻與彌陀聯枝而出與釋迦

並根而生奉爲孝男蕭壽山與家眷等熱向寶爐供養十方常住佛十方常住法十方常住僧云敬薦先考蕭公五四承事先妣張氏一太君均及蕭氏門中內外宗親各符孝懇者伏願各各頓淨於前塵徧現玉毫之相親親等超於上品同圓金色之身問答不錄提綱云第一義諦不二法門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如日普照似雨普滋諸惡由之而滅衆善由之而生百事由之而成萬法由之而立迷此者生死始而凡聖分悟此者輪回息而凡聖同是名眞如實際亦名佛果菩提梁皇首建齋壇而渡越水陸群流者卽由此法也英公續弘齋教而升濟幽冥多衆者亦由此法也至若今晨齋主追報罔極之恩而施淨財入于金山廣修無遮齋會者豈外此法耶外此法無別心外此心無別法心法兩俱融劬勞卽報畢所以教中道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是也雖然更有圓滿句子試倩天台木上座爲衆舉似光揚勝會卓拄杖一下云振動界三千喚起親親登九蓮功德無邊利無盡現存兼得衍椿年結座云

晋代招提號澤心。古今信善共傾誠。齋修兩晝功尤勝。財施千僧德豈輕。經轉圓音翻海口。燈分眞照奪星明。親恩報畢更何及。福集兒孫代代榮。

挂新鐘

玉樓已立金鐘已成。今朝試舉號令更新。萬靈仰慶衆苦酸停。若將耳聽終難解。眼處能聞始是親。諸仁者還會麼。乃舉一聲云。一聲頓空三界夢。江山從此播嘉聲。乃舉三聲。

山僧四舍人起靈二十歲

江城夏五水天涼。清曉蟬聲噪綠楊。好箇轉身時節。子金山試爲指生方。故山僧四舍人會麼。天而不朽。歲何少壽而不學。歲何多。詩書舊業未消磨。磨有意重來取甲。來合別。別雲山蒼蒼。江月白。潭北湘南元不隔。覲面當機覲得親。何用常來問彌勒。遂撒土。

冷公提舉掩土

古德云。萬法摠心生。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某人會麼。四大合成身。有身有生死。一性本虛寂。無今亦無古。如水行地中。萬古自流注。如春回。

物表百花自紅紫。五十五年中用是而興家。所以有資有產而殷富。五十五年後用是而傳家。所以有子有孫而克嗣。秀挺金蘭芳聯玉樹。是性無有形。能成一切義。是義如了明。卽出生死路。生死既不迷。名住吉祥地。如是如是。千秋佳氣擁佳城。萬頃江光增福聚。

范氏孺人掩土

眞際不分男女相。迷情妄見有多般。百年未半棄榮養。豈是真歸起世間。某人還達眞際理。地麼深固幽遠。綿歷塵劫而不變。不遷虛徹靈通。廣納沙界而不中。不外春風淡淡山日明。菩提一路坦然平。春水溶溶林月白。解脫一門無壅塞。如是而造入。卽境卽眞如是而安居。全物全神雖然。祇如垂蔭兒孫底。句必竟又作麼生。撒土云。勝地不生凡草木。葉葉聯芳總蘭玉。

祝氏孺人掩土

佛言見身無實。是佛見了。心如幻。是佛了了。得是心如幻。卽契眞常。見得是身無實。卽了無常。迷之者乃。

有男女之殊悟之者。曾無聖凡之別。故孺人祝氏會
慶。是身安於堅強。故同諸地。是身便於潤澤。故同諸
水是身宜科喝一喝而起。

潤都寺入塔

圓通門戶啓當年。春去秋來幾變遷。惟是一真曾不
變。黃金萬煅骨長堅。雖然與其顯用於身前。豈若歸
藏松塢邊。江水橫流波印月。山容長潤玉生煙。何假
從他求塔樣。湘南潭北本如然。圓寂觀音庵開山潤
公無澤都寺到這裏。莫留連。快把跛驢加著鞭。翻身
更進毗盧顯。扶起韶陽孫獨秀。千秋彈壓老耽源。

圓副寺撒骨

圓副寺筭箇自計圓木自箴。總閑骨董可與平沉。故
骨云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

顯居士掩土

世人多背道。觸事生煩惱。擾擾無寧時。何殊蠅旋磨。
惟是顯大光。不逐衆顛倒。自幼持清齋。年高不退墮。
日日誦佛書。念念稱佛號。有子亦善傳。諸孫同所造。
譬如登寶山。到者俱得寶。西方路豈遙。今日已親到。

到後又如何。勝地無凡草。粲粲黃金花。九品千萬朶。
撒土

龍華會月江庵主掩土

龍華真界無邊畔。造入之者骨須換。滿公善友丰骨
殊不待餘言。能自判如是如是。是七十年來從緣而入
道。自得鼻祖之化德。一十六年誅茆而創業。足闡慈
氏之玄風。七子八孫同正受。十方如來共圓覺。所以
永嘉大師有云。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
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
性。我性還共如。

來合別別雲山蒼蒼江月白。潭北湘南元不隔。觀面
當機觀得親何用。當來問彌勒。遂撒土。

冷公提舉掩土

古德云。萬法摠心生。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
今日了。某人會麼。四大合成身。有身有生死。一性本
虛寂。無今亦無古。如水行地中。萬古自流注。如春回
物表。百花自紅紫。五十五年中。用是而興家。所以有
資有產而殷富。五十五年後。用是而傳家。所以有子。

有孫而克嗣秀挺金蘭芳聯玉樹是性無有形能成一切義是義如了明即出生死路生死既不迷名住吉祥地如是如是千秋佳氣擁佳城萬頃江光增福聚

范氏孺人掩土

眞際不分男女相迷情妄見有多般百年未半棄榮養豈是歸眞超世間某人還達眞際理地麼深固幽遠綿歷塵劫而不變不遷虛徹靈通廣納沙界而中不外春風淡淡山日明菩提一路坦然平春水溶溶林月白解脫一門無壅塞如是而造入即境即眞如是而安居全物全神雖然祇如垂蔭兒孫底句必竟又作麼生撒土云勝地不生凡草木葉葉聯芳總蘭玉

祝氏孺人掩土

佛言見身無實是佛見了心如幻是佛了了得是心如幻即契眞常見得是身無實即了無常迷之者乃有男女之殊悟之者皆無聖凡之別故孺人祝氏會麼是身安於堅強故同諸地是身便於潤澤故同諸

水是身宜於溫煖故同諸火是身利於動轉故同諸風風性動故有靜火性炎故有息水性潤故有竭地性堅故有崩地水火風假合是身既歸無常圓明眞淨微密妙心信元不昧湛然而不染廓然而無際寂然而長照卓然而長靈用是而治內故善興家之慈教用是而接外故得備體之淑儀若子若女若孫雖衆多式撫式字式立惟均一鳴鳩配德豈足並天麟符瑞眞可奇與麼與麼七十五年前已與七賢聖女同證不生生之立門七十五年後即與法華龍女同歸不死死之樂利不與麼不與麼江山面面拱佳城永福兒孫振戶庭

佛殿上梁文

山冠吳頭直立擎天之一柱江銜楚尾平欺吞海之群鯨眷茲絕勝覺場寔爲吉祥福地乃興金殿希還寶坊敬惟十方緇白諸大施主富潤出前修賢貴拍先輩能聚能捨有作有成各具挿草大機順掃四劫之懸識兼得拈花密旨喜瞻一會之靈山既全主而全賓尤美輪而美奐宜陳善頌用扛脩梁

拋梁東。駕海紅輪轉妙峰。大地群昏俱照徹。森羅萬象莫逃蹤。

拋梁西。廬阜分青到水湄。何假種蓮續芳事。川光照戶郎花池。

拋梁南。勝友初參自此門。古往今來道何異。德雲現住妙高山。

拋梁北。遙拱天庭瞻日角。經宣衆口香一爐。永祝皇元贊皇覺。

拋梁上。日月星辰垂瑞象。周遮不有震凌虞。普請長瞻玉毫相。

拋梁下。群類無依今有藉。既承恩力仰幷瞻。盍各進修隆法化。

伏願

上梁之後。棟宇彌堅。風月增勝。山門檀門並振。廣納五湖四海之禪流。佛運國運同昌。永延萬歲千秋之睿筭。

金山卽休了禪師拾遺集終

日東及藏主相親歲久。今卜東歸。出其自侍香至典教後錄。得予之應答時機雜著。凡若干篇。目曰拾遺集。徵題卷末。以將行。噫。世所珍者。金珠也。予言豈勝之耶。倘識者見。是不以拾磔春池之謂。而謂及庶幾得之矣。

皇元至正十年庚寅春。紫金山八十有二老人

石屋清珙禪師語錄

元
•
至 石屋清珙
柔 珙
等 撰
編

福源石屋拱禪師語錄原序

昔達磨大師壁觀少林。惟以一言傳心。默示真體。使人自證。初無多說。是以二祖夙慧天稟。頓悟超然。故於密授之際。直證其妙。乃曰。了了常知。言不可及。達磨始印之曰。卽此是自性清淨心。更勿疑也。其後四世相傳。皆默證其體。而不顯言。至荷澤神會禪師。則記達磨有懸絲之識。慮恐宗旨滅絕。遂明說知之一字。衆妙之門。至是而真心之體顯白。於世潛符密契者。不爲不多矣。然而此心之知。虛靈寂照。性自神解。非世所謂仗境託緣之知。而爲其體也。自唐以來。諸祖相傳。列派分宗。行棒行喝。至於擎叉。舞筲。挽弓。輓毬。各立玄門。建化不一。究其大機大用。無非直顯心體之妙。至不得已。而有上堂入室。示衆等語。觀其激揚開導。要皆肆口而說。直截無隱。始及南宋以後。諸師漸乃組章繪句。流爲造作。甚至有短拙新巧之論。使學語無稽之徒。轉相沿襲。大爲有識所恥。殊不知直指之道。以心傳心。必惟自證。纔涉言詮。卽第二義。而況務爲造作者耶。余每與通宗達士語。至於此。未

嘗不爲之大息焉。福源住山石屋拱公。早得及菴之傳。居山三十餘載。入定觀心。妙達真體。故其言語。不是造作。實自胸襟。渾然流出者也。讀其山居諸偈。綽有寒山子之遺風。以及上堂示衆諸語。一皆切直。諦常有足警發於人。豈學語者可以意識而模倣之哉。嗚呼。古道瀾倒。之秋。邪說方熾。寥寥宇宙。作者無聞。安得起斯人於寂光淨居。而共論茲事焉。

洪武十五年歲在壬戌春三月。前景德靈隱禪寺住山沙門德豫章來復序。

嘗聞佛道不在文言。豈離文言而具佛道。衆生不能證佛。諸佛未曾分別衆生。乃佛入衆生。不覺衆生至佛。不修改曰。一坑無異土。源流卽是水。譬喻風水相投。不期而偶。水無風而不波。風無水而不浪。風體本無其形。入水成章。池水定靜。衡平迎風鼓動。水風兩無交涉。動靜之相。安在直示不二法門。生佛了歸一體。入於圓宗。方爲斯旨。道不在文言。三藏至今不絕。流行萬世。教是證宗之理。文謂宗入。教宗是達教之。

體詮謂教明宗後學之要必不可少乎。然古人機見唾露洩滲。往來普引後賢。心解力濃。策警行踐。緣至一日廓然而徹。乃化上行之衣。傳綿延後代。續祖燈之源流。諦信拈提。今石屋語錄近世者希。先德歸去時遙迹遺。墨流閱其文字。知古衷言不可輕爲者。老古雖三十年居山。足不入閭。盡忘塵曉。清志堅澹。利不干懷。舍片雲消歸靈岫。演半偈襟胸。月朗開毫裂。天河濬川。無際湧一泉。智水流。出寶藏。遊游峰頂。清消雲外。實非抱息寒禪。枯根未絕。豈是坐井觀天。不知方外。此老眞爲如來的派源流。一氣法末也。因清堅大師仰古道風。聞悅怡暢。欣覓不勝。久望刊流。後攬一本。翻刻承布。若於斯文。普願管方便。覺出廣長舌行人道曲。履步咸正。有智踏無爲之鄉。無慮超乘戒之急。世色易辯。一相難分。特使無知無所不知。希逢者也。願樂欲聞。

光緒十三年重刻石屋語錄閒居月塘鄉野謹序

福源石屋瑛禪師語錄卷之上

參學門人 至柔 等編

師於元統辛未四月十三日入寺。指山門云。豁開戶牖。當軒者誰。喝一喝。

佛殿因我得禮。你自倒還。自起。鵲鳩樹上啼。意在麻畚裏。

據室拈拄杖云。從上諸佛祖師。天下老和尚。總是揚蓬塵於水底。摘楊華於火中。新福源又作麼。生卓拄杖喝一喝。

拈廣教府疏云。老瞿曇二千年前未了底公案。瑛上座今日就廣教府官手裏與他了却。呈疏云。所供諸實。

拈山門疏云。鍋子大小杓柄短長。自家裏事。何必論量。

指法座云。人天寶座。曲柔木床。我今要坐。即便坐。更不作禮。須彌王便陞座。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此一瓣香。薰向爐中。奉爲前住湖州路道場禪寺及菴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乃云。把住也。鋒芒不露。放。

行也十字縱橫水雲深處相逢却在千峰頂上千峰頂上相逢却在水雲深處今朝福源寺裏開堂演法昨日天湖菴畔墾土耕煙所以道法無定相遇緣即宗可傳真寂之風仰助無爲之化正與麼時如何拈拄杖卓一下云九萬里鵬纔展翼一千年鶴便翻翔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與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師云只如今日山僧是爲人也不爲人也若道爲人則屈著三聖若道不爲人則屈著與化且作麼生得恰好去擊拂子云我夷蠻貊分諸國總在吾皇化育中

當晚小參現前一衆久在叢林謂之參禪謂之辦道殊不知一念未生已前更無別物纔擬心時錯了也雪峰和尚三登投子九到洞山如渴鹿趨陽焰不知費了多少脚頭如今要得現成直下自家看取復有何事無事切莫妄求妄求而得終非得也

復舉南泉和尚道自小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未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未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頌云南泉放牧沒

東西兩岸春風綠草青總是國王水土不如隨分納些些

結制上堂四月十五日已前夜短睡不足四月十五日已後日長纔有餘正當四月十五日福源寺裏禪和子粥亦足飯亦足睡亦足游戲圓覺伽藍安居平等性智敢問諸人因甚得到這般田地熏風入戶自生涼湖水到門非有意

謝專使并三塔和尚首座都市上堂睦州峻臨濟契棒不是好心楊岐逼慈明晚參不是好心趙州訪道吾不是好心福源專使逼人住院且道是好心不是好心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上堂若論此事如農夫畊田相似畊之以深種之以時所收必豐輪官奉已之外綽綽有餘裕者無他力乎精勤而已畊之不深種之非時所收必寡輪官奉已不足者亦無他困於怠墮而已然而不責自己怠墮所需置之而反妬他人精勤而得之多斯等人名爲可憐憫者福源說話意在於何不圖打草且要驚蛇

上堂三月安居一月過園林是處綠陰多蛙聲只在池塘裏試問禪流會也麼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觀音菩薩將錢買餅放下却是饅頭擊拂子云打麤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

散青苗會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
天下和平。衲僧得一事。事現成。拈拄杖云。拄杖子得
一任。還騰騰。晚來縱步東湖上。笑指禾苗一色青。
復舉。瀉山開田。次仰山云。這頭得恁麼低。那頭得恁
麼高。瀉云。水能平物。但以水平。仰云。水也無憑。但高
處高。平低處低。平瀉山然之頌云。片段高低總是田。
瀉山父子見何偏。福源手不沾泥水。坐看禾收勝去年。

解制小參不觸事而知金井欄邊絡緯歸不對緣而
照明月堂前秋已早統無邊剎境爲一微塵無一塵
不是大圓覺海融十世古今作箇念頭無一念不是

解制上堂。今朝七月十五。涼風開我竹戶。嶺上一片
兩片白雲。被他吹得七橫八豎。輕飄飄浮。遍遍欲散
不散。欲聚不聚。老僧招手向白雲。白雲白雲。何不住
到頭。終是覓山歸。流落天涯與途。路喝一喝。

中秋謝臧主上堂天上月正圓人間月方半諸人恐
未知打數普請看道是如來藏裏摩尼珠又似寶頭
盧尊者手中琉璃碗比也不可比辨也不可辨天風
吹露濕桂華香浸雲邊廣寒殿

上堂達磨居少林九年面壁牆邊不牢疎山賣布單
千里見人路頭繁雜福源這裏牆臺堅牢路頭平直
諸人每日行在正路上行住在穩密處住中間一片
田地因甚踏不著

復學僧問古德。如何是清淨法身。古德云。家無小使。

不成君子師云諸禪德古人與麼答話大似認奴作
郎今日忽有人問福源如何是清淨法身只對他道
家無二主

臘八上堂只在山中多少好無端走入鬧籃來衆生
福薄難調制一點明星是福胎

上堂我有一句子欲與諸人說破又恐諸人罵我不
與諸人說破又恐諸人疑我且如今說即是不說即
是撫膝云知我罪我我無辭焉

解制上堂九旬同禁足自恣是今朝暮雨青燈寺西
風白石橋孤身三事納萬里一輕包若到瀉山處須
防笑裏刀

除夜小參年亦窮月亦窮三十六旬窮伎倆破除全
在五更鐘窮則變變則通尋常一樣窓前月纔有梅
華便不同三條椽下禪和子囊亦空鉢亦空拾得斷
麻穿破納不知身在寂寥中惟有福源拄杖子不屬
陰陽造化功了無春夏秋冬自古自今撐天拄地同
行同坐嘯月吟風又誰管你江湖滾滾日月匆匆等
閒靠在禪床角一片雲中掛黑龍

夢遊錄

歲朝上堂鏡清道新年頭佛法有明教道新年頭佛
法無道是有也未必有道是無也未必無張公喫酒
李公醉趙州東壁掛胡蘆

上堂春風開竹戶夜雨滴華心一一與諸人發向上
機演第一義因甚不知良久云莫恠山僧太多事光
陰似箭暗相催

元宵謝東班殿主并無念西堂上堂進以禮退以禮
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爛生薑陳皂角舊笊
籬破木杓東頭賣賤西頭賣貴有利無利不離行市
夜來無位真人提金剛圈點飛龍馬走徧四天下却
與囊中和尚在蟬螟眼裏共賞元宵天曉起來依然
卽在赤肉團上卓拄杖一下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
如此

佛涅槃上堂七十九年賣弄脫空二月十五一場合
殺直饒藏得渾身未免露出雙脚百萬人天雲散水
流丈六金身煙消火滅迦葉自歸難足山魔王嫉妬
心方歇諸仁者要見釋迦老子麼卓拄杖一下云遍
地春風桃李華紅者自紅白者白

上堂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拈拄杖云放過釋迦老子卓拄杖云穿却雪竇鼻孔良久云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浴佛上堂舉世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乃言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頌云指天指地日吧吧。倘若無人自說誇有意氣時添意氣滿園香霧濕枇杷

結制小參明朝結制今夜小參福源不是琅玕點出五般病西院商量兩箇踏一夏九十日諸人不得妄動一步一日十二時諸人不得妄起一念不起一念而卽證無生不動一步而徧遊沙界如斯履踐無一日不是安居自能笑傲林泉誰管坐消歲月纔與麼便不與麼不見雲門和尚道直得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始是轉句不見一法猶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卓拄杖一下云我愛夏日長人皆苦炎熱

結制上堂諸人未結制已前天台南嶽峨眉五臺要

去便去要來便來因甚結制已後頂笠腰包草鞋拄杖總用不著咄莫道布袋頭不在山僧手裏好

上堂十五日已前夜短睡不足十五日已後日長饑有餘正當十五日飯白如雪扇團似月打扇喫飯猶嫌道熱釋迦老子道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爲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又道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灼然灼然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

復舉東印土國王請般若多羅齋次乃謂祖曰諸僧皆轉經惟師爲甚不轉經祖曰出息不涉衆緣入息不居陰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豈止一卷兩卷師云諸禪德般若多羅與麼答話豈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若有人問福源諸僧皆轉經長老因甚不轉經只對他道白日窓前青宵月下要轉便轉要罷便罷且道與般若多羅還有優劣也無若檢點得出許你具一隻眼

及菴和尚忌日拈香有來由沒巴鼻建陽山西峯寺蒲團頭拾得底無眼無耳無頭無尾道是一塊兜樓

嗅著又無香氣。家醜不可外揚。明人不作暗事。

上堂黃梅。俾老盧踏碓石。頭譏藥山。不爲有一丈蓬。可以使八面風。無三尺鞭。難以控千里馬。伊蘭園裏。不生旃檀黃藥樹。頭有甚蜜果。

上堂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水中鹹味。色裏膠青。細雨濕衣。看不見間。華落地聽無聲。

上堂神光不昧。萬古徽猷。但從己覓。莫向外求。養雞意在五更頭。

上堂所聞不可聞。所見不可見。昨夜五更風。吹落桃華片。蒼苔面上生。紅霞百鳥不來春。爛熳。

上堂我本山林拙比丘。等閒來此伴禪流。縱饒相聚人情好。那箇人情得到頭。休休休。絲霧紅霞千嶂錦。西風黃葉一天秋。

上堂月出海門東。金波浩渺。圓又圓。不虧明。又明得好。寄語白兔翁。說與嫦娥道。收彩不宜遲。潛光須及早。莫待黑雲四面來。一天光彩都無了。世間惟有道人心。歷劫至今常皎皎。

謝藏主上堂。今朝八月一十五。樹凋葉落金風露。野

狐窟宅。梵王宮。狗子尾巴書。卍字大藏。小藏從何來。拈拄杖云。盡從這裏流。將去等閒道。箇鉢囉娘。截斷古今閒露布。

上堂一日一日復一日。二三四五八九十。數到紅殘綠暗時。人間又是四月一。朝悠悠暮悠悠。滿目毗盧藏。海棄之認一浮漚。休休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

上堂喫飯要止饑。飲水要止渴。著衣要免寒。歸鄉要到家。學道要到三世諸佛開口不得處。參禪要到天下祖師插脚不入處。若不如此。倚他門戶。傍他牆壁。聽人指揮。喫人唾唾。總不丈夫。福源與麼說話。良藥苦口。忠言逆耳。

空巖印首座。至上堂睦州峻臨濟問黃蘗佛法大意。三度六十拄杖口。乃招禍之門。還有免得此過者麼。良久云。空生巖下坐。天雨四華來。

上堂六月七月天不雨。農夫曉夜忙。車水背皮焦。裂脚底疼。眼華無力欲悶死。公人又來逼夏稅。稅絲納了要盤費。大麥小麥盡量還。一日三飧不用備思量。

我輩出家兒現成受用。都不知進道身心無一點東邊浪蕩。西邊嬉。三箇五箇聚頭坐。開口便說他人過。及乎歸到暗室中。背理虧心。無不做莫言。墮在異類中來。生定作栽田翁。前來所說苦如此。那時難與今時同。古德訓徒有一語。對人天衆拈來舉。經田無一實之功。鐵圍陷百刑之苦。

上堂。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開口便不是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不開口也不是五馬不嘶。一牛飲水。開口不開口。總不是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上堂。百丈教人開田通身泥水。佛眼俾僧修造滿地木楂。楊岐逼慈明。晚參成人不自在。趙州教嚴陽。放下自在不成人。福源與麼道。也是爲他閒事長。無明上堂。是聖是凡。入門便見波斯鼻孔。開眼便見蚌蛤心。肝開口便見諸人兩莖眉毛。橫在面上。因甚看他。不見明眼人前三尺暗。

病起上堂。舉茗溪和尚示衆云。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有僧問曹山。未審是甚麼病。山云。攢簇不得底病。

又問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山云。老僧正覓起處。不得。師云。這僧是病過的人。極是搜尋。得到頭髮尖裏。也不放過。若非曹山。知他落處。其他難爲啓口。復成一偈。舉似大衆。百骨酸疼攢簇。難一番熱。了一番寒。覓他起處。竟不得。藥銚風爐。盡打翻。冬節小參。洞山撥退。果卓取捨。未忘玉泉。不洗布襯。固執難斷。福源寺是箇般時節。就中却不。同梅放。孤標依舊暗。香浮動線。添寒影。又逢佳景。迎春燈籠裏。帽水底吹笙。露柱著衫雲中作舞。是汝諸人。還委悉麼。一百五日。是清明。清明更在寒食後。

復舉僧問古德。如何是冬來意。德云。京師出大黃。頌云。有問冬來意。京師出大黃。地爐深夜火。茶熟透瓶香。

謝都寺冬齋并維那上堂。一一偏一切一切偏。一香積世界。以香飯爲佛事。南閼浮提。以音聲爲佛事。東勝神州。打槌西瞿耶尼。普請懷州牛。喫不益州馬。腹脹粗食。易飽。細嚼難饑。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及菴和尚忌日。拈香云。沒興相逢處。西峰與建陽不。

平多少事盡在一爐香

歲旦上堂。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勝首座道猛虎當路坐。福源這裏山門頭。賀正歌唱。佛殿裏祝聖。諱經一種是聲。無限意有堪聽。有不堪聽。諸人還會檢點得出麼。喝。一喝下座。

元宵上堂。南閻浮提以音聲爲佛事。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福源寺裏上堂。西林寺裏一一聽得。西林寺裏念佛。福源寺裏一一聽得。讚嘆也。獲一分功德。毀謗也。獲一分功德。一卽一切。一切卽一。鷄湖市上做元宵。因甚東家點燈。西家暗坐。你也理會不得。我也理會不得。冷水浸冬瓜。大家相漏酒。

佛涅槃上堂。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涅槃。人情不能恰好。世界難得團圓。晝長夜短。秋熱冬寒。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

聖節上堂。蟠桃三千年華開。聖人五百歲出現。拈拄杖云。蟠桃華開也。卓拄杖云。聖人出現也。羣姪獻云。天下太平。

結制上堂。福源今日結制。不得不爲諸人議定第一。

從朝至暮。舉足下足。不得踏著常住地。若踏著常住地。定犯著波羅夷罪。第二十二時中。不得向鼻孔裏出氣。若向鼻孔裏出氣。定犯著波羅夷罪。第三件事。且莫說。且莫說。留在七月十五日也未遲。裏裏何曾走却鰲。

上堂。日日東出。日日西沒。出沒知幾迴。又是五月一。咄。哉。門外人。把手牽不入。拽杖獨歸來。門闌空嘆息。

示衆。古德道。結夏半月日了也。水牯牛作麼生。有者道。結夏半月日了也。寒山子作麼生。福源道。結夏半月日了也。已躬下事。作麼生。莫是早晨起來洗面。洗面了。喫粥。喫粥了。喫飯。喫飯了。放參。放參了。打眠。是已躬下事。麼。莫是東廊上。西廊下。寮舍裏。山門頭。鼓扇。是非是已躬下事。麼。莫是看諸子百家長篇短章。高談闊論。傍若無人。是已躬下事。麼。莫是經卷上。搏量語錄。上下度。未得謂得。未說謂說。是已躬下事。麼。莫是禮幾拜佛。看幾卷經。燒兩箇指頭。燃幾炷頂香。誑惑世人。希求利養。是已躬下事。麼。莫是長連床上。

閉眉合眼昏昏沉沉。懵懵懂懂。空過時節。是已躬下
事麼。如此反不及三家村裏拖鋤頭。漢栽田種地。養
口資身。却無罪過。我輩沙門釋子。仗如來慈蔭。不耕
而食。不蠶而衣。高堂大廈。廣殿修廊。十指不沾水。百
事不干懷。種種現成。般般便當。只爲現成。只爲便當。
却乃縱情放逸。非法貪求。不修僧業。不清戒律。不明
因果。不畏罪福。寬裏做債。造地獄因。閻家老子。沒人
情。無面目。一善一惡。主籍分明。一發與你打筭。莖蠶
粒米滴水寸絲。盡要酬還。福源與麼告報。也是爲他
閒事。長無明。

上堂一塵起。大地收。四月十五日。結却布袋頭。一葉
落。天下秋。七月十五日。解却布袋頭。正當自恣。何證
何修。草鞋底北鬱單。越拄杖頭南贍部。洲朝悠悠暮
悠悠。無拘無束。自在自由。老豐干忽然出來道。我與
汝同往五臺禮文殊。又且如何。搖手云。你不是我同
流。

中秋上堂。黑月難見。白月易見。黑白未分。已前眼見
何如。心見。所以道。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

不能及。卓拄杖云。昨夜蟾宮桂子開。好風吹下天香
來。昭王白骨埋青草。無人爲掃黃金臺。

上堂。澄一念虛明。未脫三乘羈鎖。認八處出現。正迷
自己靈光。直饒平白地上。轉身荆棘林中。移步脚跟
下。好與三十棒。何故不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

天壽聖節。上堂。箕翼長明。地天長泰。風不鳴條。雨不
破塊。君乃堯舜之君。俗乃成康之俗。王母晝夜雲旗。
翻海山。四月蟠桃熟。

上堂。十月初一日。開爐諸方說。寒道熱。福源一味尋
常。不會安排。施設深深埋兩箇。炭團滿堆。一爐黃
葉。莫嫌火種無多。只要煖氣相接。放下重簾。密糊窓
縫。又誰管你屋上濃霜。庭前深雪。但得自家屋裏一
團和氣。外邊冷言冷語。不須聽。由他自歇。諸禪德。本
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

上堂。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所以
道。山僧居菴時。只見居菴時境界。門對千峰。心開一
境。朝看白雲冉冉。暮聽流水潺潺。煮藜藿于折脚鑪。
中穿破衲于尖頭屋下。自由自在。無束無拘。婆羅樹

影落天湖。簷荷華香。浮臺石是非。不到名利。杳忘住院時。卽見住院時。境界門連湖。市地接海州。早起晏眠迎。來送去。整規模。于顛危之際。聚諸子于寂寞之中。漁歌牧笛。長聞山色。溪光罕見。紅塵滾滾。白日匆匆。且道住湖寺。居山菴。是同是別。良久云。無山不帶雲。有水皆含月。

祈雨上堂。記得去年時。五月火雲燒。田天不雨。家家插種望。今年不料。今年又如。此偉哉公侯將相。心憂民切切。如憂已。叩之龍神。便感靈來。此閣浮樹甘雨。霈然不止三日。霖天人羣生悉歡喜。敢問諸人。且道承誰恩力。以拂子擊禪床云。蘇嚕蘇嚕。嚕哩嚕哩。

復舉僧問。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處。峰以拄杖劃一劃云。在這裏。僧舉似雲。門門拈起扇云。扇子踴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頌云。萬仞龍門一拶開。傾盆驟雨假風雷。袈裟打濕歸來看。半是紅雲半海苔。上堂。鳩毛毒未是毒。筭來不似人心毒。三伏熱未是熱。思量無出人心熱。阿修羅王常好罵。天善星比丘。

偏要謗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汝之伎倆。有盡我之不探無窮。

七月旦上堂。人間秋十日。湖寺便生涼。竹色溪邊綠。荷花鏡裏香。卽心猶未是。作境謾搏量。空劫已前事。今朝爲舉揚。

解制上堂。有佛處不得住。樓臺月色雲收去。無佛處急走過。池塘荷葉風吹破。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朗州山澧州水。四海五湖。皇化裏。腰包頂笠萬千千。問著盡言山與水。忽有不甘底出來道。山但言山水。但言水。有甚麼過。良久云。未可全拋一片心。逢人且說三分話。

上堂。行脚高人說箇參禪說箇辦道。恰如坐在飯籬裏。叫肚饑相似。通身是飯。你自不肯喫。又干他別人甚麼事。十二時中。動轉施爲。全是一條潑天大路。且無荊棘瓦礫礙汝脚跟下。你自不肯進步。又于他別人甚麼事。諸佛有甚麼勝如凡夫。凡夫有甚麼不如諸佛。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驀拈拄杖云。如來說一合相。卽非一合相。明月蘆華。何處尋想。

伊只在秋江上

中秋上堂初三月十五月缺時無圓圓時無缺圓缺不相干清光常皎潔昨夜蟾宮雨露多天風吹落黃金屑

復舉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嚴云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云放下不擔取去頌云香飄桂子十分月雨滴芙蓉一半秋門外任他時節換穩將衲被自蒙頭

上堂學道參禪心地未明已眼未開情塵未脫命根未斷恰如甚麼相似恰如有眼人步入千年暗室中相似目前雖有一切物色相傾竟不知其是青是黃是赤是白是長是短是方是圓懵然無知黑漫漫地若如此在袈裟下如何消得人天供養學道參禪心地已明已眼已開情塵已脫命根已斷恰如甚麼相似恰如大海底輓出一團紅日相似千年暗室一照照破目前所有一切種種物色青黃赤白長短方圓一一明了一一分曉那時正好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長養聖胎閒閒度日若如此在袈裟下方始消得

他人天供養然雖如是更須知道福源門下一條生鐵門檻高而無上廣莫可測在外者要入不能得入在內者要出不能得出也須是著些精彩用些氣力跳過始得若也擬議不是撞頭磕腦便是墮坑落塹莫言不道

臘八上堂雪山高且深忍凍吞麻麥如此過六年酌然是快活無端覩明星剛言成正覺拂袖下山來早是低一著更云度衆生重重露拴索看他世上榮何似山中樂錯錯年年有箇臘月八

入新僧堂上堂直爲柱曲爲梁矩中圓規中方匠氏取材之良也歸其圓泯其方捨其短取其長主人立法之妙也所以福源僧堂建柱石于丙子之孟春畢斧斤于戊寅之重九六窓爛爛洞一色之虛明萬瓦鱗鱗絕三種之滲漏低頭不見地還他擔板禪和仰面不見天却許蒙頭衲子老竹溪豈止一生行願懽陳如頓增萬倍威光遵行百丈叢林壯觀千年常住直得十方諸佛異口同音宣說偈言佛子住此地則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又有龐居士說

箇頌子讚嘆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然雖如是其奈張無盡忍俊不禁出來道汝等諸人卽解樹頭喫菓子不知樹曲承殊不知作此堂者有損有益居此堂者有利有害這般說話也。恠伊不得何故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此事且拈放一邊。祇如衲僧自己分上得力句子作麼生道。良久云。饑渴飲渾無事。聽雨聞風閑打眠。

開爐上堂。法昌和尚道。法昌今日開爐行脚僧無一箇。惟有十六高人。緘口圍爐打坐。福源不與麼道。福源今日開爐。灰墜也無一箇。五湖四海禪和衲被。蒙頭打坐。不是冷眼傍觀。免見挑灰弄火。寬心寧耐。到春來屋外梅花香朶朶。

冬節小參。諸禪德。如今是甚麼時節。羣陰欲去未去。一陽欲來未來。陰不得爲陰。陽不得爲陽。山不得爲山水。不得爲水。日月星辰六十甲子一齊打亂。沒商量。處水泄不通。無奈何時。放開一線。便見地中雷。沒律管。灰飛。燄發。冰河。笋抽。寒谷。依舊山。卽是山水。卽是水。日月星辰六十甲子各歸舊位。是法住法位。世

間相常住。卓拄杖下座。

冬節上堂。昨夜陰回陽復。爰曉來湖岸見冰消。皇宮日影喜添線。胡地笋長梅破梢。春漏一痕舒柳眼。雲拖五色束天腰。明明空空劫已前事。不是虛言誑爾曹。上堂臘月一水生。骨虛明自照不勞心。力白鷗寒鴈蘆花無處尋。他踪跡待得日煖冰融水面寬。依舊飛來照破碧光碧。

復舉。臚谷至章敬。遶禪床一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又至南泉。遶禪床一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谷云。章敬道是和尙因甚麼道不是。泉云。章敬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歸敗壞。輒成一頌。普告人天。尺可量。秤可平。短長輕重要分明。都盧祇是一雙手。難掩世間人眼睛。

九臯學士至上堂。諸佛廣大門。風祖師向上。巴鼻初非明。悟見知而可擬議。又非世智辯聰而能髣髴。直使盡天下衲僧。捫摸他不著。亦不令住在無捫摸處。有此大丈夫氣。傑方能成辦。大丈夫事。此非一生兩生行。願得成。乃是多劫多生淨業增熏。方能如此。無

一法從懶墮懈怠中生。豈不見二祖立雪。五祖栽松。六祖踏碓。仰山牧牛。雪峯在德山。做飯頭。疎山賣了布單。三千里外行脚。長慶坐破七箇蒲團。香林侍雲門。一十八年張無盡。一宿龍安。黃太史十遊幕阜。裴丞相悟心於黃檗。言下。龐居士得旨於馬祖室中。先輩大儒古來老衲。是皆苦志勞形。究明此道。豈似如今禪和家。華居豐食。致身於叢林中。視叢林如驛舍。口裏說道參禪。辦道聞說禪道。如風過樹。此等名爲可憐憫者。我此現前一衆。宿因深正。得在此處清淨。伽藍同居。共處當生。希有難遭之想。豈可也學。他今時流輩荒逸。終日無所用心。逐隊隨羣。說黃道黑。略無少念。回光返照。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毛髮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若向這裏。回光返照。著得一隻眼。便見應菴和尚道。若作地水火風商量。釋迦老子盡塵沙劫。無出頭分。不作地水火風商量。如將魚目擬比明珠。二途不涉。何異畫餅充饑。山

僧與麼舉揚。有智若聞。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爲永失。

復舉東坡夜宿東林。與照覺道話。有省。呈頌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師云。諸仁者。我觀王公大臣。好此道極多。至於談道之際。箇箇喜人。順己。怕人針劑。所以東坡居士。被照覺活埋。在聲色堆裏。至今無出身路。翰林九臯學士。來我山中。清話連日。述偈數篇。等是一種語言。三昧中未曾道著。元字脚。祇這便是。出他古人一頭地了也。乃撫膝云。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除夜小參。北禪分歲。三代禮樂全。該王老燒錢。一種盃盤狼籍。拱上座。固守清貧。兼逢歉歲。難與諸方鬪富。從年頭直至年尾。共諸人同家共活。豐儉隨宜。終不陪面去。借地栽花。虎粧好漢。且就自家屋裏。量水打碓。免見求人。但每日二時。率補得過。便可塞住持之責。古人有言。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青柴。帶葉燒。不是爺貧。連子苦。免教家富小兒嬌。

歲旦上堂新年頭說話舊年裏不同舊年裏說話新年頭不同秦山雪解湖岸冰融髮從今日白華是去年紅

元宵上堂山堂兀坐思悠悠節令推遷莫暫留新歲始聞歌鼓吹元宵又見挂燈毬心田荊棘參天長業海波濤滾底流不向死前先畫策草根從自鏤枯骸上堂報緣虛幻豈可強爲浮世幾何隨家豐儉淡靜生涯水一湖寂寞相從雲數片思量誰是箇般人獨自舉頭天外看舉拂子下座

二月旦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自携瓶去沽村酒却著衫來作主人聖遠乎哉體之則神但見落花隨水去不知流出洞中春要識肇法師麼豎起拂子云批杷葉是馬家親眼裏無筋一世貧

上堂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山僧三昧諸人不知所以道諸法無作用亦無有體性是故彼一切各各不相知雖各不相知諸法元無二便與麼去苦樂逆順道在其中若不然者柳絮隨風自

西自東卓拄杖下座

聖節上堂熹大地是國王水土無一物不受王恩盡十方是古佛道場無一日不爲佛事莫有知恩報恩者麼下座同詣大雄寶殿啓建天壽聖節

上堂收足上蒲團坐一參禪則易伸手展鉢孟喫三厨粥則難夜短眠不足日長饑有餘置而勿論你道賓頭盧走入僧堂裏與僑陳如商量箇甚麼事良久云縱然爲客好爭似在家貧

結制上堂今朝四月十五日行脚師僧念頭息草鞋乾晒待秋風金錫罷遊留靠壁鷓鴣偏愛守空池鳳凰豈肯棲荊棘平生肝膽向人傾相識猶如不相識聖節滿散上堂天下無二道混四海而爲一家聖人無二心視百姓猶如一子所以道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非法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元元自化蕩蕩難名好諸禪德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是封疆

平山和尚至上堂卽心卽佛也不是非心非佛也不是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也不是恁麼也不是不恁

麼也不是。怎麼不怎麼。總不是。子細看來。直教你無用心處。正好用心。卓拄杖云。藕穿平地爲荷葉。笋過東家作竹林。

復舉芙蓉訪實性大師。以右手拈拄杖。安左邊良久云。若不是芙蓉師兄也。大難委悉。師云。諸仁者。實性大師。聞名富貴。見面貧窮。自家骨肉相看。也只作路岐相待。今日平山法兄。久出歸來。福源雖則囊空。囊虛未免。將無作有。卓拄杖云。人情淡處。道情濃處。斗煎茶。鈔不同。

迴院上堂。老牯偷閑。去年祖翁田地。草芊芊歸來。懶更重還債。犁耙春風又上肩。是即是。祖禪不了。逃難逃宿業。拘牽四蹄耕白水。兩角指青天。拍膝一下云。可惜無人知。此意風前令。我憶南泉。

退院上堂。卸却頂上鐵枷。颺下手中木杓。合眼跳過黃河。騰身衝開碧落。獅子趯倒玉闌干。象王攪壞黃金索。白雲兮處處相逢。青山兮步步踏著。喝一喝云。舉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

示衆云。吾佛世尊。有四種清淨明誨。所謂攝心爲戒。

因戒生定。因定發慧。云何攝心。何名爲戒。若諸世界六道衆生。其心不婬。則不隨其生死相續。又道若不斷婬。修禪定者。如蒸砂石。欲其成飯。經百千劫。祇名熱砂。何以故。此非飯本。砂石成故。汝以婬身求佛妙果。縱得妙悟。皆是婬根。根本成婬。輪轉三途。必不能出。又道若不斷殺。修禪定者。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聞。此等名爲欲隱彌露。清淨比丘。於岐路行。不踏生草。況以手拔。云何大悲。取諸衆生血肉充食。名爲釋子。又道若不斷偷。修禪定者。譬如有人水灌漏卮。欲求其滿。縱經塵劫。終無平復。若諸比丘。衣鉢之餘。分寸不畜。乞食餘分。施餓衆生。又道若諸世界六道衆生。雖則身心無殺盜婬。三行已圓。若大妄語。則三摩地不得清淨。如刻人糞爲旃檀形。欲求香氣。無有是處。婬殺盜妄。既已消亡。戒定慧學。自然清淨。若太虛之雲散。如大海之波澄。得到這般田地了。方可以參禪。方可以學道。你且道。禪又作麼生。參道又作麼生。學從上以來。多有樣子。福源不惜口。嘴略舉數段。二祖初到少林。參禮達磨。斷臂立雪。悲

泣求法達磨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求亦可在二祖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達磨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二祖曰我心未安乞師安心達磨曰將心來爲汝安二祖曰覓心了不可得達磨曰我爲汝安心竟二祖於此悟入這箇便是爲法忘軀參禪學道第一樣子大梅常禪師參問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卽心是佛常領旨直入大梅山卓菴後馬祖聞之令僧去問曰和尚見箇甚麼道理便住此山常曰馬祖向我道卽心是佛我向這裏住僧曰馬祖佛法如今又別了也常曰作麼生別僧曰如今又道非心非佛常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在任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卽佛其僧回舉似祖祖曰梅子熟也這箇便是有決定信無疑惑心參禪學道第二箇樣子臨濟初在黃蘗會下行業純一首座問曰上座在此多少時也濟曰三年首座曰曾參問也無濟曰不曾參問不知問箇甚麼首座曰汝何不去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濟便去問聲未絕蘗便打如是三度發問三度被打濟白座云幸蒙慈悲令某問

話三度發問三度被打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座云汝若去時須辭万丈去座先到万丈云問話底後生甚是如法若來辭時方便接他向後成一株大樹與天下人作陰涼去在濟去辭蘗云不得往別處向高安灘上大愚處去濟到大愚愚問甚麼處來濟云黃蘗處來愚云黃蘗有何言句濟云某甲三度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云黃蘗與麼老婆爲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濟於言下大悟云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愚揭住云這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濟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托開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濟辭大愚却回黃蘗蘗見來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麼了期濟云祇爲老婆心切蘗問什麼處去來濟云昨蒙慈旨參大愚去來蘗云大愚有何言句濟遂舉前話蘗云作麼生得這漢來待痛與一頓濟云說什麼待來卽今便喫隨後便掌蘗云這風顛漢却來這裏捋虎鬚濟便喝蘗云侍者引這風顛漢參堂去這箇便是

宿因深正有大根器。參禪學道第三箇樣子。長慶稜禪師未悟時。看箇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如是在雪峰。玄沙往來三十年。坐破蒲團七箇。一日捲簾豁然大悟。便說箇頌子道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來劈口打。這箇便是不肯造次承當。必欲見大休大歇田地。參禪學道第四箇樣子。仰山在百丈會下。問一答十口吧吧。地百丈曰。汝已後去。遇人在後到。爲山處。爲問曰。承聞子在百丈。問一答十。是不仰云。不敢。爲云。佛法向上一句作麼生。道仰擬開口。爲便喝。如是三問。仰三擬答。三被喝。仰低頭垂淚云。先師道教我。更遇人始得。今日便遇人也。遂發心看牛。三年一日。爲山見仰在樹下坐。禪。爲以拄杖點背一下。仰回首。爲云。寂子道得也未。仰云。雖道不得。且不借別人口。爲云。寂子會也。這箇便是去却知解。真實參禪學道第五箇樣子。保寧勇禪師初入天台教。更衣謁雪竇顯禪師。顯以爲堪任大法。乃熟視呵之曰。央庠座主。勇發憤下山。望雪竇山禮拜曰。我此生行脚參禪道。不過雪竇誓不歸鄉。

便往泐潭。踰年。延情未泮。後參楊岐。頓明心地。岐沒更從同參白雲。端研極玄奧。這箇便是具決定志。無退轉心。參禪學道第六箇樣子。雲峰悅禪師在大愚芝座下。一日芝示衆曰。大家相聚。喫葢葢。喚作一葢。入地獄。如箭。悅聞之。駭然。便上方丈。請開示。芝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家。越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饑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悅不敢違。未幾。芝遷翠巖。悅納疏。罷復過翠巖。求開示。芝曰。佛法不怕爛。却今正雪寒。可爲衆乞炭。悅亦奉命。化炭歸。復上方丈。請益。芝曰。堂司即目缺人。今已煩汝。悅受之。不樂。恨芝不去心。一日後。架桶糴忽散。自架墮落。豁然大悟。頓見芝用處。急趨方丈。芝見來笑曰。且喜那大事了。畢。悅不措一詞。禮拜了。退。這箇便是爲衆竭。力不廢寸陰。參禪學道第七箇樣子。更有第八箇樣子。此是微塵佛。一路涅槃門。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卓拄杖一下。下座。

結制小參。佛祖門風。將委地說。著令人心膽碎。扶持。

全在我兒孫。不料兒孫先作孽。紛紛走北又奔南。昧却正因營雜事。滿目風埃滿面塵。業識茫茫無本據。縱饒挂搭在僧堂。直待板鳴歸被位。聚頭寮舍鼓是非。收足蒲團便瞌睡。癡雲變態性天昏。石火交煎心鼎沸。暫時寂寂滯經安。一向冥冥墮無記。百丈清規不肯行。外道經書勤講議。因果分明當等閒。罪福昭然渾不懼。或遯一榻一間房。放逸總由身口意。頭上瓦脚下磚。身上衣口中味。一一皆出信心。擅起人家施未成道業。若爲消捫心。幾箇知慚愧。今日三明日四閒。處光陰盡虛棄。一朝老病來相尋。閻翁催請死符至。從前所作業。不忘三塗七趣從茲墜。袈裟失却復再難。麟甲羽毛披則易。看他古之學道流。直忘人世輕名利。羹黃精煨紫芋飯。一搏水一器爲療形枯聊接氣。石爛松枯竟不知。洗心便作累生計。物外清閑一味高。世上黃金何足貴。劫空田地佛華開。香風觸破娘生鼻。選佛場中及第歸。圓覺伽藍恣遊戲。茲因結制夜小參。不覺所言成此偈。

福源石屋珙禪師語錄卷之上

福源石屋珙禪師語錄卷之下

參學門人 至柔 等編

山居詩

余山林多暇。瞌睡之餘。偶成偈語。目娛紙墨。少便不欲紀之。雲衲禪人請書。蓋欲知我山中趣向。於是靜思隨意走筆。不覺盈帙。故掩而歸之。復囑慎勿以此爲歌詠之助。當須參意。則有激焉。

吾家住在雪溪西。水滿天湖月滿溪。未到盡驚山險峻。曾來方識路高低。蝸涎素壁粘枯殼。虎過新蹄印雨泥。閒開柴門春晝永。青桐花發盡胡啼。柴門雖設未嘗開。看幽禽自往還。尺壁易求千丈石。黃金難買一生閒。雪消曉嶂聞寒瀑。葉落秋林見遠山。古柏煙消清晝永。是非不到白雲間。荒塚纍纍沒野蒿。昔人未葬盡金腰。有求莫若無求好。進步何如退步高。貪餌金鱗終落釜。出籠靈鷲使冲霄。山翁不管紅塵事。自種青麻織布袍。紙窓竹屋謹籬笆。客到蒿湯便當茶。多見清貧長快樂。少聞濁富不驕奢。看經移案就明月。供佛簪瓶折

野。花。盡。說。上。方。兜。率。好。如。何。及。得。老。僧。家。

道在人弘執可憑。發言須與行相應。貪心似海何時足。妄念如苗逐日增。幾樹梅花清處土。一園芋子樂間僧。而今隨例菴居者。見道忘山似不曾。

動則乖真靜則差。非思量處更誰訛。無心未合祖師意。有念盡爲煩惱魔。矮屋朝陽寒氣少。疎籬種菊晚香多。白雲曳曳方拖練。又被風吹過綠蘿。

松下雙扉冷不扃。一龕金像照青燈。眠雲野鹿驚回夢。落澗欄猿墜折藤。得意看山山轉好。無心合道道相應。多時不向門前去。薜蘿苔花積幾層。

三十餘年住崦西。饒頭邊事不吾欺。一園春色熟茶筍。數樹秋風老栗梨。山頂月明長嘯夜。水邊雲煖獨行時。舊交多在名場裏。竹戶長開待阿誰。

翠竇丹崖列四傍。茅菴恰好在中央。一身布衲衣裳煖。百念消融歲月忘。石瘦種來蒲葉細。土深迸出笋芽長。有時夜半聞鐘磬。知有招提在下方。

莫謂山居便自由。年無一日不懷憂。竹邊婆子長偷笋。麥裏兒童故放牛。栗蠟地蠶傷菜甲。野猪山鼠食

禾頭。施爲便有不如意。只得消歸自己休。

菴住霞峰最上頭。巖崖巉嶮少人遊。擔柴出市青苔滑。負米登山白汗流。口體無厭宜節儉。光陰有限莫貪求。老僧不是閒切怛。只要諸人放下休。

嘯月眠雲二十年。自憐衰老見時艱。烏來索飯生臺立。僧去化糧空鉢還。蝦蟇人爭撈白水。鑊鉏我且斷青山。黃精食盡松花在不著。閒愁方寸間。

幽居自與世相分。苔厚林深草木薰。山色雨晴常得見。市聲朝暮罕曾聞。煮茶瓦竈燒黃葉。補衲巖臺剪白雲。人壽希逢年滿百。利名何苦競趨奔。

入得山來便學呆。尋常有口懶能開。他非莫與他分辨。自過應須自剪裁。瓦竈通紅茶已熟。紙窓生白月初來。古今誰解輕浮世。獨許嚴陵坐釣臺。

溪淺泉清見石沙。屋頭無角寄藤蘿。夜深月下長猿嘯。苔厚巖前少客過。庭竹欹斜春雪重。嶺梅消瘦夜寒多。寥寥此道非今古。徒把瓢來石上磨。

白髮禪翁久住菴。衲衣風捲破襠褌。溪邊掃葉供爐竈。霜後苦荬覆橋柑。本有天眞非造化。現成公案不

須參豁開戶牖當軒坐。盡日看山不下簾。

臥雲深處不朝天。只在重巖野水邊。竹榻夢回窓有月。砂鍋粥熟竈無煙。萬緣歇盡非除遣。一性圓明本自然。湛若虛空常不動。任他滄海變桑田。

岳頂禪房枕石臺。白雲飛去又飛來。門前瀑布懸空落。屋後山巒起浪堆。素壁淡描三世佛。瓦瓶香浸一枝梅。下方田地雖平坦。難及山家無點埃。

大道從來無盛衰。未明大道著便宜。聖賢隱伏當斯世。邪法流行在此時。痛策諸根休自縱。常存正念莫他爲。人身一失袈裟下。萬劫千生不復追。

破屋蕭蕭枕石臺。柴門白日爲誰開。名場成隊挨身入。古路無人跨脚來。深夜雪寒唯火伴。五更霜冷只猿哀。袈裟零落難縫補。收捲雲霞自剪裁。

人壽相分一百年。有誰能得百年全。危如茅草郎當屋。險似風波破漏船。流俗沙門真可惜。貪名師德更堪憐。寥寥世道今非昔。日把柴門緊閉關。

綠霧紅霞竹徑深。一菴終日冷沉沉。等閒放下便無事。著意看來還有心。古鏡未磨含萬象。洪鍾纔扣發

圓音。本源自性天真佛。非色非空非古今。

優游靜坐野僧家。飲啄隨緣度歲華。翠竹黃花閒意思。白雲流水淡生涯。石頭莫認山中虎。弓影休疑盤裏蛇。林下不知塵世事。夕陽長見送歸鴉。

滿頭白髮瘦稜層。日用生涯事事能。木白秋分春白木。竹筐春半曬朱藤。黃精就買山前客。紫菜長需海外僧。誰道新年七十七。開池栽藕種菱菱。

卜得重巖遠市朝。柴門半掩草蕭蕭。是誰白髮貧無詔。那箇朱門富不驕。急債莫於寬裏做。妄情須是靜中消。白雲也道青山好。夜夜飛來伴寂寥。

風橋來往塞官塘。站馬如飛日夜忙。胃寵貪榮謀仕宦。貪生重利作經商。人間富貴一時樂。地獄辛酸萬劫長。古往今來無藥治。如何不早去修行。

入此門來學此宗。切須仔細要推窮。清虛體寂理猶在。忖度心忘境自空。空樹挂殘雲成片。白山銜落日半邊紅。是風動耶是幡動。不是幡兮不是風。

客愛幽閒到竹籬。逢迎應恕禮全虧。滿頭白髮鬆鬆聚。一頂袈裟掠亂披。黃葉火殘終夜後。青猿聲斷五

更時擁衾相對蒲團坐各自忘言契此機

百歲光陰過隙駒。幾人於此審思惟。已躬下事未明白。生死岸頭真嶮巇。祇定線行嬌婦淚。飯香玉粒老農脂。莫言施受無因果。因在果成終有時。

自入山來萬慮澄。平懷一種任騰騰。庭前樹色秋來減。檻外泉聲雨後增。挑薺煮茶延野客。買盆移菊送鄰僧。錦衣玉食公卿子。不及山僧有此情。

是身壽命若浮漚。只好挨排過了休事。欲稱情常不足。人能退步便無憂。衰榮可踰花開落。聚散還同雲去留。我已久忘塵世念。頽然終日倚岑樓。

自覺從前世念輕。老來任運樂閒情。芒鞋竹杖春三月。紙帳梅花夢五更。更求佛求仙全妄想。無憂無慮即修行。松風昨夜熾然說。自是聾人不肯聽。

逐日挨排過了休。明朝何必預先憂。死生老病難期約。富貴功名不久留。湖上朱門繁蔓草。澗邊遊徑變荒丘。所言皆是目前事。只是無人肯轉頭。

白髮頭陀老病侵。住來茅屋幾年深。消磨本有凡情執。析蕩今從聖量心。百鳥不來山寂寂。萬松長在碧

沉沉。分明空劫那邊事。一道神光自古今。

競利奔名何足誇。清閒獨許野僧家。心田不長無明草。覺苑長開智慧華。黃土坡邊多蕨笋。青苔地上少塵沙。我年三十餘來此。幾度晴窓映落霞。

我本禪宗不會禪。甘休林下度餘年。鶉衣百結通身挂。竹篾三條羶肚纏。山色溪光明祖意。鳥啼花笑悟機緣。有時獨上臺磐石。午夜無雲月一天。

四十餘年獨隱居。不知塵世幾榮枯。夜爐助煖燒松葉。午鉢充饑摘野蔬。坐石看雲閒意思。朝陽補衲靜工夫。有人問我西來意。盡把家私說向渠。

薑尾狼心滿世間。爭先各自使機關。百年能得幾回笑。一日曾無頃刻閒。車覆有誰知改轍。禍來無地著羞慚。老僧不是多饒舌。要與諸人揭蓋纏。

烏兔奔忙不暫停。巖居忽爾到頽齡。水邊行道影偏瘦。松下看山眸轉青。紅葉旋收供瓦甕。黃花時採挿銅瓶。勞生好飲利名酒。昏醉無由喚得醒。

茅屋青山綠水邊。往來年久自相便。數株紅白桃李樹。一片青黃菜麥田。竹榻夜移聽雨坐。紙窓晴啓看

雲眠人生無出清閒好得到清閒豈偶然

古人爲道入山中日用工夫在己躬添石蹊腰舂白
米攜鉏帶雨種青松澹泥搜石何妨道運水搬柴好
用功彈懶借衣求食者莫來相伴老禪翁

萬物生成感宿根已長彼短不須論一團猛火利名
路三尺寒冰佛祖門草莽荊榛孤窟宅雲霄蓬島鶴
乾坤滿頭白髮居巖谷幾度凭欄到日曛

巖居我本爲修行不許人知每自評道性淳和餘習
盡覺心圓淨照功或隨松鉏菜一身健補粥翻經兩
眼明世異事殊真好笑避秦亦得隱山名

歷遍乾坤沒處尋偶然得住此山林茅菴高插雲霄
碧蘚逕斜過竹樹深人爲利名驚寵辱我因禮寂老
光陰蒼松惟石無人識隨更將心去覓心

年老心閒身亦閒掃除一榻臥松間巖巖幽寂自爲
喜世路崎嶇人轉頭煖野禽聲瑣碎日斜華藥影
闌珊藜羹粟飯家常有不用持盂更下山

清晨汲水啓柴門看見天空四歛氣黃燭火香思懶
攢碧桃花謝悟靈雲林間猿鶴慣曾見世上衰榮杳

不聞幾度坐來苔石煖好山直看到斜曛

白雲深處結茅廬隨分生涯樂有餘未死且留煖半
火息機何必絕交書湛然凝寂通三際郭爾圓圓裹
十虛菴內不知菴外事幾番花落又還敷

細把浮生物理推輪贏難定一盤棋僧居青嶂閒方
好人在紅塵老不知風颺茶煙浮竹榻水流花瓣落
青池如何三萬六千日不放身心靜片時

恬麼徹底恁麼去放下從頭放下來兩片唇皮堆白
醜一條古路長蒼苔雲邊木馬飛如電海底泥牛吼
似雷雪覆萬峯晴月夜暗香春信到寒梅

清查長樂道人家日用頭頭自偶諧昨夜西風吹古
木天明滿地是乾柴霞飄素煉枯丹壁露滴真珠綴
綠崖活計從來隨現定不勞辛苦去安排

了了常知似不知惘然如兀又如癡旋乾倒嶽鎮長
靜一念萬年終不移有耳聽聲風過樹無心應物月
臨池休言我獨能明了此事人人盡可爲

計拙慙虧應世才聰明無分占癡呆自言境物皆虛
幻誰解資財盡倘來黃葉隨流閒去住白雲橫谷謾

徘徊雙眸合却方纔好爲愛青山又放開
圓顙方服作沙門便見牟尼佛子孫止惡防非調意
馬忘機息見制心猿鍊魔道性眞金淨涵養靈源美
玉溫把手牽他行不得爲人自肯乃方親
紅日東升夜落西黃昏鐘了五更雞乾坤老我一頭
雪歲月消磨百甕蓋借地栽松將作棟喫桃吐核又
成蹊寄言世上傷弓羽好向深山擇木棲
法道寥寥不可摸一菴深隱是良圖門前養竹高遮
屋石上分泉直到厨猿抱子來峴果熟鶴移巢去磻
松枯禪邊大有閑情緒收拾乾柴向地爐
浮世光陰有幾何誰能挈挈又波波厨空旋去尋黃
獨衲破方思剪綠荷塵尾罷拈言語斷佛經忘看靈
魚多可憐身在袈裟下趣境攀緣事似麻

五言律詩

道人緣慮盡觸目是心光何處碧桃謝滿溪流水香
草深蛇性悅日煖蝶心狂曾見樵翁說雲邊雪畫房
一鑊足生涯居山道者家有功惟種竹無暇莫栽華
水碓夜舂米竹籠春焙茶人間在何處隱隱見桑麻

時時自解頽年老得安間心下渾無事眼前惟有山
天空鵬鷺翼霧重豹添斑獨與梅花好相期盡歲寒
萬緣休歇罷一念絕中邊盡日閒閒地長年坦坦然
山空雲自在天淨月孤圓磨煉工夫到難同知解禪
巖臺舒野望依約見松門唐代高僧寺宋朝丞相墳
溪光晴瀉遠野色晚來昏山路歌聲絕樵歸煙火村
屈曲黃泥路團團紫槿籬紙窓開竹屋瓦甕熟松枝
平澹忘懷處肅然絕照時何人能似我無事亦無爲
深山僧住處端的勝蓬萊地上並無草園中却有梅
閒多諸想滅靜極自心開一頂破禪衲和雲曬石臺
一陣從何起颼颼偏九垓撼他林木動吹我竹門開
本自無形段如何有去來欲窮窮不到一虎笑巖臺
霞霧山頭頂雲邊闕小房夏涼窓近竹冬煖閣朝陽
繭紙衣裳軟山田粥飯香此生隨分過無可得思量
一鑊足生涯長年飽水柴有山堪寓目無事可干懷
嵐氣濕茅屋苔痕上土塔任緣終省力渾不用安排
山厨修午供泉白似銀漿羹熟筍鞭爛飯炊粳米香
油煎清頂蕈醋煮紫芽薑百味皆難及何須說上方

眞空如湛海。微動卽成漚。纔受形骸報。便懷衣食憂。
識情奔野馬。妄念走狂猴。不悟空王旨。輪迴卒未休。
山家八月天。時物自相便。豈羨新垂籬。稻花香滿田。
割茅修舊屋。斫竹覓清泉。世上誰知我。優游樂晚年。
薊菴竹樹間。塵世不相關。門對一池水。窓開四面山。
煙薰茶竈黑。塵蒸布裘斑。不悟空王法。緣何得此閒。
紅日半銜山。柴門便掩關。綠蒲眠褥軟。白木枕頭彎。
松月來先照。溪雲出未還。迢迢清夜夢。不肯到人間。
扶杖出松林。間行上翠岑。鶴羣衝鵲散。樹影落溪沉。
野果棘難採。藥苗香易尋。澹烟斜日暮。紅葉半巖陰。
好山千萬疊。屋占最高層。減塑三尊佛。長明一碗燈。
鐘敲寒夜月。茶煮石池冰。客問西來意。惟言我不能。
取捨與行藏。人生各有方。乾坤容我懶。名利使他忙。
背日鷗眠埠。營窠燕遶梁。情迷隨物轉。不得悟空王。
結草便爲菴。年年用覆苫。紙窓松葉暗。竹屋蘚華粘。
麥飯惟饒火。藜羹不點鹽。生涯隨分過。誰管世人嫌。

七言絕句

淒淒茅舍新秋夜。白荳花開絡緯啼。山月如銀牽老

與閒行不覺過峰西

滿山筍蕨滿園茶。一樹紅花間白花。大抵四時春最好。就中猶好是山家。

有人問我何年住。坐久纔方省得來。門外碧桃親手種。春光二十度花開。

厭煩勞役愛安閒。箇樣如何居得山。百丈已前巖穴士。生涯全在鋤頭邊。

年老菴居養病身。日高猶自未開門。怕寒起坐燒松火。一曲樵歌隔塢聞。

童子未曾歸動火。水雲早已到投齋。山菴喜免征徭慮。臘種青松只賣柴。

玉堂銀燭笙歌夜。金谷羅幃富貴家。爭似道人茅屋下。一天晴月曬梅花。

相逢盡說世途難。自向菴中討不安。除却淵明賦歸去。更無一箇肯休官。

山厨寂寂斷炊煙。凍鎖泉聲欲雪天。面壁老僧無定力。又思乞食到人間。

種了冬瓜便種茄。勞形苦骨做生涯。衆人若要厨堂

好須是園頭常在家

粥去飯來何日了。日生月落幾時休。都來與我無干涉。空起許多閒念頭。

屋後青松八九樹。門前紫芋兩三隣。山居道者機關少。家火從頭說向人。

此事誰人敢強爲。除非知有莫能知。分明月在梅花上。看到梅花早已遲。

過去事已過去了。未來不必預思量。只今便道即今句。梅子熟時梔子香。

一日打眠三五度。也消不得許多閒。循環數遍琅玕竹。又出青松望遠山。

攀緣起倒易消停。卒急難除是愛憎。我笑青山高突兀。青山嫌我瘦陵層。

眞空湛寂惟常在不覺。良田妄所朦。眞性何曾離妄。有花開花落自春風。

天湖水滿琉璃碧。霞霧山圍錦幃紅。觸目本來成現事。何須叉手問禪翁。

年老氣衰眞箇懶。晨朝更不見和南。客來無語相抵

對辛苦空勞到草菴

老去一身都是懶。閑來百念盡成灰。與兄相見略彈指。無奈人情強接陪。

田地無塵長不掃。柴門有客扣方開。雪晴斜月侵簷冷。梅影一枝窓上來。

茅屋低低三兩間。團團環遶盡青山。竹牀不許閒雲宿。日未斜時便掩關。

禪兄何事到煙蘿。老我生涯苦不多。殿下木樨香滿樹。園中菜甲綠成窠。

一片無塵新雨地。半邊有藟古時松。目前景物人皆見。取用誰知各不同。

萬境萬機俱寢息。一知一見盡消融。閒閒兩耳全無用。坐到晨雞與暮鐘。

殿房終日寂寥寥。世念何曾有一毫。雖著衣裳喫粥飯。恰如死了未曾燒。

新縫紙被烘來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

門前枯木似人立。屋後好山如浪堆。老我爲人無可

說高高雲路賺兄來

山形凹凸路高低。石占雲頭屋占蹊。地窄栽來蔬菜少。又營小圃在橋西。

百千日月閒中度。八萬塵勞靜處消。綠水光中山影轉。紅爐焰上雪花飄。

西方有路不肯去。地獄無門鬪要過。金閣銀臺仙子。小鑊湯爐炭罪人多。

著意求真真轉遠。擬心斷妄。妄猶多。道人一種平懷處。月在青天影在波。

要求作佛真簡易。唯斷妄心真箇難。幾度霜天明月夜。坐來覺得五更寒。

萬緣脫去心無事。諸有空來性坦然。幾度夜窓虛吐
白月和流水到門前。

一事無心。萬事休也。無歡喜也。無憂。無心莫謂便無事。尙有無心箇念頭。

於事無心。風過樹於心無事。月行空。風聲月色消磨盡。去却一重還一重。

新年頭了舊年尾。明日四分今日二道業未成空白。

首大千無處著羞慚

白髮催人瘦入肩。住來茅屋已多年。視無腰帶袴無
口。一領褊衫沒半邊。

一軸楞伽看未周。夕陽斜影水東流。雲歸自就茅簷宿。一日光陰又早休。

茅簷雨過日頭紅。瞬息陰晴便不同。況是死生呼吸事。黃昏難保聽朝鐘。

明明見了。非他見了。了常知無別知。記得去秋烟雨裏。猿來偷去一雙梨。

半窓松影半窓月。一箇蒲團一箇僧。盤膝坐來中夜後。飛蛾撲滅佛前燈。

長年心裏渾無事。每日菴中樂有餘。飯罷濃煎茶喫了。池邊坐石數游魚。

飯炊五合陳黃米羹羹數莖青薺苗淡薄自然滋味
好何須更要著薑椒

移家深入亂峯西。烟樹重重隔遠溪。年老心閒貪睡穩。耿耿聞鐘響與雞啼。

山風吹破故窓紙。片片雪花飛入來。添盡布裘渾不

煖拾枯深撥地爐灰

半窓斜日冷生光。破曉蒙頭坐竹床。枯葉滿爐燒煖。火不知屋上有寒霜。

幾樹山花紅灼灼。一池春水綠瀟瀟。僧若具超宗眼。不待無情爲發機。

雲未歸時便掩扉。柴床眠穩思冥冥。山家不養雞和犬。日到茅簷夢未醒。

粥去飯來茶喫了。開窓獨坐看青山。細推百億閻浮界。白日無人似我閒。

黑霧濃雲撥不開。忽然去了忽然來。任他伎倆自磨滅。紅日依前照石臺。

一天紅日曉東南。自拔青苗插瘦田。布襪半沾泥水濕。歸來脫屨竹房前。

喫桃吐核核成樹。樹大花開又結桃。春去秋來知幾度。爭教我不白頭毛。

茅屋方方一丈慳。四簷松竹四圍山。老僧自住尙狹窄。那許雲來借半間。

臨機切莫避刀鎗。拚死和他戰一場。打得趙州關子

破大千無處不歸降

有限光陰一百年。幾人得到百年全。縱饒百歲終歸死。只是相分後與前。

一大藏經閒放紙。一千七百葛藤窠。誰能去討他分曉。起箇念頭猶是多。

溪邊黃葉水。去住嶺上白雲風。往來爭似老僧常不動。長年無事坐巖臺。

霞霧山高路又遙。菴居從箇蔑三條。却嫌住處太危險。落賺多人登陟勞。

老覺形枯氣力衰。客來勉強出支陪。自憐不解藏踪跡。松食荷衣憶大梅。

道人屋冷四簷竹。長者門高百尺牆。屋冷道人心愈靜。門高長者日多忙。

盡道凡心非佛性。我言佛性卽凡心。工夫只怕無人做。鐵杵磨教作線針。

南北東西去復還。陸行車馬水行船。利名門路如天遠。走殺世間人萬千。

居山那得有工夫。種了冬瓜便種瓠。設使一毫功不

及許多田地盡荒蕪

離衆多年無坐具。入山長久沒袈裟。單單有箇鐵鐺

子。留待人來煮瀑花。

布衣破綻種青麻。糧食無時刈早禾。辛苦做來牽補

過。復身免得報檀那。

飯香麥麴和松粉。菜好藤花雜筍鞭。我已盡形無別

念。任他作佛與生天。

山居活計鑿頭邊。衣食須營豈自然。種稻下田泥沒

膝。賣柴出市擔磨肩。

鑿頭添鐵屋頭懸。健即鋤雲倦即眠。紅日正中黃獨

熟。甘香不在火爐邊。

團團一箇尖頭屋。外面誰知裏面寬。世界大千都著

了。尙餘閒地放蒲團。

草菴盤結長松下。面面軒窓盡豁開。目對青山終日

坐。更無一事上心來。

深秋時節雨霏霏。蘚葉層層印虎蹄。一夜西風吹不

住。曉來黃葉與階齊。

團團紅日上青山。山竹屋柴門尙閉關。白髮老僧眠未

起。勞生磨礪正循環。

山舍清幽絕點塵。心閒與世自相分。不知何處碧桃

放。幽鳥銜來遶竹門。

老來無事可千懷。竹榻高眠日枕斜。夢裏不知誰是

我。覺來新月到梅花。

禪餘高誦寒山偈。飯後濃煎谷雨茶。尙有閒情無著

處。携籃過嶺採藤花。

曾因產業致差科。官府勾追恥辱多。我有山田三畝

半。盡情回付與檀那。

堵閣安爐種炭團。床鋪新薦被新棉。一冬暖活如何

說。夢想不思兜率天。

去年家火缺支持。家火今年用不虧。田裏多收三斗

穀。門前添得一方池。

白雪影裏尖頭屋。黃葉堆頭折脚鐺。漏簷籬揀無米

飯。破砂盆擣爛生薑。

修行豈得不成佛。水滴年深石也穿。不是頑皮鑽不

破。惟人只欠自心堅。

獨坐窮心寂杳冥。箇中無法可當情。西風吹盡擁門

棄留得空階與月明

玉蝶梅花香滿樹水池洗菜綠浮科錦衣公子如知
得定是移家入薜蘿

逆順未嘗忘此道窮通一味信前緣是他了達虛空
性不動纖毫本自然

寒坡荷葉衣裳暖饑食松華餅餌香不比世人營口
體奔南走北一生忙

新縫紙被暖烘烘黃葉堆頭火正紅閒夢不知誰喚
醒五更聽得下方鐘

旋斫青柴逐把挑擔頭防脫莫過腰今朝未保來朝
日且了寒爐一夜燒

今年難測是寒暄一日陰晴變幾番簷下紙窓乾又
濕門前石逕濕還乾

峰頂團團盡是松茅廬著在樹陰中天風一陣來何
處吹起波濤響半空

黃羅直裰紫伽梨出入侯門得意時爭似道人忘寵
辱松針柳線補荷衣

春歸暑退一秋涼日晷如梭夜漸長盡把工夫閒雜

話幾曾回首暫思量

我見時人日夜忙黃營屋宅置田莊到頭一事將不
去獨有骷髏葬北邙

箇箇聞知有死生聞知何不早修行堂堂大道無人
到開眼明明入火坑

盡說修行不在遲今生還有後生期三塗一報五千
劫出得頭來是幾時

歌

山名霞幕泉天湖卜居記得壬子初山頭有塊臺磐
石宛如出水青芙蓉更有天湖一泉水先天至今何
曾枯就泉結屋擬終老田地一點紅塵無外面規模
似狹窄中間取用能寬舒碧紗如煙隔金像雕盤沉
水凌天衢蒲團禪椅列左右香鐘雲板鳴朝哺羹饌
土種吉祥草石盆水養龍湫蒲飯香粥滑山田米瓜
甜菜嫩家園疏得失是非都放却經行坐臥無相拘
有時把柄白塵拂有時持串烏木珠有時歡喜身舞
蹈有時默坐背廬都懶舉西來祖意說甚東魯詩書
自亦不知是凡是聖他豈能識是牛是驢客來未暇

陪說話拾枯先去燒茶爐紅香旖旎春華開敷清陰
繁茂夏木翳如巖桂風前喚回山谷梅花雪裏清殺
林逋人間無此真樂山中有甚凶虞也不樂他輕輿
高蓋也不樂他率衆匡徒也不樂他西方極樂也不
樂他天上淨居心下常無不足目前獨事有餘夜簾
合樂曉天昇鳥戲魚翻躍好鳥相呼路通玄以幽遠
境超世而清虛騷人盡思吟不成句丹青極巧畫不
成圖獨有淵明可起予解道吾亦愛吾廬山中居沒
閒時無人會惟自知遶山驅竹筧寒水擊石取火延
朝炊香粳旋春柴旋斫砂鍋未滾涎先垂開畚未及
種紫芋鋤地更要栽黃萸白日不得手脚住黃昏未
到神思疲歸來洗足上床睡困重不知山月移隔林
幽鳥忽喚醒一團紅日懸松枝今日明日也如是來
年後年還如斯春草離離夏木葳蕤秋雲片片冬雪
霏霏虛空落地須彌碎三世如來脫垢衣
晴明無爭登霞峰伸眉望極開心胷太湖萬頃白漱
澗洞庭兩點青濛茸初疑仙子始縮角碧紗帽子參
差籠又疑天女來獻花玉盤捧出雙芙蓉明知此境

俱幻妄對此悠然心未終徘徊不忍便歸去夕陽夏
轉山頭松

乾鵲傍簷鳴鵲暗烏鴉遶屋聲鴉啞西菴道者來
果東鄰稚子去偷瓜吉凶占相既有驗罪福果報
無差道人若有此見解青銅鏡面生痕瑕懶融一見
四祖後百鳥更不來銜花

林木長新葉遶屋清陰多深草沒塵跡隔山聽樵歌
自耕還自種側笠披青簑好雨及時來活我新栽禾
遊目周宇宙物物皆消磨既善解空理不樂還如何
寒山曾有言吾心似秋月我亦曾有言吾心勝秋月
秋月非不明有圓復有缺安得如我心圓明常皎潔
有問心如何教我如何說

月來照我門風來吹我襟勸君石上坐聽我山中吟
玄髻化爲雪朝光成夕陰萬事草頭露豈得長如今
飯飽抱石睡睡足起閒行靄靄孟夏景新樹鳴黃鸝
俯仰玩時物散誕陽吟情只此是真樂何必求虛名
小不讀佛書大不識玄旨焉知百萬門只在方寸裏
終日恣貪嗔幾時念生死一朝老病來懊惱亦徒爾

種豆兩三畦。離離覆原上。不知陽和功。惟言土力壯。
老兔伏崖根。心心欲希望。果能息汝貪。我寧不食醬。
山中一雨滋。原上百物好。手種三畝薯。亦可延昏早。
咄哉世間人。名利常關抱。頭上雪紛紛。胷中塵浩浩。
結屋荒山巔。隨緣度朝夕。賣柴羅米歸。煮粥做飯喫。
雖是勞形骸。且免當戶役。說妙與談玄。箇却曉不得。
放下全放下。佛也莫要做。動念即成魔。開口便招禍。
飲啄但隨緣。只麼閒閒過。執法去修行。牽牛來拽磨。
破屋三兩椽。住在千峰上。雲散天空清。放目聊四望。
世界空裏花。起滅皆虛妄。日落山風寒。閉門燒火向。
結屋霞峰頭。耕鋤供日課。山田六七畝。道人二兩箇。
開池放月來。賣柴羅米過。老子少機關。家私都說破。
兩箇窮道人。三間弊漏屋。開得一坵田。收得半擔穀。
煮粥盡有餘。做飯却不足。也勝利名人。奔南又走北。

偈讀

示衆偈

說是說非何日了。無明海濶我山高。修身如未清三
惑。凡事須當滅一毫。閒靜光陰空過了。現成粥飯若

爲消慙。懇說向諸禪客。莫把袈裟換羽毛。

送東林院主歸華亭

參禪人須猛烈。吹毛劍白雪。佛來與祖來。拈起當
頭截。雲中木馬驚嘶。山上鯉魚出血。萬仞崖頭奏凱
歸。等閒踏破華亭月。

送慶侍者回里省師

汝師年老中山寺。朝暮無人可瞻侍。不歸掃灑執巾
瓶。師資禮法合也。未汝母兼又年紀高。除汝一人更
無二。望斷秋風未見歸。倚門日日長垂淚。離師棄母
入山來。所圖畢竟成何事。安貧樂道固所難。住箇茆
菴。豈容易也要種竹栽松。也要鉏山掘地。也要運水
搬柴。也要澆蔬灌芋。也要行道諷經。也要蠲心除睡。
藜羹黍飯。塞饑瘡。淡齋薄粥。通腸胃。人生皆爲口體
忙。我亦未免形骸累。自家心地如未明。業識茫茫無
本據。水邊林下暫經過。吾汝皆非久居計。月江和尚
有書來。勉汝歸來有深意。開緘未讀便抽身。不負來
音全孝義。有言孝爲百行先。在俗在僧誰不然。侍師
奉母名敬田。何須入衆并參禪。忽然思靜又嫌喧。短

不妨閒往還

海都寺求語

急急做工夫。單提拘于無。脊梁豎起。蛇似須彌。翻來。去看。要了此公案。瞥然妄念生。便逐他使喚。精進不懈怠。坐立道可待。懶惰又昏沉。驢年也未在。若也放得下。無可無不可。千七百萬藤。盡是敲門瓦。

留進菴主

丹陽進禪人。隨我住有日。雖立志參禪。未嘗有所入。菴中諸事務。渾不憚勞役。口體甘淡薄。身心頗真實。一朝拜我前。請語爲法則。我寫此數言。助汝進道力。只就我山居。隨緣度朝夕。莫學野盤僧。東西與南北。尋常動用中。情進真放逸。別起眉毛看。畢竟是何物。看破看的人。大事方了畢。

示居士劉鐵壁

見性成佛無別佛。古人說話最條直。當頭坐斷沒纖毫。切忌隨他言語。竟縱饒虛妄。百千般。究竟還歸一。真實老僧吐露真實情。寄與雲間劉鐵壁。

山中四威儀

山中行。信步慢騰騰。羣羣去。又上一峻嶒。
山中住。幾度朝還暮。手栽松。陰涼成大樹。
山中坐。飄飄黃葉墮。沒人來。閉門燒焰火。
山中臥。松風穿耳過。沒來由。好夢都吹破。

重巖之下十首

重巖之下。火種刀耕。有粟有蔬。可羹可烹。了我目前。樂我餘生。坐野庭。柯幾度。衰榮。

重巖之下。希古爲禱。徹證本根。一了便休。紛紛玄徒。念死話頭。待兔守株。求劍刻舟。

重巖之下。草莽日交。人影不來。黃葉飄飄。谷鳥晚啼。山月夜高。松露鶴飛。濕我禪袍。

重巖之下。蛇虎爲鄰。我心既忘。彼性亦馴。人生在世。各具天真。含齒戴髮。胡爲不仁。

重巖之下。未透本根。觸境逢緣。擾擾紛紛。應須悟理。超越見聞。久久自然。左右逢原。

重巖之下。靜默自居。三際不來。心如鏡如。斜月半窗。殘火一爐。嗟彼睡夫。蝶夢蘊蘊。

重巖之下。幡然一叟。綴兮無邊。袴兮無口。夜入禪那。

晝勤隴畝道在其中別更何有

重巖之下目對千山一根返源六處皆開白雲飄飄
綠水潺潺動靜自忘別是人間

重巖之下不修形骸木食草衣布襪筇鞋竹密暗窓
苔深覆階蕭焉忘情寂爾虛懷

重巖之下飽飯熟眠縱情放逸歲月虛延老病時臨
衆苦交煎臨渴掘井熱悶徒然

次韻送智西堂歸靈隱

一榻平分鑑古軒爐熏相對坐忘眠山林禮樂無今
昔時節因緣有變遷樹影高低深夜月猿聲長短五
更天兩冬不得梅花信又約梅華到冷泉

會趙初心提舉

老來脚力不勝鞋竹杖扶行步落華待月伴雲眠
石尋梅陪客過隣家粥香瓦鉢山田米雪汎羹甌水
磨茶今日爲翁時暫出此心長只在烟霞

別南山經室

屋借雲邊兩載居晴原無事便携鉏和香採得隣家
菊趣嫩挑來自種蔬秋殿寂時山磬歇夜窻處處柏

烟疎明朝又向他山去何日重來讀梵書

秋日秦川道中

處處西風葉落頻偶歸湖寺暫容身故人十有幾人
在世事萬無一事真擾擾勞生同作夢明明果報各
由因余諳此理能消遣終不隨他自損神

偶作

今年七十七頽齡血氣潛消老病增踏雪探梅知履
重挑雲過嶺覺肩疼光陰別去忙如箭世念消來冷
似冰却憶向時遊岳洞兩三回上最高層

冬至

昨宵冬至一陽生萬物欣欣盡向榮鐵樹華開紅朶
朶石田筍出綠莖莖人間化日纔添線竹外幽禽便
轉聲白髮老僧窻下坐爐香多誦兩行經

却南州提舉再招

自嗟業繫在娑婆一度尋思一嘆嗟世上多逢人面
虎山中少見佛心蛇禦寒補衲裁荷葉遣睡煎茶煮
瀑華老拙背時耐應懶不能從命出烟霞

雪中示徒

六出飄飄入夜多。灑窓相似撲燈蛾。山家富貴銀千
樹。漁父風流玉一蓑。深徑絕無鷄子語。陰崖却有獵
人過。蒼前黃獨無尋處。唯見寒梅數朶華。

送韋侍者

侍者參得禪了也。萬兩黃金也合消。世上豈無千里
馬。人間難得九方臯。

送漆匠

裏面盡情灰得了。外頭方始好揩磨。雖然本有靈光
在。也要工夫發用他。

送真藏主禮育王

鴈蕩天台華頂峰。鄒山乳竇接天童。遍遊元不離雙
足。盡在摩尼一點中。

送就禪人禮祖

人人有具黃金骨。何必諸方禮塔頭。堪笑丹陽就禪
者。春深物自浙東遊。

送松江深上人

參方禮祖外邊事。一著工夫在己躬。親覲阿師秋已
半。樹彫葉落露金風。

送清上人禮普陀

寒潮日夜吼雷音。耳聽何如眼聽親。小白華嚴親自
在。頻伽聲裏現全身。

示禪上人

古今無法可傳流。只要偷心死便休。大抵是他人自
肯。福源不會按牛頭。

送雪峰維那

留香堂裏十聲佛。驚到江西馬鞍山。八十四人扶不
起。維那歸去莫教遲。

送人遊五臺

去去臺山最上層。文殊合掌咲相迎。巖前有箇金獅
子。頭到蹄蹄與老僧。

送針工

手携刀尺走諸方。線去針來日日忙。量盡別人長與
短。自家長短幾曾量。

示眞副寺坐圓覺期

百日期中痛著鞭。工夫到處話頭圓。多生業障俱消
滅。佛境分明在目前。

送實監寺回大覺

楊岐骨格氣雄雄。一夏相忘寂寞中。秋至思歸天目去。竹房閒掩聽松風。

送愆上人回鄉

孤身行脚緣何事。策杖歸鄉有底忙。白業不修禪不會。可憐空過好時光。

送德都寺回里

德雲不在妙峯頂。却向別山相見來。從此罷休行脚念。坐看心地覺華開。

送眞侍者

幾年入衆爲參禪。三喚機緣未倒邊。再去諸方重請益。却來這裏喫龜拳。

送福上人禮祖

祖師塔是鶻崙磚。只在山邊與水邊。一一從頭還禮徧。草鞋依舊自還錢。

示來上人

看看山何日了。奔南走北幾時休。可憐身在袈裟下。道業未成先白頭。

送淨髮待詔二首

結緣待詔到山中。廊下諸僧盡整容。方丈老人何不剃。要留白髮過隆冬。

又

剃了又長長。又剃一年幾度遠。煩過大夫只管來求福。我福如何有許多。

送圓上人

妙淨圓明全體現。不須來問我如何。正因行脚禪和子。知解何曾有許多。

送問上人歸大乘

一句明明向汝道。冷如猛火熱如冰。上人若不信我。說急急回歸問大乘。

送人之五臺

短策輕包上五臺。銀樓金閣正門開。文殊相見喫茶了。收取玻璃盞子來。

送門上人

夏在大乘堂裏住。冬初來扣福源門。莫嫌老我無言說。一曲漁歌隔岸聞。

送明道者

工夫不到不方圓。心若堅時石也穿。不見頭陀老迦葉。意根滅盡領金襴。

送大維那省母

桶羅爆處見根源。熟路重行三月天。日暖北堂萱草綠。絲對娘莫說老婆禪。

示茂道者

作佛生天容易事。最難難是做頭陀。勞形枯骨安閒少。運水搬柴普請多。

示道人

自遠相尋到鵝湖。慙慙請問做工夫。老僧眞實爲人說。出處伽陀一字無。

送勤上人

勤求警策做工夫。散亂昏沉盡掃除。後夜黑雲消散盡。長天如水月輪孤。

示禪人二首

終日騎牛不識牛。何須辛苦外邊求。只消烹鼻牽來看。便是尋常這一頭。

參得趙州無字透。玄關金鎖盡開通。三更月下泥牛吼。八面玲瓏海日紅。

英上人求語

客胃春寒訪隱廬。衲衣猶綴雪華輕。坐來出示諸方語。錦軸未開先眼明。

送維那之江西

上人壯志出叢林。一寸光陰一寸金。莫把世間閒學解。等閒埋沒祖師心。

送凌侍者回淨慈

十里湖光浸六橋。到時須著眼頭高。斷堤風暖楊華落。不是鳥窠吹布毛。

送觀侍者

放下身心返自觀。略無毫髮許相瞞。雲收霧捲乾坤闊。月上青山玉一團。

示勤道者

一片荒田一把鋤。翻來覆去用工夫。一鋤翻得春風轉。也有瓜茄也有瓠。

示衆

念未生時猶妄覺。瞥興一念便傷他。工夫到此切須記。枯木巖前蹉路多。

示道者

行盡東西南北州。如今能得此心休。俱胝只在山中住。受用天龍一指頭。

跋淨首座血書法華報親

父是誰。母是誰。胷中五逆是男兒。看他義斷情忘處。菡萏華開三四枝。

常侍者血書金剛經

此經在處皆有佛。不勞心力更施功。祇園秋晚霜華重。樹葉紅於血染濃。

寄魁書記

僧住城隍佛祖祠。先賢多是隱巖阿。山泉流出人間去。清水自然成濁波。

寄淨慈平山和尚

年老心孤憶弟兄。中峯且喜過南屏。潺湲一派雙溪水。流入西湖更好聽。

頤破蹄穿五百牛。南屏寺裏一欄收。皮毛摸得光生。

也拽杷拖犁再起頭。

寄友二首

山舍無聊夜臥遲。因君記得去年時。豆華棚下曾分榻。月落松梢尚詠詩。

萬松影裏三間屋。枯木巖前一箇僧。三二十年如此過。肯將清淡換虛名。

贈古樵

空劫已前無影樹。撐天拄地赤條條。新州有箇賣柴漢。收拾將來一擔挑。

贈無岸

舉頭四望白瀾瀾。南北東西竟莫知。不用篙篙撐到底。回頭便是上船時。

贈本源

滔滔心地中流出。低下隨宜不自高。坎止流行皆末事。終歸大海作波濤。

贈石崖

千尋拔地青如玉。萬丈凌雲硬似剛。望見嶮巖多退步。有誰撒手肯承當。

贈無敵

眼空湖海氣凌雲。傑出叢林思不群。古往今來誰是我。得饒人處且饒人。

贈白庵

一色虛明合法界。四簷皎潔若冰霜。小窗幾度雪晴夜。不見梅華只覺香。

贈別澗

湛然不入衆流數。瞪目觀來果必殊。但得煮茶增味好。誰能泛濫落江湖。

贈別峯

峭峻萬峯齊。不得孤危衆嶽勢。難同善財參見得。雲處又在那邊蒼翠中。

真讚出山佛二首

頭髮鬆鬆下翠微。凍雲殘雪綴伽梨。不須更問山中事。觀著容顏便得知。

肘破衣穿骨裹皮。下山回首步遲遲。父王休遣人來問。顏貌不如宮裏時。

觀音大士二首

童子南詢尚未回。白華巖下望多時。長天萬里無雲夜。月在波心說向誰。

水卽是波巖卽是石。坐證圓通斯爲第一。

羅漢二首

一切不爲長年打坐。執法修行如牛拽磨。寂滅現前不見前待。出定來重勘過。

一個渾身一瓶秋水。物外生涯只這便是。白眼看他世上人手。捺雙趺笑而已。

達磨二首

面黑齒缺心蠶膽。大梁王殿上撒沙拋土。少室峰前開華結果。樹葉巖臺蒙頭宴坐。夫是謂之菩提達磨。一言不契渡江淮。熊耳峰前去活埋。無限家私狼藉盡。何爭一隻破皮鞋。

讚及菴和尚并師同幃

二老比丘有何因。由先覺後覺東州西州建陽山中。相見時好於骨肉。西峰寺裏再參後。惡似冤讎從此。父南子北不知雲散水流。在你也報盡已歸兜率。在我也業煩尙寄闍浮。是非恩怨難分處。一片松陰蓋。

石頭

自讚

板齒生毛。面孔無肉。受靈山記。欠人天福。瘦稜稜。却如碧海。波心湧起。一座玉巖。硬剝剝。好似白雲堆裏。突出千尋石屋。道是天湖菴。主不是我。同流謂是福源。住持亦非吾眷。屬眼裏無筋底。未免向影子上。胡猜亂猜。皮下有血底。終不向丹青上。東卜西卜。噢。切須莫展與人看。挂向閒房伴松竹。

禪人求讚

髮白面皺。皮黃骨瘦。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情知衰世道難行。却來靜處閒叉手。看天湖鷄湖二水同流。對霞峰霄峰兩山並秀。何緣得此優游。端的自能跳透。不是禪翁自點。曾古今盡道蘇州有。

辭世偈

青山不著鼻。尸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

石屋和尚語錄卷下終

福源石屋珙禪師塔銘

前四明延壽禪寺沙門 元旭 譔

師諱清珙。字石屋。蘇之常熟人也。俗姓溫。母劉氏。生之夕有異光。實宋咸淳八年壬申也。及長。依本州興教崇福寺僧永。惟出家二十。祝髮越三年。受具。一日有僧杖笠過門。師問之。僧曰。吾今登天目。見高峰和尚。汝可偕行否。師欣然與之偕行。見峰峰問汝爲何來。師曰。欲求大法。峰曰。大法豈易求哉。須然指香可也。師曰。某今日親見和尚。大法豈有隱乎。峰嘿器之。授萬法歸一之語。服勤三年。大事未明。忽辭他行。峰曰。溫有嗜驢。淮有及菴。宜往見之。至建陽西峰。見及菴。菴問何來。師曰。天目。菴曰。有何指示。師曰。萬法歸一。菴曰。汝作麼生。會師無語。菴曰。此是死句。什麼害熱病底。教汝與麼。師拜求指的。菴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師答不契。菴曰。者個亦是死句。師不覺汗下。後入室。再理前話。詰之。師答曰。上馬見路。菴呵曰。在此六年。猶作者個見解。師發憤奔去。途中忽舉首見風亭。豁然有省。回語菴曰。有佛處。

不得法也是死句。無佛處急走過。也是死句。某今日會得活句了也。菴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鶯枝上分明。語菴領之久。乃辭去。菴送之門。囑曰。已後與汝同龕。未幾菴遷湖之道場。師再參次命典藏。鑰菴嘗與衆言曰。此子乃法海中透網金鱗也。一衆刮目以視。後靈隱悅堂闇公會中居第二座。遂罷參。登霞霧山。卓菴名曰天湖道。治緇素戶屢聯。臻伏臘所須。不求自至。凡樵蔬之役。皆躬自爲之。有古德之風。禪暇喜作山居吟。傳者頗多。師於此山有終焉之志。俄而嘉禾當湖新創福源禪刹。以師之名聞諸廣教。馳邀敦請爲第二代住持。師堅臥不起。或者勸之曰。夫沙門者。當以弘法爲重。任閒居獨善。何足言哉。於是翻然而起。大開鑪錫。鍛鍊學者。談者以謂真能起及菴之家者也。居七年。以老引退。復歸天湖至正間。朝廷聞師名。降香幣以旌異。皇后賜金襴衣人皆榮之。師澹如也。至正壬辰秋七月廿有一日。示微疾。閱二日。中夜與衆訣。其徒請曰。和尚後事如何。遂索筆書偈曰。青山不著梟尸。該死了何須。

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鄭筆而逝。闍維舍利五色璨然。不知其數。其徒收其靈骨舍利塔于天湖之原。以及菴之塔配之。示不忘同龕師之意也。壽八十有一。臘五十有四。有弟子愚太古者高麗人也。親得師旨。說偈印可有金鱗上直鈎之句。其王以國師之號尊之。聞師道行意甚傾渴。表達朝廷詔諡佛慈慧照禪師。移文江湖請淨慈平山林公躬入天湖取師舍利館伴歸國。平山與師爲同參。皆愚公之本意也。師之上堂法語。山居詩頌。其徒至柔刊行于世。且以師之行狀徵予銘之。予昔見師于福源。矍然其形。道韻可掬。今已四十餘年矣。因感慨而爲之銘。銘曰。

西來直指	教外別傳	惟上根者	乃可得焉
傳亦無傳	得亦無得	如太虛空	蕩焉罔極
卷卷石屋	心如死灰	劃然頓悟	火裏蓮開
惠朗之孫	及菴之子	源清流長	根茂實遂
跡留霞霧	名落湖江	爭先快觀	景星鳳凰
入滅至今	幾三十禩	雙塔巋然	清風未已